

中國同盟會成立七十週年紀念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前言

中國近代歷史之急劇演變，起於西方列強勢力之入侵，其著者：首為清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之鴉片戰爭，清廷被迫與英人簽訂南京條約（一八四二），開不平等條約之端。繼而為咸豐八年（一八五八）英法聯軍之役，京師淪陷，清廷復與英法締結北京條約（一八六〇），喪權辱國，日益加深。再而為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中法之役，藩籬安南因之斷送。

其尤著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發生第一次中日戰爭，由於中國之戰敗，造成日本之興起，其影響之重大，實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顯著之分水嶺。蓋在此以前，中國所蒙受之創痛雖鉅，然尚不足以制中國於死命，迨日本以廣被中國文化之薰陶，突起於亞洲之近鄰，竟為西方帝國主義者張其勢毆以凌中國，於是，國勢乃益以不振而日危矣！

就國內情勢言：自甲午我國戰敗之後，國勢固日益陷危，然在民族自覺與自救運動方面，反因而日益蓬勃壯大，匯成為救亡圖存奮發自強之洪流。當此之際，憂時之士，無分朝野，競起而尋求救亡圖存之道。初由摸索追求，進在立說號召。舉其大者：其一、仍寄望於清廷之振作有為，欲以緩進改良手段，引導其走上自強維新之途徑。其二、認定清廷之腐敗已不可救藥，斷然採取急進革命路線，欲使根本改造，以達成推翻專制建立民國之偉業。戊戌政變（一八九八）與庚子義和團事件（一九〇〇）相繼發生後，清廷之顛覆無能，盡暴露於世界，改良派勢力乃因之衰頹，而希望幾絕；國父孫先生文所創立以救中國、救世界為中心之三民主義及其所領導之國民革命運動，乃隨時勢之演進，而成為中華民族自立自強、救人救世之主要力量。推翻專制，建立中

華民國之偉業，首於辛亥八月十九日（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獲得成功。國父有言：「中國之革命發軔於甲午，盛於庚子以後，而成於辛亥。」蓋指此一史實也。

當甲午中日戰爭中國節節失敗之時，國父領導之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四日）成立於檀香山。此一革命團體成立之主因與宗旨：一為外患之杜絕，二為內政之改造；故在興中會宣言中，乃揭示此兩要義以為革命之標的。首謂：「中國積弱非一日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遠慮。近之辱國喪師，強藩壓境，堂堂華夏，不齒於鄰邦，文物冠裳，被輕於異族。有志之士，能無撫膺？」在入會誓辭中復標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三大綱，是興中會於成立之始，即已明揭中國近代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民族之自由獨立與民主共和政體之創建矣。

翌年乙未、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九月九日，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距離興中會成立未及一載，距離中國因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而割讓臺、澎，為時僅逾五月，其時日之相連與吻合，證明中國革命之加速進行，不僅與甲午之戰息息相關，而臺、澎之割讓於日本，實為促成廣州第一次革命起義之重要因素。此役雖然失敗，實開革命黨人壯烈犧牲之先驅，使進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之加速發展。乙未首義後三年，即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春，興中會第二個支會繼日本橫濱支會之後成立於臺北；又過二年，即清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國父親自來臺策劃第二次革命起義——惠州之役，其時臺灣雖為日本所據，而臺胞嚮往革命，希冀祖國之復興，進而謀臺灣光復之志節，實已昭昭在人耳目。蓋臺灣之命運實與革命之前途連為一體。惟國民革命之成功，而後乃有臺灣光復之可期。是故臺灣志士自庚子以後，或參與革命組織，返回祖國獻身

於革命行列；或發動武裝抗日，與祖國革命作桴鼓之相應；或從事社會及民權運動，以發揚民族自救之精神。雖努力之方式不同，而奮鬥之目標則一，是臺灣與國民革命關係之密切，有如血肉之相連，首腦之不可分，固史實昭然矣。

就對外關係言：由於甲午戰爭中國之失敗，馬關條約之簽訂，臺、澎因以喪失，繼之以列強在華港灣之租借，與勢力範圍之劃分，以及不平等條約束縛之加深，瓜分亡國之禍更迫於眉睫。在此時期，中國所賴以苟延殘喘者，乃因列強之角逐競爭，矛盾衝突，利害各異，危機四伏，遂以門戶開放，利益均霑，作一時之調和，形成列強在華之均勢，始得到短暫維持之局。固非清廷之能警惕自強，有以禦之也。至民國三年（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西方列強無暇東顧，日本乃得乘時以逞，一躍而成為獨霸中國之局面。

日本於取得獨霸中國地位之後，一面利用我國內軍閥之割據，以助長戰亂，而遂其「分而治之」之陰謀；一面復阻撓我國國民革命勢力之興起，以達成其：欲稱霸世界，必先侵佔亞洲，欲侵佔亞洲，必先吞滅中國之企圖。卒致演變成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與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七」事變以後之第二次日本侵華戰爭。由於我全國軍民在總統蔣先生中正卓越領導之下，堅苦奮鬥，不屈不撓，以及民族精神與文化潛力之高度發揮，中日兩國局部之戰，卒擴大而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相結合。歷時八年，犧牲慘重，終於達成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之最後勝利。日本因戰敗而無條件投降，中國於五十年前甲午戰敗所割讓於日本之臺灣、澎湖，乃重歸於祖國之版圖。惜我國於抗戰勝利之後，為國際共黨所乘，大陸因以沉淪，七億以上之同胞被陷於鐵幕之內，慘遭迫害屠殺，如水益深，如火益烈，呻吟待救，舉世同憤。而歷史

文化之備受摧殘，實為數千年來民族未有之浩劫！所幸臺、澎與大陸邊緣之金門、馬祖，於歷史厄運與挑戰困境之中，屹然矗立，成為今日光芒萬丈保衛自由之燈塔，奠立中華民族復興重建之基石。

溯自甲午以還，此一近八十年歷史演變，國民革命運動奮鬥之歷程，舉其要者：在辛亥以前為民主共和與專制政體之鬥爭，辛亥以後初為對帝制餘孽、軍閥割據，危害國民之鬥爭；繼而為對國內軍閥與帝國主義者相勾結以危害國家之獨立與生存之鬥爭。歷經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之役，民國四年討伐袁世凱背叛民國、帝制自為之役，民國六年以至民國十二年護法之役，民國十五年至民國十七年北伐、統一之役，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對日抗戰之役，以及抗戰勝利後，共黨禍國，大陸同胞急待解救等。其間雖歷經盛衰起伏，艱苦挫敗，然艱苦與挫敗乃一時之現象，固未能阻止革命建國運動之邁進與蓬勃發展也。綜其關鍵所在，其為思潮之衝擊，或為世變之循環，而未可測量歟？自古以來，每一民族之興衰，必有所由：其衰也，往往失之於可興可為之時；其興也，往往成之於多難困厄之中。瞻望今後我國歷史之發展，中華民族其亦於大挫大痛之後，由磨礱而愈進於光明，由增益而更趨於完美乎？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之編纂，其目的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行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自興中會成立之年至辛亥革命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訂，次第發行，昔人有言：「欲亡其國者，必先亡其史。」故「歷史不滅，民族永生」，爰刊斯編，以期發揚中華文化大國之光輝，奠立中華民國國基於永固。

本編特以甲午年為前篇之始。

凡 例

- 一、「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纂之目的，要在提供史料，便利研究。並先刊行初稿，廣徵意見，期能逐步增訂，成為一部完整之中華民國編年史。
- 二、本書記事以革命建國為緒統。中華民國乃由國民革命而創立，而民國之根本在開國時臨時參議院制定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故凡違反國民革命之目標及臨時約法之政權，則以事實政府視之，冠以地方名稱，如北伐統一前之「北京政府」是。至破壞民國政府正統之偽政權與叛亂組織，則冠以偽或逆字，以重法統。
- 三、本書記事，始自甲午（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國父初創興中會於檀香山，迄於今茲；而以中華民國之建立為分際，分「前篇」、「正篇」兩部分：自興中會成立至辛亥革命爆發（一九一一年）為前篇，民國元年以後為正篇。分年編次，以次發行。舉凡有關政治、法制、經濟、外交、國防、邊事、社會、文化、教育、科學、藝術、體育等各方面之重要建置、活動、成就與變革，無不廣事蒐羅，審慎考釋，以求其備，而存其真。
- 四、本書紀年以中華民國正朔為標準。中華民國建元以前稱「中華民國紀元前」，並註以清代年號及西曆；其日月則先到當時之陰曆，再附註西曆。至中華民國建元後，則於民國紀元以下，繫以西曆。但如外交事件及俄、日等國曆法時，當附以該國年曆。
- 五、本書採綱目體裁，以綱統目。綱文標題宜重精當，目文敘事力求完整。融紀事本末於編年之中，冀能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 六、引用原始文件及他人著述時，均加引號，以資識別，並附註釋，志其來源。惟原文過長，須加節略，無法使用直接引號時，採綜合敘述方式，仍附小註。如記事有作補充說明之必要時，得於正文後附加編者案語。
- 七、本書記事，力求完備。本兼容並蓄之原則，遇有不同文件或著述，所記事實有歧異時，酌予

並存，或列入附註，以備考訂。惟文獻及著述文字與正式公布之官文書有別者，悉以官書文字為準。必要時，採錄有關文獻或專著，列為附錄，以資參證。

八、同一日內記事順序，除具有特殊重大意義之事件列為首條外，一般事件採先中央而後地方之次序。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中華民國之創立者，光被四表，功垂萬世，報本追遠，自應表示尊崇，故首列其生平重大事蹟。次為國家元首、副元首，次為中央政府政令，次為全國性政團、社團及社會文化動態，次為各省市政令及特殊舉措。

九、所舉人名，以稱其本名為原則，儘量避免稱號或字。惟引文內之人名，宜悉依其舊。如有雖具本名而後以字行者（如朱大符，字執信，後以字行），則於其初次出現時提及本名，後均記其字。如係外國人名、地名之譯名，宜力求統一，並於譯名下加註原文，以資查證。其見於引文中者，則以保持其原譯為原則。

十、敘及某人職稱時，依其當時所居之職稱為準。如辛亥革命爆發黃興督師漢陽時，稱民軍總司令，民元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則稱陸軍總長。如同為一人於同一年月內居數種不同職務時，則取其與敘事有直接關係之職稱。如總統蔣公在抗戰初期同時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及行政院院長兩職，如記事與軍事委員會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委員長；與行政院有直接關係者，宜稱蔣院長。

十一、本書所用史料，以國史館及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度藏之原始檔案、文件、公報及其他公文書為主，間採當時之報章、雜誌及專家著述。凡政治用語及黨派系列之名稱，皆依照原件，不加更改，以存史實。

十二、本書內容廣泛，卷帙亦夥，自難於短時間內所能完成。且因大陸淪陷，檔案文獻遺失尚多，亟待增補。倉卒成編，闕誤必多。務請專家學者，各方賢達，惠予指正，提供卓見，俾得據以修正。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初稿）

民國紀元前七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西曆一九〇五年）

正月

孫先生文自倫敦至比京布魯塞爾（Brussels），揭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組織革命團體。開首次會議於比京，留學生三十餘人加盟。是為由甲午（一八九四）創立革命團體興中會於檀香山以來，進而成立中國同盟會之先聲。

自革命團體興中會於光緒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創立於檀香山，歷經乙未（一八九五）廣州起義，庚子（一九〇〇）惠州之役兩次之失敗，深感於以舊民族主義之會黨份子為革命之骨幹，殊乏活力與新知。且以自庚子以後，中國社會已漸由睡夢中驚醒，認救亡圖存之道，有賴於吸收近代西方科學新知之迫切需要，於是有一大批青年智識份子，紛紛趨赴歐、美各國及日本留學，尤以赴日留學者為衆。此一形勢之轉移，實為興中會時期革命發展之一新生助力，蓋新國家之建設，必有賴於覺醒之青年與富有新知識之人才為其主力，而後乃能冀其有成矣。

在「孫文學說」第八章有志竟成，孫先生自云：「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二

生已多數贊成革命，蓋彼輩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一、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已漸由言論而達至實行矣。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於是開第一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開第二會於柏林，加盟者二十餘人。開第三會於巴黎，加盟者亦十餘人。」（註一）

當孫先生文去秋旅居紐約，頗思由美渡歐，向留歐學生宣傳革命。蓋彼等皆新從內地或日本來歐，近年深受革命思潮之鼓盪，已漸由言論而進入進行矣。時適留美學生劉成禺任舊金山大同日報主筆，以歐洲留學生多係鄂籍，且半屬舊友，特函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等，謂彼等應與孫先生相見，賀等得書，即託劉函邀孫先生赴歐，共商國事。時孫先生方留紐約，以缺少川資；復由留比、法、德學生湊集八千餘佛郎，遂得啟程。（註二）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西曆一九〇五年一月十九日），抵達倫敦。旋即赴比。（註三）孫先生抵英後，應留比學生賀之才等請，渡海赴比。賀之才與胡秉柯親至比國北海港哦斯丹埠迎迓；朱和中亦自柏林來會。先生既抵比京布魯塞爾，寓史青家，與諸人談論革命方略，及建設事業。先生乃揭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遂與史青、賀之才、胡秉柯、魏宸組及朱和中諸人討論組織革命團體之具體方案。和中以向新軍運動為入手之方，並述吳祿貞等歷年在鄂運動之成績；先生則以改良會黨為入手之方，並列舉事實為證。辯論多次，意見接近，認為有雙管齊下之必要。於是遂開第一次會於北京，加盟者三十餘人。俱親書誓詞，當眾盟誓，先生亦親書誓詞一紙，交賀等收執。誓辭曰：「具願書人〇〇〇〇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眾處罰。天運乙巳年月日押

。」誓畢，先生乃與在場諸人一一握手，欣然道喜曰：「為君道喜，君已非清朝人矣。」並授與同盟晤面時各種秘密手式口號，如問君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為誰？答陸皓東、史堅如二人。是為留歐學界組織革命團體之嚆矢。然尚未確定此革命團體之名稱。當時只通稱革命黨三字，直至乙巳年冬，得東京同盟會本部來函，謂已確定會名為中國同盟會，於是德、法、比三處始一律通用同盟會名號。

先生親擬之誓詞，朱和中、胡秉柯傳觀時相視而笑。先生問曰：「何以笑？」和中答云：「康梁說先生目不識丁，我見誓詞簡老，知康梁所言之妄。」先生曰：「我亦讀破萬卷也。」次日，先生及諸同志在秉柯後院合撮一影為紀念。第一次會畢，先生遂返倫敦。（註四）

附錄：

一、賀之才：歐洲同盟會成立始末（註五）

湖北學生之革命熱烈 湖北興學最早，學生皆少年英俊，富於感情衝動性，第一批留日學生吳祿禎、劉成禺等首先鼓吹革命排滿，又值三十三年落花夢，新民叢報，中國魂等出版物暢銷內地，一時學生靡然從風。駸駸萌革命思想矣。會日俄為東三省事締結密約，學生大憤，乘機集會於曾公祠，為極激烈之演說，武漢人心大震，尋為當道禁阻，然自是湖北學生界遂暗中有一革命團體矣。其中堅分子為李書城、時功玖、孔庚、朱和中、史青、賀之才、胡秉柯、耿觀文、魏宸組、曹亞伯、陳同如、時公璧、馮特民諸人；李書城秘密聯絡軍隊，孔庚密為代派新民叢報，曹亞伯藉教會為護符，以日知會為宣傳機關。時鄰容以革命軍案被錮西獄，賀之才乃間道赴上海，密攜革命軍數百冊回鄂，散布鼓吹，幾罹於難。

留比學生與革命黨 湖北當道忌諸人甚，時思日以遠之。癸卯冬選派學生分赴東西洋留學，朱和中遂被派赴德，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被派赴比，未幾李書城、耿觀文、時功玖、孔庚等亦被派赴日。賀等道經上海，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四

遇劉成禺，曰，孫中山先生方在倫敦，諸君此行，可與之會晤，共商大計，因作函爲賀等四人介紹。賀等抵比後，被清使楊某禁之一室，如待小學生然。抗爭數月，始獲自由，因劉介紹函寄往倫敦，並附函約孫來比。（時孫寓荷蘭公園友人摩根家中）數月後，始得覆音，云適往某處旅行，不及早答，且云甚願赴比一遊，惟缺少川資云云。賀等卽爲籌款寄去，一面電邀朱和中來比，賀之才與胡秉柯並親至俄斯丹埠碼頭相迎。

革命團體之組織 中山先生既至北京，寓史青家中，與賀、魏、胡等暢談數日夜，娓娓不倦，所言者革命方略及建設事業。賀等又介紹喻毓西、孔慶穀、陳寬沅、劉蔭彤、李藩昌、李仁炳、胡鍾、王治輝、程光鑫等相見，彼此極爲融洽。中山先生因提議組織革命團體，衆皆贊同，惟朱和中對於天運紀年，魏宸組對於當天發誓一層，略有詰辯，中山先生多方解釋，似視起誓爲極重要。衆始無異議，親書筆據，其文曰：

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押（指印）

（編者按：第一次在北京同盟之願書，確係如此，東京大會成立之後，對於字句微有修改。）

中山先生亦依同式親書誓文一紙，交賀等收執。（此紙至今尚存史青處）並同時提議同黨晤面時各種秘密手式口號，如問君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爲誰？答，陸皓東、史堅如二人云云。（按此種口號後均修改，僅用駢指交鈎握手法。）

中山先生之樂觀 中山先生自內地失敗後，避居海外，四出鼓吹革命，而聞者多擁耳卻走，莫之贊助。無已，惟思聯絡秘密會黨，如三合、三點等會，若輩知識懸殊，不能與共大事，遂快快而之英倫。又以旅囊空空，一舉步則舟車之費無所出，蟄居愁城，其失意之狀可想矣。（此事中山先生親爲余言之）自至比京後，始知知識界中亦有同調，不禁喜出望外。宣誓既竟，則爲極痛快之演說，亦若痛飲黃龍卽在目前者，其得意之狀，較之就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時實有過之。（民元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臨時總統任，余亦歸國，相見後，余曰，我輩夙昔志願，竟成事實矣，何等痛快！中山先生盛頌曰，何來痛快，直苦惱耳。）余等並告以東京同志甚多，均可加入同盟，因爲之作函介紹李書城，但燾，時功玖，耿觀文等，中山先生遂決意爲東京之行。

留歐諸國學生之加盟——時朱和中堅請中山先生赴德國，由朱介紹入黨者，有馬德潤、劉家桢、王發科、王相楚、陳康時、錢匯東、周澤春諸人，（一說馬德潤始終不肯發誓立據）由德返英入黨者僅有孫鴻哲一人，轉道赴法，由陳寬沆先期介紹唐多，復由唐介紹湯鄉銘、向國華等加盟，於是留歐同盟會之氣勢，爲之一振。

王發科等之叛盟——時中山先生與高采烈，擬由巴黎取道東至日本，會新任安南總督某與伊有舊，素贊助中國革命。中山先生因與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尙未得要領，遂暫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館，坐待好音。一日外出，歸寓忽發覺被盜，其唯一行篋爲一小革囊，被刀割一大洞，所有同盟證書及與安南當局有關之重要文件均被竊去，因之大驚，急電北京余等告以狀。余等公推胡秉柯赴法，謀善後策，始查悉爲王發科等叛盟的故。王爲人甚矯情，而膽小如鼠，平日喜談論，飾爲愛國憂民之狀，朱和中爲所給，引爲同志，入黨後，即萬分懊悔，寢饋不安，日夜與王相楚、陳康時同謀叛盟，遂相偕赴法，巧言說唐多，唐不爲動，遂與湯鄉銘、向國華等合謀同訪中山先生，其本意擬向先生哀求，發還願書，值先生外出不遇，及見其行篋，遂萌祛篋之念。以小刀割之，盡擄所有，急攜赴清使孫寶琦處，叩頭哭訴，備言悔狀。寶琦不欲興大獄，（或云寶琦之所以不加追究者乃張人傑、夏循坦進言之力，夏與寶琦爲戚屬，而張則方爲使館商務隨員也。）命吳宗濂將盟書寄還本人，後於密函中發現安南事件，則大驚，急赴法外交部破壞其事。事後先生爲余言，被竊後，惶急之狀，爲倫敦使館被困以來所未有。一則數十同志之生命攸關，二則恐因此遂失卻聯絡知識階級之機會，三則安南事件爲所破壞，深爲可惜。噫，王發科等之肉，其足食乎？其後，陳康時與王相楚自回國後，即已匿跡銷聲，惟王發科後更名王嘉，聞曾在四川某軍中爲將官云。

同盟會之改組——盟書被竊之消息傳至北京，賀之才、史青等急召集同黨，提議重書誓文事，與會者一致贊同，惟此後選擇黨員異常慎重，凡品行有虧及信仰不堅者，概從淘汰。計重具願書者，僅有史青、賀之才、魏宸組、胡秉柯、喻毓西、劉蔭菲、李藩昌、李仁炳、程光鑫、陳寬沆十人，在法者僅有唐多一人，在德之朱和中、周澤春、錢匯東三人，於事後特至比國，與賀等協商重組團體，後亦加入。所可幸者，留歐同志受此打擊之後，其志益堅，而團體益固。改組既定，同志遂公籌款項，付中山先生作東歸之計，並先期由賀之才函告東京之李、但、時、耿諸人，述同盟會成立之經過，並令其籌備歡迎。數月後，轟轟烈烈之東京大會遂於是成立矣。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六

留比同盟會之工作——中山先生屢囑同人專心求學，以爲建國之需，雖鎮南關河口諸役，事前賀之才等屢請回國，躬赴前敵，先生均婉言勸阻，是以在比同志，僅獲從事於宣傳與預備之工作，其可得而記者，有如下數則：

一、黨員每月各捐其學費十分之二，存儲生息，以備革命之用。厥後，中山先生東奔西馳，常賴此款作川資。

二、每月餐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

三、爲擴充黨務起見，由賀之才、史青發起另組一革命團體，名曰公民黨，其宗旨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三款。而平均地權不與焉。此黨專爲訓練及聯絡同學中之有志者，以爲加入同盟會之預備。公民黨之中堅分子爲王鴻猷、高魯、石瑛、黃大偉、石鴻藻諸人，其餘黨員則湖北四川籍之學生占大多數，厥後王鴻猷、石瑛、黃大偉、楊循祖即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者。

四、黨內設有編譯部，專司報紙上之宣傳，其時外報載中國革命新聞，多助清政府張目。經同人用文字宣傳後，始漸與民黨表同情矣。

五、黨員平素極意聯絡比國社會黨，冀獲精神上之援助，中山先生二次至比時，由賀之才介紹於岡域社會黨首領華靈東之前，因得識加美利好十萬及意邁爾雲地威提，二君在議會勢力甚大，意氏後任內閣總理兼外交部長，賀導中山先生往議院之客室相晤。談次，將平均地權一事，發揮盡致，彼等佩服不已，並允盡力援助。惜當時社會黨未執政權，未免力不從心耳。

六、每逢內地預備舉事之前，中山先生必來函報告，一日囑購軍火，於是賀之才四出張羅，卒得奧國退職軍官某擔任接濟步槍三千枝，取價甚微，事已垂成，後因款項不濟，遂中止。

留比同盟會之軼事——一日賀之才導中山先生遊比京之拉甘巴公園，忽遇清使館隨員某，賀大窘，某詢中山先生姓氏，賀急代答曰，此吾友日本人高野也。（時南洋一帶，英人禁例甚嚴，中山先生爲旅行便利計，嘗假用日本人名Takano譯言高野。）某疑信參半，然究亦莫可如何也。比國烈日城開博覽會，駐法清使孫寶琦往觀，張人傑從焉。人傑逢人必談革命，黨員疑爲漢奸，幾欲羣起攢毆之，張急走得脫。蓋是時同盟會成立未久，又值割皮包之事

發生，而張又隨清使同來，是以黨人疑之，厚誣張君，亦可笑已。黃大偉初出洋時，頑固特甚，期年尚不肯去豚尾，與之言革命，則掩耳卻走。後經魏黨組、賀之才、陳寬沅等多方勸導，遲之又久，始於辛亥三月黃花岡舉事前一月加入同盟，然一入黨籍，其努力奮鬥反非尋常同志所可及，蓋其天性使然也。（民十四應老友馮君自由之命，寫於北京大學，賀之才追述。）

二、朱和中：歐洲同盟會紀實（註六）

歐洲同盟會之起源

歐洲同盟會會員，總理認為先天會員（民國六年，總理介紹本人加入中華革命黨，於致居覺生函中，即如此稱呼），是為同盟會之起源。然歐洲之發生同盟會，又有其遠因，其遠因維何？即庚子年漢口之暴動是也。漢口之暴動，其原因複雜，不外兩派勢力：其一為康有為，以奪取政權為目的，主其事者為唐才常，其運動費出於新嘉坡閩僑邱菽園，亦有少年份子如林述唐、林圭、歐渠甲、麥孟華、仲華兄弟（見支那革命之運動一書，譯者為章士釗）；其一為孫逸仙，純以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為目的，實行者為留日湖北武備學堂派出之陸軍學生，最著者為傅慈祥、吳祿貞，其武力則專靠哥老會。是時孫逸仙已集合三點會、哥老會之首領於香港，故皆知種族革命之真義，而哥老會之潛勢力，分布於長江流域者，實為雄厚，尤以綠營、巡防營及督標、撫標等老軍務中為最多。蓋上自官長，下至士兵，皆以兄弟相稱，公務上有上下之分，內中實別有組織，其首即所謂龍頭大哥是也。康派當日藉孫為羽翼，其希望仍在光緒復辟，推翻西太后，召康有為為首相，邱菽園之出資，亦等於捐官，為一大投機。惟哥老會首領曾先聲明，人馬召集後，須有犒賞，逐日應給伙食。當時邱斥資三十萬兩，邱在新嘉坡所經營之商業，因以破產。事後察知邱所斥之資，大半為康所吞沒，康畢生之資產，全賴於此。據聞只與唐才常二萬兩，唐又在滬大嫖大賭，比及抵漢，已不名一錢，哥老會因其失信，遂大為不滿。哥老會兄弟之在湘軍統領黃忠浩（時駐洪山）、巡防統領方友昇（時駐漢陽）及督標統領吳元愷（時駐草湖門愷字營），與田家鎮鎮守統鄧鎮封（時駐田家鎮）部下者，同時出首，於是秘密全洩。唐尚以與鄂督張之洞有師生之誼，逕往謁張，說張獨立以脅清太后，歸政復辟，張乃執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八

之，與傅慈祥、林述唐、林圭、秦力山、黎科第十一人死焉（秦力山並未死，當時起兵於大通。——張繼註）。是爲長江革命之第一次流血。吳祿貞自日本回至大通，聞敗而同日本。是時科學未廢，士子只知造舉業，習入股，卽我輩之在武備、自強、農務三學堂，兩湖、經心、江漢三書院者，亦皆懵然罔知。忽然如石破天驚，鄂督張之洞與鄂撫于蔭霖有煌煌布告，始知有革命之說。久之張之洞又有「戒上海救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一書，於是其中真情漸露，是爲庚子七月之事。爾時無報紙，一切消息，僅憑傳說，得此真憑實據，我輩同人，至是乃開始研究。又因拳匪騷亂，北方聯軍陷我京畿，西后、光緒逃往西安，人心益浮動，始漸知清廷之無能而不直張之所爲。武備學堂有沈翔雲字虬齋者，首先退學赴日，參加革命之運動，以個人名義「覆張之洞戒上海救國會及出洋留學生文」一書，當時傳遍武漢三鎮，談者莫不拍手叫絕。張飭兩湖書院山長梁鼎芬令學生駁之，數月之間，竟無能駁者。辛亥中俄密約斷送滿洲之說，甚囂塵上，留日學生紛紛回國，我輩以聯絡感情，互換消息之故，密相結合。是時吳祿貞等已畢業回國，經心、兩湖書院之派往日本留學速成師範者，亦陸續回鄂。當時有李步青者，在武昌花園山天主堂附近教民孫姓花園租房居住，我輩所謂愛國志士（是時儕輩以此目我輩，我輩亦居之不疑）者，麇集於此。中俄密約之消息傳來，不期而集會於曾公祠者數百人，本人之演說最激烈，氣勢亦壯，猶記演至最激烈之處，手中摺扇拍至片碎，孔文軒同志至今常憶而述之。吳祿貞拊我背曰：「請到我家一談」。於是晚卽偕同志呂大森等往水陸街十二號吳祿貞處聚談。自後多人聚談，則在花園山，我輩逐日夜間，必到李寓，祕密商談，則在吳寓，星期則在花園山公開招待各處來訪之志士。於是遠自東京，近自上海，莫不互通聲氣。當時花園山同志，有李步青、胡秉柯、李書城、張榮楣、吳柄樞、陳問淦、孔庚、賀之才、本人及呂大森外，有時象晉老先生及其子時功璧、時功玖。是時我輩之目的，一面在開通士子之知識，故以輸入書報爲惟一之要着，起初新民叢報大有助力；最後則猛回頭、自由鐘、黃帝魂諸小冊子，效力極大；後又有孔孟心肝一書，亦被查禁。一面在求更換新軍之腦筋，新軍之腦筋如何更換法？卽以最好之同志，投入軍中當兵，漸次輸入兵士對滿清之惡感情緒。當時文普通、武普通招生，皆調集青年秀才來省投考，於是經我輩運動之後，竟有不考學堂而投營者；或雖考取竟舍之而入營者。至於未經考取者之入營，如水之就下，數月之間，護軍愷字各營，有我輩同志，不下三四十人。至我輩何以能令同志入營？則全仗吳祿貞一人。

至此補述吳祿貞個人回國之一段歷史。先是吳祿貞自大通回倭國，清吏豈不知之，只以鄂督等派出洋留學，其學生名冊，早已奏明清帝后，此時若發現革命份子，督撫應受處分，且乘戊戌庚子之反應，稍有知識之清吏，亦知非改革無以圖存，不欲因此以阻新機，於是於吳回大通一事，以暑假回國敷衍了之。至是吳已畢業，張以爲吳萬不敢歸國，誰知吳竟隨衆逕歸，且隨衆謁見，張豈不記憶，乃令吳拘禁於將弁學堂三日。梁鼎芬、張彪請示，張曰：「噢他來，我教訓他」。比及見吳，吳口若懸河，張無以難之，數刻鐘後，反贊曰：「奇才奇才」。梁鼎芬附和之曰：「奇才奇才」。張彪在門外叩張曰：「請老帥將吳交標下任用」。於是吳遂隨張彪出，即日派充將弁學堂總習、護軍全軍總教習、武普中學會辦、學務處會辦、營務處幫辦，旬日之間，身兼多職，爲武漢三鎮第一要人。各軍中所謂督帶、管帶等，莫不承望風旨，吳下一條，無不允者，於是同志之由吳入營者，各長官皆優禮相待，俱稱爲先生，不以兵卒視之，下操上講堂，皆各先生志願爲之，不相強也。由是秀才當兵，一時成爲風氣。未幾江督劉坤一斂，張之洞調任江督，端方以鄂撫兼鄂督，張彪此時謹慎小心，營中始不敢公開活動矣。當時花園山決議，營中同志，應力求暗斂，不稍着形迹，語言尤應謹慎。一面又求與會黨聯絡，果然有劉家運以會黨關係，求吳介紹入營。又一面求加入教會，藉資宣傳。是時乘辛丑和約之後，兼有辰州教案，清吏畏教會如虎狼，於是曹亞伯識湖南牧師黃吉亭，遂由黃引入耶教，劉靜安身任牧師，組成日知會（孫文學說第八章以劉家運組日知會，似係遠道傳聞之誤。劉家運、劉靜安實係兩人，家運肥壯；靜安瘦弱。家運在營不久即去，似以會黨嫌疑，宜避清吏之偵查；靜安則宣傳種族革命，慷慨激昂，後爲湖北臬司梁鼎芬捕去，瘐死獄中），遂開辛亥革命之先河，是時自庚子以至癸卯，武漢三鎮之革命運動，已由言論而入於實際行動之醞釀中，加以章炳麟等在上海發行蘇報，鄒容出革命軍一書，章炳麟對康有爲之宣言，尤爲痛快淋漓，排滿之聲浪，全國響應，武漢三鎮，尤爲激烈。端方與梁鼎芬會商，乃多派留學出洋，激烈者派往西洋，純謹者派往倭國。於是周震麟、黃軫（即黃克強先生，後改名興，時在兩湖書院以謹默著稱）等派日本；本人派德，並以旗人哲筠等監之。當時夜半下公文，限令次晨謁端督，午後四時上船。自督署歸，乘機往花園山，各同志均不以本人離鄂爲然。予曰：「事已至此，豈得由己？然我輩至今羣龍無首，如此偉大之種族革命，豈等夷輩所能領導？今派我往西洋，正可乘機覓孫逸仙，是於此間同人之前途，大有裨益也」。陳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一〇

問滄首先贊成，諸同人莫不韙之。於是倉卒登舟。比及抵滬，則周震麟、黃軫等已先行，劉成禺因湖北學生界案撤銷留日學費，另由鄂督給銀二千兩，令其自費名義往美國；而孫逸仙代表陳楚楠在滬，已電孫得其同意，聘爲舊金山大同日報主筆。而兩湖、經心之同志賀之才、胡秉柯、魏宸組、史青諸人，亦在滬候船，蓋本人派德，賀等派往比國者，均抱同一之宗旨，堅請劉覓孫逸仙，代爲致意，並請將其行蹤通知。

歐洲同盟會之成立

西曆一千九百〇四年（甲辰）冬月，予在柏林，賀之才在北京，同時接得劉成禺之通知，言孫逸仙已至倫敦，住其師慕爾幹處；並言其囊空如洗，將有絕糧之虞，望我輩竭力接濟等語。我當即電匯一千二百馬克，且云發薪後續匯。旋得賀之才來電稱，已匯去三千法郎，並請孫來歐洲大陸，已有覆電將來北京，請即前來會晤。乃即覆電，並啓程赴北京。抵車站，則胡、賀諸同志，已到站迎迓；且云孫船將於明午後三點鐘到達比國北海港俄斯敦，同人已推定李藩昌、賀之才及我三人前往迎接。屆時在海港鵠立以候。比及船到，則先生飄然至矣。是時天氣初寒，先生御皮領大衣，我輩前往握手爲禮，分乘爲馬車二輛入旅店小憩；旋再登車以入北京，則同志二十餘人，加以四川同學住列日之代表孔慶穀一人均迎於車站，一一爲禮，住胡秉柯同志寓內。於是相與談論，先生反問我輩主張革命，其進行方法如何？我以更換新軍腦筋，開通士子知識爲言。先生不以爲然，謂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我乃將武漢三鎮經過之事實，詳細陳述，先生意甚悅，終以藉會黨暴動爲可弔。我又將唐才常等失敗之經過反覆申言之，且言會黨在長江自新軍成立以後，無有勢力，又將經過之事實證之。先生言我正在改良會章。我言會黨之志在搶掠，若果成功，反爲所制。反覆爭論三日三夜，結果始定爲雙方並進。最後我乃正言曰：「革命者最高之理論，會黨無知識份子，豈能作爲骨幹？先生歷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識份子未贊成耳。」先生乃歷述史堅如、陸皓東諸人之學問以證之。予曰：「人數甚少，無濟於事，必大多數智識份子均贊成我輩，則事半功倍矣。」先生乃深以爲然。至第三日，先生似有所決定，爲言今後將發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留學生之獻身革命者，分途作領導之人。我輩乃大悅，皆曰：「此吾輩傾心於先生之切願也。」是晚同人設盛筵以享先生，香檳數巡後，大眾興益豪。先生乃言：「革命之方略既定，當各言建國之要。」於是各抒所見，夜深矣，先生起而言曰：「討論已三日三夜矣

，今晚應作一結束。」大衆敬聽之，則先生提出宣誓一事也。諸人又復紛紛持異議，謂我輩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先生反覆辯論宣誓之必要，同難者愈多。向來我發言最多，獨於此事則默然。先生見衆議不決，乃問我曰：「子英兄，爾意如何？」予曰：「我輩既決心革命，任何皆可犧牲，豈憚一宣誓？」先生喜曰：「然則爾願意宣誓乎？」予曰：「願。」先生曰：「即從爾起。」予曰：「可。」衆乃無言。先生曰：「拿紙筆來，我先書誓辭。」胡質齋（秉柯）以紙筆進，先生援筆直書曰：

立誓人△△△，當天立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志，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四十六年多月某某誓。（按甲辰爲黃帝四千六百零二年，原文恐有誤。）

監誓人孫文

我見之貽質齋而笑。先生見之曰：「何以笑？」予曰：「康、梁說先生目不識丁，我見誓詞簡老，知康梁所言之妄。」先生曰：「我亦讀破萬卷也。」於是由我起，先生教我宣誓，諸同人亦次第宣誓如儀，是爲歐洲同盟會成立之始。次日先生及同人起床稍晚，並在胡秉柯寓後院，由胡攝一影以爲紀念。於是同人尚未宣誓者，陸續前來宣誓。當時約有三十餘人，至今尙能記憶者：

胡秉柯字質齋	賀之才字培之	史 青字丹赤	魏宸組字注東	李藩昌字壽卿	陳寬沅	王治輝
劉蔭菲	李崇武	程培鑫	李魚門	李 標	楊蔭渠	喻毓西
黃大偉	孔慶穀	姚業經	劉庠雲	羅葆經	王鴻猷	高 魯
馮承鈞						

自姚業經以下，係隨後加盟者外，有列日七人，係孔慶穀回後加盟者，不記其名。

此外尙有何人，此刻已不能記憶。當時各同志聞我等已捐資，爭相捐助，又得萬餘佛郎，於是我等紛紛致函東京，爲報此事，並請各同志於孫先生到倭國時，踴躍參加。

於是先生回倫敦，我回柏林。先生囑我輩各應努力嚮學，爲他日建設人材；奔走革命，將先用日本留學生。臨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行，先生問柏林同學情形。我言滿人太多，不如此間大半皆武昌花園山之同志，各人心性彼此相信有素者。先生爲言：「柏林有一人，曾留學美國，今又往柏林，在倫敦時曾彼此通函，爾可覓之，即薛仙舟也。」薛爲江南留學生監督饒智果之謬譯，而來德江南學生，以不滿於饒，因而不恆於薛。會饒撤差回國，薛亦應回，乃要求發給船資，即以船資留學，船資若盡，則不堪設想矣，廣東人之冒險精神如此。薛尙有一甥女魏增英，即顧孟餘之夫人，此時亦由薛攜來，兩人之用費，正無着落。忽然我去過訪，乃巡談晤孫，承孫命來訪之意。自此我見同人爲言薛之來歷及與饒之關係，同人對薛始發生好感。我自回柏林，一切嚴守秘密，除對薛洩露外，幾無一人知比京事者。是時賓步程方提倡組織留學生會，而我適往比京，賓頗怪之，問我曰：「何以往比京？」我說：「有要事相商。」賓曰：「有何要事？」我說：「十年以後告知你，此刻不談。」是時比京奉孫命加以擴充，進展甚速，幾於全體學生十分之九加盟，迭函催問柏林進展情形，我以緩進較穩答之。未幾，留比學生，馮承鈞加盟，乃函告留德學生劉家佳；劉以告賓，賓立即訪予，進門且笑且罵曰：「朱子英我要打你。」我問：「何故？」賓曰：「你往比國，所做何事，你說十年後告知我，今不到十日，我已曉得了。」予漫應之曰：「曉得了又將何如？」賓乃正色曰：「請孫先生來柏林一遊。」予曰：「難。」賓曰：「何難？」予曰：「有三件事做得到，則可請，否則不必。」賓曰：「那三件？」予曰：「第一須擔任費用。」賓曰：「不難，同人正有錢。」「第二須守秘密，不令滿人得知。」賓曰：「更不難。」「第三最重要。」賓曰：「爲何？」予曰：「須真心參加革命。」賓曰：「誰非真心？」予曰：「須賭咒，即宣誓。」賓曰：「你們可以賭咒，我們就不能賭咒嗎？你說的三件事，都不難；我以留學生會長資格，召集同人商之。」予曰：「不可。此爲秘密結會，如此則爾留學生會將被封閉，會長將被拘捕矣。」賓曰：「在外國。」予曰：「滿人與使館聞之則殆矣。」賓曰：「爾意如何進行？」予曰：「只能以私人分途接洽，見其可說者乃說之。」於是分途進行，旬日之間，百枚馬克紙幣，雪片飛來，予均匯孫。乃與賓商請孫來柏林之事。先是馬德潤先我輩三月來柏林，馬在自強學堂已學德文，故程度較高，至是已入柏林大學聽講，予知其如佛經所說「我慢」「貢高」，必不願與我等爲伍，更不願居我等之後，予乃以比京曾見孫之事告之。是時馬將與張九維同遊倫敦，囑往見孫，又函孫請邀馬、張加盟；誰知馬、張始終反對加盟。是時馬、張已回柏林，孫將來柏林，但馬、張亦不反對迎孫。

住于寓羅蘭多爾福街三十九號 (Nollendorf Strasse)。予以先生在北京時間太短，精神上不適，乃定上午先生自理信件，午餐後外出遊覽，晚餐後同人來寓集會，使同人之學業，亦不至就誤。居住十二日，故討論特為詳盡。逐日所討論者，乃建設之事，予等多無異議；惟薛仙舟對平均地權，反駁甚力。馬德潤對於五權憲法，亦不甚贊成，直抄譯德國憲法普魯士憲法以為模本。我輩均不以馬為然，以為德國君主國之憲法不足道；薛仙舟乃舉美國憲法之優點以證之，馬益無詞。至最後一晚，同人知其將要宣誓，馬、張是晚即不至。我輩宣誓，毫無辯論，蓋以北京業經有先例也。次日先生邀我往訪馬於其寓，適張亦在焉；先生又反覆請其加盟，先生至言願推馬為首領，先生願服從馬革命，馬終不贊成；張意似活動，終以從馬為是。先生見我始終不發一言，乃問我曰：「子英兄爾意如何？」予曰：「革命者，犧牲之謂也。犧牲須出於自己，他人誰能代為犧牲？」馬面赤然，終不肯加盟，自是遂絕來往。賓步程新遷於安斯巴哈街十號 (Anspacher Strasse)，房甚爽塏，乃邀先生與同人午餐。予以午餐不便，多人聚集餐館亦不便，乃令僅備果品，各同人歡悅來集，興高采烈。先生為述少年軼事及革命經過，眾人益欽服。是晚先生回巴黎，我輩二十餘人送上車站。予以恐同人說我包辦之故，柏林同盟會公共通訊處，以賓寓為之；至我寓則先生住已多日，自然知之。至柏林加盟之人，以過後曾經破裂，一反一覆，不足為據，其名表故略之。先生自回巴黎後，巴黎同學自然以聞北京、柏林兩地發生同盟會之故，為之振奮；胡秉柯於是赴巴黎，旬日之間，成立巴黎同盟會。其詳情不得而知，只知先生住旅館，同盟會通訊處在唐多寓內，同時加盟者有唐多、湯薌銘、向國華以外，尚有何人，不得而知之。據孫文學說加盟者十餘人。

歐洲同盟會之破裂

前已言之，歐洲同盟起源於武昌花園山，花園山之老同志，大多數集於北京，故北京為同盟會之起點，亦為革命之重心，雖遭任何風波，絕不動搖，因其已有三四年革命運動之歷史，非一時高興投機者。柏林則良莠不齊。巴黎情形更複雜。倫敦竟不能成立同盟會。此當時歐洲留學生之真實狀況也。惟其如此，是以我主張緩進，運動主祕密，乃孫先生與北京一再催促，又因賓步程、劉家佳渴望孫一來，並急欲加盟，勢不獲已，是以勉強成立，猶幸經過良好，未發生若何意外。又先生用費，由我輩擔任，自然以多人為宜。未幾，先生來函稱，現與法國政府交涉，

正在有效期間，旅館須住頭等，前所集之款，只敷回東旅費，巴黎用費，須同人另籌。賓步程與我召開會議，各同人從前積蓄，多已盡數輸將，此後須寅支卯糧，然皆忍痛爲之；而不穩份子如王相楚、王發科之徒則動搖矣。王發科者，頭腦多烘，而又却假充志士，然而膽小如鼷，見馬德潤先來，真是惟馬首是瞻。是晚馬未來，本已懷疑，只因大眾均無異言，只得咬牙宣誓。自後知馬反對，反而問計於馬，馬以危詞動之，而反叛之計決矣。王相楚者，爲人陰險而多忌，與周澤春同船來德，途中即發生齟齬。適留學生會成立，恐周澤春占上風，乃爲匿名帖說周澤春有革命嫌疑，曾不自己亦其中之一人。賓步程接得此帖，大恐，急而問計於我，我說：「匿名帖不用理會。」賓曰：「滿人甚多，恐起大風潮。」我曰：「如此小風波，亦經不住，何以革命？」次日留學會開例會，賓正擬報告匿名帖事，誰知又有第二匿名帖發現，言前帖乃王相楚所爲，因在船中王、周已發生衝突，曾經我輩調解，今來德未久，周何至有革命嫌疑，殊不可置信，望同人一笑置之。下署荊州駐防同學。王相楚後至，故作驚疑張皇之狀曰：「聽說本會接有匿名帖呀！」賓曰：「不止一個。」王曰：「還有嗎？」賓曰：「你看。」王見之大叫曰：「我那裏會作匿名帖，請查究。」時滿人均在座，我乃問曰：「此第二帖下署荊州駐防，各位曉得不？」皆曰：「我們都接到却不知何人所作。」我曰：「既無人承認，則亦匿名帖也，匿名帖無過問之價值，請會長宣佈，以後凡接有匿名帖，當即焚之，以杜絕小人陰謀。」衆曰：「善。」王相楚不服，堅請查究，周樹廉同學起言：「你要查究，就請你自己查究，查出將又如何？查不出又如何？」王尙事辯不已。荊州駐防同學滿人占魁起言：「我今晨才接到這封信，我當然未作，到這裏才知。凡我們滿人，都接有這樣信，既是他人寄我們的，當然不是我們自作的。但是這封信的措詞，就是我們要說的話，王同學不必再爭，你要真來說這信下署荊州駐防同學，我們荊州駐防同學，就當衆承認是我們共同作的，你又將如何？你只能表明你未作，不能再追究。」王益窘，乃曰：「我賭咒，我作了，天誅地滅。」我曰：「第一帖是傾周同學的，周到無詞；第二帖是取銷第一帖的，一齊焚了了事。」賓曰：「善。大眾有異議否？」皆曰：「無異議。」散會後，王發科、王相楚邀我入附近咖啡館，王發科盛稱我此次組成同盟會之功。我說：「你們大眾革命思想，不自今日始，我有何功？」王相楚說：「當領袖的人要像曾文正，謙恭下士。」我說：「我既未當領袖，誰是士？我又豈非士？我又下誰？曾國藩他是漢賊，我們不應學此漢賊。」王發科說：「此

後同學中，是非就多了，這怎得了？」我說：「有何不得了？今日之事，就明白解決了。」二王見我無懈可擊，知我非言語所能動，遂各歸。誰知二王卽於是晚偷往巴黎，盜盟據出首使館，作反叛之行爲矣。與二王在咖啡館別後三日，忽接孫先生從巴黎來函，述二王盜盟之事，云二王並湯鄉銘、向國華四人至旅館，先生推心置腹，引入臥房閒談。未久四人堅請先生至咖啡館，以四人陪去，兩人回房。侍者見其同出，不虞其他。此兩人遂割先生之皮包，盜去盟據。先生歸見皮包被割，始疑有賊，及檢查物品，則只失去盟據及法政府致安南總督一函，先生始悟同志之叛盟，乃疑我等全體均叛，函責我等，云若有悔心，曷不明言？縱欲收回盟據，亦應好說，何須用此卑劣手段？我接得此信，真是晴天霹靂，立卽回信，言二王來法，我等不知，盜盟據之事，我等更無人同意。一面開會討論此事，皆激昂慷慨，痛詈二王。惟薛仙舟言，事已如此，惟有從長計議辦法。乃公寫一函，言盟據雖失，我輩執心不變，二王之事，同人無一不痛恨者，如先生准許補簽盟據，一律願補。我一面又電比京，告知此事，誰知比京較近，已先得先生函。比京同人知此事非函電所能解決，乃公推胡秉柯赴巴黎，則先生已不在前旅館。用種種方法始覓得先生現在眞住址。往見先生，先生甚怒，且言我早知讀書人不能革命，不敵會黨。胡告知比京全體同仁得知此事，即公推我前來，無一人與聞盜盟據之事，並無一有悔心。正談論間，我函並柏林同人公函亦至，先生閱之，始露顏曰：「叛者只此四人，全體未叛。」轉歡悅而慰胡曰：「質齋兄，此事眞象已明，前言請勿介懷。」胡曰：「我等恐先生不諒，是以來；爾今先生已了解，我來之目的已達，不過應籌此後改進之方法耳。」先生曰：「既如此，爾爲復各同志如何？」胡曰：「復同志只有柏林一地，又係發生叛盟之地，復他們，待我將糾紛辦完結，然後復他們不遲。」先生纔說：「盟據失去無疑，既已宣誓，盜據亦何益？」胡曰：「可以重書，他們不是都願意重書嗎？」先生曰：「最不該盜我法政府致安南總督之要函。」正談說時，侍者言有大清帝國使館差人送信來，云有函交孫逸仙博士。先生接而拆閱，則先生所失法國政府致安南總督之原函也。先生既得此函，乃曰：「函雖得，然此中祕密已洩露矣。」胡知此事清使盡知，且將原函送還孫先生，知亦無甚惡意。乃逕赴使館，則孫使寶琦親出接見，且正色曰：「你們年青人，只逞血氣之勇，不好好念書，學問未成，就作政治之運動，眞是淘氣的孩子。收到你們的盟據否？哈哈！」胡亦故作不知，反問：「何爲盟據？」孫使曰：「有你的，你還不知嗎？」胡曰：「孫逸仙來此談論

，他說要怎麼寫，我們就怎麼寫。不知何令欽憲得知？」孫使曰：「你還不知嗎？」胡曰：「纔從比國來，還不清楚，我們同學一時糊塗，寫了這盟據，後來都有悔意，所以要我來。我知欽憲定洞鑒此事真象，所以特來請示。」孫使曰：「你還不知道，大前日柏林來的王發科、王相楚，同這裏的湯鄉銘、向國華四人，起初要充好漢，排滿革命，與孫文完盟約，後來一想不對了，來我這裏，號啕大哭，跪倒不起來，要我救命。我說：甚麼事？纔星一大包你們的盟據，我罵了一頓，叫他們回去還你們，各人各自毀滅，你沒有收到嗎？」胡說：「我纔來，還沒有會見他們。」孫使說：「哦！你去覓他們，叫他們還你。並叫他們各還各的，好好念書，安分守己，不要胡鬧。」胡唯唯而退。遂出尋二王及向國華、湯鄉銘，對二王及湯、向等太息曰：「想不到我們留學界發生這種是非。」二王曰：「我們到底是學生咧？抑是匪黨呢？朱子英他不考察孫文的來歷，就與他交結。」湯、向曰：「革命我們自己革，豈有擁戴三點會、哥老會首領之理？朱同學真荒唐。」胡曰：「不能怪朱子英一人，當時那一個不是真心贊成的？」於是同聲說：「這事做錯了，要改正，只有同心同德改正。」胡曰：「我想也是這樣好。」二王、湯、向乃共述當時盟據情形，最後乃說：「現在盟據已竊來了，孫文手中已無證據，只要使館裏不知道，已無危險了。」胡曰：「此後使館就是聽見說，亦無妨礙。」二王、湯、向同聲說：「不過孫文是怨恨我們的。」胡曰：「怎麼能向他解釋明白纔好，不然，豈不是得罪了會黨的首領嗎？」湯、向曰：「這層我們事前實欠考慮。」二王曰：「我們當時只爲救全體同學起見，不曾顧及本身之危險。」胡曰：「你們心地本不錯，不過手續上欠細密一點，其實孫是江湖好漢，同他好說，不見得他就不退還盟據的。人與人相信，全恃此心，心既變了，拿到盟據，又有何用？」二王曰：「我們同孫伐仇了，只有求胡同學從中轉圜。」胡曰：「一個人那有這大力量。」二王、湯、向同聲曰：「只有同人全體向他聲明，是我們全體的公意。」胡曰：「難。如其中有一人說，我未同意，豈不無效？」二王曰：「只有朱子英未必同意；但是我們可以大多數壓迫他。」湯、向曰：「事已如此，只有先取得大多數同學之同意再說。」二王曰：「請胡同學與孫接洽，探他的口氣。」胡曰：「孫已不住從前那旅館了，你們知他住那裏？」皆曰：「不知。然警察那裏可以探聽。」胡曰：「現在去無益。」二王、湯、向曰：「我們寫封公函，要各人簽字。」胡曰：「他們的盟據呢？」湯、向曰：「我們還他們比京的，就請胡同學帶回。柏林的，由二王見面時親交。」胡曰：

：「現也只得這樣做。」於是湯、向取出盟據，比京者交胡，柏林者交王發科。二王、湯、向曰：「公函呢？」胡曰：「公函非開會不能寫。」於是湯、向曰：「諸事請胡同學厚愛關照。」王發科忽然大恐曰：「我家只有老母一人、求質齋念我們經心、兩湖三年同學之誼救我。」胡曰：「你是柏林來的，你還是回去向子英說。」胡出，逕赴孫處報告詳情，並呈上比京同人盟據，乃通知柏林，以後須續密進行，不求會員之草率增加。時柏林方接得二王來函，云萬丈惡浪，幸已平息，即日回德面詳。時正在我寓開會討論應付，而二王已至，大眾正決議以和平手段賺取盟據，免生是非。王發科入門，即厲聲斥我曰：「朱子英你這場禍不小，害人不淺。」我厲色曰：「請說，我自從孫逸仙革命，不關你王發科事，你們要我請孫來柏林，來了你們自願加盟的，何是我造的？我害了何人？」王氣挫。薛仙舟曰：「此事不能歸過於一人，大家做錯了，大家改正。」王相楚曰：「是同學應和衷共濟。」於是逆竊盟之經過，結語是為大眾冒此危險。我微笑，王相楚曰：「朱兄莫笑。」我說：「你們偷到江湖豪傑領袖的身邊去了，不過你們小心一點。」王發科大駭，幾於面無人色。說：「唉呀！這……怎麼得了！」薛仙舟笑曰：「還是大家擔擋的好。」王相楚曰：「我們本是為大家，所以我們不止取出我們個人的盟據」。仙舟曰：「請你交還各人的盟據，大家寫一公函，說是出於公意。」二王大喜曰：「好。」我獨反對曰：「孫逸仙他自己革命，我去尋他的；你們曉得了，又要我請他來；他來了，你們這樣反覆，我不會反覆的。」仙舟勸我為大眾，我尚無言。仙舟顧王曰：「請將盟據先還各人，然後從長計議。」王發科探懷欲取，而又遲疑。我說：「你拿着，你拿到使館去自首去。」薛曰：「這就不對，不是為大眾了。」王乃交薛，檢交各人，乃具公函，每人寫一句，寫畢問王，知孫住何處？二王均不知，乃再交我而散。次日同人再開會，以盟據在先生皮包中不妥，俟將來在東京或香港成立機關後，再重寫。寫畢即投郵，免生枝節，並議決以後進行，力避形迹，全在精神上之契合。正開會間，接得胡之詳報，始悉二王、湯、向在法使館，業經自首，並孫使寶琦因為利之事。孫寶琦從此結交慶王，官運亨通，一帆風順，俱源於此。蓋孫使運用心計，既不得罪孫逸仙，又不得罪學生，兼不開罪於法政府，既得悉法政府致安南總督之函，只將其內容密電清廷，原函仍還孫。又電請慶王，飭廣西巡撫戒備，該撫時為慶王之義子林紹年，故慶王感孫好意，而有聯姻之事。孫既辦妥，以駐德使蔭昌係滿人，恐其揭破，乃於風潮已息之後，為德、俄之遊，大約已受慶邸密旨，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一八

公開揭穿此事，並在法、德兩國留學生會館演講，訓飭學生勿爲他的家門孫文革命之邪說所惑。蓋五大臣考查憲政將來，端方、戴鴻慈業經首途，不能不先清場面也。

歐洲同盟會之闊淡及其潛滋

歐洲同盟會自破裂後，外表極其闊淡，比京雖未破，然亦停止發展。柏林自破裂後，只有我與賓步程、薛頌瀛、劉家佳、周澤春、錢祖元尚仍熱心。薛又以船資作學費，亦將用盡，尙待同人資助，亦感困難。我與賓步程無形中分成一明一暗，一切場面，應酬之事，賓以留學生會長之資格，不得不爲之；我則一概避免。孫使過柏林，我先出遊北海及丹麥以避之，免與孫使作言語衝突。自後王寵惠自美來德，薛仙舟與王交甚篤，爲介紹於同人，我正以孫逸仙在美甚久，問其識否？則知王固先我輩而結交於孫者。旋接孫寄來英文一冊，題目爲「中國問題之解決」，我等除薛仙舟外，無通英文者，我正請人譯成德文，隨接第二次郵寄，後面附以漢文，是爲中國革命首領孫逸仙博士對國際第一次之宣言。我正與仙舟等擊節稱贊，旋知爲王博士之手筆，蓋先生授意博士撰成此文也。柏林得王博士一來，精神上爲之一振，蓋王在美國考得博士學位，外人亦欽佩，我輩當然羨慕。二王、湯、向出首之事，此時亦經孫使披露，幾不齒於人類。馬德潤此刻力白王之所爲，彼未與知。王博士來柏林後，又示以真正學者之態度，終日孜孜爲學不輟。同人化之，始知埋頭用功。旋各入營入校，皆離柏林，會務遂無形消沉，只存我個人住址爲通訊處矣。時五大臣出京，若然一聲，吳樾之炸彈響矣，各方面均疑革命空氣已經濃厚。五大臣之首爲禮部尚書戴鴻慈，其實權操之於兩江總督南洋大臣端方。端以所派學生既多，其中滿人不少，出洋一切可仗學生，王博士寵惠雖聲譽極隆，端以其爲粵人，疑與革命有關，且非彼所派學生，不欲重用；王亦以清廷立憲，實屬虛僞，不願與聞。惟戴鴻慈係粵人，其隨員爲龍建章，龍與仙舟有舊，先期函知薛，請其調查。我此時以端督所派，不能不理，乃以請施行兵役改革軍制一策上之，端乃傳見嘉勉。馬德潤、善明、賓步程等日侍左右，爲之奔走，我則遠之。後聞馬爭寵，賓卒爲所傾，至不復再見端面。仙舟爲戴所調查之件，上之戴，酬以五百馬克，薛辭不受。時端、戴將歸，戴已赴丹麥，龍尙在柏林。我急函戴，言薛頌瀛本美國留學生，程度在我等之上，只因學費無着，歸國屈充江南留學生鏡監督之翻譯來德；饒撤歸，乃以船費留學，三月前業經用盡，全由同學資助，今同人學業日進，用費日廣，資

助爲難；此次欽憲來歐，曾託以調查，開賜給五百馬克，薛當然不受，薛生此時，已處絕境，惟思兩廣岑督甚賢，請欽憲電請岑督，依湖北、江南之例，補薛生粵省官費，並自三月補起，以清薛生積欠。戴允之，並立電粵督，未一週，而仙舟之粵官費照補，並自三月補起。仙舟之學費如此圓滿解決，同人益服我等之俠義，精神上受感動不小。蔭昌雖知我革命排滿，從無怨恨之意，感情益厚，數十年如一日。未幾，我亦入營校，柏林遂空。

巴黎在過去革命空氣，極其淡薄，旋以比京同人分兩派；學路鑽者留比國；學法政經濟者，多往巴黎，於是胡秉柯、魏宸組等均往。留比者史青、賀之才、李藩昌、黃大偉諸人，比京雖仍爲大部份，然其骨幹則已往巴黎矣。於是留法農科畢業學生李煜瀛加盟；未幾，張靜江加盟；石瑛、曹亞伯、吳敬恆自英來巴黎加盟。張靜江加盟後，巴黎革命團體爲之一變，蓋從前純爲學生，此刻則兼營商業。西曆一千九百零七年陽曆年節，我赴巴黎，則見有開元茶館之設，兼售中國美術品；李煜瀛有印字處之設，專出畫報；又組織豆腐公司；吳敬恆亦來籌出新世紀週刊。時孫先生需款甚急，靜江至賣茶館，停止營業以濟之，前後若干萬，不復如寒酸學生之僅能接濟旅費矣。當一千九百零七年八年之間，巴黎之革命空氣，可稱盛極一時。未幾又復衰頹，因李煜瀛爲無政府黨所引誘，以浪漫派普魯東、巴枯寧爲神聖，尊崇其說；吳敬恆本不通歐洲文字，亦盲從之，對於革命轉趨冷淡，甚至由冷淡而誹謗，所出新世紀，反刺孫文、黃興（至今尚有藏新世紀全套者，可覆按也。）於是真革命份子，莫不短氣。豆腐公司亦只成爲商業，無革命之意義。一千九百十年秋間，胡質齋（秉柯）回國後，再回巴黎，經過柏林時，我正肄業柏林兵工大學，相與長嘆。惟胡言國內民氣已張，反不似巴黎之消沉，思想亦皆一致，反不如巴黎之雜亂。是時民報已出版，先生之三民主義，第一次有成文之理論，真革命同志，莫不擊節贊賞，幾似暗夜中得一明燈，而浪漫派無政府主義之盲從者，仍懵然罔知也。有韓汝甲者，於民國二年袁世凱、孫寶琦當權之時，曾以無政府主義，藉反對孫文、黃興之成績，求見用於袁世凱，以孫寶琦不敢推薦而止，無政府主義者之伎倆如此。後張繼至歐洲，東京革命之精神，反映於法、比與瑞士，無政府主義之勢力稍挫。柏林自我回後，入步兵射擊學校、砲兵射擊學校、兵工大學之江南同學，亦漸接近，種族之義漸明。又馬君武自東京來，鈕惕生（永建）自廣西來，蔡元培亦自東京、巴黎來，同盟會會員漸集，雖無正式之機關，而精神上，實由沉毅之氣慨，以赴革命之目的。且吳祿貞赴德觀操，增長同人

之志趣，兼通國內之聲氣。是時鎮南關之役、河口之役、黃花岡之役，革命空氣，已瀰滿全國。安慶有徐錫麟槍殺皖撫恩銘、廣州有溫生才等炸斃鳳山、炸斃孚琦，滿廷之勢，危若朝露，而新世紀仍反對革命如故。迨武漢起義，各省響應，吳敬恆始偕石瑛過柏林，並邀蔡元培回國，罵孫、黃之文，始絕筆矣。是時賓步程已歸國，柏林留學生會館爲梁啓超之徒生顧兆熊（即顧孟餘）、蔣方震（蔣百里）、李儼、陳介等所據。顧最不求學，未入學校門，恰如吳敬恆之在英國；惟顧更鄙，終日以擊盤球爲生活。蔣方震曾在日本士官畢業，遂傲然自以爲是，不曾入營校。李儼、陳介尙知求學，皆本梁啓超之宗旨，反對孫、黃，反對革命，尤其是反對同盟會。至是知清之將傾，亦開會討論。正開會之際，石瑛、吳敬恆、蔡元培歸國，乃開歡送會，革命之理論，至是始統一，可稱暫時之意志集中矣。然顧、李等以留學生會與使署參贊清駐俄公使胡惟德之弟胡維賢，隨員清兩江總督張人駿之子張秀才密相勾結，把持學費，阻止同盟會員回國，尤忌我歸；於是使署不發我回國船費，且公然以回國參加革命，非其所應許，拒之。我乃拔刀欲殺胡維賢公使。梁誠聞之，乃召見我，極力慰勉，如數發給，顧、李等與張秀才騙扣我一個月學費，我以登船在即，不暇計較，舍之而歸。梁誠知清廷將亡，棄職回粵。我自武漢起義，本擬即歸，只因在柏林兵工大學，業經三年，已屆畢業，只差兩月。該校學生於兵工廠商界，大有聲譽，自革命爆發於武漢，所有重要廠商，紛紛來探我之意旨，我爲揭示革命之前途，於是皆傾向民軍。時禮和洋行與捷成洋行，均有清廷所定軍火，皆來問交否？我一面阻止交清廷；一面請交民軍，因此耽延。孫先生過巴黎，亦未趕到同船，事爲張靜江所知，派豆腐公司跑街褚民誼前來幫助，後知無能爲力即歸。旋靜江自來，兼假道柏林歸國，來我寓商談，我曰：「此事完結，只在明兩日。禮和軍火已停香港不交；捷成軍火在上海，正擬交民軍，只待回電耳。」次日，捷成主人狄德克森示以電報，張尙在寓，我告張曰：「完矣！我亦將歸國也。」次日乘火車赴意大利，自金諾窪上船。比回南京，則王寵惠任外交總長，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魏宸組任外交次長，王鴻猷任財政次長，馬君武任工商次長，鈕永建任參謀次長，喻毓西、黃大偉、陳寬沅任大總統參軍，竊盟據之湯薌銘，亦任海軍次長。我後至，以黃克強先生之特知，任參謀部第二局局長。胡秉柯、李藩昌以繞道黑龍江之故，最後至，任總統府祕書。歐洲同盟會至此，完全結束。竊盟據之造意犯王相楚，時充浦口第一師高佐國之參謀，有同志電大總統請究治，總統不允尋仇。後湯謫事袁世凱，

獲充湖南都督，於其任內多殺革命同志，王、湯始終密切結合。無政府主義者，至南京亦向孫大總統陳說，孫允以崇明島爲試驗區，令先試行，彼等不敢去而止。

三、馮自由：留歐學界與同盟會（註七）

在乙巳（一九〇五年）七月，中國同盟會開成立大會於日本東京之前數月，歐洲諸國之我國留學生，已有革命團體之組織，惟尚未確定革命團體之名稱耳。先是孫總理於癸卯（一九〇三年）多自日本渡美，爲聯絡洪門致公堂參加革命之故，嘗偕致公堂首領黃三德周遊華僑所在各地，遊說洪門會員，使同復反清復明之真面目。以其時保皇會勢燄方盛，阻力極鉅，雖經舌敝唇焦，收效尙微。甲辰（一九〇四年）春馮自由薦湖北人劉成禺任舊金山大同日報主筆。劉抵美後，以歐洲留學生多屬鄂籍，且半屬舊友，特專函介紹賀之才（培之）、史青（丹墀）、魏宸組（注東）、胡秉柯（質齋）四人與孫總理相見。賀等得書，乃函邀孫總理赴歐共商國事。嗣聞孫總理方勾留紐約，以缺少川資未能尅日就道，遂由留比、法、德三國學生盡力湊集得八千餘佛郎，電匯孫總理作旅費之需。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孫總理由美抵歐，先至比利士京城，寓史青寓所，日與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朱和中（子英）諸人討論組織革命團體方法，衆皆贊同。孫總理乃提議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設民國平均地權」四事爲黨綱領，衆略有詰辯，經孫總理剴切解釋，始無異議。衆又對於誓約稿所載當天發誓及大運紀年二語亦有問難，亦由孫總理再四說明，乃照原文通過。於是總理及賀、史、魏、胡、朱等先後填寫誓約，當衆宣誓。賀等旋又介紹陳寬沅、喻毓西、李藩昌、程光鑫、李仁炳、孔慶穀（偉虎）、胡錚、王治輝、劉蔭沛（文貞）諸人先後入會。是爲留歐學界組織革命團體之嚆矢。然是時尚未確定此革命團體之名目也。比京團體既成立，孫總理旋至德、法、英三國向留學界從事聯絡。計留德學生先後加盟者，有劉家佺、周澤春、賓步程、錢匯春、陳匡時、馬德潤等，留法學生先後加盟者，有唐多、湯彥銘、向國華、馮承鈞、王鴻猷（子匡）、高魯（翥青）、石瑛（衡青）、黃大偉（子蔭）、石鴻燾等；留英學生先後加盟者，有孫鴻哲、吳敬恆（稚暉）等。於是比、德、法三國京城均有我國革命團體之成立，革命黨人之聲勢爲之一振。惟當孫總理客居巴黎，與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之際，忽發覺其貯藏重要文件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二二

小皮篋爲人割破，所有黨員入會誓約及與安南政府有關書札均被竊去，後乃查悉爲王發科、王相楚二人所爲，陳匡時、湯鄉銘、向國華三人亦與其謀。事緣王等五人入會後，猝然懼禍反悔，初往利倭尼街孫總理寓所瓦克拉旅館，擬面求總理發還盟單，值總理外出，久候不歸，知總理所有文件素藏小皮篋中，乃以小刀割破皮篋，盡將內貯函牘單據竊取以去。卽由王發科、王相楚二人持詣駐巴黎清公使孫寶琦，自行檢舉，且謂所發見孫某與法政府交涉關於安南之來往書札極有價值，足以立功贖罪等語。孫寶琦聞言大驚，惟不欲遽與黨獄，命使館參贊吳宗濂會見二王將各盟書發還本人，不許藉故生事，一場風波遽爾平息。時張人傑（靜江）方任巴黎使館商務隨員，雖未與革命黨發生關係，然其人思想新穎，家資富厚，頗得孫寶琦信用。或謂寶琦之所以不加追究，乃張與使館參贊夏循坦二人之力，似非無因也。留歐學界經此次風潮之後，駐比、德、法各革命團體遂決行重新改組，各會員一律再寫誓約，凡品行有虧及信仰不堅者，概從淘汰。黨基由是漸固。未幾，孫總理首途東歸，衆復募集旅費以壯行色。是歲秋東京中國同盟會本部成立，留歐學界之革命團體得本部通告，始確定同盟會之名稱，並先後在比、德、法、英、瑞士各國設立通訊處。其所在地如下：

法國巴黎通訊處：魏宸組、胡秉柯、王鴻猷 M. Wei 70 Bd. St. Germain, Paris, France.

比國京城通訊處：史青、賀之才 M. Chersing, Boide No. 224, Bruxelles, Be gigue.

德國柏林通訊處：朱和中、賓步程、馮承鈞 Dsuhochung, 79, Augsburger St. Berlin, Germany.

比國烈日城通訊處：孔偉虎（慶毅）、劉文貞（蔭菲） M. L. W. ising, 13, Ruegaucet Liege, Beligie.

英國倫敦通訊處：曹亞伯、吳敬恆、楊篤生 Abel Tsao, care of Mr. Palmer, 76 Shelgate Road Chaplham Common, London, S. W. England.

瑞士國通訊處：李仲南 M. Faintepang, 19, Pre du Marche Lausanne, Swiss.

自王發科等竊盜盟書事件發生後，賀之才、史青、胡秉柯等有鑒於此，特於同盟會外另組織一公民黨，以爲同盟會之過渡機關。其宗旨祇有同盟會誓約內所載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之三大綱領，而獨刪去平均地權一項。凡會員入會者，須先入公民黨，俟訓練有素，然後正式加盟爲同盟會員，如王鴻猷、高魯、石瑛、黃大偉、楊循祖

、石鴻藻等，即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也。此外尚有巴黎新世紀報之無政府黨一派，此派奉無政府主義學者巴枯寧、蒲魯東、托爾斯泰等爲祖師，專提倡廢政府廢宗教廢家庭之學說，以張人傑、李煜瀛（石曾）、吳敬恆、褚民誼爲中堅份子。張人傑爲巴黎骨董商通運公司主人，嘗於乙巳某月與孫總理同舟結識，自願捐助鉅款爲革命資金。總理在東京及河內時，嘗得其協濟數次。至丁未（一九〇七年）六月始在香港加入同盟會。吳敬恆則在倫敦由曹亞伯介紹入會，李石曾、褚民誼聞張人傑已在港入會，始在巴黎繼續加盟。其後孫總理復蒞歐土三次，黨勢日有發展。最後一次爲辛亥九、十月間，即武昌革命軍興後一月，嘗邀各科專門畢業之同志歸國參加組織共和政府事宜。故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各部次長及總統府參軍以留歐學生爲多，如外交次長魏宸組，財政次長王鴻猷，實業次長馬君武，海軍次長湯薌銘，及總統府參軍黃大偉、喻毓西、陳寬沅諸人是也。方黃克強推薦湯薌銘任海軍次長時，有留歐同志多人以湯往年曾與謀剽取總理皮篋盜取誓約事，提出異議。總理謂湯既率領海軍反正有功，吾黨可以不念舊惡。反對者始息議。庸詎知民二以後，湯竟故態復萌，在湘省大殺黨人，以取媚於袁世凱乎？

四、馮自由：歐洲同盟會（註八）

湖北學界與留歐學生 吾國留歐學生，以鄂籍佔大多數，蓋湖北興學最早，學生多富於感情衝動性，第一二批留日學生戢翼羣、傅良弼、吳祿貞、劉成禺等，首先主張革命。又值三十三年落花夢、新民叢報（壬寅以前）、中國魂諸書暢銷內地，一時學者靡然從風，會俄人逼改新約，留東學生藍天蔚等，有拒俄義勇隊之組織，武昌學界大憤，乘機集會於曾公祠，爲極激烈之演說，武漢人心大震，尋爲當道禁阻，然自是湖北學界，遂暗中成一革命團體矣。其中堅分子爲李書城、時功玖、賀之才、胡秉柯、朱和中、孔庚、史青、曹亞伯、魏宸組、耿觀文、馮特民、時功璧、陳同如諸人。李書城祕密聯絡軍隊，孔庚密爲代派新民叢報，曹亞伯藉教會爲護符，以日知會爲宣傳機關，時鄒容以革命軍案被錮西獄，賀之才乃間道赴上海，密攜革命軍數百冊回鄂，散布鼓吹，幾罹不測。鄂當道以學界趨向革命，時思有以遠之，乃於癸卯冬，擇其中好事者數十人，遣派東西洋留學。於是朱和中等被派赴德、賀之才、史青、魏宸組、胡秉柯等，被派赴比。未幾李書城、耿觀文、時功玖、孔庚等，亦被派赴日。計湖北學生先後被派赴德、法、比各國者，百數十人，留歐學生十九屬鄂籍者以此。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二四

留歐學生與孫中山 癸卯冬、賀之才等赴歐前，適劉成禺自日本至上海，取遊美護照，語賀等曰：「中山方由美赴英，兄等此行，可與之會晤，共商大計。」因作函爲賀、史、胡、魏四人介紹。賀等抵比後，被清使揚某禁之一室，如待小學生然，抗爭數月，始獲自由。因以劉之介紹函寄倫敦荷蘭公園英人摩根家，約中山來歐，時中山尚未離美，賀等數月後始得覆音，云正欲赴比一遊，惟缺少川資云云，而劉成禺亦有函致賀等，告以中山困狀，囑爲設法。賀等乃召集同學醴資援助。是時比國學生不過三十餘人，德國二十餘人，法國二十餘人，於是盡力湊集，比國得四千餘佛郎，德國得二千餘馬克，法國得千餘佛郎，即由賀電匯中山，並電邀朱和中赴比。中山得款遂乘程渡歐，賀之才與胡秉柯並親至比國東海岸之哦斯丹埠相迎。

比京革命團體之組織 中山既至比京，寓史青家中，與賀、魏、胡、朱等暢談數日夜，所言皆革命進行方略及建設事業。朱和中以向新軍運動爲入手之方，並歷述吳祿貞等歷年在鄂運動之成績，中山則以改良會黨爲入手之方，並列舉事實爲證，辯論多次，雙方漸接近，認爲有雙管齊下之必要，賀等旋又介紹喻毓西、孔慶穀、陳寬沅、劉蔭弗、李藩昌、李仁炳、胡錚、王治燁、程光鑫等相見，彼此極爲融洽，中山因提議組織革命團體，衆皆贊同，惟朱和中對於中山所擬誓約稿之天運紀年，魏宸組對於當天發誓一層，略有詰辯，中山多方解釋，認宣誓手續爲非常重要，衆始無異議，遂次第親書筆據，其文曰：

具願書人○○○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衆處罰天運
年 月 日 某某押（指印）

主監人孫文

誓畢，中山乃與在場十餘人一一握手，欣然道喜曰：「爲君道喜，君已非清朝人矣。」同時中山亦親書同式誓文一紙交賀等收執，按此紙至今尙存史青處。並授與同黨晤面時各種祕密手式、口號。如問君從何處來，答從南方來；問向何處去，答向北方去；問貴友爲誰，答陸皓東、史堅如二人云云。是時會名尙未確定，但通稱「革命黨」三字，直至乙巳年多，得東京同盟會本部來函，謂已確定會名爲中國同盟會，於是德、法、比三處始一律通用同盟會名號。德、法二國之革命團體 中山旋偕朱和中赴德國，由朱介紹入黨者，有劉家佺、陳匡時、周澤春、馬德潤、王發

發科、王相楚諸人，（一說謂德潤始終不肯出發誓之據）由德返英，入黨者僅有孫鴻哲一人，轉道赴法，由陳寬沅先期介紹唐多，復由唐介紹湯鄉銘、向國華等加盟，由是德、法二京均有革命團體之繼起，而黨人之氣勢，爲之一振。

中山之外交活動 中山在巴黎時，欲與法國軍政當局有所接洽，以旅囊空空，不得已再求助於留歐同志，於是各黨員乃再發起籌款，供中山國際酬酢之需，計巴黎得千餘佛郎，柏林千餘馬克，比京二千餘佛郎，於是中山始得專心辦理外交，尤以法國參謀部之交涉爲最得手。丙午年法國參謀部嘗派武官多人，偕中國革命黨員視察各省，欲對中國革命有所協助，即中山是時駐法交際之力也。

王發科等之叛盟 中山以留歐革命團體已告成立，而駐日同志頻函促歸，遂擬由巴黎取道日本，行有日矣，會新任安南總督賴美，與中山有舊，素贊助中國革命，中山因與法國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尚未得要領，乃暫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館，坐待好音。一日外出歸寓，忽發覺被盜，其貯藏物件之小革囊被刀割一大洞，所有黨員入會誓書及與安南有關之重要文件均被竊去，中山大驚，急電比京告賀等以狀，賀等乃公推胡秉柯赴法，謀善後策，始查悉爲留德學生王發科、王相楚所爲。發科爲人最怕事，而又最好名，因是時學生風氣以加入革命黨爲榮，故亦毅然隨衆人受盟。既入黨，又恐將來不能歸國，出仕清朝，因是萬分懊悔，時思設計擺脫。適是時相楚與同省人周澤春不睦，互以匿名函相攻擊，輒以盟事爲題，因問計於發科，發科素懼禍，乃與相楚、陳康時同謀叛盟。遂相偕赴法，巧言說唐多，唐不爲動，繼乃與湯鄉銘、向國華合謀訪中山。其本意擬向中山哀求發還誓書，值中山外出不遇，而見其惟一小革囊在焉，遂萌祛篋之念，以小刀割之，盡攫所有，急攜赴清使孫寶琦處，叩頭哭訴，備言悔狀。寶琦不欲遽興大獄，命吳宗濂及二王將各盟誓發還本人，或云寶琦之所以不加追究者，蓋張人傑、夏循坦二人進言之力，夏與寶琦爲戚屬，而張則方爲使署商務隨員也。時寶琦且斥發科等曰：「爾等加入革命黨，是叛清朝也，又來首告，是又叛革命黨也，且陷害同學，人格何在？良心何存？」隨令侍役將二王逐出。寶琦於查察此項文件時，發現中山與法政府交涉關於安南之重要函牘，大爲驚異，遂急赴法外部破壞其事，並據以入奏，清廷以寶琦爲能，而慶王且與聯姻焉。是則二王之盜案，固大有造於寶琦也。事後中山語賀、胡等，謂被竊後惶急之狀，爲倫敦使署被困以來所未有，一則數十同志之生命攸關，二則恐因此遂失却聯絡知識階級之機會，三則安南事件爲所破壞，深爲可

惜云云。方二王盜得盟書以歸柏林，轉以迫挾朱和中諸人。時朱已得法，比二國學生報告，正開會討論，而二王突至，朱乃暗令衆人歸功於二人，而轉爲二王危，謂上不得信用於清朝，下又結怨於革命黨，將來必難免禍，二王大懼，轉問計焉。朱乃令交出盟書，而願以一身代爲負責，二王從之。乃共繕一函致中山，謾罪於朱一人，以不知中山住所，仍挽朱代表，朱火之，陰結未叛之同志補寫誓約，此事始告終結。其後王相楚、陳康時二人回國後，卽已匿跡銷聲，惟發科後更名王翥，在四川某軍爲將官云。

新革命團體與公民黨 當盟書被竊之消息傳至北京，賀之才、史青等急召集同志，提議重書誓文事，與會者一致贊同，惟此後選擇黨員，異常鄭重，品行有虧及信仰不堅者，概從淘汰。計在北京重具願書者，初僅有史青、賀之才、魏宸組、胡秉柯、喻毓西、劉蔭菲、李藩昌、李仁炳、程光鑫、陳寬沅十人，在法者僅有唐多一人，在德之朱和中、周澤春、錢匯春三人，於事後特至比國，與賀、史等協商重組團體，遂亦加入。改組既定，衆以中山東歸在即，遂三次籌款爲中山旅費之需。其後規定革命工作數事：一、黨員每月捐其學費十分之二，存儲生息，以備革命之用。中山以後渡歐二次，卽賴此款爲供給。二、每月聚會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設事業。三、設編輯部，專司報紙上之宣傳，使外人漸明瞭中國革命之宗旨。及中山抵日，同盟會東京本部宣告成立，賀之才、史青等鑒於王發科事件，乃於同盟會外，更另發起一公民黨，爲同盟會之過渡機關，其宗旨爲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三項，而平均地權不與焉！此黨專爲訓練及聯絡同學中之有志者，以爲加入同盟會之預備。公民黨之中堅分子，爲王鴻猷、高魯、石瑛、黃大偉、石鴻翥諸人，其餘黨員則湖北、四川籍之學生佔多數。厥後王鴻猷、石瑛、黃大偉、楊循祖，均由公民黨而轉入同盟會者。

新世紀與無政府黨 丙午丁未間，留法學生李石曾、褚民誼、及留英學生吳敬恆等，有新世紀報之發刊，專提倡廢政府、廢宗教、廢家庭之學說，爲近代吾國人提倡無政府主義之鼻祖，奇談快論震動一世，而此報經濟上之惟一供給者，則巴黎清使館商務隨員張人傑也。張與李、褚、吳等，均無政府主義信徒，李、褚、吳三人在歐入同盟會，張則至丙午秋間，始在香港加入。張於乙巳年曾隨孫寶琦參觀比國烈日城大博覽會，逢人必談革命，駐比黨員以其供職使署，頗有疑之者。丙午冬間，中山時方從南洋至東京，以經濟困乏，與黃克強等束手無策。一日語克強

曰，吾昔在巴黎邂逅一張姓友人，其人乃供職清使館，而兼營古董業者，嘗謂倘余至急需款時，可隨時致彼一電，彼當悉力以應，今姑發電一試。克強聞爲使館人員，頗滋疑慮，然中山去電不過數日，而日金約九千元之匯款，即由巴黎電來（似是三萬佛郎），一時東京本部爲之頓呈活氣，是即張人傑第一次助餉革命之歷史也。新世紀報內附設華文印刷所，出版品有世界大事、世界六十名人、鳴不平、夜未央、新世紀叢書等等，均屬開發民智，提倡人道之作。六十名人之印刷，尤極精美，滬上至今無此佳品也。

孫先生文為舊金山致公堂重訂之章程公布，使合革命宗旨。

去年夏，孫先生文在舊金山時，以致公堂會員佔旅美華僑之泰半，而團體渙散，內容複雜，主張分歧，不能爲祖國革命之助。堂內職員，除三數熱心人士外，多半泥守舊習，鮮具遠大理想。各分堂對總堂之關係，大都陽奉陰違，有名無實，尤以美東海岸各埠爲甚。欲恃其籌餉救國，實屬難事。孫先生審知其弊有三：一、洪門人士多已忘記反清宗旨；二、經保皇黨之歪曲宣傳，更使其民族意識模糊混淆；三、固有狹隘之反清思想，已不足應新時代之要求。因提出全美洪門會員重新舉行總註冊之議，略謂：「在美洪門會員既有十數萬人，若能重新舉行登記，不獨足以鞏固團體，回復威信，且可藉此收集鉅款，爲致公堂基金及協助國內同志起義之需。」且願親往各埠遊歷，勸告洪門人士，同襄義舉，各職員咸表贊成。乃由孫先生重訂致公堂新章程，於序言之後列舉章程，共分八章八十條，實爲一篇對內宣言書。序言略稱：「謀議改良，力圖進步，重訂新章，選舉賢能，以整頓堂務，而維繫人心。夫力分則弱，力合則強，衆志可以成城，此合羣團體之可貴也。……今特聯絡團體，舉行新章，必當先行註冊，統計本堂人數之多少，以便公舉人員，接理堂務。必註冊者然後有公舉之權，有應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爲大眾謀公益起見。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爲謠言所惑，遲疑觀望，自失其權利可也。」第一章總綱領第二條曰：「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第四條曰：「凡國

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作益友，互相提攜；其宗旨與本堂相反者，本堂當視為公敵，不得附和。」此重訂之新章，已與革命宗旨，完全吻合矣。先生稱：「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士大夫醉心功名利祿，唯所稱下流社會，反有三合會之組織，寓反清復明之思想於其中，雖時代湮遠，幾於數典忘祖，然苟與之言，猶較縉紳為易入，故余先從聯絡會黨入手。」孫先生聯絡會黨之議，至是始獲全部實現，有助於革命事業甚鉅，此一新章於本年正月公布。（註九）

附錄：重訂致公堂新章要義（註一〇）

原夫致公堂之設，由來已久，本愛國保種之心，立興漢復仇之志，聯盟結義，聲應氣求，民族主義賴之而昌，祕密社會因之日盛，早已遍布於十八行省與五洲各國，凡華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國為隆盛。蓋居於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結會聯盟，皆無所禁，此洪門之發達，固其宜矣，惟是堂章太舊，每多不合時宜，維持乏人，間有未愜衆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聯絡一氣，以成一極強極大之團體，誠為憾事；近且有背盟負義，赴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則更為痛恨也。若不亟圖振作，發奮有為，則洪門大義必將淪喪矣。有心人憂之，於是謀議改良，力圖進步，重訂新章，選舉賢能，以整頓堂務，而維繫人心。夫力分則弱，力合則強，衆志可以成城，此合羣團體之可貴也。

我堂同人之在美國者，不下數萬餘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為謀，無所統一，故平時則消息少通，有事則呼應不靈。以此之故，為外人所輕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維持堂務所宜急也。且同人之旅居是邦，或工或商，各執其業，本可相安無事。但常以異鄉作客，人地生疎，言語不通，風俗不同，入國不知其禁，無心而偶干法紀者有之矣；又或天災橫禍，疾病顛連，無朋友親屬之可依，而流離失所者亦有之矣。其餘種種意外危虞，筆難盡述。語有之曰：「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若無同志以相維護，以相調恤，一旦遇事，孤掌難鳴，束手無策，此時此境，情何以堪！此聯合大羣，團集大力，以捍禦禍害，調恤同人，實為本堂義務之不可缺者一也。

本堂人數既爲美洲華人社會之冠，則本堂之功業亦當駕乎羣衆，方足副本堂之名譽也。乃向皆泄泄沓沓無大可爲者，此又何也？以徒有可爲之資，而未有可爲之法，故雖欲振作而無由也。今幸遇愛國志士孫逸仙先生來遊美洲，本堂請同黃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說洪門宗旨，發揮中國時事，各埠同人始如大夢初覺，因知中國前途，吾黨實有其責。先生更代訂立章程，指示辦法，以爲津導，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時而興矣。況當今爲爭競生存之時代，天下列強高倡帝國主義，莫不以開疆闢土爲心；五洲土地已盡爲白種所併吞，今所存者，僅亞東之日本與清國耳。而清國則世人已目之爲病夫矣，其國勢積弱，疆宇日蹙，今滿洲爲其祖宗發祥之地，陵寢所在之鄉猶不能自保，而謂其能長有我中國乎？此必無之理也。我漢族四萬萬人豈甘受滿人之羈軛乎？今之時代，不爭競則無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滅也。惟爭競獨立，此美國、日本之所以興也。當此清運已終之時，正漢人光復之候；近來各省革命風潮日漲，革命志士日多，則天意人心之所向，吾黨以順天行道爲念，今當應時而作，不可失此千載一時之機也。此聯合大羣，團集大力，以圖光復祖國，拯救同胞，實爲本堂義務之不可缺者二也。

中國之見滅於滿清，二百六十餘年而莫能恢復者，初非滿人能滅之、能有之也，因有漢奸以作虎俵，殘同胞而媚異種；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爲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專導滿人而抑漢族，假公濟私，騙財肥己。官爵也、銀行也、鐵路也、礦務也、商務也、學堂也，皆所以餌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隱，不肯附和，遂大觸彼黨之忌。今值本堂舉行聯絡之初，彼便百端誣謗，含血噴人。蓋恐本堂聯絡一成，則彼黨自然瓦解；而其所奉爲君父之滿賊，亦必然覆滅，則彼漢奸滿奴之職，無主可供也。其喪心病狂，罪大惡極，可勝誅哉！凡吾漢族同胞，非食其肉、寢其皮，無以伸此公憤而挫茲敗類也。本堂雖疲驚，亦必當仁不讓，不使此謬種流傳，遺害於漢族也。此聯合大羣，團集大力，以先清內奸，而後除異種，實爲本堂義務之不可缺者三也。

今特聯絡團體，舉行新章，必當先行註冊，統計本堂人數之多少，以便公舉人員，接理堂務。必註冊者然後有公舉之權，有應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爲大眾謀公益起見。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爲謠言所惑，遲疑觀望，自失其權利可也。今特將重訂新章先行刊布，俾各埠週知參酌妥善。待至註冊告竣之日，然後隨各埠公舉議員，擇期在本大埠會議，決奪施行。望各埠堂友同心協力，踴躍向前，以成此舉。同人幸甚！漢族幸甚！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第一章 綱 領

一 本堂名曰致公堂，總堂設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設各埠。間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劃一。

二 本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爲宗旨。

三 本堂以協力助成祖國同志施行宗旨爲目的。

四 凡國人所立各會黨其宗旨與本堂相同者，本堂當認作益友，互相提攜；其宗旨與本堂相反者，本堂當視爲公敵，不得附和。

五 凡各埠堂友須一律註冊報名於大埠總堂，方能享受總堂一切之權利。

六 凡新進堂友，須遵守洪門香主陳近南先生遺訓，行禮入闈。

七 所有堂友無論新舊，其有才德出衆者，皆能受衆公舉，以當本堂各職。

八 本堂公舉總理一名，協理一名，管銀一名，核數一名。議員若干名。（以上百人公舉一名）

九 本堂設立華文書記若干名，西文書記若干名，委員若干名，幹事若干名。以上各人，皆由總理委任，悉歸總理節制。

十 本堂設立公正判事員三名，公正陪員廿名，皆由總理委任，但不受總理節制。

十一 總理、協理，以四年爲一任。管銀、核數，一年爲一任。議員由初舉時執籌，分作三班：第一班一年爲一任，滿期照數選人補充，或再舉留任；第二班兩年爲一任，滿期選補；第三班三年爲一任，滿期補充。如是議員之中常有三分之二爲熟手之人。

十二 判事員爲長久之任，若非失職及自行告退，不能易人。判事陪員分兩班：第一班一年爲一任，滿任由總理擇人充補；第二班兩年爲一任，滿期擇人充補如之。

十三 各埠支堂當舉總理一名，書記一名，管銀一名，核數一名，值理若干名，皆由堂友公舉，呈名於總堂總理批准，方能任事。如所舉非人，總理有權廢之，堂友當另行再舉妥人。

- 一十四 各埠支堂堂友可隨地所宜議立專規，以維持堂務；然必當先呈總堂議員鑒定，總理批准，方得施行。
- 一十五 各埠新立香主，必經總堂議員議決，總理批准，方能領牌受職。該埠叔父職員等必先查明該新香主品行端正，堪爲表率者，方可聯保。至領牌受職之後，凡放新丁一名，須繳回本堂底票銀貳圓。如未經議准領牌，竟欲開檯，該處叔父職員等切勿徇庇，並帶新丁入闖。如有不守堂規，或不領牌，或不繳交底銀，一經查出，定將名號革除，並追回票牌等件。
- 一十六 凡公舉人員之期，皆以每年新正爲定。
- 一十七 議員議事必要人數若干方爲足額，乃能決事。

第二章 權 限

- 一十八 本堂事權分爲三等，一曰議事權，一曰行事權，一曰判事權，而總權則集堂友之全體。
- 一十九 議事權則各埠所舉之議員操之，可以議立新例，可以廢除舊例。凡例非經議員議立者，行事員不得妄自舉行。凡例非經議員議廢者，行事員必當遵守。
- 二十 本堂凡舉一大事，必經議員議妥准行，方得舉行。
- 二十一 籌本堂一切財政，皆歸議員監督，年中經費，皆由議員預期算定，列明一表，名曰預算表。行事人按表開銷，一年期滿，管銀核數二人將開銷長短之數，列明爲一表，名曰決算表，呈議員考核。
- 二十二 凡本堂籌款派捐，必由議員議妥，然後與行事員舉行。
- 二十三 議事員所議決各等事件條例，須呈總理批准，方爲定例。若總理有不合意者，必於三日內將不合之理由申明，交回議員再議，如有三分之二議員決行，則爲定例。如不足此數，則爲廢例。若總理於三日內不將議決之例批准，亦不駁回，則爲定例。惟總理或因事故不暇，則不在此例。然必當將不暇之由報告議員，將議案留下待批。
- 二十四 總理爲代表堂友，掌執一堂之事權，奉行議員所議定之事件條例，有委任革除其節制內人員之權，有批駁議案之權，有招集額外會議之權，有委任列事人員之權。

二十五 協理爲贊襄總理辦理一切事宜，兼當議員之議長，若遇總理有事不能任事，則代總理事務，權限與總理無異。其議長之職，則由議員自舉其中一人當之。

二十六 行事人員除協理、管銀、核數三人爲堂友公舉，受總理節制之外，其餘一切華西文書記、委員、幹事各人員，皆歸總理調度差遣，如有失職，由總理去留之。

二十七 判事權歸判事員三人，及陪員廿人司執之。凡判斷事件，有陪員一半在場，便能判決。

二十八 判事員爲獨立之權，總理及議員皆不能干涉之。

二十九 凡堂內人員失職，堂友犯規，堂友爭執，皆歸判事人員判斷曲直。

三十 總理失職，則必合判事員及議事員兩團體，方能判斷之。

三十一 判事員及陪員失職，則必合行事員及議事員兩團體，方能判斷之。

第三章 專責

三十二 總理爲掌執一堂內外事權之人，凡文憑、書信、銀摺、收單，必經總理會同簽名，方爲實據。行事各員，必當受命於總理，方能行事。

三十三 協理爲掌管公堂印箱之員，總理簽名各件，協理然後蓋印。

三十四 華文書記至少二人，一專司記錄堂內事件，及議決批准條例，並存管進支數目。一專司通信起草，及代總理批駁議案事件。

三十五 西文書記專管一切要文信函事件，及與西人交涉事務。

三十六 管銀人專管出入銀兩收單賬部契件文憑等件，取銀摺單，先由管銀人簽名，然後發交書記，會同總理再簽，協理蓋印，方能取銀發給堂底憑票。右項收單，皆要會同三人簽名，協理蓋印方可。各人經手簽名蓋印各銀，則收單憑票各件，必當各存部記，以備核數人及議員堂友之查核。

三十七 核數專爲考核一切進支數目，每月至少清查一次，凡書記管銀二人所出各項清單月結等，必經核數人查明不錯，然後蓋印呈堂。呈堂之後如有錯誤，則惟核數是責。

三十八 其餘行事人員，皆歸總理差委，如有失職，惟總理是責。

三十九 議事員有監察行事員之責任，隨時可查核各項數目，及考驗各件事務。

四十 議員之中，當舉坐埠熟手人員爲監察值理，各司一事，以專責成，而免流弊。

四十一 堂友全體爲本堂之主權，有監督全堂各員之責任，如覺有弊端，可指出憑據呈訴於判事人員，以備查究處分。

四十二 判事員專爲考查堂中職員功過，判斷事理之是非曲直，與及爲堂友排難解紛。

四十三 判事員有判斷處罰之權，凡堂員失職犯規，按事之輕重處罰，輕則記過，重則革除。凡堂友有犯規不法情事，亦按輕重處罰，重則罰款，輕則記過。

四十四 堂友須遵守堂規，內則親愛同氣，外則和平接人，毋得手足相殘，及倚勢凌人。如有告發，判明確實，處罰不寬。

四十五 堂友一年之內，曾記過三次者，則一年之內，不能公舉，記過六次者，一年之內，不能當職。記過拾次者，一年之內，失去一切應享之權利。

第四章 保 衛

四十六 本堂將美國有華人之處，分爲三區，各設保衛局一所。其一爲大埠加鐸寬呢省，及南方一帶附近之埠，以至紐柯連屬焉。其二爲西北設局於砵崙西北，及千二咪一帶屬之。三爲東方設局於紐約祖家一帶，西至市卡古新嘉各埠屬之。每局聘定長年律師一人，派定值事若干人，專爲本堂堂友調理訟務。凡受人凌屈或無辜枉累者，皆由本堂爲之伸理，不受分文。所有訟費，亦由本堂公款開銷。惟有恃勢凌人，或故意犯法，與及好事爭鬥，則本堂不獨不理，更當秉公責罰，以全本堂聲望。

四十七 凡各埠堂友欲得本堂保衛之權利者，必當先期註冊報名，大埠總堂若臨有事時註冊，及註冊不滿六月者，有事本堂不理，又每人當照議員議定之數派捐經費，若隔一年不捐經費者，亦不得享受本堂權利。

四十八 凡已註冊及盡足其義務於本堂之堂友，一遇有被人凌屈及枉累事端，本堂立代伸理。如該地附近之局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三四

力量人才不足，大埠立派人前來相助，務期昭雪，以彰公道，而安生業。

四十九 本堂聯絡美國團體之後，當另行設法交通中國地面各埠同志，以備凡有堂友回國，上落舟車，俱得照料妥當，以保不虞。

五十 他日本堂經費充裕，當設招待局於日本、上海、香港等處，以招待堂友上落，及帶引游觀名勝，免至有人地生疏，致受各種出路艱難之嘆。

五十一 凡本堂堂友由中國復來美國，上岸遇有留難，本堂律師當盡力打點，以得快速登岸。此惟指帶有合例同美之照而言，若係違犯美國律例，不在此例。

第五章 薪 俸

五十二 總理爲常時駐堂當職人員，每月薪俸 元。

五十三 協理爲臨時到堂當職人員，每月薪俸 元。

五十四 管理、核數二職，每月薪俸 元。

五十五 華文通信書記每月薪俸 元，華文記錄書記每月薪俸 元，西文書記每月薪俸 元。以上俱常時駐堂辦事之員。

五十六 堂中各委員幹事人員薪俸，隨時按事議訂。

五十七 議事員外埠每年以正月來大埠會議一次，來同限一個月，當給薪俸 元，路費按遠近計給。坐埠者除正月會議各埠有關之事之外，堂中隨時有事另議，當以每日升堂議事給薪俸 元。

五十八 判事員有事升堂，每日給薪俸 元，陪員每日給薪俸 元。

五十九 本堂所聘各局長年律師，按其地人數案情多少，而議給薪俸。

六十 本堂隨時另聘額外演說員，游歷各埠演說，發揮宗旨，聯絡志氣，每月薪俸 元，公費 元，路費計給。坐埠者，每月薪俸 元。

六十一 恩俸新章施行之後，前在公堂當職人員，或未蒙堂友選舉，或年老思歸者，若以前曾在公堂當職多年

有功者，當議給恩俸以酬其勞。

第六章 進 款

六十二 尋常進款：

- 一、大埠公堂產業租息。
- 二、各埠堂友當年例捐經費，每人一元。大埠由公堂值理彙收，各埠由支堂值理代收，皆限年底收齊來年經費。

三、存項出息。

六十三 額外進款：

- 一、現在舉行註冊，每人收銀一元，爲開辦新章經費。
- 二、各埠自後新進堂友，每人須繳堂底銀貳元，註冊銀壹元，歸入大埠公堂。
- 三、堂友義捐各款。

第七章 支 款

六十四 尋常支款：

- 一、公堂經費。
- 二、人員薪俸。

六十五 額外支款：

- 一、游埠演說員經費，與及有事差遣來往人員經費。
- 二、衛訟律師經費。
- 三、憐貧恤老經費。

六十六 凡酬神建醮等事，另由總理委任特別人員專司其事，進支款項，另列清單，別爲一事，不與公堂公款混雜。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日



第八章 辦 法

六十七 開辦新章之期，俟註冊告竣之後議擇。

六十八 施行新章之第一事，爲公舉議員，法由大埠公堂按照每埠註冊人數，發給舉票。大埠者，每埠按人數多少舉若干員；埠小者，合幾埠公舉一員，皆註明於票內，公舉者按格填寫被舉者之名於上，如註明舉一人者寫一人姓名於格，如多名則照數寫足。寫妥之後，將票封密交該埠支堂人員彙寄大埠公堂當衆開票。名多者入選。

六十九 各埠議員，由各埠堂友自擇，不待薦出。

七十 行事各員，必當由大埠堂友薦出幾人堪當某職，註明票上公舉者欲舉何人，則在其名之下畫一交線如又便可。舉妥之後，將票封密，交與支埠人員彙寄大埠當衆開票。

七十一 議事員、行事員二項人員舉妥之後，則擇日傳集各埠議員來大埠會議。

七十二 第一次會議之時，各埠議員，須先將此新章逐條細加詳訂，或增或改，必期盡善盡美，以維持團體於久遠，衆意僉同，議決之後，各埠須一律奉行，不得視爲具文。

七十三 第一次會議之時，大埠公堂舊日司事人員，須將一切事務，及所有公產契件公積銀兩，並各家往來數目，當衆算明，交與新舉行事員接理。

七十四 自新章施行之後，大埠公堂所有產業、公項及各種事權，俱歸各埠堂友所共有。

七十五 自新章施行之後，若有考查得其中仍有不善之處，欲行修改者，須先由該埠議員於六月前將其所見之利弊，陳明報告大埠行事員，由行事員轉告各埠人員堂友知悉，然後到來年會議，方能提出修改章程之案。

七十六 章程者，爲維持本堂總團體之要則，與隨時所議之規條不同。章程者，猶乎一國之憲法，故議定時宜慎，修改時亦宜慎。凡照前款提出修改之案，必當合議事員及行事員兩團體會議，要有三分之二數合意，方爲決議。

七十七 各議員每年新正到大埠會議，所議之事，其大要如左

一、核查舊年經費之決算表。

二、議定今年經費之預算表。

三、議定設法籌今年之額外經費。

四、議今年所行有關於各埠之事。

五、議批駁各埠所呈來之規條，及所舉之人員。

六、議提出之章程修改案。

七、議總理所擬今年當行之各事。

七十八 自新章施行之後，各埠支堂，俱歸總理節制，各埠支堂每月至少與總堂通信一次，將其埠堂中一月之事詳細報明，如有要事，隨時通報，大埠公堂每月亦將公堂各事報與各埠知悉，並將各埠要事轉報，以使彼此消息靈通，情誼聯絡。

七十九 自新章施行之後，各埠無論大小各事，若該埠不能自行調妥者，其為堂內交涉之事，當由判事員前去調停。其屬與外人交涉或衙訟事務，當由總堂派人往辦。

八十 自新章施行之後，本堂遞年將議事員所議決之事件、條例、款項度支，及行事員所行之大小事務，各埠所來往之要函，並判事員所判定之案件，及排解之事端，印為一冊，以報告堂友，名曰致公堂某某年報告冊。遞年臘底刊印，新正發寄各埠支堂，俾共知公堂年中所辦之事，以昭信實，而備考核。

天運歲次乙巳孟春吉日。金山大埠致公堂訂。

註一：「孫文學說」，第八章，見「國父全集」，增訂本，第一冊，頁四九七。

註二：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一三二。

註三：蔣永敬：「從吳稚暉的旅英日記來補正國父幾次旅英日程的缺誤」，見「傳記文學」，卷二六，三期。

註四：「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一八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一、初二、初三日

三八

註五：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一三五——一四一。

註六：「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一一——一三〇。

註七：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一三二——一三五。

註八：「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三八八——三九三。

註九：「國父年譜」，增訂本，上冊，頁一七九——一八〇。

註一〇：「民報」，第一號，頁一三〇——一四三。

初二日（二月五日） 清廷詔蠲緩直隸武清等州縣地丁錢糧。

清廷緩徵順天直隸被災歉收之武清等州、縣、廳、各村莊應徵本年春賦地丁錢糧，並原緩光緒三十年及節年地丁錢糧，其坐落武清等縣之津軍廳葦漁課納糧地畝，一律展緩。（註一）

俄兵重占新疆巴爾魯克山地方。

新疆巴爾魯克山地方，前爲俄所租借，後已歸還中國，今俄兵又重行占據，清駐伊犁將軍馬亮力爭，俄不從。（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三。

初三日（二月六日） 清廷答覆日本政府，聲明在日俄戰爭中，中國並無不守中立之事。（註一）

英日同盟後，日本在外交、軍事上均有英國幫助，日本對於俄國在滿洲行動，遂取干涉態度。日本國內輿論均主對俄一戰，日本政府也有不惜與俄一戰的決心和準備。

一九〇三年之日俄談判，日本所提談判大綱，是要俄人退出朝鮮，並撤退東三省俄軍，僅承認俄人對滿洲鐵路有特殊利益。而俄國的對案，是不准日本過問滿洲，而且僅承認日本在韓國有限度的利益。雙方對於滿洲問題各不讓步，終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宣戰。

自日俄戰爭爆發後，清廷即正式宣告局外中立，中國對日俄戰爭雖守中立，但戰場却在中國領土之內。當時除吉、黑兩省全爲俄人佔據外，奉天的大半，亦在俄軍掌握之中，這些地方即爲日俄兩國事實上爭戰的區域。中國在此矛盾局面之下，只好由「奉天交涉局」議定一「兩國戰地及中立地條章」，劃定日俄兩國在奉天境內的戰地。（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三。

註二：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一六五——一六七。

初四日（二月七日） 駐俄清使胡惟德電稱：俄政府不認中國中立，近在中國西北邊

境，陸續添兵。（註一）

英使照會清外務部，拒索還威海衛之提議。

清外務部以英租威海衛條約有與俄借旅順同其年限之說，今旅順已非俄有，威海衛亦當歸還，特向英使要索，往返磋商，迄無頭緒。近英使據奉該政府電令，須俟旅順實還中國，再行提議。（註二）

法商大東公司，請法使向清廷索取福建路礦利權，并欲開採直隸山西交界處金礦。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四日

四〇

福、汀、邵三府礦產，以金礦爲多。三年前經前閩浙總督許應驤與法商大東公司訂立合同，內載三府之礦，所有各項公司及別項人等，均不准在界內尋採金礦。全閩紳民大憤，特聯名遞呈外、商二部，懇請爭回礦權自辦。近由二部會議與法商改訂合同，作爲華洋合辦，俾人民均沾利益，並已照會法使。

（註三）該公司近更與華人同辦京師附近南口及十三陵附近金礦，已派技師前往查勘。（註四）

清新簡魯撫楊士驤，與德使私議山東礦權與駐兵事。

清新簡魯撫楊士驤與德使私會於京外之天甯寺，德使要索山東開礦權利五處，及在青島增兵二中隊之利權。（註五）

清川督錫良奏准收租百石，提捐四石，為自辦川漢鐵路經費。（註六）

達賴請於庫倫建廟誦經，清廷詔不准，命仍回西藏。（註七）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頁一一九。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外交，頁一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期，實業，頁四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期，實業，頁二二。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三。

註六：「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頁一一九。

註七：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三二。

初五日（二月八日） 清外部通飭各省，嗣後填給外人游歷內地執照，除聲明往某處遊歷外，不得有別種字樣。

清外務部發南洋大臣周馥、浙江巡撫聶緝渠電如下：

「准尊處南洋臘月十八日文稱：杭州關道，准日領函送，日本布教師紫雲元範赴杭、嘉、湖、甯、紹、臺等府游歷考察佛教事宜，蓋印給執等因。查游歷護照，向來祇寫游歷字樣，不得填寫別項情事。上年鄂省於德人柯和游歷照內，誤填查礦字樣，經本部飭令塗銷，並聲明祇能作為游歷護照，以杜影射在案。近來日僧在閩浙等省，藉傳教為名，干預寺產。此次紫雲游歷護照，有考察佛教字樣，本與向章不符，尤恐借端生事，應照鄂案飭令塗銷，知照日領，聲明祇能作為游歷。並希通飭各關，嗣後遊歷護照，勿得填寫別項字句，以免膠轕，至要。外務部，微。」

「（註一）」

註一：「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九，頁一。

初六日（二月九日） 清外務部擬飭各省督撫，不得擅與外國人私訂各種約章。

（註一）

清督辦廣西邊防事務鄭孝胥奏請開辦邊防將弁學堂，就地添練洋操新軍，

清廷允之。（註二）

潮汕鐵路由清商部奏准，一切均歸商部主持。（註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四二

清商務局允准山東小清河輪船公司，開辦碓口嚴台橋小軌鐵路，為膠濟鐵路支線，以包運官鹽等貨，藉助船力所不逮。（註四）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頁一一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三。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交通，頁二九。

初七日（二月十日） 中葡會訂商辦廣澳鐵路合同。

中葡廣澳鐵路合同，由華商林德遠與葡商伯多祿訂定。此約經隨辦商約候補四品京堂李經方、鐵路參贊候補道陳善言與葡使白朗穀磋商數月，最後由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審酌，才行簽字。其宗旨扼定商辦，不與兩國國家相涉。

附錄：

一、鐵路督辦盛宣懷奏中葡會訂商辦廣澳鐵路合同摺（註一）

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奏：為廣澳鐵路遵照部示議訂中葡商辦合同條款就緒，仰祈聖鑒事。竊臣疊次承准外務部咨中葡鐵路公司建造由澳門至廣東省城鐵路，業於增改中葡條款案內准其訂辦，飭臣與該公司議立合同，並函示訓條，以華洋合辦之局必須扼定商辦，不與兩國國家相涉為第一要義，行令妥商籌辦前來。時葡使白朗穀來滬會議商約，帶同葡商伯多祿併議鐵路所遞條款，應駁甚多。臣以路屬商辦，由商部選招華商與議，方合體格。旋接部電，仍責臣籌議。適有奧商林德遠呈請認集華股，與葡商平權合辦，當即查照部示，與該使逐款磋商。計廣澳鐵路應需資本，華商、葡商各認一半，公司權利悉遵欽定商律，葡國國家不能干預，應築軌路繪圖呈候核准，方可開工。每

段工竣由兩廣督臣與澳門總督議定該段抽收稅則，方可開車。按照商路機器材料照納官稅，官地民產概給租值，鐵路進項除養修費用，分給商息外，每年另提公積百分之三拔還本銀，再有盈餘，以三成歸中國國家。本銀逐年清還，中國即可收路，毋庸議價。造路工程可參用西人，餘均華籍，總以不越中、葡兩國人為斷。聲明中國不代擔保本息，該公司設有倒欠及帳目纏囑，兩國國家均不干涉，亦無賠償。所有議訂公司各條，飭由隨辦商約候補四品京堂李經方、鐵路參贊候補道陳善言等，與白朗毅數月磋磨，並由臣逐款酌審，電請外務部詳加核改。因葡使堅執與商約一同簽字，接准部電修改各條，尙屬妥協，飭臣先與簽字，隨後專摺奏請訓示。綜計細目三十一條，凡扼定商辦宗旨不與兩國國家相涉之要義，似尙足以預杜枝節，自保利權。除將簽印合同咨送外務部並分咨商部，兩廣督撫臣查照外，理合將遵訂中葡公司廣澳鐵路合同底稿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俟奉旨批准，再行飭由華商林德遠、葡商伯多祿另訂公司創辦章程，呈候酌核，再行開辦，謹奏。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奉硃批：外務部知道，單併發。

二、中葡廣澳鐵路合同（註二）

案查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大清國外務部照會大西洋國欽差駐節北京便宜行事全權大臣，聲明大清國政府允許所請，准在澳門地方設一中葡鐵路公司，妥造由澳門至廣東省城之鐵路在案，今將前項照會鈔附本合同後。現由大清國欽差督辦鐵路大臣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與大西洋國駐京便宜行事欽差大臣白，在滬將中葡鐵路公司應辦事宜，並中西商董均股平權合辦宗旨往復商酌，意見相同，並飭令中董林德遠、葡董伯多祿，於此合同由兩大臣簽押後，再行會商訂立公司創辦合同，呈請中國鐵路大臣酌核。今先將大清國政府允願招商議立中葡廣澳鐵路公司各事宜開列於後：

一、所有由廣東省城至澳門之鐵路，准歸中西商人招集股分設立公司，均股平權合辦承築此項鐵路，經理行車事宜。應在澳門設立公司總號，並在廣東地方設立局所，其公司名曰「中葡廣澳鐵路公司」，該公司既係中西商人合辦，則凡關繫該鐵路公司事宜，葡國國家即不得藉詞干預。

二、該公司祇當准中西兩國人會同管理，如違此款，中國可將准築此項鐵路合同作廢。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四四

三、造築此項鐵路所需用之資本，中葡均平各任，華商得一半股份，澳商得一半股份，惟葡股之一半，有僑寓澳門之華商，並華商之隸他國籍者在內。該公司須訂立創辦合同，以憑治理該公司各項事宜。該創辦合同內，必須訂明華商、葡商股本權利均平無異，因公司股份華人爲多，所經地方廣東居多，凡有關繫該公司股份及股東權利董事人、查帳人及各股東會議等事之各章程，必遵守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五日之欽定大清公司商律，與所訂立之創辦合同不相違背，即可照行。

四、該鐵路應經地方尚未勘定，今應延請工程司前往查勘由廣東省垣往澳門之地勢，方可定奪。

五、該鐵路勘查之後，繪圖指明此路所應行經過地方，當在何處設立車站，並應用房屋、廠棧等處，一一繪明呈送大清國欽差督辦鐵路大臣鑒核，俟核准後方可開工。築造此項繪圖應備四分，以一分呈送督辦鐵路大臣，其三分由督辦大臣分咨外務部、商部、兩廣總督分別存案。

六、所有查勘地勢經費並築造資本，悉歸中葡廣澳公司支理。

七、所有中葡廣澳公司所造鐵路，其左右兩面各十英里以內，中國政府不能准他人或別公司築造平行同線之鐵路。

八、工程司起首查勘地方，及以後起造開工，皆必須由中國督辦鐵路大臣暨大西洋駐葡廣東省城總領事官，預先咨照兩廣總督知悉，分別發給護照與工程司及查勘築路之各等人，由中國各該地方官隨地一體保護。

九、所有築此項鐵路之時及工竣之後，彼此如有辯論之事，須先歸大西洋駐葡廣東省城總領事官與兩廣總督會商妥定，倘仍不能商妥，方可上稟北京大憲暨大西洋欽差辦理。

十、凡鐵路所經之地，並機器各廠貨倉爲該鐵路所應用之各房屋地段，其應如何爲該公司所購用之辦法，開列如左：

(一) 如該地係屬官產，應由公司報明地方官丈量升科撥用，至此鐵路滿期之日爲止，每年應繳納地租。

(二) 該地如係民產，或係該處紳士公局之地，公司必須與業主商酌定價，彼此合意妥購，如有應納租稅，公司仍照常完納。

(三) 如該地不能合意議妥，卽由公司就最近之地方官稟請理妥購買，查照該處民間買賣時價，由公司照數向購。

(四) 如該地上有廬舍、樹木、池井等項，凡用工本造成者，除地價外，必須另給價值，其價如不能定妥，即照上款所言辦理。

(五) 如該地上有墳塋，必須設法繞越，如零星小墳無法繞越，除地價外必須從優另給遷葬之費。

(六) 該公司在鐵路經過地方，與該地方人民交易，必須公平，並力免有損害地方傷情等事。地方人亦不得藉詞阻撓，謠言惑衆，如有違犯，由該公司稟請地方官出示諭禁，聲明築造鐵路原為推廣商務，振興閭閻起見，百姓人等務必各安本分，勿滋事端，共保平安，否則定必從嚴懲辦。

十一、所有開地、挖泥、挑泥、墊土、扛挑材料需用工人，應就工程所至地方，隨地雇用。其雇工之法，應向該處公局紳士商囑定價資雇。

十二、該公司應雇用巡捕，更夫守護鐵路，並鐵路所應用之各房屋，其巡捕更夫係用華人，其夫頭由官選派。

十三、鐵路公司願允自行籌款在總車站毗連處建造房屋一所，以便在該處所有鐵路轉運出入華境之各項貨物，由中國海關查驗徵抽稅項。

十四、築造鐵路或全工告竣，或一段完工，該公司應稟由中國督辦鐵路大臣暨駐節廣東省城大西洋總領事官咨照兩廣總督，聲明該全工或一段築成，起首開車行駛。

十五、全路或一段完工，兩廣總督與澳門總督可商酌在何處地方及何處，設法抽收該鐵路車運入口、出口貨物之稅，俟稅務妥議始可行車。

十六、該鐵路所有載人運貨之價目，則例應由公司議定。

十七、該鐵路寬闊之數，一切與廣東省城已造鐵路之闊相同。

十八、公司載運材料，可任便在公街經過，不得阻撓，惟不得損傷人民房屋物件，如有損傷，公司應照價認賠，如需搭棚為起造房屋，或為工人居住以及材料棧房，果係查無窒礙，均可搭蓋。該地如係官產，不必給價，倘係民地，必與業主酌定租價，完工之後將地交還。

十九、築此鐵路所需用之石與沙，如係官地所產，中國查無妨礙，應准公司即在該地採取應用，毋庸給價，如係民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四六

業，必須與地主商訂，惟該地主倘有勒索重價，與時價相懸過鉅，該地方官查明該處情形爲之設法妥定，俾兩面免致受虧。

二十、公司築此鐵路，中國政府並不給地應用，亦不擔保資本之利息，惟有准此鐵路公司之事三項開列如左：

(一) 准該公司在近路地方設立水池積水，以便接管引水入該鐵路應用。

(二) 准該公司在香山縣地方設立養身衛生院、避暑所各一處。

(三) 准該公司設立學堂，以葡文教中國幼童，備爲繙譯，並教鐵路所需工藝，以便學成後由鐵路雇用。其學堂應設在何處，必先與該地方官商擇。

以上各款，所設各等房屋院所之地，如係民業，當與地主商訂，如係官地，升科納稅。

二十一、倘該鐵路進項可支各項費用，及資本銀每百元每年六元之息，並可支每年一次於每百元內至多提出三元，以積儲供還本銀，此外再有盈餘，則作爲淨利，以三成歸中國國家，其餘按股分給。其每年一次所扣還資本之銀，須扣資本全清後爲止。至於估計本銀之法，可將該公司賬簿及該公司給股分人觀覽之年結總數爲憑。

二十二、若該鐵路從行車日起至滿五十年其二十一款所定積儲供還資本銀款足資清還之數，可將該鐵路及其所應用之各房屋歸之中國，毋庸議價。倘其所積儲之銀不足供還資本之數，中國政府必須先與該公司彼此妥商補償，如數交清，方將此鐵路歸之中國。至於估計本銀之法，可將該公司之賬簿及該公司給股分人觀覽之年結總數爲憑。

二十三、該公司如有倒欠及賬目纏繞，兩國國家均無干涉，並無賠償。

二十四、除本公司所用巡捕、更夫以守此鐵路外，中國政府務須保護鐵路，並鐵路所用之各等房屋以及公司所有地方官准設之別等房院，以免爲歹人毀壞攻劫。

二十五、該公司如須裝設電線及德律風，可依此鐵路之路線任便設立，惟祇能供該鐵路之用，不得收發他人電報。

二十六、如遇有交戰、作亂、饑荒之事，中國政府如欲用此鐵路載運兵丁、軍器、軍裝、糧餉並救濟物件，此項鐵路必須儘先應用。所有載人、運物車價，可減半給付，平常之日，不得減少，如遇戰事，該公司亦不得接濟中

國之仇敵。

二十七、所有官員文書、及中國郵政局信札、包裹，該鐵路可代運載，不受價值，並按照郵局所定章程辦理。所有章程八條如左：

(一) 鐵路祇允中國郵政官局運送包件，其民局及別國官局郵件，概不准行運送。至各國軍隊按合同應送各件，應由中國郵政局隨同日行郵件代為由火車寄投。

(二) 火車搭客行李，郵政局不願擾及，惟若風聞或確知有夾帶郵件之弊，致違禁令，應如何辦理之處，亦須預訂妥章。

(三) 火車往來各處，每次開行，均應備有合同專欄，以便郵政局員運送尋常郵件。火車開行時刻倘有改易，須於前二日向郵局聲明，以便早諭衆知。

(四) 郵政局運送尋常郵件備用專欄鐵路，應不收費，至遇有另用專車之時，其專車之費，照各國向例，必須格外從廉。此項照各國從廉之費，尚須另與酌訂。

(五) 郵政員役因公上下火車，聽其自便，不得攔阻，惟須攜有免票為憑，倘無免票，即照常人一律看待。其免票由各郵政司向鐵路局員聲領轉發。

(六) 火車各站准租薹屋若干，照納租費，並於各站設立信箱，係歸郵政局自行經理（其薹屋租費尚須另行酌訂）。

(七) 所有此章內載郵政局應交鐵路各費，均按每年結清。

(八) 嗣後倘有更改之處，須由外務部、商部准定，方可施行。

二十八、澳門郵政官員信札、包件，該鐵路應代運載至中國境內所設之第一處中國郵政官局，該鐵路亦不受價值。

二十九、該鐵路所用工程師、各工藝人及各式專長之人，可參用洋人，其餘工人，均用中國人充當。凡鐵路所派、

所雇之各等人，應由公司專權派雇。

三十、凡該鐵路所用之機器及一切材料至中國境內，應照納關稅。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四八

三十一、本合同用漢文、葡文、英文繕寫各四分，共十二分，語意均屬相同。倘遇有辯論之事，葡文、漢文或有未妥協之處，以英文解明所有之疑，今先在上海訂立畫押，以昭信守。

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五日（西曆一千九百四年十一月十一號）

清商約大臣呂海寰等奏呈新訂值百抽五稅則並善後章程。

呂海寰等奏云：

「再臣等先後奉命辦理商稅事宜，即准英、美、日三國派專使來滬，暨德、法等國所派駐滬總領事官會同臣等所派隨辦商約之稅務司，按照和約大綱第六款，將進口稅則改爲切實值百抽五，並酌議修改稅則善後章程三條，附列稅則之後。因美國專使即欲回國，催請先行簽字，經電請外務部代奏，奉旨派臣海寰、臣宣懷畫押，當時會同畫押者爲奧斯馬加國、比國、德國、英國、日本國、和國、日國、美國，惟法國須請示本國政府，是以未畫，此外各國尚未派員前來，謹先將已畫稅則咨送軍機處代爲進呈，於光緒二十八年七月會同奏報，奉硃批外務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嗣准俄國、義國、丹國、瑞典、那威國先後派員來議，僅俄、義兩國以該國出產貨物，尙有未經載入新改稅則者，開單送請核議，復經派原議稅務司與之商定，並知照先經畫押各國，均允行無異。復據法國駐滬總領事，以奉其本國訓條，謂所議稅則雖經各國專員議允，間有定稅較重者，尙須修改，又經與之再三議駁，酌允四條，改爲按每值百抽銀五兩，不先行估價，不預定稅數，以免吃虧。又葡萄牙國前以和約未經與議，不認各國修改切實值百抽五稅則，經臣海寰、臣宣懷迭次開導，此次議訂商約，亦允遵照辦理，現已次第畫押完竣。綜計有約各國，尙餘巴西、祕魯、墨西哥三國，至今未見派員，據隨辦商約稅務司申稱，查該三國並無往來中華之貿易，商定稅則與否，無所出入。謹將續行會同俄、義、丹、瑞典、那威、葡萄牙六國畫押稅則，照案咨送軍機處，謹奏。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奉硃批：知道了。」（註三）

附錄：續修增改各國通商進口稅則善後章程（註四）

謹按光緒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所定和約第六款內載，進口貨增至切實值百抽五，又載凡能改者，皆當急速改爲按件抽稅幾何定辦。改稅一層，如後作爲估算貨價之基，應以一千八百九十七、八、九三年卸貨時各貨牽算價值，乃開除進口稅及雜費總數之市價等語。照此和約，已經中國及各國所派專使：大清欽差辦理商約大臣工部尚書呂海寰、大清欽差辦理商約大臣尚書銜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懷、大清欽差辦理商約大臣候補四品京堂署外務部右侍郎伍廷芳、大奧斯馬加駐紮上海管理本國各口通商事務署總領事許乙詩、大比總領事官奉本國委辦修改通商稅則事宜薛福德、大德欽派駐紮上海代理通商事務總領事兼辦稅則事宜博愛業、大英欽差辦理商約稅則全權大臣五印度二等寶星總理印度事務大臣政務處副堂馬凱、大日本特派辦理稅則事務欽差府頭等參贊官日置益、大日本特派辦理稅則事務駐紮上海總領事官小田切萬壽之助、大日本特派辦理稅則事務大藏省鑑定官山岡次郎、大和駐滬總領事兼辦商約稅則大臣阿福柯、大和協辦商約稅則駐滬商董全克霸、大比總領事代理日國駐滬總領事兼修改通商稅則事宜薛福德、大美駐滬總領事官聶臘濟尼、大法欽派商議稅則大臣總管各口本國通商事務署理上海總領事巨賴達、大丹欽命議辦稅則事宜大臣兼代駐紮上海正領事官哈勃克、大瑞典那威欽命駐紮上海總領事官兼辦稅則事宜大臣哈勃克、大西洋欽差駐紮中國暹羅國兼商約便宜行事全權大臣欽賜聖母頭等寶星聖雅古二等博學寶星參贊大臣上議院員白朗穀，現在查照前因，公同議訂通商進口稅則，並附善後章程三款，載列於後，凡所列之各國國家並商民，均應查照現訂之稅則章程辦理。此次續修及增改稅則，均經先後公同畫押開辦在案，惟現訂稅則，以後如查明某貨係未載在稅則者，却無窒礙之處，仍能遵照議和條約所指逐色收稅之辦法，現今聲明此次公議簽押之各國，均可會同中國再行公訂，某貨應當納稅若干，添載稅則之內。今將續修及增改稅則章程，繕定華洋文，由中國、各國專使畫押，中國收存一分，各國收存一分，以昭信實。再此次商定稅則，漢、英文詳細校對，嗣後有文詞辯論，應以英文爲正義。

附通商進口稅則善後章程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五〇

第一款

凡進口洋貨不載進口稅則者，應按每值百兩抽稅五兩之例完納，惟估價之法，亦須訂明，以昭平允。

一、所估之貨，應按該處市價爲本，至市價銀兩，則按該處平色爲準，照此平色合足關平若干。惟此數係有值百抽五之稅銀，並洋行經手各色七兩之使費在內，自應在估價一百十二兩之數扣除十二兩，方爲貨物起岸之實價，按每值百兩抽稅五兩；

一、該貨在尚未報關之先已售於華商，應視真正合同所載價值之總數即爲市價，可以按照抽稅。

一、該貨如按某國出口價值並加盤運、水腳、保險各費，照此價值出售華商，亦可以爲市價按照抽稅。

一、該貨在尚未報關之先並未售於華商，應由海關查驗以定其價值之多寡，貨色之高下，倘海關與該商意見不同，即由海關檢派一員，由該商之本國領事官選派商人一位，並由領袖領事官亦選派商人一位，惟領袖領事官所派之商人，不得與該商同國。至三人既認此責，自當細心考察，惟不能耽延過久，定期以半月爲限，考察貨價、貨色，三人所定如不相同，則應從二不從一。自經斷後，海關與該商不得再有異說，即照所斷辦理。該貨究應如何考察，其貨色亦應憑二人所議，不憑一人所論。再所派考察該貨之二商人，亦當有酬勞之項，現議各送銀十兩，此二十兩費用，現訂若是查出以海關估價實係公道，此費即由該商認繳，若是查出以海關所估雖有不符，而以該商所報，每百兩內已少七兩伍錢，此費亦由該商認繳，若是查出以該商所少報之數，每百兩內不及七兩伍錢，此費即由海關自給，若是查出以該商所報每百兩內少有二十兩之多，則海關應將該貨暫行扣留，飭令該商遵照所定價值輸納進口正稅，並按少報價值應完之正稅罰繳四倍，俟此兩稅均已完清，該貨方准放行。

第二款

一、凡洋貨由外國某處運來，如有某處所給價值憑單，海關如令繳出，自應遵照呈繳，不得故爲隱匿。凡外國運來之米，以及各色糧麵，並金銀以及金銀各錢、印字書籍，水陸各圖新聞紙等，均准免稅放行進口。凡船隻進口，雖經專載免稅之米及各色糧麵等，亦應輸納船鈔，凡油煤等物進口報關納稅後，如實爲復需自用之故，轉運下船，則海關即將已完之稅以存票發還。

第三款

凡食鹽不准販運進口，如洋槍、槍子、硝磺並一切軍械等物，祇可由華官自行販運進口，或由華商奉有特

准明文，亦准放行進口，如無明文，不准起岸，倘被查拿，貨即充公。

駐廈門日本領事，因潮汕鐵路日工二人被戕一案，向清廷要索六款。

清外務部爲潮汕鐵路日工被戕案，於本月十日致電兩廣總督岑春煊、廣東巡撫張人駿，著妥爲究辦。外務部電文如下：

「去臘箇、漾電均悉。頃日本使來照索辦六條：一、再勒限緝兇，獲日行刑，日員會同監察，前該省督撫飭令地方官予限十日緝捕首要各犯，再請地方官自日曆二月二日起，五日內務須緝捕首犯。二、地方官參處杜慶元，摘去頂戴，並記大過三次，僅予泛常處分，不足蔽辜，當另行酌加嚴參。第三、四、五，日人身命財產，所有關乎路工事宜，與華民所受虧損，均應賠補。六、防日後再肇事端，再有阻礙路工或擾害在工各項人等情事，即當從嚴拿辦。由地方官一體出示曉諭，並設法保護，以便立即接辦。倘不妥爲設法保護，祇得自行設法防護，特預先聲明，等語。查潮汕鐵路公司與日本工程司所訂合同，內載日本人與本地人民鬥毆成傷，由公司持平撫卹。此係商務，無關交涉。除人命案犯外，兩國國家均不干預。此次案關戕斃人命，無論如何起衅，地方官總不能諉卸，應嚴飭趕緊緝犯，務獲究辦。至賠補一節，應由該公司與工程司逕行妥議，較易結束。開工一節，應體察情形，有無危險。地方官參處一節，應察其起衅緣由，並能否迅速獲犯，再行核辦。並電復。外務部、蒸。」（註五）

英使要求川藏鐵路敷設權。（註六）

清政務處奏定羣臣會議要政章程七條。

政務處覆奏遵旨妥議會議章程如下：

「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准軍機處鈔交戶部右侍郎戴鴻慈奏請定會議章程一摺，奉旨政務處妥議章程具奏，欽此。查原奏內稱當今事機孔亟，內而新政待舉，外而交涉日繁，擬嗣後凡內政外交其有建革之大疑難之端，由各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日

五二

衙門請旨飭下政務處摘錄事由，標明由內閣各部九卿，翰林科道定期會議，速者三日、五日，遲者十日，繁重者十日、十五日，各抒所見，另紙錄陳，併令傳知屬官，咸得論列，編檢部員以下，呈掌院堂官代遞不必沿會銜之例，徒襲具文，屆時由政務處詳實覆奏，仰候宸裁，等語。臣等伏維立政必重乎疇咨，圖治宜資乎公論，我朝大政事、大典禮歷來皆奉特旨，下逮臣工集議，所以博采異同，折衷一是，好問察言之盛德，昭然可證。該侍郎以時艱日亟，請舉內治外交建革之大疑難之端，皆下廷議，蓋欲竭羣僚壤流之獻，廣朝廷採納之資，執兩用中，有裨政治。揆諸時勢，洵稱切要，仰蒙鑒察令議章程。臣等參考成規，衡以事理，謹擬章程七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嗣後遇有特旨飭下會議事件及臣工條奏，併如該侍郎所奏，由各衙門請諭飭下會議事件，均俟奉旨後由臣處通行知照，一體欽遵，謹奏。奉旨依議，欽此。謹將遵議會議章程七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 嗣後奉特旨飭下會議事件暨臣工條奏，並由各衙門請旨飭下會議事件，應遵上年諭旨，凡京員三品以上皆令與議，此次擬推廣責任四、五品京堂科道一併與議，屆時由政務處知照。其奉旨指明政務處及會同某部某衙門議奏者，仍照向章辦理。

一 原奏所稱內政、外交、建革之大疑難之端，查內政之關係者，官制之增裁，如京外一、二品及全衙門添裁及新設行省等類；國幣之輕重，如定金銀本位，改鑄銅元式及設銀行鈔票等類；工商之振作，如中國自辦路礦等類；土木之營造工程在百萬以上者；民教之爭競，地方官不能辦結或言官參劾者；以及釐稅之更易，征斂之創行，科舉之興廢，營制之建革，刑律之變易等類；外交之有關係者，如洋款之出入，路礦之承攬，界務之區畫，口岸之開通，稅則之修訂，旅民之保護等款。以上各條由各該衙門審度事理重輕，臨時請旨會議，或特降諭旨舉行。其有事關秘密或立待施行，由各該衙門請旨，或奉特旨徑行者，廷臣仍不得干預。

一 定例九卿會議覆奏有行查者限三十日，無行查者限十日，原奏所擬限期未免過促，擬嗣後會議事件應速覆奏者仍限十日，其一時難於決議者，均准酌量寬予限期，以免草率。

一 會議之意，原取集思廣益。恭摺列朝聖訓，於一人主稿，諸臣書諾之弊申誠再三，擬令嗣後與議臣工，皆令各具說帖，直抒所見。其有數人願同具一說帖，及一署願自爲一說帖者聽，均擬於會議後陸續送交政務處彙齊，

以憑採擇具奏。

一 會議務求切當，凡本省官紳，自於本省利病訪問較確，擬嗣後凡會議事件關涉何省者，即由政務處知照該省京官較崇之員，傳知同鄉官，令各具說帖，轉送政務處酌核。

一 初次會議事件，未能遽定應准，再行訂期會議。倘再議論紛歧，各執一是，應由政務處擇其洞達時勢，明於事理者酌核具奏，請旨辦理。

一 翰林院講讀撰文以下，及各部司員，嗣後遇有議論事件，皆准由翰林院掌院學士，各部堂官傳知各該員。有願獻議者呈遞說帖，由各該堂官擇其可行者轉送政務處查核，以期詳備。」（註七）

清內閣議將四川前屬打箭爐，其後暫隸西藏之瞻對土司，改土歸流。（註八）
清兩江總督周馥等奏請變通江浙兩省起運漕糧辦法。

署兩江總督周馥等奏：

「江浙兩省起運漕糧，酌量變通。從本屆起，嚴責州縣於運糧到滬時，如有潮雜諸弊，即由糧道等詳請撤參。儻滬局驗收不實，京沽轉運不慎，以及糧道督運不力，悉聽漕撫臣治以應得之咎，各有專責，於漕務當有裨益。」

（註九）

清戶部向匯豐、德華兩銀行借英金一百萬磅，以山西烟酒及百貨釐金為質。
（註一〇）

日本在東北招收之「正義軍」馮麟閣、杜立山等，攻擊方家屯附近鐵路橋樑。（註一一）

直隸文安縣有拳匪餘孽謀亂，清直督袁世凱派兵赴剿。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七、初八日

五四

文安縣有拳匪倡亂，清直督袁世凱調兵赴剿，捕拿八名，匪首許英在逃未獲。（註一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一二。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三一〇。

註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〇一一。

註四：「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一一四。

註五：「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九，頁二。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三。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期，內務，頁一六一八。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三。

註九：「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二。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二，二期，財政，頁三〇；中國事紀，頁三三。

註一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二。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軍事，頁九〇。

初八日（二月十一日） 各國於彌補鎊虧一案，不從中國所請。

先時各國責令中國彌補鎊虧。清廷乃擬定三條：一、金價須按月折中，算定。二、以前虧欠之款免再計息。三、未屆還期，每月預付之款，須按月扣還息銀。而各國不允，但允中國再出一百二十萬鎊即可將鎊虧還清。（註一）

俄兵擅捕奉天電報局局員周肇祥、吳佩孚等。

本日夜半，俄武員二人，率兵百餘突至奉天電局，將局員周肇祥、吳佩孚，及司事、工役等十八

名拘至車站看守。後經外務部詰問俄使，旋於二十六日釋回。（註二）

按：吳佩孚於光緒二十九年畢業於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因其父友升之介，入袁世凱部下北洋督練公所參謀處總辦段芝貴處差遣，旋派往煙臺日軍守田利遠少佐處，合辦情報事務。光緒三十年五月五日，守田以中、日兩國人四十七名，合組偵探隊，吳為隊員，與王懷慶、孟思遠等扮成變戲法及肩挑小販等，出動東北各地，所得情報，由吳彙報日軍福島參謀。九月，由袁世凱召回關內，晉升上尉，旋又奉派往錦州。十月，在錦州、新民屯之間，為俄軍所捕，囚於奉天。十二月，被判處死刑，押往哈爾濱，在鐵嶺、新臺子間脫逃，仍任日軍第一線情報員。光緒三十一年三月，日軍總司令大山元帥及兒玉將軍正式舉行瀋陽入城儀式，吳佩孚乃獲日皇所贈勳六等及單日光旭日章。（註三）

新疆巡撫潘效蘇奏請裁汰營兵。

新疆巡撫潘效蘇，以新疆餉源短絀，餉項積歉，奏請裁減兵隊，遣散部份兵勇。（註四）

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革除各署沿用門丁積弊。

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革除各署沿用門丁積弊。得旨：著政務處通飭查照辦理。（註五）各署門丁，時假竊威福，遇事招搖，播弄於官民之間，為害至極。奏請革除，方得稍肅官方，藉甦民困。（註六）

清四川總督錫良奏呈川漢鐵路集股章程。

四川總督錫良奏，川漢鐵路，籌費開辦，議定集股章程，清廷令外務部議覆。外務部以所擬章程，尚屬周妥，並進呈修改集股分利股票息摺四條。（註七）四川總督錫良奏川漢鐵路籌費開辦議定集股章程摺如下：

「竊維鐵路興築固難，籌費尤難，然若集借外款，應者爭至，則亦未為甚難也。惟川漢路工上年奴才在京與兩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八日

五六

湖督臣張之洞再四熟商，均主自辦，曾經奴才屢疏陳請，川省士紳遠邇同詞，亦皆力請自辦，但計里四千有奇，計費五千萬以上，中國招集民股最爲難事，川省地居僻遠，耳目拘隘，昔爲鄰省辦鐵等股，寸效未睹，至今人多畏之，驟欲集數百萬股之多，此誠難之又難者也。奴才督飭司道及該公司並與在京在籍諸紳往復熟商，惟有開示誠心，祛疑惑之端，而破庸俗之論，一則將修路關繫全川之故，利害得失，詳明曉諭。一則民間恆慮出資後，事或輟於半途，款或移於他用，茲將公司內官款、民款悉作股本，無論異日有何項急需，決不提挪。一則自辦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之謂也。而士民猶恐持之不堅，將來中外紛歧，利權侵蝕。茲當首嚴其戒，期於始終一致，如非中國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認。經此定議以後，稍明時務之人，汲汲焉不俟終日，即竅啓寡聞者，亦不似從前以建軌爲駭怪，該紳等咸請公司酌擬集股章程，選舉端人，分途廣募。並請仿照歷屆辦理積穀等項，按租出穀，百分取三，意在輕而易舉，積微成巨。該公司又請在重慶府城試鑄銅圓，撥其餘利充作公司股本。綜此數項，雖尙無實在確數，然按年皆爲有著。此外如有可籌之款，不涉苛細煩擾，尙擬陸續興辦。籌費既有成議，審路考工又不容緩，水陸之險，皆在川鄂接壤之區，應從宜昌開工，先能修至萬縣，即可避峽江覆溺之患，商貨頓易流通，軌料均便輸運，電商兩湖督臣張之洞意見亦復相同。將來勘路興工購料諸事，當再會商張之洞悉心籌畫，通力合作，一俟商定另行專摺奏陳，謹奏。」（註八）

附錄：川漢鐵路總公司集股章程（註九）

第一章集股總章，自第一條起至第十條止；第二章認購之股，自第十一條起至第二十一條止；第三章抽租之股，自第二十二條起至第三十五條止；第四章官本之股，自第三十六條起至第四十一條止；第五章公利之股，自第四十二條起至第四十六條止；第六章付息、總章，自第四十七條起至第五十五條止。

第一章集股總章凡十條：

第一條 川漢鐵路係奏明自辦，川省紳民皆自願籌集股分，懇請不招外股，不借外債，是以專集中國人股分，其非中國人股分一概不准入股，並不准將股分售與非中國人，以符奏案。

第二條 凡入本公司股份之人，即係承認本公司章程，一切均應恪守定章，不得妄生異議。

第三條 本公司以庫平銀五十兩爲一股，每股填給股票一張，將來支付股息紅利及一切開支，均照此平。各州縣分局均由本公司發給庫平五十兩砵碼一分，以歸一律。

第四條 本公司凡有入款，無論官款、民款一律作爲股份，按股填給股票，俟全路告成之後，停止收股。即將自開辦之日起至路成之日止動用款項，合計股數作爲實在成本。假如用銀五千萬兩即作一百萬股。

第五條 本公司股份，奏明專爲修築川漢鐵路之用，無論地方何項要公不得動用此項股本。

第六條 集股之法約有四端：一、認購之股即以己資入股者；二、抽租之股即按租計穀抽收者；三、官本之股，即由國家庫款撥作股分者；四、公利之股，即係本公司現時籌款開辦及別項利源以餘利作爲股本者。以上四項，均各另有專章。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無論官款、民款均按周年四釐行息，自收銀之下一月初一日起算，另有付息專章。

第八條 本公司俟路成開車之後，將所收搭客載貨腳價按年總結一次，起除本年應支各項及各股應得四釐息銀外，先提十分之一作爲公積，以積至成本十分之五即行停止，其餘仍作十成，以三成報効國家，以六成作爲紅利，分給公司股東，以半成作爲歲修，以半成作爲花紅，獎給鐵路在事員役。

第九條 本公司每年收集股數，動用款項，均按年列表榜示、登報、布告，仍刊印多張，以供衆覽。開車以後並將公積報効紅利花紅等項詳細列入表內，榜示期限詳載第四十九條，其本公司每月收支帳目，按月造冊詳報，並於門首榜示，惟祇能開載省城公司進出之款，其各州縣分局收支之款，造報先後不齊，未能備載，祇能由各局按月造冊稟報公司，一面自於本局門首榜示周知。

第十條 本公司所定籌款章程，若將來有應行增減之處，應隨時會商總董副董及本省紳商集議酌定。

第二章認購之股凡十一條：

第十一條 凡官紳商民自願入股，冀獲鐵路利益者，即作爲認購之股，辦法如下：

第十二條 本公司集股以五十兩爲一股，凡認購股票者即按每股五十兩之數向本公司總售股票處及各州縣所設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八日

五八

代售股票處購取，或交紋銀或交銀圓，均聽其便。

第十三條 本公司總售票處即設在成都省城岳府街總公司內，其分售股票處均由各州縣附設分局，以便各處入股之人就近購票。

第十四條 本公司開辦伊始，利益尚未顯見，認購股票之人自不免意存觀望，必賴有人提倡勸集，方能踴躍從事，應延訪在省公正紳耆作爲集股總董、副董，並飭各州縣選派地方紳衿商富夙負衆望者，作爲勸辦川漢鐵路股分董事。

第十五條 凡勸辦股分董事及并未充董，而能勸集股分數在五千萬兩以上者，酬給銀五十兩，一萬兩以上者，酬給銀一百兩，勸集愈多者以次遞加，如願領股票不領現銀者，亦聽其便。

第十六條 本公司專爲保守利權惠商便民而設，遇有疑難事件，自應博訪周諮，公司一切事宜，均隨時會商總董、副董辦理。其各州縣分局勸辦股分紳董，遇有應議之事，准其直達公司。凡屬股東如果確有見地，不妨條陳聽候抉擇，惟不得干預本公司用人行政之權，以免築室道謀，事權旁落諸弊。若公司在事人等及各州縣分局員司暨董事人等有舞弊情事，但入有股分者，皆許指實證據，稟請確查懲究。如敢挾嫌誣陷，訊明照例反坐。

第十七條 凡勸集股分五萬兩以上者彙案奏獎，五十萬兩以上者專摺奏獎，五百萬兩以上者奏懇破格優獎，以示鼓勵。

第十八條 認購股票之人，祇准取息分利，不准提取本銀。儼一時需錢使用，准將股票轉售與人，惟須將承售之人姓名住址詳細報明本公司，換給股票。若距省路遠，即在各州縣分售股票處所報請換給股票，亦無不可，仍由分售處隨時報明本公司註冊查考。惟祇准售與中國人，儼轉售或抵債與非中國人，本公司概不承認，股票作廢。

第十九條 本公司股票，商民購取後如有遺失，即赴本公司報明所失之票係何號數，何年、月、日在何處入股，領取已付過息銀若干，現於何處因何遺失，詳細聲敘，並邀同股實紳商公具保結，聲明日後如有糾葛，歸承保人是問。本公司查對存根底簿相符，准予補填給執。如在距省較遠之處，亦准報由分售股票處寄呈本公司核明補給，惟均須由失主將遺失原委股票號數登諸報章，聲明無論何人拾得作爲廢紙，如有糾葛惟保人是問，俾衆周知，以杜流弊。其抽租及官本公利各項股分一律照此條辦理。

第二十條 此項股票紳商士民既均認股，川省官員亦當分等按年認股，以見官民合力舉辦，一律按數填給股票。

第二十一條 凡川省商賈，應一律議章勸令入股領票，或按年攤認，或一次總購，均聽其便。儻能於自認之外，邀集股分較多，並准照第十五條、第十七條分別鼓勵。

第三章抽租之股凡十四條：

第二十二條 凡按租抽穀入股者，即爲抽租之股，辦法如下：

第二十三條 抽穀辦法以湘省紳士所議按租均抽之法，最爲平允。現擬量加參酌，並仿照本省上年初辦稅穀及辦團辦捐成案，變通辦理。凡業田之家，無論祖遺、自買、當受、大寫自耕、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均按該年實收之數百分抽三。假如收租十石者即抽穀三斗，一百石者即抽穀三十石，以次遞加照算，無論公產廟田，一律照抽。其收租不及十石者免抽。

第二十四條 按租抽穀，無論多寡，均隨時填給收單。儻照時價核計，數至五十兩者即將收單繳換股票一紙，其不及五十兩者聽將收單自行收存，俟積成股數再行換領股票。如願添繳現銀，換領股票或轉售與本縣之人法領股票，均聽其便。惟凡係因抽租入股者，無論何人均應遵照第十六條章程，不得因有抽租股分，干預本公司路權。

第二十五條 此項按租抽穀之股數至五十兩已領有股票者，自照股票計息章程辦理。其不及五十兩僅領有收單，尚未換領股票者，一律照給息銀，每年由各分局將何鄉何人應得息銀若干按鄉繕具清單分貼各鄉，俾衆周知，於付息之月，持單領息，由經管之人即在收單內批明何年、月、日付息若干字樣。

第二十六條 按租抽穀，路成之日即將抽穀之股停止，遇有別項派捐不得援以爲例。

第二十七條 按租抽穀應責成川省各州縣自光緒三十一年收租之日開辦，選派公正紳董按鄉稽抽，均由各州縣於奉文一月內酌擬辦法稟報本公司核定，總以不假手胥役以杜騷擾爲主。開辦之時，另定細章，飭發各州縣遵辦。

第二十八條 抽收之法，先由本公司酌定冊式札發各州縣照式刊刷多本，分發各鄉派辦之紳董團保，將該處共有田土若干，何人田土若干，上年收租若干（如上一二年係大豐大歉之年不能爲例者即再推上一年以期得中）本年收租若干，均按大春計算，或穀或雜糧或乾租逐細填明。其收租不足十石之戶，一並開列註明，照章免抽，呈由州縣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八日

六〇

選派妥人復查，如有與上年租數大相懸殊者，尤宜追求所以相懸之故，所查如均屬實，即按冊榜示該處，定期抽收。其中儼尙有訛錯，許各戶自行陳明，一面將各鄉呈開應抽總數先行彙造清冊稟報本公司查考。遇有地方水旱成災，收成不及三、四分者，即將被災地方本年租穀停收。

第二十九條 按租抽穀，若取本色，既多儲運售變之煩，又恐經手之人將升斗高下其手，易滋流弊，自應按各鄉市斗改收折色，以期兩便。統按該處新租上市之日價值作爲定價，或銀或錢，均照該處向來市面行情辦理，以期因地制宜，便而不擾，仍由該州縣將開收日期折定價目稟報本公司查考。

第三十條 各戶完繳抽穀折價，即隨時填給三聯收單。其收單格式由本公司酌定，札發各州縣先期刊刷，俟將各戶租數查定於單內照冊填寫，加蓋印信，發交各鄉紳董團保收取，掣給收單，彙交城中公所。

第三十一條 各州縣將按租所抽股本，督同經管紳董隨時批解本公司兌收，不加平水火耗，其解費運脚並准照津貼章程開支，並將收單存根及查報租穀清冊一併解送本公司磨對。

第三十二條 各業戶應抽租穀，若敢違抗不完，即由經理之紳董團保稟請州縣官提案究追，以爲吝惜私財阻撓公益者戒。

第三十三條 此項抽存租穀股本，均由地方官紳互相稽查鈐制，除本公司札飭撥付款項之外，無論地方何事不得動用分毫，倘有虧短挪移或延擱不解，均由本公司分別詳請，記過、撤參、追繳以重公本。

第三十四條 各處經理抽穀之紳士團保，於開辦第一年辦理得法，查報公平，收解踴躍，准由地方官擇尤稟請給予外獎、或賞功牌、或給匾額，以後如經辦三年無誤，准給外獎一次。一段路成，准擇尤奏獎。若自開辦之日起至全路告成之日止，始終在事辦理得宜，毫無貽誤，准詳請按照異常勞績奏獎，以示鼓勵。

第三十五條 各州縣收解此項抽租股本，限定十一月掃數，如辦理得法，一無騷擾貽誤，首先全數收齊報解者，准由本公司立予詳請外獎，實缺者，即行調優。署事者或予留署，或予調署。其全數收齊報解在十月以前者，實缺詳請記功，候補詳給酌委，以示鼓勵。若遲延不解，或抽收不力者，亦即分別詳請記過、撤任。

第四章，官本之股凡六條：

第三十六條 凡以官款撥入公司作爲股本者，卽作爲官本之股。辦法如下：

第三十七條 官本之股亦以五十兩爲一股，按股填給股票。自本公司收到所撥銀兩之下一月初一日起算，周年四釐行息，路成之日，照股分給紅利。

第三十八條 官本所得股息、紅利，均按年解歸原撥之衙門作爲公款，存候撥用。如由藩庫撥出者，息利均歸藩庫。如由鹽道庫撥出者，息利均歸鹽道庫，餘均照此類推。

第三十九條 現由藩庫撥歸公司之寶川局鼓鑄存本銀二十八萬兩，卽作爲官本之股。

第四十條 凡撥作本公司官本之股，無論何項要公需款，均不得向本公司提取股本。

第四十一條 凡借撥存放生息，公款祇能作爲本公司借款，仍照原放息數按期計息，一俟股本充足，卽先將借款提還，不得以借款作爲股本，以免利息偏重，致損商本之利。

第五章公利之股凡五條：

第四十二條 凡因本公司現時籌款，開及別項利源，以餘利作爲本公司股本者，卽作爲公利之股。辦法如下：

第四十三條 公利之股，雖其事本因鐵路始行議及開辦，究與鐵路係屬兩事，祇能提取其利作爲股本，不能卽據其利爲公司所私有，是以名爲公利之款，仍按五十兩一股填給股票。

第四十四條 公利之股，每年應得四釐息銀，及路成後應得紅利，均按年照數提存，會同各該專管之員，報明聽候撥作地方緊要公用。

第四十五條 現擬試辦銅元，業經本公司會同機器局總辦，詳定提借存放當舖鹽局公款銀一百萬兩，並在票號借銀五十萬兩，在於重慶設廠試辦，所得餘利，除照當舖鹽局原認息銀數目按季報解，並提還票號息款外，其餘全數撥作公司股本，仍按五十兩一股填給股票。新設之廠，暫歸公司管理，收支帳目，另行造冊按季詳報，並移明機器局存查，不與公司出入款項相混，以清界限，而免軋轢，仍俟股本充裕，卽將重慶銅元廠撥歸機器局管理。

第四十六條 此外如製軌之鐵，墊路之木，行車之煤，皆係川省出產，若因開辦鐵路，由公司撥借本款開採，其中質料有非鐵路所需，或爲鐵路用有餘剩者，自應隨時轉售，所獲餘利亦歸公司。路成之後起，除借動公司原本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八日

六二

，儼尚有餘存，亦作爲公利之股。惟川省所產之鐵、之木、之煤能否合於鐵路之用，採取有無利益，仍當細加考察，再行詳辦。

第六章付息、總章凡九條：

第四十七條 本公司息銀無論官款、民款統按四釐行息，自收銀之下月初一日起算，製有息摺，凡有入股之人，填給股票，即隨發息摺一摺。惟股票以五十兩爲一張，息摺則無論入股多寡，均按人發給一摺。假如某甲入股銀一百股，即給某甲股摺一摺，載明股銀一百股，每年應付庫平息銀二百兩，餘均仿此。

第四十八條 本公司開辦在光緒三十年之十二月，以後均以每年之第十二月爲付息之期，無論總售票處及各州縣之分售票處，均在此月內付息，以歸一律。其有入股尚未及一年者，均按月除閏攤計，所需息銀即在收存應解項下截留支付，抽租之股一律照辦。

第四十九條 付息既以十二月爲限，結帳自應在付息之後，以後各分售票處限正月內將一年收付之帳結報本公司。本公司於每年四月內將一年收付之款，列榜曉示，登報布告。路成之後，即將每股應得紅利數目隨榜揭明，以便各股東按股支取。

第五十條 本公司在各州縣設有分售票處，每屆付息之期，在何處入股者即可就近在何處付息。

第五十一條 本公司股份每股每年計祇息銀二兩，各州縣分售票處用人無多，誠恐付息之時平色高下，未能劃一，易滋糾葛，現由本公司刊刷付息鈔票，每紙一兩，發交分售票處按股發給，隨時兌取。若願領現銀者，亦聽其便。

第五十二條 此項付息鈔票，若得息之人以之完納錢糧、釐金、關稅均一律照收，不准推託刁難。州縣釐局稅關等處收受之後，如積成整數，寄至省城公司取銀。備作解款以省匯兌運解之煩者，亦聽其便。

第五十三條 入股之人，如將股票全行轉售他人者，須將息摺一併交與買主，赴本公司及分售票處報明換立息摺給執，若未屆付息之期，息銀應由售主、買主自行劃算，本公司不能代爲分割。

第五十四條 入股之人，如將股票轉售，並未售盡者，售主、買主須同赴本公司及分售票處報明，將本主息

摺批明於某年售給某人股票若干，仍存股票若干，另立息摺與買主分執，以後即照數分取息銀，其未足一年息銀，仍由買主、售主自行劃算。

第五十五條 入股之人如將息摺遺失，照第十九條遺失股票章程辦理。

美使告清外務部，願揀選工程司，以為中國造龍州鐵路之用，并願代中國籌借築路款項。（註一〇）

奉天將軍增祺，因馬賊攻擊彰武縣，電告清廷，請派兵往剿，清廷從之。

奉天新民府屬彰武縣界，馬賊充斥，該縣巡警隊拿獲三名正法。羣盜海沙子等率衆圍城，新民府知府電請將軍增祺轉飭各隊赴援後，北路恆統領及管帶張作霖、陳樹森、趙玉良，又義州總巡蔡永鎮，松山管帶吳金太等，各率兵隊分道赴援，匪等遂解圍北去，遁入大沙土垵中藏匿。（註一一）

陝西邊界土匪作亂，清陝撫升允派兵前往彈壓。（註一二）

湖北京山縣發生教案。

安陸府屬京山縣民，與法國天主教爲難，焚燬教堂，殺死教民。京山縣令聞之，即調營勇彈壓，一面電省，請兵保護。法領事要索嚴拿首犯、撫恤教民、賠修教堂等款。（註一三）

註 一：「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四。

註 二：「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三六。

註 三：「吳佩孚先生集」，民國四九年三月二十日，吳佩孚先生集編輯委員會出版。

註 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二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九日

六四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三。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三期，內務，頁四五。

註七：「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三。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交通，頁三三——三四。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交通，頁三五——四四。

註一〇：「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四。

註一一：「東方雜誌」，卷二，二期，軍事，頁九〇。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軍事，頁九〇。

註一三：「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〇。

初九日（二月十二日） 俄兵入據喀什噶爾。

伊犁將軍馬亮電咨清理藩院云：「俄兵侵入喀什噶爾，近又增加其數，大礮十餘尊，迫入城內，騷擾異常。該城官兵悉已遷移他處，而俄兵竟於該處山嶺建築礮壘，架設大礮。本將軍一再抗拒，俄人置若罔聞。請速咨催外務部，與俄政府力爭，令其將兵撤退，不然釀成禍端，大局不堪設想。」理藩院遂據情移咨外務部，電飭駐俄使臣胡惟德與俄政府嚴重交涉。惟俄人以多款要求中國，須俟應允始肯撤兵。（註一）

德人禁華人在即墨嶗山左右伐木為炭。

山東即墨嶗山左右，德人禁止華民樵採，函致魯撫楊士驤諭禁，凡該山之屬於中國者，一律禁止。當道以該處人民藉伐木燒炭為業，特飭即墨縣相機辦理。（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三六。

註二：「外交報彙報」，第三二冊，頁八。

初十日（二月十三日） 滇撫林紹年奏陳雲南困難情形，請免再派一切解款。

雲南位處邊區，地瘠民苦，民情閉塞，近年認解款項已達四五十萬兩之多，人民財力，實已極形匱竭，滇撫林紹年特奏請免除再派解款，以甦民困。林紹年原奏如下：

「竊維滇居邊瘠，盡人皆知。而實在詳細情形，非逐一考查，隨事印證，即亦難於指實。臣三次蒞滇，隨時留心察訪，合所聞見其瘠苦爲難之處，知之稍詳，不能緘默，敢爲縷晰陳之。查富強之原，首在農工，滇省幅員之廣，視浙江不下數省，而地曠人稀，步步皆山，常有行程經日，不見村落田園，欲求旅舍民居，亦不可得。官員赴任，即在輿中過夜，商貨駝馬徒行之人，則團聚露宿，以蓋馬之毡自覆，謂之打野，其荒涼如此。有田之處，復以缺水爲難，多恃天雨，名曰雷響田。蓋必雷雨時行，始可耕作，收成最爲歉薄，間有種稻，而雜糧苞穀爲多。若中甸等處，僅產青稞，東昭涼山，則僅產洋芋。通省居民，除耕種外，業工藝者尤屬寥寥，甚或有鞋帽繩帶之屬，亦必由外省而來者。本省絕少手作熟貨轉輸以出，其絀而且惰如此，農工若是，商賈可知，有之則惟土藥最爲大宗，餘多小販而已。所以民間之苦，居室則半皆草屋，即省城鬧市舖戶門面，亦約只一丈寬深，衣食則有畢生莫得棉布，終歲莫食米麥之人，其貧困艱苦未可言狀。聞嘗證以劫搶之案，往往每名分贓只千餘錢或數百錢，意盜賊皆鄰鄉近邑之人，豈無耳目，既舍性命何以僅圖博此區區，則殷富之少可想。又證以釐稅所收，土藥鹽居其七八，百貨僅及二三，則局面之窄可知，此民貧之大概也。至於官缺院司道府，即總督歲入不過萬餘，藩司較優，約在兩萬，各道有僅及四五千者，各府有祇及二千零者，同通州縣，凡廉俸津帖錢糧稅契陋規平餘合而計之，每歲所入能及五六千者即爲上缺，最下者祇有千餘兩，辦公贍家，往來夫馬，悉出其中，恆虞不給。從前提舉三缺，尙可稱腴，自前撫臣已奏明勒提歸公，以購槍礮，近亦甚形竭蹶，佐貳以下，更不待言。候補當差，薪水不足食用，雖釐差較好，然亦視年歲之豐歉，商路之通塞，而難於預定。且各項差缺，路途寫遠及有煙瘴者頗多，證以尋常委缺，每有託詞規避，及捧檄不行者，年必數見，釐差亦常有辭避及借故求卸，且間有稟請永免委釐之員，似向之所聞非盡虛語。再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十日

六六

證以身所親歷，臣由實缺知府到省，蒙恩洊至封疆，且素習儉樸，所處非無在滇稱腴之缺，乃十年外任，未能置一畝之田，一椽之瓦，則他人一概可知。此官貧之大概也。所以光緒二十七年新案賠款，滇省每年奉派至三十萬，維時臣任藩司，與督撫臣再四熟商，凡有言及畝捐房捐等類，概不敢辦。而事關緊要，不能以一省之故，致朝廷失信外人，竭力籌維，設法搜剔，自院司以至佐雜局處差缺各項開支，局費薪水津帖苟可減者，無不減之。凡糧餘稅餘漏規雜款稍可提者無不提之，湊及纖細，有每缺年提數十兩，每員月扣三四兩者，幸得足數，按期照解，逐款奏明有案。良以滇民之苦瘠至此，萬不敢再有剝削，轉致傷政體而失民心，此臣前賠款未敢分毫累及小民之實情也。本年迭奉廷寄部咨，練兵處咨奉旨飭籌各款，復經臣與督臣及各司道迭次熟商，凡各局所差缺漏規中飽外銷浮費等項，前次實已剔提淨盡，未可再事追求，而值此時事艱危，練兵要政，非各省協力籌湊，則所關極鉅。問心何安，不得已於土藥廠、錫、粵鹽等項，極力設法，自光緒三十一年起每年認解十二萬兩，若遇收數起色，年即多解數萬，亦尚不難，臣前奏已聲明在案。蓋此數者雖全視外省之銷運暢滯為衡，然取之於商，十二萬尚有把握，若取之各項差缺，勢必變本加厲，巧取傷民，釀成鉅患，得不償失。故奉到各件，有當即覆奏者，有遲遲始奏者，職是之故。此本年奉飭籌款，臣未敢再議搜及差缺之情形也。獨是地方既貧瘠如此，為民興利亦有甚難，滇富硃質，而無如土法開採，不能深挖，未易獲利，若有數百萬鉅資，非不可逐漸試辦，杜覬覦而挽利權。乃官款既無從籌，公司亦不易集，往年洞淺林多，外省殷商開採得利，來者尚多，亂後則習礦無人，硃商亦散，舊廠更闕老山空，無從振起，除現開各廠外，餘皆屢試無成，礦務之不易議如此。欲謀興商，又無大宗貨物出產，且山路崎嶇，轉運極難，人負馬馱，均非易易，所以百物皆自遠而來，異常昂貴。尤甚者蒙自通商，仍舊暢旺，稍形輻輳，乃米則每斤百餘錢，肉則每斤三百餘錢，他亦稱是，非運致費鉅何遽至此。至各處山林鄉僻，未必無貨棄於地，而無精於辨識之人，易於轉運之路，則亦無可如何，商務之不易言又如此。所以年來極力籌維，急派出洋習實業者凡數十人，並經迭飭所屬醇勸，民間逐漸墾荒，認真樹藝，加意牧畜，講求工作。建設省城習藝所，整頓舊設普濟堂，令習織布編帶綢緞製造等事，譬者教以磨香，跛者教以打辮，又於城內外各設自新所，拿獲竊賊令習粗藝，勒作苦工，並通飭各屬一體仿辦。又派員種桑百餘萬種，種蜡樹百餘萬，桐樹十餘萬，陸續分給近省州縣及省城，鄉民領種者，現尚踴躍，並

養蠶繅絲，放蠟煮蠟，以爲之倡，現已聘到浙江精東洋法之蠶桑教習，開設學堂，總期爲民興利，免多曠土游民，但果否收效，計亦必在數年以後。臣之本意籌款有餘，尙欲奏請規復前給各官津貼，免扣二成薪水，庶足以資策勵，而示體恤，乃未能遽及時，不無耿耿於心。所以前撫臣原奏，先有惟冀關漕收數足敷三成，庶湊得稍紓財力，移爲整頓各項要務之語也。但目前苦瘠如此，又迫近緬越，路工游匪處處可虞，當此民心未靖，民力拮据，先後奉派籌款，已認解至四五十萬之多，實已極形匱竭，可否仰懇天恩，敕部立案，以後凡有派解之款，免其再派，庶以重巖疆而甦民困，紓朝廷南顧之憂，所全實非淺鮮。臣將離任，無所用其推諉畏難，但知之既確，不敢不據實直陳，冀無負聖主綏邊安民之至意。謹奏。」（註一）

清廷議禁開捐實官。（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期，財政，頁二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四。

十一日（二月十四日） 日本改中國青泥窪地名爲大連。（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四。

十二日（二月十五日） 俄兵一萬五千名闖入新民屯南面之中立境內。（註一）

俄人在奉天訂造戶口冊，伐東陵、北陵之樹，並占奉天兵、刑、工三部衙

門爲營務處。（註二）

清御史涂國威以湖北宜城民變事，奏劾鄂督張之洞。

上年十二月，湖北宜城因整理衛田事，軍戶抗稅，痞匪乘之，揭「扶清滅洋」旗號，清廷派兵彈壓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初十、十一、十二日

解散，保護教堂，並委員澈查稅捐辦法，安定章程，拏辦匪徒及爲首滋事者。旬日而定。（註三）

附錄：警鐘日報：宜城民變詳誌（註四）

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近出一大奇案，真駭人聽聞，如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矣。始而聚衆搶劫，繼而圍城拒官，終而與兵開戰，兇焰猖狂，莫斯爲甚。會匪刀痞間而入夥者，竟成大股三萬餘人，以致莫可收拾。然果爲何事以至此乎？爰因江鳳藻別駕安徽人也，係長江水師提督程從周軍門之姪婿，去春奉上憲委辦宜城衛田之差，經營一載，未有成效，遂中道而止。茲江別駕在省，賦閒日久，百計鑽資，七、八月間，在藩憲李上手摺三次，仍欲謀宜城衛田差，懇求至再，上憲應允。九月內，奉委至宜，雷厲風行，向宜城縣沈令升伯出差勒令催逼，沈縣主爲官仁慈，尙知愛民，不遽出差，請出二三公正紳士，至各鄉勸導，其用心亦良苦矣。夫吾襄百姓，素日畏官，上所舉辦之法，下無不俯首聽命，而江某急欲邀功以受賞，兼可於中而取利，即勒令該軍戶速爲繳錢。孰知急則生變，俱抱不平之鳴，江某逃聽之餘，怒氣不已，逼令縣主出差拿人，懲一儆百，以戒倣尤。衆皆不服，男女幼穉，聚積四五百人，俱要進城與官理論，沈縣主聞聽喪膽，恐進城滋事，命將各城門關閉。百姓見閉城，覺官畏其鋒，自謂得意愈積愈多，共有二千餘人，此前月初二、初三兩日事也。初四日，大雪盈尺，衆人畏寒亦漸漸解散，亦天意也。沈大令親自出城詳陳利害，曉諭大義，本可無事，而江別駕獨忿忿不已，謂此事不殺幾個人頭，何以使民畏威。又令縣主多派差役，至鄉拏人，縣主恐民滋鬧，不允。百姓聞有拏人之說，散而復聚者多人。沈大令見事關重大，當稟知襄陽道府，請派兵彈壓。江鳳藻別駕見事不諧，私逃來省稟見上憲，意將此罪卸於沈大令身上，好與他無涉者，前月二十間事也。其居心奸險，已可概見，事隔半月之久，竟成養癰之患。時屆年終匪人出沒之時，聞風而來者五千餘人，不三五日，聚成大股三萬之多，窩藏在宜西南鄉棗林地方，據以負隅，離城十五里，樹旗作反，勢甚洶洶，田園廬墓，均被蹂躪，姦擄燒殺，無所不至，並搶宜城南鄉首富黃際清家一空，其次鄉居富戶皆受焚燬之災。襄陽兵備道郭蘭生暨魁守電求張督派兵前往，沈令升伯同張令寶生、劉水金參戎等電稟張督千餘字，事甚秘密，亦無非求救之語。張督當派精兵四營由鐵路飛趕而去，就近派河防兩營，襄防馬步兩營前往剿撫。昨接家中專函云：初四日官軍

與匪開戰一次，彼此互有損傷，官兵小勝，民雖多而軍火不足，故小敗也，民仍聚而不散，聲言不聞至武昌省城不休，嗚呼！外患未息而內患復萌，宜城一役，不將蹈廣西之故轍乎？我國從此無甯日矣，豈不畏哉！豈不悲哉！

清廷命達賴前赴西寧，早日回藏。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延祉等代奏，達賴喇嘛呈稱：因英人徑行入藏，恐有滋擾，故攜印出走，現在惟期藏地早復，以衛衆生等語。英人帶兵入藏，並未侵占地方，該達賴喇嘛。本不應攜印潛逃，自離職守。朝廷保安黃教，仍予加恩曲全，現在西藏業已平靖，一切照常。該達賴喇嘛即可早日回藏，仍承恩眷，切勿游移不定，自外生成。至庫倫係哲布尊丹巴呼圖掌教之地，原與西藏各有專歸，該達賴喇嘛所請在該處建廟念經，應不准行，仍著延祉懍遵前旨，偕同該達賴喇嘛前赴西甯，再令啓程自行回藏，善撫衆生，毋負德意，致貽後悔。（註五）

廣西羅城三防墟復有悍匪肆擾。

正月初旬，羅城縣屬三防墟，突來悍匪數百，肆行滋擾。該處主簿飛報張大令，稟由黃總統調派中營，由磨盤山前往攻剿。（註六）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頁一一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四。

註三：「張文襄公年譜」，卷五，頁一四。

註四：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警鐘日報」。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五。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三四。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十二日

十三日（二月十六日） 清會議藏約全權大臣唐紹儀抵印度加爾各答，旋與英開議藏約。

是日，唐使與梁士詒等行抵印度加爾各答（Calcutta），即由印度外部遣其參贊詣舟接待登岸。十七、十八兩日與議約公使費利夏，（S. M. Fraser, Secretary to the Government of India, Foreign Department）佐理議約章禮敦（Wilden）往復會晤。二十五日與印度總督克松（Lord Curzon）會晤。旋與費利夏面訂於二十七日開議藏約。

唐等初至印，於來往酬酢之際，探知英倫政府與印度地方政府持見不無異同。在印度總督克松（Lord Curzon）主張乘時併吞西藏，而英倫政府以英俄外交上已有芥蒂，若併藏過於急進，最足惹起衝突。故克松主急，而費利夏與駐印陸軍統帥吉青納（Herbert Kitchener）則主緩。唐等知之，力與吉青納交結。（註一）

附錄：梁士詒年譜記會議藏約交涉情形（註二）

唐使電外務部報告交涉情形。先是二月至四月間，唐使與英使費利夏開正式會議多次，其主要之問答如次：

費 西藏新約（指去年拉薩條約）已由軍官榮赫鵬交貴國駐藏大臣有泰諭令班禪簽字。今貴大臣來，請閱原約，並畫押！

唐 本大臣奉命議約，約尚未議，何言畫押？

費 據駐京使臣薩道義（Ernest M. Satow）來書，言中國本無改約之意。中國權既不能及藏，藏番又屢失信，故英以兵力自護利權。若言廢約，無可再議。

唐 英既接待議約，則既認吾有議約權。中英所以會議者，以西藏主權在中國也。藏約有侵犯主權之語，自當解晰申明之。

費 中國爲西藏上國，西藏若華屬國，與昔日朝鮮、琉球、越南、緬甸等耳，安得爲藏主國？且中國對西藏，一向不能盡主國之責，苟能盡主國之責，則英又何至派兵入西藏？

唐 藏地最高之主官，惟達賴與班禪，其聖籤冊封，藏缺皆請旨授，藏兵由駐藏大臣歲操，皆主國之據也。

經此論辯，費始允將藏約商訂。唐使將原約易其七八。費謂是無與廢約，堅拒。嗣是屢次會議，皆無進展。五月後，印督克松偕費利夏往森羅（Simla）避暑，要唐使往議約。唐使拒之。且以印督放展，英使堅持，擬另圖方法。是月乃電外務部，略云：

……主權既不能稍讓，空談又類於哀求。謹循見機不俟之義，自請遣撤回國，以避一時之鋒，而收他日之效，蓋撤使換使，本外交應變之常。如維也納會議，英召還卡斯列理，（Lord Castlereagh）代以威爾頓，（Duke of Wellington），法罷他列蘭（Talleyrand），代以利雪雷（Armand-Emmanuel duc de Richelieu），伊犁之約，曾紀澤初次送稿，俄即遣布策（Eugene de Buzow）到京，半途召還。外交常藉此以留地步，而不損他國之和平。

五月初三日（陽曆六月十六日）以末次稿寄英費使。惟「上國」一層，初因費使不肯廢拉薩約而另訂新約，故必須聲明西藏爲我屬地以伸主權，費祇肯認爲上國而不肯認爲主國，彼既靳而不與，我亦萬無可讓之理。拉薩藏約第九款既已更改，又聲明每事由我國督率藏衆辦理，則主權自不外移。故復費使函第一條擬改爲「英國允認中國在西藏原有及現時享受之權利。」如此則主權不替，於我國毫無損失。費使復書，意在辯明「主國」「上國」以爲扶植將來西藏獨立之基。我所爭者，「督率藏衆。」彼則曰：「貴國不宜實力干預。」空言申辯，反成不認主國之鐵證，後來翻駁愈難。

查屬國無與他國締約之權。況藏係我屬地，不能以一國視之，去歲，我雖未畫押，惟有大臣不能阻止藏人越權締約，故英獲得此意外之利。英今日之視藏，與光緒十年日本與韓立約之意相同，稍與遷就，貽害無窮，不得不另籌他計，以冀異日之轉圜也。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十三、十四日

七二

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全部東來。

自日俄戰起，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由聶博嘎脫夫（Nebogatoff）統率，取道地中海東來。波羅的海艦隊，即第三太平洋艦隊，包括戰艦一，海防艦三，巡洋艦一。（註三）

清廷任命吳廷斌為山東布政使，劉春霖為雲南布政使，曹鴻勳為湖南布政使，袁開第為貴州布政使，陳燦為雲南按察使。（註四）

清廷議改武衛右軍自強軍為北洋常備軍第四鎮，改武衛先鋒各營及新募軍士為第五鎮，又募第六鎮。（註五）

註一：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民國五一年六月文星書店出版，頁四六——四七。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冊，頁四七——四九。

註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二。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四。

十四日（二月十七日） 俄兵越阿爾泰山，有占阿拉克之勢。（註一）

日人拘清遼陽州知州陳良傑，旋釋之。（註二）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頁一一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四。

十五日（二月十八日） 俄兵在庫門劫中國糧車一百二十餘輛。（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四。

十六日（二月十九日） 日軍攻撫順。

日俄開戰後，日軍以「祈戰死」之姿態，誓死作戰。陸軍在光緒三十年三月侵占北韓，渡鴨綠江，七月二十五日攻下俄軍要塞遼陽。（註一）日軍總司令官大山巖為牽制俄軍，命鴨綠江軍先發，本日由城廩北進，轉戰靖河城、救兵臺、馬羣丹等處，進迫撫順。（註二）

漢陽鐵路因入不敷支，將煉鋼等五廠暫行停工。（註三）

俄使強索伊犁諸地開礦權。（註四）

註一：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一六八。

註二：劉彥：「中國外交史」，上册，頁二九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五。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五。

十七日（二月二十日） 清廷議修東陵鐵路。

清廷議修築東陵鐵路，謁陵時可節省供應，平時則做為運煤之用。（註一）

河南之黃河北岸地區有匪衆滋事，戕害蘆漢鐵路洋員、機匠、雜役等七人。（註二）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一六號，頁一一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三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十五、十六、十七日

十九日（二月二十二日） 英使薩道義照會清外務部，英政府派韋禮敦與唐紹儀談判藏約事。

英使薩道義照會云：

「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准來文，以唐大臣前往印度議約，派員佐理。有現充亞東稅務司韓德森堪以派充隨辦藏約事件，由貴部轉飭遵照等因。當經照達本國政府暨印度政府查照去後，茲奉本國外部大臣來電，現已就派前在西藏幫辦之員韋禮敦佐理在印議約事宜，囑為轉致等因，本大臣准此，相應照達貴王大臣查照可也。」（註一）

清黔撫林紹年派學生留學安南河內。（註二）

清廷命張之洞責成盛宣懷迅即設法挽回粵漢鐵路權利。

清廷諭：有人奏粵漢鐵路亟宜速籌結局一摺。粵漢鐵路，前已諭令張之洞等，妥議籌辦，迄今尙無成議，著該督責成盛宣懷，趕緊設法挽回，以保路權。事關大局，不得延宕貽誤，原摺著鈔給閱看。

（註三）

清廷派趙爾豐為川漢鐵路總辦，咨明商部立案。（註四）

清練兵處議設兵工廠於京師。（註五）

義大利議將駐紮中國之兵撤退。

義國駐華兵隊，將於三月撤退回國，僅留水師兵三百人，馬兵一小隊，保護使館。（註六）

俄政府以駐北京主教英謨肯提私買東陵官地之案，有犯教規，將其撤回。（註七）

德人在吳淞口，安設由上海至膠州之海底電線。

有德商在上海張華浜購地數畝，建設電房機器線池，附入大北大東公司，使滬膠海底電線，由膠州通大戢山轉張華浜對江總海線房，以抵分棧，再由陸道旱線，直達上海。（註八）

山東濰縣因煙葉加捐激變，商民聚眾燬局。（註九）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五。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一六號，頁一一六。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七。

註四：「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一六號，頁一一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五。

註六：「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

註七：「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九。

註八：「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五。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五。

二十日（二月二十三日） 日俄奉天大戰開始。

奉天一役，自本日始，至二月初五日日軍攻占奉天止，爲古今最大之惡戰，日俄終局之勝負，當由此而決，其關係至大。（註一）

清廷命駐俄公使胡惟德請俄國將聚集喀什噶爾、伊犁之俄兵撤退，又請禁止俄人在蒙古及熱河等處購買軍需。（註二）

清廷任命唐紹儀為出使英國大臣。（註三）

「國粹學報」在上海創刊。

「國粹學報」在上海創刊，共刊行六年。其宗旨純以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保存國粹為職志。為一國學研究之學術性刊物。其主撰人為章炳麟（太炎）、劉光漢、黃節等人。

國粹學報發刊辭云：

「學術所以觀會通也。前哲有言：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睹，往軌知來轍。史公之言曰：知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又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班孟堅曰：函雅故通古今，蓋化裁為變，推行為通，觀會通以御世變，是為通儒之才。但所謂觀其會通者，非斷斷於訓詁詞章之末，姝姝守一先生之說也。乃綜貫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體達用。昔莊生作天下篇，荀卿作非十二子篇，皆明學術之源流，歷敘諸家之得失。炎漢代興，通儒輩出，馬談論六家要旨，劉班誌七略載文於學派源流，反覆論說，尤能洞見元本。至謂修六藝之文，采諸家之言，舍短取長，可通萬方之略，觀古人會通之學，何其盛哉。自漢氏後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縱其間遞興、遞衰，莫不有一時好尚，以成其所學之盛。然學術流別，茫乎未聞，惟近儒章氏、龔氏崛起浙西，由漢志之微言，上窺官守，師儒之成法，較之鄭、焦，蓋有進矣。無如近世以來，學鮮實用，自考據之風熾，學者祖述許、鄭，以漢學相高，就其善者，確能推闡遺經，抉發闕奧；及陋者為之，則據摭細微，勦襲成說，叢脞無用。而一二為宋儒學者，又復空言心性，禪寂清譚，固陋寡聞，閉聰塞明，學術湮沒，誰之咎歟？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線，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土生今日，不能籍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智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闢，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嗟乎！舊籍未淪，風微未沫，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百世之下，猶將感發興起，況生於其邦可不知，尚論其人乎？夫前賢學派，各有師承，懿行嘉言，在在可法。至若陽明授徒，獨稱心得；習齋講學，趨重實行；東原治經，力崇新理。椎輪輦路，用能別

關途徑，啓發後人承學之士，正可師三賢之意，綜百家之長，以觀學術之會通，豈不懿歟。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爲之導，雖美弗彰。不揣固陋，擬刊發報章，用存國學，月出一編，顏曰『國粹』，雖夏聲不振，師法式微，操鐘鼓於擊壤之鄉，習俎豆於被髮之俗，易招覆瓿之譏，安望移風之效？然鉤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舊學，不遠而復，是則下土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知言君子，或亦有取於斯。聖爲天口，心存廟蒙，論說之名，實始雕龍。宣口爲說，析理成論，披條索貫，推見至隱。彌綸羣言，權衡萬事，振聵發矇，曰惟予志。撰社說第一。

人亦有言，儒效迂闊，空言無補，曷以宰物。吾思湖州，治事名齋，亦有顏門，爲世儲才。仕學互訓，因時制宜，如有用我，舉而措之。撰政篇第二。

春秋於世，體備法嚴，選直而覈，固詳而瞻。公論如火，直道如川，清議寢微，穢史流傳。用理祕文，發揚幽潛，志古匡今，俾作箴砭。撰史篇第三。

諸子百家，殊途同歸，漢尊儒術，九流式微。治學之要，實事求是，門戶不立，爭端奚起。循序致精，大道非歧，實齋環人，是曰導師。撰學篇第四。

一爲文人，固無足觀，立言不朽，舍文曷傳？古曰文言，出語有章，昭明文選，巨編煌煌。大雅不作，旁雜侏儻，墮地斯文，孰振厥衰？撰文篇第五。

呂覽鴻烈，古稱雜家，稗海說郛，其書五車。說經之家，學必崇漢，瑣碎支離，于道益畔。顧曰日知；錢曰養新，仰彼前徽，用擴異聞。撰叢談第六。

秦廷遺燼，孔壁殘書，觥觥巨製，冊府莫儲。闡發幽光，德以不孤，亦有時流，才超楊馬。白雪陽春，曲高和寡，啓發篇章，擇言尤雅。撰撰錄第七。」（註四）

附錄：

一、國粹學報略例（註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日

七八

一本報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爲宗旨，不存門戶之見，不涉黨派之私。

一本報撰述，其文體純用國文，風格務求淵懿精實，一洗近日東瀛文體粗淺之惡習。

一本報各門，皆由邃於國學者分任撰述，每門皆有精理特識。

一本報於我國學術源流派別，疏通證明，原原本本，閱者得此，可以知讀書門徑。

一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

一我國近今學校林立，而中學教科書尙無善本，（我國舊有之載籍，卷帙浩繁，編纂極艱，故無一成書者，坊間所

有，多譯自東文，夫以本國之學術事實，而反求之譯本，其疎略可知，其可恥孰甚？）本報體例精審，擇精語詳，原以備海內中學教科之用。

一本報共分七門，每號六十頁，五萬餘言，皆自出心撰。

一本報撰錄一門，蒐羅我國佚書遺籍，徵采海內名儒偉著，皆得之家藏手鈔，未曾刊行者，爲外間所希見之本，至

可寶貴。

一本報首每號附中國歷代學人遺像一二幅，皆搜求採訪得之極難者，海內收藏家如有此種遺像，尙希見寄，（無論

繪本、木刻）本報摹繪刊刻後，仍可奉還。

一本報刊行，原欲與我國學人講習實學，俾收切磋之益，海內通儒如有專家著述，皆可惠寄本館代爲刊登，本報體

例論著有未善者，亦望教誨惠我，或賜以駁義，或別發新議，其宗旨原不必相同，庶幾奇義與析，眞理日出。

一本報由創辦人籌足三年資本，擔承責任，不募外捐。

二、黃節：國粹學報敘（註六）

吾國得謂之國矣乎？曰不國也。社會莫不始于圖騰，繼以宗法，而成于國家者也。吾學得謂之學矣乎？曰不學也。萬彙莫不統于邏輯，闡爲心理，而致諸物質者也。嗚呼悲夫！四彝交侵，異族入主，然則吾國猶圖騰也。科學不明，域于元知，然則吾學猶未至于邏輯也，奚以國、奚以學爲。嗚呼悲夫！溯吾稱國之始，則肇自唐虞。蚩尤作

甲兵，始伐黃帝，至于夏、殷、周，而苗禍亘千百年。然則唐虞之稱國也，吾以見民族之勢焉。嗚呼悲夫！溯吾學派之衰，則源于嬴秦，始皇燒詩書百家語，藏書博士，窒塞民智。至于漢武立博士于學官，罷黜百家，以迄劉歆，則假借君權，竄亂經籍，賊天下後世。然則秦皇漢武之立學也，吾以見專制之劇焉，民族之界夷，專制之統一，而不國、而不學，殆數千年，嗚呼！奚至于今而始悲也。春秋楚人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是故對于外族則言國，對于君主則言國，此國之界也。國界不明，諸夏乃衰，簡書不卹，京師吳楚，以至會申楚伯，淮夷不殊，則吾國對外族之界亡矣。漢興黃生，與轅固生論，湯武受命，而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貫于足。申桀紂而屈湯武，孝景知其非然，猶曰：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則吾國對君主之界亦亡矣。嗚呼！國界亡，則無學，無學則何以有國也。吾登高西望帕米爾高原而東，喜馬拉山脈而北，滔滔黃河，悠悠大江，熙熙乎田疇、都市宅于是間者，乃不國乎？而吾巴克之族，猶足以自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猶足以長存，則奈何其不國也，奈何其不學也。

悲夫痛哉，風景依然，舉目有江河之異，吾中國之亡也，殆久矣乎？栖栖千年間，五胡之亂，十六州之割，兩河三鎮之亡，國于吾中國者，外族專制之國，而非吾民族之國也。學于吾中國者，外族專制之學，而非吾民族之學也，而吾之國之學之亡也，殆久矣乎！是故以張賓爲長史，而執大法于石胡之朝；以許衡爲祭酒，而定朝儀于蒙古之族，識者痛焉，以其以中國民族而爲外族專制之奴，而又出所學以媚之也。國界亡而學界即亡也，持是以往，萃漢宋儒者之家法，而蠅蠅于十三經、二十四史、諸子百家之文，罔亦該博焉。而國日蹙，而民日艱，而種族日殺，而倫理日喪亂。一睨乎泰西諸國之政、之法、之藝、之學，則以爲非先生之道，而辭、而闢之，闢之而不足以勝之也。一瞥乎泰西諸國之政、之法、之藝、之學，則以爲非中國所有，而貌、而襲之，襲之而仍不足以敵之也，則還而質諸吾國，何以無學，吾學何以不國，而吾之國之學，何以遜于泰西之國、之學，則懵然而皆莫能言。嗚呼！微論泰西之國之學，果足以裨吾與否，而此懵然莫能言之故，則足以自亡其國而有餘，是亦一國之人之心死也。

立乎地而名一國，則必有其立國之精神焉，雖震撼攙雜，而不可以滅之也。滅之，則必滅其種族，而後可滅其種族，則必滅其國學而後可。昔者英之墟印度也，俄之裂波蘭也，皆先變亂其言語文學，而後其種族乃凌遲衰微。

焉！迄今過靈水之濱，瓦爾省府之郭，婆羅門之貴種，斯拉窩尼之舊族，無復有文明片影，留曜于其間，則國學之亡也。學亡則亡國，國亡則亡族；吾國之國體，則外族專制之國體也。吾國之學說，則外族專制之學說也。以外族專制，自宋季以來，頻繁複雜，縣三四紀，學者忘祖宗綏戮之慘，狃君臣上下之分，習而安之，爲之潤飾乎？經術黼黻乎？史裁數百年于茲矣！一旦海通，泰西民族騰至，以吾外族專制之黑闇，而當共和立憲之文明，相形之下，優劣之勝敗立見也。則其始慕泰西，甲午創後，賊于日本，復以其同文地爾，情洽而收效爲速也，日本遂奪泰西之席而爲吾之師，則其繼，尤慕日本，嗚呼！亡吾國學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何也，日本與吾同文而易殺也。譬之生物焉，異種者雖有複雜，無害競爭，惟同種而異類者，則雖有競爭，而往往爲其所同化。泰西與吾異種者也，日本與吾同種而異類者也，是故不別日本，則不足以別泰西。然不別吾累朝外族專制之朝廷，則又何以別日本。夫吾累朝外族專制之朝廷，固皆與吾同種而異類者也，亡吾國吾學者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又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嗚呼！今日黃冠草履，空山歌哭，語吾國語，文吾國文，哀聲悲吟，冀感發吾同族者，蓋僅僅見也，過此以往，聲消響絕，雖復布福音，與蒙摩尼司脫，習希塞洛瓦其兒之文字，而已非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矣。悲夫！

雖然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其爲布帛菽粟，而無待于他求者夥矣。其爲夏鼎、商彝，而無資於利用者，庸詎乏焉，則是吾學界不能無取諸日本泰西，亦勢也。有地焉！蓬蒿棘榛，鬱勃蹊逕，甚矣！其荒也，而吾爲之芟夷而蘊崇之，綠以周垣，樹以嘉木，不數年葱鬱蔚森矣。失地之宜于植也，其生是嘉木，猶其生是棘榛也。蓋宜于植者，是地也，因其宜于植而移嘉木以植之，或滋蘭焉，或樹橘焉，則煥然秀發者，雖非前日之所有，而要之，有是地，然後有是華，不得謂非是地之華也。何也？國固吾國也，學卽吾學也，海波沸騰，宇內士夫，痛時事之日亟，以爲中國之變，古未有其變，中國之學，誠不足以救中國，于是醉心歐化，舉一事革一弊，至于風俗習慣之各不相侔者，靡不唯東西之學說是依，慨謂吾國固奴隸之國，而學固奴隸之學也。嗚呼！不自主其國，而奴隸于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于人之學，謂之學奴；奴于外族之專制固奴，奴于東西之學說，亦何得而非奴也。

同人痛國之不立，而學之日亡也，于是瞻天與火，類族辨物，創爲「國粹學報」一編，以告海內曰：昔者歐洲十字軍東征，弛貴族之權，創封建之制，載吾東方之文物以歸。于時意大利文學復興，達泰氏以國文著述，而歐洲教育遂進文明。昔者日本維新，歸藩覆幕，舉國風靡，于時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志賀重昂等，撰雜誌倡國粹保全，而日本主義卒以成立。嗚呼！學界之關係于國界也如是哉！宋之季也，其民不務國學，而好爲蒙古文字語言，至名其修辭以爲美，于是而宋亡。普之敗于法也，割雅麗司來羅因以和，而其遺民眷眷故國，發爲詩歌，不忘普音，于是而普興，國界之興亡于學界也，又如斯哉。夫國學者，明吾國界以定吾學界者也，痛吾國之不國，痛吾學之不學，凡欲舉東西諸國之學以爲客觀，而吾爲主觀以研究之，期光復乎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已。然又慕乎科學之用宏，意將以研究爲實施之因，而以保存爲將來之果，懸界說以定公例，而又悲乎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意將矯象牙之失，而不苟同伊緩大鹵之名，期光復乎吾巴克之族，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而已。嗚呼！雄鷄鳴而天地白，曉鐘動而魂夢蘇，天下志士，其有哀國學之流亡者乎？庶幾披涕以讀，而爲之舞。

三、潘 博：國粹學報敍（註七）

昔顧亭林先生有言，有亡國，有亡天下。夫等是亡矣，何以有國與天下之分？蓋以易朔者一家之事，至於禮俗、政、教漸滅俱盡，而天下亡矣。夫禮俗政教，固皆自學出者也，必學亡而後禮俗政教迺與俱亡。然則學顧不重耶，吾中國二千餘年聖哲之所貽授，諸儒之所傳述，固已炳然若日星矣！雖其間中更衰亂，或至熄滅，然而二三儒生抱持保守，卒使熄而復明，滅而更熾。故自三代以至今日，雖亡國者以十數計，而天下固未嘗亡也。何也？以其學存也。而今則不然矣，舉世洶洶，風靡於外域之所傳習，非第以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又見其所以施於用者，富強之效，彰彰如是，而內視吾國，萎爾頹朽，不復振起，遂自疑其學爲無用，而禮俗政教，將一切舍之以從他人。循是以往，吾中國十年後學其復有存者乎？夫吾中國開化最早，持其學以與外域較，其間或短長得失則有之矣，而豈謂盡在淘汰之例耶？國之衰也，迺學之不明，而非學之無用。而囂囂者方持是以爲口實，不亦慎哉。嗟乎！國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日

不幸而至於亡，即亦已矣！奈何？并其學而亡之，而使天下隨之以亡也。夫一命之士，國亡猶與有責，而況係於天下者乎？然則救亡圖存，抑亦二三君子之責也。友人鄧君枚子、劉君申叔，因創爲此報，欲以保全吾國一線之學，其心苦，其力艱，其志卓矣。夫六籍之厄，莫大秦火，漢初諸儒厥功偉焉，然亦掇拾殘闕而已，非如今日震於十數強國之威，眩於萬有新奇之論，以與吾學競，揚其波者，且方遍天下也，而獨以眇然儒生支柱其間，不惑不懼，毅然以保全爲己任。嗚呼！天下之不亡，其賴是乎？其賴是乎！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易曰：碩果不食。夫冒舉世所不韙，而獨行其志者，烈士之用心也。不必其爲世用，守此以有待者，賢者之所志也。況乎風俗之所積，常起於一二人，持是以爲倡，安見天下無與應者。且將與海內賢哲修明而光大之，甯僅暖曖姝姝封已抱殘而已乎？是則諸君子爲此之意也。

清出使日本大臣楊樞奏，請令留日學生講求外國法政之學，以備修改法律，收回治外法權。

楊樞奏云：

「伏讀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上諭：世有萬古不易之常經，無一成罔變之治法。大抵法久則敝，法敝則更，要歸於強國利民等因。欽此。仰見我皇太后、皇上軫念時艱，變法自強之至意。惟是變法之要，首在於多儲人才，明定宗旨。誠以人才多，則諸事易舉；宗旨明，則衆志不惑。即如日本，於明治維新之初，歲遣學生多人，游學歐美，分習諸科，並於本邦設速成司法學校，令官紳每日入校數時，專習歐、美司法行政之學，以應急需。又宣發誓命，先定爲立憲之國，然後開議會，決公論，一切變法之事，皆依立憲政體而行，故能次第敷施，有條不紊，變法未久，而驟臻富強也。中國與日本地屬同洲，政體民情，最爲相近，若議變法之大綱，似宜仿倣日本。蓋法、美等國，皆以共和民主爲政體，中國斷不能仿倣。而日本立國之基，實遵守夫中國先聖之道，因見列強逼處，非變法無以自存，於是壹意立憲，以尊君權而固民志。考其立憲政體，雖取法於英、德等國，然於中國先聖之道，仍遵守而弗墜。是

以國本不搖，有利無弊。蓋日本所變者治法，而非常經，與聖訓正相符合。即中國輿論，亦以日本之變法參酌得宜，最可仿倣。邇者學務大臣暨各省督撫，陸續選派學生來東就學，綜計人數已逾三千，然其中習普通科者居多，習法政專門者尙少。緣日本各學校，授此等專門之學，皆用本邦語言文字，中國學生從事於斯者，須先習東語東文，方能聽受講義，約計畢業之期，總須六七年。夫以六七年之久，非立志堅定者，鮮克成功。所以多畏其困難而不願學，甚可惜也。上年日本之公爵近衛篤磨、子爵長岡護美、因感戴我朝賞寶星之榮。曾與前總監督汪大燮會議，欲於日本東京，爲中國游歷官設速成法政學院。學章甫擬就，而汪大燮已卸任，近衛篤磨旋身故，事遂中止。奴才抵任後，思設法續成之，適有東京法政大學校總理梅謙次郎。亦建斯議，奴才當向長岡護美取得前擬學章，作爲稿本，而梅謙次郎酌中改定，遂於該學校內，特設法政速成科，專教中國游學官紳，奴才均竭力贊成，日本文部亦經認可。開學之日，中外士商來觀者千有餘人，日本各部院大臣，亦來頌祝，禮甚隆重。奴才一面分咨各省大吏，請選派官紳資遣來學，現在京師學務處暨直隸、江蘇、安徽、福建、浙江、湖南、廣東等省督撫，均經照議選派。統計來學官紳，已有三百餘人，議定六箇月爲一學期，滿三次學期，便可畢業。其教授大旨，約分四科，曰法律、曰政治、曰理財、曰外交。所聘諸科教習，皆日本最有名之學士、博士。每日講義，各教習以東語口授，而令通譯人以華語傳述之。此等通譯，俱係中國優行生，曾在法政大學畢業學有根柢者。奴才仍恐各學生於聽講時，不能一一領會，又與各教習商允，將每日講義以東文筆之於書，而令通譯人譯出漢文，編印成帙，分授各學生，俾得隨時研究。此外尚有實地體驗之法，舉凡司法行政各衙門，及官私所設物業，有關於政治之學者，俱由各教習隨時率領本科學生，前往參觀，藉資考證。昔日本政府設速成司法學校時，亦係聘別國人充教習，用本邦人作通譯，成效最著，今居顯要之位，由此學校出身者，數蓋不尠。第外國之法律，條緒紛繁，蒐討難盡，所謂速成科者，係將法理之所以然，及各國法律之得失，互相比較，擇其適於中國之用者，則詳加講授，其餘姑置不論，以免多費時日，學非所用。現在中國興辦鐵路、礦務、商標、銀行等事，均須參用外國之法，始能攸往盡利，是以上年欽奉明詔，修改法律，聖謨廣大，中外共仰。查日本從前法律與中國同，而與歐美異，故通商各國，亦向日本索有治外法權。迨日本頒布憲法之後，通商各國，方允將條約更正。可見修改法律，乃今日切要之圖。況各省教案，多因本地官紳不諳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日

八四

外國法律，以致辦理失宜，釀成交涉。現在中國惟有將法律修改，庶可查照近年中英通商條約第十二款中日通商條約第十一款內所載，與各國公議，將治外法權一律收回，不受外人挾制。然則外國法政之學，上下亟應講求，不宜稍緩。是科之設，不習日語日文，便可進講專門之學，較之入他學以六七年之功修，始得一完全之科學者，誠爲事半功倍。奴才自當隨時策勵諸生，勤加研究，以期他日成材，上備國家之用。下學務大臣知之。」（註八）

清兵部侍郎鐵良奏抽閱江蘇等省營務情形。

清廷據鐵良奏報關於抽閱各省營務情形後，諭曰：

「鐵良奏遵旨抽閱江蘇等省營伍情形一摺，據稱陸軍以湖北之常備軍爲最優，河南之常備軍步隊六營，江南之常備軍步隊四營，江西之常備前軍步隊四營，頗有可觀。蘇州安徽之續備各軍，江南之護軍四旗，新湘五旗，廢弛最甚。其餘各營操法，亦多平常。水師則湖口差強，餘均較遜等語。各省營伍，疊經嚴諭該督撫等，認真整飭，勤加訓練，不啻三令五申。乃除湖北陸軍外，其餘各省積習迄未力除，實屬有負委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夙抱公忠，所練陸軍，獨能出色，深堪嘉獎。至蘇州、安徽之續備各軍，江南之護軍四旗，新湘五旗，如此廢弛，殊堪痛恨。所有各營統領，江蘇候補道松峻、候補總兵費金組、羅吉亮、補用參將徐萬福、著一併革職。費金組一員，情節尤重，著革職永不敘用，並不准投效各營。其餘幫統以下各員，著該督撫查明嚴參。又安徽各營統領，福山鎮總兵李定明，茫無閱歷，軍紀異常懈弛，李定明著即革職。統領南洋武威新軍留江補用副將魏榮斌，不知操法，嗜好甚深，平日不到操場，且有空額情事，魏榮斌著即革職，並著將空缺兵餉，嚴行提追。該督撫等均著嚴行申飭，嗣後各省督撫，務當振刷精神，將水陸各軍，及武備學堂，切實經理，按照練兵處奏定章程，悉心教練，以期養成勁旅，饒不虛糜。經此次嚴飭之後，儻再仍前玩泄，罔知振作，惟各該督撫是問。懍之。」（註九）

熙凌阿奏籌墊鉅本整頓鹽綱，清廷傳旨嚴行申飭。

清廷據熙凌阿奏報後，嚴諭中飭曰：

「熙凌阿奏籌墊鉅本整頓鹽綱一摺，鹽法爲國家大政，關係民食國課，自應責成該管官吏，保商暢運，力除積弊以裕饌源。乃該員勒奏稱整頓天下鹽綱，已籌定運本銀三百萬兩，先從長蘆辦起，請派大臣督辦，並保魏鴻儒等堪資贊助，應准奏調差遣等語。無非爲壟斷專利起見，其爲受人指使，情節顯然，實屬荒謬。熙凌阿著從寬免其議處，仍傳旨嚴行申飭。」（註一〇）

英人所造鐵路通至前藏，并派員查勘該處礦務。（註一一）

清廷派李盛鐸查辦盜賣東陵官地與俄人事。（註一二）

四川甯遠土蠻變亂，川督命練軍平之。

甯遠府與滇接壤，兩省土蠻聚而滋擾，川督錫良調練兵兩營前往彈壓。（註一三）

註一：「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卷一一，大事表，頁一八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五號，頁一一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五。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九。

註四：「國粹學報」，第一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註五：「國粹學報」，第一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註六：「國粹學報」，第一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註七：「國粹學報」，第一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註八：「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二六八。

註九：「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七。

註一〇：「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八。

註一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一六號，頁四。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

八六

註一二：「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五。

註一三：「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三四。

二十一日（二月二十四日） 清廷任命升允為閩浙總督，曹鴻勳為陝西巡撫。

清廷諭曰：「閩浙總督魏光燾、陝西巡撫夏皆開缺，另候簡用；以察哈爾都統升允為閩浙總督，未到任前，以福州將軍崇善兼署；以湖南布政使曹鴻勳為陝西巡撫。」（註一）

日軍攻占清河城。

二十日，日軍依預定方略進攻清河城。是日，適降大雪，咫尺莫辨，加以太子河冰方融解，諸隊運動備極困難。而俄軍又據守天險，築有堅壘，抵抗殊力，故至日沒，不得已而停戰。二十一日，兩軍復戰，各以炸彈相擲，惟日本分兩路夾擊，俄軍不支，遂於午後六時佔領清河城全部，俄軍敗走。

（註二）

按：清直督袁世凱致電外務部，日軍攻克本溪湖東八十里之清河城為本月二十四日。（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九。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七七。

註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六。

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五日） 清廷任命吏部左侍郎特圖慎為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

院左都御史溥頤為察哈爾都統。（註一）

清廷任命湖南按察使龐鴻書為湖南布政使，山東鹽運使英瑞為湖南按察使。

（註二）

清御史黃昌年奏劾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交鄂督張之洞查辦。（註三）
清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奏請停止裏塘地方喇嘛剃度。

此奏在減少喇嘛數量，並以另建小寺散住梵修之法，分散喇嘛勢力。鳳全奏文如下：

「裏塘地方土司積弱，日以腹削番民爲事，十室九空，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百人，藉以壓制土司，剗削番民，積習多年。駐防營汛單薄，文武相顧，莫敢誰何。搶劫頻仍，半以喇嘛爲通逃蔽，致往來商旅，競向喇嘛寺納賄保險，卽弋獲夾壩，輒復受賄縱逸。上年聚衆撤站，經前督臣飭鎗廳同知劉廷恕帶兵勦辦，將爲首滋事之堪布殲除，其勢稍斂。奴才道出該臺，嚴飭該土司堪布，奉公守法，清查夾壩，拏獲重懲，復飭駐防守備張世彥，由土司選募土勇百名，訓練協防。近尙有法司鐸蒲德元被刼之案，幸未傷人。該處黃土岡，乾海子一帶，爲夾壩出沒之區，當嚴檄鎗、裏文武及該土司勒限嚴緝，並飭添弁勇，由巴塘文武懸賞購線協拿，期於獲盜，究出喇嘛寺，勾通情罪，一併重懲，以靖地方。惟是盡絕根株，非使喇嘛寺有所限制不可，卽此不圖，相率效尤，恐以後辦事亦多掣肘。擬請申明舊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爲期，暫停剃度，嗣後限以披單定額，不准私度一僧，其年在十三歲以內喇嘛，飭家屬領回還俗。奴才一面嚴諭土司堪布，將大寺喇嘛令其各歸部落，另建小寺散住梵修，以分其勢，請一併飭下理藩院核議施行。如此辦法，二十年後，喇嘛日少，百姓日增，何至比戶流離，縑徒坐食，有土、有人之效，可立觀也。得旨，該衙門議奏。」（註四）

清廷詔鞠教汗郡王勒恩札勒諾爾被戕案。

前據理藩院奏，教汗郡王勒恩札勒諾爾贊被護衛幅株哩砍傷身死一案，已有旨交刑部嚴行審訊。茲據翁斌孫奏，請特派王大臣會同查辦等語。此案情節甚重，仍著刑部悉心研鞠，嚴切根究，務得實情，從重懲辦，毋稍輕縱。（註五）

滬商議開雲南銅礦，供各省鑄造銅圓之用。（註六）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日

八八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〇。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六。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二八九。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九。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六。

二十三日（二月二十六日） 清廷以吏部右侍郎繼祿轉左侍郎，以理藩院左侍郎壽

耆為吏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明啓為理藩院左侍郎。（註一）

清廷與京漢鐵路公司議定轉運軍需新章。

清廷以編練新軍，運械費重，特與京漢鐵路公司議定，凡軍人車資糧械運費，概從末減，並定章程十條，永遠遵行。（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交通，頁二九。

二十四日（二月二十七日） 清廷以太僕寺卿台布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註一）

廣東潮汕鐵路公司日工二人被戕案議結。

議結給卹款二萬五千圓，賠款十五萬圓。清外務部於本月二十七日發兩廣總督岑春煊、廣東巡撫張人駿電如下：

「有電計達。昨又准商部咨稱：據張京卿徑（二十五日）電，日案再與愛久爭減，現定卹款二萬五千圓，賠款

一十五萬圓，彼此既簽約。據日領云，事雖議結，須有贓單爲據，乃可銷案。欲將愛久所開贓單，由溫道手轉交公司，而溫道不接，日領不允，以致案不能結，工不能開等情。查賠卹兩款，已由公司與愛久商定，惟須官與領事彼此接洽，方可結束。並此外辦兇追贓各節，亦係地方官應盡之責，應電知粵督撫，轉飭迅將全案一律了結。且未經領事報告不能承認，希即轉飭該道遵辦。並將辦理一切情形，迅速電復。外務部、沁。」（註二）

英政府議將西藏賠款減為英金二十五萬鎊，英兵占領春丕之期，不得逾三年。（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一。

註二：「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九，頁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六。

二十五日（二月二十八日） 清廷以陝西潼商道錫桐為陝西按察使。（註一）

清駐俄使胡惟德致電外務部，蒙古確為局外地。

此項電云：「本日俄官報載：現日軍繞俄後路，出鐵路之西，俄通告各國證明：日軍進蒙古、實犯中國中立。查俄初戰時，與各中立國訂定戰界，僅指滿洲之營口、溝幫子、新民廳鐵路以東一帶，故蒙古確為局外地云。」（註二）

清粵督岑春煊因廣西已大致肅清，電奏請回駐廣東。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岑春煊等：岑春煊奏悉。據稱右江已無大股，零星餘匪，須由地方官認真摻剔，左江則早經平靖，現擬日內回駐廣州等語。西事既已就緒，岑春煊自可回東。着李經羲嚴飭各屬，摻除伏莽，淨絕根株，並將善後應辦一切，悉心經理，務當察吏安民，俾地方日有起色。（註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五日

九〇

中法商人各集股二百萬兩，創設華興銀行於天津，由清直隸總督袁世凱批准咨部。

分省補用道高爾嘉上直隸總督袁世凱合辦華興銀行稟如下：

「竊維銀行之設，昉自泰西，大旨在流通一國之貨財，以應上下之求給。其泉幣通塞之所關，卽商務樞機之所繫，富強之效，胥基於此。惜中國開埠以來，華商不知仿行，於是匯豐、道勝、正金、麥加利諸銀行乘間抵隙，攘我大利。然我不預籌抵制之方法，怵他人之我，先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也。職道有鑒於此，竊聞法國商人沙札郎挾資來華，擬於京津一帶創設銀行，我既許其通商，勢難加以禁阻，再四思維，與其任彼專利事權盡屬之於人，何如與彼合資，操縱尚聽其在我，因與法商就近籌商，改爲中法商人合辦之銀行，名曰華興，訂明係有限公司，彼此資本平均，權利相等，不得有所軒輊，磋商至再，幸尙能就我範圍。現與法商沙札郎訂立草合同一紙，擬籌集股本銀四百萬兩，作爲四萬股，每股庫平銀一百兩，華洋各認其半。其開辦之始，在天津設立總號，先備總數四分之一，華洋各籌集股銀五十萬兩，以爲創業基礎，其餘三百萬兩，俟將來貿易興盛設立分號之時，再行分招股份。惟華商名下之二萬股，均由職道向殷實富商分頭招集，並不假手沙札郎，以昭核實而清權限。職道伏念，華洋合辦原屬不得已之舉，自當稍加限制，以期有利無弊。擬自開辦之日起，以二十年爲限，限滿之後，准華商有將洋股備價贖回之權，洋商不得有推諉挾持諸情事，似於合辦之中隱爲收回利權之地，辦理較爲得體。茲謹將合辦銀行緣由具稟，祇候恩准立案遵行。再法商沙札郎備有的款銀二十五萬兩，存儲天津匯豐銀行，具有保單是實，職道亦擬籌備銀二十五萬兩，存儲天津股實銀號，聽候查驗。其餘五十萬兩，應俟批准之日，於六箇月內，職道與沙札郎分頭招集股本，於限內各將資本備齊，以憑開辦，屆時當重行訂正。合同暨詳細章程呈驗，並求轉咨外、商部存案，以示鄭重，能資保護，謹稟。」

直隸總督袁世凱批：「據稟已悉，仰候行天津府商務公所查核具覆核辦，此檄。」（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一。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五。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一。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財政，頁四四—四六。

二十六日（三月一日） 英倫敦高等法院判決開平礦產業案，張翼（燕謀）勝訴。

前天津開平礦務局，以披佛模恩公司及開平礦務有限公司侵蝕款項，控之倫敦，現已審判得直。其按察使佐治君發出堂諭，有謂被告公司所得產業，均係誘騙而來，其最要證據，乃被告公司並未照合同辦理。惟是案張翼雖獲勝訴，實無所得。（註一）

附錄：英倫敦按察使佐斯堂斷開平礦務局控案判詞（註二）

此案乃張燕謀君與天津之開平礦務局（以下簡稱中國公司）欲請堂上下諭，聲明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號之約，足以限制各被告，並使之照約辦理。因該約不能限制各被告，故各被告與彼等之代理人，以誑騙之術訂立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號交產業之約，是以該約須當置之不理，而請堂上聲明，被告若不照約辦理，則不應把持該移交產業之約之利益，此外原告又向被告索賠。移交產業之約，乃係英文，由上海古柏律師擬稿，帶至天津。此約聲明立約之人，第一面為中國公司與直隸省熱河礦務兼中國公司督辦張燕謀君，及該公司董事德瑾琳君，第二面為模恩之代理人苛華君，第三面為被告公司。該約除載有他事外，亦載有一千九百零七年七月三十號所立之某約，其大意實使中國公司之礦務及產業交與被告公司。該約又聲明中國公司一切之債務，概由被告公司擔當，並被告公司應賠償中國公司云云。至於移交產業之約所載產業，其價值若干，則余可不必再言。觀一千九百零一年七月十九號，該公司會議時，領袖人所言之事已可知之矣。該約文業已譯出，華文約中所載之人名，以張燕謀君為最重，彼不諳英語，又不諳英國合辦公司之章程，又不諳英國律例，所立之華英文對照之約，除被告公司外，已由兩面之人簽字，又由張燕謀君蓋有督辦礦務之印章，以代表中國政府，並蓋有中國公司之印章。立約之地，係在天津，至於所立之約，能否在中國移交不動產業，則余不知之。余恐此事不能辦到，余見英文之約第三款有言，中國公司與德瑾琳君應允被告公司，將所有各約悉行簽字，並辦約內所載移交產業一切之事等語，此事在中國律例應如何辦理，則余不知，各面諸人亦未言及此事，雖余屢請彼等言及此事，然彼等終未言及。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六日

至於移交產業之故，實由商議創立公司所致，余可稱此公司為華英公司，在英國創立，意欲保護該公司之產業，以免為匪亂時所出之事所侵害，並欲收用外人資本整頓該鎮。商議移交產業之人，一面為被告模恩君與其公司，一面為張燕謀君與中國公司，張燕謀君常得久居中國執役海關之外人德瑾琳君之助，張燕謀君亦曾訂立數約，言及新創公司之辦法及其章程，當時彼此應允，新公司之資本須有一百萬鎊，以一鎊為一股，又另以三十七萬五千鎊之股交於舊公司之各股東，作為產業之全價或其一部，又須設立董事兩班，一在中國辦事，一在倫敦辦事，至辦理在中國產業之事，則歸在中國之董事辦理，張燕謀君則為該董事之督辦，總管各事。被告公司則已於一千九百年十二月二十一號由模恩或與模恩有關係之東方公司註冊，查公司章程最要之事，乃在照約辦理，若稍有更改，則須照公司章程第三款辦理。該款有言，凡公司立約，必須照所定之草約辦理，該草約又須有二人簽字，以免有弊，公司之董事，必須照約辦理等語。目下之案，並無此等草約，審判此案之時，又未將草約呈上，是以余知當時並未立有草約。一千九百年八月彼此商議之時已將一千九百年七月三十號之約辦妥，其大旨實由中國公司之代理人德瑾琳君，將中國公司之所有產業，交於被告模恩之代理人苛華君，當時彼此聲明，苛華君不過作為新創公司之代理人而已。

被告與東方公司由彼等在中國之代理人及上海之古柏律師，迫令張燕謀君將中國公司之產業交於被告公司，德瑾琳君亦勸張燕謀君照此辦法，但張燕謀君不肯將移交之約簽字，蓋彼所立之各款，言及新公司之辦法章程之事者，未曾載入約內故也。張燕謀君視該約為不能保護中國政府，中國股東及其本身，彼之所為甚合於理，余又知約內並未聲明將三十七萬五千股交於舊公司之各股東，作為購買該公司產業之價，因此張燕謀君與被告之代理人，以及東方公司之代理人古柏君，彼此極力相辯，已有四日之久，苛華君業已自認曾以各種恫喝之詞恐嚇張燕謀君，但後因古柏君再擬一約，載明移交產業約中所未有之款，故張燕謀君始允照辦。被告之各代表人曾告張燕謀君，謂今所立之約以此為準，即使各事得以照辦，故張深信此事，遂將華英文對照之約蓋印，此約華文、英文各一份，已由被告模恩之代理人苛華君與復脫士君簽字，又由張燕謀君、德瑾琳君簽字。以余之意，則該約與移交產業之約其為重要一也。古柏君乃係上海英國律師公司人員之一，彼乃代東方公司與被告公司行事，該約與移交產業之約之稿，乃係古柏君所擬定，當時彼此互相爭辯，後德瑾琳君代表原告即張燕謀君，於一千九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五號致函於上海

古柏律師公司，告知其事有不合之處。蓋該公司係被告公司之律法官，古柏律師等於一千九百零二年八月十一號覆函云：因欲保持閣下（即德璫琳君張燕謀君）與中國股東之利權，故訂立此約（即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之約），此約與移交產業之約同日簽字。苛華、復脫士兩君，與本律師明認該約為限制之約，以便將舊公司之產業交出，約中各款定必照辦，本律師已知閣下與張大人之地位，故必將閣下之函鈔錄一份，由下次郵船寄與倫敦董事，而由彼等照合宜之法辦理，本律師亦必指出，公司若不照閣下所請者辦理，則所關甚屬重要等語。據苛華所供之憑證，其意亦與此相同，復脫士所供者，則謂彼之肯將約簽字，實因約文中除彼此日前應允之事外，並無他事，此語殊屬確實。余今已知約中各款，乃此事之根基，各面之人均已明白此約乃屬最重之約，可使原告將其產業交於被告公司，余又知該約各款被告並未照辦，被告公司與其董事不認該約作為可行之約，又不肯照各款辦理，直至出案之時。據被告公司所供之憑證，則可知彼等並非不認此事，然時至今日，被告尚以移交產業之約為據，而把持產業。據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二十七號苛華君所作之書，即可知彼以勢力，強奪產業之契據也。以余之意觀之，若任由被告公司把持移交產業之約之利益，而藉詞不照該約辦理，即如苛華與復脫士係無權訂立此等款項之人，或被告公司若不改其方針，不能照約辦理，則實有背於公平之宗旨。此等失信之舉，實乃國中律例所不容，在本公堂之內，若有購買真實產業，無論其已否接收，若彼不照約行事，則堂上斷不許其把持產業。凡有以契據收取產業者，則彼必須照所定之約行事，此乃律例之所必然也。余意亦可將此施之於本案，故移交產業之約與同日所立之約，實與一約無異。被告公司因未嘗將該約之意詳告張燕謀君與中國各股東，或不便照該約行事，故反謂該約必無所用，又謂訂立此約之代理人，並非奉命訂立此約，其後被告公司與被告模恩君不肯照約行事，而置原告於不顧，故致有今日之案。

被告公司與模恩君，均已上堂辯駁一切，余不用將彼等之所言詳細斥駁。今張燕謀君與德璫琳君前來本國，在余之前供陳一切，余料被告必甚有不樂之意。張燕謀君業已受審，德璫琳君與其餘諸原告已由被告之律師詳細詢問，當審判之時，余曾言及被告公司並未將該約斥駁，以余之意，被告雖斥駁該約，恐亦未必有成，其後模恩之律師，則又謂不能斥駁該約，此即係該約足以限制各被告也。以余意觀之，該約不能作為約稿，余又不能下諭使之照辦，余又恐原告難向被告索得賠償，但余今已決意定奪，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號之約必足以限制各被告，若被告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六日

九四

公司不照原約辦理，則不應把持移交產業之約中所載之產業。若被告不於合宜之期內照約辦理，則本公司堂定必將各礦與產業送回原告，以免被告公司與其代理人並執役之人把持產業，今此案重要之處，即原告已得成功也。

余今考究原告所索取之賠償，被告公司常謂：因照一千九百年七月三十號之約，立有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號之移交產業之約，故中國公司一切產業須歸被告公司，三閱月之後，東方公司因與被告公司，其資本名有英金一百萬鎊，每一鎊為一股，立有一千九百零一年五月二號之約，故允將一千九百年七月三十號之約內一切利益售於被告公司，而被告公司遂將彼之一百萬股內之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三股交與東方公司，作為實股，東方公司又付英金二千鎊，作為被告公司註冊之費。一千九百零一年五月二號之約，乃於五月二十五號在被告公司各董會議時蓋印，其時以五萬股作為實股，交與被告模恩君，又以十五萬股作為實股，交與東方公司各董，已決意將三十七萬五千股交與中國公司之代表人（即與以三十七萬五千股交與中國公司各股東無異），又將四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三股交於東方公司代表人，即除以七股為註冊之費外，乃均為公司所有之資本。余知四十二萬四千股於會議時，並未聲明乃係實股，但余知彼等常以此作為實股，因此原告遂有不滿意之心，設使五萬股與十五萬股（合共二十萬股）作為創辦之紅股，則無故以四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三股與東方公司之各代表人作為實股，余甚不明其何故。據所供各證觀之，則中國公司已被騙去四十二萬五千股，實有大損於中國各股東，而彼等理應得三十七萬五千股也。此等股份不應虛設，其價理應在原價之上，蓋原告有云，中國公司之股東所得售產業之三十七萬五千股，定必得有大利，但所得之股，其價大跌，出於意料之外，被告藉詞辯駁，謂二十五萬股送於購買公司，債票達五十萬鎊者作為紅股，殊不知發來此等債票，中國各股東均不知之。原告曾謂藉此項大債，實屬不必，蓋所借之款內有二十萬鎊並未施用，不過存於銀行，屬於被告公司，若果用此款，則亦可以知無用將股票給與他人。余知發出之債票並未售於外人，不過創辦人與其友人，將所有之債票全行購買而已，余料此等債票與四十二萬四千九百九十三股之實股，目下尚在創辦諸人之手，一千九百零二年五月被告公司各董事會議之事，甚屬奇異，余尚未詳細查考其事，總之此事未曾照例辦理，余恐不能使之得直。中國公司各股東因所得之三十七萬五千股。其價大跌，故向被告模恩君索取賠償，但所索者必視其有無背約方可定奪，該約已由被告模恩及其代理人苛華君簽字者，實無可疑之處。余并未在約中見

得有聲明不發實股之語，余又並未見有不許被告公司爲實在之事發出實股之語，至於頒發實股與東方公司，實乃模恩君一人之責任，余不明其故，總之余不能使被告模恩或其公司當受原告所失一切之責任，但余之判詞不能有損日後被告公司或代表被告公司而出上控之事，或創辦被告公司之人控告他被告之事。

原告律師當開堂詢審此案時，請余更改稟內之某句，余已許之，此語見於索償之稟內。但第十三次審判之時，原告又請余更改，謂德璵琳君（余恐彼係原告張燕謀君之代理人）肯爲此事者，實因誤信一千九百年十一月九號被告模恩君與德璵琳君之函應允更改某項之事所致，且又應允將一千九百年七月三十號之約加入所收之語，再行簽字。因此等更改以致所出之事甚多，以余意觀之，此等事件與此案無甚重要，但日後所出之案與此甚有關係，亦未可以逆料。余意此等更改無甚利益，余料原告亦不因此以致受損，日前審案之時，堂上之人並未言及所改者足以限制各人，原告律師又請余更改數語，謂張燕謀君肯將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號移交產業之約簽字者，實因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九號苛華君與德璵琳君之函內有誑騙之語所致。苛華君並非被告，亦不過模恩之代理人而已，余曾考究索取賠償之稟第十七款之末句，余料此等索償並非有意加入，若該約足以限制各被告，並可照約施行，則原告並不因張燕謀君將移交產業之約簽字以致有損，故余不能允許所請改之語，余之判詞亦有斷不損原告再控之事。

此外尚有索償一項，即張燕謀君失去職位，故須向被告公司索取賠償。張燕謀君目下不爲中國公司之督辦，余不明其故安在，原告索賠之故，實因被告不照該約某款辦理，余料此堂諭下後，該約各款定必照實施行，否則被告公司不應把持其產業，被告公司理應交還一切之費用，但不能由該礦所得之資籌措之。至於賠償，余今暫不定斷，以俟此諭下後其結局如何再行辦理。被告公司又須付原告之堂費，被告模恩公司亦爲此案中人之一，因該公司近日之舉動，致令堂費因之加大，故彼亦當出彼所應出之堂費。余又再作一言，張燕謀君並未有失信之罪，或不合於法之罪也。（二月初十日）

按：張君燕謀私售開平礦產以致涉訟，曾赴倫敦上控，經英按察使佐斯君於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即一千九百零五年三月一日）堂訊讞，越十五日乃始定案。原告爲張燕謀與開平礦務局，被告爲模恩君與皮佛模恩公司，及開平礦務局有限公司。原告欲請問官聲明前約（即一千九百零一年二月十九日所立者）而由苛華君復脫士君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九六

，德璫琳君及張燕謀君所簽字者，足以限制各被告，並請問官下諭使之照辦前約，曾言使張君終身爲被告公司之督辦及設立華董也。

日軍右翼兵團攻占王富嶺、高台嶺、姚千戶屯，迂迴兵團攻占大民屯及新民廳。

本日，日軍右翼兵團之右翼隊將王富嶺北方高地及高台嶺占領。左翼隊將小堡溝子及姚千戶屯占領。迂迴兵團之右翼隊，是夜一點鐘占領自三家溝至張家廳一帶之地。中央隊繞行四方台俄軍側背，而達蘇家安附近，與右翼隊協擊四方台之俄兵，至午時遂將四方台全部占領，而其騎兵亦於是日佔領大民屯及新民廳。（註三）

清吏部奏裁書吏，以私費充公。（註四）

廣東饒平縣雙刀會毀教堂五十餘間。

饒平縣黃岡地方，有雙刀會林能豐等，毀搶該處教堂五十餘間，并有一教民幼女被擄。（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實業，頁四三。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九——二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七八。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內務，頁四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五期，宗教，頁三九。

二十七日（三月二日） 日本政府照會清廷，請派兵駐守南滿洲，然未聲明該地永

歸中國。(註一)

唐紹儀與英代表費利夏 (S. M. Fraser)、韋禮敦 (Wilden) 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議西藏條約。

清議員大臣唐紹儀奏報：行抵印度，與費使訂期議藏約。唐紹儀奏摺如下：

「奏爲恭報微臣行抵印度及開議日期事。竊臣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香港放洋，業經奏報在案。旋於本年正月十三日，偕參隨各員行抵印度夏爾古達地方，當經印度外部遣其參贊詣舟接待登岸。十七、十八兩日與議約公使費利夏、佐理議約韋禮敦往復會晤，二十五日與印度總督寇仁會晤，旋與費利夏面訂於二十七日開議藏約，俟開議後，當隨時將商訂情形咨呈外務部代奏，請旨俾資遵守。臣忝膺重任，時懷冰兢，惟有不激不隨，矢勤矢慎，冀保兩邦和平之局，仰答九重高厚之恩，願竭愚忱，藉伸忠悃、謹奏。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註二)

英國發表西藏交涉案，知印度總督與其統將意見不合。(註三)

浙江之新昌、奉化有匪徒蠢動。

新昌縣屬開口巖地方，匪徒聚衆希圖謀亂，經奉新兩縣密稟浙江提督，即派防練兵勇馳往查辦，匪黨遂即逃散。(註四)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頁一一八。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六。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三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正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九八

二十八日（三月三日） 清外務部致電胡惟德，俄兵入蒙古採買馬糧，請告俄外部制止。

清外務部電云：

「有電悉。前雷使照稱，日軍率騎匪攻鐵路橋，經中立地往蒙古。經本部飭查熱河、遼西均無所聞，係在戰地，與中立無涉。至開戰後，以遼西爲中立界，已照會各國公認。乃俄兵屢越遼西，去臘又以大隊繞襲牛莊，爲日軍擊退，沿途焚掠而去。屢次詰問，雷使忽照稱順鐵路以東爲交界，本部駁以不得憑空展寬，藉詞踰越，今出通告，無非掩飾其侵犯遼西之迹。日使屢言：俄苟推重局外，日亦推重之。俄兵在遼西出沒，更深入蒙古採買馬糧，接濟軍隊，日軍因此係任便。俄先犯中立，致爲日軍口實，中國不擔其責，希切實駁辯。再頃據新民府電：日軍與俄人現在府東相持，東路探報俄有大隊西來，商民驚恐等情，除詰日本外，請告外部，速電軍官，勿在中立地開仗，倘因開戰，損失公私產業，應聲明向戰國索償，並電覆。」（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六。

二十九日（三月四日） 清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奏報籌辦飭收三瞻內屬情形。

先是，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奏，籌辦飭收三瞻內屬情形。又奏：勘辦巴塘屯墾，遠駐察台，恐難兼顧，變通留駐巴塘半年，鑪廳半年，以期辦事應手。（註一）茲誌駐藏大臣鳳全奏奉旨飭收三瞻內屬謹陳籌商情形摺如下：

「駐藏大臣鳳全奏：爲途次中渡，欽奉廷旨，飭收三瞻內屬，謹陳遵辦籌商情形事。竊奴才在中渡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奉上諭，有人奏西藏情形危急，請經營四川各土司，並及時將三瞻收回內屬等語，著錫良、有泰、鳳全體察情形，妥籌具奏，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各諭令知之，欽此。當即欽遵咨行去後。

查瞻對迭經鏖伐，震懾兵威，上年叛藏歸川，已無異志。前大臣長庚善後議奏，請歸爐裏兼轄未果，番官嗣與土司構釁，前督臣鹿傳霖聲罪致討，克平其地，正擬改土歸流，廓清川藏門戶，乃商上赴京，節詞控訴，飭交前成都將軍恭壽查辦。圖圖覆奏，將三瞻地方仍復賞還達賴。在朝廷念切撫綏，不失懷柔之道，而疆臣昧於形勢，坐貽川藏之憂。查瞻對本川省藩籬，而收還實保固根基，長庚盡力調停，實苦事多牽制，鹿傳霖乘時規復，亦期妙協，經權承准前因，仰見廟謀深遠，與老成謀國之苦衷，先後若合符節，奴才跪聆之下，欽佩莫名。復另備公函，商同辦事大臣有泰，督臣錫良妥籌辦法。旋准督臣咨電囑催有泰開導商上，調回番官，酌酬昔年兵費，以便接收，免誤事機。奴才遵即咨催，迄今未經據覆。查達賴去藏未知，定在商上無主，因而推諉遷延，自在意計之中，奴才惟有靜以待之，一面選派曉事土人，前往瞻地探明道路，且覘番官瞻目向背，以便相機因應。復據爐廳同知劉廷恕等稟稱，遵札密派得力弁目，赴瞻開導，宣布朝廷德意，瞻民均願歸川，歡欣鼓舞，番官來稟，聽候商上檄調，語意俱極恭順。惟有泰未經據覆，商上果否遵依，何敢輕舉妄動，以致另生枝節，應請飭下辦事大臣有泰，設法開導商上早爲定議，迅赴事機，實爲第一要義。其餘應辦事宜，容奴才接據有泰商覆咨函，即行飛商督臣妥籌辦理，謹奏。光緒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註二）

法使要求在南甯府開設租界，及以法人為川漢鐵路工程師。

法使要求在南甯府開一專管租界。又謂，川漢鐵路雖由中國自辦，然工程師必須用法人。（註三）

粵各學堂停學，抗議學堂被劫。

粵紳伍銓萃庇護長壽寺僧，糾衆劫奪商業，時敏兩學堂校具，各學堂大動公憤，一律停學。（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二。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七，頁一七。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六號，頁一一八。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正月二十九、三十日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二期，中國事紀，頁三六。

三十日（三月五日） 俄使聲言，若中國不許俄兵在戰地交通之地輸運戰品，則俄

國將以遼西蒙古地方為取償。（註一）

清御史陳恆慶以官鑄大錢，不敷周轉，私鑄充斥，奏請設法變通。（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三六。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一，頁一三。

二月

初一日（三月六日）

牧事。

新疆巡撫潘效蘇奏准改新疆世襲兵為常備兵，並設局專辦屯

以漢人夾雜土著編練常備兵隊，並寓兵於農，從事屯牧。潘效蘇原奏如下：

「竊臣於上年三月，具奏新疆餉源短絀，擬請息借洋款，遣散內地兵勇，改練土著世襲兵，以固邊防而舒餉力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片併發，欽此。臣原奏籌借洋款二百萬兩，係指江西、湖南、湖北三省協餉作抵，均經商允，就撥解滬關，分作三年本利全還。嗣經南洋大臣飭知上海關道與洋商議借，索息八釐，已屬太重，且只交金鎊並無現銀，以鎊易銀之多折耗，甚不合算，是以電商戶部，借款作為罷論。惟催各省協餉如數如期解到，臣即就解到之餉勻撥辦理，業經戶部照准，分咨催解在案。新疆向有馬、步、客勇二萬八千餘人，原擬盡數遣散，籌練土著二萬人，名為世襲兵，每步兵一名，撥給土地十畝，牛馬各二十五隻，羊五十隻，共一百隻；馬兵加倍。自什長以至營旗哨官，層遞加增，俾資屯牧。惟牛、馬、羊三項，登時如數籌給，需價不多，且急切難於購買，議先發給二成，估需價銀二百三十餘萬，而各省協餉又未能如數如期解到，不得已為減兵省費之計，原議某地當駐一營者，改駐一哨，當駐一旗者，改駐一哨，擬籌練一萬四千人，勉為分布，照原議減練六千人。又以牲畜價購買地，則所在皆有，無俟外求。因議多撥地畝，少給牲畜，而牲畜又只籌給羊隻，不給牛馬，蓋牛馬成本重而獲利輕，羊則購價無多，而孳生又較蕃盛，皮可裘，毛可織，乳可酪，肉可充食利用。又多因議馬步兵丁各撥給上地二十畝，自什長以至營旗哨官，酌量加增，或二畝折一，或畝半折一，即地少之處，亦須加撥二三成，務使有餘，不使不足。羊則先給二成，馬兵應給羊二百隻，先給四十隻，步兵應給羊一百隻，先給二十隻，餘皆類推。計官兵一萬四千人，共需籌撥上地三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畝，成本羊四十三萬四千八百五十隻，每羊一隻，估價銀一兩計，需銀四十三萬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一日

四千八百五十兩。加以開鑿渠井，製備農具，及委員薪水車價等項，估銀一十六萬餘兩，總共需銀六十萬左右，分作三年辦理，每年共須勻撥銀二十萬上下，較原議經費銀二百三十餘萬，幾減四成之三，費省事集，既不籌借洋款，又不另請帑項，此目前經費無多，不可不辦者一也。至常年餉項，即以一萬四千人，按照新疆現在餉章計之，歲需銀一百二十餘萬兩，加以續備巡警練勇一十五營，旗哨三千九百餘人，歲餉三十二萬餘兩，共需銀一百五十二萬餘兩。今練兵一萬四千人，營旗官給地二百畝，羊二千隻；哨長給地一百畝，羊一千隻；馬兵給地二十畝，羊二百隻；步兵給地二十畝，羊一百隻；其餘差弁、什長、親兵、護兵等人等，遞有增加地畝。登時籌給羊隻，先給二成，令其在山牧放，生生不息，約計五六年後，即可積足本羊額數，此五六年中，各該弁兵等只有地土收成，尙無羊隻之利。營旗哨官照章歲支辦公銀十一萬八千五百十二兩，又營旗哨官營書薪水銀六萬九百二十四兩，又弁兵每名每月發給鹽菜銀九錢，馬乾餉月支銀二兩四錢，有減作一兩八錢，歲支銀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八錢，每月弁兵一名，月支食糧四斗，歲支糧六萬六千一百四十四石四斗，每石作價銀一兩，統共歲支銀四十九萬餘兩。連續備巡警練勇，歲餉銀三十萬餘兩，每歲共需銀八十一萬餘兩，計每年可省銀七十一萬餘兩，此常年餉項可省，不可不辦者二也。俟五六年後，本羊足額，此後孳生之羊謂之利羊，必在山牧放三年，長大肥壯始能作用，通計八九年後，以步兵計之，每羊百隻至少可收利羊三十隻，每隻價銀至少可售一兩，計可獲銀三十兩。上地二十畝，每畝至少可收倉斗糧一石五斗，共可收糧三十石，每石作價銀一兩計，可獲銀三十兩，二共銀六十兩，較之現在餉章，每步兵一名月支銀三兩六錢，歲支銀四十三兩二錢，其贏絀大相懸殊。利之所在人共趨之，無論土家兵丁，未有不爭先恐後者。自茲以後，除營旗官辦公經費銀兩照舊支給外，所有營旗哨官薪水銀兩，以及馬步兵丁鹽菜糧價，馬乾銀兩，皆可停支，計每年又可省銀三十一萬餘兩。計每年只須發給營旗官辦公經費銀十一萬餘兩，連續備巡警練勇歲餉三十二萬餘兩，統計每年只需餉銀四十三萬餘兩，此將來歲餉所省更多，不可不辦者三也。原議客軍全行遣散，專用土著，漢纏搭用回民、蒙古，具奏後，博採衆論，兼察邊情，回民性烈，不宜使之入伍充兵，授人以柄。纏民性懦，營兵全募此種，誠慮緩急難恃。若令選募二三成進入漢隊中，隨同操練，一步一趨，可期得力，且素悉土性水草，於屯牧二事較客兵尤爲熟習。查新疆客兵，臣於前年抵任後，因欠餉過鉅，不得不大加裁汰。權顧目前步隊，一營只留二百

人，一旗只留一百六十人，馬隊一旗只留五十人，前經奏明在案。現將此項客兵概行留用，次選流寓漢人中之年力精壯毫無嗜好者，酌量添募。緣在營兵丁與流寓漢人共知屯牧之利，較現在口分，大有長餘，情願先行入籍，然後歸伍。北路鎮迪道屬，向係漢回雜處，茲專加選土著漢人，以補客兵之不足，回民概不錄用。南路喀什噶爾、阿克蘇兩道屬，盡屬纏民，今擬擇其精壯而有身家者，每棚兵丁十名，搭用纏民二三人，以補客兵之不足。現在北路撫標及巴里坤鎮標，南路喀什提標、阿克蘇鎮標，委員分投辦理，已有規模，土客互用，不無更替。若仍名爲世襲，名實未盡相符，應請名爲常備兵，以符國朝新制。至伊犁、塔城漢民極少，流寓無多，暫未舉辦。兩處蒙古雖多，然於遊牧，不願居住營房。若令官兵外處，於營制殊不相宜，容與伊犁將軍及塔城參贊大臣徐徐商辦，另案奏陳。伏查新疆孤懸關外，向係仰食內地，自庚子事起，各省協餉欠解甚多，而每年認解賠款四十萬兩，必須如期撥解，刻不容緩。現已枯枵其空，朝不謀夕，若不早爲之計，勉圖自存，將來愈久而愈難支持，邊局何堪設想。本省無源可開，惟此地土肥沃，水草豐茂，尙爲地方自然美利，棄之誠爲可惜。今廣籌屯牧，以養兵丁，即古者寓兵於農之意，舍此別無辦法。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辦，俾臣得以一意經理，期底於成，邊局幸甚。再此摺係臣效蘇主稿，合併陳明，謹奏。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片二件併發，欽此。」（註二）

清廷任命李希杰為順天府尹（原浙江按察使）；豐仲泰為浙江按察使（原山西按察使）；沈瑜慶為山西按察使（原順天府尹）。（註二）

寰泰兵輪被英國印度皇后輪撞沉案，訟直，獲判賠償。

「寰泰」兵輪被「印度皇后」船碰沉，由中國控之。英按察署訊斷得直，判令賠償。被告祇允照原估四十九萬兩減折，賠償三十萬。由江海關道稟呈江督，以所允賠款相懸太殊，未便允從，故仍由該道會同南洋律法官磋商。（註三）

清外務部電咨浙江巡撫聶緝槩，力拒法商滬紹行輪事。（註四）

清商部以京師私錢充斥，奏請採購銅圓，設局行用。清廷從之。（註五）
清商部咨行各省，凡入日籍者，原籍不得置產。（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軍事，頁一二三——一二七。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外交，頁二九。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三九。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三九。

初二日（三月七日） 清廷以沈大鰲調補浙江溫州鎮總兵，任永清調補山東曹州鎮總兵。（註一）

清江督周馥電請收回設立江淮巡撫之成命。（註二）

清廷撥銀三十萬兩撫恤東三省難民，由日使介紹，運往給發。（註三）

上海震旦學院以法教士干預教育，學生全體退學。

震旦學院創立之初，由外籍傳教士擔任義務講座，學校行政則學生任之，養成自治風氣；是年春，該校創辦人兼校長馬相伯微疾養病，外籍教員竟然改革校政，別定規制，違創辦時初意，學生不滿。（註四）。強迫宗教課程是法國教士與學生間爭執的焦點，因而發生學潮，當時馬氏雖已脫離神父職，與天主教關係仍甚深，然他同情學生，極力維護學生，部份學生因學潮而散學（註五），馬氏乃脫離震

且，率全體學生謀另建新校，（註六）八月於吳淞成立復旦公學。

附錄：方豪：私立震旦大學（註七）

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即戊戌政變之年，德宗銳意變法，諭開經濟特科，並創辦京師大學堂。是年梁任公先生（啓超）請法國駐華公使轉約天主教江南倪主教（Garnier）令馬相伯司鐸（良）主持籌設於北京之譯學館。蓋是年相伯先生已不復從政，並返歸教會，在上海附近之余山舉行避靜。相伯先生即上書清廷，請將譯學館設於上海，並介紹由耶穌會司鐸襄理館務。所請悉允，事已垂成，而慈禧太后復臨朝聽政，擬設之譯學館，遂爾中止。相伯先生與弟眉叔（建忠）合撰之「馬氏文通」即在是年出版。相伯先生未署名。是時慕先生之名而欲問業者甚衆。

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梁任公、蔡子民（元培）、張菊生（元濟）諸先生先後從相伯先生習拉丁文，以子民先生爲最勤，並派其所任教之南洋公學學生二十四人就讀。相伯先生乃決意自辦大學，此二十四人即爲基本學生。

二十九年（一九〇三）二月，創辦震旦學院於上海徐家匯舊天文臺一小樓內。三月一日正式開課，胡炳生（敦復）、貝壽同（季眉）、項微塵（驥）、馬君武諸先生，皆當時學生；有遠從川、滇、晉、陝前來問業者。初僅授哲學及拉丁文，旋由耶穌會士二人授英法語。時先生自歐美返國纔十七年，故其理想中之大學，必須能與歐美大學齊駕並驅。馬先生自任監院，手訂章程，學校行政，由學生任之。行學生自治制，項微塵同學任總幹事，鄭子漁任會計幹事，爲固定職務；其餘幹事，皆於學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至學期終了爲止。執掌權限，亦悉遵學生自治規程。所定課目，計有語文學、象數學、格物學、致知學；語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仍分習英、法、德諸現代語以應世用；惟其目的在求能讀原著，而不在造成舌人，一矯當時之風氣。其餘科目，亦僅開示門徑，啓學者自由研究之風。時震旦所重者爲文學與科學，採歐洲名著爲課本。並施行軍訓，實習打靶，聘法國軍官教習。相伯先生自撰致知淺說及拉丁文通，即於是年出版。

三十年（一九〇四），學生人數激增，相伯先生乃商請耶穌會增派教士相助，南周從司鐸遂充任總教習。時于右任先生（伯循）以印行半哭半笑樓詩，譏評時政，陝西巡撫升允指爲革命黨，奏請革去舉人，並加通緝，有「無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二日

一〇六

論行抵何處，拿獲即行正法」之語；鄉人李雨田先生密遣人告于先生，遂聞關南下；相伯先生聞之，招之入院，免其學膳費；于先生乃以劉學裕之名著學籍。

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春，相伯先生微疾養病，南教務長盡改舊章，違創辦時初意，學生抗不從命；相伯先生恐以己故，阻他人設施，並為避免師生衝突，辭職而去；學生大譁，相率離校，震旦遂暫行停辦。于右任先生奉相伯先生命，與同學葉仲裕先生等謀另覓新校舍。嚴又陵先生（復）、熊季廉先生（師復）、袁觀瀾先生（希濤）咸來相會。相伯先生遂與三先生聯名啓事，別立新校，更名復旦公學。

八月，震旦正式復課，以南匯李問漁司鐸（秋）總校務。然不久，全校主權乃完全落於外國教士手中。

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四月，震旦學院由徐家匯遷至盧家灣呂班路（勝利後改名重慶南路），購地一百零三畝。改由韓紹康司鐸主持校務。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孔明道司鐸繼任。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北京政府准予立案。

三年（一九一四）八月，南道煌司鐸繼任校務長，始分「文學法政科」、「醫學科」及「理工科」。此後校務長屢易其人。

十八年（一九二九）擴充實驗室，改建大禮堂。是年為二十五年週年紀念，慶祝至為隆重。

十九年（一九三〇），自然博物館由徐家匯遷入校內。西名 Heude Museum，以紀念創辦人韓伯祿。此館初創於同治六年（一八六七），收長江流域及沿海諸省動植物與獸骨甚多。繼任者亦能踵武前修，續有增集。民初，有郭司鐸（F. Courtois），致力於標本之鑑審。自民國元年至十六年，出版魚類及鳥類報告。松梁材（A. Savio）及鄭璧爾（D. Piel）相繼為館長。鄭氏偏治昆蟲，有蟲學彙刊行世。

二十一年，校內聖伯多祿教堂落成。成立校董會，推馬相伯先生為董事長，國民政府教育部准予立案，聘胡文耀先生為校長。以前皆稱震旦大學院。至是乃改稱震旦大學。

八一三抗日之役，該校收容傷兵甚多，並以壯麗之大禮堂為收容所。

二十六年，復於蒲石路（勝利後改名長樂路）增設女子文理學院，分文學、教育、社會、家政等系。

抗戰期中，該校因位於租界，未被日軍侵入；曾以一部分校舍借於交通大學，並代中央研究院保管一部分文物。該校亦得政府默許，繼續上課，未受播遷損失。

三十六年夏，增設文學院，並改稱校本部爲震旦大學第一部，以震旦女子文理學院爲震旦大學第二部。

迄三十八年國軍撤離上海前，該校計設四院，即：法學院，分法律學系及政治經濟學系；理工學院，分數理系、機電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化學系；醫學院，不分系，另設牙醫專修科；文學院，分中國文學系、拉丁文學系及法國文學系，而第二部之學系皆屬於文學院。

據三十六年六月七日，董事長謝冠生先生日記，其年該校男女生共一〇五二人，教授一二九人，職員三十六人，附屬中學不計在內。其年畢業生一〇七人，內女生二十九人。

該校校址跨重慶南路，其較大設備，計有辦公樓及教授宿舍、物理館、電氣機械館、化學館、醫學館、解剖館、博物館、大禮堂、教堂、學生宿舍。其不屬於學校，而指定可供學生實習之用者，有廣慈醫院及法商電車公司。其他如徐家匯之天文臺、圖書館等，本校師生亦得借用。

上海陷匪後，震旦仍繼續開學，不屈不撓，三十九年八月九日午夜，該校文學院院長張伯達司鐸，被捕入獄，十一月十一日，死於獄中，尤爲該校反共之模範。

四十年七月，共匪接收震旦，校長胡文耀旋即投匪，教會予以開除教籍之罰，但教會人士仍得在校工作。至四十一年春，共匪對該校進行激烈鬥爭，特自北平調派幹部四十人，展開所謂「思想改造」運動，但毫無效果；後又增派幹部三十人，學生中之信奉天主教者，仍不稍屈。七月，共匪乃勒令全體教士離校。

震旦創辦人馬相伯先生之理想，實希望該校能成爲世界第一流大學，使學生不出國而能受與外國著名大學相等之教育。彼所注重者爲文學與科學，文學則中西並重；惟震旦在民國二十一年前，側重法文，學生中雖不乏對中國文學造詣甚深者，然大多數之中文素養頗低；近年則英法文並重，亦時勢所趨。

以往震旦學生畢業後，多留學法、比，而法國政府對各科畢業生，亦一律給予博士學位，此其特點。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二日

一〇八

以成績言，醫學院造就之人材似爲最多，則以有廣慈醫院可供實習，而設備亦頗充實也。

以學風言，震旦之學生，頗能埋頭鑽研，不旁鶩，教授亦頗認真；故往往上海各大學發生學潮時，震旦獨能絃歌不輟；學生畢業後，在社會服務者，亦多穩健自守，不慕名，不逐利，自具一格。

震旦之最大缺點有二：一爲外國教士之把持。耶穌會在天主教修會中爲比較注重學術者，然亦與其他多數外國教士之心理相同，即不注意於中國教士之栽培；自利瑪竇入華以來，已近四百年，尙未出現一在科學上造就較深之中國耶穌會士；故最初三十餘年，掌全校最高權力者，無一非外國教士；至勝利後，始有第一位中國司鐸出任文學院院長。該校創辦人馬相伯先生，本爲耶穌會栽培之唯一傑出人才，精天文及數學，然所著「度數大全」，會中即未允付印，終至一度脫離教會。

第二缺點則爲教士無適當之人可充校長，而所聘校長，則不予實權，形同傀儡；實權在所謂「院長」手中，立案後曾任「院長」者，有 P. P. Henry, P. Germain, P. Dumas。校長與院長往往互相推諉責任，此一般教會大學之通病也。即董事會之權力亦極有限，惟學校與政府間有交涉時，則乞靈於董事長。

外國教士之所以能掌握全權，則爲經費之來源，部分來自國外，即法國政府亦有補助。馬相伯先生曾捐青浦田二千畝，松江田一千畝；松江田後歸相伯孫女，迄其子成立時爲止，已失相伯先生當初捐資興學之原意矣。

惟在管理方面，則外國教士之辦事精神亦有足資稱述者：即職員極少而工作效率甚高。據民國三十七年之報告，全年經費三分之二用於教授薪給，其他大宗支出爲研究及出版所需，辦公用費僅佔百分之一強而已，非一般國立大學所能及也。另一優點，即震旦大學亦猶其他天主教大學，從不強人入教或參加儀式也。

反攻大陸後，震旦收復，欲求改進，則教會當局必須有所覺悟；即教會經費縱有來自國外者，應不再歧視中國教士；外國政府之津貼，尤應受校董會之監視。學校行政應一律由中國人負責；董事會與校長之權力，應有明文規定；而對於中國文化之發揚，及中西文化之貫通，尤須注意，此作者所懸之祈禱也。

湖北教育普及社書店以出售禁書被封，並逮捕店主諸人。（註八）

順天府以京師錢法日壞，物價日貴，奏請查禁。（註九）

清閩浙總督魏光燾奏請阻日本僧侶於漳、泉一帶收徒傳教。

日本僧侶，向無准在中國傳教之約，該等僧侶，藉口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第二十五款一體均霑之語，在漳、泉一帶賃屋設堂，收徒傳教，應予按約駁阻。魏光燾原奏如下：

「閩省當南洋之衝，各國人民，游歷經商，絡繹不絕。交涉之事，日益繁多，而洋人傳教內地，更幾於無處歲有。漳、泉等府出洋謀生者，不下數十萬人，僑寓既久，輒入外籍。籍民、教民既多，動易滋事。臣蒞任後，即經通飭各屬，凡遇一應詞訟，一體持平審理。數月以來，訪查各屬地方，民教尚稱安謐。至日本僧侶，向無准在中國傳教之約，乃漳州、泉州一帶內地，比來竟有日僧收徒布教，賃屋設堂，藉口中日通商行船條約第二十五款一體均霑之語，朦混牽引。迭經臣照會駐廈門日本領事，按約駁阻。並電准外務部核覆，亦以該約第二十五款與傳教無涉，不能強為牽引，照會日使駁論，內外堅持，冀可稍伸補救。此臣到任後辦理教案之大略情形也。又查閩省礦產，經前督臣許應騷設立礦務局，將汀州、建甯、邵武三府屬地方，與華商華裕及法商大東南公司訂立合同，限三年內，在於指定地方，覓地開採。嗣由大東公司派來礦師法人顧爾燮，勘定邵武金礦，請照開採。前署督臣李興銳遵照部章，飭繳照費，該公司抗不遵辦，實屬自取耽延。乃竟請彼駐使向外務部索償鉅款，經臣照會駐福州法領事，據理剖說，旋准領事照覆，已能稍就範圍，正在派員與商。適該領事請假回國，以致尚未成議。又前督臣許應騷任內，設立官腦局，用日本人愛久澤直哉為製腦技師。由該技師保借日商三五公司洋銀二十萬元，作為官局存本。乃開辦以後，該技師不遵合同，糜費鉅款。又復擅派日人往內地各處緝私，致將英商領單採辦之腦，肆行攔截多起。英使屢向外務部索賠商虧，前署督臣李興銳飭將英商扣腦發還，內地日人撤退。該技師均不遵辦，始終任意妄為。李興銳即飭辭退技師，停辦官局。該技師悍然不顧，仍前把持，更肆要索。疊經外務部與日使辯論，迄無端倪。臣蒞任後，細核檔卷，訪察情形，因即電知外務部轉商日使，彼此另議辦法，總以無礙中國主權，不背各國條約為宗旨。現准外務部電覆，業已認允派駐廈日本領事上野專一前來會議。刻該領事尚未到省，揣度情形，將來當可和平了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二日

一〇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二、三日

一一〇

結。下外務部知之。」（註一〇）

俄使牒清外務部，責馬玉崑部兵聯合鬍匪攻擊俄兵。

駐華俄使照會清外務部，指稱馬玉崑所統華兵，在新民屯與滿洲鐵路附近，會同鬍匪攻擊俄兵，實爲不合。（註一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三九。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二九一。

註四：「馬相伯先生年譜」，頁二一四。

註五：程滄波：「國立復旦大學」，見「中華民國大學誌」，頁五五。

註六：「馬相伯先生年譜」，頁二一四。

註七：「中華民國大學誌」，丁惟汾先生八秩榮慶祝賀論文集，頁一六一——一六三。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三九。

註九：「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

註一〇：「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二九一——五二九二。

註一一：「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二八二。

初三日（三月八日） 清駐韓使臣曾廣銓，指定圖門江岸中國界址。

清駐韓使臣曾廣銓電告外務部，圖門江口洲島及附近漲地，業與該國按圖指定，附連北岸者，應概歸中國，望速電吉林將軍富順派員會勘收管。清外務部當電該將軍遵照。（註一）

日軍迂迴兵團攻占奉天北方之小集屯，破壞奉天以北之鐵路，斷俄軍糧餉。

本日，日軍迂迴兵團將奉天方面俄軍，猛力擊退，占領小集屯及八家子、三台子等地，其一部隊，則將奉天以北鐵道破壞，俄軍轉運由此遂絕。（註二）

英政府派韋禮敦至印度，與唐紹儀商議藏約。（註三）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八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三九。

初四日（三月九日） 清廷議設南北洋無線電信。（註一）

四川神拳教聚眾以仇教為名，進攻犍為縣城，旋即救平。

四川總督錫良奏呈剿禁神拳教匪情形摺如下：

「查神拳一教，惑民最速，往歲資陽等縣，疊釀巨案，蔓延廣遠，逼近省垣，用兵幾及一年，為禍甚烈。奴才到任後，飭屬常加查禁，久未敢逞。惟該教易集易散，集則為匪，散則為民，婦孺又皆能之，故難言永絕根株也。加以游惰實繁，奸黠者或以仇教為民，或以防變保家為說，符咒欺誘，皆愚迷信，恆欲藉端滋事，恣其毒虐。去年富順縣朝天寺等事，若非迅雷勿及，又將釀患匪輕。奴才前曾將該團保等奏獎，即以策勵後來。十二月間，有署犍為縣知縣李端榮，訪知縣屬文家山，有張老三等習拳，馳往格殺，並獲其兄張潮潔憑辦。詎本年正月，傳習尤盛，聚黨眾多，蓄謀滋大。李端榮率勇查拿，該匪事破情危，分股突起，初亦託名仇教，繼以附近教堂均已防護，無從窺犯，遂指各場新辦小學堂為洋學，肆意打毀，先將羅成場等處之學董師範生暨保正等殺害，甚且屠戮家口，復思奪取精利鎗礮。二月初四日，乘靖川徽船道經縣屬石板溪，登船殺擄，該船眾寡不敵，管駕史久預等並死於難。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三、四日

一一一

備右軍左營哨弁徐國楨、楊占元率勇馳至，與匪接仗，多有擒斬。該營管帶朱登五亦來奮勦，並經差弁李清廷在牛心山將匪擊退。初六日，該匪一從鎮江渡來者千餘人，一從真武山來者數百人，均撲攔爲縣城。幸朱登五先已到城，督隊迎勦，自朝至暮，酣戰於城外鳳凰山。稍卻復聚，適徐國楨等正從唐壩口勝匪而至，夾擊尤力，匪衆奔北。是役也，轟斃悍黨四百餘人，斬馘數十，生擒相若，奪獲鎗礮符錄旗幟等件。此後餘衆竄據鐵山龜頭寨等處。又紛擾榮縣之新橋場，抄毀民數十餘家，殺斃張三開等。先是奴才聞警，明知小醜不難剪滅，但教堂林立，教士沓來，不早戡平，必滋他患。復揀續備中軍統領柴作舟暨飭右軍統領樊溥霖分道並出，期於速就殄除。初八、初十、十一、十四等日。樊溥霖殲匪於羅城鋪，而所部朱登五仰攻龜頭寨等處。匪以死拒，皆能不避礮石，奪險窮追。柴作舟又督幫帶黃啓文等，冒霧進攻，掃蕩鐵山，生擒首匪王子田、蔣冥山等。由是山寨一無匪蹤，四出搜捕，專清餘孽。伏查此次獲匪，假妖妄以創亂，疊椎魯以成衆，打毀學堂等項，戕殺弁董諸人，並敢犯縣城，抗據山寨，凶餓一時，頓熾。獨幸赴機奮迅，弁勇俱稱驍果，所戰皆捷。其始股多黨悍，疊次陣斬首要袁邦才、胡國安、三腦子、王靈關、張大木頭、吳學富、李老軍、任裕隆。並將擒獲之王子田、蔣冥山、妖僧高自明等，訊明正法，懸懸漸盡，餘衆遂已畏懾潰散。兼旬之內，地方悉就救平，教堂教士，俱得保護無恙，尙堪仰慰宸廑。所有尤爲出力各員弁，自應優給獎敘，以勵有功。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四川督標武進士朱登五免補守備本班，以都司留川儘先補用。五品軍功徐國楨，儘先把總李清廷、楊占元、楊萬福，均免補把總，以千總儘先補用。督標左營右哨都司把總黃啓文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以示鼓勵。至署隄爲縣知縣李端榮，失察境內拳教滋事，實難辭咎。惟該員屢經拿辦，又復會合防軍，擒渠獲醜，功過尙足相抵。現仍責令將在逃匪黨再行弋獲多名，以觀後效。如涉玩泄，卽行嚴參。奴才又已剴切示諭，並通飭各屬，毋任拳教傳習，認真防範，俾遠邇共臻靜謐。此次尙有應保員弁，並被戕管駕史久預以及傷亡勇丁，另行分別奏咨獎恤。得旨，朱登五等著照所請獎勵。仍著嚴拿逸匪，分別懲辦。」（三月二十二日）。（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三九。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一四——五三一六。

初五日（三月十日） 日軍攻占奉天，俄軍大敗。

其時，在滿洲之俄軍兵力：步兵三十八萬八百人，騎兵二萬六千七百人，礮兵三萬四千人，大礮一千三百六十門，分作四軍；日本兵力：步兵二十萬人，礮騎工輜重兵等十五萬人，大礮一千一百門，大山巖爲總司令官。總計兩軍總數達八十五萬，大礮二千五百門，戰線亘四十餘里，蓋開戰以來之第一大戰鬥也。是役日軍死傷總數達四萬一千二百名，俄軍死戰場者至二萬八千，被捕虜者四萬以上，其激戰情形可想見。俄軍敗退後，日軍以兵力缺乏，不能進追，至七日始進奉天北十里之地。俄軍總司令克魯巴金以此戰敗辭職，大將李尼維齊代之。以恢復敗軍秩序，不遑作戰，日軍乘機追進，次第占領鐵嶺、開原、昌圖等處。（註一）奉天大戰戰況如下：

「日軍之在奉天方面者，以正月十六日開始運動與俄軍鏖戰，十七日日軍右翼兵團攻擊天合嶺及榛子嶺附近之俄兵（約步兵二大隊，騎兵三中隊，攜有山礮兩尊。）午後四點半，遂佔獲該嶺。俄軍棄屍二十，向金斗峪地方而退。其左翼兵團則遂退高力營及蛤蟆嶺附近之俄軍（約有步兵二大隊騎兵一中隊），而佔其地。十八日午後四點，俄礮兵約一中隊在英守堡（在灣柳河西南約三啓羅邁當）附近，向日軍轟擊，日軍還礮擊之，至日沒始止。十九日午前十點，灣柳河附近之俄礮兵礮擊日軍右翼兵團之前哨，正午俄步兵約三中隊逆襲日軍右翼兵團之左翼，又約一中隊逆襲日軍左翼兵團之右翼，然皆擊退之。午後日軍右翼兵團攻擊灣柳河附近防禦工事之俄軍（約步兵一聯隊礮兵一中隊），勝之。中有一部未受俄軍抵抗，遂以午後四點佔領金斗峪。其左翼兵團則向南台子前進，預備攻擊清河城附近之俄軍，時有俄步兵四中隊逆擊而來，皆擊退之。二十日，依預定方略進攻清河城，是日適降大雪，咫尺莫辨，加以太子河冰方融解，諸隊運動備極困難，而俄軍又據守天險，築有堅壘，抵抗殊力，故至日沒不得已而停戰。二十一日，兩軍復戰，各以炸彈相擲，惟日軍分兩路夾擊，俄軍不支，遂於午後六點佔領清河城全部。俄軍敗後，悉向馬羣灘方面退走，棄屍戰場一百五十具，俘虜二十四名，又奪獲機關礮三尊，洋槍二百枝，槍彈十萬枚。是日應戰之俄軍，爲豫備步兵第七十一師團，攜有野戰礮二十尊，各中隊約一百五十名，而其二、三中隊幾於全數覆滅。二十二日黎明續行攻擊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五日

一一四

，日軍右翼兵團進至西川嶺附近，左翼兵團則在大嶺附近與俄軍（約三大隊，乃由東部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二十二聯隊及豫備步兵第七十一師團之一部而編成者）交戰，直至日沒收隊。二十三日晨，日軍續行追擊，右翼兵團驅逐少數之俄軍，以午後三點佔領五龍口，左翼兵團則逐退八盤山附近之俄軍，更進佔五百牛泉，其枝隊則與大嶺俄軍對峙。是日俄軍創甚，遂熾沿道之村落而退。二十四日，日軍右翼兵團更前追擊，與俄之新兵（西伯利亞狙擊步兵第二十三、四兩聯隊攜有野戰礮八尊，機關礮四尊）戰於地塔附近，以至於日沒。左翼兵團略與俄軍交綏，因地勢阻礙未至實行攻擊。二十五日午前四點，東勾山及唐家屯北方高地之俄軍先向日軍發礮，日軍略出應戰，午後一點，全兵團齊起礮擊俄軍，損害極大，自西孤嶺東北高地，經王富嶺北方高地以至松樹堡子南方高地一帶陣地，悉爲日軍右翼兵團佔領。中央兵團亦於是晨礮擊俄軍，俄軍礮聲漸沉，遂毀防禦工事而退。其左翼兵團方面之俄軍，則以礮隊居前，向李大屯啞叭臺及沈且堡附近轟擊，而阻於日軍主力，故不得越狼洞溝而前。日軍迂迴兵團之右翼隊，於午前八點佔奪肖在門，並擊退俄騎兵於良加子附近，向北前進；其中央隊（屬迂迴兵團）則於鄭家屯北方擊却俄軍，而至老窩棚；其左翼隊（屬迂迴兵團）則與俄軍相遇轉戰北進，遂將三道溝至榛子嶺一帶佔領。二十六日日軍右翼兵團之右翼隊，將王富嶺北方高地及高臺嶺佔領；左翼隊（屬右翼兵團）將小堡溝子及姚千戶屯佔領；惟中央隊（屬右翼兵團）因受前老子溝及車頭嶺方面之俄兵縱擊，故攻擊東勾山未能奏效。其左翼兵團逐次北進，迫近俄軍陣地，而俄軍兵力原有野礮二十四中隊，重礮四中隊，後復增加，力爲抵抗，故日軍突擊未能得手，入夜又襲王家窩棚、李家窩棚，殊亦無效，反受俄軍逆襲，然日軍勇敢卒擊退之。迂迴兵團之右翼隊，是夜一點佔領自三家溝至張家堡一帶之地；中央隊（屬迂迴兵團）則由大黃徐堡及牛心地一帶，繞行四方臺俄軍側背，而達蘇家安附近，與右翼隊協擊四方臺之俄兵，至午後一點遂將四方臺全部佔領，而其騎兵亦於是日佔領大民屯及新民廳。二十七日，右翼兵團之右翼隊佔領高臺嶺東方之高地；中央隊（屬右翼兵團）則於天未明時至長勾附近攻略俄軍第一陣地。中央兵團向萬寶山俄軍攻擊勝之，惟未能卽拔。至夜，中央隊（屬中央兵團）爲俄軍逆襲，即擊退之左翼兵團，於午前八點以左翼隊之一部侵入長灘，以右翼隊及中央隊佔領北臺子及李家窩棚、王家窩棚等處，後又向金山臺、孤家子、周官堡及王周臺之俄軍猛攻，俄軍潰遁，遂將周官堡及王周臺佔領。日軍乘勝進擊，俄軍悉向東北而退。迂迴兵團派右

翼隊進抵張站附近，夜有俄步兵五大隊來襲，悉拒退之。中央隊及左翼隊（兩隊皆屬迂迴兵團）則與右翼聯合迫退俄兵於東北。二十八日黎明，右翼兵團之左翼隊佔領後松木堡子北方之高地，及唐家屯北方之高地，復向俄軍扼要地線攻擊前進。中央隊及右翼隊（兩隊皆屬右翼兵團）亦相繼進擊，至夜，俄軍大部隊向日軍左翼潛襲四次，皆爲日軍擊退，俄軍損害極大。又俄步兵約一大隊侵入奉集堡及上瓦房，亦爲日軍擊退。左翼兵團之右翼隊佔領三家子、小房身、孟達堡諸部落，中央隊（屬左翼兵團）則佔領銀爾堡後面之歪家堡附近之地。迂迴兵團之右翼隊敗俄軍於彭驛店附近，向林家臺方面追擊，其他諸隊亦擊退俄軍於東北，日軍遂進至德勝營子及達子堡拉木河之地。二十九日午後四點，右翼兵團之枝隊遇俄兵於五家堡擊退之中央隊（屬右翼兵團）與左翼隊（屬右翼兵團），聯合向邊牛永堡北方高地攻略俄軍第一陣地；中央兵團之左翼隊，則與左翼兵團之右翼隊聯合前進，迫逐俄兵於東北；午後一點，遂佔領來神堡及武鎮營。左翼兵團之中央隊佔領蘇胡堡；其左翼隊（屬左翼兵團）擊退前崔家堡附近之俄軍，至夜又向沙坨子舊鐵道橋一帶攻擊，由魚鱗堡附近迫壓俄軍之右側背。迂迴兵團之枝隊，是夕佔領李漢堡之俄軍陣地；其別一枝隊進至大石橋及前心臺子附近；右翼隊（屬迂迴兵團）則與左翼兵團聯絡攻擊俄軍。三十日日軍右翼兵團派遣枝隊至馬羣灘方面，下午三點半奪取東孤嶺並其北方之角面堡。是夜右翼軍方面及修家墳北端皆有俄兵來襲，均擊退之。中央兵團之右翼隊是日午前八點，佔領柳匠屯，圍俄軍於中央之複郭；其左翼隊（屬中央兵團）同時佔領四方臺至英禹一帶，至正午又將西部漢城堡佔領，進攻高力屯。是日蘇家屯車站俄軍自行焚燬，左翼兵團則於是晨佔領達連屯至小蘇家堡一帶，又向莫家堡、楊士屯一帶攻擊。迂迴兵團之中央隊攻奪李官堡之俄軍陣地；其左翼隊（屬迂迴兵團）則由大石橋前進，攻入轉灣橋、五臺子一帶；騎兵隊亦直抵前心臺子，遣其一部份佔領楊馬廠。二月初一日，右翼兵團於馬羣灘方面派遣枝隊佔領稗子勾南方一帶高地，追擊三家子方面之俄軍直至頭道溝；中央兵團於奉天街道附近與俄軍對峙；其左翼隊（屬中央兵團）則於沙河堡及東部漢城堡、蘇家屯、北連子、營二台子等地與俄軍對峙，惟東部漢城堡俄軍抵抗極強，且兵力漸增，故未奪取其地。迂迴兵團因欲攻擊奉天及奉天之西，故先攻奪大石橋至平羅堡之地。是日俄軍約一師團攜礮七十尊向高力屯、歪臺之間攻擊而來，日軍擊退之後，復進與日軍相持以至於日沒。初二日午前三點，日軍右翼兵團方面約俄步兵一隊由唐家屯北方高地向之攻擊

，日軍極力抵抗，俄軍敗退，棄屍三十具。中央兵團方面之俄軍，則於上午二點猛向日軍右翼微擊，未幾又約步兵四大隊由正面來襲，日軍逆而擊之，戰至四點半，即將俄軍擊退。其左翼隊（屬中央兵團）續向東部漢城堡微擊，午前十一點全將該地佔領，並擊退高力屯附近之俄軍，佔地益廣。是晨右翼兵團續攻李官堡，迂迴兵團助之，始佔其地三分之二；迂迴兵團之左翼同時向北陵及張家子繞行圍攻，至晚即佔領轉灣橋至張家子一帶之地。初三日，右翼兵團及中央兵團前面之俄軍全數退却，二兵團先後追擊中央兵團之右翼隊，向娘娘寨、班子寨之間追擊，潰退俄軍直至荒山附近，俄軍大受損害。左翼兵團自前日以來，屢受俄軍逆襲，苦戰之下，始將俄軍擊退。是時某旅團在李官堡忽被俄軍包圍，日軍奮勇抵抗，俄軍死傷甚多，午前十一點，俄軍即已動搖，日軍乘勢追擊，遂迫俄軍於奉天方面；迂迴兵團亦將該方面俄軍猛力擊退，佔領小集屯及八家子、三臺子等地，其一部隊則將奉天以北鐵道破壞，俄軍轉運遂由此絕。初四日，右翼兵團將其前面俄軍逐退，進至渾河右岸以擊守備該處之俄兵，至晚復進至護山堡及彭家樓附近。是晨中央兵團佔據渾河左岸之防禦工事，以與俄軍對峙，並逐退渾河堡附近之俄軍，復向奉天北方攻擊前進。初五日上午，馬羣灘方面北進之日軍，得右翼兵團右翼隊之助，攻擊撫順北方高地及地塔北方高地，至午兩處俄軍皆為擊退，更進追擊，旋將濫泥窪、喇嘛溝一帶佔領。同時中央隊（屬右翼兵團）佔領興隆甸北方高地，續行追擊，並將護山堡奪取。是晨左翼隊（屬右翼兵團）將舊站西北之角面堡及其附近俄軍擊退，繼又進攻彭家樓北方高地及遠連堡子北方高地之俄軍，接戰之下，並擊退之同時，中央兵團之右翼隊將七間房附近之俄軍擊退。午前十點半進至王家勾、東方丘、趙家溝一帶時，俄兵約一大隊當前逆襲，日軍力擊退之。十一點佔領王家勾以南之高地，續攻奉天街道退却之俄軍，其別一部隊同時佔領魚鱗堡北方至二臺子一帶，以斷俄軍退路。左翼隊（屬中央兵團）於揚官屯西面渡涉渾河，擊退右岸之俄軍，更前追擊。左翼兵團向大堡及新堡攻擊，以牽制俄軍，午前十點即將該二地佔領，並向馬頭西塔太平莊及後塔一帶攻擊前進。迂迴兵團之左翼以攔截俄軍退路為目的，於午前十點向胡士臺前進，中央兵團之一部及左翼兵團之一部，則於同時佔領奉天，於是俄軍咸向北退，更據鐵嶺為防禦地矣。溯自開戰迄終凡二十一日，俄軍之與於是役者，共步兵三十萬零八百人，騎兵二萬六千七百人，大砲一千五百六十八尊，為日俘虜約四萬數千人，死傷者十一萬六千五百人。日軍死傷亦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註二）

日使告清外務部，自初五日起，撤退遼西中立地軍隊。（註三）
清淮撫恩壽奏請將海門廳劃歸淮省。

海門廳向歸江藩管轄，近因江淮分省，故亦劃歸管理，又以常鎮通海道，所管地方兼跨蘇淮兩省，體制未免不合，特將通州、海門撥歸淮揚海道管理，並易名為淮揚海通道。（註四）

清鄂督張之洞派員查勘川漢鐵路由襄陽至信陽地勢。（註五）
浙紳自設滬紹行輪公司。

甲辰冬間，有法商莫尼諾，擬開設滬紹輪船公司，經外務部咨浙阻止，近復一再要求不已。浙紳孫秉彝、徐維則、童學琦等，為保全利權起見，集股三十萬，創立滬紹行輪公司，業向香港訂購輪船一艘，載重一千噸，名曰紹興，即日來華，由上海往來紹興上虞之滙海所，再在滙海所用小輪通至小泗埠頭、三江城等處。（註六）

註一：劉彥：「中國外交史」，上冊，頁二九二——二九三。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七七——一八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八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內務，頁四七。

註五：「張文襄公年譜」，卷五，頁一五。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交通，頁五四。

初六日。（三月十一日）清廷以董履高調補安徽壽春鎮總兵；李寶書補授貴州安義鎮總兵。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六、七、八日

一一八

清廷解安徽壽春鎮總兵王幼山職，調貴州安義鎮總兵董履高爲安徽壽春鎮總兵官，以記名總兵李寶書爲貴州安義鎮總兵官。（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三。

初七日（三月十二日） 清廷命兵部尚書長庚，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考驗改編三鎮

新軍。（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四。

初八日（三月十三日） 直隸臨城礦務局與比國公司訂立借款合同。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陳臨城礦務局與比人合辦廢舊約立新約之經過，及礦務局中比人員名額之分配與利權之酌定情形如下：

「竊照直隸臨城、內邱等處，煤礦經前督臣李鴻章委派候選郎中鈕秉臣集款試辦該礦，以機器汲水，開峒、空煤悉用人工，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經前督臣榮祿奏明立案。嗣因鈕秉臣、馮照與垣與蘆漢鐵路工程司比人沙多私立草約，將該礦產業房地統交比公司收執，名爲合辦，實同盜賣，經臣奏請將合同作廢，收回議結，仍飭升任津海關道唐紹儀與沙多另訂中外合股辦法。迭據沙多擬呈各條，於我礦局權利仍多損礙，經飭再三駁斥，磋商兩年之久，甫有成議。復飭據現任津海關道梁敦彥與沙多所派之員詳加考酌，計訂立借款合辦合同十八款，並於合同外備錄互換函稿作爲附件，呈請察核前來。伏查臨城礦務與比員沙多借款合辦，原以該礦附近蘆漢鐵路所出煤斤可藉鐵路轉運，以便銷售（詳閱所訂合同），比公司籌借法金三百萬佛郎，約合華銀九十二萬餘兩，礦局本有產業利益，作銀五十萬兩，比公司先於借款內撥還銀十五萬兩，交礦局收回，下餘三十五萬兩作爲礦局股本，限二年內將新式機器造成開辦。所有借款、股本兩項，均按七釐行息，每年於付息後所餘之款，每百兩撥交礦局公積十兩，與比公司無涉

，再有餘款，礦局與比公司各半均分，此於礦局利益有裨。該礦係華洋合辦，礦局派華總辦一員、華工程司一員及各華員，比公司祇派洋工程總辦一員及各洋員，遇事互商妥辦，由礦局出名，公同樹押。該礦一切事宜，歸北洋大臣節制，華洋辦事員司，遵北洋六臣指示，臣復可派員督辦，於該礦各項工程利弊得以隨時稽核。又聲明比公司未經礦局允准，不得將合辦利權轉讓他人承辦，以杜輾轉交接之弊，此於礦局主權無損。該礦煤斤出井，每值銀一兩，以五分報効國家及本省官款。所徵稅釐除應納地稅外，照開平舊章每噸納釐捐淨錢八十四文，另納稅銀一錢。礦務材料進口例在海關完稅，此於公家稅課有益。借款以三十年為期，前十五年按借款交到實數付利，自第十六年起分年還本，息隨本減，最後十年餘款亦減成付給，至三十年本利全清，合同作廢。又至十五年後，彼此均可知會停辦，倘我欲停辦，則加給十五倍一年之利益，彼欲停辦，則僅還全數借款，不給利益。蓋雖以三十年為期，而至十五年後，我得隨時收回，並載明此項借款僅以礦產股本作押，倘將來礦產股本不足償此項借款，與國家及官府無涉，即與股友除礦利抵完外，亦不再干涉，此於將來收回辦法仍可操縱在我。臣查臨城煤質之佳不讓開平，該礦向以土法開採，本小利微，非改用西法大辦無由見效。而目前庫儲奇絀，官商交困，非籌借洋款亦無由大辦，但借款合辦，要在權操自我，每一不慎，利權外落，輒與賣礦無異。此次臨城礦務與比人合辦，係從舊約作廢之後接議新約，臣於主權所在，日久堅持，始克就範。業經鈔錄合同，咨由外務部核覆，尙屬周妥，並准商部咨覆相同。除飭梁敦彥將華洋文合同詳細校對，會同比員畫押，仍咨請商部發給開礦執照外，謹將合同暨附件錄具清單，恭呈御覽。

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初八日。」（註一）

附錄：直隸臨城礦務局與比國公司訂立借款合同（註二）

第一款 直隸臨城礦務局議定，籌借款項以足敷購置新式機器為擴充臨城礦務之用，且因該礦附近鐵路所出煤斤可藉蘆漢鐵路轉運，以便銷售起見。

第二款 直隸臨城礦務局議定籌借法金三百萬佛郎，約合銀九十二萬三千兩，由蘆漢公司承認籌備全數，借與臨城礦務局。

第三款 此項借款並借款之應納七釐利息，將直隸臨城礦務局所有新舊產業作第一次抵押。以上產業，直隸臨城礦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八日

110

務局承認並無另押與他人情事。

第四款

直隸臨城鑛務局與蘆漢公司彼此議定，俟需款之時，由蘆漢公司將所借之全數分四期交清，按十成計算，每次交足二成五，撥入彼此互允之銀行，以便應支。

第五款

在此合同期內，所有該鑛一切事宜，應由直隸臨城鑛務局與蘆漢公司合辦。直隸臨城鑛務局應派華總辦一員，華工程司一員及各華員；蘆漢公司應派洋工程總辦一員及各洋員，均須彼此會商妥洽後，方能委派。所有該鑛公事並添置機器、購買材料以及各項帳目，每事須華洋總辦互相商妥方可舉行，遇有應行公事，亦須由華洋總辦商定後，用直隸臨城鑛務局出名公同畫押。

第六款

一 直隸臨城鑛務局本有之利益，以及各項產業、房屋、鑛井、機器，連勘驗費在內，共值實銀五十萬兩，此五十萬兩內，以四十八萬兩作為直隸臨城鑛務局本有之利益，以及現有各項產業、房屋、鑛井、機器之價值，其餘之二萬兩應交還中國地方官收回。其蘆漢公司從前細勘該鑛之費用各款，現訂定撥十三萬佛郎作為蘆漢公司名下之款。

二 直隸臨城鑛務局所有利益產業，共值五十萬兩之數，蘆漢公司承認在借款之內先撥十五萬兩交還直隸臨城鑛務局收回，分三期交清：第一期俟奉政府批准合辦時，即交銀五萬兩，其本款第一段內所載應交還中國地方官之勘辦費銀二萬兩，即在此第一期所交五萬兩之內，無須另交；第二期俟華洋總辦到局開辦時再交銀五萬兩；第三期於第二期付清兩個月之後，即再交銀五萬兩。至所餘之款三十五萬兩不交現銀，作為直隸臨城鑛務局股本。按第七款內照股分息蘆漢公司下所有之十三萬佛郎，當於華洋總辦到局接辦時交還現銀六萬五千佛郎與蘆漢公司收回，下餘之六萬五千佛郎作為蘆漢公司之股本，亦按第七款內照股分息。

三 奉政府批准合辦之後，直隸臨城鑛務局暨蘆漢公司，須即接收臨城舊局所有產業、房屋、鑛井、機器，立即從善辦理。

第七款

合辦後每年所得利息，照後開章程辦理：甲、先付佛郎借款利息，按常年七釐計算，每年一付，即借款每

百兩息銀七兩；乙、即付借款利息之後，須交第六款兩局所出租三十五萬兩暨六萬五千佛郎股本之利息，亦按常年七釐計算，每年一付，即股本每百兩息銀七兩；丙、即支以上兩項利息之後所餘之款，每百兩撥交直隸臨城鑛務局十兩，作爲直隸臨城鑛務局公積之款，與蘆漢公司無涉；丁、再有餘款，歸直隸臨城鑛務局暨蘆漢公司公同均分，各得一半。

第八款

建造新式機器，約計至遲不得過二年之期，其建造新式機器未完以前，所有舊機器所得利益，如不敷支借款以及股本之利息，凡不足之款，當由借本內撥出交付。至借款利息，祇按已交之款若干，於交款日行息。其兩局訂定之股本利息，應視已交之借款若干，按照借款全數彼此分成折算，如借款祇交一成，則兩局所有股本亦按一成行息。至新式機器造成開用以後，兩局所有之股本，即按三十五萬兩暨六萬五千佛郎之數行息。

第九款

此項借款由中國政府批准之日起，以三十年爲期，前十五年按借款交到實數，照第七款付利；自第十六年起，分年還本，將借款三百萬佛郎每年付還金本十五分之一，即每年付二十萬佛郎，應付之七釐借息，隨本遞減，即將第七款丁字項下蘆漢公司名下應得之一半餘款，自十六年至二十年，其所餘之款仍按第七款丁字項下均分一半，自二十一年至三十年，蘆漢公司僅得所有餘款四成也。至第三十年本利全清，並將蘆漢公司名下之股本銀二萬兩，每兩按三佛郎二五計算，於期滿時一併付足後，所有直隸臨城鑛務局利益產業，即與蘆漢公司無涉，此項合同即行作廢。（五月十五日。）

日使請清廷懲治暗通俄人之官員。

遼陽州知州陳良杰，前經日軍拘去，旋即釋放，後又查出其通俄實據，有陳署中十人爲證，復由駐華日使照會外務部，請中國自行照中立條約處理，以保全中國主權。（註三）

俄兵強駐蒙古哈薩克地方。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八、九日

一一三

科布多辦事大臣錫恆奏稱：前有俄人在哈薩克地方開礦，因強買旗地，蒙民聚衆抗阻，俄人調兵彈壓，至今逗留不去。（註四）

清侍郎胡燏棻許洋商有建設北京電燈之權。（註五）

註一：「袁世凱奏摺專輯」，第六冊，頁一七六四——一七六五。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二——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八一。

註四：「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二。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記，頁三九。

初九日（三月十四日） 清廷答覆美國，願參加海牙第二次平和會議。（註一）

日本聲言俄軍進駐蒙古侵犯中國中立。

日本以俄國通告各國，謂日軍出奉天之後，必取道蒙古，爲違犯中國中立，即以俄軍侵犯中國主權六事答辯之：一、俄命其兵約二百名分駐庫倫，徵發牛馬；二、俄軍小隊自開原附近入於蒙古內地；三、俄兵一隊與其所雇之蒙古兵，共以車三百輛，滿載槍礮彈藥，經蒙古出小庫倫，爲中國官吏扣留；四、俄國特遣騎兵三百於東海，恫喝中國官吏，令其釋放軍火車輛；五、遣騎兵三百名，巡邏蒙古之鄂爾羅斯地方；六、從蒙古經過張家口以運送彈藥，被中國官吏查獲充公。（註二）

清廷特簡大學士裕德、尚書長庚、侍郎徐世昌往保定閱操。裕德辭。（註三）

清兩廣總督岑春煊奏，柳州、左江、右江叛匪，業已肅清。

此次肅清柳州、左江、右江叛匪，龍濟光、陸榮廷、姚紹書、龍觀光、陳世華、唐啓新等異常出力，並請加銜賞戴，及賜龍濟光巴圖魯號。岑春煊原奏如下：

一、

柳州叛匪，分作兩股。陸亞發一股，竄踞四十八峯，於上年十月間殄滅。其褚大、歐四一股，自竄慶遠府屬之思恩。經署右江道龍濟光督飭各營，勦辦淨盡，經臣先後將勦辦情形摘要電奏。茲再詳晰陳之：褚大、歐四等股匪，於上年九月初，在羅城縣、柳城交界之五村一帶，爲濟字各軍痛加殲擊，遂狂竄慶遠府思恩縣屬之五十二峯，糾結上匪，勢復猖獗。五十二峯與黔省接壤，萬山盤折，其險峻，與四十八峯相等。而下趨思恩、慶遠各城，勢尤便利。維時張得貴所帶貴字兩營，尙駐羅城慶屬，濟軍亦半在羅城防堵，陸榮廷所統榮字五營，尙未到慶，思恩駐勇無多，勢頗危急。龍濟光先調羅城濟軍跟蹤往援，並飭慶遠濟軍馳往協助。十月初，匪由五十二峯分路來攻思恩縣城，先到之濟軍，亦分路迎敵。連日截抄，我軍頗有傷亡。濟軍後隊繼至，併力猛進，匪始敗退，陣斬二百餘級，獲馬二百餘匹而還。匪敗後，仍踞思恩之廣南、官橋等處，兇鋒尙熾。廣南在縣西三十里，山勢陡峻，巖岸極多，攻勦極難著手。適張得貴兩營到縣，陸榮廷亦率五營由南甯行抵河池、思恩之西路。龍濟光親率濟軍，馳往督勦。匪股數千，復連日來撲縣城。十月二十一日，濟、貴各營，分三路迎戰，自辰至午，匪不少退。貴軍前營管帶韋嘉福奮勇衝殺，歿於陣中，弁勇多受鎗傷，各營憤極猛攻，匪始敗退。次日匪由水源上竄，龍濟光飛飭陸榮廷堵截。匪竄河池屬之六甲、岵崙，陸榮廷率榮軍渡江截勦，並以開花砲連擊，匪乃潰入山巒。龍濟光探問土人，知江峒一路，可繞出泗色，恐匪由此分竄，星夜率隊赴江峒兜勦。二十四日早，匪之頭隊果到江峒，見有官兵，大爲驚駭。龍濟光即率隊截擊，殲斃百餘人。匪回官橋、廣南，又經張得貴率所部貴字兩營並濟字三營，竭力攔截，殲斃又復不少。匪遂退入水洞、號洞，各該洞四面危壁，簞密林深，匪爲官軍圍逼，將踞此險要，拚一死戰，以求出路。二十五日，張得貴先飭營勇登山，奪佔齊南三坳。次日匪由齊南小坳蜂擁撲出，貴軍前鋒挫失，傷亡極多，連失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九日

一二三

三坳。張得貴親督後隊，衝鋒血戰，以示必死，軍威復振，立將三坳奪回，斃匪千餘人，奪鎗三百餘枝。濟字各軍亦同時分兩翼抄截而入，協力鏖戰，首逆褚大爲我軍擊斃，割取首級，解赴柳州示衆；生擒叛弁王華堂等，軍前懲辦。山谷嶺隘之間，匪屍如阜，而屯聚於巖洞各處者，勢尚固結，龍濟光連夜馳至，分派濟、貴各軍，分扼隘口；另選精銳，直搗匪巢，相持一晝夜，乃將水洞攻破，匪奔各隘，悉爲伏兵擊回，內外環鎗指攻，斃匪七百餘。破洞以後，連日窮搜，又斃匪二百餘人，截獲逃匪三百餘人，逆首歐四右腳受傷，黑夜匍匐至上北甲，經團總拿獲解營，報由臣派員前往恩訊明，凌遲處死。於是柳州叛匪，大股悉平，其潛匿五十二峒者，零星散伏，已極窮蹙。濟軍前往搜剔，叛弁何十二死踰那峒，與官軍相持兩日，龍濟光設計誘擒，並獲餘黨數十人，一併懲辦，收鎗九十五枝，於是柳州叛弁，亦全數伏誅，洵足以快人心而伸法紀。其南丹分竄黔邊之匪，爲曾五、蘇八、彭六，黨衆不滿千人，本與褚大、歐四等響應，而各自爲幫，先在河南滋擾，經陸榮廷追擊，突過黔界，黔軍及陸榮廷會合，截回痛勦，連日殲斃逃潰，所餘無幾。十二月間黔邊已無匪跡，曾五先於十二月在三甫地方，爲榮軍格斃。蘇八、彭六隻身逃竄，十二月二十六日，又爲榮軍在拉朝三經地方擊斃，割取首級，解交黔軍示衆。迭據龍濟光、陸榮廷稟報，粵邊亦已盪平。臣伏查西匪慣技，散而不聚，官軍不能圍攻，而匪轉得處處牽綴兵力。褚大、歐四等，自羅城、五村兩次敗後，將趨五十二峒，是時頗有以恩恩望虛爲慮者。臣先飭龍濟光堵截竄路，正欲逼入恩恩，使之歸於一隅，始可設法結束。又飛飭陸榮廷，迅自南甯兼程前進，扼守西路，張得貴由東北追逼，龍濟光由南路兜入，四面合圍，無可衝突。廣南官橋之役，鏖戰至四晝夜之久，斃匪三、四千人，起出被擄男女先後共計六千餘人，勦匪以來，未有如此次痛快者。臣復派員往查戰狀，所稟均屬相符。自此次大捷之後，各屬零星散匪，亦多反正投誠，匪勢頓息，實於全局大有裨益。所有在事出力人員，擬先擇尤請獎，以勵戎行，而作士氣。二品頂戴署右江道廣西候補道龍濟光，擬請以道員交軍機處記名，遇缺請旨簡放，並請賞給勇號。督帶貴字兩營已革副將張得貴，擬請開復原官翎枝，並免繳捐復銀兩，記名簡放。分統榮字營藍翎補用守備陸榮廷，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前敵營務處委員廣東候補直隸州知州姚紹書，擬請免補本班，以知府仍留原省前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廣東藍翎直隸州用候補知縣胡道源，擬請免補本班，以直隸知州仍留原省前先補用，並加知府銜。同知銜四川候補知

縣龍觀光，擬請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仍留原省前先補用，並賞戴花翎。同知銜署思恩縣事請補博白縣知縣譚鄰華，擬請在任以直隸州知州儘先補用，並加知府銜。管帶濟字前營游擊銜補用都司龔得勝，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管帶濟字選鋒營都司銜補用守備白有祿，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均請加副將銜。管帶濟字後營州同職銜錢琛，擬請以州同分省前先補用，並加同知銜。管帶濟字副前營都司儘先守備白志誠，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幫帶濟字中營歲貢生廖訓法，擬請以直隸州州判分省補用，並加知州銜。濟軍委員廣東候補縣丞黎朝棟，擬請免補本班，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以上文武十三員，確係在事異常出力，合無仰懇天恩，俯准照獎，以勵前勞，而策後效。得旨，如所請行。（註四）

二、

廣西匪患，始於左江，而蔓延於柳、慶各屬。臣於光緒二十九年督師西征，奏請以總兵丁槐署理廣西提督，並將蘇元春原部各營，分別裁併。撥出衡字、貴字十一營，交丁槐統領，專辦左江。漢土錯雜，山陰瘴深，游匪踞爲老巢，地方備極凋敝，丁槐受事以後，先以整頓營伍築建礮卡爲急務，布置數月，勦撫兼施，民匪漸分，游土亦漸斂跡。三十年三月初間，黃五肥股衆三千餘，盤踞永康州、羅陽土司一帶，丁槐會合思恩、南甯各營，八路齊進，痛加殲擊。黃五肥遂被格斃，餘黨之幸存者，狂竄上思，匿於廣東交界之十萬尖山，丁槐率隊跟追，復與東軍會合圍困，匪糧不繼，餓死無算，其衝出者，悉爲我軍殲斃。附近通匪各村，反正安業者，數以萬計。由是兵威所懾，民團亦知振作，捕匪禦盜，以助官兵所不及，左江漸就肅清。適五月十一日，柳州營勇肇變，人心震動，叛匪北走，兵力亦全注於柳城、融懷，而柳、慶以南及思恩各屬，土匪復熾。先是署思恩府知府和廷彪，所部綏遠軍八營，臣曾分撥四營，交丁槐接統，及是以丁槐兵力較厚，因咨商抽調數營，進駐思恩，切實搜勦。思恩、柳慶交界之積匪，以滕正宜、覃火生、陳社求爲著要，黨衆且悍，蹤跡又極飄忽。丁槐於八月間馳抵賓州，兼旬之內，擒獲實貴著匪王春林、侯四、陸八懲辦，並起出被擄男婦多人，匪黨震懾。各營分投勦捕，迭有斬擒，尤以勦辦滕正宜、楊飛瀾兩戰爲最著。楊飛瀾匿於來賓之松柏村，營官陳世華、唐啓新攻勦三晝夜不克，卒以火攻，始將楊飛瀾及匪黨六七百人焚斃。滕正宜匿於遷江之洛敏鼻，地極險峻，唐啓新首先奮攻，登隘猛擊，匪越巖層潰逃，我軍邀截，竟將

滕正宜擊斃，斬馘四十二級。賓川、遷江、來賓一帶，漸次靜謐，遂進辦慶遠之忻城、理苗。忻城、理苗均係土司，與遷江、來賓接壤，年來爲匪火生，陳社求等往來竄擾，居民大半被匪脅從。時署右江道譚濟光專辦五十二峒，未暇分兵兼顧，覃、陳等匪，勢益猖獗。丁槐於十月間分四路進兵，節節前進，各軍遇匪即擊，十餘日連破粟米、岸照一帶匪巢二十餘處，奪獲快鎗土鎗八百餘枝，生擒匪首覃火生及其弟覃三、覃四、覃肖孺等，訊明正法。黃五肥一匪，亦先在尖山地方爲康啓新擊斃。陳社求竄匿來賓，十二月復爲陳世華圍攻生擒訊辦。匪勢日衰，兵氣日振，往來掃蕩，餘孽悉除。臣於二十九年懸賞購緝之巨匪，至是已殄滅無遺。十一月下旬，丁槐因聞有股匪由柳城圖竄理苗，因飭各軍前赴馬平迎戰，遇於馬平之竹木古等處，分路接仗，我軍頗有傷亡，入夜扼要設伏，天甫黎明，匪齊衝出，爲伏軍四面合截，鎗斃無算，擒獲三十八人，奪獲快鎗二百餘枝。查有達字營叛弁王崑山、莫昌年、黃才忠、黃道生在內，訊係在融縣苗山擊敗逸出，糾合土匪，圖竄理苗，卽於軍前正法，於是達營叛勇全股，遂以悉平。臣查左江一帶，游、土勾結，匪患已深，思恩及柳、慶以南，積匪本多，竄匿尤易。丁槐以五千餘人辦理左江，未及期年，漸就平靖，移辦思、慶，積年巨患，悉已成擒。所部士卒，實能所向有功。其勦辦右江出力人員，俟查明另行彙案核保。現辦思恩、忻城、理苗各營，奔馳四月，轉戰於巖穴險逐之地，實屬備著勤勞，若不先行請獎，無以鼓舞戎行。所有在事異常出力之管帶銜字前營花翎副將銜廣西提標補用游擊綽勇巴圖魯陳世華，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都司唐啓新，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並加副將銜。管帶貴字後營藍翎都司儘先守備傅壽禧，幫帶綏遠先鋒左營藍翎儘先守備徐占得，均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並加游擊銜。銜字營親兵營右哨升武舉木全忠，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並賞戴花翎。革職留任効力管帶銜字後營花翎儘先補用游擊黎千才，擬請開復原官翎枝，並免繳捐復銀兩。前敵隨營文案委員花翎指分貴州試用同知張德亮，擬請免補同知，以知府仍留原省補用。管帶綏遠副中營指分四川試用通判夏文炳，擬請免補通判，以同知直隸州仍留原省補用。隨營委員分省試用府經歷趙紹曾，擬請免補本班，以知縣分省歸候補班前充補用。雙月選用縣丞鮑培寬，擬請免選縣丞，以知縣儘先選用。廣西試用縣丞陳東秀，擬請免補縣丞，以知縣仍留原省補用。管帶綏遠先鋒右營通判職銜張錦芳，擬請以通判儘先選用。增生劉祖恩，擬請以縣丞分省前充補用。文章李兆福，擬請以州吏目分省補用。以上文武十四員

，經臣覆加查核，均係在事異常出力，毫無冒濫，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如請給獎，以彰勞勩而勵戎行。其出力之把總馬文富等弁及勇目，另行咨部給獎。至左、右江各屬，地方凋敝，現已通飭各州縣，招集流亡，發給牛種，以安農業。一面添派委員，分往忻城、理苗一帶，妥爲查撫。合併陳明。得旨，如所請行。（註五）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二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八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四〇。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二九三——五二九六。

註五：「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二九六——五二九八。

初十日（三月十五日） 日本滿洲軍總司令部移入瀋陽。（註一）

俄軍擅拘奉天將軍增祺，增旋逃回。

奉天俄軍敗退時，命一將校率兵多名，擁入將軍署中，稱奉克魯巴金將軍之命，請增祺將軍至城外。增將軍答以奉命坐鎮奉省，未便擅離寸步。俄將校怒，將增將軍及其幕僚十餘人，拘向北去。旋俄軍敗潰逃竄，不遑兼顧，增等始得乘間逸回奉天省城。（註二）

清兩江總督周馥奏蘇淮不宜分省。

先是政務處奏議裁改漕運總督爲江淮巡撫，以江、淮、揚、徐四府及通海兩直隸州全歸管理，劃分蘇、淮爲兩省，仍歸兩江總督兼轄。周馥對蘇淮分省不表贊同，乃奏稱：江淮自古爲南北必經，兵家必爭之地。守江南者必先守淮，欲圖江南者必先圖淮。如一經兩分，不僅督撫事權難一，責成重而權力反

薄，而添建一省，用款增而地不加，民窮而財絀，不便之處繁多。至今交通便利，不致阻格軍機，多設一行省未必即能有濟國計民生，不如以淮陽鎮改爲江淮提督，節制徐州鎮及江北各營，專一事權而裨益民生。周馥原奏如下：

「奏爲蘇淮分立行省，事關大局，謹詳籌利弊，披瀝上陳，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准政務處咨光緒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政務處奏議覆裁改漕運總督一摺。江北地方遼闊，宜有重鎮，順治年間改設漕運總督，原兼管巡撫事，現在河運全停，著即改爲江淮巡撫，以符名實，而資治理。卽以原駐地方爲行省，江甯布政司所屬之江、淮、揚、徐四府暨通海兩直隸州全歸管理，仍著兩江總督兼轄，各專責成，餘依議，欽此。業已欽遵，商由江淮巡撫臣恩壽將更張各事陸續會議具奏。惟臣詳籌利弊，採訪衆論，欲圖長治久安之策，尙須再加斟酌，不得不瀝陳於聖主之前。自古淮徐爲南北重鎮，守江者必先守淮；守中原者欲圖江南必先圖淮。蓋淮之形勢，爲門戶藩籬，非堂奧樞紐之地。前代南北分爭之際，未有能在淮立國者。明初規畫畿輔，跨江險淮，幅員最廣，正所謂保江者不在江南，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也。同治三年，御史陳廷經條陳有分立南北兩省之請。原任大學士曾國藩議奏謂：蘇皖未分之時，跨江淮而爲省，古人經畫疆理，具有深意。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於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爲二，與該御史所奏略同。然唐自中興以後，聲教不行於河北；宋自中興以後，號令並不行於江北。晝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似不宜輕改成憲等語。蓋援古證今，知其事不可行。今於江蘇一省，割四府二州別爲江淮省，則江蘇僅存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壤地褊狹，形勢全失，何以圖治。明臣唐順之論，江防以菱角嘴，營前沙爲第一重門戶；周家橋、圖山爲第二重門戶；京口、瓜州爲第三重門戶，皆就南北相對爲言。屬在一省，則設防較易，今皆剖分兩省，則氣勢渙散，設防轉難。

國朝設官分職，總督治軍政，巡撫治地方，本各有專責，而軍興以來，總督兼轄之。行省仍僅管轄綠營制兵，如江西、安徽等省新設防營，則悉歸巡撫主之，蘇防諸軍調度去留，亦由巡撫主政。今特設江淮一省，原爲戰守形便而起，不以兵權歸之，則巡撫無所措施，以兵事責之，則氣力以分而愈薄，號令亦紛而多歧。臣與恩壽素皆和衷

共濟，固無互相推諉之慮，萬一後來者各執意見，其窒礙之處，恐視督撫同城者爲更甚。況特設一行省，事體加繁，舉凡練兵、興學諸事，新政所當行者，無一不須別開生面，即無一不須籌集鉅款。兩江舊稱財賦之區，平原沃壤，大都在江南，其江北地面自亂後，元氣至今未復。故江甯司庫所入，即遠不逮江蘇。當此民窮財細，各省分籌賠款，恆苦不給。添建一省，用款增而地不加多，責成重而權力反薄，似覺未宜，此皆就其大端言之。他若撫藩分處兩地，商榷諸事皆形不便；兩省地界緊倡，士民就近服官，流弊更多，不便之處，尤難枚舉。總之，論今日時勢，沿江沿海開通已久，端賴內地聯爲一氣，聲勢相通，振興新政，方足以固民心，而強國體。即一旦有事，調兵徵餉，號令齊一，督撫尙可以完全之地之力而經營之。江南爲長江門戶，關係數省安危，聲勢宜厚，調動宜速，似不可過分畛域，自取拘束。古人兼建而少其力，是惡諸侯之強，而以此弱之，正與今日情勢相反。臣再四籌思，竊以爲分設江淮行省，非萬年金湯之全策也。惟是清淮當南北水陸之衝，民情强悍，伏莽滋多，誠不可無大員坐鎮。擬請以淮揚鎮改爲江淮提督，文武并用，節制徐州鎮及江北各營，仍以淮揚海道兼按察使銜。凡江北梟盜重案，應即時正法，及軍流以下人犯歸其審勘，毋庸解蘇，以免遲滯。似此文武各有綱領，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不必大改成憲。此時電報靈通，輪船便利，不致阻格事機。至於外患之來，當視全國之兵力以爲進退，必謂多設一行省即能有濟，尤非臣愚所敢知也。微臣一得之慮，是否有當，相應仰懇天恩飭下政務處再加詳籌覆奏，請旨定奪。」（註三）

清戶部咨查各省出入。

清戶部通咨各省略謂：

「本部前奏設立計學館，俾各司員肄習財政，並考查各省自庚子後新增出入款項。乃查各省自庚子後，經本部於咨行在奏飭籌辦之件，及迴鑾後由本部開單奏請，並議復奉允籌辦行知該省辦理各件，按年逐加查考，開單比核，出入款項無案可稽者實多。其有因近年改設外務部、商部暨添設政務、財政、練兵各處，需財孔亟，自行奏請飭籌，該省或逕行報解，或由電密請，未暇備文分咨者，亦有向係本部專案未報者。本部爲錢糧總匯，無案可考，殊不成事。查該省向來咨報各衙門關係錢糧之件，必照例分咨本部備案，況當變通之時，豈宜有異。茲將光緒二十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初十、十一日

一三〇

、八、九、三十等年，凡該省所有新增出入款項，按年開列清單，咨行轉飭，照單將未經報部新增出入款項，逐一查明聲復報部，以憑稽核。其單內未開而有關財政者，亦應一律查明，迅速造報。」（註四）

閩省京官奏請派前內閣學士陳寶琛為閩省鐵路總辦。（註五）

註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三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八二。

註三：「秋浦周尙書全集」，奏稿三，頁四一六。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財政，頁九二。

註五：「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三。

十一日（三月十六日） 清商部奏准改南洋公學為高等實業學堂。

光緒二十二年，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就招商、電報兩局捐款，設立南洋公學。二十九年八月間，復經該大臣奏請改為高等商務學堂，祇因常年經費支絀，未能照章辦理。故商部擬將其收歸管理，改為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由招商、電報兩局撥銀十萬兩為常年經費，並派楊士琦為監督。商部原奏如下：

「竊臣部於前年七月間奏定開辦章程摺內聲明，擬設商務學堂，酌量情形，隨時奏明辦理。嗣於上年二月間奏設京師高等實業學堂，研究格致製造，其學科專注重於工業，迭將辦理情形奏明，奉旨允准在案。惟中國商學素未講求，設立商業學堂既係臣部專職，亟當次第籌辦。查上海為通商鉅埠，商務最盛，前由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於光緒二十二年就招商、電報兩局捐款設立南洋公學，前年八月間復經該大臣奏請改為高等商務學堂，祇因常年經費支絀，未能照章辦理。歷年以來，僅派學生出洋肄業，該學創始經營，規模頗具，若歸臣部切實興辦，藉以開通風尚

，造就商才，洵屬深有裨益。當經臣等函商該大臣，旋准復稱該學開辦雖久，無所附麗，茲值商部設立實業學堂，應請隸入商部管理，庶幾聯屬一氣，名實相符，並請派員接收等因前來。臣等伏念東西各國，商校林立，溯其創始，類由公司商會集資開辦，而國家爲之扶助。南洋學堂地居商埠，款由商捐，既經該大臣請歸臣部管理，應即改爲上海實業學堂，專課商學，與京師實業學堂規模雖同一律，而造就各有專長，業經電知臣部左參議王清穆在滬先行接收。至該學常年經費，前係就招商、電報兩局歲撥銀十萬兩，並因增設譯書院、東文學堂。復歲就招商局續撥銀二萬兩，電報局續撥洋二萬元。嗣以招商、電報兩局改革，該學入款驟減，僅恃續撥，兩項統計每年不過三萬餘兩。譯書院、東文學堂雖已先後裁撤，而常年開支暨游學經費，總需銀七萬餘兩之譜。目下該學約尙餘存款項十萬兩左右，既經改設實業學堂，整理擴充，亟須另籌的款，俾得經久。擬仍咨商北洋大臣轉飭招商、電報兩局酌撥常年經費。嗣後學生畢業，應即酌量先儘該兩局任用，仍一律按照京師高等實業學堂優予出身，以資策勵。至此項撥款儻有不敷，臣等當再設法籌措，以濟要需。現在接收伊始，更張舊制，創立新模，事體至爲繁重，非有諳習歷練實心任事之員，不足以資董理。查有臣部右參議楊士琦，前經北洋大臣袁世凱奏請留滬辦理輪電事宜，並由臣部奏明飭令在滬推廣商會等事，該員才識闊通，體用兼備，於學務講求有素，應請派充監督，就近總理該學堂事務，以專責成。除一切應辦事宜，再由臣等督飭該員次第酌核，隨時奏明辦理，謹奏。」（註一）

德使要求修築山東德州至天津築路權。（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教育，頁四〇—四一。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四。

十二日（三月十七日） 日軍攻占鐵嶺。

先一日，日軍聯合各隊攻奪鐵嶺，彼時俄軍左翼猶據塔山高地，安置大砲三十餘尊，更於平原一帶穿鑿塹壕。其右翼之車站附近，亦列大砲六尊向日軍轟擊。日軍與戰至晚，俄軍砲聲漸寂。至九時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十二、十三日

一三二

，日軍遣騎偵探，不意俄軍已乘夜潛遁。本日黎明，日軍先將車站占領，各隊繼入市街，遂將鐵嶺全部占領。（註一）

清庫倫辦事大臣報稱：俄兵自貝加爾州經蒙古之恰克圖以至張家口，欲將該處一帶實行占據。（註二）

清商部准免國人自造機器麵粉稅。（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五期，軍事，頁二四二。

註二：「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頁九八。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四。

十三日（三月十八日） 清廷命各省將認籌練兵經費，每月如數先期籌解。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戶部奏，請飭各省籌解練兵經費，不得稍有拖欠等語。練兵爲根本至計，饒項尤練兵要需。乃各省認籌練兵經費，未能如數如期解到，以致部庫籌墊，兼顧爲難。著各省將軍督撫按照認解數目，每月先期籌解，毋稍宕延。並著戶部查照京饌，甘饌成案，分別勸徵，隨時奏明辦理。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通諭知之。（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六。

十四日（三月十九日） 日軍襲占開原。

俄軍既失鐵嶺，北退至開原。日軍復派步兵一小隊，由深栖中尉指揮前進攻取。本日夜半一時，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自中固鎮本道拔隊前往，途中無一俄兵抵抗，直入開原。十五日俄步兵約三中隊來襲開原，敗之。日軍之占領開原，勢遂益臻鞏固矣。（註一）

清順天府尹奏設公估局，整頓錢法。（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五期，軍事，頁二四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財政，頁九三。

十五日（三月二十日） 美國駐華公使致牒清外務部謂：美國與英、法、德、奧、比、意六國同盟，保全中國。

各國照會清廷，保全中國領土，其命意未易測度，爲善爲惡，不可知也。惟從極負之一端測之，則有如上所言者，此所以備一說，警政府，不必事之果出於此也。若清廷能不失此時機，而有以善其後，則外人之政策，亦與之爲變化矣。（註一）

附錄：

一、警鐘日報時評。（註二）

據路透電，稱美內務大臣海君，近已致書各國，謂戰局之後，保全中國國權，已得各國之贊成。又據同日柏林電，言德、英、意三國，亦與美國表同情，約俄、日議和以後，不得向中國取地。此說一行，吾知中國政府必將墮其術中，以爲平和之可望，豈知大難固未已哉！夫俄人失之東隅，勢必取償於西北，以違犯中立責中國非一日矣。雖要索廈門、馬江爲外部拒絕，然即今日之時局觀之，不犯遼西，即侵略新疆、蒙古耳。日人之對中國也，雖無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十四、十五日

烈之舉動，然俄人由南洋運械，則日人迫中國密查，俄人在蒙古募兵，日人又責中邦背約，中國當此危局，可乘之隙甚多，安能禁日人不與問罪之師哉？即使各國保全中國，不欲與戎，然保全其名，而瓜分其實。試觀近數日間，英人拒威海歸還之請，德人索山東開礦之權，而法人兵艦近集安南，駁駁有窺伺廣西之意。吾恐無形之瓜分，其禍甚於有形瓜分也。何平和之足云！何保全之足云！

二、外交報：論各國保全中國之不可恃。（註三）

日俄之戰將畢，美國聯合列強，照會各國，申明決計保全中國領土，此我國上下所深自慶幸者也。雖然，有不可遽爲慶幸者焉。蓋天下事有形跡可見者，則求其共喻也易，而無形跡可見者，則求其共喻也難。此在細事，莫不然矣。若其事逾大，其期逾長，則雖本有形跡之可求，常智以下，尙不能皆見，而況爲之者，更以無形跡出之哉？夫以不可不共喻之事，而其理又不易共喻，不得不委曲以喻之，此真今日之急務而報章之天職也。按此數年來，外交之事，方一案將起，當事者無不漠然，有預言者，則以爲不如是之甚也。及其既起，則張皇失措，思言者之忠告矣。然及其事之結局，則又無大變局，令當事者不能不覺當日已識之非誤。而言者之過情，如是者經驗數次，則忠言不復入，而補救之術窮矣。夫以亡國新法之神國安隱，惟老於謀人家國者能操其勝算，此何怪諸老之墮其術中而不覺。即言者之曉曉，亦實有當也。故綜歷次外交之因果觀之，以其結果之何如，返證當日意料之何如，非獨當軸者視爲平平，其去事實固遠甚，即言者之作爲危詞，亦未足以盡外人之伎倆矣。以不及實之言，而聽者以爲常過實，此言者之所以難，而當局者之所以不悟，而國事之喪失者多也。此次日俄之戰，其事關係之大，逾於前此之外交，而言者與聽者，將仍蹈其故轍。方日俄戰事之初起也，論者咸謂戰事結局之日，中國將有所大不利，時之執政，皆謂其言之過也。今日俄之戰，行將過半，而所呈之象，果與前之言者不合。前之言者，以爲戰結之日，列國將有瓜分中國之舉，東三省之不歸，更無論也。今則美總統有保全中國領土之說，且申明無論何國，均不得占據東三省。東三省如此，其他可知。美國言之，列國應之，今已見之公文矣，此豈非適與前之言者相反，而適如乎執政諸公之所料乎。夫以中外論者之談東三省與十八省種種之變端，其鑿鑿如是，而尚適得其反，則其他之言當足信也。吾

人於此，將眞信外人必不能瓜分中國，而嬉酣之習愈不可救，其流極無所底止矣。本報於是，不能不盡其天職之所在，再爲當軸一言焉。曰：今言者之不中，非失之於太過者也，乃失之於不及者也。蓋前之所謂東三省不歸者，謂俄人既失東三省，必當求桑榆之補，於是蒙古、新疆去。蒙古新疆既去，則日本不能不明占東三省，以爲抵制之方，而東三省之虛名，亦不能歸之舊主。日俄既明定疆域，則列國亦不得不乘時而起，各自謀其位置之地，各擴充其勢力範圍，而瓜分之局成焉，其說至如是焉止矣。此去年一年多數之輿論也。而不料歐美各國，惕於俄人黃禍之說，不能無所動，必不欲日本在東方得極大之勢力，而謀及其將成未成時，先有以限制之，不使所得過大，遂創爲保全東三省與各內地之說。其保全中國土地者，非厚於中國也，薄於日本而已。且彼人之意，亦非專防日本也，直專防中國而已。彼之意中，視日本一國，地小民寡，尙非所忌，惟日本既成東方強國，則本其種種之感情，必有一日扶植中國，而攘斥歐美，以達其天然之目的，則於己爲大不利，不如及今摧折之，使中國終古不復振，其人類亦窮促以盡，日本雖在，亦孤立而難爲，則神州大地，永爲歐美之產業矣。質而言之，則其主義在絕中國興盛之機，不能不限日本進取之路，欲限日本進取之路，不能不予中國以不可侵犯之名，此皆自爲計之不得不然者也。夫以吾人所料，則及瓜分中國而止，而彼人所爲，則不僅瓜分中國，并沮抑日本，而中國更可知矣。故曰：今言者之不中，非失之太過者也，失之不及者也。以列國用心之深遠若此，迥出乎前者所言之外，而吾之當軸，方以爲可以和平了結而信之，夫和平則誠和平矣，其如國家之將來，如雪之見視，雲之從風，不覺不知，而化爲烏有，何也？

三、中外日報：論日俄將議和時之中國政府。（註四）

當旅順未陷以前，世之論者，皆謂旅順一陷，日俄之和議即成。今旅順之陷，五十日於此矣，日俄之眞議和與否，雖未可知，而議和之謠言，則已徧傳於世界。竊案今之時世論之，則俄必願和，日亦願和，各國亦無不願日俄之和，其不願日俄之和者，惟我政府耳。嘗試論之，司堵瑟爾，擁強兵，據天險，經營數年，一旦不能守，苦魯巴金，坐視而不能救；魯時立司問斯甘，逍遙海上而不能進，西比利亞之轉運既窮，聖彼得堡之革命將作，俄國此時，若不議和，戰而不已，必至愈戰愈敗，元氣愈傷，恢復愈形不易。及兵窮勢屈，最後仍不免求和，而國勢已一蹶不復振矣，不如於此時議和，國勢猶未大虧，國威猶未盡失，自此以後，一意改良內政，數十年後，未嘗無再振之

期，此俄之願和者也。日本之戰俄，初非有成吉斯、拿破崙之野心，其命義不過迫於自救耳。今一舉而殲俄之海軍，據俄之要塞，擄高麗於脅下，伸權力於滿洲，其自救之目的，業已達矣，其過於此者，皆己之力所未可及，而爲千夫所指者也。與其強取而爲天下忌，何如適可而止，不爲已甚，及時機已熟，則一舉而得，無再阻撓之爲得乎，此日本之願和者也。各國之意，固是不同，然其公共之目的，不過損人利己一語耳。故俄之方強也，各國側目視之，咸惴惴於其侵己利益，欲起擊之，又不肯犯此大難之端，故極望他人起而擊俄，而已得收漁人之利。今日日本果以其切己利害之故，出而與俄爭，歷一年而俄不振矣，各國可以莫予毒矣。然過此以往，則俄人益弱，而歐亞間之屏障將撤，日本益強，而南洋以達遠西之口岸將危，是亡俄而益一俄也。惟當此俄人已弱而未盡弱，日本將強而未大強之時，設法停其機關，則日俄兩力相平，猜防不已，而已乃可以享無窮之利焉，此各國之願和者也。然則俄國也，日本也，各國也，皆願和者也，何中國而獨異乎？曰非也。中國政府所計者，亦不外乎損人利己之一念，惟其爲謀至短淺，故與他人異耳。何以言之？日俄一日言和，則中國一日不能守中立，於是外交問題雜沓而至。置之乎，則人將迫我以不得不應；應之乎，則將輟其飲食遊戲之樂，而從事於敷衍搪塞之勞，甚非計也。何如日俄終不停戰，中國永守中立之爲得計乎，此中國政府之不願言和者也。世有以吾言爲譴而近虐者乎！則試觀近日，日俄明有敵和之狀，各國已露干預之機，凶險之徵，不一而足，而政府且優遊暇豫，爲不急之務，毫無政策之見端，非仍預備守中立耶？此吾之所不能無疑者也。

清廷以徐印川署理貴州提督。（註五）

江南改編陸軍，設八標，又留防隊三十六隊。

署江督周馥，已將江南各路防營，查照練兵處，奏定章程，改編名目。其改編情形如下：

「武威左右翼，擬照新章全用徵兵，即編爲南洋常備兵；步隊第一標，委福建補用道徐紹楨爲標統；護軍正四旗編爲第二標，委江蘇候補道朱恩紱爲標統；常備右軍編爲第三標，委儘先副將陳煦亮爲標統；武威新軍編爲第四

標，委記名總兵龔炳魁爲標統；合字五營編爲第五標，委記名總兵丁華容爲標統；南字三營編爲第六標，委儘先副將商德全爲標統；新湘五旗編爲第七標，委儘先參將李雲松爲標統；盛字五營編爲第八標，委儘先參將戴鶴松爲標統；奇兵左旗改編留防步隊兩隊，仍歸儀棧測光典節制。奇兵右旗改編留防步隊兩隊；滬軍新兵一旗，親兵一營，改編留防步隊四隊，均仍歸蘇松太道節制。現駐吳淞之盛字營，除挑改標制外，尙餘七百餘人，應改編留防步隊四隊，仍歸第八標統領兼統；護軍副四旗改編留防步隊四隊，仍暫歸督練公所節制；元字三旗改編留防步兵五隊，仍委游擊劉文豹分統，歸總兵陳鳳樓節制；鎮字一旗改編留防步隊兩隊，銘字馬隊三營改編留防馬隊八隊，均仍歸總兵陳鳳樓統帶；徐防步隊三營，親兵一哨，改編留防步隊五隊；徐防馬隊左右兩營，改編留防馬隊兩隊，仍委徐州鎮劉青煦統帶。」（註六）

江陰設雷電學堂。

江陰水旱雷電局總辦方刺史，近奉江督周馥令設立雷電學堂，招選學生數十人，學習電碼暨試放水旱雷諸技。（註七）

山東殺斃華兵周佩有之德人，由德領事判定監禁。

德人黑德耳及美耶前在山東炸山，傷死華兵周佩有一案，經德領事審定，判美耶監禁十三個月，黑德耳監禁七個月。（註八）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社說，頁七一。

註二：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警鐘日報」。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期，社說，頁六八—七一。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外日報」。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十五、十六日

一三八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七四。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四期，教育，頁九一。

註八：「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八。

十六日（三月二十一日） 革命黨人王漢謀刺清欽差大臣鐵良不成，自殺殉難。

王漢爲武昌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之一員，時以清室不去，則民權無可伸張爲己任。光緒三十年，鐵良以欽差大臣南下考察，本日行抵河南彰德，革命黨人王漢謀刺未成，遂以身殉（註一）。據熊十力作王漢傳云：

「王漢，字怒濤，一字竹菴，湖北圻水人也。少從姊夫同里何焜閣孝廉問易，焜閣學於同縣熊太晶孝廉，太晶講述姚江學，踐履純篤，焜閣能傳其學。漢學有淵源，而深嗜易，所至恆持易書一卷，未嘗須臾去手。嘗與黃岡何自新、熊十力等，爲講習會於圻黃間。漢同宗有老儒王經在者，治易精術數。咸同間，鄉人避兵者，未知東西等方何走爲利，請經在爲卜吉凶，輒驗。事爲府縣官所聞，言之胡文忠，召卜兵事，亦驗；文忠欲留之，經在固有道者，堅請還鄉，且曰：術數不可爲訓，若淹留軍中，恐騰笑於外，文忠笑而遣之。漢嘗聞老輩道經在舊事，一日與自新、十力燕談，曰：易固有數理，奈何流於術？十力曰：漢世易家，已言災異，宋邵子亦以術數聞，吾不解術數，亦弗欲知之，吾唯據本經以求數理。夫數原於虛，立於一，太極是也。一變而爲二，虛者將實，坤之一是也。易曰：坤作成物，成物故實，物成而有對，故一一者二也。二與一反，既成乎實，則乖其虛之本然故也。然一終不子二之反，復變而成三，乾之保合、太和是也。太和者，虛以運實，而無相反也。故老子曰：一生二，二生三，造化之祕，如是而已。夫數以奇偶相生，無窮無盡，此貞常之理，於術數何與哉！漢聞而然之。自新以童稚補博士弟子員，天資豁達，豪邁不可一世，讀易至羣龍無首，悠然若有會心，卽試問漢，十力曰：此何義耶？漢曰：人各自立，人各自主，則羣龍也。天下不得有君，故無首也。三人者，相與撫掌大笑。漢學易，初宗程傳，自新、十力讀王船山書，極感奮，以語漢，漢取讀之，至易內外傳曰：此足以補伊川之不能逮矣；然伊川切於踐履，船山固未嘗離此根本

也。自新曰：漢學貴策功，宋學尚超悟，吾將求悟而無廢策可乎？十力曰：審若是，可以爲通儒矣。漢曰：言之易，學不厭難也。會清政不綱，外侮日亟，漢、自新同師何君，何君走京師，知天下將大亂，歸語漢、自新。漢、自新憂之，曰：亭林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忍安坐以書生自了乎？十力兒時觀劇，見漢衣冠而美之，曰：今何不然？父老告之故。十力曰：胡人與漢人孰多？曰：漢人多。曰：奈何以多制於少？父老不能對，十力極憤悶。稍長，聞父談歷代史事，至衰亡慘狀，輒痛心泣下！至是，十力、漢、自新同赴武昌，武昌見聞較廣，三人者，益熟知中外情勢，以爲清室不去，則民權無可伸張，何以禦外侮？慨然有革命之志。漢、自新共居旅舍，十力獨入軍營爲兵，時科舉未廢，人皆怪三人爲瘋狂。未幾，漢、自新多結納諸豪俊，相與組織科學補習所，未久而敗。十力在營中，潛通諸悍卒，清光緒三十年，鐵良以欽差大臣南下考察，漢謂桃源胡瑛曰：天下之禍已亟，而士大夫猶昏昏無所覺，如此可奈何！清廷派親貴重臣南下，其以吾民爲奴，而猜防之無已也。吾欲與此獠俱死，恐獨立不勝，子能與吾共事乎？瑛慨然許之。初擬待鐵良於武漢，潛江劉靜菴曰：不可，此事一發，恐當道禁網日嚴密，吾儕欲有所經畫於武昌，難立足矣！蓋於省外行之？漢曰：吾有老母在，亦懼牽累，因決赴河南彰德，候鐵良乘車至，邀擊之。既抵彰德，漢語瑛曰：吾不敢強君俱死也，君可別寓一旅店，待吾死後，設法收吾屍，以死狀告武昌同志足矣。未幾，鐵良抵彰德，漢獨持槍伺站上，猛擊之。時天下承平久，書生故不習兵，槍連發不得中，衛兵來捕，漢急馳道旁井自溺。鐵良仍乘車去，命彰德知府根究。吏發其屍井中，得漢絕命書數千言，皆闡明民族民權大義，及憤親貴亂政，願以身殉，爲天下倡。胡瑛貌爲行商，向彰德紳商交涉，收漢屍殮葬也，年才二十有二。漢之行刺也，新婚僅一月，竟無子。漢死後，劉靜菴等聞耗，卽成立日知會于武昌，自新、十力皆與焉。自漢刺滿清親貴，士人聞其風，多峻厲敢死；吳樾、徐錫麟皆繼漢之後，而以一死褫清廷之魄，作天下之氣，其功顯不俾哉！

民史氏曰：王怒濤之精神與功德，皆從易學中得來。兩湖學者，如王（漢）圻水、譚（嗣同）劉陽，皆以身命實踐其所學，昭然與日月爭光矣。」（註二）

附錄：王 漢傳（註三）

王漢，字竹菴，後名潮，號怒濤，湖北圻水人。父濤州，兄伯寅，俱名諸生。少受庭訓，年十六，知五經大義

，旋從同邑孝廉何焜閣問易，好之甚，須臾不釋卷。焜閣語以大易需時義，漢質之曰：人各需時，奈何？需之象曰：利涉大川，大川，險也，維涉險，然後可以濟天下之險，故曰利也，焜閣無以難之。漢於治經之暇，間涉新聞雜誌，覺國亡無日，憤慨而究兵書，欲結納豪俊，有以匡時。甲辰，遊省垣，識黃岡何季達、潛江劉敬安、桃源胡瑛、江陵朱子龍。漢與敬安均沉毅少大言，尤相得。夏五月，呂大森、曹亞伯、朱子龍、劉敬安、馮特民、吳貢三、康建唐、余格、田桐、孫武、張難先、時功璧、季雨霖、范鴻勳、胡瑛、宋教仁、劉彥、易本義、許崇灝等共組科學補習所，密結同志，共圖革命，漢亦與焉。推呂大森爲所長，胡瑛爲總幹事。旋以經費支絀，胡瑛命易本義回湘籌款，會黃興、劉揆一等將有事於湘，胡乃邀呂大森訪黃，黃乃組華興會，以胡瑛任鄂分會事；呂大森則往經營川東及施南分會事；劉揆一則謀收會黨首領馬福益於洪江，期於是年秋清太后萬壽日，大舉於湘。胡、呂攜款回鄂，分頭部署，無何，湘事敗，湘撫陸元鼎得悉鄂中祕密，電鄂督張之洞按治，科學補習所因而被封，漢大憤。時黃興由滬運湘軍械適至鄂，漢與胡瑛、陳敦懋等祕將來械運下，藏於漢陽之鸚鵡洲中，洲在漢陽南郊，偏僻遼闊，預於此闢一密室，以備非常。漢與胡瑛遂匿居於此，劉敬安則匿美教會聖公會。時清廷佯爲預備立憲，而以宗室掌軍政權，復搜括東南財賦，以充內府，命戶部侍郎鐵良南下清查，歷江、浙、皖、贛抵鄂，劉敬安與漢及胡瑛謀欲除之。劉年稍長，漢與胡瑛請行，於是攜鸚鵡洲所藏手槍以去，偕赴漢口大智門車站，欲伺而狙擊之。比至，鐵車已開，知其尙有事於河南彰德，乃尾追及之。漢挺手槍轟擊之不中，雜人叢中逸。搜索急，漢以膏膚刃爲羞，自投井死。留手槍遺書於逆旅，逆旅主人諱其事，以商人虧折自盡揚於市，募金以瘞之。年二十三，婚僅數月，無子，妻高氏，以苦節終。

清鄂督張之洞嚴諭查拿革命黨，稽查各書肆有無私售禁書。（註四）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効臨城礦事。

候選郎中鈕秉臣與已革道員龔照璵，擅與比公司訂立臨城礦產合辦草約，經袁世凱奏効，鈕秉臣革

職，龔照璵發往軍臺。袁世凱奏文如下：

「臨城礦產，前因候選郎中鈕秉臣、已革道員龔照璵未稟明批准，擅與比公司訂立合辦草約，所有產業房地統交比公司收執，名爲合辦，實屬盜賣，經臣奏明將草約作廢，一面由臣督飭委員另訂合同，磋商二年始就範圍。一切利權、事權暨將來收回辦法，均不失我自主。惟礦產與土地相連，賣礦產即係賣土地，我處積弱，環伺日多，如官民均得擅賣土地於外人，後患伊于胡底。鈕秉臣繼開平賣礦之後，自係追步開平，上年遵化州趙文榮賣地一案，又係追仿，臨城若不嚴加禁遏，恐效尤日衆，疆域日削，大局之害，曷可勝言。臣忝任疆吏，職在守土，又不敢稍避嫌怨也。現臨城礦務雖已就我範圍，而鈕秉臣等盜賣之罪，仍未可追，擬請旨將候選郎中鈕秉臣先行革職，由臣檄撤總辦臨城礦務局差使，另行遴委大員認真查辦，並押令該革員將經手事件料理清楚，分別交代，倘涉支吾含糊，即請將該革員從嚴治罪。至龔照璵以監候犯員，因亂蒙恩釋放，仍不清白乃心，奮發圖報，乃隨同鈕秉臣附和爲奸，應請旨發往軍台効力，以示懲戒，而遏刁風。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註五）

清廷以余誠格補授廣西按察使。

清廷解廣西按察使劉心源職，以廣西太平思順道余誠格爲廣西按察使。（註六）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四及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列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六日；「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頁九七，列於二月九日；宋教仁：「我之歷史」，頁三七爲二月；「國父年譜」，上冊，頁一八五，列於光緒三十年十二月。

註二：居正：「王漢刺鐵良」，「居覺生先生全集」，下冊，頁四七七—四七九。

註三：「清史」，第八冊，頁六二三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四〇。

註五：「袁世凱奏摺專輯」，（六），頁一七六六。

註六：「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八。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十六日

十七日（三月二十二日） 江甯士子以改書院為師範傳習所事，闕鬧罷考。（註一）

湖州民教爭地案在上海議結。

湖州民教爭地釀成交涉一案，近經洋務局總辦許道鼎霖來滬，至美副領事白保羅君並佑尼干律師處開議善後辦法，當已議結。許道即電請浙撫速飭宗守，即日來申轉赴湖州定立界石。（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四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五期，宗教，頁三八。

十八日（三月二十三日） 清廷對調皖、粵兩省按察使，以濮子潼調廣東按察使，程

儀洛調安徽按察使。（註一）

福公司山西澤州，通河南道口之鐵路，歸併蘆漢幹路。（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九。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四。

二十日（三月二十五） 上海「警鐘日報」被封。（註一）

蔡元培自蘇報案發生後，避居青島，回滬後，與同志陳競全、王小徐、汪允宗等辦一日報，以是時俄事方亟，故名曰「俄事警聞」（西曆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發刊），編輯所設新馬路華安里七百零三號。不直接談革命，而常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以間接鼓吹之。並載俄兵侵滿消息，以喚起國人注意。並發廣告稱：「同人因俄佔東省，關係重大，特設警聞，以喚起國民，使共注意於抵制此等之策。社員

見聞淺隘，不足爲全國耳目，閱報諸君，如有要聞，迅請寄示，俾得刊入報端，普告全國。一日俄戰爭後，改名警鐘日報。蔡元培、汪允宗、林瀚、劉光漢先後任編輯。言論益見精采，銷路日增。惟持論過激，遂爲德國領事照會當道，強行封禁。並有令拘捕主筆劉光漢，光漢預設他處得免。（註二）

清浙江巡撫聶緝槩考取師範生百人送至日本游學。

浙省學務處考選闔屬舉貢生監，擇其中學已習普通外國文，稍知門徑者百人，派往日本學習完全師範。（註三）

清江督周馥派遣員弁百餘名赴天津習警察。（註四）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以直隸公債票向日商正金銀行貸銀三百萬兩。

直省奏辦公債票後，即分派大縣各二萬四千，中縣各一萬八千，小縣各一萬二千或八千，繼以辦理艱難，因向正金銀行借銀三百萬兩，而留一百八十萬兩以備本國人之自購。（註五）

註一：「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頁九九及「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五；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八四，均爲二月二十日；「國父年譜」，上册，頁一九一，爲二月二十二日。

註二：「國父年譜」，上册，頁一九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三期，教育，頁五一。

註四：「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五。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財政，頁九三。

二十一日（三月二十六日）

。（註一）

清吉林將軍富順電告俄兵竄入吉林，請牒俄使轉飭阻止

日軍拘奉天驛巡道王頤勳等十九人，旋釋之。（註二）
巴塘土司喇嘛反對改土歸流，騷擾滋事。

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建議申明舊制，限定喇嘛人數。喇嘛等內懷怨懟，騰播流言。指鳳全所帶勇弁軍服操法近西式，遂謂鳳全辦事，悉爲洋人而來。卽如巴塘墾田，雖屬無多，然糧員開辦年餘，相安無事，鳳全稍加推拓，遽有抗拒，本日派勇彈壓，經過丁零寺門外，喇嘛卽放槍傷勇。厥後焚燒墾場，糾結日衆，騷擾日甚。（註三）

註一：「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頁一〇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軍事，頁一八三。

註三：節自「四川總督錫良奏明幫辦駐藏大臣鳳全等死事情形摺」，載「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軍事，頁三八一。

二十二日（三月二十七日） 查辦藏事唐紹儀電陳改定西藏條約，清廷電駁五條，着再磋商。

唐紹儀與英人就藏約近又增加五條，茲舉其要如下：

一、西藏境內之鐵道、電線、礦山等，均須由中國駐藏大臣與英國交涉妥議後，再行辦理，此外不論何國，一概不得干預。

一、西藏官吏黜陟之權柄，概歸英國委員與駐藏大臣會議辦理。

一、西藏如有變亂，則中國政府須與英國會議協商後，派遣兵隊前往彈壓，他國不得藉口干與。

一、增設商埠一事，須由中國與英國協同稽查辦理。

一、西藏之土地，未得中國與英國之承認，概不得任意租借或轉賣與他國。

清廷以西藏由中英兩國協同保護，甚不謂然，各條中亦一一駁擊，已詳細電訓唐紹儀。（註一）

清廷以兵部左侍郎鐵良署兵部尚書。（註二）

清吉林將軍富順命華人自行集股開辦琿春府屬天寶山銀礦。

琿春府屬之天寶山銀礦，前經華商自行開採，獲利甚豐，嗣為美商公利公司與礦務局總辦訂立合同，歸美商承辦，奉前長將軍順批准試辦在案。詎日俄事起，迄未開辦，富將軍以該美商所訂合同業已逾限，故命招集華股，尅日自行開辦。（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四期，外交，頁二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五期，實業，頁九一。

二十三日（三月二十八日） 袁世凱奏請於武備學堂外區設各專門學堂。（註一）

袁世凱所奏請附設之各專門學堂計有下列四堂：

- 一、軍醫學堂：取滿漢學生一百四十名。
- 二、馬醫學堂：取速成正課學生一百名。
- 三、經理學堂：取速成學生四十名，以儲軍需官之選。
- 四、軍械學堂：取速成學員四十名。

袁世凱奏摺如下：

「竊查光緒三十年，練兵處兵部釐定陸軍衛生、薪餉、軍器各制略，一則曰：亟須考求各國衛生之術，並儲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醫之選；再則曰：經理供給，中國尚無此項專門人員，宜參仿各國規制；三則曰：各國軍器，愈出愈新，我應擇其最新、最利者，以資戰備等因，業蒙俞允頒行各省在案，亟應欽遵辦理。臣維軍政之不振，多由軍學之不精，軍學之不精，實由科學之不講，東西各國崇尚教育，醫計、器械皆設專科，以專科之學問，定軍佐之職司，是以士飽馬騰，雖裹創昇傷而愈奮，乘勝遠門，無糧絕彈盡之可憂。萃衆人之絕技異能，助國家以戰勝，攻取兵力之盛，非偶然也。方今朝廷講求武備，通飭各省興學儲才，不遺餘力，惟學堂雖漸籌設，大抵普通課程，尙少專門學業，若非分途造就，仍恐難語精深。臣爰遵照新章，參酌西法，謹於武備各學堂外區設專門各學堂：曰軍醫學堂，計挑取滿漢學生共一百四十名，分班畢業，分年授課，以儲正副軍醫官、軍醫長之選；曰馬醫學堂，計挑取速成學生共一百名，分班授學，分期卒業，以儲正副馬醫官、馬醫長之選；曰經理學堂，計挑取速成學生四十名，按時畢業，按月定課，以儲正副軍需官、軍需長之選；曰軍械學堂，計挑取速成學員共四十名，逐械研求，逐件講解，以儲正副軍械官、軍械長之選。如此因材施教，爲學擇人，遲之數年，明醫藥剖解之術，勝蒐討軍實之任者，當不乏人。庶幾軍心有恃而愈固，軍氣有備而愈揚，未事既調護籌畫之周詳，臨敵自奔走馳驅之恐後，此中外不易之理，軍人制勝之基。創始雖難，臣所以不敢避難就易而竭力經營也。至建造各學堂暨應用各經費，已由臣督飭司道局所分別籌撥，以濟要需，並核實彙齊造報。」（註二）

提倡維新名士黃遵憲卒於廣東嘉應州。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人。爲維新運動先進之士，其思想和見解影響主張變法維新之梁啓超甚大。曾創辦時務報，聘梁爲主筆。其著述以「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和「日本國志」等流傳最盛。

附錄：

一、梁容若：黃遵憲評傳（註三）

清朝末年，倡導文學改革，以詩歌寫國際情勢，異邦生活，反映社會人生，表現維新氣運，作品有廣大讀者，

深遠影響，元氣淋漓，羣推大家者爲嘉應黃公度。梁啟超批評謂：「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李詳謂：「廿載無人繼硬黃，如君合署此堂堂……詩草墨含醇酖味，英靈名破海天荒。」汪國垣作光宣詩壇點將錄，以黃氏比水滸傳中的行者武松，正義浩然，神勇無敵，摧陷廓清，爲新時代的先驅。

一 傳略

黃遵憲，字公度，別號筆名有東海公，法時尙任齋主人，水齋雁紅館主人、布袋和尚、公之它等。清道光二十八年（西元一八四八）四月二十七日，生於廣東嘉應州（今梅縣）城東門外之東街堡家中。先世爲客家，業商。父鴻藻，以舉人官至廣西思恩知府。母吳氏。遵憲十歲學詩，有「春從何處去，鳩亦盡情啼」之句，使塾師震驚。年二十中秀才，三次應廣東省鄉試，遊惠州廣州。同治十三年，以拔貢生海路北上應廷試，過天津，遊煙台。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八月，中順天鄉試舉人，時年已二十九。是年十二月，清政府任翰林院侍講大埔人何如璋爲首任駐日本公使，何邀他任參贊。他從二十三歲已經喜讀萬國公報和上海製造局所出的翻譯書，研究洋務。何是他的同鄉世交，他毅然放棄由科第上進的夢，隨何公使出洋。光緒三年（日本明治十年）十月，一行三十餘人，乘海安兵輪出發，過長崎、下關、神戶、大阪而至橫濱。十一月末入東京，隨公使覬見日皇明治，呈遞國書。

遵憲在日本四年多，除了幫助外交以外，以全力研究日本國情，蒐羅書刊，學習語言文字。他結交了不少顯貴如伊藤博文、榎本武揚、大山巖等，和他過從最多，陪他遊覽作詩唱和的有很多漢學者，如淺田惟常、重野安繹、岡千仞、森春濤、森槐南、宮島誠一郎、石川鴻齋、宮本小一、大沼厚、巖谷修、蒲生綱齋等人。他從日文譯本經了盧梭、孟德斯鳩的書，因而有民權憲政思想。結交了久遊歐洲的長洲名士王韜等，博訪周諮，對於國際情勢，更爲明瞭。他想介紹日本維新實情於國人，發凡起例，創爲日本國志一書。又取雜事瑣聞，串爲短詩，用便閱讀，是爲日本雜事詩。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光緒五年七月以同文館聚珍版印行，這是他最早出版的小書。關於琉球問題、朝鮮問題，他也作過些剴切周密有遠見的建議，可惜大部不被當局注意。

光緒八年春，他調任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作詩留別，有不少日本詩人在墨江（隅田川）酒樓爲他送行。在美三年半，正值美人排斥華工，多方交涉奔走，作逐客篇長詩以見意。十一年八月乞假歸國，往梧州省父，回鄉葬母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一四八

。閉門難書，重編日本國志，凡二年成書，分寫四部，以一部送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兩部分送權要大臣李鴻章、張之洞，自留一部清稿。書成在甲午戰爭前七年，預言日本維新成功，將稱霸亞東，中國不自強，將首蒙其害。

光緒十四年十月，黃氏北上入京，訪謁顯貴，結交不少名士，可是鬱鬱閉居，無可效力。次年四月，薛福成奉出使英法義比四國之命，遵憲由袁昶推薦，被任爲駐英使館參贊。稽延至十六年正月始成行。二月抵巴黎，頗有酬酢。三月到倫敦，謁女皇維多利亞，對於英國政體及中央地方分權體制，多所考察。在英重訂日本雜事詩，並作序文，由保守容嗟改爲憧憬維新。自撰人境廬詩草序，倡言「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等於新詩宣言。蓋至是公度政治上與文學上革新見解，大體確立。十七年七月調任新加坡首任總領事，麻刺甲、檳榔嶼、吉隆、白蠟、柔佛等地華僑均歸監護。在新三年餘，關於輯和地方，團結自治，防止劫盜，均有重大貢獻，因而地方開發，華僑人數日增，爲英人地方人士所禮重。

光緒二十年，中國大敗於日本。張之洞奉命總督兩江，以籌畫防務，奏調遵憲回國。十二月公度晤張蔭桓於上海。次年春至南京謁張之洞，奉命辦理洋務局教案。三月中日馬關條約成，感慨時事，作有哭威海、馬關紀事、降將軍歌等詩。九月與康有爲等發起強學會於上海。二十二年三月欲創辦報館，鼓吹維新，招梁啟超至滬。七月刊時務報旬刊，以汪康年任總理，梁任公主筆。多譯英日外報，危言聳聽，銷路甚盛。九月入北京，以變法維新說光緒。十月任爲出使德國大臣，以德國不同意，遂留京候命。

二十三年六月任爲湖南長寶鹽法道，到湘後署按察使。時湖南巡撫爲陳寶箴，提學使先爲江標，後爲徐仁鑄，鄉紳譚嗣同、皮錫瑞等，互相呼應，共倡新政。與南學會，以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宣揚民主自治。設保衛局，遷善所，課吏館，禁纏足，大率由黃氏建議推動。湖南風氣，因以大變。次年爲戊戌，光緒帝決意改革，用康有爲、譚嗣同等建議，大頒新法。日本國志成爲朝野競讀的書。六月任遵憲爲出使日本大臣，敦促入京。七月末公度至上海，因病就醫。八月北京政變，那拉后囚帝訓政，殺譚嗣同、劉光第等六人，通緝康有爲、梁啟超，時傳康有爲匿黃處，因派兵圍搜兩日，無所得。遂免職，放歸。九月回里，病漸愈。時年五十一。

公度回鄉以後，葺人境廬，閉門不敢問時事。設家塾以教子姪，有學生五人。庚子年李鴻章總督兩廣，曾應召

赴廣州，李諮詢以地方建設事項。歸途過香港，訪番禺潘飛聲於華字日報館，暢談三日。多臺灣詩人邱逢甲訪邊憲於人境廬，傷時感事，迭相唱和。次年修家譜，有詩輓李鴻章，深致諷刺。二十八年多與梁任公討論學術政治之文，刊佈於日本新民叢報。二十九年邀集地方人士設立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所長，籌辦東山初級師範學校。三十年春，陰雨連綿，肺病加劇。四月後略愈。派堂弟子孫等五人赴日本留學。仍多與梁任公論學術。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正月久病益萎頓，有書致梁任公論生死，謂「一息尚存，尚有生人應盡之義務。」與弟屬達書謂：「生平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耳。」二月二十三日卒於家，壽五十八歲。宣統元年三月，葬於梅南黃居坪之原。妻葉夫人，有子四人，女二人。

二 著作

公度著作流傳最盛的是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和日本國志。雜文書札僅散見雜誌書刊中，未有結集。現分記各書成書經過內容和版本如下：

日本雜事詩二卷 清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孟冬，同文館聚珍版，無序跋，白紙二冊。光緒六年香港循環日報社重印本，加入王韜序洪士偉序，石川英（鴻齋）跋，為駿園叢書之一。王序謂：

余去歲（一八七九）閏三月，以養病餘閒，旅居江戶，遂得識君於節署。嗣後聯詩別墅，畫壁旗亭，停車探忍岡之花，泛舟捉墨川之月，遊屐追陪，殆無虛日。君與予相交雖新，而相知有素。三日不見，則折簡來招。每酒酣耳熱，長沙太息，無此精詳，同甫激昂，遜此沈痛。洵當今不易才也。余每參一議，君亦為首肯。

光緒十一年十月，作者之父復翻刻於梧州。日本則有鳳文館本、東京刊本、京都刊本、飯島有年刊本。飯島本有訓點，明治十三年五月印行，流傳尤盛。以上均為原本百五十四首。十六年七月，作者在倫敦改訂，上卷刪二首，增八首。下卷刪七首，增四十七首，共有詩二百首。自序曰：

余於丁丑（一八七七）之冬，奉使隨樞。既居東二年，稍與其士大夫遊，讀其書，習其事。擬草日本國志一書，網羅舊聞，參考新政。輒取其雜事，衍為小注，串之以詩，即今所行雜事詩是也。時值明治維新之始，百度草創，規模尚未大定……余所交多舊學家，微言刺譏，咨嗟太息，充溢於吾耳。雖自守居國不非大夫之議，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一五〇

而新舊同異之見，時露於詩中。及閱歷日深，聞見日拓，頗悉窮變通久之理，乃信其改從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樹立。故所作日本國志序論，往往與詩意相乖背。久而遊美洲，見歐人，其政治學術竟與日本無大異。今年日本已開議院矣。進步之速，爲古今萬國所未有。時與彼國宮官碩學，言及東事，輒歛手推服無異辭。使事多暇，偶翻舊編，頗悔少作。點竄增損，時有改正，共得詩數十首。其不及改者，亦姑仍之。嗟夫！中國士夫，聞見狹陋，於外事向不措意。今既聞之矣，既見之矣，猶復緣飾古義，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窮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後乃曉然於是非得失之宜，長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

此定本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四月，用木板自刻於長沙富文堂，自跋云：

此詩光緒己卯（五年）上之譯署。譯署以同文館聚珍板印行之，繼而香港循環報館日本鳳文書坊又復印行。繼而中華印務局日本東京書肆，復爭行翻刻。且有附伊呂波及甲乙丙等字，衍爲註釋，以分句讀者。乙酉（一八八五）之秋，余歸自美國，家大人方權稅梧州，同僚索取者多，又重刻焉。丁酉（一八九七）八月，余權桌長沙，見有懸標賣詩者，詢之又一刻本。今此本爲第九次刊印矣。此乃定稿，有續刻者，當依此爲據，其他皆拉雜摧燒之可也。

此跋末署戊戌四月。黃氏不久遭免職放逐，他的書無形中成爲禁物，所以定本流行並不廣。宣統三年上海圖書社出版有作新社重印本，洋裝一冊，內容與王韜本同，革命先烈唐才常題簽，附作者攝影。光緒二十三年刊行的西政叢書也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輿地叢鈔，收日本雜事一卷，乃留註文而刪去詩。日本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東京生活社出版有日本雜事詩的日譯本，早稻田大學教授實藤惠秀、和豐田穰二人合譯。譯者曾見定本，譯注矜慎，殊爲難得。日本雜事詩初稿，葬在東京北埼玉縣成增町の平林寺。公度友人大河內輝聲爲立碑作文紀念。碑陰有黃氏題句云：「一卷詩兮一坏土，詩與土兮共千古。乞神佛兮護持之，葬詩魂兮墨江滸。」輝聲的和詩謂：「咏瓊事兮着意新，記舊聞兮事真，詩有靈兮土亦香，我願與麗句兮永爲隣。」詩塚高四尺，在大河內氏祖塋，經大戰後今仍存在。

人境廬詩草十一卷 公度詩十一卷，大體以編年排比，由作者自行編次，生前未付梓。宣統三年，其從弟遵

庚字由甫者，始校印於日本。每卷末署「弟遵庚初校，梁啓超覆校」。惟任公是年九月十六日勿遽由日本乘天草丸赴奉天作政治策動，未能校完。當時僅印千部，分贈親友。民國十五年，梅縣古直（字層冰，曾任廣州大學教授）曾爲人境廬詩箋，選注約當全集四分之一，流傳於廣東。二十年三月，公度孫能立有重校印本，後記說：

民國十九年六月，再校付印，至二十年三月而藏事。校印時有奇詞奧義，獲益於季岳楊老先生之啓迪爲多，而其俗體訛字，誤於初版手民者，則承喻飛生先生指示不少，而徐志斨先生及先堂叔壽垣，且爲分董印事之勞。諸先生之熱誠愛護，所當深謝者也。先祖遺著……其文集若干卷，則擬俟諸異日云。

民國十九年，北平文化學社排印有標點本人境廬詩草，附錄胡適論黃遵憲詩及編者所撰年譜等，加以豐子愷插畫，錢玄同署簽。書爲無錫尤炳圻與高崇信合編，頗有誤改誤注之處。二十二年再版，可見流傳仍多。

常熟錢萼孫著人境廬詩草箋註十一卷，附詩話二卷，年譜一卷，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民國五十四年臺北商務重印此本。後改訂增補，一九五七年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另有排印本，全文加標點，刪序文四，注文附錄，均有增刪。首詩稿墨蹟、手札墨蹟，次爲自序、康有爲序，箋注發凡，清史稿本傳，墓誌銘，年譜。錢氏伯父恂與公度爲薛福成使歐時同僚。復交黃遵憲，多得直接資料。以數十年之精勤，蒐羅爬疏，緜密翔實，允爲黃氏功臣。獨惜不收集外詩及日本雜事詩，未爲全璧。日本岩波書店所出中國詩人選，第二集第十五冊收黃遵憲詩，島田久美子注，京都大學教授吉川幸次郎、與小川環樹校閱，昭和三十八年（民國五十二年）二月出版。所選爲日本雜事詩八首，人境廬詩草約得二十分之一。附有解說、簡略年譜、作者像墨蹟、行蹟圖等。各詩日語注解以外，並附譯詩，大體信而能達。惟所選除拜會祖母李太夫人墓以外，未全爲黃詩精華。

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六月，公度在倫敦自序其詩說：

古人之詩，號專門名家者，無慮百數十家。欲棄去古人之糟粕，而不爲古人所束縛，誠憂憂乎其難。雖然，僕嘗以爲詩之外有事，詩之中有人。今之世異於古，今之人亦何必與古人同？嘗於胸中設一詩境：一曰，復古人比興之體。一曰，以單行之神，運排偶之體。一曰，取離騷樂府之神理而不襲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縮離合之法以入詩。其取材也，自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於今者，皆採取而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一五二

借之。其述事也，舉今日之官書會典方言俗諺，以及古今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耳目所歷，皆筆而書之。其鍊格也，自曹鮑陶謝，李杜韓蘇，訖於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專一體。要不失乎爲我之詩。誠如是，未必遽躋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詩有之曰，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雜感詩云：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衍。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卽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

公度極自負其詩。晚年與梁任公論詩書謂：「吾論詩以言志爲體，以感人爲用，孔子所謂興於詩，伯牙所謂移情，卽吸力之說也。」又謂：「吾之五古詩，自謂凌跨千古。若七古不過比白香山吳梅村略高一籌，猶未出杜韓範圍。」臨終語其弟云：「平生懷抱，一事無成，惟古近體詩能自立耳。」黃遵憲言：其兄「頗自負其五古，以爲可頡頏杜老，而意境之深邃新異處則突過之。然此乃時代使然，七言則差遜云。其爲詩也必先搜集材料，然後下筆，庚於之變，欲爲一長篇古詩，名曰拳團篇，長擬萬言，欲爲空前所未有。材料已搜集，惜未成篇。」晚年自定詩集，子犯清帝忌諱之作，如越南篇，嘗試之作如小學生相和歌，出軍歌，軍中歌，旋軍歌，遊戲之作如新嫁娘四十八首等，均未收入。作者雖遭廢放，自以爲對光緒帝「膺非常之知」，有宰相之才。矜重所以養相體，並不是對於一部分言情的作品不愜意不欲示人。中國人喜歡偶數。他的詩集僅有十一卷，也許正有意留一卷使後人輯未收詩呢。

日本國志四十卷 清光緒十六年廣州富文齋刻本，自序署十三年五月。二十四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重印本有薛福成二十年三月序，梁啟超二十二年十一月跋。自序說：

（光緒）丙子（一八七六）之秋，翰林侍講何公，實膺出使日本大臣之任，奏以遵憲充參贊官。竊伏自念，今之參贊官，卽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職也……既居東二年，稍稍習其文，讀其書，與其士大夫交遊，遂發凡起例，創爲日本國志一書。朝夕編輯，甫創稿本，復奉命充美國總領事官。政務靡密，無暇卒業，蓋幾幾乎中輟矣。乙酉（一八八五）之秋，由美回華……家居有暇，乃閉門發篋，重事編纂。又幾閱兩載而後書成。凡

爲類十二，爲卷四十……（十二類是國統志、隣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職官志、食貨志、兵志、刑志、學術志、禮俗志、物產志、工藝志。）

凡例中自述著書之難說：

日本古無志書。近世源光國作大日本史，僅成兵刑二志。蒲生秀實欲作氏族食貨諸志，有志而未就。新井君美集中有田制貨幣考諸序，亦有目而無書。此皆漢文之史，而殘闕不完，則考古難。維新以來，禮儀典章頗彬彬矣。然各官省之職制章程，條教號令，雖頗足徵引，而概用和文，不可勝譯，則徵今亦難。此採輯之難也。以他國之人，寓居日淺，語言不達，應對爲煩，則詢訪難。以外國之地，襄助乏人，瀏覽所及，繕錄爲勞，則鈔撮亦難。此編纂之難也。既非耳目經見之書，又多名稱僻異之處。而其事物之名，有以和文譯漢文者，有以英文譯和文再譯漢文者，或同字而異文，或有音而無義，則校讐亦頗爲難。兼是三難，又乏才學，力小任重，每自兢兢，擱筆仰屋，時欲中輟。徒以積歷年歲，阻勉朝夕，經營拮据，幸以成書……。

薛序謂：「採書至二百餘種，費日力至八九年……都五十萬言……此奇作也，數百年來，眇有爲之者。」作者有書成誌感詩說：

湖海歸來氣未除，憂天熱血幾時癒？千秋鑑借吾妻鏡，四壁圖懸人境廬。改制世方尊白統，罪言我竊比黃書。頻年風雨雞鳴夕，灑淚挑燈自卷舒。

公度成書時年方四十，欲藉日本維新，刺激清朝改制，所以自比白統黃書。他在凡例裏又說：「今所撰錄，皆詳今略古，詳近略遠。凡涉西法，尤加詳備，期適用也。」這書稿本送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未引起注意。三哀詩說：「馬關定約後，公（袁昶）來謁大吏（張之洞），青梅雨脩飾，煮酒論時事。公言行篋中，攜有日本志。此書早流布，直可省歲幣。我已外史達，人實高閣置。我笑不任咎，公更發深喟。」梁任公的跋說：「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慮不悚，以至今日也。」甲午戰後此書乃大流行。康有爲、光緒帝等都會經詳讀這書，受刺激而熱心於變法運動。這書對於日本，理解深刻，取材正確，遠過於同時的書，如王先謙、傅雲龍的著作。學術志、禮俗志等篇，到現在還值得一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公度在日本，交了不少漢學家朋友，跟這些人合作的書有日本名家經史論存（關義臣編，全書十五冊，明治十二年出版，公度和何如璋等六人評。）日本文章規範（石川鴻齋批選，全三冊，明治十三年出版，書皮記：「清欽差大臣何如璋閱、姚江沈文策、嶺南黃遵憲合評」。內容所收為賴山陽、安井息軒等江戸時代的漢文作品。）據說，公度的評語很簡潔辛辣，爽直親切，沒有什麼外交辭令的敷衍，很像他的為人。

三 評論

南海康有為，於黃燊後三年（一九〇八），序公度詩，揭示它的雄偉精神，和不可價值說：

久廢無所用，益肆其力於詩。上感國變，中傷種族，下哀生民。博以寰球之遊歷，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遠，益動於自然，而華嚴隨現矣。公度豈詩人哉！而家父、凡伯、蘇武、李陵及李杜韓蘇諸巨子，孰非以磊珂英絕之才，鬱積勃發而為詩人者耶……公度之詩乎，亦如磊珂千丈松，鬱鬱青葱，蔭岩竦壑，千歲不死，上蔭白雲，下聽流泉，而為人所瞻仰徘徊者也。

王蘊常序人境廬詩草箋注，以屈原比公度說：

今讀京卿所為詩，憂深思遠，其庶幾有原之心也。夫京卿丁有清末造，外患沓至，慨然有意於當世之務，而卒莫得用，且終以廢棄。於是遂亦不得已而於文字焉發之。光緒甲午乙未之際，平壤、東溝、旅順、馬關、臺灣、度遼將軍諸歌，其言尤痛。非所謂慮深思危，哀思忠憤者耶？

錢萼孫的序文也引申康氏王氏的意思說：

先生之世，一存急存亡之世也，而先生之詩，一亡國之詩史也。同光以來，歷甲午庚子之變，朝市滄桑，邊關烽火，凡可歌可泣可痛哭可長太息者，舉以納諸詩。於是先生之詩，陽開陰闔，鬼出電入，若天龍八部，千變萬怪，挾風雨水火雷霆而下。蓋真能牢籠百變，拓詩界疆宇而廣之，而信乎梁氏之言，為不我欺也。其憂生念亂，人國興亡，成敗盛衰之感，蕩魂撼魄，抑亦變風變雅之遺也。

公度的詩，對於中法戰役、中日戰爭、戊戌政變、義和拳事件，都有感慨淋漓的長篇紀事。琉球、臺灣、朝鮮、越南的淪陷，也都有沈痛的紀事詩。歷史的追溯、現狀的分析、人物的臧否、興情的觀感，都充分表現出來。談到詩

史，唐有杜工部，金末有元遺山，清初有吳梅村。比較到題材範圍的大小，資料的正確性，詩的教育性、啓發性，公度實在是獨闢門庭，後來居上了。白香山說：「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黃氏實在作到了。當然公度的時代和前人不同，有報紙雜誌供給資料，有海外友朋互通聲氣，他自己又是維新派的重要人物之一，比杜甫、元好問、吳偉業的客觀條件優越的多，這也是我們應當知道的。

飲冰室詩話謂：「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又謂：「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詩，真有此感。」

袁祖光綠天香雪簪詩話謂：「黃公度作今別離四章，分詠汽船汽車電信照像及東西兩半球晝夜相反。古意沈麗，陳伯嚴（三立）吏部推爲千年絕作。詩載孫師鄭所輯詩史中。」梁任公亦重此詩，謂：「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爲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

陳衍石遺室詩話說：「自古詩人足跡所至，往往窮荒絕域，山川因而生色。更千百年，成爲勝蹟，表著不衰。嘉州以岑，秦隴以杜，夜郎以李（白）以王（昌齡），柳永以柳，瓊儋以蘇，然皆未至裨海瀛海而遙也。中國與歐美諸洲交通以來，持英蕩與敦槃者，不絕於道，而能以詩鳴者惟黃公度。其關於外邦名蹟之作，頗爲夥頤。」

袁祖光綠天香雪簪詩話又說：「海外景物，近人入詩者多。求其雄闊淋漓，不負萬里壯遊者，惟黃公度一人而已。錫蘭島臥佛六篇，汪洋恣肆，幾如神駿，不可羈勒。（梁任公謂：「煌煌二千餘言，真可謂空前之奇構」。）流求歌、越南篇、臺灣行等作，可稱詩史，不僅以詩鳴也。近聞人誦其斷句云：「文章大筆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的是先生自道語。」

徐世昌晚晴簃詩話說：「公度負經世才，少遊東西各國，所遇奇景異態，一寫之以詩。其筆力識見，亦足以達其旨趣。子美集開詩世界，爲古今詩家所未有也。」

以海外事物爲題材所寫的各詩有西鄉星歌、櫻花歌、都踊歌、倫敦大霧行、登巴黎鐵塔等。

公度的作詩旨趣，欲薈萃各家，自成一體，不屑於傍人門戶。在他的自序和雜感詩裏，表現最明瞭。然而論詩的人，也喜歡撫拾他的詩的一鱗半爪，尋求淵源。陳衍石遺室詩話說：

人境廬詩，驚才絕艷。人謂其濡染定盦，實則宗仰晞髮集甚至。十九年前，與余集於滬上酒樓，極喜言謝臯羽。當時只見其和損軒一二詩而已。近始讀其全集，則固甚似臯羽也。

錢萼孫夢苕詩話，始則謂：

公度詩受曾文正之影響至大。集中用文正詩處頗多，余注公度詩皆舉出之。此外頗濡染於定盦，其跡未化。

繼又說：

公度詩濡染於黃仲則、龔定盦及其鄉人宋芷灣頗深，余注中皆拈出之。

謝臯羽是宋末忠義詩人的翹楚，晞髮集從楚辭「晞汝髮兮陽之阿」命名。公度所處的時代，和謝翹類似，感觸相同，喜歡讀他的詩是自然的。黃景仁稱為清代的李太白。曾國藩龔自珍是清末的顧學，存詩不多，博學的公度，熟於他們的作品，也無足異。宋芷灣名湘，和公度是嘉應州同鄉，嘉慶年間進士，以編修官至湖北糧道，著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瀛蹈等集。他的詩個個雄奇，磊落成家，和公度詩有一脈地方性相通。康有為序說：「嘉應先哲多工詞章者，風流所被，故詩尤妙絕。」也注意到這種淵源。其實作者的原本領還是「轉益多師」「鎔鑄百家」，鄉僻山歌，異國舞曲，都為他所取材，何況古今名家的作品。看了他在東京所作的葬詩碑銘詞，和在新嘉坡所作的「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可知他所讀的紅樓夢葬花詞也隱隱在發生作用。錢氏譏諷他「筆路粗疏，大似張船山一流」，似乎還沒有找到老家呢。

夢苕齋詩話說：「公度雜感詩云，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吾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此公度二十餘歲時所作，非定論也。今人每喜揭此數語以厚誣公度。公度詩正以使事用典擅長。錫蘭島臥佛寺，煌煌數千言，經史釋典，瀾翻筆底。近體感事之作，無一首不使事精當。其以流俗語入詩者，殊不多見也。」這翻案出於注黃詩人之口，極可注意。潘飛聲在山泉詩話記光緒二十六年公度向他說：「後人學藝，事事皆薦前人上，惟文字不然，以胸中筆下均有古人在，步步追摹，不能自成一家面目。是以宋不如唐，唐不如六朝，六朝不如

漢魏也。」這是公度五十三歲時的話，和他少年詩所見，並無不同。集中近體感事一類詩，多因有所諷刺，不能不迂曲其詞，隱喻吞吐以寄意，未必是以此爲能事。有些極平常的口頭語，錢注都爲它找到了出處，如山歌「一十二時不分離」一語，錢引左傳等書注二百二十餘字。這正如丁璩所說：「我口所欲言，已言古人口。我手所欲書，已書古人手。不生古人前，偏生古人後。」流俗語詳細考究都是有來歷的，並不是找出了來歷，就不是流俗語。

公度晚年的感時詩，實在走上了用典代言、沈鬱隱晦的路子。他的早期作品，流麗輕倩如九姓漁船曲，雄快豪放如馮將軍歌，滑稽風趣如度遼將軍歌一類的好處都失去了。這原因有幾種：第一、作者身雖廢放而名望愈高，以居洛的司馬光、在野的加富爾自命，不能不養宰相體，慎重譏評，期無背於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詩教。尤其是涉及到慈禧太后的詩，正如聽到申生伯奇式的陳情，迂腐而無生氣。其次作者的寫詩對象，不再爲廣大文化界，而只爲少數戊戌黨人和其同路人的詩友，相與鬥才華炫技巧，如與邱逢甲的往復八次步韻唱和，不知不覺陷入了用典屬對，咬文嚼字爲作詩而作詩的窠臼。再則拳亂以後，他的全精神注意到朝局，其他題材的詩，幾乎絕迹，朝局的觀察理解，也只是膚淺的表面的，發爲詩歌感慨，也就缺乏動人的魔力了。

錢氏箋注發凡說：「人境廬詩，着眼大處，開徑自行，而疏於持律，選韻尤寬。古詩或有上去聲通押。近體亦有通韻，古人亦有之，不足爲異。注中不復摘出。」公度不解音律，梅縣話和國語又距離很遠。他所謂「我手寫我口」，是寫的方言口。在他讀起來和叶的，用國音讀起來，有些地方佶倨聱牙，不能成聲。他所作的軍歌二十四章，小學生相和歌十九章，梁任公讚爲「一代妙文」，「精神之雄壯活潑，沈渾深遠不必論，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爲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事實上這些歌以後很少人談及。在說國語的人看起來，文白混雜，矯揉造作，生硬不能上口。詩草結集，並未收入，大約作者也知道是嘗試失敗的作品了。相反的，他所改寫的地方山歌九首，却是宛轉明麗，有清脆爽朗，鶯啼恰恰的奇音。連他定本所刪去的六首，和美也不相上下，可見詩人和大眾，是相互爲用，創作和因襲，也不宜全分了。

公度的散文集，到現在沒有印出書，可見不是大家所重視的。他創辦時務報，聘梁任公作主筆而辭謝章太炎。光緒二十八年與嚴又陵論譯書，主張文體維新，以「人人遵用之而樂觀之」爲理想。他自己的散文，也能爽朗細膩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三日

一五八

，曲折表現情事，試舉日本國志禮俗志中寫茶會一段：

既而喇叭厲響，腰鼓初鑼，男女相攜，各就舞場。舞場拓地爲數百弓，以白地錦爲地衣。紅男綠女，各求其耦，枝當葉對，凡數十雙。鼓聲漸發，男抱女腰，女挽男肩，起而跳舞，如穿花蛺蝶，翩翩幡幡，疾徐俯仰，宛轉迴旋，應樂之和，無不中節。樂舞正酣，忽而雷驚電流，紅霞灼天，火光中現一車輪，輪廓有字曰極樂世界，萬頭蠕動，伸頸爭看……時鐘已報十聲，乃就食案，案長數丈……於是啓瓶聲切刀聲擲叉聲杯聲盤聲傳呼聲飲酒聲拂拭聲款笑聲，紛紜交作，鳥履互錯，而門外麟麟之車，僕夫叱馭，已有貴客散會而去者矣。

這種情調的文字，出現在甲午戰爭以前，也要算漢代的石榴葡萄，色味詭異，充滿有異邦風致了。民國五十四年七月廿五日。

二、黃遵憲致梁啟超函（註四）

飲冰主人惠鑒：臘八日聚數友啜粥，得土果函，中有公書，外有阿龍造像，又時務學堂留學諸君公贈攝影。今臘不盡祇三日矣，又得公書及秉三西京所發函，爆竹聲中，屠蘇酒畔，挾此展讀，半年岑寂，豁然釋矣。前方函告由甫訊公所以疎闊之故，得此札已喜又憂，喜則喜我之病中紀夢詩，既入公耳，且與秉三促膝讀之。憂則憂公意與蕭索，雜坐於秉三、哲子之間，神采乃不如人，面龐亦似差瘦也。至見面籌商各節，弟之一身如此痼疾，不堪世用，此可無庸議。若論及我黨方針，將來大局，渠意蓋頗以革命爲不然者。然今日當道，實既絕望，吾輩終不能視死不救，吾以爲當避其名而行其實，其宗旨曰陰謀，曰柔道；其方法曰潛移，曰緩進，曰蠶食；其權術曰得寸得寸，曰避首擊尾，曰遠交近攻。今之府縣官所圖者，一己之黜陟耳，一家之溫飽耳；吾餌之餌之，牢之籠之，羈縻之，左右之，務使彼無內顧之憂，無長官之責，彼等偷安無事，受代而去，必無有沮吾事者，繼任者必沿襲爲例，拱手以事權讓入矣。其尤不肖者，搜索其劣跡以要挾之，控訴於大吏以摘去之。總之，二百餘年朝廷所以馭官之法，官長上求保位，下圖省事之習，吾承其弊，探其隱，迎其機而利用之。一二年間，吾之羽翼既成，彼地方官必受吾指揮而唯命是聽矣。異日相見，再傾筐倒篋而出之，公先抄此紙藏其名而密告之，何如？近得南海落機山中所發書，

囑以寄公，今遞來一閱，他日仍以還我。前歲獲一書，言事事物物與吾同，無絲毫異者。所著官制考，屢索品題，如所謂保國當中央集權，保民當地方自治，此真所見略同者，即聖賢復起，亦必不易此語。惟此函所云，中國能精物質之學即霸於大地，以之箴空譚則可，以此爲定論則未敢附和也。渠謂民主革命之說，在今日爲獨狗，在歐洲則然，今之中國原不必遽爭民權，苟使吾民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無公德，無團體，皮之不存，毛將焉傳，物質之學雖精，亦奚以爲哉？

所惠中國之武士道、中國國債考，均得捧讀，以公之才識，無論著何書，必能風靡一世，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謂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語，吾之腦絲筋隨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腦絲筋又隨之而轉，蓋如索傀儡之絲，左之右之，惟公言是聽，我極贊其言。我論詩以言志爲體，以感人爲用，孔子所謂興於詩，伯牙所謂移情，即吸力之說也。此二書均救世良藥，然更望公降心抑志，編定小學教科書，以惠我中國，牖我小民也。公二年來所謀多不遂，公自疑才短，又疑於時未可，吾以爲所任過重，所願過奢也。當公往美洲時，吾屢語由甫，事未必成，但以吾離美日久，或者近年華商其見識力量，能卓然自立，則非所敢知耳。今讀公新大陸遊記，則與弟在美時無大異，所憑藉者不足以有爲，咎固不在公，公之咎在出言輕而視事易耳。公今年甫三十有三，年來磨折，苟深識老謀，精心毅力，隨而增長，未始非福。七年來所經患難，不足以挫公，蓋禍患發之自外，公所持之理足以勝之，惟年來期望不遂，則眞恐損公豪氣，耗公精心矣。公學識之高，事理之明，並世無敵；若論處事，則閱歷尙淺，襄助又乏人，公齡甫三十有三，歐美名家由報館而躋居政府者所時有，公勉之矣，公勉之矣。

弟所患爲肺管微絲泡，舒縮之力，不能完全，此在今日醫術中，尙無治療之方，然誠能善於攝養，或擇天時地理合適處以調停，亦不至遽患傷生，惟不能任事矣。余之生死觀，略異於公，謂一死則泯然斷滅耳，然一息尙存，尙有生人應盡之義務，於此而不能自盡其職，無益於羣，則頽然七尺，雖軀殼猶存，亦無異於死人。無辟死之法，而有不虛生之責，孔子所謂君子息焉，死而後已，未死則無息已時也，公謂何如？此絨初作在臘底，雷雨時行，繼以積陰凡二十日，無一日晴，此在去歲時，必閤筆枯坐矣。今猶能作此數紙，可知稍愈於前矣，猶有病間時，公讀此，亦可稍慰。各努力自愛，不布所懷，布袋和尚。」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一六〇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列於二月十九日。

註二：「養壽園奏議輯要」，（六），卷三二，頁六七七—六七九。

註三：「大陸雜誌」，卷三一，五期，頁一四三—一四九。

註四：「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上册，卷一四，頁二〇二—二〇四。

二十四日（三月二十九日） 清淮撫恩壽奏請以淮安為省會。（註一）

清練兵處、兵部等奏請仿日本學制，設立貴胄學堂。

該學堂之設，擬專為王公大臣弟子肄武之區，用示優隆及崇體制。練兵處及兵部等奏文如下：

「上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機處片交出使大臣梁誠奏：請設陸軍大學堂、省學堂一摺；又王公子弟選入陸軍學堂肄習一片，均奉旨練兵處兵部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請於近畿地方設陸軍大學堂一區，於各省要隘地方，各設陸軍省學堂一所，省學四年畢業，以千把用拔尤升入，大學二年畢業，授以都守等官，舉辦四年，選大學者各省共四百人，按年續選，六年大學畢業得四百人，按年遞增等語。查上年八月間臣等奏定陸軍學堂辦法，係參仿東西學制，自小學、中學、兵官學、大學、馬隊專門各學堂，層累遞進，其間並須入軍隊學習，故大學畢業，必以十年為期。該大臣原奏僅分省學、大學兩層，亦無軍隊學習期限，大學畢業祇需六年，為時太促，恐難深造。且學生額數，應按全國軍隊需兵官若干，分年核算。臣等奏定學額，計七年後中學畢業兼習初級兵官職務者，約得一千五百人，該大臣原奏謂六年大學畢業得四百人，多寡懸殊，尤屬不敷分布。以上各節，均有奏定新章可循，應請毋庸置議。又原片內稱，宜選王公宗室子弟入學堂，一體肄習，畢業後分派各國，講求武備等語。竊維尚武之風，今世所重，教習之典，古訓惟昭，我朝定制，王公子弟，冠頂之初，即習騎射，寓教思於蒙養，強根本於維城，懿鑠宏規，卓越今古。現在更新軍制，講求肄習，允宜始自貴近，以為風氣之先。該大臣所請，用意至為深遠。查日本學制，凡王公子弟入陸軍學校肄業，另建室舍以居，用昭寵異，擬即參仿其意，略為更改，設立貴胄學堂一所，專為王公大臣子弟肄武之區，以示優隆而存體制。特規模創始，條目綦繁，其開辦章程，尚須詳細籌議，應俟擬定後，再

行專摺具奏，恭候聖裁。得旨，如所議行。」（註二）

直隸公債票四十萬到滬，募集由招商、電報二局經理。（註三）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五。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卷五三〇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財政，頁九四。

二十五日（三月三十日）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奏請將淮揚鎮改為江淮提督，節制徐州鎮及江北各營。

署兩江總督周馥奏陳：蘇淮分省，利少弊多，擬請將淮揚鎮改為江淮提督，文武並用，節制徐州鎮及江北各營，仍以淮揚海道兼按察使銜，以理刑案。得旨，著政務處歸併會議案內議奏。（註一）

清戶部奉命籌撥庫款百五十萬兩，開設銀行，發行鈔票。（註二）

清御史姚舒密奏參直隸公債票之擾民。（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〇。

註二：「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頁一〇〇。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六。

二十六日（三月三十一日） 革命黨人黃興、劉揆一等應會黨首領馬福益約，自日本往湘西洪江，運動革命起義。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六日

一六二

黃克強先生因萬福華案牽累在上海入獄，出獄後東渡，在光緒三十年的冬天。本年二月，馬福益以長沙起義失敗，由於會黨中人之不慎，深感愧恨，因欲集合會黨各派精銳於洪江，決圖再起，並派同志謝壽祺到上海與克強聯絡，請接濟餉械，派人指揮。時克強與劉揆一既赴日本，因而謝僅與揆一之弟劉道一見面。克強得道一的報告，乃與揆一熟商，覺得洪江地勢可戰可守，且商業繁盛，又出產桐油，地方相當富裕，事屬可爲，因於是月偕揆一返上海，並會合謝壽祺一同回湘；且在漢陽鸚鵡洲取得原藏該地之少數槍枝與子彈，密藏船底，已經過常德運到沅陵，不幸竟爲沅陵的釐卡搜獲。釐卡弁兵以爲克強等文人可欺，乃直前欲將克強加以逮捕，沒有料到這位文人乃是國術好手，一舉手即將該弁倒提拋入水中，揆一與壽祺與他弁格鬥，亦將其一擊倒艙內，其他兩弁乃逃往附近防營告急，因而克強、揆一、壽祺乃得攜槍登岸走避。路遇楊任，知馬福益已於三月初八在湘鄉境內爲清兵所捕，克強知起義計劃又告失敗，乃與揆一由湘轉漢，再渡日本。（註一）

韓外部電令駐華公使率屬回國，凡中韓交涉之事，均由日本公使代理。

韓廷納日使勸告，命駐華公使朴臺榮率同參隨人員歸國，所有使館即從此裁撤，凡中韓交涉事務，悉由駐華日使代辦。（註二）

清廷以李昭煒暫兼署禮部右侍郎。（註三）

清署兵部尚書鐵良奏移設製造廠事。

鐵良奏稱：製造廠之移設，宜以萍鄉爲南廠，武昌爲中廠，另於直隸、河南之間設一北廠。

（註四）

美使康格建議滿洲鐵道交還中國，由國際共管。

美總統曾告日使高平，主由列強監護滿洲。（註五）

清外務部電飭浙撫聶緝槩，廢浙紳高爾伊與法商所訂浙江礦務合同。

外務部電云：

「寶昌公司紳商高爾伊承辦衛、嚴、溫、處四府煤鐵礦，上年二月間經本部咨查，未據聲復。此案奏准已逾兩年，該紳迄未照章勘明，請照開辦。應即將原案撤銷，飭令遵照，勿任暗中售賣，即電復。宥。」（註六）

註一：左舜生：「黃興評傳」，頁二三，傳記文學出版社。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二。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一。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四一。

註五：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二四。

註六：「礦務檔」，（三），頁一九九七，中研院近史所編。

二十七日（四月一日）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派德工程司辦理上海船廠。（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四一。

二十九日（四月三日） 上海蘇報案及「革命軍」作者鄒容卒於獄。

鄒容因「蘇報案」在獄歲餘，卒以受獄吏虐待，憤激致疾；延綿四十日，章炳麟屢請獄吏爲延中西醫診治，皆弗許。是年正月，勢漸沉重，二月，向會審公廨請求保釋，已獲准。詎出獄前一日，攝赴工部醫院，醫師予藥一函，歸服之，夜半即死。纔二十一歲。翌晨，炳麟往視，撫尸痛哭，目終不瞑。時距服刑期滿僅七十日，世人咸疑爲清吏謀斃。上海劉三（季平）收其骨，葬滬西華涇鄉黃葉樓旁。民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六四

孫先生文在南京任臨時大總統時，追贈鄒容爲大將軍。（註一）

附錄：

一、馮自由：「革命軍」作者鄒容（註二）

鄒容字蔚丹，四川巴縣人，父業商，家頗豐裕。少聰穎，年十二，五經、四書及史記、漢書，已琅琅上口，父許爲科甲中人，便專攻制藝，然性弗喜。課餘時從事彫刻，所作類影篆名手，人以爲天才。父怒，輒施以夏楚，然雅弗喜科舉，倔強猶昔，殆天性然也。父令從成都名宿呂翼文學，益通曉經訓說文，所學乃愈猛進，惟好非薄古人，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呂翼文恐爲所累，擠出門牆。時清廷漸倡新學，蜀吏遣派學生赴日留學，絡繹於道，鄒父亦命蔚丹負笈東渡，時爲壬寅（一九〇二年）春，蔚丹年十八歲矣。既蒞東京，初就神田區同文書院習東文，校爲東亞同文會專爲中國學生而設，一教授彼邦文字及初級科學，以備考入專門學校之預科學校也。時廣州時敏學堂所派學生黎勇錫（仲實）、陳英昌（匡一）等，亦在該書院肄業。是歲夏某日，余因事詣該書院訪諸同鄉，蔚丹知余嘗偕章太炎、秦力山等發起支那亡國紀念會，爰托黎勇錫、陳英昌等介余相見，互述所志，至爲歡洽，時蔚丹猶未認識太炎也。是秋余以事返粵，蔚丹殷殷送余至橫濱船埠，不圖自是遂成永訣矣。癸丑（一九〇三年）春，留東學界以俄人進兵滿洲，清廷有與俄政府私立撤兵條款之議，大爲震動，特開拒俄大會，公電清廷宣言否認新約，並組織拒俄義勇隊，以備歸國從戎。推藍天蔚爲學生軍總教官，鈕永建、湯檉爲歸國請願代表。蔚丹亦發起大會之一人，且任義勇隊員，逐日從衆會操，未幾，日政府徇清公使蔡鈞之求，勒令義勇隊解散，蔚丹大憤，適陸軍學生監督姚文夫有姦私事，穢騰學界。蔚丹于上燈後，遂偕友好翁浩、王孝嶺、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姚寓，批頰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懸諸駿河台留學生會館正梁，聞者稱快。事後姚文夫籲求日警逮捕行兇者，蔚丹乃偕張繼等歸上海避之。時章太炎方主講愛國學社，日以文章氣節相砥勵，聲動一時。張繼與蔚丹晉見，太炎一見奇之，許爲少年英發，稱之曰小友。遇蔚丹有問學請益事，輒循循導之。蔚丹居愛國學社未久，深悟清政府之不足恃，且傷內外志士之不脫奴隸根性，於是發憤草「革命軍」一書，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

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凡二萬餘言。書成，就太炎求修飾。太炎曰：語雖淺直，然感動普通社會，非如是不可，遂爲作序，以廣其傳。同志金天翮、蔡軍、陶賡熊等共任刊資，於是年五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五月十四日蘇報且作「讀革命軍」一文以闡揚之，並爲新書介紹一則。書出後，舉世爲之轟動。同時章太炎所著「駁康有爲政見書」亦先後出版，與「革命軍」相呼應，蔚丹遂益知名於時。又有蘇報者，衡山人陳範（夢坡）所主辦，先持緩進主義而漸及激烈主義，縱論橫議，學子宗之，隱然執全國新學界之牛耳；主筆爲長沙章行嚴（士釗），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而從遊章太炎於愛國學社者也。一日蔚丹與張繼、章士釗同在愛國學社敘談，太炎乘興挈蔚丹等出飲酒四馬路九華樓，相與縱談天下大事。酒酣，太炎昌言，吾四人既僇力國事，應不分老幼，結爲兄弟。張繼和之，四人遂一拜而定，蔚丹其季弟也。太炎其後因有「鄒容吾小弟，被髮下瀛州，快剪刀除辮，乾牛肉作餼，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祇兩頭」之句。無何，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及蘇撫恩壽以黨人嘯聚上海租界，公然倡亂爲名，屢照會租界英吏，指名要求逮捕革命黨人，及封禁愛國學社、蘇報社等團體。英吏竟徇所請，於是歲閏五月初六日分派警探搜索章炳麟、鄒容、蔡元培、吳敬恆四人，適鄒、蔡、吳三人均外出，祇捕去章一人，蔚丹在外聞訊，乃自往租界捕房投到，此癸卯上海大黨獄所由起也。案發後數日，清政府特派知府孫建臣及上海縣汪瑤廷，延外籍律師與太炎、蔚丹等對簿於會審公廨。蔚丹供稱四川巴縣人，年十九歲，初來滬入廣方言館，後至日本東京留學，因憤滿人專制，故有革命軍之作，今年四五月間請假來滬，聞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捕房投到云云。太炎供辭詳見余著「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茲不贅述。清吏初要求駐滬各國領事引渡章、鄒二人甚力，上海工部局以保障租界內居民生命自由爲題，堅決拒之。清政府乃轉求駐京各國公使，各使亦以不能侵越領事權限對。此案經會審公廨研訊多次，中西職員僉以關係重大，無法判決，卒將全案移送北京外交部與各國公使直接辦理，然亦延擱多日，迄無辦法。滬上黨人所延律師乃聲稱章、鄒等不得罪名，久繫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屬不合，要求立將控案註銷，以崇法治。故滬上忽有釋放章、鄒之風說。清政府深恐此案徒勞無功，遂允採納英使意見，從寬辦結。卒由上海會審公廨宣判章太炎監禁西牢三年，鄒容監禁二年。此驚天動地之大訟案，遂輕輕告一結束焉。獄既定，太炎、蔚丹同在獄中罰作苦工。蔚丹年少性剛，往往不耐獄卒侵凌，時相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六六

鯀。又以啖麥飯不飽，益不能平，太炎乃爲之日講佛典，更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在獄歲餘，卒以憤激內熱致疾，太炎屢請獄吏爲延中西醫診治，皆弗許。至乙巳（一九〇五年）正月，勢漸沉重，延綿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竟以不起，年二十一歲矣。翌晨太炎往視，撫尸痛哭，目終不瞑。時距出獄期七十日，世人咸疑清吏設法死之。上海劉三（季平）乃收其骨密葬滬西華涇鄉黃葉樓旁，同志鮮有知者。自蔚丹入獄後，所著革命軍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佔清季革命羣書銷場第一位。各地書肆以避關郵檢查故，多易名販運，或稱「革命先鋒」，或稱「圖存篇」，或稱「救世真言」，或與章太炎駁康有爲政見書並列，而簡稱曰「章鄒合刻」。此書文辭不如太炎之駁康書，論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淺顯，適合當時社會需要，幾於人手一編，卒賴其言爲驅胡建國之本，功不在孫、黃、章諸公下也。辛亥武昌革命軍興，民元南京政府成立，孫大總統追念前勛，贈蔚丹大將軍。四川軍政府以禮招其魂以歸。民十一年冬，章太炎始由劉三探知蔚丹葬所，遂向諸友好釀資爲修治墓道。民十三年四月，太炎、于右任、張繼、田桐、劉三等二十餘人同詣華涇鄉舉行公祭，太炎更爲作表刻石焉。今太炎、田桐、劉三亦先後隨蔚丹於地下矣。國事如斯，安得前方抗戰健兒及後方公務員，皆如昔革命軍馬前卒鄒容者耶！

二、章炳麟：鄒容傳（註三）

鄒容，字蔚丹，四川巴縣人也，原名紹陶，少不羈，易謾侮人，以是頗不理於口，乃更名容。父□□，（隱其名）擁鉅資，經商往來漢、滬間，有子五人，容其仲子也，故里人戲呼爲鄒二。容幼失母，後母待之頗嚴，惟容父期子殷，視容昆仲，愛誨獨周。容幼穎敏，年十歲，十一經已成誦，且善屬文，里人咸有神童之譽，惟性好交游，不善學，而見人詩文，規摹輒效。又好涉獵，多不終卷。多時嘗著一薄布衣，墨痕淋漓，綻裂頗多，而任意嬉游，餽餼無擇，自若也。時崇尚帖括之學，容兄方鑽研於此，博一衿，容父心豔之，欲勉容效焉，容嗤之曰：「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容父頗厭惡之，容弗顧。容兄爲諸生，校試屢列高等，漸驕慢廢學，容雖好爲大言，時有中肯語，又善承順，容父稍移愛於容。日本人成田安輝，善英語，戊戌游蜀，旅重慶日

本領事館，容就學焉。是年日本陸軍大尉井戶川辰三續來重慶，容又往肆和文，時年十四也。時同肆和文者，多重慶知名士，容因此得識諸學門徑，習聞歐理緒餘，乃瀏覽種種新籍時報，每有所刺激，好發奇關可駭之論，又縱談時事，人因是以謠言局副辦呼之，（因同肆和文者某亦好發議論，先有謠言局總辦之稱。）無少長貴賤，如其人腐敗，或議有不合，容必面斥之，至對篤行博雅之士，又致敬盡禮。容訪某友，失迎送禮，容責之曰：「君得毋少我耶。」同里有弟兄幼獲科名者，氣餒頗盛，容遇諸塗，呼其名而叱侮之。庚子重慶府試，前列者爲幕僚某之義子，不免有所私徇，容獨憤憤，一日經北樓下（前任川東道黎庶昌所建），某適與其義子酣飲其上，容手指口言，某沉醉未辨爲誰氏也。越數日，容親往某義子處自認之，復大加譏訕，某義子始悟嚮之罵己者，即容也，趨白某，轉訴於府守，拘容至，供不諱，仍詈某，守以其狂如故，飭役掌責之，容抗言曰：「容將來勳名事業，所成尙難知，豈可辱於奴隸手，請太守親責我。」守不可，卒命役責之。釋時，府吏某謂容曰：「君性太倔強，否則太守必恕之也。」容曰：「淮陰尙受胯下辱，況容乎。」容之戚友，咸以容受此挫折，或改易前性，殊容狂放，較前有加。容最仰慕譚嗣同，常懸其遺像於座側，自爲詩贊之，略云：「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川東經書院山長某，以訓詁鳴，容往師之，時與同學辯爭不相下，山長又頑固不可與言，遂逐之。容屢爲破壞之舉，其狂名愈噪，同縣有徐氏雷氏，先後欲與議婚，後偵知焉，悉罷論。容所交者，多勉其務爲厚重，容口雖而習如故也。辛丑，四川總督奎俊奏遣學生二十餘人留學日本，容聞之，不請於父，攜千餘錢，一人徒步趨成都，得備選，時六月炎暑，容步行十餘日，及歸，甫至敘州，暑疾忽作，容孑身又困於資，食與藥皆親理，呻吟宛轉，幾頻於死，瘳時返家，常告人曰：「吾今而後，始知旅行之艱也。」容嘗侮同里人某，某忽聞容備選，頗妬異之，暗媒龔於當道，歷詆其種種非行不可去，容又詈浙人周善培，周亦欲於此時尋怨，持爭於其師李仁宇，（李時派爲留學生監督）李黜容名，然容東遊之志仍勃勃不可遏也。次年稟於父，請以自費往，再三瀆，父勉許之，年僅允給日幣二百元，意以此阻容行，容弗顧，趣治裝，而來日本東京，留學於同文書院。容在蜀時既有所感觸，及來東，日受外界刺激，胸懷憤懣，愈難默弭矣。凡留學生開會，容必爭先演說，犀利悲壯，鮮與倫比。容略知金石文字，友人某，以石印一，請鐫「壯游日本」四字，容擲其印曰：「汝僅游日本，卽曰壯，彼環游地球者，又謂之何？」容嘗欲著一

書，暴露滿族待漢人慘狀，甫屬稿，適某省留學生監督錢□□之妾，欲離婚而改嫁姚文甫，留學生開會大攻擊之，欲懲罰姚，容即偕二人往姚寓，叱姚曰：「汝受錢爹養恩，又爲錢之晚輩，今忽作此無恥事，特來取汝頭。」姚哀乞寬假，容曰：「縱饒汝頭，不饒汝辦。」語未畢，辦已斷矣，復叱之曰：「速速歸國，無污我留學界，否則終來索汝頭。」容持辦懸於留學生會館，大書曰：「禽獸姚文甫之辦」。姚訴於滿公使蔡鈞，照會日本外務部，向同文書院索容，容不避，某友以不可辱於外人計，促之行，容乃至大阪，某友於博覽會場遇焉，復促之，容始歸上海，居愛國學社，值遼事起，留學日本者，組織義勇隊，容聞之，願附名。桂撫王之春欲借法兵鋤內亂，上海志士謀阻之，於張園集議，容往焉，滔滔辯論，旁若無人，海內漸聞鄒容之名矣。容舅氏某，實上海，容往見之，諷以散財紓難，不聽，又發家書，悚父兄以危亡之詞，亦以其狂而弗納也。容目擊時勢阽危，支那人心，又腐敗難可與言，乃發篋將舊所著者續成，題曰「革命軍」，自署國制鄒容泣述，落落二萬言，搜證博備，而恣肆軒露，愚夫愚婦皆可誦，一時普及感被，頗速而大，旅滬外人，爭翻譯爲東西文，傳布其國，并揭容像於諸新聞雜誌以揄揚之，且謂支那亦未始無人也。時蘇報大鼓吹革命，表章容書，謂可作學校教科書用。禍同時并發，餘杭章炳麟以言革命，亦獲罪，容不待逮捕，即自赴直供不諱，且言學淺未能透發爲憾。滿政府慮於租界不易施罰，願以某礦產許某國，請將章、鄒交中國辦理，某領事頗爲之動，嗣以歐美各報排斥頗力，遂卻其請，而仍以西律懲之，判容監禁二年，時癸卯七月也。容入獄陶然自得，猶檢覽譯篇，研考釋典，蓋了然於生死也。乙巳值容禁期滿，同志者以西獄較優中獄，處容必寬，方祝其釋後必大有所爲，或可以竟厥志，不意滿政府早慮及此，密懸能毒死鄒、章十萬元之賞，又暗賄獄卒種種苛遇，每餐給粥一盂，豆三粒，夜僅與一氈，容體素弱，日作苦工，加以凍餒，其何能勝，竟於二月二十八日，暴死於西獄內，死時口噴血，疑中毒，尸棄獄垣外，人莫敢過問，有義士某，獨見而憐之，以志士身後如此，恐無以勸來者，乃集同志八十餘人於愚園，開會追悼，并殮其屍，籌費而厚葬之，容卒時年二十二歲，未娶無子。

論曰：戊戌死義六傑，楊銳、劉光第皆蜀人也，今又獲鄒容，雖所抱不一，而愛國則同，蜀何其多傑也。鄒容在鄉里時，非有楊、劉之學之譽，人幾目爲無賴子，譬其終無所成，孰測其有身後之名也，豈前後如兩人耶？然跡其在鄉里所爲，已有一種倔強之氣，敢爲敢言，而不顧人非笑，是以身履異域，卒能爲人之所不敢爲，皆其疇昔不

撓不懼之念有以貫之。設容幼即勉爲淳謹，吾決其今日必不能成此奇行也。並於弱冠之年，而能確認此旨，歷死不易，尤其難焉。夫中國士氣，屢經摧折於歷代專制之主，舉一世胥成柔煦媚諛之風久矣，有強毅豪爽之鄒容出，以爲士表，或可救秦、漢以來疲輓之病乎！

三、章炳麟：贈大將軍鄒君墓表（註四）

君諱容，字蔚丹，四川巴人，父某某，行商隴、蜀間。君少慧，年十二，誦九經、史記、漢書皆上口，父以科甲期之，君弗欲，時喜雕刻，父怒，輒榜笞至流血，然愈愛重。君從成都呂翼文學，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父令就日本學，時年十七矣，與同學鈕永建規設中國協會，未就。學二歲，陸軍學生監督姚某有姦私事，君偕張繼等五人排闥入其邸中，榜類數十，持剪刀斷其辮髮。張繼者，故嘗與善化秦力山發議排君主立憲者也。事覺，歸潛上海，與章炳麟見於愛國學社，是時社生多習英吉利語，君調之曰：「諸君堪爲賈人耳。」社生皆怒，欲毆之。廣州大賈馮乙，故嘗入英吉利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君，君詰乙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民耶？英吉利國民耶？」乙慙，事中寢。君既明習國史，學於翼文，復通曉經訓說文部居，疾異族如仇讎，乃革革命軍以殄清，自念語過淺露，就炳麟求修飾，炳麟曰：「感恆民當如是。」序而刻之，炳麟亦自有駁康有爲書，與君書同意。時又有蘇報社者，以論議相應和，則長沙章士釗所爲也。君與士釗、張繼皆年少，獨炳麟差長，相得歡甚，約爲昆弟交，要以光復漢族事，會清遣江蘇候補道俞明震來檢察革命黨，君及炳麟皆就逮，繫上海租界獄。兩人日會聚說經，亦時時講佛典，炳麟授以因明入正理論，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時清政府自貶，與布衣訟，南洋大臣遣法律官詹文來廷辦，兩造爭漢唐曲直於上海知縣前，聞者震詫，吏卒不能決，上其事外務部，外務部亦慙，明年，與外國公使確定之，兩人者皆罰作，而清尊嚴亦轉替。君年少爲獄囚，獄卒數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麥麩飯不飽，益憤激，內熱，數有遺下。明年正月，疾發，體溫不大熱，但欲寐，又懊惱煩冤不得臥，夜半獨語罵人，比旦不省，炳麟知其病少陰也，念得中工進黃連阿膠鷄子黃湯，病日已矣，則告獄卒長，請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日本醫，弗許，病四十日，二月二十九日夜半卒於獄中，年二十一歲。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七〇

矣。詰朝日加已，炳麟往撫其尸，目不瞑。初獄之竟也，處炳麟三年，囚君二年，囚至是，君程未滿才七十日，遽死，內外皆疑有佗故，於是上海義士劉三收其骨葬之華涇，樹以碣，未封也。君既卒，所著革命軍因大行，凡羣印二十有餘版，遠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兩購之，置籠中，雜衣履套餅以入，清關郵不能禁，卒賴其言爲光復道原，逾六年，武昌兵起，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贈大將軍，四川軍府以禮招其魂歸，大總統孫公親拜遣焉。劉三者性方絜，寡交遊，業爲君營葬，未嘗自伐，故君諸友不能知葬所，十一年冬，炳麟始求得之，十三年春四月，與士劍、繼等二十餘人祭於華涇，騰衝李根源議曰：「助如鄉君，而墓無石刻，後世何觀焉。」與祭者皆起立，炳麟亡命日本時，已嘗爲君傳，及是，稍增損其辭以表於墓。

四、贈大將軍鄒烈士容紀念碑（註五）

國父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爲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清廷襲數千年君主制度，奴視中國二百餘年，道、咸以降，內政不綱，則持「寧贈友邦毋畀家奴」政策，以媚外制內；而自號維新者流，復簞鼓其革命可以召瓜分之說，爲清廷張目，其時附從國父革命者，不過萬人，財力武力尤無從與清廷較，然卒能前仆後繼，屢蹶屢振，及辛亥武漢一呼，全國響應，君主制度隨清廷而俱覆，中華民國於焉成立，抑何奏功之易耶？殆國父革新之學說，已由黨人輸灌於人心，化爲常識，有以致此，而鄒容之革命軍則其著者也。容字耐丹，四川巴縣人，父行商隴、蜀間，擁鉅資，以容生而穎敏，期以遠大，命就讀，容博覽羣書，過目成誦，年十二，九經、史記、漢書皆琅琅上口，且善屬文，有神童之目，人以科甲許之，而容以科舉爲君主籠絡英雄之具，不屑也。年十四，從師學英語，復習和文，因師而知世界潮流，則嗜讀新書報章，有所感觸，每發爲奇僻可駭之論，聞者掩耳疾走，容性狂放，人有過，無少長貴賤，輒面斥之，不稍假借，嘗因事面斥重慶府幕，爲府守責掌，人慰之，則曰：「淮陰尙受胯下辱，況容乎？」固有勸容務爲厚重者，雖面諾，意弗善也，其狂放視前益甚。逾年，父命從成都呂翼文學，呂以訓詁鳴於時，容殊弗喜，與人言，指天畫地，非薄古人，呂怒而擯之。辛丑，川省選派學生留學日本，容與試，既備選，嫉者媒孽於當道，卒黜容名，容乃稟於父，請以自費往，再三瀆，父勉許之，壬寅遂東渡，肄業於同文書

院，年十七耳。時革命之士羣集日本，容日從之游，志氣益爲發揚，而時代刺激，復增其胸懷憤懣，留學界每集會，容必爭先演說，悲壯激昂，聽者奮發，居東二載，會清廷所派駐日陸軍學生監督姚某有姦私事，留學生開會，欲懲之，容即偕張繼等排闥入姚寓，叱之曰：「若爲留學生監督，竟作此無恥事，今來取若頭」。姚哀乞寬假，容曰：「姑留若頭。」榜其頰數十，持剪斷其辮髮以出，懸諸留學生會館，事聞於清駐日公使蔡鈞，照會日本外務省，向同文書院索容，容泰然，友人以不可辱於外人，促之行，乃歸滬，居愛國學社。愛國學社者，爲海上黨人蔡元培、吳敬恆、章炳麟等所創辦，以從事東南革命活動者。適廣州大賈馮某，故嘗入英國籍，方設國民議政廳於上海，招容，容詰之曰：「若英吉利人，此國民者，中國國民耶？英吉利國民耶？」某無以對，竟亦不敢復言議政事。癸卯春，俄人佔遼東事起，留日學界組織抗俄義勇隊，海上人士聞之，亦集會張園響應，容慷慨陳辭，旁若無人，復思召辱由於清廷，遂發憤著書，題曰「革命軍」，自署國制鄒容泣述，洋洋二萬言，痛斥滿清壓迫中國罪狀，謂非推翻滿清帝制，無以報復，推翻帝制之後，即建立民選政府，尤力主生命、言論、出版之自由爲天賦，政府不得干犯。文詞激切，奔放無倫，章炳麟序而刻之，海內外一時傳誦，上海蘇報復爲文揄揚，謂可作國民教科書，旅滬外人，亦爭相翻譯爲各國文字，容之名由是大噪，清廷懼甚，照會租界當局，指名捕容與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等，並封閉蘇報館，炳麟被拘，敬恆、元培亡命歐洲，容倖脫，惟聞炳麟已被逮，即赴捕房自首，冀解炳麟，捕房以容年少，斥之使去，容曰：「某即鄒容，著革命軍者也，何與章炳麟。」捕房乃以之同繫諸獄，清必欲置容、炳麟於死地，願以某省礦產許某國，請引渡，某領事頗爲所動，嗣以西報抨擊而止，卒以南洋大臣訟容、炳麟於租界會審公廨，案結，判容監禁二年，炳麟三年，時癸卯七月也。清廷雖訟勝，然以政府與平民訟，開從來未有之局，清之尊嚴由是而替，民氣自此益伸矣。容以少年繫獄，不堪獄卒侵凌，體素弱，尤不勝作苦工，又以食不飽、寢不暖，磨折過甚，雖時時由炳麟授讀佛典，強自排遣，憤懣之氣，終難抑制，甲辰正月，疾發，炳麟請獄吏，欲自爲持脈疏湯藥，弗許，請召外醫，又弗許，竟以二月二十九日夜卒於西獄，年僅二十有一而已。死時，口噴血，目不瞑，有疑爲獄醫受賄毒殺者，終不能明，遺尸棄獄垣外，人莫敢過問，黨人劉三收葬之於上海華涇。容死，國人哀之，各地紛紛集會追悼，而革命軍因愈爲世所重，翻刊無數，人人爭購，遠道不能致者，以重金輾轉求之，雜衣履食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七二

物中以入，清吏莫能禁，革命大義賴以益昌；蓋容書文淺義明，凡稍識字者皆能讀，讀之無不興奮也。後六年，武漢起義，卒覆清廷。民國元年，臨時政府贈容大將軍，入祀忠烈祠，蜀軍政府以禮迎靈歸，國父時任臨時大總統，親拜遺焉。自日寇憑陵，遷都重慶，三十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國國民黨第五屆第八次全體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值國步之艱難，思先烈之締造，重慶爲容生長地，復爲陪都，爰決議爲容立碑，以作紀念，亦使同志國人得所觀感，益加奮勉，共赴抗戰建國之大業，完成三民主義之國家，豈徒追念功勳，昭示來茲已哉。

五、鄒 容烈士遺詩（註六）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六、杜呈祥：鄒容的思想演變及其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之地位（註七）

一

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發軔於公元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甲午）興中會的創立。興中會的創立者孫中山先生在當時發起革命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這一革命運動目標，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初步完成。從興中會成立，到「辛亥革命」成功，所發動的革命戰役，有十幾次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戰役，除了「武昌起義」以外，應該是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廣州之役，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廣州三二九之役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前奏曲，如果沒有廣州三二九之役，半年以後的武昌起義至少是不會成功得那樣容易而且快的。廣州三二九之役最大的貢獻，倒不是在軍事方面，而是在那些參加這一戰役的革命志士們，能在兵力和武器都遠遜於清軍的形勢之下，用一種不怕犧牲的精神，對滿清政府的官署和軍隊採取進攻，許多人很勇敢地戰死，有些人在被俘以後，仍然是慷慨陳詞，表現出願爲革命而死的精神；因而大大地激發了全國人民同情革命和贊助革命的熱情，甚至改變了滿清政府一般官吏和軍隊對革命黨的看法，充分發揮了一種革命宣傳作用，無形中替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運動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廣州三二九之役，是由革命志士集體地用壯烈犧牲行為產生了宏大的革命宣傳作用。另有鄒容的著作和他的犧牲性命，却是以個人力量發生了巨大的革命宣傳作用。特別是在清末的華僑和國內的知識分子，受到康有為、梁啟超等所組織的保皇黨的宣傳，對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表示冷淡的時候，鄒容用一種爆炸性的文字宣傳和犧牲行為，激發起海內外人士的革命熱情，使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獲得支持，革命力量，日漸壯大，他對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的貢獻，和廣州三二九之役死難的烈士們比起來，真可以說是「難分軒輊」的。他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所占的地位，是異常崇高的，他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為革命宣傳而犧牲的第一人，他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革命運動中的宣傳戰場上最勇敢，戰果最輝煌的一位戰士，他更可說是一位天才的政治思想家！本文撰寫的主旨，就是想對鄒容的思想演變及其如何為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建立功績，受人重視的經過情形，予以概述。

二

鄒容（公元一八八五——一九〇五年）的生命很短，全部的生命過程，只有二十年左右，但他在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上所發出的光芒，却是永遠不能磨滅的。鄒容降生的一年（清光緒十一年，乙酉），就是中法戰爭結束，李鴻章代表滿清政府與法國訂和約於天津，承認安南為法國的保護國的一年。中國現代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孫中山先生決意發動革命，推翻滿清，也是在這一年。在鄒容降生以後的十五年（公元一八八五——一八九〇年）中間，中國不斷遭受外患，國勢岌岌可危，中國內部，也展開了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運動和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運動。同時，由於中國各大口岸的開放，歐美的學說思想，很迅速地向中國各地傳佈，使中國古老的文化基礎逐漸發生動搖。無論就政治或文化方面來講，中國在這十五年間，正是一個發生劇烈變動，積極醞釀除舊佈新的時期；鄒容就是在這種時代環境之中，由一個天才的兒童，逐漸變成一個愛國青年的！

鄒容降生在長江上游的最大口岸的重慶的一個中產階級的商業家庭裏面。他在幼年時期開始讀書的時候，所表現的聰穎，震驚了他的家人和教師，被稱譽為「神童」。他的記憶力和理解力都高出一般兒童之上，他在十一、二歲的時候已經把普通兒童十年都讀不完的古經都背得爛熟了，他對於中國的史書也早已開始涉獵，尤其對於史記和漢書，據說他也能成篇地背誦了。當時一般兒童讀書的目的，是為將來參加科考，鄒容既被認為是「神童」，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七四

以他的家長和教師，都希望他能通過科考，求取「功名」。參加科考，必須作八股文，鄒容在十一、二歲以後，却不但開始對八股文發生厭惡，而且對中國古代的聖哲的學說思想，也逐漸由懷疑而加以攻擊。他的思想變了，他的言論也變了。

如果我們細心檢查一下中國現代史，便不難發現鄒容的改變，絕非偶然。正當鄒容十歲的時候（公元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孫中山先生創立興中會，以策劃革命運動的進行。他十一歲的時候，中國因戰敗與日本訂立馬關條約，割地賠款，重慶的開放也是根據這個條約。同年，還發生了兩件大事：一件是維新運動的領袖康有為在北京聯合各省投考的舉人約二萬餘人，聯名上書給清德宗，主張變法，這便是所謂「公車上書」；另一件事，是孫中山先生發動第一次革命起義於廣州，這就是「乙未之役」。鄒容十四歲的時候，在北京城內發生了中國近代史上極著名的「戊戌政變」，清德宗被囚，康、梁出走，譚嗣同等六人被殺，時人號為「六君子」。在這一連串的外患和國內時事當中，鄒容的年齡，雖然還是兒童時期，但在他內心裏所受的刺激，以及所引起的救國熱情，却是比一般年長於他的青年們還要強烈。這正是他的天才表現，也是他的思想言論改變的基本原因。

在公元一八九八年，就是清廷發生所謂「戊戌政變」的一年，有一個日本人成田安輝到達了重慶，他會英文，是一個日本維新運動成功以後的新知識分子，他住在日本領事館裏面，鄒容和重慶一般關心國事的青年，都把他看作是新知識的導師，紛紛向他請教，主要地是跟着他學習英文。後來，又有一個日本陸軍大尉井戶川辰三到了重慶，鄒容又跟着他學日文。鄒容和這兩個日本僑民接觸以後，不但學會了一點外國語言，而且聽到了一些有關歐美的科學、政治、歷史的知識和日本維新的種種故事，這才把一個富有思考力和救國熱情的鄒容，從一個陳舊的世界裏拉到一個嶄新的世界裏來了。他的知識領域擴大了，他的思想見解完全從一切舊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了，他比以前更加關心國事，也比以前更富有救國熱情了！

當時擺在鄒容面前的救國途徑，可以說有兩條：一條是革命的路線，一條是維新的路線。毫無疑問的，鄒容最先是比較傾向維新的路線。在清末參加維新運動的人物當中，給予鄒容影響最大的，是譚嗣同。因為譚嗣同不但著有仁學一書，主張衝決網羅，打破一切傳統思想的束縛，頗博得一般青年之愛好，而且他是「戊戌政變」中的一個

壯烈犧牲者，在清末的維新志士當中，他是被看作富有「俠」的氣味的人物。當時有許多青年，確是把仁學當作維新運動的「聖經」，而且把譚嗣同個人看成偶像。清末的革命志士蔣大同（有「關外大俠」之稱），曾經在「戊戌政變」後，因為讀了仁學，極慕譚嗣同的為人，改號慕譚，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鄒容更是一個非常崇拜譚嗣同的人，他常把譚嗣同的遺像懸在他的座旁，並且作了一首贊美譚嗣同詩：

「赫赫譚君故，湖湘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

他這樣崇拜譚嗣同，證明他在幼年時期已經受了當時的維新思潮的深刻影響。同時，我們可以斷言他在後來參加革命運動時的那種發揚蹈厲的態度，以及自動入獄的各種表現，都是與他深受譚嗣同的影響有關的。

三

鄒容在公元一九〇一年到了上海，他的目的，是想到日本東京留學。本來，清末的一般維新志士，對於日本維新的成功，都是十分欽羨的，更加上鄒容在重慶的時候，曾經受到日本僑民的宣傳，當然更會對維新成功的日本倍加嚮往了。他到了上海以後，進入江南製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補習日文，作東渡的準備。他在廣方言館讀書的時間，不到一年，他有一首書懷詩，據說就是在廣方言館的時候寫的，這首詩，是：

「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淒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

從這首詩去看，鄒容的思想，顯然已含有民族革命的思想成分在內。這可能是由於他到了上海以後，所見所聞，比在重慶時更加廣闊，因而他的救國主張，逐漸由維新轉向革命了！

當時維新運動的基本主張是變法，革命運動的基本主張是排滿。鄒容在出川以前，是傾向維新運動的，到了上海以後，思想已經有了改變；等到他在一九〇二年的春天到達日本以後，毫無疑問地，他的思想已經是贊成革命運動了。在一九〇二年的三月初，也就是在鄒容抵達日本東京前不久，章太炎、秦鼎彝、馮自由等曾經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由章氏手撰宣言，名為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啓，以民族歷史的故事，來激發一般留日學生和華僑的排滿思想，語極有力動人。這個紀念會，預定在三月十九日崇禎帝殉國忌日舉行，後來因日本政府之干涉，未能舉行。孫中山先生當時也在東京，並且贊成開這個紀念會，因為這個紀念會未能舉行，孫先生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七六

還特別於三月十九日在橫濱永樂樓飯館，召集了同志多人及章太炎等補行一紀念儀式。這次支那亡國紀念會的發起，鄭容雖然未能趕及參加，他却是異常同情而且極端欽敬章太炎等的革命精神的。他到了東京以後，先後認識了馮自由、張繼等革命分子，便實際參加了種種革命活動！

鄭容到了日本以後，一方面由於交遊的人多半是革命分子，一方面更由於他讀了更多的新書，使他在思想方面有了劇烈的變化。當然，這種思想的變化，是和他個人的研究和思考天才有關的。從前他希望中國能步日本維新的後塵，變成一個君主立憲的國家。現在，他已經轉而嚮往歐美的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嚮往美國革命獨立後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這是他的政治思想又一轉變。鄭容真不愧為一個天才的政治思想家，他在到達日本以後，也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他的革命思想已經非常深刻，而且可以構成一個系統。他又深切瞭解革命運動要想普遍展開，必須先把革命思想成系統地普遍地灌輸到人心裏面去。因此，他開始計劃撰寫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佔有特殊重要地位的革命軍一書。可惜在他開始寫作以後不久，還沒能完稿，便因故在一九〇三年的四、五月間，被迫離開東京，又回到上海了。

鄭容到了上海以後，和章太炎過從甚密，因而加入了光復會。章太炎的年齡，比鄭容大十八歲，他當時在上海，是言論界的權威和從事革命運動的重要人物，對於不滿二十歲的青年鄭容，却異常賞識，認為是少年英發，至於稱呼他「小友」。章太炎、張繼、章行嚴和鄭容四個人，還曾經有一次異姓兄弟的結拜。鄭容這次回到上海，和一九〇一年初到上海時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已經成了非常活躍的革命分子。他個人對於革命宣傳工作非常有興趣，更由於受了章太炎、張繼的鼓勵，到了上海不久，便把革命軍一書全部完成了。

「革命軍」是在公元一九〇三年五月間，由上海大同書局出版，印刷費是由幾個革命黨人如金天翮、蔡貢、陶賡熊等共同擔任的。革命軍在出版以前，當然是請章太炎看過的，也可能曾經根據章氏的意見，加以修改。但是，「革命軍」一書，大體上是根據鄭容獨立的見解寫的，所以，有些地方和章氏的意見，並不相合。例如章氏始終認為推翻滿清，只能叫「光復」，不能叫「革命」，鄭容在革命軍一書中所說的「革命」，却是以推翻滿清為主要目標。革命軍一書中的革命理論，是成系統的，在步驟上，把「革命」分為破壞的和建設的兩部分，不但對應當破壞

的理由，有充分而富有煽動性的說明，而且對於如何建設，也提出一個藍圖。鄒容以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竟能發表這種成系統的革命理論，他在思想方面的創造天才，實在已經超過了比他年長的一般革命黨人；即以飽學如章氏也者，對於鄒容在革命軍一書中所發表的整套革命理論，也不免有新奇之感。這種新奇之感，是表現在他寫的革命軍序的結語裏面：

「抑吾聞之：同族相伐，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其所規畫，不僅驅逐異族而已，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

清末一般革命志士，大部分只曉得要推翻滿清，不是好學深思的人，怎能會想到推翻滿清以後，如何去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更怎能具體提出一個建設的藍圖來呢？單從這一點來衡量鄒容及其革命軍，就不得不承認鄒容及其書的偉大歷史價值了。

四

革命軍出版以後，五月二十七日（中國舊歷五月一日）之上海蘇報上刊登了章太炎的鄒容革命軍序。六月八日（舊歷五月十三日）又登載了讀革命軍（署名是「愛讀革命軍者」）和「介紹革命軍」兩文，這兩篇文章，據說也是出於章太炎之手。到了六月二十九日（舊歷閏五月初五日），章太炎因為曾經在蘇報上發表駁康有為政見書和革命軍序，在上海泥城橋的愛國學舍被捕。七月初一日（舊歷閏五月初七日），鄒容到英國租界四馬路棋盤街旁的老巡捕房自首，因為當時租界當局捕人的名單上也有鄒容。章太炎在被捕以前，已經獲得租界當局要捕人的消息，原是可以事先逃走的，但他不逃走，理由是「志在流血，性分明定」（在獄中作書給新聞報記者語），其用意，是在用不怕死的行動來威脅敵人，並感召一般青年參加革命。鄒容原來也住在愛國學舍，但因為和愛國學舍的學生意見不合，早經搬在餘慶里和張繼同住。他所以自首就獄，一方面是贊同章氏不逃走的意見，一方面更是關心章氏的生活，因為章氏的近視眼很厲害，無論吃飯或走路，平常都要人照顧。因此，當他自首的時候，曾經向巡捕房聲明是來陪伴章氏的。章、鄒二人因在蘇報上的兩篇文章（駁康有為政見書和革命軍序）而入獄，便是中國現代革命史上

的「蘇報案」的開端。章、鄒入獄以後，直到一九〇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日（舊歷四月初八日），上海租界會審公廨才宣判章監禁三年，鄒監禁二年。鄒容到了一九〇五年的四月三日（舊歷二月二十九日），便因病死在牢獄中了。年僅二十一歲，距離出獄的日期，只有七十天了。

鄒容的生命過程很短，他死的時候，仍是一個青年。他從一九〇二年到達日本東京以後，才開始參加革命活動，到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逝世止，一共只有三年的時間。如果把他在牢獄的一段時間（一九〇三年七月一日到一九〇五年四月三日）剔除，他自由參加革命活動的時間，只有一年零幾個月，但他對革命運動的貢獻，却是不可磨滅的。他個人，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革命歷史長空中一閃即逝的彗星，他的著作，更可以說是中國現代革命藝苑中的奇葩，他的生命是短促的，但是他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成就，是不朽的！

爲了簡單介紹革命軍一書的內容，現在錄一九〇三年六月八日上海蘇報所刊介紹革命軍一文如下：

「革命軍凡七章：首緒論，次革命之原因（筆者按：此章最長，幾占全書二分之一，言詞最激烈，煽動力亦最大），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種，次革命必先去奴隸之根性，次革命獨立之大義，次結論。約二萬言，章炳麟爲之序。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髮衝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

這是一篇相當好的介紹文字，但用現在的眼光看此書，仍可作如下的補充說明：第一、此書在內容方面，因爲有成系統的革命理論和豐富的材料，所以顯得異常充實。第二、鄒容是一個有文學天才的人，他的筆鋒帶感情，富有煽動力。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善於用新的名詞，新的句法，新的語氣，來感動讀者，如果從文學史的觀點來看，革命軍的文體，也是獨具一格的；文學的力量是偉大的，革命軍一書，就是一部含有文學力量的宣傳品。第三、是言論的極端激烈。當時主張排滿的言論很多，但以革命軍的主張爲最激烈。例如他在本書中主張殺盡滿人，連當時部分的革命黨人，都認爲有點過激，蔡元培氏就曾經對此主張表示異議，特於蘇報撰釋仇滿一文，謂「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文學，亦已爲漢族所淘汰，所可爲滿人標識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耳；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這種說法，固然有相當的理由，但是要想激發

一般人排滿的情緒，就必須用極端激烈的言論造成一般人仇視滿人的心理。本來一般有力量的革命宣傳品，往往都是訴諸感情的，都是言論極端激烈的。革命軍正是合着這種條件，所以深為一般主張排滿的人所歡迎，而且真能激發大家排滿的情緒。除了「革命軍」本身的條件之外，「蘇報案」的爆發，尤其是鄒容的慷慨入獄，以及病死獄中，更成了革命軍一書最有力量的廣告，遂使此書成為清末革命書刊中一本最暢銷的書。

五

革命軍出版以後，銷路旺盛，當時並有章太炎所著駁康有為政見書出版，與革命軍相呼應，革命軍的銷路更旺，鄒容的聲名，遂傳遍國內。等到他入獄之後，這本書更為世人所重，風行海內外，共銷售到一百萬冊以上，佔清末革命書刊銷路第一位。革命軍第一版在上海大同書局出版以後，因為是宣傳排滿的，除鏡今書局外，無人敢為代售。後來，這本書的銷路日旺，各地紛紛翻印，為了避免各地政府的注意和關郵的檢查，多半把書名改掉，例如陳楚楠等於一九〇三年，在新加坡發行的革命軍，改名圖存篇；香港中國日報在一九〇三年發行之革命軍，改名革命先鋒；一九〇三年上海再版發行之革命軍，改名救世真言；同年，馮自由等在橫濱發行之革命軍，係與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政見書合刊，題稱章鄒合刻。革命軍一共出到二十幾版，距離上海遙遠的地方，賣到十兩銀子一本，運輸的時候，為了避免檢查，販運的人往往把書藏在箱籠裏面，和一些衣服食品擺在一起，真所謂「洛陽紙貴」、「不脛而走」。

由於革命軍深受一般青年的歡迎，所以不但書商們競於翻印販運，一般革命團體，更把它當作宣傳的利器，大量購買或翻印。首先運用革命軍作為在海外宣傳革命的利器的是孫中山先生。據汪德淵給孫中山先生的一封信上說：

「癸卯春間……章太炎君刊行駁康書，鄒君亦發篋出宿構稿本革命軍者刊行於滬，是時禁網方密，除鏡今書局外，無人敢為出售，乃由黃宗仰寄千冊於先生。嗣先生來函，稱革命軍為南洋所崇拜，而此時章、鄒已被清吏命明震構成大獄，拘押於四馬路巡捕房。」

由此可見，革命軍一出版，就有人寄一千本給孫中山先生，作海外宣傳革命之用，結果在南洋方面，發生了宏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〇

大的宣傳作用。這大概是一九〇三年下半年的事情。

孫中山先生在一九〇四年到達舊金山之後，看到華僑風氣尚極閉塞，稍微開通一點的華僑，多半是保皇黨員，保皇黨勢力之大，使孫中山先生無法展開革命宣傳工作。由於他深切瞭解革命軍宣傳力量之大，便向當地的基督教學者伍盤照和洪門會的領袖黃三德商量借款印刷革命軍一萬一千冊，分寄美洲一帶及南洋的華僑，以廣宣傳。伍、黃都表示贊成，就由伍盤照所主持之中西日報擔任排印，估價五百元，印成後，孫中山先生因為印刷費和郵費無從籌措，便請中西日報不收印刷費，算作捐贈，另請洪門會的機關致公堂擔任郵費，伍、黃等又慨然應允。全美洲的華僑得此有力宣傳品的啓導，不到半年的工夫，革命知識大開。

孫中山先生更曾經致函各地他所領導的革命黨人翻印革命軍一書，例如他在一九〇六年致在新加坡的張永福先生的信中說：

「……海外各地日來亦多進步，托東京印革命軍者有數處。茲將河內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萬本印費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費九十元。前貴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齊否？若已收齊，宜從速印之，分派各處，必能大動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由此可見，孫中山先生在一九〇六年時，已經把革命軍看作是極重要的宣傳武器了。

至於當時其他的革命黨人和革命團體，利用革命軍作為宣傳革命的利器的，更所在多有。例如黃興於一九〇三年，由日本回國，在武昌兩湖書院講演革命，後被驅逐出境，臨行將所攜之鄉容著革命軍和陳天華著猛回頭，陸續分贈軍學各界，至四千餘部之多。湖北的革命團體日知會，在鄉容入獄之後，爲了加強革命宣傳，曾經派黃之才問道赴上海，祕密攜回革命軍數百冊，散佈鼓吹。

革命軍在海內外的廣泛流傳，不知道播下多少粒革命種子，更不知道培養出多少個革命人才！有記載可查的，有如一九〇五年，在北京炸清廷派往歐洲考察政治的五大臣的吳樾烈士，曾在他著的暗殺時代自序裏面說：「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軍一書，三讀不置。」他在鄉容病死獄中之後，曾經寫了一封信給尚在獄中的章太炎，提到鄉容，更是敬仰備至：

「今同志某君，新自南來，語中問渠與先生並鄒子威丹相識否？某君應余曰：『鄒子固相識，至與先生未相見之恨，亦與某同。並云：『此次過申，當往一見。』』正語間，有同學某君至，乃向某曰：『頃閱時報，有鄒子威丹病死之傳焉。』某等耳聞之下，皆相對失色，遂不禁悲從中來。蓋非僅爲鄒子悲，而爲我同志諸君悲也；亦非僅爲我同志諸君悲，而爲我漢族同胞悲也。夫鄒子之名，固已成立，而此後之事業，正未可知。亦以生關死頭，最難打破，若以餘生而辦餘事，直此身之利息耳，成敗可不必計也。惜哉鄒子！危乎先生！計先生出獄之期在邇，飲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隱害。某於鄒子之死，有深疑焉，疑西人之必爲滿政府所嗾使而毒殺之，以去後患。先生身與同居，當必有所聞見也。先生爲某冀鄒子之靈而告之曰：『吾子之死於非命與否，可不權其輕重，病死亦死也，非命之死亦死也，然總歸於不自由而死，則逆胡之罪，豈容追哉？某亦不自由之一分子耳，異日能死此不自由，當必有以慰吾子之萬一於泉下也。吾子有靈，其使某勿蹈空言也可！』」

從吳樾這封信，可以看出革命軍一書，曾經感動影響了不少的熱血青年，使他們傾向革命。鄒容的死，曾經引起了青年們極端注意和哀悼，他的成就，更引起了青年們的敬仰！

又如現任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先生，在青年時期也是極喜愛「革命軍」，而且是深受這本書的影響的，據一本記載蔣介石先生早期生活的著作上說：

「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蔣公二十二歲，肄業日本振武學校，見鄒容革命軍一書，酷嗜之，晨夕覽誦，寢則懷抱，夢寐間如與晤言，相將提戈逐殺韃虜。其醉心民族主義如此。」

蔣先生又曾經在一次講演中，提到他在青年時期最喜歡讀的一本書，就是鄒容的「革命軍」，第二部書是王陽明的「傳習錄」，第三部書是黃黎洲的「明夷待訪錄」，他並且解釋說：

「第一本書，是啓發民族大義，確立我革命思想的基礎。」

革命軍一書，除了曾經對於清末一般參加革命活動的青年們，發生了啓發和鼓動的作用之外，對一般置身於革命陣營以外若干知識青年，也發生了鉅大的影響，例如胡適博士在他的自傳中就會經提到一九〇四年，他在上海梅溪學堂讀書的時候，受到革命軍的影響的事情：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二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為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一班。我們聽說學堂裏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我和王、鄭二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爲甚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爲『新人物』了，二哥給我的『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會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却在一般少年人的腦海裏種下不少革命種子。有一天，王君借來了一本鄭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着臘燭，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抄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一羣少年讀了革命軍以後，就不肯再到滿清的官廳去應考，這本書在一般少年的腦海中所激起對滿清的厭惡和仇恨，是如何的高漲啊！從這段記載裏面，我們更可以看出在一九〇四年的時候，鄭容的革命軍在青年們中間所發生的影響，似乎已經可以和維新派的重要人物，而且是言論界的權威的梁啟超的文章的力量相頡頏了！

六

革命軍一書，對一般知識青年和華僑所發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在清末以推翻滿清爲主要目標的革命運動中建立了殊勳，從而造成了鄭容個人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翻開中國現代革命史看看，可以發現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所掌握的軍事力量，實在是極端薄弱的，甚至可以說他根本沒有一支固定的武力可用。他的革命力量所以日見增長，終於能够推翻滿清，是靠了他有具體而正確的救國主張，逐漸灌入到一般青年和華僑的腦海裏面去，培養成一股無形的反滿抗清的力量。這一股無形的力量，就是所謂「人心」。要想爭取人心，必須靠宣傳。鄭容所著革命軍一書及其入獄而死，在清末所發生的革命宣傳力量，是頗大無朋的。儘管鄭容的參加革命活動和撰寫革命軍，不是直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領導或指導，但是他的活動和撰述，都是大有功於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原因是在「戊戌政變」以後，有所謂保皇黨發生，他們「爲虎作倀，其反對革命，反對共和，比清廷尤甚」（孫中山先生自傳語）。孫先生在這種情勢之下進行革命，必須兼對滿清政府和保皇黨兩面作戰。鄭容就是在清末的革命勢力遭受兩面夾攻的時候，用宣傳的力量，替革命黨殺出一條出路，終於助成革命運動成功的重要人物。

。對於鄒容這種功績，孫中山先生瞭解得最清楚，而且是永難忘懷的。章太炎和鄒容於一九〇三年因宣傳革命在上海造成的「蘇報案」，原是革命黨人在宣傳方面的一大成功，孫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不止一次地提到這案件，尤其特表揚鄒容所著革命軍的建樹之大。例如他在自傳中說：

「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所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此則革命初盛時代也。」

孫中山先生在所著孫文學說的有志竟成章內，也有一段和自傳上提到「蘇報案」和表揚革命軍的話完全相同的敘述。另外，他在一九二三年所著的中國革命史一文中也說：

「庚子以後，革命宣傳驟盛，……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主張革命。鄒容之革命軍、章太炎之駁康有為書，尤為一時傳誦。」

孫中山先生因追念鄒容對於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所立下的大功，所以，在民國元年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曾下令贈封鄒容為大將軍；四川軍政府以禮招鄒容魂歸，他曾經親自拜奠。民國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四川人在南京舉行追悼四川革命先烈大會，孫中山先生參加追悼，在祭文中說：

「惟蜀有材，奇瑰磊落。自鄒迄彭，一仆百作，宣力民國，厥功尤多。」

「鄒」就是鄒容。中華民國元年三月一日，臨時政府全體官員祭革命死義諸先烈，孫中山先生以臨時大總統的身分主祭，祭文中有云：

「轟轟楊禹，煌煌史鄒。」

「鄒」也是鄒容。最後引錄研究中國現代革命史的權威，而且是鄒容的老友的馮自由先生的話，作為本文的結束：

「此書（按：指革命軍）文辭不如太炎之駁康書，論理不如秦力山之革命箴言，徒以通俗淺顯，適合當時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二十九日

一八四

社會需要，幾於人手一編，卒賴其言爲驅胡建國之本，功不在孫、黃諸公下也。」（見所撰革命軍作者鄭容，現收入革命逸史第二集）

這種評論，是十分公允的。有一點須稍加補充的，就是革命軍一書，絕不僅是一本通俗淺顯的宣傳小冊子，而是一本富有政治思想史料價值的著作；鄭容個人也不僅是一位富有救國熱情和犧牲精神的革命志士，而且是一位難得的天才政治思想家！他的才華，他的文筆，以及他的觀察和思考力，都有點類似西漢時代的賈誼（公元前二〇〇——一六八年），可惜他的壽命，比賈誼還短三分之一強。從研究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的觀點來看，鄭容及其革命軍，確是極端值得重視的。因而，蕭公權教授著中國政治思想史，特在第二十四章（辛亥革命）裏面，專立一節（第二節）敘述鄭容革命軍，是非常有見地的。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於臺北。

清奉天將軍增祺電請調易對日交涉員。

奉天將軍增祺以屬員不見信於日人，有礙交涉，請調易各員。旋由直督袁世凱先派道員沈桐、錢鏐前往接辦。（註八）

清廷以山海關內外鐵路竣工，升敘工程師詹天佑等。

清廷以鐵路竣工，予候選知府詹天佑等升敘，賞辦工洋員金達二品頂戴，晏土地蘭克等寶星。（註九）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請派蔣超英赴甯監考水師學堂。

清江督周馥商請直督袁世凱，派游擊蔣超英赴甯監考水師學堂，選拔優秀派往直隸，實地訓練。

（註一〇）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九二。

註二：「馬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頁五一——五四。

註三：「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四——二七。

註四：「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七——二八。

註五：「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二八——三〇。

註六：「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三〇。

註七：「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頁五七六——五九〇。

註八：「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八號，頁一一七。

註九：「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二。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二，三期，中國事紀，頁四一。

三十日（四月四日） 清廷派出使美、日、秘國大臣伍廷芳為荷蘭保和會公斷議員

。（註一）

清廷飭張翼（燕謀）全數收回開平礦產土地，切實妥訂與英公司合約。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開平礦案，張翼（燕謀）赴英質訟，僅爭到照副約辦事，未便遽行遷就，是否責成收回礦產土地，抑責令與該公司另訂詳約，以期實有主權，請旨定奪。得旨，仍著袁世凱嚴飭張翼全數收回，切實妥訂，不准含糊牽混，致貽後患。（註二）

北京天主教會主教樊國樑卒。（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三。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二，頁一二。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三十日

一八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二月三十日

一八六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三月

初一日（四月五日）

清政務處奏議蘇淮分省一事，主張設立江北提督，勿庸分設

江淮省。

蘇北淮、徐一帶，民性强悍，伏莽滋繁。且地當南北要衝，戰略地方重要，於是張謇、惲毓鼎等名宦主張於淮徐一帶，另設江淮行省，兩江總督周馥則主張改淮揚鎮總兵爲江北提督，以節制徐、淮，不必另設行省。案經清廷批交政務處議奏，政務處乃於是日奏復清廷，建議設立江北提督，勿庸設置江北行省。原奏文曰：

「本年二月初九日，淮軍機處鈔交翰林院侍讀學士惲毓鼎等奏，蘇淮分省略舉數端，以備採擇一摺，奉旨著併陸潤庠前摺交政務處，按照奏定章程會議，再由政務處具奏，欽此。臣等當即遵照章程，咨行各衙門會議。旋據咨送說帖前來，臣等詳加檢覈，說帖內主蘇淮不必分省另設大員者計四十二件，主專裁淮撫者計三十二件，主蘇淮仍議分省暨復設漕督者共七件，正在覈議間，復准軍機處鈔交署兩江總督周馥奏，蘇淮分立行省詳陳利弊一摺。奉硃批政務處歸併會議案內議奏。欽此。查臣等前於議覆署兩江總督端方奏，據修撰張謇條陳呈請設徐州行省，暨御史周樹模請裁漕督摺內，擬裁漕督改設江淮巡撫，原因淮徐一帶民情強悍，伏莽滋繁，當南北之衝，地方關係重要，既裁漕督，必須改設大員鎮懾其間，方昭周妥。現據各衙門說帖內謂，改設巡撫諸多不便，擬改設提督駐紮者居多。復經查覈周馥所奏，亦以分設行省，不如改設提督爲合宜。該署督身任兩江，更屬確有所見，擬請即照該署督所請，改淮揚鎮總兵爲江北提督，文武並用，節制徐州鎮及江北防練各營，仍以淮揚海道兼按察使銜，凡江北梟盜重案，應即時正法及軍流以下人犯，歸其審勘，毋庸解蘇，以免遲滯。似此則江北文武均有綱領，江淮巡撫一缺，自可無庸設立，舊有漕標官兵，即作爲提標，以重兵力，而資鎮懾。惟淮徐各屬向爲盜賊出沒之區，現既裁撤巡撫改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一日

一八七

設提督，應請令該署督將營伍從新整頓，認真訓練，以重地方。其餘未盡事宜，應由兩江總督、江蘇巡撫悉心酌議，分別奏咨辦理。謹奏。」（註一）

清廷核准吏部奏議，嗣後漢籍廕生，准依滿蒙廕生之例，一律免考。

清吏部以清宗室及蒙古廕生，向不經考試，而漢籍廕生則須奏請欽點大臣考試，有失平等，因奏請准漢籍文武廕生，亦免考試，當經清廷核准。吏部原奏如下：

「查定例，漢文武廕生、廕監生，年二十歲以上，文職查照題廕年月，武職咨查兵部題廕年月，有無事故，吏部彙齊二三人，奏請欽點大臣考試，試以古論，時務等策，秉公閱卷，定其甲乙，恭呈御覽。其文理優通議論明暢者，交吏部帶領引見，照伊等銜缺分別錄用。若文理荒謬者，發回本籍讀書三年後，再行考試等語。臣等詳釋例意，原以此項人員既荷朝廷恩施，予以出身，又必詢事考言驗其才學，立法本甚善也。惟相沿日久，此項考試已成具文，及帶領引見時，仍按品級大小照例辦理，並不以擬取等第先後為衡。且查宗室滿洲蒙古各廕生，年二十歲以上者，咨送臣部帶領引見，恭候欽定錄用，並無考試之例。同一廕生，而滿漢辦法不一，似宜量為變通，以歸簡易。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漢文武廕生年二十歲以上者，文結到部，臣部即比照滿蒙廕生之例，免其考試，隨時帶領引見，分別內用、外用，照例擬旨恭候欽定錄用，其例不引見各員，文到之後，分別掣簽註冊，悉照定例辦理。謹奏」。（註二）

按：「廕生」為中國舊制，藉先世餘廕而得入國子監讀書者，謂之廕生，亦作廕生，有恩廕、難廕、特廕之分。

清川督錫良電奏：「瞻對改土歸流，泰甯寺喇嘛藉端煽亂，槍斃弁兵，清廷著駐藏大臣鳳全就近勦辦，鳳全旋亦被戕。」

藏邊瞻對、巴塘等地，實行改土歸流，泰寧寺喇嘛藉端煽亂，槍斃官兵。清四川總督錫良奏報清廷

，清廷乃頒諭着駐藏大臣鳳全就近勦辦。詎鳳全應付無方，竟爲藏人戕殺於巴塘。（註三）

附錄：清四川總督錫良奏查明幫辦駐藏大臣鳳全等死事情形摺（註四）

「竊查前據打箭鑪廳文武電稱：巴塘番匪滋事，戕害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暨焚毀教堂等情，當經電奏。奉旨飭查因何起釁，鳳全死事慘烈，並同殉各員，一併具奏，教士等設法出險，認真保護，等因。隨又電陳是時番僧阻斷郵塘，探報未確，俟查明後續奏。茲據打箭鑪廳同知劉廷恕等與巴塘糧員吳錫珍先後稟陳前來。查鳳全自蒙簡擢，感懷時局，激發忠誠，卽有奮不顧身之概，抵鑪接奉寄諭，經營微外，以固藩籬。出關後備悉巴裏各寺喇嘛，踐削番民，庇縱匪類，土司以下，聽其頤指，若不首加裁抑，邊務必多掣格，因奏請申明舊制，限定喇嘛人數，二十年內暫停剃度。喇嘛等內懷怨懟，騰播流言，率指鳳全所帶勇弁，軍服操法近於西式，遂謂鳳全辦事悉爲洋人而來。卽如巴塘墾田，雖屬無多，然糧員開辦年餘，相安無事。鳳全稍加推拓，遽有抗拒，派勇彈壓，經過丁零寺門外，喇嘛卽放槍傷勇，此二月二十一日事也。厥後焚燒舉場，糾結日衆，平時本以教堂爲不利於地方，鳳全力爲保護，益嘗其袒庇洋人。二十八日番匪乘機焚毀教堂，勇丁被殺者二十餘人，署巴塘都司吳以忠，隨員秦宗藩並死其難，糧署亦爲刦掠，番衆洶洶，解喻不散。次日喇嘛與土司往見鳳全，請其移駐裏塘，庶免番匪藉詞擾害，乃可以保安全臺，一面供備烏拉。鳳全先因巴塘糧運艱貴，故留勇在鑪操練，親帶只數十人，創殘之半，更難得力，擬到裏後調集鏖勇，繼圖懲辦。詎三月初一日行至紅亭子地方，卽見番衆埋伏，突起前後截殺，鳳全督勇搏戰，相持良久，終以匪衆勇寡，遂與隨員勇役等五十餘人盡遭戕害。伏念鳳全歷任川中州縣，卓著聲績，此次感被恩命，於巴墾鑪鑛以及籌議瞻對等事，莫不殫精區畫。惟喇嘛驕玩日久，驟欲分其勢以恤番民，無如番俗素崇釋教，不明鳳全保愛之意，轉予喇嘛以煽動之端。鳳全前電卽云番匪係喇嘛主使，誠以丁零寺力強人衆，若非倡助，何能頓致鴟張？況堅詞以請行，而扼路伏戎，顯屬同謀濟惡，變成於倉猝，徵調不及，無從防禦，鳳全臨難不避，力竭捐軀，從者盡殲，最爲慘烈。應如何賜卹之處，出自聖主恩施。隨同殉難之貴州試用巡檢陳式钰，四川候補縣丞王宜麟、趙潼，儘先千總李勝貴、繪圖學長何藻臣，並先經被害之署巴塘都司漳臘營參將吳以忠，已革四川補用知縣秦宗藩，均請勅部從優議卹，其餘勇弁查明補報。此案巴塘喇嘛等焚毀教堂，戕害大臣，情罪重大，近日詞多狂悖，不惟土司番民附

和甚多，且勾結察裏兩臺，瞻對三巖等處，瞻對則已派出馬隊，越至釐邊，窺伺關外，幾爲之騷動。猶幸奴才等先已奏派提督馬維祺到釐，業派弁勇，將戕官傷弁之泰凝寺喇嘛攻克奔散，軍威稍振，人心始定。奴才等昨又剴切示諭，解散誘脅，然不大伸天討，終無以翦凶逆，而昭法紀。現在遵旨派建昌道趙爾豐辦理釐邊軍務，迅速馳往，會同提臣馬維祺相機妥辦。並以巴裏一帶，均隸於建昌道，而運糧亦在所屬邛雅等處，故令趙爾豐先赴本任接篆後，即日起程，所以便調度而一事權。軍事孔繁，委留川當差之巴革廣西補用道錢錫寶隨往襄贊。釐城向不產米，關外更非烏拉不能行走，用兵以二者爲最難，又委試用道文緯等在雅鑪設局購運。川省財力本形支絀，而是役荒遠艱苦，非厚集師旅不能制勝，又非數兵之餉，不能養一兵，數石之費，不能運一石，軍需浩大，惟有督同藩司多方措墊，應此肩急。已令趙爾豐添募營勇，到釐後會商馬維祺佈置周妥，即議進攻，審度情形，分別剿辦，總期萬全設策，一舉奏功，庶使荒裔咸懾威稜，以後不敢恣其悖亂。至巴塘法司鐸牧守仁先經鳳全護其遷避，土署糧員現稟於二月二十四夜自行逃去，其餘亞海貢鹽井教堂兩處，來稟均未之及，而蒲司鐸則逃赴滇邊獲免。番匪又復奔往滇境，撲犯教堂，幸經堵禦，究竟法司鐸等被害實有幾人，已飭再行確查，並將存者多設方略保護出險，不惜厚賞優獎，以期有濟。再鳳全殘駭已殞，其子候選布經歷忠順，請俟道路通暢，即往迎運。合併陳明，謹奏。」

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陳：俄在黑省拓展鐵路，人民生計將絕。

清廷以吉黑兩省鴻蒙未闢，地利久湮，乃與俄國訂約修築鐵路，藉以開通風氣，福利民生。不意俄人藉修築鐵路，大量盜伐林木，強占民地，刈割牧草，致使旗民生計將絕。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乃具奏請示，奏文如下：

「爲鐵路展拓利益，本省生計將絕，謹將現在情形恭摺瀝陳事：竊查黑龍江係駐防省分，向倚游牧爲生，農商各務，素昧講求。近年荒地漸開，商賈漸集，利用厚生之道，始漸萌芽。朝廷俯念邊陲，亦以吉黑兩省鴻蒙未闢，地利久湮，用是不分畛域，與俄國訂約建修鐵路，藉以開通風氣，俾兩國利益均霑，民生暢遂。聖度恢宏，誠中外各國所共見也。乃徵諸近事，不惟將來之利益於我已屬無分，並固有之生計亦將侵奪無餘，臣忝膺疆寄，環顧羣生

，實有惻焉難安之勢。其細者無論已，謹就關繫重要數端，爲我皇太后、皇上痛切陳之。江省西北東南數千里，羣山綿亘，森林蒼蔚，旗民入山伐木，運往各處售賣，倚爲生活者不下數萬人。自鐵路興工，亦莫不取材於此。上年春間，鐵路公司藉護養山林，爲把持木植之計，派員赴吉林訂約，入奏幸賴聖明洞鑒，飭部議駁。江省則由該公司與鐵路交涉局總辦革道周冕，在哈爾濱逕立合同，簽押後由周冕送省，經署將軍薩保，交署將軍達桂與臣詳閱，始悉其中界線，西北陸路自慶吉斯漢站至雅克山站，鐵路兩旁各三十五里，東南水路自呼蘭納敏杈林濃濃等河起，皆上至河源止，均歸鐵路公司砍伐，將江省產木之區，包括殆盡。當經臣等以旗民生計所在，通省日用所需，未便盡付外人，照會該公司將前項合同作廢，另行訂定。嗣經與俄員磋商，該公司仍持前約，迄無成議。而鐵路車站展佔地基一事，卽於磋商時經該公司代辦達聶爾另出約稿，亦經周冕承允畫押，並未報省有案。查鐵路業經竣工，其路線車站應用地基，早經該公司購買足用，此外軌路兩旁，非可懸荒地，卽有主民田，此次所立合同，自松花江北岸以至滿洲里，大小各車站擬展地基，統計至三十餘萬畝之多，地之被佔者若千里，民之失業者若干人，臣等與俄員商擬，查照奉吉成案辦理，與木植合同均未承認。本年七月達聶爾仍帶展地合同來省，晤談之次，謂地價已發，立索畫押，答以須俟和平商辦，則悻悻而去。旋據附近鐵路旗戶紛來呈報，公司逼領地價，將有失業流離之苦，泣求保護，意甚悽皇。然此二事猶可以鐵路需用爲詞也。至如郭爾羅斯荒地，與公司了不相涉，去冬因公署公勘蘇隆札普勾串散罕旗三喇嘛盜賣，曾經署將軍達桂與臣奏參，將該署公革任，三喇嘛拿辦。今春領戶齊集，卽時派員丈放，現已一律完竣。詎該公司前來照會，謂郭爾羅斯荒地經三喇嘛租給公司七十井，卽派俄員勘丈，請飭照料。當以三喇嘛係盜賣官荒逃犯，又爲外旗蒙古無出租荒地之權，且該處業已出放等情照覆，並派員持文赴哈緝犯，該公司一意庇護，未准查拿。旋復屢次來文，臣始未允。又馬家船口地方處松花江北岸，與哈爾濱一水之隔，爲呼蘭各城過江要口。上年三月間據呼蘭副都統咨，據該處佃民張永祿等聯名呈稱：鐵路公司強買房地，鐵路交涉總辦周冕逼令領價，佃民等係世守產業，且以該處乃江省門戶，不願出賣，擬請開作商埠，爲華民稍留生計。比經據情函飭周冕，向公司理阻。本年六月復據該佃民等來省攔輿呈稱：周冕仍派人屢催領價，佃民等食毛踐土，世受國恩，情甘將地報効公家，招商開埠，至死決不賣給外人，使江省無一線出路。伏地哀求，聲淚俱下，令人酸惻。同時並據各城商人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一日

一九二

呈請赴該處領地建房貿易，臣當諭以既屬民田，卽由爾等同往，或買或租聽自酌辦，公司亦係商務，斷不至強行霸買。去後未幾，而鐵路附近割草之案又紛紛見告矣。僉謂往年鐵路用草，係由華民刈割賣給，今年經鐵路交涉局發給俄人執照，由對青山站起至滿洲站止，鐵路兩旁各四十俄里內，悉由公司自行僱人刈割，無得攔阻。竊思附近鐵路民戶，非耕卽牧，所養牲畜，統恃羊草爲生命，既爲洋人所割，則牲畜失養，耕牧無資，生機頓絕。正在設法商辦間，馬家船口佃民等又來省面稱，公司派兵前往，逐令遷讓，否則所耕之地，卽須爲公司納租等情。似此層見叠出，幾令人應接不暇。臣伏查以上各事，若旗屯、若墾荒、若口岸、若木植羊草，皆旗民生計大端。而該公司均百方侵奪，不爲少留餘地，尙何利益均霑之有？卽以利益論，各車站展地，一入公司之手，便當據爲己有，使吾旗民人等，無貿易權，無置足地，與當初定約修路開通風氣之本旨竟至相背。而馳署將軍達桂在任時，每與臣言及吉林兩省，均與俄國爲鄰，交涉等事亟應聯合一氣，茲既奉命署理吉林將軍，正可互相維持。臣現已寄函達桂，籌商辦法，俟有定奪，再當聯銜入告。惟時勢緊迫，間不容髮，臣受恩深重，固不敢以艱難錯出，上勞宵旰之憂勤，亦不忍以緘默不言，坐視生靈之窮蹙。現擬照會鐵路公司，派員赴哈爾濱會同俄員詳議，但能委曲求全，和平辦結，絕不稍存成見。倘該公司堅持前議，無可轉圜，亦斷不遷就曲從，致貽後患，卽俄人因此見惡，去位致身所不恤也。臣爲保全生計，挽回利益起見，是否有當，除將各案文件摘要抄咨外務部，以憑查核並分咨外，理合恭摺詳陳，伏乞聖鑒。謹奏。」（註五）

清帝覽奏後，於本日批示：「該署將軍辦事認真，仍着堅持，毋稍遷就。」

清外務部照會日使，請撤新民府日軍所設軍政局。

日本軍方在新民府擅設軍政衙門，有違初議，清外務部因照詰日使，請電軍方卽將所設軍政局撤去，以免俄人藉口，全我中立。（註六）

英駐廈門領事以鷺江報報導金門教案失實，封禁該報。（註七）

四川犍為發生民變，旋被剿平。（註八）

江淮巡撫恩壽奉清廷寄賞，加兵部尚書銜。（註九）

德國親王利物浦至京覲見，清皇太后以頭等第二雙龍寶星賜之。（註一〇）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內務，頁七一—七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六期，內務，頁六二。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軍事，頁三八一—三八四。

註：五：「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一—四。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五期，軍事，頁二四四。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三。

註：八：「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二。

註：九：「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期，頁一〇五。

註：一〇：「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二。

初二日（四月六日） 中丹英續訂聯合齊價攤分合同。

本合同由中國電報總局、丹麥大北公司與英國大東公司會議訂立，由大北與大東公司承辦上海至太平洋各地海底電報路線之架設，並於太平洋水線開辦通電後，經營中國與歐美之往來報務。

附錄：中丹英續訂聯合齊價攤分合同（註一）

中國電報總局、丹國大北公司、英國大東公司會議訂立。

中國電報局（下文即稱電局）、丹國古本海根大北電報公司（下文即稱大北公司）、大東電報公司（下文即稱大東公司）今於一千九百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彼此議允訂定合同。按中國各處電線係由電局執業治理。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一、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二日

一九四

按大北公司於日本、朝鮮及中國至香港，又日本至西畢利亞之海參崴，安放海底電線，傳遞電報，已歷多年。現又與俄國由歐洲經過西畢利亞而至遠東之陸路官線銜接通電，經理報務，並與電局訂定專章，承辦大沽經天津、北京至恰克圖陸線之報務。按大東公司由中國至香港、澳門、斐獵濱、印度及至其餘亞洲各地所放水線，由其執業掌管。按美國紐約之太平洋商務水線公司（下文即稱太平洋公司），已由舊金山經烏龍河、阿厘美德威、瓜茂至斐獵濱羣島，安放水線一條（此線下文即稱太平洋水線）茲擬再由斐獵濱羣島展放水線一條，接通上海。

按德國庫龍之德意志荷蘭電報公司，現在已經設立（下文即稱德荷公司），除應辦他事不計外，該公司兼擬安放水線，由上海至亞波瓜茂等處，並擬將支線接至荷屬印度、德屬紐基尼暨太平洋各島等處，該項擬放之水線由其執業掌管，辦理報務。

按大北、大東兩公司，曾與東方水線、印歐陸線電報公司訂立合同，並經東方公司與東斐、南斐電報公司訂立合同（以上各公司下文即稱聯合公司），載明由中國發遞寄與歐洲（由大北公司並印歐電報公司暨由電局陸路電線傳遞與俄國往來之報不在內）、美洲（檀香山各島不在內）電報，及由各該處寄與中國之報（下文即稱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辦法。

按太平洋公司於一千九百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與大東公司訂立合同，又同日德荷公司與大東公司訂立合同議定各事內，允將上載之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互相傳遞。

按此項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應當如何辦理之處，已在各電局於光緒二十二年六月初一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十一號，與大北、大東公司所訂合同內詳載明晰（下文即稱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合同）。

按各水線到中國登岸，及與電局電線交接等事，大北公司執有光緒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五日，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三月六號所立文據，許以利益之處。今電局與大北、大東兩公司互相議定，所有本合同載明應行各節，彼此務須遵守。茲將逐款開列於後：

第一款 本合同所載各款，應於光緒二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即西歷一千九百零三年七月二十五號，即太平洋水線開辦通電起施行。在施行期內，凡有從前所定之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合同，其辦法經此次合同改議者，悉

照新章辦理。惟舊合同各條款如有未經本合同更改者，仍當照舊遵守勿替。

第二款 電局及大北、大東兩公司應將彼此交接之線整頓完善，以期傳遞迅速。至彼此互交傳遞之電信，務須傳遞迅速，整頓畫一。

第三款 所有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報資，應由電局全數交與大北公司，大北公司應將所得此項全數報資，與上載各該公司結算清楚後（電局所付之數包括在內），於淨得之報資內每年自正月一號至十二月三十一號止，提出百成中之四十六成零八，交與電局收納。其自太平洋水線開辦起至一千九百三年年底止應派之數，亦由大北公司按數付與電局。惟上海與亞波並瓜茂之德荷水線未開辦之前，此項每百成中四十六成零八之報資，應按照以上各公司所收中國與歐美來往報費總數除去應付之費外，以百成中之十三成五四核算，既開辦以後按照百成中之十二成三八核算。

第四款 電局與大北、大東兩公司應會議攤分表一宗，載明現在應收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攤分各數（關係之各公司各局應攤之數包括在內）。此項攤分數目，若非彼此允准，不得隨時增減。惟各水陸傳遞此項電信於各政府向來應享之利益，仍當各盡其義務。至電局及大北、大東兩公司應收之報費，均可隨地按照金銀匯兌市價核定收取，庶可依照合同第六款所載，凡有應找尾款，均須以法郎克金元互相找給。

第五款 電局與大北、大東兩公司須各視其權力所能，按照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辦法，將過本線寄往彼線傳遞之報，互相交換。惟此項互相交遞之電報報費，如未嘗議定在前，不得逾此項水線陸線尋常所定之價。如有經過不與此項合同相干之各公司或電局線路，其各該公司或電局應得之過線費，亦不得逾於他家尋常所得之價。

第六款 凡本合同所載各項報費收付各賬，電局與大北、大東公司務須將真實可信之數登記帳簿，核定法郎克結算，至月結單一項，大北公司認允代繕，其應找之尾數，按照定價二十五法郎克作英金一鎊，或彼此欲照當日倫敦市價核算亦可照辦，惟須於每季後四個月內，按照當日匯兌，在上海彼此找清。但大北公司每於月底後六禮拜內，應將所欠電局一個月大約應找之款，付交電局收納。

第七款 凡電報注由電局或大北或大東公司線路傳遞字樣者，彼此均須遵照所注，互相授遞。又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電局暨大北、大東兩公司均不得公然或暗中退費扣用，並不得施行種種圖利之事。

第八款 所有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若非彼此得有允准字樣，電局及大北、大東兩公司於本合同施行期內，無論如何，不得公然或暗中助人合辦，或與人另行合辦。攤分報費之事，又不得與無論何人公然或暗中設計爭奪，由彼此水陸線傳遞之電報。惟電局及大北、大東兩公司均可設法加線，以期足敷傳遞電信之用。

第九款 大北、大東兩公司應允，於未許太平洋公司並德荷公司歸入攤分合同之前，向該兩公司取其擔保承認。現在及日後當本合同施行期內，該兩公司除上海岸之水線外，均不得將其水線在中國境內擴充，亦不得建造陸線並無線電報等事，並不得設計圖爭電局及濱海各處來往電報。倘有前項情弊，除非另行議妥外，本合同應即刻作廢，仍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七月十一號電局與大北、大東兩公司所訂合同各節，一辦理。

第十款 本合同自訂立之日起，至一千九百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號為止，按照施行期滿後，如電局或大北公司或大東公司意欲另議辦法，須於一年前具函知照本合同簽押之彼兩家，否則本合同仍當照舊施行。

如電局大北公司、大東公司及聯合各公司之水陸電線，或有損阻不通至兩年之久，以致該局該公司不能將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暢為傳遞。又該聯合公司或電局之水陸電線，設或為無論何國國家購買，以致各該公司該電局等不能將前項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暢行傳遞，或上文所云之大東公司與太平洋公司所訂之合同亦因遇有此種情事，則本合同所定電局與大北、大東兩公司攤分報費之事，應當另行議改，或即作廢。如彼此意見不同，應請公正人公平評斷。

按本款上文所云，如電局之線為中國政府購買，中國政府即作為訂立本合同之一造，遇有本合同因事延請公正人評斷，則大北、大東兩公司作為一造，電局或中國政府作為一造，除大北公司外聯合各公司之水陸電線或有損阻不通至兩年之久，或有為無論何國國家購買，以致該聯合公司不能將中國與歐美往來電報暢為傳遞，則電局及大北、大東兩公司應得之攤分報費，應另行議改。惟大北公司必須按照所改之

數，於每百成中提出四十六成零八給與電局收納。

大北、大東兩公司無論如何，茲特擔保，凡本合同所載各節，關繫中國與歐美來往電報者，若非因大北公司線路有阻暫停其業，或爲無論何國國家購買，則不能將本合同議定之攤分數目更改，以免減少大北公司應得此項電報費之成數。若須更改，必須電局允准在前，以免電局暗中受虧。如大北公司線路有阻暫停其業，或爲無論何國國家所買，則所有電局應得之本合同內改定攤分成數，准由大東公司允認如數撥付。

第十一款 電局今允太平洋水線公司之斐臘濱達上海水線，並德荷公司之亞波達上海水線准其登岸（此事經大北公司允許）。

第十二款 本合同所載各款電局及大北、大東兩公司，或隨時有意見不同之處，應歸公正人評斷。大北與大東公司作爲一造，電局與中國國家作爲一造，此項公斷應按照英國議院所頒之一千八百八十九年公斷律，或隨後頒行之改定律辦理。本合同簽押之員，係奉准委派，彼此議定，爲此互相簽押，以昭信守。本合同用華、英文字訂於北京，共立三分，俱經校對無誤。

總辦駐滬電報總局朱押，參贊大北水線總公司史押，總辦駐滬大東水線公司蒲押。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二日，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四月五號。

美使牒清外務部，請速開奉天、安東、青泥窪三處商埠，以踐前約。（註二）
日本決於日軍所據滿洲境內實行抽稅。

據日本郵件報披露：日政府定議在奉天征稅，祇照舊定稅則稍爲增益，期在收足二百萬之數，以爲整頓衛生之費。（註三）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五一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二、三日

一九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財政，頁九五。

初三日（四月七日）

清廷派貴州巡撫柯逢時管理八省土膏統捐事宜，設總局於宜昌。

昌。

清廷擬在湖北宜昌設立總局，凡雲、貴、川土行銷之兩湖、兩廣、江蘇、江西、安徽、福建八省土稅膏捐，統由該局預徵，並派貴州巡撫柯逢時管理八省土膏統捐事宜。（註一）

附錄：清財政處、戶部奏擬總辦八省土膏統捐辦法摺。（註二）

財政處、戶部奏：上年十一月初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上諭，鐵良奏：湖北、湖南於宜昌設立總局，抽收土膏稅捐，繼又並江西、安徽兩省合辦，較各省分辦之時，溢收甚鉅。兩廣、蘇、閩，亦係雲、貴、川土行銷之地，若合八省爲一，收數必更可觀等語。著財政處、戶部即行切實舉辦。其統捐收數，除按各省定額撥給外，溢收之數，另儲候解，專作練兵經費的款，不得挪移。並著財政處、戶部會商各該省督撫，從速詳定章程，奏明辦理。原摺著鈔給閱看等因。欽此。當經通行各該督撫遵照，並令迅速咨覆。迄今數月，覆到者尙屬寥寥。查川、漢等處，土藥商運，均在七八月間，故稅捐以秋季爲最旺。若非速定章程及時開辦，則本年收項大宗既去，尾數無多，臣等詳加酌覈，鄂、湘、贛、皖統捐已著成效，該侍郎所陳八省合併辦法，自爲切實可行。應如所請，將湖北宜昌原設之局，改爲八省總局。並於湖南之洪江、廣西之梧州，各設分局，由總局派員經理。原奏所指合辦統捐省分爲兩湖、兩廣、江蘇、江西、安徽、福建八省，凡雲、貴、川土行銷該八省者，經由總局分局，均即照收土稅。無論輪船民船載運，一律預徵膏捐，其徵收章程，悉照宜昌現行辦法。既納統捐後，運往各處，如非落地銷售，概不重徵。土稅膏捐兩項印花及四聯票據，需用甚鉅，均由總局頒發該局應用。商運所至，倘無印花或與票據不符，即係私土私膏，查獲後照章罰辦。所有經徵款目及支銷等項，由總局按季冊報戶部查覈。此項收款，均照二十九年收數，作爲各省定額，由局合收分解。溢收之數，遵照諭旨，另儲候解，專作練兵經費。惟統捐創始於湖北，該省難認

賠款及兵工廠經費，多由此取給，嗣後歸總局覈明，每年應需數目，仍在原收項下照撥，再有溢徵之款，即行提存。廣西現辦軍務，待餉孔亟，兼賴廣東就近協濟，除照定額撥給外，該兩省溢收之款，並由戶部隨時察核，分別酌撥若干成，俾應急需，他省不得援以為例。此次統捐辦法，一稅之外，聽其所之，既便商民，復溢公帑，俟辦有端緒，再將陝、豫等處土藥分別釐定，次第推行。至宜昌一局，總辦八省稅捐，責任綦重，現充該局總辦補用道孫廷林，雖稱熟悉情形，究恐難資統攝，應請特派大員管理，限於四月內開辦，以重帑項，而一事權。其餘未盡事宜，仍令詳細籌度，並將二十九年以後鄂、湘等省土稅膏捐收支各數查明，分別奏准辦理。奏入，軍機大臣奉旨，著派柯逢時管理八省土膏統捐事宜。

清廷以內閣學士希廉繼任泰甯鎮總兵官，並兼總管內務府大臣。（註三）

清廷命四川提督馬維騏勦辦不服改土歸流之瞻對土司。（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四。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二—五三〇三。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四。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二。

初四日（四月八日） 清廷令調閩浙總督升允為陝甘總督；陝甘總督崧蕃為閩浙總

督。（註一）

駐滬俄總領事責清吏違背中立。

日俄戰爭中，日軍於瀋陽獲得大捷，上海日僑在公共租界舉行祝捷會，駐滬俄總領事以華官聽任日人此舉，有違中立，向江海關道提出詰問。（註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三、四日

一九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五、六日

二〇〇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三。

初五日（四月九日） 清廷以奉天府尹廷杰署盛京將軍，新民府知府增韞署奉天府

尹。（註一）

清廷以蔣雲龍調補江西南贛鎮總兵，邱開浩補授浙江處州鎮總兵。

清廷解江西南贛鎮總兵何明亮職，調浙江處州鎮總兵蔣雲龍為江西南贛鎮總兵官，以記名總兵邱開浩為浙江處州鎮總兵官。（註二）

英使牒清外務部，請開廣西百色廳、龍州、梧州等處為商埠，清廷電飭粵督體察覆奏。（註三）

美商公利公司不允廢去合辦吉林琿春府屬天寶山銀礦合同。

上月二十二日，清吉林將軍富順以美商承辦之天寶山銀礦合同業已逾限，乃命華人自行集股開辦，惟美商公利公司不允廢約。（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五。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四。

初六日（四月十日） 南非發生華工罷工，為警察槍擊，造成傷亡事件。

華工之在南非，多爲鑛工，工作繁重，待遇極低，白人之待華工，更較黑奴不如。近在南非鑛地之華工二千人，因給發工資不滿其意，遂致相約罷工，南非當局調集警兵彈壓，華工傷亡頗多。（註一）警鐘日報描述華工在南非被迫害情形如下：

「頃接新加坡來函，譯西報論南非招工事，照錄於下：某日在新高密鑛華工入選做工，猝遭意外，因而鼓噪不肯操作，逐工頭監督，亂石橫飛，工頭重傷，現已昇入醫院調治。當晚七句鐘半，出巡捕馬兵等到場，捉獲華工爲首者十七名，置諸牢獄。隨有白人礦工大隊，戎裝鐵棍，欲與華工爲難，而土人黑奴磨拳擦掌，助紂爲虐，幸得多方勸散，否則華工手無寸鐵，其慘不知伊於胡底。翌早八點鐘華工頭目被捉之後，其餘華工勢成蛇尾，任人操縱，俯首聽命，分隊操作，每隊十二人，監以黑奴。以上乃南非西報所錄之言也。又一千九百零四年九月二十九號新加坡太晤士報：茲接南非津呢士北探訪來信，述及該處世界艱難情形，沿街乞食者舉目皆是，此邦素稱金國，今也如此淒涼，曷勝驚駭。故當道惻然，爲之調劑刪改工價章程，有妻室者每日定與工金八令司，無妻室者則五個令司。又據津呢士北礦主日報自稱：華工到非洲，多半經醫生驗身之後，即有特車載往礦場，置諸四圍牆監內，不能自主，情同奴隸云云。又十月十三號倫敦麥利烏士西報云：接南非未士堅拿卑九月二十五號來信，數日前礦場華工，不知何事被華人工頭圍毆以鐵尺木棍，其殘酷情形不忍寓目，巡捕見之置而不理云。」（註二）

附錄：

一、南非洲華僑慘狀記（註三）

本館頃接南非洲波蘭士碧波埠中華會館來函，該地舊日爲杜蘭士哇爾之大都會，今則改歸英屬者也。函中具述彼處華僑種種被虐情形，讀之令人心驚胆戰，欲哭無淚。嗟我同胞，何辜而至于此極耶！他處但禁華工，此則並商而禁之；他處則既至者便得自由，此地則入居者長埋地獄。夫限三箇月內命華商全行歇業，移出別境，此則與俄人之待猶太何異耶。猶太之冤天下鳴之，今華人則以爲當然矣。至於礦工之招華人，則原船載至，便投之於三、四十里深之礦底，不許復出，工期滿後，原船裝回，不許逗留，以數年間沈埋十八層黑闇地獄中，不遇一見天日。而其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六日

工價則每月受一鎊五先令，不過中國通用銀之十四元耳。視本土黑奴所受之工價，猶不及其半。嗚呼！曾是以文明國民自命以博愛教義自誇者，其待人類乃竟如是耶。黑奴猶以其價之賤也，而同盟罷工，乃我華人猶趨之若鶩，且險萬里涉重洋而應募焉。然則我之程度不如黑人遠矣。嗚呼！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抑使吾國民生計憔悴至於此極。乃至明知爲死地而猶冒險以就之者，又誰之過歟！又誰之過歟！該地華民盼望設置領事，如大旱之於雲霓，抑亦太高視吾國之外交官矣。彼美洲諸地，何嘗無領事，其於僑民之權利，恢復者幾何矣。抑再三稟請欽使，而乃並一言之回答而無之，使在有責任之政府，若此輩者，又豈容一日尸其位耶噫。

南非洲專衣士碧者，前隸波人之版圖，我華人在斯埠爲商爲工，由來久矣。自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英人以力取之，隸入英屬。不料自歸英屬後，百端苛例，一旦而生。自去年有議驅逐華人之例，殆年底則將所有之華人店紙書明朱字，限做至一千九百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號，則全數華商一齊歇業，驅往別埠。嗣後我華商多方辯駁，出全力與政府爭衡，後僅得政府出以人情三個月，作爲沽貨尾之時期。今三個月又盡，是以我華商不惜巨款，延大律師數位與之駁議，現在正鴻辯紛繁之際，雖未知孰勝孰敗，然我華人之稍獲蠅頭者，因此一宗巨案，亦累得形銷骨立矣。

南非洲之隣埠名坡厘士碧者，亦係英屬，自四十年前已有華人貿易，歷來無異，不意於舊歲首，屢議驅逐華人，而本處各議員徇於土人工人之情面，多所附和，是以逐客之令，屢見報端，詆毀之言，不一而足，誣罔不堪，侮辱備至。自舊歲二月中已定禁我華人來埠之例，其立例以爲識西字及舊客乃可以往來。然立例恕而行悖，如識西文之人，及舊客倘搭船來者，亦必多方留難，不能指定一例，必須盤詰到不能預料之處，然後藉詞指爲詐僞，務使撥回原籍然後快。是以由毛厘士埠過來之客，連續打回四幫，無一人微倖登岸。更有慘不堪言者，因該船起貨盡，將華人搭客逐去一無蓬應船中，各各在烈日之下，茶水全無，饕餮不具，自朝至夕，枵腹隨波，至晚上五點鐘，始放回原船。如此者六日，埠中有梓里一人，偶染微恙，後來醫生查出，指以爲疫，立刻提去醫院，用藥毒斃，以實其言。旋將該處之隣近店戶，共二十餘間，科以不測之罪，不准開舖，逐個用醫生驗過，並以疫漿刺臂，閉門七日，然後方許買賣。此疫漿一刺入臂，使痛腫如瓜，倘非身子健壯，不難性命不保。後又再出苛例，凡華人由某處往某處，必要到衙門掛號，領一牌照，並着醫生勘驗一番，方準登車，否則必罰以數鎊金錢。總之種種苛例，非歷其境者

決不知川蓮之苦烈也。乃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務使日縛日緊，無一華人之足跡然後快。今者因招華工之故，欲將我華人不論工商，一律作爲金鑛之工役看待，其議曰：凡現在之華人，每人要出一求埠之紙，輪年遞換，而轉紙之西人，有權不給，倘若無紙，一日不能留埠。而出店紙做生意者，又必要得該紙方準領牌，凡無此求埠紙者，作爲金鑛之役。即使有事業之華人，倘一回唐，不準再來。若係再來，亦作金鑛之工役耳，永無出鋪紙做生意之例。嗚呼！此例果行，則十年外無一華商之迹，其荼毒之慘，可謂至矣。竊思我華人往返者，年內不下百數，有往無返，則各人生意事業，托之何人。且出求埠紙之西人，有權不與，然則喜怒哀樂繫於其人，死生制於一手，卽任我華人居處，亦何異先伐其根，使枝葉自瘁也哉。今坡埠華人，覩此慘酷苛政，衆心不服，思有以爭回大局，經着人到叻屬督憲處辯論一切。奈叻屬華人雖衆，而無領事統率，以致力微勢薄，不能取重於政府，卒至虛費巨金，徒勞往返。然衆人之志，未便降首下心，拚身家於一擲，必期得一當以報我同志。今擬先聯一稟，電達於駐英京之欽使，後寫稟章，務乞欽使與英國政府爭駁此案。如不能得力，則着一二高明之士，直往英京，與英政府及欽差理論。倘盡人事不能挽回，則惟有歌田園將蕪胡不歸之一闕耳。

叻屬之屢被西人欺侮也，大約因無領事之故，而商民又無勢力，故所議各節，任西人爲所欲爲，而商民無力與之爭駁。故日積月累，欺壓萬端，旋至不可藥療。然叻屬之坡厘士碧埠之中華會館商董，非不早燭機先，是以去歲聯合舖戶數百名，遞稟於駐英京之欽使，懇求簡派一領事官，爲南非洲僑寓人民之保障。無如求者殷殷，而聽者藐藐，續後稟請再三，隻字亦無批示。以我國振興商務部之建始，尙且泄沓如此，其他則又可想而知。其待我等僑寓之華民，又可想而知矣。噫！

專衣士碧之埠，卽南非洲之新金山也。溯自英波戰事寢息之後，英政府以重斂於金鑛之故，是以衆鑛歇業，然南非洲以金鑛爲命脈，稍一歇業，則百工坐困，惟以重斂之故，入不敷出，故金鑛中人，寧歇業而不做折本之生意也。此金鑛停歇之原因也。

日前金鑛之總辦，思一善策，欲以各工人減低薪水，通盤打算，尙可再張旗鼓。從前之西人，每月受二十磅工銀者，則減至十二磅，而非洲之黑人卽急鬼是也，前每月工金四磅者，則減至兩磅半或三磅不等。以至廉之工價，

或者尚可敷衍云云。

非洲之急鬼，歷來充當金鑛爆石開山之賤役，每月工銀三磅半至四磅半不等，今見各金鑛驟然減低一二磅，是以不謀而同，一律停工辭去。而金鑛無此賤役，則如失左右臂，不能開手矣。問其辭去之故，則云每月二三磅金，以金山各物之貴，尚不能支持衣食，甘與西人作牛馬一般，祇求一果腹，吾等不爲也。如不能出至四磅薪水，則我急鬼亦無一人執役矣。

聽者須知南非洲之急鬼，居賤處貧，爲五大洲之冠。其居也穴地爲巢，不設几桌，雖腥羶腐臭之禽鳥，可以果腹，牛腸牛肚，不用洗濯，不用火炙，而生啖以爲珍品。男女恆常裸體，或披些小獸毛以掩下部，或鶉衣百結，以禦霜雪。其最嗜好者，則羊頭牛頭，其糧則粟米粉，煮成濃粥一般，以樹枝拔啖之，此急鬼飲食起居之大概也。

然以急鬼之居賤處貧，一生慣技，尚不屑做此二三磅之役。以華工較之，尚不及非洲之野人，良可嘆也。彼野處穴居，我華工能之乎？彼果實腐臭，可以充饑，我華工能之乎？彼羽翎可以蔽體，貓毛可以禦寒，我華工能之乎？以彼之賤種，猶嫌工價之低，不屑執役，若我華工之薪水，不及急鬼遠甚，若是則不爲非洲之餓殍也幾希矣。

金鑛總辦見急鬼聯行停工，於是妙想天開，思招我華工過來，以充斯役，故發此議論在議院倡說。初時各士人及商家，力行抵制，議久無成，蓋土人則懼百工之業，爲華工所奪，而商家則慮日以逐華商爲宗旨，今一旦招來，孰不私心刺謬，是其抗拒者，亦意中之事也。厥後金鑛再伸議論，詳說其招華工之宗旨，約云我等之招華工，係如買牛馬入境一般耳。可用則招之而來，不用則揮之而去，但能以招到之制度，箝束無遺，何懼華工之千萬哉？今立一法，限以招來三四年不等，限滿之日，用船載回原籍，不準留埠。且招到之工役，除金鑛執役外，不準別營生計，而埠上現有之華人，亦不準往來探問。至於華商店戶，設法漸漸鋤去之，以此維持我歐洲人之大局，彼華人立見銷敗矣。如不招華工，而急鬼又不肯執役，則金鑛之開無期，百工因之而坐困，亦非吾歐洲人之利益也云云。自倡此說，投合衆心，於是上下議院贊成，而方針大定矣。

今將招華工之例，略摘數條，以作我華人之當頭一棒：(一)招華工由中國載來，在那他登岸，每人月給薪水一磅五個先令，約中國銀十四元，食膳則由金鑛招呼，做滿後不許留埠，由金鑛覓船載回原籍。(二)入鑛充役後，不許與

鑛外親朋通問，鑛裏西人自設衣服食物店一間，凡日用之物，一切整備，以爲售與鑛內之華工。鑛之四週，用鐵圍繞，以防私逃之弊。自一千九百零四年起，凡有過來之華人，即充金鑛之役，而華人之貿易者，一律禁絕到來，以免魚目混珠。(一)頒發新例三十六條，俱是束縛華工華商之弊政，凡充金鑛之華工，終身無權做生意，即小買賣亦不准也。

竊思我華人以月受薪俸一磅五個先令，入其範圍，令人不解，豈非以中國銀伸計之，得十四元，未爲太賤耶？蓋未之思耳，不知地土不同，而銀水各異，以中國之十四元，本處伸爲六元二毛五仙耳。且起居飲食，件件與中國異，即如衣服鞋襪一端，較之中國之價值，不啻雲泥之判。本處中等之衣服，每一套需金錢四五磅，中等之靴鞋，每對需金錢一磅，少亦十四五先令，裏衣每件亦要四五個先令，然本處並無唐裝，一概要換西裝，試問一磅五個先令，可充衣服之用否乎？且金鑛之伙食，料其不堪適口，如欲買些別等食物，則焉有餘貲哉？本處牛肉一磅，沽一個半先令，豬肉亦然，羊肉亦無不然，白米每一磅沽三個片士，推之各等食物，無不數倍唐山之價，如此則一磅五個先令之工金，以之供食用，尙且不够，何暇計其衣服哉？以本處最慳廉之人，月內需四五磅金，方資用度，而以一磅五個先令而招華工，吾知其待牛馬不如也，而華工之自投羅網者，更屬無論矣。

惟招來之華工，尙未入境，至其苛待與否，未能臆度，然以理忖之，必無優待之事也。不觀嚙當數年前招來之華工三十餘人乎，此可作前車之鑒矣。彼華工三十餘名，數年前到嚙當以充苦工之役，然居埠之華人，未知之也。殆今年聞西人說離嚙當十餘咪路有三十餘華人當苦工者，彼處華人有具熱誠者，買車往訪，抵一大園，問有華人在此當役否，則曰然，殆欲討一人情，以入該園與伊等晤談，則該園主不允，後又寫信一封，俛園主帶入，以便詰問由來，而又不允。是以至今尙未知伊等係何省之人，何年到此，彼西人之待華工，於此想見一斑矣。

專衣土碧之金鑛，我華人雖未有往探其深淺者，然據西人說，有的穴地約三四十咪之深不等，俱用汽軌運人上落，裏邊水之由上滴下者，源源不絕，每人頭頂燃一洋燭，下邊四週開成棋盤車路，安放鐵軌，如街道一般。而凡充該役者，以鐵棒鑿石，以炸藥爆石，或時有石壁傾倒，則壓斃於鑛內者，時有所聞。又兼水濕浸腳，衣服無不濡濕，惟地下暖氣迫人，雖嚴寒亦不甚冷，除急鬼之外，無別人能當此役也云云。總之金鑛之工，比之九層地獄有過

之而無不及矣。

吾恆細思之，以我等華商，用資本在斯貿易，尙且時時侮辱之，驅除之，必令絕華人之跡然後快。彼之招募華工，實因無人充金礦之役故耳，何愛於華工也。自後酷待華工，自然之理，且鐵圍深邃，呼天莫聞，此種慘狀，不堪設想。吾意招募華工，亦無庸峻拒，惟國家持之之法何如耳。如係國家肯理外洋之交涉，命一才志之士，與之明立條約，定其工資，每人除膳食之外，可獲金錢四五磅，並訂明用中國膳菜，住屋照西人一般，任由出入，不得限以鐵圍，及做滿之後，隨人意去留，而華人之業商者，准其往來無禁。然後命一領事以爲統率我華人，兼以辦中西之交涉，並任保護華工之責任。如此則招去十餘萬中國之遊意閩民，亦中國殖民之一小助也。

二、南非洲第二通信（註四）

南非洲金鑽招華工事，本社曾接該地華人來書，極陳慘狀，經登報端，內地各報館，亦奮筆鳴其苛法者不少。顧頃見廣東大吏所出告示，猶據外務部咨行中英新條約，諭招粵民前往。（按粵吏前曾出示勸民暫勿往，當具有深意。此次或迫於外部之命，不能不勉強敷衍耶。若非爾者，吾不能爲粵吏寬其責。或曰此爲安插廣西亂民而設。蓋知西亂無可平靖之理，而借此遣散於外，是亦一法也。然而忍矣。）吾民何知，則謂猶美洲澳洲故事，去汝而適樂郊也。而天津復有設保工局抽收人稅之事，據道路所傳聞，則索規於該礦務公司，而以其十之四充局費，以十之六爲中央政府之歲入正供也。嗚呼！此與直接賣其民爲奴，則何以異，自奴之不足，而復忍出此毒手，投諸魑魅窟穴，使永無返家山見天日之望耶。前此南洋羣島及南美洲所謂「豬仔」者，酷矣。然被其禍者，猶不過閩粵瀕海數郡，今此次乃設立招工總公司於中國，擬招數十萬人，而分派代理人徧入內地，設無量陷阱以誘之，而我有司復爲之推波助瀾。嗚呼！此猶人理耶？此猶人理耶？本社頃復接坡釐士碧埠中華會館第二次公函，讀之手顫膚栗，而幾於不能終也。彼爲虎作倀者，觀此當起如何之感想乎，則非我所能知也。本社識。

新民叢報大主筆鑒：頃者南非洲招到之華工，業已登岸矣，其中詳細，不惜縷縷陳之，伏望登諸報端，俾應募

者有所抉擇焉。

嗚呼！慘矣！何我華人傭役之賤，竟至騾馬之不若耶？乃者「贊士哇」招到首幫之華工，約一千零六十人，於西曆六月十八號（華曆五月初五日）到「那他」登岸，由該處之醫生驗過，其無病者，一行放上，惟用一種藥水塗染手指以爲區別。自塗染之後，終身不脫，又各映一相，各掛一牌，以警察押解，此與辦新騾馬刺刻之法，又何以異？而華人已入牢籠，惟有低首下心，任伊爲所欲爲而已矣。如法泡製後，如驅羊一般，逐入火車，載入「贊士哇」之境，分發於各金鑽爲役。其金鑽鐵棚，四週圍繞，不許越雷池一步，比之囚牢，有過之而無不及矣。至於該華工日用之需，只許在圍內購買，雖親朋亦不許過問。至於西人管束之嚴，與夫謀奪工人之利益，尤覺獨一無二。務使做滿三年，無分毫積貯，不得不再充騾馬之役，至死而後已。而華工之甘爲騾馬者，可以鑒矣。試觀美國近日苛待華工之例，其攫奪工人之利源，比之非洲之黑人，不啻慘逾數倍。昔日之黑人，猶任其出入自由，今之華工則同爲一丘之貉矣。昔日之黑人，係用金錢支工，今之華工，則限交白鐵之幣矣。昔日之黑人，將此金錢隨意到各商店買物，今之華工，即拈此鐵幣，亦無由購買物件，逼得在該金鑽裏頭使用。凡一物也，微論精粗美惡，其價之昂貴，十倍於商店，以此區區數十先令，尙不足以敷一人之用度，安能事父母蓄妻子耶？是以決其不特做滿三年，毫無積蓄，假令三十年後，亦祇剩得兩莖白髮耳。嗟乎！以我中國地大物博，謀食無方，卒至爲西人之賤役，騾馬之不如，比之非洲之急鬼，尙遜數倍，以此堂堂七尺之軀，立於天地之間，寧不愧死？無如應募者不辨好歹，惟口腹之是務，以免填於溝壑。此無足怪，其最可恨者，惟腐敗之政府，不理民間之疾苦，以諂媚西人爲宗旨。今已立約，準其招工，又不爲之保護，從無一介之使，以查察工人之苦況。立約則一味糊塗，視民如草芥，自魚肉其子民，猶以爲未足，而必令西人多方魚肉之，然後快於心歟。嗚呼！以我華人，何貴有此政府哉？無怪推翻政府之心有亟亟不能緩者也。

西六月二十號（即華曆五月初七日）本埠新聞紙所載，有指我華工之藍縷不堪者，有指我華工爲瘦騾者，有斥華工之形狀甚於非洲之急鬼者，總之種種不堪入耳之言，填滿報中，嘲笑華人之穢語，盈千累萬，此無他，亦由政府視民如草芥之過耳。倘能於立約之先，訂妥薪水，並出入優待，而先命一領事到「那他」，關顧其登岸，照條

約款待，隨後到「贊士哇」常川駐紮，以備查察金鑽苛待與否，盡政府之義務，以挽回人心，庶幾彌縫其瓦解冰消之漸，苟不至盡無心肝，未有不為民請命者。今也則不然，罔民以應募，其立約之美惡，除西人與腐敗政府外，無一人知其端倪。假令立約盡善，然無政府之專差保護，試問伊等救死不暇之華工，曾有權力與西人爭訟耶？是則無論立約之善惡，一意以牛馬相待矣。此理有固然，勢所必至。日前聞說以載牛馬之火車運往「贊士哇」，此其明證之一端也。日後種種苛虐，現未查察確鑿，而殘酷之施，勢有必至。何則？試問伊等入於鐵限之囚籠，如無國之民，縱萬分不能忍受，亦何從告訴哉？且生死之際，問不容髮，就令死於地窖之內，外人何由知之。日前之急鬼，有屍葬石底，炸藥轟死者，時有所聞，因急鬼有出入自由之權，是以外人頗知一二。如我華工，除洋鐵圍之內，寸步不能自由，外人亦不許混入，縱有酷虐轟斃之事，不特妻子無知，即梓里近在咫尺，亦無由知其致斃之由，豈不痛哉？西六月二十五號（即華曆五月十二日）。據本埠之新聞紙所登載，大約論華工新到「贊士哇」，初次試其做工之能力，係着三百名下地窖，爆裂金石，而華工頗為可用，該金鑽自認支工如此之廉，亦可以告慰同人心滿意足云云。然則華人做工之勤敏，不讓急鬼，可想而知，何以工價反出急鬼數倍之下？言念及此，愈覺令人不平之氣直衝三千丈。

頃聞有多數西人向金鑽內邊鑽營其買賣，或衣服或食物不等，以重賄啖其司事人，而取價於華工，其用意之所在，有不言而喻者矣。蓋此種西人，專以販賣舊衣服及夜冷貨，為一生之生涯，如果弄得此宗生意，可決其獲利十倍。譬如舊衣服及夜冷貨食物等，成本甚輕，而於裏邊沽去，作為上等之貨。假如價值一元，伊必取至六七元不等，然華工以饑寒交逼，捨此外，更無處購買，雖勒索數倍之價，仍不得不低首下心，向伊購買矣。然以此區區數十個先令，除衣食之外，尚有餘貲以為積蓄乎？此萬萬不能也。故前所云云，即做滿三十年，祇剩得數條白髮，非誑語也。今將礦中之苦況，約略言之，金鑽之地窖，深淺不一，有穴至一二百尺深者，有五六百尺深者，其上落以機器扯人，倘一失脚，則變為齏粉。殆至做工之場，四週安置小車路，若棋盤然，由小路運石至窖口，卸落大鐵兜，然後用機軸扯鐵纜，輪迴上落，而工人無論爆石、鑿石、眼及打石上車，每人戴一帽，帽上插一洋燭，以得光方能做工也。蓋地窖黑暗，非燃燭不能，窖之內。四邊有水滴下，凡做工者，無一處不濕，惟下邊地氣頗暖云。每日限

做十打鐘，支工以鐵片爲幣，即令拈去外邊，亦不能找換，倘有存蓄，俟期滿之後，計鐵片多寡，照給金幣，此今日華工之在「贊士哇」大略情形也。嗟乎！我華人，嗟乎！我華人。有欲應「贊士哇」之工役者，倘其鑒諸。

義使牒清外務部，言將於明年在祕拉諾地方舉行賽會，並設漁務分會。

駐華義使以一千九百零六年在祕拉諾地方舉行賽會事宜，並特設漁業分會等情，照會清外務部，請告沿江督撫，通飭各屬知照。外務部業已行知商部，轉牒各省。（註五）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一。

註二：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日「警鐘日報」。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一號，頁一〇五——一〇八；第二號，頁八九——九二。

註四：「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六號，頁九五——九八。

註五：「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六。

初八日（四月十二日） 呂海寰、盛宣懷致電清外部，請示覆駁葡使所送條約六款辦法。

法。

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於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十月十七日所訂，今葡使要求再增加稅務、釐金、海關緝私等各款，呂海寰、盛宣懷乃據以轉電外務部，請示原則，以便駁覆。原電如下：

「葡使白郎毅、總領事溥弟業來滬議約，已晤面，准送條約六款。

第一款 大清國、大西洋國於耶穌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即光緒十三年十月十七日所立和好通商條約，仍照施行，並現所應加應改者一體遵守。

第二款 一千九百零一年九月初七日北京所立第六款入口貨物加稅條約准定之後，大西洋國亦即承認照辦，但別國所享最優利益，大西洋國應得均沾無異。大西洋國之商民其所納之稅，應與各國一式，不能稍分軒輊。因

此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所立第十二款條約即行銷廢。

第三款

洋藥之稅，並現行釐金，按照現在所遵照之各條約辦理。大西洋國仍照一千八百八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所定條約協助大清國徵收，由澳門出口運往中國洋藥之稅，並助防緝走私。惟因欲妥辦此事，故所有在澳門入口之洋藥，一經抵口，必須在地方官所立之局報名入冊，如不能呈出在最近中國海關完稅之據，該局即不准其起岸。此項洋藥應作為運往中國內地之貨，凡澳門本地食用之洋藥，須每年議有定數，其已經付與海關之稅，每月照數填註存票發還。其自澳門運往中國界外之稅，亦須照繕存票發還，所有入澳門本口之洋藥，按照本款須與運往中國口岸稅則一律，不能多徵。此項章程將來當由澳官與海關人員定辦。

第四款

澳門所轄水陸地方內如何防緝走私，應由澳官擬議節略，會同稅務司定辦。其附近一帶地方如何防範，應由稅務司擬議節略，會同澳官定辦，俾兩面實得相助之益，與地主之權無礙。並由澳憲與海關特派人員會議查緝界限，設法相助，以免走私。

第五款

因大西洋國既按照以上條款有益於大清國，現大清國承認所有中國貨物入澳門本口，專屬澳民日食之需者，不用在中國繳納出口之稅。雖中國不准運米出口，今大清國因澳門居住如許華民，認許每年由中國運米六百萬石入澳門，不收其稅。如或不敷，並可加增。

第六款

習見來往中國內地水道船隻不甚興旺，定須改良所有來往西江貿易船隻，有定章而未經遵行，是以各項生意皆為減色。今大清國立即認許，以後無論何船，無論大小，可在澳門西江各口地方自由往來，但各船必須允在中國海關完稅，具領稅務司所給憑照。此項船隻所有正經貿易，均可承做，如拖帶小船搭客帶貨等情云云。

查第一款係遵守舊約，第二款係承認新定稅則，第三款、四款係議協助稽核洋藥稅釐併徵辦法，於我有益。惟從前章程係由赫總稅司議訂，此兩款於前章是否符合，有無應增應刪字句，擬請飭赫詳細妥酌。款五款中國土產由各埠運澳門免出口稅，又運米出口多至六百萬石並可加增，又不納稅，恐英日藉為口實，各國亦必羣起效尤，當力為辯駁。第六款西江行輪按照英約停泊之處，已不為少，若如所云無論何船，無論大小，可在澳門西江各口地方任

便來往，殊覺漫無限制，擬仍查照英約力爭。但彼以第五、六款爲酬謝上款利益，恐亦有爭論。在京曾提及否，應如何准駁之處，統祈卓裁，遂條示覆宗旨所在，俾有遵守。該使函內聲明，容後再當續送。他款與英美兩國條約相仿，書法微有不同等語。現已催令迅速送齊，俟送到後再爲電達。三月初八日。」（註一）

清廷諭飭各省督撫，著地方官保護大小寺院及一切僧衆產業，不得勒捐廟產。（註二）

清廷議處御史阿查本爲山東商人李遇龍奏請承造京張鐵路案。

清廷以御史阿查本奏稱，山東商人李遇龍，擬立公司，建造京張鐵路，願將餘利報效等語。鐵路要政，關係綦重，該御史輒爲商人具奏代請，希圖漁利，實屬荒謬膽大。阿查本著交部議處，原摺著擲還。（註三）

浙江紹興府天主教士強佔寺產，紳民電請同鄉京官，轉致浙撫聶緝禁力阻。

紹興城內大善寺係闍郡公產，近有賭棍高百齡等，串同教士勒租寺地，致成民教交涉，經本地紳商電致同鄉京官轉告樊主教，當允電致浙江主教轉勸勿租，一面仍請紹守維持，以保公產而免交涉。（註四）

安徽洪澤湖梟匪滋事。

鹽梟頭目陳老五、黃金龍等，由蘇省高寶湖一帶轉竄至皖，騷擾天長、盱眙一帶州縣，勢頗猖獗，皖撫誠勳派澄清水師營往剿。（註五）

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奏，請簡專使與羅馬教皇議訂教約。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八、九日

二二二

清辦理商約大臣呂海寰，因近年各省教案棘手，動輒釀成交涉，（註六）奏請簡專使與羅馬教皇議訂教約，或派駐義使臣就近商訂，將教規教律，議載約章，遇有重大教案，交由專使與教皇直接議結，以期持平辦理。清廷諭：著外務部查覈辦理。（註七）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一一——一二。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六。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五期，宗教，頁三八。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五期，軍事，頁二三九。

註六：「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七。

註七：「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七。

初九日（四月十三日） 清鄂督張之洞、川督錫良會奏，請設鐵路學堂於武昌。（註一）

日使告清外務部，請飭預防上海俄艦逃逸。

駐滬日本總領事是日照會江海關道袁觀察樹勛略云：

「頃奉本國外務大臣電諭，在滬俄艦奧斯科希圖逃逸，應迅行照會滬道嚴加防範，阻其出口，所有防備不周，以致牽起事端，其一切責應由中國擔承，日本政府或為自行保衛起見，舉辦必要之措置，亦為難料，合併聲明。旋袁樹勛前往俄艦查勘一切情形，即電請江督周馥示機酌辦。江督諭飭南琛、鏡清兩兵輪停泊俄艦附近監察，如確有圖逃迹象，即行報知，以便相機因應，並飭令在滬之南北洋兵輪及吳淞砲臺，統歸葉軍門祖珪節制，以一事權。」

（註一）

清廷電飭張勳，統其所部淮軍，移駐張家口。（註三）

中德兩國全權委員在上海開議商約。

中德商約近已開議，其綱要有十四點：一、加稅裁釐；二、租界；三、關棧；四、鑛務；五、存票；六、商標；七、合資事業；八、口岸通商；九、宜昌水道；十、內港行輪；十一、國幣；十二、米穀出口；十三、優待利益；十四、批准。以上所擬議之事，與中英、中美、中日商約，大致相類。（註四）

日本僧人在廣東佛山設立教堂。

日本僧人自在汕頭開設教堂以來，極力推廣，潮州各處多分設館地傳教，澄海城南關外望美地，亦已設立教堂，而佛山一埠信者尤多，已在福甯里建築教堂。（註五）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號，頁一〇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五期，軍事，頁二四三。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四。

註四：「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五。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五期，宗教，頁三九。

初十日（四月十四日） 清川督錫良奏籌建川漢鐵路，先修宜昌至萬縣一段。

錫良奏摺如下：

「癸未，錫良奏：鐵路興築固難，籌費尤難，然若集借外款，應者爭至，則亦未為甚難也。惟川漢路工，上年奴才在京與兩湖督臣張之洞再四熟商，均主自辦，曾經奴才屢疏陳請，川省士紳遠邇同詞，亦皆力請自辦。但計里四千有奇，計費五千萬以上，中國招集民股，最為難事。川省地居僻遠，耳目拘隘，昔為鄰省辦礦等股，寸效未睹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初十日

二一四

，至今人多畏之，驟欲集數百萬股之多，此誠難之尤難者也。奴才督飭司道及該公司，並與在京在籍諸紳，往復熟商。惟有開示誠心，祛疑惑之端，而破庸俗之論，一則將修路關繫全川之故，利害得失，詳明曉諭。一則民間恆慮出資後，事或輟於半途，疑或移於他用。茲將公司內官款民款，悉作股本，無論異日有何項急需，決不提挪，一則自辦者，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債之謂也。而士民猶恐持之不堅，將來中外紛歧，利權侵損，茲當首嚴其戒，期於始終一致，如非中國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認。經此定議以後，稍明時務之人，汲汲焉不俟終日。即竅啓寡聞者，亦不似從前以建軌爲駭怪，該紳等咸請公司酌擬集股章程，選舉端人，分途廣募，並請仿照歷屆辦理積穀等項，按租出穀百分取三，意在輕而易舉，積微成鉅。該公司又請在重慶府城試鑄銅元，撥其餘利，充作公司股本。綜此數項，雖尙無實在確數，然按年皆爲有著。此外如有可籌之款，不涉苛細煩擾，尙擬陸續興辦。籌費既有成議，審路考工又不容緩，水陸之險，皆在川、鄂接壤之區，應從宜昌開工，先能修至萬縣，即可避峽江覆溺之患，商貨頗易流通，軌料均便輸運。電商兩湖督臣張之洞，意見亦復相同，將來勘路興工，購料諸事，當再會商張之洞悉心籌畫，通力合作。一俟商定，另行專摺奏陳。」（註一）

清駐俄使胡惟德致電外部，請囑奉吉黑將軍隨時查記民命財產之損失，為索償地步。

清駐俄使胡惟德致電清外務部云：

「庚電切囑外部嚴電查懲，加意約束，伊亦應允。戰局殃及東民，不勝枚舉，富帥函述多案，亦均敦託查辦，恐查自查而犯自犯，擬請密飭三將軍，凡事關財產民命隨時查明，逐案冊記，爲異日索償地步，縱難辦到，亦資抵制。上年八月豔電述外部照會語，是彼預爲伏筆，我被禍後亦不能無言。統乞鈞裁。」（註二）

日本在營口創收魚稅。（註三）

浙江湖州民教爭地案在上海議結。

潮州民教爭地釀成交涉一案，近經洋務局總辦許道鼎來滬，至美副領事白保羅君並佑尼干律師處開議善後辦法，當已議結，並聞許道當即電請浙撫速飭宗守，即日來申轉赴湖州定立界石。（註四）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四。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一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五期，宗教，頁三八。

十一日（四月十五日）

清廷以調查礦產事，聘技師於日本，日政府命西山西省吾就

聘。（註一）

德使請清外務部禁止華人在莒州及日照縣開採煤礦。（註二）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號，頁一〇七。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號，頁一〇七。

十二日（四月十六日）

東京留學生界集會追悼鄒容、王漢。

鄒容於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四月初八日因「蘇報案」在上海與章炳麟同時被捕入獄，於本年二月二十九日病逝獄中。王漢於本年二月十六日在河南彰德謀刺鐵良未成，自盡。我旅東京留學生，特於本日本在玉川亭集會追悼，到會者將近二百人。（註一）

清廷以連魁為科布多參贊大臣，並賞給副都統銜；壽勳補授鑲紅旗漢軍副都統。（註二）

俄軍退法庫門東北之金利屯。

清直督袁世凱致清外部電云：

「前敵探稱，十二日已刻俄軍退至法庫門東北七十五里之金利屯，與日軍接戰至西方止，是晚俄軍即駐該處，其大隊則仍駐金利屯及大窪一帶云。謹轉達。三月十五日。」（註三）

按：俄軍退至金利屯之日期，清季外交史料爲十二日，郭廷以「史事日誌」列於十四日。

清廷擬將江南製造局之六廠劃歸籌防局辦理，委葉祖珪督辦。

清直督袁世凱、署江督周馥會商，以江南製造局之機器、鍋爐、木工、輪船、生鐵、熟鐵六廠，劃歸籌防局辦理，札委廣東水提葉祖珪爲督辦。（註四）

江南陸師學堂學生，以不服督練公所議改陸軍章程，全堂解散。（註五）

註一：宋教仁：「我之歷史」，頁三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九。

註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一三。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五。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五。

十三日（四月十七日） 清廷准戶部奏，飭各省迅速籌解練兵經費。

清戶部奏請飭各省依期籌解練兵經費摺如下：

「再據練兵處咨稱：上年十二月間具奏增練兵隊摺內聲明，除武衛右軍、自強軍併編一鎮，不敷款項由北洋另籌外，合計新添一鎮，改編山東一鎮，應需餉項，請戶部按月撥發銀二十五萬兩，總計各省認解部庫練兵經費，核

與前設二三兩鎮，此次新添一鎮，改編山東一鎮，每月應撥餉項數目，有盈無絀。倘解款現有不敷，仍由戶部照案墊發，將來如數扣抵等因前來。臣等查練兵經費，自欽派稅烟酒剔中飽，并臣部遵旨統籌除弊節流十條通行各省籌解以來，嗣據各該督撫先後奏報，認籌常年各數通計約六百萬兩。惟銅幣盈餘一項，多至二百七十萬兩，此項盈餘，有俟局廠修竣開工以後，方能照提者；有恐銅價增長，錢價低落，不能照提者，誠恐緩不濟急。查上年十二月間臣部具奏：練兵處以北洋第二、三兩鎮來年約需銀三百餘萬兩，自正月起由部按月開放銀二十五萬兩，自應照數墊發等因，奏准在案。北洋二、三兩鎮，本年月餉二十五萬兩，由部庫按月墊發。若再將新添及改編各鎮月餉統由部庫墊發，計年共需銀六百萬兩。查近年部庫存款本屬無多，倘各省練兵經費不能如數如期解到，庫儲必致告罄。而按月應放京內外各項兵餉口分津貼等項，均爲計款所需，萬一周轉不敷，關繫實非淺鮮。臣等再四籌商，練兵實爲根本至計，餉款尤爲練兵要需，固知各省大吏必能共體時艱，統籌兼顧。惟臣部既有墊撥之責，即不能不多所顧慮，蓋必各省於派解之數及認籌之數，一一無欠無延，而部庫之籌墊乃爲的款，而新軍之餉需，乃無貽誤。現雖嚴核已解未解之數，以杜宕延。援定議獎議處之章，以昭懲勸，然究皆有款可用辦法。若現在並無一款到部，訂籌墊事關計款，急不可待，自應由臣部奏請諭旨分行各省，務令於二月內將上年欠解之款，及本年正二兩月已籌已認之款，先期騰挪電匯來京。以後查照本年應認全數，按數均攤，限於每月上旬解到，無論如何設法，務令依期籌解，不得稍有拖欠，以便部中按月開放，免致兼顧爲難。若各省不能提前解部，及以後不能如期接濟，設有貽誤，不但臣部將來不敢當此重咎，即目前亦難任此墊撥。聖明在上，早能洞悉，惟有仰懇俯鑒部庫爲難情形，請旨飭下各省將軍、督撫，提前籌解，勿稍違誤。并准臣部查照京餉、甘餉成案，分別勸懲，另行奏明辦理，以重兵糈而持久遠。謹奏。」

本日，清廷准之，諭曰：

「戶部奏請飭各省籌解練兵經費，不得稍有拖欠等語。練兵爲根本至計，餉項尤練兵要需，乃各省認籌練兵經費，未能如數如期解到，以致部庫籌墊兼顧爲艱。著各省將軍、督撫按照認解數目，每月先期籌解，毋稍宕延。並著戶部查照京餉、甘餉成案，分別勸懲，隨時奏明辦理。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註一）

清駐藏辦事大臣有泰以後藏地方緊要，懇請將班禪額爾德尼留於後藏，以資鎮攝。（註二）

日人在奉天安東縣立學傳教。

外人來華傳教，向惟天主、耶穌二派。近有日本僧人，紛至沓來，不絕於道。福建泉州曾有日本教堂被毀，致釀交涉。廣東省城東門外既有本願寺，而佛山亦新設中華本願寺佛氏教堂。江蘇常州曾有日僧前往察看各寺，浙江杭州龍興寺曾懸大日本真宗本願寺總布教場匾額，水陸寺曾懸釋氏學堂匾額，浙中又有三十五寺僧依託日僧伊藤賢道爲東本願寺真宗大谷派之說。而奉天安東縣，亦有日僧所創之安東縣沙河鎮寺。（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七期，財政，頁一二一。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九。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〇。

十四日（四月十八日） 清盛京將軍增祺奏請招佃徵租錦州府屬等處荒地。

盛京將軍增祺奏：查勘錦州府屬右屯衛塔門等處，試墾、續墾及海退、河淤各地，均有未經納課餘荒，現派員丈放，計可得地十餘萬畝，擬准招佃徵租，以裕餉源，並酌擬辦法四條。又奏：現將札薩克鎮國公旗蒙荒地畝接展丈放，並仿照札薩克圖成案，變通辦理，以恤蒙艱。（註一）

清廷令滇督丁振鐸嚴飭邊防各營，竭力兜剿廣西土匪。（註二）

日本派佐藤伊國至北京理藩院及戶部、刑部各衙門調查則例。（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九。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五。

十五日（四月十九日）

清政務處等覆奏，各省製造廠統歸練兵處節制，銅元廠歸

戶部經理。

清政務處會同練兵處覆奏各省製造廠，統歸練兵處節制，以期槍砲一律，將設中局於湖北，設南局於萍鄉，設北局於山東，並在江北另設分廠，專造藥彈，並議定各省銅元廠均歸戶部經理。（註一）

雲南土民立一保地會，相約不售地與法人為築造鐵路之用。（註二）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號，頁一〇八。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號，頁一〇八。

十六日（四月二十日）

湖南會黨首領馬福益在長沙為湘撫端方殺害。

馬福益自去年（一九〇四）在長沙起義計劃失敗後，避走廣西，復以前次失敗，半由會黨人員不慎所致，深感愧恨，因欲集會黨各派精銳於洪江，作孤注一擲之舉，並派謝壽祺去滬與黃興聯絡，請求接濟餉械，派人指揮。時黃已東渡，惟劉道一因營救同志留滬，從中斡旋，並函告黃，黃與劉揆一計議，以洪江地處僻荒，重巒疊嶂，進戰退守，足以持久，且可號召各方，次第響應，故覆函贊成，因偕揆一於二月返湘。黃以甲辰之役江輪所運槍械，中途聞變，乃埋藏於漢陽鸚鵡洲一木商家，乃偕揆一往取。復以洪江不通火輪，令謝壽祺僱心腹民船裝運，計取得槍四十三枝，子彈七排，密藏於船底，從漢陽運至常德，均幸無事。方抵沅陵，竟為釐卡搜得，卡弁直撲黃，黃即倒提其人摔落水中，揆一與壽祺亦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五、十六日

二一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六日

二二〇

他弁格鬥，一被擊倒鎗中，餘二弁逃往附近防營告急，黃乃攜鎗登岸走避。路遇同志楊任，告以馬福益已在湘鄉爲清兵拿捕，起事計劃又告失敗。黃等乃轉走古丈、石門，以出湖北公安，有時負販僞充商賈，有時乘輜詭稱官員，輾轉抵漢，旋即赴日。馬福益旋於本日被清廷新任湘撫端方殺害。黃曾以馬福益遺像一幀贈送日友狼嘯月，並題詞曰：「湖南黨魁馬福益氏甲辰歲謀起革命軍，乙巳三月十六日被滿賊端方慘戮於長沙，聞就縛時曾手刃六人焉。」（註一）

附錄：馬福益傳（註二）

馬福益，湖南湘潭人，性豪俠，強力多智，好與江湖豪俠遊，擁徒衆雄視一方。庚子之役，湖南會黨巨子王四爵主死於自立軍之難，福益襲其位，以信義結其徒衆，稱洪江會。其徒有戴某者，犯會規當死，福益星夜開堂，判處死刑，送之河間自剖胸腹，道經山河狹隘處，死者獨顧謂福益曰：大哥好走，防失足落坑，福益亦嗚咽而慰之，以是能得衆。會遭危難，劉揆一拯而脫之，因德揆一，揆一知其可用，亦深相結納。華興會立，揆一言於黃興曰：「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爲功，但事緩收功遲，欲求速効，惟用會黨耳。彼輩旨本反清，素有團結，且執法好義，多可贊歎，因爲道福益事，」興大喜，乃以揆一介，勉福益共圖大事，福益願爲之用。興以會黨與軍學界素不相習，令福益另組同仇會，以兵法部勒其衆，自爲大將，而以福益、揆一副之。甲辰春，興與福益約會於湘潭，爲避清吏耳目，興與揆一各短衣，履釘鞋，戴斗笠，雪夜行三十里，晤福益於茶園舖礦山巖洞中。柴火熊熊，席地就坐，各傾肝胆，共謀光復。計以十月十日清太后六十萬壽日，全省大吏集皇殿參拜時，預埋炸藥於其下面聚殲之。因乘機起義，省垣以武備學堂學生新舊各軍爲主，洪會健兒助之，外分五路響應，洪會健兒爲義軍，軍學界人指揮之，福益當派定其黨中謝壽祺、郭義庭籌劃瀏陽、醴陵軍事，申蘭生、黃人哲籌畫衡陽軍事，游得勝、胡友堂籌畫常德軍事，蕭桂生、王玉堂籌畫岳州軍事。鄧彰楚、譚菊生籌畫寶慶軍事，而待華興會命將將之。瀏陽普集市於每月某某等日，例開牛馬大會，各鄉村羣以牛馬赴賽，至者數萬人，泰半隸哥老會，故哥老會亦以爲拜盟日。同仇會卽以是日行馬福益少將授與式，由劉揆一代表黃興，親授福益長槍二十挺，手槍四十挺，馬四十四匹，福益宣誓盟衆

，會衆榮之。繼以軍事部署就緒，待軍械運至，卽如期舉義。會有華興會員武備學堂學生朱某，誤洩其事於巨紳王先謙，王乃告密於湘撫陸元鼎，追捕黃興及劉揆一，學務處長張鶴齡爲黃、劉解之。陸乃令巡防統領趙春廷偵緝亂黨，其營兵狡黠者，詭與會黨之五路巡查何少卿、郭合卿等交歡，盡得其實，而捕之至者。駐湘潭之行堂有號飛毛腿者，知事敗，急走報福益。時福益駐茶園鋪礦場，距城五十里，得訊，卽令飛毛腿馳赴省垣黃、劉告急，而已則走避廣西，及黃興、劉揆一脫險抵滬，謀再舉。福益令郭壽祺至滬，謂前此失敗，半由其徒黨不慎所致，深自愧恨，今欲集洪會各派之精銳於洪江，作孤注一擲，望助餉械，並派人指揮。黃興與揆一議，以洪江地僻多山，進戰退守，均足持久，允之。乙巳二月，興與揆一經鄂取藏械返湘。蓋上年長沙之役，由滬運械至鄂而事敗，乃自江輪下運，密藏於鸚鵡洲木商處，至是取械，僅得槍四十三枝，子彈七排，乃以木舟潛運械入湘，欲赴洪江與福益會。及抵沅陵，釐卡以私鹽故窮搜，械露，黃興急提一弁落水，揆一及謝壽祺與他弁格鬥，擊其一倒鎗中，餘二弁逃往駐防營告變。興等三人急登岸逸，防營二十餘人自後鳴槍追擊，興等且走且回擊，傷數人。會天暮，與黨人楊任遇於途，楊乃引至其戚家暫避，倖免於難。惟楊言福益已被捕，蓋福益自廣西歸來，徒黨依前定路徑迎送，而福益折走他徑，三月八日抵湘境內，卽爲清兵所獲。興等悲憤莫名，至是，洪江之謀又敗。乃繞道至漢皋，復東渡日本，福益解至省垣，旋爲湘撫端方所殺。留日學生界特開追悼會以紀念之。

東京留學生會館議商調查鄒容死事，公推黃興主持。

鄒容，字慰丹，四川人，倡民族革命，著「革命軍」一書，風行一時。癸卯冬，蘇報案起，鄒容與章炳麟同入獄，容固羸弱，悲憤成疾，不幸於是歲二月十九日（四月三日）死於獄中，時滬上相傳鄒容乃係清吏所毒斃，消息傳至東京，留學生極爲震憤，因於本日集議於會館，計到會四十餘人，議決派張繼往上海調查鄒容死亡之真相，並設機關於東京，公推黃興及四川顧、王、曹三君主持之，經濟則由衆人捐集。（註三）張繼赴滬後得四川會館執事之協助，於閬北四川義莊內覓得鄒容靈棺，查悉確係病死，並無毒殺情事。張繼旋於五月二十四日（六月二十六日）返東京復命。是日宋教仁遂來訪黃興，告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六日

實情，鄒案風潮因而平息。（註四）

清廷派甘肅提督姜桂題充北洋左翼翼長；雲南提督夏辛酉充北洋右翼翼長

。（註五）

清雲貴總督丁振鐸奏請開設雲南省城為商埠。

雲貴總督丁振鐸奏：雲南省城商務日漸繁盛，應請援照山東湖南等省成案，開設商埠，以擴利權，下所司議。尋外務部會奏，應准照所請辦理，由該督查照各處自開口岸辦法，豫備一切事宜，俟議妥章程，奏明定期開辦，清廷從之。（註六）

浙江餘杭縣屬匪徒滋事，擊傷美教士蓋懷德案議結。

餘杭縣東北鄉浮里莊子午里地方，有美教士蓋懷德在彼傳教。三月初八日夜間，正當聚眾宣講，即有匪徒潛匿堂內，夜半啓門引外匪入，隨有二十餘人一擁登樓，蓋教士猝難抵禦，致傷頭額及左手等處，餘人亦受微傷，不敢抗拒，任令擄賊而逸。餘杭縣令風聞後，即會同營汛前往勘驗，並懸重賞購線緝拿，旋即人賊並獲，按律擬罪。蓋教士傷勢亦漸平復，遂由美領事與浙撫議結償銀七百二十五圓了結，一面仍將未獲之匪務獲懲辦。（註七）

俄使雷薩爾病卒於北京使館，清廷命載振前往賜唁。（註八）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七九。

註二：「清史」，第八冊，頁六二四一。

註三：宋教仁：「我之歷史」，頁四〇。

註四：宋教仁：「我之歷史」，頁六〇。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〇。

註六：「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一。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七期，宗教，頁四七。

註八：「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五。

十七日（四月二十一日） 清廷裁撤江淮巡撫，改淮揚鎮總兵為江北提督，調貴州

提督潘萬才署理。

清廷以三月初一日政務處奏覆會議蘇淮分立行省一摺，蘇淮分省，於治理諸多不便，故令內閣著即毋庸分設，江淮巡撫即行裁撤，所有淮揚鎮總兵，著改為江北提督。並以原貴州提督潘萬才署江北提督，命原江淮巡撫恩壽回京。（註一）

清廷任命大名等四鎮總兵官。

是日，清廷發佈以下各職新人事令：

直隸大名鎮總兵官：洪永安（原福建漳州鎮總兵）。

河南南陽鎮總兵官：郭殿邦（原四川松潘鎮總兵）。

四川松潘鎮總兵官：孫萬林（原河南南陽鎮總兵）。

福建漳州鎮總兵官：馬金鉞（原江蘇淮揚鎮總兵）。（註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七日

清鄂督張之洞電請清廷緩修貢院，從之。

先是，張之洞於本月八日致電學務大臣張百熙，請緩修貢院。清廷於本日從之。原電如下：

「聞近有修復京師貢院之議，憂焦萬狀，如此則天下學堂不必辦矣，自強永無望矣。近數科借用汴閣，地處適中，不惟三江、兩湖、川、廣、雲、貴、秦、晉等省士子利於汴閣，卽直隸、永、保、天津、正、順、廣、大八府皆無不便，僅河間一府，由本縣赴保定上火車，須多三四日耳。興此大工何爲？況鄉會中額，已奉明旨，分科遞減。假如時議爲體恤舊學，舉貢生員恐其出路漸隘，且慮學堂人材，一時恐難敷用，則或照原議略加推展，作爲分四科減盡，然不過十年，科舉必仍停廢。總之少減緩減則可，或爲舊學舉貢生員，另籌一仕途出路，亦無不可，若修復貢院，則萬萬不可。方今搜括已窮，乃糜數十萬金爲此阻學抑才之舉，實爲非計。聞汴撫請修京師貢院，不過爲汴閣代順天鄉會試繁費過多，力難獨任耳。此項汴閣經費，每次不過五六萬，儘可派各省協解，並不爲難。公主持學務，深悉時艱，務望切商止齋諸公，力籌阻止，天下幸甚，祈速裁復。齊。」（註三）

清署江蘇巡撫曾奏請增鑄當五銅錢。

清署江蘇巡撫曾奏：蘇省鑄造制錢，工本虧耗，現擬變通增鑄當五銅錢，與銅圓制錢，交相流通，暫行試辦，再籌議擴充辦理。（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一。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一。

註三：「張文襄公全集」，卷一九二，頁二〇。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一。

十八日（四月二十二日） 清練兵處奏定陸軍小學堂章程。

陸軍小學堂章程包括：學堂總則、學堂編制、選驗格式、各員職任、學堂規條、學堂課程、教授課

目、訓練課目、學堂考試、學堂經費、教授規則、學長規則、學生規則等項。原文如下：

陸軍小學堂章程（註一）

學堂總則：

一 陸軍小學堂爲養成陸軍將官之初階，專教普通課及軍事初級學，三年畢業，各省照章舉辦，由練兵處、兵部隨時考查一切。教育以忠君愛國爲本原，智育、體育爲作用，振尚武之精神，植軍人之資格。

二 陸軍小學堂自京師及各省暨各駐防均須迅速籌辦，已設立者就原有學堂按照新章改辦，各駐防額兵較少暫不設者，即附各省小學堂內，與漢學生一律考選，俟各行省陸軍學堂著有成效，陸軍人員並教員足數分布，再於蒙古、青海、西藏各部落扼要分設。

三 查全國兵額約需三十六鎮（按新定軍制每鎮官長四百二十二員），始足分布，學生額數即按三十六鎮官長十分之一，以爲定衡。約自開辦三年之後，每年小學堂畢業學生須一千八百名，方敷升補中學堂之用（嗣後倘須增減再隨時酌改）。

四 京師設立陸軍小學堂一所，由練兵處直轄，學生定額三百名，其選收之法如左：

（一）選收宗室滿蒙漢八旗子弟，專就八旗高等小學堂挑取，由練兵處會同兵部咨行宗人府、學務大臣、八旗都統，飭各佐領會同各該學堂監督按格出具圖片印結，並取具甘結、保結，徑行申送練兵處選驗（現在京師八旗普通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均已設立，非外省各州縣小學堂未普設者可比，故本學堂選八旗學生，自應就高等小學堂挑送。如高等小學堂限於人數，暫由八旗小學堂挑送，俟高等小學堂人數數用，應即截止，以歸一律。）。

（二）選收順天本籍學生，由練兵處咨行順天府通飭各州縣會同該邑高等小學堂監督按格挑選，並出具印結，取具甘結、保結，申送練兵處報考。

（三）八旗順天學生如收不足額，其各省京官子弟亦可續行招考，以足原定額數。額滿後有願附學者，每年認繳學費銀四十八兩，并准按格考收，均取具同鄉官印結及甘結、保結，呈明報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二六

(一) 八旗高等小學堂、順天府屬各州縣、暨各省京官子弟送報既齊，由練兵處軍學司派員會同本學堂總辦按格考選，照章收入（甘結、保結、印結、考驗各等格式具後）。

五 直隸、江蘇、湖北、福建、廣東、雲南、四川、甘肅等省，各於總督駐城設立陸軍小學堂一所，各堂學生均定額三百名，由本堂總辦稟承總督按格考收，本省各州縣高等小學堂學生，由各州縣會同高等小學堂監督，按格考送。其有駐防省分除湖北、福建兩省外，其餘各省悉咨由將軍、都統飭行佐領會同駐防小學堂監督按格考送。

六 奉天、吉林、黑龍江等省各於將軍駐城，山東、河南、山西、安徽、江西、浙江、廣西、貴州、湖南、陝西、新疆等省各於巡撫駐城，設陸軍小學堂一所，學生均定額二百一十名（如願展至三百名者聽）。由本堂總辦稟承將軍巡撫按格考收，如前第五條辦法。

七 荊州、福州、察哈爾三處駐防，各於將軍都統駐城設立陸軍小學堂一所，歸該駐防將軍都統籌辦。各堂學生均定額九十名，由本堂監督稟承將軍都統按格考收，如前第五條辦法。

八 除荊州、福州、察哈爾三處駐防專設學堂，不附入各省學堂外，其餘各省駐防均如前第五條按格保送學生，赴本省陸軍小學堂考選。

九 全堂學生均分三年收足，每年照定額限收三分之一，以第一年所收為頭班，第二年所收為二班，第三年所收為三班，三年期滿頭班學生升入陸軍中學堂，逐班遞升，其本年新收者即為三班，嗣後以次推升至頭班畢業為止。

十 京師及各省陸軍小學堂，祇論考驗合格，不拘旗漢額數。

十一 各地方學堂現未編立，考收高等小學堂學生或不及額，暫准各州縣按格挑選良家子弟有相當體格學力者送考。倘送考不能及額，准本堂總辦稟明該管督撫將軍，暫行不拘籍貫通融招考。

十二 官幕商人流寓子弟負陸軍志願者，准每年認繳膳食及學費銀四十八兩（武官子弟減半繳費），備具甘結、保結，取具同鄉官印結報名，聽候考驗，合格者附入現住省分陸軍以資學習。

十三 本籍良家子弟負陸軍志願而考驗合格，限於額滿不能入學者，得如前第十二條外籍繳費附學辦法，每年繳銀三十六兩（武官子弟減半繳費），准其附學（凡繳學費均於入學時先繳，初次繳半年，嗣後每三個月繳一次）。

十四 定限每年正月下旬招考學生，於三箇月前出示曉諭，京師由練兵處會同兵部咨行宗人府、學務處、京旗各都統、順天府通行各佐領、各州縣及各高等小學堂外，省由各督撫、將軍、都統行知所屬各佐領，及各州縣暨各高等小學堂並發給考試格式，均於考取五日前一律造冊，並取具印結、甘結、保結送考（單丁獨子無庸送考）。

十五 招收學生按各堂原定額數內以一成爲備額，除不能畢業隨時剔退外，畢業人數大致以及原額九成之譜爲宜。考期時應責成選驗官認真挑汰，以免將來程度不足，及剔退過多之弊。

十六 考驗學生除甘結、保結外，由地方官會同高等小學堂監督，按所發格式分別加具印結，如有頂冒朦混，程度懸遠等弊，責成高等小學堂監督（由招考入堂者責成原保之人），如有半途出堂，應行繳還學費等事，責成地方官辦理。

十七 考選學生須隨到隨驗體質，入格者候到齊彙考，不入格者隨即遣回。考試去留，應尅期出榜，免稽時日，致諸生虛糜旅費。期以每年開印後考選，二月初必選定開堂。

十八 學生入堂後由本堂總辦監督，教員學長隨時考查，中有行止不端及疾病愚魯不堪造就者，隨時剔退。

十九 學生入堂後不准無故請退，倘有重大事故，理合退學者，須由其家屬及具保人據情稟請保送之員轉申本堂總辦，詳明該管督撫、將軍、都統批准，方准退學。除原係繳費附學生外，均照繳所領津貼並膳食等費。

二十 學生不遵堂規，不服約束，故生事端，希圖出堂者，即由本堂總辦移會駐防佐領，行知地方官勒令該家屬賠繳學費，如佐領及地方官追究不力，則詳由督撫或咨行將軍都統勒賠。（原係繳費附學生不在此例）如學生私自逃逸，則逕詳督撫或咨行將軍都統勒令佐領及地方官拘辦。

二十一 學生膳食及應用書籍、課本、筆墨、紙張暨操場所用之軍衣、靴帽等項，統由學堂備給。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二八

二十二 學生入堂三箇月後，甄別等差，照章發給津貼。期考黜陟，其津貼亦隨以升降。如因考不及格，剔退出堂，除學費酌核應否繳還外，須將原領書籍、軍衣、靴帽等件繳回。

二十三 每班學生收足後，只准隨時剔退，不准陸續收補，以致新舊參差，縱有空額，任缺勿溢。

二十四 各學堂開辦後由本管督撫、將軍、都統將該管學堂執事各員簡明履歷，並每年所收學生姓名年籍造具清冊，咨送練兵處兵部存案。

二十五 陸軍小學堂每屆年滿，按其成效由督撫、將軍、都統擇該堂尤爲出力之員，咨明練兵處兵部照章請獎（俟陸軍各項學堂全設後另行詳訂請獎章程）。

二十六 學堂內應有禮堂一所，爲慶祝行禮之用，其餘應設講堂、室內外操場、飯廳、會議廳、藏書樓。總辦以下各員司及學生之會客廳、庫房、教員值日房、學長值日房，總辦以及各員司住室、自習室、養病室、廚房、浴室、廁所皆須完備，另繪圖式通行各直省，照式建造，以昭一律。

二十七 此次章程既經奏訂後，應通咨各直省照章辦理，不得歧異。惟是章原係試辦，每年須修改一次，力求允當。各省於試行之際，有何利弊應須損益之事，各該省督撫、將軍、都統可隨時函致練兵處（勿庸公文）。每年十月本處堂官將各省函陳各件，發交三司會同條議，分別定擬呈堂核定，奏明修改，即通咨各省一律更易。其各省未奉奏咨之先，仍須照舊辦理，以免紛歧。

學堂編制：

一 學堂設總辦一員，監督一員，提調一員，學生定額三百名者，延國文、外國文、歷史、算學、地理、圖畫、格致、兵學等正副助教員，限二十六員以內，學長九員，醫官兼衛生學教員一員，文案一員，收支委員一員，支應司事管庫司事各一員，司書三名，差弁三名，號兵二名，夫役四十名。

二 學生分年加收，教員學長及其餘人員亦分年增設，如學生定額三百名者，第一年祇選一百名，設教員十員，以內學長三員。第二年添選學生一百名，增設教員八員，以內學長三員，其餘人員亦以次遞增。第三年學生選收足額，教員學長及各員司增加定數。

三 學生定額二百一十名者，每年招收七十名，其教員學長及其餘人員均按第二條辦法比例減成，分年遞設。學生定額九十名者，每年祇收三十名，即不設總辦提調，由監督管理。全堂收支委員兼理提調事務，教員學長及其餘人員，仍按第二條辦法比例減成分年遞設。

四 學生額數無論多寡，均以三十至四十名爲一排，同一講堂歸一學長管轄。

選驗格式：

一 年歲限十五以上十八以下（由各省原有武備學堂內挑選者在二十歲內皆准考收）。

二 品行須性情誠樸，素無過犯。

三 出身須確係良家子弟。

四 志趣須誠心嚮學，別無嗜好。

五 學業須曾經讀書，能作淺近論說（普通學堂備立後再按高等小學堂功課另訂考章）。

六 身長十五歲者限一密達四十六生的以上，十六歲者限一密達五十生的以上，十七歲者限一密達五十四生的以上，十八歲者限一密達五十八生的以上（一密達準工部尺三尺一寸五分，因各處尺度不同，故以密達取準。）。

七 胸圍須有身長之四成二以上（如身長一密達五十生的，胸圍須六十三生的以上，量時用皮帶尺或縮漲較小之繩，繞胸之周圍，以齊乳下前後適平爲度。）。

八 體重十五歲者，限三十二啓羅以上，十八歲者四十啓羅以上，十六、十七歲者酌在三十二至四十啓羅之間（每啓羅准湘平二十八兩，因各處衡法不同，故以啓羅取準。）。

九 肺量十五歲者一千六百立方生的以上，十八歲者二千二百立方生的以上，十六、十七歲者酌在一千六百至二千二百之間（照日本所製之肺量器試驗，如暫無此器，則以胸圍漲縮差二十分之一有餘者爲合格。如氣平時量胸圍六十生的，使之吸氣滿胸再量得六十三生的以上，即屬合格，其餘依此類推。）。

十 手力十五歲者十四度以上，十八歲者二十度以上，十六、十七歲酌在十四度二十度之間（照日本所製之手力器試驗。如暫無此器，以左右手各能提三十至五十斤齊勝爲合格。）。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三〇

十一 目力須能辨二十號以下之表（照日本所製之目力表，在有光處相距二丈考驗，或相距二丈餘辨識七分楷書字。）。

十二 相貌須魁偉，五官須端正，四肢須靈活，言語須清楚，聲音須宏亮，耳聰須靈捷。

各員職任：

一 總辦總理全堂一切事宜，凡章程因革學課程度，督同監督辦理。薪費盈絀，員役進退，督同提調辦理。並隨時稟明該管督撫、將軍、都統核奪。

二 監督有主持全學教育之責，凡稽查教員、考核功課、約束學生及申明一切條教，皆其職務。俾諸生恪守學規，咸知軍紀，啓發其忠愛武勇禮義廉恥之心。

三 提調有總司堂內一切雜務之責，凡製辦衣物、考核收支、點收物料、稽查庫儲、指揮夫役及堂內一切庶務，皆其職事。動用款項在百金以上者，須稟明總辦方得開支。

四 教員有督率學生之責，凡編纂教程，指授功課，考察品行，評定分數，畫一程度，皆其職務。各生優劣須立冊記錄，每月彙呈監督轉呈總辦查核，並將每日所授課程，簽名功課簿內，以備查考。

五 學長爲直接本班學生之員，有聯合同堂勸善規過之責，務須懇摯和平，勿稍疏慢。凡學生舉止行爲，寢興出入疾病事故，及齋室器具衣履等項，均歸考查。上下講堂亦歸帶領，操場則幫同兵學教員分教操法，並立功過簿隨時紀錄學生之勤惰功過，按月呈報監督，以定品格分數。倘學生有所爭競，至不服勸諭，卽稟知監督主持辦理。

六 醫官專司醫治各員生疾病，兼教衛生功課，並查考病室，管理藥料，預防疫癘。學生如告病假，按病情酌定假期，勿致虛曠功課，或祇給操假，均添註病表存驗，並給病單呈由監督核准，倘無學長帶領入診，概不准假。

七 文案專司往來文牘，凡關教育之事，商承監督具稿；凡涉雜務之事，商承提調具稿，所擬稿件商定後再呈總辦署判。堂中會議諸事，執筆記錄，其表簿、榜冊、課單、學規等件，司書繕寫後隨時覈對清理。

八 收支委員專司出納款項，凡額支各款，照章按時領發，活支各款，商承提調開單呈總辦酌核判行。凡款項按月

按年詳細造報，堂內員生夫役人等，不得預支挪借，懸動公款。如該員自有營私作弊等事，一經覺察輕則撤差，重則參辦。

九 支應司事，專任儲備膳食，購置器物等事，每七日預造菜單及所購米包，呈由提調查閱。

十 管庫司事專管庫存器械、書籍、軍衣、靴帽等項，凡有收發，造冊登記，每月送呈提調查驗。庫中存件，隨時查察保護，免致損壞。如有應修應購之件，隨時稟知提調核奪施行。

十一 司書專任鈔錄，聽文案指揮。

學堂規條：

一 學堂執事各員須選熟諳學務，明悉軍事，堪爲諸生表率之人。如有離經畔道，敗壞秩序，淆惑諸生觀聽者，立予黜退。

二 總辦由各督撫、將軍、都統就本省本旗官紳中，不拘資格官階，遴選熟悉武備之員，咨明練兵處兵部委派，並由練兵處兵部及本管督撫、將軍、都統隨時考查，如不勝任及有別項事故，即由練兵處兵部由該管督撫、將軍、都統咨商遴員任替。

三 自監督以下人員，均由本堂總辦遴選，稟明該管督撫、將軍、都統委派。監督由陸軍出洋學生內遴選，普通教員由京師各省高等師範學堂優等學生或別項專門學生內遴選，兵學教員由陸軍優等學生內遴選，學長由各省畢業武備學生內遴選。

四 自監督以下各員皆歸總辦考察，如不勝任，即稟明該管督撫、將軍、都統遴員充補，並由督撫、將軍、都統咨練兵處兵部存案。

五 總辦於每年冬季將堂內各員勤惰，及學生程度，造具清冊呈請該管督撫、將軍、都統轉咨練兵處兵部存案。

六 總辦堂諭，凡關於功課條規者交監督舉辦，凡涉於雜項事務者交提調舉辦，再由監督提調轉發文案存檔，並書於堂諭簿內。即以堂諭簿傳示承辦之員蓋戳書邊，從速辦理。

七 提調以下各員職司雖分，責成則一，均宜互相匡助。倘有貽誤，專任者固責無旁貸，同事者亦各屬難辭。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二二

八 總辦因公遠出，堂內諸事歸監督管理。倘總辦監督俱出，則由提調管理。以上三員俱出，則歸值日教員管理。
九 堂內設會議廳一所，自總辦以至執事人員，每星期六日均集此廳，會議應行增刪改革等事；平日有特別應議之事，則由總辦監督隨時傳集。

十 堂內設教員值日房一所，各教員輪流管理全堂本日常事。每齋院內設學長值日房一所，由各學長輪流管理本齋諸生本日常事。當值者責任綦重，刻不容離，即因公他往，須預託堂內人員暫代，星期並不放假。

十一 學堂各員，非星期日不能無故請假，教員亦不能無故停課。

十二 各員告假，須據情繕單，呈請總辦核准乃能他往。

十三 各員如有重大事故，或重病久病，准其託付同事員司兼代，請假回籍，期限不得過四個月，倘逾限不歸，開缺另補。

十四 各員不得在堂飲酒譙客，並不得與學生有餽送譙會等事。

十五 各員至堂內祇准各帶隨丁一人，仍須給腰牌一面，以憑考查。儻違犯堂規，照雜役一律懲辦。

十六 堂內設總辦學生及各執事人員會客廳各一所，除總辦隨時見客外，其訪學生及各員者，先由門役引入客廳，再爲通報。如學生在聽受功課之時，各員在辦理要公之際，不得輟業見客，均應告知暫候。如各員欲引外客入堂觀覽，須先稟知監督，如在功課時刻欲入堂聽講，並須告知當時授課教員，然後引入。學生則概不准引客入堂。

十七 堂門按時啓閉，查號以後大門扇鎖，夫役起更，鑰匙交值日之員收管，翌晨吹起牀號前半點鐘，再由司閤領鑰啓門。各員晚出，凡在十二點鐘以前回者，尚可領鑰放入，過限一律禁止。

十八 堂內自總辦以下各員，平時均着常服，上操場則全着軍服，學生則無論何時均着軍服。

十九 學堂爲陸軍之基址，自總辦以至學生，無論堂內外相見，均按現時職分行陸軍禮節。

二十 學生須養其體面，除重大過犯，由總辦臨時裁處外，其可原可改之過，以罰站、罰休息、罰津貼、記過諸章示罰，許以自新，重則革除。其舊日軍營棍責插耳箭等刑，一概禁止，以養成諸生自重之風，漸化重文輕武之

習。

二十一 恭逢皇太后萬壽，皇上萬壽，及至聖先師孔子誕日，端午、中秋各節，堂內員生放假一日。星期日上午考課，下午放假，年節放假二十日，暑假日期由總辦、監督臨時酌定，以一個月上下為率。

二十二 年假、暑假期間，除司書外其餘各員在堂者均須輪流值日，以十二點鐘為度。

二十三 堂內設立飯廳，自總辦以下均赴飯廳與學生同食，不得自食於私室，亦不得同席異餐。

二十四 堂內按學生多寡，設自習室數所（每所以能容兩講堂學生為率）。俾各溫習功課自習之時，除總辦、監督、提調及各教員、學長外，不得擅入。

二十五 堂內設藏書樓一座，樓下為閱報所，許各生於歇息時閱書閱報。

二十六 堂內設立學長、學生櫛沐雜髮盥漱，以期整潔。

二十七 堂內設立浴室，各員司學生按時輪流澡浴。

二十八 堂內設養病室一所，非員生不得入此室養病。

二十九 各齋院住室按數編號，門首各置木牌一面，其各齋院門牌載明某號某班某排及學長姓名，各住室門牌載明某號某班某排及各生姓名。

三十 每年恭逢皇太后萬壽，皇上萬壽，至聖先師孔子誕日，及元旦，由總辦率領各員生衣冠詣禮堂行三跪九叩禮；元旦禮畢後，全堂行團拜禮。

三十一 每年開學日總辦及各員生衣冠詣禮堂謁聖行三跪九叩禮，禮畢學生向總辦、監督、教員行三叩禮，向各員行請安禮。總辦策勵員司告誡學生以勤職守分，講畢退班開課。

三十二 學生犯以下所開各條，即應黜退：

（一）內外場功課永無進益。

（二）紊亂軍紀，屢戒弗悛。

（三）品行不端，有失本分。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三四

(四) 傷夷疾病，不耐勞苦。

(五) 修業考試分數不足。

以上各條屆時俱由總辦傳集監督、教員等會議，分別裁定。

三十三 本條規內未盡事宜，統按學務處奏定章程內管理通則辦理。

學堂課程：

一 幼年學生年力未強，知識初開，所擬內堂外場功課，以易於領悟，開其心思，長其筋力，啓發其良知爲主。

二 學生在堂，三年畢業，每年自開學後至暑假前爲前期，自暑假後至年假前爲後期，每七日爲一星期，酌各項功課之緩急難易，輪習若干次，是爲一週。

三 每日功課自習以六次爲限，每次在講堂以一點鐘爲限，在操場以一點半鐘爲限，在自習室以兩點鐘爲限，每次課畢暫憩息十分鐘接習他課。

四 功課界限既經畫定，授何項功課之時，即應專心研究此項功課，不得參雜紛歧。既入住宿室後，則宜靜攝，勿再研究，以期蓄養心力。

五 四季日晷長短不同，功課時刻亦難一律，春季早七點前後上課，夏季早五點前後上課，秋季早六點前後上課，冬季早八點前後上課。夏秋季操演在早晨涼爽之時，春冬季操演在午前和暖之時。早、午、晚三餐每次連憩息至少一點半鐘。

六 每年除年假、暑假、節假、考期外，約修業四十星期，前後學期各二十星期，三年連閏月計算，約一百二十四星期。內除各星期並考課休業外，實在修業約七百四十餘日。

七 每日功課除自習外，按五次計算，則每星期共三十次，約習修身、歷史、地理、圖畫、格致、兵學各二次，每年約各習八十次。國文、外國文各五次，每年約各習二百次。算學、操練各四次，每年約各習一百六十次。共計三年，連閏核算，約修身、歷史、地理、圖畫、格物、兵學得二百四十餘次，國文、外國文得六百餘次，算學、操法得五百次。訓誡一門，由監督、兵學教員、學長隨時指示，因事告戒，不入課次。其前後學期之編課

，及每星期教授之細目，統由總辦、監督、各教員隨時議定列表。

八 各科課程由本科教員編纂，擬定總綱，呈總辦、監督核計，其每星期課程須前一星期纂就，呈監督轉呈總辦鑒奪。每一學期各科課程，須彙呈練兵處查核，京師呈由軍學司轉呈，外省申呈督撫、將軍、都統咨送。

教授課目：

	第一 年	第二 年	第三 年
一 修身學	講授四書及先哲嘉言懿行宜於軍人者	選授春秋左傳及先哲嘉言懿行宜於軍人者	同第二年
二 國 文	讀散體文 習楷書 作散體文	同第一年	同 第二 年 略示軍用文格式
三 外國文	日英俄德法之一 拼音 習字 單字 默書 問答 文法	同第一年	文法 國文 外國文互譯
四 歷 史	歷代統系及興衰大要	同第一年 國朝掌故	各國興衰大要
五 地 理	地理大要 本國疆域 山川形勢戶口風俗物產	亞洲各國山川形勢 人種風俗物產大概	歐美非澳各洲山 川人種物產大概
六 算 學	整數 分數 小數 各項加減乘除開方及解淺近算題法	比例 平面幾何 代數 加減乘除開方及一次式	平三角 八線 對數 代數多次式
七 格 致	物理大要 生理大要	動物生理 衛生大要	植物生理 地質大要
八 圖 畫	學用器具 練習手法 軍圖記號	比例尺 做畫成圖 縮放成圖	實地測繪 形相畫法
訓練課目：			
一 訓 誠	軍人職分 軍紀 軍禮	軍人志操 軍人威儀	同第二年
二 操 練	空手體操 步操初級	器械體操 步槍用法	各式體操 成排步操 刺槍劈刀法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三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三六

三 兵 學

本堂規則 軍紀 軍禮 海陸 軍官制 軍服 軍隊內務大要 步槍理法

本國軍制

游泳法於暑假時練習，辨號音於第二三年抽暇習聽。

學堂考試：

一 考試共分四等，除教員平時授課積分外，一曰月考，二曰期考，三曰年終考，四曰畢業考。平時各教員按所授各學科隨時命題考問，令筆答、口答或作文引伸其說，按諸生一月學業成績，各定分數，是為學業分數。每至月終，各教員統彙一月所授功課命題考試，以判各生之等差，是為月考，由教員列表上呈監督轉呈總辦。上半年於暑假前由監督會同各教員考試，是為期考。每屆年終於放年假前，由總辦督同監督考試，是為年終考。三年畢業，由總辦稟請督撫、將軍、都統親臨考試，或派專員會同總辦考試，是為畢業考（俟陸軍各中學堂設立後，此畢業考應由中學堂派員會考，以便考查各生當否升入中學堂之程度）。

二 考法分三種：一問答；二筆答，或命題作文（國文、外國文皆須作文）；三技術問答者，任擇一人考問，令其即席應對；筆答者全班同題繕卷條答（作文準此），技術即操場之演習。

三 考核功課按北宋國學積分法，每題以二十分為最，每項功課若干題，即以若干題分數相加，以若干除之為均分數；各項均分數相加，為總分數，再按總分數多寡以定名次。

四 分數有三種：一功課分數；二技術分數；三品行分數。功課及技術分數為歷次考試各員所定，品行分數由監督與教員、學長參合所定，每至月考、期考、年終考、畢業考必合臨場功課技術、平日功課技術、品行各項分數通同核計，惟平日分數不得多於臨場分數，務使酌訂適宜。

五 考試等第共分五等，均平計算，每目得十七分至二十分者為優等，十三分至十六分者為上等，九分至十二分者為中等，五分至八分者為下等，一分至四分者為劣等。其考下等者應分別留堂察看，劣等者即令退學。

六 凡教員於平時考問所問之甲生，如不能答或所答不詳，則將原題另試乙生，倘歷試數人皆不能答，則教授時或有未明，須再詳細講解，各令筆記。

七 每屆月考核定分數後，將諸生本月學業分數取十分之一，及本月品行分數通計加入爲月考總分數，除去請假記過扣罰分數，按其分數多寡列名榜示。除因重大事故、疾病不計外，其請假曠課一次扣一分，記過一次扣二分。

八 每屆期考核定分數後，須將前若干次月考總分數取十分之一，通計加入爲期考總分數，分別等第，列名榜示。除下、劣等者分別予限剔退外，其餘優上中等者照現考等第發給津貼。

九 每屆年終考由總辦定期通一年所習功課逐項考試核定分數後，將本年前次考期，及期考後若干次月考各總分數取十分之一，通計加入爲年終考總分數，以次列名榜示。考列下、劣等者分別予限剔退外，餘照現考等第升班。

十 每屆畢業考須前十日牌示講堂，俾爲準備期前七日一律停課，惟應仍舊按時到堂，由教員監視溫習。考畢核定分數後，將前三次年終考各總分數取若千分之一通計加入爲畢業考總分數，以次列名榜示。考優、上、中等者發給文憑，照章升入中學堂，並由該管督撫、將軍、都統咨明練兵處兵部存案。

十一 每屆考期如有因病及他故不能與試者，由學長查明實無規避情節，月考則稟明教員，期考則稟明監督，年終考則由監督稟明總辦，畢業考則由總辦稟明督撫、將軍、都統准其補考。

十二 凡畢業考列下等者不給文憑，或留堂學習，或即予黜退。如該生材具可期造就，實因病及他故就誤學期，以致程度不符者，准由本堂總辦稟明督撫、將軍、都統予限留學一年，咨明練兵處兵部存案。倘下屆畢業考仍列下等，立即黜退。

十三 凡期考、年終考、畢業考均須於放假一星期前考畢，俾有餘日評定試卷，出榜後即行放假。

學堂經費：

一 學堂經費由各省各旗籌定的款，咨明練兵處兵部存案。

二 學堂經費分額支、活支兩項，堂內薪工伙食雜費等項爲額支，初開堂時由本堂總辦稟明督撫、將軍、都統批准。嗣後按季具領，遇閏照加。建造房屋購辦器物、書籍等項爲活支，隨時估價稟請批發。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三八

三 學堂如聘優等教員及外國教員，其薪水不能預定限制，應由本堂總辦稟請督撫、將軍、都統酌奪。
四 堂內教員、學長果其學業優良，教法出衆，准由本堂總辦稟請督撫、將軍、都統於額支項外酌加薪水，以示旌異。

五 各科教員均分正、副、助三等，初到堂其學問深淺，教法高下未能周知，應先予以副、助兩等名目，俟經久確驗，擇其尤者以次推升，副者正之，助者副之，總視學生之學業爲教員之考成，以資旌獎而免陵躐。

六 各省物價不同，伙食雜費等項亦難一律，茲酌定適中數目，各學堂查照辦理，如有應行增減之處，由學堂總辦隨時稟明督撫、將軍、都統，轉咨練兵處兵部立案。

七 購置軍衣、靴帽、書籍、儀器、報章、藥料、器皿、筆墨、紙張、油燭、薪炭、修理房屋，由學堂總辦督飭各員隨時撙節，不得稍涉虛糜。

八 無論額支、活支，每屆年終，收支委員須將收發數目於封印前分造四柱清冊，先將各項憑單、領據、發票、收條核對明晰，連原簿呈總辦查核，由總辦呈報督撫、將軍、都統核銷，並咨練兵處兵部存案。

九 學堂人員支領薪水以每月二十日爲定期，由收支委員查照定數繕冊，備齊請提調查閱，總辦及各員司薪水，派支應司事按名送交。學生津貼，由學長按名分發，均以簽押蓋章爲據。夫役工食，由收支委員點名分發，發畢將各冊簿送呈提調查閱。

額支經費細目，按學生三百名逐款詳列爲例，其餘依此類推：

學生，第一年^優上等生月支津貼銀^{一兩二錢}八錢；第二年^優上等生月支津貼銀^{一兩八錢}五錢；第三年^優上等生月支津貼銀^{二兩四錢}八錢。第一

年^優第一年^優一百名約需銀一千二百兩；第二年^優第二年^優一百名約需銀三千六百兩；第三年^優第三年^優一百名約需銀七千五百六十兩。

總辦，每月支薪水公費銀二百兩，每年需銀二千四百兩。

監督，每月支薪水銀一百兩，每年需銀一千二百兩。
提調，每月支薪水銀七十兩，每年需銀八百四十兩。

修身學兼國文^正教員，每員月支薪水銀^{五十六}五十兩，第一年二員約需銀一千二百兩，第二年四員約需銀二千四百兩，第

三年六員約需銀三千六百兩。

所用教員人數，仍須臨時酌爲增減，並酌定正、副、助名目及薪水增減，照前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條分別辦理，後俱准此。

外國文兼格致^正教員，每員月支薪水銀^{一百五十}七十兩，第一年二員約需銀二千兩，第二年四員約需銀四千兩，第三年六員

約需銀六千兩。

歷史、地理、算學、圖畫等^正教員，每員月支薪水銀^{五十六}五十兩，第一年三員約需銀一千八百兩，第二年六員約需銀三

千六百兩，第三年九員約需銀五千四百兩。

兵學^正教員，每員月支薪水銀^{六十四}五十兩，第一年一員約需銀六百兩，第二年二員約需銀一千二百兩，第三年三員約需

銀一千八百兩。

學長^正，每員月支薪水銀三十兩，第一年三員約需銀九百兩，第二年六員約需銀一千八百兩，第三年九員約需銀二

千七百兩。

醫官兼衛生學教員，每月支薪水銀六十兩，每年需銀七百二十兩。

文案，每月支薪水銀四十兩，每年需銀四百八十兩。

收支委員，每月支薪水銀三十兩，每年需銀三百六十兩。

支應司事，每員月支薪水銀二十四兩，第一年一員需銀二百八十八兩，第二年二員，每年需銀五百七十六兩。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四〇

管庫司事，每員月支薪水銀二十四兩，每年需銀二百八十八兩。

司書，每名月支薪水銀十二兩，第一年二名需銀二百八十八兩，第二年皆三名每年需銀四百三十二兩。

差弁，每名月支工食銀八兩，第一年二名需銀一百九十二兩，第二年皆三名每年需銀二百八十八兩。

號兵，每名月支工食銀四兩五錢，每年需銀一百零八兩。

夫役，每名月支工食銀三兩，第一年二十四名需銀八百六十四兩，第二年三十二名需銀一千一百五十二兩，第三年四十名需銀一千四百四十兩。

學堂燈油雜費等項，第一年每月銀約一百兩，共銀一千二百兩，第二年每月銀約一百五十兩，共銀一千八百兩，第三年每月銀約二百兩，共銀二千四百兩。

學生伙食，每名每年約二十四兩至三十六兩（除學生外，自總辦以下伙食皆包括於薪水以內仍必須至飯廳同食），第一年一百名約共需銀二千四百兩至三千六百兩，第二年二百名約共需銀四千八百兩至七千二百兩，第三年三百名約共需銀七千二百兩至一萬零八百兩。

學生筆墨、紙張、衣履、雜費，每名每年約十八至二十七兩，第一年一百名約共需銀一千八百兩至二千七百兩，第二年二百名約共需銀三千六百兩至五千四百兩，第三年三百名約共需銀五千四百兩至八千一百兩。

第一年約共需銀二萬一千一百八十二兩至二萬三千二百二十八兩，第二年約共需銀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四兩至三萬九千八百四十四兩，第三年約共需銀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二兩至五萬七千四百九十二兩。以上皆係常年用款，閏月照加，活支在外。

教授規則：

一 陸軍小學堂學生爲陸軍將校初基，凡軍隊之強弱，國勢之盛衰，皆繫乎此。故特標明教授之法，以期宗旨畫一，法律精嚴，其陸軍中學堂、兵官學堂、大學堂及各項專門學堂，課目雖異，而教育之精意則同。

二 教授之道，功課雖分，實則互相維繫，本科功課須與各科功課融會貫通，彼此聯絡，競求進步。如修身、國文

、歷史三科一氣相承，儻教授各執門戶，學說紛歧，反阻學生進步。至如學圖畫者必通圖繪應用之算學，學地理者先明圖上之地形，以此類推，凡各科學皆以互相聯屬為主，不得專己自是。

三 欲如上項所言互相聯屬，須於每期開學之日，凡有關教育各員悉心會議，作本期課程大綱表，於每星期六日由各科正教員會同本科副助教員議定下星期課程細目表，再由監督彙總考覈，列爲一表。各教員閱表即知各科教授範圍及其程度，互相參照，旁推交通。如博物學內值有衛生功課，國文及外國文教員隨選有關衛生文題，以資講習。又如圖畫功課須用算法，算學教員隨選圖畫應用算法命題試課。準此類推，則脈注綺交，各科學方軌並進，獲益更多。

四 教育二字並行不悖，陸軍雖爲嚴重教育，然必使心有餘味，身有餘力，興致勃然，方能優游饜飫，不致強人所難。儻求效太速，致各生過傷腦力，或流於疲弱沈滯，卽學業優良，亦難致用，反失育材本意。

五 各教員須將本科功課，合全學期預算時日，按其難易，分配均勻，俾始末歸於一致，不得畸重畸輕，致失教授秩序。

六 各種功課於教授本書之外，教員旁徵曲引，最易濬淪靈明，誠不可少。但不宜過於繁冗，致令學者迷罔。

七 教員授課時須立於適當地位，使目力能視全堂學生，以便察閱各生領受情形。儻有意憤而神不屬者，應飭其振作精神，教員尤宜志氣發揚，舉止端正爲諸生法。

八 修身學爲盡人立身之槓幹，亦爲全國立國之精神，教授宗旨，必使知有國乃能有家，有家乃能有身，必能修身乃能衛國，而衛國卽以衛家，如是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而軍紀、軍秩及軍人之職分志趣，皆得其本原，而言之易入矣。修身非可空言，自以經義爲主，四書皆聖賢微言大義，尤爲倫理之宗，故陸軍小學堂修身一科，從講解四書始。特經義淵深，恐非幼生所能領會，是在教員善以淺語演深理，以近事證聖言，令其罕譬而喻其性理，政治精微博大之處，幼生猝難領會，如大學、中庸、孟子第六、第七兩卷，（餘類推）不妨暫行提出，俟入陸軍中學堂再行補講。（高等小學堂暫設後，此條再另擬訂。）春秋左傳中多兵家言，晉之杜預，宋之狄青，皆通習左傳而立大功，擇要選授，須按當時國情、地理、兵機、邦交詳盡指授，將來所用甚遠。說經主講解

不主背誦，講解之時教員務爲諸生設身處地，知其識解所及，迎機以導，毋得模糊艱澀，令幼生無從了解，尤不得偏重背誦，徒傷腦力。（國文科準此。）說經之時，須將經傳中聖賢列爲小傳，將其時代邑里氏族言行撮要編入，並繪像俾便瞻仰以動其嚮慕之心。（是條宜與歷史教員參酌。）古今名將行誼道德，有與經傳中相合者，於解授經文時尤宜反復引證，或繪像以俾瞻仰，尤爲精神教育（是條宜與歷史教授參酌）。

九

國文一科與倫理、歷史、地理相爲表裏，與各科亦均有聯繫，漢文不通則各科無從指授，僅通外國文而不能通譯國文亦屬無用，且非愛戴本國之心，故國文教員尤宜注重。選讀之文，須分別種類，一爲誥誡之文，一爲論事之文，一爲記事之文，一爲記事兼論事之文（此用處最多。）數者皆足爲日後軍中各項文牘論議之根柢，須精擇善本分類選授歷朝古文約十之三，國朝文約十之七，而國朝文又於道光朝以前者選十之三，近六十年者選十之七。蓋時局所關，文格所在，愈近則愈裨實用，原非令作古文專家也。胡文忠讀史兵略一書，亦可別擇選讀，俾知古人敘述兵事之法。講授之法，每講一文，先將作者所處時代，暨其所值境地並生平行誼陳說大概，再將本文宗旨所在，指出主腦，令該生等筆記，以爲綱領，此乃就文論文，畫分段落（無論篇幅長短皆有段落），於其銜接轉捩處，須加意指點，以明文法。次將文內字句中稍生者提出解釋，末將全文起處、轉處、直敘處、反言處、立議處、提挈處歸納指示，則學者知識易於會通。試驗之法，勢難每日每人考問，不如文俗互演，以所授文言，令其演作俗語，或編俗語一道，令其易以文言，此於學者國文程度最易洞澈。作文以簡而能達爲主，乃合軍人文格，有時於所習各科，以及游覽所得，自有感觸，任令作文呈教員評閱，以廣其趣。至教員試課，亦宜取其所已習之經義、歷史、地理、博物中採擇命題，以與各科學聯絡。（國文所以爲各科學樞紐。）而以議論、記敘等體分別輪課，以區門徑而立應用文之基。

十

歷史、地理兩科講授得宜，最動幼年生之情感，講授歷史時指授本國古今聖賢豪傑志士仁人開物成務之功，乃有今日。則該生必生愛同國種類之思。講授地理時指示本國幅員之廣大，山河之雄偉，出產之豐腴，人民之棲託，當日開闢之艱難，今日保存之不易，則該生必生愛本國土地之思。此全賴教員於授課時淋漓痛切慷慨發明，非筆墨所能罄，是謂精神教育之第一義。次則將四千餘年來歷朝統緒，分出段落，使知時代遞嬗及治亂興衰

之大概，務期簡括明瞭。本國地理則以山嶺枝幹江河流域爲經，城邑方向戶口物產關津阨塞省界府界爲緯，間說沿革，以資讀史旁及輪船鐵道商埠侵地，以明時局。其外國歷史，各國輿地，亦準此指授。歷史輿地自非博文強記不明，然究須於大節目處著意，其過涉繁瑣無當實用者，不得苛責記誦，致傷該生等腦力。

十一 外國文一科以目前學堂功課論，與國文、算學、外國歷史、外國地理皆有關繫，以日後軍隊致用論，實爲研究各國軍政、軍略及分駐各國考求陸軍之根柢，故國文以外，則外國文一科實爲各科樞紐。教授外國文，初步拼音習字後，教單字單語即應參教法，並以國文參互比照，三面兼營，得收事半功倍之效。此在教員不憚煩勞，尤必國文、外國文通堂透澈，熱心教育乃勝此任。（查本國所教英文，多襲用英人教印度課本，程度最下，宗旨亦殊，往往教授數年，而不能致用，謬種相傳，最誤初學。今須力祛此弊，別編課本，不得已或取日本陸軍學校外國文課本，變通酌用，或調取上海震旦學院課本參用，猶爲此善於彼，是爲外國文科第一義。）外國文一科意在吸收外國之英華，補益國人之知識，非有所偏重，而別樹一幟也。教員授外國文時，其中人名、地名及一切名目、名詞，須示學生以此科名目、名詞，卽中國文中之某種名目、名詞，外國之時代年月，卽本國之某時代年月，外國之學問宗派，與中國之某學問宗派最近，以及典章文物俗諺單詞，凡可以中外對勘者均分別同異，互證參觀，乃能翕納外腴，交融內美。否則食而不化，轉滋中滿之病。陸軍外國文應以日文、德文爲主，英文、法文、俄文爲輔，俟開堂分課屆時酌定。

十二 算學、格致、圖畫三科，算數之加減乘除，有形各物之模型標本，圖畫之幾何比例，三者蓋相爲表裏，中以算學圖畫最關軍用，而格致次之。然於軍事衛生、工程、馬政及軍中應用理化皆有關繫，故三者均爲陸軍必要之學科。算學分理、法兩種，幾何以明其理，算數以闡其法，幾何非繪圖立說不明，算數諸法非演草不熟，二者互相爲用，幾何之理明，則角度光線諸蘊迎刃而解，圖畫之法亦思過半矣。至行軍圖比例之法，軍用記號諸名目，均宜隨時指示，能通加減乘除諸法，皆可演習。算學、圖畫兩科，與地理科內地形一門關繫尤重，是三科教員宜將授課程途互商參訂。格致條目最繁，宜取與陸軍有關繫者擇要指授，其中植物動物兩門，於衛生工程有益，且於形相畫亦得體物瀏亮之樂，以永其天趣，並足爲幾何圖活潑之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四四

十三 以上言各科教授之法，規矩程途已得概略，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總之教員能盡一分之精神，學生自得一分之進益，而學堂學業之高下，尤視教員學問之深淺，爲斷陶之有模，金之出冶不可強也，切望各教員深體此意。

十四 各教員授課之時，須念本學堂所教者，係屬幼生，且屬儲備陸軍將校之幼生，尤爲我中國儲備陸軍將校之幼生，知此三者，斯宗旨不移，今日學堂內教育之精神，即異日軍隊中陸軍之精神，切望本學堂各教員深體此意，尤望陸軍各等學堂教員共體此意。

學長規則：

一 學長爲學生領袖，應督率諸生遵守章程規則，傳達命令，學生有過應隨時勸戒，如屢戒不改，則據情稟知上官酌奪。

二 每日聞晨起號後，應督令所管學生即時興起，按所定時刻查驗齋室曾否打掃潔淨整齊。

三 值日官赴齋室點名時，學長須令本齋學生齊集院內站隊，自立排前，俟點名員到先發立正之令，次報實在人數及有病請假者若干，然後隨同查視。

四 每赴講堂、操場、自習室、飯廳時，學長須令學生齊集院內站隊，查看軍裝衣服等件一律整齊，然後帶領前往。有請假者，上講堂則通知教員，上操場則通知值日官長，倘有無故不到者，即行稟知上官裁酌懲罰。

五 凡不值日學長，須帶同所管學生一律入堂默書，各生兼體會教導法以增閱歷，不時巡視自習室，其請假有病各生，並宜分別詳報。

六 自習室內書籍器具，責成學長監視，令各生加意愛惜。

七 擦拭軍械，修理物件，原有定地，責成該管學長查看，各生不得隨意移易致增污穢。

八 考試時責成學長各帶本齋學生，整隊前往，聽點領卷，併宜預備紙張以候發給。

九 頒發物件，學長代本齋學生領取分發，如有應修應換等件，即時查明情由，列單送呈提調核奪辦理。

十 本齋學生因事請假，或欲有所陳說，須查明情由轉達值日教員。

十一 本齋學生因病或因事請假出堂，學長須代收其軍裝物件，逾十日則代交庫房暫存。

十二 本齋學生赴醫官處驗病時，須帶同前往，如學生在室猝然患病，應親往詢明情由，知會醫官診視。

十三 晚間自習室點名，須先往料理，至學生入寢室時，就寢止燈亦宜按時巡察。

十四 本齋學生週期出外者，須令在院站隊查看衣履，均宜一律整潔，否則再令整理，並將出外人數知會值日教員。

十五 在假期之內住堂學生擬外出者，須帶領該生赴值日教員處領取出外名牌，歸時收其名牌，轉交值日教員。

十六 本齋學生有應予懲罰者，須帶往監督處聽候罰令，罰期已滿，仍帶赴監督處稟陳悔詞。

十七 值日學長除帶全堂學生赴操場外，宜常在值日房內，其本日事件須遵值日教員及各上官命令切實奉行。上官有命應傳達者，即時傳與不值日各學長，俾示各生週知。

十八 教員將到操場，距隊伍二十步內外時，值日學長須令各生立正，然後趨前報明原有人數，有病及請假不到人數，並現在人數敬候命令。

十九 每屆點驗官發各物時，學長須先行查視各物，陳設如式，候點驗官至，先令學生立正，再報告原有及病假現在人數，隨同查視。

學生規則：

訓言：

一 諸生應知今日世界，競存之世界也，強者存，弱者亡，其理至明，其勢至亟，欲轉弱而為強，惟有尚武一策。蓋非武無以立國，非武無以立家，非武無以立身。但武而不學，無以增智識而變氣質，諸生各宜潛心肄習，以爲立國、立家、立身之基，揚光榮於世界。

二 諸生他日之將校也，將校實爲國家之屏藩，軍隊之楨幹。軍隊強弱，即國家盛衰所係，責任極重，名譽極尊，諸生以藐焉之躬，何幸得與此選，則必精心向學，使己身實足膺此重任，方爲稱職。學業雖美，倘無精神，又不足以發揮之。精神者何？忠節禮度信義武勇樸誠之所發現者也。諸生今日懸此爲的，期於身體力行，則他日之成就遠矣。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四五

三 服從，軍紀之根本也。玩忽號令，兵家最忌，故長上命令，非惟實力奉行，且須領會意旨。至於橫生議論，紊亂秩序，是爲犯上，乃軍紀之罪人，法律所決不容者也。即己心以爲不合，亦必奉行後方許婉陳候奪。

四 該管上官，應知尊敬也。朝廷設官，層層節制，有職任即有等差，有等差即有秩序，秩序所在，名分存焉。名分者，朝廷所以別尊卑定上下者也。記曰：在官言官，凡爲上官者，無論其人何如，但使分居吾上，則皆當致其恭順之心，尊崇之意，蓋敬上官，即所以重名分而尊朝廷，侮上官即所以斁彝倫而違制度。一念敬肆之分，即人品邪正所判，故孔子大聖其在朝，與上大夫言猶闔閭然而致其敬，至聖之躬行如此，況在尋常之人乎。彼倡爲平等自由諸邪說者，皆壞法亂紀之流，爲名教所不容，聖賢所必斥者也。諸生志學伊始，務於此正其閑焉。

五 一人名譽，全堂之名譽也。諸生今日同學，他日同袍，其情至親，其誼至重，故必互相勸戒，以全公德。倘有動乖禮法者，當以溫和婉曲之詞，達其直諒忠款之意。若百喻不改，則立時陳告上官，無容代諱，俾小懲大戒，無負忠告初心。倘或意圖傾軋，誣害陷人，此市井無賴之所爲，非所望於諸生矣。

軌範：

一 學生無論何時，聞有號音，或師長傳呼，即須振刷精神，整理衣冠，攜取應帶什物，迅往齋院站隊聽候續發命令。

二 學長有傳布上令，轉達下情之責，於學生亦有師長名分，各生務宜聽其約束，不可違拗。

三 舊生當爲新生模範，須互相砥礪，以端學風。如有過失婉轉開喻，俟其悔悟。如終不聽，則申告學長，不得徇私包庇，亦不得肆意凌侮，有失勸善之道。

四 學生妄議時政，私著邪說，結黨聚會，賭博酗酒及其餘違畔學規妨害軍紀者一概嚴禁。

五 由堂發給或借給之物件，不准轉借他人，倘有故意遺失毀損者，應責令本人賠償。

六 新聞報紙閒書雜誌及所用等物，非學堂例所允准者，概不准攜帶入室。

七 學生禁止吃煙飲酒及借貸財物等事。

八 學生雖休息時，不得於奉禁勿入之處任意行走，非蒙允許亦不得至他人自習室行走。

九 學生有犯下開等項者，令其退學。(一)內外場功課永無進益；(二)紊亂軍紀，屢戒弗悛；(三)品行不端，造言生事；(四)傷疾疾病，不耐勞苦；(五)畢業考試分數不足。以上等項，俱由總辦臨時傳集監督、教員等會議，責令退學。

講堂：

- 一 凡上講堂，須按一定時刻，坐位不可紊亂。
- 二 上講堂時除筆墨紙張外，非經教員特許之物，不得攜入。
- 三 教員上下講堂，各生均遵學長口令立正。
- 四 在講堂均面向教員端坐默聽，不得與同坐交談，隔坐偶語，及一切倦怠之狀，其飲茶吸煙等事尤所必禁。
- 五 在堂欲有進問之事，應起立面向教員致聲請益，俟教員問及，敬抒所見，虛心質問，言詞須簡明，聲音須洪亮，不得稍有惰慢之形。若教員無暇顧及，或論說未畢，不得遽行僥言，教員有問則起立以對。
- 六 在堂內各生不得擅自離坐，如有實不得已之事，必先稟明教員。
- 七 除正課本外，每人另給手簿一本，將功課名目，自己姓名，在堂年月，開用月日，按照定式逐行載明，此簿不得損失及減少篇數。
- 八 講堂宜肅靜，惟國文、外國文功課不能默誦者，由教員指許方准高聲誦讀。
- 九 學生出入講堂，必將應用什物攜帶整齊，按次魚貫而行，不准爭前落後，致乖秩序。
- 十 教員不在講堂，不得私取白粉在黑板任意塗寫。

操場：

- 一 操場宜遵軍律，敬聽教員號令，不得笑語喧嘩，參差亂隊。
- 二 課暇之時，如有自赴器械體操場演習者，至少亦須三人同往，以便更番習練，互相保持以防不虞，嚴禁戲侮恐嚇諸習。
- 三 體操爲陸軍初步，非有傷病實據，不准託故規避。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四八

自習：

- 一 自習室理應肅靜，除國文、外國文功課外，有時瀏覽諸書，祇宜默誦，尤不得狂談笑謔，聚語喧嘩。
- 二 在自習限內，不得擅往他處。
- 三 自習室內不准攜帶食物及遊戲之具，至應用物件，非上官允准，亦不得任意持入。
- 四 自習室內所備圖畫不准移至坐側。
- 五 離自習室時，桌上器具書籍等項安置原所，不得雜亂。

考試：

- 一 考試分數每題以二十分爲最優，每項功課均平分數亦以二十分爲度，各項功課總分數照章計算，如有不及全分五分之一者例應斥退。
- 二 平日有記過者照章減分，記功者加分。（每記過一次減二分，記功一次加二分，除重大事故疾病外，其餘請假曠課一次減一分。）

- 三 考試時如有偷看鄰卷及私行懷挾者，查出扣分。
- 禮節：

- 一 每逢元旦及恭逢皇太后萬壽、皇上萬壽、至聖先師孔子誕日，均宜隨同總辦，衣冠赴禮堂行三跪九叩禮。
- 二 每屆新正開學歲終散學，均宜隨同總辦衣冠詣先師孔子位前行三跪九叩禮。
- 三 每屆元旦及初次開學，均宜對總辦、監督、提調、教員、學長於禮堂公同行三叩禮，其餘等員行請安禮，平常開學散學及端午中秋節則概行請安禮。
- 四 凡尋常禮儀均仿陸軍體制。
- 五 凡在講堂及自習室長官來往，各生須聽教員學長號令行禮，如有問答，則不論何處，均宜自行起立致敬。
- 六 在操場如遇長官來時，應聽教員之令行禮。
- 七 長官如赴齋室內，學生先望見者應傳立正令，在室各生均行立正禮，途遇本堂官長，不問編隊與否，均按軍規

行禮。

齋室：

- 一 每日開晨起號速離臥榻著定服裝，聽候點名，有病者申告學長。
 - 二 點名後即收拾臥具，開窗透風。
 - 三 齋室每日由齋夫灑掃，如汗穢不淨，可隨報告學長。堂內各處不得塗抹毀損，草木不得攀折，樓窗內外，不得曬衣棄物。
 - 四 睡牀及一切器具衣物，皆有一定安放之處，不得擅行移置。
 - 五 擦拭軍械、修理物件、盥漱沐浴、雍髮辮髮、曬隙衣被皆有定所，不得失次。
 - 六 休息時不准喧呼囂雜，就寢後應一律肅靜，不得閒談。
- 飯廳：

- 一 開飯號須隨同學長整隊前往入座，以後不得高聲談笑，有妨紀律。
 - 二 不得自備碗箸私添肴饌，裝飯一切，均須自行動作。
 - 三 食品不潔及失調等事，應即刻告知值日學長或同座官長，查看懲辦，不得肆意謾罵，及有碎碗擲菜等事，致失名譽，犯者應分別懲處。
 - 四 有疾不能赴飯廳者，由醫官飭令廚役擇相宜膳菜送至齋室。
- 請假：

- 一 有事請假應先知會本齋學長轉請監督核奪。（因事請假出堂者，須有確實憑據，方能核准。）
- 二 除治喪、完婚、父母病篤及放假期內，不准請假回籍。准假者量予期限，令依限回堂，逾限五分之一即退黜，追繳學費。（實因道路限滯，疾病耽延逾限，退黜者免繳學費。其因親病請假者，如屆期不愈，准酌展期限。）

- 三 有病則由本齋學長帶赴醫官處診視，應給假者予以病單呈請監督批准，病重避風者須將情由報知醫官赴該生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二五〇

室就診，隨即妥送病院。

四 凡假滿回齋之後，須詢問同學有無新發命令。

病院：

一 在病院內應聽醫官指示，禁條切不可犯。

二 如係傳染重大等症須另室調養。（距家較近或有至近親友，欲出堂調養者，其由家屬親友呈遞狀單，亦准出堂調養。）

三 有病者雖能行動，非由醫官允准，不許出外。

四 同學有病，准各生稟明學長入院探視，惟同行不得邀合多人，如有患傳染病者，則禁止探視。

五 堂外親朋亦准入院探視，惟須稟明值日教員然後帶入，如係傳染之病，即當告知免視，其必欲探視者聽。

客廳：

一 凡在講堂操場時刻內不准會客。

二 不得違章在齋室會客及擅引來客入他處游覽。

三 客廳不准留客用飯。

四 客廳派役預備茶水，如有怠慢，准稟值日教員究辦。

五 客廳張掛功課時刻單，俾來客一望即知有無閒暇。

六 凡有客，門役須問明姓名住處，登入會客簿內，索取名片，隨時通報學生，如不在室，告知該號齋夫，詢問所在，非在功課時間，聽其出會，其會客簿逐日呈監督檢閱。

服物：

一 服物以整潔為主，衣褲靴帽等件均禁污垢。解鈕袒胸及一切放蕩形狀，尤軍規所嚴禁。

二 便服以整潔為主，不准華麗以昭誠樸。

三 平素操演及堂內受業，均著前一次所發之舊衣。

- 四 考試及出外時不得有違學堂制定之服。
 - 五 服裝損破應隨時修綴，如敝壞過甚，可呈交學長發工修綴。
 - 六 凡曬服物，傍晚即收不可怠忽。
 - 七 每星期早飯後，應將各項軍器及一切服裝整理完畢，以備查驗。
 - 八 所發服物原有額數應加意整理，如有損失酌令賠償。
 - 九 凡養病各生不能整理自己服物者，同房生須代爲料理，以盡朋友之義，如爲日過久，則代爲點交學長收存。
 - 十 請假生須將公家服物點交學長，同時再領。
- 書籍：

一 學生借閱書籍，須將所借書名本數，及本生姓名，借書月日開單呈請值日學長代領，每月終前一日交還，下月朔日再借。

二 所借書籍不得轉借，亦不得擅加批註。

三 所借書籍如原有損缺，須檢記篇數速行申告。

出入：

一 學生除年假暑假及有故請假外，每星期日及端午、中秋，並恭逢皇太后萬壽、皇上萬壽、聖節均可於朝食後出外，夕食前回堂，不得違誤。

二 學生有過或考下等，由教員令其補習功課者，雖值星期亦不得出堂。

三 每出外應知會學長赴值日教員處領取名牌，星期出外，除停止出堂者，所有各生名牌均由本齋學長領出檢查分發。

四 暑假、年假之內，准各生同籍，惟開學三日以前均須回堂。

五 課餘晚飯之後，准各生於指定處所隨意游覽，惟自習一刻鐘以前均須回堂。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八日

清練兵處奏准提取各海關關平平餘銀兩。

練兵處以各海關所征稅釐，均係按關平收入，較之庫平，每千兩計加十六兩四錢二分有零。又各省應解江海關湊還賠款銀兩，亦均按關平報解，而海關所放各款，惟新案賠款及稅務司經費係用關平，餘則均用庫平。此項平餘銀兩，以各關每年統計之，爲數頗鉅。且各省於所解之款，其應加補平銀兩，均於報銷冊內作正開支，若任其歸入外銷，徒資中飽，殊非慎重公款之道。特奏請飭下各省督撫轉飭各關道，除向解關平銀兩仍照舊辦理外，其解支庫平各款，應扣平餘銀兩按季報解，作爲練兵處辦公經費。已奉旨允准。（註二）

清四川提督馬維騏攻克戕殺駐藏幫辦大臣鳳全之巴塘泰寧寺。

戕殺鳳欽使之巴塘泰寧寺，自川督錫良令川提馬軍門維騏前往勦辦後，遂於三月十七、十八等日攻克泰寧寺，殺斃喇嘛無算。當復兜勦亂番，追殺三十餘里，斬獲土番及牛馬糧芻等甚多。（註三）

清雲貴總督丁振鐸奏請鑄造銅圓。

雲貴總督丁振鐸等奏：雲南銅本不能應手，民困錢荒，擬購機器鑄造銅圓，由礦務公司承辦銅斤，勻撥供鑄，俾得源源接濟，藉保利權。（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教育，頁一〇九—一四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七期，財政，頁一二八。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六期，軍事，頁二七三。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二。

十九日（四月二十三日） 清廷以雅州府知府聯豫為駐藏幫辦大臣。

清廷諭：四川雅州府知府聯豫，著賞給副都統銜，作為駐藏幫辦大臣，照例馳驛前往。又電寄川督錫良：聯豫已簡放駐藏幫辦大臣，著該大臣迅速赴任。（註一）

清廷以程儀洛調補山西按察使，沈瑜慶調補廣東按察使，濮子潼仍留安徽按察使之任。（註二）

清廷嘉獎袁世凱等經營北洋陸軍成果。

清廷諭內閣：

「長庚、徐世昌奏，考驗北洋陸軍情形各摺片。據稱考驗三鎮訓練之法，編制之宜，體大思精，非他省可及等語。北洋陸軍，袁世凱累歲經營，規模宏備，具見公忠體國，任事實心，深堪嘉尚。其賢能卓著之選安一鎮統制官儘先選用道王英楷，步隊統領官儘先選用知府張懷芝，礮隊統帶官儘先補用參將田中玉，馬廠一鎮步隊統領官補用副將馬龍標，保定一鎮步隊統領官補用遊擊張永成，均著傳旨嘉獎。督辦陸軍學堂之分省補用道馮國璋，於各學堂學務，具有成效，並著傳旨嘉獎。至新練旗兵，甫及一年即已改觀，足見奮勉向上。鐵良悉心教練，辦事認真，不負委任，仍著奕劻等督飭各營，切實講求，蔚成勁旅，用副朝廷整軍經武之至意。」（註三）

清鐵路督辦盛宣懷奏呈與福公司訂定澤道鐵路條款。

清督辦鐵路事務工部左侍郎盛宣懷奏：妥籌澤道鐵路與福公司擬訂條款，豫防流弊，經部派員覆與磋商就緒。清廷從之。（註四）

附錄：

一、鐵路督辦盛宣懷奏與福公司訂定澤道鐵路條款摺（註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九日

二五四

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奏：爲澤道鐵路遵旨妥籌與福公司擬訂條款，取益防損，經部派員復與議就緒事。竊查光緒二十四年六月英寶使向總理衙門堅索英商承造鐵路五條，以證和好，其末條渾言山西、河南至長江。經王大臣照覆應俟福公司晉豫開辦鑛工，再與妥商。該使覆稱原訂鑛務合同，本准修築鐵路，由鑛山運送礦產至河口，此河口即在襄陽，可以通達長江，是爲澤襄鐵路初議之緣起。二十五年英寶使又以勘查襄陽至漢口水道不能通暢，商請改道，澤州鐵路欲在河南懷慶府與蘆漢銜接，渡河後折入安徽正陽關，以達江蘇江浦縣之浦口，改名懷浦鐵路。時有御史張荀鶴條奏鐵路改道辦法，亦以由懷至浦爲便。總理衙門覆奏謂遠跨豫皖，名爲緯路，實已斜亘南北，隱然增一幹路，殊屬窒礙難行，請旨飭臣妥籌辦理。二十八年拳匪事定，英使在外務部重申前議，福公司代理人哲美森來滬述其駐使之意，堅請商辦。臣以蘆漢應還本息，擔任甚重，設穿裂幹路斜行至浦，則長江下游客貨勢必攪奪淨盡，蘆漢無以自養，爭折數十次，哲美森知不可奪，願在懷慶銜接後多走幹路，從許州鄆城縣另造一路向南仍至浦口。告以英使所爭五路中，已有信陽至浦口一路爲英商怡和匯豐銀公司承辦，既願至鄆相接，不如仍循幹路而東，由信陽直至浦口，福公司與銀公司同是英商，當可合辦。詎英使仍堅執商議懷浦鐵路，或使中國任借洋款數百萬磅，或由彼自造奪我權利，將來轉運兩省礦產，彼可自便，實係專顧英商之利益，不顧華債之艱鉅。外務部與臣往返電商，總以有礙蘆漢，力持不允。逮二十九年五月英使重向外務部聲請，將已定之澤道鐵路由福公司代爲借款，仿照正太鐵路章程辦理，即在衛輝府與蘆漢幹路接聯。臣初猶堅執原合同福公司應自備款項造路，不應請中國借款收路。山西撫臣張曾敭悉心籌計，有不可許者八端，派道員志森赴滬協商，冀同駁阻。河南撫臣陳夔龍乘道口至清化將次告成，派道員韓國鈞與訂行車章程，禁止攬載礦產以外之貨物，悉未就範。在英使總以澤州至襄陽鐵路先經允准，今既不允，其另闢一路直至長江已屬萬分爲難，向部饒舌，並以就延過久，迭次函部電滬催訂合同。臣思山西商務局既誤給鑛利於前，鐵路總公司復代擔路債於後，卒之路成礦成皆屬英商之利，福公司且以晉鑛合同標題載明開鑛製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字樣，執定欲在鐵路合同載明，准其運鐵，意在就礦設爐，製鐵運售，此意尤惡。夫環球各國，類以煤鐵之豐歉，卜國勢之強弱，中國官商協力現以機爐煉鐵者祇漢陽一廠，然大冶鐵砂不及山西之富厚，一與接通幹路，卽照條約禁止內地設廠，而就礦開爐製鐵，轉運生鐵，以及分運鐵石煤焦運往江海商埠，煨煉

爭銷，皆足損礙中國鐵政，較正太之僅許修路者情形不同。且澤道經行之處，俱係瘠區，貨客稀少，工築艱鉅，必致養修之外不敷本息。仍將以上利病與哲美森痛切指駁，彼既因礦而及路，我即就路以製礦，羈輓之法，議就原訂之孟平澤路四屬內所有鐵礦暨煉鐵合同之煤並煉焦爐，統由中國合股開辦，仍由國家自設鑄化廠，凡各礦所出鐵砂，均須官廠冶煉成鐵，方准由火車裝運，並聲明所指各處煤礦，如亦願意合辦，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再行商議，挽晉省已失之利，防鐵路溢運之權，內外協力，前後爭持已及三載，實已無可再爭，此澤道鐵路合同未議條目以前，先與修改鑄章之曲折情形也。查福公司道口至清化鎮九十英里有奇，爲已成之路，借款收回，給價多少，應派員核實估工以爲斷。清化至澤州三十八英里爲未造之路，應俟鑛務開辦實有把握，另再續訂合同，不應於此時預籌借票，多擔本息。故名謂澤道鐵路合同，實則現議借款，祇敷收回道口至清化爲止。半年以來派華工程司候選知府詹天佑赴豫查帳勘工，一一確實，飭令齊冊赴京，由外務部加派左參議臣雷補同，邀同哲美森按照還議節略逐款磋商就緒，咨行臣奏明辦理。伏查現議借款合同二十一款，又行車合同十款，議借英金七十萬磅，五釐行息，九扣交付，實得英金六十三萬磅，約合華銀五萬兩左右。國家作保，鐵路作抵，除福公司已用工費並息銀磅虧查照帳冊應於售票項下撥還六十一萬四千六百磅，將道口至清化鐵路收回歸併外，餘剩之款，儘數留備行車經費。此項借票簽字後第十年起分二十年贖還，代辦行車期內餘利，提給二成。合同期滿歸總公司自行管理，用人行政總辦大臣有准駁稽核之權，機件材料先儘中國工廠承辦，福公司無論明暗不得讓售別國人民，亦不得假手別國之人辦理該路事務。設有違犯，總公司有權另招他公司接辦，福公司亦不得索償。此外條款悉係參酌正太鐵路合同辦法。另訂擬設山西鑄化廠並合辦礦務合同，與此約同時定議，一並簽押，礦路兼顧之中，實寓權利並收之意。合將現擬合同分別繕單恭呈御覽。俟奉旨批准由部咨行到臣，再行會同簽押，謹奏。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奉旨依議。

二、中國鐵路總公司與英國福公司商訂河南道清鐵路借款合同（註六）

第一款 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五月二十一號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訂立晉省之孟縣、平定州、潞安府、平陽府五處煤鐵合同，又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六月二十一號豫豐公司復與福公司訂立豫省懷慶左右黃河以北諸山各礦合同，該兩合同均經遵照光緒二十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九日

二五六

四年閏三月二十七日諭旨由總理衙門簽約准行在案。查該兩合同第十七條云，應准福公司稟明巡撫由礦地建造鐵路接至幹路，或即逕達水口。福公司前於一千九百零二年開辦豫省修武縣煤礦，並曾稟明豫撫准由礦地建造鐵路至衛河之水口，曰道口鎮。現經英國駐京大臣請將該路歸中國鐵路總公司辦理，與外務部商明由督辦大臣與福公司商訂合同。

澤道鐵路現分兩段，一由道口至清化鎮左近，計長九十零半英里。一由清化鎮至山西澤州左近，約長三十八英里左右。其道口一段由福公司承辦，現已將次完工，現在商訂合同，專為辦理此段鐵路起見。至由清化至澤州一段，現經商定且待福公司在澤州一帶定期開辦礦務後，再由督辦大臣與福公司另行續訂合同，籌款建造一切，按照此次所立道口至清化鎮鐵路章程及正太鐵路合同參酌辦理。

道口至清化鎮一段價值，連車輛，以及福公司已用之款，悉照華工程司所估之價，並查照憑單應付之款，係英金六十一萬四千八百磅，現為寬籌款項，俾於車務尚未暢行之時，作為辦理行車各事經費及借款利息，經督辦大臣訂為七十萬磅即借票七千張，每張一百磅，每年按五釐行息，名曰一千九百零五年中國國家河南鐵路五釐借款。

第二款

由以上之七十萬磅內發票六千八百二十九張，每張一百磅，照票面之數按九扣核算，合英金六十一萬四千六百磅，以還上云已用之資本。此票即於鐵路交與中國之日交福公司，其利息由發票之日起算。福公司當時將起初行車至交路之日止，所有未經載入估單內之創辦行車及預備陸續一切行車需用經費，開呈單據請總公司核算。其行車經費除將行車進款扣抵外，如有不敷之數，彼此議定各認一半。又由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一號至交路之日止，其資本應得利息共計若干，一並由餘剩之票一百七十一張內，仍照票面之數按九扣核算，付還福公司以上指說二款之數後，如尚有餘剩，則歸總公司備用。倘交路之後行車進項不敷按期發還本息，亦可向福公司續借。票內應刊之文，附錄本合同第一專條，由出使英國大臣代中國國家籤押。

息票應按票面所載數目核算，訂於每年西七月一號、正月一號在倫敦用金錢核付。

第三款

所有到期已付息票，應由福公司按照號數次序彙齊交中國出使大臣點收，其費由福公司認出。此項借款應計實票之第十年起，分二十年贖還。每年由倫敦福公司按照本合同所附之表，作為附件抽號拔還章程辦理。抽號之期，應在每年正月之第二個禮拜二日為第一次抽號之期，應在一千九百一十六年。

第四款

每次所有抽出票號，應刊布於四種日報中，由福公司出費。凡抽出借票，應照票面數目在下次應付利期上如數以金錢還清。應還借票當黏繳所有未到期之息票，倘有短缺，則即核計短缺者所值之數在應還之票本內如數扣除，借票利息即於所指還本之日停止計算。

第五款

已還借票應由福公司按序彙齊，交中國出使大臣點收，其費由該公司認出。在一千九百十六年以前中國國家不得擅增每年贖還借票之數，或將借款全數還清，或改借款之名。在一千九百十六年以後中國無論何時可將借款全數還清，福公司礦務期限未滿之前，不得將運載礦產之鐵路腳價苛增，以致福公司礦務生意有損。而福公司於總公司按照他路運腳公平議定以後，亦不得藉詞貶抑，致總公司拔付本利有礙。

第六款

所有應付息票及應還借票，當以英金核計，由倫敦福公司或該公司所派經理之銀行付給。

第七款

本合同所訂借款之付利還本乃由中國國家，自應以所有之進款擔保外，又經中國國家准中國鐵路公司言明以此段已成之鐵路進款，除一切辦公費用及行車各費外，其淨餘者當首先留備本借款付利還本之用，且此節辦法另載於中國鐵路總公司與福公司所訂之行車合同內，此合同與本合同聯合為一。

以上申明留備進款，乃專指息本一項之用，不得更改，至借款全數清還為止。

第八款

行車所得之實在餘利，由中國鐵路總公司點驗登記後，准福公司兌換金錢，務令中國國家及中國鐵路總公司大得便宜，所兌換者以足付下半年應付之款為度。此餘利仍接續提存倫敦福公司總行，至借款全數還清為止。所有每下半年之付款事宜，至少可於三個月前即有把握，凡各銀行代存此等款項，務

必代爲生息，俾於中國鐵路總公司極有利益，按照合同每半年付利還本或運費用錢各所需之數，當先期二十天於各銀行代存餘利之款內劃出開支。

第九款

中國鐵路總公司欲於此項借款表其結實可靠之意願，將此段已成之鐵路，作爲頭次抵押，給與本合同所訂借款之借票，即該鐵路及車輛料件行車進款是也。此等專行之抵押，是給與福公司由該公司代爲購執借票之人充受，如果中國鐵路總公司未能按照本合同所定條款辦理，福公司得在上文所指之鐵路及物業照行其一切應有之事權。

第十款

前條所載與中國國家原有責成如第七款內所載云云不相妨礙，設此段鐵路行車所得之實在餘利，由中國鐵路總公司付交福公司，於每次到期之三個月前兌換金錢，如有不敷應付借款本利，中國國家即應設法彌補，以足換金錢付還借款本利。倘有以上不敷情事，一經該公司知會中國國家於下半年付款之期前十四日，按照所需之數，以現款或他款付給福公司，俾得兌換金錢以湊應付之數。

第十一款

福公司於中國鐵路總公司，或中國國家所補湊款內，及按照前期所付之款，如數劃撥，以備下期應付之數。

第十二款

福公司並分任此項借款之銀行，中國國家按所付利息之數酬以用費，每百之二毫半，即每萬金磅給以二十五磅。又借票抽出還本，或因增還票數而提前還本，亦按所還之數酬以每百之二毫半。此項酬費係在行車之餘利內劃撥，如有不敷即由中國國家設法彌補。

第十三款

中國國家允認保全，並設法保全本合同所載借票應享利益，並允准借票及息票以及因此項借款所有進出之事，概行豁免稅捐。

第十四款

到期息票如五年內不來支取，其款則爲中國國家所得。至已經抽出應還借票，則以三十年爲限，凡執此借款借票之人身故後，該票即按其人本國繼業之例，由繼業者承受付利還本之事。不論時局和戰，均當照常辦理，並不論執票者爲友國或敵國之民，均當一律照付。

本借款借票倘有遺失被竊被毀等事，即須呈出憑據，中國國家如查得憑據可信，呈請者確係失票之人

，即當允准福公司另印借票補給，其費由公司出。

第十五款 中國國家應飭駐英京出使大臣，咨請並移送案據於倫敦之銀錢公會，使此次借款得在該處銀錢公會估價賣買。

第十六款 鐵路所用之地基，由借款項下付價，所購之地先由福公司將地主正契交總公司核查，總公司即照正契鈔冊，由該地管轄之地方官蓋印，存留總公司備案。仍將正契由總公司送交福公司收執，並於正契上面加蓋不得售賣抵押戳記。因合同期滿或借票贖完之後，須由福公司將原業交還總公司執業，是以合同期內，福公司不得將地契轉售或轉押轉抵與人。

第十七款 此路利權及合同，係與英國人福公司訂立，該公司務當按照本合同應允各款辦理，並不論明暗均不得讓售別國人民，其辦理該路事務，亦不得假手別國人民，如違犯此條，即由中國總公司另招他公司接辦，並辭退福公司。福公司亦無索賠補之事。

第十八款 以上所云不關礙他國人民購執福公司股份，或此次鐵路借款票，其轉相售賣與否，任執票者之便。此次核算已用各款內，有創辦測繪經費，並第二段亦已由福公司略勘，將來勘定如何，報明督辦大臣，其費用已付入第一段帳目之內。

第十九款 所有修理該路及行車需用機件材料，皆歸福公司代為定購，但該公司自當盡心辦理，並須及其公道，先當開單商准總公司督辦大臣，乃得發單往購。並經約明凡中國自能製造機件材料，一律料質價值，不向外國定購，其盛督辦所管轄之工廠礦局，更得應享儘先承購之利益，其質料價值按照在外國所購運到中國者一律核計。

所謂價值者，是外洋廠價之外，如運腳並保險是也。一切定購材料進口，並經入中國內地，均准免稅免釐。

第二十款 中國國家或中國鐵路總公司與福公司倘有爭執情事，由中國外務部大臣一員與英國駐京大臣評斷，倘以上兩位亦有意見不同，則由中國外務部大臣並駐京英國大臣，公同另請一公正人斷定。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十九日

二六〇

第二十一款 本約照繕兩分，一存中國鐵路總公司，一存福公司，倘有疑難之處，查對本約，以英文爲憑。

本約應經合例之人，奏請中國國家批准。俟批准後由中國外務部照會英國駐京大臣存案，以便福公司遵照上訂各款切實施行。以上應行各事於畫押一個月內均須照辦。

大清督辦鐵路大臣太子少保尚書銜前工部左堂盛押，大英前駐滬總領事官三等寶星福公司總理兼總代理人哲美森押。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三號訂於北京。

三、致福公司董事哲美森函（註七）

逕啓者，本年五月十八日、二十七日貴董兩次在本大臣京師公寓，會商道清鐵路合同第二款，倘交路之後，行車進款不敷按期發還本息，亦可向福公司續借等語。本大臣已准外務部商定，將來如果不敷，以不逾十萬磅爲限。其票存在鐵路總公司，不拘何時需用若干，於一月之前知照福公司，隨時分次發票收款，由總公司交存通商銀行，以便應用。將來如不需亦可用特布函聲明，即希查照見覆，以便作爲合同附件，一併存照。順頌日祉。
五月三十日。

四、福公司哲美森來函（註八）

敬復者，接准西七月一號來函，內載借款合同第二款續借一事，已准外務部商定以不逾十萬磅爲限，其票存在鐵路總公司，不拘何時需用若干，於一月之前知照福公司隨時分次發票收款等語。爲此作函奉覆，允准辦理，並聲明此項續款專備道清鐵路之用，其票仍照面載數目一律九扣付價。順頌日祉。五月三十日。

五、道清鐵路行車合同（註九）

中國鐵路總公司與英國福公司商訂河南道清鐵路行車合同，中國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盛，係奉國家特派。福公司總董兼總代理人哲美森訂定各款如下：

第一款

中國鐵路總公司奉中國國家允准委派福公司，由福公司派一行車總理，將道口至清化已成鐵路，代總公司調度經理行車生利。所派之人，福公司應先知照督辦大臣查核。

第二款

此段路工完成，由福公司稟請中國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驗收後，將行車事宜妥爲經理，所有行車應需車輛並種種工器傢具，以及日常周轉之資本，均預先備齊。福公司遵照本合同第一款選派之人代爲布置招僱人員，並於此等人員有撤革或遣散之權，及其薪水若干，當預先開單知照總公司督辦大臣乃行核定。嗣後如有更動，或增減薪水，亦須稟准督辦大臣。並定購行車養路修路應用之物，又按照承辦鐵路條款以定載運客貨價值，並收各項進款，支發行車應用經費，並中國鐵路總公司因此段鐵路公費以上種種修路行車各事宜，當預先由福公司或所派之代理人員稟商總公司督辦大臣酌奪而行。中國鐵路總公司有稽查出入款項極大之權，並委派監督收支核算，繙譯各人員會同各洋員辦理以行。上項所云稽查之事權，此監督收支各委員薪費，應在澤道車務局開支，而監督應會簽所有支發各項憑單帳據行車帳目，呈報總公司，一月一報，華洋文各一分，由華洋各員簽字爲憑。

行車總管及修路工程並各項人員，無論何國之人，如辦理不妥，或有品行不端，不遵約束，或侮慢地方官長，中國鐵路總公司可以飭令斥革，應於僱用洋人訂立合同時即行聲明。

所有應用中國人員，或辦修路工程，或充他項差使，應由中國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所派監督代選派定，送交行車總管照用，若未奉督辦大臣允准，無論何等中國人員永不得擅行聘用。

中國上海總公司之經費，自應在此段鐵路項下開支，一如盧漢鐵路辦法。

此段已成路工辦理行車之後，凡有添購車輛機器，或改良推廣軌道車站工程應用之款，均應在澤道車務局開支。至修養路工應行購定物件，當設法先儘中國工廠承辦，盛督辦所管轄之工廠礦局更得享較外國工廠礦局儘先承辦之利益，其價值章程應按照外國所辦運到中國者核計。

第三款

遇有軍務無論外侮內亂，此鐵路須先儘載運中國兵丁餉械及軍營用物，然後方及商家。此項載運車價，應行減半，並聽總公司督辦大臣專命而行。

凡與中國國家有損之物件，皆不得用此鐵路，如遇災異贖濟之物，准給半價運載。

凡中國政府或地方官長緊要差事，應由火車往來，車務處與總公司督辦大臣所派之監督妥商辦理，至應發各項免收車價之票，亦應由該監督會同簽字。

第四款

在行車所得實在餘利之內，除行車各項開銷外，福公司提款若干，以備每半年至少三個月前應付中國國家本借款利息與本銀之用。

此項提款須至本借款全數清還後方行停止。每月所提之款，即交福公司或該公司所指派之銀行，由該公司或該銀行將交來之款，以最好之匯價兌換金錢，以備付利還本之用，仍須隨時稟報督辦大臣。倘所交此項提款已足換金備付利息本銀，福公司即在盈餘項下提出十成之一，作為公積，以備大修小修，藉保行車一無阻礙。其所餘之款，即由福公司統交中國鐵路總公司。

本借款如按下列之款清還，則福公司或其經理之人即當將全路以及機器一切車輛完全妥善照常行駛，點交中國鐵路總公司督辦大臣所派之監督收管。

第五款

本行車合同自簽押之日起以三十年為期。

惟期限已屆，而本借款尚未全數清還，自應再行轉緩。全數借款一日未清，則期限須接連轉緩，如未到期滿之前借款即已清還，則本行車合同即於借款全數清還之日銷廢。

第六款

在福公司代辦行車期內，中國鐵路總公司准將此段鐵路所得餘利，於每年公司結帳之時，提十成之二以酬福公司。此餘利係指除攤還各借利息本銀應需之款之外而言。

第七款

中國國家或中國鐵路總公司與公司有爭執情事，仍按照借款合同第二十款辦理。

第八款

設遇行車進款不敷開銷，中國鐵路公司自應籌款彌補，俾得照常行車。但此彌補之款，應作為中國鐵路總公司暫墊，一俟行車進款除經費外得有贏餘，即當清還中國鐵路總公司。

第九款

此段鐵路所需行車及修養路工之一切物料，如從外國運來，當免其完納關稅釐金。

第十款

本合同照繕兩分，一存中國鐵路總公司，一存福公司，遇有疑惑或歧異之處，以英文為憑，藉資剖解本合

同。由合例之人請中國國家批准，既蒙批准，即由中國外務部備文照會英國駐京大臣。

大清督辦鐵路大臣太子少保尚書銜前工部左堂盛押，大英前駐滬總領事官三等寶星公司總董兼總代理人哲美森押。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西曆一千九百零五年七月三號訂於北京。

六、道清鐵路行車合同附件——福公司哲美森來函（註一〇）

敬啓者：查行車合同第二款，所有鐵路聘用人員，應於合同內訂明，如辦事不謹，或品行不端，或侮慢地方官長，均可撤退等情。今請俟後日訂立合同時一律照辦，現在布發傳單，通知在事各員，告以此條照行可也。彼等合同早經訂定，未便更改，好在其年限長者不過二三耳。此頌日祉。五月三十日。

七、外部咨盛大臣文（註一一）

爲咨行事，案查澤道鐵路，前經本部督同詹守與福公司總董哲美森照原送帳冊詳加查核，將借款數目彼此訂明，飭守回滬銷差，鈔錄問答咨覆，並聲明其餘各項按照簽出各條逐一議議，一俟議妥再行續達，等因在案。經本部迭次與哲美森詳細磋商，所有此項合同，並鎔化廠條款，應行商改之處均已確議就緒，相應鈔錄迭次問答並合同底稿，暨鎔化廠條款，咨行貴大臣查核，即行奏明辦理可也。須至咨者。正月二十六日。

美使牒清外務部，以廣埔鐵路有礙合興公司利權，請飭停築

督辦閩粵農工路續大臣張弼士侍郎，擬由廣州府至黃埔口建造鐵路，而美國合興公司出而抗拒，謂按照原約第三款內載，嗣後有由粵城續路到海濱之權，不應令別項公司興修，須俟合興公司一切利權交涉清楚，再行酌議。因由駐華美使照會清外務部，請轉告張侍郎暫不開工。（註一二）

清庫倫辦事大臣電請外務部照會俄使，飭禁俄人假道庫倫，轉運車輛。

清庫倫辦事大臣延祉電致外務部略稱：自二月初十以來，屢有俄人自恰克圖轉運車輛來庫，不服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日

二六四

驗，當經商駐庫俄領事禁阻。不料近日來車更多，請照會該使飭禁。（註二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三。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三。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二—一三。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三。

註五：「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一—四。

註六：「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四—一。

註七：「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一一。

註八：「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一二。

註九：「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二—一六。

註一〇：「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一六。

註一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一六。

註一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四。

註一三：「東方雜誌」，卷二，五期，軍事，頁二四四。

二十日（四月二十四日）

清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奏請派使專駐荷蘭，兼充公斷署

專員。

孫寶琦奏云：

「外交日亟，宜切實仿訂公斷條約，勉附列國公法，將來遇有交涉相持不決者，俱可交和（荷）京公斷衙門，秉公覈奪，並請派使專駐和（荷）蘭，兼充公斷署專員，以資聯絡，藉收遠效。」（註一）

清外務部與各國公使議定賠款辦法。

各國賠款辦法，現由外務部與駐華各使議定，共計四條。

(一) 前三年鎊虧，以和約關平八百萬兩清還，議定後限十五日內用電匯票逕付各國。此八百萬兩自西曆本年正月一號起，仍計年息四釐，至付清日止。

(二) 此次議定後，即將各國分票畫押。

(三) 以後每年應付本息，仍按月攤還，每逢西曆月底付款，由付款日起扣同年息四釐，至六箇月期限滿日止。惟還款須各用其本國金錢，或按倫敦市價合銀，或以金錢期票，或以電匯票，聽各國自擇。其期票、電匯票中國不拘在何處及何銀行，任便自購逕付各國。

(四) 西曆本年已付之銀，仍由銀行在滬繳還中國，照新定辦法再付各國。從再付日起，照扣四釐息。

以上條款屢經更改始定，所謂和約關平銀八百萬兩，係照約載易金定數核算，名為銀而實則金，此八百萬兩，戶部擬以借定匯豐之款分撥，不敷之數，由滬道撥付。(註二)

清廷從伍廷芳、沈家本等奏請，將律例內重刑凌遲、梟首、戮屍三項，永遠刪除，凡死刑至斬決為止。

清廷諭內閣：

「伍廷芳、沈家本等奏，考訂法律，請先將律例內重刑變通酌改一摺，我朝入關之初，立刑以斬罪為極重。順治年間，修訂律例，沿用前明舊制，始有凌遲等極刑，雖以懲儆兇頑，究非國家法外施仁之本意。現在改定法律，嗣後凡死罪至斬決而止。凌遲及梟首戮屍三項，著即永遠刪除。所有現行律例內凌遲斬梟各條，俱改為斬決。其斬決各條，俱改為絞決。絞決各條，俱改為絞監候入於秋審情實。斬監候各條，俱改為絞監候。與絞候人犯仍入於秋審，分別實緩辦理。至緣坐各條，除知情者仍治罪外，餘著悉予寬免。其刺字等項，亦著概行革除。此外當因當革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日

二六六

，應行變通之處，均著該侍郎等悉心甄採，從速纂訂，請旨頒行，務期酌法準情，折衷至當，用副朝廷明刑弼教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註三）

附錄：伍廷芳等奏請刪除刑律內凌遲、梟首、戮屍三項摺（註四）

光緒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奉上諭：現在通商事益繁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爲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等因。欽此。仰見聖謨宏遠，欽佩莫名。當經臣等酌擬大概辦法，並遴選諳習中西律例司員，分任纂輯，延聘東西各國精通法例之博士律師，以備顧問。復調取留學外國卒業生，從事繙譯，請撥專款，以資辦公，刊刻關防，以昭信守各等因，先後奏明在案。計自光緒三十年四月初一日開館以來，各國法律之譯成者，德意志曰刑法，曰裁判法；俄羅斯曰刑法；日本曰現行刑法，曰改正刑法，曰陸軍刑法，曰海軍刑法，曰刑事訴訟法，曰監獄法，曰裁判所構成法，曰刑法義解。校正者，曰法蘭西刑法。至英、美各國刑法，臣廷芳從前游學英國，夙所研究，該二國刑法，雖無專書，然散見他籍者不少，飭員依類輯譯，不日亦可告成。復令該員等比較異同，分門列表，展卷瞭然，各國之法律，已可得其大略。臣等以中國法律，與各國參互考證，各國法律之精意，固不能出中律之範圍，第刑制不盡相同，罪名之等差亦異，綜而論之，中重而西輕者爲多。蓋西國從前刑法，較中國尤爲慘酷，近百數十年來，經律學家幾經討論，逐漸改而從輕，政治日臻美善。故中國之重法，西人每皆爲不仁，其旅居中國者，皆藉口於此，不受中國之約束。夫西國首重法權，隨一國之疆域爲界限。甲國之人僑寓乙國，即受乙國之裁判，乃獨於中國不受裁判，轉予我以不仁之名，此亟當幡然變計者也。方今改訂商約，英、美、日、葡四國，均允中國修訂法律，首先收回治外法權，實變法自強之樞紐。臣等奉命考訂法律，恭繹諭旨，原以墨守舊章，授外人以口實，不如酌加甄採，可默收長駕遠馭之效。現在各國法律，已得其大凡，即應分類編纂，以期尅日成書，而該館員等僉謂宗旨不定，則編纂無從措手。臣等竊維治國之道，以仁政爲先，自來議刑法者，亦莫不謂裁之以義，而推之以仁。然則刑法之當改重爲輕，固今日仁政之要務，而即修訂之宗旨也。現行律例，款目極繁，而最重之法，亟應先議刪除者，約有三事：

一曰凌遲、梟首、戮屍。查凌遲之刑，唐以前無此名目，始見於遼史刑法志。遼時刑多慘毒，其重刑有車轢、擲諸名，而凌遲列於正刑之內，宋自熙寧以後，漸亦沿用。元、明至今，相仍未改。梟首在秦、漢時，惟用諸夷族之誅，六朝梁、陳、齊、周諸律，始於斬之外別立梟名。至隋而刪除，其法自唐迄元，皆無此名，今之斬梟，仍明制也。戮屍一事，惟秦時成蟜軍反，其軍吏皆斬戮屍，見於始皇本紀，此外無聞，歷代刑志，並無此法，明律亦無戮屍之文。至萬曆十六年，始定此例，亦專指謀殺祖父母、父母者而言，國朝因之，後更推及於強盜案件，凡斬梟之犯監故者，無不戮屍矣。凡此酷重之刑，同所以懲戒凶惡。第刑至於斬，身首分離，已爲至慘，若命在頃忽。茲醢必令備嘗，氣久消亡，刀鋸猶難倖免，揆諸仁人之心，當必慘然不樂，謂將以懲本犯，而被刑者魂魄何知。謂將以警戒衆人，而習見習聞，轉感召其殘忍之性，故宋眞宗時御史臺請鬻剛殺人賊，帝曰五刑有常刑，何爲慘毒也。陸游嘗請除凌遲之刑，亦謂肌肉已盡，而氣息未絕，肝心聯絡，而視聽猶存，感傷至和，虧損仁政，實非聖世所宜遵。隋時頒律詔云，梟首義無所取，不益懲肅之理，徒表安忍之懷，洵皆仁人之言也。且刑律以唐爲得中，而唐律並無凌遲、梟首、戮屍諸法，國初律令重刑，惟有斬刑準以爲式，尤非無徵，擬請將凌遲、梟首、戮屍三項，一概刪除，死罪至斬決而止。凡律內凌遲、斬梟各條，俱改斬決，斬決俱改絞決，絞決俱改絞候，入於秋審情實，斬候俱改絞候，與絞候人犯，仍入於秋審，分別實緩，將來應否酌量變通，再由臣等妥議核定。或謂此等重法，所以處窮凶極惡之徒，一旦裁除，恐無以昭炯戒。顧有唐三百年不用此法，未聞當日之凶惡者獨多。且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方五十八，其刑簡如此。乃自用此法以來，凶惡仍接踵於世，未見其少，則其效可睹矣。化民之道，固在政教，不在刑威也。

一曰緣坐。緣坐之制，起於秦之參夷及收司連坐法，漢高后除三族令，文帝除收孥相坐律，當時以爲盛德，惜夷族之誅，猶間用之，故魏、晉以下，仍有家屬從坐之法。唐律惟反叛惡逆不道，律有緣坐，他無有也。今律則姦黨交結近侍諸項，俱緣坐矣，反獄、邪教諸項，亦緣坐矣，一案株連，動數十人，夫以一人之故，而波及全家，以無罪之人，而科以重罪。漢文帝以爲不正之法，反害於民。北魏崔挺嘗曰，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膺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其言皆篤論也。罰弗及嗣，虞書所美，罪人以族，周書所譏。今世各國，咸

主持刑罰止及一身之義，與罪人不孥之古訓，實相符合，洵仁政之所當先也。擬請將律例緣坐各條，除知情者仍治罪外，其不知情者，悉予寬免，餘條有科及家屬者准此。

一曰刺字。刺字乃古墨刑，漢之黥也。文帝廢肉刑而黥亦廢，魏、晉、六朝雖有逃奴劫盜刺字之文，旋行旋廢，隋、唐皆無此法，至石晉天福間始創刺配之制。相沿至今，其初不過竊盜逃人，其後日加繁密，刺事由，刺地名、刺改發，有例文不著而相承刺字者，有例文已改而刺字未改者，其事極為紛糅，在立法之意，原欲使莠民知恥，庶幾悔過遷善，詎知習於爲非者，適予以標識，助其凶橫，而偶罹法網者，則黥刺一膺，終身侮辱。誠如宋志所謂，面目一壞，誰復顧惜，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也。夫肉刑久廢，而此法獨存，漢文所謂刻肌膚痛而不德者，正謂此也。未能收弼教之益，而徒留此不德之名，豈仁政所宜出此。擬請將刺字款目，概行刪除。凡竊盜皆令收所習藝，按罪名輕重，定以年限，俾一技能嫻，得以餬口。自少再犯三犯之人，一切遞解人犯，嚴令地方官認真簽差押送，果能實力奉行，逃亡者自少也。

以上三事，皆中法之重者，參諸前人之論說，既多議其殘苛，而考諸今日環球各國，又皆廢而不用，且外人皆議中法之不仁者，亦惟此數端爲最甚，此而不思變通，則欲彼之就我範圍，不猶南轅而北轍乎。查各國修訂法律，大率於新法未布，設單行法，或淘汰舊法之太甚者，或參考外國之可行者，先布告國中，以新耳目。是以略採其意，請將重法數端，先行刪除，以明示天下宗旨之所在。此外或因或革，端緒繁多，俟臣等隨時釐訂，陸續奏聞。惟更張之始，度必有議其後者，竊思法律之爲用，宜隨時運爲轉移，未可膠柱而鼓瑟，昔宋咸平時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史志稱之。我朝雍正、乾隆年間，修改律例，於康熙時現行條例，刪汰不知凡幾，即臣等承詔之初，亦以祖宗成憲，未敢輕議更張，第環顧時局，默驗將來，實不敢依違模稜，致令事機坐失。近日日本明治維新，亦以改律爲基礎，新律未頒，即將磔罪、梟首、籍沒、墨刑先後廢止，卒至民風丕變，國勢殷駸日盛，今且爲亞東之強國矣。中、日兩國政教同、文字同、風俗習尚同。借鑑而觀，正可無庸疑慮也。伏維我皇太后、皇上深念時艱，勤求上理，特詔考訂法律，期於通行中外，法權漸可挽回，用敢擇其至要者。披瀝上陳，倘蒙俞允，並請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俾天下曉然於朝廷宗旨之所在，而咸欽仁政之施行，一洗從前武健嚴酷之習。即宇外之環伺而觀聽者，亦

莫不悅服而景從，變法自強，實基於此。

清修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奏設法律學堂。

清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等奏：交涉日繁，擬請在京師專設法律學堂，考取各部屬員，入堂肄業，畢業後，派往各省佐理新政，並酌擬辦法三端。又奏：請在各省課吏館內，添設仕學速成科，講習法律，以造就已仕人才，均下學務大臣議。尋奏：均應准如所請。惟將來專科畢業，人才日出，應酌議歸併，以節經費而符定章。（註五）

附錄：修訂法律大臣伍、沈會奏請專設法律學堂摺（註六）

竊臣等奉命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開館以來，與編譯各員旦夕討論，深慮新律既定，各省未豫儲用律之才，則徒法不能自行，終屬無補。當此各國交通情事萬變，外人足迹徧於行省，民教齟齬，方其起釁之始，多因地方官不諳外國法律，以致辦理失宜，釀成要案。將來鐵軌四達，雖腹地輿區，無異通商口岸，一切新政，如路礦商標稅務等事，辦法稍歧，詰難立至，無一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然則弭無形之患，伸自主之權，利害所關，匪細故也。至於查照通商條約，議收治外法權，尤現在修律本意，亟應廣儲裁判人材，以備應用。查學務大臣奏定學堂章程內，列有政法科大學，然須豫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學生升入，現在豫科甫設計，專科之成，為期尚遠，進士仕學等館，其取義在明澈中外大局，於各項政事皆能知其大要，法律僅屬普通科學之一，斷難深造，出洋遊學畢業法科者雖不乏人，而未諳中國情形，亦多扞格。伏思為學之道，貴具本原，各國法律之得失，既當研厥精微，互相比較，而於本國法制沿革，以及風俗習慣，尤當融會貫通，心知其意。兩漢經師多嫻律令，唐宋取士皆有明法一科，在古人為援經飾治之徵符，在今日為內政外交之樞紐，將欲強國利民，推行無阻，非專設學堂多儲人材不可。日本變法之初，設速成司法學校，令官紳每日入校數時，專習歐美司法行政之學，昔年在校學員，現居顯秩者頗不乏人，宜略仿其意在京師設一法律學堂，考取各部屬員，在堂肄習，畢業後派往各省，為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開辦之始，暫由臣等經理，俟新律告竣，再行請旨派員專司其事。不揣固陋，謹擬辦法三端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日

二七〇

，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一曰定課程。查大學堂章程內法律學門所列科目，其主課爲法律原理學、大清律例要義、中國歷代刑律、中國古今歷代法制考、東西各國法制比較、各國憲法、各國民法及民事訴訟法、各國刑法及刑事訴訟法、各國商法、交涉法、泰西各國法，其補助課爲各國行政機關學、全國人民財用學、國家財政學，頗爲賅備。卽照所定學科酌量損益，分延中外教習，逐日講授。惟大學堂章程係四年畢業，擬多加授課鐘點，改爲三年畢業。另立速成科，習刑律訴訟裁判等法，限一年半畢業。

一曰籌經費。常年經費如堂舍租金、教習薪水暨購買書籍、器具，飲食雜用等項，力求撙節，每年約需銀四萬兩。值此庫儲支絀，不敢請撥部款，應由各省督撫分籌撥濟，大省約解三千兩，中、小省約解二千兩，便可集事，分之見少，在各省尙不甚難。此項畢業學員，日後專爲各省辦事，現在育才之費，仰給羣力，於義亦合。至開辦經費約需銀三萬兩，請歸戶部籌撥。

一曰廣任用。近日仕途狼狽，各省候補人員，文理未通者指不勝屈，雖有課吏館之設，而督撫事繁，未能躬親督察，幾至有名無實。遇有要政，本省無可用之人，不得不調諸他省，在平日已有乏才之患，將來新律頒行，需才更亟，非多得曉律意者不能行之無弊，應將學律各員，於畢業後請簡派大臣詳加考驗，分別等差，其列優等者交部帶領引見，按照原官品級，以道府、直隸州、知州、知縣等官請旨錄用。庶幾學適於用，用其所學，於時政殊有裨益。

以上三端，僅舉其大概，如蒙俞允，再由臣等詳擬章程，恭候欽定。謹奏。

按：「東方雜誌」列於四月初一日，今從「清德宗實錄」列於三月二十日。

法使至清外務部，聲明法國艦隊已在廣州灣之小都灣及洛修島與黎都等海面警備，保護中立。（註七）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七期，財政，頁一二八。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三。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〇七。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四。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八期，教育，頁一七二。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六。

二十一日（四月二十五日） 清修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奏請飭禁止刑訊拖累變通

笞杖辦法，並清查監獄羈所。清廷准如所請。

清廷諭內閣：「昨據伍廷芳、沈家本奏議覆恤刑獄各條，請飭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並清查監獄羈所等條，業經降旨依議。惟立法期於盡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實心，力除壅蔽，庶幾政平訟理，積習可回。頗聞各省州縣，或嚴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動輒株連，傳到不即審訊，任聽丁差蒙蔽，擇肥而噬，拖累羈押，凌虐百端，種種情形，實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原以矜恤庶獄，務伸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誥誡，著該督撫等嚴飭各屬，認真清理，實力遵行，仍隨時詳加考察。儻有陽奉陰違，再蹈前項弊端者，即行從嚴參辦，毋稍迴護瞻徇，其各勤求民瘼，盡心獄訟，用副朝廷恤下省刑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註一）

附錄：伍廷芳等奏請禁止刑訊摺（註二）

據刑部咨稱：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間，准政務處咨，原任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會奏變法第二摺，恤刑獄一條，現在修改刑律，足資考證，摘錄原奏，咨行刑部查照，相應轉咨修訂法律大臣，酌核辦理等因前來。臣等查該督等原奏內稱，獄為生民之大命，結民心，禦強敵，其端皆基於此。我朝大清律例，較之漢、隋、唐、明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

二七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

二七二

律，其仁恕寬平，相去霄壤。徒以州縣有司，實心愛民者不多，於是濫刑株累之酷，囹圄凌虐之弊，往往而有。外國人來華者，親入州縣之監，旁觀州縣之間案，疾首蹙額，譏爲賤視人類，驅民入教，職此之由等語，係屬實在情形。是欲固民心，非恤刑獄不可。恤刑獄共分九條，除禁訟累一條，重在裁革書吏，業經欽奉諭旨，通飭遵行。教工藝改罰鍰二條，前經刑部另行奏准，通行各省。恤相驗一條，應由刑部奏明辦理。省文法一條，寬減處分，事隸吏部，應俟會同吏部酌核辦理外。其省刑責，重衆證，修監羈，派專官四條。臣等謹就該督等所奏，悉心核議。查原奏省刑責條內，據稱敲扑呼號，血肉橫飛，最爲傷和害理，有悖民牧之義。夫民雖犯法，當存哀矜，供情未定，有罪與否，尙不可知，理宜詳慎。況輕罪一眚，日後仍望其勉爲良民，更宜存其廉恥，擬請以後除盜案、命案，證據已確而不肯認供者，准其刑嚇外，凡初次訊供時及牽連人證，斷不准輕加刑責。其笞杖等罪，酌量改爲羈禁，或數日或數旬，不得凌虐久繫等語。臣等查笞杖仿於虞書鞭扑，不過以示薄懲，故律內杖罪至一百而止，其刑本輕，厥後變本加厲，問案率用刑訊，動輒盈千累百，血肉濺飛，誠如原奏所云，最爲傷和害理。居今日而欲救其弊，若僅宣言禁用刑訊，而笞杖之名，因循不去。必至日久仍復弊生，斷無實效。然遽如原奏改爲羈禁數日數旬，立法過輕，又不足以示懲警。臣等公同酌議，擬請嗣後除罪犯應死，證據已確而不肯供認者，准其刑訊外，凡初次訊供時及徒流以下罪名，概不准刑訊，以免冤濫。其笞杖等罪，仿照外國罰金之法，凡律例內笞五十以下者，改爲罰銀五錢以上，二兩五錢以下，杖六十者，改爲罰五兩，每一等加二兩五錢，以次遞加，至杖一百，改爲罰十五兩而止，如無力完納者，折爲作工，應罰一兩，折作工四日，以次遞加，至十五兩折作工六十日而止。旗人有犯，照民人一律科斷。至此項罰金，折爲作工之犯，嗣後即應按照新章，收所習藝。惟查刑部前經奏准，通行各省。設立罪犯習藝所。迄今時逾兩年，除直隸、河南、山東、雲南業經奏明辦理外，其餘各省，皆未據奏報，實屬不成事體。相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將軍、都統，迅將罪犯習藝所一律辦齊，毋任再延，致誤要政。並請飭下順天府五城，一體設立習藝所，收拘輕罪人犯，以歸畫一。其開辦詳細章程，應由該衙門自行奏明辦理。又查原奏重衆證條內，據稱外國問案，專憑證人，衆證既確，即無須本犯之供。然外國問案有專官，刑律少死罪，監獄不苦，故有確證者即不肯狡供。且警察之法最密，平日之良莠蹤跡，一一周知，故證據多，問案皆係列坐，證人亦從不管押，故證人易，中國

州縣事煩，素無警察，而刑罰較嚴，出入甚鉅，旁人多不肯作證，本犯自必圖倖免，此刑求拖累之所由來也。今惟有申明定例一法，可以稍救此弊。查律載衆證明確，卽同獄成，不須對問，然照此斷擬者，往往翻控，非誣問官受賄，卽詆證人得贓，以故非有確供，不敢詳辦。於是反覆刑求，則有拷掠之慘，多人拖累，則有瘦斃之冤。請以後斷案，除死罪必須有輪服供詞外，其軍流以下罪名，若本犯狡供，拖延至半年以外者，果係衆證確鑿，其證人皆係公正可信，上司層遞親提覆訊，皆無疑義者，卽按律定擬奏咨立案，如再京控上控，均不准理等語。臣等查外國案以認定，中國案以供定，中外情形不同，近來各州縣遇有狡供之犯，輒非刑拷掠。慘不忍聞，其或犯供忽認忽翻，案懸莫結，必至妨廢多家之生業，牽連無數之旁人，迨犯供輪服，而拖斃者已纍纍矣。況乎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且恐有畏刑誣服者，供以刑求，流弊滋多。例內本有實在刁健堅不承招，如犯該杖罪以上，取具衆證明文，原奏所稱，惟有申明定例，可以補救其弊等語，俱爲確切之論。夫既非死罪，又有衆證，兼有覆勘，案情斷不至全行顛倒。倘再翻控，希圖拖累，實爲刁健之尤，誠不可不杜其漸。臣等公同酌議，應如該督等所奏，嗣後斷案，除死罪必須取具輪服供詞外，其徒流以下罪名，若本犯狡供不認，果係衆證確鑿，其證人皆係公正可信，上司層遞親提覆訊，皆無疑義者，卽按律定擬奏咨立案。如再京控、上控，均不准理。似此則聽訟不用刑訊，無辜免受拖累。抑臣等更有請者，欲清訟源，非切實舉行警察不可。警察行之如善，不特除奸禁暴，可以消患未萌，抑且平日之良莠若何，行蹤若何，莫不周知。原奏謂外國警察之法最密，故證據多，誠非虛語，然必須實力奉行，方不至外貌徒襲。相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嚴飭所屬，認真辦理警察，漸次推廣，庶於地方大有裨益，而訟獄亦可日見稀少矣。又查原奏修監羈條內，據稱州縣監獄之外，又有羈所，狹隘污穢，凌虐多端，時疫傳染，多致瘦斃，仁人不忍睹聞，等之於地獄，外人尤爲痛詆，叱之以番蠻。夫監獄不能無，而酷虐不可有，宜令各省設法籌款，將臬司府廳州縣各衙門內監外監。大加修改，地面務要寬敞，房屋務須整潔，優加口食及冬夏調理各費，禁卒凌虐，隨時嚴懲。至羈所一項，所以管押竊賊地痞及案情干涉甚重，而供情未確，罪名未定，保人未到者。定例雖無明文，而各省州縣無處無之，蓋此等案犯，若取保則什九潛逃，交差則勒索更甚，其勢不能不設羈所，蓋卽本雍正三年刑部尚書勵廷儀所奏，外監以居見羈輕罪之意，擬請明定章程，各處羈所，務須寬整潔淨，不准虐待，亦不准多押。至待質者歸入候審

所，各省多已設立，其餘差帶官店等事，務須禁絕。此事之實辦與否，有房屋可驗，不能掩飾等語。臣等查例內載明，牢獄禁繫囚徒，鎖鑰常須洗滌，席薦常須儲置，冬設暖床，夏備涼漿，日給食米一升，冬給絮衣一件，病給醫藥，定制之初，實屬矜恤周至。無如府廳州縣，舉行不力，任令典守者恣情剋扣，肆意凌虐，以致百弊叢生，莫可究詰。至監內房屋，類皆偏窄湫隘，夏則人多穢積，疫癘頻生，冬則嚴寒裂膚，凍餒交迫，瘵斃相繼，冤苦莫伸。又復私設班館等項，拘押干連人證及輕罪人犯，其酷虐與牢獄如出一轍。該督等洞悉情形，故原奏於監獄之弊，挾摘無遺，自非改弦更張，切實整頓，不足以收實效。應如所奏，請旨飭下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設法籌款，將臬司府廳州縣各衙門內監外監，一律大加修改，地面務須寬敞，房屋務宜整潔，一洗從前積弊，並優加口食及多夏調理各費，以示體恤。禁卒人等，倘有凌虐情弊，即行從嚴懲治。至羈所一項，既據該督等奏稱，各省州縣無處無之，與其空懸厲禁，致各直省陽奉陰違，何如明定章程，尙可以隨時考察，亦應如所奏。嗣後羈所，務須寬整潔淨，不准虐待，亦不准多押，違者比照凌虐罪囚及淹禁律，分別加等治罪。其臬司提案候審者，歸入待質公所，此外如差帶官店食餉班館等名，一律嚴行禁絕，再各該省監羈修改完竣之後，應由各該督撫派委委員，分投查驗確實，如有空言塞責，或敷衍了事，即一面罰令該府廳州縣改修，一面參處，並令將修改查驗情形，詳細奏明，咨報刑部，以備稽考。庶此後監羈頓改舊觀，而民命無虞淹斃矣。又查原奏派專官條內，據稱監羈一事，固須屋宇廣潔，尤須隨時體恤，禁絕凌虐，必有專官司之，方有實濟。吏目典史，卑於州縣，不能考察，各府皆有同知通判，所司清軍鹽捕水利等事，久成具文，一無實事，按今之通判，宋亦名通判，或名簽判，謂之推官，皆兼管獄囚訴訟。擬請著爲定章，每府即派實缺同知專司稽察各屬監羈之事，同知不同城者，派同城通判，每兩個月內徧赴所屬外縣稽察一次。同城兼有同通者，兩員分往，一月稽察一次，同城縣監，十日稽察一次，如監獄未善，凌虐未禁者，准其據實稟明督撫臬司，比照濫刑例參處。稽察府監，責成本道，司監由督撫隨時委員稽察等語。臣等查例載，府廳州縣有監獄之責者，除照向例設立循環簿，填註每日出入監犯姓名，申送上司查閱外，並令與專管監獄吏目典史等官，各將監獄人犯，填註案由監禁年月，造具清冊，按月申送該管守巡道查核。如有淹禁濫禁情弊，即將有獄官隨時參處，仍令該道因公巡歷至府廳州縣之便，親提點驗，如有填註隱漏者，將有獄管獄官一併參處，並令該道每季

將清冊彙送督撫臬司查核。若府廳州縣有淹禁濫禁情弊，該道未行揭報，經督撫查出，或別經發覺，將該道一併交部議處等語。定例本極周密，無如府廳州縣奉行不力，日久視為具文，其有濫禁淹禁及凌虐情弊，該管巡道亦習而忘之，而大吏更無從知覺，無怪監獄之弊，日積日深，至該道因公巡歷，親提點驗，更屬事不恆有，例成虛設，亟應酌量變通，特派專官，以司考察，另設專條，以資遵守。應如該督等所奏，嗣後每府即派實缺同知，專司稽察各屬監羈之事，同知不同城者，派同城通判，每兩個月內偏赴所屬外縣稽察一次，同城兼有同通者，兩員分往，一月稽察一次，同城縣監十日稽察一次，如有監羈未善凌虐未禁者，准其據實稟督撫、臬司，比照濫刑例參處。稽察府監，責成本道司監，由督撫隨時委員稽察。惟立法期於詳備，務須力求實際，方能日起有功，全在各該督撫、臬司認真經理，嚴飭所屬各府同知、通判，切實考察，以專責成。並令該同通將每月每次稽察各縣監羈，有無淹禁濫押及凌虐情弊，逐一詳細註明，按半年申報該督撫、臬司查核。倘該同通稽察不實，及徇隱不舉者，即據實一併參處。上司各官，不即奏參，照徇庇例議處，仍令年終彙報刑部，以備稽察。似此則獄囚咸沾實惠，而積弊可期廓清矣。以上四條，臣等按照原奏，悉心核議，如蒙俞允，即通行各省一體遵照辦理。再此次修訂律法，頭緒紛繁，所有訴訟、裁判、監獄諸法，如有未盡事宜，應隨時參酌奏明辦理。

清北洋常備軍准照定章三年期滿者，均退伍為續備兵。

北洋常備兵第一次退伍改為續備兵條例如下：

帶送條例

- 一 常備目兵退伍時，由官長帶送回籍，途中休息飲食及住宿處所，皆由官長主持，各兵不得自專。
- 二 各兵退伍，通發本月正餉，下一月即照續備兵餉章給發，回里時由帶送之員請領川資，每兵每日給銀一錢。
- 三 沿途有患病不能行動者，由該地方官備車載送，歸帶送之員付價。
- 四 在途有滋擾情事，照軍法分別嚴懲。
- 五 護送至本籍，交該駐弁及地方官點驗。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一日

二七六

六 目兵退伍時，將現穿官發軍衣及自製軍衣，由本營驗明，均於裏面打蓋戳記，以便考查。

駐弁條例

一 各處駐弁名為隊官，現無常備兵退職之員充當，擬先在排長、司務長內挑選年齒稍長，或身體稍弱，或兵學略遜者，酌量委用。每隊官五員，即選派管帶一員，節制一切。

二 隊官駐各州縣，管帶駐各府直隸州治及適中大縣地方，以期有事調遣，易於聯絡。至各官薪公及書識護勇伙夫，悉照常備軍制減成開支，另有詳章。

三 每州縣官兵百名以上，即派一隊官管轄，有二百名以上者，即加派一員，不及一百名者，酌量并管。若并管縣分過多，即酌添排長一員，適中分駐，幫同隊官料理。

四 各府直隸州統計屬內所有續備兵區，即按縣依次編為第一、第二等隊，以次遞推。

五 官兵月餉由餉局籌發，每月初一發餉一次，由隊官會同地方官按名點給。若謀業遠出，或有故不能親到者，須先行稟明，准其父母伯叔兄弟妻子持執據代領。

六 各兵所需軍裝槍械，由各府州縣會同兵官，按所屬兵數，稟請彙存州縣各庫，歸地方官保存，歸隊官經理檢查。

七 每年操法由教練處議定頒發，通知各隊官督率操練，合操時另行派員教導。

八 地方有彈壓緝匪等事，若該處兵力不足，准由地方官會同隊官調遣續備兵，其有執業難離，或住址稍遠者，隊官須詳察情形，慎為調集。至各兵調差津貼，每日發銀一錢，由地方官籌給。

九 各縣招募常備兵，及發每屆贍餉，各隊官幫同地方官照料，並遞寄常備兵家書等事。

十 常備軍遇有緝匪，該隊官應幫同查辦，若續備兵有先未稟明查無下落者，准隊官及地方官稟咨管帶，轉稟兵備處，照常備逃兵成案查緝。

十一 目兵退伍同籍後，均係散處頭目，無約束之責，一律關領減餉銀一兩。惟調操時仍司頭目之事，臨時如有事故，由隊官在正兵中選拔暫充。

十二 每年調充令九月宣布，至十月初一領餉時調集。如有臨時不到者，由隊官知會地方官傳集罰辦。

十三 會操各兵皆住帳棚，每哨柴草價照步隊定章發給一月，各棚伙夫就近傭僱。

續備兵條例

一 各兵所謀何業，及寄居何處，或由某處遷徙至某處，皆須於十四日內稟明隊官，分別轉稟註冊，倘距原籍較遠至千里以外，調操之時情願在客遊地方與續備兵會操者，於每年六月內稟報本籍隊官，申報兵備處分別知會，始准在彼會操，並發給應加整餉。若所在地方尚無續備兵者，仍回原籍，不得規避。

二 調操之月，每兵身有重病，或有婚喪事故者，應先稟明查實豁免。

三 各兵謀生，不得投入他營兵籍。若聘為學堂外場教習，及他營官長者，須稟明核准方可往就，但仍供續備之役。將來遇有戰役，仍歸常備兵調用。

四 各兵在籍實業，及長年旅行，或有殘廢病故等事，由管帶按季分報本鎮統制，及兵備處轉報督練處存案。

五 目兵在籍，凡有免徭倩抱各項優待，一如在營時，地方官格外保護。

六 各兵與居民因細事涉訟，由地方官會同隊官審辦，其情節重大者，由隊官革交地方官按律擬辦，分別稟報。

七 各兵所犯有涉軍規者，悉按軍律辦理。

八 續備兵如同籍之後，仍願回充常備兵者，即照常備退伍法第八條辦理。

九 續備兵在籍如有結黨、立會、罷市、抗糧、窩娼、局賭、包攬詞訟、武斷鄉曲等各過犯，均照平民懲辦。

各州縣退伍目兵如下：開州八十八名，曲周縣六十五名，深州六十四名，大名縣五十六名，元城縣五十一名，安平縣四十七名，饒陽、長垣兩縣各四十二名，正定、獲鹿兩縣各四十一名，清豐、東明兩縣各三十八名，廣平縣三十七名，邯鄲縣三十三名，栢鄉縣三十二名，武強縣三十一名，甯晉、南樂兩縣各二十九名，雞澤縣二十八名，趙州二十五名，成安縣二十三名，磁州、高邑各十六名，永年、臨城兩縣各十三名，平山、元氏兩縣各十二名，欒城縣十一名，隆平、贊皇兩縣各九名，井陘縣八名，冀州二名，晉州、河間、武邑三處各一名。以上共三十五州縣，退伍目兵一千名，內副目九十五名，正兵二百三十五名，副兵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二日

二七八

六百七十名。(註三)

清兩江總督周馥聘英人藍福洛為南洋顧問官。(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五。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一〇—五三一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五期，軍事，頁二二—二三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六。

二十二日(四月二十六日)

清廷以江淮巡撫裁撤，人心浮動，清江浦商民罷市聚

衆，令兩江總督周馥前往布置彈壓。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電寄周馥。現在江淮巡撫既裁，江北地方緊要，兩江總督責無旁貸，刻當改革伊始，一切亟須佈置，該處伏莽素多，人情浮動，現無責任大員在彼彈壓，著周馥即日輕裝前往，督率該處文武，將吏治、海防、河工、捕務一切事宜，分別籌畫辦理。至現設提督，究係武員，該督每年應於何時前往巡察整飭之處，並著妥籌具奏。」(註一)

二十四日又諭：「電寄周馥，恩壽電奏，淮撫裁撤。清江人心惶惑，城內外有罷市聚衆情事，著周馥仍遵前旨，迅速前往，妥爲彈壓。至該處紳士等所稱提督武職，恐於江北州縣呼應不靈等語，著周馥與恩壽悉心妥籌，奏明請旨。」(註二)

清川督錫良電告：巴塘土番聚衆仇教，又設自立會，將謀作亂。

四川總督錫良奏文如下：

「查神拳一教，惑民最速。往歲資陽等縣，疊釀巨案，蔓延廣遠，逼近省垣，用兵幾及一年，爲禍甚烈。奴才到任後，飭屬常加查禁，久未敢逞。惟該教易習易散，習則爲匪，散則爲民，婦孺又皆能之，故難言永絕根株也。加以游惰實繁，奸黠者或以仇教爲名，或以防變保家爲說，符咒欺誘，昏愚迷信，恆欲藉端滋事，恣其毒虐。去年富順縣朝天寺等事，若非迅雷勿及，又將釀患匪輕。奴才前曾將該團保等奏獎，即以策勵後來。十二月間，有署隄爲縣知縣李端榮，訪知縣屬文家山，有張老三等習拳，馳往格殺，並獲其兄張潮漢懲辦。詎本年正月，傳習尤盛，聚黨衆多，蓄謀滋大。李端榮率勇查拿，該匪事破情危，分股突起。初亦託名仇教，繼以附近教堂均已防護，無從窺犯，遂指各場新辦小學堂爲洋學，肆意打毀，先將羅成場等處之學董師範生暨保正等殺害，甚且屠戮家口，復思奪取精利鎗礮。二月初四日，乘靖川礮船道經縣屬石板溪，登船殺擄，該船衆寡不敵，管駕史久預等並死於難。續備右軍左營哨弁徐國楨、楊占元率勇馳至，與匪接仗，多有擒斬。該營管帶朱登五亦來奮勦，並經差弁李清廷在牛心山將匪擊退。初六日，該匪一從鎮江渡來者千餘人，一從真武山來者數百人，均撲隄爲縣城，幸朱登五先已到城，督隊迎勦，自朝至暮，酣戰於城外鳳凰山，稍卻復聚，適徐國楨等正從唐壩口勝匪而至，夾擊尤力，匪衆奔北。是役也，轟斃悍黨四百餘人，斬賊數十，生擒相若，奪獲鎗礮符籙旗幟等件。此後餘衆竄據鐵山、龜頭寨等處，又紛擾榮縣之新橋場，抄毀民教十餘家，殺斃張三聞等。先是奴才聞警，明知小醜不難剪滅，但教堂林立，教士查來，不早戡平，必滋他患，復揀續備中軍統領柴作舟暨飭右軍統領樊溥霖分道並出，期於速就殄除。初八、初十、十一、十四等日，樊溥霖殲匪於羅城鋪，而所部朱登五仰攻龜頭寨等處，匪以死拒，皆能不避礮石，奪險窮追。柴作舟又督幫帶黃啓文等，冒霧進攻，掃盪鐵山，生擒首匪王子田、蔣冥山等。由是山寨一無匪蹤，四出搜捕，專清餘孽。伏查此次隄匪，假妖妄以創亂，蠱椎魯以成衆，打毀學堂等項，戕殺弁董諸人，並敢犯縣城，抗據山寨，凶鋒一時頓熾。獨幸赴機奮迅，弁勇俱稱驍果，所戰皆捷，其始股多黨悍，疊次陣斬首要袁邦才、胡國安、三腦子、王靈關、張大木頭、吳學富、李老軍、任裕隆，並將擒獲之王子田、蔣冥山，妖僧高自明等，訊明正法。慙惡漸盡，餘衆遂已畏懼潰散，兼旬之內，地方悉就敉平。教堂、教士，俱得保護無恙，尙堪仰慰宸廑。所有尤爲出力各員弁，自應優給獎敘，以勵有功。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四川督標武進士朱登五免補守備本班，以都司留川儘先補用，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二八〇

品軍功徐國楨，儘先把總李清廷、楊占元、楊萬福，均免補把總，以千總儘先補用，督標左營右哨都司把總黃啓文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以示鼓勵。至署隸爲縣知縣李端榮，失察境內拳教滋事，實難辭咎，惟該員屢經拿辦，又復會合防軍，擒渠獲醜，功過尙足相抵，現仍責令將在逃匪黨再行弋獲多名，以觀後效，如涉玩泄，即行嚴參。奴才又已剴切示諭，並通飭各屬，毋任拳教傳習，認真防範，俾遠邇共臻靜謐。此次尙有應保員弁，並被毆管駕吏久預以及傷亡勇丁，另行分別奏咨獎恤。」（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五。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七。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一五—五三一六。

二十三日（四月二十七日） 清鄂督張之洞致電清外部，請勿應葡約運米出洋。

粵省人稠米少，年年仰給洋米。今葡國藉口澳門華民需食，每年自粵運米六百萬石出洋牟利。鄂督張之洞特致電外務部，請勿允葡約運米出洋。張之洞電文如下：

「滬來電、部皓電均悉。葡約第五款最謬，澳門華民不過十萬人，何至歲需六百萬石之米，明係藉端出洋牟利，此粵省向來積弊漏卮，洞所深知，萬不可許。猶記洞在粵時，粵商請省運油粘米接濟澳門，情願認捐，米數無多，大約數十萬石而已。粵省人稠米少，年年仰給洋米，若本境之米多漏出洋，而反以重價買外洋進口之米，情理顛倒，民食益艱，民生益蹙，粵民必譁，變亂必起。且東洋流寓華民極多，若日本援例，何以拒之。即使完稅，亦萬不能允許。至於西江行輪，漫無限制，自宜駁斷。總之此後議約，惟在聚精會神，與德、法、俄三國辯論。至葡乃小國，乘間攪擾，儘可直言駁斥，甚則不理。不宜多立條款，無意中爲諸大國開方便之門也，請察酌。三月二十三日。」（註一）

總稅務司赫德致函稅務處，送青島設關徵稅修改辦法。

德在膠州、青島地方設關徵稅辦法，於光緒二十五年即已訂定實施。今因事實需要，略予修改，即允德在青島海邊劃一地界，作為停泊船隻起下貨物之定所，凡進出口貨，未上下船前，即于該地完稅。

附錄：

一、總稅司赫德呈稅務處青島設關徵稅修改辦法函（註二）

敬啟者：膠州、青島地方，租與德國之時，中國議在該處設關徵稅，當時擬議此事有兩項辦法。一、係沿青島陸路各邊隘設關卡稽徵出入貨稅，此法用人既多，需費亦鉅，且稽徵亦無把握，商貨更多留難。二、係即在青島海口設關，稽查出入各貨。惟徵稅之法，入口者須俟轉運內地，出口者已抵海口，方能起徵。當經德國亨親王議定，即照第二法辦理。復經總稅務司與前德國海大臣會定章程，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申請核准，隨即歷辦至今。溯查光緒二十五年，共徵貨稅約三萬三千兩，內有進口稅約一萬八千兩；二十六年共徵約六萬兩，內有進口稅約三萬七千兩；二十七年共徵約十萬八千兩，內有進口稅約七萬五千兩；二十八年共徵約十九萬三千兩，內有進口稅約十五萬兩；二十九年共徵約三十一萬兩，內有進口稅約二十五萬兩；三十年共徵約四十三萬兩，內有進口稅約三十三萬兩。歷觀已往徵數，年勝一年，從此辦去，定可卜其日增月盛。情勢雖係如此，然在關員稽徵，仍不能為確有把握，而商貨亦尚不能轉運自由，是以德國駐京大臣與總稅司各派熟悉情形之員會商，擬訂較為妥善之辦法，現由該員等擬訂各條，經德國大臣暨總稅務司詳加酌核，均無不以為然之處。其大意即係德國允在海邊劃一地界，作為停泊船隻起下貨物之定所，凡出口貨在未下船以前，即完出口稅。進口貨除軍用各物，暨租地內所用機器並建修物料免稅外，其餘百貨於起岸後未出新定之界以前，即完進口稅，關員在彼照章辦理一切，德國相助無阻。一面由中國允每於結底將本結所收進口稅提出二成，撥交青島德國官憲應用，此則所擬辦法之大意。其詳細條款，皆遵此大意增改而成。若問提撥二成是何用意？查現在辦法，係凡貨運出租地方能納稅，不出租地留用之貨，一概不徵。倘將租地留用之貨，改為徵稅，此新徵之稅，本應由德國官員自得也。若問此二成之數憑何而定？查開議之初，按稅務司所存案卷核計，約有一成貨留於租地之內，不納關稅，而按德員所核計者，則稱留有三成，嗣經兩面復行調查詳核，在關員知留用者為一成五，而德員亦知不及三成，不過二成二三，於是折衷定為撥交二成之數，如此訂辦，是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二八二

中國將向所未得之款撥交與人，而收舍遠就近，舍難就易之實數。自茲以往，稽徵既有把握，稅項當更增加，而商貨之運輸，亦較昔自由無礙矣。現經德國大臣電詢該國政府可否訂辦，總稅務司亦應否請貴部核示遵行。合將所議條款，譯漢錄就備函一併呈請裁酌。三月二十三日。

二、中德會訂青島設關徵稅條款（註三）

大清國、大德國願將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會訂青島設關徵稅辦法修改，以期德國青島租界與中國海關彼此交涉更較妥善起見，擬訂後列修改條款，其大意即係中國所允者有二：一、係於進口洋貨及洋藥正稅收數內提若干成歸青島租地應用。二、係後列之款內，所有與各通商口岸貿易辦法，及新開章程改易之處，專允在青島照辦。德國所允者，特因既得提成應用，並專允各益，即應補助中國在德國租界內所設立之海關辦理一切，以重應徵之稅課。所有兩面公訂條款開列於左：

一 由青島德員在租界內劃定無稅之地一區，俟劃定後除此無稅區地外，應由在租界內中國所設之海關徵收各色貨物稅項，並由中國按膠海關進口正稅實數，每年提撥二成，交與青島德官，作為中國政府津貼青島租地之用。此二成津貼之數，現訂試辦五年，應於每結底後劃撥，倘於此二成津貼辦法彼此或有商酌之處，應於第五年正月以前聲明改訂，以便從容酌辦。

一 在青島劃定無稅之區地，應設於停泊船隻之正灣一旁，由德政府或照此時擬訂局面，或日後若有因整頓碼頭等項工程，須與此劃定無稅之區地一同開拓之處，應與海關一切公務無礙。

一 凡在海關稅則免稅之物，則在青島租界一同照免，其續行免稅之物列後：

（一）為軍營需用之物，即如各色軍械號衣等項，雖由水陸武員運到，總應持有該政府所發之憑據方能照免；又如軍用物料及各色食品，亦應一律照辦。

（二）凡需用各物尚有數種免稅者，即如機器並機器廠之全副配件，以及機器各分件製造廠所用之傢俱機料，暨各種農器，與建蓋衙署以及各等工程之木料器具運到時，亟應來關呈交保結，填註該貨價值，並須擔

保確係租界內應用之物，方能照免。嗣後若有運入中國地界之處，應報關完一進口正稅，否則按保結上所註之情節，照應完稅數兩倍罰充入關。

(三) 凡某樣機件即如車輛並運物之機器等項，只因有修理之處，出入無稅之區地，即准免稅。惟遇出入無稅區地之時，均應報明以便關員稽查。

(四) 凡有運入租界之郵政包裹，若係界內住戶自用之物，倘按照該包隨單上所註之情形應完稅不過一元者，(即係估值銀二十元之數)即應免稅，但若欲隨時查考之處，允由海關啓驗。

(五) 凡來往搭客攜帶之行李，若物主聲報確無應行納稅之件，亦無違禁之物，即准免稅。雖海關亦不能逐次查驗，但遇有另外之情節，仍可照例查察。

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所定之會訂青島徵稅辦法第五、七、九三條，專指徵收進口稅項，現經酌改者即係將從前青島口岸概行免稅之法，改為租界限內另行擇地一區作為無稅之地，其餘均行起徵。惟嗣後完納進口正稅，隨時之辦法有二：一係若將貨物運入無稅之區地，應俟出此區地時方行完稅。一係貨物非運入此無稅之區地，因欲運往區地限外起岸，則須在未經起岸以前先行完稅。凡貨一經完清稅項後，聽由貨主自便，關員即不過問。是時既有以上所定，由中國在德國租界內徵稅之妥善辦法，或於租界邊限，或於邊限左近，除稽查往來華式船隻各卡外，自毋庸設立關卡。至嗣後應否設立之處暫行緩議。

凡在德國租界無稅區地外，設立製造廠所製出之各貨，應由中德兩面設法，於此等貨物不使較無稅區地所出各貨因徵稅受有虧損。其租界內之製造廠，所用散碎物料，因上作成物後，其價自較原料增加，茲因其增加若干之數照章不計，在應完國課之內，是該廠製成各貨原來所用之料件，或由內地運來或由海路運到，出口時擬定應完稅數，不得過原運物料約定應完之稅數為妥，由膠海關會同青島德員查看情形訂明，應否立一冊簿填註製成某貨，須照某散碎物料應完稅數納稅，每屆年終，若有應修改之處即可酌定。

一 凡在通商海口貿易及行駛船隻之便益，在德國租界內，除照該地情勢應行改辦外，餘均視同一律。

一 凡有漏稅走私及違悖海關章程等弊各案，除因無領事應由青島大憲特派委員與關員會議外，其餘均照同治七年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二八四

會訊章程之意酌量訂辦。

以上各節，即係照原訂章程第二十條內載聲明辦法修改者。其中未經修改之處，仍照光緒二十五年三月初八日之原章辦理。

三、青島設關徵稅辦法續立附件（註四）

一 茲因德政府允中國在膠州界內之青島地方設關徵稅，是以現定本關應有發給內河行輪專照之權，凡有輪船准其駛赴內港來往，一切規條，總應按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七月前後所定之內港行輪章程，並光緒二十八年八月補續章程駛行，尤應按以後彼此訂明各項專章辦理。

一 凡有輪船欲在內港行駛，無論華洋船隻，該船主應持有本國所發之牌照，另具一函附呈海關稅務司處收存，換領關牌。此項關牌以一年為限，繳回海關註銷，換領新牌。其牌費初次應納關平銀十兩，厥後每年換領新牌納費二兩，並應每四箇月納鈔一次。

一 此項輪船准在青島水面隨意行駛，或照章由青島赴內地各處，並由該內地處駛回青島。由青島駛赴內地，轉過通商他口至內地駛回青島，並准報明內地關卡，逢關納稅，遇卡抽釐，即可在沿途此次所經貿易各埠，上下客貨。但非奉中國政府允准，不得由此不通商口岸之內地，至彼不通商口岸之內地專行往來。若有此項所經貿易各埠駛至通商他口之船，該船主即須報關，按該口華洋各項章程辦理。

一 此項輪船，出入青島時該船主總須報關請領各單，將出口入口貨物之艙口單呈驗，並須聲明欲往內地何處，歸時亦須報明已到某處，仍須照例完納稅鈔。至洋藥一項及其餘約禁貨物，不准運入，亦不准運出，倘查該船有裝運洋藥及違禁貨物情事，可將該貨入官，並罰該船洋銀五百元，若再犯即將關牌撤銷，亦不予以關牌上所有一切利益。

一 此項輪船，總應代中國運送郵袋，不收運費。該關郵政司應辦一切事宜，或自行辦理，或會同德國郵員議辦，亦無不可。

一 凡有防範偷漏事宜，德國自可襄辦，其巡緝洋藥走私及別項違禁貨物，尤應襄助辦理。至郵政按章推廣一切，德國尤以格外相助，不加阻攔。

光緒三十年三月初二日總稅務司赫德與德國駐京大臣穆默在京畫押。

四、改訂青島租界製成貨物徵稅新章（註五）

爲更訂章程事，照得德境以內徵稅辦法章程，曾於西曆一千九百五年十二月初二日釐訂，曉諭在案。茲擬將該章第十四條刪除作廢，另議新章一條，以補斯乏。合即詳列於左：

德境以內製成之熟品

第一端 總章

第一款 各種貨物之納進口稅，須以臨時爲斷，或在離無稅之區地時，或非運入無稅區地，在他處起岸之前方應完稅。該貨完稅後便可通行銷售，即不歸海關限制（修改章程第四款）。凡由租界運往他處於出口時須納出口稅（會訂章程第六款）。其由內地出入租界至無稅區地之外，不在海關境界者，海關於其往來，均稽徵稅項。租界內各產生之散碎物料，及用該物料製成之各種貨物，暨或由海路運入租界之物料製成之各貨，均不納出口稅（會訂章程第六款）。凡用物料製成貨，當與尋常物料視同一律。惟若將該貨配用之物料，於尚未製成之先，報明於海關，方能按照專章辦理。至論納稅一節，物料製成之貨，其在無稅區地之內與外，均當一律辦理。

第二款 凡在租界內製造之各種貨物，如運赴內地，於出境時可任由商便納製成貨之出口稅，請領稅單（當與後之解釋合觀）。

第三款 土產之物料，或由內地或由非通商口岸之處運來租界，以供製造廠之需者，可先報明海關，呈立應稅若干之保結，存儲以備。嗣後徵收稅項，所有用已經報關物料製成之貨，應於出口時照其配用物料之數目納稅，海關即照數核計，註銷保結之內，自立保結之日起，應於三年限內將稅項清結。運製成之貨出口，應照

則按成件納出口正稅，或照製貨配用之物料納稅，均任聽商便。若製成貨物之所用物料，或未經報明海關，或報關而未立保結，該貨經過海關於出口時應納出口正稅。

第四款 凡由外洋或由中國通商口岸運來之物料，所納進口正稅，或復進口半稅，俟製成貨物，若由海路運往他處出口時，應由海關照其所納之正半稅銀用存票發還。但須於進口時預先報明海關，該物料確係爲製造廠之用。

第五款 租界內製成之各種貨物，由海路運往中國口岸，當至某口岸進口時，應照則完進口正稅。若欲復運入內地，可納子口稅，領有稅單，則沿途逢關遇卡即不再行重徵。

第六款 由海關會同租界管理員，當彼此商訂製成各種之貨，應核計該貨分類配用之物料若干，有一定限制，列爲冊表。若運往他處於出口時，以便照算核減稅則應徵之出口稅數。

第七款 所有製造廠能有如上所論之利益，應由租界管理員掛號，立有冊簿，以一分交於海關，嗣後可更改增加，如有更改之處，即隨時聲報海關。

第二段 解釋

以上解釋各節，係專指製造廠所有之散碎物料，運到租借界內時已經報明海關，確係爲製造廠製貨之用，並一面隨時隨事立有保結，存儲海關之辦法。

第一條 外洋所產之物料，運至租界內，或係由外洋運運，或係由外洋經中國通商口岸轉運：

一 如製成之貨若運往外洋。

一 已納之稅應發還。

一 如製成之貨若運往中國通商口岸，應發還所納之進口正稅，在通商口岸時其貨應徵何稅如下：

(一) 該貨到口岸進口時，應照稅則所載，同貨由外洋運運而來者一律徵稅。

(一) 該貨若入內地，亦可納子口稅，領有稅單，則沿途逢關遇卡即不再行重徵。

一 如製成之貨，若由水路運往各處，欲照內港行輪章程辦理。其所徵之稅如下：

(一) 該貨比照同類非由租界內之製造廠製成之貨，欲復運入內地，於起程時或沿途或抵境，徵收各等應完稅釐，與同運同類製成之貨一律輸納；

(二) 然該貨如按照成件完清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稅項，領有入內地稅單，則沿途逢關遇卡即不再行重徵。

一 如製成之貨若離租界，由陸路運入內地，應如何對待？

(一) 照內港行輪章程一律看待。

第二條

由中國通商口岸運來土產之物料：

一 如製成之貨若運往外洋：

(一) 已納之復進口稅應發還。

一 如製成之貨若運往中國通商口岸：

(一) 應予以復進口稅之免重徵執照，按照該貨配用之物料數目核計，以便持至通商口岸免徵稅項，此後即視同中國土貨，不能享洋貨入內地之利益，然亦可任聽商便如下辦理。

(二) 將復進口稅項若干發還，俟所至之通商口岸應照製成之洋貨同類照則納進口正稅，若欲復運入內地，可如下辦理。

(一) 該貨如完清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稅項，領有入內地之稅單，則沿途逢關遇卡，即不再行重徵。

一 如製成之貨，若由水路運往各處，欲照內港行輪章程辦理，其所徵之稅如下：

(一) 該貨比照同類非由租界內之製造廠製成之貨，欲入內地，於啓程時，或沿途，或抵境，徵收各等應完稅釐，與同運同類製成之貨一律輸納。

(二) 然該貨如按照同運同類製成之貨完清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稅項，領有入內地之稅單，則沿途逢關遇卡即不再行重徵。

一 如製成之貨離租界，若由陸路運入內地，應如何對待？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第三條

土產之物料若按照內港行輪章程運來者：

一 如製成之貨若運往外洋，須在海關完納出口正稅。

(一) 該出口正稅，可任聽商便，按照該貨配用之物料核計。

(一) 亦可任便，按照製成之貨完納正稅，即將貨內配用之物料核計數目，註銷保結之內。

一 如製成之貨，若運往中國通商口岸時，可任聽商便，在海關照則完納出口正稅，或照製貨之物料核計，或照製成之貨核計。

(一) 若照製貨之物料核計，於運至通商口岸時，再納復進口半稅，嗣後即視同中國土貨。

(一) 若按照製成之貨核計給予免重徵執照，以便持至通商口岸時，同洋貨一律免徵稅項。

(一) 該貨如另行完清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稅項，領有入內地之稅單，則沿途逢關遇卡即不再行重徵。

一 如製成之貨，若欲按照內港行輪章程離租界，應在海關照則完納復進口半稅。

(一) 此半稅可任聽商便，按照該貨配用之物料核計。

(一) 亦可任便按照製成之貨核計。

(一) 該貨比照同類非由租界內之製造廠製成之貨，欲入內地或沿途或抵境徵收各等應完稅釐，與同運同類製成之貨一律輸納。

(一) 然該貨如按照同運同類製成之貨，完清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稅項，領有入內地之稅單，則沿途逢關遇卡即不再行重徵。

一 如製成之貨，若由陸路運入內地，應如何對待？

(一) 照內港行輪章程待同一律。

第四條

由內地陸路運來土產之物料：

一 如製成之貨，若運往外洋，應照該貨配用之物料核計數目，註銷保結之內。其在海關應完之稅項辦法

如下：

(一) 可任聽商便，按照該貨配用之物料納出口正稅。
(一) 亦可任便按照製成之同類各貨納出口正稅。
如製成之貨運往中國通商口岸出口時可任聽商便，在海關照則完納出口正稅，或照製貨之物料核計，或照製成之貨核計。

(一) 若照製貨之物料核計，於運至中國通商口岸時，再納復進口半稅，嗣後即視同中國土貨。
(一) 若按製成之貨核計，給予免重徵執照，以便持至通商口岸時同洋貨一律免徵稅項。
(一) 該貨如另行完清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稅項，領有入內地之稅單，則沿途逢關過卡即不再行徵收。
如製成之貨，若欲照內港行輪章程離租界，應在海關照則完納復進口半稅。

(一) 此半稅可任聽商便，按照該貨配用之物料核計。

(一) 亦可任便按照製成之貨核計，此後即照同運同類製成之貨情形一律者，徵收沿途稅釐。然若領有入內地之稅單，則沿途逢關過卡，不再重徵，此項稅單由租界之海關發給。

(一) 當發給稅單時，該貨按照製成之貨估計，應完值百抽二五之子口稅。

以上所論，已經報明海關之製貨，所用各種散碎物料，若離租界時或仍係原來未製貨之物料，或係已製成貨物，如欲由陸路復運入中國內地，應與同運同類之中國土貨一律看待，即照徵沿途抵境各項稅釐。

英軍艦駛入鄱陽湖，抵南昌。

鄱陽湖係內地，不通商約，向無准各國兵船駛入內港之條。今英艦駛入演礮及測量河道，係侵我主權，自應力阻。

附錄：江西派辦處詳請江西巡撫核示英國兵艦入湖辦法文（註六）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二九〇

洋務所案呈：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准饒九道移開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准本處密電內開：頃奉憲發下處電，英艦游弋，商允不再演礮，乞將督憲來電錄稟等因。准此，查三月初二日本道奉督憲來電，內開九江瑞道臺、漢口桑道臺、岳州韓道臺，上年英德兵船欲入鄱湖、洞庭演礮，曾經禁止。查鄱湖係內地不通商約，內無准各國兵船駛入內港之條，自應力阻。至洞庭湖因岳州、長沙通商情形微有不同，但亦不能准其演礮。弟前晤德領蓋薩時偶語及此，渠允函囑德提督傳語兵輪，禁止放礮。昨英兵船官塗飛龍過寧，又談及此，亦允禁兵船以後在長江等處游歷，不再操礮。塗君過潯，鄂必拜客，望接待。聞彼到漢後，俟重慶船回驗過再還滬也，特聞。馥、東印等因。本道當以兵艦入湖，連年爭執，現蒙商禁演礮，實深感戴。塗君到潯，當以禮接待。倘遂禁止駛入，足杜後患，電復督憲察核。三月二十一日英水師統領塗飛龍到潯，偕同駐潯英領事樂民樂來署拜謁，遵即以禮相接。據稱派艦三艘，隨樂領事二十二日赴省游歷，沿途往謁府縣，藉聯情誼。本道以各國條約並無兵船駛入內港之條，江西鄱湖係屬內地，未便兵艦游弋。塗飛龍面答前在江寧，已與督憲議明，嗣後游歷，不再演礮，可無過慮等語。是以當時電稟督撫密查核，一面飭行地方官以禮接待，妥為保護。二十四日據湖口礮臺正臺官陳志張稟稱，二十二日午刻英國兵輪三隻到湖，該臺官即以旗語阻止，兵艦見礮臺扯升旗語，全隊下碇，該臺官立赴兵船謁見統領塗飛龍，領事樂民樂，據云特意督省拜謁各官長。該臺官以未奉公文，婉言阻止。塗統領口稱已商請督憲，故爾前往，決不驚擾地方，請勿憂疑，旋即啟棹上駛等情。茲准前因，除申報督撫憲外，相應移會查照施行等因。准此，查本年三月二十三日駐潯英領事樂民樂、兵官德克麥乘坐兵輪二隻，一名金沙、一名提祿，到省停泊城外河干，入城謁見，業經接待。旋據南新兩縣稟復，樂領事乘坐兵輪馳赴省城上游之豐城縣樟樹鎮游弋，沿途測量河道深淺，樟樹鎮以上艱於行輪，慮有膠淺，因而折回省城，駛往饒州，其提祿兵輪已赴鄱湖。並據湖口縣電稟申報，英兵輪三艘，一名金沙、一名提祿、一名司乃普，道經湖口，礮臺官婉阻不從，該兵輪駛赴省城，並有大兵輪一隻帶領入湖，該大兵輪旋由英水師統領塗飛龍乘以折回九江。茲准前因，本處復查上年美、德等國兵輪違約駛入鄱湖游弋演礮，曾經申明英約第五十二條意義，詳奉前憲批示，會同督憲咨達外務部核辦。旋奉行准外務部咨，以英國薩領函稱：本國師船駛入鄱湖，被礮臺統領攔阻，請照津約辦理。經部切實辯論函復駁回。嗣後英、美各使如向本部商論，自應一律

阻止，以符約章本意等因。奉經分別移行遵照在案。此次英國兵輪違約駛入鄱湖內地，及江西省城上游，該統領等強謂已與督憲議明，故爾前往。本處細繹督憲來電，明言鄱湖係內地不通商，約內無准各國兵輪駛入內港之條，自應力阻，特飭九江府接待。至云游歷不再演職，但指長江通商等處而言，自不得援爲已允入鄱湖內地之據。該統領等未免巧於藉口，今特以其隨同領事督省拜謁官長，以禮接待，原以固邦交而敦睦誼，若不與之辨明，竊慮因此誤會，嗣後各國紛紛援請，難杜將來。本署道管見所及，擬請憲臺咨商南洋大臣，照會英領事援據條約，實辨明阻止，以後毋再駛入，是否有當，理合具文呈請憲臺俯賜酌核，批示祇遵。

清山東巡撫楊士驤咨清外務部，中德會訂小清河叉路合同。

此段叉路，係自濟南府東關車站起接修至小清河南岸止，約六華里，商務局以此路工太小，故與膠濟鐵路公司議明交其承辦。

附錄：

一、魯撫楊士驤咨外部中德會訂小清河叉路合同文（註七）

爲咨呈事，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據農工商局司道詳稱：本年三月初八日，奉撫院簡開：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承准外務部咨：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一日接准來咨，以農工商務局詳自東關車站起至小清河南岸止叉路，由商務局籌給資本銀二萬八百八十三兩，交膠濟鐵路公司一手經理，作爲代辦，仍不失自主權利。本司道現與該公司總辦錫貝德等彼此議訂代修及租回條款，繕就華德文合同各一紙，呈請咨候外務部核准行令遵辦，並懇飭下籌款局撥給膠平銀二萬八百八十三兩歸墊等情。除批准照辦外，應咨呈查照辦理，等因前來。查小清河叉路既據農工商務局與該公司訂立合同，復經貴撫批准照辦，應飭趕緊興修，以便商旅。相應咨行貴撫查照，並將所訂合同鈔咨本部備案可也等因。到本署院，承准此合行札飭札到該局即便遵照轉行，並迅將訂立華德文合同另鈔一分詳送核咨備案，等因。奉此，遵照即繕前項華文合同一分，理合詳請咨送外務部查照備案，實爲公便等情。到本署院，據此，查德文合同僅有一分，應留本省備案，所有華文合同相應補行呈送，爲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備案施行。須至咨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二九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三日

二九二

呈者。三月二十三日。

二、中德會訂小清河叉路合同（註八）

今爲彼此便通商務起見，擬將膠濟鐵路接修至小清河叉路一段，公議代修及租回條款，訂立合同於後：

一 此段叉路自濟南府東關車站起接修至小清河南岸止，連灣路共長三千米達，約合中國六里之數，若按直路算祇二里之譜。

二 查曹州條約及膠濟鐵路專章，並未聲明有此段叉路，今山東商務局奉撫臺札，准外務部來文，以此叉路應由商務局自行修築，商務局以此路工太小，不便獨自起造，故與膠濟鐵路公司議明仍交公司承辦。

三 此段叉路應需地價、青苗、遷墳費、土方、橋梁、涵洞、鋼軌、枕板、石料、工資各項，現由商務局籌出膠平銀二萬零八百八十三兩，交於鐵路公司承辦。但實需之數，斷不敷用，今公司允以不敷之款，公司自行認備，仍由公司開報實用清單存局立案。

四 此段叉路太短，祇益便利商務，難期利息。今公司既將此路租回，允將商務局所出資本膠平銀二萬八百八十三兩，按照膠濟鐵路六十分股票一樣派息，每屆年終付息之時，由商務局用印收作爲憑據。倘股票後有額外利益，亦應一律均沾，不得兩歧。

五 此段叉路既歸公司承辦，所有以後養路修改各費，以及來往貨物上下搭客應收車費利益，並行車一切章程，均歸公司管理。商務局一概不問，惟遇有便商取益防損之事，仍隨時彼此和平商辦。

六 此段叉路倘日後商務局有意收回，除已付資本銀二萬餘兩外，須照修築時實用數目全行補還公司，其如何收回之處，可照膠濟鐵路專章第二十八款一律辦理。

七 將來中國如欲在小清河等處開辦大小鐵路轉運貨物，倘須相接此段叉路，或膠濟幹路及別路，必須先與鐵路公司商允後始可接連。

八 此項合同，商務局與膠濟鐵路公司議定簽字，係用德文、華文繕就，其中語意彼此相符，並須詳報山東撫臺批准，再各候咨報北京外務部、柏林總公司核准，以昭鄭重。如外務部及總公司或有改訂之處，仍應照辦。

大清國總辦山東全省農工商務局布政司尙，候補道朱，特用道蕭；大德國駐紮青島總辦山東膠濟鐵路事務錫斯。大清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大德一千九百五年正月二十日。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一六——一七。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一三一——一五。

註三：「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一五一——一八。

註四：「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一八一——一九。

註五：「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二〇——二六。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外交，頁七〇——七二。

註七：「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二六——二七。

註八：「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八，頁二七——二八。

二十四日（四月二十八日）清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搜繳民間隱匿槍枝。

清廷爲防民變，肅清匪患，特下令搜繳匪徒隱匿之鎗械，以及營團、商民存儲之械，使民間無武力反抗。岑春煊等奏文如下：

「臣春煊於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欽奉電傳諭旨：李經羲電奏悉，據稱廣西匪股，旋撲旋熾，實因鎗碼之多。惟有誘戰設計，嚴斷接濟，不殲自戢。核計戰功，應以多奪快鎗快碼爲上，分營分哨，實報實核，并知登時奏獎，兵知立給優賞，鎗碼全數繳驗，不准留營。各營存鎗，先編號烙印報查，如有購鎗冒獎；及虛報失鎗，旋冒稱得鎗，與奪獲匪鎗匪不盡繳者，嚴查正法等語。匪根既絕，匪患自清，著岑春煊、李經羲卽照所陳各節，督飭認真辦理，餘依議。惟民間團練快鎗，留以防匪，應如何分別查存，以免兵勇差役，藉端訛詐騷擾，仍著該督撫等妥籌辦法，欽此。伏查西匪之悍，全在於鎗，匪中購鎗，每支出價數十元至百餘元，購彈每顆出價五六角至一元不等，厚利所在，營團以及奸商，往往私售接濟，其收購之廣既如此，及其與官軍接仗，每以十餘匪共護一鎗，甲若擊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四日

二九四

斃，鎗又歸乙，其惟恐失之也又如彼。迨至大敗，官軍搜之甚急，則悉埋其鎗碼於深山曠野中，留爲後用。以故官軍獲勝，斬馘尙易，奪鎗甚難，故欲清匪源，奪鎗較斬馘爲尤要。以有鎗則民皆可匪，無鎗則匪亦爲民，現值全省股匪一律盡平，尤宜趁此兵威。將餘匪隱匿之鎗，及營團商民存儲之械，分別查明搜繳，爲久安長治之謀。臣春煊於上年六月曾定奪鎗獎賞章程，但係優給花紅，未經明定保獎，茲奉旨以奪鎗核計戰功，具見聖主鼓舞羣材之至意。當與臣經義往返熟商，擬訂章程十七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當通飭各文武認真遵守，查照辦理。」（註一）

俄廷以北京道勝銀行總辦璞科第爲駐華公使。

駐華俄使雷薩爾，於三月十六日病逝，俄國擬接派前駐韓公使柏勃羅夫爲駐華公使。清外務部以該使於中國情形素未接洽，即電令駐俄使臣胡惟德，將不願接待該使之意通告俄政府，旋復改派前道勝銀行總辦之璞科第爲駐華俄使。（註二）

清刑部擬仿日本，改良監獄。

法律館奏請改良監獄，奉批允准。因擬派員赴日，調查監獄章程及其規模，以資效法。並議先由刑部開辦，然後推之各省一律改良。（註三）

湖北改正各府州縣衛田辦法。

兩湖總督張之洞以湖北清理衛田原定章程屯戶諸多不便，奏請改訂清理衛田簡易章程，酌減契稅，寬限徵收。張之洞奏文如下：

「竊照湖北省於光緒二十八年遵旨裁撤衛官，清查屯田，當經專設清理衛田局，遴委候補道朱滋澤，會同藩司糧道酌擬辦法，詳請比照民田，分別上、中、下三則，按照原定新章完稅六分。凡田價每畝值二十千文以外者，均照二十五千文之價，酌繳契稅錢一千五百文。每畝值十千文以外者，均照十五千文之價，酌繳契稅錢九百文。每畝

十千文以內者，均照十千文之價酌繳契稅錢六百文。又每錢一千文，另繳清丈費二十文，派員分赴各屬，會同地方官將所有屯田親履勘丈，飭令各屯戶將應完契稅分三限繳清，以六個月爲一限，繳稅後給予印契，准其永遠管業。查所擬辦法，較言官條陳原議，令按畝追繳田價五兩者已屬大爲輕減，經前湖北撫臣端方批准，於是年九月二十八日會同臣具奏。欽奉硃批戶部知道，欽此。嗣准部咨以湖北所定上、中、下三則田價，較山東爲輕，奏令仿照山東繳價數目變通辦理，復經前撫臣飭據司局議詳，酌增上則田價每畝二十五千文以外者，照三十千文之價完稅。續經奏咨通行在案。計自開辦以來，歷今兩載有餘，各州縣衛田尙未能一律辦竣。卽已冊報認稅之各州縣屯戶，遷限完稅者甚屬寥寥，推原其故，良由向來田房稅契皆出自置產之家，其家力能置產，必係目前景況充裕，積有現錢，其捐繳應完契稅，自屬非難。今屯戶承種衛田，皆由世業相傳，或歷四、五百年，或歷二、三百年，非以餘財新置，卽其間轉相頂替亦多在百年內外，民戶以實價典來，亦早視同恆產，一旦責以按田繳稅，未必家有餘資，加以湖北田土山澤相同，罕有大片膏腴，農業歲息甚薄，假如八口之家，有田二十畝，餬口尙虞不足，若照上則田價驟令完稅至二十餘千文之多，斷然無從措辦。且衛田沿自前明，當時興屯之初，皆以荒蕪無主之地招人承種，故畝數弓丈從寬計算，每田一畝，有較民田多至加倍者。相沿既久，習爲固然，今欲卽以部尺二百四十弓爲畝，令將溢出之田按畝報稅，業戶失其固有，尤屬強以爲難。臣於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奉命調署兩江，旋即入京陛見，甫於上年二月回任，旋赴江南會議製造局移廠事務，離鄂已將及兩年四月，回鄂後詢及衛田一事，尙無眉目。局用糜耗已鉅，而契稅收繳者寥寥，悉心體察，查知各州縣印委於查勘衛田時，多因輿情疑沮，不肯報丈，慮或操切生事，率與通融，照冊按糧攤算畝數，皆係約計，其實在按契清丈界限分明者，甚屬有限。其所定上、中、下田價等則，各屬各辦，寬嚴不等，多寡輕重之間相較，多未能一律，以致各屯戶藉口觀望。距省較遠之州縣，多有未經開丈者，卽已報丈畢之處，屯戶亦以無力繳稅，任催罔應。卽如宜城縣屯戶滋事一案，亦因求減衛稅而起。是原定辦法雖已從寬，於羣情仍多不便，若不量予變通，力求簡易，將衛田永無清理之日，契稅永無完繳之期，徒有估價認稅之虛名，並無利國便民之實濟。臣督同司道督辦衛田各員，再三討論，體訪羣情，深知衛田年遠輻輳，屯戶貧苦居多，亟應另籌簡易辦法，俾各屯戶易於順從，力無弗及，庶足安衆心而收實效。謹將改訂新章八條，臚陳如左：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四日

一 衛田畝數屯戶向只知按冊完糧，以斗計數，不但不知道自己田地界址四至，並不知按照官尺應合若干畝，是以各屬清理衛田，率多按糧攤算，其實行勘丈之處無多，至今遷延不報者尙十數州縣，承辦各印委，寬嚴不等，或報省溢額，辦法本未一律，其查報溢額者，屯戶多以今昔弓丈不同，或認不確，紛紛稟求寬減留丈，且開丈已及三年，其報明丈畢者亦並未遵章繳稅，至丈有缺額者，則並無辦法。是所謂缺額者固未可憑，即所謂溢額者亦不足據。茲飭各州縣一律將衛田畝數，按照原糧原額均勻攤算，另行造冊呈核。既無所謂溢額，即無所謂缺額，庶足以息疑懼，而免參差。

一 衛田原定田價數在二十五千以上者列作上則，數在十五千以上者列作中則，數在十千以內者列作下則，現經派員詳查各屬原稟所定等則，皆係屯戶約略承認，印委通融稟報，並非確經履勘，按田分等。是原稟等則高下，全不足據，徒致名目紛擾。今將原定上、中、下等則概行刪除，按照司道兩庫額徵正雜各款，無論或完銀，或以米完折色，每完銀一兩，計上田約合二十餘畝，中田約合三十餘畝，下田約合六十餘畝，均令酌繳契稅，及局費錢八十文。此外不准書差多取分文。

一 原章稅費分三限完繳，每限半年，爲期較迫，恐屯戶力有未逮。今准將此項應完契稅局費，自本年起分作三年繳清，每年仍分上、下忙兩次徵收，以示體恤。

一 錢糧每銀一兩，或向係完銀若干，或向係折徵錢若干，均照該衛向完之數完納，不照民糧章程，以省紛更。惟其由分隸坐落之州縣，始作爲民糧徵收。

一 衛田向有之冊費、編審費、一切雜項暨公幫置產及年期等名目，永遠革除，以清擾累。

一 向者閒丁一項，歷係循照歸口冊各派令無田之戶認完，今查明全行豁除，催糧書差不准朦混再徵，違者准其控告治罪。

一 各州縣已收衛田稅費，照現改新章多收者，准其留抵本戶今明年正項錢糧，以昭公允。

一 賠款改學堂捐民田均須輸納，屯戶子弟不乏讀書入學之人，是學堂捐一項，衛田各戶不應置身事外，俟契稅繳清後，應如何與民田一律輸納，自應由該處紳士公同酌議，稟由地方官詳請核定。

以上八條，係爲體恤屯困，刪省虛文起見，通省衛田一律辦理，毫無偏枯，既將稅數減少，又將期限展寬，完稅自不爲難，庶徵收可期踴躍。經此次改革寬恤之後，倘各屯戶尙敢抗拒違觀望，應飭地方官按戶查追，從嚴懲辦。現已由臣出示曉諭，行司通飭各州縣一體遵辦，惟有仰懇天恩，俯念湖北省衛田屯戶情形困苦，准予照議施行，以廣皇仁，而收實效。謹奏。」（註四）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一六—五三一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六期，外交，頁四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內務，頁一四三。

註四：「張文襄公全集」，（二），卷六四，頁一四—一九。

一十五日（四月二十九日） 清駐比使臣楊以鑒在北京發售汴洛鐵路股票。

開封、河南兩府枝路合同，前經清外務部奏准。茲據督辦大臣盛宣懷電稱，現在勘路事竣，比公司先售一半借票，總數一千二百五十萬佛郎克，小票二萬五千號，每號五百佛郎克票，與蘆漢一式，經外務部蓋印簽字，並知照駐比使楊以鑒。近已由該使先售此項小票。（註一）

英、美、德、意、奧五國公使將商標註冊修改章程送清外務部查核。（註二）

清盛京將軍增祺奏：飭道員蘭祖榮設局丈放廣甯盤蛇驛牧廠荒地，招民屯

墾。

盛京將軍增祺奏：丈放廣甯盤蛇驛牧廠荒地，飭道員蘭祖榮帶同員役，前往設局，並酌定開辦章程，以期有裨籌款，無害民生。（註三）

英、法二使以四川土番謀亂，牒請清外務部保護在蜀教士。（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交通，頁八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六日

二九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七。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四期，中國事紀，頁四七。

二十六日（四月三十日） 清湖南巡撫趙爾巽奏陳籌辦長沙開設通商口岸情形。

清湖南巡撫趙爾巽以中英、中日商約中，均有明文訂定開長沙為通商口岸，為使各國商人就我範圍，確保主權，對口岸內工程、巡捕由華官自辦，築路之費用，房地之收購等，均先妥為籌辦。湘撫趙爾巽奏長沙開設通商口岸謹陳籌辦情形摺如下：

「湖南巡撫趙爾巽奏，為長沙開設通商口岸，謹陳籌辦情形，並請指撥的款，以資經費事。伏查中英商約第八款第十二節，中日商約第十款，均載有湖南長沙開作通商口岸之文，當由奴才咨商外務部預籌辦法。旋准日本駐漢領事永龍久吉東湘面稱：奉本國政府訓條，前來勘量地勢，並稱商約內開批准互換六個月後，即將長沙開設通商等因。照會前來，奴才查開設口岸一事，既經約有明文，必須先事綢繆，乃免臨時竭蹶。是以去冬十一月即電咨外務部飭總稅務司轉飭岳州稅務司夏立士來省履勘界址，擬妥章程，先行布置。此次日本領事來湘商辦界務，已言明凡租界內工程、巡捕一切管理事宜，悉由我自行辦理，日領並允即在稅司所定界址之內，分段租認，不再另索專界。蓋長沙雖係約開口岸，而詳譯原約，工程、巡捕可由華官自辦，必須布置得法，因應咸宜，使各國商人皆願就我範圍，方足以保主權，而敦睦誼，此現時籌辦大略情形也。惟是長沙水陸交衝，商務四集，此次稅司勘定界地，東起湘江西岸，西抵鐵路界邊，南至北門城河，北迄瀏渭，沿河地勢頗寬，已較岳州加增不止十倍，一切布置，不便過於簡陋，致於交際有礙。造端較大，則需費自鉅，當飭洋務局司道，將工程等項詳細估計。茲據詳稱界址廣闊，用費甚繁，只得就至簡之數，逐項估計。如築路一項，北門外湘春街起至新開河止，稅司指定此段路工最關緊要，目下即需修培，惟地勢高下或尺數，或丈餘，一律填平，計土方約二十餘萬，需費七八萬兩。再加直長馬路一條，橫長馬路三條，工料非四五萬兩不辦，兩湖春街以東，新開河以北之地段，尚不與焉。如礮岸碼頭一項，沿江地勢極低

，水潦輒至，非一律修築灘岸，不足以固界基，而風浪激衝，工料須異常堅緻，並須建築大碼頭，及驗貨碼頭、驗貨廠，此項工費，至少需八九萬兩。建設橋閘、修濬溝渠諸費尚不與焉。如購地一項，查岳關辦法，凡租界地方均係官爲收買，再行租給洋商，以免私相授受，致滋流弊，擬即仿照辦理。但財力艱窘，礙難一概收買，惟就緊要地方先行擇購，以備洋商租用，並預留自用地段，約略計之，已需六七萬兩。而將來購買之款，及轉徙房屋遷移墳墓之費尚不與焉。如司局公所一項，查建造新關、郵局、稅司公館、理船廳住所、驗貨、鈐字、扞手、各種寓所，前經稅司估計時價，聲明需費六萬兩，而工部局、巡捕局、洋務分局、會審公堂、電報分局、及稅司所請西商官花園地址等尚不與焉。又如工程巡捕既由自辦，擬暫自聘西員管理，一面籌設警務學堂，學習各項章程，並英、法語言，每年需費亦三、四萬兩。以上各端，再從估計之中，力從省儉，至少先須籌撥銀三十萬兩，方敷開辦等情，詳請奏咨前來。奴才親加履勘，分端考查，所請三十萬兩之數，實已難於再減。目下湘省攤款過鉅，又以廣西毗連，匪氛未靖，協助軍餉，籌辦邊防，日不暇給。庫款既絀，民力亦窮，際此要需，徒藉仰屋，惟有仰懇天恩，敕下戶部指撥的款三十萬兩，以應長沙開埠急需。奴才等當就近督率稽查，務飭在事各員，格外撙節，實用實銷，倘有不敷，再行續請。如能節省，涓滴撥還，不使稍有糜費。又查二十五年岳州開關，請撥經費，由戶部指撥湖北鐵路官款十萬兩，劣募任麟存典款項五萬兩，嗣鄂款既提撥無着，任麟係親友寄存，中多轉轉，均無實濟，卒至竭蹶挪移，至今時閱五年，礪岸等工零星建設，迄未竣事。惟岳州上接宜昌，下截江漢，商務本不甚多，又不自開口岸，雖因陋就簡，外人尙難爲越俎之謀。長沙爲商約指開，東西各國，爭先注意，倘難苟簡必至藉口多端，是則保目前自有之權，即以恢日後無窮之利，植基愈固，則收效愈多，此又奴才不敢不先事瀝陳，抑亦部臣所能共諒者也。現在開埠事宜即由洋務局司道會同辦理，俟布置周妥，即當奏設監督，定期開關，約計其時，當不逾日本商約所開互換後六個月之期限。謹會同湖廣督臣張之洞恭摺具奏，伏乞聖鑒。」

本日，奉硃批：該部議奏。

清署貴州巡撫林紹年以黔省久病錢荒，奏請籌款購辦機械，開鑄銅圓，以

蘇民困。(註二)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一七一—一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八。

二十七日(五月一日)

清軍機處致電各督撫，請查禁寄售革命書籍。

此項電云：

「近聞南中各省書坊報館，售悖逆書，如支那革命運動、新廣東、新湖南、浙江潮、併吞中國策、中國自由書、中國魂、野蠻之精神、二十世紀之怪物、帝國主義瓜分慘禍預言、新民叢報、熱血譚、蕩虜叢書、瀏陽二傑、論新小說、支那化成論、廣長舌、最近之滿洲、新中國、支那活歷史等，種種名目，駭人聽聞，喪心病狂，殊堪痛恨。若任其肆行流布，不獨壞我世道人心，且恐環球太平之局，亦將隱受其擾害，此固中法所不容，抑亦各國公律所不許者。務希密飭各屬，體察情形，嚴行查禁。但使內地無銷售之路，士林無購閱之人，此等狂言，不難日就漸滅。想閣下關懷世教，必能妥籌辦理也。」(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二〇。

二十八日(五月二日)

清盛京將軍增祺等奏報奉天省城等處日俄兩軍進退情形。

自正月二十六日起，日俄戰事即逼近奉天省城，戰況激烈，至二月中旬俄軍始漸退。軍隊過處，焚掠淫兇不堪言狀，難民流離失所，實爲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之劫難。增祺等奏文如下：

「竊日、俄兩國自正月二十六日起，戰事日急，逼近省城，其初西南正西礮聲甚緊，正月三十日、二月初一日北面礮聲更緊，鎗聲亦晝夜不絕，迨至初三日正南西南火光燭天，初四日鎗礮益形逼近，城內俄道勝銀行與辦商務交涉各俄員，先數日均已盡去，廓米薩爾亦於是晚出城，初五日天明，俄軍退據南邊門牆根，礮激霆奔，鎗飛雨驟，劇戰之烈，莫罄形容，幸相持未久，俄軍即轉東北而下，維時奴才等督同闔城旗民，文武暨巡捕警察各隊分段彈壓，商

民安靜。俄師既無大股進城，日師亦未向城轟擊，城內間有飛彈，並未傷人。詎申刻突有敗兵馬步數千，由北邊門闖入，奴才等尙派文武各官交涉局營務處馳往，告以不可在城內開仗，並擬查照局外章程，如肯交鎗，允爲保護。該俄員弗應，正向東門進發，適東門、北門外日軍皆至，有不得出者，在土城內東北隅整隊擊鎗，爲拚死計。該處居民櫛比呼號奔避，奴才等復急令營務處總辦參將夏覲滋冒險前往詳晰剖陳，忽日兵又由西門進城，不下千名，遣其通譯來署，聲稱彼軍所以未肯遽攻者，慮傷附近百姓，實逼處此，非速令交鎗不可。時已昏黑，因又飛騎告知該俄官，終以徒手見害爲疑。夏覲滋矢口與約，力認華官擔保，始各將鎗交出，聽由日員安置。另有俄紅十字會病傷兵丁婦女數百人，亦與日員商明保護供給，往返三次，至夜三鼓事乃大定。是夜四鼓日軍政官小山秋作、憲兵長小澤壽進城來謁，初八日、初十、十一等日司令部參謀少將福島安、司令部參謀總長大山巖、副長兒玉源太郎與其閑院宮載仁親王相繼入城，奴才等歷與接晤，諸凡浹洽。大山儘帶一聯隊隨護，其大軍均未進城，福陵、昭陵以及宮殿，彼均撥兵守護，以昭慎重，此省城日俄兩軍進退情形也。其在東北各城者，據報與京俄軍於二月十二日寅刻自焚糧草而退，日軍於二月十四日申刻到街，鎗礮不鳴，陵寢父安。懷仁俄軍經俄統領馬大力多夫於正月二十六日撤退，三十日辰刻日統領面高俊一進城，二月初二日統領花田進城，嗣於初五、初七等日花田及面高俊一督隊開赴西路，通化俄軍先因二月十二日縣屬西路來有日隊五、六百名，聞信開拔，乃日隊仍於次日撤回，十六日西路後來俄兵三、四百名，十七日俄統領馬大力多夫又帶來馬步三、四千人，至十九日始各撤退。鐵嶺俄軍於二月初十日晚間棄火車站北退，其東山頭尙有守隊接戰竟夜，至十一日天明撤退，日師隨至。開原、通江俄軍均於二月十三晚間退盡。並據署開原城守尉樹棠、署開原縣知縣陶應瀾稟，該城界內自二月初三日起，俄人歸師即已絡繹道旁，居民爭避入城，均經妥寬房間，隨時安置。初八日下午，當路礮聲大作，迨至十三日晚間，只餘城東北暫息之隊尙數千名。十四日清晨有日步隊三十五人入城，即時分往東北旋在東北城牆與俄兵開鎗互擊，約逾二、三刻，俄師悉退，日隊隨即陸續進攻，日軍司令官爲陸軍大將野津道貫，其駐開城內者爲陸軍步兵三十九聯隊，隊長少佐先鋒官高倉永則，昌圖俄軍於二月十五日清晨退盡。並據署知府涂景濤稟，俄隊自二月初八日出馬千總台門向北開拔，兵馬車輛無數，十七日未刻日官陸軍少將秋山谷帶領馬隊抵街，惟聞馬隊不日北行，另有步隊來府駐紮，其鐵嶺、開原以及

本府境內鐵路兩旁，所來難民皆已隨時安撫，尙無失所。目下俄退甚速，一俟大隊前進，擬即分別酌發牛犂，俾安生業。此東北各城所報日、俄兩軍進退情形也。奴才等伏思奉省爲國家陪都，關繫根本，陵寢宮殿之所在，祖宗靈爽之所式憑，乃以地屬戰疆，瞬臨烽火時，奴才等先自照會日、俄兩帥，並電請外務部轉商各使與其政府，均約明弗在近城攻擊，一面飭令管務警察各局處，分派員弁晝夜巡警，一面派員四出查賑，暨在省設局賑撫，仰託皇太后、皇上洪福，陵寢宮殿晏然無驚，居民難民一切無恙。刻下春耕臨邇，正在分別酌給銀兩，遣令歸業，計現在已遣者業有一萬二千餘口。此外東北兩路，凡已戰過府縣，亦皆飭令即時資遣，俾速歸耕，藉以仰紓宵旰東顧之憂於萬一。除昌圖以北以東地方，俟戰過隨時續奏，並咨外部。謹奏。」（註一）

又奏日俄戰地情形如下：

「再密陳者：據東北兩路府縣稟報日軍所至處所，頗能約束其衆，市塵不擾，主客相安。惟俄人以敗潰之餘，不免恣意橫行。又有通事暨所招匪隊相助爲非，焚掠淫兇不堪言狀。刻就已報各屬計之，東路以業經戰過之通化爲最甚，北路以正在接戰之海龍、西豐、西安爲最甚。戰過之地，惟在撫綏；正戰之地，亟資挽救。奴才等昨已先將海龍、西豐所報情形，電請外務部切商俄使轉令嚴禁，一面密飭該各文武相機鎮撫，勉力支持，務須妥爲保護居民，不使流離失所。謹奏。」（註二）

清駐俄使臣胡惟德電告外務部，言俄國將派新募兵二十萬往吉林哈爾濱。（註三）
清廷以特圖慎署理鑲藍旗滿洲都統。（註四）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二〇一—二三。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八九，頁二三。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十九號，頁一一〇。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九。

二十九日（五月三日） 清廷以白金柱調補雲南開化鎮總兵，蔡標調補廣東瓊州鎮

總兵，韓立本補授四川重慶鎮總兵。（註一）

清四川總督錫良奏，籌議收回三瞻。

清四川總督錫良奏：籌議收回三瞻，請飭駐藏大臣開導藏番，令番上人等繳回瞻地，調回瞻官，並給還兵費銀二十萬兩，由川籌解，以杜狡謀。又奏：關外喇嘛等搖惑抗拒，疊起事端，現飭提督馬維祺赴鑪城相機進剿，並請駐藏大臣將關外兵事就近指示，以免遲誤戎機。得旨，著即體察情形，妥籌辦理。（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三，頁一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三月二十九日

三〇四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四月

孫先生文自比返英，與吳敬恆晤於倫敦；旋自英赴德，籌組革命同盟會，開第二次會於柏林，留學生加盟者二十餘人。

孫先生文於在北京布魯塞爾召集留學生首次會議，建立革命團體外，旋於本月自比返英，在倫敦與吳敬恆相晤，歡洽逾恆。惟是時吳氏並未加盟，其正式入會是在是年冬。在英加盟者僅孫鴻哲一人而已。

孫先生旋應朱和中等請赴德，寓於柏林羅蘭多爾福街（Zollendorf Strasse）三十九號和中寓。先生每日上午自理信件，午餐後外出遊覽，晚餐後留學生來寓集會。居十二日，討論特爲詳盡。逐日所討論者，乃建設之事，衆多無異議；惟薛仙舟對平均地權，反駁甚力；馬德潤對五權憲法，亦不甚贊成，其所舉理由以德國憲法、普魯士憲法爲藍本，衆皆不直其言，以德國爲君主國，其憲法實不適用；仙舟並舉美國憲法之優點以駁之，馬遂無詞。於是乃開第二次會於柏林，留學生劉家倌、賓步程、陳匡時、周澤春、王發科、王相楚等二十餘人加盟。宣誓時，惟馬德潤、張九維不至。翌日，先生邀和中往馬寓拜訪，適張亦在座；先生又請其加盟，馬終不允，張惟馬意是從。先生乃顧謂和中曰：「爾意如何？」和中答曰：「革命者，犧牲之謂也。犧牲須出於自己，他人誰能代爲犧牲？」馬面赤語塞，遂絕往來。

賓步程新遷居於安斯巴哈街（Anspacher Strasse）十號，邀先生與諸同志相會，歡悅異常。先生於席間述其少年軼事及革命經過，衆人益欽服。當晚先生即往巴黎。（註一）

附錄：賓敏陔：我之革命史（註二）

清光緒乙巳年，余在德國留學，對於孫中山先生在歐組織革命事業，身歷其境，知之甚詳。自辛亥鼎革以後，

祕密者變爲公開，各人著作雖多，對於在歐情形，頗有不盡之處。即中山先生傳略亦僅云開第一次會於北京，加盟的三十餘人；開第二次會於柏林，加盟的二十餘人；開第三次會於巴黎，加盟的十餘人。即鄒魯君所編中國國民黨史稿亦僅云：朱和中同柏林，劉家倫、賓步程等復請總理至柏林云云。但此中有大關鍵，知者甚少，惟蔡子民君前爲家母撰壽文略爲及之。茲將總理在歐經過情形敘述於後，以備編史者作爲參考之材料。

乙巳年六月間（應爲是年春——編者），總理在美由留歐同學中數人祕密發起，匯去川資，請總理來歐，先抵北京，由賀子才、馮承鈞、胡錚等招待，入會者二十餘人。留德學界聞訊，公推朱和中代表歡迎，由余在柏林籌備一切，數日後，總理偕朱和中蒞德，住於余寓內，是夜即召集同人如劉家倫、馬德潤、周澤春、王相楚、王發科等十餘人，即在余寓內入會，簽字摩指並舉手盟誓。當時德潤因五權憲法一條宗旨不甚相合，臨時退會，此外並無異議。次日，余與劉、朱三人陪總理漫遊柏林勝地，並攝相紀別。住三日即至法國巴黎，臨行時並指定余寓爲通訊總機關。至所需車票，余已爲定妥，並電巴黎友人至車站迎接。孰意總理去後，王發科、王相楚二人追踵祕密至法，適總理有事外出，取其皮包剖之，將比、德同人會冊攜去，奔告駐法公使孫寶琦，孫認爲此事關係漢人在歐留學生前途甚大，接受名冊而斥之去。孫公使旋即將冊郵寄駐法、比歐洲留學生監督閻海明，聽其如何處理。閻接冊後，將各人之姓名逐一剪下，郵還本人，余等在柏林接此函後，始知事洩。同時法總統亦有函來示知情形，囑其各自防範，以免危險。

事敗之後，總理一人在巴黎，川資尙無所出。來函示余，速籌速匯，以便啓程。接函後，商之留德同人，均無人承認，遂與朱和中二人私議，計總理來函有囑匯至新加坡一路川資等語，彼此切實核計算二等船費若干，由巴黎至馬賽二等車費若干，沿途零用錢若干，統計匯去佛郎二千元。孰意總理接款後郵函申斥，略云：「吾乃中國革命領袖，若以來函所云，車船以二等計算，有失中國革命家臉面，絕對不可，望再籌匯」云云。此時余與朱君羅掘俱窮，同人亦不敢再談革命。幸當時余任留德學生會會長，遂將會金二千餘馬克合成三千佛郎匯去。總理得以成行，余亦於二年內陸續將膳費節省歸還會金。

註二：「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四一一—四一二。

初一日（五月四日） 俄政府聲稱庫倫以東蒙古草地及伯都納以西，均為中立地，兵隊往來轉運等事，已電令停止。

清吉林將軍富順，因吉林電線為俄軍強據，特派專員至京面稟清政府，謂近有俄軍支隊向蒙古進發，沿途插標，將築枝路以通蒙古，藉運糧芻等語。清政府即據情電致駐俄使臣胡惟德，飭向俄廷交涉。旋接胡惟德覆電，略謂：俄國政府聲稱決無破壞中立之意，所有庫倫迤東蒙古草地及伯都納迤西，均為局外中立之地，兵隊往來轉運等事，已電令停止等因，請即電知該地方官及蒙古各旗一體遵照。（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軍事，頁二七六。

初二日（五月五日） 清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等奏請變通竊盜條款。

清廷准修訂法律大臣伍廷芳等所奏變通竊盜條款。凡竊盜應擬笞杖者改擬工作一月，杖六十者改擬工作兩月，杖七十至一百者每等遞加兩月，並令各省從速舉辦習藝所，授以生活技藝。奏曰：

「竊臣等議覆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恤刑獄各條，於本年三月二十一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復於二十一日恭讀嚴諭，責令各督撫認真清理，實力奉行，仰見朝廷矜恤庶獄之至意，悚佩莫名。竊維立政之本，綱紀不容或寬，而化民之方，教養尤難刻緩。是以周官圖土，職事施及羣民，漢代律章，輸作獨詳城旦，於罪隸之中，猶加以陶育，冀其困悔，法至美意至良也。查近來直省各案以竊盜為最多，定律竊盜贓四十兩以下，科罰僅止杖笞，折責發落，久等其文，犯者以身嘗試，習知國法不足畏，釋放之後再犯三犯者有之，積案迭竊者有之，結夥持械行劫者又有之，推原其故，半由於地方官不知教養，半由於定律過輕，難昭懲創。現在笞杖改折罰金，自係曲予矜全，啓發其羞惡之心，第此等刑制，宜於輕罪人犯及無知犯罪者，獨竊盜以撰取為事，犯罪之念蓄於平日，論賊雖有多寡之殊，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一、二日

誅其心實無重輕之別，而此項人犯大率游蕩無業，本難期罰金之可以照納，況竭彼盜泉，充茲贓罰，揆之於理，尤未適也。罰金無力免繳，代以習藝，泰西各國名爲換刑，換刑之習藝與徒流之習藝，性質雖一，究有久暫之分，歷時未久，既難望其舊染之祓除，且恐倉遽之間，技藝亦未嫺熟，刑期滿後，難保不復蹈故轍。考今世各國刑法，竊盜之罪，法蘭西處懲役，德意志處禁錮，或十年以下之懲役，比利時處一月以上五年以下之禁錮，英吉利處五年以下之懲役或二年以下之禁錮，附加苦役及黑牢，日本處二月以上四年以下之重禁錮，其餘各國大致相同，間有並科罰金者，非通例也。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凡竊盜應擬答杖者改擬工作一月，杖六十者改擬工作兩月，杖七十至一百每等遞加兩月，徒罪以上仍照向章辦理。此外以竊盜論、准竊盜論及各項因盜問擬答杖並搶奪強盜案內擬答杖者，俱准此。至各省習藝所如有尚未設立者，即將現犯照應得工作期限暫予監禁，仍令通飭各屬一律從速舉辦，並將已立各所奏報分咨刑部備查。似此量爲變通，藉刑罰代教養，頑冥可收率化之功，以教養清盜源，草野可享乂安之樂，似於公安私益兩有裨也。再各國刑法竊盜從無間擬死刑者，即唐律不過加役流，明律亦罪止滿流，賊重人犯應否酌減之處，容臣等於新律內酌量核定，合併聲明。謹奏。」（註一）

清廷嚴禁商人運煤接濟俄艦。（註二）

俄國第二、第三太平洋艦隊在越南洋面會合，清廷以俄艦至南洋，飭兩廣總督岑春煊預防其駛入中國海口。（註三）

美商倍次擬承辦浙贛鐵路，浙撫聶緝縈飭商礦局轉飭杭、衢、嚴三府紳士集議。

美國協豐鐵路公司代表人倍次請開浙贛鐵路，浙江巡撫聶緝縈飭浙江商礦總局轉飭杭州、衢州、嚴

州三府紳士籌議。該局札文如下：

「爲札飭事。本年三月念七日奉撫憲聶札開：據洋務局詳稱，准駐杭美領事雲照開，協豐公司代表人倍次欲辦杭州至江西邊界鐵道，卽祈照辦等因。查美國協豐公司欲辦杭州至江西邊界鐵道，於地方情形有無違礙，事關商務，請札飭該局傳諭各紳董妥爲籌議，詳請察核批准等情。據此，除批示外，札局卽便遵照知會各紳，會同妥議，詳復察辦等因到局。奉此，除照會外，合行札飭，札到該府卽便會同紳集議，於該處地方興築鐵道有無窒礙，明白詳覆。」（註四）

其後，浙紳公呈，拒絕美人倍次開辦浙贛鐵路。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內務，頁九九。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一八。

註三：「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卷一一，頁一八四。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六日「順天時報」。

初三日（五月六日）

清廷以廣東巡撫張人駿釐剔粵海關積弊，歲增入款四十萬兩，

交部從優議敘。

清廷諭內閣云：「岑春煊奏接管粵海關稅務一摺，據稱：『粵海關稅務經張人駿先行接管，實能破除情面，銳意規畫，積弊一清。約計釐剔樽節所得，每歲可增出銀四十餘萬兩』等語。張人駿任事實心，深堪嘉尚，著交部從優議敘。」（註一）

清廷命各省督撫認真辦理警察及罪犯習藝所。

清翰林院撰文吳蔭培奏請各省府州縣一律分設罪犯習藝所，又奏警察爲當今急務，請飭竭力整頓。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二、三日

三〇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三日

三一〇

奏曰：

「竊臣三月二十一日伏讀上諭伍廷芳、沈家本奏議恤庶獄各條，業經依議。惟立法期於盡善，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實心，用副朝廷省刑之至意等因，欽此。仰見聖朝矜恤庶獄，有加無已，薄海臣民，同聲感頌。查伍廷芳等原奏，凡竊盜皆令收所習藝，按罪輕重定以年限，俾一技能嫺得以餬口。自少再犯三犯之人與京師五城教養局現行章程略同，五城教養局係前山西道御史夏敦復及上年奏定創設，五城科道經理之教養之法，分粗淺工藝十五科，皆擇日用常物一人能作者，成本輕則銷流自易，藝成遣散能自謀生，其宗旨在化導頑民，與工藝局有別也。所成之物出售後，應得餘利按成酌提歸內，餘則存局，於遣散日俾作資本，法良意美，年來收養罪犯日多，內外城竊案漸少，明效有如此者。臣查罪犯習藝所前經刑部分咨各省，議令通設，近年各省摺報辦法不一，直隸於保定、天津各設一所，雲南則省城專設一所，大抵偏重省城，限於經費，不能遍及，惟山東、河南兩省議由州縣分設，因地制宜，一律開辦，已先後陳奏咨部。或謂府州縣偏設，惟所慮經費不給奈何。夫經費有二，曰開辦，曰常年。臣約略計之，如直隸一省，督臣袁世凱所陳辦法保定、天津兩所共容八百人，經始為難，籌費過鉅，若以此八百人分養於府州縣，每縣多不過數十人，少或十數人，開辦之費，建廠屋，招藝匠，派丁役，以佐貳哨弁領之，如本地向有官房或善堂酌量擴充，籌款試辦，事尚易舉。常年之費，似可援山東直隸章程，按缺分優劣攤之，即以攤款作設所後經費，且部行新章軍流徒犯均令收所，凡遞解寄監等費，可挹彼注茲，行之一二年後，成物出售及一切罰鍰，併陸續酌貼內用，但使地方官經理得人，實事求是，天下甘心為竊盜者究亦無人，化莠為良，當可十得其八。合無籲懇天恩，俯念化莠勸工，立法無弊，飭下各督撫責成所屬府州縣限三年內各設習藝所，仿山東、河南章程，並參用直隸攤款辦法，各令切實舉行，天下一律。謹奏。」（註二）

本日，清廷諭令各直省督撫督飭所屬認真辦理。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九期，實業，頁一四五—一四六。

初四日（五月七日） 湖南旅日同鄉會公舉黃興為總理，未就。

是日，湖南旅日同鄉會假東京一川橋帝國教育會舉行選舉，黃興以八十七票當選為總理。黃謙辭，衆乃推次多票（八十二票）之楊度擔任，楊亦不願就職。因決定重行選舉，結果劉耕石當選。（註一）

清廷任命趙爾巽為盛京將軍，鹿傳霖為吏部尚書，張百熙為戶部尚書，劉永慶署江北提督。

清廷以署戶部尚書趙爾巽為盛京將軍，未到任前，以奉天府府尹廷杰署理；調戶部尚書鹿傳霖為吏部尚書，仍兼署工部尚書；調吏部尚書張百熙為戶部尚書。並以鑲白旗漢軍副都統練兵處軍政司正使劉永慶為署江北提督，所有江北地方鎮道以下，均歸節制。（註二）

清廷令准張謇條陳，開辦江浙漁業公司。

張謇條陳開辦漁業公司辦法，擬招集商股，用新法捕魚，購德人拖船試辦，以上海為總局，另設江浙分局五處，浙江分局十處，以挽利權。由署兩江總督周馥奏請准予開辦，奉旨著商部咨行沿海各督撫妥籌辦法。周馥奏云：

「竊前准商部咨本部具奏在籍翰林院修撰張謇條陳漁業公司辦法一片，奉旨著商部咨行沿海各督撫妥籌辦法，欽此。恭錄咨行查照，務將籌辦情形迅速咨復為要等因。准此，當經照會該修撰招商妥籌酌辦，並咨行沿海文武各地方遵照在案。茲准修撰張謇函稱：魚業公司事業與滬道熟商，先規大略，擬招集商股，用新法捕魚，購德人拖船試辦，以上海為總局，另設江浙分局五處，浙江分局十處，以保護舊有之魚業，保全中國之海權為宗旨。議定大概節略設局開辦，俟規模粗定，再彙集各國章程，參考中國風俗沿海七省商情，細訂呈核，請先行具奏等情前來。臣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四日

三一二

查歐美各國濱海之地，魚業實爲大宗，既有水族院考求種類之方，復有養魚書詳繪鱗介之狀，取魚之法，數罟之禁，設會研究，日異月新，民受其益，而國家亦收其利。英與法既各限兩國捕魚之權，美與英又合訂北海捕鯨之約，因魚業致啓交涉，於是特重海權。中國濱海七省，海線長七千餘里，恃魚爲生者無慮數十萬人，然皆循用舊法，網具笨拙，自應設法改良，以圖利源而振商業。該修撰現擬專集華股，講求新法，仿西人船式，并各國電燈法，以電取魚，先就江浙兩省爲始，以次推廣直奉山東閩廣等處，務使遠海貧民均享公共之利益，華商聯絡，預收應有之海權，詳核所呈，節略尙屬周妥，自應准其照議開辦，並飭沿海關道督飭地方文武認真保護。向來衙門陋規相沿成習，應一律嚴行革除，仍飭俟訂立詳細辦法具詳到日，再行咨請商部核示。該修撰又議建水產商船學校各項事宜，已飭會同上海道妥議章程，繪圖詳報，再行核定飭遵。臣維振興魚業，本以保全海權爲要議，然查西國海權以潮退三海里爲限，英法等國海峽甚狹，海濱小島亦多近岸，中國沿海島嶼星羅棋布，甚有相隔百餘海里者，島無大小遠近，皆漁人託業之區，趁潮往來，不分界限，若僅以潮退三海里爲限，則名爲保護，反蹙海疆，不如仍行我向來領海之權較爲上策，此不能不揆時度勢，深思遠慮，預爲聲明者也。此節應如何取益防損之處，自當與該修撰審慎籌議，以維大局。謹奏。」（註三）

清廣西巡撫李經羲電請將廣西鴉片烟捐仍歸桂省自辦。

桂撫李經羲以桂省地瘠民貧，財政拮据，近復頻年匪亂，出款驟增，雖已大局粗平，而後患未靖，兵難遽撤，且辦理善後需款浩繁，數年以來，幸有鴉片烟所入足支本省無定之用，今既改爲合辦，則無米之炊巧婦難爲，種種暗虧從何彌補，特奏請將鴉片烟仍歸桂省自辦，以應急需，當即奉旨交柯逢時查酌辦理。旋經柯氏議以劃歸桂省自辦，殊多窒礙，因電奏不必劃出，由總局札委道員駐桂總辦，仍將所收之款歸桂省撥用。奉旨允准。（註四）

津榆路局籌設鐵路學堂於唐山。（註五）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八〇。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四。

註三：「秋浦周尙書全集」，奏稿三，頁一三一—一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財政，頁一八一。

註五：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二—一二七。

初五日（五月八日） 清廷電飭新疆、伊犁、吉林各將軍巡撫，嚴保邊界。

清廷電致新疆、伊犁、吉林等處將軍巡撫衙門，現屆戰局吃緊之期，即宜厚集兵力，嚴保邊界，固守中立，切不可輕舉妄動，滋生事端，致成不可收拾之勢。恐戰端一開，或有逃兵竄入邊界，不得不預爲準備也。（註一）

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奏請訂明東西通行律例，以保主權而開商埠。

商約大臣工部尙書呂海寰奏，開放商埠必先謀保固主權，欲固主權須速訂東西通行律例。奏曰：

「現今各國對於中國之外交，均以開放商埠爲政策，東三省之結局爲全局所關，日本縱許我收回，各國必主於開放，如不得已而開放東三省，則接踵而要求者將不止於東三省。但開放商埠而不能保固主權，即與失地無異，我既不能拒其所請，即不能不早爲之計。故臣之愚計，預籌開放商埠，必須先謀保固主權，所謂保固主權，即收回治外法權也。臣前歲與劉坤一、張之洞、盛宣懷與英議商約第十二款內載中國深欲整頓律例，以期與各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竭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等語。嗣與美日葡三國議訂商約於治外法權一款，均特列入專條。誠以修訂全國律例乃更定商律之提綱，更定商律爲收回治外法權之要領，然非參考各國通律，斟酌盡善，恐外人不能遵守，擬請飭下外務部、刑部、商部，博採歐美律例，從速酌擬條款，并通飭各督撫體察各省情形，統籌全局，訂明東西通行之法律，由法律以審定商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四、五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五日

三一四

律，由商律以措施商政，次第議訂，總期中外辦法一律，既經議定辦法，凡議開商埠之處，應責成各督撫督同地方官吏照章切實奉行，始能防後患而收實濟。抑臣更有請者，日本商約內有北京開設通商場一事，彼此照會存案，雖有須遵守該處工部局及巡捕章程與其住該處之華民無異等語，然華洋異俗，風氣不同，猶恐將來不免受人欺侮，況京師重地，迥非各海口所可比論，是治外法權尤爲近今當務之急，此又不可不豫爲防範者也。臣朝夕思維，又目覩商埠租界之情形，不勝憤懣，深惕主權之失，懲前毖後，不敢不竭驥愚忱。謹奏。」

旋奉清帝硃批：「該衙門知道，欽此。」（註二）

清廷議准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添設巡道並裁改糧道等缺。

廣東自通商以來，口岸屢關，交涉滋繁，邊防日重，原設各道缺或控制難周，或管轄不便，或事務過簡，亟需酌量添改裁併。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裁撤廣東督糧道，添設廉欽兵備道，改肇羅陽道爲廣肇羅道，改高廉道爲高雷陽道，改雷瓊道爲瓊崖道，升瓊州府屬崖州爲直隸州，改萬州爲萬縣。政務處、吏部會奏曰：

「本年四月初五日准軍機處鈔交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請添設巡道，並將糧道等缺分別裁改一摺，又請升崖州爲直隸州知州一片，均奉硃批政務處吏部議奏，欽此。查設官分職，貴因時因地而制宜，廣東自通商以來，口岸屢關，交涉滋繁，邊防亦日形喫重，一切情形多已視昔遷變，原設各道缺或控制難周，或管轄不便，或事務過簡，自應酌量添改裁併，以重地方。上年九月間湖廣總督張之洞請裁糧道，添設施鶴道，當經奉旨允准。今該署督等擬請裁撤廣東督糧道，添設廉欽兵備道，駐紮欽州，管轄廉州一府，欽州一州；以糧道原轄之廣州府，佛山、赤溪二直隸廳，改隸肇羅道，更名廣肇羅道，移駐省城；以原屬雷瓊道之雷州府，原屬肇陽羅道之陽江直隸廳，連同高州府，歸原設之高廉道管轄，更名高雷陽道，仍駐高州；原設之雷瓊道更名瓊崖道，仍駐瓊州，均爲因時因地，裨益治理起見，應請准其所請。廉欽道廉俸即以裁缺糧道改支，暨廣州府經歷撤銷兼管糧庫名目，裁兵節存米價，由各州縣

徑解司庫存撥糧道，原管稽徵各項奏銷，概由藩司辦理，所議亦均妥協。再該督等片奏請將瓊州府屬崖州、知州升設直隸州一缺，係因與附近該州之感恩、昌化、陵水三縣，萬州一州，均距府治過遠，管轄多有不便，與臣等前經議准山東升設膠州直隸州，河南升設鄭州直隸州情事相同，亦請照准。所有原屬該府之感恩、昌化、陵水三縣及萬州改設萬縣，均歸崖州管轄，俾便控馭而符體制。至所擬添設之廉欽道請作為衝繁難要缺，由外揀補；崖州改為衝難煙瘴要缺，吏部查定例道府題調要缺，令該督撫由外揀補，准其升調兼行。今據署兩廣總督等請添設廉欽道定為衝繁難邊遠要缺，由外擇其地相宜者酌量陞調揀補，以資治理。此缺既係升調兼行，是否即作為題調要缺；又片奏崖州升為直隸州，萬州改為萬縣，查崖州原係難簡調缺，今升為衝難煙瘴直隸州要缺，萬州原係疲要調缺，今改為縣缺，兩缺題調字樣是否仍舊抑或增改，均應令該署督奏明辦理。至所稱擬改之瓊崖道、高雷陽道、廣肇羅道均係將轄屬分別增減改隸，並非裁缺，各缺現任人員應請一仍其舊，自應准如所請。惟崖州知州、萬州知州今既將缺分升改，現任人員是否仍舊，亦應令該署督等奏明核辦，裁缺之廣東督糧道恩燾應俟奉旨後，由吏部照例知照軍機處請旨另簡。其餘改鑄關防印信一切未盡事宜，均應由該督撫等詳細酌擬，分別奏咨辦理。謹奏。」（註三）

本日，清廷諭准實行。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六日「順天時報」。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六期，外交，頁三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內務，頁一二—一四。

初六日（五月九日） 俄兵一隊侵入通化縣，迫放囚犯四名，並擄縣令北去。

清署興京通化縣令突為俄人拘去，并將縣署囚犯全行放逃。該縣巡檢飛稟盛京將軍廷杰，轉電外務部照會駐華俄使，速電該國駐遠東總司令官令其放還。（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軍事，頁二七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五、六日

初七日（五月十日） 上海紳商籌議抵制美國禁止華工辦法，主張禁用美貨。

美國因加里福尼亞州金礦的發現及中西部的開發，吸引大批華人入境，其中除少數學生、商人及官員外，大多數為勞工。其後因工作機會減少，失業者衆，而華工因取資低廉易於謀生，遂引起白種工人的仇視，美國國會亦訂立法律，苛待華工。（註一）此等苛例，實皆緣約而行，如光緒二十年續訂禁約第二款規定遵現時之例及嗣後所定之例，第三款規定遵守美政府隨時酌定章程等，即為厲階。駐美公使梁誠因與美政府磋商數月，美政府一意堅執，梁誠拒不畫押，美政府擬令新派駐華公使柔克義直接與清政府交涉。本日，寓滬紳商集衆會議，電請外務部峻拒，並擬抵制之法五條，電告通商二十一埠，一律照辦。（註二）所議抵制項目有五：不用美貨、貨運不用美船、不入美人所設學堂讀書、不擔任美國商行之買辦通譯等職、勸令美人雇傭車夫等罷工。其致外務部電云：「美例虐待華旅，由工及商，梁使不肯簽約，聞美直向大部交涉。事關國體民生，籲懇峻拒畫押，以伸國權而保商利。並告美使以輿情不服，衆商擬相戒不用美貨，暗相抵制。美念通商利益，必能就我範圍，務期堅持，大局幸甚。」（註三）

附錄：

一、胡漢民：清政府與華工禁約問題（註四）

內地華人爭開會拒約，不用美貨，滿政府惡之，電告兩江總督周馥，欲甘心於上海首倡發議之人，直隸總督袁世凱，亦嚴示禁止所屬，不得拒約，其他各省疆臣皆仰承意旨，持消極主義，拒約會為之大惑。

按華人以美禁華工約為虐滋甚，乃有不用美貨之議，漸見實行，以要求廢約。此事準正義人道而行，未嘗為野蠻無禮之舉動，以比諸歐美各國同盟罷工者，其性質雖相似而不同。蓋彼用之一大羣之中，而此則對於異國，彼或涉於暴動激烈，而此則悉出平和也。前此我國不知合羣為競爭之必要，故恆以無團體觀念，貽誚外人，然而形見勢迫，我同胞之熱情乃固結不解如是，故方其未實行也，外人之覬覦者輒持二說：一曰華工之禁為國際問題，非特人

民與人民之關係，不爭以國權，而爲私人之爭，非也；一曰華人之作事，鮮不始銳而卒怠者，我輩有以見其不能持久，所謂支那人之性質也。今者實行拒約漸推漸廣，而相與勵守者未之或怠，則第二說不辨而自明。惟第一說則外人誠不知我民族之位置，與夫偽政府對我之手段，故以國際之恆情相比比例耳。夫滿洲政府，非我漢人之政府也，其視我民族之疾苦顛連，誠不異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苟非可以資之爲彼族利者，則坐聽其生死而遑欲望其出死力以爲我民爭便利耶？故我民族既先憫彼偽政府，屢以違背公法者失各國之信用，而墜喪我支那大國之資格，凡國際之折衝十九敗釁，而尤慮彼不恤吾疾痛，惟知虛與委蛇，及夫期效已過，失敗莫挽，則但以再四磋商無可如何者爲塞責，此所以不復責望要求於彼求間接之效果，而直接對於美人爲之也。今天下無無政府之國，以國際之關係，政府不能爲之爭，而以待人民之自爭，人民亦欲自爭之，而不敢望政府之過問，如是而猶目之曰此吾政府也，此吾政府也，諂且厚誣，其愚殆不可療。然吾人之度滿洲政府處此，亦惟聽漢人好自爲之已耳，而事實之來，竟成反動，風行雷厲，逞其蠻力對於漢人，若以上所聞，此則真當事者所不及料，而外人覬國者見之，不知又作何言論也。

滿人雖愚悍已甚，然豈不知庚子以來，滿已孤立，漢人之疾視排滿者，其聲愈高，計莫如急行一二善政，僞順漢人之欲而收其心，故凡漢人所建議以爲當興革之事，滿政府不憚以一紙僞詔姑試爲之。其不力無效，彼固以爲官吏之責而不任咎，漢人之無恥寡識者，居然沾沾以自喜，忘其出於異族政府之牢籠人心也。今茲拒約之舉，爲四百兆漢族所同注意，若率行其牢籠漢族之政策，何難陽爲聽從慰藉，更委其事於外交官，使力主之，其成固可以交歡於漢，卽不成亦見爲勢所禁格，非政府之不恤民也，則其舉動固不必若是之悖妄，而重爲此取怨漢人之事。然滿政府固別有肺腸，有挾與牢籠人心之政策並用者，何則？專制之國驟施寵惠，則人忘其恩，故時時采牢籠政策，卽時時用壓制政策，然後俯伏愛戴兩俱有功。孟德斯鳩謂專制國民不知有恥，謂其日顛倒於政府牢籠壓制之政策而不自覺也，滿洲政府正利用此以對付漢人，故以我漢族所最同心同德而謀畫之拒約舉動忽加壓制，吾人正勿疑其與近年所施布以牢籠我者相違反也。雖然滿政府之斷然對於此事必以壓制者，則尤有其目的，吾人自各方面觀之，而可得分之爲三：

一、懼漢人之有團體而或爲彼患。此次拒約，吾民族合羣之實力，吾人敬之，外人譽之，滿人忌之矣。其意豈不曰是

非我族類，前茲所以得折鞭答之令莫予違者，爲漢人無團體無合羣之實力耳。拒約問題起，而應者徧國內外，無上中下社會同其願力，爲權利之競爭。然漢人之失權利於我者，較此何止百千倍，而又重以仇讎日夕銜視，一旦謀所以對我而恢復其權利，洗雪其讎恥者，其勢力將不可禦，故不如及其未發也而摧抑之。吾族既伸而彼族解散，則既不以合羣之成功留紀念於後日，而且使其英傑見團體之不足恃，必灰心喪氣，久而後蘇，蓋懲於此而遂於彼，滿人以漢人永不能合羣競爭爲利者也。履霜堅冰，慎防其漸，杯弓蛇影，未免人疑，此胡虜漢奸第一心事也。

二、將借外力而壓制我。其懼漢人有團體既如前所云矣，又慮其蠻力之不足恃，而漢族之類其姦者之不服反抗也，故託爲國際問題，不可使民人之舉動生外交上之惡感。蓋庚子而後，滿人排外之政策，一變爲媚外。其排外也，端剛諸滿奴初不自量，欲遂其豕突狼奔之志，而患外邦文明輸入，使漢人有自由獨立之思想，其亦一大原因也。（滿人排外即以防漢，此意他日當別論之）迨乎勢力不敵，然後變其宗旨，欲借外力而保其僞統，凡可以獻媚外人者，不憚犧牲漢人而爲之，雖其醜惡污下，終不得信用於人不顧也。故此大美人固未嘗有嚴厲之責問，即有所問，而人民貿易之自由，誠非政府之所得干涉，華人今茲祇相約置美貨而不用，非斥美貨而不使來。爲政府者，對於外交，措詞正復易易，滿政府非不知其然，而外欲見好美人，惟恐不及，內則正欲借此以壓制我民，而使乏於辯姦之識者無以議其後。其言曰我非惡人民有團體能競爭也，屈於國力之不敵無如外人何，是故徒以滿政府出於外交之詭屈而禁止拒約者，猶未知其心事也。

三、寧盡喪漢人而惟恐失滿洲寸土。前二目的，滿洲之自爲計不可謂工，而至欲以禁止拒約爲保存滿洲計，則真無異於癡人說夢。然此意胡奴漢奸不諱言之，則吾人不得以爲無有，彼其意欲見好於美，使美人爲緩頰於日俄兩國，而或者沾溉所餘，比量較多，曾不知滿洲與圖久置諸日俄兩國勢力圈之下，其問題之有變更於日俄媾和之後者，惟彼日俄兩國間之權利耳，至滿奴之首邱，則久非其有。且美大總統之於日俄議和也，其所居地位於國際法爲周旋者耳，而和約成後獨能爲以第三國資格，爲他人主張權利於媾和兩國間，殆亦事勢所無。滿奴徒見前此遼東半島幾割日本，幸陰結俄國，使聯德法以抗之，而事遂止，後雖分償旅大廣膠，要皆漢人之土地。此次美苟爲用，無妨故智重生，然亦思三國之阻日原以勢力相迫，而日人十年忍辱懷仇，故有日俄之戰。今者日

俄固不易有退讓，而美之勸和爲世界平和保證，亦豈肯步三國後塵，獨見好於滿清？故曰滿奴以禁美約爲滿洲計，真癡人說夢也。夫美之能爲滿洲緩頰與否，既渺不可知，而但以博人之歡心，卽已無微不致，蓋視漢人甚輕，而視滿土甚重，（去月東京留學會館得上海電云，政府議以福建易東三省。諸電救知時事者，皆料其非事實，蓋日俄之取東三省於名義無害，而勢力所在之要點亦無能易也。然此等謠傳必非無因，滿政府苟可以爲其首邱計者，遑問中國？此或出於不知外交之滿奴建白此議，後有點奴知其謬而輒沮。顧此等觀念，決爲彼族所常繫不忘者也。）自以爲有益而爲之也。

彼以此三目的而禁制我漢人，漢人而果爲禁制與否，則又不繫於工約。蓋自彼言之，以蠻力對我之後，正宜稍有所盡以市恩，如所云委之外交官而理之，所爭得失皆可以藉口者也，而吾漢人雖被壓制拘迫於此異族之政府，而前茲團體之鞏固，已足以動外國之感情，他日工約，或有轉移，殆亦在意計之內，而吾獨謂以此舉而生滿政府之反動力，其所得有在解除工約之外者，何也？工約當爭，而事有大於工約者，吾同胞特未之辨，遂若相忘耳。且彼漢奸之惑人也，輒曰彼政府已同化於我，滿漢不分也，今則其惡恨我有團體也如是，不惜犧牲我以求悅媚於人也如是，重彼首邱而輕我漢人如是，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彼雖巧辯，其尙能惑我同胞乎？嗚呼！權利之思想久忘，主奴之位置已定，異族醜類，方且驅汝上而時時魚肉汝，汝弗之爭，而乃遠與人爭耶？我爭美約之同胞，其亦可以興矣。（或謂滿政府既漠然於漢族之利益，何以對於粵漢鐵路極力爭復，獨不爾耶？此自由有說，鐵道爲交通之機關，政府方欲握之以監督漢人，故非工約比，工約則專爲民族之事，彼曹無所私利也；且爭鐵路者，其風潮不如工約之大，又皆以要求於政府，使爭之爲主，更非工約比，故曰非可資以爲彼族利者，則坐聽其生死也。）

二、梁啓超：記華工禁約（註五）

（一）其歷史

華工之往美，實由美人招之使來也。當加縛寬尼省初合併美國之時，急於拓殖，而歐洲及本國東部之移民，憚其遼遠，來者不多，資本家苦之，及覓得金礦，盛開鐵路，而勞傭之缺乏更甚，是以渡海而求之於中國。今者加縛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二〇

寬尼之繁盛，實吾中國人血汗所造出之世界也，何也？無金礦，無鐵路，則無加鐸寬尼，而加鐸寬尼之金礦鐵路，皆自中國人之手而開採而築造者也。

同治七年，即千八百六十八年，中美續訂通商條款第五條云：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願常住入籍，或願隨時來往，皆須聽其自由，不得禁阻。第六條云：中國人至美國，或游歷各處。或常行居住，美國必須按照相待最優之國所得游歷與常住之利益，俾中國人一體均沾。

彼條約實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然其時往者顧不甚衆。吾游舊金山，有七十餘齡之父老爲余述彼初至時美人歡迎之狀雖神明不如也。其後開風而往者日盛一日，至光緒初年，而每歲移住之人民，殆十餘萬。夫以吾東方產業之萎靡，工價之低廉，以與彼寶藏新開需工若渴之地相較，則吾民趨之若水赴壑，亦固其所。然自茲以來，東部工人聞西方之極樂，爭走集者亦歲增，於是美工與華工之衝突漸起。

千八百七十七年（光緒三年），加鐸寬尼之產業界忽入於恐慌時代，（主計學家言凡生計界往往有恐慌時代，或十餘年而一見，或數年而一見，蓋人民醉於投機事業，以牽動全局也。其理長不具論。）一切股票，盡皆下落，全省驟然，貿易不振，工事頓乏，所有工價，隨而暴跌。美國工人以其所入不敷事畜，而中國以勤儉之性質，且移住者率無家屬，以低廉工價亦足自給，不惜稍貶以相遷就，故資本家益用中國人，而美工得業愈少，於是相妒相憎相仇之念益磅礴於彼等之胸中，全省騷然矣。未幾遂有所謂沙地黨者起。

沙地黨之首領曰奇亞尼，實市井一無賴也。薄有積蓄，因投機全歸失沒，乃發憤學演說，欲投身於政治界。其年之末（一八七七年），適必珠卜市有同盟罷工之事，全國工人多表同情，奇亞尼乃煽惑加省之工人。設立一工黨，在舊金山港口西方沙際一空地。集衆演說，故當時以沙地黨得名。奇亞尼指天畫地，肆口嫚罵，忽得下等社會大多數之歡心，來者日衆，政府以其妨害治安逮捕之，訟解得免。自是名愈高，黨愈盛，馴至選舉之際，「底門奇勒」「利巴別里根」兩大政黨全失其勢，而沙地黨遂爲加鐸寬尼省政界之中樞。（按：民主政治之弊即在是，此亦其一例也，言政者不可不深察。）於是新被選之議員，遂提出改正本省新憲法案，以普通投票質諸全省人民，竟得大多數之贊成，所謂千八百七十九年之新憲法是也。

沙地黨之所最仇視者，則資本家與中國人也。故其新憲法之關於排斥中國人者大略如下：

(一) 凡各公司不許用中國人，即有前此經與中國人定合同者，亦作爲廢紙。

(二) 凡中國人不許有選舉權，不許受屬於公家職業。

(三) 議院須定條例以罰招致華工之公司。

中國人在美國者當設種種例規限制之，苟不遵例，即逐出境。

自此憲法之成立，而舊金山所謂唐人埠者，遂爲暴民橫行之地，拋磚擲石，乾唾熱罵，毆辱頻仍，劫掠相繼。蓋彼時加爾寬尼省，幾陷於無政府之地位，而我華民始不聊生矣。如是者一年有奇，未幾市民飽聽奇亞尼之邪險演說，而覺其所益於己者，不足以償所害也，既漸厭之。至千八百八十年之市會選舉，兩大政黨相提攜，得占全勝，而沙地黨遂亡。雖然，侮辱華人之結習，終不克去。

當時華盛頓政府固未嘗有所惡於華人也，而已漸爲輿論所動，始漸謀限制之法。乃與中國公使商議，令我政府以自願限禁之名義，定一條約，即光緒六年西歷千八百八十年北京條約是也。其第一款云：

大清國與大美國公同商定，如他時大美國查華工前往美國並在境內居住等，倘有妨礙美國之利益，或有騷擾境內居民等情，大清國准大美國議暫止。或定人數，或限年數，並非盡行禁絕，總須酌中定限。此是專指華人續往美國承工者而言，其餘別等華人，均不在限制之列。所有定限辦法，凡續往美國承工者，必須按限進口，不得稍有凌虐。

其第二款云：

凡中國商民及學業生徒游歷人等，與及跟隨僱用之人，兼已在美國境內居住之華工，均可任其往來自便，同沾優待各國最厚之利益。

此約以光緒七年互換，光緒八年實行。實行以後，美國以是年西歷五月六日由議院頒限禁華人例案，凡十五款。光緒十年再改正增加，凡十七款。（其款繁不備錄，摘其要者，爲表附於下節）是爲設禁之始。

設禁之始，原訂以十年爲期，及光緒二十年，即千八百九十四年，美政府要求續限，我政府我公使不與較，禁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約遂續。今擇錄其條約第一、第二、第三、第五款如下：

第一款

茲彼此議定，以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計，限十年為期，除以下約款所載外，禁止華工前往美國。

第二款

寓美華工，或有父母正妻兒女，或有產業值銀一千圓，或有經手帳目一千圓未清，而欲自美回華，由華回美者，不入第一款限禁之列。但華工於未離境之前，須先在離境口岸詳細列名下眷屬產業帳目各情，報明該處稅務司，以備回美之據。該稅務司遵現時之例或嗣後所定之例，發給該華工按此約章應得回美執照。但所立之例，不得與此約相悖，倘查出所報各情屬偽，則該執照所准回寓美國之權利盡失。又例准回美之權利，限以一年為期，以離美之日起計，倘因疾病或別有要事，不能在限內回美，則可再展一年之期，但該華工須將緣由稟報離境口岸中國領事官，給與憑批，作為妥據，以期取信於該華工登岸處之稅務司。該華工如不在稅關呈驗回美執照，無論其由陸路水路回美，均不准入境。

第三款

此約所定限制章程，專為華工而設，不與官員、傳教、學習、貿易、游歷諸華人等現時享受來寓美國利益有所妨礙。此項華人倘欲自行申明例准來美之利益，可將中國官員或出口處他國官員所給執照，並經出口處美國公使或領事官簽名者呈驗，作為以上所敘例准來美之據。茲又議允華工來往他國，仍准假道美境，惟須遵守美國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以杜弊端。

第五款

美國政府為加意保護華工起見，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五月五號，美國議院定例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三號，此例又經修改。凡在定例以前，所有美國境內一切例准住美之華工，須照例註冊，中國政府現聽美國辦理，美國政府亦應聽中國政府立定相類條例，凡一切美國粗細工人，（商人亦如議院定例不計）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均令註冊，概不收費。又美國政府允准自此約批准互換之日起，於十二箇月內，將寓居中國無論是否在通商口岸之一切他項美國人民（包括教士在內）之姓名、年歲、行業、居址，造冊報送中國政府。以後每歲報冊一次，惟美國公使人員或一切奉公官員，在中國駐紮，或游歷及其隨從僱用人等，不入此款。

自茲以往，續訂禁例，日出不窮，法如牛毛，民無適從，於是華人往美之路遂將斷絕。

(一) 禁例

光緒二十年條約第二款有「遵現時之例及嗣後所定之例」一語，第三款有「遵守美國政府隨時酌定章程」一語，此皆外交家猾黠之手段，明欺我中國，爲推翻兩國公權，實行自立私例之地步也。我國外交家不知其用意之所存，漫然許之，自茲以往，雖有千百苛例，而莫得與之爭，此所謂合九州鐵鑄一大錯也。今將美國政府所頒禁例之年月及款目，略列一表如下：

(年月)	(款目)
一八八二年五月	十五款
一八八四年七月	十七款
一八八八年九月	十五款
一八八八年十月	四款
一八九二年五月	九款
一八九三年十一月	二款
一八九四年八月	一款
一八九八年七月	一款
一九〇二年四月	四款
一九〇二年五月	九十三款
一九〇三年七月	六十一款

(附考)

此爲最初禁例。

將一八八二年之例改正增加。

增訂一八九二年之例。

此例因檀香山隸美後，加入禁例而設。

此例因菲律賓羣島隸美後加入禁例，並賽會防禁法而設。

此乃戶部將前此所有禁例彙列，且加增訂頒行者。

此乃美國新在工商部設立管理外人入境委員，更由該委員增訂苛例頒行者。

美國禁例，非特內地人墮乎未聞也，即旅居彼中數十年者，尙或茫然不能窮其形。因定例既已煩苛，而例之外復有案，一案之行，而後此復援以爲例，其稅關及司法之人，任意上下其手，而我莫能與校，故案之多益不可思議，欲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二四

盡紀之，常累數萬言。今爲悉心排比，分類列之，以清眉目，關心民瘼者，庶一省覽焉。

(甲) 華人之有入美權利者：

(一) 官吏（及其隨僕）。

(二) 傳教（學校教師亦歸此項）。

(三) 游學。

(四) 商人。

(五) 游歷。

以上五項皆光緒二十年條約所訂明者。

(六) 商人之妻及子女。

(七) 工人有當千八百八十二年以前已至美國，經在稅關註冊，且有合例之憑據者，則可以復來美。其合例憑據如下：

(一) 有父母妻子女現在美國者。

(二) 有實業值銀一千元以上在美國者。

(三) 有債權值銀一千元以上在美國者。

以上二項乃一八八四年禁例所許者。

(乙) 華人之許暫入美境者：

(一) 假道（如往加拿大、墨西哥、西印度羣島、及中美洲、南美洲等處，必須由美國假道者）。

(二) 賽會（來觀博覽會，或辦貨物來賽會者）。

(丙) 合例華人入境之限制：

(一) 護照 甲款所列七項合例之華人，必須持有合式之護照，乃得來美。其所謂合式者如下：

(一) 須由出口之港埠領有該地方官認可之護照。其有權發給此護照之人如下：

(一) 中國各海關道。

(二) 香港華民政務司。

(三) 英屬加拿大稅務司。

(四) 在外國經商之華商，能向該國政府求得護照認可者，亦作合例。

(附注) 其禁例注明不得發給護照之人如下：

(一) 中國駐美領事，不得發給。

(二) 中國駐各國領事，不得發給。

(三) 墨西哥政府，不得發給。

(二) 領得護照後，須經由該港埠之美國領事簽名蓋印認可。

(三) 其護照中必須有本人照相。

(四) 其護照中所列各款目，務須一一注明，不得少有欠缺。

(二) 入境口岸 甲款所列七項人，除官吏外，不許由下列各口岸以外之地方入美境。(下所列諸地，皆有專理華人入境委員駐紮。)

一 舊金山

六 砵黨順

十一 森亞士

二 砵命

七 律注潤

十二 麥巴

三 波士頓

八 聖亞路便士

十三 山姐故

四 紐約

九 摩鸞

十四 檀香山

五 紐柯連

十 博英爐

(按) 一九〇二年戶部所頒之例，尚有廿二口岸准入境者，今年新例裁餘十四耳。

(丁) 例中之挑剔苛禁：

(一) 普通之苛禁：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二五

(一) 雖攜有合式之護照，但於護照所列各款，有漏注一條者，即不准入境。(按) 上海天津各處所發給之護照，多有因此致梗者，余所聞有某大吏之子游學者，緣此阻延數月，不得入境。

(二) 雖攜有合式之護照，至入境時，仍由該稅關委員查詰口供，若口供有一語不合，則作為冒認，不許入境。(按) 華人以此被攔回者，不計其數。

(三) 雖攜有合式之護照，若經醫生考察，認為有傳染病者，即不許入境。(按) 此乃今年美國所頒之海外移民法案特著者，其例本不專為華人而設，惟行諸華人者，特加嚴酷。今年五六月間，有北洋大學堂學生某君到美，醫生謂其有眼疾可以傳染，遂遞解回籍。

(二) 對於游學者之苛禁：

(一) 執游學之護照入境，既入境後，查有作工等弊，即驅逐回籍。(按) 此例其阻礙於我學界前途者最甚，美國寒士其且工且學者殆十而六七，日本在美之私費學生大率皆半歲作工半歲讀書以供學費，此例行使我國苦學界永不能擴充於美國也。

(二) 非習高等學問者，不許入境。今年七月新發之禁例云：所謂學生者，專指欲來美習高等學問或專門學，因在故國無從學習者。(按) 此例最苛，此後非持有本國中學卒業文憑者，當不准入美。

(三) 必預備學至卒業時所需之費用。其費用或以現銀，或以匯票，或由某店號擔保，經稅關委員驗明屬實，乃得入境。(按) 此例亦今年七月新立，要之總不許我國寒士得求學於美國耳。

(三) 對於商人之苛禁 其法律嚴密，不可思議。今更類分之：

(1) 商人之資格：

(一) 惟舖店之股東，乃謂之商，其餘店中所雇用之人，若總辦人，若管銀人，若買手，若賣手，若書記，若管數人，若代理人，若學生意者，一概不得有商人之資格。(按) 此等例所謂無理取鬧者也，安有以一舖之大，而僅一東家能兼諸役者，然則名為禁工，其實並禁商也，彼謂以工人庸廉爭利之故，然則華人店舖中所用夥伴，亦豈爭美工之利耶？要之欲絕吾人往美之路而已。

(二) 凡開酒樓、餐館，開呂宋煙紙煙工廠，開製靴製帽廠，開裁縫店者，皆不得有商人資格。(按) 彼立此例之口實，以此等業需用工人也。然業此者其每年與美人貿易，消美貨最多，此而禁之，孰謂平情？

(2) 在美華商之返國復來者：

(一) 華商欲回國者，須於出口時覓得華人以外之證人二名，矢誓證明其人曾在美國經商一年以上者。(華人不得作證)。

(二) 其證書必須聲明從前並未作過工業，除經商外並無別業。

(三) 欲返國者，須於一箇月以前報名呈請護照，其護照限一年可以復來，一年以外，則所持之證券作爲廢紙。(或有疾病及本人不能趨避之事故者，可以展限一年，惟必須求得前由美國出口處之中國領事發給憑紙證明)。

四對於註冊華工之苛禁 中美所訂禁約，本有並非將華工盡行禁絕一語，故美政府於千八百八十二年令現在已到美境之華工，報名註冊，其攜有冊籍者，許住美國，並可以歸國復來。然其額外之苛禁，亦有種種

(一) 必須在美國有未斷之關係者。(如甲款第七項所列)

(二) 所謂有妻在美國者，須爲合例結婚，並已娶一年之久者。

(三) 所謂債權，必須屬於未妥之數目，非復到美不能索取者，並須債務者同到裁判所證明認欠。(以上兩條參觀甲款第七項)

(四) 註冊之華工欲返國再來者，可以求所在地之稅關發給護照。其法如下：

(一) 繕寫切實口供，註明或眷屬、或欠項、或產業若干，矢誓無虛。

(二) 將身材高矮，面目顏色，肥瘦輕重，四肢長短，及面龐上有何特別之標誌，一一註明護照中。

(三) 須照相兩片，一正面，一側面，黏於護照中。

(四) 欲取護照，須於三箇月以前報名呈請。

(五) 護照限用一年，過期不復來，作爲廢紙。

(五) 對於外籍華人之苛禁：

(一) 美籍者：光緒二十年之條約，聲明中國人不得入美籍，此事半由美國政府之意，半亦由中國政府之意。至華童產於美國者，照例不以華人論，但亦立種種苛例，其欲回國而復來美者，大約亦與回國之華商無異。

(二) 他國籍者：禁例中聲明凡入加拿大英籍、入墨西哥籍者，皆以華人論，如欲入美，一律遵從禁例。

(戊) 堵截來路 華人欲入美者，必有所自來之路，從此處堵之，正本清源，簡易直捷，其手段爲最辣。今列其方法如下：

(一) 堵截船車

(一) 一八八四年改正禁例第二款云：凡船隻由外國港口來美，其船主若有意接載華工來美，或令或幫或准華工登岸，議監禁罰款。每帶一人，罰款五百元或監禁一年。(惟或因避風駛入美港，或順經美港以入他國之船隻，不在此例。)

(二) 一九〇二年戶部所頒禁例第九十款云：火車若載有不合例之華人入美境，其罰例與船隻同。

(三) 一八八四年禁例第八、第十款云：凡船隻由外國港埠來美，其船未抵埠之先，船主要將所載華客名數，及其護照所填履歷，繳交稅務司，若船主有意抗拒此例，即將其船充公，歸爲美國管業。

(二) 堵截偷關

一八八四年禁例第十一款云：凡人或有意或幫助或引帶不合例入美之華人，由岸而入或由船而登美境者，議監禁罰款。每帶一人，罰款一千元，或監禁一年。

(己) 過關虐詰 美政府定例，雖持有合式護照之華人到境，仍須盤問口供屬實，乃能過關，故種種苛待情狀

，半由此而生。今舉其例（此等例非明著於公布之法律者，惟親至其地能見之，求諸法文無有也）

(一) 木屋監禁

丙款第二項所列之十四口岸，皆各設有一木屋，其湫隘狼籍，甚於狴犴。凡華人到關者，無論合例不合例，一概先撥入此木屋候審。（大抵搭一二等客艙，且經埠上有名望人保證者，僅可免木屋之辱。）

(二) 審問延遲

已入木屋者，常或延遲至二三十日始行開審。

(三) 審問違法

(一) 審問者非由司法官，不過任憑稅關委員之意，上下其手。

(二) 審問時無陪審人，亦不許旁聽，大反於文明國獄之通例。

(三) 未審問以前，雖本人之父母親友，亦不許探問，待之虐於重囚。

(四) 審問之口供，不許鈔錄宣布。（按）此其立心何在耶？故稅關員之若何搗鬼，雖通美國之法律家，無從知之，無從非難之。

(五) 經關員批斷謂不合例者，本人若不服，欲翻案上控，必須仍經該關員之手，呈於工商部，惟上控只許一次。又批斷後經三日不上控者，以後即無復上控之權利。

(四) 用罪囚法量身

此法所用名巴太連量身機器，乃法國人名巴太連者所創，現歐美各國獄中所通用，以量囚徒者。蓋囚徒屢有逃獄之弊，故用此法，先照其相，全身半身，正面背面，左側面右側面，復以機器量其頭骨若干闊，眼耳鼻口之距離各若干，身長若干，手足長若干，肩與肘、肘與腕、股與膝、膝與脛距離各若干，伸臂而量之，復屈臂而量之，雙立而量之，復丁立而量之，（其量時皆裸體。）又指節、趾節長若干，無一不纖悉登錄，所以使罪囚逃獄者，雖在千里外，猶無從漏網也。今華工來美者，未嘗有罪而辱之若囚徒，非徒蔑視我國家之尊榮，抑亦蹂躪人類之權利。美人野蠻舉動至是而極，聞是而不髮指眦裂泣數行者，尙得爲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三〇

有人心耶？（此例乃今年七月新例所定，現僅用之註冊華工及假道華工，其甲款前六項所列之人等，尙未受此虐待）。

(四)防疫苛禁

若遇香港等處有疫症時，則所有華人須到港外之痘房，裸體用硫磺水薰浴。然每年防疫之月，殆及半數，行旅大苦之。

加拿大各屬亦同此例，前張蔭桓賀英皇加冕時，一切參贊隨員，同受此辱。

(庚)暫入美境者之苛待

(一)會賽人員

從前芝加高賽會時，華人因緣以入境者不少，今值明年聖路易博覽會將開，故今年七月特頒禁例如下：

(一)凡欲入美國賽會者，要將合例可信之憑據，遞交入口關員，內要表明得有賽會值理批准利權憑據，或表明乃係得批准者雇用在會場宜用之工人。

(二)要將本人影相三紙呈關員，且遵從該員量度以爲證認。（此殆亦用巴太連機器）

(三)准入境後，要直往會場，不得中途停止，在會場中要做入境時所認做之工藝。

(四)賽會畢，限三十日內，要從直路即回日前入口之關，搭最先開行之船期，速離美境。

(五)每人必具保單銀五百元（美金），或由有責任之人，或由保單公司，具備交該入口處關員。（按）余初至華盛頓時，適值中國政府所派往聖路易預備賽會做工之人將到，該關員照例索每人五百元保單，我公使與外部交涉數次，請由公使作保，該關員仍多方駁詰，僅乃得許。嘻！公使之言，竟不如五百金之重耶，可嘆可憤！

(六)由關員派出差役若干，到賽會場監守此等華人，以防逃走。

(二)假道人員

華工假道美境往別國，本由光緒二十年和約所訂明，而美政府亦設防禁，諸例如下：

(一) 凡假道者，須將所買得直過美國所到之地或船紙或車紙，遞呈關員。

(二) 凡假道者，或由本人，或由有責任之人，或由給彼船紙車紙之公司，具保單銀五百元。

(三) 凡假道者，必須用巴太連機器量度身材。(非工人者不在此例)

(辛) 雜例

(一) 冊紙

凡現在居美國之華工，如未攜有一八八二年政府所給之冊紙，即作為偷關入境，查得者即驅逐回籍。(按此例近一兩年內，到處嚴行，派偵員查冊，備極騷擾。余在美數月，所見坐此撥出境者，無慮數百人。

(二) 雜工

凡非假道之華人，如船上所用水手廚役諸工，皆不得以保單登岸。

以上所列，雖或未能具備，然望漏亦罕矣。此篇乃搜輯美國前後例案十數通，由中西文比較參考，分類列出者。排比校勘，頗費日力，讀者鑒之。

(三) 旅美華人人數統計

吾欲求四十年來旅美華人人數統計表，不能得其材料，僅舉一九零二年之統計，則：

美國本部

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三人

檀香山

二萬五千七百六十七人

亞拉悉加(美國所屬海島以捕魚為業者)

三千一百一十六人

海陸軍所雇用者

三百〇四人

合計

十二萬八千〇六十人(菲律賓羣島在外)

以上冊籍，或不免尚有望漏，大率現今華人在美國本部者，當在十萬至十二萬內外是為確數。

訪諸華人故老之口碑，則當南北戰爭之時(一八六〇年)，華人始有至者。及同治四年，而舊金山大埠華人，忽多至及萬。蓋同治二、三年，洪秀全敗潰於金陵，其餘黨以海外為遁逃藪云。故三合會之盛於美國，其原因亦頗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三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三二

在是。及同治七年，即西歷一八六八年，美國公使巴靈兼與我續訂條約，其目的在於招工，許我民與白人享同等之權利，且有招工公司在香港極力兜攬，自是來者日衆，至八九十年間，每月來者約五六千。及光緒元二年間，僅舊金山一埠已有七萬餘人，僅新甯一縣已有十七萬人在美云。其時旅美華人總計當不下三十餘萬人。至光緒八年始議禁，十年而實行，二十年而再禁，自此以往，日減一日矣。略舉其消長之數，則：

咸豐末年（一八六〇年）

初至極少數

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

約萬人

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

約二十餘萬

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年）

約三十餘萬

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年）

約二十萬餘

光緒廿九年（一九〇三年）

約十萬餘

以是觀之，則當初禁時（光緒九年）有三十餘萬人，及禁例行之十年至續禁時（光緒十九年）減至二十萬餘，續禁行之十年至現今第二次禁約將滿時減至十萬餘人，大約禁例以後每年減少一萬人之比例也。故及今不議所以抵抗禁約，更展限十年，則茫茫新大陸無復我黃帝子孫一人之足跡，可斷言矣。

華人至美者，大率在太平洋沿岸諸省，愈東則愈少。今得西部諸省二十年來華人統計省別表，錄如下：

（一八九〇年）

（一九〇〇年）

加鱒寬尼省	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二人	四萬五千七百五十三人
柯利根省	九千五百四十人	一萬零三百九十七人
華盛頓省	三千二百六十人	三千六百二十九人
汶天拿省	二千五百三十三人	一千七百三十九人
埃地荷省	二千〇〇七人	一千六百四十七人
彌巴達省	二千八百三十三人	一千三百五十二人

亞里孫拿省

一千一百七十人

一千四百一十九人

可羅辣陀省

一千三百九十八人

五百九十九人

新墨西哥省

三千六百十二人

三百四十一人

維明省

四百六十五人

四百六十一人

天達省

八百〇六人

五百七十二人

由此觀之，以最近統計美國本部華人總數九萬八千八百六十三人中，而西部十一省居六萬七千九百二十九人，實爲全數三之二有奇。故西部之人，其對於華人嫉妬厭賤之念，更深一層，亦固其所。

四 美人排斥華人之論據

美國人相抵排之言，洋洋盈耳，不可殫舉。今年紐約尊奴廬報有加孫氏所作一論題爲「禁逐華人之原理」者，凡臚列二十款，最爲詳備。頃耶路大學留學生張君煜全，譯出原文，寄登舊金山大埠文興報中，茲轉載之，並略加案語如下：

華人應擯於美國外者有二十端：

(一) 彼等來此非爲美國國民也，不過欲成一中國殖民地耳。

案：此論未免太高視華人，若我同胞果有此思想，則已非美人所能禁逐矣。

(二) 彼等非因避苛虐政府而來美國，不過圖富足榮旋耳。

(三) 彼等來美，強半爲辦華工入口商會之產物，其居留之時，即爲該商會之奴隸也。（譯者原案語云，此殆專指辦客者而言。）

案：此論殆欲以激起國民，使想及前此放奴問題，以爲斥逐之義憤也。其實此論不當，華人雖有以辦客爲生計者，但其客入境後，辦客者不復過問，所求者但其入口時之利耳。

(四) 彼等不習美國之風俗，又不達美國道德之程度。

案：此論誠當，但若此者，豈惟中國人，彼南歐諸國人，豈其免此？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五)彼國總人口之數多於我國，如五六與一之比例。

(六)彼等中國儘有餘地可居，僅九十七人占一方里（英里）之地耳。若我紐約者，則每百二十六人占一方里矣。

案：以中國全國統計，合滿蒙回藏而算之，其人口疏密之比例，固若是矣。若如東南沿海各省，其密率又豈讓紐約耶？至如美國之彌巴達省，每方里只合一人零六分者，又將何如，此不足爲論據也。

(七)彼等竭力而爲者，在得資財以寄返中國，四年半之間，由彼等寄出本國外者，實五千萬美金有奇。

案：我政府而知此，則當思抵抗禁例之謀，不可以已矣。五千萬美金當我一萬萬有奇，若往美路絕，國家從何處復得此一萬萬之流通泉幣耶？

(八)准華人移入之問題，加罇寬尼省亦嘗試驗矣，終不能有成效，當一八八五年政府調查委員之報告書有云，唐人埠者乃美利堅退化人類最繁生之藪也。

案：華人之較白人退化，誠難爲諱。然謂加罇寬尼試驗無成效，試問不有華人能有今日之加罇寬尼耶？況舊金山大埠素稱爲美國下等社會之淵藪，其風俗之壞，不能專歸咎華人也。

(九)金山大埠唐人埠歸官查閱之時，則有神廟十三所，堅守門戶之賭館百五十間，不秩序之屋（原案語云指妓館）百零五間。五萬之華人其舉動固如此哉？

(十)屢試屢敗，而後證出華人萬不能教以遵守潔淨之規也。初猶試之，乃屢試而屢敗，則其將來如何，可資確證矣。

案：以上兩條，華人宜猛省。

(十一)以華人爲國民，其最下乎！當華人爲加罇寬尼省人數六分之一之時，其所納賦稅僅四百分之一。

(十二)千八百八十五年爲華埠謀治安之費用一萬二千美金，過於所納賦稅多矣。

案：此語若確，則彼之厭我也亦何足怪。

(十三)未有准華人入口，可以禁絕鴉片烟之害者，即此一端，華人即當拒絕矣。

(十四)華人無論所操何業，輒減低工價與生計之程度。

案：此實爲華人致妒之最大根原，一切禁例皆起於是。雖然彼年年自意大利、自澳洲、自愛爾蘭、自瑞典來美之人，其工價低廉，亦與中國人不相上下，且或有更廉於我者，不妒彼而獨妒我也，何居？

(六)在華人衆多之埠，彼等即不願與美國人同操工作，或且恐嚇之而使之畏懼。

案：此在前者曾有與否不可知，今則斷無有，且於理勢亦不近也。

(七)華人永不能受同化力，嘗有某證人對政府調查委員云，吾居加縛寬尼省三十年，未嘗見有一華人變革舊習者。

(八)當一八七九年加縛寬尼省投票議禁華人之際，贊成者十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六票，反對者僅八百八十三票耳。

案：此即沙地黨得意時代也，今則沙地黨之無狀，誰不知之。

(九)華人或以破敗我民主國，如何奴溫度兒人種之於羅馬帝國然。

案：華人並選舉權而無之，由何道以破敗君家之民主國耶？公等不懼拉丁民族而懼我耶？誤矣！

(十)以最守舊之華人，而來最進步之美國，讎等甚矣。如華人必欲來此，可令其借徑俄羅斯、奧大利、日耳曼與英吉利，先居以上之國最少一千年而後可來。

案：此虛謔真難堪矣。我國民能忍受之否？雖然華人雖極頑下，不猶愈於黑種耶？美人以平等正義自詡異，謂放奴一舉，爲其歷史上之光榮，然則禁華人一舉，不亦爲歷史上之污點耶？若果舉全國九百萬黑人悉依華人例放逐之，則吾心服無異言矣。

(十一)凡人類最高之責任，在能保存發達世界最高之物。以美國人目點觀之，莫有高於二十世紀之文化者，其文化之根基，則實學也，商務也，創製也，民政主義也，使我大開其門戶以招徠此四百二十兆之人，彼同鄙惡我文明者也，是豈不因我解釋大難題於將來，而可以敗我二千年來貴重之物乎？（譯者原案語云，悉照英文直譯。）

以上所譯，美國反對黨對於我華人之感情，可見一斑矣。大抵禁例之來，起於美國人之強權者半，起於吾國人之自招者亦半。其美國之部分，由於相妒者半，由於相厭者亦半；其中國人之部分，由於政府漠視者半，由於僑民

不自愛者亦半。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同胞亦宜鑒於仇我者之言而一自省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不然日日怨美人責政府，猶無當耳。

雖然，美國輿論，除工黨外，其持華人不可禁之說者亦不少。今年上議院之禁例問題委員長摩頓氏嘗揚言於國會云：「近者太平洋沿岸諸省利源日闕，需用勞備亦日多，然所以致此之由，實前此藉華人之力有以啓闕之，其功決不可沒」云云。此亦可見公論之尙在人心也。

近年來西部諸省，對於日本人之嫉妒，亦囂囂盈耳。然以日本政府強有力之故，其議案卒不敢提出於國會。嗚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顧可以忽乎哉！

(四) 華人對於禁約之運動

十年續禁之期，瞬又將滿，故旅美商民，咸汲汲研究此問題。九月間，集議於舊金山中華會館者數次，欲澄訴苦況，以求政府官吏之助力，遂共陳意見，爲一公稟。今將其稟稿全文錄下：

具稟人旅居美國商民等稟爲美國禁約將次期滿，懇請籌策抵制力爭，以全國體而順輿情，挽利權而培邦本事。竊商民等僑居海外，遠沐國恩，身雖居於重瀛，心常繫於故國，孳孳勤動，於茲有年。惟美國自光緒十年即西歷一千八百八十四年與中國訂定禁工之約，訂以十年期滿，迨光緒二十年即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復再展限其約，以西歷二月十一日在美京簽押，以西歷十二月七日互換實行，聲明再以十年爲期，如有不滿意，當由滿期前六箇月先行知會等因。計此二十年來，美政府所頒苛例，日新月異，法如牛毛，僑民之困，莫可名狀，此中隱況，想久在賢明洞鑒之中。現察美國政府之意向，民間之輿論，一若中國政府必默許此約之繼續，無俟再更者，續頒苛章，方口出而未有已。商民等竊計朝廷關心民瘼，軫念僑悵，斷無漠焉不校之理，諒既早經擘畫，具有權衡。碩謨宏遠，固非商民等所能仰窺，外交謹嚴，尤非商民等所能參議，特以事中之甘苦，每身受者言之較詳，彼族之情形，亦習處者能窺其隱，況聖世每採輿人之誦，河岱不辭涓壤之微，是用不揣疏遜，謹集衆議，試籌挽救之策，爲我王爺中堂大人陳之。竊查美國禁工之議，本起於西方加憐寬尼省之沙地黨，不過一無賴市儈，欲煽惑愚民以徼權利，一唱百和，吠影吠聲，舉國若狂，每下愈況。彼美國者民政之國也，上自總

統政府下及各省庶僚，必順民情乃獲選舉，以故工黨之勢愈橫，則禁約之立愈密，雖然禁華工之議，持之最力者西方一二省，而東方諸省未甚以爲意也，妬我最深者爲下等工人，而官吏紳商殊不與同情也。即以工人而論，其真正美產者尙不肯太爲已甚，其最叫囂強暴無禮者，大率從歐洲新來入籍之意大利人、猶太人、德意志人耳。彼等驟入膏腴之新地，分茲餘潤，而其作苦及其技巧，皆不逮我華人，故因劣生忌，因忌生凌，禍源之起，皆由彼輩。試問彼輩之專橫，於上流殷實之人，果有利乎？彼輩以聯盟挾制爲不二法門，日索增其工價，日索減其時刻，稍有不遂，立刻罷工，全國紳商病之久矣，幸有華人不隨波逐，易就範圍，故紳商之歡迎華工，非特昔日惟然，卽至今未或有改也，而國中立法行政諸人，皆所謂上等紳商者，乃竟甘舍其所利，而就其所害，何也？則以工黨之勢頗大，國中兩大政黨恆視其所加以爲輕重，緣其所附以爲升沉，故無或有一黨焉敢大拂其意，且相率以仇視華人爲取悅彼輩之一法門，爲擁護黨勢之一捷徑，此卽禁約之所由來也。夫彼所藉爲口實以禁華工者，豈不曰奪美工之業乎哉？然意大利人及其他拉丁民族之人，歲入美國者殆八十萬，彼工黨何以不憂彼之奪，而顧日尋緞索垢於區區歲進不滿千百之華人？則以彼等人境後旋即入籍，入籍後卽有選舉權而爲工黨傳翼故耳。知此病源，則我國所以乘間抵隙以圖補救者，殆亦非無道矣。其道云何？則利用其上等紳商使爲我助而已。或曰：彼紳商昔既受制於工黨，不惜就其所害而助彼以禁我，今昔等耳，而何從易之？此又不然，夫工黨雖橫，而國中兩大政黨固非事事仰其鼻息聽其指揮也，時或出全力以制之，苟遇重大事件而兩政黨各出全力以制工黨，工黨終非兩政黨之敵也。顧其於他事則制之，而於華工之事獨順之者，何也？我國既不與力爭，然則有華工焉，不過其一人一公司稍覺便利，禁之則稍損焉爾，而於大局無害也。故彼中政治家不惜以此區區權利讓諸工黨，而借以買其歡心，苟中國非挾持一物牽動其全國之休戚者，則無以轉移其輿論，於此而欲彼兩政黨中有一袒我者而必不可得，何也？甲黨一袒我而乙黨將乘其隙挾工黨以掩襲之也。然則所謂牽動其全國休戚之一物維何？以商民之愚，竊謂關稅問題可以當之矣。夫關稅問題我國向來不甚以爲意，而各國動斷斷而爭之者，蓋主國藉此以保護本國之工業，而使利不外流，客國藉此以推廣工業於他國，而使利可壟斷也。今美國已由農國而進爲工商國，有旭日初升之勢，其工商業能制勝地球與否，全視其能推廣於中國與否，故中美關

稅問題，美國一國休戚所由繫也。夫今日之中國，殆非與美國爭稅則之時也，雖然，或可借此以爲弛禁約之地步焉。商民等之愚，竊謂莫如趁此與美國定通商新約之時，將禁約併爲一談，由我外務部先行提議，謂十年期滿，請廢斯約。彼政府必仍前十年之議，謂華工多來，有妨民業，有害治安。固也，吾亦可反唇以稽之曰：貴國既絕我民海外謀生之路，貴國作俑，各國效尤，我民相率株困，不得不圖擴張工業於本國以圖自存，如是則我國必當爲保護關稅之策以蘇民困，夫條約者必兩利而後可久者也，貴國既大拂我損我以求自利，則我亦宜求一保護我利我者以相償，貴國可獨行其志以禁工，我國亦可獨行吾志以加稅，各爲內治計，不能相難也。如此則美國之輿論必大譁囂，而禁約之轉機必伏於是，此所謂圍魏救趙之謀也。夫關稅輕故美貨賤，美貨賤故多銷於中國，美貨多銷於中國，故土貨滯，土貨滯故吾民失業，失業故貧，貧故求餬口於外，然則今既禁我，而我加關稅爲補救，理之至順者也，美廷不能難我者一也。藉曰：華工奪美工乎？則歐洲各國貧民歲至者以數十萬，何以彼不奪而惟我爲奪？且更何以解於日本人之源源而至也？美廷不能難我者二也。論者或曰：以吾今日國勢之弱，他國不有挾以要求我，亦云幸矣，我安能復有挾以要求人，萬一以此再傷邦交，禍將不測矣。夫國威未張，則外交無一事不棘手，此中曲折，雖商民等之愚，亦能窺見一二。朝廷慎重邦交之苦心，早已爲薄海所共諒。雖然，商民等竊聞弱國之待強國，非徒以順從而能買其歡也，時亦以強立而能起其敬。子產有言：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以鄭之弱而時能左右晉楚，亦視其所以利用之者何如耳。夫關稅內治也，各國常以此爲抵制權利之樞樞，此近今數見不鮮之通例，亦彼中政治家所習聞也。歐洲列國其弱小於我什伯倍者何限，未聞憚於他人之強而於此事不敢提議也。英國之屬地，曠昔且以施諸母國矣，豈其中國而獨憚之？且今日之美國呂言以保東亞平和自任，其斷不至因此以傷我邦交，又昭昭明甚矣。然商民等之獻此議，抑非謂欲以我政府之提議而抵制彼政府也。實欲以我政府之提議，而使彼政府及上等紳商有所藉口以抵制工黨人。以商民等考之，東方諸省之紳商，其本心實祖禁華工之議者，百不得一焉；即西方一二省，素以仇視華人著名，而其紳商之祖此者亦十不得一焉。若夫上下議院之議員，卽以是爲比例，至如輪船公司鐵路公司，亦一國之最有力者也，而其祖華人則明目張胆矣，凡此皆我欽憲領憲所熟知而無異言者也，而彼尸立法行政之職者，往往作違心論，何

也？我國既無所要求而彼忽袒我，則工黨集矢，無辭以自解免，而誰肯爲之？我若堅持關稅問題，則紳商有辭矣，曰是一國利害所關也。此議既發自紳商，則兩大政黨皆共之，工黨不能藉詞以獨傾一黨，是可望決勝之道也。蓋自禁工以來，彼紳商受種種損失，厭之已久，商民等間與彼輩交接，往往相語曰：貴政府殆已默許此約之永行乎？竊其意若深爲中國惜者。又若欲援手而無從著力者，歎惋之聲，溢於言表，比比然矣。故商民等以爲我外務部果有所挾以求，則美國人挺全力以相助者，必接踵起無可疑也。若能一面提議，一面特派名望素著且嫻習西語諳練美例之人，游歷全美，到處演說，陰相聯絡，則力更倍蓰，而事立就矣。凡此所陳一得之見，未必有當，或久爲賢明所洞知，無俟喋陳，位卑言高，自知其罪，但獻曝之誠，不敢自外，抑亦切膚之痛，難已於言，觸犯威嚴，敢求憫鑒。抑商民等更欲有言者，自互市以來，漏卮日甚一日，近年出入口貨，不相抵者歲且四五千萬，似此賤削，何以克堪？夫商務之尾閥既已若此，而民間影響尚未至遠甚於前者，賴有海外華僑取諸彼者稍足以相償也。僑美人數不過十萬餘，而每年匯歸本國之工銀尙可及千五百萬，其辦華貨入美口者所值亦將千萬，若華工絕跡於美國，則華商亦不能自存，彼之千五百萬既喪，而此之千萬者亦隨滅，是流通國中之泉幣歲缺二千五百萬矣。溯光緒八九年間，旅美華人三十餘萬，迨禁約行後，至光緒十八九年間，銳減至二十萬，今光緒二十九年餘十萬人耳。以此比例推之，苟禁約不廢，則十年以後，全美國無一華人足跡，有斷然矣。況美例既行，各國紛紛效尤，前年澳洲既已禁絕，近則英屬加拿大加抽入口人頭稅至美金五百元，明年西歷正月一日實行此例之後，加拿大之路斷矣，雖以墨西哥新闢之地，數年前殷殷求立約招華工，近且效尤翻反，而古巴檀香山菲律賓皆同美例，苛章日施，率此以往，則茫茫大地，竟無復我華人託足之區，數年以後，諸路皆絕，則我國每年損失，殆不下五六千萬。夫一國通寶而驟減於今日五六千萬，民生之彫敝，尙可問耶？況入口貨之率，年增一年，數歲以後，漏卮必又倍蓰於今日，加以償款本息，每年攤派，是歲輦一百兆以上之金錢瀉洩於外國，國力幾何，何以堪此？民苟非窮，必不肯餬口於四方，餬口路絕，勢不得不還歸於本國，當彫敝之際，而復增百數十萬失業之民，麀聚於一隅，不餓殍即盜賊耳，此又不徒爲商民等一人一家之近憂，抑亦一國之隱患也。故商民等以爲此事所關似小實大，雖朝廷稍費周折，猶當爲之，失今不圖，禁限再展十年，大

局已不可問。爲此不避僭越，竭盡其愚，伏惟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視民如傷，碩畫嘉謨，當更有進。商民等生長市廛，不學無術。區區芻蕘，何足以瀆清聽，獨是上念宗社，下撫身家，急切屏營，罔知所措，是以連合全美百餘埠僑民，公同商議。計惟有直抒所見，以呼籲於賢父母之前，冀垂哀憐，俯加采擇。除專稟欽憲外，理合具稟瀝陳。商民等壹得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王爺中堂大人鈞鑒。謹稟。

於正稟之外更有附片一通，條陳必須駁之苛例十八條，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也。今並錄之：

再稟者：議約之際，若能藉國家之威稜，當軸之碩畫，竟廢全約，聿奏膚功，此所謂如天之福也。但近今外交之難辦，商民等亦略知一二，豈敢好爲大言，不求實際，或不得已而思其次，則禁約雖不克全廢，亦當有所要挾，廢其續增條例之已甚者，以爭回權利於萬一。謹再將鄙見，爲我王爺中堂大人瀝陳之。

(一)禁例本起自美國，迨檀香山菲律賓改隸美版，相繼照辦，華僑益困，無路可行。今縱不能逕廢全約，則檀非兩島必須力爭，以期豁免。夫檀島以糖業爲出產最大宗，自禁華工以來，糖商大窘，財政日絀，此檀人所同病也。菲律賓土人難用，美國新經營此區，非有華工，不能得力，此又美國報紙所常論及也。況美國本境，白人居多，華工分彼工之利，故工黨持之最堅，若夫檀香山所爭者，則日本人之工耳；菲律賓所爭者，則該土人之工耳。本於美國工黨無甚大關係，其所以仍禁我者，不過以是爲國例所在云爾，故若吾國以此等實情，指明抗辯，持之稍堅，美廷必讓步無疑矣。

(二)美國禁例本爲工人而設，然則凡非工人皆在例外明矣。查光緒二十年條約第三條內載除官吏、商家、教習、游學、游歷各人員皆許入境云云。夫此五種以外之人，其非傭工者尙多多也。約僅禁工，乃此而禁之，其悖戾於論理莫大焉。推原立約之始，美國作此含糊字面，實以爲藉口舞弊之地也。商民等以爲若能徑廢全約最善也，就令不能，亦宜與之斷定界限。凡工人之外一切不禁，所謂工人亦須指明某項某項資格，如鐵路、泥工、洗衣工、洋廚工等數項作爲工人，凡在此外者即以非工論，庶幾界線分明，不至礙及他色人等。

(三)美廷禁例日新，不可思議。其意非徒欲將未來者拒之不使來也，實欲將已來者驅之使盡去。彼見夫通商有約，凡爲商者不能拒絕也，於是乎務縮窄商字之範圍，自光緒廿四年以後，而開酒食館者謂爲非商矣，迨至今

年，而開捲烟廠、織帶廠、縫衣廠者，皆欲謂爲非商矣。以前此等諸商，可以不取冊紙，可以取商照來往華美，今乃強辭厲禁，冤抑孰甚？夫酒食館裝修之費，動數萬元，中西紳商往來入口貨物，充斥稅關歷歷可稽，至如華人所開捲烟廠、縫衣廠，其大者每歲向西店購買烟葉、絨布等類以爲原料，所值動以百萬計，此而猶謂爲非商，則商之名義謂何矣？充此類也，則華人雖集千數百萬之公司來美開大機器廠，謂之非商焉可也。此實強詞奪理之甚矣！其故皆由條約中語句不明，未嘗云於工之外不禁，而馴至於彼五等人以外皆禁故也。故劃清界限，爲議此約第一義。酒食館爲東方大利源所在，捲烟、織帶、縫衣諸廠爲西方大利源所在，應請實力保護，庶安僑氓。

(一)條約中載明凡合例來美者，經地方官吏發給文憑，由該處美國領事簽名蓋戳，即可入境。乃近年以來，美國屢設苛禁，多方留難，在各稅關建設木屋，凡華人到者，無論持何種文憑，皆須拘禁屋中，遲至一月半月，方始提審，審時若供詞稍有抵牾，便撥回原籍，似此苛制，實出情理之外。夫領事者政府之代表人也，美領事既已簽名蓋印，則是已認此人爲合例，是不啻美政府之認此人爲合例矣。然則其人持照抵境時，只須辨認領事之名及印之真贋焉可耳，苟非贋矣，則其人雖不合例亦非其人之咎，實美領事之咎，亦不啻美政府之咎也，此而留難，孰謂合情？應請我國政府與美廷申定前約，再加切實，凡華民來美，其在本國出口者，經地方官發給文憑，美領事簽名，其在別國屬地出口者，經該處華民政務司發給文憑，美國領事簽名，則到境時驗照屬實，即便放行，無得留難。稅關木屋，制同犴狴，玷辱國體，莫此爲甚。應請力爭，務求撤去，即有疑竇，或須審問，只得取保上岸，隨時到案。

(二)條約原文，凡已居美國之華人，可以隨時來往華美，惟須由關吏給以憑據，爲復來時登岸之證。乃近年以來，亦復多方留難，當領憑之時，動須候三四十日，始回覆准否，持據復來，仍拘木屋中待訊，費時誤事，其害實深。應請申明前約，凡有在美境領憑者，務須立即給與，如光緒八年所出鷹紙一樣，俾隨時出口。其持此憑復來美者，不論從何處稅關登岸，皆要准入，不得阻延至二十四點鐘以外，又該華民回國，不拘久暫，但持有此據，即能隨時任意回美。

(一)歷次條約，皆聲明已居美境之人，美國法律保護，與最優待之國同例。乃近年以來，復有查冊之例，溯原此例之起，所藉以爲口實者，因光緒十九年，前欽憲楊，許其以前入境之工人，一律註冊，此後無冊者，即撥回原籍，開此厲階，至今爲梗。近一二年因無冊之故，押令出境者，每月以百數計，致使我民騷擾驚惶，岌岌顧影，病民之政，莫此爲甚。夫當註冊之時，其例必須註者不過工人耳，則其餘非工者自應無冊也明甚，而美吏尋微索垢，無論工與非工，動輒逮捕，況工人之冊，亦容有遺漏，遺漏之後，則雖合例，而亦不准居矣。甚至本年八月間，使署參贊瀛車途中，亦以查冊爲名，橫遭盤詰，其辱我國體孰甚焉。查美廷所以嚴設此例之意，殆以爲我華人時有不合例而私逸入境者，故爲此以相驅除也。夫立約只禁其來，既來之則安之，若有偷漏攔入，是不過該關吏之不慎耳，只當自咎，而烏可以波及無辜之人，平等優待之謂何矣？此例爲現在華僑人人切膚之痛，懇乞持理力爭，務求剷除，不然不及數年，全美華民將盡繫以去矣。

(二)華民有從美國假道往別國屬地者，或往英屬加拿大，或往墨西哥，或往哥林比亞，或往西印度羣島，或往祕魯，或往智利，皆以美國爲孔道，勢不得不經過其間；或搭火車，或候火船，總須踏入美境，但其人所往既非美屬，則必當准其來往無得阻留，美員亦無權可以審問之，昭昭然也。乃近年種種盤詰干預，甚或以供詞一言之誤，強撥回籍，其損吾民身體自由之權利實甚。應請與美廷訂約，凡有此弊實致我民失時損財，許向美政府要求賠償損害之費。

(三)近年又往往以傳染病爲詞，雖合例亦不准登岸，其甚者如本年七月間，有學生江某由北洋大學堂卒業，持有合例游學護照，乃竟謂有眼疾，恐致傳染，強撥回華。夫眼疾傳染，誠前古所未聞也，似此上下其手，非特條約所無，抑亦例案所未有，推此以往，則雖朝廷官憲前來，苟欲拒絕，何患無辭。蓋近來苛例類此者更僕難數，此不過其一端耳。推原其朔，實由光緒六年十月十五日北京條約許美國有隨時限制華工之權，所以日出日新，而我無以爲難。懇乞將前約修改，凡此等語句務請刪除淨盡，即云禁也，亦當有一定之法律，免致朝令暮改，使我民迷惑無所適從。

以上八條，皆所謂不得已而思其次者也。縱不能逕廢全約，苟爭得此數事者，亦可稍爲補苴以得所慰藉。苟王

館中堂大人始終堅持，以商民等度之，事未有不濟者也。若更不得已而再思其次焉，則猶有數條萬不可以不爭者。且如入口時審問之例必不能免也，則外國審問罪囚，猶有定例有律師以爲之抗辯焉，有陪審員以爲之判證焉。乃現在美國關員盤問入境華人之口供，不許一人在旁知狀，苟非最野蠻之國，其訟庭未有若此者也。應請凡遇此等案，必須許我使署領署人員臨場聽審，許聘律師代辯，此萬不能不爭者一也。又近例華民到步，其父母妻子親朋到船探問，一概不准。據美國刑律，雖罪犯極等，猶許親友入獄問訊，華人何辜，而待之苛於死囚，曾是公理而若茲耶？此萬不能不爭者二也。又西例審案，凡有被屈不服者，例得上控，求再審，今華人入口之案，除持美國土生護照外，其餘各種人一經冤屈批駁，即便撥回，不准上控。不公實甚，此萬不能不駁者三也。且如查冊之例終不能免也，則萬不得已，亦宜將現在所有工人重新再給冊一次，以後無冊者乃作爲違例，不然前此失去冊紙之人，既有許多，濫肆逮捕，何太強暴也，此萬不能不爭者四也。雖然此舉不過暫救一時，而貽患於後日者方長，苟能稍進，似斷不應行此下策。又光緒八年美國初行禁例之時，每工人發照一張，名爲鷹紙，許其持此復能返美，此種紙連發至光緒十二年，乃忽戛然而止，計前後所發凡萬餘張，及十二年五月有工人五百餘持此紙來，稅關不認，強撥回國，以一國政府而失信如此，豈謂合情，應請持理與辯，凡前此鷹紙務准復來，此萬不能不爭者五也。又近日美國新例，雖持合例護照以入境，其入境之時，關員即將其護照留下，不再給與，然則其人甫離岸數武，萬一有陰持之者，指爲無冊，繫之而去，彼人無憑據以自明也，此係最新之例，行之不過兩月餘耳，其所以設此例之故，立心殆不可問，此萬不能不爭者六也。又今年新例，凡入口之華人，由關員特設量身機器，將其人全身骨節之長短，乃至耳目口鼻肘指膝脛之距離，一一度之，此種機器，乃法國所創，今日歐美諸國專用之於獄中，以防囚徒逃逸者也，今吾民之來美，爲經商也，爲作工也，非罪人也，烏得以此而污穢我？此萬不能不爭者七也。又如學生或屬寒士，不能全備學費，往往於晨間晚間，或暑假之時，傭工以自給，此其志之可嘉亦甚矣，漢之丁寬，明之王良，爲世大儒，皆從此起，日本學生在美者數百人，其且傭且學者十而七八，即美國學生，類此者亦十五六，斯亦可謂天下之達例矣，而美廷於中國學生，或有持游學護照前來不得已借此以自給者，則從而逮之，曰是工人也，其冤孰甚？夫中國今日亟思變法而苦乏才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四四

，則游學歐美之人愈多愈妙，無待言矣。官派既難于籌費，私家又每多寒士，得此一途，庶可補助於萬一，若復塞之，是杜絕全國之生機也。應請訂明凡有我國學生經在某校肄業者，雖其晨暮及暑假時爲人傭工，不得以工人論，此萬不能不爭者八也。又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查美國現例，惟商人許攜妻來往，其餘工人一概不准。夫既在美國之工人，美已準其居住，則何能使其夫婦離羣，號稱文明之國，似不應爾，此萬不能不爭者九也。又華商店舖中，皆應有管庫買賣手等種種職員，此等人不能以工人論，今美例凡此等人，皆入禁中，然則一舖店中，僅有店東一人遂足乎？如此禁法，實何異制華商之死命也，此萬不能不爭者十也。以上所陳，略舉大概，自餘煩苛苦擾之情形，雖更數僕，難悉數焉。要而論之，苟能力持全廢禁約之一大事，則前此之八端不爭而自除，即不得已而能爭前此之八端，則後此之十事亦不解而自破。若他不能得而惟於茲區區小節相辯難焉，是孟子所謂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也，即能得之，亦百步與五十步耳。雖然，今日外交艱難，商民等具有天良，亦豈敢過於求備，誠恐我賢父母於僑民困苦之狀，雖哀之而未能盡得其情，萬一所求廢約之一大事，稍有所窒礙而不能行，更思小小補苴，以蘇民困於一二，而又不知實情，無從按條批駁，則憾莫甚焉。是以不辭冗沓，縷述下情，伏惟王爺中堂大人哀憐焉而一援手之。僑民幸甚！大局幸甚！抑商民等更有一言，竊聞天下事理，求其上者僅得其中，求其中者必得其下，故今日之約，非從大處落脈，不足以收功，就令僅欲補苴一二，似仍當以經廢全約提議，磋磨之極，雖極不得手，猶足以爭回種種之權利，況美國上等紳商有可以利用之道，而廢約之事實非空懸奢望者耶？此則王爺中堂大人自有權衡，無俟商民等再爲詞費者矣。商民等焦灼下情，干瀆清聽，伏惟鈞鑒。謹附片陳明，旅居美國商民再稟。

此稟稿由美屬百數十埠十餘萬人聯名上遞，凡所遞者七處：一、外務部；二、商務部；三、駐美京梁公使誠；四、上海議商約大臣；五、前任駐美公使伍侍郎廷芳；六、兩湖總督張制軍之洞；七、兩廣總督岑制軍春煊。

若常道者，果能一省，則此事未必不可挽救於萬一，但斯區區一紙果足以動袞袞諸公之垂顧否耶？則非吾之所敢言矣。

檀香山新中國報總撰述陳君儀侃建議謂不可仰鼻息於政府，惟我民以自力抵制之，其論尤爲痛快直捷。今節錄

如下：

（前略）今之所謂駁例者，吾知之矣，彼其意以爲禁約受虧，故苛例百出，今縱未能盡除，宜去其太甚者，而存其稍輕者，慰情聊勝于無，即鄙人之初意，亦若是已矣。然條約中所謂以最優之國相待固久矣，視爲隨例之文章而別見于他款者，則又子矛子盾大相逕庭。然則此等條約無勢力以護持之，則有約與無約等耳，即幸而駁除淘汰略盡，而以自爲刀俎之美人而視我魚肉之中國，不旋踵而別出一途以相難，其事愈酷，其毒亦愈甚，我華人又將何以處此？矧無理可言，今日之花旗人有理不能言，今日之中國人其必不能得志者乎？駁例者固極天下之有心人也，而皆知吾國之弱，不能遽然廢約，遷就其詞，而曰駁之云爾，庸詎知惟國弱之故，則愈不能駁，且無所用其駁，遷就其詞者，蓋反而思之？然則今日聽此約之續行乎？曰烏乎可？我有國民，而我自禁其出境，如今日之日本政府所謂權自我操也，我不自禁而人禁我，且組織慘毒之例法以禁我，主權何在？國體何在？有心人所爲痛哭而流涕也。藉曰華人不知主權，不爭國體，惟試問禁例已行以來，華僑之財產失喪者幾何？華人之生命傷害者幾何？工黨鼓其無滋他族滅此朝食之蠻氣，無端而寸地可之警告來，無端而望淺拿之惡耗至，無端而查冊，無端而毒打，紛紛擾擾，倉倉皇皇，昨日今朝，眼內心頭，亦既飽嘗之而既聞之矣。禁約何物，此而續行，又何事不可行？

吾今正言以告我華僑同胞曰：禁例不能廢而必廢之，廢之之道將奈何？曰：抵制之。夫美國強國也，中國弱國也，船不堅，砲不利，何從而抵制？曰：美人之禁華人也，亦以其敢爲而已矣。太平洋之海軍未調，鋼快砲之準頭未施，以一紙空文而百數十萬之華旅將死，而二十行省之政府被縛，外交受其害，生計蒙其災，則亦曰敢爲之而已矣。然則我行我法，則此抵制之術爲今日獨一無二之法門。抵制之術奈何？曰：辦貨者不辦美人之貨，用物者不用美人之物，爲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宗旨，而備力于碼頭者，惟美貨則不起，買賣于市上者于美貨則有禁，爲辦此抵制之術之絕妙政策。（下略）

此論誠簡易直捷之一法門也。雖然，今者吾政府之力固薄弱，而吾民間之力之散渙，亦與之相埒，然則此策遂果能實行乎？吾不能無疑。聞檀香山華人已派陳君往美遊說聯合，並派人歸國運動云，此事若成，亦國民對外思想發達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四六

之一先聲矣。

清廷准署黑龍江將軍達桂奏設公司，印造紙幣。

署黑龍江將軍達桂以錢法壅滯，商力疲茶，擬仿吉林成法，參以商部新章，設廣信商務公司，即造紙幣，流通市面。奏曰：

「竊維地方之盛衰，視乎商務之消長，商務之消長，視乎財力之盈虛，故歐美列邦，國無大小，莫不以擴商力爭利權爲第一主義。近年朝廷重視商政，迭奉諭旨飭令各省實力振興，而商部深維至計，訂爲商律，亦以公司一門爲當務之急，可見欲講商務以裨地方，非厚集財力設立公司不可。江省地處邊荒，財力素絀，自經庚子變後，閭閻彫殘，錢法敝壞，上下交迫，尤不堪言。奴才等仰蒙恩簡，來蒞此邦，目覩地方情狀，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昕夕焦慮，求所爲疏通提倡之方，以期逐漸轉移，力開風氣。查吉林自年前因錢法壅滯，歷經前將軍延茂、長順等籌撥庫款，設立官錢局，開使紙幣，雖當變亂之餘，而地方藉以流通，商情不至困敝，成效所著，利賴至今。奴才等略仿吉林成法，參以商部新章，官商合股，設立公司，開使紙幣，匯兌銀錢，懸遷貨物，名曰廣信商務公司。擬集股本銀五十萬兩作爲有限公司，其辦法擇選商人爲總董，主持公司事務，由官派員督察，以杜弊混，祇以財力所限，一時難得鉅款。暫先集股本銀二十萬兩，官商各半。商股十萬兩，招自本省商家；官股則由荒價釐稅項下，各籌墊銀五萬兩，業已如數招足。選派商董赴上海，用西法印造精緻紙幣，運來江省，於上年冬間開辦，一律行使。凡租賦捐稅，均准以紙幣交納，無論何人持赴公司支取，立以實銀銀圓搭付，民甚便之，市面亦漸覺通利，倘荷聖明福庇，東局早定，此項紙幣日益暢行，即當招足股本五十萬兩，擴充辦理。惟時方多故，江省人情固陋，未能即見及此，遠大規模，一時尙難遽定，容俟試辦一年後，體察情形，按照商部所定條款，詳加釐定，再行咨部註冊。茲據該商董等酌擬章程，轉請奏咨前來，奴才等覆加查核，尙屬妥協，謹繕清單，恭呈御覽，合無仰懇天恩，節部先行立案，俾昭慎重。謹奏。」

謹將酌擬試辦公司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一、江省地處偏遠，商力本微，自經亂後，尤爲艱窘，

加以錢法壅滯，非設法提倡疏通，不足振興商務，裨益地方。茲擬官商合股設立公司，參仿官銀行辦法，開使紙幣，匯兌銀錢，存借生息，兼運輸大宗糧貨，用以疏通國法，提倡商情，俾商民藉資周轉，得以隨時經營，風氣日開，商務漸可通暢，地方因之富庶。

一、公司雖係官商合股，然既以開使紙幣為基礎，振興商務為宗旨，即應名曰廣信商務公司，以符名實。一、定為有限公司，擬招股本銀五十萬兩。因江西省財力素絀，暫先招集二十萬兩，官商各半，每股銀一百兩，作為二千股，業已陸續招足。如此後商務暢旺，擴充辦理，可先期邀集股友公議添招，免為財力所限，但招足五十萬兩，即作為永遠定數，不再添招。

一、所招股本，無論官商，每股給股票一張，息摺一個，如有入股較多，願合領一票一摺者聽。常年官息五釐，憑摺支取，其付息日期每年自多月起至臘月止，付訖即填註取息摺尾。

一、股東如有將股票息摺遺失或遇變損壞，准隨時報明公司，取具妥保，再行補給；若將股票轉賣他人，亦須同至公司報明登簿，並將原給票摺上註明某年月日轉賣某人，以備考察。一、開使京錢紙幣，自一、二、三、五吊至十吊、五十吊、一百吊，共分七等，周流通省，無論官民隨時支取，均以銀圓或現銀兌付，不得稍有留難。凡官府經徵租賦捐稅，准以此項紙幣交納，以廣大信。一、此項紙幣，均由上海用西法印造，工料精緻，取有承印字館保狀，以防作偽。此外如查有假造之人，應照私鑄例從嚴懲辦，以昭炯戒而杜流弊。一、公司雖以開使紙幣、匯兌銀錢為主，然既係商務，無論何項貨物，均可任便經營，以廣利源。一、公司設在江省，無論總分各司出入款項，應均以江平計算，以昭劃一。一、公司既為疏通國法，振興商務起見，自應多設分公司，以冀推布。總公司設在齊齊哈爾省城，其省屬繁盛城鎮各設分公司，並擬於吉林、長春、奉天、營口、北京、天津、上海等處，派人坐辦匯兌、購運等事，兼可探報行情，考察商務，以廣見聞。一、公司雖係官商合股，實屬商務，其辦事人等應均用商人，官場習氣一概革除。惟須由將軍、副都統派督察一員，隨時稽察。凡公司之利弊，商情之衰旺，均由該員查明稟請核辦，應需薪水公費，由公司籌給。一、公司既係商務，所有承辦人等均不用總幫辦名目。總公司應用總董一人，副董二人；分公司各用分董一人，主持公司事務，總副分董均由官商股東公舉，以昭慎重，其餘分辦各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日

三四八

事如司帳、書札以及諸執事人，則由總副分董量能收用，惟須取具妥保。總副分董及辦事人等均宜潔清自愛，除應得辛工外，不准透支分文，以重款項，如有舞弊及虧空情事，責令舉主保人賠補。一、總董如才不稱職，或徇私舞弊等情，股東及副董可隨時察考，據實剖論，公議去留。副董以下諸人，倘有不守規則以及偷漏諸弊，由總董查明，輕則記過議罰，重則辭退或送官究治。一、出入帳目按三個月結清一次，造具清冊，呈請督察委員稽核無誤，轉報將軍副都統備案，至次年正月將上年出入各款，彙總統清，造具清冊三分，呈請督察委員稽核無誤，一轉呈將軍副都統備案，一交省城商會憑各股東公閱徵信，一留本公司存查。一、每屆次年正月，將上年帳目算清，除開支辛工伙食及一切用度外，如有贏餘，應作為十成提分，計公積三成，股東餘利五成，總副分董及執事人等花紅二成，俾得利益均沾，庶幾人知奮勉。一、公司既係招股辦理，宜集思廣益，以求妥善。於每年正月結帳後，定期知會各股東齊集公司，將應辦之事，悉心核議推廣，如何擴充利益，如何釐剔弊端，各抒所見，由總副董擇善而從，並考核在事人等功過，分別公議，於應得花紅酌量加減，以示勸懲而昭公允。一、此次章程係屬初創，以後辦理如有窒礙，不得不隨時變通，應由公司知會官商各股東會議妥協公同改訂，再行咨部立案，總副董不得任意更張。一、此次章程經奏咨立案後，應刊印多冊，並附印股票息摺款式，分送官商股東各一本，以備查考。此外商家如有願取閱者，亦可送給，俾資參考而開風氣」。(註六)

清署粵督岑春煊因病陳請開缺出洋就醫。

署粵督岑春煊又請開缺，傳聞係因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東來，岑恐防艦力單，不足抵制交戰國兵輪，或致有侵犯中立情事，遂電告清政府向南北洋催借防海艦各十艘，以資分紮沿海各口岸。惟岑因北洋不肯調遣兵艦，頗有怨意，乃又電陳清廷，略言海防緊要，獨力難支，如有蹉跌，誰任其咎，請朝廷速為設法，否則即請開缺。(註七)清帝諭令賞假兩月，毋庸開缺。(註八)

粵省要求法人允在廣州灣設關收稅。

粵省自開辦土膏統捐後，已迭派委員前往各屬接辦分局。惟廣州灣爲法國租借地，若不在此設卡，難免無繞越者。當道遂與法官商妥，准在該處設立分卡，一律徵收。（註九）

日軍攻占英額城、威遠堡、大小屯。（註一〇）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三。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九—二〇。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四三—四四。

註四：「民報」，第一號，頁一一二。

註五：「新民叢報臨時增刊」，第九冊，頁一—四六。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七期，財政，頁一〇—一四。

註七：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八日「順天時報」。

註八：「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二三。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七期，財政，頁一二九。

註一〇：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二二八。

初八日（五月十一日）

清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等奏請籌款自建由北京至張

家口鐵路，不用外國工程師。

俄國自築西伯利亞鐵路後，常懷脅迫北京之心，關內外鐵路告成後，亟欲由伊爾庫次克造一縱斷蒙古鐵路經張家口而達北京，清政府調知其情，嚴拒以自辦。適光緒二十九年春有京商稟請集股創辦京張鐵路，清廷未置可否。（註一）至本年直隸總督兼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刑部右侍郎兼會辦關內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初七、八日

外鐵路大臣胡燏棻以該路關係商務與邊防，極爲重要，特於本日奏請以關內外鐵路餘利撥款籌修京張鐵路，並且不用洋工程師經理。奏云：

「爲酌議提撥關內外鐵路餘利修造京張鐵路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竊照自北京至張家口一路，爲南北互市通衢，每年運輸貨物，如蒙古一帶所產之皮毛、駝絨販運出洋，與南省運銷蒙古各處之茶葉、紙張、餉線、煤油等雜貨，均爲大宗，計其價值頗稱鉅數。第以運道艱阻，致商務未能暢旺，前議籌設京張鐵路，輒因工鉅款繁，未易興辦。臣等查京張一路爲北方商務攸關，經派候選道詹天佑前往查勘估修，並公同籌商，以關內外鐵路進款目前頗有盈餘，擬就此項餘款酌量提撥開辦京張鐵路，當飭關內外鐵路局道員梁如浩等與中英公司商辦。該公司代理英人顧璞以按照合同各路進款應存天津匯豐銀行，作爲借款之保，所有經理養路各費開支餘賸，備還借款本息，原約均已載明，須彼此商議妥善，方可提用。經梁如浩等酌擬辦法，函致倫敦中英公司，由該路進款餘利項下，除劃存備付六箇月借款本息外，其餘應聽該路任便提撥，作爲開辦京張路工之需。復由臣等函准英國使臣薩道義覆稱：此事已准本國外部電稱，中英公司現以鐵路進款餘利，中國鐵路局可任便使用該公司，已函致鐵路局，宜俟該函寄到等語。該局旋據顧璞函稱：接倫敦來電，應備存一年本息。續經梁如浩等駁令仍照原議商辦。現據顧璞函稱：倫敦公司已允除將餘款劃存六箇月借款本息，餘可動用，請照辦等情。伏查京張一路約長三百七十餘里，其第一車站，應設豐臺，沿途地多平坦，中有數十里山路崎嶇，尙須開鑿，綜核全路工程通盤約估，如買地、填道、購料、設軌、鑿山、建橋共約需銀五百萬兩左右。若從速動工，四年可成，擬即在關內外鐵路進款餘利項下，每年酌提銀一百萬兩，四年以內可得銀四百萬兩。又查庚子年後關內鐵路因亂被毀，曾於進款項下墊撥修路之款，暨收路後墊還各項帳款應在大賠款內撥還者約有八十餘萬兩可提，統計約可敷京張全路工程之用。據關內外鐵路局道員梁如浩、陳昭常詳請具奏前來。臣等查京張鐵路關係緊要，亟宜及時開辦，正慮籌款維艱，現在關內外鐵路餘利既多，且經商允中英公司，但須備付六箇月借款本息，餘可任便提用，自應將此項餘款分撥修造京張鐵路，以濟要工。此路即作爲中國籌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師經理，自與他國不相干涉，仍飭將全路工程測勘完竣，繪具圖說另行核辦。所有議提關內外鐵路餘利撥修京張路工緣由，除咨外務部商部查核立案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清駐法使臣孫寶琦奏請添派各國駐使以重交涉，並請特設女科。（註三）

註一：曾鯤化：「中國鐵路史」，頁七四八。

註二：「袁世凱奏摺專輯」，（七），頁一八六二—一八六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中國事紀，頁五〇。

初十日（五月十三日） 清廷令署黑龍江將軍達桂來京陛見，以齊齊哈爾副都統程

德全暫署黑龍江將軍。（註一）

德兵艦至海州測量，清署兩江總督周馥嚴詰德使。

本月五日德國兵艦駛往海州所屬贛榆縣之青口鎮，豎旗鳴砲，旋即退出。署江督周馥照會德官詰問，並請其轉致艦長，嗣後勿再任意游弋，務須照章辦理，而膠州之德督電致當道則謂此舉不過測量灘島而已。駐德華使蔭昌亦有電外務部，轉述德外部大臣褒洛之言，謂謠傳德兵占據海州，或係測量海面，若揭旗占地之舉動，實大背本國政府對於貴國之宗旨，必係有人造謠，希圖離間兩國邦交，請電告貴政府徹底根究。（註二）茲錄署江蘇海州直隸州知州王曜、贛榆縣補用知縣李嶽衡之稟於下：

「竊嶽衡於三月二十八日奉司局飭委後，即於二十九日由甯啓行，附乘江輪至鎮江，本月初一日換乘小輪，初二日到清江，即聞謠傳有德輪至海州山島建旗，居民惶駭之事，不敢少延，遂由陸路直趨西壩，雇民船初三晚發，由鹽河道出安東，連日逆風，初五晚始入海州境之新安鎮，初六晚至板浦，初七晚至新浦，初八早上岸，至臨洪口一帶，查詢居民前德商輪來時停泊口外，距岸數十里之遙，放小艇登岸買貨，送青島稅司函與地方官。查臨洪口潮漲時口門水闊十餘丈，深丈餘，潮發時口門水闊不過二三丈，深三四尺不等，歲稔雜糧豆餅民船裝運出口，往營口、旅順、煙臺一帶銷售，至多數十萬石，視歲之豐歉為多寡，時啓時閉，數無準則，州牧給發河照，設卡於該口，司

出入焉。每一照計二百四十石，收費錢六十二千，州城之善堂與應辦事宜之經費及文武官署紳董之津貼，皆於此取給。去年歲收不及六成，糧食價昂，七月初開辦河照，民多鼓噪當即停止，該處並設有漕關徵稅，捐章極輕，較金陵釐局捐章只有十成之一耳。自德商輪去後二十餘日，忽有德兵輪二艘駛至東西連島，建旗山頂，臨去留旗云將運鐵木來，其意不可測度。該二島距州城百里，素無民船往來，該輪既去，日內民心尚安，此查探之實在情形也。是晚至州城王直牧曜因學憲按臨考試入場供差，初九始得會晤，查取卷宗，情節符合，一切情形已由王直牧主稿詳具會稟內矣。以嶽衛管見，海州非通商口岸，無論民俗悍陋，風氣未開，一旦通商，民心惶駭，恐滋事端。即查照青島設關第一條內云：應按前後所定內港行輪，並補續章程及各項專章辦理；其第三條內有非奉中國政府允准，不得由此不通商口岸之內地至彼不通商口岸之內地專行往來等語。查內港長江及外海通商各項章程，凡通商口岸皆係指定地方，即行駛停泊及上下客貨碼頭均有指定處所，若改道他行及違各章，船貨一併入官，況各國條約有駛赴沿海口岸及未開各港私行違法貿易，犯此禁令應將船隻貨物充公乎。（美約第十四條、英約第四十七款、法約第七款大旨相同）此次德商輪船來海州，既非通商口岸指定之所，復未經中國政府允准，何得違約擅自往來，不特應追提該商船貨入官，亦當詰問哈稅司違章給發關牌之咎，即約章有准由口岸駛赴內地，由內地駛回口岸之文，是指通商口岸之內地而言，固不得由外洋逕駛至內地，亦不得由內地逕駛赴外洋明矣，況海州為中國沿海不通商之要口，尤非內地之比乎？據理辯爭，自易明曉，此端一開，則各國援利益均霑之例，而中國沿海未通商之口甚多，皆將為外人所侵入，條約無所用之矣。且日俄戰爭未已，德俄交密，海州之禁一弛，德商若私挾穀米以接濟之，而我中立之守不嚴，予外人以口實，遂成交涉大案，此尤不可不慮者也。又泰西各國搜尋海外荒島，建立國旗，據為己有，是待野蠻無教化之民，非與立約通商之國地辦法，查東西連島為海州屬境，居民隸我版圖，德人公然建旗其上，直視中國為無友誼之邦，為未立約通商之國，應請電商外務部轉告德公使德外部從嚴究辦。若以建旗為小故，略而不論，則將各國皆以建旗為據地張本，其禍不可勝言矣。嶽衛揣度德人之意，旅順為日本所攻取，船塢無可假借，東西連島與膠澳毗近，形勢既便，因而攫取，未始非有關為船塢之意，且欲伸張其勢力範圍，中國現正議擴充船塢，倘能先發制人，趁此與德新立約時，專提阻止，留為日後自用，亦聊固吾圉之謀也。是否有當，伏乞鈞奪施行。」（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八。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八。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頁七七—七九。

十一日（五月十四日） 清廷飭福州將軍崇善，嚴守馬尾船政廠，以防俄艦侵犯。

（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二三。

十二日（五月十五日） 清廷飭商部會同直督袁世凱督飭盛宣懷認真整頓蘆漢鐵路，並由商部稽查一切出入款項。

清廷諭內閣：「商部奏，遵旨會查路礦款項大概情形開單呈覽一摺。蘆漢鐵路關係緊要，著商部、袁世凱督飭盛宣懷認真整頓，妥定章程，剔除弊竇，力祛浮濫，嗣後一切出入款項事宜，均著責成商部，嚴切稽查，務求覈實，以重路政而裕利源。」（註一）

清廷派陳昭常為京張鐵路總辦，詹天佑為總工程師，是為國人自造鐵路之嚆矢。

先是，光緒二十九年有商人李明和請招集股銀六百萬兩，承修北京至張家口鐵路，旋又有商人李春繼為申請，均以股本不可恃為路礦總局所駁；御史瑞琛又採商人張錫玉之議，奏請商辦京綏鐵路，亦由商部議駁。商辦京張路一再被駁，官辦之議遂興。光緒三十年，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以關內外鐵路盈利甚豐，擬即提撥一部份盈餘作建築京張路之用。惟關內外鐵路有借用英國款項以路收作抵關係，

英國方面堅持如移款修築京張，須用英國人爲總工程師。事爲俄國所聞，以我曾允由京向北築路，如須借外款，先向俄商，俄使因亦出而阻撓。交涉經年，中英公司始允於備付關內外借款六個月本息之外，任由清政府提用，不堅持英籍總工程師之要求。清廷決定不雇用洋工程師，以示與任何外國不相干涉，俄人始無辭。惟其時外國人咸疑我國無此項築路人才，且有著論於報紙，謂此路工程困難，中國人能修此路之工程師尚未出生，引爲譏誚。當時袁世凱以關外鐵路因日俄戰爭不能進行，且以詹天佑有豐富之修路經驗與能力，遂委以查勘京張路。詹氏奉命踏勘京張鐵路後，又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率工程員張鴻誥、徐士遠等由豐台起再施細測。

本年四月八日，督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袁世凱、會辦胡燏棻奏請自辦京張鐵路，本（十二）日，奉清廷核准，並派補用道陳昭常爲京張鐵路總辦，詹天佑爲會辦兼總工程師，是爲中國工程師負責築造鐵路之始。（註二）

「同光風雲錄」編者邵鏡人敘及這位以經辦京張鐵路工程爲中外人士景仰之詹天佑云：

「初期計劃蘆淪、萍澄等線，而其最大成就則在京張鐵路。自北京至張家口，長三百七十餘里，南口以北，岡巒重疊，溪澗歧紛。出居庸關，則八達嶺橫蔽其前，其上爲長城，峭壁百尋，驚心怵目，較諸平原建築，艱難萬倍。外人估計此路工程，需款九百萬元，需時七載，然而，天才工程家之天佑，僅費款五百餘萬元，甫滿四年，全線通車。

先是，天佑初次履勘，擬由石佛寺向西北行，當鑿洞六千餘尺，既改由東面斜行，就青龍橋施工關峽，僅鑿洞三千五百尺耳。是時天佑所攜工程專家二人，晝則滿足登山，夜則繪圖計工，無一息之安閒。而工程專家又因故他調，乃獨任艱鉅，冥心孤往，歷時十八月，山洞鑿通矣。

通車之日，王公士庶及東西人士來觀者數萬人，咸嘖嘖稱奇。其先，英國報章嘗論曰：『中國安得有建築此路之人才？』今則改論曰：『誰謂中國無人才？』此不獨天佑一人之榮譽，實中國空前之偉業。故英國工程研究會選

其爲會員，中國人列名此會者，天佑一人耳。」（註三）

附錄：詹天佑傳（註四）

詹天佑，字眷誠，廣東南海人。性沈毅，少有大志，每習一業，不底於成不肯止。同治壬申，曾國藩、李鴻章奏選通商各省聰穎子弟肄業外國，時清廷與美敦好，遂派員監督赴美。天佑年十二，與第一批出洋學生之選，隨陳蘭彬、容闈往，入威士哈芬小學。光緒戊寅，入耶路大學。習土木工程及鐵路專科。辛巳畢業回國。時路政尚未萌蘗，派往福州船政局習駕駛，已派在揚威兵輪操練，及船政局教授，值張之洞督粵，識其才，聘教博學館暨水陸師學堂，兼任繪海圖，凡七載。戊子，新會伍廷芳總辦津榆鐵路，始任爲工程司，由是津蘆榆關內外萍醴新易潮汕諸路咸著偉績。英國工程研究會聞其名，推爲會員。當時鐵路多爲國有，非得官階莫能升用，天佑納粟爲光祿寺署正，捐同知，繼以山海關辦路功，陟道員。乙巳五月，委任京張鐵路會辦兼總工程司。丁未四月，總辦陳昭常擢吉林巡撫，天佑始任總辦職，抱負大展。初京張鐵路建築議興，擬撥用京奉鐵路餘利，英人以京奉敷路係英款，欲由己主持，然清廷與俄已有長城迤北鐵路不歸他國承辦之議，於是兩國相持不已，旋改爲自辦，申言不借材他國，爭議始息。顧京張數百里，崎嶇險巇，途經居庸五桂石佛寺八達嶺，須穴石峒四，而八達嶺三千五百餘尺之峒，適當長城下，開鑿尤艱，創議之初，聞者驚笑，英國報章至以中國建築此路人才尚未誕生相揶揄，天佑沉思凝想，測量地勢，始乘其斜度，定越山之計，直行不得達，迺曲折其徑，而以青龍橋岔道城爲角點，每四十尺或三十尺，斜上一尺，車逆而上，跨越居庸關，謂人曰：由此車得躡躡行其巔矣。閱四年，大功以集，全路三百五十餘里，遂得通行無阻，外人來觀者，咸相顧驚愕，歎爲偉業。美人更侈然居功，自詡造材有成也。而天佑之名始大震。會清廷考察留學生回國成績，學部薦爲第一人，特授工科進士。並保郵傳部丞參。宣統庚戌，主試留學畢業生，一時新學進士，多出其門下。九月，委修京綏路工，任廣東粵漢鐵路總理。未幾，因爭川路，天下騷然，武漢軍興，民國成立，譚人鳳受命爲粵漢鐵路督辦，天佑爲會辦。秋，交通部收川漢鐵路爲國有，設漢粵川路總公所於漢口，黃興繼譚職。二年正月，岑春煊又繼黃，甫半載，更易馮元鼎，八閱月而易人四，至是始興工築湘鄂線之武昌鮎魚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十二日

套站。天佑因念中國工程事業未精進，宜有學會研究工程學術，遂聯合粵工程師會、路工同人會爲中華工程師學會，被選爲會長。三年七月，元鼎去職，天佑繼其後，簡任交通部總監。時民國大借款未成立，而歐戰方始，估料價倍增，工款不繼，爰就款計工，先築湘鄂線之武長與漢宜線之漢皂兩軌，三載而告成，一時稱便。五年多，香港大學嘉其勞，特贈法學博士。翌年八月，中德宣戰，退漢宜線總工程師德人，借款存柏林德華銀行者，英金數十萬鎊悉不能提用，復勉力圖竟前功，不稍止。湘亂既定，更接通長株路線，長二百八十英里。八年二月，諸協約國以俄亂未已，有共同管理俄國鐵路之議，會於海參崴哈爾濱，惟俄路多連中國境，國權所繫，必起與爭衡，天佑遂受任爲技術代表，長驅與會。時北地苦寒，冰雪載道，晝日蒞事，夜燭治文書，審議案，務一一求得要領。各國初以吾國易與，欲屏參預權，天佑據理力爭，獲中東路華工程師駐足地，卒以此遭忌，中毒，病勢漸不支，謁假返。四月二十日，至漢口，入仁濟醫院，又四日卒，年僅五十有九，中外咸痛惜之。天佑口訥，詘於言辭，嘗謂當衆演說，其難乃視最難之山峒大橋工程爲甚，對人談笑，一本於自然，不事矯飾。其持躬謙益，絕無驕矜之氣。所著有鐵路名詞表，京張鐵路工程紀略暨圖制等，行於世。

清雲貴總督丁振鐸奏請興辦滇蜀鐵路。

雲貴總督丁振鐸請設立公司，籌款興辦滇蜀鐵路，期與川漢、滇越兩路銜接貫通，以保利權而興商務，清廷從其議。奏曰：

「竊查滇省南通閩越，北達黔蜀，崇山峻嶺，舟楫不通，而自來五金礦產，蘊藏甚富。近以民間生計極難，公家度支竭絀，外省富商大賈，畏途險遠，轉運艱難，商務日形疲滯，居今日而講求財政，固非鐵路不爲功，況滇處極邊，尤非興辦鐵路不足以自保利權而固封守。查滇越鐵路由法訂約修築，現正逐段趕辦，尅限程功，商務之暢興，計日可待。前據滇紳在籍翰林院編修陳榮昌等請在雲南省城自開商埠，經臣奏明在案。竊念由滇至越路達外洋，由滇至蜀縣屬腹地，滇越既通鐵軌，川漢亦已籌修，中間相隔僅一千餘里，揆情審勢，斷難任其間隔不通，亦斷無出境之鐵路已通而內地轉終於隔閡之路，且及此不辦，又將坐失先幾，臣與司道等再四商酌，意見相同，正欲陳

請籌辦。適據雲南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陳榮昌，庶吉士羅瑞圖、李坤，主事倪惟誠、張忠、胡壽榮，道員徐秉和、李光翰、王鴻圖、馬啓祥、湯曜，知府何紹堂等稟稱：鐵路之利，中外所爭，然自辦則利歸諸己，人辦則利屬諸人，滇越路其往事矣。一旦告成，自滇通蜀之路勢將接踵而來，若不及早籌維，自行開辦，必貽後悔，即湖南、廣東等省，亦屬前車。伏思川漢鐵路曾經四川總督奏准開辦，滇省事同一律，該紳等查得雲南省城達四川之瀘州敘州等處，計程皆千餘里，修築之費約需一千數百餘萬兩，且路達川黔三省，官民合力集股，衆擎易舉，當不甚難，擬請興築滇蜀鐵路，設立公司，籌款起期開辦，仍照川漢鐵路章程，專集華商股東，期與川漢、滇越兩路首尾銜接，脈絡貫通，商務必日臻起色，利權亦不至外溢等情，請予核奪前來。臣查該紳等所擬興辦滇蜀鐵路，實於商務交涉兩有裨益，明知款鉅工艱，而衆議僉同，勢不可緩。惟當竭蹶籌維，官商通力合作，以保利權而興商務。如蒙俞允，再由臣分咨川黔督撫臣，督飭官紳設立公司，妥定章程，合詞奏明辦理。謹奏。」（註五）

清滇督丁振鐸請自開雲南省城商埠，經外商兩部核准覆奏，奉旨依議。

雲貴總督丁振鐸奏請在雲南省城開設商埠，以便通商而擴利源。經外務部、商部會奏核准，奏云：「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准軍機處鈔交雲貴總督丁振鐸奏，雲南省城商務日漸繁盛，擬請開設商埠以擴利權一摺。本日奉硃批該衙門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原奏稱近年各省內地如有形勢扼要商賈薈萃之區，迭經內外臣工奏請開埠通商，如直隸之秦王島、福建之三都澳、湖南之岳州、山東之濟南等處，均奉旨允准，歷經遵辦在案。雲南地處極邊，外來商賈本屬無多，比年以來，蒙自、思茅、騰越先後開關，中外通商貿易漸臻繁盛，滇越鐵路轉瞬暢行，省會要區商貨尤爲輻輳，自不得不開商埠，以保主權。茲據雲南紳士翰林院編修陳榮昌等稟稱：省城南門外得勝橋地方爲官商往來孔道，貨物駢集，市廛櫛比，且與車站附近，應請援山東湖南等省成案，就該處開作商埠，實於交涉商務利權均有裨益等情前來。查所稟係屬實情，今昔形勢既有不同，亟應援案請將雲南省城開設商埠，以便通商而擴利源等語。臣等竊維開埠通商，固屬中外交獲其益，尤貴由我自握其權，從前沿海沿江各處俱係約開口岸，其租界內工巡等事多由外人辦理，迨光緒二十四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在直隸之秦王、福建之三都澳、湖南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十二、十三日

三五八

之岳州添開通商口岸，實爲自開商埠之始。上年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因膠州鐵路已通至濟南省城，奏請在濟南城外自開商埠，亦經外務部議覆，奉旨允准在案。雲南雖地居邊遠，向來商務無多，惟現在滇越鐵路轉瞬即通，從此門戶洞開，形勢正與濟南相同，自應先事籌畫，以期振興商務而保主權。今雲貴總督援案奏請在雲南省城外開設商埠，係爲因時制宜，自擴利權起見，擬請准照所請辦理。如蒙俞允，應由該督查照各處自開口岸辦法預備一切事宜，俟議妥章程，即行奏明定期開辦，再由外務部照會各國駐京使臣查照，並飭飭總稅務司遵照辦理。謹奏。」（註六）

清滇督丁振鐸報稱，法國擬在蒙自等處設立民政局，請力拒之。

滇督電告外務部，法國擬在蒙自等處設立民政局，實爲侵我國權，務請力爲阻拒。（註七）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九。

註二：凌鴻勳：「詹天佑先生年譜」，頁四〇—四一；四五—四六。（民國五十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印行）

註三：邵鏡人：「同光風雲錄」，頁一九〇—一九一。（民國四十六年，香港自由出版社）

註四：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頁一七三六—一七三八。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九三—九四。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九期，商務，頁八六—八八。

註七：「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六。

十三日（五月十六日） 清廷以薩鎮冰為廣東水師提督。（註一）

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電請外務部，力拒美國禁止華工條約。

旅美華僑以粵人爲最多，岑春煊是廣西人，又身爲總督，對於美國禁止華工之事自較關切，他應上海廣肇公所之請，於本日電外務部時，即說明工約與粵人的特殊利益關係，請向美使設法力爭。其後，

此即不能合羣立國而已。晚近中外大通，乃知政體組織之法，其式不一，皆足以適合羣立國之用。迴視己國，乃知其爲專制政體，於是國中遂分保存專制者與不保存專制者二派之政見。以名位言，保守黨居要津；以學問言，非保守黨多智士，勢相持而未有所決也。而橫覽全球，凡稱爲富強之國，非立憲即共和，無專制者，此實足以證非專制者之說，而使我國家早成憲政，然而不行者，因其中有一俄國焉。其國勢則稱爲盛強，其政體則稱爲專制，此事實與公例不合，而使人疑衆論之非。於是政府遂以俄爲口實，以拒絕民權，俄人亦乘機游說，謂俄與支那之政體同，故惟俄能任保全支那，此等議論，蟠互朝廷，牢不可拔，數十年來，所以絕不思改良內治而惟以聯俄爲政策，致成種種之禍端者，皆此說爲之也。使無日俄之戰，俄之內容永不揭示於天下，吾知專制立憲之問題亦終不能決，然亦正惟俄人以專制之故，不能知己知彼，遂不免有日俄之戰，既有此戰而俄國之內容遂不能不揭。夫內容之揭，其於俄本國之爲利爲害，吾人不暇問也，而在中國之影響，吾人以爲必有利矣。何以言之？俄國國體本合數種而成，一國之中既以一種制伏多種，一種之中復以貴族制伏民族，上下既分，其情必閼。上之於下，恐其壓制之未到而已，無所謂教養也，下之於上，惟恐其蒙蔽之未工而已，無所謂忠義也，眞韓非所謂上下一日百戰者哉。情既如此，則其人之精力，自然消耗於此，不能及乎其他。向來外交之所以得勝利者，實因其政界中有一二高瞻遠矚之人，其材力適足以運用東亞，而我之當軸，或明知之而故犯之，或不及知而盲從之，遂得乘我之不備，所欲輒償，不可謂非天倖矣。其後終以羣貴別有用意之故，成爲日俄之戰。聞交戰年餘，海陸軍事繪圖帖說，日騰佈全世界之耳目，幾於人盡能知，而俄都之人，則咸以爲俄人每戰皆勝，甚且有不知日俄之戰，以爲俄土之戰者，其他官吏侵蝕之情形，士卒怯戰之狀態，大約較之甲午之中國，有過之無不及。蓋戰事者一發見國家內容之鎖鑰也，凡國家千百年隱伏之或利或害，平時無人能言者，無不可因一戰而獻其底蘊，非有此戰則俄國之內容不顯，而專制立憲之問題不決。我國十餘年來每言及專制立憲之問題，輒曰：專制既不足以立國，何以俄人富強如此？自有此戰而此疑釋矣。雖然，吾之人使以日俄之勝負爲吾國政體之從違，則不爲俄國之專制，必爲日本之立憲。夫立憲善政也，然而吾若行之，則當師其意而不必襲其名，若徒襲其名而不通其意，有如前日所謠傳以政務處爲上議院，都察院爲下議院者，則於存亡仍無當也。我國家以專制之教，行專制之政，三千餘年，教政相持，極爲周密，其事非常識所能窺，若不統計

復與廣東巡撫張人駿再電外務部稱：「俯念此事上關國體，下爲商民生命所繫，力向美使拒阻，並電駐美梁使合力堅持，冀將此苛約設法挽回，大局幸甚，粵民幸甚。」（註二）

俄使要求清外務部，許其從貝加爾湖上流築一鐵路至庫倫，以與東清鐵路聯絡。

駐俄使臣胡惟德電致外務部，略言俄人欲自貝加爾湖西南接築支路，經恰克圖、庫倫穿蒙古草地，達伯都訥，直接東清鐵路。（註三）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二四。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六六—六七。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四。

十五日（五月十八日） 清廷令廣東補用道李準署理廣東水師提督。（註一）

李準，字直繩，四川人。父名徵庸，字鐵船，曾任南海縣令。準自幼隨父宦遊到粵，對於粵省風土人情，相當熟悉。初補道員，一帆風順，位至總兵，兼全省水師提督。（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十一。

註二：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頁二四八。

十八日（五月二十一日） 中外日報發表「論日勝為憲政之兆」一文，論在日俄戰爭中，日勝，則吾國當實行立憲。

本日，中外日報「論日勝為憲政之兆」云：

「我國當閉關之世，不知國家之政體，有所謂專制、立憲、共和種種之分也。但以己國所行者爲不二之理，非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十三、十五、十八日

其全體如何而漫改其一二，以爲文明之形像，則惟有文質不相應可耳。如欲實行，其事必敗，此如一大機器廠，其諸機彼此相維以成所製之一物，若有不知此學之人，漫然改其一二，而又強迫以行，非停止即炸裂而已，豈復能成一物乎？吾人有鑒於此，故於日俄之戰，雖知政體之必改，而深望我之當軸於改政體時，不當盡求之於法學家而必求之於哲學家也。」（註一）

山東洋務局委員及高密縣巡視員，因勘膠濟鐵路地址，與德國委員會商於高密，彼此衝突，被德兵毆擊，致有死傷。

山東洋務局委員二名及高密縣巡視員三名，因查勘膠濟鐵路左右各三十里之地址，與德國委員會商於高密，彼此竭力辯駁，華官乃爲德兵所毆，致受重傷。經東海關道電告外務部，與駐華德使商辦。

（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社說，頁二五——二七。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八。

二十日（五月二十三日） 中英續訂滇緬通電約款。

光緒二十年，中英訂立中緬條約，其第十六條內載兩國應接連電線等語。然爾後經十餘年，兩國電線均僅達於邊疆而未嘗有接連之舉，約文久付空言。英國乃以此事與外務部交涉，決議將兩國電線迅速接連，由外務部尚書那桐與英使薩道義締約簽字。按中緬電線接連之事果成，則不徒中緬兩地之通信靈捷，遠東與泰西之通信亦可不經海底電線而經此線，裨益非淺。（註一）

附錄：中英續訂滇緬電線約款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續訂（註二）
第一款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十八、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日

三六二

大清
大英國彼此願將電報便於傳遞，擬將前訂中國在雲南邊界，英國在緬甸邊界兩線相接，各約款重為酌改，以期暢達。

第二款

中國電局騰越，英國局岡岡原為兩接線之局，變允為中間之局，均仍照舊。

第三款

中英兩電局彼此應將相接之線時時認真修理保護，即用第二款內所指之兩局或以後另定之兩局傳遞各報，兩國在本境內所需此項各費，應各自出資，其兩國之邊界，尤須慎守，以清界限。

第四款

所有電報在第二款內所指接線兩局傳遞者，均照萬國電報公會所定章程辦理。寄報之人如不註明由何路傳遞，而此條線路與別條線路遲速無異，彼此議定：如果價目較別路便宜，此等電報須全數歸第二款內相接線上傳遞；若價目一律，應分半歸相接線上傳遞。

第五款

兩國至本國邊界為止，各自定價收取報費。

第六款

第二款內所指接線上傳遞各報報費開列於後：

甲、印度電局應收本線費

一、緬甸各局至中國邊界各報每字十生丁。

二、印度各局至中國邊界各報每字三十五生丁。

三、錫蘭各局至中國邊界各報每字四十五生丁。

乙、印度電局應收過線費

一、中緬邊界及其餘各邊界各報每字三十五生丁。

甲、中國電局應收本線費

一、中國與歐洲並歐洲過去諸國（美國不在內）來往各報每字三法郎克三十六生丁。

二、中國與美國來往各報每字四法郎克八十六生丁。

三、長江或長江以南各局與其餘各國來往各報每字一法郎克。

四、長江以北各局與其餘各國來往各報每字一法郎克五十生丁。

五、（一）緬甸印度錫蘭與雲南來往各報每字五十生丁。

（二）緬甸印度錫蘭與雲南來往中英兩國官報每字二十五生丁。

乙、中國電局應收過線費

一、歐洲並歐洲過去諸國（美國不在內）與中國過去諸國來往各報每字三法郎克三十六生丁。

二、美國與中國過去諸國來往各報每字四法郎克八十六生丁。

三、（一）中緬邊界與上海或長江以南各邊界之局來往各報每字一法郎克二十五生丁。

（二）其餘各邊界之局來往各報每字一法郎克五十生丁。

此等報費專指中國與緬甸、印度、錫蘭兩鄰國來往電報，其中國與歐洲、美國來往電報，不得由中間分局或經手人照此價目私為接轉，以杜取巧。此約款期內倘中國電局或他電線公司在中國設有電線將中國（香港在內）與歐洲並歐洲過去諸國來往各報報費減去若干，其經過緬滇滇接線處各報之本線並過線費，中國亦允同時一律減去若干。

第七款

第二款內指明之接線兩局，每日須將來往各報字數以電核對，所有帳目須於每月月底結算清楚。帳目找款應歸印度者即匯怡爾克得之印度電局，歸中國者即匯上海之中國電局，不得過每月結算後一個月之外，一律找清。月分照西歷，算帳各報均作二等，不收報費。

第八款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日

三六四

中國電報各局照此約款第六款內所定之法金法郎克收取報費，其報費及兩局結帳找款須用英洋，每英洋合法郎克若干，應照實在市價核算，此價應由兩國之兩電局每年分四季，每季須在一個月之前照上季酌中之價，彼此知照定奪。至付代收中印過去諸電局報費，中印兩局可將數目互相知照，收費並結算時，彼此可以隨時作價，免致吃虧。

第九款

此約款應於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即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六月一號起，以十年為限，期滿後如欲將此約款停止以及更改，彼此約於十二月前知照，否仍照前辦理。此約款繕就中英兩國文字各三分，校對相符，於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即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三號在北京簽押。

按此約第一款各約款句畫押約本作各條款，又第四款全數歸第二款內句畫押，約本作歸第二款內而無數字，附錄之以備考。

清護理江西巡撫周浩奏請已革原任湖南巡撫陳寶箴開復原銜，已革吏部主事陳三立開復原官。清廷從之。（註三）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因美國武員有各國兵船進中國口岸有無限制之詢，飭金陵關道核議辦法。

金陵關道遵署兩江總督周馥札，會同各局議定各國兵輪停泊口岸章程：

一、長江為中外商輪及帆槳各船往來要道，江面狹處為多，平時各國兵輪停泊沿江各口岸者，每國不過三艘，且係暫時寄碇，即往他口。惟各國兵輪設或同時齊到，即以每國一艘計之，船數已多，江狹難容，必致有礙商輪及帆槳各船停泊行駛。此後各國兵輪到口停泊船隻如少，不必限定時刻，若各兵輪同時會集至十二艘以上，則先到之船務於事畢即行開駛，不可多船久泊，致有擁擠之虞。此是專指無事之時而言，至有事之時，應臨時另訂

規條，宣布遵守。

一、各國兵輪水手等上岸游歷，在所不禁，惟應分班輪流登岸。至近處遊覽，每班至多不得過二十人，派一兵官管帶監察，沿途不准飲酒，騎馬不准疾馳，俟一班回船，再准一班上岸；如有數隻兵輪同泊之時，每班上岸人數應減一半，每班十人，兵官銜名，兵丁人數，并先通知該處關道或洋務局查照。

一、沿江各口岸及內地均非各國兵輪水手等所得上岸操演、打靶、施放槍砲，恐致居民驚擾，別滋事端。又江口內外來往商船甚多，兵輪亦不能在此操演，致礙商務。至岸上打靶地方均是營兵駐紮，按時操演之所，一經借用，營兵必致曠課，殊多窒礙，未便照准。（註四）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二：「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二），光緒條約，頁七四三—七四五。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一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外交，頁八〇。

二十一日（五月二十四日）

清廷調山東按察使余肇康為江西按察使，山西冀寧道連

甲為山東按察使。（註一）

清駐美使臣梁誠電告滬商，謂前遵部示擬稿送美，專禁工人，優待別項，美不全允。

梁誠，號震東，廣東番禺人。幼隨其兄江寧布政使梁肇煌居江寧藩署。光緒十一年以肇煌之保介，隨駐美公使張蔭桓赴美為使館學生，後畢業於耶魯大學，光緒二十八年繼伍廷芳為駐美公使，三十三年卸任回國。旅美華僑大多數為粵人，梁誠和他們誼屬同鄉，加以久在使館襄辦僑民事務，於美國之苛虐

，僑民之痛苦，知之深，痛之切，所以對於此次修約交涉，自始抱積極強硬態度。抵制運動發生後，他更是多方維護。他報導美國對於抵制運動的有利反應，及其談判態度的改變，勸外務部不要用官威去阻壓運動。（註二）

本月十八日，美國新任駐華公使柔克義應總領事勞治之請，與上海商董會議。與會商董因柔克義在備忘錄中否認續約將加重苛例，特請商部右參議楊士琦電詢駐美公使梁誠。本日，梁氏復電云，中國約稿提議專禁工人，優待別項，而美不全允。（註三）

上海各洋廠以製造局六廠改為船政局，並承攬修造商輪，有背前約，因聯倡抗議，請各總領事轉告兩江總督，咨請商部飭令照舊辦理。

江蘇上海製造局自歸南北洋海軍統領督辦後，將六廠改為船政局，並承攬修造商家各輪，滬南北及浦東各洋廠主以前兩江總督沈葆楨曾與各國領事訂約，製造局不准修造商船，各洋廠亦不准修造軍裝在案。今該局改為商局，洋廠生意不免被奪，故稟由各該領事，照會江督，咨請商部飭仍照舊章辦理，否則各洋廠亦當修造軍裝以免虧折。（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一三。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九、六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中國事紀，頁五一。

註四：「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三一。

二十二日（五月二十五日） 清廷諭飭各省振興商務，保護回籍華商，遇有奸商倒欠訟案，認真辦理。

諭曰：

「商部奏請整頓商務一摺，據稱路礦農工等項，均爲近今要政，各省往往視爲具文，至奸商倒欠之案，經該部行查，各該地方官遲延不覆，華商回籍，仍復任意需索等語。現當振興商務，亟宜加意整頓，著各該督撫等嚴飭地方官，遇有奸商倒欠訟案，尅期訊結；各項商政，一律實力興辦；出洋華商回籍，懷遵疊次諭旨，切實保護，不准刁難需索。如有前項情弊，著該部照例參處，以挽頹風而肅商政。欽此。」（註一）

清廷賞林維源侍郎銜，集資辦理勸業銀行。

商部奏：「前太僕寺卿林維源，以商業起家，現擬承辦勸業銀行，不用官股，專招華商，約可集得資本銀四五百萬兩，請准派辦，並懇獎勵以資觀感。」得旨：「前太僕寺卿林維源，著賞加侍郎銜，著商部催令來京，督飭認真辦理。」（註二）

清練兵處電催各省速辦陸軍小學堂。（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一三。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一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中國事紀，頁五一。

二十三日（五月二十六日）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聘日人松平康國為政治法律幕僚。

湖廣總督張之洞飭洋務局總辦與日本駐紮漢口領事議定聘訂東京早稻田大學講師松平康國充當湖北省政治法律幕僚，每月給與薪水例銀三百五十兩，一切用費在內。按每月西曆一號由善後局支發，並訂立詳細合同八款，彼此遵守，暫以二年爲限，期滿後若主賓相得，則可按年展留，不必另訂合同。（註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清皖撫誠勳以英商承辦安徽銅官山礦務逾限，咨會外務部，請將原訂合同作廢。

英商倫華公司開辦銅官山礦務的正式合同，係於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一日經外務部奏准，是月二十二日，由該部右侍郎伍廷芳與該公司總辦凱約翰（John L. Kaye）分別簽字。惟該項合同，實與商部是年二月甫經奏頒的「礦務暫行章程」，多不符合。因此，商部原難輕予核准，但因事經外務部奏准，實亦無可如何。此後，凱約翰遵章呈繳報效銀一百二十英鎊，遂即發給開礦執照。不久，凱並另交皖省報效銀五萬元。依照該項奏准合同的規定，開礦限期應以十二個月為限，「如逾限不開，即將合同作廢，報效銀兩亦不得索還。」但凱約翰並未遵章辦理。本月二十二日期限屆滿之前，凱在上海的代理人哈華托雖曾遣派礦師德孚、繙譯張喬雲等前往銅官山勘視，並於四月初一日抵達礦區，但並未從事動工開礦的具體步驟，旋即回滬。因此，當開辦限滿之後，安徽巡撫誠勳即於本日咨會外務部，請將原訂合同作廢。（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內務，頁一四三。

註二：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一六四——一六五。

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七日） 日俄對馬海戰開始。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襲俄波羅的海艦隊於對馬海峽，沉戰鬥艦三艘，巡洋艦二艘。

本日，俄波羅的海艦隊至沖之島附近，日本艦隊直出攻擊俄艦奧斯賴盤亞（戰鬥艦），先為一砲所中，毀其司令台，俄將福格森斃焉，嗣復擊中數砲，傷重而沉。餘艦雪蘇完利甘（戰鬥艦）、捺氣麻夫

、喇疊麻捺克（巡洋艦）亦受重傷，翌晨飄至朝鮮海面而沉。其那槐林（戰鬥艦）一艦亦於戰時擊中魚雷四次，登時沉沒。

附錄：

一、日俄對馬海峽之戰（註一）

日本東鄉大將所部聯合艦隊自開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東來，久已部署一切，準備迎戰。惟若邀擊太驟，則俄艦戰敗，不難入中立之地以求庇，不能使之全歸覆滅；或不然而邀擊太緩，則俄艦瞬已北進，將與其海參崴根據地相近，擊之亦未易有功，必俟其至進退失據之地，處主客互異之交，猝起擊之，然後可以一鼓而殲也。未幾俄艦隊自遼遼南洋以來，從濱古伊灣起程，欲走最近航路而至海參崴，於是駛經臺灣琉球之中間至吳淞口外洋面，即與其運船相離，直向對馬海峽前進。維時四月二十四日天氣清明，風浪微作，及至沖之島附近，日本艦隊直出攻擊俄艦奧斯賴盤亞（戰鬥艦），先爲一礮所中毀，其司令臺俄將福格森斃焉。嗣復擊中數礮傷重而沉，餘艦雪蘇完利甘（戰鬥艦）、捺氣麻夫、喇疊麻捺克（巡洋艦）亦受重傷，入夜復被日驅逐艦隊及魚雷艇隊追擊，機關全損，翌晨飄至朝鮮海面，爲日艦信濃丸等所見，未及拘捕而沈。其那槐林（戰鬥艦）一艦亦於戰時擊中魚雷四次，登時沉沒。二十五日上午九鐘日本新高、音羽兩艦搜見俄艦蘇維志勒那（巡洋艦）於喜哥根海灣（屬朝鮮），亦擊沉之。午後日本聯合艦隊方受殘敗俄艦之降，停止攻擊。忽見俄艦烏式考（海防艦）出其西南方面，日艦磐手、八雲兩艘即向前進，勸其降服，俄艦不從，亦爲日艦擊沉。同日五鐘，日本第四艦隊及第二驅逐艦隊亦見俄艦兌米脫蕩斯科（巡洋艦）在其西南方面，即時直前攻擊，迫其駛至歐林島東南海面（屬朝鮮），遂致觸礁而沉。其餘俄艦沉沒者，坎內士蘇槐羅敷、亞歷山大第三、薄羅提諾（皆戰鬥艦）、根姆芝加、伊魯琴斯克（皆特別差遣船）五艘及驅逐艦三艘（不知名），爲日所捕者奧黎爾、尼古拉士第一（皆戰鬥艦）、阿潑利尋、新架文（皆海防艦）、勃濤完（驅逐艦）五艘，不知下落者愛爾墨池一艘。當坎內士蘇槐羅敷之將擊沉也，俄總司令官羅司諦司溫司開與其部下將士改乘奧黎爾艦圖逸，詎復失航海之力，飄至濱田海岸，遂被日艦俘獲。又第三艦隊司令長官海軍少將尼布格爾士夫當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三七〇

艦圍攻，舉旗勸降，度不能脫，遂率軍士降於日軍。此外爲日所俘者，海軍大佐納綺麻夫一員，及兵卒二千二百一十三名。考是役日俄兩軍所以勝負懸殊者，緣俄軍以戰鬥艦隊列陣於東，而以巡洋艦隊列陣於西，乃日本主力艦隊適在西面，俄巡洋艦隊當之，猝然紊亂，遂致牽動全局，加以日魚雷艇隊異常得力，盤旋發射無不命中，故俄艦受此大創也。計戰時閱兩晝夜之久，日艦沉沒共魚雷艇三艘，兵士死傷者約及一千四百人。

二、時報：論波羅的海艦隊之大敗（註二）

自日俄開戰以來，其決勝敗之大，未有若此戰者。旅順之戰，不能比也，奉天之戰，不能比也，微特此次日俄事，即徵諸古來戰史中，亦實罕其匹，請言其故。

其經營之大，自古未有者。猶憶波羅的海艦隊之自歐洲來也，尙在去年之七月，其合三艦隊與一切運船而共計之也，不下百艘，其自波羅的海而至對馬島海峽也，不下二萬里。世自有海戰來，曾見有擁艦百艘，費時一年，行海萬里，而與人決勝者否，及一旦遇而戰，戰而全滅，日本固健者，波羅的海艦隊之雄心毅力，亦非可從此掩也，此其一。

其戰術之大，自古未有者。我聞海戰之術與陸戰固異，宜聚而不宜分，宜在一時而不在屢戰，故自古海戰之分勝負，皆由一戰而定。中法之於馬江，中日之於黃海，美西之於西印度，日俄之於旅順，然而此皆在開戰之始，兩軍相遇，倉猝以奮一門者，若此次波羅的海艦隊之來也，留於馬達加斯加者半年，游弋於安南者兩月，然後直北過臺灣海峽，經中國洋面而至對馬島海峽；然而日艦隊則始終潛伏，其來南洋也聽之，其過臺灣海峽也聽之，其至中國洋面也亦聽之，迨至對馬島海峽而後一鼓而殲，進既不能使之至海參崴，退又不可使逃入中立地，掘土設堦而待虎至，虎至而搏，戰之功也，久待而靜，戰術之巧也，此又其一。其戰功之大，自古未有者。以二十六艘之主艦隊而至去其二十二，以戰艦而至被捕，且不止一艘，以旗艦而至被捕，以司令官而至被捕，以總司令官而至被捕，此皆海戰史之上所未之見也。夫兵艦而捕，爲敵逼入死地，曾亦有之，總司令官而捕，爲敵逼入死地，曾亦有之。我海軍之於威海，彼俄海軍之於旅順，爲我總司令官之丁汝昌，爲彼俄守將之司陶塞爾，而若於戰鬥之中，敗而逮捕，則固未之有矣，此又其一。

其關係之大，自古未有者。以狹義言，則爲此次日俄戰事之決勝點，俄之自與日開戰也，海軍敗則望之於陸軍，陸軍敗則望之於海軍，是故旅順之海戰敗而決之遼陽奉天，遼陽奉天之大陸戰又敗，而再決之於波羅的海艦隊，今波羅的海艦隊既歸全滅，則海軍必更無可再望，第四隊之波羅的海艦隊不過五艘，不敢來也，即使敢來，其無用必更甚於第二第三艦隊，黑海之艦隊不能出也，即使能出，其無用必更甚於波羅的海艦隊，然則今者波羅的海之艦隊滅，非僅波羅的海之艦隊滅也，俄國之海軍不啻全滅也，俄國之海軍全滅，則俄國之陸軍亦安能再勝哉？此戰之結果，即可因此而大定。以廣義言之，所謂黃白也，所謂歐亞也，所謂立憲與專制也，無不於此戰定之也，此又其一。然則此次之戰，誠爲自古罕有之海戰哉！

京師大學堂學生開運動會。

京師大學堂於本日及翌日在體操場舉行運動會，有擲槌、頂囊競走、擲球、越脊競走、跳高、一百米競走、提燈競走、二人三腳競走、犬牙形競走、拉繩、職員匙蛋競走、來賓競走、各學堂學生競走、六百米競走、掩目拾球競走、各科選手競走（分類科、公共科、預備科選手各五名）、一千米競走等競賽項目。（註三）

附錄：順天時報：論京師大學堂開第一次運動會。（註四）

京師大學堂以本月廿四五兩日開運動會，凡在京內各學堂學生咸來集會，國旗招展，軍樂沈雄，動員則趑趑洗洗，來賓亦軒輊鼓舞，所以發揚武德，喚起國魂，砥儒士之膏肓，淬國民之體育，甚盛事也。

運動會者，謂爲體育之作用，寧謂爲精神教育之作用，謂爲競技程力之趨向，寧謂爲練氣競羣之趨向。泰西文明各國莫不極意講求，初只用於軍事教育之一科，漸推廣而用之於普通教育。日本維新之初，專主智育，勵行歐化，國民知識雖進，而體魄日流文弱，未及十年，弊害立見，於是國論一轉，大講求體育之術，以日本固有之柔術技擊爲主，而參用德國體操法，自成一種日本專有之武術，所謂武士道大和魂者，遂爲立國精神所寄焉。蓋本德育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主旨以爲其精神，而又實有補充完成德育之功效。其所以能致國民同心同德，以張國勢而宣國威者，實以武德爲其要素。全國武術大會、武德大祭，每年定期舉行，其他官私各級學校亦隨時定期開運動會，以振起國民之精神，養成尚武之風氣，日本武士大和男兒之榮譽，照耀全球，殆歟盛哉！此非我國民鑒觀之資乎？

中國自古亦尚武德，不獨射御爲教育之科目已也。而論者多謂儒彙柔緩迂闊諸義，望文搆說，周內深文，國民不武，專歸獄儒教，是以儒爲戲，汨沒其真精神，而又厚誣之，亦何怪乎叔季之日流文弱，形成輕武右文之痼習也哉！孔氏之門，由也禦侮，而漆雕氏之儒不色撓，不目逃，禮記儒行所徵十五儒皆強毅特立，雖危起居，竟信其志，引重鼎不程其力，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可知孟賁烏獲，舉鼎百鈞亦儒門所尚，而羅馬鬥獅搏虎之戲，儒者亦已先行之，其所謂養勇者，非直治氣，亦重程材。中庸以智仁勇爲三達德，孔門教育科條與今之所謂智育德育體育者，一何符券脗合之甚哉！儒行義博，并包武俠，而不容別立武俠之名。自漆雕氏之儒廢，而末流滋病，因噎廢食，武德淪亡，儒名虛存、精神靡荼，教育之道，資於孔氏者寡也，資之莫若十五儒矣。儒術愈疏，競空言，務本抑末，而不識堅其末者可以擇其本，故蹴鞠列於技巧，碁勢皇博列於術藝，儒生恥言技術，薄爲小道，僅抱鄉射投壺，以爲簞羊，自割其領域而不思九流皆儒者所有事，取精用宏，魄彊魂毅，乃可以擔荷天下之艱大，豈雍容雅步，紙上談兵之禱所能刃其鯁理，亦豈都盧尋幢吞刀吐火之術得礙於不倫也哉？酷矣悲夫！我國民武風之不競也，蓋千有餘歲，遞削遞鏖，以逮於今。病根莫深於僞儒，痛心莫大於外力。僞儒以天下枯，土習柔脆，民氣不競，國睡沉沉，鼓聲盡死，耗矣哀哉！我神明胄姓衣冠世族之壓溺已迫矣。京師首善之地，乃今而始有運動會也，吾爲我國祀，吾爲我民慶，吾爲我學界品，吾尤不能不爲我當軸諸公有提倡鼓舞之責者勸也。就中國而論，運動會雖在直與鄂已有行之，而其足以領袖全國，爲學界開一新紀元者，要當以是役爲星宿之濫觴焉。

二十四日午前十鐘四十分，記者躬赴會場，正門外綴柏枝爲綽楔，交樹龍旗，表以四字，曰有勇知恥。恥何在，國也，民也，社會也，個人也，政也，學也，藝也，無在而非恥之所攢焉。斯會何自起？起於恥也，卽以爲斯會之精神可也，永奉此以爲全國教育之精神，無不可也。吾深願與會諸君之鏗心鑄腦，永矢弗諼也。會場正中，高張國徽，輔以萬國旗章，光彩眩目。場中遍植五色旗，以繩界之，爲內外部。內部樹紅藍二色旗，以代表本學堂師範

、預備二科焉。時則動員全班歸膳，場中寂寂，來賓亦稀，有乘自由車繞場三匝者，圖畫教習高橋氏也。罄控縱逸，圓轉自如，頻以兩足縱弛作態，能事極矣。時則全場視線聚於一身，觀者精神爲之一振，雖無人與之競走，亦此會中特色也。日晷亭午，動員赴場，軍樂前導，肅肅以行，步伐整齊，武容穆穆，如勇士之赴敵場焉。嗟乎！使我國民皆得受普通之教育乎，則何至見侮於人？犯而不敢校者，華工禁約，人道何存？我國家厲行教育之普及，我國民振奮尚武之精神，十年廿年之後，安見其不能對強大之國而宣戰乎？誠若是也，則今後之丕變貧懦，強立果毅，皆此會所生產之寧馨兒也。記者耳聞沈雄悲壯之軍樂，則熱血噴盈，目覩嚴肅整齊之武容，則手足舞蹈，內念國恥之深鉅，則肝腸如沸，外感憂患之杳至，則毛髮欲張。此剎那頃之感情，僅以耳目所膚受之激刺，已令我百感交集，愧憤叢生。蓋音樂之感人本至神，而動員振迅之精神亦足以起人愛慕之意。聽鼓聲而思將帥，聞石聲而思致死，記者之感情則然，特不識動員諸君，身當其境者，發如何之想念耳。

至於各種運動，則或於競技之中寓德育之意，或於爭勝之內寓合羣之思，競走以捷足爲優，而頂囊提燈，則非筋骸舒固，心氣和平，不能勝也。跳高跳遠以輕快取勝，而氣餒者敗，非得機得勢不爲功也。競走所爭乃個人之勝負也，而越育三足，非二人調和互應，同心協力，不能以行，合二人以競勝負，則必先得二人之一致，結二人之團體，合同以赴的焉。二人結合猶易也，而犬牙傳旗，拉繩競力，非全班合同一致，聯成組隊，不足勝人，合全班以爭勝負，則必先得全班之齊心，合全班以外競，協力而致功焉。凡此者皆精神上之作用，不徒以器幹致效，不專以強毅勝人，涵育其公德之見端，養成其共同之思想，合一甄而冶鑄國魂，經百鍊而陶成毅魄，如曰但較技巧，不尚精神，但重競爭，不關羣體，則江湖賽藝之輩，齊豫走驢之夫，豈不賢於運動會哉？精神教育，淬厲日新，國民武魂，其中有物焉。則斯役所胎孕，不既多乎？

及夫京都內外各級學堂，濟濟麟麟，聯翩來會，他山之石可攻玉，相觀而善之謂摩。異日者，結武術之大會，奏武德之樂章，相與振厲全國武事教育。儒行之十五儒，其宗旨也；蹴鞠基勢，皇博秋千，角觝拔河，其先例也；易筋柔術，相撲擊刺，熊經鸛顧，其祖術也；鄉射投壺，其禮典也。以中國固有之技術爲主，而參以東西體操之法，自成一種中國之武士道，與日本之武魂同彪炳於震旦之天，屹然爲東方尚武之國魂，是則我政府諸公，允有提倡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四日

三七四

啓導之責焉。彼日本何以崛起東海三島，揚威烈於圖球乎？大和之魂、武術之會、武德之祭，實爲之也。其君若臣宏獎激勵於其上，國民奮興砥礪於其下，而其興也渤然。嗟我政府乎！嗟我當軸諸公乎！其速振興倡導，以治國粹而鑄國魂乎，則是役其先河，而鄙言爲薪枝焉可矣。

上海學界以美國訂禁華工辦法，排斥華工，決定一致抵制美貨。

上海學界爲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表現最激烈的是紐約長老會所辦的清心書院，該院學生於本月十九日全體退學，翌日師生們約集某地開會演說，屆時因美華書院教師勸阻，乃移至南市董家渡滬學會，至晚始散。中西書院亦於二十日停課，部分學生退學，梵王渡學堂學生則迫其掌院電請美政府廢約。本日，滬學會招集上海學界大會，出席者有羣學會、南洋中學、福建學生會、務本女學等二十七個團體代表一百餘人。會中除滬學會總理龔子英捐印美貨標記傳單一萬張外，並作如下決議：一、函滬北商會、學界盼通力協助，公舉數人前往商榷；二、滬學會刊印華工在美苦狀彩畫，廉價售賣；三、各學堂代表簽名設誓，學堂用品不再購美貨；四、由滬學會發起捐款，在報上刊登美貨商標，以便識別，請各報館特別減價或免費任定調查、刊印、派送人員。（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軍事，頁二七五——二七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六期，軍事，頁二五二——二五四。

註三：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順天時報」。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五：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五一。

法使向外務部要求三款，一會勘國界、一派兵巡邏租界以外、一開南甯為

租界。

法國向清政府要求會勘國界、派兵巡邏租界以外、關南寧爲商埠三事，經外務部嚴詞拒絕，並答以廣東沿岸一帶，中國當自增兵駐守，毋庸法兵代爲巡警。（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外交，頁八一。

二十六日（五月二十九日） 清廷以陸嘉穀補授蘆鹽運使。（註一）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被參，奉旨交張之洞查辦。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署兩江總督周馥內政外交，不能勝任等語。著張之洞按照所參各節，確切查明，據實具奏，毋稍徇隱。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註二）

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抵京履新。（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六期，諭旨，頁二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一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中國事紀，頁五一。

二十八日（五月三十一日） 清廷以俄艦游弋江浙海面，飭兩江總督周馥、浙江巡撫

聶緝縻認真防備，一面飭出使大臣向各國聲明中立。（註一）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十號，頁一一九。

二十九日（六月一日） 清陝西巡撫夏晉奏請於西安西門外設立紗廠。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四、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日

三七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二十九日

三七六

奏云：

「陝西民智錮蔽，不知工業之用，每以本地產生之財，資外人製作之料，反物物求諸人。今擬於西門外籌款興建廠屋，由藩司力任其難。設紡紗、織布、織毯等科，一俟廠屋落成，機器運到，即添募學徒，開工生產，以期益秦民。」（註一）

清外務部電飭滇督丁振鐸、川督錫良，勿許英人包辦滇蜀鐵路。（註二）
停泊吳淞各俄艦，一律下旗，聽受約束。

本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俄國波羅的海艦隊運送船六艘（佛拉底謀、伏羅尼、耶羅瑟來甫、西伏尼亞、密梯俄、鬱羅尼亞）駛抵吳淞，江海關道袁樹勛除飛報江督、外務部外，即按中立條規照會駐俄滬領事，限於二十四時內一律出口，俄領置不答。袁氏一再照催，俄領覆言此六艦實係商船，應與各友邦輪船一律許裝食物煤斤及任便停留等語。旋查明該六艦各有管帶統帶等官，不得飾為運船，應照原議依限出口，否則即須拆去軍械，乃俄領仍無允意。袁氏一面電稟江督及外務部向俄使力爭，一面仍與俄領駁商，至二十六日下午，俄領始允下旗候核。詎至二十七日忽又悔議，函稱前日下旗特因雨故，並非願受約束。袁氏復與俄領駁辯，略謂此事若如來函所稱，殊出情理之外，本道惟有執定前議，趕卸軍械以符條規，倘仍堅執不允，設有意外衝突，牽動中外商務及重大之損失，一切責任，本道決不擔承。二十八日又備文詰責俄領，旋准覆文，始允下旗，請海關指定地方以便停泊。惟言該六艦究係商船，船中水手除應存留若干名外，餘須遣之回國，如俄政府尚不以此辦法為然，一切責任仍須由中國承當。袁氏又駁覆，略言扣留船隻，約束船員，係中立國應辦之事，何得聽其遣回，亦何致另有責任？此外，復有高麗號及西非亞號二俄艦續於二十七日到淞，至是亦已停留逾限，遂限同一律辦理。（註三）本日，停泊

吳淞各俄艦始一律下旗，聽受約束。（註四）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三一。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十號，頁一二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二——二九三。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五期，中國事紀，頁五二。

三十日（六月二日） 清陝甘總督崧蕃奏請南商官茶運至關外行銷。

陝甘總督崧蕃以新疆伊塔一帶，晉商私茶充斥，南商官茶漸失引地之特權，請准南商赴湖北羊樓崗採辦茶甄，運至關外各處行銷，以顧引地。允暫行試辦。（註一）

德兵二三千人，以操練為名，在山東沂州登岸。（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四，頁一八。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十號，頁一二〇。

民國紀元前七年 四月三十日

三七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五月

孫先生文由德赴法，籌組革命同盟會，召開第三次會於巴黎，留學生加盟者

十餘人。（註一）

孫先生文由柏林來法，時當春夏之交，寓巴黎東郊橫聖納（Vincennes）某旅館中，留學生往謁者甚衆。先生口講指劃，力言滿清政府之腐敗，國家之危急，繼即詳述革命學說，旁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約法及革命軍前進時後方政治如何組織等。間亦由留法學生魏宸組等代講，劉光謙等每日下午必往聆聽。先生常衣普通西服。某日，光謙獨往謁見，先生一人立室中，左手食指正以白布包繞，問何傷，則曰：「流血！流血！」既而又笑曰：「適切水菓，誤爲刀傷耳。但革命者毋忘流血！」光謙唯唯。旋開第三次會於巴黎，先生演講畢，曰：「諸君對於革命學說，既已明瞭，且又贊成，是同志矣。應立憑據，以資信守。」聽講者均無異議，先生即每人分給白紙一方，長約六寸，闊約四寸，誓詞云：「某某當天盟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人天共殛。」宣誓畢，先生云：「兩廣軍事，不日即動，惟軍費拮据，甚望諸同志勉力資助」。光謙即捐每月學費之半二百佛郎，其餘諸人亦各相助。先生又曰：「諸君加入革命矣，仍應努力求學，即返國後，亦可仍爲清廷官吏；他日革命軍起，諸君以官吏地位領導民衆，更易奏效。如諸君學業未畢，而國內革命軍已起事，遇有必要，余當來電，電到盼即返國，爲我臂助也。」此次留學生加盟者計有唐多、湯薌銘、向國華等十餘人。

先生見留歐學生多加入革命團體，殊感興奮，擬由巴黎取道東往日本。會新任安南總督某與先生有舊，平日頗贊助中國革命。先生因與法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尙未得覆，乃暫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館，

待其答覆。一日，留德學生王發科、王相楚自柏林來巴黎，與湯薌銘、向國華四人同至旅館謁先生。先生不疑有他，引入臥房閒談。未幾，由湯、向二人堅邀先生至咖啡館，而二王即潛至先生臥室，割開革囊，盜去德、法二國留學生之宣誓詞，及法政府致安南總督介紹函等件而去。彼輩得手後，即奔赴清駐法使署，泣訴於公使孫寶琦，並將所竊誓詞呈繳，叩頭請罪，寶琦不主深究，立責王等將誓書送還各國學，法文函則飭書記抄錄，以備奏報，原件即飭使館差人送還先生。寶琦所以如此辦理，不欲興大獄者，以事關法國政府，恐出而干涉，蹈倫敦使館之覆轍也。先生歸，知革囊被割，失去要件，焦急之情，爲倫敦使館被困以來所未有。初不知叛盟者有若干人，並疑全體均叛，慮將有不利，乃遷移旅館，函責朱和中等云：「若有悔心，曷不明言？縱欲收回盟據，亦應好說，何須用此卑劣手段？」和中等接信，急回信辯解，並電北京同志，公推胡秉柯赴巴黎面謁先生解釋。先生初怒甚，且言早知讀書人不能革命，不如會黨。經胡力言衆無悔心，朱等覆函亦適時到達。先生始霽顏曰：「叛者只此四人，全體未叛。」既而王發科等歸柏林，將盟書交各同學。和中再與堅定不移之同志決定補寫誓約，寄呈先生，以示決心。（註二）

附錄：劉光謙：總理在歐洲最初倡導革命之情形（註三）

西歷一千九百〇五年春夏間，總理由柏林來法，寓巴黎東郊橫聖納（Vincennes）某旅館中，光謙時留學巴黎，留學生往謁者甚衆，每三四人至，總理即口講指劃，力言「滿清政府之腐敗」、「國家之危急」，繼即詳述「革命學說」旁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約法」及「革命軍前進時，後方政治如何組織」、「地方治安如何維持」，以及種種計劃等，間亦由留法同學魏宸組等代講。光謙每日下午必往聽，時總理衣普通西服，在室中喜穿拖鞋，某月光謙獨先往，見總理一人立室中，左手食指皮破血流，正以白布包繞，問何傷，則高舉其手呼曰：「流血」、「流血」，雖細事戲言，亦足動人。某日演講畢，總理曰：「諸君對於革命學說既已明瞭，且又贊成，是同志矣，應立一憑據，以資信守」。聽講者均贊成，總理即分給白紙一方，長約六寸，闊約四寸，如附樣，命書誓詞

曰：「某某當天盟誓，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有渝此盟，人天共殛。」其左下書「孫文監誓，劉光謙誓」左側書年月日，諸同志即當總理面前宣誓，並蓋指印，頗鄭重。當宣誓之前，總理屢云：「諸君須有一『蓬據』。」「蓬據」，光謙不解其意，即起立問曰：「何謂蓬據？」衆大笑，或曰：「即憑據，粵音讀如蓬據耳！」既誓，總理云：「兩廣軍事，不日即動，惟軍費拮据，甚望諸同志勉力資助。」時光謙每月得學費四百佛郎，乃出其半，計二百佛郎，諸同志亦各有助。

總理又云：「諸君加入革命矣，仍應努力求學，即返國後，亦可仍爲清廷官吏，他日革命軍起，諸軍以官吏地位，領導民衆，更易奏効，如諸君學業未畢，而國內革命軍已起事，遇有必要，余當來電，電到盼即返國，爲我臂助也。」越數日，值星期日，巴黎留學生會館開會，光謙在會場中遇同學某君（亦曾宣誓革命者）私告光謙曰：「柏林留學生二人，於前日來此訪孫先生，以一人伴邀之赴菜館，而另一人即潛入孫先生房，盜去德法二國留學生之宣誓詞，並留書於案上而去，孫先生慮有不利，已離法他去，並囑諸同志勿灰心云。該二德國留學生已將所得誓詞呈繳欽差孫寶琦，孫不主深究，將德國學生之誓詞送還柏林，法國學生之誓詞已全部焚去矣。」光謙聞之，頗爲疑慮，詳詰之，則彼亦不知細情。嗣開會時，孫寶琦起立演說，大意謂：「諸君遠涉重洋來此求學，余極欣喜，熱心愛國，自是少年所應有，惟宜出以審慎，勿操之過激，致入歧途，近有一某君來法宣傳，望各謹慎。」於是知誓詞被盜之屬實矣。嗣後比利時之里愛巨（Liege）舉行博覽會，德法留學生之往觀者極衆，聞曾在比集會，討論一切，光謙以不在比，故知之不詳，惟聞總理去歐時曾有言曰：「自我見德法留學生之熱心愛國，更深信我必能及身見革命之成功矣。」

以上各節，均爲當時總理在歐倡導革命之情形，而爲光謙所身歷者，茲就記憶所及，謹以書之。

註一：蔣永敬：「從吳稚暉的旅英日記來補正國父幾次旅英日程的缺誤」（傳記文學，卷二六，三期，頁一一）

（），孫先生文留在巴黎的時間是四月末或五月初到六月十一日，第三次會即於此時召開。

註二：「國父年譜」，上冊，頁一八九——一九一。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三七九——三八〇。

一日（六月三日） 宋教仁等在日本東京創辦之「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

宋教仁，字鈍初，亦作遜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初就讀於武昌文普通學堂，祕密參加黃興領導之革命團體華興會，曾往來武昌長沙間，負責聯繫。甲辰（一九〇四）九月，黃興謀舉義於長沙，以事洩失敗，黃興遂東渡日本。教仁本欲赴長沙相助，至，事已敗，因亦走上海，旋東渡。湖廣總督張之洞以教仁參與革命，下令開除其文普通學堂學籍，時教仁年方二十二歲也。（註一）

宋教仁抵達東京之初，即着手籌辦一種雜誌，以宣揚革命思想。先於甲辰十月三十日（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召集「組織雜誌發起會」於越州會館，與會者數人，由教仁詳陳發起意旨及進行辦法。有雷道亨者，不以為然，倡辦小說報之說。經衆再三辯難，始決定出版雜誌，並推宋教仁、張步青負責籌備。旋定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由宋教仁任總庶務，陳天華、程家驤、吳崑、田桐、羅傑、魯魚等贊助之。教仁為徵求會員，收集股金，約人撰稿，洽商印刷等事務，倍極辛勞，然因財力不足，致在再三數月，至本月始告出版。（註二）

依「本社簡章」，該雜誌係以「提倡國民精神，輸入文明學說」為宗旨，實則該雜誌之內容，係以民族主義之鼓吹為其最大特色。卷首首列「中國始祖黃帝肖像」，係宋教仁親自「警世鐘」一書中採來，宋並以「第十姓子孫之一個人宋教仁」之下款，親撰贊詞如下：

「嗚呼！起崑崙之頂兮，繁殖於黃河之潯。藉大刀與闊斧兮，以奠定乎九有。使吾世世子孫有噉飯之所兮，皆賴帝之櫛風而沐雨。嗟我四萬萬同胞兮，尙無數典而忘其祖。」（註三）

至於「二十世紀之支那」之立論宗旨，見該雜誌第一號所刊，何衛種所撰「二十世紀之支那初言」一文。該文首揭該雜誌「發刊之趣意」，為促進民德、民智、民力之進步，以求中國能獨立於二十世紀

之時代。其言曰：

「夫雜誌者，促民德、民智、民力之進步，挑發而引導之活機也。以今日之支那，與歐美日本相較，宜有以挑發引導我國民者，實非倍蓰不可功，乃百不逮其一。況列強之殖民於我土地者，已星羅棋布，以最劣之民族與最優者相競爭，其處必敗之勢，亦屬天演公例，爰是則吾人不可不有以拯救之。拯救之方策如何，亦曰挑發而引導之，使其德、其智、其力皆有所進也，然後對於內足以組織完全之國家，對於外足以禦列強之吞噬，於是樹二十世紀新支那之旗於世界，此則我『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所以發刊之趣意也。」（註四）

該文並以「愛國主義」相號召，期望由於愛國觀念而激發獨立自強之思想，進而建設中國為世界第一強國。曾謂：

「吾人將以正確可行之論，輸入國民之腦，使其有獨立自強之性，而一去其舊染之污，與世界最文明之國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設新國家，使我二十世紀之支那，進而為世界第一強國，是則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註五）

該雜誌第一期計分圖畫、論說、學說、政法、歷史、軍事、理科、實業、叢錄、文苑、雜俎、時事、時評、來稿等欄。本係月刊，預計每月一期，不意第二期甫行出版，即為日本當局封禁。及中國革命同盟會成立，該雜誌遂由同盟會接收，改組為民報，其宣傳革命之功效，更有一日千里之勢。

附錄：

一、宋教仁與二十世紀之支那（註六）

宋氏既抵東京，席不暇暖，即有意創刊一雜誌，以為革命運動之宣傳；蓋彼深知欲挽救國家之危難，非先造成強有力之輿論不可，而雜誌者則促民德民智民力之進步，啓發與引導國民之思想，使由言論進於實行，然後對內足以組織完全之國家，對外足以禦列強之吞噬也。因之，宋氏乃遍訪湘鄂舊友於旅邸，既獲贊同。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即舉行發起人會，宋氏詳陳創刊旨意後，頗有人以為不如刊行小說報者，經會衆再三辯難，卒決定用雜誌體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三八四

旋且訂名二十世紀之支那。宋氏爲徵求社員、收集股金、約人撰稿、洽商印刷，四處奔走，倍形辛勞；然在萬三數月，迄因財力不足，遲遲未能出版；其後陳天華又因意見不合，辭編輯責任，會衆皆爲短氣，甚至有主張立即解散者；幸宋氏堅苦支持，奔走聯絡之外，又自撰文稿多件，至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出版發行，宋氏復親爲包攬郵寄國內各處或分派書店代售，忙條異常，然精神上釋一重負則大感愉快。

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之趣意，以倡導倫理的愛國觀念國民教育爲宗旨。按其全冊文字幾有四分之一係宋氏所撰，其中最重要者即漢族侵略史一文，蓋爲糾正泰西日本人所謂中國民族歷史乃服從、退守、無遠略之弱勢民族歷史而發。因之強調指陳：「一民族所以集合而能立國於天地間者，其原素雖複雜，而其主要則不外乎排外之主義與夫進取之政策而已矣；吾當日祖若宗之性質之狀態，蓋即兼斯二者而生存、而傳種、而競爭、而膨脹者也！」「其以視歐人今日之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何遽不克逮耶？」是以宋氏認爲提倡民族主義與夫復仇主義，如其大聲疾呼空談理論，或旁徵博引外國獨立之歷史，不若檢視本國之歷史，舉吾先民之事實，以祖若宗之流風遺烈示之，較爲親切動人，所以入之者深，而感之者得其道。因之，漢族侵略史專述漢族歷代以兵力征服外族，或有其國、或略其地、或降其人之事實；其有外族來侵入，而我族或抵禦之、或戰勝之、或恢復之者，雖占優勢而與侵略主義無關係均不采入，其體例如此，消極的糾正外國之謬論以外，喚醒與發揚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要爲其積極之意義。而二十世紀之支那發刊之趣意又已再三指陳：「在今日情勢，排外之心不可無，而排外之暴動不可有。」且極斥拳匪行動之無知。是其意向之所在，固不容人之誤解也。抑漢族侵略史所陳最值得注意者，即宋氏正式公開提出黃帝卽位之年爲漢族開國紀元之主張。

緣國內學人早有悟及以帝王稱號紀元之非者，乃相率欲采用新紀元。康有爲輩則因目睹各國沿用耶穌紀元者多，其信仰之虔誠，以及因而產生之偉大力量至足重視，故亟欲崇敬孔子，尊爲國教，且首倡以孔子誕生之歲紀年，藉以振醒國民精神。而革命黨人亦持不用滿清正朔爲第一義，因有以天運甲子紀年者、有採黃帝生年爲紀元者、有以西周共和紀元者、有以皇漢民族亡國幾百年紀年者，紛紛紜紜，莫衷一是。宋氏有鑒及此，深以紀年之事乃當時革命運動之簡明號召，且爲將來革命成功建國授時之準繩，非一學說一思想可以維陳者比，必當以歷史上最普通最

可信者提倡之，因詳細研究當時新創各種紀年說之得失，並綜合參稽國內外學者一般之見解後，以爲用唐堯孔子紀元，與民族主義無大關係，至以黃帝生年爲紀元之說，則太古草昧，卒難確當，且黃帝乃君主，非教主可例，故不如以其即位之年爲紀元。因之鄭重提出此一主張：以西曆一九〇五年爲黃帝即位紀元之四千六百零三年。旋即爲若干人所接受，各省留學生刊物版權頁之出版年月即采其說以紀年。

按二十世紀之支那出版，上距宋氏初蒞日本不過半年。再細按宋氏「我之歷史」日記其讀書撰文情形，則若干文字撰成多在蒞日後二三月間。故以今論之，其所表達之思想與觀念，要可謂宋氏在國內求學時代之國學基礎與間接吸收外洋知識之結晶，而宋氏於二十世紀之支那時事欄列舉之中外大事，以加黑色圈者表示確知時日，加白圈者表示不知時日，此爲當時國人主辦其他雜誌所無之創例，尤足表現其謹於求真多聞闕疑之態度。然則有此一冊，宋氏頭腦之縝密、組織之才能，有具體表徵矣。

抑宋氏不僅於民族問題表現如此明決之態度，其於國內政治問題尤顯示確定不移之立場，換言之：即彼堅持徹底破壞排滿革命運動而絲毫無所游移。

前已言之，梁啓超之種族革命言論對於湖湘青年之思想與行動實有啓發作用，然而一九〇三年以後，梁氏竟完全放棄其所倡導之破壞主義與革命排滿主張，轉采保皇立憲之說，新民叢報及上海時報等騰揚其文字，與革命派之報刊論戰，對於國人自亦不能無其影響。湖南革命志士逃亡日本，痛起義計劃之挫敗，傷國家之多難，憂憤過甚趨於消沈者頗不乏人，殆熱心過激失望亦愈甚也，例如陳天華即深悔輕於發難之非，以爲利用會黨不足成大事，必須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且逐漸普及下等社會，始可着手；否則，「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一九〇五年一月陳氏遂發奇想，散發救亡意見書於留學界，主張專倚賴滿清政府對外對內政策，且謂即將北上呈文清廷，請願實行君主立憲，並乘機潛佈黨人勢力於政界，以期有所活動，別開途徑。幸宋氏聞訊，亟與黃興、劉揆一等召集湖南同鄉會「實行干涉主義」，極力反對要求清廷之說，而主張繼續進行各省獨立自治之計劃，會衆一致贊成。宋氏復與黃興同至陳氏處舉行特別談判，指陳有與梁啓超會晤及通訊之事實，責其有改變宗旨受保皇黨運動之嫌疑，辯論良久，至陳應允取消原議而後止。其擇善固執推己及人之精神如此。逮二十世紀之支那創刊，宋氏於所撰時評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三八六

「雖設學部亦何益耶」一文中，復強調指出學部之設，不過清廷企圖用束縛之手段，以完全之奴隸教育普及於國民已耳；「我國民其尙日望政府之維新變法以自強乎」？同年八月傳聞清廷有準備立憲說，宋氏更撰「西太后之憲政談」刊載於高天梅主編之醒獅雜誌，揭露清廷必不能實行立憲，即能行之亦必非真正立憲，不過一時懷柔政策耳：「嗚呼！吾漢人猶有日夜希冀滿政府之和平改革者，其亦不可以已乎！」旗幟鮮明立場堅定若此，宜乎各省革命同志爭與相識，終以形成中國革命同盟會之主幹。

二、何衛種：「二十世紀之支那初言」（註七）

發刊之趣意

一國之文明，繫於一國之學術，而學術之程度，恆視其著述之多少爲差。著述著，其研求學術之結果乎！

歐美文明諸邦，若德、法、英、美等，每歲發刊圖籍，不下六千餘種，故其學術日研而日進，其所發明之學理，日闡而日新。如建塔，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昔以爲嶄新之論者，今則以爲陳言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追躰於無窮，而著述亦生生不盡也，故其文明程度，遂與之日高。

歐美勿論矣，卽近而觀諸日本，何獨不然。其專書勿論矣，卽雜誌何獨不然，就日本之雜誌而論，每月所刊行者，計百數十種，其種類不同，而結構各異，其程度不同，而深淺各異，上者足補學士專家之推理，下者以供婦人孺子之誦讀，其勢力與教育相爲表裏，其普及較他書尤廣也，其影響較他書尤大也，其民德、民智、民力之進步不已者，未嘗不因乎此。

反而觀諸支那，則見其退而不見其進也。客歲統計，尙得十餘種，今且不及十種，我國民程度，卽此可占。夫雜誌者，促民德、民智、民力之進步，挑發而引導之活機也。以今日之支那，與歐美日本相較，宜有以挑發引導我國民者，實非倍蓰不爲功，乃百不逮其一，況列強之殖民於我土地者，已星羅棋布，以最劣之民族，與最優者相競爭，其處必敗之勢，亦屬天演公例。爰是則吾人不可不有以拯救之，拯救之方策如何，亦曰挑發而引導之，使其德、其智、其力皆有所進也，然後對於內，足以組織完全之國家，對於外，足以禦列強之吞噬，於是樹二十世紀新支那

之旗於世界，此則我「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所以發刊之趣意也。然吾人將執筆以從事編纂之際，或有否定者焉。曰：「以汝之學，卑鄙而不文，不足以就斯學。我支那祖國，無煩吾子憂也，汝其勿爲。」隨之而有獎勵者坐我之側而慰我焉，曰：「汝雖不文，而憑此一點赤誠，必欲喚起我同胞之睡夢，汝之志誠足嘉，且以支那今日之狀態，正溺於文勝之弊，汝之不文，言且易入，國民其或有聽汝之言者乎，則汝之不文，正汝之便益也，汝其勉之，汝其勉之。」吾人將聞前者之說而懼乎？將聞後者之說而喜乎？然其實不足懼亦不足喜也。吾人惟有守此進取之志，而一振我二十世紀之支那。

主義

雖然吾人發刊之趣意，既如上所述已，而吾人之主義，亦不能不問。主義者，雜誌所必要，猶商估之有看板乎。世界有名之主義，爲今日列強所趨勢者，則政治家之帝國主義其最著也。與吾人之主義同耶？否耶？在十九世紀初，平等、博愛之說大昌於世，學者無不唱和，則宗教家之社會主義是也。自帝國主義既出，而風會一變，此主義乃昔盛而今衰，與吾人之主義同耶？否耶？又歐洲大陸，今日雖悉定憲法，脫專制之毒，而國民之權利與自由，皆從國法上所認定。乃各國人士，尙以爲政府時有專橫，必欲盡拔其根株然後快，遂倡無政府主義。然此主義既出，而學者每斥爲邪說，爲各國所不容，與吾人之主義，又同耶？否耶？此三主義者，吾人將何所適從耶？將兼容而並包耶？將一無所擇耶？孰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支那，孰不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支那，所謂吾人之主義者，究何在也？抑二十世紀中，我同胞對於支那者，其意見相殊，因而主義各異，其並立而角峙者，則急激與平和之兩主義是也。然此二者，乃政黨黨員對於政府之主義，與吾人之主義微有不同，吾人對於政府者其間接，對於國民者乃直接也。然則吾人之主義爲何，更不能不再問。

吾人將以正確可行之論，輸入國民之腦，使其有獨立自強之性，而一去其舊染之污，與世界最文明之國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設新國家，使我二十世紀之支那，進而爲世界第一強國。是則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

愛國主義與支那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惟其愛國，故以國名。夫支那爲世界文明最古之邦，處世界最大之洲，爲亞洲最大之國，有四千年引續之歷史可愛，有三千年前迄今之典籍可愛，有四萬萬之同胞可愛，有二十行省之版圖可愛，有五岳四瀆之明媚山川可愛，有全國共用之語言文字可愛。支那乎！支那乎！吾將崇拜而歌舞之，吾將頂祝而忭賀之，以大聲疾呼於我國民之前，曰：「支那萬歲。」

雖然，欲振起我同胞之愛國心，而惟列舉我支那美點以自豪，如賣藥之功能書，備陳其功德之數，是果足使我同胞愛我支那否乎？

夫一國猶一家也，故愛國亦猶愛家，愛其家，而徒舉其家產，與祖先功德以自豪。以是云愛，愛乎與否，尙待疑問，以此種爲愛國心，不免視其國家爲玩物，而非自由活動之總體也。其愛國心爲美術的觀念，而非倫理的觀念也。美術的觀念之愛國心，如愛花焉，其繁華爛熳，則心醉而目賞之，一旦枯衰，則荊棘不若，其愛也亦僅矣。昔之支那民族，亦豈無愛國心，吾見有歌誦支那者矣，見有尊崇之於無上者矣，然而不轉瞬而樹順民之旗以迎敵國師旅者，則自北京之於聯軍見之，其迎敵者，非卽支那所謂愛國者耶。建紀念之神以頌敵國功德者，則自臺灣之於日本見之。其頌敵者，又非昔時所謂愛國者耶，其愛國也，所謂美術的觀念，而非倫理的觀念，故其愛也暫。

倫理的觀念之愛國心爲何，吾於英德見之，德意志人以國土擬之嚴父，故稱爲「父國 Vaterland」，英人以國家擬之慈母，故謂之「母國 Motherland」。前者觀國家如父，因可養其嚴格之義務心，後者觀國家如母，可養其慈愛之念，不以國家爲無情的玩物，而擬以有情的父母，二者同出一觀念。故其無事則於克蘭之流，鐵姆知之河，洗纓而濯足，臨維馬耳之地，登亞波之山，玩春秋明媚之景色，酌酒而歡呼其國家萬歲。一旦國家或有危難，則捧生命以守國，如救父母之急，雖或至力竭兵窮，亦惟以身殉之，終不爲外敵所懾服，故苟不盡滅其種，則其國終不亡。此日耳曼條頓民族愛國之心情，所以蔚爲最強、最大、最優等之國，而世界莫與京也，是卽所謂倫理的觀念之愛國心也。

吾人所謂愛國者，卽此倫理的觀念，決非美術的觀念也。

然則今之愛國觀念，非昔之愛國觀念，而今之支那，亦非昔之支那，蓋其愛國觀念一變，而支那亦因之而變，

於是演成「二十世紀之支那」。

二十世紀之支那

二十世紀之支那，於世界上處如何之位置？吾人愛之，不能不思索也。

二十世紀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俄國之支那乎，英國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與日之支那乎。吾人愛之，不能不決此疑問也。

吾人將思索之，吾人將解決之。

思索之，解決之，不可不究其原因，及其結果。欲究其原因結果，不可不劃分為三期：

(一)過去 據歷史以觀支那過去，在二十世紀前，已為世界之視線所聚。蓋自歐洲勢力平均，其競爭之漩渦，不能不移於東亞，亦勢使然也，而支那適當其衝。然在甲午以前，列強於我國殖民者，大抵皆用個人的方法，及結社的方法而已，而國家的方法，猶未劇烈，自甲午敗後，於是列強之殖民手段乃一變。

殖民政策中所謂國家之方法者何耶？學者大別之為四種：(1)征服；(2)占領；(3)財政權之奪取；(4)勢力範圍與保護地域是也。征服之方法，直接者雖或無其例，而間接者，則英法啓於先，而日本於臺灣亦屬此類。至占領之方法，則德國之占領膠州首發其難，為最近世史中著名之政策。若夫財政權之奪取，實為列強普通之方法，今日正在進行中未有艾也，而勢力範圍與保護地域，尤日見推拓，我同胞當無不知之，豈俟我言哉？

(二)現在 二十世紀初年，支那為北京敗後時代，近數年中，俄國於北方經營，英國於揚子江流域，法國於雲南、兩粵，德於山東，日本於江西、福建，其勢力範圍，漸已認定，而東三省一地，繫日俄勢力之盛衰，遂惹起二國戰雲，現在之支那，即日俄戰爭中之支那也。現列國對於支那者，分為二派，一主分割，一主保全。夫分割者，固足以亡支那，而保存者，亦豈足恃。我不能自存，而借人存我，是其權操諸人，而不操諸我，能存我者，何嘗不可以亡我耶。支那對於列國者，亦分二派，一為媚外，一為排外，媚外者固足以亡其國，而排外者亦足以促其亡也。嗚呼！噫！今日之支那，處何如之勢，無以擬之，擬之曰累卵之支那。

(三)將來 吾人試一揣將來情勢，支那得如何結果耶，吾將定五點以觀察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第一點 就保全支那之公約而觀察之。夫列國所以倡導支那領土保存者，豈不曰爲東洋平和，使勢力平均，日英同盟，皆以是藉口，即前此之三國干涉以取還遼東，亦不過懼日本獨占東洋優勢。乃未幾而俄逞野心，卒至日俄開戰，是未得平和而先召衝突也，寧不冷心乎？以英、美、日之力，卒能抗俄、法、德與否，尙不可知，且近以法國違反中立，於日法外交極形危迫，大有非戰不可之勢。觀憲政本黨最近之決議，必欲要求英國履行英日協約之第三條，（壹千九百零三年日英協約，其第二條規定，日本或英國之一方，與別國開戰，其他之一方締約國，守嚴正中立，不加入交戰團體。第三條則規定，交戰之中，若再有一國或數國加入與該同盟國交戰時，其一方之締約國，必來援助，協同戰鬥，至講和亦必與該同盟國相互合意乃可。）以對待法國，其變幻正不知如何。從歷史上以觀六國之關係，則日俄敵也，俄法與英故仇也，美以菲律賓故，害德國之感情，德美亦惡怨也，此六國相對，必有繼日俄而戰者，則是東洋之平和，終不可保，更足以誘起西洋之競爭，其終局必明分支那，以定其勢力，斯亦事所必至者也。且也英法若加於交戰團體中，則德必乘此間以規畫支那，雖美國或出而干預，然必無可如何。列國於此懼其相繼，而使旁觀者獲利，不能不先分支那，以定其界劃，是支那終不可保也。況分之反足以致東洋之平和，是支那有必分之理由也，其危一。

第二點 就戰爭終局日勝而觀察之。自日俄開戰以來，黃禍之說，遍播於白人之口，其中德國尤甚。日本若勝，於東洋之勢力，較各國爲略優，此理之當然也，列國於此，能不嫉之？嫉之則必求增殖勢力於支那，以分其勢，則支那之去分割亦不遠矣，其危二。

第三點 就戰爭終局俄勝而觀察之。夫日勝既足亡支那，而俄勝則其亡更速，以俄之野心，既分波蘭而後，並土耳其而欲分之，非英人反對其倡導，則土耳其休矣，何有於今之支那。東三省之事，已公然冒天下之不韙而不顧，況藉戰勝餘威，以鼓動各國，即此時之支那，其分割也，亦在人心目中所有事，其危三。

第四點 就四川之結果而觀察之。我支那行省中，爲各國勢力範圍所未及，而其面積最大，人口最多，出產最盛，氣候最溫和，爲農工商業第一之地者，非四川耶。列國均垂涎久矣，而實有可得之資格者，則爲英、俄、法。蓋三國勢力範圍之地，皆隣近四川，若德、日則距離頗遠，但使三國中或有經營而取獲者，則他國必妬之，蓋今日

各國之勢力範圍，皆相平均，倘四川或爲一國所得，則其國較之他國爲獨優，而他國必求增拓，使足與抗。然支那之地有盡，列強之欲無厭，其終局必至於分割而後已，是則四川之結果，而支那卽相與淪亡也，其危四。

第五點 就保全支那公約既成後，對於支那民情之變幻而觀察之。前美國外務卿克爾氏既提出保全支那之公約，已得各國贊成，雖以德人之野心，亦勉從所請。然此保全之公約，勿論其終不成也，卽既成後，保無變幻耶？以我國民之程度，尚在低級，自來無遠大之圖，在今日情勢，排外之心不可無，而排外之暴動必不可有，同胞中或有爲目前而忘遠慮者，起而殺二洋人，與爲種種無意識之躁舉，則他國又將以占領膠州之慣技，而再施於支那，其藉口有辭，則前約又成畫餅，別國干涉之不能，則必出以同一之手段。在昔俄借旅順，而英法干涉，干涉不已，其後一變而爲同一之手段，遂借威海衛與廣州灣，其故轍也，斯時支那豈得不亡，其危五。

總上五點觀之，然則支那其必亡矣乎，果支那必亡，吾人何事驚駭也，何責乎其愛之也，雖然，吾有希望。

吾人對於二十世紀支那之希望

支那之危有五，吾既列舉之，是對於支那之失望，然仍非絕望也，既非絕望，安得無希望。

試思支那之亡，何人亡之，卽我支那也。列強不施其政策於他國，而獨施於我支那，豈不曰支那有以召之。組織支那者何人，我一般國民也，是則支那之自亡，卽我國民亡之。我國民亡支那，吾安得不責之，何責乎爾？謂其無愛國心。

雖然有愛國心與否，不可不以教育爲前提。教育者，愛國心之製造場也，無教育故無愛國心，反而言之，是有教育，卽可養成愛國心矣。昔西班牙民族嘗雄飛於世界，其後不競，美西之戰，遂蒙失敗，論者究其教育衰頹，故國勢流落。若德意志，則在百年前尚未統一，今日乃執世界之牛耳，德法之役，其獲勝也，卑思麥亦以爲教育之功。卽今日日本之勝仗，世界評論，亦以爲教育普及所至，而日人亦以自誇。我支那國民，而果能圖教育之興耶，則愛國心不難養成也，國不難強也。然則所以責我國民之缺乏者，吾轉視其發達於將來。

或以支那之亡在即，時無暇待，而實非也。際列強交戰之中，我國民乘其間以經營而整頓，正爲不可失之時機，夫逆料支那爲必亡者，謂我國民坐待而不自振耳，我國民而能自振，則可希望其不亡。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三九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三九二

就令分割之禍立見，而分我國者，亦未必一次而可盡。俄普澳之分波蘭也，第一次在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九二年，將爲第二之分割，及一七九五年，乃爲第三次之割盡。其中非無恢復之機也，而卒抵於亡者，由波蘭之民，其愛國心不普遍，不能統一，故屢起而屢敗。吾不懼列強之分割，而惟望我國民之振興，不寧惟是，即使全國既屬於他人，若我國民之愛國心日加發達，則此後尙足以獨立也。一七七九年之美國，實其前徵，而客歲又有馬加奈獨立之事，是皆我師也，吾更不患支那之亡，而惟望我國民之愛國。

記者與讀者

今番我「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出世，亦本此希望而發生。松本氏嘗言（日本松本君平，美國文學博士。語見所著新聞學第五頁）：「今日之新聞，如衣食住爲文明國民所必要，且爲國民教育之大學校，養成國民之政治思想，涵育社會的道德，授與文明之民必要之智德常識，使能解其他文藝、美術、政治、法律、農、工、商百般高尚之人道，發達必要之趣旨。天下何物足以勝之耶。故其勢力之所及至偉大也，雖黃金之力，宗教之魔，帝者之權能，皆莫能與比。」深有味乎其言。若雜誌者，嚴格的新聞也，不尤重哉，然其事重，則吾人執筆以將事也，更不可不慎。

第以吾儕之淺學，而撰此雜誌，今第一號已告成，吾人對於讀者有二種心情，敢敬爲我讀者諸君告。以吾人之寡聞淺識，特爲祖國前途之故，不能不盡其言責，其中差謬在所不免，讀者而有以誨正之，吾人所甚歡迎者也。其言或有不謬，而與支那之幸福其有相關者乎。二十世紀中，乃自言論而進於實行時代，吾人之言論，正所以爲國民之取材也，吾人言之，而讀者果實行之，使吾人以言論始，而不僅以言論終也，尤吾人所切望，是則吾人之幸，即讀者之幸，即一般國民之幸，即二十世紀之支那之幸，吾人爲之祝曰：「二十世紀之支那萬歲」。

清廷以俄兵經伊犁進外烏里雅蘇台、札薩克圖，令駐俄使臣胡惟德向俄政
府抗議。

有俄兵一旅團，侵入伊犁。踰塔爾巴哈台嶺，自科布多繞行烏里雅蘇台東北，直抵札薩克圖地方，測量險要，偏立標柱。再沿色楞格河，從買賣城東南而至恰克圖，與俄步兵一師團之從貝加爾湖入侵者相會。再溯色楞格河之上流，犯我札薩克圖地。政府卽以此事，令駐俄使臣胡惟德，向俄政府抗議。

(註八)

清四川總督錫良奏陳創辦四川省銀行章程，請求立案。(註九)

川督錫良以四川省銀錢往來頻繁，多由商號承匯，費錢、費時，擬由官商合辦設立銀行，既可便利匯兌，又可濬財源。錫良奏文及川省創辦銀行章程如下：

「竊維貨幣貴乎流通，利源期於開廣，泰西各國以商戰雄視，環球莫不有總匯財政之區，以爲樞紐。其力既厚，其用自宏，故雖越數萬里，而遙創制經營財用，不虞匱乏。方今戶部奏請設立銀行，各省亦多次第籌辦，藉以維持財政，擴興商業，實爲今日迫要之圖。川省年來撥款迭增，每年京外協餉，新舊償款，爲數甚鉅，多由商號承匯，其匯期之遲速，匯費之漲落，一任居奇操贏。且際茲銀緊錢荒，本省出入款項，亦復周轉不靈，官商咸以爲苦。銀行爲財幣總匯之所，自應亟籌興辦，以濬財源。當經督同司道一再籌商，擬由司庫籌撥銀三十萬兩，另招商股二十萬兩，共合官商股本五十萬兩，先於成都、重慶兩處開設銀行，並以股款試行大小鈔票，無論鹽糧釐稅一切交納公款，均准搭用。所有股銀，專備支發票項，不准挪作別用。俟根基穩固，再行分設京、津、滬、漢等處，以期展拓規模，擴充利益。惟茲事體大，創辦維艱，必須有熟諳商務誠實可靠之員，方能勝任。查有奏調山西候補知府周克昌，堪以派充總辦，專司其事。並飭藩司督同辦理，妥議規章，俾垂久遠，而資信守。謹奏。」奉硃批政務處、戶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謹將川省設立銀行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一 設立銀行，牌名濬川源，取開通川省利源之義。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日

三九四

銀行係爲維持四川財政而設，應由藩司主政，即委該司爲督辦。另派廉勤明幹通達商務之人爲總辦，籌畫專理一切事務。

刊給關防一顆，文曰：「四川官銀行之關防」，專備公文造冊報銷及股票銀票鈐印之用。

銀行擬在重慶、成都先設兩號，俟根基穩固，再行展設京、津、滬、漢各分號，及內地繁盛碼頭，以期流通無盡。

銀行遵照新章，呈報商部，每年酌提若干，俟一年期滿酌定數目報効公家，屆時詳明咨報，應請照例保護。

銀行作爲官、商合資有限銀行，倘有虧折，不於股外另有攤派，以二十年爲限，滿期續作，隨時聲明。

現在戶部奏設京師總銀行，各省尚未分設，茲川省由官商合同合股開設銀行，所有戶部擬設之銀行，應仍候該部另行核辦。即使將來官股獲利，或願附入戶部銀行，其商資願否隨入，應聽自便，不爲抑制。

凡有行中應作之事，由總號執事商同總辦辦理，其關繫緊要事件，仍應分稟總督、藩司核辦。

銀行既不沾染官派，總分各號均由總號自行利用圖記，不用關防。

川省每年外兌京協賠款各餉，擬以三成歸銀行，七成歸各票號承兌，於挽回利權之中，仍寓體恤票商之意。

川省不論何處何項正雜公項巨款，銀行但有就近濟商用項，准稟商藩司飭撥。惟一經撥定，銀行即應定期備款代爲交納，以期官商交益。

川省派員在上海購辦機器、軍裝、銅斤等件，所有匯申各款，分歸銀行分領，匯存上海分行，俟該委員到申隨時取用。

川省應解上海出使經費，如數交由銀行領匯。

現在籌辦鐵路，將來存放撥兌款項，更與銀行爲輔車，所有鐵路出入款項，酌歸銀行分辦，以免利權旁溢。

官商隔閡，勢成冰炭，故一言合辦，動色相戒。今銀行商股無論官商紳民，均准入股，並勸令川省大小官員，酌量入股，以資提倡，庶商股可期踴躍。

銀行雖係裨國裕商，而專作川省匯兌公款，固係公家自有之利權，然終不免奪票商之利，擬俟核定章程，仍約

各票商承認商股，以示均利之意。如該票商實不欲與官家共事，再由銀行自行招股。

一 向來各票號領兌公款，係分成攤派。如有某號停買退領者，即以其應領之成數，或勻分各家，或改併一家，承兌現在銀行領匯公款三成，尚有七成仍歸各票號，按照成數公攤。嗣後如票號退領公款，即將該款歸併銀行領匯，庶公利逐漸歸公，而於票號亦無所損。

一 凡官家匯兌各處款項及存放公款，均應按照商號時市公平商議，不得以係官商合辦，輒用官勢欺壓。無論官商股本，每銀一千兩作爲一股，給票一紙，隨息摺一扣，按年五釐給息，以便到期憑摺付利。如有將股票摺遺失轉賣與他人者，尋保報明。

一 三聯股票者以存根存總號，備查存藩庫，股票給股東收執，均蓋用司印銀行關防暨本行圖記，以昭信守。

一 銀行擬行用千兩、五百兩、二百兩、一百兩、五十兩、二十兩、十兩、四兩、三兩、一兩十種銀票，通行本省。凡地丁、津捐、鹽課、關稅、釐金、交庫兌款，全准搭用，不拘成數，不及一成者不收。此項銀票，均准持票赴重慶、成都兩處隨時支取現銀。

一 銀票發行，務期通行遵用，儼關所局卡官吏稍有阻撓，致礙便民之舉，查出定即稟明懲處。

一 銀行既行銀票，應將股本專存開發銀票之用，不准挪作他用，以昭信實。

一 不論總分各號執事人等，俱用股實公正，有妥保商人，不准瞻徇濫舉。

一 各號帳簿無論流水總帳，均由總辦鈐蓋關防發給，不得私自更換。

一 出放各款，應以三月、六月至一年爲率，不得期限過遠。即有以本號股票押借銀兩者，其息應照官息略加，至遠亦以一年爲限，逾限不繳者，股票扣留作爲公股。

一 存款無論多寡，無論何人借款，或以貨產作抵，或憑字號往來，到櫃公平商議，不准用官勢欺壓，以期平易近人，通行無滯。

一 以一年爲帳期，所得利益除報効官息支用外，分爲十大股，以三股作爲人力股俸，又分作十股，按照資格勞績，由總辦會商總號派給。號中執事人承股，仍可隨時按以功過分別升降，以一大股作爲公積，其餘六大股按各

股攤分，每股得利，准以七成提用，三成存號。存號之款，二釐行息，以厚財力。如有撤股者，即將本息一併付清。

一 每年帳期以三月十五日爲定。

一 每至帳期，開具四柱清冊，每股得利若干，登諸報章，牌示號門，俾衆共知。

一 股友每至帳期，准其看帳，有股本十股以上者，准其建議，善者必從，以期盡美盡善。

一 所定章程，如有隨時變通，原可官商商辦，儻改革不善，准股東隨時撤股，官不抑勒。

一 股東如有用項，未到帳期，執持股票支息者，亦可酌量支付，准照官息取利，到期本息扣還。如股東遠在他省，所得股利，可由銀行匯交，概不取費。

一 股東撤股，願將股銀移交他省者，亦可照辦。惟須減付兌費，以示關顧之意。

一 銀行開辦之後，擬將重慶銀圓局歸併銀行兼辦，以一事權，而節糜費。

查戶部議設銀行原奏，因恐功廢半途，仰懇天恩主持於上，旋直隸擬辦債票，復經奏奉特旨，作爲永遠定案，儻違章失信，從嚴治罪。誠以財政至重且要，商情易渙難孚，必須妥定章程，始終確守，方足以昭示大信，克底成功。以上章程，應請鑒定後飭部立案，俾可永遠遵守。以上各章，如有未盡事宜，及前後情形互異，須略爲變通者，均應隨時斟酌損益，以臻完備。奉硃批：覽，欽此。（註一〇）

註一：馮爲鑒：「宋教仁傳」。

註二：「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封底記爲「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五月初一日發行」，惟據宋教仁「我之歷史」所述，至五月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後始正式發行。

註三：「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又見宋教仁：「我之歷史」，第二卷，頁四。

註四：衛種：「二十世紀之支那初言」（見「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據宋教仁「我之歷史」第二卷第二十四頁記載：衛種，姓何，廣東人，時任「二十世紀之支那」記者。

註五：衛種：「二十世紀之支那初言」，同註四。

註六：吳相湘：「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頁二九—三三，原第二章第一節「二十世紀之支那與醒獅」。

註七：「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一期，頁一—一四。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一—一四。

註九：「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一。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財政，頁一五三—一五七。

初二日（六月四日） 孫先生文自巴黎致書宮崎寅藏，告以即行東歸。

孫先生文致宮崎寅藏函云：

「宮崎先生大人足下：日前寄英國之書，久已收讀，欣聞各節，所以遲遲不答，蓋因早欲東歸，諸事擬作面談也。不期旅資告乏，阻滯窮途，欲行不得，遂至久留至於今也。茲定於六月十一日從佛國馬些（按即馬賽）港乘 Tonkin 號佛郵船回東。過南洋之日，或少作勾留，未定；否則必於七月十九日可以到橫濱矣。相見在邇，不日可復與先生抵掌而談天下大事也。……弟中山謹啓。六月四日寫於佛京巴黎旅館。」（註一）

俄國水雷艇續至吳淞，允照成例，拆卸軍械。

俄魚雷艇普徒利續至吳淞，船中傷兵十五名，水手七十三名，及他船水手被難救起者七十四名，俄領要索准其回國，船則聽受約束。袁樹勛不允，亦一併扣留留在滬，而以受傷等人安置於前泊滬江之滿洲及奧斯科兩巡艦。（註二）

俄國迫清廷，要求日軍，令將新民屯駐兵撤退。日本不允。

俄國以日本在新民府設兵防守，實為違犯中立，因請清廷迫令日本撤兵。清廷將此意照會日本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一、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二、三、四日

三九八

旋接覆文略謂：日本按照國際公法，如果該電實能厲行中立，則日本自當撤兵，但因俄國前據此地以抗中國，今日本同爲交戰國，則其認此地爲交戰地域，並無不合，絕不見有可容抗議之餘地。（註三）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九三。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四。

初三日（六月五日） 江西會昌、定南、長甯等州縣匪徒滋事，贛閩粵三省督撫相約

會剿。（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〇。

初四日（六月六日） 滿洲日軍不准我國征收由通江子至營口沿遼河各處釐稅。

日本駐奉天之軍政官，致函清奉天將軍廷杰，略謂：現奉總司令部之命，擬將自通江子至營口沿遼河一帶各項商稅，暫行停收。因大兵之後，商民交困，若往來貨物更加重稅，益不能堪，且戰線之內，設員稽徵，最易洩漏軍事，請將稅局員弁撤回。奉天將軍廷杰以事關重大，且奉省用款浩繁，大半仰給於此，一旦停撤，實於大局關礙非淺，立飭交涉局與日司令部參議福島、小山二君再四磋商，而日人堅執殊甚，惟允俟和局定後，將短徵之款如數賠償。廷杰無如之何，遂電稟外務部核奪。部意以日軍既有恤民之意，何以自在戰地抽收額外之稅，而獨不許中國收稅，因與駐華日使力爭。（註一）

日本魚雷艇「東雲」駛入黃浦江，旋於初五日退出。（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三—二九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三。

初五日（六月七日） 秦力山由香港轉仰光，鼓吹革命。

秦力山，字鼎彝，原為梁啟超的大弟子，於隨同唐才常發動庚子起義失敗後，轉為革命黨。本日，由香港經新加坡至仰光，晤莊銀安，歷述康有為等保皇黨欺騙華僑的事實，及唐才常勤王失敗的經過，莊銀安頓悟，遂脫離保皇黨。秦力山撰「革命箴言」二十四章，在「仰光新報」刊出，該報言論為之一變，但刊至第十六章時，却被報社中的保皇黨人將餘稿私行燬滅，復把持該報，「仰光新報」又為保皇黨所操縱。兩黨在緬甸遂展開報業爭奪戰。不久，秦力山病死，而「仰光新報」亦停版歇業。（註一）

附錄：

一、馮自由：緬甸華僑與中國革命（註二）

華僑教育與新舊思想

華僑之居緬甸者，以仰光一埠為最眾，數約八千人。閩籍漳泉人居首，廣東次之，而風氣之開則遠在南洋英荷兩屬之後。癸卯年（一九〇三）冬，有閩人林國重、陳金、杜誠浩、陳甘泉、莊銀安、徐贊周諸人創辦中華義學於仰光大埠，是為緬僑興學之濫觴。此校至甲辰年（一九〇四）始開課，學生僅六十餘人耳。同時莊銀安、徐贊周、陳甘泉三人另設一盆商夜學，以利僑胞之日間不暇攻讀者，中華義學至乙巳年（一九〇五）春添授英文課程，日見發達，學額增至百二十人。是時康有為方由印蒞緬，以保教清光緒帝舉行新政相號召，僑商受惑者大不乏人，相與設置保皇會於五十尺路，康以莊銀安在僑商中負重望，爰親訪銀安備致推崇，擬延為仰光保皇會長。銀安初以康為熱心愛國，遂亦虛與委蛇。獨陳甘泉主張革命排滿最力，謂康歷年偽造衣帶詔以欺騙僑胞，美洲南洋各地華人多已深悔入彀，登報脫黨，吾等胡為此時甘心墮其陷阱。因是僑商中乃分為保皇與非保皇二派，除陳甘泉、徐贊周二三人外，尚無人敢昌言革命也。是歲春間湘人秦力山（力山事略載革命逸史首集第一二八頁）自香港蒞星洲，欲在南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四、五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四〇〇

各埠大鼓吹革命，聞緬甸華僑風氣閉塞，遂以閩人李竹癭之介，於五月初五日舟抵仰光，寓陳甘泉宅。甘泉一見如故，引之見銀安，歷述康梁棍騙華僑及己身與唐才常於庚子年（一九〇〇）漢口一役失敗之經過。銀安如大夢初醒，遂宣佈與保皇會脫離關係。其後康徒以黨勢渙散，計不得逞，乃強指銀安爲叛徒，職是故也。時陳、莊、徐等復請力山重修中華義學章程爲民族主義教育，力山乃爲該義學撰序文凡二千餘言，其結論曰：「創作每生於感情，感情則生刺激者。刺激者，卽外來之惡現象是也；感情者，卽感此惡現象而有所難堪者也。諸君以故國之淪亡，受回溯之刺激，情動於中，不能自己。而此之義學賴以成立，則吾又有以爲諸君進者焉。夫刺激有生自歷史者，有生自地理上者，仰光歷史上吾人之刺激爲何，則中國民族史之終編大書而特書之曰：永歷帝被清兵追而入緬甸。又曰：三桂弑帝，蓋卽吾漢民族三千餘年古國之自始見滅是已。仰光地理上吾人之刺激爲何？曰：此卽英國經營中國腹部揚子江流域之根據地是也。不識董事諸君觀過去而察未來，其將何以維持此初心，使此學校立於太平印度兩洋之風濤簸蕩中，而有以挽神州之陸沉耶」云云。該校董事頗爲感動，因有新舊兩派之分。未幾力山以星洲同志陳楚楠等約往辦報，旋有清政府所派視學員薩君陸奉命到緬宣傳滿清德政，擬將中華義學改稱中華學校，願負責向北京學部領取每年助學金若干，各董事僞於利祿，竟從其請。贊周、甘泉、銀安數人抗爭無效，乃與該校脫離關係，另將所設益商夜學改組爲日學，歷聘國內學者陳仲赫、曾璋清、陳允洛等到仰光主持學務，是校提倡國民教育歷久弗衰。辛亥光復後改名共和學校。僑商中先後由該校畢業出而服務社會者，實繁有徒。如殷商張耀琪、爾太聲、陳瑞璧諸人其尤著者也。

秦力山與仰光新報

仰光新報設於緬甸仰光大埠勒達街二十號。其股東新舊不一，至爲複雜，故報社毫無宗旨。莊銀安初任是報經理，以主筆政者不得其人，且動輒受股東掣肘，故不能有鮮明之主張，特一保守式之報紙而已。秦力山初至仰光時，見該報形式腐敗，遂向銀安痛言革新該報言論之必要，並願代撰論文，以喚起一般僑胞之迷夢。銀安乃爲介紹於該報編輯。力山因著革命箴言二十四章，凡六萬餘言，登出後，各埠人士風動一時。據力山於乙巳六月二十日自滇邊致星洲圖南報陳楚楠書略云：「頃著有說革命一書，已寄贈仰報。該報但銷數千份，此書若任責報重登，或得照

鄭書一例能翻刻成本送人尤妙也。（共有六七萬字）惟此書成於十二日之內（以弟先欲入川恐趕不及），多有理論未完全之處。將來公如肯俯就一災梨，望囑詩耀兩兄爲之校斧，或於同胞之條理與理論，均不無小補，弟因鄭書徒事謾罵而不言理，故不得已而有此作也。書中駁詰康黨之處甚多，可一懲其煩錄。孫君逸仙自巴黎來信言，六月過星，約相待一見，惜弟已出緬甸矣。」等語。先是力山離仰光後未久，有滇邊干崖土司刁安仁出遊印度，途經緬甸，與僑商丘仁恩相識，丘見其談吐不凡，有志仇滿，爰介見銀安、贊周、甘泉諸人，各傾吐心腹，引爲知己。安仁歸時慨然以舉兵滇邊爲己任，並以物色人材相托。及力山二次到仰，徐、陳、莊等遂介紹力山入滇爲安仁助。力山素有意聯絡滇人反清，聞之大喜，遂於是歲夏秋間如緬甸新都滿得禮埠，與寓該處之滇省志士李瑞伯結識。居數日，再進緬邊蠟戍投滇人張石泉處。石泉時任該地英官譯員，富有民族思想，與力山尤爲莫逆，因有蘭譜之盟。力山寓蠟戍多日，嘗賦詩詞多章，所著革命箴言全文即成於此時，是文僅刊至十六章，卽爲該報之頑固派董事所反對，竟將餘稿八章強行燬滅，讀者莫不引爲憾事。然其效力實足造成後來旅緬華僑之革命思想，厥功不容湮沒也。是歲多力山復至仰光，改變裝束，欲親投北京實行暗殺，行程未定，而吳樾轟炸清五大臣之事起，旋得同志張鳴岐自北京來書，謂各省關津因吳案戒嚴，切囑不宜輕進。力山正猶豫不決，適干崖土司刁安仁派人求助，謂干崖方開辦軍國民學堂，缺乏體育及師範教員，敦促力山等代延教員多人，力山於是挈陳仲赫、陳守禮、李貞壯、陳仁和、謝玉免等五人欣然就道。及抵干崖，安仁深喜得人，乃將地方民政委諸其弟，而以校務付托力山，自率男女十餘輩東渡日本留學，力山乃爲作書介見孫總理、黃克強等，是爲革命黨人與雲南土司發生關係之開始。安仁既東渡，力山以校務爲上司幕友把持，無法改善，大有去志。丙午（一九〇六年）秋贊周、甘泉、銀安等以仰光新報爲頑固派操縱，乃組織一商務調查會月報，名爲振興實業，實以發揮民族主義爲宗旨，延張石泉及閩人蕭少珊爲編輯。出版數期，迄無起色。嗣悉力山不得志於干崖，遂函邀同緬主持是報，力山得書，乃別擇教員承乏，尅期離滇，詎瀕行時忽染重病，以誤投藥餌，竟致不起，是歲十月十一日卒於干崖，享年二十有九。是誠革命黨人莫大之損失也。

旅緬黨人不幸時期

秦力山既逝，刁安仁在日聞此兇耗，恐校務廢弛，乃偕留東同志蜀人王羣、滇人林春華、錢克昌及日本教習小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四〇二

室等數輩回滇，以振興農桑爲名，其實以訓練軍事教育爲要旨。詎事機不密，遽爲保皇黨報紙揭諸報端，滇督錫良乃派專員探取秘密，故安仁等歸干崖未久，卽得滇督嚴令，不許該校教授兵式體操。王、林、錢等以安仁一籌莫展，乃散而之他。時陳甘泉、莊銀安所經營墾荒事業亦不幸失敗，二人各虧折鉅資，甘泉以此得病逝世，黨人失此重心，不免大受影響，此丁未（一九〇七年）事也。又是歲夏六月有雲南同盟會員楊秋帆者（名振鴻，號思復），曾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及任雲南雜誌編輯，在士官學校時，清廷以其主張不穩，請學校將其開除，指名通緝，但後又任其爲滇邊騰衝府防軍司令。以練兵守土有方，爲某國駐騰領事所忌，嗾之清吏，楊不得安其位，出亡緬甸，張石泉爲介紹於徐贊周，贊周禮之甚優。無何，滇督仍向緬當局索取逃犯，許予緬官以重利，贊泉乃設法遣之東渡，張石泉回滿德禮後，旋因獵失足墮水死。莊銀安、徐贊周以同志迭遭變故，而清吏及康黨均氣餒逼人，頓形懊喪。故自丙午多秦力山逝世以至戊申（一九〇八年）春，可稱爲緬甸革命黨人最不振之時期。

二、秦力山：中華義學序文（註三）

天下事樂成易，而投始難。人性狃於故習，大抵如此，是不獨吾華僑爲然也。始爲人類之普通性，卽各國進化之初，其任焉者，亦不知幾經艱鉅，勞心勞力，身爲怨府，守以宏毅，始底於成。蓋此一是衆非之過渡時代，求其能以身爲天下先，而任建設之責者，自非希世之傑哲，誠不足以語此也。仰光在下緬甸之南，華人之旅居其間者，僅七八千人，而此七八千人之中，福建漳泉人亦不過四分之一，以南洋各埠比之，殆在於最少數者。然已能於兩年前，興學風潮未起之時，不假外力，而獨自成一學校，名曰中華義學。齋舍軒敞，光線適宜。（近頃衛生之學日益昌明，謂室內光線不足，則不得以資衛生，而校中尤專重視之）。濟濟祁祁，規模燦備，吾逆料他日此居留地，人材之成就，必言歸而爲開闢之元老者，抑或得而爲新世紀商界之大王，則今日學堂中百數十人之小豪傑，正未敢預量。其所至此，不得不全歸功於董事諸君者也。國學就湮，宗教亦替，曲阜一鐸，侵蝕隨之。以東魯達人之邦，衣冠禮樂，亦淪于荒廢，而變成伊川氏之墟，爲日耳曼人種所征服。然則海田雲狗，上國且然，而望孝經倫理春秋治法，猶存于爲附庸者，蠻烟二萬里之海隅一角，何可得哉？何可得哉！中原文獻已不足徵，浸衰浸微，何問荒服，

乃諸君抗志存古，大願發宏，能以尊教之心，寓于獎誘後進之內，禮容肅穆，俎豆馨香，昌平之祀賴以不斬，間可爲翼教之魁傑，輔世之偉民，爲海外各埠教育家之先導者。不佞于遠竄之中，躬逢盛典，得覽自發起以至遂成之記事，始則鼓吹，繼以提倡，有志竟成，蹊往獨闢。謬承委任，使綴序文，並手述其發達之次第，俾爲一實錄。而諸君一切任勞任怨之經歷，僕亦由是得與聞其顛末。大凡一事成立之後，任事者輒有自忘其前日之千辛萬苦，不益求其進步，而並失其所以維持之道者。諸君矢勤矢慎，有鑒于此，而急欲不佞代述之，示來者以不忘。不以溪谷爲歸墟，必行抵于海而後已也。不佞不揣固陋，僅就今日之時勢，而陳教育之意見於後，以與仰之同胞君子共商榷焉。

今試語人曰：汝之子將爲不肖，將墮爾家聲，將坐食而爲國蠹，將蕩盡爾財產，將自放縱而爲邪僻，將愚昧而終於困窮，抑將爲亡國之民而見奴於他族，甚至不數傳而斬汝祀，則人未有不大事駭怪而佛然作色者，曰：吾以何事而開罪，使君致以此毒口而詛咒我也？則應之曰：吾以愛君故。曰：君明明出毒言以損我，何反云愛也？則應之曰：吾以子姑息之仁，不督責汝子以自立，則吾言必中，而以此一棒醒汝故，此其理固自不難明也，抑天下斷未有自甘其後之不昌者，何以吾華人之不令子弟就學者，比比皆是？則應之曰：以無遠慮故。尼父有言曰：愛之能勿勞乎？蓋世固欲逸之，而反使勞者。人生數十寒暑中，苟非甘爲乞丐，則必以聰明材力而爲扞衛營養之用，而扞衛營養之所需，又恆非將一人之聰明材力，足以發明其方法者，則自不得不賴前人已經發明者，而爲之輔，則學尙已。洎至人類既多，于是扞衛營養之範圍益廣，遂擴而充之，而爲經國治務，其實經國治務者，則一人自爲扞衛營養之不足，而謀爲公同之扞衛營養。故一人之不能自行扞衛營養者必敗，一羣一國之不知公同扞衛營養者必亡。久而久之，遂立爲定法。使各人于孩童時，即準備其分任公同扞衛營養之一業，並爲自行扞衛營養之準備焉，身家賴以保存，國務賴以成立，否則不獨難以保存，即且不能自活，而況當今競爭極烈之世界，尤有不遑寧處者哉？故吾謂中華義學成立後，而仰埠之閩人，猶有忍令其子弟之閒散者，則何異自間接以殺其子弟也？吾以爲仰之爲賢父兄者，決不如此也。

今語人曰：吾過乎叢人之區，見乎總角而嬉游者，蜂聚而蟻集也。此其人或以無人爲之教養，抑或有人而不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教養之法，吾逆料彼他日必爲敗類之馬，將何以爲防閑之？則其人未有不亂以他語，現拒人之色于面者，曰：吾人自爲教育之不暇，而何暇作他人嫁衣裳也。則應之曰：吾以愛汝故。曰君明明欲我毀私以奉公，何反云愛也？則應之曰：汝苟不速爲之拯救，則是蚩蚩者，他日必波及汝。由于吾告汝以愛人而自愛故，今使盡人皆有職業，則盜賊與奸宄，必無而起，盜賊奸宄之生，其受害者，決不爲彼同類而爲尋常之富室，其所以波及者一。以堯舜之聖，尚生出不肖之朱均，則斷難自信子孫之克肖。自來敗家之子弟，其惡習皆自此輩薰染而來，其所以波及二，以中國人多下流，而文明國之所以相待者，輒另出一種之苛例以限之，而不得以限制一等人之故，別爲寬待，其餘玉石共焚，同歸于盡，其所以波及者三。第一則害及其身，第二則害及其子孫，第三則亡國之慘，滅種之痛，皆由是而生焉。夫西洋各國之民，立學堂，端賴富室以爲之擔任，而不聞其以此而致貧。美國大富豪，每多捐入於慈善事業者（西洋人所爲慈善事業，大半皆投資於教育者居多，比之吾國慈善家，以貲金養成無數之惰人者，正自有別。）其額超出於國家歲入之數倍蓰，而其富日增，以視吾人終歲勤得之餘，留爲子孫以爲游蕩費者，正自有間。吾觀於仰埠中華義學，捐集義金之踴躍，可見諸君見理之眞，特於此反復詳論之。願諸君勿以此爲足，抑亦願吾同胞悉知此義。知急公則所以保其私，而吾民族之新教育，將普及於海內外矣。且夫二十世紀者，行強權與帝國主義之時代也。天演之說，日中於人心。黃禍之言，彌增其嫉妒。以美國之門羅主義，亦一變而突飛，經檀香山、菲律賓，而將染指於東大陸新世界。獨我睡獅未醒，局促於蠻胡野種之治下，彼不爲吾民謀教育，而我民方自爲之。彼近者猶以收復貢院，亂吾民之心思。其民間教育之著有成績者，輒百計鋤之，使勿底於成。此皆彼族排漢嫉漢之意見，將以終困吾人者。競爭之現象，其相逼而來者既如彼，而彼所以斷送我前途者又如此。轉不若仰地諸君得施教育之自由。倘曰中華學校之不能規模日啓，則內地之呻吟於苛暴之下者，斯愈難矣。今夫教育者固必有一主義以行之。小學校所授之歷史學、國文學、修身學、地理學，讀本中其出於立憲之國民者，必於此喚起國民之精神焉。彼歐美日本之人民，非其腦獨強，生而則知愛國也。惟自入學之日起，其所以觸於彼童之眼簾者，無非使之獨立不倚，以摒絕服從奴隸之根性。不佞留學東瀛，見彼垂髫之子，知言征服俄國，歎爲絕特，以爲彼生而即爲軍國民。及得見其小學讀本，始知其中言俄爲日本不共戴天之仇。然則日本之得勝俄，豈惟是恃船堅炮利，與滿洲數十萬軍士一勇之氣哉！

苟非積之有素，則其成績，決不至此。故吾人欲望此可畏之後生，他日出而爲國干城也，則亦必有以激起其亡國之隱痛，與復仇之熱念者。彼夫內地教育之主義，仍以尊君親上四字，爲專制國籠絡百姓之不二法門。將見禹域所有學舍，悉將爲他日新奴隸之製造工場。其所以愚我未來之國民，其慘酷殆有過於凌遲與大辟者。今若欲以矯其弊，非望之海外諸君，而誰屬哉？仰埠董事諸君，當亦聞吾言而興起矣。近頃不佞見一論說，曰排漢政見書。爲滿人之留學日本，名爲良弼者所作，其言曰：內地各屬學堂，當定新規，不許漢人學有用之學。其留學外洋者，不許其學政治與海陸軍。又凡可以經國與治生者，皆限制漢人，不使之學。其意將使吾民不有政治思想，以免與之爭政權，漸無以自謀衣食，馴至而絕四百兆人之種。諸君！諸君！試問該蠻族已與我生此惡感情，吾人猶得與一朝居耶。近者駐日公使楊樞，已承政府之命，商之日政府，轉飭該國教育家，毋以政治之新學說教我留學生矣。此爲良弼政見施行之第一着。吾料以後良弼之政見，將逐漸而施行之。而吾同胞之漢奸樂誠（駐美公使），復奏請設立貴冑學堂，使滿子弟，習海陸軍，以壓制漢人。傳虎以翼，而吾漢人不得與學焉。吾不知仰地同胞得此一警，其又將以何意見，以期擴充與整頓此中華義學者。吾不禁頂禮以祝之曰：中華義學萬歲！學生萬歲！仰江商董萬歲！

序者又言曰：創作每生於感情，感情則生刺激，刺激者卽外來之惡現象是也。感情者，卽感此惡現象而有所難堪是也。諸君以故國之淪亡，受風潮之衝激，情動于中，不能自己。此之義學，賴以成立，則吾又有以爲諸君進者焉。夫刺激，有生自歷史上者，有生自地理上者。仰江歷史上，吾人之刺激爲何？則中國民族史之終編，大書而特書之曰：永曆帝被清兵迫而入緬甸。又曰：三桂弑帝，蓋卽吾漢民族三千餘年古國之自此見滅是已。仰江地理上，吾人之刺激爲何？曰：此卽英國經營中國腹部揚子江流域之根據地是也。不識董事諸君，觀過去而察未來，其將何以維持此初心？使此學校立于太平印度兩洋之風濤簸蕩中，而有以挽神州之陸沈耶？

三、秦力山：敬告緬甸同胞文（註四）

著者非閩粵人，不能作長言之演說，庶諸君清聽，又以不欲爲人所知。然北望宗邦，暗無天日，旅行至此，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四〇六

一掬亡國之淚，更不可遏抑。頃於本月初五日，繞馬來半島至此，訪問邦人士，在仰光一埠者，雖不及萬人；然合緬境內計之，當不下十萬。夫十萬云者，則四百兆中四千份之一也。諸君文明之程度，雖非僕一時所能盡知，然芻蕘之言，正不得不急急貢獻于衆視者。僅就所欲言，逐日投稿於仰江日報。幸諸君登焉。

諸君經商緬甸，海上之隔故鄉萬餘里，陸地不通行。故雖國境伊邇，視故國民生國計，恍惚桃源秦隴，漠然無所喜感。誠以本國政府無力足以保護商人，而本國人之習慣，又原以身家爲政府之附屬物，以政府爲國家，自與政府不相往來，遂一意專心於實業。國權之進退消長，遂非其所用心，於是本國之歷史，亦以無用而被棄，此勢所必至，不足駭怪者也。惟自歐風美雨近逼遠東，故國版圖，日以侵削。昔之緬甸，本我附庸，今我本邦，將爲緬甸。此等之晨鐘暮鼓，在本國各報紙到處暢言之。此地不當海道之要衝，想諸君不常觸目，則驚心亦少。諸君若一查中國之史書，將見愛國之盛心，必更有甚於他埠之同胞者，僕敢斷言之也。請略言之，今日諸君之視緬甸，必曰數十年前，緬甸爲我之屬國，今則移贈英人也。而抑知數十年前，緬甸並非我漢人之保護國，我漢人之性命土地財產，一舉而屬之滿人。我漢人與緬人同爲滿人之奴，世豈有爲人之奴，而復以同輩奴而遽爲己奴者？是數十年前，緬甸尙有國，而我則已於三百年前亡之。緬甸猶愈於我，安得漫以彼爲我之附屬品耶？既非我之屬土，則其存也聽之，其亡也應聽之。故諸君身旅緬甸，而不動權利喪失之感情。自外人言之，則曰諸君無愛國心，然僕固深知不於卿事，亦逆料諸君愛國之熱心，異日必有冠絕於亞洲者。則以諸君未嘗考究歷史，與不知內地亡國之現象，若一知之，則諸君皆爲新國家實業界之干城也。

當明末，李賊作亂，吳三桂以明之武弁，奉職於山海關。其愛妾爲李黨所擄，遂借兵於滿人，入關勤王，不料滿人入關後，竟覆明之宗社，而我漢三千年之古國，四百兆之秀民，遂塗炭於腥氍陋族之刀兵水火，永劫不復，至於今日。我同胞諸君等，亦曾知我大漢最末了之皇帝被弑於何地乎？則離瓦城六十里之地也。我固知諸君不知此事，若一知之，則必痛心疾首，共同興亡國之悲感者。吾大漢之亡國在此時，即失緬甸之藩屬，亦在於此時，非英人之掠我者也。以上所言，因歷史上之感情耳。至于現在切膚之痛則有甚者，數十年前之安南、暹羅、緬甸、臺灣，今日蒙古、西藏、皆滿人管轄之，滿人不惜，以之爲饋贈。一爲西洋人殖民之後，則其人狼狽不可言狀。若以他地

言之，則非諸君所知。諸君獨不觀緬甸爲亞洲之一大米倉（極言其出米多），而落得今日之結果耶？諸君！諸君！亦知我內地有已成爲緬甸者否？（謂膠、遼、旅、大等地）有將盡成爲緬甸者否？雲南鐵路若成，則雲南指日成緬甸矣。福建廣東各省之鐵路，亦將建成，將次盡爲緬甸矣。覆巢之下，必無完卵，恐異日諸君將袖手旁觀，經商海外，亦有所不能也。僕以此爲演說，聊當盡言。此爲其第一篇，其他則作爲第二、三、四、五續出。言者無罪，諸君其有首肯者乎？

二

今日我同胞經商於外洋者，不過數百萬人，而此數百萬人之外，彼之家居於內地者，恆日日爲滿政府縱虎狼官吏，日日吸削其脂膏，以爲頤和園荒淫之資，舉所謂曰錢糧、地丁、進口、出口、釐金、鹽課、鬻官、賭餉、煙捐、屠捐、房捐，及一切敲精吸髓不可思議之勒索。吾民實已疲于奔命，每飯不飽，兒啼婦怨，雞犬不寧，其得從容逸豫，逐什一之利於商場者，惟有海外之諸君而已。然而海外諸君，並不可一概論也。南非洲之華工數萬人被種種之凌虐，鼎鑊如飴，求死不得。舊金山、新金山，以及澳、美兩洲，其他各屬地我華人常花數百金之船紙，費時閱日，行抵一埠而不能登陸。今則就最近荷屬各埠言之，而有所謂入境紙出境紙，種種苛例，視吾民若牛馬，想亦爲諸君耳所習聞，不以鄙言爲妄造者。則以商界比較之，亦絕未有如諸君在英屬各埠，自由貿易之從容逸豫者也。迴顧內地之同胞如彼，橫覽他地之同胞又如此，則諸君何幸得脫苦海，而適此樂土。予常爲諸君言之曰：緬甸一地有同胞十萬人，蓋十萬人者，即中國四百兆四千份之一。今若以勞逸苦樂比較之，則以緬甸同胞之力量，而加之以深明公理，急公好義，其必奮發有爲，而勉赴國民責任者，我知其所必不辭也。以上所言，但就諸君義務上言之耳。抑或諸君非盡出於閩粵兩省者乎？近日波羅的海艦隊東來，久逗遛於赤道北二十度內外一帶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今日飛一電至，曰：將攻福建之金門，明天飛一電至，曰將佔廣東之瓊島。夫彼兩省者，非諸君列祖列宗邱墓所在，而有父母妻子兄弟以聚族於該地者乎？桑梓之地，釣遊之鄉，倘使諸君他日衣錦榮旋，而江山易主，無國可歸，則他日被逐，如猶太人者，將不能免於緬甸之十萬同胞也！然或者猶爲諸君畫一計曰，將終老是鄉可耳。四海爲家，何必故土？殊不知諸君今日之可晏然經商於此者，則以尙有此野蠻政府之存。其亡國之紀念，不過爲吾人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四〇八

隱痛，而尚未全暴白於世界。僕於七年前留學日本，其以亡國奴，豚尾奴，滿人奴而相嘲者，則日日來刺激於吾耳。吾恐一旦大局破裂，即彼印奴、黑奴，亦將以亡國先進而見誇於我。且諸君獨不聞滿洲開戰以來，日人恐一旦戰經年，兵費多糜，國用支絀，而謀所以擴充其商務者，致不遺餘力乎？至以生計界言之，英倫爲商界之先進國，無論已近頃十年來，西方之德意志，東方之日本，彼工商界之在太平洋、印度洋沿岸者，其增進如火之燒，如潮之湧，乃復出一發明商界魔王，拖那斯者之美利堅，挾長袖善舞之技，眈眈虎視，欲盡壟斷全世界所有之財權。然則吾商界同胞，而欲以所有之能力，長插足於商業競爭場，以與彼輩分其餘瀝而食之，得乎？不得乎？諸君則不爲國家計，獨不爲子孫計耶？！

三

第一篇備述歷史上如何，啓吾人之哀痛；第二篇備述海內外現在吾人之危機。吾恐同胞諸君或起而責我曰：汝但知以悚論危言擾亂吾輩之腦筋也，安見以中國之大，人民之衆，不有發奮爲雄，足固吾圉，使吾輩得優游以蒙其餘澤者乎？自以爲憂之深而慮之遠，吾以爲太多事矣。曰：是又不然，國也者，民之積也，民財足，則國富，民氣振，則國強，民之道德智識程度日高，則國家號稱隆治。今吾人不能自立，而徒欲承他人之祿，積衆憤而國貧，積衆敗而國弱，積衆人之澆薄，而國家號稱野蠻。倘使諸君而言曰：吾不過四千份之一部，苟有三千九百九十九部，足以駕此一份之上者，則此一部于國家之存亡，有何關係？然使此三千九百九十九部，皆如此一部之所云云，則我國家其終不昌矣乎？！雖然，吾亦不必盡以危言悚論而爲君等進言也。今試取一人所樂聞之譬而更陳之：蓋義務者，權利之投贈也。權利者，義務之報償也。不有投贈，焉有報償？今以交易喻之，苟不有物與力或智識，而與于人，則安得而取人之代價？代價者，賣物所得之金也。夫人民之與國家亦若是，則已矣。故我中土而不立國則已，中土而可立國，他日必成一立憲國家，開議院，設代議士，以與開一國之政事，而得立法上之無上上權。若諸君竟置國事於不理，則他日功成事定，此之一席，諸君將何由而得之？吾恐當事者，即念同胞之義，以分其權與君等，君等亦無此力量而得之（說見後篇）。吾儕者述海外他埠華商，每爲外人所苦，其所以致此者，則以無國家之保護。今即有文明政府，于國際上得有勢力，其力量原足以保護商人，而其握政權之人，與君等素不通聞問，則商情之艱苦，既

非彼之所知，而君等欲責彼以時時爲之盡力，亦多有未便。何也？不能分盡國家之義務，而欲分享國家之權利，吾恐君等將無以自解，於他日議會議員之漠視也。且也，今吾人之終能保存土地生命財產與否？則專視乎能立國與否之一問題，吾人之能立國與否？其問題決不在乎現政府之能否改革，而專在乎吾國民之能否自立。吾人之能自立，則專賴海內外之國民聯絡一致。先謀養成任事之人手，兼盡力乎所以立國之基礎。譬之日本與俄國戰爭，日兵士荷戈於滿洲之野者，不過五十萬人耳（日本四千萬人此不過八十分之一）。而其任國債與任恤兵費者，全國男女，無不拔簪投珥，圖所以爲軍國民之後援。然則捍患禦侮者，非全國所屬有生之倫例，當各盡一份之責任者哉？噫嘻！觀於日本之興，與吾國之所以亡，全在於國民之振拔與不振拔，全在乎國民之有公共心與無公共心，非偶然也。

瑩黃曰：四百兆人者，四千個十萬之積也，以吾四百兆與滿洲之五百萬人競爭，即十萬人者，所以對彼之十二人，強以四百兆與全世界千六百兆人競爭，則又當以一人敵四。然內地之漢人多數皆倒戈而附於滿奴，或反對於滿奴，而爲其所限制。故他日彼多數人之生存，實賴今日此少數人之拯救。然則吾緬甸十萬同胞，苟非一以當百，何能免我國家被淘汰于天演界？然而諸君之所以盡其義務者，吾尚未之聞也。

四

自物競之學說發明，始知有生之物，其所以得而生存者，皆由于競爭。上古時代，不知尚有若干奇禽怪獸，與今日不經人見之高等動物（即人類與近於人類之物）因彼此相持相擊，其劣者敗而絕跡，其優者勝而長存。始則物與物爭，繼則人與物爭，終至人與人爭時，則家與家，族與族，國與國，種與種，或爭之以兵力，或爭之以商業，或爭之以學術，無論用如何爭法，其敗者皆足以破家、滅族、亡國、絕種。今日世界之人種，號稱五色，其三色已成過去之競爭物，不旋踵則將至於無（今日非澳美三洲之土人已逐漸減少），其相持未至十分勝負者，則黃白兩種人是已。而其地大人多，足以代表黃人者，厥爲中國。

抑自帝國主義之行，各國皆以商業將覆滅人國，領有其地之先驅，其最表著者，則英國之東印度公司是也。嘗見英人所屬之殖民地，其本國之駐在者，輒不滿於五千。故以緬甸之同胞言之，則較他埠之同胞，雖不得不謂之少，然於商業上與政治上之成功者，倘以英人比擬之，則我黃人必不能與彼族爭。與我種他日之必與埃及古骨同時貯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四一〇

丁倫敦博物院中，以爲考古者憑弔之資者，又其可斷言深信也。對此茫茫，能毋百感交集乎？

雖然凡各國商人得以奏功於他地者，自不得不有一文明政府爲之後援。吾人既以狗種而握政權，自不有收功異域之希望，蓋進步之通路，實爲彼以障礙之故。我海外同胞而苟望國家之生存，並以爲異日進取之地也，則不得不回頭，而先去其保障者，復在賈其餘勇，於大地蠻觸之場。若諸君真能知此辦事之次序而實行，則黃白競爭之世界大舞臺，未知鹿死誰手，陸沈之禍，可以多矣。

且夫吾人之所競爭者，非同於鄉鄰鬪狠也，而全在於智識道德之高下，故雖親若父子兄弟，亦必不肯相讓一步，則對於外者，或相差甚遠也。故仰地之同胞，對於他埠之同胞有競爭，對於內地之同胞亦有競爭，合四百兆同胞，相磨相蕩相提攜，然後對於同類之國（即日本等），足以固吾疆圉，再合亞洲各國相磨相提攜，然後可以與虎視眈眈，而欲於歷史上博最終之勝利者之亞利安人種也（即白種），于道德上競爭之，于學術上競爭之，使黃種與中國繼續承承，越世界累年，立于不敗，豈不懿哉？

鞏黃曰：對外之爭着着失敗無論已？若對內之爭，則川、湘、浙、鄂各省自開鐵路，而福建無起者。廣雖能自爭之，而無成績。長江流域之工商業，亦日有起色，而閩粵亦無聞焉。其他教育界（合留學與學堂併計）、政治界、軍事界等，閩粵兩省皆墮於若後。嗚呼！我緬甸十萬之同胞，非盡出閩粵者乎？何競爭二字之不適於閩粵也？

五

嗚呼！調查三百年以來，刑罰稅斂之浩劫，橫覽海內外同胞，顛連困苦之災殃，預料二十世紀，吾儕人種競爭之危迫，鄙人之勉力成此四五千言，貢獻於諸君者，豈唯是爲茶餘酒後閒談資料之一希望哉！諸君視故國之烽鶴，與未來之險巖，一若隔岸觀火，與瓦上驚霜者也。則鄙人此數日，唇焦舌敝，筆枯墨涸之結果，亦猶之乎有賊人入室，狗力吠之，聲爲之喑，主人高臥不起，一任賊之竊取，而不顧惜，寧得以佯爲不知而自謝乎？然則諸君若忽然置之，則亦非人心矣。

然則諸君現在之責任爲何？一曰興辦教育也。鄙人在香港時，則略聞仰光中華義學之名，心焉慕之，及觀光至此，而頓惜所見不如聞矣。以百餘人之中學校，而不得一完全之體操場，且並學校制服及體操服亦無之。其他各普

通學所有者，亦不過十之一二。吾非不知當事諸君，已不知幾經艱苦，始得建設至此。卽有今日，亦非易易，然全埠人之漠視教育，已從此想見。諸君今尙不努力，以謀培其根本，將得之何日耶？前年吾鄉友人胡君元炎，自日本歸里，盡毀家產以興教育，頃購湖北彩票得十萬金，又盡投入學校，以爲維持費。夫胡君寒士也，其蓄資不及仰光一少戶，而其能若此者，各報盛稱其慷慨赴義，然自鄙人觀之，則無所爲義也，不過胡君得知大體，較諸君爲操勝算而已。何也？吾人之見解各爲其子孫耳，與其以金錢于子孫，而令成一廢人，孰若以學問與子孫而使成一善士。胡君亦有子孫者，胡君之子孫，亦得入學以共享教育之利益，何愁其子孫之不昌，而又得以博赴義之名，胡何樂而不爲此哉？由是觀之，使吾緬甸同胞，而能盡如胡君，則彼中華義學者，不過萬份之一耳。我知仰地諸君之所成就者，又不僅在教育一事矣。

二曰聯絡聲氣也，既培植有人才，則英雄必謀一用武之地，吾人他日之成功，不得不恃內地以爲基礎，苟一旦漢人得志，則政治與實業上之利益，吾人必得而共享之。吾苟智識不足以及之，則自不得入其中以溷事。一無政治上之智識，必不得而爲議員，前已略爲提及。若資格可以企及，則中原一鹿，仰之同胞寧得自甘向隅，而不管一櫛也？然苟與內地志士不相聞問，則興衰成敗皆不知之，新建國之人民，視君等非局外耶？至商業上之利權，則現時內地鐵道、鑛山、田地、工商業等，着着皆漸陷于外人之手，其利益皆什百倍於海外之營業，舍己肥而耘人之瘠，諸君當亦自笑其拙。爲今之計，正當設一大公司，派專員入內地從事調查。且與海內外各埠，通同一氣，以奏實業上之凱歌。則諸公匪獨義不容辭，抑亦以大利所在，不致辜諸君之熱腸者。至於政治上之運動，則仰江風氣未開，想諸君必河漢吾言，則毋寧待之異日。吾正不知君聞吾言，果有何感情也？猶太與波蘭，同受俄羅斯之壓制，羣思有以脫其困苦，猶太爲最富之人種，波蘭則以武力與堅忍見稱於亡國史焉。然而合兩種人之力量，加以無政府黨之英名，卒不能顛覆其王家，則以政府文明之程度既高，勢有所不能也。吾國則瓜分之禍近在肩睫。政府之能力雖薄弱，而頗欲用西洋物質之文明，無論政府之興亡，料五年以後，彼等必足以制我于死地。雖有金錢，必爲猶太，雖有武力，必作波蘭。而況吾人之金錢，並不如猶太，武力之並不足以爲波蘭耶！故興作之機會，必當限之以五稔。諸君聞吾言，而有所思耶？抑付之一笑，而以爲多言耶？然則吾安得不號呼於諸君之前，而冀或一聽耶？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五日

四二二

清廷阻止英人在九江借地打靶。

駐九江英領事函請溥道，以司乃卜兵輪欲在龍開河對岸放馬廠空地設立靶子，每季令兵輪水手人等在該處操演小洋槍，打靶一、二次，並不有礙行人等因。瑞觀察以各國條約祇有兵輪准在通商口岸停泊，並無登岸操演打靶之。且前已奉江督周馥電諭該國水師，統領塗飛龍過甯會面允禁止，以後兵船在長江等處游歷，不再操礮。是兵輪操礮尚須禁止，而況登岸打靶更非約章所准等語，嚴辭拒絕。

(註五)

蒙古賓圖郡王，擊敗日軍所招匪隊。

蒙古賓圖郡王咨呈清外務部，略謂：交戰國兵隊入界搜括牛馬糧食，民間受累已深，近更有日本所募匪隊趙五把等率隊攔入，聲稱假道赴哈爾濱。當遵守中立嚴拒，而該匪等膽敢開槍攻擊，傷斃團丁多人，不得已督隊抵拒，該匪隊敗潰四散。(註六)

清外務部定買賣小輪新章。

清外務部准江督周馥咨，照會各國駐使，聲明小輪行駛內港辦法。凡華商買用洋商小輪，務須稟明，並將一切契據交由稅司轉送監督查核，一面由彼國領事照會監督存案。其華輪賣與洋商，亦須具稟，由稅司轉送監督查核無異，即行照會彼國領事掛號給照。各領事於此等華輪賣與洋商之案，務須接有監督明文，方准掛號作為其國船隻。若洋商租用華輪，不能作為洋商船隻。(註七)

清外務部照會法使，請查究惠安縣教堂鳴礮事。

有法教士攜華人數名、洋槍隊二百名，至惠安縣教堂接事，教堂亦鳴礮相迎。外務部照會法使，嚴

行查究。(註八)

註一：「冰峯：『清末革命與君憲的論爭』，頁一三〇。

註二：「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六七七——六八〇。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七〇六——七一〇。

註四：「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七一二——七二〇。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外交，頁一一〇。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九。

註七：「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三〇。

註八：「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八；「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四。

初六日（六月八日） 清外務部照請駐華德使，撤去高密駐兵，德使不允。

本年三月間，黃秀伯觀察由山東濰縣附乘膠濟鐵路火車前赴青島，行至高密，站長奧力虛與之齟齬，後經黃君迭次嚴詰，該路總辦錫樂巴始將站長斥革謝過。黃君遂乘此機會，以撤退高膠兩處德兵要之德人，旋即稟商慶王，由外務部照會德使，請將高密一帶駐兵撤去，以新調之陸軍第五鎮代之。德使謂此項駐兵，甫由本國調到，接戍未久，不便遽議撤回。（註一）

清商部聲明，商標章程，以漢文為準。

商標章程，以駐華各使梗議，遂展期六個月開辦，實則期滿仍難開辦。蓋英、美、日等國，已與中國訂有商約者，其中皆有商標一款，德國等商約尚未議成，意固不願中國自定章程者也。惟清商部持之甚力，必須自定章程。而德人之意，欲將商標章程，歸各國公定，故於商約此條，祇載明另訂專約。旋

由德、英、法、義、奧各使以修改商標章程牒送商部，商部以章程尚有應行核議之處，且漢、洋二文不符之處較多，特咨由外務部轉送各使，請其詳細覆核，逐條聲復，並聲明以漢文為準，俾商部可專就漢文慎加查核，俟核定再行咨復。（註二）

湖南長沙設立鐵路總公司，奏派張祖同、席匯湘為總辦。（註三）

俄國賄誘在庫倫之喇嘛，令往俄國傳教，欲利用以侵略古蒙西藏。（註四）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六。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四。

初七日（六月九日） 俄國駐華代理公使恽晰清外務部，將擴張蒙古一帶中立地界。

駐華代理俄使，於五月初六日往謁慶王之後，其翌日即至清外務部恽晰，言中國若不將蒙古一帶之中立地界允許俄國擴張，則俄國以本月十三日為期，當令兵隊直進蒙古，屆時中國不得再責俄國違犯中立。（註一）

清新任奉天將軍趙爾巽咨請各省協助經費。

新任奉天將軍趙爾巽，以奉省善後各事頭緒紛繁，需款甚鉅，咨請各省協助經費。江甯已允助十萬兩，秋後先解五萬，其餘陸續湊解，浙江允助八萬兩，均請奏明作正開銷。（註二）

駐華英使請清外務部將廣九鐵路辦法速與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商酌。

廣州至九龍鐵路，本由中英合辦。近來英人之意，僅允離廣州二十五里內作爲合辦，其餘須任由商獨辦。已由駐華英使向清外務部催詢。（註三）英使又請代辦廣東鐵路，然外務部擬欲自行辦理。

（註四）

駐華德使以湖南新定礦務章程有礙禮和洋行礦權，與清外務部力爭。

德使因禮和洋行開礦之權，爲湖南礦章所限，聲言此章與條約違背，明有仇洋之意，請外務部嚴飭湖南巡撫端方。（註五）

駐華代理俄使向清外務部聲言，中國建築京張鐵路如用他國資本，俄必出而反對。（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財政，頁一八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一〇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四。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實業，頁一九七。

註六：「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四。

初八日（六月十日） 清廷以張星吉調補雲南迤南道，胡泰福調補廣西右江道。

（註一）

清外務部以英商承辦安徽銅官山礦務逾限，咨請英使廢約，英商不從。

安徽巡撫誠勳以英商凱約翰雖領有銅官山開礦執照，而逾期不辦，咨請商部註銷，並將合同作廢。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七、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八日

四一六

爰又照會駐滬英總領事，飭知鑛師德富，尅日回滬。乃英總領事謂該公司實已照章開辦，所訂鑛章，並無不合，故不以皖撫之言爲然，而遣回鑛師一節，亦未照行。（註二）

附錄：

一、外務部接安徽巡撫誠勦請轉飭英商凱約翰將承辦銅官山礦執照作廢文（註三）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五日收安徽巡撫文稱：竊照案准貴部咨，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一日本部具奏，英商凱約翰請辦安徽銅官山礦務，繕呈改定合同一摺，本日奉硃批，依議。欽此，抄錄原奏，並將畫押合同礦圖咨送，欽遵辦理。其迭次展限應交報効銀兩，即由該商照數呈繳收存，分別辦理等因。到本部院，承准此。查合同第五款，開辦限期，自奏准簽字之日起，限十二箇月，如逾限不開，即將合同作廢，報効銀兩亦不得索還。又第十六款載，定限交款開辦日期，已於第五款內言明，一經逾限，即作廢紙無用。又第十七款載，此合同係遵照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三月十七號）外務部奏，奉旨批准礦務新章酌定，倘有合同內未及備載者，亦均遵此項奏定礦務章程辦理各等語。當經轉行遵照。嗣准駐滬英總領事來電謂，凱約翰在申候付開礦合同所定之五萬元，又經派委商務局提調任守廷枚赴滬收取，並照合同札飭該員兼充華總辦，以資熟手，各在案。茲據商務總局詳稱，此案合同，係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一日奏准，是月二十二日簽字，扣至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十二箇月限滿。伏思英商凱約翰果欲開辦此礦，自必按照合同於未動工以前，詳備圖說，將開礦地段逐一註明，知照商務局，派員會查，如無窒礙，即議購租。乃一載於茲，該商並未來皖料理，其爲不能遵照合同開辦，似無疑義。現在限期已逾，自應按照條款，將合同作爲廢紙無用，詳請註銷畫押合同，咨達外務部商部查照，並照會英領事飭遵等情前來。查該公司請辦銅官山礦務，既逾限不開，自應將合同作廢，報効銀兩照章充公，另行招商承辦，以符案章。除詳批示，並分別咨行照會外，相應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謹請察照，並祈轉飭凱約翰將執照作廢施行。

二、外務部發英使薩道義銅官山礦合同暨執照應予作廢照會（註四）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八日，發英國公使薩道義照會稱：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接准安徽巡撫電稱：英商凱約翰請辦銅官山礦，定限十二箇月，至今未來開辦，現已逾限，應遵章將合同作廢等因。當經本部函達貴大臣，轉飭凱約翰遵照在案，迄今並未見復。現又准安徽巡撫咨稱：查此案合同第五款載，開辦限期，自奏准簽字之日起，限十二箇月，如逾限不開，即將合同作廢，報効銀兩，亦不得索還。又第十六款載定，限交款開辦日期，已於第五款內言明，一經逾限，即作廢紙無用。又第十七款載，此合同係遵照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西歷一千九百零二年三月十七號）外務部奏，奉旨批准礦務新章酌定，倘有合同內未及備載者，亦均遵此項奏定礦章辦理等語，當經轉行遵照，茲據商務總局詳稱：此案合同，係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一日奏准，是月二十二日簽字，扣至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十二箇月限滿，自應按照條款，將合同作爲廢紙無用，詳請註銷畫押合同，咨達外務部商部查照，並照會英領事飭遵等情。查該公司請辦銅官山礦務，既逾限不開，自應將合同作廢，報効銀兩照章充公，以符原案等因前來。相應照會貴大臣，轉飭凱約翰遵照作廢，即將執照一併繳回，以便咨送商部銷案可也。

清外務部仿照米穀辦法，酌定運煤出口章程，照會駐華各使，並飭各關一律照辦。（註五）

清戶部造幣廠開工鑄造銀幣。

此後中國採用銀元制，由戶部造幣廠統籌製造，發行全國通用，爲幣制一大改革。時報曾於五月二十二、二十三兩日，發表「中國造幣議」一文以評論之。茲附錄於下：

附錄：

一、中國造幣議（一）（註六）

中國今日之幣制，千年來絕跡於歐美銅本位之幣制也。其間亦何嘗不用銀，然所謂馬蹄銀者，不以數計而以量。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八日

四一八

計，其功用止與銀塊同，且挾持不便，衡驗煩難，行之於文明進步商務殷繁之世，其粗劣必不適於用，於是外國之銀圓，抵隙而大流於國中，議者思抵制外銀，各省遂紛然有鑄造貨幣之舉。雖然，鑄造是也，所以鑄造者非也。

東西文明諸國之憲法，凡造幣之權，無不定爲君主所特有，所謂國家造幣權(Monetary)也。故凡貨幣之形式、品質、重量、印證，無不由國家以法律勒定之，而鼓鑄之全權，必掌握於政府之手，政府而外，莫許鑄用。此非徒中央集權之政略宜然，固亦謂非如是，則幣制不能統一，而生計界之紊擾，將至不可收拾也。十數年來，吾國始有自鑄銀幣之議，湖北廣東倡其先，他省亦紛紛繼起，然形式之大小，成色之高低，錯出雜異，殺亂紛繁，止能行用於省中，不能流通於鄰省。甯獨鄰省而已，省中城市之外，一至鄉鎮，遂闕礙而不可通行。數年以降，各省復發行紙幣，增鑄銅圓，然亦省自爲謀，絕不相聞問也。豈但不相聞問，且自保銷路，惡他省貨幣之侵入，竭力以塞其從入之途。夫各省鼓鑄，國家非有定法專官，整齊而監督之也。且鑄局紛雜，則督察亦有不及也。鼓鑄之大權，悉放任於委員之手，而所謂委員者，於貨幣之性質，效用之何如，懵然不知爲何物，則任意高低其色，輕重其量，是即令能通行各省，而以成色重量不同之故，使民間費力於衡驗，而不免懷疑，其爲便商民，已非淺鮮。況乎此界彼疆，深閉固拒，使吾民境內之通商，直不啻外國之貿易，而不便過之。夫外人之貨幣，可以充布於市中，而自造之貨幣，乃不能通用於國內，天下之奇事，政體之紕繆，甯有過此者哉？又況各恤其私，初不嘗統查全國應需貨幣之總額，以限制其製造之數，而貿貿然從事於新鑄，吾恐幣制之紊亂無所紀極，而生計之大恐慌立隨其後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乎？曰收國家造幣權，置之政府掌中，倣行文明諸國之成制，以謀貨幣制度之統一而已矣。雖然，各國政府固握造幣權矣，然實行此權，則國而異制。日本明治以前，固猶封建時代，各藩私鑄，幣不相通，其情形與我同也。維新以來，整頓財政，即先改革幣制，政府悉收鑄權，以官局專司鑄事，此日本倣行之制度，而亦泰西各國之通制也。德國憲法所規定，帝國政府，勒定制幣之定法成式，而鑄事則不設官局，分任聯邦。蓋日耳曼民族滅亡羅馬以來，各邦均從事私鑄，三十年戰爭以後，各邦結造幣同盟，遵用帝國之法制，而自行鑄造，蓋帝國專司查定幣額，頒布幣制，而聯邦則分司造幣之權，此德國特別之制，從習慣而殊異也。至若法國政府，雖握造幣之權，而其實行鑄造也，則亦不設官局，而任之私人，國家徵定額之稅，而爲之監督，然事多流弊，故適年以來，其制亦遂廢

而不行。然則我國果何道之從乎？曰：政府固有鑄幣總局之議矣，倣日本之成法，悉收鑄權，可以官局，策之上也。我國近情，頗與德類，因勢利導，採用德制，策之中也。法國敵政，效可觀矣，尤而效之，策之下也。若仍今日之紛案，偷旦夕之苟安，飲鴆止渴，猶自以爲得計。嗚呼！誠非吾所敢知矣。

二、中國造幣議(一)(註七)

改革幣制之議，驟然徧吾國中矣。各省既分有造幣之權，於是鑄局蕃然並起，然其贏利之優，則以鑄造銅幣爲最，故各省疆吏，於鑄造銅幣，尤所亟亟。總計各省新舊鑄機，合已開、未開者而計之，都凡八百四十六具，每月須銅十噸有奇，銅一噸可鑄銅幣十五萬餘枚，歲凡用銅十萬八千七百噸，歲凡出幣萬六千四百十三兆。銅一噸約值金七百餘元，以此算之，銅元餘利，約可十分之四。各省鑄機，以湖北爲最多，浙江次之，廣東又次之，他省鑄機，慮皆不下數十具，少者增購，無者創辦，日增月盛，未有已時。夫疆吏之汲汲從事鼓鑄者，甯必皆患國法之壞，故亟改新鑄以便民利用哉，徒以財政艱窘，聳於銅幣之可獲厚利，且以爲惟上所擅，取不禁而用不竭也，遂紛紛鑄造，倚銅幣爲不匱之財源。雖然，銅幣果足爲不匱之財源乎？吾且爲略言銅幣之性質。

銅幣者，固各國所用爲補助貨幣者也。各國幣制，類皆金銀銅三品並行，然必專立其一，以爲餘品之程，名曰本位法錢。本位法錢立，則取餘品權本位而用之，子母相權，以了畸零之數，名曰補助貨幣。凡納賦、償債、貸貸、交易，必以本位爲計，如是者謂之法價。本位法錢之爲法價，無定額之限制也。補助貨幣則不然，法價立限，不得逾法定之額，英之先令法價，以四十爲限；德之銀幣法價，不過二十馬克，銅幣則不得過一馬克；日本銀幣法價，不過十圓，銅幣不得過一圓。夫同爲國幣，必於此而獨加限制何哉？本位法錢，實值與名價相當，名實不相逾也。若夫補助貨幣，所名乃遠過其實。英國銅幣，名逾其實者十之七五，法之銅幣，僅及實價四分之一，日之銅幣，亦止實值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名實之不相應者，相去既如是之遠矣，故必嚴定法價之限，然後民間不能取巧用輕，而有以收子母相權之便。生計學之公例，求溢於供者，物價必騰；供溢於求者，物價必跌。此固供求相劑之大例也，貨物然，貨幣亦莫不然。夫補助貨幣，既立法價之限，以爲用者之限制矣，使不相需用之額以爲供，則供愈

加者價愈減，生計界必焚焚大亂。一千七百九十一年，法國革命政府，救一時財政之急，發銀幣一千九百餘萬佛郎而外，復驟增發銅幣一千九百六十餘萬佛郎，遂至財政愈勢，商界大擾，此固可爲前車之鑒者也。是故德國幣法所勒定，相人口爲鑄幣之數，一人當得銀幣十馬克，銅幣一馬克半，而拉丁民族諸國，亦守同盟之條約，應一人口發五佛郎以爲程。獨英國則以人口之疎密，與貨幣增減，未必果能相應，固不能以法律勒定也，則令英倫銀行消息於市情之盛衰，需用之緩急，以爲補助貨幣之增減。其所爲限者雖殊，然必有其定量而不能過，則固諸國一揆，而未嘗漫然絕無限制也。

我國以銅爲本位，則銅幣固無所謂補助貨幣之名也，然亦既習於用銀，則銅幣之用，固仍補助貨幣之性質。且既曰貨幣，固皆不能漫無限制也。疆吏各分鑄造之權，以濫發無限之幣，然今日市情適得其平，而尙未蒙濫溢之害者，何哉？我國向用之制錢，楷範已達於極點，其銅質稍佳之良幣，實值遠過其所名，於是私銷鎔毀，攬輸以爲他用，所餘而流通市上者，類皆鐵砂粗惡鵝眼輕小之錢。加以私鑄遽起，國法日益窳惡，雖有新鑄，不轉瞬而私鎔盜毀，盡易爲窳惡之錢。錢質日惡，錢根日短，民間已不勝窘促矣，適有銅圓之新鑄，其精良遠過制錢，且實不及名，私銷者無以爲利，故民皆樂用，市上流轉，足周於用，而錢價亦以太平。國之受幣也，猶渠之受水，皆有其定量而不能過。渠受一石之水以爲平，不及平則憂涸竭，既及平矣，猶復益注升斗，則必泛濫外溢而必不能容。國幣亦猶是也，疆吏之梟皇鼓鑄，非能酌其量以謀劑其平也，徒視爲利所從出之源，資其贏以濟吾用。夫各國之造幣，亦何嘗不取資其贏哉。英美諸國之造幣，不取絲毫之鑄費，然銀幣先令，銅幣便士，其名價皆不及實，英銀幣實值五先令者，法定爲六便士，銅幣實值一法丁者，法定爲一便士，取補助貨幣之贏，以爲鑄造一切之費，而賦稅亦陰行其中。然彼所祈嚮，固以維持本位法錢之制度，欲得通貨之便，而非以規利也，故定爲有限之法價，而發幣受之以節。我國疆吏則固以爲規利之資矣，今日雖暫得其平，竊恐灌注不已，泛濫溢量，而大害立隨其後也。

其害奈何，曰：其害先著於小民，而商界終受其弊。其弊既中於民間，而國家亦不見其利。據西人商會所調查，謂不及六月，銅幣可達一萬六千四百餘兆，以我國人口計之，每人平均可得四十枚，其量雖未必遽溢於平，然各省紛紛購機，鑄造方始，更逾數月，數且自倍，而各省固未必遽盡停鑄也。供不及求者價騰，供溢於求者價貶，固計

學大例之莫可逃者矣。銅幣之量且及平，而各省之鑄未有已，溢求之供，價必驟跌，如是則易權之量大減，而物品之價騰貴。勞動小民，固不能以錢賤之故而其庸有加也，而易權日微，止得曩者之半，則向日之庸，給衣食而有餘者，今必謀餬口而不足。彼商人受銅幣之損害，愈增物價以求償，其價彌增，其求彌減，而黠者復乘間以肆為奸利，必且漸失信用，而商業日將沈滯，而貿易日以衰頹。銅幣之價日跌，而鑄者猶必欲求向者之厚利也，則必減其重量，劣其品質，以欺罔其民。幣日枯惡，則私銷盜鑄且隨之而熾起為奸。格里遜之公例，良幣必為惡幣所驅逐。官幣既窳，私鑄日多，則銅幣之惡劣，必無異於昔者之制錢，而且或加甚。至是則鑄者無復可規之利，而財政紊亂，且自益其困難。事有必至，勢有固然，不及數年，害將大著，固非吾之區區過慮者也。然而今日銅幣固尚未溢於平也，害尚未形，及今圖之，猶可及止。審貿易之繁簡，察市情之緩急，詳核吾國受幣之量，亟加限制，適劑其平，則所慮為生計紛擾之害者，且可易為商市流通之利。否則弊害已成，挽救且將無術，而外人日以損害商務，違背商約，要我改制，吾圖法之內政，且將受外人之干涉也。嗚呼！我疆吏其無狃目前之小利，而貽國家他日之大害也。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七期，諭旨，頁三一。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四。

註三：「礦務檔」，（四），頁二一二三—二一二四。

註四：「礦務檔」，（四），頁二一二五。

註五：「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五。

註六：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上海「時報」。

註七：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上海「時報」。

初九日（六月十一日） 孫先生文自馬賽赴日本，過新加坡時，曾晤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計劃革命運動。

甲辰年孫先生文在美，即已獲閱新加坡之圖南日報。該報係華僑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創辦，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八、九日

四二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九日

四三二

宣傳革命理論，爲南洋革命黨人之言論機關。並刊印月份牌，乘慶祝乙巳新年之機會，分贈華僑，以廣宣傳。上題「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塗炭；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下題「暫理皇漢帝位滿清光緒三十一年歲次乙巳爲耶穌降生後一千九百零五年至零六年」，並有「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圖開新世局，書檄佈東南。」等句；中刊自由鐘及獨立旗各一，異常美觀。孫先生對該報大爲嘉許。至是孫先生由馬賽乘法郵船 Tonkin 號，取道新加坡赴日本，船至科倫坡，即致電星洲尤列，囑於過星埠時，引圖南日報主持人陳楚楠等登舟面敘，蓋因被判離境五年之期未滿也。屆期，尤列偕楚楠等登輪晉謁；旋往警廳磋商，得許孫先生登岸，相聚於星埠「小桃源」酒店。孫先生告以歐洲留學界已成立革命機關，此次赴日本，諒不日亦可成立。囑尤等在南洋預爲佈置，以利進行。此孫先生與南洋同志相敘之始。自後每次舉義，皆以南洋爲策動之大本營。（註一）

清山東巡撫楊士驤電告外務部，謂膠州德國總督欲編保衛礦山隊。

清山東巡撫楊士驤電外務部，謂駐膠德督在膠開鑛，因有土匪，欲自招募土人，別編一保衛鑛山隊。（註二）

清新疆巡撫潘效蘇奏陳在邊境設立卡倫，查禁哈薩克人入境。

阿爾泰山地段周圍七百餘里自收回後，當地哈薩克人潛入新疆地面游牧、滋事。新疆巡撫潘效蘇乃奏請沿邊安設卡倫，稽察哈薩克人入境，並清查戶口、分撥牧地等，以杜邊患。其奏摺原文如下：

「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二十九年五月初四日奉上諭：長庚等奏議還借地一摺，據稱阿爾泰山地段周圍七百餘里，從前借哈塔城之案，糾葛多年，現經將軍秉公勘議，將原借地段交還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其潛往之哈民人等，隨地歸住科布多境者，歸科城管轄，住塔爾巴哈臺境者，歸塔城管轄。等語，應如所請辦理。即著瑞洵、春

滿迅卽定期交收，妥爲安插約束，和衷會商，悉心經理。其潛入新疆南北路之哈民，著潘效蘇趕緊設卡查禁，並另派員會同科、塔兩城派來之員，分別收回，各歸各牧，以免紛擾，餘依議。等因，欽此。查科、塔兩城哈薩克，潛來新疆地面游牧，歷年已久，因非新疆管轄，搶竊頻仍，肆無忌憚，爲害閭閻。此次奉旨收回，原牧除南路嬉羌縣屬屈莽山尙有頭目布克一股二百餘人，因抗拒兵圍，業經奏請添撥兵隊前往，相機迅拿，另案辦理外，其餘北路之鎮西、奇臺、孚遠、阜康、迪化、昌吉、呼圖、壁綏、來庫、康喀喇、烏蘇、精阿南路之焉耆、吐魯番、鄯善各屬逃哈，經地方文武委員會同哈塔派來員弁，驅收淨盡，已由臣先後具奏在案，自應欽遵前奉諭旨，設卡查禁，杜其復來，以免紛擾。查省城東路與科布多接壤，西路與塔城接壤，東西二千九百餘里，處處可通。茲督飭地方文武，斟酌哈衆來路之遠近衝僻，東自鎮西廳起，西至精河廳止，共設大卡倫三處，每處駐千總一員，兵四十名，中卡倫八處，每處駐把總一員，兵三十名，小卡倫六處，每處駐外委一員，兵二十名，馬步各半，以資巡哨，兼顧屯牧。並於各卡中間扼要之地，修築界墩，兩卡弁兵往來會哨，以昭周密。另訂卡倫章程，分飭地方文武各官兵遵照辦理，謹繕清單，恭呈御覽。惟承平年間，科、塔兩城，沿邊安設卡倫，稽查哈薩克入境，立法本極周密，分界後，藩籬盡撤，內附哈薩克，牧地未定，專管無人，以致漫無限制。現蒙特簡科布多辦事大臣，駐紮阿爾泰山辦理蒙、哈事務，責成既專，事權自一。所有清查戶口，分撥牧地，選擇期日，訂立規條各務，必能次第舉行，使哈衆咸就範圍，不至如前此之毫無約束。惟新疆現設卡倫，與科塔前設卡，事同一律，均應體察現在情形，參酌舊日例章辦理，以期經久。茲擬請俟設卡後，如有哈薩克須赴新疆各屬貿易者，由科布多大臣發給執照；歸塔屬者，由塔爾巴哈臺大臣發給執照。將人畜數目、貿易處所，往返日期分晰填明，定限八箇月，仍歸原牧，不得在新疆地面逗留，以免滋事。如無執照查驗，不准私擅入卡加食。哈衆私入卡倫，經官兵驅逐拒捕及越界劫竊者，拿獲按例分別治罪。駐卡弁兵曠職，照例分別斥革罰責，倘有受賄容留情弊發覺，加重治罪。如果巡哨勤慎，一年無過，准各記功一次，以示勸懲。如此辦理，庶哈衆可無侵擾之患，邊防亦免疏懈之虞，如有未盡事宜，仍由臣隨時察酌，奏咨辦理。謹奏。」（註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九日

四二四

福州士商倡立保工會，以抵制美國華工禁約。

福州武備、高等、水師、蠶務等學堂與英華、格致書院十七校代表，以及其他熱心人士共五百餘人，集會於城內魁輔里閱書社，成立福建公立保工會，作為抵制美國華工禁約機關。會中決議捐集經費，運動商幫，各校停購美貨，刊發美虐華人圖及美貨牌號，聯絡外埠商會，如美約果行，凡美立學堂一概散學。（註四）

駐華德國公使聲明，德國並無要索山東及南方利權。

駐華德國公使，面向清外務部聲稱，德國並無要索山東及南方利權，及佔領土地之意。惟膠州總督得在境南施用其行政權。（註五）

清刑部咨請理藩院，酌改札薩克各部落及蒙古各旗刑律。（註六）

美國允許中國將粵漢鐵路收回，計贖路費銀七百萬兩。

粵漢鐵路廢約一事，爭執經年，近始稍有頭緒。張之洞、盛宣懷，於甲辰冬間屢電駐美使臣梁誠，囑向美外部聲明贖回自辦，並宣言前交合興之四百萬小票，因未核准，不得發售，且刊登彼都各大報，告白聲明，此等小票中國不能承認。梁當即遵照分別辦理後，美外部接到梁使照會，於合興所為並不袒護。惟贖回之時，合興所開帳目，須我國付美銀三百六十萬元（九折付款），內除造路五十三英里之費用，及存儲材料並利息念萬外，尚有紐約費用、上海費用、廣東費用等名目。張、盛擬以工程司估單為底本，核其有憑單者方能付款，大約不過美銀二百二十餘萬（六九折）。（註七）

蘆漢鐵路黃河橋工告竣。

蘆漢鐵路黃河橋工近已告竣，其造法係於南北兩岸聯以鐵橋，長華里六里有奇，共計一百十五空，每空長一百英尺，共用鐵柱六根，中流處用鐵柱八根，每根共八節，每節長六英尺，水面下共六節，水面上共兩節，鐵柱直徑五英寸，每柱鐵二根，每洞兩旁八英寸徑松木欄水壩一座，鐵柱中心皆以塞門德土實之，鐵柱接縫以六螺絲釘旋成，橋面鐵板皆作斜方網格式，以利行人，橋面兩旁俱有鐵欄桿，漆以五色，兩旁電燈百餘盞，其所載之鐵，只達水面，並未深入水中。（註八）

清廷飭各省，無論路政、礦務，不得借用外款，或附搭外股，及由外人包工等事。（註九）

滬甯鐵路議開枝路，經青龍山煤礦區。

滬甯鐵路購地工程，自第一段起至第五段止，漸次告竣，復將由鎮至甯分作四段，前後共計九段。惟查第八段屬句容縣界，內有青龍山煤礦，頗著成效。兩江總督周馥特咨商鐵路督辦盛宣懷，轉飭勘地委員務須繞道青龍山，多造枝路一條，以備將來運送礦煤較為便捷。（註一〇）

駐華德使請准在濰縣設立領事館。（註一一）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九三。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八七——二八九。

註四：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五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九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初十、十一、十二日

四二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五。

註六：「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五。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一〇二。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交通，頁一五〇。

註九：「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五。

註一〇：「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一〇二。

註一一：「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五。

初十日（六月十二日） 福州、天津、廣州士商各界會議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五。

十一日（六月十三日） 清署粵督岑春煊電請挽回廣九鐵路利權。

廣州至九龍鐵路，本由中英合辦，而英人僅允距廣州二十五英里之內作為中英合辦，餘為英商專有。英工程師近已抵粵，即將勘測路線，粵督岑春煊以粵人反對，情勢洶洶，恐釀意外，電請外務部轉商英使，酌量挽回利權。（註一）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三冊，頁二三—二四。

十二日（六月十四日） 俄國病院船「科斯脫羅馬」號駛至上海。

俄國病傷患船「科斯脫羅馬」號，自對馬海戰後，為日人拘至佐世保，旋查其無違背海牙條約情事，將其釋放，於本日行抵上海，船上有女護士三十二名，病人六十五名。（註一）

美國美亞商會委員，以華商議不用美貨，抵制華工禁止條約，催美總統速辦

禁止華工問題之交涉。(註二)

清商部奏訂江西鐵路章程。(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五。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四。

十三日(六月十五日)清外務部電詢山東巡撫楊士驤，以德商請在濟南設總領事事。
(註一)

濟南開埠後，德國委員貝斯忽懸掛德國領事府匾額並國旗，山東巡撫楊士驤以此事未經清外務部知照，爰電外務部詢問，旋經外務部電令山東巡撫再行詳查。(註一)

華商與日商訂約，合創織綢公司於上海。

中日兩國紳商，在上海合辦紡織公司，資本共四十萬兩，作為二萬股，兩國各舉董、理四員，合同業已訂定。(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外交，頁八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實業，頁一九八。

十四日(六月十六日)清廷派員前往日本調查宮內省制度。(註一)

直隸定州民教發生糾紛。

定州民教因爭奪物產，互相鬥毆平民，擊斃者四五人，傷者數人，平民即焚燒教民房屋，以洩其憤。
(註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二、十三、十四日

四二七

註一：「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七期，宗教，頁四六。

十五日（六月十七日） 湖北將全省釐金改為統捐。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照示，將湖北全省釐金改為統捐，並於五月二十日正式開辦。其改辦統捐辦法如下：

「照得釐捐之設，所以養兵衛民，本國家萬不得已之政。且近年地方新政義舉，亦多取給於此，仍係以取之於民者還之於民。無如奉行既久，弊竇日滋，局卡繁密，司巡苛暴，查驗則到處留難，浮費則有加無已，以致商利日薄，民生日艱，本部堂愀然憂之。茲經本部堂督飭司局通盤籌畫，挈領提綱，應將內地之鮎魚套、法泗洲、黃陵磯、湘口、坪坊、黃花、澇縣、河口、天門縣、黃陂縣、孝感縣、岐亭、武安堰，沿長江之蘄州、漳源口、下巴河、樊口、北卡、江口、郝穴、宜都縣，沿襄河之漢川縣、岳口、沙洋、東津灣、鄖陽府及襄陽府船釐、張家灣船釐二十六局，及下新河、宗關、沌口三查卡，一併裁撤。其應收百貨釐者，酌於長江襄河及內河共留大小二十一局，一律改為統捐。此外若鸚鵡洲竹木捐，長江埠土布捐，河溶絲絹，應城石膏捐，黃石港石料捐，安陸船捐，各有專門，不抽百貨。其河溶、應城、黃石港三局，向來兼抽百貨者，俱行停免。所有全省收捐章程，略分三項，外省客貨，征之於入境第一卡。本省土貨征之於由產地運出內河第一卡，計其指運地方沿途經過幾局卡，將向章應完釐數，合併計算，統於此第一卡征一次，以後概不重征。其本省銷售落地之貨，征之於最大市鎮，以後轉運他處，除經過各局應補統捐外，該貨行抵轉運銷售之地，其落地捐概不重征。此三項仍照各局向章完釐之數，概不加增。如有指近運遠者，及串通司巡繞漏實放者，前途查出時，仍令將豁免之數補完，並加重罰。凡從前成案稟明之掛號、照票、灰印三項陋規，以及划子錢、提艙錢等一切陋規，暨隨時勒索各費，全行革除。在商民於向來應完釐捐毫未加增，而沿途查驗留難，節次索擾，蠲除淨盡。現已分飭各局遵照統捐新章，於五月二十日開辦，並將應裁各局卡飭於統捐開辦之日，一律裁撤。所有在五月二十日以前經過第一卡尚未完納統捐者，應即於前途或出境總口，或入襄河

總口，或落地捐局查明照章補完，以昭公允。除飭北布政司牙釐總局遵照外，合亟示諭湖北全省商民人等一體知悉。須知改辦統捐，專爲恤商惠民起見，爾等受益已多，凡有販運外省進口客貨，本省出產土貨，務當遵照現定新章投局完納，不得繞越偷漏，致干罰究。如有委員縱容司巡違背新章浮收勒索，藉口留難，一經查出，或被入告發審實，定即嚴拿懲辦。從此商旅寬舒，民生暢遂，有厚望焉。」（註一）。

附錄：湖北新定改辦統捐章程（註二）

一、改辦統捐，原所以體恤商民，所有各局從前成案稟明之照票、掛號、灰印三項陋規，以及划子錢、提綸錢等一切陋規，暨隨時勒索各費，概行禁革，不准再有留難需索。

一、宜昌爲四川貨物進口，寶塔洲及太平口爲湖南貨物進口，老河口爲陝西貨物進口，張家灣爲河南貨物進口，武穴爲江西貨物進口，均定爲抽收進口統捐局，并查驗出口統捐。各該局有向收落地捐者，仍照舊辦理。如遇貨物進口時，在各該局報明指運何處，或係經過鄂境，或係在鄂行銷，即照此次所定統捐章程完納統捐，由各該局填給統捐票收執。過此以往，在鄂省境內如非起坡銷售，向來應完落地捐之處，及逾於捐票指運之處，概不重征。現定捐票之式計共四聯，第一聯爲收執票，交商收執；第二聯爲查驗票，由經過前途第一局截留，彙繳總局查考；第三聯爲繳核票，由填票之局申繳總局；第四聯爲存根票，留局備案。其出境之外省貨物，經過出口之局，應查明會否完足進口之統捐，如有統捐票呈驗，即將收執一聯上蓋一某局驗訖戳記，仍交還商人收執，將查驗一聯截留，彙繳總局查考。如無統捐票呈驗，即係繞越偷漏賣放，應照章補收，並加罰五倍，以示儆戒。

一、本省出產貨物，止於內河出江各河口扼要抽收。現以金口、沙口、樊口之南卡、鵝公頸、富池口、蔡甸、青灘口、沌口爲抽收產地土貨，由內河運出者統捐局，凡商人運貨至各該口出江，報明指運何處，應行經過幾局，即照各局現行章程，統於此一局抽收，出江以後，如非向來應完落地捐，及逾於捐票指運之處，概不重征。惟土客各貨運進以上各口者，各該局應查明已否完足應納之統捐，如有統捐票呈驗，即將收執一聯上蓋一某局

查驗訖戳記，仍交還商人收執，將查驗一聯截留彙繳總局。如無統捐票呈驗，即係繞越偷漏賣放，應照章補收，並加罰五倍。

一、府河口定為抽收產地，土貨往來內河上下水過境，統捐局計其經過，內地局卡釐數併收。如僅運銷內地，不出長江，不出襄河，自不重征。其運出長江、襄河者，亦令指明運銷何處，照收統捐，比照金口、沙口等內河出江之貨，一律辦理完足統捐者放行，朦漏統捐者補抽懲罰。

一、襄河以內出產貨物運出長江者，現已定為由蔡甸、沌口、青灘口三局抽收。惟上下游一千四百里，向章經過兩局、三局、四局不等，若統照舊章抽收，則附近貨物未免偏累，若分別遠近，又恐取巧影射，難於稽查。茲參酌襄河現行章程，襄河以內出產，定為照向章兩道釐金之數，併作一次統捐。

一、漢口、石馬頭、沙市、新隄、仙桃鎮均定為抽收落地百貨捐局。襄陽從前係抽收過境百貨捐局，今改為抽收落地百貨捐局，各該局於外省、本省貨物到埠時，如商人有統捐票呈驗，即將收執一聯上蓋一某局查驗訖戳記，仍交還商人收執，照向來落地章程收捐一次，將查驗一聯截留彙繳總局。如無統捐票呈驗，查係繞越偷漏賣放，應照章補抽并加罰五倍。

一、漢口向有過境釐金一項，即係各局所收之過境釐，其釐章較落地釐減半抽收，現在改辦統捐，凡上下游貨物報運之地，必須經過漢口者，應將此項過境釐在第一款一併核計統收。其在漢口落地銷售者，仍由漢口局照章辦理。如實係在漢口過境之貨，商人謬稱在漢口落地，未經在第一款統收過境釐金者，應由漢口局查明補收。他處向有過境釐金者，亦照過境釐金一律辦理。

一、貨物運至所指之地，復又轉運他埠者，約分二類：一係已完落地捐後，或轉易商人；或分發發售，又欲轉運出本口者。除前途經過幾局併計應完釐數於轉運出本口時補足統捐外，無論該貨轉運何處，行抵銷售之地後，其落地捐概不重征。一係尚未起坡未完落地捐，因行情不合，改運他處者，應驗明原領捐票，與過載貨物一律辦理，以後經過各局，呈驗統捐大票，一律查驗放行，不再重征。

一、長江埠定為專收出產土布統捐局，河溶定為專收出產絲絹統捐局，應城定為專收出產石膏統捐局，黃石港改為

專收出產石料石灰統捐局，安陸船釐改爲抽收上下水船隻統捐局，將襄陽張家灣向來所收船釐彙總核算，統歸安陸抽收。

一、各局從前加抽之雜糧石餅籌防船捐賑捐等捐，係供本省新政要需專款，應仍照舊附於統捐辦理。

營口士商會議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註三）

清廷命各衙門會議六部增設丞參事。（註四）

清外務部准法人將福建邵武金礦展限二十四個月。

法商承辦邵武金礦，稟請展緩年限，閩督已允其展限年半，該商尚未首肯。近由外務部與法使面商，本日，准其展限二十四個月，如逾限不辦，則合同作廢。已由法使照允，並聲明其餘一切要求之件，皆作罷論。（註五）

註一：「張文襄公全集」，（四），卷一一一，頁二〇—二二。

註二：「張文襄公全集」，（四），卷一一一，頁二二—二六。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六。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三四。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九期，實業，頁一六六。

十六日（六月十八日） 清御史張學華奏請力爭改訂美國華工禁約。

依照國際公法，平等關係國家間，對彼此的人民須一律優待，禁工舊約，侮辱了國家的尊嚴，華僑尤受其辱。御史張學華奏陳，當此美國華工禁約期滿，應及時改訂，飭外務部並出使大臣堅持力爭。（註一）

張學華奏文節略如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五、十六日

四三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六、十七、十八日

四三二

「民情不可拂，事機不可誤，禁工舊約萬不可輕許，並提出應付之策。舊約侮辱了國家的尊嚴，因為依照國際公法，平等關係國家間對彼此的人民須一律優待，而美國則對華僑百般窘辱，視同囚犯。在這種情形下『往來使問，亦復何嚴？』假使如舊訂約，不徒有礙國體，亦且困蹙民生。國家利源未關，稅課奇重，僑鄉賴僑匯以爲挹注，如不除工約之苛禁，海外謀生之路亦絕，貽害何窮！華商紛紛電稟拒約，若任其控訴，不爲力爭，海內誰不寒心？以後更何從鼓勵商會？甚且以爲羣情憤激，或釀成不測之禍，尤屬可慮。因此，以公理公法，乘商民抵制之勢，加以堅毅不撓，與美國周旋交涉，一日不定約，一日尙可挽回，斷不致起釁端，更何必稍存退讓！此事可飭下廷臣，各抒所見，以收羣策之效；亦使各埠商人知朝廷鄭重其事，不忍漠視，而益感奮；美廷知我內外一心，決無中變，亦較易於轉圜。將來訂約時，應將約稿先爲宣佈，俾衆周知，以慰羣望，而免貽誤。」（註二）

新加坡、汕頭、南京、溫州、潮州各地士商，均集會抵制美國華工禁約。（註三）
俄國照會清新疆巡撫潘效蘇，擬欲租借綏來、庫爾喀等處煤油礦地。

新疆綏來、庫爾喀等處開採所產煤油，頗著成效。前該處俄領事照會疆撫潘效蘇，擬欲租借此礦，旋經疆撫婉詞拒絕，並電達外務部查照，以便俄使干預時有所應付。（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五。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六四。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六。

註四：「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四三。

十七日（六月十九日） 清廷飭派重兵駐守庫倫（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六。

十八日（六月二十日） 廣西游勇首領黃和順轉回宣化。

黃和順即王和順，爲左江一帶游勇首領，自在武緣地區轉戰後，復潛回宣化，招集百餘黨人，繼續以武力與清廷對抗。

黃率衆直至二塘，攻掠團總林紳家，因林紳昔曾帶練勇隨同清軍剿擊黃部，殺傷頗多，又剽燬黃和順祖墳，故黃深恨之。當黃率衆至二塘時，林紳率練勇抵敵，以寡不敵衆，敗退入村，練丁四散，林紳率子弟兵十餘人閉戶自守，黃部攻入後，即將林紳戕害支解，並礮斃四命，重傷七人，僅逃脫兩人，飽掠所有而去，鄰村畏黃兇饒，不敢援救，事後始聯名赴城稟報。（註一）越二年，黃和順投效革命黨，復參加發動欽廉及鎮南關等役。

各國駐滬領事會議議決俟後上海英美會審公廨所審案犯，捕房不得任意帶回。

上海英美會審公廨所審案犯，向係當堂發落，近各捕房不遵前例，輒將發落人犯重行帶回，江海關道袁樹勛乃照會領袖領事，請飭總巡捕頭仍照向章辦理。當由領袖領事與各領事會議，僉以捕房所爲有背約章，因即嚴飭捕房遵守舊章，以符條約。（註二）

附錄：希白：上海領事裁判及會審制度（註三）

比者國權思想稍發達，朝野上下，漸知領事裁判權爲國恥，竊竊思拒回之。如前年水兵殺人案，去年擅押婦女案，其刺激尤烈者也。夫拒回領事裁判權，必與國法之完整，國力之充實相俟，固非空言所能取辦。然即國法完整，國力充實，而其中之轆轤，尙不可俾指，未洞悉其癥結，則外交上未可保不敗也。又即在國法未完整，國力未充實之時，此權未驟能拒回，然苟能洞悉其癥結，則就中可以保持我未失之權利者，抑亦不少，而不然者，一事之失，遂授繼起者以先例之可援，累轆轤以轆轤，非徒損現在之面目，乃益以盤根錯節，貽諸將來，是烏可以不慎也？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四三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四三四

夫一切事皆若是矣，而領事裁判其一端而已。吾友希白，因感去年上海法庭滋擾之事，乃出其曠昔所研究，竭兩浹旬之力以成此文，吾受而讀之，乃始知上海領事裁判及會審制度之內容，有種種複雜之結構，奇異不可思議者，吾舊日未嘗夢見，抑亦舉國所未夢見也，而考其所以致此之歷史，則吾前此外交官及地方當局，其顛倒昏繆，亦有奇異不可思議者。嗚呼！彼全無心肝，視國事如秦越，固不足深責，抑亦不學無術，於他人之所以謀我者，毫無所感覺，雖有忠者，亦愚弄於他族耳。嗚呼！學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抑吾更有一言，今後之中國，決當出一開之時代，以入於研究之時代，以云研究，則條理萬千，悉踏實地，絕非可徒恃一瞥之感情，無根之理想，而欲集事也。又非可以囫圇概說，而能得其條理也。即以政治的方面論，所當研究之箇箇事件，固已無量，而此文所標之問題，即其一也，吾敢證此文為此問題空前之作，吾願當局者精讀之，吾願國民之有國權思想者皆精讀之。如曰此不過一局部之事，吾不屑屑意也，則試問安有全體而非由一局部構成者，普天下之學問，何一非研究一局部者，以云限於一局部而怠於研究，則亦缺研究的精神而已。惟此文多述法理，未治此學者，驟讀或難索解，願吾信真有研究的精神者，必不厭之。飲冰識。

第一節 領事裁判之沿革及解釋

一 其沿革

世界之有領事裁判，實自中世以還耳。希臘、羅馬時代，互市未盛，並領事蓋無存焉。十字軍興，東西兩洋，交通頓開，耶、回二教，接觸遼廣，時則南意大利自由都市之人士，聯翩接武於西陵（Squien）、巴勒斯坦（Palestine）、小亞細亞、埃及之間。其民富於團結力，能研究自殖條理，其在異域也，利用國教之差異，乃主張箇人權利及自由，加以彼時法律上所謂「屬人主義」者方見實行，益得藉口有詞，冀脫異國文網，其視所淹留之官吏及法令蔑如也。後此所謂領事裁判者，萌芽於斯矣。同時南歐諸商業港，受貿易交通之影響，漸生出一種之商事慣習法，及訴訟條例，以行於法蘭西、西班牙、意大利三國僑民之間，凡遇訴訟，準用此法，且在商業團體中，選人為裁判官，其裁判官命曰領事（Consules des Marchands）。領事之名義，實濫觴於此。由此觀之，則領事者，最始而帶有法官之性質者也，浸假此制度由南歐以徧及東方諸殖民地，凡歐人足跡所至，靡不有之，是為領事裁判發

達之第一級。

迨十字軍失利，歐人占領之士，漸經諸回收復，前此勢力，始衰落矣，顧惟此制度，巋然獨存，未嘗稍變。夫以耶教人掠回教人之土地故，回之仇耶，幾不共戴天焉，乃獨於此事寬假之，何也？余推當時回人之觀念，厥有兩種，一則視本國法爲神聖，謂用以支配異教野蠻人，是自污褻也。二則其民自顧，不喜經營海上商業，又乏此能力，然又以通商有利於我，不欲廢止之也。無已則委任諸歐人爲得計，殊不知由前之說，所謂不受回教國法之支配者，正歐人之所期也。由後之說，已委任其營業自由權於歐人，則關於其營業上種種之特益，不能不加以確實之保障，坐此原因，故國交上雖嫉歐若仇，獨商業港僑寓之歐民，乃始終晏然自若。試考當時亞拉伯、土耳其及其他諸小國，豈聞有頒布禁令，若今美國對待華僑者，以是而限制歐人之移住乎？不惟不限制，直保護之、獎勵之而已。故歐人勢力，在於一方面，則蒙其扶植之反響，而日就磅礴，在於他方面，則南歐都市、暨商業共和國，利用此機與土耳其締結正式之保護條約，經此種條約畧訂而後，昔之所謂領事裁判者，不過限於商事有權，乃一度擴張而入於民事，更一度擴張而入於刑事，司法權盡奪之不已，繼進而謀其行政，行政權中，若警察權之最要者，且並歸其掌握中矣，是爲領事裁判發達之第二級。

此制本濫觴東歐也，浸假而波及西歐，當十五世紀之初，英國嘗有駐意大利領事，而其權限，亦與在回教國者無殊，蓋並掌完全之裁判權也。自茲以往，英人之派往瑞典、挪威、丹黑諸國者，尙循茲例，及十五世紀末而歐洲之領事制度，爲根本的變更，蓋列邦君權漸趨穩固，法律上屬人主義，寢以就衰，屬地主義代之而起。屬地主義者，謂不問人之國籍，但住居於某國之領土內，即受治於某國之統治權，此原則既變更，各國乃紛紛自撤回其領事裁判，領事裁判權於是悉掃蕩於歐地。惟在東洋諸國，不獨舊有者膨脹未已，且繼起者孳乳逾多，自一千五百二三十年間，法人與土耳其訂約，確定此權，已而英、俄繼之，十七八世紀之交，蔓延波斯、蔓延我國、蔓延日本（日本現已撤去）、暹羅、摩洛哥、撒支巴爾及巴爾幹半島之塞爾維亞、羅馬尼亞等國，凡謂非耶穌教國者，殆無不有焉，是爲領事裁判發達之第三級。

二 其解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國際法學者，爲領事裁判權之論據，其重要者有二說：

第一說曰領事裁判權者，耶穌教國所以待異教國而特設之制度也。質言之，則耶穌教國爲文明國，非耶穌教國爲野蠻國，野蠻國之政治及法律，皆不完全，人民又未開，往往有仇視外國人之意，故特派領事，駐紮於其地，其圖本國工商業之進步，尙屬第二著，而保護僑民之身體、榮譽、財產，實第一著也。故便宜上使領事與公使有同一之權，得直接與其地方長吏交涉，故在東方諸國之領事，與在歐美諸國之領事，二者之本質，不可同論，此俄人馬丁斯之說也，凡舊教派之言論類如此。

第二說曰領事裁判權者，惟文明國對於文明國始得行之。如土耳其、波斯、支那、日本、暹羅，非不皆文明國，惟東洋之文明與西洋之文明，淵源既異，斯一切之感情、風俗、習慣，隨之而殊，就令其國之法律公平，然而我文明發生之新奇利益，非必彼文明之所同認，故我之與彼，終不免有隔膜之嫌，故謗諸彼以代我謀，毋甯我之自謀，較爲得所，此領事裁判權之所由設也。夫領事裁判權，不過僅有裁判之權而已，而其他輔我裁判種種之權力者，此由於我與彼締結條約，依其援助，譬若移交犯人一類，假令我之犯人，逃至彼之內地，使彼之警察制度不完備周密，則一爲慮其不能執交於我，而我之裁判，不可實行。二猶慮其當道者不通我國情，或視我犯人所犯之案，以爲無罪，祕匿不交，或值我移文查案，而彼疲緩不應，如是則雖曲在彼，而棘手在我矣。彼今之東洋國者，皆無慮有此二端之患，使我之領事裁判權，得以圓滑進行，如是謂之非文明國可乎？此英人威斯特歷之說也，凡新教派之說類如彼。

由上二說，理解各殊，持論適成兩極端的反對，如威氏說，雖力爲東洋諸國辯護，然而執文明異類之說，則西洋國待東洋國既所應有，東洋國待西洋國胡乃獨無，試以此詰威氏，當亦難自解也。一言蔽之，則領事裁判權者，實不平等條約之結果也。但如馬氏說，惟限定耶穌教國對非耶穌教國，此其義未免太狹，日本則曷嘗爲耶穌教國乎，願自與諸國改正條約後，已拒回領事裁判權矣。不甯惟是，光緒廿二年之長江通商條約，彼反在我國而設定之矣，然則可見非耶穌教國，無必應受領事裁判權之理，又非耶穌教國，而亦未嘗不得爲領事裁判權之主動者也，（主動與受動，爲相對名詞，如彼之領事，在於我國而有裁判權者，則彼爲主動的，我爲受動的。）馬氏豈不陋歟？故他日我

國能拒回領事裁判權與否，或能更進而設定領事裁判權於他人之國之與否，是在國之自強，而兩種論據均不足泥也。

惟普通人有誤會治外法權以爲即領事裁判權者，此不可不辨。雖然，是不得責我國人之法律知識幼稚爲然也。

余見日本人，亦恆有之。故高橋作衛博士之言曰：治外法權化之意義，本極幽晦，故易致誤會。秋山雅之介博士又言曰：治外法權正確之意義，本無定解。故學者每多歧說。又曰：領事裁判權，普通亦謂之治外法權。然則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之相混也久矣，余今據中村進午博士之解辨，信爲平易簡當者，譯述以充之，就此足以證明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之差異也。

氏之言曰：治外法權者，立於統治權以外之權也。近世國家盛行屬地主義，凡一國之統治權，其支配力及於全國領土，但住居於國之領土內者，不問其是否何國人，而統治權之效力，一切及焉。質而言之，則無論何人，居某國之境內，即服某國之法律是也。乃有特別之人，雖居人國，而可不服從人之統治權者，是即曰有治外法權，故治外法權，可斷爲立於統治權以外之權者也。享有治外法權之人物，第一國王，第二公使，第三兵隊，第四兵艦，除此而外，無得濫邀治外法權。此治外法權，沿革於古代屬人主義而來，而今日則不啻成爲屬地主義一種之例外。案治外法權之文字爲Exterritoriality，其Ex之意義，言在外也，Territory則源於拉丁文之Aerre，言土地也，變爲應用，則Territorial言土地的也，再變爲名詞，則Territoriality言土地的統治權也，合之Ex，則爲Exterritoriality，此治外法權語源之由來也，故余解爲立於統治權以外之權，正與語源之本意脗合。然則治外法權必在外而後有之，如一國之國王，常有不受本國法律之羈束者，此國內之擬制，非得論之於治外法權也。若夫領事裁判權之文字，則爲Consular Jurisdiction，合領事(Consul)與裁判所(Jurisdiction)二者之意味而成之者也，比而同之，其相失也遠矣，此中村博士之說也。(中略)

由此觀之，則領事裁判權之解釋，較然易明。然余更斷定之曰，治外法權者，平等權也，苟兩面皆平等國(凡獨立國即平等國)，則當然授受此權，雖天下之至強，而莫能斬之者。領事裁判權不然，惟以不平等國相待，然後要求結不平等之條約，夫如是乃至發生此權也。如以吾國論，則所謂治外法權者，無論彼之來我國，我之往彼國，皆交互而有之，若領事裁判權，則但見彼之至我國者爲有，而我之至彼國者爲無，二者比較，前爲平等，而後爲不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四三八

平等，至相反也。故近數年來，吾國流行之語，曰收回治外法權，斯語也，爲悖夫論理而不足見諒於通人也。夫治外法權之不可收，亦不必收，揆諸以上諸義，章章明甚，使真有坤輿混一之一日，則世界惟我獨尊，並無他之獨立國與我對待，則其時此名詞自絕迹於天壤，抑無待加人事以圖收回。然則其意莫非指收回領事裁判權乎，然謂之收回領事裁判權，又毋甯謂之拒回領事裁判權，蓋主働者在他，而受働者乃在我也。但收回二字，慣用已久，仍之無妨，余姑如其說以解釋之，則必曰彼之能在我國享有此權者，我當初之條約予之也，我昔日予之，而今日取還之，是明明反客位爲主位，觸論理之公例矣，然猶幸無大過，故甯曰收回領事裁判權，而必不可曰收回治外法權，凡學問上之術語，不得不審也，據鄙見所及，願與世商權之。

第二節 上海領事裁判之構成

領事裁判權之侵入我國也，自道光廿二年之江甯和約也。斯約之第二款，開放五口，而上海與焉，其末段云：「大英君主派設領事官，住該五處城邑，專理商賈事宜」者，即設定領事裁判權之基礎也。乃翌年八月望日，在廣東虎門廳畫押之追加條款（此條款共十六款，以爲江甯和約之附約），其第六、第九款之末段，與第十款之前段，益證明之。是以論領事裁判權之侵入者，必溯自英人，（或援康熙廿八年之中俄尼布楚約，與雍正六年之恰克圖約，以爲託始。此俄人馬丁斯之說，其說不確。）而英之實行領事裁判者，尤先於上海，及其他四口，抑四口之繁盛，皆不如上海，故上海一埠，不特爲領事裁判權昔日之濫觴，而且爲現時之燒點矣。故余欲研究上海，以概見全國。

抑領事裁判，自英人作俑而後，瑞挪繼之（道光廿七年瑞典挪威條約），俄羅斯繼之（咸豐元年伊犁條約），法蘭西繼之（咸豐九年天津和約），美利堅（同上），德意志、奧大利、荷蘭、丹墨、意大利、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祕魯、巴西等十餘國，先後援最惠國條款（即利益均霑之謂）繼之。惟吾同洲國之日本，初於同治十年七月互結之修好條約，其時爲雙務的領事裁判權，雙務云者，謂雙方交有其義務也，蓋彼之領事，在我國者，我當以裁判權畀之，而我之領事，在彼國者，彼亦當以裁判權畀之，彼此各踐其義務也。乃經乙未講和而後，翌年日使在北京締結之通商行船條約，因於約中第二款：

日本皇帝陛下，酌視日本國利益相關情形，可設立總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駐紮中國已開及日後約開各口岸城鎮，各領事等官，中國官員，應以相當禮貌接待，并各員應得分位職權裁判管轄權，及優例豁免利益，均照現時或日後相待最優之國相等之官，一律享受。

清國皇帝陛下，亦可設立總領事、副領事及代理領事，駐紮日本國，現准及日後准別國領事駐紮之處，除管轄在日本之中國人民及財產歸日本衙署審判外，各領事等官，應得權利及優例，照通例給予相等之官一律享受。云云，由是在日本方面，則明認有領事之裁判管轄權矣，而在我國方面，又明云除管轄在日本之中國人民及財產，歸日本衙署審判外，而後領事享有權利矣，故昔則為雙務的，彼我共有之，今則為片務的，惟見我有受之之義務而已。（中略）

第三節 領事裁判與會審公廨之權限

本節云權限者，指彼領事裁判與我會審公廨相爭之權限也。夫欲明其相爭之權限，殆不得不明其各別之權限，然我會審公廨，從彼之領事裁判及租借地之結果而生者也，故不明彼之權限，則我之權限終無由審，又既明彼之權限，而凡出彼權限範圍外者，斯即我之權限也。二者表裏相生，正反互見，故余今敘述本節之始，而先說明其領事裁判之權限。

領事裁判之權限，若以簡單言之，大別為三：

- （一）兩造皆彼國人之案件；
 - （二）我國人為原告，彼國人為被告之案件；
 - （三）第三國（彼我外其他之國即第三國）人為原告，彼國人為被告之案件（例如法人告英人，則案歸英領事審）；
- 凡此三者，自天津和約以後，我與諸國締結條約，無不專定一款或兩款，聲明以歸諸彼領事裁判權限，事非關涉及我，我無庸過問之者也。然若
- （四）彼國人為原告，我國人為被告之案件。

則我用我法，我治我人，當然屬我之司法管轄權，就理論上言之，我非彼等屬國，我自治其國內人民之主權，在彼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四四〇

等抑何能干預。(中略)

第四節 論會審制度之現在及將來

夫我會審公廨亦爲常設機關，然雖常設機關，而非與外國共組織之，固我特立也，則一不諧也。我會審公廨，亦有常設之委員，然而常設委員，祇限於華員方面，若彼之陪席領事，則惟遇工務局會提案件，早堂來值，抑不得謂常設也，則二不諧也。會審章程第一條所定受理案件之範圍則甚寬，然而第二條則云無洋人在內者，則領事毋庸干預，是本公廨有權受理之事件，非悉爲總數裁判官有權審理之事件，又彰彰明甚也，則三不諧也。然則會審公廨豈得云完全之混合裁判乎，雖然，而至有類似混合裁判之點者，則第二條之章程，其所規定不當也，其原文如下：

凡遇案件，牽涉洋人，必應到案者，必須領事官會同委員審問，或派洋官會審。若案情只係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即聽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官毋庸干預。

據此條文，若從文義解釋之，則「若」字以下，應云後段，如同「但書」(日本法文，其後段常有「但」字者，此名爲但書，漢文若但二字，其意亦相彷彿。)之規定也。故前段則有類原則，而後段則有類例外，似乎與洋官會審者，爲普通之原則，而華官單獨審判者，乃特別之例外也。使我會審公廨殆至鄰於混合裁判之性質者，正此條也。設不爾爾，而易原則爲例外，易例外爲原則，以華官單獨審判華人案件爲原則，規定在前，以洋官會審交涉案件爲例外，規定在後，則純然一國內裁判也，(應云：「凡案情只係中國人，並無洋人在內者，由中國委員自行訊斷，各國領事官毋庸干預。若案件牽涉洋人必應到案者，則須領事官會同審問，或派洋官會審。」)如此則免近於混合裁判之嫌疑矣。(於特別場合，縱內地州縣衙門，亦不乏之，其辦法相同也，於是乎則不至發生類似混合裁判之爭點也，彼昏不知，顛倒若此，吾烏從而責之。

雖然，本條不能據文義解釋也。凡解釋法律之方法，除文義解釋而外，尚有所謂論理解釋者。且論理解釋中，又分種種，曰限制解釋，曰擴張解釋，曰補正解釋，曰寬大解釋，曰嚴酷解釋，本條則適用補正解釋也。補正解釋者，不拘拘於文面上意義，可以變更補正，求適乎法律真髓之謂，所以匡立法者之不逮者也，故本條若從補正解釋，則全文之精神具可考見，其關於國內裁判事項之規定多，而關於國際裁判事項之規定少也，然則其主目的爲國內

裁判，其從目的乃國際裁判也。故會審章程之內容，雖有本條類似混合裁判，然而僅其一部，未及其全體也，而遽稱之曰混合裁判所，安見其可，無已，其稱之曰不完全之混合裁判所乎？雖然，即就其類似混合裁判之一部分而論，猶有特點五焉，請更端論之。

(一)管轄之區域祇及於租界內也

各國之混合裁判，其管轄區域，通於全國（埃及之第一審，雖各有其管轄區域，然第二審則通於全國。）範圍之寬，不待論也。而我會審公廨，因有章程第一條云，限於各國租界內，則「各國租界」云者，即示其管轄區域之範圍也，其特點一。

(二)裁判所所長用我國人也

凡裁判所所長對於陪席判員，有種種之特權。譬如陪席判員，欲有發問，非請諸裁判所長不可，此即其一端也。我會審公廨於兩國會審之時，以何人爲裁判長，則我承審委員，實當之也。如彼埃及，其裁判長之地位已被奪於歐人，是以埃及之陪席判事，猶伴食焉者，此非能與我同論也，其特點二。

(三)實際上適用我國法律也

前於第三節所論，徵引既明，而茲不憚複述云，即第一條所云「照中國常例」，又第七條所云「照例」者是也。此亦不與埃及同，惟婆羅洲庶相類似，其特點三。

(四)判決之執行屬我主權也

何謂判決執行，其義繁多，不能殫述，然而舉例以論，則如刑事審判，經裁判官判決後，應犯何罪，應處何種之刑，即以其刑而加諸犯人一身，是謂判決之執行也。如該章程第一條所云「發落」兩字，實含有判決執行之意，其在外國，國內裁判所則判決之權與判決執行之權，兩權分掌，不可混同。惟我訴訟制度既未備，故該條文遂以承審委員兼之，斯可見判決執行權屬之我也，此爲婆羅洲一國同此權限者，其特點四。

(五)無審理重罪之權也

土、埃、沙三國之混合裁判，均有審理重罪之權，而我會審公廨無之。如章程第四條：「華人犯案重大，或至死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罪，或至軍流徒罪以上，（中略）仍由上海縣審斷詳辦，倘有命案，亦歸上海縣相驗，委員不得擅專。」云云，於此可見，是會審之範圍愈狹，而國內審判之範圍愈寬也，此我之利也，其特點五。

夫以我會審制度比諸混合裁判，不過微有類似之點，其不完全甚矣。然即以類似之部分內而論，猶有五特點，是又不完全中之更不完全者也，故今日之會審公廨，未能以與混合裁判齊論也。雖然，倘一變相，至為完全之混合裁判所焉，則埃及覆轍，且將及我，吾每念及此，而不禁汗出股慄，憂從中來，而不能斷絕焉。嗚呼！履霜堅冰至，不先事而豫防之，其遷流或不知所屆，吾之所以草此論，其注目正在此而已。

凡天下事有同一之原因者，恆能生同一之結果，吾前者言埃及，所以建設混合裁判者，有二理由焉，而還觀吾中國今日之情勢，則有正與彼同者，此真我國民所不可不懼，而坊救之法，益一日不能緩也。今比而論之：

第一之理由 所謂就外國方面者，現今各國在中國之領事裁判制度，猶紊亂紛歧，散無友紀，權限之爭議屢見，判例之衝突恆聞，其困難之狀況，與昔之在埃及者不相上下也。故學者間持改革論者，數見不鮮，無國無之，如馬丁斯氏，其殆最著者也，抑不惟領事裁判而已。即會審公廨之制度，亦有囂然訟其不備者。據勒德氏佈告曰：上海之會審制度，缺點凡三：(1)成文法編纂之功未成，而除刑法外他無法律，故斷事僅依條理；(2)判例保存之方法不備，而諸國陪審判員，動輒蔑視先例效力，故慣例又歷久而不萌芽；(3)各裁判官皆乏法字的修養，又拙於用法手段，時下新奇之斷案，余嘗見一斷案曰：「此事情節支離，礙難審理，着兩造自行了結，以免纏訟可也。」云云，以上則勒德氏之言也。雖然，如第三事，或不免有言之過甚，或非近日所見，而為已往之陳迹，抑未可定。然而覘於此點，足知會審制度之不足於外人也審矣。再考近年來苗涅克國際法學會之決議，提出「混合裁判手續」之新法案。（中略）

據此法案，則又一變相的混合裁判所也。蓋通常之混合裁判所，離領事裁判而獨立，此則以領事裁判作第一審，而置控訴院作第二審，則類乎領事裁判之混合裁判也。又通常之混合裁判所，以內外國之組成，而此則僅各外國之聯合，抑類乎各領事裁判主働國之連帶責任，而與受働國，截然無干。然其實大不然，夫彼不云乎，曰：東洋國民參加之混合訴訟，准照各約條款認為有效也。夫以目前而論，此制度未發生吾國，似可不論，然苟一旦遂發生焉，則

例如英，其固有天津和約十六款之根據也，依此根據，而值內外相涉事起之時，在彼方面，鮮不要吾人之加入，是遂促我墮入於彼之盤渦中也。然從我方面觀之，則如此制度者，雖見爲變相的混合裁判所，其與通常之混合裁判所，又固兩無所擇也。吁！火線伏地，遇引即然，此前途最危險之事也，余以爲有埃及之第一理由者在此。

第二之理由 所謂在吾國方面者，自領事裁判侵入以來，曾否有濫用其權，而吾民遭其蹂躪，此吾民均熟知之，抑更有身受之，無待余煩言矣。余前論埃及種種之慘劇，計稍有人心者讀之，無不髮指眦裂，是領事裁判權之禍人至甚，較然共見矣。然余猶未及論暹羅，未及論摩洛哥，試與一談暹羅、摩洛哥二國之現象，則尤其動魄而驚心者也，今世有所稱保護民者，極盛於暹。保護民者何，其解釋上則事實的國民，非法律的國民之謂也。曷云事實的國民非法律的國民？蓋事實上雖受新國保護，與新國之國民無二致，然而法律上未除舊國國籍，入於新國國籍者也。（案：在於暹羅之保護民者，以吾國人爲最多。）彼英法領事之駐暹者，恆以收羅保護民爲政策，於是保護民均得脫暹政府權力，而隸於英法領事之裁判權，則暹人之受侮於正當之英法國民者，已不待言，而更滋以一層保護民之蹴踏也。故其間若狡黠者，惟有藉庇於外以求存，或竟歸化之，及其既歸化，則又爲外國歸化人之一分子，斯時不但爲保護民之所不敢犯，而已反得倚倚外力，以凌其一般未歸化之人也，於是乎蒙其害者，則暹之全社會矣。而領事不啻爲犯罪之教唆者矣，兇徒之隱庇者矣。噫嘻！誰爲爲之，而至於此？其禍豈復滅於埃也乎？於摩洛哥亦猶然也。今試揭此現象，以反映諸吾國，其視諸彼也，有同病否歟？吾國雖未見保護民之出現，然而所謂教民者，大都其屬性也，彼教民者，抑曷嘗爲外國人耶，不過因有保教條約之結果，幸浴其餘惠，而事實上，乃至不能治之以本國法。大凡民教相爭之案，即是不平等之案也，故民之苦教既甚，而官之苦教爲尤甚。噫！奚苦之也，苦其有領事裁判權之盾其後也。故以吾人之心理推之，其嫉視領事裁判權也，已不啻如蛇蝎，如虎狼也，所以爲有埃及之第二理由存在者，又以此。

夫以吾前者所論，彼埃及之所以有混合裁判者，由外國人與埃及人之兩方面，皆不滿足於領事裁判而思所以易之，合雙方兩種異性質之希望，而產出一事實焉，即所謂以兩原因生一結果者也。而吾中國者，彼兩原因皆具備焉，則此一結果之相迫而來，正所謂月暈將風，礎潤知雨，夫安得不深懼也。而況彼兩者之外，更有第三之理由焉。

則法典之編纂未成，裁判官之人才銷乏，既患無法，繼患有法而無人能爲運用，則將不免與借材異地之歎，抱因人成事之思，於斯時也，則混合裁判所之組織，其或偶中於吾民之心理焉，未可知耳。夫以日本維新初年，汲汲欲拒回領事裁判權，而其方針所趨，升沈榮瘁，固已間不容髮。(1)如明治四年岩倉具視之提案；(2)如明治十九年井上馨之提案；(3)如明治廿一年大隈重信之提案。此三度提案，均皆醉夢於混合裁判制度，然而幸皆不成，大隈坐是失一足焉，迄今日本思之，猶汗流浹背也，使其若成，則今之日本，早爲埃及之續矣，尙安望隆隆崛起以躋於歐西大國之林也。夫以日本維新以降，才士如鯽，國不可謂無人焉耳，然猶幾入於坎陷者屢焉，豈非以厭苦領事裁判權之既久，苟有可以脫此軛者，靡不望若雲霓，而於他方面之利害，則以有所蔽而不易見也。彼埃及之致此者，其心理亦猶是耳。嗚呼！千金之堤，潰以蟻穴，作始猶簡，將畢乃鉅，亡國之道不一端，恆合種種原因，相構而助成，故善謀國者，雖在毫髮，不可不致謹焉，而況乎其重且大有如此也，願我同胞，精讀埃及史而猛然省焉，精讀日本史而猛然省焉，則兩者之間，其必知所擇也。雖然，人之恆情，徇目前之利害易，慮久遠之大計難，有流俗之常識多，而爲學問之知識少，故一事之蔽，一事之苟，而誤蒼生亡宗社者，比比然矣。夫不苟矣，而猶或有蔽，而況乎蔽與苟併者，則盲人瞎馬夜半深池，甯足以喻其險也。即以吾國前事論之，其屢度之失敗，豈不以此耶，其甘以領事裁判權讓諸他人，則亦曰徇目前利害偷一日之安云爾，而今日之備嘗痛苦者，既若是矣，迄今稍有知識者，既莫不認領事裁判之病民辱國，而思有以爲易。故今後數年間，吾國民之對此問題，與埃及巴沙上奏之時代，與日本岩倉具視提案之時代，正極相同，而吾國之或雪前恥，或重後艱，皆將於此焉定之，若一失足，則此後之事，非復吾所忍言也。吾請重爲言曰：「混合裁判者，亡國之特徵也。」彼埃及蓋不啻提吾耳而相示也，其爲醜也，其爲醜也，其爲朱也，願我同胞蚤熟察而有以自處焉，而不然者，苟且漫視，輕率嘗試，一旦眩紫以爲朱，飲醜以爲醜，則吾同胞自願爲埃及，夫復奚言。古人有言，智者見未然，吾同胞其有見於此乎，則千萬頌禱，頌禱千萬，曰：「其毋使有完全混合裁判所之制度設置於我國，其毋使有外國人爲我之裁判官。」

然則今尙無完全混合裁判所，今尙無純粹之外國裁判官，我但保持此現狀，遂可自安乎？曰：惡，惡可。混合裁判所者，領事裁判權變遷伸縮之結果，苟領事裁判權，久而不廢，則在在可以爲釀出混合裁判之原因，而事勢所

迫，或且欲避而不能避者有焉矣。然則充類之義至盡，雖謂領事裁判權，爲亡國之特徵焉可也。故拒回領事裁判權之議，舉國有心人既漸知之，而吾謂此議之當急者，其理由抑更有在也。然則吾欲竟此志，其道何由，曰：「第一，有文明完備之法典，第二，有能運用此法典之法官。」苟有此二物，則完全之混合裁判，可永不發生，而固有之領事裁判，其消滅之期，亦將不遠也。嗚呼！居今日而言救國，事孰有亟於此者耶？事孰有亟於此者耶？嗚呼！我當局其念之！我國民其念之！

清廷飭各省添解內務府經費銀五十萬兩。

清戶部以內務府經費不足，均由戶部墊支，而部款亦異常支絀，實屬無可挪借，奏請由各省每年另籌內務府經費五十萬兩，自光緒三十一年起由各省分攤。（註四）

四川五屯各地礦產，統歸官辦。

川省瓦寺宣慰司索諾木代興，前稟理藩院，請由川省紳商集資開礦，懇乞代奏。旋經理藩院抄送商部，轉咨川督查照辦理。旋由錫良札飭礦務局，會同藩司確切詳覆，以憑核辦。嗣據覆稱，五屯各地經由局委員查勘，該土司境內斑斕山等處，已據前署懋功廳方丞裕稟歸官辦，發給礦本，次第開辦，無事更張。其他所指地方，既爲屯境聯屬區，自應仍歸一律辦理，以便擴充。所請糾合紳商開辦之處，應毋庸議，並請據情咨覆理藩院查照。（註五）

安徽紳商力爭銅官山礦權。

前英人凱約翰與皖省官場訂立合同，開辦銅官山煤礦，近因屆期未辦，皖省紳商陳請將該合同作廢，設立礦務總局自辦。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日

四四六

附錄：外務部收南洋大臣轉呈皖紳請將英商所訂銅官山礦合同作廢文（註六）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收南洋大臣文稱：咨呈事，據安徽商務局詳稱，竊查上年五月，奉撫憲札准外務部咨，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一日，具奏英商凱約翰請辦安徽銅官山礦務一摺，本日奉硃批、依議。欽此。抄錄原奏並畫押合同礦圖，咨院轉行到局。奉經錄飭遵照，仍將奉發之合同礦圖，申繳撫轅在案。伏查合同第四條內載，開礦地段，應於未辦以前，詳備圖說，將開洞蓋廠挖溝處所，逐一標註明白，知照商務總局，派員會同地方官查明，果無窒礙，即向民間議購或租，俟有成說，該公司即備款，交商務總局購租承受，或交地方官核實發給，不得私相授受。又第五條內載，開辦限期，自奏准簽字之日起，限十二個月，如逾限不開，即將合同作廢，報效銀兩不得索還。又第十六條內載，定限交款開辦日期，已於第五條內言明，一經逾限，即作廢紙無用各等語。是該英商凱約翰果欲開辦此礦，必須按照合同，將開礦地段，於未動工以前，詳備圖說，並將開洞蓋廠，挖溝處所，逐一標註明白，知照本局。派員會查，如無窒礙，始議購租。乃該商於限內未見到皖料理，其為不能遵照合同開辦，彰彰明矣。此案既奉大部行知，係光緒三十年四月十一日奏准，所訂合同係於是月二十二日簽押，今扣至光緒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已為十二個月限滿之期，該英商凱約翰簽押後，始終並未來皖，亦未將開礦地段知照本局，派員會查，自應按照該商與外務部原訂合同第五條及十六條所載，即將合同作為廢紙無用。除詳請撫憲查核奏定原案，註銷畫押合同，並一面咨明外務部、商部查照，暨照會駐滬駐蕪英領事，轉飭該商遵照外，理合詳祈鑒核等情。到本大臣，據此，正在核辦間，並據該紳士以前情呈請核辦前來，除電咨安徽撫部院核明辦理外，相應抄錄原呈咨呈，為此咨呈貴部，謹請查照核辦施行，並咨明商部立案，須至咨呈者。

照錄紳士原呈：

具呈二品銜江蘇候補道蒯光典，翰林院編修李經畬、方履中，兵部主事舒鴻儀，江蘇常鎮道郭道直，吉林分巡道方朗，江蘇候補道吳學廉、周家駒、唐治堯、慶錫庚、汪嘉棠、趙曾槐、馬聲煥、吳頤、倪世熙、江忠沆、劉世珩、潘學祖、張士珩、章蔭、朱銀、劉體乾、方臻喜、徐乃光、李鎮邦、涂習恪、孫傳綏、陳際唐、舒紹基、徐乃昌、吳祖梅，陝西候補道汪廷棟，署松江府知府田庚，江蘇候補知府吳炳仁、潘永齡，江蘇候補同知楊逢春，江蘇候補

直隸州知州胡維藩，江蘇候補通判李慶元、崔貞，江蘇候補知州江朝銘，句容縣知縣龍耀樞，署陽湖縣知縣王念祖，江蘇候補知縣查宗仁、單琳、陳樹涵、胡廷琛、劉廷鳳、程菊齡、陳應綬、林介鈞、陳壽康、查鍾泰、程慶明、王雲章、王元輔、石鐘等，爲洋商承辦銅官山礦產逾限不開，應請作廢自行開辦，以保利權事。竊光典等上年請設安徽礦務總局，業蒙奏准在案，查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外務部與英商凱約翰改訂勘礦合同，將光緒二十八年安徽商務總局原訂合同內之歙縣、大通、甯國、廣德、潛山五處刪除，專辦銅陵縣屬之銅官山一處。其合同第五條內開，開辦限期，自奏准簽字之日起，限十二個月，如逾限不開，即將合同作廢，報効銀兩不得索還。第十六條復經申明此議，今自奏准簽字之日起，算至本年四月二十二日止，業已滿足十二個月期限，該商仍未開辦，應請咨明外務部，所有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洋商凱約翰改訂銅官山合同，急應作爲廢紙。至光典等前請設立礦務局，原爲自保利權起見，今該商所訂合同既經作廢，銅官山礦產即應歸併總局，自行開辦，俾免利權之外溢。擬請飭知三江查礦總局，先行前往銅官山查明，如果易於開采，即由此入手，以期收速效而免覬覦。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外交，頁一一〇。

註三：「新民叢報」，第四年第一、二、三號。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財政，頁一七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九期，實業，頁一六七。

註六：「礦務檔」，（四），頁二二六—二二八。

十九日（六月二十一日）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致電外務部，阻止民間抵制美國華工

禁約活動。

地方當局對抵制運動自始即持反對態度者，只有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一人。他以爲中國賴美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八、十九日

四四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十九、二十日

四四八

國主持公道，方能在日俄戰爭中不被侵佔，得保中立，抵制運動時會不宜，有礙邦交，下令直隸地區制止，並請政府全部諭禁。袁世凱致清外務部密電如下：

「近日各埠華商，以美禁華工續約，羣謀抵制，建不售美貨之議，一唱百和，滬漢閩粵等處大啓風潮，波及津埠，敵處已飭地方官查禁。查美與我夙敦友睦，自日俄開戰以來，美創議保全中國中立，並限制戰地，又約各國不侵佔中國疆土，近更首先勸和。中國勢處積弱，深賴美廷主持公道，資其贊助。今以禁工一節，各埠華商紛紛反對，於目前中美邦交殊多窒礙，而時會且不相宜。應由外務部分電沿江海各省，速速諭禁各埠華商，萬勿再倡此議，致礙大局，曷勝盼禱。」（註一）

上海商務總會宣告將專設總會，聯合各埠，抵制美國華工禁約。

上海商務總會會首董曾鑄，聲言美國不依期改定工約，當照前議，專設總會，聯絡各埠，實行抵制各法。（註二）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六七—六八。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七。

二十日（六月二十二日） 各國駐華公使簽押重訂庚子賠款之約。

重訂各國賠款之約，本日由駐華各使簽押，此後一律照金價付還，並將前欠鎊虧兼利息九百萬兩一併付足。此約所訂之賠款於每月底交付，則中國亦可於每年中扣除前半年之息金四釐。（註一）

附錄：庚子賠款辦法（註二）

一、前三年鎊虧，以和約關平八百萬兩清還，議定後，限十五日內用電匯票逕過各國。此八百萬兩，自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一月一日起，仍計年息四釐，至付清日止。

二、此次議定後，即將各國分票畫押。

三、以後每年應付本息，仍按月攤還，每逢西歷月底付款，由付款日起，扣同年息四釐，至六個月期限滿日止。惟還款須各用其本國金錢，或按倫敦市價合銀，或以金錢期票，或以電匯票，聽各國自擇。其期票電匯票，中國不拘在何處及何銀行，任便自購，逕付各國。

四、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已付之銀，仍由銀行在滬繳還，中國照新定辦法，再付各國。從再付日起，照扣四釐息。

駐華美國公使與清外務部，會議華工禁約事宜。（註三） 上海人鏡學社致函上海商務總會，請堅持抵制美貨，以消除美華工禁約。

人鏡學社是由上海學商界的開明人士所組成，並有華僑參與其間，如爲拒約而在上海領事館前自殺的馮夏威就是非律賓華僑，所以該社的主張特別積極。其致上海商務總會公開信節略如下：

「惟近時國中有一似是而非之說云，刪除禁工之約，一時恐難辦到，惟有要求其改良苛例，優待士商遊歷云云。此等議論若不打破，美人乘之以愚弄我，則此舉全無效果，與不爭無異。蓋種種苛例，由禁工而生，若不禁工，苛例何由而設？工人既得便於來往，即士商遊歷皆便於來往也。十年前之禁約，亦不過禁工耳，何嘗有聽其虐待士商遊歷之語，而遂至有此等流弊。是則工禁不開，雖日日言抵制而求改良，亦無益也。況士農工商四民平等，不能有所軒輊，古今萬國之通理。今以美人虐待及於士商遊歷，則羣起而抵制，豈於工人則任其張膽明目，曰禁則禁，置之不顧，反曰且任其禁，且曰不必強爭其禁，有是理乎？且商人在美者，全恃工人衆多，銷售華貨，故商務流通，商人趨至耳。一旦禁絕工人，華商之貨何從銷售？是無工人則無商人也，禁工人即禁商人也。工人絕跡於美國，商人亦絕跡於美國，至是美人雖待我華商如天帝、如神祇，亦裹足不前矣。而區區僅爭其優待士商、置工人而不顧者，何所見之左乎？我國拒約同志，當不以此等議論爲然，相貴會諸君，亦斷不附和其說。敢請貴會刻期招集向辦美貨之商，聯絡一氣，先爲止定美貨，以達實行抵制之目的。……庶幾聳動美人，不敢要我政府續訂禁工之約。倘將來得副此希望，固爲如天之福；萬一政府不得已爲之遷就，仍訂禁工之約，吾民亦切勿爲浮言所淆，惟有堅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日

四五〇

持此抵制之目的，其禁盡解然後止。乞卽集議，電稟政府力拒禁工之約，切不可徒爭優待士商遊歷一事，致中美人之計。並電稟達各埠、各幫、各會一律照辦，以禁工爲目的，非僅種種苛例虐待也。……乘此機會，消除禁約，永絕禍根，失今不圖，後悔無及。」（註四）

清兩江總督周馥派員出洋學習武備及武器製造之術。

署兩江總督周馥奏請選派員匠分赴英、德各廠學習製造。又奏請派學生前赴奧國，就其才性藝學，加習馬步工輜等項武備。（註五）

附錄：

一、江督周馥奏請選派員匠出洋學習機器製造摺（註六）

奏爲選派員匠分赴英德各廠學習製造以裕軍儲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上海製造局諸事廢弛，亟須改良，經臣與北洋大臣商定辦法劃出船塢另派大員經理，前經奏明在案。查滬廠所造彈丸、火藥、煉鋼、製砲等事，皆因摹仿而成，非由心得，終未精良，上年曾派員匠赴鄂廠考察，以期觀摩取益，惟良匠難撥，且滬廠機器不全，非赴外洋細心考驗無從購補。查製槍製砲爲費甚鉅，非一時所能驟辦，彈丸火藥則須多製，以供操防，現查南北洋所用各種槍砲之彈丸，無煙藥、栗色藥皆爲行陣要需，刻不容緩，應卽先就現有經費加工精製，以儲軍實，一面選派委員學生，帶同明練機匠，同赴英德各名廠學習講求，並考察製造槍砲、彈藥及煉鋼之法，學生未習機器，則藉匠人爲目驗，匠人不通言語，則藉學生爲舌人，兩者相成，易於深造。至稽查約束須人經理，查有分省補用道李經敘精練核實，堪以委令帶往，應如何分駐各廠分習機件，統俟到歐洲後稟商英德駐使博訪周諮，擇定分派。所需經費，仍就滬廠籌撥，但學成歸國，至速計須數年，工匠不能久閒，機器不能虛設，此數年中，擬先雇泰西良匠來滬試辦，訂立合同，約定年限，合同期滿，華匠學成，可以自行製造，卽仿日本辦法，將洋匠辭退。如此前後承接，則目前既不曠誤，後日更復精良，此誠正本清源之計，用費雖鉅，成效可期。臣與北洋大臣袁世凱往復電商，意見相同，擬卽照此舉辦。除將選定學員匠目銜名分咨練兵處、外務部、戶部備查外，合將派員赴歐洲學習製造緣由，恭摺具陳。

二、江督周馥奏請選派學生赴奧留學片（註七）

再臣准出使奧國大臣楊晟函稱：本年二月間在維也納宮謁見奧主，謂中奧兩國夙敦睦誼，比聞中國整軍經武，深願協助，從前曾有學員來奧練習陸軍，倘此後有人續來，定必切飭教習武員盡心指授等語。查奧國陸軍講求根柢最爲精詳，從前曾派員前往練習，頗著成效，現駐德使臣廕昌卽爲從前留奧學員之一，今奧主極意聯歡，若派學員來奧學習，當必周妥等因。臣查前署兩江督臣端方選派學生游學英、德、法、比四國，業經辦有成案，奧國武備既精，若援案考選學生前往留學，必有獲益。茲擬遴選普通德文之學生十名前赴奧國，就其才性藝學加習馬步工輜等項武備，以爲行陣儲材。所有匯支學費及稽查約束等事，卽由駐奧使臣就近照料，無庸專派監督，以省繁費。除選定學生再將姓名咨送練兵處備查外，理合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

四川人新創吸水機器。

四川省候補員某君，創造吸水機器一架，可消礦洞積水，經商礦局試驗，大加獎許，已給札飭赴積水礦洞試用。（註八）

華籍學生赴美者，美總領事欲改用新式護照。（註九）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財政，頁一九七。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三冊，頁二一一—二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七。

註四：張存武：「中美工約風潮」，頁六〇—六一。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七。

註六：「秋浦周尙書全集」，奏稿三，頁二三。

註七：「秋浦周尙書全集」，奏稿三，頁二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二十一日

四五二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實業，頁一九九。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六。

二十一日（六月二十三日） 清廷諭各督撫及各使，日俄議和在即，速籌善後因應之策。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日俄兩國已有和意，聞有在華盛頓兩國直接開議之說，中國現在應如何因應，及將來接收東三省，應如何善後辦法，著政務處傳知各衙門，悉心籌畫，各抒所見，密行具奏，以備採擇。（註一）

清廷電諭北洋大臣袁世凱，日本不允先行停戰。

清廷電云：「頃據駐日楊使電稱：據小村云，日廷須俟俄派有人，並會議有期，再行簡派。未議之先，縱俄請停戰，日亦不允，停戰當在會議後等語。特轉達外務部。馬。」（註二）

日本兵官帶兵至昌圖府康平縣，索去押犯八名。

日本兵官帶兵至昌圖府屬康平縣，索取所押命盜重犯八名，縣官不允，勢將用武，只得點交日官帶走。現由清外務部照商日使，屬令交還。（註三）

廣東羅定州內會黨謀起事，未成。

羅定州屬會黨賴亞發，有左右翼先鋒陳亞容、梁亞就，均兩龍人，分往各處召人入會，謀爲革命，約期起事，爲清廷察覺，被迫解散。（註四）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議加徐州土藥捐。

署兩江總督周馥曾委吳劍泉觀察前赴徐州，與徐州道會議加抽土藥釐金，議定每擔加收六兩。江督以爲數太少，飭卽查照候補知縣季令條陳，仿照湖北一百二十兩之例，配減四成，收銀七十二兩，除徐州原收釐金三十三兩，膏捐十二兩外，計加抽銀二十七兩，一面電請河南、山東、安徽各省一律辦理，免啓土商避重就輕之弊，各省已電覆照辦。（註五）

日本在新民屯設立運貨小鐵路，清直隸總督袁世凱請外務部阻止。

日軍前在新民屯築造輕便鐵路，係平推小車，載重僅數百斤，軌寬不及二尺，專以運輸軍物。因當時道路泥濘，故修此以利對俄軍用，不能用之汽車，亦未與新民軌路相接，惟創造之始，並未知照中國。其始由瀋通至巨流河，復又過河通至新民，中間未造橋樑，修築甚速。此事爲清直督袁世凱所聞，卽電請外務部力拒。（註六）

清江蘇巡撫陸元鼎奏設實業學堂。

江蘇巡撫陸元鼎，以省會各項學堂均經次第設立，惟講求實業者，尙付闕如，特奏准於省城設立實業學堂，內附試驗場、蠶桑傳習所、工藝傳習所等，已札飭學務處遵辦。（註七）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七。

註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八八，頁一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五。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五。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財政，頁一八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四五四

註六：「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二九。

註七：「東方雜誌」，卷三，九期，教育，頁二四二。

二十二日（六月二十四日） 駐滬英商致函清外務部，責中國不守馬凱條約。

馬凱條約，即光緒二十八年所定中英商約，又名通商行船條約。其中裁撤釐金，畫一幣制，修治黃浦等，原爲中國應辦之內政，清廷因循至今，反招致外人之責言。據外交報譯載英國泰晤士報「論中國不守商約」一文如下：

「四月十六日日本館上海訪事來電，謂自中英商約畫諾以至於今，迄已兩載，立約本意，原以便商，今乃不然，釐金一端，姑置弗問，而商人應得利益，爲約所允認者，至此均成泡影，且華官不遵前約，阻礙多端，較拳匪未亂以前，實更有甚焉者矣。」

商約各款，無一實行，中政府又授意疆臣，令徵釐如昨，視約章爲弁髦，因之運往內地各貨，以抽釐而至扣留者有之，拘捕英商之代理人者有之，種種違約之舉，筆難盡述。今已詳告我英駐滬領事，此三年中，江海關道所解北京之關稅各稅，業已不貲，政府亦甚滿意。近者滬市牛肉，價驟昂貴，實牛釐大增所致，即外人設立紗廠，所納之稅，亦較華商爲多，蓋亦我英政府無堅持之政策故耳，英商雖有責言，終無濟也。

華官背約之處，證據確鑿，非可誣也。中英商約第二款，謂當畫一幣制，通行全國，今各省皆各自設局，製造銅圓，爲數甚鉅，獲利可五六成，是以政府所得進款，歲凡一千萬兩，就鄂督張之洞之疏稿與外務部之意觀之，即可知華政府終無更改國法之意也。

中英商約第九款，載明中國應允重訂鑛務章程，以冀招徠外人之資本。此款今未照辦，內地華官，且出示布告，謂華洋合辦之鑛，不許開工也。

中德商約，近已在滬開議，及今揣之，恐亦徒成具文而已。」（註一）

附錄：

一、時報：論英人言中國不守商約事（註二）

日前本埠字林西報登一來函，謂中英所訂商約，中國多未實行，宜呈請英政府詰問，因論中國違約之事，約有七端。其後本埠英商即聚議於卜內門洋行，發電告英政府，諒英國不久將向中國詰問，或設法迫以實行。本館按中英商約，爲近年和平交涉中之要件，該約初出，英人甚爲滿意，而中國人則頗議其喪失利權。然其中如免釐加稅諸端，當時曾幾經磋商而後定議，初不得謂中國並無實行之意。惟其事動關全國之財政，中國行政，向來遲緩，而意見又復不一，故未免審慎紆回，致外人得以藉口。今按字林西報來函所論七事，有其咎在中國者，有不得以責中國者，吾人倘一研究其事，則可知中國辦事之不易。審司悉外人與中國交涉之情形，又可知中國今日處於何等地位，而求所以自處之道，設英而詰問，我將何辭以對。其七事之中，究皆足爲中國背約之證否，皆可一一明白。故本館不辭淺陋，取西報所言七事，爲之疏通辨明，非與西報爭是非，實欲我國民速謀對外之策，且有以自鏡也。

其第一條爲修治黃浦。此事中國本無緩辦之意，因屢次聚議，皆無成說，故不能立刻興工。原上海道所以爭執之故，無非欲保全中國主權，於工事本無關涉，觀夫辦工經費早已劃出，其非不欲即辦可知，倘外人能稍通融，當亦不至虛懸時日。乃外人不諒中國因欲自保主權之故而致耽擱，轉以爲違約之一端，不知果欲越俎爲之而後快乎，雖然，徵外人言，此事中國本應自辦，今以外人之干涉，而載之條約，又不得當，重來外人之責言，恐歷時愈久，喪權愈多，則不如及早興工，猶可稍省枝節也。此修治黃浦一事，今日所應急行者也。

第二條爲整頓國法。此事本屬中國內政，中國之國法，亦久應整頓，惟改歸一律之事，中國地方遼闊，情俗詭殊，斷非旦夕所能辦到。年來政府實有畫一幣制之意，自設財政處以後，即汲汲以此爲事。然資本既不充足，考察又未的眞，何敢冒昧舉行，以滋重弊，即欲畫一，亦斷非數年後不可。然此時若不整頓，則無論數年，即十年百年，亦未必能歸一律。與其待外人責問，而倉卒圖功，何如及其未言，而先行整頓，猶爲不失國體也。至謂鑄幣之局，多至六十處，式樣既不齊一，復加以剋減撙維劣質，政府行同劫掠，則其言切當不易，我政府所當引爲深恥者。

近日各省紛鑄銅幣，以爲莫大之利源，本館常論之，以爲其事不可持久，乃各省聞風興起，轉利用此間接之法，剝剝商民。蘇州近鑄當五銅元，竟致以質地過劣，爲本埠工部局所禁用，藏民辱國，莫此爲尤，若不早日改良，難免不爲外人強迫辦理。是畫一幣制，亦今日所應亟辦者也。

第三條爲礦務。其意謂中國所訂礦章，並不實行，某處某部定章，皆不准外人入股，合資開礦，以是爲違約之證。夫今日各礦，外人之入股合資者多矣，中國設有此章，何得任令外人自便。且礦章內明示准予外人合資入股，並無不得合資入股之條，彼之所言，不審從何而至。至所訂礦章云云，大約係近來各省所擬自辦礦務之章程。夫各省自擬之章程，雖必與定章不背，然其事兼爲定章所載，而某處却可無須者，則亦不能強彼以必照章辦理。蓋章程所謂准外人合資入股者，對於中國人欲與外人合資入股者而言，猶言許其如此辦理耳，並非謂開采礦產，非與外人合資入股不可也。今各省自擬之章程，猶一私立公司之例，彼不欲與外人合資入股，政府何能強使必從，不得執此謂政府違約。至所稱某報謂某部將新增禁例，此事未經宣布，何能以莫須有之事，強爲文致。彼云總由華官不肯以利益予人，故步步阻撓。本館意華官誠能不以利益予人，乃中國之幸也，今日官吏何足以語於此。有聲言在某處開礦者，則竭力保護而已。乃英人之意尙不甚滿，必欲盡人而聽彼所爲。竊謂中國今日本無違約之徵，萬不可先行承認，否則話癰及米，措手愈難。此礦章一事所當分別言之者也。

第四條爲收稅。即指免釐加稅而言，其意以爲稅已加矣，釐尙未免。竊謂此事亦不待責問，當先行辦理者也。夫各省釐金，大半挹注外銷，其牽涉盤互之深，本難驟改，政府不諒其情，乃一切誣之各省自辦，各省舍此以外，無款可用，則敷衍一時，得過且過耳。其稍有預備者，乃先自辦稅捐，即商約中所稱銷場落地稅是也。各屬所有釐局，誠不免誤征貨物，夫橫征暴斂之事，施之本國之良儒，則亦無辭，若以施之外人，則彼有投袂而起耳。今聞各省將一律改辦統捐，此弊庶幾稍減，惟又聞將以新加之稅，全撥爲練兵之費，則各省向恃以應用之釐金，將來於何取償，此不得不望政府更設良法者也。至釐金之應免，本不待外人之言，免釐之後，雖洋貨流通，必將更盛，而本地商務，其獲益殆可相抵，如能實行，則不止免外人營議而已。此免釐一事所當速舉者也。

第五爲內河行輪。謂中國有阻遏而無扶助。本館按中國之官，於本國商輪尙且不能扶助，何況外人。至謂中國

能阻遏，則亦未必然也。中國倘果有此能力，則亦不致將利權讓之外人，惟其欲阻遏而不知所以阻遏之方，故動致弄巧成拙。今英人爲是言，殆亦責之過深，而轉至違實者歟。惟我國人當測知外人用意所在，謀抵制以競爭，庶不致他日轉爲他人所阻遏，此內河行輪，當軸所當妥爲應付者也。

第六、七爲商標及版權。彼謂其寂然已死。版權誠未議及，若商標則由列國干涉，以致延期未行，何能以之咎中國，今欲中國遵約，亦自不難，商標展緩六個月，瞬即期滿，改訂一切，當可告成。其版權定章，亦不難隨時編纂，此兩事無關宏旨，皆可即時辦理者也。

以上七條，大抵皆中國本來應辦之事，惟礦務及內河行輪，則其間大有分別。其原始本爲予外人以特別利益，中國不能別有責任，且其事雖未嘗於中國無益，然以理而論，中國之利益，自應由中國保全，故對待外人，必先爲中國預留地步。本館非勸中國藐視該約，凡所云云，亦非專指該約而言。惟欲國民政府因英商有電告政府一事，就其所言以反觀省察，因悉各事之實情如何，其外人言之而不可輕率應付者爲何事，即外人不言，而亦應切實施行者爲何事，預爲圖慮，不致因物付物倉猝誤事，則中國之幸也。至所云中國官場多半經商，故因私利故而阻撓公利，此其言按之事實，殊多未合，亦可以不論。

二、外交報：論中英商約（註三）

通商立約，事本兩利，即互有利害，亦以相抵而平，未聞有損己以益人者。雖然，不可以例我國，我與英自道光壬寅江寧定約以來，改訂者凡三次，一、咸豐戊午天津條約，一、咸豐庚申京師條約，一、光緒丙子煙臺條約，皆構釁在先而締盟於後。前二次大沽、天津之役，後則滇案也，我氣已奪，彼欲方盈，蓋未有不失權利者，而況承庚子拳匪之後乎。吾聞開議之始，英人索二十二款，我商約大臣據理駁斥，閱六七月，猶無成議，迨有江寧、武昌之行，不數旬而全約遂定。何前之艱而後之易也，毋亦有不得不許之故耶。彼英人挾其方張之勢，乘我新敗之弱，以肆其無厭之求，乃其所得者卒僅此數，不可謂非我商約大臣之苦心矣。然庚子和約第十一款，明明曰商改，曰議商，則固不能強我以必從，彼雖力爭，我何不可堅拒也。吾料我商約大臣，當此約署諾之時，必惘然不安於衷，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四五八

而有不可明言之痛者，吾愈不能不爲中國悲也。旁觀所見，明於當局，事後之慮，密於臨時，吾非敢漫爲評議，亦聊附於芻蕘之末，冀當事者之覺悟，而不至再爲所蒙，且以告我國人，宜速謀補救之策耳。請先舉人人之所視爲有利者言之：

一、第十二款之允棄治外法權。治外法權之撓我內政，害不勝舉，英允棄去，詎不甚善，然英不允遽棄也，要我以先改律例，我律例誠當改，且既奉諭旨矣，英之所以蒙我者，即在與西國改同一律一語。律例爲物，由地勢、民質、政體、教宗而成，萬無可舍己就人之理，前二事由天定，無能移易，後二事則朝野上下，今方斷斷與西國爭，使我國律例可與西國改同一律，又何所用其爭乎，此必不能行者也，就令能之，尙須待英國查悉是否妥善，且查悉妥善等字，英文作 (Satisfied) 含滿意義，意在於彼，滿與不滿，有何界限，則治外法權之棄與不棄，亦無定也。且各國律例，亦自不同，我同於甲，必不能同於乙，使盡同於英，英棄其治外法權矣，其他諸國，能不棄乎。然諸國可曰中國律例與英一律，未能與我一律也，我又何說以駁之，諸國不棄此權，而謂英能獨棄乎？且整頓律例，我可自爲，而何必受英之協助，設各國欲圖自便，持此款以相要，攘臂而前，效尤踵至，則所改之律例，正不知成何景象矣。

二、第十三款之商酌教事。拳匪之亂，關於西教者最鉅，彼此商酌，正是兩全之道，乃英之所允者，不過派員會同查議，盡力籌策，純是空際盤旋，無一毫裁制真意。夫嫌釁滋事之能否不再復萌，民教之能否永遠相安，全視所商酌者而定，而約文中乃疊以 *if possible* 字先之。if possible 譯言如可，如可者未定之詞也，且須待各國派員，方肯照辦，各國不知何日始派員，即派員矣，正不知所會查所妥籌者爲何如也。

三、第八款之加稅。司農仰屋，方咤無策，此事有成，歲入頓增千數百萬，誠國家之利也。然國家之利，仍以民人之利爲本，試問裁釐之後，我民究有實獲之利否乎？洋貨進口稅，值百抽十二五，土貨由此口至彼口，值百抽七五，洋貨稅重，土貨稅輕，似土貨可奪洋貨銷路矣。然有銷場稅以限之，此銷場稅，果能少於值百抽五否，吾不敢必也，是土貨在內地無利。

各國欲暢銷其土產也，往往免出口稅以輕其成本，我土貨出口稅，值百抽七五，絲筋至輕，亦值百抽五，以值

百抽七五或五之貨，與無稅者爭，未有能勝者也。況我天賦之產，又爲他國人力所奪乎，觀日本、義大利之絲，印度、黑海之茶，可知矣，是土貨出洋又無利。

洋貨盛行，我能倣造，亦大利也，乃又以出廠稅限之，或謂此稅行，可以杜洋商在華之製造，可以保值百抽十二五之進口稅。不知洋商製造，不過通商口岸，華商製造，可徧二十一行省，即謂華商製造，時尚未至，則洋商在通商口岸製造，我正可藉資學習，且可多銷生料，多養傭工，以主待客，勢本至逸，而何必堅拒之乎。中國製造不興，則洋貨必來自外洋，進口稅誠可無繼，不知國家之所得者，百之十二五，而民人之所失者，百之八十七五也，反是而言，國家之所失者，不過百之十二五，而民人之所得者，即與在華製造洋商均分之，亦尚有百之五十也。民力既充，供億自易，而何必斤斤焉於目前之出廠稅，而自窒其生機乎，是華商倣造洋貨又無利。

由此觀之，則所謂利者僅在國家矣，洵如斯言，吾且以爲有害而無利。釐金病民矣，然受其直接之害者，特水陸之衝，行貨之商耳，其他皆間接也。若銷場稅，則城鎮村市，販夫販婦，皆將不免於留難需索焉，或謂本款第十節，以海關人員監察之，弊當可免，然合第五、第六、第八、第十一等節觀之，其所監察者，仍注重洋貨耳。洋貨既無可誅求，則官吏之慾壑，必將取盈於土貨，充其弊，內地必至盡銷洋貨，而不見一土貨。英員德貞駁義記洋行大班之言，謂銷場稅可由商民自繳，不必設官收取，然中國商民，不能直達於官，必有所謂紳士與胥吏者爲之聯合，紳士一土著之官，胥吏亦助官爲虐者也，而又何異於官辦乎，故吾謂銷場稅之病民，甚於釐金。

四、第十四款之禁止米穀運出外國。此事本背計學公理，至於同國之內，禁其流通，則尤爲可哂矣，然爲目前計，爲一隅計，亦自有所謂利者在也，但如約言，則吾恐目前之利一隅之利而亦不可得。約文中國若先於二十一日前出示禁止米穀等糧由該處出口，各商自當遵辦，倘船隻爲專租載運米穀而來，若在奉禁期前或甫屆禁期到埠，尙未裝完買定之米穀者，仍可准於禁期七日內，一律裝完出口等語。蕪湖、鎮江，爲米穀出口最多之處，船由上海開往，不過一二日，是禁期之前，綜有二十六七日，可以暢行裝購，迨屆禁期，儲積已罄，又何所用其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四六〇

禁也。約文倘於既禁之後，如准無論何項米穀載運出口，則應視該禁業已廢弛等語。向來南方各省，禁米出口，祇禁粳米而不及糯米與雜糧，今如約言，是必均禁而後可矣。夫禁米云者，必禁於有米之時，而非禁於無米之日，有米而禁，不過欲米價之常平，常食之米之價既平。則其不常食之糯米及雜糧之價必愈賤，賤則不能出口，一出口而米穀之禁遂弛矣，官即覺察，欲申前禁，又須另行出示，迨至四十二日後，始能照辦，是比前二十一日之限，更逼進一步也。總之，層層箝制，毋非使我此令之不能行，而猶曰我國能禁米出口也，又誰欺。

凡此皆人人所視為有利者也，使果有利，吾亦歡欣鼓舞之不暇，而何必為此不祥之詞，無如愈推尋而愈查邈也，所謂利者且如此，反是者更可知已。失利之事，凡分二端。一損主權，一妨民生，請先舉其損我主權者：

一、第四款之遵守公司章程，此款行而英人將以其法律管轄我中國人之資財矣。今華人經商置產，已多借用洋牌，嗣後外人權利日長，設廠列肆，華人必愈樂附股，以實能受法律之保護也。約文倘不遵辦，致被公司控告，中國公堂，應即飭令買股分之華民，遵守該章程，當與英國公堂飭令買股分之英民相等無異。夫統曰公堂，必不僅止租界中之會審公廨也，凡中國公堂，皆將用英國法律矣，各國利益均霑，且將用各國法律矣，至約中英民如購買中國公司三句，不過聊以自解，不然，何以不曰英國公堂，應令英民遵守中國公司章程耶，且英民固不必購，我國亦無公司定律也，末二句，本係彼國已失之權利，讓我何妨。

二、第五款之修治川粵河道。河道有關商務，詎不宜修治，然此款行，而中國土地之權又將操於英人。廣州口岸泊船處整頓保持經費，由華英商民照卸裝貨物抽捐充用，將來貨物，必洋商占多數，宜昌、重慶水道，准由輪船業主，自行出資，安設拖拉過灘之件，將來輪船業主，亦必洋商占多數，洋商既占多數，必將引用庚子和約脩治黃浦河道局章程第四節辛字之例，反客為主。約文末如有可行條陳數語，隱為洋商承攬地步，上文業主，華人猶可廁身其間，至歸洋商承辦，且不費國家之款，則永歸外人掌握矣。

吾亦知國家度支不足，實無餘款與此工事，然我苟自為，亦可抽稅以償所費，不過暫時之挪移耳，而管轄之權在我矣，必推而遠之，何耶。

三、第八款之第三節，舊有常關，開單送英國政府存案，隨時移設，照會英國國家更正，是以我之常關，界諸英國政權之下也。民船、民艇及車輛，皆華民之所有，賦稅之權，自應在我，而約文乃言除應抽公道輕捐定爲每年若干按時征收外，不得另有抽捐，是強我爲其貨物平運價而已。

第五節，土藥爲我中國自產自銷之物，與彼國有何關涉，而應徵各項稅捐，必定爲一次交納，倘令分爲兩次，英必責我背約矣。又況局所住址，須開單照送存查，而猶曰無意干預乎？

第六節，鹽課亦我內政。約定辦法，尙無損礙，惟強改鹽釐名目爲鹽稅，是我國人運用己國文字，亦不能自由矣。

第七節，土貨由通商此口轉運通商彼口，徵稅多寡，與彼何干，而必限爲百之七五，絲餉減爲百之五矣。過內地常關，我何不可全征，而必限爲一半，試問彼英國在境內征土貨稅若干，在某地征若干，能容他人置喙乎？第八節，銷場稅征收與否，權應在我，與土藥食鹽無異，何必彼此訂明，且不特訂明已也，又申之曰祇能於銷售之處征抽，不得於轉運之時征抽，是直請命於英矣。至斟酌貨物種類，分別減抽加抽，亦須聲明，則主權不愈縮愈小乎？

第十一節，商人告發不合例之需索及留難情事，統洋商華商而言，洋商告不論以華商告華官，亦須會同英國官員查辦，不知英國於我，是何名義，且可由英國駐京大臣照請查察，則此後我國商人，皆將赴訴於公使，而本國詞訟之事，乃變爲兩國交涉之事，是又蹈教案之覆轍矣。誣告罰還查辦費用，尙可使商人稍知顧忌，至由公使照請查察，則商人必逕達公使，公使即以商人所告爲憑據，卽有不確，豈能罰及公使，而商人之計益便已。附件乙第一，加稅抵補百貨釐捐，不得挪作別項之用，預先奏定，自免各省臨時爲難，然一照會英使，則是我用我財，亦須聽彼指揮矣。

附件乙第三，派撥各省之項，留存海關，聽候撥用，以節運費，由督撫與戶部酌辦已足，何必向英使聲明，是我非特不能用我之財，且並無移動之權矣。

四、第九款之礦務章程，藉外人之資財，與我國之礦業，爲今日計，原非得已，然何必采擇英國、印度及他國章程

。倘以情勢不同，參以我國習尚，而不便於彼者，彼將謂是非英國、印度及他國所有而不認可也。且限之曰一年，申之曰迅速，是直逼我修改章程也，此章程非他，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初八日我皇上硃批依議者也。彼欲修改，則竟修改矣，而猶曰於中國主權毫無妨礙乎？

五、第十款之內港行輪，附件丙三、英商可隨時前往內河行輪處所租棧房，察視生意，既云察視，自不能不少有停頓，此公司之洋人未去，而彼公司之洋人又來，與居住貿易何異。教士職司宣道，猶不免干預地方公事，商人在牟利，而謂真能無減損妨礙我管轄華民之權乎？

四、如有淺水河道，恐因行輪，致傷堤岸以及相連之田地，中國欲禁止小輪行駛，必知會英國官員查明，試問此堤岸，此田地，究屬何國？

七、商人有意於商船未經到之內港，設輪行駛，報明稅務司，轉稟商務大臣，會同該省督撫體察情形，迅速批准。曰批准，則必不能斥駁，曰迅速，則必不能延緩，而何以又云體察情形。按英文上下兩句，亦不聯貫，惟下句用Shall字，含必須意，是仍專注批准也，上文報明稅務司，英文係Intimation，並無候我體察之意，直是彼命我從而已。

請更舉其妨我民生者：

一、第三款之民船載貨，稅數少於輪船，正是我善於抑揚之處，既與輪船同一稅數，則輪船捷於民船，而現有民船皆廢。

二、第六款之關棧，此事於民無損，然以商棧改充，專及英商而不及華商，是又以華商讓英商矣。

三、第八款之第三節，民帆各船，出入通商口岸裝載之貨，所納稅項，不得少於輪船裝載同類之貨所納進口正稅以及加稅之總數，與第三款同一用意。

第七節，絲舫出口正稅不逾值百抽五之數，其在中國內銷不出洋之絲舫，則按第八節納銷場稅，外人買踐絲，而我買貴絲，而機杼之利，又爲所奪矣。

第八節，銷場稅不得稍於運往外洋之土貨，有所妨礙，而運至通商口岸之土貨，在本地銷售者，則報明常關征

抽銷場稅，於出洋之土貨則寬之，於內銷之土貨則困之，是無異自扼其吭而與人以食也。

第九節，華商在中國各處用機器製造與洋貨相同之貨，均須完出廠稅，不能援官廠免稅之例，則欲華民之製造洋貨甚難。

四、第十四款之內港行輪。附件丙一、英國輪船東可在河道兩岸租用棧房碼頭，已幾幾有內地雜居之勢，且不指明地方，則凡沿河數百千里，皆可租用矣。又不限定里畝，使臨河無屋，則深入數百里，皆可租用矣。地方官預備之說，不過徒作觀筆，不然，何整頓廣州口岸泊船處，必向商人卸裝貨物抽捐充用，宜昌、重慶間安設拖拉過灘之件，必由輪船業主自行出資乎？

四、中國禁止英國小輪，行駛淺水河道，華輪亦應一律禁止。總之我華民之衣食必應分與英人一分，否則均不許得，是我大清國之土地，無異與英人共之矣。

八、輪船由口岸至內地，並由該內地處駛回口岸，可在沿途所經貿易各埠，上下客貨，與由內地至內地，有何區別，不過須多行若干水程，多攬載若干回至通商口岸之客貨而已，而凡所經貿易各埠華民船隻之利，不已爲所奪乎？當此權利競爭之世，人人有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之見，而我之所失，乃不止於尋丈，其將何以自存乎？吾國人之智力，亦非真不能自存，顧國家不爲之保護，而又任他人之有國家之保護者，入而奪之，彼通我塞，彼聚我散，螳螂怒臂，豈能當車，故人皆受通商之利，而我獨受通商之害。互市以來，五六十載，民困日深，國力日絀，可以證也，至於今，雖欲保護而不能矣。外人之勢力，愈推而愈廣，即我國之權利，愈剝而愈竭，不見約中所載海關管理之事乎？請臚舉之：

一、第二款，存票向由監督經理，今歸海關發給。

二、第五款，宜昌、重慶間輪船業主安設拖拉過灘之件，候海關核准。

三、第七款，保護英商貿易牌號，南北洋大臣各在管轄境內，設立牌號注册局所一處，派歸海關管理。

四、第八款，第九節，洋商在中國通商口岸或華商在中國各處用機器紡成之綿紗及製成之棉布，完出廠稅，由海關征收，凡別項貨物與洋貨相同者，若洋商在通商口岸，或華商在中國各處，用機器造成者，亦按照以上章程辦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二日

四六四

法辦理。

第十節，每省督撫，在海關人員中選定一人或數人，商明總稅務司，由該督撫派充每省監察常關、銷場稅、鹽務、土藥事宜。

第十一節，商人告發不合例之需索及留難情事，中國派員一名，會同海關人員一名，職位相等，查辦其事。

五、第十款，附件丙七，商人有意於商船未經到之內港，設輪行駛，須先向最近口岸之稅務司報明。

六、第十四款之禁米期內，如運漕米、軍米出口，應於海關冊簿內，逐日登記進出若干。

第二款及第八款之第十一節，事均與海關相牽繫，畀以事權，尙無不可，若宜昌、重慶水道安設拖拉過灘之件，明明係地方水利之事，應候地方官核准，必候海關者，欲其助洋商而抑華商也。牌號註冊局，初本爲洋商設，行之既久，華商亦必附入，關道職司交涉，儘可責成管理，必歸海關者，既以便洋商，而又欲稅務司之管理華商也。商人設輪行駛商船未經到之內港，曰商船未經到，必係遠離通商口岸之腹地，自有地方官在，何不逕行報明，必向稅務司者，恐華官之駁阻，而欲引稅務司以爲助也。漕米、軍米，均屬正供，進出若干，該管官詎不知登記，必於海關簿冊者，恐華官之暗助吾民，而欲藉洋人以爲監察也。鬼蜮伎倆，盡人可見，然流弊所極，尙有界限，獨至第八款之第九、第十兩節，則其害不可終窮。洋商在通商口岸，華商在中國各處，用機器紡製紗布，出廠稅由海關征收，又做造洋貨，照章辦理，由洋商推及華商，由通商口岸推及中國各處，由棉紗、棉布推及別項貨物，聯爲一事，使不能分爲兩途，用意不爲不巧，不知出廠稅非進口稅，本不應歸海關征收，豈洋商應繳之稅，不能繳諸華官之手乎？即謂華官權力，不能及於洋商，則華商之稅，何不可征以華官也。華官誠不免病民，然有關心大局者，或能妙爲權衡，曲施其藏富於民之術，至征以海關，則未必有抑彼扶我之心，而值百抽十之數，取之將惟恐不盈，而內地華商之製造，必不能與通商口岸洋商之製造敵。且泛言之曰中國各處，總括之曰別項貨物，中國不用機器做造洋貨則已，造則窮鄉僻壤之遙，竹頭木屑之細，彼稅務司者，皆有權往征出廠稅矣，我地方官不幾同虛設乎？常關、銷場稅、鹽務、土藥，皆我內政，我督撫豈不能監察，何必選用海關人員，約文統稱海關人員，似華人亦可選派，然英文有 Foreign Staff 一字，明明專指洋員，是實以洋人監察我督撫也。始則僅監察征收，繼且將及於撥用矣；

始則僅監察此四事，繼且將及於凡有相關者矣；始則僅一人或數人，繼且不敷分布而添派矣，浸假而及於行政之權，浸假而及於用人之權，我各省之督撫，不幾同虛設乎。吾聞埃及之亡，由以政權畀外人，而實自整理財政開其漸，其先亦不過英之格辰、法之約伯脫二人爲之監督，後卒爲所束縛而不能自脫。埃王億斯米爾告英總領事，至有私產人權皆歸汝輩之言，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而不謂我之步其後塵也。

然則此次商約，竟無一不損於我乎，是又不然，第二款之定國幣，第十一款之禁莫啡鴉，不可謂無益也。然既爲一國，自應有一國之圖法，豈可待外人之請，而始定其制，亦豈可對外人表明允願，而自失其權。莫啡鴉之爲物，流毒無窮，誠當嚴禁，惟洋藥、土藥，充徧國中，徙止莫啡鴉之來，未免舍難就易。卽曰弊去太甚，事當漸行，而約中絕不道及鴉片，英蓋知我有永遠承受之意矣，而況約文聲明須由有約各國應允照行，乃可舉辦，則英亦非真欲禁止也。集中外賢智之輩，竭旬月研究之勞，而全約之益於我者，乃僅此二事，且猶不能盡無可議焉。嗚呼！吾不能不爲中國悲矣。

美總統羅斯福宣告，優待往美之華商及遊客。

本日，羅斯福總統頒發如下的命令：一、華工一律禁止入境；二、限外之商學遊歷及政府官員任便來往，予以最惠國待遇；三、已下令工商部，工人雖嚴禁，但不許苛待；對例准入美華人慎防騷擾；如有失禮於華人者，立即革職；四、此後使領所簽護照，移民局非有確據不得駁退，但使領簽證時須嚴加考察。（註四）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四冊，頁一三四—一三五。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十一日上海「時報」。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一冊，頁一六三—一八〇。

註四：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七七—一七八。

二十三日（六月二十五日）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委關炯代理上海會審公堂委員（註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日

四六六

清駐俄使臣胡惟德，任期屆滿，奉旨留任。（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七。

二十四日（六月二十六日） 美駐華公使柔克義照會清外務部，請禁止華人抵制美國華工禁約活動。

當新任駐華美使柔克義到達北京後，發現美國公使館中已有許多來自各地領事及美國人民的電報函件，報告抵制運動已蔓延到福州、廈門、廣州、漢口、天津及其他內地城鎮，他們恐懼如果中國政府不及時制止並將新約談判真像宣告，內地之無知人民將以暴力對付外人。因之柔克義於五月一日拜會慶親王，並於五月中旬及本日，兩次照會清外務部，請求禁止抵制運動。（註一）

清廷擬派專使參預日俄和局，商諸美國，美力阻之。

美政府答覆，中國不宜派專使干預和議，且當注意兩戰國之舉動，以爲進退。（註二）

廣東學政朱祖謀開缺，清廷以于式枚繼之。（註三）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七〇—七一。

註二：「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八。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中國事紀，頁五七。

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七日） 清廷議行立憲政體。

立憲的鼓吹，由來已久，早在光緒二十五年三月，梁啟超於「清議報」發表「各國憲法異同論」，就立憲君主與共和國加以討論，即已有提倡君主立憲之意。光緒二十七年四月，梁於「清議報」發表「立憲法議」一文，正式提出了君主立憲的主張。

立憲運動發於康梁而普及於全國上下。光緒二十八年，辦理商務事務大臣盛宣懷奏請取法日、德國體；光緒二十九年，革命派刊物「江蘇」、「浙江潮」的討論憲政譯著；光緒三十年張謇的積極鼓吹憲政，鈇良、徐世昌、端方、載振等的立憲言論，以及駐法公使孫寶琦的上書，使得立憲問題成爲輿論的中心，時之所趨，朝野上下均注意及此，致有光緒三十年五月的解戊戌黨禁事；光緒三十一年端方的奏請立憲，以及五大臣的出洋考察。（註一）

附錄：立憲淺說（註二）

中國改行立憲政體之說，近日已漸有端倪，本館昨者亦經論及之矣，而尙未覩有毅然決議之一日。夫在昔舟車之興也，猶待三世而始知其利，況以亙古所無之舉，乃欲以一旦定之，其必有無數躊躇而不敢發者，亦人情也。雖然，立憲之效果，語其閼義縛節，固非紙墨所能窮。然即以中國今日之形勢揆之，其所以爲對證之砭石者，亦歷歷可數矣。記者不審，請再以憲政之所以宜於中國者，撮其崖略而論之，冀以堅當軸之意焉。

一、對於君上之利益。立憲國之君主，有權利而無責任者也。雖曰權有所限，然其在內國，非猶是神聖不可侵犯者乎。且以今日之中國而立憲，則爲帝室所賜之憲法，究與歐洲諸國之強半出於民意者有殊，而實與日本之立憲同例。審是則立憲之後，帝室所享之權，仍可與日本天皇相擬，固亦不爲不足矣。夫以地位之安樂言，則愛烈珊德尼哥拉一世諸君孰與維多利亞以人民之擁戴言，則突厥之可汗孰與大不列顛之君主，而況專制之國，左右蒙蔽，上下隔絕，皇帝雖有絕大之權，然恆不足以舉之，則其權實已四移，而一身乃成爲孤立。何如立憲之國，法度修明，而其君主猶得善用其於憲法上所許有之權也。蓋專制之君，其權雖若無限，而實則猶之無權。

立憲之君，其權雖若甚微，而恆足厲行其實。是則由專制以變爲立憲，其君主宜若可無憾於削權矣。所慮者，憲法既頒，則皇室費與行政費不得不分，而宮中之出入，遂不免有所限制，然此亦不利於近習奔走之人之冒濫而取盈者耳，於帝室財用之贏虧，初無涉也。

一、對於官吏之利益。官吏若必以威福自恃爲得計，則亦不必言矣。若其猶以循分盡職爲心者，則試思一旦立憲之後，其俸入如故，（陋規雖在必裁，而廉俸亦必加倍，固足以相抵也。）其尊榮如故，而有預算決算之章程，則理財之事易，有地方自治之條例，則行政之責輕，以視今日文網束縛，責怨繁多，內困於刀筆，外憂夫清議，其艱夷固不同矣。惡勞好逸，避險就易，人情之常，度非至愚，未有不樂於此者也。蓋自立憲之後，而中材以下之吏，皆可以奉法守成，保其身名而毋虞隕越矣。

一、對於吏治之利益。憲法之關繫於羣治者極繁，必舉其詳，則將兼年累月而不能盡其說。本篇之意，但取證明立憲之宜於今日，其遠因近果，固不能一一具論也。今姑舉專制所生之惡果一二端，而與立憲之善果反鏡觀之。蓋專制之國，其臣之對其君，下之待其上也，其情不親，其利害不相共，於是則率以僞應，而蒙蔽生焉，賄賂行焉。其在立憲之國，人民爲國民，通國爲一家，其情親而其利害與共，無所用其僞，則蒙蔽之習除，賄賂之風戢矣。（非謂立憲之國，遂必無賄賂，然終較專制之國爲愈，則可斷言也。）專制之國，君之責於其臣也，無所不至，而官之取於其民也，亦無所不爲，彼暴斂橫征之事，侵漁中飽之風，固皆專制政體之所胎孕，極其弊之所至，則民既病而國亦隨之。假爲立憲之國，則君不能過責其臣，而官亦不能多取其民，政體既已判然，則暴斂橫征與夫侵漁中飽諸端，固皆有所督責矣。夫蒙蔽賄賂暴斂侵漁，固朝廷之所深惡痛絕，而近日明詔猶諄諄以爲言者也。乃追原其始，固與專制俱來，而欲去其弊，則舍立憲之外，更無他法，則徇利避害，固將何去何從矣。

一、對於行政之利益。今朝廷非不勵精神以圖治，然革新之效終不可得聞者，一言蔽之，政體不立而已。今朝旨之所頒布，執政之所諮謀，疆臣之所計畫，以及卿士百僚所奉行，非不曰興學乎，然興學之事，首貴教育普及，而以不立憲之國，其民無國民之資格，於國無與，則亦何以教育普及爲也。且既學矣，無論其所師承爲英法

，爲德美，其所講肄爲政治，爲法律，而以用之於專制政體之國，則其不適用斷可知也。然則欲興學曷不先改政體也。非不曰練兵乎。然果欲練兵，必行徵兵之制，使全國皆兵而後可。否則朝募一軍，夕編一隊，欲以與他人之舉國爲兵者，相見於疆場，竊未見其有功也。而以不立憲之國，其民既不足以爲國民，卽對於國家無保衛治安之責，而欲以徵兵之法行之，其不揭竿而呼者幾何也。且夫兵者固所以置之於必死之地者也，故雖羅金珠，耀冠服，列於其前以爲招，然不能以是之餌，而使人蹈死不顧。何也？財祿固其所貪，然終不敵其視生命之重故也。必欲其以生命之重易之，則惟有一物焉，所謂愛國心是矣。彼歐美日本之兵，所以敢死無前，亦賴有此而已。而如俄羅斯之兵，則不可得而語是。蓋愛國之心之有無視政體之立憲專制以爲判，不待言矣。然則欲練兵曷不先改政體也。非不曰理財乎，今以中國賦稅總入之數，持與列國相衡，不可謂取之之多也。而今日之民，其輟蹙而呻吟，已若是矣。又以列國之公債，與中國今所欲募者計之，其爲額尤倍也。而中國之民之相拒而不納，又若是矣。以彼平日既不知國爲衆人之公產，且已亦有預焉，一旦乃欲以其銖積而世守之之財，與夫胥胝而入之息，授之於不相涉之人，投之於不可知之地，則亦胡可得也。且也專制之民，匪惟不思其國也，抑亦不信其國，此固積威勢之所致也。今使政府欲設銀行，而召天下之人以購其股份，則人將懼其成本輕提，而揣戒不敢從矣。又或欲修鐵道，而勸天下之人以投其資本，則人又慮其子金難必，而觀望不欲前矣，此實中國今日之現勢也。夫民之重視其財，固所以保其生命之源，使非立憲之成效大明，則民財終不可得而集，有斷然矣，矧以專制之國處之乎。然則欲理財曷不先改政體也。夫以興學、練兵、理財三者，爲今日鼎立之三大政策，舍是莫由，而其不可須臾離憲政也若是。是則立憲之事終不可免，當國者無庸早自定之乎，記者未嘗學問，於憲法之精詣，非所具知。然以其平日之所親聞，證之以今日中國之世事，而其必不可外，已若是之彰彰矣。抑更有言者，立憲之事，勿徒望之國家也，尤必國民之能力，足以副立憲之資格而後其效可言。與立憲政體相維持者，地方自治政體也。既以立憲爲望，則於地方自治之實，不可不力舉之，此在吾民之所自爲，而非官吏所能掖導者已。至於憲法之美備，首推英國，然英國憲法，爲不成文之憲法，苦無專書可考。而日本當日之編定憲法也，實頗以德國爲宗。然則今日中國學子，欲研究憲法學，其將遠探德意志聯邦之通例，而近取日本學者之粹言乎。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飭各省禁止會議抵制美國華工禁止續約。(註三)
清駐法使臣孫寶琦奏派員往安南交涉減稅事並激勸華僑。

清駐法使臣孫寶琦派道員嚴璩、主事恩慶前往安南，會晤法國中印度總督，商僑民減稅事，並激勸華僑設立商會，廣建學堂。孫寶琦奏文如下：

「安南自屬外國後，設防造路，接壤滇桂，實逼處此。自日本戰勝俄國，法人大恐，慮日本襲取安南，尤慮中國與日聯合，故年來運兵運械，不遺餘力。近來政府議院知兵力之不足恃，咸謂宜聯結中、日兩國，格外和好，不使生釁，並優待安南土人，方為可恃，故其暱我之意，似非偽為。安南各埠，中國工商人等十餘萬，向未派有領事，故有種種之苛稅。前任使臣薛福成曾與該外部商議免稅而不得，臣到任後，復與該外部申論，許以商之藩部，藩部行查中印度總督，迄未定議。臣探知法政府決無阻撓，印督以須另籌一款相抵，故未能遽行定議，趁此法人蓄意暱我，或可極力辦到。臣現派道員嚴璩、主事恩慶前往安南游歷，往晤中印度總督，催詢此事，以期必成。至於華人僑居者，大都椎魯無文，商情渙散，以致不能與他國商人爭勝。臣責令該員等前往各埠，激勸衆商，設立商會，廣建學堂，以期商業蒸蒸日上，有以自立，永不受侮。查各商大半籍隸閩廣，將來必須與閩廣保商局妥商善後之策。俟該員等考查完竣，前往福建廣東，稟商督臣，詳籌切實辦法，以副朝廷軫念僑民之至意，報聞。」(註四)

湖南洋務局請停辦長沙礦務公司。

湖南洋務局詳請照會英國，謂在英註冊之長沙礦務公司不合條約章程，請即停辦，以免糾葛。(註五)

日俄兩國定期派員往美華盛頓開議和局。

日俄兩國，定於西曆八月初旬，在華盛頓開議和局，日本擬派伊藤侯爵及小村外部為全權大臣，俄則派納里道夫及羅善為全權大臣。(註六)

清廷訂六月初二日在保和殿考試出洋留學學生。

考驗出洋留學生分爲兩場，第一場按照所學科目分門發問，第二場以經史命題作論說兩篇，覘其學識。本日，經禮部尚書溥良等奏定，六月初二日在保和殿考試，屆期由欽命經史論說題各一道，由監試大臣臨時宣示。（註七）

註一：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三〇〇—三一二。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九日「中外日報」。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六九。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三八。

註五：「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一號，頁一一八。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二一。

註七：中山博物院藏「外紀檔」，五月份。

二十六日（六月二十八日） 清兩廣總督岑春煊等致電外務部，請力阻美國施行華工禁約。

粵督岑春煊、巡撫張人駿致電清外務部稱：「俯念此事上關國體，下爲商民生命所繫，力向美使拒阻，並電駐美梁使合力堅持，冀將此苛約設法挽回，大局幸甚，粵民幸甚。」（註一）

按：旅美華僑以粵人爲最多，岑春煊是廣西人，又身爲粵督，對於此事自較關切，加以他生性耿介，對於不合理的事每不妥協，因之在拒約運動的後期，他的態度和行爲，便成了美國駐華使領人員對付的目標，抗議的主題。（註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七日

四七二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六七。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六七。

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九日） 清廷調兵部左侍郎銖良為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

；調戶部右侍郎增崇為兵部左侍郎。（註一）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請外務部阻止日軍由新民屯築行軍鐵路至法庫門。（註二）

清外務部電令各省督撫，請勸導民間緩和抵制美國華工禁約運動。

本日，清外務部向南北洋大臣，四川、兩湖、兩廣總督，安徽、山東、江蘇、廣東、江西、浙江、福建巡撫發出電令，內云：「各埠華商因美禁工續約，建不購美貨之議以為抵制，並紛電本部請勿簽押。

查工約前由梁使擬稿送達美外部，乞未定義，柔使到京晤談及此，詞意和平，並未迫我簽押，且允電政府商改禁約。該商等深恐急切定議，羣謀抵制，或登報紙，或送傳單，原屬激於公憤，但恐匪徒藉此煽惑愚民，致茲他變，務希實力開導，將本部現在商辦情形曉諭各商，以釋羣疑，是為至要。」（註三）

按：此電是由於袁世凱之建議及美國的要求而發，但只說「實力開導」，並無禁止辭語，顯然是在敷衍美國，當然也有防止暴亂之意。（註四）

清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請改撫民廳為直隸廳。

河南省浙川廳本屬南陽府管轄，近經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請改為直隸廳，而撥內鄉一縣隸之，已由政務處議奏允准。（註五）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一一。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三冊，頁三五。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七一—七二。

註四：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七二。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八期，內務，頁一四三。

二十八日（六月三十日）

清廷命戶部右侍郎銑良、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會辦練兵事

宜。（註一）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設江北學務處。

江北各屬學務漸興，署兩江總督周馥以地方遼闊，非有總匯之處，必致漫無稽考，特於清江浦設立江北學務處，即以淮揚道總理其事。（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一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九期，教育，頁二四二。

二十九日（七月一日）

清廷派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充政務處大臣。（註一）

清廷開復已革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齡原官，交盛京將軍趙爾巽差遣委用。（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一一。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五，頁一一。

三十日（七月二日）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聯銜奏請

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五月三十日

四七四

當張謇遊日歸國，受到日本憲政的鼓舞，便積極鼓吹憲政，光緒三十年四月，曾代張之洞擬立憲奏稿，並致書袁世凱。督撫中之言立憲者，以袁世凱最激進，袁自戊戌年與光緒結怨，亟謀立憲，曾屬貝子載振請之。本日，袁與周馥、張之洞聯銜奏請自今十二年後，實行立憲政體。清廷爲了表示對政治改革的重視，遂有派遣五大臣分赴歐美考察，並置考察政治館之舉。（註一）

註一：張玉法：「清季的立憲團體」，頁三〇七、三一二。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六月

初一日（七月三日） 清外務部尚書那桐往見英、日、俄三駐華公使，陳明中國對於日俄和局之意見。

六月初旬，清廷向日、俄及各國駐華公使通告，略謂：將來日俄和款所有關涉滿洲之條件，中國無服從之義務。駐華日使當即覆答云，和約應由日俄決定，貴國此際惟應信賴日本，不必危懼，日本爲保全東方和平起見，自應出以光明正大之處置。（註一）

駐日使臣楊樞電告清廷，日本決無占據滿洲之意。

駐日使臣楊樞致電外務部，略云：

「日本政府對付我國，頗形和平。向東三省並無包藏禍心，若得驅逐俄兵於滿洲外，以保持亞東和局，則必由滿洲撤兵，與我國同心協力，以振興亞東之頹勢。但俄國前所占之利權，日本或不免向我國要求，是不得已也。若當此時事孔棘之時，請歐美列國干涉戰國，不但買戰國之怨，亦且藉列國以口實，反蹈乙辰之覆轍，殷鑒不遠，可爲寒心。」（註二）

日本在大石橋、牛莊、海城、鞍山站、遼陽、蓋平、賽馬集、鳳凰城等處，改軍政局為民政局。

日本政府簡石塚英藏（現任台灣總督府參贊官長）爲滿洲占領地民政長官，又簡關屋三郎（現任台灣總督府祕書官兼參贊官）、小島源三郎（前內務省參贊官遼東守備軍司令部隨員）爲占領地民政署事務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初一日

四七六

員，先於大連灣創設民政署，然後漸次在金州、瓦房店、蓋平等處設立分署。（註三）

清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英國福公司總董哲美森，簽訂設立山西鑛化廠，暨合辦山西鐵礦合同。

合同規定，中英合辦山西孟平澤潞鐵礦以及化鐵需用的煤礦和鍊焦爐，福公司並答應，各處煤礦，如中國亦願與福公司合辦，屆時由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再行商議。（註四）

英駐華公使以江西學政黃均隆所出試題排外仇教，照會清廷查辦，清廷從之，予以申飭。

江西學政黃均隆於本年三月在鄱陽、德興兩縣考試，所出策題爲：「外人華服傳教，謀殖民於中國，藉便私圖；中人西裝游學，受教育於外國，輒多流弊，國勢既殊，人心亦異，亟宜昌明聖道，保合民德策」，英國駐京公使以其策題頗有鼓動士民仇教之意，遂照會外務部，請予查辦。（註五）本日，清廷電旨申飭云：

「江西學政黃均隆考試策題，措詞失當，恐鄉愚無知，致有誤會，於地方大有關係，黃均隆著即申飭。」（註六）

揚州鄉民擊毀招商局、英商順昌、日商大東小輪船之坐船。

光緒二十九年夏間揚州八里鋪地方，因小輪決隄，民房淹沒，以致鄉民聚衆鬧事，後經鎮江關與英、美領事議定，凡江水漲至一丈二尺五寸，小輪行抵鎮署前，即須停駛，以免有礙在案。惟近日各輪商仍有違章行輪者，故該處鳴囉聚衆，見有拖船經過，即磚石交下，以致英商順昌、日商大東及招商局三

家大受損害，除招商局巡稟常鎮道外，其英、日商人均已請由該管領事出場理論。（註七）

清練兵處奏請以各省新軍皆名陸軍，以保定所練常備軍為陸軍第一鎮。

清練兵處奏：「各省新練之軍，皆名陸軍。按省分先後編排數目，以保定所練京旗常備軍，為中國陸軍第一鎮。」（註八）

清會辦關內外鐵路大臣胡燏棻赴張家口，測勘京張鐵道路線。

由北京至張家口鐵路已於西曆五月初旬開工，歸清直隸總督袁世凱等管理，作為關內外鐵道之支線，其總工程師為詹天佑，線路從豐台起經居庸關而至張家口。（註九）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二〇。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五。

註四：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二二九。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註六：「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

註七：「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三四。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五九。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七期，交通，頁七八。

初二日（七月四日） 清帝親臨保和殿，舉行第一次出洋畢業生考試。

清廷為提倡新學，造就人才，一面開設學堂，一面派遣學生出洋留學。而此時科舉之法依然仍舊，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初一、二日

四七七

爲免新學出身者無進身之階，乃於本日在保和殿考留學生，中式者則賜以進士與舉人出身，儘先拔用。

此次留學生殿試，經論題爲「楚莊王曰討人蒐簡軍實論」，史論題爲「漢武帝詔求奇材軼能可使絕域者論」。與考者十四名，全爲留日學生。（註一）

茲節錄順天時報「論殿試留學生」如下：

「殿試昉於漢之對策，而定爲制科，則自唐宋以來，然宋猶有博學鴻詞、賢良方正、經明行修等各大科與制科並行。迨明以降，非南宮貢士，例不得與殿試。本朝沿明制，制科以外，別無他途，士之策名天府恭奉廷對者，舍雋南宮貢禮部未由也。……故殿試者，爲國家取士之大典，爲士子致身之殊榮。時至今日，科舉既窮極無復之，當軸久視爲無足重輕之具文，而且猶非貢士莫能與也。

今乃忽破從來之常例，而留學生居然得與殿試矣。夫學生豈必以殿試而加榮，亦惟其學而已矣。惟是國家既欲用其學術，自應登進其人，而隆其禮數，誠得其人，三薰三沐可也，而奚靳此尋常制科之殿試，而不爲留學生特開其例哉？在留學生豈必以殿試爲引重之具，且有力求免考以自重者矣。而在朝廷之待遇學生，其禮數則誠已隆重優渥，有加無已，其於學生固榮以異常之光寵矣。吾不識身受之者，果引爲榮譽而泰然自足，欣欣然視爲富貴利達之基礎乎？抑亦欣然自視，瞿然若驚，惴惴然思有以自効於國家而克盡其責任乎？在國家之所以寵遇留學生者，豈不曰時局艱危，思得人才以共濟也，國家之對留學生則爲榮寵，留學生之對國家則有責任，陳國民分子之高義，責任固不因寵遇而始生，而既已被其寵遇，則伴寵遇而生者，其責任尤將倍重也，矧乎上有國家，下有國民，旁有師友之規勉，清議之監督，更有社會之屬望，學界之斷斷，明有十日十手，幽有寤寐影衾，其所爲答四恩而盡己職者，知諸君必確有以自信而操之綽然也。洵若是也，吾不暇爲諸君賀，而深爲國家慶矣。惟是殿試留學生，而以策論，此則記者所不敢苟同者也。夫尋常制科貢士之廷對，其人本非習於政法制度、嫻於掌故者也，則且臨軒發策，問題如其博深宏大也，彼敷衍之文字，本無足觀也，然而問題則既博深宏大矣，彼貢士者優爲策論耳，尙不試以策論也，今留學生非習爲策論之人也，其所學豈不曰法、政、理、工、農各科乎，則胡不即以所學試之耶？而願試以策

論，何其施之悖歟？此說者所不敢苟同也。

嗟嗟！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東瀛留學，其數八千，顧何以吾不欲聞之言，時時觸我耳鼓乎？吾願留學諸君，湛深科學，勤求知識，辟鍊器幹，淬厲精神，而勿置且塵上也，而勿墮落暴棄也，而勿蕩佚檢束也，而勿腐敗庸妄也。嗟嗟！留學生上有國家，下有國民，如乘膠舟，如納溝瀆，諸君之所以求學與國家之以資遣諸君者，豈不曰學以爲康國拯民之具乎？諸君奈何勿思，諸君奈何勿奮乎？」（註二）

俄國照會清廷，不承認張家口、庫倫開作商埠。

俄國駐華公使甚恐日俄戰爭和局定後，清廷若再議開庫倫、張家口等處爲商埠，則俄國不能獨佔利權，故提出抗議謂：「我俄國於此等地方與貴國通商貿易，歷年已久，較其他各國關係至重且大，故貴國宜全邦交，勿庸開埠。」等語。（註三）

按：俄國月前已經交涉，反對此事，今又照會外務部，阻止開埠，可知其重視張家口、庫倫之用意。

俄駐華新使璞科第到北京，聯芳代慶親王訪之。（註四）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三日「順天時報」。

註三：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五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五九。

初三日（七月五日） 清署盛京將軍廷杰向日本官員商議索回山海稅關。（註一）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電政務處，東三省問題當與日本協議，勿請各國干預，致生枝節。（註二）

清外務部咨行各省督撫，遣派學生留學美國海陸軍校。

清廷外務部准駐美使臣梁誠咨稱：查美國海陸軍學校收入外國學生，必以中央政府照會為憑，嗣後各省如有遣派海陸軍學生，應由該督撫咨請貴部，轉行出使大臣照會該國外部，以符通例。（註三）

清廷命湖廣總督張之洞督辦粵漢鐵路。

清廷命鄂督張之洞，為粵漢鐵路督辦大臣，立總局於湖北，設分局於湖南、廣東。（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五九。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五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九期，教育，頁二四六。

註四：「張文襄公年譜」，卷五，頁一六。

初四日（七月六日） 清駐俄使臣胡惟德照會俄國政府，關於日俄議和，凡未與中國商定者，不能承認。

清駐俄使臣胡惟德關於日俄議和事，照會俄政府，其文如下：「頃奉本國外務部電開：貴國與日本國不幸失和，本政府時深惋惜。現聞將開和議，復修舊好，本政府不勝欣幸。但此次失和，係在本國疆土用武，現在議和條款內，倘有牽涉中國事件，凡此次未經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認，除分電駐紮各國使臣知照各國政府外，特飭向貴政府預為聲明」等因，希即照會外部。（註一）

清外務部同時亦照會各國駐使及日俄駐使，作如上之聲明。（註二）

俄使璞科第謁見清慶親王弈劄，要求庫倫至張家口鐵路建築權利。（註三）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〇。

初五日（七月七日） 孫先生文由新加坡過西貢赴日，並致函陳楚楠，謂：革命時機已成熟，宜準備早日發動。

陳楚楠爲新加坡之富商，別號「思明州之少年」，福建同安縣廈門人，有商店曰「合春號」，經營木廠及罐菓業，與友人張永福、林義順等，咸具革命思想。（註一）本年五月初九日，孫先生文自馬賽赴日本過新加坡時，曾由尤列之介，晤陳楚楠、張永福、林義順等，計劃革命運動。

孫先生文由新加坡過西貢，未耽擱，即赴日本。在西貢時曾函陳楚楠，謂：「星洲一會，欣慰生平，惜爲時匆匆，不能暢述一切爲憾。弟今不停西貢，直往日本，先查探東方機局，以定方針。方針一定，再來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團，以圖早日發動。今日時機已熟，若再不發，恐時不我待，則千古一時之會，恐不再來也。……西貢人心亦大開，已有同志欲創一報館於此，以聯絡各埠之聲氣，惟不知辦法及欠缺人員。弟今許助補此兩缺點，大約二、三個月後由東京南回，則此事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註二）

日軍登陸庫頁島，旋將該島完全占領。

自俄人以千島之地易日本庫頁島，而庫頁遂隸俄國版圖。癸卯釁起，迄乙巳俄師連敗，正日人光復

此島之機也。本日黎明，日本片岡中將率艦隊抵庫頁海面行掃海事畢，即以運兵船與艦隊之一部駛近海濱，而聯合海軍之校隊即時登陸，毫無阻礙，遂依預定之計，攻占沿海地方，陸軍校隊亦同時登陸，以爲海軍之助。時可殺克夫城南面高原之俄兵，礮擊日軍掃海艦隊，日軍不爲却，從容竣事，一無受傷。翌日晨，日艦三艘、魚雷艇兩艘，奉令往助陸軍攻擊可殺克夫，迨經駛至，而俄軍已焚城遁，其地遂爲日本陸軍所占。午後二鐘，日軍掃魚雷艇駛入蘇羅烏加海灣，俄軍礮臺以野戰礮對之猛擊，日艦還礮相攻，俄軍不敵，礮聲漸沉，蘇羅烏加遂爲日軍所佔，俄軍既失可殺克夫，即退至福雷喀（在可殺克夫北七英里）附近之處，日軍往攻，俄兵皆無守志，更向佛拉底謀羅夫加（在可殺克夫北二十英里）及伯里幾宜異而退。初八日日軍追蹤往攻，復將俄軍擊退，佔領其地。惟時俄軍總隊已退至達里宜異西北之陣地。初九日日軍益悉銳進攻，相持一日，至初十日俄兵不支，齊向摩喀而退，於是庫頁南部全爲日軍所得。是役俄兵被俘者八十人，失礮五尊，子藥無算，日兵死者七人，傷者六十人。（註三）

俄兵在吉林省擄去我官員王立山及紳商三人。

吉林省官員王立山，紳商劉康平、趙常清及其子趙同貴，因憤俄軍蠻野，不遵其命，故俄軍視該四人若仇敵，突派兵丁將其拘去，並籍其產業，謂係日軍奸細，將予處死。吉林將軍即電達外務部，請與俄使交涉。（註四）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冊，頁一〇六。

註二：「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三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軍事，頁二九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九。

初六日（七月八日） 清外務部請日本撤除擅在遼陽、海城、金州等地設立之民政局。（註一）

湖南省設督練處，改練新軍。

清湖南巡撫端方奏：湘省改練新軍，擬先酌練步隊一協，更定營制餉章，並設督練處派員經理，將原有營務處裁併，以一事權。（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〇。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四。

初七日（七月九日） 清廷命盛京將軍趙爾巽及新疆巡撫潘效蘇認真整頓地方事宜。（註一）

清駐美使臣梁誠電請開放滿洲。（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〇。

初八日（七月十日） 清廷以兵部尚書長庚為伊犁將軍，調伊犁將軍馬亮為烏里雅蘇台將軍，烏里雅蘇台將軍奎順則留京當差。（註一）

俄國包藏禍心，窺伺伊犁、外蒙古等處，此次失意於滿洲，頗有失之東隅收功西隅之計。即在哈薩克等處悉心經營，不留餘力。清廷屢次籌畫而無成議，適有某大員條陳請派材能大員前往坐鎮，以嚴備

兵防，本日遂有調馬亮任烏里雅蘇台將軍，長庚任伊犁將軍之命。（註二）

北洋開辦無線電學堂。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以電信隊爲行軍要需，特設電信學堂於小站東門裏軍械局，專講習無線電報原理及其應用方法。一切課程悉由管帶邱玉崑主持，而歸北洋兵備處總辦言敦源節制。計從各鎮調往之目兵共八十八名，已由上海聘定無線電教習二員，漢教習一員，並購定無線電機器四副。（註三）

浙江東陽縣屬天主教堂爲鄉民所毀，並戕殺教民。

浙江東陽縣屬寶山村鄉民，與教民因細故起釁，糾衆爲難，即將教堂及教民房屋紛紛搗毀，並聲言專與天主教爲讎，經該縣知縣將仇教情形稟告道府。（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五。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九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九期，教育，頁二四一；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期，宗教，頁五八。

初九日（七月十一日） 浙江士紳高爾伊設立寶昌公司，承辦浙省礦務案被撤銷。

浙江士紳高爾伊設立寶昌公司，向義商貸款開辦衢、嚴、溫、處四府境內煤鐵礦案，奉准已逾兩年，迄未照章勘明請照開辦，經浙江巡撫聶緝槩飭令撤銷。

附錄：清浙江巡撫聶緝槩咨呈外務部，浙紳高爾伊承辦礦務迄未開辦，暨撤銷原案辦理情形文。

（註一）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收浙江巡撫壽文稱：爲咨呈事。案准商部咨查貴部議准浙省紳商高爾伊設立寶昌公司，向義商沙鏢納貸款五百萬兩，專在衢、嚴、溫、處四府境內開辦煤礦鐵礦數處一案，現在該公司指明礦地，共有幾處，究竟已否開辦，咨請飭局速將高紳辦礦一切情形，詳細報部，以備考查而資接洽，此外已未開各礦，務將前發礦表填送等因，當即轉飭遵辦。茲據商礦局司道詳請轉咨前來卷，查浙東寶昌公司紳商高爾伊自向義國惠工公司商人沙鏢納訂立合同，貸款五百萬兩，開衢、嚴之煤，鍊溫、處之鐵，光緒二十四年夏間，即據來院具呈查核，當時原訂章程，浙東寶昌公司並無股本，悉取給於義國惠工公司，雖有借款之名，仍須發賣股票，是年八月廖前部院具奏，十月十六日奉路礦總局以既借洋款，又須售票，究竟有無的款，奏請轉飭按照通行章程，妥籌釐正，再爲核辦。二十五年自夏迄今，屢經該紳商以退減債三成，招集華股補足，其餘堅請仍照原章，均經劉前部院飭議未辦。二十六、七兩年，並無稟辦卷據。二十八年秋間，復據高爾伊遵照貴部礦務新章，逐款改定，稟請彙辦杭、湖二屬及煤油礦產，股本則又稱義商沙鏢納貸英國惠工公司洋款五百萬兩，續議退減三成，不復提及，經任前部院委驗所籌資本，十月間，僅據委員呈驗高爾伊與義商惠工公司沙鏢納原訂合同一紙，並伊使薩爾瓦葛原保款單一紙，當即奏請敕部核復，究竟有無現款呈驗，沙鏢納本爲有款出借之人，因何又爲轉向借款之人。惠工公司本係義商，因何忽又歸之英商？卷內均無可考，原奏亦未聲明，無從懸揣。二十九年正月，奉貴部議復剔除杭、湖二屬及煤油礦產，奉請飭令專在衢、嚴、溫、處四府境內，指明煤鐵礦數處，咨部核准，先行試辦，不得預佔四府全境，並令高爾伊與義商沙鏢納訂立合同，送部備案，抄摺咨行到浙轉飭遵辦。是年五月間，該公司稟由商礦局詳請給護美國頭等礦師詹美生，義國頭等礦師薛爾槐分赴勘驗，八月間，據商礦局轉報偕同該礦師等勘驗已畢，繳銷護照，並另摺報明已到者。衢屬之龍游、西安、江山三縣，嚴屬之建德、桐廬二縣，溫屬之永嘉一縣，處屬之麗水、縉雲、青田三縣，指定何處，如何開辦，迄未到院。及三十年二月，奉貴部以奏准年餘，曾否將礦產處所查勘明確，請領執照，咨行查明聲復。當經飭查，三月間，忽又報稱，由倫敦惠工公司專派代理人依德，帶同英國礦師寶銳克來浙屢勘，照案呈請給護。五月間復由商礦局呈復，據稱詹美生等前赴勘礦，因傳染紅癩痧時疫，未能遍歷，現在礦師寶銳克已由嚴歷衢，請俟四府勘畢，再行呈報領照等情。核與前文所稱詹美生等業已勘畢，先後歧異，且部咨係飭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初九、十日

四八六

查勘明礦所，來申僅稱礦師染症，未能遍歷，諸空語殊難憑以轉達，既經另聘寶礦師由嚴歷衢，並聲稱另呈繳費領照，則未到者不過溫、處二府，自應俟其另稟請辦，再行據以聲復，乃延宕十數月之久，絕無隻字稟報，遲至三十一年二月間奉貴部電，此案奏准已逾兩年，迄未照章勘明，請照開辦，飭令撤銷原案，始據該紳商高爾伊稟由商礦局詳稱，礦師甫經勘畢，並以前經申復，未經領照，不得謂逾限違背藉口請咨。當經本部院以此係奉貴部特飭銷案之件，未便再行咨請批飭遵照。嗣又接准英總領事照送惠工公司西蒙帖依德所訂衛嚴溫處礦務合同到院，又經本部院以高爾伊原向惠工公司義國商人沙鏢納貸款，並經取有義國公使薩爾瓦葛保款單呈驗，與現送合同所載英義二國商人不符，且案經奉部撤銷，自可毋庸再議，送還合同，照請飭銷各在案。此高爾伊衢、嚴、溫、處四府礦務迄未指定處所開辦，暨續奉撤銷之一切詳細情形也。茲奉咨查，除咨復商部查照備案，并將此外各礦另飭填表速送外，理合一併咨呈。為此咨呈貴部，謹請察照備考施行。

初十日（七月十二日） 清廷以戶部右侍郎鐵良兼署兵部尚書。（註一）

清練兵處議設參謀大學堂。

練兵處議設參謀大學堂，教授將兵衛國之學術，以備參謀處任使。

附錄：練兵處新定陸軍參謀大學堂章程（註二）

辦法總綱 一、本堂之設，以教授將兵衛國之學術，足備參謀處任使爲本旨。各省不得另設本堂名目，致有歧出之弊。二、學生額數暫設四十名，嗣後各軍立有規模，再擬續年增入若干，或另擬新章辦理，開堂滿三個月甄別，分爲一、二、三三等，即按等次給以薪水，並隨時升降，以示限制而資鼓勵。若始終惰慢不受裁成，應即由監督稟請降退。三、考選學生以二十歲至二十七歲曾由武備學堂畢業，蒙考列優等，志趣遠大，長於韜略者爲合格。四、各省畢業生前奏定章程內開由練兵處考驗，此次選拔參謀學堂學生應即於考驗時擇其合格者留堂，以免週折。五、前經畢業諸生，倘已派留差使在管帶以下情願入堂者，如能合格，准由該管將軍督撫咨送練兵處考驗，果堪送

派，除遵考驗畢業章程獎勵外，即准入學，以昭激勵。六、學生薪水隨時照等次支給，至原有差委之生，由本省派人代理，予以半薪，歸代理人辦公，其餘之半則給該生贍家，以示體恤。七、學生學業優劣應由練兵處詳細考驗，至其品行高下，斷難一時覺察，俟取定後，應由各省將軍督撫飭赴該管總辦或統將出具切實考語保結，倘該生行止不端，或有隱疾，即詳請撤換，如有徇情隱保，咎有攸歸。八、應考諸生無論相距遠近，限於某月某日前由該管將軍督撫咨送到京，聽候考驗，逾期不得附學。九、學期以三年為滿，屆時派員考試，按等次由王大臣親臨發給畢業文憑，兼賞給勳章外，仍奏請帶領引見請官破格錄用，以示優異。職守章程 一、監督綜理堂內一切事宜，有選聘教習、檢查學生、督率各員之責，凡章程因革、學課程度、薪費盈絀、員役進退等事，均應隨時規畫，稟請練兵處核辦。二、總教習總司授課各事宜，改訂講授課程及通籌切要之學術，隨時編譯成書，以便教授，且有獎勵學生之責，然其應辦事宜，須先由監督核准，然後施行。三、正教習商同總教習教授各課事宜，兼有稽查學生之責。四、兵學教習兼繙譯官，專授兵學與野外實行戰法及約束學生，並協同洋教習繙譯各事。五、馬術教習兼繙譯官，專授馬術與野外實行之術，並約束學生，調馴馬匹及協同洋教習繙譯各事。六、普通教習兼繙譯官，專授普通學術，並約束學生及協同洋教習繙譯各事。七、漢文主講兼編纂官講解忠孝大義與各國歷史，並商同繙譯官編纂各項功課事宜。八、文案兼編纂官，經理本科文牘，並商同繙譯官編纂各項功課事宜。九、雜務委員管理堂中庶務，以及銀錢出入、購置物件各事，凡應辦各件由監督派辦，額活各款尤應詳細造報，歸監督隨時稽查，以杜侵虧等弊。十、醫官管理堂中衛生各事，凡在堂人員遇有病症，統應調治。十一、司事幫同雜務委員料理各事。十二、清書繕寫各項文牘報冊等事。十三、書識謄鈔各項功課及名冊，兼照料刷印等事。十四、馬弁督率各夫，照料飼秣、保育療治馬匹等事。十五、馬目幫同馬弁料理各事。十六、差目司理傳遞公文，並考查各夫役得失等事。十七、刷印匠專印堂中功課訓條等事。十八、夫役伺候講堂操場臥室，並司理閹司廚餽馬等事。功課表式 一、本堂教育諸生，講求高等用兵術，研究原理，務使深造，以期精益求精。二、授諸生課以軍事學為主，並旁及普通學。三、每年輪定月課，以天氣適宜，學不瀆等為主。表如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初十日

四八八

輪 年		期 第一 年		期 第二 年		期 第三 年	
正至六月		堂		堂		堂	
七至八月		馬步 步馬 步礮 馬工		礮馬 礮步 馬礮 礮工		工步 工礮 工馬 步工	
九 月		堂		堂		堂	
二、野 外外 測戰 量術		二、野 演習外 兵隊戰 擊務術		二、礮 謀兵 旅射 行擊			
十月至十二月							

右表第三行所載第一行馬步礮工係指該生原學之專科而言，其第二行步馬礮工係言原學彼科，今調入此科，如第一年之步隊此年調入馬隊，學其實務，餘可類推，俟三年畢業，則將各科實務閱歷周到矣。又所載月分不能盡行上學，其間尚有休暇日期，詳在學規內。

四、內堂課業專修明各學原理原則，以適宜為主。五、外場課業專以隊中實務及野戰，並要隘、礮兵射擊、野外測量、野外實行戰術、參謀旅行等學，練習於實地為主。六、關於軍事之工場、礮臺、鐵道、軍艦等實行要術，及見學野外演習。七、各科學業如左：一、戰術學，從各兵初基戰術起，至統率指揮應行等事及海軍戰術大要。二、戰史學，近世戰史。三、參謀實務學，參謀之設，戎政攸資，陸海軍將領號令指揮，須其贊佐，凡軍隊演習之法，屯戍之事，輸送之宜，平日隨方運籌，戰時隨機計畫，皆應研究。四、地理用兵學，研究用兵時本國並鄰國之陸海地理及對壘交鋒利害關係所在。五、兵器學，從武器構造之要略，至其用法效驗、利害、得失並火藥製造。六、築城學，臨時布置，以隨方抵拒，因地營繕為主，久守布置以嚴設溝壘擇要隘為主，海岸要隘尤應注意編制。七、要隘戰法，陸地要隘攻守及海岸要隘各事。八、交通學，軍路、鐵路、橋梁、電信等軍事交通關要各項。九、馬學，

以知相馬及保育療治法之大略爲度。十、陸軍經理學，平時、戰時經理之法則。十一、陸軍衛生學，軍人須知衛生之法。十二、法學，中國法制考之大要及軍制本末。十三、萬國公法，平時、戰時國際法之崖略。十四、參謀旅行，野外大部作戰。十五、野外實行戰術，於野外爲戰術根本及枝隊用法。十六、隊中實務，各兵勤習初務及戰術。十七、野外測量，野外演習測量學。十八、野戰及要隘砲兵射擊，野戰及要隘砲兵射擊並戰術。十九、馬術，以巧技練習，俾控縱馳驟，純任自然。二十、洋文語言，兵文普通譯讀。二十一、歷史學，中古、太古之大略及現今世界史。二十二、地學，環球各國地勢之要略，及本國與鄰國山川扼塞之細致。二十三、算學，至初等重學止。二十四、格致擇要。二十五、博物擇要。以上所定各課，係指參謀生應學而論，倘各生尙有小、中兩學課程未經普通學者，應隨時體察擇要增補。額支經費 一、監督一員，由各科監督兼理，不另支薪。一、總教習一員，月支薪水銀四百兩，洋員充。一、正洋教習兩員，每月各支薪水銀二百五十兩。一、兵學教習兼繙譯官一員，月支薪水銀八十兩。一、馬術教習兼繙譯官一員，月支薪水銀八十兩。一、普通教習兼繙譯官一員，月支薪水銀八十兩。一、漢文主講兼修纂官一員，月支薪水銀四十兩。一、文案兼修纂官一員，月支薪水銀三十兩。一、學生四十名，每名月支薪水銀十六兩，共六百四十兩。三月前每名月給十兩，嗣後按每次考試等第發給薪水，一等每月二十兩，二等十六兩，三等十二兩，餘款存歸活款動支。一、雜務委員一員，月支薪水銀二十五兩。一、醫官一員，月支薪水銀二十兩。一、司事一名，月支薪水銀十六兩。一、清書一名，月支薪水銀十二兩。一、書識二名，各月支薪水銀十兩。一、馬弁一名，月支口糧銀十二兩。一、馬目一名，月支口糧銀六兩。一、差目一名，月支口糧銀六兩。一、刷印匠二名，各月支口糧銀六兩。一、夫役三十四名，內分馬夫十名，差夫二十四名，每名各月支口糧銀三兩五錢。一、油燭紙張及各生應用筆墨紙本公費，每月用銀一百五十兩。一、馬二十四匹，每匹馬乾銀六兩，蹄鐵藥費修理物件在活款支銷。以上每月共用銀二千三百六十八兩，按十二箇月合算，每年用銀二萬八千四百十六兩。

清商部批准吳紹堃開採京西善化寺煤礦。

吳紹堃擬開辦京西善化寺之煤礦，稟請商部，經商部批允開採。原批云：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初十、十一日

四九〇

「右批職商吳紹堃知悉。前據該職商吳紹堃稟辦京西善化寺煤礦，迭經本部以礦界四至未能勘明，先後行查順天府去後，茲據覆稱，詳勘此山煤苗，顯然，其睿王意公等墳，均在此山之東南，該職商圖內聲明開挖俱向西北，按圖按地若向西北開挖，於地方廬墓尙無窒礙等語。查該職商稟辦善化寺煤礦，本部核與礦章尙無不合，現既查明若向西北開挖，尙無窒礙，應由該職商另行出具切結，送部核辦。至應交保單圖說章程，前已據呈部在案，仰候核明填照給領可也。」（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教育，頁二七八—二八三。

註三：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順天時報」。

十一日（七月十三日） 清外務部議定付還賠款辦法。

清王公奕劻及外務部奏呈議定付還賠款辦法四條，一、議結從前鈔虧；二、議定嗣後還法；三、各國各有分別辦法；四、美款亦照各國辦理，並稱現已與各國使臣互換照會。（註一）其奏摺全文於下：

「臣奕劻等跪奏，為議定付還賠款辦法與各國使臣互換照會，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辛丑和約所載賠款關平銀四百五十兆兩，各國不允還銀，臣部業將先後議情形並另辦法三端，於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奏明請旨裁奪，奉硃批：著照所請，戶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臣等迭與各使函商面議，迄今又逾半年，始克就緒，緣與議和約者十一國，勢如連鷄，諸多牽掣，辦法或稍未平允，羣謀即不易僉同，故此事反覆最多，磋磨最久。前所擬三端：一、金價按月折中，一、鈔虧，免再計息，一、每月付款扣還息銀，各使俱謂前三年已付之款早經各本國兌收撥用，礙難照新擬辦法更改冊籍，祇允嗣後可設法通融，而前欠仍須索還，此在彼為有詞難與爭辯，為查各國銀行每屆還款之期，不免浮開鈔價者，三年內付過本利六期，據其銀行公會結算，虧欠已至一百四十餘萬鎊，經臣等詳加查覆指摘各銀行所定鈔價之不公平，各使始允以一百二十萬鎊合和約關平銀八百萬兩作為前三年虧欠之數，於

議定後一律清還，此議結從前鈔虧之情形也；至以後還款，爲日甚長，欲免鉅虧，必籌善後，原擬每月勻付之款未屆還期按月扣回息銀，各國已允照行。金價折中之議各使亦以爲公允，惟謂上海市面匯價常不能劃一，欲逐日開價折中覈算，恐無從定准，仍滋爭論，因議或照倫敦市面銀價用銀付還，或以金錢期票，或電開匯票，聽各國於此三端擇定其一。其期票、電匯票由中國不拘在何處及何銀行任便自購，以後每屆還期，照各國分票所載應付之數付清，自無所謂鈔虧，不必更議及鈔虧免利一節，此議定嗣後還款之辦法也。以上所議已定，各國皆願擇用電匯票，惟俄國與日斯巴尼亞願照倫敦市價付銀，而俄款最鉅，辦法尤宜詳訂，所有俄之盧布與倫敦之金鎊，其幣制比較若何，倫敦之溫司與中國之關平其權法比較若何，迭經臣部電飭江海關道與該國銀行董事詳細議定，又日本因該國在倫敦需用款項，請將嗣後應付該國之款電匯倫敦，亦按日本幣制較準合成英鎊，臣等詢探各國於俄日所議均無異言，始行照允，此則各國各有分別之法也。美國之款前允照銀數付還，此次各國將有成議，即聞美亦須援照辦理，當經臣部照會駐京美使聲明原議，據覆稱美政府願按照約載海關銀價接收，然亦有訓條聲明，若各國均照別項價值辦理，則美政府又須援利益均霑之通例照行等語。臣部復電駐美使臣，請於美外部，所覆亦同。因念中美交誼素敦，各國之款已一律還金而美款獨令還銀，未免有所軒輊，於一體優待之例不合，自未便因其曾經允許而強與爭論，此又美款亦照各國辦理之緣由也。臣等竊維還金還銀，辯論數年，迄無定局，處不得不轉圖之勢，藉此整頓還款辦法，亦可稍資補救。現所議定者，或由中國自購金錢匯票，則取捨之權操之在我，或照倫敦市價付銀，則價值劃一，銀行無可居奇，至按月扣回年息四釐，其數積少成多，計算至三十九年終所節省約在一千萬兩以上，於各國毫無所損，於中國實有益處。又查賠款所欠首六箇月之息九百萬兩，照約應展在三年內帶還，此次以八百萬兩償清前三年欠款，所有展息九百萬兩亦計在內，故從本年起每年應付之數，較前三年已減三百萬兩，即可以此款爲彌補鈔價之用，至第十年以後賠款應付之數漸增，而舊日之洋債漸減，其款仍可移挪，倘鈔價不致異常騰貴，自無庸再加攤派各省之額。臣等籌議已妥，即於五月三十日會同各國使臣在部簽字，互換照會，俾各遵守，謹將照會內所載議定辦法四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所有議定付還賠款辦法與各國使臣互換照會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奉硃批：知道了，欽此。）（註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一日

四九二

附錄：清外務部與各國使臣議定付還賠款辦法清單（註三）

一、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初一日以前，中國因用銀款付還，以致虧欠，現擬以和約關平銀八百萬兩之總款一律清還，此總款即照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初一日所欠各國之數，分別劃撥，至所撥之數，應將每屆六個月期限，以和約關平銀定數易金核算所欠之款若干。茲請各國大臣各將應得之數從速開示，以便此節允行後十五日內，用電匯票經向各國付清，未經付清以前此八百萬兩應按年行息四厘，其利由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初一日算起至付清之日止。

二、本部所擬各節，各國允准後，即將各國分票畫押。

三、每年應付之本利，將來每逢月之末日，按月均分，照附於各國分票後付還本息表內載明者付還，惟請各國允中國每屆六個月期限滿日於所付款內扣回按年四厘息銀，此息銀由付還之日起至六個月期限滿日為止，所有應還各款，按照以上所載辦法將和約關平銀照依各國金錢之價核定，中國或按倫敦市面價用銀付還，或以金錢期票，或以電匯票，均聽各國所願，此項期票、電匯票中國不拘在何處及何銀行，均可任便照最賤之價或照投標辦法購買，惟所付之金款，務須於應付還之日，經向各國付清，中國應擔保其電匯票及期票均能如數兌交無誤。本部現擬各節，如各國允行時，應即各擇定以上辦法三端之一，自擇定後照行，至賠款付清之日為止。

四、由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初一日起至改善付還賠款辦法開辦之日止，上海各國銀行董事已收之銀款，現擬仍繳還上海道，由該道將應付還各國之款，按照以上所指之辦法付清，惟此款自照新定辦法付還之日起，至該期六個月限滿之日止，須扣回四厘息銀。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一日奉硃批：覽，欽此。

美駐滬總領事照會海關道，請曉諭商民，勿庸排美。

美駐滬總領事照會略云：「美政府有意改訂華工禁約，以優待貴國人，然不待數月之後不可也。請由貴道曉諭商民，勿庸極力排美，益滋風潮，以致破壞中美邦交之好。」（註四）

駐華日使內田康哉訪問清慶親王，密商東三省事宜。（註五）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七。

註二：「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六九，頁一四——一六。

註三：「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下冊，卷六九，頁一六。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〇。

十二日（七月十四日） 清廷授與考試出洋回國學生金邦平等進士出身，陸宗輿等舉人出身。

本月二日留日學生殿試後，本日，由學務部與禮部帶領引見清帝與太后於頤和園，分別授與出身及官職。金邦平、唐寶鏐均給予進士出身，授翰林院檢討；張鏌緒、曹汝霖、錢承銘、胡宗瀛、戢翼羣均給予進士出身，按所習科舉，以主事分部學習行走；陸宗輿給予舉人出身，以內閣中書用；王守善、陸世芬、王宰善、高淑琦、沈琨、林榮均給予舉人出身，以知縣分省補用。（註一）

清廷命湖南巡撫端方赴京，以湖南布政使龐鴻書護理湖南巡撫。（註二）

清商部奏定江西鐵路章程。

商部以江西士紳籌築該省鐵路，實係挽回利權之舉，即核准其公擬章程，計分爲定名、辦法、籌款、分職四章，共三十七條，奉清帝諭准。茲附商部所奏江西士紳籌築本省鐵路公擬章程呈請立案摺於下：

「竊臣部於光緒三十年十月間接據江西通省京官呈稱：江西全省鐵路允宜早自籌築，業經京外各紳互商，合力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一、十二日

四九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二、十三日

四九四

協心，事在必舉，懇請奏派頭品頂戴前江寧布政使李紳有榮總辦路務等情，當由臣部據呈奏請奉旨允准在案。嗣經臣部傳知該紳等並令妥速擬定章程去後，茲據呈稱：京外各紳往返函商詳慎核議，現由李紳有榮暨在籍各紳士公同擬具詳細章程寄到京，由同鄉京官復加酌核，計分爲定名、辦法、籌款、分職四章，共三十七條，均係按照各處鐵路章程，體察本省情形，公商擬訂，除開辦各事宜另由李紳有榮呈報外，理合將公擬鐵路章程繕具清單，呈請查核，奏明立案，俾得早日舉辦等因。臣等伏查江西全省鐵路，該省京外各紳均能通籌全局，力主自辦，洵屬挽回利權之盛舉，惟是軌長費鉅，自非多方籌措，未易圖成。查閱所訂籌款章程十六條，其鹽飭加價及招股購地各項，尙屬詳細妥洽，惟務須辦理合宜，庶不致有所擾累。至辦法十條，先從幹路入手，自南昌至九江爲第一段，由南昌至吉安爲第二段，由吉安至贛南以備接續廣東鐵路爲第三段，然後再及枝路，亦屬條理秩然。其附設銀錢號以資匯兌，附設學堂以儲路材，尤關此路切要之圖。臣等復加詳核，大致尙屬周妥。謹將該紳等原擬章程敬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應由臣等傳知該紳並咨行該省督撫欽遵辦理。謹奏。」（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七。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交通，頁二——二三。

十三日（七月十五日） 英人欲建廣九鐵路，盛宣懷致電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請速擬辦法對付。

盛宣懷致岑春煊電云：

「英使派參贊來議廣九鐵路，以九龍租界二十五英里港督籌款自辦，廣州華界一百一英里請照二十五年草約借英商款，一如滙甯辦法。弟告以九界港督自辦，已與草約不符，廣界亦應由粵督自辦。彼云：中國未必能自籌款，徒屬空言延宕。前見尊電請部堅持自辦，果能紳民一心，應允籌款，不致空言，請速切實電致外務部及敵處，以憑

抵拒。」（註一）

岑春煊覆電云，粵中必須籌款自辦，方能保路權。並致電外務部，堅持自辦廣九鐵路中國界內段。

岑春煊覆盛宣懷電文如下：

「盛宮保願電悉。廣九鐵路一付外人，則權利盡失，粵中無論如何，必須籌款自辦，以保路權，斷非空言抵拒。請向英使堅持，以維大局，無任感禱，並祈示復。」（註二）

岑春煊致外務部、商部、鄂都張之洞電文如下：

「九廣鐵路英注意已久，現因粵漢贖路向英貸款，藉此要求。昨英領函商辦法有二：一則有九龍至省城全在華界者，照滙甯合同辦理；一則九廣全路作為合辦，照外附合同辦理，並將兩國政府擬訂合同草稿鈔附送閱。查鐵路合辦流弊滋多，惟現若力拒，一則慮貸款難成，一則慮終不能拒。昨派員面告英領，擬劃明界限，英屬界內聽彼自築，其九龍華界至省則由粵自行籌修，俟將來全路均成，再行接軌，如慮空言推宕，應訂以五年為期，如我尚未開工，屆時再議合辦，在英政府為暢通香港商務，但求此路之必成，粵漢自辦，既可徇英人之請，亦可免別國效尤。英領尚無異言，大部如以此說為然，請即咨會盛宮保切商駐使，聲明劃界自辦，一面由香帥面告英領，許以此路必辦，借款之事，或可從速定議也。仍乞密示。」（註三）

附錄：

一、鄂督張之洞致外部廣九路事請勿顧慮借款稍涉遷就電（註四）

粵漢電想達覽。此間英領屢述薩使意，以廣州九龍路事切託居間，經敝處婉詞拒絕，告以事與借款無涉，如必欲牽連並議借款事，儘可作罷，向他國議借。茲粵省遽允所請，此事關係甚大，務祈貴部詳加斟酌，若別有萬難終拒情形則無可如何，若貴部意尚游移，斷不必因顧慮借款稍涉遷就也。所裁察電覆。六月二十五日。

二、外部致張之洞廣九路事現正堅持並無遷就電（註五）

有電悉。廣九路由英公司承辦二十四年間已訂草約，本年英使開送節略，謂九龍租界內歸香港政府自辦，此外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三日

四九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三、十四日

四九六

仍照原議。經本部與盛宮保議將九龍華界至省一段，亦歸中國籌款自造，切商英使，尚未就緒，現正堅持，並無遷就。希查照。六月二十九日。

註一：「愚齋存稿」，卷六八，頁一七。

註二：「愚齋存稿」，卷六八，頁一七。

註三：「愚齋存稿」，卷六八，頁一八。

註四：「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一六。

註五：「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一六。

十四日（七月十六日）

清廷派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

湖南巡撫端方等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為施政參考。

清廷諭旨云：

「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艱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諷詢，悉心體察，用備甄採，毋負委任。」（註一）

附錄：時報：讀十四日上諭書後（註二）

六月十四日奉上諭：方今時局艱難，百端待理，朝廷屢下明詔，力圖變法，銳意振興，數年以來，規模雖具，而實效未彰，總由承辦人員，向無講求，未能洞達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艱危？茲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等，隨帶人員，分赴東西洋各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擇善而從，嗣後再行選派，分班前往，其各隨事諷詢，悉心體察，用備甄採，毋負委任。偉哉此舉，洵改革政治之先務，而朝廷以實心變法之意宣布於天下

者乎！甲午之役，和議既定，即遣李鴻章歷聘歐美諸國，重臣奉使，環球聳聽，然其意專欲聯結邦交，固不甚措意於其他政治也。庚辛之間，醇王振貝子疊使歐美，雖親王之重，然謝過賽會，各有專任，亦未遑考察政治之事。比年以來，考察政務於東洋者，趾踵相錯，然派遣者不過各省疆吏私遣之委員，考察者亦僅警察、學務一部之庶務，人微事輕，其影響於我國政界者，區區至不足道。今朝廷赫然發憤，特簡專員，遊歷各國，其所簡者固皆內參樞密，外膺疆寄，於政界占大勢力之重臣也，而其職任又令聚精會神，以考求一切政治為專職者也，而受任諸公，又類皆才略素裕，雅負時望，於政界錚錚有聲者也，其影響我國，宜非曩者之比。約而言之，有數善焉。

一、可以定變法維新之國是。我之立國東洋也與日本同，我之千年閉關也與日本同，我之迫受外侮也與日本同，而我之採倣西法也，且先於日本；然日本變政三十年遂綱舉目張，國勢勃興，近且蹶俄定霸，雄視亞洲，我變法三十年而政治弛敗，日甚一日，至今日遂頹靡而不能自振者何也？日本之國是定，我國之國是不定而已。國是定者，如射者之有正鵠，如航海之有羅盤，懸此為的，範一國之精神才力心思言論而趨之，如裘挈領，如水朝東，雖曲折而卒以畢達；國是不定者如以無柁之舟泛於滄海，隨風移引，漂流無定，朝興一新政有人梗焉則暮罷之，暮行一新政有人議焉則朝易之，東塗西抹，豈某不定，徘徊歧路，百舉而卒無一成。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彼當國者甯不憂其國之衰弱哉？徒狃於閉關之舊習，妄自尊大，動謂外人政治不足法，而外人政治之果弊與否，彼固未嘗一寓耳目而窺見影響也。羣盲瞽說，衆犬吠聲，遂以自欺欺人而肆其撓阻，即有二三耆碩疆臣，知法之不能不變，亟亟舉行新政矣，然於外國立國之本原，立法之精意，行政之條理，茫然非有真知，則雖有變革之熱誠，然既無以自信於心，則一議搖之遂傍徨而無所措手，即仿行一二新政亦止撥襲皮毛，補苴罅漏，卒之千瘡百孔，亦且牽而俱仆，徒為議者之所折，此我所以變法數十年，累興累仆，而卒無一效也。今以諸公之明達，受國家之委任，以考各國之政治，觀彼之所以盛，知吾之所以衰，觀彼之所以強，知吾之所以弱，決然知今日形勢，舍變法更無以立國，而一切良法美制，皆直接於耳目之前，而法制之孰優孰劣，孰宜孰否，皆可身親目覩，博考精思，諸公者固於政界握大勢力者也，灼然既有真見，毅然有所決心，舉而措之，非復替說吠聲者所能動搖，而國是可以大定，其善一。

一、可養大臣政治之常識。班孟堅之論霍光也，曰不學無術，張忠定之規寇準也，亦曰不學無術，以二公之勛伐炳然，猶以不學無術見譏於當世，則不學者之必不足以與人國家也，況今日世變日新，爲二千年來所未有，苟無政治之新智識以濟之，則雖舉二十四朝名臣之政略，一一規模而畢備，猶不足應世變而濟時艱。中朝大老，類皆以帖括起家，歐化東漸，不過二十年來之事，政治之學，必非諸人所素習也，仕宦已成，則又皆倉皇於朝請衙參，奔走於簿書期會，雖有絕人之精力，亦必無從容餘暇取所謂政治之新學，研究而講求也。卽有幕府賢才足資顧問，然中國人才素乏，度未必皆能挈政學之綱要，以贊經世之大猷。今忽奉朝命出洋考察，則曩日肄業之所未及者，皆可以見聞閱歷以補其缺，而西國所謂立國之本原，立法之精意，行政之條理，皆可身歷目覩，得其大意而觀其會通。此後續派日多，出洋日衆，則凡中國大官皆之紐於閉關自大之習者，行將漸啓新智，人皆備政治之常識，則革一弊政，興一新法，自可令下流水，無復捍阻之憂，而內持部務，出任封圻，一切規畫贊襄，亦必釐然有當於治體，其善二。

二、可振臣民望治之精神。戊戌之變法也，薄海之觀聽咸聳，翹首企踵，斐然向風，庚子而後，亦復舉行新政，與戊戌無以大異也。然政府之意止以新政塗飾天下之耳目，初無非常之舉動足以振士氣而鑒人心，天下人士亦知政府之意在敷衍，廢然知改革之無可復望，雖舉行一二新政，亦無當於救亡之策，則人心頹然，舉國絕望，遂沈沈而咸有暮氣，且既絕望於政府矣，則不能不亟起自謀，鬱極求伸，天下遂囂然多事。乃政府顧欲以強力摧抑之，是不啻加薪而欲以止沸也。今以考求政治之故，特命重臣出洋，朝命甫下，固未卜其後效之何如也，而人人意中皆若有大希望之在前，以爲年月之間必將有大改革以隨其後。人心思奮，則氣象一新，其善三。

善哉此舉，其影響於我國者固甚大矣。然私心竊計，竊謂有當留意者。昔有法人游英，入英三日，卽欲著書述英事，乃遊觀旬日，而英非曩者所見之英也，游觀數月，而英又非曩者所見之英也，留英三年，而書卒不果著，此雖寓言，然固足見覬國者之未易得其真相也。今諸公之行，固非徒欲瀏覽其形式之文明也，外國文化日進，政治亦日以繁賾，且任舉一端，皆無不與他端互有關係，而各有精意存於其間，舉一遺一，則良法亦弊，非從容稽考，則必不足見其內容之真相，窺其精意而挈其綱領也，是則宜寬假時日。

日本明治之初，遣伊藤博文往歐洲諸國考查憲法，調查精審，斟酌妥善，齎以歸國，遂以成立憲之政，而其調查之力，則實皆出於其隨員□□伯之手，而伊藤遂尸其功。我國出洋差使，向視為終南捷徑，故參隨諸缺，半皆出於貧緣，其才既非上駟，故國事亦遂無裨。今日諸公之行，其關係於吾國者至重，苟非得學識精博，通達治體，而又能樸誠任事之人爲之贊襄，以精考治理，竊恐成效將與曩日之出使者無異，而必無以收日本之功，是則當妙選隨員。

我國出使大臣每苦於經費不整，應酬無所取資，而外交遂致拙滯，甚者乃以損失國體，是非計之得也。今以重臣遊歷，考求政治，則凡其國之名公鉅卿，與夫一切通儒碩學，苟有富於政略，邃於學理者，必當延攬結納，諏諮博訪，叩其政見，以供採擇之資，而一入其交際社會之中，則應酬之費必多，而不能過於陋儉，是則當寬籌經費。

抑吾欲爲諸公更進一言，樹木者必正其本，否則枝葉紛繁，終不能發榮滋長，導河者必尋其源，否則港汊錯雜，終必至汎濫無歸。泰西諸國之文明，非可貌襲摹取，且夕而致之也。經千百年之進化變遷改革至今日而漸以完備，故其制度之疏密，官司之多寡，法律之繁簡，與夫中央集權、地方自治之畸輕畸重，國各殊異其制，而之所以定此制度、官司、法律與夫集權自治之制而能善其用，則莫不視其政體，而先有大憲以爲之本源。而其所謂大憲者，或一定而堅固不搖，或屢易而軌轍不安，則又視其立國之元氣制治之精神以爲之根。根茂者實遂，然後一切法制能綱舉目張而神於用。我國議變法者數十年矣，向之所謂洋務者且勿論，邇者改官制，定法律，變軍制，興學校，形式固亦粗具矣，然朝易一法，暮更一令，摺摺補綴，如塗塗附西國之良法，至我國而遂成弊政。蓋無本之治，譬猶傳皮肉於木偶，雖具形體，終不能運動而且必腐敗也。乃者通識之士咸謂我國積弊，罔非政體之爲梗，誠欲圖治不可不改弦更張，於是立憲之聲，徧於吾國，而三數明達之大臣，亦咸以立憲爲請，是不可謂非知本之言矣。然而立憲云者，固非謂採掇歐美諸國百數十條之憲法移而布之吾國，即可改易政體而享歐美諸國之幸福也，必先有立國之元氣，制治之精神，然後其用乃神，其治乃效。今諸公出洋，議者多謂朝廷令其考查憲政，以備立憲之用，其事之果否，非吾之所敢知，然既負考求政務之重任，則固當務其遠者大者，深求泰西立國之本原，吸收文明之精髓，歸輸吾國，以立政治不拔之基，而後可以報我國家，而此行庶幾不負；否則徒眩於西政之形式，掇拾一二以塞責，昔之一誤者今且再誤，我國前途，將遂不可問也。

菲律賓華僑馮夏威在上海美領事館前仰藥自殺，抗議美國華工苛約。

馮夏威是廣東南海人，曾在菲律賓作工，取西班牙名（Fernando Ruiz），後至上海參加人鏡學社的拒約活動，因曾親歷美人之苛虐，欲以身殉，驚起國人，乃於本日在黃浦路美總領事館前仰藥自殺。遺書兩封，一致美總領事，勸其除去苛約；一遺同胞，勉努力抵制，直至廢約而後止。

其事先不爲人知，後因親戚認屍，乃轟傳出去，於是成了抵制運動的殉道者。靈柩南歸時，從上海到廣州，一路到處設祭致敬誄弔，香港人讚其不爲一人一姓殉，而爲社會同胞殉，遠勝古之忠臣義士。

八月二十三日，廣東學界在河南南武學堂，九月十七至十九日，廣東各界在城西華林寺開追悼會，臨弔者異常踴躍，第一日即達萬人，最後一天更至三萬餘人，各校學生列隊而來，婦女們焚香叩拜，如禱神靈一般。大眾在堂外演說，激昂慷慨，呼籲抵制到底。警察雖在場，也不加干涉。祭文內充滿着民族精神，且不用光緒年號，而以黃帝紀元。馮氏遺體歸葬南海官山原籍，肇慶各界特爲雕石立碑，至今猶存，碑文曰：「偉人馮夏威墓，拒約會同人立。」

馮氏葬禮的熱烈場面，引起了美國駐廣州總領事的抗議，說官方放任。但粵督岑春煊答覆說：「粵民追悼馮夏威之事，乃爲血性所激，共表同情，准之法律，衡以公理，從未聞有因贊嘆節烈，追悼前人，而遂可致人於法者。當時有無演說，業已事過境遷，自可不必提議。」對於美領事之抗議，不予過問。（註三）

清廷簡派外務部左丞汪大燮充駐美使臣參贊。（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八。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上海「時報」。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〇——二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一。

十五日（七月十七日） 清廷賞還達賴喇嘛法號。

清廷以達賴喇嘛久留庫倫，諸多不便，乃開復其達賴尊號，以便催其從速回藏。（註一）

清庫倫大臣電告外務部，言俄在庫倫奪取金礦一所。（註二）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日「順天時報」。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一。

十六日（七月十八日） 廈門鼓浪嶼美國領事館國旗旗繩被人割斷，美領事要求查辦。

廈門地區為南洋華僑的故里之一，菲律賓華僑百分之八十五來自此一地區。美國將排華法案引用至菲島後，菲島華人備受移民官員之虐待，復失謀生之路，是以使反美情緒益為激昂。

本日夜間，廈門鼓浪嶼美國領事館旗杆上之旗繩被人割斷，並在旗杆下遺以糞便。翌日，美國駐廈門領事安得森致函廈門道云：此係有意侮辱美國人民，藉圖引起爭端，顯為抵制美約運動之一部分，要求查辦，並向美國國旗鳴砲二十一響致敬。安得森並欲借旗繩事件，嚴辦廈門抵制美貨運動中具有影響力之旅菲僑商陳綱、海防廳黃儔凱及報界。

旗繩事件，顯係美國領事人員的小題大作，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致更引起了華人之不滿。八月十五日，美駐華使柔克義向國務院報告云，安得森在此整個事件中的行為是輕率與不智，可能替美國招致不良的後果。他指稱安得森對於旗杆是否為華人所毀，及黃儔凱之公然反美並無證據，但竟要求中國鳴砲道歉並調離黃氏。又說中國所持鼓浪嶼公共租界治安責在工部局，及鳴砲致歉須俟調查確證兩點非常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六日

五〇二

正確，他不能將一切過錯完全委之中國官員與警察。

安得森終因此事件被調離回國，七月二十四日福建日日新報便刊出了一篇「美領事免職回國」的文章。說美國領事館的旗場乃爲一私人所有土地，美國從未購買，是非法佔有。並特別抨擊安得森對旗繩事件的強橫無理行爲：

「在旗杆事件上小題大作的安得森先生，於兩週前被免職，並於十九日乘美船回國了，預料將不再回返中國：……當他的旗繩於某一夜晚斷毀時，他立即通知道臺，說此乃對美旗的侮辱，要求中國政府鳴砲道歉……道臺爲他的威脅嚇倒，命Ching Hung 艦去行致歉禮。此時海防廳見道臺，抗議此舉有辱中國。安得森聞知，函道臺控海防廳支援運動，且要求調走海防廳。他致電北京美公使、福建巡撫及福州領事，誇大其事，危言聳聽。總之他瘋狂地求實現其道貌的要求……他竭力去掀起事端，將一極不重要的事件變成一國際問題；他寫了許多不必要的公文，發出許多不必要的電報，說了許多不必要的話。他這些官方行爲只爲他自己帶來困擾，給和他辦交涉的人添了如許麻煩，不幸後者是些不機警的人。現在的結果是充滿了不愉快和仇恨。現在他走了，我們乘此機會宣佈他的爲人。他有關旗繩事件的函件，足可編成一部書，我們準備去編。此書將可供茶餘飯後的談笑之資，消遣之用。」（註一）

清廷賞史念祖副都統銜，著隨同趙爾巽辦理賑撫事宜。

清盛京將軍趙爾巽特摺保奏，言史念祖才可大用，請旨飭赴奉天，並請賞加副都統銜，故有本日之諭。（註二）

清廷裁撤盛京戶、禮、兵、刑、工五部侍郎，召景厚、儒林、鍾靈入京當差，原五部事務歸盛京將軍兼管。（註三）
清兵部奏請停止捐輸武職實官虛銜。

清兵部奏云：

「選將以流品爲先，捐納非經武之道。向來選補將弁，非科班行伍世職出身者，不得濫膺，蓋綦重也。嗣因軍書旁午，需餉浩繁，暫開捐納一途，原屬一時權宜之計，但事例既行，或生長富厚，未諳操防，或年力未強，不嫻訓練，一旦輪補得缺，不免貽誤事機，更有慮者，報捐之資，本非有餘，既債累於平時，必取償於後日，尅扣薪餉，浮開兵額，種種流弊，所關良非淺鮮；縱使督撫不時舉劾，其間講求營務技藝優長者，自不乏人，然求什一於千百之中，恐將材之目少，而武備之日廢也。查從前籌餉，例報捐武職，經已故大學士左宗棠於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奏請停止，嗣因戶部、臣部會議新海防事例，復於光緒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奏請開辦報捐武職，并將捐納人員於揀發班外，另立一班，使之得缺較易，以期捐輸踴躍。借濟餉需，乃迄今已十年之久，約計入款不過十餘萬金，於國帑全無裨益，而於營務大有關係。方今各省設立學堂，選將訓官，無不嚴核流品，切實整頓，若仍開辦武職捐輸，殊非整飭戎行澄敘官方之道。臣等公同商酌，擬請旨將武職捐輸實官虛銜及捐復銜翎封典所有一切捐項，一律停止。除已經分發人員照章辦理外，其未經赴部各員弁，俟奏准之日起，由臣部通行後，限五箇月內，所有捐輸人員，統令赴部分發，倘逾期不到，即一律停其分發，以重員缺而肅營伍。得旨：如所議行。」（註四）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公約風潮」，頁一七八—一八七。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一日「順天時報」。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九。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五三四八—五三四九。

十七日（七月十九日） 孫先生文抵日本橫濱；旋赴東京訪晤黃興、宋教仁等，暢談革命理論與主張，共謀進取。

孫先生文自本年五月由歐洲啓程東來，經新加坡、西貢，於是日抵達橫濱。東京同志聞訊，前者商進取者，大不乏人。時東京留學界，革命風氣大開，而華興會會員黃興、宋教仁、劉揆一、陳天華等，於去年（甲辰，一九〇四）在長沙祕謀舉義失敗後，亦紛紛東渡，女志士秋瑾等亦已留學至東京，是東

京已爲革命志士集中之所。宋教仁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於五月初一創刊，宣傳革命甚力。黃、宋等並有意設立會黨，以爲革命中堅，繼圖大舉。商之於同志程家樅（韻蓀），程以爲當前革命最難解決之問題乃爲外交，非有爲全國人士所仰望而又爲各國政府所熟知者，出而主持不可？以是孫先生文實爲最適宜之人選，組黨之事宜委之孫先生也。程家樅曰：

「革命者，陰謀也。事務其實，弗惟其名。近得孫文自美洲來書，不日將游日本。孫文於革命名已大震，腳跡不能履中國一步，盍緩時日，以待其來，以設會之名，奉之孫文，而吾輩得以歸國，相機起義，事在必成。」（註一）

初，孫先生自歐啓程東歸時，曾致書日籍志士宮崎寅藏。宮崎知孫先生即將抵日，乃於本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託程家樅轉達宋教仁，約於十九日——即孫先生抵達橫濱之當日——至宮崎寓所會面，蓋宮崎意欲先行介紹孫先生之爲人於宋也。十七日，宋教仁先訪程家樅寓，相偕赴宮崎之約。宮崎寓內藤宿舍，相距十餘里，宋等乘電車去，良久始達。適宮崎外出，由其夫人招待。須臾，一偉丈夫美髯椎髻，昂然自外入，即宮崎也。彼此相與行禮，家樅爲教仁道來意，乃相坐談。宮崎侃侃言曰：「孫逸仙不日將來日本，來時余當爲君等介紹。君等生於支那，有好機會，有好舞台，君等須好爲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爲日本人也。」又言：「孫逸仙所以遲遲未敢起事者，以聲名太大，凡一舉足，皆爲世界所注目，不敢輕於一試；君等將來作事，總以祕密實行爲主，毋使虛聲外揚也。」言次復呼取酒來，遂圍坐而飲。酒酣，宮崎向教仁等稱道孫先生之爲人：「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殆無其匹。」閑談良久，始興辭。自是教仁對孫先生愈爲心折。（註二）

孫先生旋由橫濱到東京，訪晤宮崎，告以此次東來目的：留日學生爲數二萬有餘，如能接受革命軍洗禮，將於革命工作大有帮助。並詢：留日學生中可以抵掌談天下事者有幾人？宮崎當即答：黃興實稀見之俊傑，一身負留學生之衆望。孫先生當即請宮崎引介往訪。黃興久慕孫先生之令名，於孫先生所述

革命理論與主張，力贊其議，並即與張繼及日人末永節同往神興坂中國料理店鳳樂園，五人開懷痛飲，孫先生口講指劃，剴切向黃說明革命策劃，黃益悅服。（註三）孫、黃兩先生之會面與合作，實開革命勢力大團結之先聲也。

按：孫先生文與黃興初次見面之介紹人，日人伊藤浪月、宮崎寅藏及宋教仁、劉揆一等人，均記載為宮崎寅藏；而章士釗、左舜生則依據楊度之自述，認為楊度乃最早介紹孫、黃相見之人。經近人吳相湘之考訂，認為宮崎寅藏確為孫、黃初次晤面之介紹人。茲將左舜生之敘述與吳相湘之考訂附錄於後，以資參證。

附錄：

一、左舜生：孫黃攜手與同盟會成立經過（註四）

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七月十九日），中山由歐洲到達日本橫濱，旋即前往東京。時「華興會」分子已在日本大事活動，創刊「二十世紀之支那」月報，由宋教仁、陳天華等撰文，提倡種族革命甚力。克強先生則與章行嚴同寓東京牛込區。克強與中山第一次見面，乃為楊度所介紹。十二年前，我有一段筆記，現存新版「萬竹樓隨筆」中，文云：

「鄉人楊哲子先生（度），為湘潭王壬老高第弟子。以擁項城稱帝，乃大不見諒於國人。顧其人辯才無礙，文采斐然，要為一代才士。光緒三十一年，中山先生至日本，時哲子亦正留學東京，以與某博士辯論一教育問題，文譽大噪。中山愛才如命，雅欲羅致之以張其軍。哲子以不願革命辭，中山問其理由，則答以『中國革命成功，滿蒙必不能保。』中山強之再四，哲子乃介黃克強先生與中山晤談，孫黃之攜手，實以哲子為之媒介也。此事余親聞之哲子，時在座同聞此一段故實者，為章太炎先生、趙夷午先生、哲子先生之哲嗣公恕及余也。」

當哲子說這一段話的時候，口若懸河，滔滔不絕，關於革命與滿蒙關係一點，所舉理由甚多，我當時固未敢深

信，僅存其說以待證。去年春，讀章行嚴最近所撰「與黃克強相交始末」一萬言長文，其重要性實爲研究黃克強在革命史上之地位者所不可不讀，其中涉及中山與黃第一次見面的經過，與我所聞於哲子者，乃若合符節。與其他記載謂孫黃攜手由於宮崎寅藏、平山周之撮合者，顯有不同。茲節錄章文於下，以確定此一段公案。章文云：

「……吾抵東京，寓牛込區若宮町二十七番地。未久，克強移來同居。適中山孫先生由橫濱攜小行囊，獨來東京，旨在合留學生，議起大事。而留學生時以楊度爲有名，彼寓富士見町，門庭廣大，足以容客。於是中山與楊，聚議三日夜不歇，滿漢中外，靡不備論；革保利病，暢言無隱。卒乃楊曰：『度服先生高論，然投身憲政久，難驟改，囊韃隨公，竊愧未能。度有同里友曰黃興，當今奇男子也，輔公無疑，請得介見。』中山喜。翌日，吾若官町宅，有先生足迹見臨。克強與吾，皆初見先生。吾昨歲草『孫逸仙』冊子，以前知尤相契合。樓下席廣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臥，按地圖，議天下大勢，殊未易一二數；俄而集留學生爲大會盟之議起。先生辯才無礙，指揮若定，吾徒傾心折服，難以形容。克強情異虬髯，幟鄙自樹，太原真氣，戶牖冥濛。時則汪兆銘、胡衍鴻（即胡漢民）之流，頭頂辮髻，手摩講章，出入梅謙次郎之門，洋洋與同舍爭一日之短長，顯仍木然無動於衷也。」

行嚴這段文字有兩點要義我必須指出：一、中山爲勸楊哲子參加革命，可以談三日夜不休；一聞哲子介紹克強，即不惜親往造訪；更能脫略形骸，彼此掬肺肝以相示，其一種廓達的領袖風度，豈常人所能望其項背？二、所謂「情異虬髯」「太原真氣」云云，故事內容詳見唐人所著「虬髯客傳」。這表示克強自始即無與中山爭領袖之意，且願與中山傾心合作，亦無自樹一幟之企圖。最後涉及汪、胡的幾句話，這是行嚴自己表示他與中山結納，實較汪、胡爲早，但尚未加入「同盟會」之故，他民元歸國，執筆「民立報」，即不免遭受黨人之排斥。事隔五十餘年，一觸即發，仍不免多少有些牢騷！八年前，行嚴來遊香港，我和他長談過兩度，他述大陸近況，曾無一語恭維毛澤東，這種地方，可看出他究竟曾接近過中山、克強這類的碩人長德，多少還存有幾分湖南人的骨氣也。

中山與克強晤談以後，知團結革命各派已無多大問題，即着手進行「同盟會」的組織。

二、吳相湘：宮崎寅藏確爲孫黃初次會晤之介紹人之考證（註五）

宮崎寅藏確爲孫黃初次會晤之介紹人，就今所得之文獻，可獲得以下若干證據：

(一)、此事發生（一九〇五年七月）以後，最先刊行之兩日文書：○、伊藤銀月著「孫逸仙と黃興」（東京、武藏屋書店，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支那革命軍談：宮崎滔天（寅藏）演，高瀨魁介編輯，（明治四十五年「一九一二年」東京刊行）。均詳細記載宮崎引介孫訪黃經過，兩書刊行距事實發生不過六七年，當事人均健在。在史源學上言：眞爲當時當事人的第一手史料。

(二)、國父全書函札類，有一九〇五年六月四日自巴黎寄宮崎寅藏書：「必於七月十九日可以到橫濱。」宋教仁「我之歷史」：「是年七月十九日日記：與程潤生（家樺）同赴宮崎滔天之約。滔天君乃言：孫逸仙不日將來日本，來時余當爲介紹君等云云。又言：孫逸仙所以遲遲未敢起事者，以聲名太大，凡一舉足皆爲世界所注目，不敢輕於一試，君等將來作事，總以祕密實行爲主，毋使虛聲外揚也。又言：孫逸仙之爲人志趣清潔心地光明，現今東西洋殆無其人焉。復閑談良久，酉初始辭去，酉正回至曹亞伯寓。」又宋同月二十五日日記：「程潤生告余，言孫逸仙已至東京，君可與晤面云。余允之。未正至黃慶午寓。」又同月二十八日日記：「已正至黃慶午寓。午正回，接程潤生來信稱：孫逸仙約余今日下午至二十世紀之支那社晤面，務必踐約云。未初，余遂至該社，孫逸仙與宮崎滔天已先在。」陳君星台（天華）亦在坐。又二十九日日記：「至陳星台寓，邀星台同至黃慶午寓，商議對於孫逸仙之問題。先是：孫逸仙已晤慶午，欲聯絡湖南團體中人，慶午已應之，而同人中有不欲者，故約於今日集議。」今按：孫寄宮崎信及宋教仁日記，均爲當時當事人第一手史料，孫既將到日時間函告宮崎，宮崎即與各方約晤預作安排。程潤生（家樺）早在一九〇二年即已拜謁孫先生，爲留日學生最早與孫先生接觸之人。宮崎與程既約晤宋，則約晤黃尤在情理中。且宋教仁七月二十九日日記中有「先是孫逸仙已晤慶午」一語，更是證明孫黃在此「二十九日」前早已會晤。

(三)、「孫逸仙と黃興」記宮崎伴同孫往訪黃時，張繼、宋永節在座，旋同往神樂坂鳳樂園。證以「張溥泉先生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七日

五〇八

全集」第二三四—五頁「回憶錄」：「一九〇四年多，離滬赴倭，與克強（黃）同寓於牛込區神樂坂旁。一九〇五年，夏間，總理（孫）由美來倭，宮崎寅藏介紹克強晤面，商組革命大同盟事。」時地人完全符合。劉揆一撰「黃興傳記」亦云：「由日本民黨宮崎寅藏之介紹，與孫公相會於東京鳳樂園。」劉固亦當時當事人之一也。

四、不僅上述中文之正式文獻如此記載，即民國初年報刊記載亦相同。如「朝野新談——一名民國野史」甲乙編（姜泣羣編輯，民國三年三月五號初版，同年同月廿五號再版，上海光華編輯社發行）第四十九頁「同盟會之歷史」：「孫黃二氏之初會，已見去年本報，時孫遊歷歐美日本，由宮崎寅藏介紹與黃興，相會於鳳樂園。」是民國二三年間國內書刊記載，尙符事實。至民國五年十二月刊行之「黃克強蔡松坡軼事」（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第九頁「結識孫中山」條仍以宮崎寅藏爲介紹，惟記事則甚多錯誤：「先生（黃）既之日本，走訪從前故友，半皆星散，侘傺無聊，日酣飲於市。有宮崎寅藏者，日本之在野黨也。是日，亦在市中，睹先生狀，驅而與之握手，叩其姓氏，先生具以告。又詢以何來？先生略述梗概，宮崎君曰：貴國中有孫中山者，君識之否？彼正從事革命，慮黨勢單薄，欲羅致志士爲已助，君盍往依之乎！果有此志，余願爲曹邱生。先生大喜，要宮崎爲介，謁孫中山於東京寓廬，握手數語。轉恨相見之晚……。」此齊東野語，錯誤可笑。然「宮崎爲介」則不誤也。同書第六四頁又謂黃在某日人家結識宮崎寅藏。下述組織同盟會後續云：「克強素慕中山先生爲革命先覺，當組織此會之初即由某日人介紹相見，而以所訂規則等就正。」同一書於同一事，前後記載紛歧。是民國初年國人即於開國史事模糊不清，六十年來，「史官」尸位失職，錯誤尤甚，罪無可逭。固不必責「野史」也。

至於楊度介紹之說，今尙不詳何時何人始作俑？就相湘見聞所及，陶菊隱撰「六君子傳」（民國卅六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民國四十三年臺北版改名「袁世凱竊國記」）中「東京鳥瞰」節記述，似爲早見者，陶記楊不願參加革命後，「把話鋒一轉說：『敵同鄉黃廬午等人的主張却與相合，我介紹給公何如。』」孫黃兩大革命領袖之結合乃由於楊之介見，真是天下事之不可解者」。民國四十五年出版之左舜生「萬竹樓隨筆」所記大體相同，左舜生且指陳乃親聞之楊哲子，時在座同聞此一故事者爲章太炎、趙恆惕等。按楊度歿於民國二十年九月，陶、左均屬憶述楊之生前語，自非當時當事人第一手史料。民國五十年刊行章士釗撰「與黃克強相交始末」所記楊不願參加革命理

由，與左歧異而與陶記相同，而所記「『度有同里友曰黃興，當今奇男子也，輔公無疑，請得介見』。中山喜，翌日，吾若宮町宅，有先生（孫）足迹見臨，克強與吾，皆初見（孫）先生」。其文記孫先來拜黃，與上述日文書同。但未指明楊引孫來見，此一重大關鍵遺漏，即不能斷言謂楊為孫黃初晤之引介，且黃在華興會之活動，以及當年留日湖南同鄉會選舉總理時票數高於楊。孫固自一九〇三年蘇報案發生即注意國內革命活動者。其到日本後對宮崎言「久聞黃之盛名」，是極合情理及史實，若謂孫自楊處始知有黃，則大出情理之外，陶菊隱所謂「真是天下事之不可解者」，即有存疑之意。

孫黃相晤，為革命史上一大關鍵，國人不知注意當時當事人之第一手史料，而以楊度窮途潦倒之回憶為重，失之遠矣。故特辨明，並作論定。

清廷授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世續為大學士，命外務部尚書那桐為協辦大學士；調刑部尚書奎俊為吏部尚書，理藩院尚書溥興為刑部尚書，以左都御史特圖慎為理藩院尚書。（註六）

清廷調廣東巡撫張人駿署山西巡撫，山西巡撫張曾敫署湖南巡撫；命廣西布政使張廷燎開缺候簡，以廣西太平思順道張鳴岐署廣西布政使（註七）
清御史瑞璐濫刑，清廷令革職。

清廷令：

「都察院奏，巡城御史用刑不慎，據實糾參一摺，前因改定法律，停止刑訊，甫經降旨，乃該御史瑞璐，輒以錢債案件，濫刑斃命，實屬荒謬糊塗，僅予撤去巡城差使，不足蔽辜。瑞璐著即行革職，以示懲儆。」（註八）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七、十八日

五一〇

清江西巡撫胡廷幹電奏贛南各屬匪亂平靖。

定南廳會首劉必振，勾結粵中亂民葉青山等，搶擄拒捕，戕殺弁兵十餘名。又有粵亂民攔入大庾縣境，肆行搶掠。又會昌縣亦有匪警。迭經贛撫胡廷幹飛調營勇，督率鄉團，并電粵閩兩省撥兵會剿，擒斬悍民多名，并獲會首劉朱安，其餘亂民始各散匿。（註九）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八一。

註二：「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九四—一九五。

註三：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二冊，頁七—八。

註四：左舜生：「黃興評傳」，頁二五—二六。

註五：吳相湘：「民國百人傳」，第二冊，頁三三—三五。

註六：「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〇。

註七：「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一。

註八：「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〇。

註九：「東方雜誌」，卷二，九期，軍事，頁三一四。

十八日（七月二十日） 清外部致電駐俄使臣胡惟德，日俄直接議和，望密探電聞。

清廷外務部致電駐俄國出使大臣胡惟德云：「來電均悉。日、俄直接議和，不容他國干預。現在美國擇地開議，我若派員前往，其勢亦難攙入，特於支電照會聲明宗旨，預佔地步，此時俄雖有意，未便再商。維脫等行後，仍望密探消息，隨時電聞。」（註一）

清廷以吏部右侍郎壽耆為都察院左都御史，調兵部左侍郎增崇為吏部右侍郎。

郎，以裁缺盛京禮部侍郎景厚為兵部左侍郎。（註二）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起復甲午海軍失事員蔡廷幹。

北洋海軍都司蔡廷幹在甲午海戰被擄，為前直隸總督李鴻章以潛逃奏參，革職嚴拏。袁世凱以其才
尚可用，奏請銷去嚴拏正法罪名，留於北洋差遣委用。奏云：

「已革游擊北洋海軍都司蔡廷幹，昔曾游學美洲，熟諳工程圖算，回國後入海軍學堂學習駕駛。甲午之役在威
海力戰，左轂中子彈，投水被擄，不肯發誓，經日官將該革員解禁大阪監獄，及兩國交俘時，即將該革員釋放，前
督臣未經查明被擄情形，以該員潛逃奏參革職嚴拏，拏獲即行正法。迨該革員被釋交還重赴美國，考查政治學校暨
農工商等事，未及投案聲明。近聞該革員回抵香港，深知其才尚可用，經臣調令來津，當即考詢所學，於西國政法
藝術頗有心得，而才識亦優，實為不可多得之材，而當時實係被擄，並非潛逃。查甲午之役所有被擄人員均未置之
重典，蔡廷幹事同一律，自應量予開除。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時局日艱，洋務人才難得，准將該革員蔡廷幹嚴拏正
法罪名銷去，留於北洋差遣委用，以觀後效。」（註三）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准分遣官紳赴日遊歷。

袁世凱奏請派遣各州縣新選、新補人員，及各屬公舉品端學粹之紳，赴日本參觀行政、司法各署及
學校實業大概情形，以開民智。袁世凱奏文如下：

「再今之識時務者，輒憂民智之不開。願治民事者官也，而官之泄沓如故，作民望者紳也，而紳之蒙昧如故，
欲求民智之開，非由官紳入手不可。開智之道，年少英俊者使之游學，年長更事者使之游歷，二者分途並進，多歷
年所，收效必宏。直隸游學官紳士人經臣先後派遣官費自費各學生計一百數十人，絡繹東渡，但費重時長，暫難普
及，因議訂官紳游歷之法，期於祛錮蔽而廣見聞。親民之官莫如牧令，凡學堂警察農工諸大政皆關緊要，宜有師資
，現通飭實缺州縣人員，除到任已久，未便令離職守外，其餘新選新補各員未到任以前，酌給津貼，先赴日本游歷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八日

五二二

三月，參觀行政、司法各署及學校、實業大概情形，期滿回國，然後飭赴新任，並責令呈驗日記，以徵心得，數年以後，出洋之地方官日見增多，庶新政不至隔膜，此派官游歷之辦法也。又以各州縣學堂工藝諸端，官不能獨任其勞，皆須紳董相助爲理，特以風氣未開，或漫不經心，或暗相掣肘，現通飭各屬公舉品端學粹之紳，咨送日本游歷四月，應需經費有取諸學款者，有另行籌備者，每州每縣至少須送一人，選派護送員譯員隨同東渡，此遣紳游歷之辦法也。方今時局更新，惟有上下一心，博采鄰邦之良法，此項官紳游歷爲目前行政改良之漸，即將來地方自治之基。所有分飭官紳游歷緣由，理合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註四）

上海紳商聚議抵制美國排斥華工辦法，決定自次日起不用美貨。

上海抵制美禁華工活動，自四月七日滬商通過五項辦法，除第一條「相戒不用美貨」外，其餘均因窒礙難行而廢棄。五月間，葉高、鄭憲成、蔡有守及李名麟四人，函請曾鑄邀集滬上向辦美貨之商家到商務總會，約定即行一律禁止美貨。葉高等人並提出絕源意見。名小說家吳趼人亦提出極具體之禁止美貨辦法，彼云：「不用美貨之議，自實行抵制之上策，然我中國商家之資本，又不得不曲爲顧全。使毅然行之，不籌善後之策，則彼專辦美貨之資本家不將大受其虧乎？抑彼資本家出而撓阻之，不尤爲破壞此舉之大憂乎？竊謂宜開一大會，邀集各商，查其以前所定之美貨，以定單爲據，一一由商會掛號；更查現存之美貨，亦一一登錄，由商會給予印花，使黏於各貨之上，以爲標識。凡有標識者，不在禁用之列，所定之貨一到後，亦照此辦法。嗣後不得再定，違者由商會議定重罰。如此，庶於保全商本與實行抵制，可並行而不悖。」本日滬商會發動簽名，自次日起不用美貨，即是採納上述意見。（註五）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一一。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一。

註三：「養壽園奏議輯要」，卷三四，頁一〇——一一。

註四：「袁世凱奏摺專輯」，(七)，頁一九三七。

註五：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九一—九三。

十九日(七月二十一日)

清廷令解甘肅布政使何福堃職，以浙江按察使豐伸泰為甘肅布政使，直隸天津兵備道王仁寶為浙江按察使。以裁缺盛京刑部侍郎儒林為山海關副都統，調正黃旗漢軍副都統堃岫為鑲藍旗滿洲副都統，以裁缺盛京工部侍郎鍾靈為正黃旗漢軍副都統。(註一)

清廷諭令八旗王公大臣，均當深求兵學，修明武備，勿尚虛文。

諭曰：

「我朝開國，以弧矢威天下，故向制考驗官員，訓練軍士，均用騎射，所以崇尚武功，昭示來許。惟近來兵法日變，器械日新，當仰體列聖重武之精心，力行有用之實政。嗣後八旗王公大臣，均當深求兵學，修明武備，勿尚虛文。所有引見人員例應持弓者，著毋庸持弓。其出入扈從宮禁守衛官兵，所備軍械，尤應變通盡善，不准虛應故事。至挑取各項侍衛，拔補內外官員，挑選滿漢兵丁，應如何驗其學識，試其膂力，考其藝能之處，均著御前大臣會同兵部，妥定章程，奏明辦理。」(註二)

廣東紳商學各界通過設立「廣東籌抵苛約不買美貨總公所」。

廣東八大善堂、商會、新聞及學界會議，討論設立機構及抵制之道，於本日通過「廣東籌抵苛約不買美貨總公所」組織章程及應辦事宜二十一條，並於二十一日開始正式辦事。

章程規定該所之宗旨是聯合國民不買美貨，決不牽動外交，亦不涉及他事，候工約解禁後停止。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十八、十九日

蓋從四月以來，廣東抵制運動者已計劃並積極推由學界推舉之演講員到廣仁堂等處宣講；徵求曾受虐待者之信函，刊刻發散，激動大家之情感；徵集關於禁工之慘狀、華僑抵抗之情形、歷年美貨在華銷售數額、禁銷美貨之計劃等文章，彙交廣州各報刊登，以集衆長，而伸民氣等等。與其他各地相較，廣東之抵制組織最爲完善，加以青年人之熱心與不妥協之精神，抵制活動故能堅持最久。（註三）

浙江甯海鄉民與教民相鬥，殺斃教民二名，並率衆拒捕。

浙江寧海縣教民葛世豪父子爲鄉民所殺斃，經其親屬控縣，請兵拿辦，而兇手已聞風遠颺，無賴之徒遂藉端生事，烏合雲集，公然拒捕，致釀大禍。其後法使聞訊，卽照會清外務部，謂寧海仇教之風日甚，皆因王錫彤一案辦理不嚴之故，此次葛世豪之事，務須澈底根究，以儆澆風。（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一——一二。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一。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〇八——一〇。

註四：「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三九。

二十日（七月二十二日） 清駐法使臣孫寶琦派員往安南商議僑商免稅事。

自日俄戰爭發生後，日本屢勝，法人恐日本趁勝襲取安南，深恐中國與日本聯合，故欲聯絡中日，優待安南土人，以固其在安南之勢力。清駐法使臣孫寶琦趁此時機與議僑商免稅事。孫寶琦奏云：

「安南自屬法國後，設防造路，接壤滇桂，實逼處此。自日本戰勝俄國，法人大恐，慮日本襲取安南，尤慮中國與日本聯合，故年來運兵運械，不遺餘力。近來政府議院知兵力之不足恃，咸謂宜聯結中日兩國，格外和好，不使生釁，並優待安南土人，方爲可恃，故其暱我之意，似非僞爲。安南各埠中國工商人等十餘萬，向未派有領事，故有種種之苛稅，前任使臣薛福成曾與該外部商議免稅而不得，巨到任後復與該外部申論，許以商之藩部，藩部行

查中印度總督，迄未定議，臣探知法政府決無阻撓，印督以須另籌一款相抵，故未能遽行定議，趁此法人蓄意嘔我，或可極力辦到。臣現派道員嚴臻，主事恩慶前往安南游歷，往晤中印度總督催詢此事，以期必成。至於華人僑居者，大都椎魯無文，商情渙散，以致不能與他國商人爭勝，臣責令該員等前往各埠激勵衆商設立商會，廣建學堂，以期商業蒸蒸日上，有以自立，永不受侮。查各商大半籍隸閩廣，將來必須與閩廣保商局妥商善後之策，俟該員等考查完竣，前往福建廣東稟商督臣，詳籌切實辦法。以副朝廷軫念僑民之至意。除咨照外務部、商部、閩廣總督查照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謹奏。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日。」（註一）

清新疆巡撫潘效蘇奏准親往南路阿克思、喀什噶爾兩處巡閱。

新疆巡撫潘效蘇電奏略云：「新疆三面鄰俄，西北伊犁有將軍以資坐鎮，惟南路阿克思、喀什噶爾兩處交涉防務均關緊要，地方遼闊，終恐鞭長莫及，故臣擬親往巡閱，相度形勢斟酌布置，以仰副朝廷綏邊固圉之意。」（註二）清廷接得此電，即着政務處議覆允准，並電潘迅速啓程。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一二。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三日「順天時報」。

二十一日（七月二十三日） 清廷裁撤廣東巡撫，以兩廣總督兼管巡撫事務。

清廷以兩廣總督駐紮省城，其廣東巡撫無事可辦，故議裁汰。本日令裁撤廣東巡撫缺。（註一）

日本神戶、大阪中華會館公議抵制美國工約章程。

公議章程計有七條：

「一、公議係爲抗拒美國苛禁華人入境續約而設，彼之礙我人羣，絕我生計，可謂極矣。我國權有所不逮，尤爲切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二十、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二十一日

五一六

膚之痛，故我民族爭之。今幸民智漸開，四方響應，我同胞尤宜各自奮勉，各用能力，而為全國之倡。

二、在神戶同胞商家，禁止與美國銀行交易，如有定下者以七月初一為止，但定下多少，請在六月二十五日關照于中華會館，以免后論。

三、保險須查該庄口名目，知照各幫公所，由各幫知照各家，以免有誤；因有代理保險非美國人者，但不拘何國人代理，若是美國人所設之公司，俱不與交易。

四、凡美國之船無論由各國庄口代理，同胞亦不能付貨物于該美船裝載。

五、凡美國人庄口代理別國之船亦不能付其船裝載。凡兼係美國貨物，無論何國人不能與其買受。

六、倘有違此章程，應要罰款，照原本加一倍科罰。如或有報信指證某號與美交易，將某號科罰之款，分劃三分之一與報信指證者，以昭示慎也。

七、不論美國人如何壓制恫嚇，我同胞總以竭力抵抗為宗旨，庶免貽外人以我同胞無團體之譏。如有不明大義，背道而馳，或陽奉陰違者，則是害羣之馬，公德之賊，立將其舖號、姓名、貨物，剋日登報，佈其罪狀。」（註二）

清外務部、戶部分電直隸、江蘇、湖北三省，轉電各省籌解出洋考察政治大

臣經費，歲以為常。（註三）

滇邊僧蠻仇教。

雲南順甯府屬羊八景寺喇嘛，近忽作亂，結黨七百餘人，分擾瀾滄江沿岸，圍攻法國教堂，焚燒教士房屋，有數名教士逃避無蹤，省方聞報，立即派兵往剿。駐華法使遂向清外務部交涉。（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二。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期，宗教，頁五九。

二十二日（七月二十四日） 清鄂督張之洞致電樞垣，議覆日俄直接議和因應辦法。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致電清廷，議覆日俄直接議和因應辦法如下：

「兩奉電旨：因日、俄直接議和，令將現在因應及將來善後通籌電奏，以備採擇，曷勝欽悚。查日、俄議和，俄必願我與聞，日則斷斷不容我與聞。俄願中國與聞者，欲借中國地主為題，從中攔阻一二，免使日本將東三省權力多佔，則俄以後尚可乘機窺伺也。日本不願中國與聞者，我若與議，則彼所欲得者，我使臣必矜慎顧惜，多煩辯論，彼所讓還者，中國視為力爭收回，不見彼之人情，且恐中國與聞，西國亦必干預，則日本所得利益無幾矣。且日本君民上下之意，皆須俟攻克哈爾濱、海參崴以後方能制俄之要害，勒索極鉅兵費，盡奪俄人遠東權力，此乃一定宗旨。總之，視其兵威之所極以為和約之範圍；然則日之要素於俄，究竟能至如何分際？此時日人亦不能豫定，不肯自限。現在庫頁島已為日得，海參崴後路已有日兵登岸，俄之內亂日熾，其東方人心兵力益不能支，日之待俄不能定，則其待我亦不能定，故此此時即中國有員與議，亦無益，況彼不允乎？各報言外務部照會日、俄謂關涉中國之事，若中國不與聞者，中國將來斷不承認，聞日本覆文不肯許可。要之此照會乃應有之義，自不可少，無論彼認與否，將來可執此照會為爭論之根據。然只此已足，強聒無益，惟有俟其與俄定議後，我方能與之開議，大抵抱定日本宣布許我之完全主權為定盤鍼；以東三省鐵路中國亦須酌分權利為實際；以俄人震驚陵寢，荼毒人民與日兵近年來情形為比較；以結近援、禦遠患為歸宿。所有節目，只可臨機操縱，似難豫擬，此因應之大要也。至於善後之法，約有五條：

一曰偏地開放。查從前俄據東三省時，日本人即力勸我以偏地開放為抵制俄人之策，今日俄去日來，在我仍無以易此。蓋非此無以慰各國均霑之望，亦無以杜強鄰吞併之謀；惟偏地開放辦法，其中條目差別不同，應請飭令此次遊歷大臣至外國詳細考查，期於中國情形行之無弊。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二曰變法。此後東三省官制政法，必須掃除舊習，因時制宜，方能保安。且各國雜居，非采用西法，參用外國顧問官，斷難控馭。顧問官可東西洋人參用，而日本人無妨稍多。

三曰中日兵合力駐守。聞日本人言該國之意，擬留兵二十萬人駐守，亦知需餉過鉅，中國難籌，當於東三省就地籌餉。查日、俄定約後，若無日兵，斷難杜俄之侵軼，日本固斷不放心，我尤不能安枕。且日索取俄之賠款，亦必留兵，或婉商日本彼暫駐兵十萬，分數年次第減撤，我即在東省速練新兵，用日本將弁教練統帶，分年遞增至十萬，總以華兵添足，日兵撤盡爲度。此項華、日兩軍之餉，應由東省就地自籌，但將來無論華兵如何精強，於哈爾濱及邊界尼布楚兩處，日本斷不能全不駐兵，若能主多客少，亦尙無害。

四曰就地籌餉。東三省地廣土饒，礦、林、魚、鹽、穀、酒之類，大利甚多，據日本人言，若經理得法，十年後可歲得三十餘萬，縱不能及此數，得半亦佳。光緒二十七年八月，洞會同江督劉奏請開放東三省摺內已詳照錄日本公爵近衛篤磨來書，所籌具有條理。至荒地招墾一節，原函拍賣之名不甚妥，而招租則無妨，年限不宜過遠，各國不宜偏重，若用日人爲理財顧問官，似乎千萬可籌，此外臺壘設備民事學堂一切事宜，需款尙多，惟有先借外款開辦，陸續籌還。

五曰以後防俄之策。日本緊要主意，必欲將俄兵全數驅出東三省界外，方能議和；俄不甘心，必致由恰克圖、庫倫窺伺張家口，以抵補其東隅之失。此事中國固須嚴兵以待，然斷非中國獨力抵禦，惟有俟日、俄定約後，與日本熟商辦法，彼慮俄由庫倫北來，橫穿蒙境，遼西截其後路，必助我設法防備。總之，此次日本若於東三省不佔最優權利，慨然送還中國，斷無此事；然所得過奢，則既食前言，又招歐忌，彼亦不爲。日本爲中國正所以自爲，然欲強日本則不能不存中國；俄專欲愚中國，吞中國，純乎損我益彼。日本既擅北海之權，則不惟阻俄人之橫行，並可抑膠澳之恣肆，故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於俄人遠甚。日、俄待中國之情勢孰暴孰和，兩國之強弱於中國孰利孰害，互較自明，權衡既審，因應自易。但日、俄和議之成尙早，總在三個月以後，此時應請電旨密飭東三省將軍、都統、文武各官，體察目前情形，各抒己見，以備參酌。以上因應一條、善後五條、日俄比較一條，皆專爲東事計。至於修明內政，力變舊習，以免外人乘機要挾，效尤染指，

此乃治本定法，自強通義，累牘難盡，謹專就東事密抒其管見備采。上年九月十六日洞邊旨密籌東三省事宜一摺，大意略同；再此事因體察日本近日情狀，是以覆奏稍遲，合併聲明，請代密奏。（註一）

清廷令整飭廈門商政局。

令曰：

「商部奏，廈門商政局積弊，請將閩省保商事宜改歸商務總會經理一摺。現在振興商政，關繫緊要，華商回籍，疊經諭令地方官、切實保護。茲據該部奏稱，廈門商政局種種弊端，實屬不成事體，嗣後廈門保商事宜，著即改歸商務總會選派員董，認真經理。仍由該部責成該會董等，妥定章程，力加整頓，並飭該管道員等，遇事維持，聯絡一氣，以資保衛。」（註二）

浙江紳商在上海集議，自造浙江鐵路，公舉前署兩淮運使湯壽潛為總理，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為副總理。

美商倍次即粵漢鐵路合興公司代表人，近因湘鄂粵三省士商協力抵制風潮激烈，挽回無術，乃作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之想，忽向浙省當道索辦浙贛鐵路，自杭州築至衢州之常山，以江西邊界為終點。浙省商會頗有允意，後經杭紳樊介軒等聯名會稟浙撫抗拒其議，並電同鄉京官轉電浙撫嚴拒，一面請派代表人至上海與寓滬浙江紳商會議辦法。於是各處代表先後至滬，遂於本日集會於斜橋之洋務局，至者百六十餘人。由嚴筱舫、沈仲禮、王子展登臺演說開會大旨，以拒絕外人籌款自辦為主，又由孫問卿、沈淇泉、張菊生、汪康年代表同鄉京官聲明已由京官公舉湯壽潛為總理，劉錦藻為副總理，問衆意願否，於是東京留學代表何燮侯、金華代表楊士毅、湖州代表湯濟滄、杭州代表武仲英先後登臺聲明承認，而閩座之人亦皆默許，乃電致政府，同時又議廢杭甬鐵路草約改歸自辦，故亦電致盛宣懷。議既畢，遂即散

會。是會也僅就公舉經理之事諮詢大衆，以規意見之向背，若夫籌款之法，辦理之方，則須俟下次開正式會議時再行定奪。（註三）

清商部奏准伊犁將軍馬亮招集商股設立皮毛公司。

商部等奏云：

「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准軍機處片交伊犁將軍馬亮奏，招商集股設立皮毛公司等因一片。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傳知到部，據原奏內稱：蒙古哈薩牧放馬牛羊隻，歷年所收皮毛兩項，均係外來商人前赴游牧地方收買，以茶布雜貨互相易換，商人購獲皮毛，轉運俄商，獲利較厚，計不若官爲設局，興立皮毛公司，派委熟悉蒙哈情形之員，總司其事，蒙古部屬，即選總管佐領老成穩練者，分旗發價收買，哈薩部落即選千百戶股實可靠者，分部發價收買，定期交局，如法選製，交商販運售賣，約計每年出產皮毛，價值不下數十萬金。現在籌款維艱，擬先招商湊集股本銀十萬兩，公中即以茶價所獲餘利二萬金收入股本，其餘即按年報明，儲備本處緩急之用等語。臣等查伊犁僻處西陲，俗尚樸樸，土產惟牲畜爲大宗，歷年所出皮毛，皆係外商收買販運出邊，獲利甚厚，蒙哈愚蠢，自失利權，該將軍擬湊集官商股本，設立皮毛公司，講求選製，發商販售。果能經理得宜，亦足藉開風氣。惟事歸官辦，重在得人，應慎選才守明潔熟悉商務之員，總司其事，收支必求核實，交易尤貴公平，一切規則，均按照奏定商律辦理，力除官場積習，事歸核實，款不虛糜，庶足開關利源，蒙商兩便。至該公司所獲盈餘，除各股主攤分並開支局費外，其餘應酌定成數，專款存儲，以備擴充之用。至公司開辦之先，並應由該將軍妥定派員招股辦事各章程，詳細奏咨立案，並遵章赴商部註冊，以便隨時查核。抑臣等更有進者，自來富國之原，畜牧與農桑並重，西人講求牧務，不遺餘力，北美南澳用此富饒，即骨角皮毛，亦爲製造必需之品。本年三月間，商部據出使俄國大臣胡惟德來咨，籌議做織獸毛，抵制洋貨等因。當經通行各省將軍督撫酌度籌辦在案，天山北路自古爲游牧行國，沙土廣衍，水草肥饒，亟宜廣興牧政，爲工商之基礎。即皮毛兩項，產額亦可驟增，將來辦有成效，再將該公司所獲盈餘，擴充各項實業，在公中不必別籌鉅款，要政可次第設施，且以商家之款專辦商務，於事理亦屬相合。如蒙

俞允，當由臣部咨行該將軍體察情形，飭屬認真舉辦，以興商業而廣利源。得旨如所議行。」（註四）

蒙古諸藩王咨理藩院，請練兵處派北洋知兵大員遄赴蒙古，改練新軍。

蒙古藩王電咨理藩院，以蒙地現練新軍，須得一熟悉練兵事務之大員前往辦理，聞北洋軍政司副使辦理練兵一切事宜，均能措置裕如，即速咨照練兵處，調派軍政司副使姚錫光赴蒙地幫辦練軍，俟稍有頭緒，再令該副使仍回原差。（註五）

查辦西藏事件唐紹儀電告清廷，改訂藏約，收回權利，擬以三十年期，英使不允。（註六）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一三一—一五。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一五一。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五二。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二。

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六日） 清廷授孫家鼐文淵閣大學士，裕德東閣大學士，世續

體仁閣大學士。（註一）

清四川提督馬維騏擊敗膽對喇嘛土司，攻克巴塘。

四川提督馬維騏督率前敵各營，進克大朔關後，直擣奔察木，進逼巴塘，匪勢窮蹙，自焚丁林寺，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二十四日

五二二

將盡殺漢商民人等，各營適至，俱獲保全，遂將巴塘克復。嗣即派各營進剿七村等處，迭次戰勝，馬汝賢生擒最要首逆格桑洛珠一名，逆僧羅戎却本一名，張鴻聲生擒丁林寺內管帳首逆喇嘛河江一名，李克昌生擒番逆澤昌汪學一名，又會同明正土司頭人在亞海貢生擒戕害蘇司鐸之首逆番匪亡休硬不一名，並搜獲蘇司鐸遺骸，馬德在瑪呢熱山後擊斃首逆喇嘛，在身畔搜獲鳳大臣珊瑚頂翠玉翎管，并搜出故員衣物多件。（註二）

清商部奏准以李經方總辦安徽全省鐵路事宜。

商部奏云：

「臣部於光緒三十一年五月間，迭據安徽通省京官翰林院編修呂佩芬等呈稱：竊維中國鐵路，各省士大夫急籌自辦，雖財政拮据，不得不勉力圖維，但功大費鉅，經始非易，必須得名望素著之大員爲之督辦。查有駐滬隨辦商約鐵路事務候補四品京堂李經方，昔年曾充出使日本大臣，又游歷各國，於路政素所講求，以之督辦安徽全省鐵路事務，誠足以資提倡而勝委任。職等瞻念梓桑，情難緘默，公同商酌，就管見所及，擬就安徽鐵路興築籌款各事宜，另繕清摺，援照四川、江西各鐵路成案，公懇據情代奏，請旨定奪等因。臣等伏查近數年間，各省請辦鐵路，風氣漸開，統核各處路線，縱橫聯絡，要以揚子江爲樞紐，而皖省則控扼中流，上通武漢，下達甯滬。目前蘆漢鐵路將次竣功，甯滬鐵路業經興築，至川、漢、江西，亦復各議興辦，該省以上下衝要之區，商務、輻輳之地，誠能及早肇畫，洵屬有裨路權。該省京官呂佩芬等呈稱，援案自行籌築境內鐵路，查閱所擬籌辦事宜，約分計里、計費、辦法、籌款四綱，據稱本省路線發端，宜與鄰省已成之路相接，滬甯鐵路直抵江甯，則安徽路線，宜由蕪湖接至江甯，爲首先應辦之著，此外分大江南北爲兩線，由蕪湖對江之裕溪口起，經全、含、廬、鳳、蒙、亳，以期與蘆漢鐵路相接，計程五百餘里；江南路線由蕪湖經宣城、旌德、徽州，至江西景德鎮爲止，以期與將來贛路相接，計程七百餘里；又由宣城、廣德州至毗連浙界之淮安府止，以期與將來浙路相接，計程二百餘里，統計全省路長共一千

七百餘里。以每里需款萬金，內外通計，約須資本二千萬兩，現擬先由蕪湖築至江甯，名曰蕪甯鐵路，計程不過百八十里，需款祇二百萬之譜。至於籌款之法，大致援川、贛兩省穀捐鹽價辦法，據稱皖省以蕪湖出口之米，徽州行銷外洋之茶，及長江運售之木，三者爲商貨大宗，蕪米每年出口不下四五百萬石，每石捐銀數分，湊足十兩，換給小股票一張，湊足百兩，換給大股票一張，其餘酌提各州縣公積存儲生息，並分派公正紳士，認招股分，以期衆擎易舉。以上各節，臣等復加詳核，所籌辦法，尙屬明晰。至公舉候補四品京堂李經方督辦興修鐵路各事宜，查該京堂係前大學士李鴻章之子，才具精敏，鄉望素孚，既據該省京官呂佩芬等呈請代奏前來，合無仰懇天恩，准將駐滬隨辦商約鐵路事宜候補四品京堂李經方，派令總辦安徽鐵路。所有招股勘路購地興工各事宜，均責成該紳經理，隨時稟呈臣部核奪奏明，切實興辦，藉以統一事權，聯絡衆志，一切遵照臣部奏定章程，逐漸布置，三年以後，仍援照奏辦江西鐵路前案，果有成效，即行奏明酌予獎勵，如日久無功，亦由臣部奏明撤銷差使，以重路政。」得旨：如所議行。（註三）

清戶部議設銅元分局於上海。

清戶部以前在天津開設銀銅元局，頗獲厚利，上海爲商務總匯之區，亟應仿照辦理，擬就舊有機器局廠屋酌量改建，以期合式，並奏派陳宗嫻赴滬查勘，如果廠地合宜，即將購機開辦各事，一律歸其經理，以資妥速。（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軍事，頁四〇一。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五六——五三五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期，財政，頁二四三。

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七日） 清廷派商部右丞紹英，隨同出洋，考求各國政治。

(註一)

上海婦女界舉行抵制美國華工禁約會議。

上海婦女界最先響應抵制美國華工禁約運動者，爲上海務本女校及城東女校，四月二十四日滬學會號召抵制大會，兩校立即參加，至於發動羣衆運動者，則爲施蘭英女士。六月七日，施女士假廣西路裕廬召開會議，到者百餘人。她首先報告開會宗旨及美國虐待華人歷史，次由務本女校學生張昭漢（默君）、王湘齡、廖斌演說，最後施女士提出十條抵制辦法，通過五條，決定分往各埠宣講，勸告內地女界不用美貨；致書男界請求支持；鼓勵資本家興辦工業，以濟國用而杜外利；團結堅持，以免有名無實，貽笑外人；刊登美貨牌號；以此次集會爲永久之中國婦女會；刊刻「中國女子請看」傳單。

本日，上海女界舉行二次抵制會議，由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發動，在大南門內俞家弄商學會舉行，到會者百餘人。會中提議四事：調查習用美貨者；表揚不用美貨者；檢舉私用美貨者；急興女學。並訂定五項辦法：

- 一、所有美貨自今日起請各承認勿買，並請運動親戚鄰居亦勿購買。
- 二、凡有美貨一一收買齊全，陳列於速成女工師範傳習所，任人觀覽，俾便認識。
- 三、美貨我既紛紛抵制，美貨牌名因此更改冒充英國貨物者業已不少，須於速成女工傳習所調查清楚，刊發傳單，知照大眾，以免誤買。
- 四、美貨可以仿造者極夥，卽如各式洋線、領頭雲肩、以及花邊、椅毯等件，又絨線類、帽子雲肩、衣服、鞋、襪等件，又機器織各式斜紋洋布等件，皆可自製，廉價出售，務期實行抵制。
- 五、擬請女工傳習所於暑假後添設一特別科，仿造女子所用之美貨。

會後，學生代表曾千里特函報紙云：「思華工被美人虐待者，皆由於未受教育，故有種種現象……」

趁此機會，廣興教育，以繼其後。吾知人格完全，我既不與美爭，美亦必不虐我。人宜自訟，排外胡爲？我國前途不大有望乎！」（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五。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二八——一三〇。

二十六日（七月二十八日） 孫先生文會晤宋教仁、陳天華於東京「二十世紀之支那」社，縱談革命大勢及革命方法。

孫先生文日前託程家樺轉函宋教仁等同志，約於是日下午在東京「二十世紀之支那社」晤面。宋等如約前往，見孫先生與宮崎寅藏已先在。此爲孫先生首次與宋教仁、陳天華見面，乃先垂詢在東京同志多少，情形如何，教仁未及答，天華即將去歲湖南風潮時，稍談一二，並言及辦事之方法，訖。孫先生乃縱談現今大勢及革命方法，尤以聯絡人才一義，最爲重要。略謂「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明（玉珍）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互相聯絡爲要！方今兩粵之間，民氣强悍，會黨充斥，與清政府爲難，已十餘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壞之能力已有餘矣；但其間人才太少，無一稍有爲之人以主持之；去歲柳州之役，彼等間關至香港招納人才，時余在美國，無以應之也。若現在有數十百人者，出而聯絡之，主張之，一切破壞之前之建設，破壞之後之建設，種種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發難，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從此定矣！」孫先生縱談滔滔，舉座驚服。談至申時，乃約教仁等於後日往赤阪區（亦作赤坂）黑龍會會談，教仁等諾之。（註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五二六

印度、澳洲華商電請清外務部在加爾各答及澳洲設立領事。

印度、澳洲等處華商，因該處華民日聚日多，而政府尚未設有領事保護，致受種種苛待等情，具稟外務部。經外務部咨查英國印度總督，該處共有華民若干，應設領事幾處，據復稱華民之在印度者爲數甚多，而以加爾各答及澳洲兩處爲最繁盛，中國宜設該兩處領事管轄華民。（註二）

清戶部奉旨籌給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隨員等經費銀五十萬兩。（註三）

四川敘州府屏山縣拳匪滋事。

屏山縣屬商州地方，毗連滇境，其地有龍洞山，勢甚陡峻，有拳匪數百人，豎旗於上，經宜賓縣知縣率勇迎剿，山險仰攻不利，亡勇數人，斃匪十餘人，遂將山徑堵截，設圍以困之。（註四）

註一：宋教仁：「我之歷史」，頁六八——六九。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外交，頁一一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期，軍事，頁三六五。

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九日）

宋教仁、陳天華等會於黃興寓所，商談華興會與孫先

生文合作事。

宋教仁偕陳天華至黃興寓，商談與孫先生文合作之問題。先是黃興已與孫先生相晤，孫先生欲聯絡湖南團體中人（即華興會），興已表贊同；而會員中有表示不欲者，故約於本日集議討論。屆時議論紛紜，莫衷一是。興先提議，主張形式上與孫先生合作，而精神上仍存華興會之特點；陳天華則主張完全

聯合；劉揆一反對聯合；教仁取折衷態度，言「既有入會不入會之別，則當研究將來入會者與不入會者之關係如何。」餘人亦各有意見，最後決定悉依個人自由。（註一）

清南北洋海軍提督葉祖珪病卒。

葉祖珪，閩省人，壯年赴英，在克里尼齊埠搭乘英國兵輪悉心講求海軍兵術，又屢抵紐喀斯特爾埠學習兵學。回國之後，光緒二十四年李鴻章保舉爲北洋武員，累進陞北洋水師提督。當日俄開戰時，防範北洋沿海能得維保中立，迨波羅的海艦隊東來，調任南洋水師提督，頗有聲望，遂總統南北兩洋水師，悉心經營，以刷新中國水師講求自強之法爲己任。於軍務暇時，屢次登岸提倡愛國，鼓勵青年。惜素志未建，溘然長逝。（註二）

日本首相桂太郎與美陸軍部長塔夫脫商英日續盟事，並成立協定。

日首相桂太郎爲英日續盟事，與美陸軍部長塔夫脫（William H. Taft）會商，並成立協定書（會談覺書），美不反對日本合併朝鮮，日對非列賓不企圖侵佔，美日共同維持遠東和平。由於本協定，使美國在一九〇九年三月四日羅斯福總統任滿前，實爲英日同盟中之一祕密盟員。（註三）

註一：宋教仁：「我之歷史」，頁六九——七〇。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三日「順天時報」。

註三：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三四。

二十八日（七月三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召開籌備大會，到各省留學生七十

餘人，由孫先生文擔任主席，與會者當即宣誓加盟，誓詞為：「驅除韃虜，恢

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是同盟會明定以三民主義之原則為最高革命綱領矣。

中國同盟會於本年夏初始創於歐洲德、法、比三國，而正式成立則在日本東京，時為乙巳年（一九〇五）七月，正當留學界革命思潮最蓬勃時代。蓋自孫先生文由歐洲抵日後，各省留日學生往訪者，不絕於途，黃興、陳天華、馮自由、張繼、宋教仁、宮崎寅藏等更日夕往還，籌策國事，僉以為非聯合各省革命黨員組織一大團體，決不足以推翻滿清，各省學生之有志者皆贊成之，由各省學生之熱心者轉相號召，遂於本日假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黑龍會，召集中國革命同盟會籌備會，到者七十餘人（係在黑龍會內田良平宅中）。孫先生偕梁慕光、馮自由等自橫濱蒞會，各省同志由黃興、宋教仁、程家樺等通知到會者，有張繼、陳天華、田桐、鄧家彥等十三人；由馮自由通知到會者，有馬君武、胡毅生、朱少穆、劉道一、曹亞伯、但燾等十一人；由胡毅生帶領到會者，有汪兆銘、朱大符、李文範、古應芬諸人；由宮崎寅藏通知到會者，有內田良平、末永節諸人；時甘肅尚未派學生遊學，故是日到場者有十七省人，獨甘肅一省缺席耳。首由孫先生演說革命之理由、革命之形勢與革命之方法，詳言全國革命黨各派應合組新團體，以從事革命工作之必要，衆無異議。衆推先生為會議主席，討論此新團體定名問題，有主張用「對滿同盟會」者，先生曰：「革命之宗旨，不專在排滿，當與廢除專制，創造共和，並行不悖。」乃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復以是會為祕密組織，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簡稱為「中國同盟會」。誓詞如前，即：「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又有數人於「平均地權」一節，要求取消，經先生加以詳細辯難解釋，始獲大多數通過。誓詞與前稍有更改之處，即變「具願書人」為「聯盟人」，「倘有食言」改為「如或渝此」。黃興乃宣告今日開會，原所以結會，即請各人簽名。曹亞

伯首言：「我憑良心簽名」。衆乃皆簽名於一紙。復由各人自書誓詞畢，由孫先生領導各人執行舉手宣誓式（即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傳授手號（先生至隔室分別授會員以同志相見之握手暗號，及三種祕密口號：一曰漢人，二曰中國事物，三曰天下事）。隨與各會員一行新握手禮，欣然道喜曰：「爲君等慶賀，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語畢，室之後部木板忽坍塌，聲如裂帛。孫先生曰：「此乃顛覆滿清之預兆」！衆大鼓掌歡呼。卒乃舉會章起草員，規定章程，舉黃興、馬君武、陳天華、宋教仁、汪兆銘等八人，約於下次開會時提出。（註一）

附錄：孫先生文之中國同盟會會員盟書（註二）

聯盟人廣東省香山縣人孫文，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天運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同盟會會員孫文。

清廷擬向日俄兩國索取賠款一千兆元，以償東三省之損失。（註三）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一九四——一九六。

註二：「國父全集」，第二冊，頁八九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三。

二十九日（七月三十一日） 清廷調青州副都統英慈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歸化城

副都統文瑞為青州副都統，庫倫辦事大臣樸壽為歸化城副都統，西寧辦事大臣延祉為庫倫辦事大臣，甘肅鞏秦階道慶恕為西寧辦事大臣。（註一）

清伊犁將軍長庚奏整頓伊犁邊防，請飭各省籌撥的款，協濟改練新軍兩鎮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六月二十九日

五三〇

。(註二)

清奉天康平縣巡警總巡穆克圖善為日軍所殺。

奉天康平縣知縣殷鴻壽，巡警總巡穆克圖善，均被日人拘至法庫門，分禁關帝廟東西兩廂內，時用毒刑拷訊。至七月初旬，即將穆總巡殺斃。(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六，頁一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八期，中國事紀，頁六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軍事，頁三六七。

六月 港粵等地總商會聘請何啓、陳少白為顧問，與美商會談商訂修約問題。

陳少白與李紀堂、容星橋三人，是時為中國報之總理，在港負責鼓吹革命思想。自抵制美約事起，廣州、香港等處總商會，各舉派代表磋商與美商會談商訂修約問題，各代表乃公聘何啓、陳少白二人為顧問，遇事輒就報館請益。是為革命黨與商界機關接近之嚆矢。(註一)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一七四。

七月

初一日（八月一日） 俄使力請清外務部向日本聲明東清鐵道不得認為日俄和款之事件。（註一）

清湖南巡撫端方奏設陸軍速成學堂，以備改練新軍之用，歲需銀五萬兩，請由善後局籌撥。（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五。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六一。

初二日（八月二日） 俄國參加日俄議和全權代表微德（Sergius Witte）抵紐約。俄國所派與日本議和全權代表微德，於本日抵達紐約。微德曾任俄國藏相十一年，在其任內，利用甘誘、悍脅、巧謀等手段，奪得了在我東三省建築鐵路之權，並圖獨占東三省之一切資源利益。上海中外日報曾以「俄國議和全權微德於中國外交上關係之歷史」為題，發表專文，歷述微德近二十年來在外交上為害中國之經過。茲錄其全文如下：

「今日者，日俄和局已成，俄之奉命議和者，乃二年前忽被解權之藏相微德也。微德執藏相權十有一年，挾其主眷之隆，睥睨一時。癸卯七月，忽被命解權，世界為驚。夫加膝者墜淵，墜淵者加膝，在專制國不為異事，惟微德與中國外交上有密接之關係，故其升其沈，中國人不可不注意。

日何以必征俄，以俄之獨擅東三省鐵路也。我東三省何以有俄鐵路，乃丙申中俄密約所訂，而甘誘、悍脅、巧謀、神通以得此路權者，皆微德一人所幹運也。故原戰必原路，原路必原微，知微方知十年來中俄大交涉，懲前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二日

五三二

克愆後也。

微任藏相，其精力、智識、權勢，人共知之，毋庸贅述。顧其精力、智識、權勢之運於財政界者，則知之，而其運於外交界者未知也。他外交不具論，論其獨關於中國者，論其確見於實事者，以爲我國殷鑒。

十一年中，微德所經營締造，最足震駭全球，成不世偉績者，莫如巧取我東三省地，而橫貫其西伯利亞鐵路一事，至於由橫貫而進於午貫，直通旅大，佔我海口，則又微德所未敢遽下辣手者，（俄外務大臣謨拉維有夫欲建奇功駕微德上，於是有奪佔旅大之舉，微德因之以成南枝路合同。）微德志策萬全，以漸進爲密圖，不以速成爲幸事者也。

光緒十七年春，我駐俄新使者履俄，當其辭朝之日，拜命速探西伯利亞路事以聞，故履俄不旬日，即購彼謀數路線圖，譯繪奏陳，（使者奏時，但言查訪情形，而不言遵命覆奏，一若無關緊要者然。有人當時曾面詢使者，使者曰：滿朝均不知俄鐵路事，而君獨知之，一經提明，豈不因君知臣不知之故，致生忌嫉，不如勿言。即彼圖中所言，宜借道滿洲一語，亦以滿朝不願聞知之故，不敢上聞，使者之用心苦矣。）其時抉擇未定者二問題，一爲自烏拉嶺向黑龍江築一線直通之路，一爲借數大河各水道築水陸互濟之路，（後決用直通線）而東西兩端同時起工之議，（東端起海參崴，西端起茲拉特）則已決定，（是秋今俄主尼哥拉第二方爲太子親至海參崴舉行開工禮。）至黑龍江沿岸線，工艱路遠，垂涎於借道滿洲，亦未嘗不附圖立論，然僅作爲民間私談，而未敢顯述政府意旨，（西國謀一政策，往往先託詞於民間私見，以觀世界之評論，世界謂然則用，世界不謂然則捨，俗謂之放氣球。）固由時機未至，亦由微德未執政權也。

光緒十八年，微德由鐵道行政官任藏相，彼先由鐵道工事官改行政官，於鐵道本三折肱者，且其一切規畫極宏遠，將欲大張國權，減縮工期，節省金錢，（築路於滿洲可較黑龍江沿岸線節省五六千萬云）則目光注射，不眨不眴者，非我中國滿洲地而誰屬乎？各國政治家、外交家，紛然議論，咸謂俄將敷鐵路於中國土上，幾如探險家發明一新地，測候家發明一慧星，無人不舉爲談料，何我國人竟罔聞知也。此其咎不在諸有權有位者，而在無權無位者之未嘗大聲疾呼也。

光緒二十年，中日戰役起，而微德之雄心一躍，六月二十三日兩國始戰，而據念四日德報所載，知俄甲艦四，快艦二，雷艇四，早指高麗，爲干預地矣。不但此也，六月中旬，彼駐京使喀西尼謁李相於天津，早以調處自任矣。回憶咸豐十年英法之役，俄託名調處，無減於英法之索我償款，無減於英法之侵我商權，而安然得我烏蘇里外數千里地，其藉詞調處以謀拓土，成事具在，無待借鏡於遠西，奈我不憶往事，不察鄰謀，且若惟恐其不干預者而固求之，（李相六月電諫駐俄使有語曰：望赴外部聲明國家切託。）惡因萌芽，種於此矣。夫謀吞全滿，乃彼中上下所期以必成者，豈僅微德有是心？惟是時微德權勢，早軼出大藏範圍之外，而侵入外交範圍，故干預遼事，其主謀必推微德，公牘歷歷可證。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念三日，歸遼議起，（是日俄主明諭協助歸遼原約，二三日可定局，一時中外欣然，豈知明諭之後，遼議則無，催不宕而借款議起，則愈逼愈緊，蓋借款以二十日之力逼成，而遼議則歷百八十日而始定也。）夫馬關談判，（三月中旬）遼東七州縣被割，孰不痛心？其亟盼復歸者，國民熱心也，聞俄糾德法以抗日，責令歸我割土，感鄰邦之義舉，誰曰不宜。所惜者，我不知列國大事，不知俄國歷史，（二百餘年專以吞滅他國爲政策）不知其非義舉而實爲便己之陰謀；不知其非愛我而實爲異種之壓制，誤信最貪最詐之國，以爲有實心助我，有實力制日本，貿然惟甘誘之是從，而惡因更昌更熾。彼主持此事者，不在外相羅拔，而在藏相微德，公牘亦歷歷可證。

四月初七日，借款議起，夫二萬萬兩之償金，不借何集，仗鄰誼以起國債，誰曰不宜。所惜者，我不知起國債之方法，（借債必由銀行募集，已非我國所知，況其他之規則與利害乎。）而以爲出庫儲相借。（總署四月蒸電云：俄戶部所籌究係官款抑商款。）不知其國計之貧弱，而以爲有餘款相借，（俄國商民貧弱，且政府乏信用，故不能起內國國債，即所謂外國國債者，亦惟法國以前債過鉅，有不能中止之勢，英美均難於起俄債，設當國者知俄情如此，則其所以謀借款者，不問而知其有野心矣。）不知代借國債與代保國債之不以自主相待，（英使忠告以俄之相待，有礙中國國體，政府亦心驚電詢，駐使屢電均代解釋，而政府乃決計允借。）而欲以波蘭相待，（俄人最好強，以鉅款借人，而藉以干預其國事，其借波蘭以鉅款也，禁其治水軍，限其治陸軍，波得款無所用，則又爲之巧立名目，俾羣朝貴分潤，以塞其口，而滅弱鄰國之計以成。）政府受其迫脅（動以借款不速決有礙歸還爲言）駐使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二日

五三四

受其籠絡，而惡因遂牢固不復可解。彼主持其事者，尤不在他人而在微德。日本藉歸遼以亟迫借議，（遼費三千萬兩，尤俄所藉以迫成借款者。）乃借議甫有成說，（合同於閏五月十四日訂）而假道敷路之說又熾。歸遼者，歸我土地，歸我主權也。假道敷路者，侵我土地，侵我主權也。一歸一侵，二議並發，不憚矛盾，非微德無此力，無此識，無此權勢。此二議並發，不出半月，（一在三月二十三，一在四月初七。）逼成借款；又不出二旬，乃訂借約，（閏五月十四）而遼事遂遷延不問矣。

八月廿六日，遼事漸定，以為奪自日本之手，歸於我國之手矣。孰意同日即由喀西尼照會總署，派員勘滿洲鐵路。照會甫來，勘員已數隊並進，技師率哥薩克兵持械任居吉林、甯古塔城，及橫行各地，較日本之佔七州縣何如？歸遼云乎哉！歸遼云乎哉！

是年九月二日，總署據南洋大臣之電奏，奏陳自造東省鐵路，奮力借款，為抵俄之策，是總署亦知俄路之為害。又據海參崴商務委員李家鏊所條陳，與南洋大臣所電奏，函詢駐使以俄謀之所在，駐使遲至翌年二月四日答曰：李家鏊謂造路至營口、旅順，張香帥謂至鴨綠江口，皆誤以俄路歸宿在中國海口，情形隔膜，可以無庸置議云云。以世界共知之俄謀，而代為之諱，此在庸暗者，每以為敵謀未著，不宜危詞悚聽，不知代諱敵謀，誤國更罪。戊戌以後，曰營口，曰旅順，曰鴨綠江，均載入條約，向所謂誤以歸宿為在中國海口者，後竟何如，答者亦應悔前言。十一月十三日，派王之春充賀加冕使，十二月廿七日，忽罷之春而改派李相，此四句中，彼內而微德，外而喀西尼，合謀所以致李相誘李相者，各國皆知，（時派邵友濂副李相，而俄志在專用李相一人，故阻邵。）李相方困守無聊，得此安得不感俄。

光緒二十二年二月，李相航海赴俄，俄近之以兵艦，（有王爵吳克託穆司基者，奉命乘艦迎李相於波賽，即載李相至阿迭薩登岸，吳為微德密友。）待之以王禮。（彼時賀使雲集，俄先向我聲明，除親王外不備館舍，故駐使方代李相賃屋，而正月二十四日彼外部又言，專為李相備館舍，且諸事豐腆，此電一傳，內外心醉。）三月十八日，李相方抵俄都，而十九日總署去電，已告俄使向索敷路權。在署意尚商接造，而二十一日李相返電，已暗露密約意，以為挾制。且外客到國，與外相未面，先面藏相，他事未談，先談密約，微德之敏腕何如哉。

四月十四日行賀禮，乃李相此行之專職，而孰知其專事密約也。初一日密約稿已達北京，初二日逼促電又達北京，十二日再促電又達北京，十八日遂奉畫押之命，於是驚天駭地之密約，成於李相一人，成於一月之間，彼微德誠忠俄矣。

當李相之甫蒞俄也，微德面索路權，李相答曰：此外交上事，願君任藏相者勿預。微不答，翌日傳俄主命，命李相密談，毋許他人預聞，惟許最親密之傳譯一人侍，李相乃率其子經方進，俄主又面索路權，且訂密約，微德手腕，李相非其敵也。

五月念三日，鐵路合同、銀行合同兩稿電京，禍在鐵路，於銀行不足論矣。（以五百萬兩之現款憑空贈銀行。

李相此行歸國，號於衆曰，予老無他能，惟此行可保三十年不見兵革，蓋恃以爲有密約在也，（密約遍傳於西報，文雖不同，事意則同，中國人舍總理衙門三數人外，無知者，士大夫更欲訪不得。）乃以密約之故，釀成甲辰黃白劇戰。李相有知，當亦恨數十年之聰明，爲微德一人所敗矣。

光緒二十三年正月，有吳克托穆斯基回聘答禮之舉。答者，答李相來聘所致禮也。吳克爲微德死友，居華俄銀行總理之職，（俄恐中國以吳是商非官，見輕李相，蒸電力任，決不敢輕，有益邦交且可兼商鐵路銀行事。）假內廷官員之名，奉君命，致隆禮，先羅陳以示駐使，（表面儒上二分，一最精，一次之，吳克均羅示駐使，有鑽冠一，不知價，時計值一萬盧布，勳章各式全分，價亦不貲，青金石桌面二，孔翠石大瓶二，均俄產珍品，吳克云尙有他品不便相告，聞當時駐使默然。）運致者凡二百數十箱，權要大臣各有贈，（吳克亦不示駐使，但言次要大臣各贈俄產礦製鼻煙壺，金時計等。）興臺各有贈。（擔物苦力每人贈呢料一丈二尺）據李相函告，言朝野感歎，吳之術，卽微之術也。

夫所謂兩國二百年和好無間，近益親密，（卽指密約）願長享太平，勿聽他國讒言，（指英美）勿任他國干預（指日本之於滿洲事）數語，雖爲俄君臣上下口頭禪，不絕於耳，而一經微德運用，尤浸淫易入，又能不惜巨費，以徧餌要貴，（微德巡視鐵路，復命書一則曰，因築路而並行需用者甚多。再則曰，遇有爲難盡力化解，不能惜費

云云，即包含一切。）故所事必成，受害者迷不及覺，旁觀者迅不及知。自干預歸遼，逼成借款，更計致李相，勒訂密約，年餘之間，滿洲全土，盡歸掌握，即以俄國滅取人士之慣例例之。其時速利鉅，亦前未有二。微德既成如此奇勳，亦欲稍一停頓，內養國力，外避世忌，吳克曾屢告我駐使，言微德遠志，仍欲用賄賂和平手段，以經營朝鮮。朝鮮定，則迤邐向西，不出十年，滿、蒙、新疆、西藏，均不勞而定。（吳克之志，尤在專用佛教力以籠絡蒙古、西藏，兼及回疆，以佐微德大勳，其家蓄佛像數千枚，屢邀我駐使往觀，且明言爲收拾蒙藏人心之作用。）如此，則外人不覺，根本既固，然後驅馬向黃河流域。噫！果如微志，正不知我國民之對外何策矣。

乃同時彼外相謨拉維育夫者，（繼羅拔爲外相）嫉微德居藏相之職，而建外交上未有之奇勳。思有以駕之，乃商其駐中國公使巴布羅福，嗾德人驟責三國協議歸遼之酬報，（三國者俄德法也）不應借教案強奪膠州灣以爲之先，（光緒二十一年十月十一日，奉旨允借膠州灣爲俄艦十餘停泊過冬之所，在俄非不延膠，徒以旅順尤陸路易通，故甯舍膠。）而已奪旅大以爲之繼，（謨拉曾自造銅像，立於彼得帝之旁，手持佔奪旅大條約獻於彼得之狀，以示仰承遺詔，克成奇功之意。）微德不謂然也，以爲是喚起中國人惡感情，且惹起世界側目，不如計誘賄通之。雖緩必成也，而謨拉不信也。（巴布羅福復謨拉之言曰：中國極感俄，極願將旅大贈俄，謨拉計遂決，巴言雖未足信，然謂中國朝貴必無此心，亦所不敢言。）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巴布羅福與李相、張蔭桓定割讓旅大之約於北京，閏三月初七日，駐俄使楊儒，專使許景澄，（時充德國駐使，於此事爲專使。）與彼外相謨拉定割讓專條於俄都，五月十八日，又定南枝路合同，（枝路之允已定於三月七日京約第八條）微德以爲未得旅大則已，既得旅大則戰局終不能免，惟有以趕成鐵路爲第一義，故晝夜篝火敲冰，從事於幹枝兩路，竟於二年內告成暫路。

張蔭桓曾銜賀命使英，（光緒二十二年賀英女皇即位五十年）喀西尼微服潛赴英，密邀蔭桓游俄，（時長江諸疆臣頗疑蔭桓赴俄之舉，但皆疑游計之出自蔭桓，而不知其被誘。）抵俄不旬日，待以隆禮，贈以至貴勳章，（俄譙蔭桓有英國駐使在座，英使見蔭桓驟佩俄章，詢所從來，蔭桓答新受，英使即電本國亦贈貴章於蔭桓，然事機已遜於俄。）蓋略爲其國籠一權要也，乃戊戌之變，蔭桓被遣，行至烏魯木齊，親筆密書告貸於楊儒，中有句曰：□□

口何必下此毒手云云。口者，微之兇犬也，蔭桓既確知已遭俄毒，且確知毒出口手，即不能不疑毒出於微謀，但不知忽優禮，忽下毒，一反一覆，為何種原因，然其爲不滿俄意則無疑，故楊儒得書後，恐懼尤甚，以爲蔭桓本俄所籠致，且終不免遭毒，凡自問不如蔭桓者，其敢稍拂俄意乎？迨蔭桓被殺，（光緒念六年六月末）儒更驚俄力之絕大，尤不敢忤俄，此滿洲條約事事譽俄，冀博俄歡之所由來也，恐本儒心以爲心者之尙不乏人也。

八月十三日北京事變，十六日俄兵入京城，爲各國先，名爲保護使館，實欲助誅新黨也，此巴布羅福循用舊例，乘人危，謀人國之故策也。而微德不謂然也，微意但欲煽使兩黨自相爭殺，即可漁利，而不必獨樹射的也，故巴志不行。

光緒念六年拳匪事起，又爲微德贈一絕大機遇，微德於此，亦一生懸命。此事原因，根於種種秘密，茲不具論，亦未始不根於年來膠州灣棄，旅順、大連灣棄，威海衛棄，廣州灣棄所激動。棄地雖始於膠，然自旅大棄而接踵愈多，國民愈憤，此本微德所顧慮者也。況此亂俄以有鐵路故，關繫尤重。路者，微最注意，方亂之熾也，微頗以種怨於旅大，而發現於滿洲者咎謨拉，謨拉本不甘讓，徒以莫自由解，不免憂急，一旦猝然暴死，或曰憂憤腦裂而死，或曰自飲劇藥而死，疑莫能明。（謨拉每夕必飲香冰酒一瓶而臥，是夕從會議歸，獨飲二瓶，殆議時有所不如意乎？翌晨起如常度飲加非，亦如常例，惟侍者既進加非逾常期，不見鈴喚侍者，窺室見其加非已飲，而人欲於椅，諦視之，乃已死矣。）謨拉死，而滿事方針，更全決於微。繼任外相者，曰拉謨斯獨夫，知仰微意而已。

微知此亂結果，於遠東必有進步，非仍前策利用李相不可。然李相雖舊交，今相隔萬里，又非利用駐使楊儒，以媒介於李相不可。故入夏後，微與儒交往加密；與李相電報往復，亦頻且祕，一面以背約不能保路責中國，爲歸罪地步；一面以兩國密交無間，欺政府，爲愚弄地步。儒本昏庸，畏俄而已，信微而已。李相老練，自不同儒，然已勢方孤，亦正欲利用微德以自衛，故交微加密。

五月二十日，李相奉召北上。十七日俄外部面告我駐使曰：已電格使，請太后召李公回京定亂。是李相之召，謀出格使，且知是時交民巷雖已被兵，而俄使館尙得與至要之地通消息，時毒張蔭桓之口君，正在圍中也，外部之言，微德之謀也。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二日

五三八

李相奉命北上，逡巡不敢行，（五月奉命，閏八月中到京。）名畏聯軍，實畏政府之欲殺己也。微德密遣軍艦伺李相於滬，（據楊儒七月十九日電，艦已在滬。）載之北，又迅以陸隊護入京，（阿列克希甫派隊送，實微德所謀定。）名衛李相，實用李相也。彼內外合謀，先撤其聯軍之一部分，以移屯於滿洲，此舉一以市惠，二以諱弱，三更增駐滿兵力，可謂三善。又以不必嚴索罪魁之虛說，博舊黨歡心。微德更遣吳克托穆斯基，密懷其至尊無上高位者之手書，將令面達於我至尊無上高位者之前，（吳克至我使館辭行，自拍其胸曰：此中有至寶。）雖不知書中何詞，書亦終未得達，然微德用意，不可謂不獨得驪珠。

李相抵京之後，各國談判未開之先，時微德方事靜觀，夫豈不願乘時獲利，亦明知各國之猜忌深也，而儒不知也。躍其驟躋權要之希望，圖一因事見功之機會，則莫如從東三省著手，言餽於微，微漫應之。儒急電李相，李相恃與微有舊，亦未始不欲因此見功。至於商議之必多失而少得，則李相與儒，均明知而甘讓者也。微德見李相與儒之亟亟於此也，亦姑與試談，李相方電託微德命吳克充駐華使，便秘密。奈七國耳目，專注於俄，略聞中俄之有私議也，先立一不分割中國土地之約，繼創一公約外不准有私約之議，微於是變易方針，改議滿約於北京之策，為議於俄都，移利用李相之策，為兼用儒，密為儒索全權大臣甚堅，儒先未知也。十一月十二日，儒得全權大臣之命，驟遭殊寵，感俄入髓，亦信俄入髓。

滿洲條約者，讓棄東三省之約也，而儒等措詞，則曰交收東三省之約，（儒自撰一書，敘滿約始末告世，名曰中俄會商交收東三省全案彙存。）中國官樣，不求於實事免損害，但求於文字保體面，已成慣例，正與俄國政策，但求有益實事，不妨假我虛名者，適相翕合。微尤深知，（昔議借款，在我欲去俄國代保字改為俄國墊付字，微謂此於實事無別，何必改，駐使曰：本不求實事有別，但求字面有別，微一笑而允。）況李相與儒，滿謂東省乃俄國兵力所佔，自應有所讓贈。然十一月念七日，微德口述約章十二條告儒，即儒亦不能不咋舌。

雖然，李相與儒，視政權、兵權、財權、地權之盡讓，口筆爭而已，心中蔑如也，以為是俄理有應得也。所不滿於俄者，謂不應推東省而及蒙古、新疆耳。方確遵俄意，堅信俄說，務祕務速，意在一舉告成。不謂十二月初一日，日本使臣小村壽太郎，首發俄隱謀於北京，李相與儒乃大憤。往復電報，痛詆日本，不遺餘力；為俄解釋，

亦不遺餘力。

十二月三十日，俄外部交儒約稿十二條，與微口述者略同。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初七日，爲約稿刪成十一條者嚴迫畫押之期，（此十一條不但與微德口述之十二條無甚區別，且與增祺客夏所訂所謂增阿九款者亦大同小異，而儒乃以廢增阿九款爲大功。）微德悍驚無匹，儒等自不能不縮短。奈英、美、日三國持公論，東南鉅公三數人陳忠諫，轟烈不可遏，儒雖痛切他人阻撓，究未敢遽畫押也。微德忽嚴忽寬，（却國書不受，拒儒謁不見，不可謂不嚴。然期迫則示意可展一二日，期過又示意可代求俄主加恩仍允畫押，不爲已廢，無非欲儒與李相密謀瞞列國，瞞東南鉅公而暗行畫押。）既以威脅儒，復以利誘儒。二月初五日下午，面許儒於旅順或奉天，任儒自擇一地，爲之置產建屋，永保富貴。並曰：畫押即獲嚴譴，亦無礙。況現今中國國力，試問敢不請示於外國，而加罪使臣否？君其勿畏。君即以畫押故不敢歸國，而安居旅奉，永享俄利，亦何憚而不爲。微自謂此策百無一失，執意我使臣楊儒，天良不泯，嚴詞不納，（此二月初五日午後事，翌日再與外部一面。）儒知內外荊棘，不得已，於二月初六日午後，以下車傾跌神思恍惚電傳，儒既稱病，滿約於是爲一挫。

八九月，李相與俄使雷薩，又議四條之約，（李相九月江電告儒）其語語損我便彼，固不待言。微德更令寶至德者，（華俄銀行代辦）附立合同，包攬東省商務各種生業，及其餘天生自然之利，已允矣，而東南又轟烈，李相所謂江督受日本唆弄鼓惑，樞議翻騰。適二十七日李相死，滿約於是爲再挫，微德利用李相，至死方休。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十日，楊儒死，微德臨弔，慨然曰：吾失一聰明好友。蓋心有不忍，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也。三月初一日，王文韶與俄使雷薩定四條之約於北京，名曰撤兵，不啻加兵留兵，無非用微德本意，處處以鐵路責難於中國，爲毀約地步。

是年多，微德巡察極東鐵路回國，其時路工既成，戰局亦萌，然微德終不欲遽言戰也。觀其覆命書慮事周密，而詞含無盡，無非欲藉路之殖民，以興工，以惠商，首肇其根本，潛厚其勢力，而不欲驟張威權，以喚醒我國民，其謀我至毒，而其謀國則不可謂不忠。

光緒二十九年三月，滿約七條之續議又起，大旨與前約略同，中一條言不許蒙古行新政，夫中國不行新政，豈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二、三日

五四〇

獨蒙古，彼豈不知，然不能不慮者，無論何地，新政偶有萌芽，即非俄國之利，借蒙古一語，張他處禁遏之本耳。此七條者，政府正擬酌諾。使臣謂宜予下臺，乃中外又轟烈一時，彼豈甘作罷，然滿約於是爲三挫。

七月微德被命罷權，中俄大交涉之方針亦一變，俄有親王名阿勒克西者，（此親王爲今皇之近支叔，又爲今皇之親妹夫，俄皇室於近支自相婚娶爲常例。）信任一清貴名裴夙勃拉若夫者，（先年曾入瘋人院，即在鴨綠江遼東一帶招用鬍匪之主任者。）謂微德和平政策之未足盡君上孝養宮庭之心，政策專主猛進，故驟罷微德，而十月間遂回兵據奉天，拒日本商議，十二月遂開戰局。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日俄和局成，日本大阪報有中國使臣謂此後中俄自行交涉滿事，不關他國，必更親密一條，我使臣當不至作此昏謬語。二十年來，中國受微德之害，至於此極，俄有東事，必與微商無疑。我國之秉鈞者，觀十年之既往，料三省之將來，一語不慎，便牽國本，可不思哉？可不懼哉？故論微德與中國關係若此，以爲當局者戒。（註一）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外日報」。

初三日（八月三日） 上海士紳設立「城廂內外總工程局」。

程如下：

工程局之設立，在整頓地方，抵制外人侵佔，開通地方風氣，助官司之不及與興民生之大利。其章程如下：

一、選舉董事。甲、工程局之設，爲整頓地方一切之事，抵制外人侵佔，開通內地風氣，助官司之不及，興民生之大利，事關創辦，全在得人，故以選舉董事爲第一要義。乙、工程局以上海縣知縣爲督辦，不另派委員，局設辦事總董一員，辦事幫董二員，會議董事九員，總董必須本籍紳士充當，幫董一本籍，一客籍，均須殷實商人不用，紳士會議董事，不論土客紳商。丙、選舉之法，總董必須聲望素著，操守可信，識見明通，才具開展。幫董必須身家殷實，事理明白，勤幹有爲，廉潔自愛。會議董事必須通達時務，居心公正，均於開會日由本地紳士及城廂內外各業商董書名投櫃，秉公選舉，擇多數者充當。丁、辦事總董、幫董，均須常駐局中，不得不

優給薪水，總董月支薪水夫馬銀二百四十兩，幫董每員月支薪水夫馬銀一百二十兩，飯食由局供給。戊、辦事總董三年一舉，客籍幫董四年一舉，本籍幫董五年一舉，如年限內有違背公理，傷害公德，及才不勝任或意外事故，由會議董事主政開特別大會，憑衆辭退，另行選舉。會議董事有以上情節，在尋常開會時辭退另舉。己、總董權限，主一切應與應革之事，會商督辦經督辦認可者，即由總董辦理，督辦不得掣肘，如督辦不認可，而事關重大，勢在必行者，邀集會議董事共決可否，其有會議董事不能決者，開特別大會公共決議。庚、局中出入銀錢，皆由幫董管理，幫董兩人，一司銀錢，一司庶務，每三箇月輪管，如春季甲管銀錢，乙管庶務，夏季乙管銀錢，甲管庶務，每日將收支帳送總董過目蓋章，每季送督辦蓋印，每年造徵信錄備示大衆。辛、局中應設司事若干人，由總幫董酌量定額，至多不得過十人，如用十人，則總董選用六人，幫董各選用二人，司事薪水俟派定職司後，由會議董事議定，服役之下人名數工食，均由總幫董酌定。

二、建設議場。甲、地方大事，斷不能一二人定議，故須設一議場，凡事須經衆議決者開會集議，每年常例開會兩次，一在夏季，一在冬季，如衆人有議興議革之事，皆可在此時提議。乙、議場須在城廂適中之地建一敞屋，可容三千人坐位，除工程局議事外，學堂演說亦可借用。

三、清查地畝。甲、城廂內外居民房屋地基，數百年來未經清丈，致多膠轕不清，現既設立工程局，應將各戶地畝按照所執咸豐五年之田單，舉行清丈，如丈少者，詳請減糧；丈多者，照數補糧，不追既往，惟須照時值補繳地價。其無田單者，以印契爲憑，或有印契遺失未經報案者，以糧串爲憑，俱由局董會同段董辦理，不假手書差，務絕騷擾、索詐、徇私、賄串等弊。乙、清丈地畝，逐戶繪圖，注明四址丈尺，另由工程局給發執照，附圖於後。蓋用縣印以後，無論有單無單，均以此照爲憑。丙、照費計畝繳納，大約一畝地納銀五錢，不加絲毫小費。丁、清丈後溢出之地，所繳價錢及工程局執照費，均充局用，由局造冊報縣詳司，一面列入徵信錄。

四、開築馬路。甲、欲市廛之興旺，必將街路開拓，使行人便利，城中東西大街尙寬，餘皆狹隘，一時未能改良，城外如浦灘，馬路基址頗寬，修造亦尙合法，其自十六鋪橋至董家渡之老馬路，造不合法，行人不便，載重之車，覆轍相尋，亟宜改築。其北自陸家石橋經郎家橋至花衣街之路，中間寬窄不等，且多曲折，亦須一律改作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三日

五四二

馬路。此三條爲南北幹路，幹路造好，則馬車、人力車來往便利，居租界之人，皆願自北之南矣。其支路則大小東門直街俱尙寬展，惟造法不佳，車行不便，其他若毛家衙、黃家碼頭至黃家嘴角，董家渡大街至小南門，均須開拓改築。庶枝幹相通，來往便利，南市商務必日旺，居民亦必日多。乙、城中雖一時未能開通，而沿城亦可造一幹路。丙、西北一帶並非租界，而法工董局築成馬路，設捕收捐，不一而足，侵礙主權，陰行展拓，害非淺鮮，應先將西門外方浜橋起至斜橋一路，設法收回，自修自管，此路本有可歸我管之約，想道署有案可查。

五、整理河渠。甲、通行之河，如城外之護城河，穿城之肇家浜，均須疏通，不宜任其淤塞。護城河縣志載寬三丈，今大東門外寬處尙有三二丈，小東門、新北門一帶則侵佔日窄，或不及丈，應一律改爲寬二丈四尺，兩旁俱打橋脚砌駁，岸中間開深，通潮之日，置閘啓閉，常蓄水五六尺，以便船隻往來。乙、城中溝渠甚多，年久失浚，淤淺污穢，大礙衛生，亟宜逐一填塞，其向爲陰溝出水者，仍做暗溝，以流通積水。

六、推廣警察。甲、城中警察額僅二百名，限於經費，不能增多，今城廂內外既設總工程局，則十六舖外馬路之工程局，自應歸併，舊有之巡捕，亦應改爲警察，其十六舖內街二十三舖及西門一帶，均須添設巡警，庶歸一律。乙、城中開辦警察時，原議官紳合辦，是以總局派有紳士會議，嗣後應以上海縣爲警察總辦，以工程局總董爲警察會辦，裁去總巡等名目，各分局俱以紳士爲局長，不派委員，則輿情較可，相洽辦理，亦可期切實。丙、警察學堂本宜常年開設，因限於經費，於兩班學生派出後即撤，以致續補者皆不學之徒，誠非正辦，應再延請教習，重開學堂，切實教育，一面選派學生赴日本學習，以備將來進步。

七、考求工程。甲、工程局既設一切築馬路、砌陰溝各項工程，均須有熟諳之人方可舉辦，泰西建築設有專科，速宜選派學生出洋學習，爲將來經久之計，自前興作迫不及待，若延請洋工師，不但費鉅，且恐不能浹洽，宜訪求華人之熟悉工程者，到局承辦。乙、中國向不以工人爲上等，故習此者，身分不高，品流亦雜，然士夫中不乏講求工作之人，宜分別延雇，俾可互相研究，且資督率。

八、派員發審。甲、工程局原係官督紳辦，然縣主政務殷繁，若事無大小概行送縣，必有日不暇給之勢，應請特派

工程局發審委員州縣一員，佐貳一員，凡警察各分局案件，概送工程局發審委員訊問，可了者卽了案，情稍重者，仍送縣究辦。乙、發審委員宜由地方會議公舉，指名請派，州縣薪水與總董同，佐貳與幫董同，若辦事判訟不孚輿論，隨時由總董、幫董開會公議，稟道撤換。（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期，內務，頁一九四——一九九。

初五日（八月五日） 英印度皇后輪船前年撞沉中國寰泰兵輪一案，已在倫敦結案。

中國巡洋艦寰泰號被印度公司之皇后輪船撞沉一案，曾上控於英京。今此案業由中國政府控諸倫敦按察司公堂，由總按察司威金生君判定，原告得直，皇后船主應賠償一切，并罰繳堂費。嗣因被告不服，復上控於英京之司法院，該院審訊之餘，亦以寰泰號與皇后船未曾相撞時，係同向而行，惟寰泰在前，皇后船在後，斷無彼此相撞之理，必因皇后船鹵莽前駛，致將寰泰撞沉無疑，遂仍認皇后船爲有過，而判定寰泰得直，一切賠償悉照按察司所判辦理。（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外交，頁一一一。

初七日（八月七日） 清督辦電政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禁止外人在中國境內私設無線電報及擅設電話。

清督辦電政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等奏以外國新創無線電報輕巧便利，最易闖入中土，請援照公例，聲明無論何國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國境內私設，以維電政。又奏請聲明中國電話，除通商口岸已設之電話外，無論何地何人，凡未經中國政府及電局允准者，概不准擅設電話，以保電利。（註一）

附錄：袁世凱等奏請禁止外人私設無線電報及電話摺（註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五、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七日

五四四

奏爲外國創行無線電報，擬請在中國境內防禁私設，以維電政，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竊維電報爲郵政樞紐，中國自創設電報以來，久荷朝廷保護，買回外洋水線，推廣各地陸線，逐漸徧及行省。前年奉旨電政改歸官辦，准各商照舊附股，收回國家應有之權，仍與商民共利，爲中國最完全之商務，乃外人未干預之政權。近聞泰西創設無線電報，並有暗中闖入中國之事。查各處修造鐵路，沿路安設電線，已慮鐵路所經一帶所有電報商利爲其所奪，經臣等籌議設法限制，咨商外務部與各處鐵路議定專條以保電利。今無線電機係至爲輕便之物，隨地可設，尤爲防不勝防。伏查英國無線電報則例，凡未領執照者，不准私立無線電臺，及私用無線電機，無論在岸在船，必先稟請郵電政大臣，商妥海陸軍衙門及商務處，然後發給執照。其領照者，須遵例施行方可安設，違者罰款監禁，或罰作苦工，電具充公等因。察其防範之嚴，知其私設之害。臣等查電政爲國家特權，現既設官專辦，所有各路商電，各省官電，均歸電政大臣統理。外洋新創無線電報，輕巧便利，最易闖入中土，自應援照公例，聲明除津榆通道一帶，各國駐兵未撤以前，應歸另案辦理外，無論何國何人，一概不准在中國境內私設無線電報，如不遵行，按例科罰，其中國各處海陸軍隊，或有需用此項無線電報者，應隨時知照電政大臣辦理。臣等爲電務緊要保持商利政權起見，相應請旨敕下外務部查照立案，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

再查中國電話，前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經侍郎臣盛宣懷奏准歸併電局辦理，臣等接辦電政後，於廣東、天津、北京等處先後籌設電話。又庚子以後丹商璞爾生在天津一帶設立之電話，經飭電局與該洋商竭力磋商，備價收回，統計京、津、粵三處開辦電話暨常年開支，所費不貲，惟賴電話爲電局獨得之利權，所冀通行漸廣，收其餘利以爲彌補。乃近來各通商口岸洋商，在租界自設電話，久已無可爭辯，又往往以接至內地爲請，侵奪電利莫此爲甚，雖經電局堅拒，而既未明定辦法，防範殊難，相應請旨聲明，中國電話准歸電局經辦，除通商口岸已設之電話外，無論何地何人，凡未經中國政府及電局允准者，概不准擅設電話，以保電利而維主權，並請敕下外務部查照立案，謹合詞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

清直督袁世凱奏呈「天津四鄉巡警章程」。

清直督袁世凱奏：擬定天津四鄉巡警章程十二條：一、劃區域；二、挑巡警；三、教功課；四、查戶口；五、重巡邏；六、慎訪查；七、防災害；八、維風化；九、聯紳董；十、備器械；十一、定權限；十二、明賞罰。（註三）袁世凱奏文如下：

「奏爲擬定天津四鄉巡警章程繕具清單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前於直隸省城遵旨創設保定警務局，並添設警務學堂，當將擬定章程於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專摺奏陳。欽奉硃批知道了，著即認真舉辦，逐漸推行，單併發，欽此。欽遵在案，嗣經通飭各屬一律仿辦。現據各州縣陸續稟設者，雖已有九十餘處，而大半有名無實，惟天津爲通商巨埠，華洋雜處，辦理尤爲注意。三年以來，次第改良，奸宄不行，閭閻安堵，成效昭著，中外翕然，祇以財力未充，僅及城廂，尙遺村鎮。查外國警察之制，上通政府，下達窮鄉，就地抽捐，以取諸民者仍用諸民，故官無籌款之勞，民無橫徵之怨，證諸周禮，修閭野廬之職，管子軌里連鄉之制，今古同符。臣惟立法貴乎因時，時既至，則迎機易導，治民期乎立信，信既孚，則下令如流，因督飭天津巡警總局道員趙秉鈞，先從天津四鄉辦起，以爲各屬模範。該道心精力果，遇事講求，呈擬章程十二條，業經試辦數月，所需經費以地方本有之青苗會支更費及賽會演戲一切無益有餘之款酌提充用，視村莊之大小，定警兵之多寡，殷富之區，按五十戶出一名，荒僻之區，按百戶出一名，初次清查四鄉，共有七萬五千四百七十八戶，暫定巡警七百二十四名，月餉由村董酌定支給，官不經手。其總分局區官弁薪工馬匹雜支，月需銀一千八百餘兩，應由官發給，以示體恤。開辦之初，先從清查戶口入手。酌定禁令，務去民害，犯者名曰違警，由巡官受理，即警察應有之司法權也。此外命盜、戶婚、田土等案，仍歸地方官管理，即地方官固有之裁判權也。次在維持治安，凡有關於公共利害之事，官紳聯合，徐議興革，但使實力奉行，綿歷歲月，不獨鄉曲愚民漸明，公理漸知，公益汎兵衙役，亦可以次裁撤，催科傳案，則一呼即至，無擾累之虞，募兵退伍，則有籍可稽，無頂替之弊。一切興學校、清賦稅、推行新政、移易風俗，有事半而功倍者。即天津一縣計之，城鄉人民共有七十六萬一千八百九十七口之多，責成知縣一身，雖賢者不能爲治，遠稽漢代鄉亭之職，近師日本町村之法，昔人謂小官多則天下治，諒哉斯言。朝廷振興庶政，百度維新，方將更定裁判之權，畫一地方之制，惟學校驅民爲善，而巡警禁民爲非，道前定則不窮，事易能則可久，此臣所爲兢兢夙夜不敢以苟簡自安者也。此項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七、八日

五四六

天津四鄉巡警章程，雖未必悉臻美備，但據目前程度，實為新政根基，除通飭各屬認真籌辦外，謹恭摺繕單上呈御覽。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初四日。」（註四）

清駐伊犁將軍馬亮電請飭下各省督撫籌措邊防餉項。（註五）

清直督袁世凱札飭所屬遍設胥吏學堂。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以各署書吏不乏上流，胥役則愈下，以致有營私舞弊情事，擬設胥吏學堂，仿照初等小學堂章程，先由天津創設，次第推廣，胥役除每日辦公時刻外，均予授課，以提高素質。（註六）

按：「胥吏」，指官署中給使役者也。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四。

註二：「袁世凱奏摺專輯」，(4)，頁一九五二——一九五四。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四。

註四：「袁世凱奏摺專輯」，(4)，頁一九五四。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六。

註六：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順天時報」。

初八日（八月八日） 清廷諭令岑春煊、張之洞妥籌派員出洋募集華股，將粵漢鐵路贖回自辦。

路贖回自辦。

清廷諭，以粵漢鐵路爭回自辦，贖路約需銀七百餘萬兩，廣東分任三百萬兩，已由張之洞代借洋債應急。惟洋債還款，粵力斷無可籌，特派太僕卿張振勳出洋集款，廣召內外華商，不令暗雜洋股，著岑春煊會商張之洞妥籌辦理。（註一）

清廷准依湖南巡撫端方之奏請，開常德、湘潭為商埠，並仿西法自行開採平江金礦。

湖南全省商務，以常德、湘潭為兩大市場，各國極為注意，且湘省礦產富饒，久為外人垂涎，湘撫端方因而奏請先將常德、湘潭自開商埠。端方並另摺奏請准將平江金礦改用西法自行開採，以保主權而杜隱患。茲錄端方兩摺原文如下：

一、湖南巡撫端方奏請自開商埠籌辦情形摺

「奏為常德湘潭自開商埠，謹將籌辦大概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採買土貨訂為專條，內港行輪載於附約，不獨門戶洞開，即堂奧腹地，亦無不流通，貿易日盛月新，居交通之時代，而為閉塞抵制之謀，誠非策矣。顧各國約開口岸，動多牽掣，實費磋商，或此國所索專界，而別國藉口均藉；或甲國業已允行，而乙國又來駁議，誠不如自開商埠，猶足顧主權而防流弊也。湘省自岳州開埠，章程一切尚稱謹嚴，顧地處下游，於湘省全境仍隔重湖，土貨貿遷，無甚關係。又夙為經過孔道，並非商貨聚集之場，故開辦多年，洋商不樂僑居，關稅亦從未暢旺。迨二十六年英日在上海議訂商約，仍不免於長沙開埠之要求，長沙固省會要區，然南來商貨率聚於長沙上游，外來商輪停泊暫經，仍換內港執照上駛，以就市場，此亦他處開埠所罕有之辦法。臣查湖南全省商務，本以常德、湘潭為兩大市場，蓋滇黔百貨輸委中原，由沅水經流以達長江流域，無不以常德為停儲改運之區，湘潭則西南路煤鐵紙煙行棧所集，河水寬深，擅商場之形勢，遠勝省垣，而又萍鄉鐵路已達縣屬，洙州尤為交通要道。臣往往在鄂垣，聞外國商家議及南省商務，咸謂口岸建置地勢未宜，致使土產之銷不暢，交易之利不開，誠為可惜。嘗為之揣度情形，知各國注意方殷，恐有更端之請，抵任以來，即電致上海商約大臣呂海寰、盛宣懷，略謂常德、湘潭兩埠，因現議自開，請將此兩埠劃出，勿入條約，一面派委司道就該兩處切實履勘。查得常德東門外皇經閣一帶，堪以建設商場，惟地較卑下，尚須填築，方能合用。又對河之善卷村洲，形勢略高，或可預備擴充，作為租界。湘潭繁盛之處在城外西南一帶，袤延十餘里，英日商人二年前，已援照內港章程在該處租設碼頭堆棧，與長沙從前情事相同，雖不責

令遷移，而該處人煙太密，品類不齊，亦未便即作為租界，止能劃定河街一段，為輪船停泊之處。惟對河南岸驛枕山面水，氣局較寬，擬在該處指明界址，為將來各國商家租建之區。以上兩處，均因迫於地勢，故參用內港行輪附件中沿河兩岸之說，不為指定一隅，且免限制過嚴，轉令範圍易越，其各種章程則謹守岳州自開口岸舊章，苟非於地方情勢大有不宜，不欲輕為改動，而所尤為注意者，則地方巡警工程諸事，必操之自我，庶足泯異議而保主權。至該處關務監督，常德應歸岳州關監督兼辦，湘潭應歸長沙關監督兼辦，其開埠經費，常德歸江漢岳州兩關之上流，商務擴張，局面自必恢闊，建置各項未便過從減省，致召譏評，擬請飭下戶部先行籌撥的款二十萬兩，以應要需，仍責成該監督覈實動支，逐款報銷，不得略涉濫費。湘潭與省城相離僅九十里，輪船往還頃刻可達，用人辦事兼顧非難，應即作為長沙分關，一切可從節省，擬飭該監督暫從關稅項下提撥動支，實用實銷，勿稍浮冒。以上籌辦自開口岸各情，均於開通商務之中力存保守主權之意，如蒙俞允，應請飭下外務部先行立案，一面由臣督飭洋務局司道暨該監督等會同覈議詳細章程，再行咨部覆覈，通咨各國駐使定期開關。所有擬辦常德、湘潭各自開口岸大致情形，是否有當，理合會同湖廣總督臣張之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二、湖南巡撫端方奏陳湘省礦務自保利權摺

「奏為籌辦湘省礦務，擬先將平江金礦改用西法自行開采，以保利權而杜隱患，恭摺密陳，仰祈聖鑒事。竊查湘省礦產饒富，環球豔稱，久為外人所涎羨。近年以來，疊由前撫臣設法保護，設立礦務總局，及礦務總公司，並更定總公司詳細章程，均經奏奉俞旨允准在案。臣到任後，訪知湘省礦產素多，往往勾串外商，私立合同，隱售礦產。又經將著名痞徒嚴密查拏，量予懲處，近雖稍知斂跡，然大利所在，人必爭趨，抑且牽及外人，動相挾制，若不亟籌妥策，必至防不勝防，毫無實際。現與該局司道熟商辦法，惟有擇礦產之尤著者自辦一二處，俟其成效大著，樹之風聲，則足以堅紳民愛護之心，即隱以消異族覬覦之志。茲查有岳州府屬平江縣黃金洞金礦，礦質最佳，去歲夏秋之間，奧商璞來克，英商埃士，美商薩達禮三次入山窺探，並有痞棍勾引，希圖購地之案，該礦本由礦務局用土法開辦，所獲不敷成本，亦經延聘外國礦師，祇以技藝不精，機器又不合用，幾用廢置。當飭該局遴聘德國著名礦師柯和，驗有該國大學堂卒業文憑，與之詳立合同，嚴定權限，務期周妥，一無流弊。又經派員偕往驗看取苗

化鍊，見其含金甚富，不致虧折，然後令其購買新機，仍兼用舊存機件，開鑿試辦。局本不足，或挪借官款，或招集商股，總期竭力辦成，自保地利，一俟辦有眉目，再行詳晰奏聞。蓋湘省今日此舉，雖不免露肘決踵之情形，而實爲拔本塞源之至計，事關中國利權命脈，斷不敢稍滋疑阻，貽誤將來。除分咨外，理合恭摺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再此摺牽涉外交，是以敬謹密陳，應請毋庸發鈔，合併聲明，謹奏。」（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五。

註二：「端忠敏公奏稿」，卷五，頁三八——四〇。

註三：「端忠敏公奏稿」，卷五，頁四一——四二。

初九日（八月九日） 日俄和議開始，雙方正式互換全權議和證書。

旅順俄軍降服之後，俄國已喪失經營極東之樞要地，即克復平和之先機也。奉天大會戰後，俄君臣不少挫，一方派大軍進滿洲，一方派波羅的艦隊東航，和機尚未熟。四月中旬，風傳美總統盧斯福將調停和局，然不見諸實行，及日本海海戰之後，美總統果向二國斡旋。（英爲日本同盟國，法爲俄同盟國，德與俄接近，斡旋和局者，除美總統，他無適當之人）五月，美總統以謀人類幸福，終止戰鬥，由兩國即時直接媾和之意，勸告日俄兩國政府，兩國政府皆應其勸。斯時日本以連戰連勝之故，本以戰勝者之態度臨俄國，將要求賠償軍費，然俄國以日軍尚未進俄領一步，僅失所獲中國之利益而止，毫不以戰敗者自居，又媾和意思不由本國發起，方調大軍進滿洲，示繼續戰爭。而日本精銳士卒悉盡，爲俄國所知，此日本媾和談判困難之所以也。日本派小村壽太郎外務爲首席全權，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爲次席全權，小村全權於六月二十三日抵紐約。俄派微德爲首席全權，前駐日公使羅梭爲次席全權，七月二日抵紐約。美總統介紹兩國全權會合，舉杯祝慶，定樸資茅斯爲會商地，本日，兩國全權第一次會於樸資茅斯，翌十日爲正式會見，互證全權狀，締結休戰條約，然後進入和案談判。（註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八、九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初九、十日

五五〇

註一：劉彥：「中國外交史」，上冊，頁二九五—二九六。

初十日（八月十日） 清成都將軍綽哈布、四川總督錫良會奏提督馬維騏率軍勦平

巴塘匪亂情形。

本年三月間，巴塘喇嘛使番匪糾衆生事，並戕害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殺斃法國教士，四川提督馬維騏奉令親率諸軍進克巴塘，勦平邊亂。綽哈布等奏文如下：

「查本年二三月間，巴塘喇嘛造言煽亂，嗾使番匪，糾衆生事，戕害駐藏幫辦大臣鳳全等，並殺斃法國教士，土司又復助逆，以致全臺變動，邊境騷然。奴才先因鑪邊迭有事端，奏派提臣馬維騏躬率所部赴鑪，至是遵旨遴委建昌道趙爾豐添募勇營，會同勦辦。惟用兵關外，首慮饋餉紆阻，尤慮蠻荒響應，特委道員文緯督理糧運，夫驟缺乏，百計經營，而宣諭之員，履險於膽桑番寨之中，順逆漸明，始得解其附結，布置粗定，馬維騏、趙爾豐乃能振旅西征，後先馳抵裏塘。維時巴塘喇嘛土司等誓衆祭旗，出而抵禦，節節關隘，扼險設伏，圮橋掘堑，拒我師徒。馬維騏以爲殄寇必貴速也，亟於六月十一二三日，親率五營，次第開拔，分道並進。十八日，師次二郎灣，其山後頭殿喇嘛寺地勢高峻，已有悍匪嘯聚，竟圖橫襲我軍。馬維騏先派中營黃啓文、馬德昌帶隊往攻，礮石雨下，我軍張炳奎等受傷。次日，馬維騏親往應援搏戰，軍士攀木猱升而上，斃匪數十名，陣斬首要喀珠大哇、惻忍、吉村三名，而照珠等二名亦屬魁酋，並爲鎗斃，餘匪始各逃散，奪獲鎗械，並有開墾官物在內。是日，後營馬汝賢、右營李克昌、靖邊營張鴻聲會師於雲南橋，逼匪漸卻，甫至三壩關，諸營會圍兜擊，勇氣百倍，酣戰兩時之久，陣斬逆目日根彭錯、喇嘛因勾夾伙等四名，遂奪其關。二十日，副中營馬德，又在喇嘛寺突遇賊隊三百騎，趨取官糧，該營奪其精銳以敗之，於是羣匪皆退據大所關，併力遏守。關本石壁峭峙，盛夏猶積冰雪，尙恐仰攻不易，密遣馬德暨幫帶江定邦、馬榮魁等，繞道六十里，以拊其背。馬榮魁於二十三日丑刻，途遇匪糧，奪獲糈糈八獸。是日午刻，諸營前後夾擊，匪等擁衆撲犯，把總陳天恩等，連發巨礮，衝分中道，因各突馳而上，克取雄關，要逆喇嘛工

布汪阿那等俱殲焉。是役也，斃匪數百名，我軍亦有傷亡，由此迭破要隘，直搗奔察木。二十四日，各營克復巴塘，喇嘛本爾丁林寺爲巢穴，及是勢不能支，舉火自燬，率衆渡河，拆橋而遁，我軍追逐江干，鎗斃淹斃者百餘名。二十六日，馬維騏抵臺，詰究倡亂本末，安撫被難商民，解散脅從，分別良莠，立將正土司羅進寶、副土司郭宗扎保，一併從嚴拘禁。查知戕害鳳全之喇嘛阿澤、番匪隆本郎吉，并寺中勘布壩哥未格，以及稔惡最著之阿江及格桑落米、阿松格斗等，猶多竄逸，且肇亂之由，原因溝內七村之番燒毀壘場而起，該番現猶散伏象山一帶，若不痛加懲創，將虞灰燼復燃。馬維騏分派營員，帶隊四出，期於窮巨慝而清餘孽。七月初三至初十等日，馬汝賢搜匪於阿奶西，生擒格桑洛米、羅戎卻本二名，惟林菁深密，馬汝賢遇伏，受傷甚重，裹創以返。而張鴻聲則於三叉岔路擒獲阿江，李克昌則於象山生擒澤昌汪學，馬德則於河西嗎呢熱山生擒阿澤，與汪定邦、賈廷貴等，均多斬馘。各營搜勦殆遍，日有俘獲，共拿繳九子鎗七十餘桿，并在阿江身旁，搜獲鳳全頂珠翎管，澤昌汪學身旁，亦有殉難各員衣具，又在土司處，搜獲教堂銀物，兩司鐸屍骸，均經尋獲，辨視無誤。主教倪德隆單開最要之匪玠休硬不，及往鹽井調兵打毀教堂之喇嘛格桑吉村，先後弋致，其有擒到各匪，孰爲凶逆，悉經當時目擊之委員吳錫珍等指認的確，旋獲隆本郎吉，供認鎗中鳳全腦後不諱，而阿松格斗等，亦多就獲。經此懲創以後，蕩滌瑕穢，遐荒震聳，人心胥安，全臺底定。迭據提臣文電咨報前來，奴才等已將要略電陳，仰紆宸念，一面復致提臣等，迅提該正副土司暨擒獲匪犯，各予駢戮，用以舒中外之憤。該臺善後諸務，暨應勦捕通匪，即飭趙爾豐統兵留駐，詳加審度，妥籌辦理，俾可一勞永逸，無虞扞格。馬維騏酌留所部，餘當凱撤回省，稍休勞瘁，藉省饋運。伏查鳳全遵旨籌辦邊務，雖欲振興屯墾，亦未嘗以峻急行之，祇因擬請限制寺僧人數一疏，喇嘛聞知，中懷怨懟，飛誣構謗，鼓惑愚頑，正副土司初不過潛預逆謀，繼則公然助惡，屢投印文於奴才等署，竟稱鳳全教練洋操，袒庇洋人，應即加之誅戮，若川省派兵壓境，惟有糾合臺衆，聯聚邊番，以死抗拒等語。狂悖實爲至極，該僧等驕橫自大，固屬匪伊朝夕，然使臣暫駐，偶有拂其志欲，輒敢蓄謀慘害。自乾隆十五年前藏朱爾墨特之變，至今百餘年，誠西陲所未見，且鳳全從死百餘人之衆，兩司鐸又罹其厄，焚毀教堂糧署，厥罪皆不容誅。揆其狼性野心，以爲憑險可以負隅，結援可以召黨，軍行倍苦，兵食難支，因而藐視王師，遂致始終怙惡。詎知提臣等深愧醜虜不滅，則藏衛道梗，邊事將不堪問

，故馬維祺毅然以前敵自任，趙爾豐提兵繼進，力籌策應，更保其後路無憂。尤難者，當毛了土司烏拉失誤之時，中道絕糧，士有餒色，馬維祺拊慰之下，忍飢奮起，轉戰而前，蓋由馬維祺將略夙優，治軍最得士心，臨陣乃能用命。現在殲平邊亂，論功行賞，應求特沛殊施，甄敘優加，共昭勸勵。博多歡巴圖魯四川提督馬維祺，功宣絕徼，忠勇冠時，洞達經權，機謀悉合，擬請賞給頭品頂戴，並賞穿黃馬褂。頭品頂戴四川建昌道趙爾豐，籌策周詳，聲援自壯，推功讓美，艱苦弗辭，擬請敕部從優議敘。花翎已革廣西補用道錢錫寶，贊畫有方，功勤特著，前已請銷永不敘用字樣，擬請開復原官銜枝，仍留原省以原班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四川試用道文偉，區畫殫心，瞻軍無缺，擬請仍以道員補用。續補靖邊五營營官等，材武出衆，破壘擒渠，花翎指分。四川試用同知李克昌，擬請免補同知以知府留川補用。都司馬汝賢，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守備黃啓文，擬請免補都司以游擊儘先補用。千總馬德，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把總汪定邦、賈廷貴，均擬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守備職銜張鴻聲，擬請以守備儘先補用。隨營員弁等，親冒矢石，克捷有勞，已革同知銜四川開縣知縣鄧允惠，擬請開復原官銜，仍留原省補用，並免繳捐復銀兩。暫革四川試用通判沈續緒，擬請開復暫革處分，免補本班以直隸州知州留川補用。知縣用分省試用縣丞葉啓祐，擬請免補本班以知縣分省補用。都司馬榮魁，擬請免補游擊以參將儘先補用。千總馬德昌，擬請免補守備以都司儘先補用。把總陳天恩、陳萬林、李連祿，均擬請免補千總以守備儘先補用。已保把總劉友章，擬請免補把總，以千總儘先補用。總兵銜明正宣慰使司甲木參瓊珀，擬請賞加提督銜。花翎四品頂戴明正土舍甲木參格旺，擬請賞加參將銜。其餘異常出力文武暨陣亡勇弁，容俟提臣等咨報到日，再行核明彙案分請獎卹。清廷諭：綽哈布、錫良等奏，諸軍進克巴塘，戡平邊亂一摺，本年春間，巴塘番匪煽亂，戕害駐藏大臣鳳全等，迭經電諭該將軍總督，趕緊派兵勦辦。茲據奏稱，馬維祺等親率各營，直搗巢穴，將戕害鳳全之正犯喇嘛阿澤、隆本郎吉等，及其餘各犯，悉正典型，巨懸翦除，全臺底定。辦理尙爲迅速，自應量予甄敘，四川提督馬維祺，著賞給頭品頂戴，並著賞穿黃馬褂。四川建昌道趙爾豐，著交部從優議敘。出力各員，除錢錫寶甫經准銷永不敘用，毋庸加恩外，餘均著照所請，以示獎勵。」（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八三—五三八六。

十一日（八月十一日）

上海商界領袖曾鑄發表「留別天下同胞書」，堅持抵制美

貨運動。

上海的抵制美貨運動本非由某一個人所發動，而是商會的集體行動。然而由於曾鑄曾領銜發電，致使人們以爲他是領袖。他在商會中固然以年高德邁受人尊敬，但畢竟只是一個商董，並無特別地位，並不能控制或順利的運用商會，反而成爲被攻擊的目標。

曾氏是以一個殉道者的立場，發表「留別天下同胞書」，引起了廣大的憤慨、同情和支持，紛紛表明誓爲曾氏後援，支持抵制運動，抵制運動益趨積極。

曾氏「留別天下同胞書」節略如下：

「七月八日收到數封密函，九日又有素不相識之客人求見。密函與來客都詳言：某國人以爲華人團體若成，勢將不利各國，若不猛力壓制，歐西之人恐不能安居中土；某某等人已定計謀害曾氏，準備運動當道，恐嚇政府，雖糜鉅萬，在所不惜。來客並力勸曾氏暫時走避，否則萬難免禍，言次淚隨聲下。曾氏即正告來客：當日領銜發電時，已決心以一死許此公益事，既以一死許之，今日從而避之，有此理乎？且僕一人畏死，更惹全球輕視，謂中國人性質不過畏死而已；輕視如故，殘賊如故，奴隸如故，牛羊如故，固不消說，而僕遂爲天下罪人矣。……傳語同胞，死於美人，死於業美貨者，皆僕正當死法，雖死猶生，無遺憾。所不能無耿耿者，僕死之後，同胞既畏恫嚇，又畏壓制，團體因而解散，此後二萬萬方里任人分割，四萬萬同胞聽人踐踏，既無復成人格之一日，又無挽回國勢之一日，此則九泉有知，死有餘憾者。所願曾少卿死後，千萬曾少卿相繼而起，挽回國勢，爭成人格，有與列強並峙於大地之一日，則僕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至我死之後，不可與死我者爲難，抵制辦法仍以人人不用美貨爲宗旨，千萬不可暴動，若貽各國以不文明口實，則我死亦不瞑目也。」（註一）

清北洋大臣袁世凱奏請委總兵薩鎮冰接統南北洋海軍。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一日

五五四

南北洋海軍統領葉祖珪因病去逝，袁世凱奏請委薩鎮冰接統，袁世凱奏文如次：

「奏爲武職大員因病出缺，請旨迅賜簡放，並遵員接統海軍，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據江海關道袁樹勛電稱：總理南北洋海軍事宜廣東水師提督葉祖珪，近由金陵旋滬，在江陰察看水雷各營，感觸暑證，病勢驟劇，中西兼治，吐瀉仍未少減，遽於本年六月二十七日，因病出缺等情。臣等維南北洋海軍目前正須合力整頓，關繫重要，亟應分別遴員接統，俾專責成。查廣東南澳鎮總兵薩鎮冰，廉明堅定，膽略俱優，本係代理北洋海軍統領，經臣世凱委令接統北洋海軍，藉資熟手，其南北洋海軍事宜，臣等往復電商，併委薩鎮冰總理，以一事權，而期整理。至所遺廣東水師提督員缺，應請旨迅賜簡放，以重職守。除查明該故提督葉祖珪生前事蹟另案奏請恩卹外，謹合詞恭摺具陳。」（註二）

清政務處議准在奉天試行地方自治。（註三）

清戶部電囑各督撫整頓圉法。

中國圖法每省各異，其制對於商務頗有妨害，故自張百熙調任戶部後，即與財政處議商改革事宜，謀逐漸統一各省圖法。（註四）

清商部電囑各督撫整頓保商局事。（註五）

清皖撫誠勳及皖省紳士，電請外務部力拒英商開辦銅官山礦務，並請自行開辦。

安徽銅官山鑛，前由英商凱約翰承辦，近因期限已過，由清外務部聲明作廢，英使尚未答覆，忽有倫華公司代理人哈托華前赴鑛地，稟報開辦，經英使牒請外務部，轉咨安徽巡撫誠勳，請求協助，外務部當即電詢皖撫，皖撫以洋商在華辦鑛，應以合同爲憑，此案係上年英商凱約翰在京所訂，約章

條款內並無哈氏之名姓，貿然稟報派人開辦，實屬違背例章，電請外務部力阻，並註銷前約，改由華人自辦。（註六）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

註二：「袁世凱奏摺專輯」，(四)，頁一九六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六。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六。

註六：「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三八。

十二日（八月十二日） 清廷以綏遠城將軍貽穀兼署歸化城副都統。（註一）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電覆軍機處、外務部，對粵漢鐵路合同，主張廢約收回自辦。

張之洞電文如下：

「奉齊電旨敬悉。查粵漢鐵路議與合興廢約一事，疊奉寄諭責成之洞妥籌辦理，以挽利權。遵經電商盛宣懷，會電駐美使臣梁誠照會美外部，聲明合興違背合同，三省紳民萬口一詞，力持廢約。朝廷俯順輿情，不能強數千萬人遷就壞局，自蹙生路等語。美外部自接此照會，口氣始鬆。嗣因盛宣懷與湘紳意見不洽，旋復患病，之洞屢次去電，皆不能復。三省紳民及在東西洋各國之中國留學生，紛紛電致之洞，情詞迫切，萬口沸騰，力請之洞為三省紳民代表獨力擔承。之洞不得不慨然肩任，許三省以必能收回，始稍帖然，乃徑電梁使切商辦法。自之洞與梁使直接商辦，不攙雜他人以後，宗旨始歸畫一。惟合興股東要挾刁難，屢議屢悔，相持半載有餘，之洞堅持定見，相機操縱，費盡苦心，始克磋商就範。五月初，經梁使聘用之美前外部大臣福士達，與合興聘用之美前兵部大臣路提，美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一、十二日

前按察使英格瀾等，商定節略文曰：茲因中國政府將建築鐵路之特權及合同注銷作廢，又不准合興續辦路工，惟情願給以公道償費。此項償費訂定，總數美金六百七十五萬元，中國政府可將合興在中國所有產業、已成鐵路、鐵路材料、測量圖表、開鑿特權，以及在中國所有權利，無論明指暗包，一概全行收管。所有合興已提之中國政府借票，除已售之二百二十二萬二千元外，一概交還中國政府查收。至此項已售之二百二十二萬二千元，或交還，或收存，仍聽買主自便。如買主願意收存，或全數，或少數，每百元應按九十元計，由總數六百七十五萬元之內扣抵。惟不論如何辦法，此項二百二十二萬二千元借票，在西一千九百五年五月一號，並付息銀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元。中國政府須至本日起，於三箇月內照數付給。又總共六百七十五萬元內，中國政府須至本日起，於三箇月先交二百萬元，所餘之數須自本日起，限六箇月內一律清付，合興照收所有交款，訂明由中國政府妥速籌辦。中國政府所交之款，須至一千九百五年五月一號起，至交款日止，按年息五元計加付利息。以上辦法應由中國政府及合興股東批准，方作定議。一千九百五年六月一月號，福士達、路提、英格瀾簽押。此粵漢鐵路爭回自辦之實在情形也，彼時因此約尙是草議，須得比股東約期會議後，方能作准。又須將鄂湘粵三省應攤此項償費，妥商籌備，始有把握，是以未敢輕率瀆陳。現在此項贖路之款，三省紳民以急切難得現款，必須先借外債，再行陸續籌還，又以償費數鉅，難認不無爲難，堅屬之洞統籌合借，再爲酌數分派。當向英國商妥暫借英金一百十萬鎊，約合華銀八百萬兩，以十年清還，年息四釐半，不折不扣，並不須以鐵路作抵，已由英領事將草合同送來，准可作數。正在電致梁使轉催合興股東，從速定議。茲接梁使電稱，合興股東摩根受比王唆使，意圖翻悔。美總統亦接到駐京美使柔克義電稱，中國政府無意廢約，且甚願美國接辦等語。查此事屢奉諭旨，飭籌廢約力保路權，三省紳民爲大局起見，志堅意決，僉謂此路舍贖回自辦，更無第二層辦法。湘紳已呈明設立湖南鐵路籌款購地公司，粵亦派定正紳來鄂會議開辦路工事宜，並議定國民贖路股票辦法，分投勸辦。鄂士鄂民尤急盼觀成，若仍令美國接辦，比股必不能退，比股即是法股，法與俄合，是此路仍在俄法掌握之中，危險不可思議，非但英國必有責言，即三省紳民及中國在東西洋留學生，亦必羣起譁噪，竭力憤爭，不咸不休，勢將橫生枝節，別釀事端。之洞固不能當此重咎，且於國體大有妨礙，仰懇聖明鑒察。此路所爭者，乃三省鐵路之主權，非爭三省鐵路之商利。敕下外務部，將朝廷俯察三省輿情，決定除此

辦法別無通融之意，照會駐京美使，並由外務部電知駐美梁使照會美政府，俾得堅持前說，不致功敗垂成，爲外交笑柄，國家大局幸甚，三省士民幸甚。除俟美股東定再行奏明請旨畫押，暨粵督請派張振勳出洋招股一事容商妥另奏外，請代奏，文。」（註二）

英日訂立新同盟條約。

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之日英同盟條約，以五年爲期，日俄戰爭中，日本以此同盟受無限利益。（法國不敢明助俄國，俄國黑海艦隊不得與波羅的艦隊同往極東，東洋英國殖民地不許俄艦碇泊，又英國維持西歐之輿論。）及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尚未結局之時，日本恐俄國聯合他國重來，欲繼續日英同盟，且增重其關係，以資援助。而英國初與日本結同盟之目的，實爲維持本國在極東勢力，與俄國均衡起見，茲以日本之力，驅逐俄國極東之侵略，遂亦欲擴張同盟効力於印度方面，以制俄羅斯對於中央亞細亞之侵略。當日俄媾和尚未成立之時，駐英日公使林董與英外務大臣蘭斯頓締結日英第二次同盟協約，條約於本日訂立，全文如左：

「日英兩國政府，願將一千九百二年一月三十日兩政府間締結之同盟協約，代以新約。

甲 確保東亞及印度地域全局之平和。

乙 確保中國之獨立與領土保全，及列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以維持列國之公共利益。

丙 保全東亞及印度地域兩締盟國之領土權，並防護該地域兩締盟國之特殊利益。

以上記之三項爲目的，協定左之各條：

一 上文記述兩國之權利利益，有迫於危殆之時，兩國政府互相通告，爲保護被侵略之權利利益，協同商取對付手段。

二 兩締盟國之一方，非自挑發，而受一國或數國之攻擊，與侵略行動，該締盟國爲防護上文記述之領土權與特殊利益，至於交戰之時，他一方之締盟國直與援助，爲協同戰鬥，媾和亦雙方合意爲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二日

三 英國以日本對於韓國有政事上、軍事上、及經濟上之卓絕利益，若日本爲保護增進該利益，對韓國執行指導監理及保護之必要處分時，英國承認之，但該處分不得反乎列國商工業機會均等主義。

四 關於印度國境安全之一切事項，英國有特殊利益，若英國爲擁護印度領地，對於印度國境之附近執行必要處分時，日本承認英國有此權利。

五 兩締盟國無論何方，若不經他一方協議，不得與他國另結違背本協約之別約。

六 現在之日俄戰爭，英國繼續守嚴正中立，若他一國或數國援助俄國與日本交戰之時，英國即援助日本，協同戰鬥，媾和亦雙方合意爲之。

七 兩締盟國之一方，依本協約規定，對於他一方，出兵力援助之時，其條件與其實行方法，由兩國海陸軍當局者協定之，又該當局者關於相互利益之問題，當隨時協議，不稍隔閡。

八 本協約限於不抵觸第六條之規定，自調印之日起，十年間有効力，若第十年期滿時之十二箇月以前，兩締約國，皆無廢約之意思時，則本協約以同盟國之一方，自表示廢約意思之日起，仍繼續効力一年，但此一年期滿時，若同盟國一方在交戰中，則本同盟當繼續至媾和結局之時。

此項日英新同盟與舊同盟之相異點：一爲適用之範圍，前限於中韓地域，茲則擴張至印度方面；二爲同盟之性質，前近似防守同盟，茲則純爲攻守同盟；三爲權利之承認，前英國僅承認日本對於韓國有特殊利益而止，茲則承認日本對於韓國有指導監督保護之必要處分權。故本條約中，特創除舊同盟約中之「韓國獨立」文字，日本則承認英國對於印度國境等處，有必要處分權利，其結果爲日本合併韓國，與英國對於雲南西藏及其他印度邊境，得爲自由處分之張本，於是日本遂昇入世界強國之伴伍，占東洋外交之重要地位。（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六。

註二：「張文襄公全集」，（三），卷八五，頁二四—二六。

註三：劉彥：「中國外交史」，上冊，頁三二五—三二七。

十三日（八月十三日） 東京中國留學生舉行盛大集會，歡迎孫先生文，與會者一千三百餘人，為空前盛舉。孫先生即席發表演說，闡揚民族主義真義，主張中國應建設為共和國，聽者感奮。

是日下午，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麴町區富士見樓，舉行歡迎孫文先生大會。午前，宋教仁等即先至會場，佈置一切。下午二時許，孫先生至，遂開會，首由宋教仁致開會詞，衆皆拍手喝采。（註一）旋請孫先生發表演說。孫先生遂以藹然可親之色，颯爽不羣之姿，緩步走上講臺，臺下掌聲大起。孫先生先謝留學生歡迎之盛意，繼述其革命之主張與經歷，認為民族主義之發展已有一日千里之勢。孫先生謂：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為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斥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為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為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為我國賀也！願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其非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註二）

至是羣衆鼓掌，久而不歇。孫先生旋繼續演說，主張中國應於光復後，建設屹立於世界之一大共和國。孫先生謂：

「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臺者利用之而不可，吾儕既據此大舞臺，而反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為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註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二、十三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三日

五六〇

孫先生演說過程中，掌聲時起，不絕於耳，而聽衆亦愈集愈多。初到會者爲六七百人，而後來者猶絡繹不絕。門外擁擠不通，警吏命封門，諸人在外不得入。然猶不忍去，咸佇立於街側以仰望樓上。有女學生十餘人，結隊而來，至則門閉，警察守之，女學生大憤，恨恨而返。（註四）而餘衆以不得入，遂大喧嘩。宋教仁乃出，攀援至門額上，細述人衆原因，並開門聽其進入。（註五）室內則階上階下，廳內廳外，皆爲人潮，幾無容膝之地。綜計到會者一千三百餘人，東京自有中國留學生以來，開會之人數，未有如此之多，且皆服裝整齊，洵爲東京留學界之空前盛舉。

是日與會者，親睹孫先生之丰采，並親聆孫先生精警之演說，無不鼓舞興奮，視孫先生爲中國之英雄。陳天華且以「中國英雄中之英雄」稱譽孫先生，其言曰：

「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以將來有大望，雖爲本族之英雄，而其爲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爲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視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詞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國民所公認也。」（註六）

是日大會之經過，陳天華撰有「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一文以述之。孫先生之演說，亦有同志爲之記錄，題曰：「中國應建設共和國」。茲將此兩文附錄於下：

附錄：

一、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註七）

有失敗之英雄，有成功之英雄。英雄而成功也，人謳歌之；英雄而失敗也，人哀吟之。若夫屢失敗而將來有成功可望之英雄，則世界之視線集焉。是故歐美之於英雄也，於其未至，則通書以相訊問，於其戾止，則開會以盛歡迎。貴紳淑女，黃叟稚童，爭握其手，有接其警歎者，則以爲希世之榮。甚至如加里波的之至英，英人欲留其所着

之衣以爲紀念，頃刻而其衣片片撕盡，迄今思之，其狂愚誠不可及，亦足以窺見白人崇拜英雄之一斑。夫於異國之英雄，猶有其然也，況爲本族之英雄乎？況爲本族屢失敗而將來有望之英雄乎？人之想望其風采，願接其顏色也，何怪其然！

孫君逸仙者，非成功之英雄，而失敗之英雄也；非異國之英雄，而本族之英雄也。雖屢失敗，而以將來有大望，雖爲本族之英雄，而其爲英雄也，決不可以本族限之，實爲世界之大人物。彼之理想，彼之抱負，非徒注視於本族止也，欲於全球之政界上社會上開一新紀元，放一大異彩。後世吾不知也，各國吾不知也，以現在之中國論，則吾敢下一斷辭曰：是吾四萬萬人之代表也，是中國英雄中之英雄也！斯言也，微獨吾信之，國民所公認也。

先是孫君由亞而美，由美而歐，所至之處，旅外華民及學生，開會歡迎，公請孫君演說。各國之政黨，亦皆倒屣以迎孫君。孫君既獲聞各國大政治家之緒論，益以參觀所得，學識愈富，熱度愈漲。亟欲貢獻祖國，乃於乙巳孟秋，由歐洲返日本橫濱，旅東同人聞之，派代表百餘人，恭迓於埠。於陽曆八月十三日，開歡迎會於東京麹町區之富士見樓。

富士見樓者，居於駿河臺之麓，後臨一小河，遊艇如織。隔岸爲砲兵工廠，煙突林立，黑雲蔽天，聲隆隆不絕，雄壯殆不可名狀，爲日本一名區，有嘉客則宴於是。結構雖不大宏敞，頗爲精巧，蓋素爲日本集會之所也。是日至者千三百餘人，已告滿員，後至者皆不得入。然猶不忍去，佇立於街側以仰望樓上者復數百人。有女學生十餘人，結隊而來，至則門閉，警察守焉，女學生大憤，恨恨而返。然室內則已無隙地，階上下，廳內外，皆滿。暑氣如蒸，汗臭不可響邇。余乃偷出戶外吸空氣。有小假山，屹立池中，四週噴水，紅色魚遊泳其間，樓外則葡萄披籬下垂，綠蔭覆焉，從此而下，有小門。門側繫一遊艇，風景絕佳，神氣爲之清爽。未幾而廳內拍掌聲起，余急入，則來賓日人某某等，先孫君而至。約過二十分許，孫君着鮮白之衣，數人導之，拾級而上，滿場拍掌迎之。立後者，爲前者所蔽，跂足以望，擁擠更甚，然皆肅靜無譁。東京自有留學生以來，開會之人數，未有如是日之多而且整齊者也。

無何，孫君以藹然可親之色，颯爽不羣之姿，從人叢中，出現於演臺上，拍掌聲又起。孫君先謝歡迎之盛意，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三日

五六二

繼續述環遊全球所歷，衆人拍掌不絕，終乃就時下之問題，而爲一源源本本之大演說，今節錄其精要於下：

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義，應而和之者，特會黨耳，至於中流社會以上之人，實爲寥寥。乃曾幾何時，思想進步，民族主義，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充斥於各種社會之中，殆無不認革命爲必要者。雖以鄙人之愚，以其曾從事於民族主義，爲諸君所歡迎，此誠足爲我國賀也！願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其非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拍手）

中國不僅足以突駕日本也。鄙人此次由美而英而德法，古時所謂文明之中心點，如埃及希臘羅馬等皆已不可復睹。近日阿利安民族之文明，特發達於數百年前耳。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爲西人所不及。但中間傾於保守故，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蓋各國無不由舊而新。英國倫敦，先無電車，惟用馬車。日本亦然，鄙人去日本未二年耳，再來而迥如隔世，前之馬車，今已悉改爲電車矣，謂數年後之中國，而仍如今日之中國，有是理乎？（拍手）

中國土地人口，爲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爲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臺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臺，而返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爲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拍手）

西人知我不能利用此土地也，乃始狡焉思逞，中國見情日迫，不勝危懼。然我苟發憤自雄，西人將見好於我不暇，遑敢圖我！不思自立，惟以懼人爲事，豈計之得者耶？（拍手）

所以鄙人無他，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昔日本維新之初，亦不過數志士爲之原動力耳；僅三十餘年，而躋於六大強國之一。以吾儕今日爲之，獨不能事半功倍乎？（拍手）

有謂中國今日無一不在幼稚時代，殊難望其速效。此甚不然：各國發明機器者，皆積數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歲月之功已足。中國之情況，亦猶是耳。（拍手）

又有謂各國皆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躐等。中國今日，亦祇可爲君主立憲，不能躐等而爲共和。此說亦謬，於修築鐵路可以知之矣：鐵路之汽車，始極粗惡，繼漸改良。中國而修鐵路也，將用其最初粗惡之汽車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車乎？於此取譬，是非較然矣。（拍手）

且夫菲律賓之人，土番也，而能拒西班牙、美利堅二大國，以謀獨立，而建共和。北美之黑人，前此皆蠢如鹿豕，今皆得爲自由民。言中國不可共和，是誣中國人會菲律賓人、北美黑奴之不若也，烏乎可？（拍手）所以吾儕不可謂中國不能共和；如謂不能，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眞價也。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爲眞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爲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爲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語曰：「取法於上，僅得其中，」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爲耶？鄙人願諸君於是等謬想，淘汰潔盡，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拍手，下略）

孫君演說已畢，繼之演說者，則有安徽某君。大抵謂法國不僅有一拿破崙，美國不僅有一華盛頓，先有無數之拿破崙華盛頓，而此有名之拿破崙華盛頓，乃始能奏其功。故吾國今日不可專倚賴孫君一人，人人志孫君之志，爲孫君之爲，中國庶克有濟。更端而起者，復有數人。最後爲來賓演說，某君謂昔年孫君來此，表同情者，僅余等數輩耳；中國人士，則避之如恐不速。今見諸君等同情於孫君如此，實堪爲中國慶慰！某君（日人）則曰：「諸君自表面而觀，謂敵國今日之強，由於取西法之效，而不知爲漢學之功。當年尊王傾慕之士，皆陽明學絕深之人，而於西法未必盡知。使無此百折不同之諸前輩，以傾倒幕府，立定國是，則日本之存亡未可知，其能有今日之盛耶？故諸君亦惟先發揮其國學，不定國基，再以西法輔之，則敵國之富強不難致，駕而過之亦不可知；否則先其所後，後其所先，摹仿敵國今日之皮毛，而遺本國固有之精髓，必無效可見，此可斷言。抑鄙人更有一言：敵國之國體，與貴國異；敵國爲萬世一系，而貴國今日之政府爲異族所有。故敵國可以君主立憲而貴國必須共和。倘亦以敵國爲標準，則其害誠有不可勝言者。敵國之德川氏不去，則萬事棘手；貴國不先去滿洲政府，而欲有一事之克就緒，難爲貴國信也。諸君勉旃！建三色之旗，擊自由之鐘，端於孫君與諸君是望。異日者，亞東大聯盟，其起點於今日之會

乎？」言至此，拍掌聲如雷。已而經理人告散會，來賓先去，孫君次之，衆亦紛紛而散，時已爲午後三時矣。

記者曰：余每見日本人之歡迎其陸海軍帥也，殆舉國如狂。私心揣度曰：使其人而在中國也。中國人視之當如何？迄今觀留學生之歡迎孫君，而知我中國人愛國之忱，崇拜英雄之性，視日本有加無已也。夫孫君者，非內地之僭主僞吏，迂師曲儒，所詆爲大逆不道者乎？而留學生殆舉全數以歡迎之。孟子曰：「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大老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吾今亦曰：「留學生者，中國之代表也。代表歸之，被代表者焉往？」其有疑言者乎？蓋俟之於異日。

抑吾聞孫君所抱持之主義，實兼民族平民二主義者也。是日之演說，僅及民族主義，於平民主義則未曾提及。蓋人數過多，則程度不一，故有難言之者。且中國所宜急於行者，亦以民族主義爲先，此所以特緩平民主義，而急其所先焉，著手之次第應爾也。至於孫君所言，驟聽似爲人人能言者，特人言之而不行，孫君則行之而後言，此其所以異也。況孫君於十餘年之前，民智蒙昧之世，已能見及此而實行之，得不謂爲問世之豪傑乎？夫豪傑之見地，亦惟先於常人一著耳。據事後而曰我亦能之，則凡今日之搖電鈴而過市者，皆可以稱神聖，而當日之發明電氣者爲無功矣，有是事乎？今後有人，其能力、其理想，俱駕於孫君之上，吾不敢保其必無也。然而孫君爲一造時勢之英雄，則吾所敢必也。

或有謂余者曰：「人不可失自尊心也。孫君英雄，吾獨非英雄乎？若之何其崇拜之也！」答之曰，唯唯，否否，不然！人固不可失自尊心，然吾崇拜民族主義者也；以崇拜民族主義之故，因而崇拜實行民族主義之孫君，吾豈崇拜孫君哉？乃崇拜吾民族主義也。敬重軍隊者，因而敬重軍旗，夫軍旗有何知識，而亦須敬重之耶？亦以軍隊汎而無著，寄其敬重之心於軍旗耳。軍旗尙然，況於實行民族主義之孫君乎？是日之歡迎孫君者，余敢斷言其非失自尊心，而出於愛國之熱忱，識者當不以余言爲謬。

二、中國應建設共和國（註八）

兄弟此次東來，蒙諸君如此熱心歡迎，兄弟實感佩莫名。竊恐無以副諸君歡迎之盛意，然不得不獻兄弟見聞所及，與諸君商定救國之方針，當亦諸君所樂聞者。兄弟由西至東，中間至美國聖路易斯觀博覽會，此會爲新球開闢

以來的一大會。後又由美至英、至德、至法、乃至日本。離東二年，論時不久，見東方一切事皆大變局，兄弟料不到如此，又料不到今日與諸君相會於此。近來我中國人的思想議論，都是大聲疾呼，怕中國淪為非、澳，前兩年還沒有這等的風潮。從此看來，我們中國不會亡國了，這都由我國民文明的進步日進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長一日，所以有這樣的影響。從此看來，我們中國一定沒有淪亡的道理。

今日試就我遊歷過各國的情形，與諸君言之。

日本與中國不同者有二件：第一件是日本的舊文明皆由中國輸入。五十年前，維新諸豪傑沉醉于中國哲學大家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學說，故皆具有獨立尚武的精神，以成此拯救四千五百萬人於水火中之大功。我中國人則反抱其素養的實力，以赴媚異種，故中國落於日本之後。第二件如日本衣、食、住的文明，乃由中國輸入者。我中國已改從滿制，則是我中國的文明已失之日本了。後來又有種種的文明由西洋輸入，是中國文明的開化雖先於日本，究竟無大裨益於我同胞。

渡太平洋而東至美國，見美國之人物皆新。論美人自四百年前哥倫布開闢以來，世人始漸知有美國，而於今的文明，即歐洲列強亦不能及。去年聖路易斯的博覽會為世界最盛之會，蓋自法人手中將聖路易買來之後，特以此會為紀念。美國從前乃一片洪荒之土，於今四十餘州的盛況，皆非中國所能及。兄弟又由美至英、至法、至德，見各洲從前極文明者，如羅馬、埃及、希臘、雅典等皆敗，極野蠻者如條頓民族等皆興。中國的文明已有數千年，西人不過數百年，中國人又不能由過代之文明變而為近世的文明，所以人皆說中國最守舊，其積弱的緣由也在於此。殊不知不然。不過我們中國現在的人物皆無用，將來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難轉弱為強，易舊為新。蓋兄弟自至西方則見新物，至東方則見舊物，我們中國若能漸漸發明，則一切舊物又何難均變為新物。如英國倫敦，先無電車而用馬車，百年後方用自行車，而仍不用電車。日本去年尚無電車，至今而始盛。中國不過誤於從前不變，若如現在的一切思想議論，其進步又何可思議？又有說中國為幼稚時代，殊不知不然，中國蓋實當老邁時代。中國從前之不變，因人皆不知改革之幸福，以為我中國的文物極盛，如斯已足，他何所求？於今因遊學志士見各國種種的文明，漸覺得自己的太舊了，故改革的風潮日烈，思想日高，文明的進步日速。如此看來，我中國的國力能凌駕全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三日

五六六

球，也是不可預料的。所以各志士知道我們中國不得了，人家要瓜分中國，日日言救中國，倘若中國人能將一切野蠻的法制改變起來，比美國還要強幾分的。何以見之？美國無此好基礎，雖西歐英、法、德、意皆不能及。我們試與諸君就各國與中國比較而言之。

日本不過我中國四川一省之大，至今一躍而爲頭等強國。

美國土地雖有清國版圖之大，而人口不過八千萬，於今美人極強，即歐人亦畏之。

英國不過區區海上三島，其餘都是星散的屬地。

德、法、意諸國雖稱強于歐西，土地人口均不如我中國。

俄現被挫于日本，土地雖大如我，人口終不如我。

惟是中國土地、人口世界莫及，我們生在中國，實爲幸福，各國賢豪皆羨慕此英雄用武之地而不可得。我們生在中國，正是英雄用武之時，反都是沉沉默默，讓異族兒據我上游，而不知利用此一片好山河鼓吹民族主義，建一頭等民主大共和國，以執全球的牛耳，實爲可嘆！

所以西人知中國不能利用此土地也，於是占旅順、占大連、占九龍等處，謂中國人怕他。殊不知我們自己能立志恢復，他還是要怕我們。即現在中國與美國禁約的風潮起，不獨美國人心惶恐，歐西各國亦莫不震驚。此不過我國民小舉動耳，各國則震動若是，倘有甚麼大舉動，則各國還了得嗎？

所以現在中國要由我們四萬萬國民興起。今天我們是最先興起一日，從今後要用盡我們的力量。提起這件改革的事情來，我們放下精神說要中國興，中國斷斷乎沒有不興的道理。

即如日本，當維新時代，志士很少，國民尚未大醒，他們人人擔當國家義務，所以不到三十年，能把他的國家弄到爲全球六大強國之一。我們比他還要大一倍，所以我們萬不可存一點退志。日本維新雖經營三十餘年，我們中國不過二十年就可以。蓋日本維新的時候，各國的文物，他們國人一點都不知道；我們中國此時，人家的好處人人皆知，我們可以擇而用之，他們不過是天然的進步，我們方纔是人力的進步。

又有說中國此時的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學術幼稚，不能算學極等文明。殊不知又不然。他們不過見中國此時

器物皆舊，蓋此等功夫，如歐洲著名各大家用數十餘年之功，發明一機器，而後世學者不過學數年，即能造作，不能謂其穢等也。

又有說歐美共和的政治，我們中國此時尚不能合用的。蓋由野蠻而專制，由專制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這是天然的順序，不可躁進的。我們中國的改革最宜於君主立憲，萬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說大謬。我們中國的前途如修鐵路，然此時若修鐵路，還是用最初發明的汽車，還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之汽車，此雖婦孺亦明其利鈍。所以君主立憲不合用於中國，不待智者而後決。又有說中國人民的程度，此時還不能共和。殊不知又不然。我們人民的程度比各國還要高些。兄弟由日本過太平洋到美國，路經檀香山，此地百年前不過一野蠻地方，有一英人至此，土人還要食他，後來與外人交通，由野蠻一躍而為共和。我們中國人的程度，豈反比不上檀香山的土民嗎？

後至美國的南七省，此地因養黑奴，北美人心不服，勢頗騷然，因而交戰五六年，南敗北勝，放黑奴二百萬為自由民。我們中國人的程度又不如美國的黑奴嗎？

我們清夜自思，不把我們中國造起一個二十世紀頭等的共和國來，是將自己連檀香山的土民，南美的黑奴都看做不如了，這豈是我們同志諸君所期望的嗎？

所以我們決不能說我們同胞不能共和，如說不能，是不知世界的進步，不知世界真文明，不知享這共和幸福的靈動物了。

若使我們中國人人已知此，大家都擔承這個責任起來，我們這一部份人還稍可以安樂。若今日之中國，我們是萬不能安樂的，是一定要勞苦代我四萬萬同胞求這共和幸福的。

若創造這立憲共和二等的政體，不是在別的緣故上分判，總在志士的經營。百姓無所知，要在志士的提倡。志士的思想高，則百姓的程度高。所以我們為志士的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最優等的人格來待我們四萬萬同胞。

若單說立憲，此時全國的大權都落在人家手裏，我們要立憲，也是要從人家手裏奪來，與其能奪來成立憲國，又何必不奪來成共和國呢？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三日

五六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三日

五六八

又有人說，中國此時改革事事取法於人，自己無一點獨立的學說，先前不能培養起國民獨立的性根來，後來還望國民有獨立的資格嗎？此說誠然。但是此時異族政府禁端百出，又從何處發行這獨立的學說？又從何處培養起國民獨立的性根？蓋一變則全國人心動搖，則進化自速，不過十數年後，這獨立兩字自然印入國民的腦中。所以中國此時的改革，雖事事取法於人，將來他們各國定要在中國來取法的。如美國之文明僅百年耳，先皆由英國取法去的，於今爲世界共和的祖國，倘是仍舊不變，於今能享這地球上最優的幸福不能呢？

若我們今日改革的思想不取法乎上，則不過徒救一時，是萬不能永久太平的，蓋這一變更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中國先誤於說我中國四千年來的文明很好，不肯改革；於今也都曉得不能用，定要取法於人。若此時不取法現世最文明的，還取法那文明過渡時代以前的嗎？我們決不要隨天演的變更，定要爲人事的變更，其進步方速。兄弟願諸君救國，要從高尚的下手，萬莫取法乎中，以貽我四萬萬同胞子子孫孫的後禍。

清廷以廣東南澳鎮總兵薩鎮冰為廣東水師提督，候補道李準為南澳鎮總兵官，仍署廣東水師提督。（註九）

註一：宋教仁：「我之歷史」，卷二，頁三〇。

註二：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註三：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註四：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註五：宋教仁：「我之歷史」，卷二，頁三〇。

註六：陳天華：「記東京留學生歡迎孫君逸仙事」。

註七：「陳天華集」（中國文化服務社刊本，民國三十三年十月），頁三一——三八。

註八：「國父全集」，（一）演講，頁一九三。

註九：「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七。

十四日（八月十四日） 美國駐華公使向清外務部抗議華商抵制美國華工禁約，外務部據理駁覆。

本日美駐華使柔克義連續兩次照會清外務部，首先要求將抵制最力的滬商會董事會鑄革職懲辦，繼之以通知停止工約談判，「俟中國政府按律將此違背中美條約與損礙美國利益之事辦結，本國政府方能定其可否再議」。

外務部接到柔克義十四日兩起照會後，當天即電南洋大臣、閩、粵總督迅速出示，曉諭商民，並飭地方官會同公正明達紳董，詳加開導，務令照常貿易，各安生業。倘或散播謠言，藉端生事，應即嚴行查禁。同日照覆美使云：「查禁用美貨之意出自商民，並非中國政府之意，自不能代擔責成，即會少卿亦不過商會中之一人，未便遽加究懲，更激公憤。」並告知已電地方當局開導防範，末謂「此次禁用美貨之由，皆因工約而起，現經本部一面勸諭衆商仍前貿易，一面切實查禁，自不至再蹈前轍。若能早將工約持平商議，及時改定，則華人不憂虐待之苦，衆心自然悅服，而美國在華之商務亦必與旺日加，實我兩國相同爲欣盼者也。」十七日外務部侍郎瞿鴻禨往訪柔克義謂，慶親王與大學士急欲制止抵制，不久即有諭旨，但恐遽爾從事，造成變亂。二十三日外務部電告南洋大臣以美使停議條約及要求革懲曾鑄之事，又電令梁誠公使通知美國政府中國已諭令商民停止抵制，請速妥訂工約。（註一）

清廷增派商部右丞紹英為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註二）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九四——一九五。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六四。

十五日（八月十五日） 浙江安吉縣鄉民打毀教堂。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四、十五日

安吉縣屬遞浦鎮多甯紹台等處客民，鬻聚耕種。七月中旬，因天時旱暵，爰循俗例舉迎龍神祈雨，路經天主教堂門首，因該處設有祭壇，暫將神輿歇息堂中，教民堅不允許，彼此口角，教民等遂將龍神推仆，並毀其輿，於是鄉民愈聚愈衆，羣向各教民爲難，盡將堂中門窗等物擣毀。該縣縣令聞信立往查勘，見鄉民勢猶洶洶，一面勸其散去，一面將楊教士護送入城，並令轉致各教民勿再出頭多事，其爲首滋事之人，仍密行訪查，務獲訊辦。（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期，宗教，頁五七。

十六日（八月十六日） 山西太原府發生匪亂。

晉省平浦、解、絳一帶，自庚子年後，拳匪餘孽投入江湖等會，劫案益多，匪風愈熾，白晝開堂放票，誘民勾匪，奸淫搶殺，莫敢告發。晉撫張人駿聞之，即飭屬密拿，迭獲首要三十餘人，搜獲逆書，當將情節尤重之楊彥彪等十七名正法，派常備軍四旗一哨前往彈壓。詎意省兵未到之先，絳縣獲匪收禁，而該處匪首童志修突於夜間糾黨劫獄搶庫，拒傷兵役，竄入南山，旋經太原鎮派兵會同絳州知州入山搜捕，獲犯八名，批飭正法，童志修潛竄豫境，即電致豫撫陳夔龍懸賞購拿。（註一）

十七日（八月十七日） 廣州美領事連次抗議華人抵制美貨。

駐廣州美領事雷伏禮於本月十六日照會兩廣總督岑春煊稱：現在匿名書函與宣布恐嚇之詞，構成告示中強迫他人不買美貨之禁，請即出示，聲明禁用美貨爲違背條約。並謂：茲實爲貴部堂告之，倘非將此事如別省一律禁止，則追討中國政府賠償之款將要增加，且日久終成鉅款。本日，又來函說：本署現接討償鉅款之稟，查該稟係因華官未禁禁用美貨之舉，致損巨款，故特討償，本總領事上呈本國駐京使署，轉達貴國政府辦理。

據岑春煊於七月二十二日所出的告示中只說：近日各埠華商因美國苛行禁止華工之約，波及土商

，相勸不購美貨以爲抵制，本係激於義憤，與一切排外仇教之舉動不同。對於美領事來照所要求一概不提，只說美國總統已認前非，國會西曆十二月將議改革，然後說：「查西曆十二月卽中曆十一月，爲日非久，所以抵制者不在一時，爾拒約會中不乏熱心愛國之人，不妨靜以審機，明以查勢，所有西曆十二月以前，應將此會先行停罷，任便商民照常自由貿易，一切聚議演說之舉，併行停止，俟屆期改約之議尙未實行，再籌對待之策。」他以此照覆美總領事，請美國提前召開國會，將苛行禁工之約早日改革，並再度申明商民購買美貨與否，官不能強，「且係民間貿易之事，與國際無干。來文乃遽指稱背約，並以美商不能將貨出售，藉端索償，試問環球各國有無此等公理？本部堂實所未喻，願貴總領事官細思之」。（註一）

據張存武著「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分析岑春煊對於美領事之抗議所採之態度云：

「第一，他和所有的中國人一樣，認爲解決抵制之責在美不在華，只有美國改革對中國僑民的待遇，才是釜底抽薪的有效辦法。第二，關於禁止不買美貨，他與美國均唱貿易自由，但美國所持者爲不得要求他人不買美貨，他則強調官方不能強迫人民購買美貨；各持一端，都能言之成理。岑氏持公理，合於公理者卽公平合法；美人要求中國單方面履行條約，不合條約者均應取締，雖然美人在國內對待華人不顧條約義務。第三，岑氏要求十二月以前停止抵制，屆期不實行改革，再設法對付，是分期禁止的手段。他之所以如此作，是怕斷然遽爾禁止，必惹起變亂。關於這一點，看他在告示中根本不提美國指控中國違約，要求中國賠償，及要求禁止抵制的照會可知。他幾乎給美國總領事的每一照會中都說，若以壓力強禁，不特抵抗愈堅，且恐激而生變。他曾電告外務部，粵省人心團結，羣情洶洶，實非空言所能解勸，若強施壓力，必致激生事端。又說苛約一日不除，人心一日不定，抵制之議一日不解，相持日久，難保不別滋事故，且恐有防範之所不及者。除非美國政府迅將工約實行改革，人心無法挽回。因之他建議外務部切商美使，請美國會提前開會，早日和平定約，以安大局。岑氏對於美國指責中國違約一事大爲不然，他說：『民間不銷美貨與政府何干？地方官竭力勸諭，卽爲睦誼之道，何得指爲背約？』對於美使停議工約之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七、十八日

五七二

也斥爲無理要挾。然而不滿盡管不滿，也不論他在大言其貿易自由，言論自由，他仍須布告商民，禁止集會演說。

「（註二）」

天津大公報因登載抵制美國苛約事，被清吏禁止閱看。

清直督袁世凱以大公報同情抵制美貨，著論支持，乃藉口該報所刊文字「類多有礙邦交，妨害和平」，於本日命巡警總局會同天津府縣嚴禁官民購閱，違者究罰不貸，大公報遂被迫停刊。

大公報於停刊後告讀者云：

「抵制美約一事，倡于上海，各省風應，凡華字報紙無一無之，敵報當仁，豈能獨讓，故從諸君子後，亦盡國民一份子天職，誠以此舉關係中國前途者既遠且大也。今不幸敵報獨觸當道之怒，嚴禁士人購閱，不准郵政寄遞，爲不封之封，竊思總理主筆等宏願無窮，人力已盡，今暫與諸君辭，此即本大公報停歇之原由也。至幾時復甦，日期尙難預定，想海內不乏明達豪杰之士，今遇摧折及役我國民者，非由外人，實爲我最有權力之長官也，嗚呼！諸君，後會有期，茲特奉布。」（註三）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九七——一九八。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九八——一九九。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〇〇——二〇一。

十八日（八月十八日） 清廷不允開闢青口商埠。

清兩江總督周馥前在魯撫任時，奏請開闢青口商埠，以爲交通中外，便利商民。嗣經清廷查得，青口地方風氣未開，民情强悍，財賦短絀，若在該處設立商埠，不惟難資利益，且爲外人所覬覦，故不允開闢青口爲商埠。（註一）

清駐藏大臣有泰奏，請開復達賴名號。清廷詔命侯達賴由庫倫啓程後，再

降諭旨。(註二)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日「順天時報」。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九。

十九日(八月十九日)

清廷令盛京將軍趙爾巽會同直隸總督袁世凱訂立奉天自治

章程。(註一)

清商部電諭顧問官張謇，會同上海商會，設法疏通現存及已定之美貨。

自上海各界集議抵制美約，公議不向美國定貨後，各地紛紛集議不用美貨，不買賣美貨，以致內地各商不敢批購。各洋貨商因此存貨壅塞，紛向外商等部申訴，請求疏通。商部於本日電請張謇、湯壽潛、汪康年、孫嘉軒、周舜卿集商善法，標明記號，銷售存貨。

張謇是贊成疏通的，他在七月六日務本大會上即說，疏通就是團結。因於本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即會同汪康年、周舜卿與商會議定疏通辦法兩條：一、凡六月十八日實行抵制後猶買賣美貨者罰；二、在全國貿易發達地方設三十七個公銷六月十八日以前存定美貨驗貨所，驗印此等美貨，以便銷售內地。後者旋以牽涉過多而放棄，仍由商會發給印花，負責調查推行。(註二)

清廷再借比款一千二百萬佛郎，以充盧漢鐵路經費。

下：

清直督袁世凱等以盧漢鐵路垂成，尚缺尾款，奏准續籌小借款，俾使盧漢鐵路剋期全竣。奏文如

「奏為盧漢鐵路剋期全竣，不敷尾款，擬照工程司單開數目，分別准駁續發小票，以竟全工，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照盧漢鐵路比國借款合同，訂明法金一百一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虛數九扣，實得法金一百一兆二十五萬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八、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九日

五七四

佛郎克。比國總工程司沙多末次原估全路工款，黃河橋工並未成路以前，就本付息，拳亂平靖，修復軌道，推展枝路，共需法金一百六十六兆六百萬八千五百佛郎克，比較借款實得之數，舉成數而言，不敷法金六十六兆。合同未言加售小票，幹路關繫南北樞機，勢難半途停輟。其時和議大綱，賠款四百五十兆之數已定，臣宣懷探知比法曾以拳匪毀路併案索償，因面諭沙多並派道員柯鴻年密商比法公使，將因鐵路所得之賠款撥充工用。該公使先多阻難，嗣迫於公義，而又慮賠款係分年攤還工款，一起需用，化散爲整，籌墊損虧，商榷數四，議由總公司簽函擔保，始允比法兩國各半籌墊總數，其法金五十兆七十一萬七千佛郎克。繁難曲折，幸底於成，然較沙多所估不敷之數，實尙短缺法金十五兆之譜，曾將詳細情形，由臣宣懷咨明外務部商部暨臣世凱臣之洞分行備案。本年南北鋪軌均已及河，黃河橋工亦將次落成，限令趕緊結束，以憑專摺奏報。旋據該工司開單請核前來，臣等公司查核，計開全路行車，遵限在本年十月全路完工，遵限在本年十二月統計應用款目，如員薪、地價、土方、隄工、黃河鋼橋，又車站、機廠、貨倉、鋼軌、零件、枕木、石子、油煤、雜料，又汽車、客車、貨車，暨餐宿郵政各車，又岔道枝軌暨推設要站處所，又估計不及意外需用之款，又按照合同應備幹枝各路行車周轉之款，又借款全數應付未付之息，或計工待撥，或年久修換，或推廣展築，或應辦未辦，內分條目十二項，需法金二千六百四十萬九千佛郎克，除現存各項尾款，又約估本年底止，行車進款法金一千一百七十四萬三千佛郎克可撥抵用外，計不敷法金一千四百六十六萬六千佛郎克。再除完工後推廣車站，修換枕木、車輛，法金三百六十萬佛郎克係預備之款，應歸第二起籌借外，加以臨城枝路法金四十萬佛郎克，計需法金一千一百四十六萬六千佛郎克，按九扣應借票面法金一千二百七十萬佛郎克，是爲第一起急籌之款，其全路完工後，三年內推廣南端沿江車站及枕木車輛一律換新，計法金三百六十萬佛郎克。又易州、磁州兩枝路，計法金三百五十萬佛郎克，計需法金七百十萬佛郎克，按九扣應借票面法金八百萬佛郎克，是爲第二起預籌之款，並據聲明第一起急款不定，完工勢必耽遲，付息尤無著落，開單呈請速籌各等語。臣等查自京城至漢口幹路枝路工鉅費重，爲中國向未經辦之事，加以黃河大橋及武勝、廣武兩山開鑿，其艱難尤爲各路所未有，庚子年中更拳亂，修復燬路，資遣洋員，耗費不少，而延擱工程，虛糜歲月，多出利息，其數更鉅。原定借款本不敷用，尙幸收回賠款，以意外所得之資補意外所用之費，現在剋期全路通車，諸待結束，所少不過尾數

，按照合同必應中國自籌。復查合同第一款可明總公司原有資本一千三百萬兩，嗣緣財政日絀，末批部款三百餘萬迄未領撥，設比公司懸工待款，照約糾本司農，仰屋無以籌付，且本年八月應付息款尤急，不能待比法使均赴外務部詰問催促。臣宣懷在京當與外務部，商部再四會商，擬就沙多原稟分別准駁，除完工後應用添改推廣各項，飭令歸入總公司應得行車餘利項下開支外，其所請籌備完工及本年息款所估法金十二兆七十萬佛郎克，改為准借法金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九扣交付，仍照原合同辦理，與原議應撥部款之數不相上下，如此則全工指日結束，本年息款亦可照付，毋庸再請官本。統而計之，此次工項除索回比法賠款，收轉銀行回息，及未完工以前試辦行車餘利歸入工程，皆屬因路所生之款，不應作本外，實用比公司大借款一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又續借小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九扣兩共實收一百十二兆五十萬佛郎克，就本付息，明年三月為止，約三十四兆佛郎克，實計借款為工程所用者不及八十兆佛郎克，約以三佛郎三合銀一兩，不及銀二千四百萬兩。又盧保動用部款五百六十二萬餘兩，共計造成鐵路二千五百三十里，尚屬合算，但因中途停擱，年久息多，為可惜也。茲將續議全路完工借款合同底稿，先與外務、商部妥細酌定，恭呈御覽，仍俟奉旨批准再行畫押。所有盧漢全路垂成，尾款無著，續籌小借款，分別准駁，俾竟全工緣由，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係臣宣懷主稿，合併陳明，謹奏。」（註三）

山西省紳商，設立同蒲鐵路公司，懇請立案，以保利權。

清調署湖南巡撫山西巡撫張曾敷奏以晉省紳商，擬集股本，設立同蒲鐵路公司，懇請立案，以保利權。（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七。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五四——一五五。

註三：「愚齋存稿」，上冊，卷十一，頁二九——三三。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十九日

五七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七六

二十日（八月二十日） 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公推孫先生文為總理，通過會章，選定負責幹部；是為中國革命勢力之大結合，為中國革命運動開一新紀元。

是日下午二時，中國同盟會本部假東京赤坂區靈南日人阪本金彌宅，舉行成立大會，到會加盟之同志三百餘人，大會開始，首由黃興宣讀起草員所起草之會章，計共三十條，宣讀時會員有意見者紛紛提出，間亦有所增減。讀畢，遂選舉總理及各部職員，黃興於開始選舉前首先提議曰：「公推孫中山先生為本黨總理，不必經過選舉手續。」衆咸舉手贊成。至本部組織，則依章程大旨行三權分立制，總理之下，分設執行、評議、司法三部，各部職掌及選舉結果如下：

「（一）執行部：為本部之主體，最為重要，由總理直接統率，其幹部亦不經選舉手續，逕由總理指定，內分庶務、書記、內務、外務、經理六部，各部負責人經總理指定為：

庶務部：黃興 書記部：馬君武、陳天華

內務部：朱炳麟 外務部：程家樞、廖仲愷

會計部：劉維燾 經理部：谷思慎

（二）評議部：由會員公推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田桐、馮自由、胡衍鴻（漢民）、朱大符（執信）、吳鼎昌、張樹楠、梁慕光、吳崑、但懋辛、周來蘇、胡瑛、范治煥、吳永珊、康寶忠等二十人為議員，並由議員公推汪兆銘為議長，由議長指定朱大符兼任書記。

（三）司法部：設部長一人：鄧家彥；判事二人：張繼、何天翰；檢事一人：宋教仁。」

依會章規定，本部之下設各省分會，分會設分會長一人，專司本省留學界之入會主盟事務。各省分會長亦經分別推定於下：

直隸：張繼 河南：杜潛

湖北：時功玖	湖南：仇式匡
廣東：何天瀚	四川：丁厚扶
陝西：康寶忠	廣西：劉 炯
山西：王蔭藩	江蘇：高劍公
山東：徐鏡心	安徽：吳春暘
上海：蔡元培	江西：鍾振川
福建：林時壠	貴州：平 剛
雲南：呂志伊	浙江：秋 瑾

幹部推選完畢，黃興復向大會提議：「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人，半已入本會，今該社社員願將此雜誌提入本會，作爲本會機關報如何？」衆皆拍掌贊成，並議決於下次本部幹部會議時再商交接辦法。至是大會圓滿結束，會員高呼萬歲。中山先生嘗言中國同盟會成立，彼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其致南洋同志陳楚楠之信中，曾說：

「近吾黨在學界中，已聯絡成就一極有精彩之團體，以實行革命之事，現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學問充實，志氣堅銳，魄力雄厚之輩，文武才技俱有之……有此等飽學人才，中國前途，誠爲有望矣。」

其後孫先生著「孫文學說」一書，於述及中國同盟會之成立時，亦說：

「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予之希望則爲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衝，爲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過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蘇將盡之國魂，期有繼我而起者成之耳。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七八

至本日同盟會成立大會召集之情形，四位與會人士——宋教仁、馮自由、田桐、鄧家彥，均有記述；曾任孫先生記室之鄧慕韓，則撰有「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日考」一文，於成立確期有所考訂。近人蔣永敬依據「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撰有「從『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探討幾個問題」專文，於同盟會初成立之會員入會時日及背景，曾作客觀之探討，茲並將諸文附錄於後，藉供參考。

附錄：

一、宋教仁日記（註一）

二十日，陰。是日爲□□□會成立開會發布章程之期，會場在赤坂區靈南坂本珍彌邸。午後一時余到會，時到者約百人，二時開會。黃慶午宣讀章程，共三十條，讀時會員有不然者，間有所增減。讀訖，乃公舉總理及職員、議員，衆皆舉得□□□爲總理，舉得□□□等八人爲司法部職員，舉得□□□等二十人爲議員，其執行部職員，則由總理指任，當即指任□□□等八人爲之。訖，總理復傳授□□□，末乃由黃慶午提議，謂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人，半皆已入本會，今該社員願將此雜誌提入本會，作爲機關報，何如？衆皆拍手贊成，議決俟下次再商辦法。會事既畢，乃大呼萬歲而散。時已酉初矣，大雨。余偕胡經武，范承志同，中途至成昌樓晚餐，戌初抵寓。

二、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節錄）（註二）

同盟會成立前之革命黨

吾國革命黨人之提倡逐漸建國，始於興中會。然興中會自庚子（一八九九年）秋惠州革命軍之敗挫，及廣州史堅如之謀炸撫署二役以後，黨中健將如楊衢雲、史堅如、鄭士良、黃福諸人先後斃喪，元氣實力爲之大傷。故從庚子秋以至乙巳（一九〇五）夏之五年間，興中會實無如何之軍事動作可言。中間雖有壬寅（一九〇二）除夕洪全福謀在廣州之大舉，其主動人謝纘泰、李紀堂均屬興中會員；然究非出於興中會本部所策動，不能謂與興中會有深切關係也。惟我國之留東學界及內地志士，自經庚子惠州革命及唐才常漢口自立兩役之怒潮所激盪，影響之鉅，得未

曾有。計在此時期內，國內外志士之組織革命團體者，辛丑年（一九〇〇）有橫濱鄭貫一、王寵惠、馮自由、馮斯樂等之廣東獨立協會；壬寅年有東京章炳麟、秦力山等之支那亡國紀念會，及秦毓德、董鴻禔、周宏業等之青年會；上海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等之中國教育會；癸卯年（一九〇三）有東京葉瀾、秦毓德、程家樞等之軍國民教育會，及上海章炳麟、吳敬恆、蔡元培等之愛國學社，雲南臨安周雲祥等之保滇會；甲辰年（一九〇四）有武昌胡蘭亭、黃華亭、劉靜庵之日知會，及長沙黃軫、馬福益、劉揆一等之華興會及同仇會，上海龔寶銓、蔡元培、陶成章之光復會。此外各地出版之革命書報，東京有譯書彙編、國民報、湖北學生界、漢聲、浙江潮、江蘇、湖南遊學譯編、二十世紀之支那、太平天國戰史諸種；橫濱有開智錄、新廣東諸種；上海有蘇報、國民日日報、俄事警聞、警鐘日報、二十世紀大舞臺雜誌、章炳麟駁康有為政見書、革命軍、三十三年落花夢、黃帝魂、清祕史諸種；香港有世界公益報及廣東日報；檀香山有檀山新報及民生日報；舊金山有大同日報；新加坡有圖南日報；緬甸有仰光新報；蓬蓬勃勃，可謂一時之盛。就中各革命團體至乙巳春夏間尚保全相當勢力者，為湖北之日知會，及湖南之華興會，江浙皖之光復會，時距長沙舉義失敗及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之獄未遠，各派首領多避地日本，共圖捲土重來之計；顧以各派勢均力敵，未能集中力量，合組一大團體，以與清政府抗衡，識者憾焉。

惠州革命失敗後之孫總理

孫總理自庚子惠州革命一役失敗之後，時往來歐美南洋各地，向僑商及學生鼓吹民族主義，以培養革命種子，且屢與各國政黨有力者磋商協助中國革命之方法。壬寅冬之遊越南，癸卯秋之遊檀島，甲辰春之遊美國，乙巳春之遊歐洲，均收效甚宏。當癸卯夏由越南抵日時，曾與閩粵同志十餘人秘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青山，用意至為遠大。詎孫總理離日後數月，該校旋以內閣解散。總理時在檀島，聞馮自由報告此事，為之惋惜不置。時馮自由任香港中國日報及美國舊金山大同日報之駐東記者，總理與留東同志傳達消息，概由馮任之。乙巳夏，馮得總理在歐德、法、比、英四國成立新革命團體及不日東渡之通信，即以告留東各省同志，莫不欣喜若狂。及是歲六月中旬，舟抵橫濱，東京同志來商進取者，大不乏人。時各省同志中負人望者，以華興會領袖黃興（黃軫改名）為最，孫總理前尚未與之認識，至是始由日人宮崎寅藏介紹黃及宋教仁、陳天華等數人，與總理相見於東京鳳樂園。黃等對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八〇

總理備致傾慕，並願率領華興會全體會員與總理合組新革命團體；總理深表贊同。於是決定是月下旬某日假座東京赤坊區檜町黑龍會會所爲第一次開會地點，孫、黃各自通知所識各省同志屆時赴會，此同盟會成立前之大概情形也。按同盟會第一次開會時，確爲乙巳六月下旬，惟是日爲下旬何日，余已忘之。據亡友田桐謂是六月廿六日，亦有謂廿九日者，以無文證，未敢武斷。查第一次蒞會同志現今生存在者，尚有十數人，若有人能提出文證以確定是日爲何日者，於建國史料價值之增加，決非淺鮮。

同盟會之第一次開會

及留東各省革命黨同志第一次集會期屆，與中會員孫總理、梁慕光、馮自由三人自橫濱蒞會；各省同志之由黃興、宋教仁、程家樞等通知到會者，有張繼、陳天華、田桐、董修武、鄧家彥、吳春暘、唐寶忠、朱炳麟、匡一、魯魚、孫元、權道涵、于德坤諸人；由馮自由通知到會者，有馬君武、何天炯、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劉道一、曹亞伯、蔣尊簋、但懋、時功玖、謝良牧諸人；由胡毅生帶領到會者，有汪兆銘、朱大符、李文範、張樹樞、古應芬、金章、杜之秋、姚禮修、張樹棠諸人；由宮崎寅藏通知到會者，有內田良平、末永節諸人。計蒞會六十餘人中，與孫總理屬舊相識者，祇程家樞、馬君武、張繼、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馮自由、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等十人，其餘皆新同志也。時甘肅尙未派學生遊學，故是日到場者有十七省人，獨甘肅一省缺席耳。衆推孫總理爲主席，於是總理詳言全國革命黨各派應合組新團體以從事討虜工作之必要，衆無異議。繼復提議定名爲「中國革命同盟會」。時有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名義者，亦有謂本會屬祕密性質，不必明用革命二字。再四討論，卒從後說，確定名稱爲「中國同盟會」。總理更提議本會宗旨擬規定：「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四事爲綱領。有數人於平均地權一節，略有疑問。總理乃歷舉世界革命之趨勢及當今社會民生問題之重要，謂：「平均地權即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方法，吾黨爲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高瞻遠矚，不當專向種族、政治二大問題，必須並將來最大困難之社會問題，亦連帶解決之，庶可建設一世界最良善富強之國家」云云。演講約一時許，衆大鼓掌。曹亞伯首言：「我憑良心簽名」。全場無異議，黃興提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爲本黨總理，不必經選舉手續」。衆喊舉手贊成。卽由總理擬一盟書方式，經衆推黃興、陳天華二人審定，辭句如下：

聯盟人 省 縣人 當

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天運乙巳年 月 日 中國同盟會會員

會衆簽署盟書後，總理遂領導各人同舉右手向天宣誓如禮。誓畢，總理謂：「在幹事會未成立前，衆人盟書暫由我保管，我之盟書則請諸君舉一人保管。」衆推黃興任之。旋總理至隔室分別授會員以同志相見之握手暗號，及三種祕密口號：一曰漢人，二曰中國物事，三曰天下事。隨與各會員一行新握手禮，欣然道喜曰：「爲君等慶賀，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語畢，室之後部木板忽坍塌，聲如裂帛。總理曰：「此乃顛覆滿清之預兆！」衆大鼓掌歡呼。衆復推定馬君武、陳天華、宋教仁、汪兆銘爲會章起草員，約於下次開會時提出。

同盟會之第二次成立開會

自第一次開會後，留東各省學生逐日加盟者，絡繹不絕。是年七月十三日留學者開大會歡迎孫總理於麵町區富士見樓，蒞會者千三百餘人，後至者多不得入。留學界公然開大會歡迎革命黨首領，前未之聞也。是月中旬，同盟會復假赤阪區霞關子爵阪本金彌邸開第二次正式成立大會，阪本邸與清公使館密邇，會員頗有誤投清使館者。是日蒞會人數三百餘人，首通過會章，次選舉幹事。會章採三權分立制，各郡幹事，除總理一職已於第一次公推外，餘依會章分別票選。茲錄述所通過會章內之組織大略及各部前後職員姓名如次。

一、執行部 其下分別六部

庶務部 此部職權最重要，總理他適時，以庶務總幹事代行一切。前後任之者凡五人；首任爲黃興；與他適，張繼繼之；繼他適，朱炳麟繼之；炳麟他適，孫毓筠繼之；毓筠他適，劉揆一繼之。揆一任此最久，至辛亥革命爲止。

書記部 首任馬君武、陳天華，後以君武赴西京大學，天華旋蹈海死，改任田桐、胡衍鴻；繼又添入但焘、李肇甫。

內務部 首任朱炳麟，繼匡一。其後事權漸集中於庶務部，此部形同虛設。

外務部 程家裡、廖仲愷主之。後以家裡赴北京活動，仲愷亦回國應試，考得七品小京官，此部遂無形取消。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八二

會計部 首任劉維憲；維憲以入聯隊未就職，謝良牧繼之；良牧歸國，何天炯繼之。

經理部 首任谷思慎；思慎他適，程克繼之。後此部亦同虛設。

二、司法部 判事長首任鄧家彥、判事張繼、何天瀚、檢事宋教仁。此部以任事諸人先後歸國，一年後漸無形取消。

三、評議部 議長汪兆銘，議員田桐、曹亞伯、馮自由、梁慕光、胡衍鴻、董修武、范治煥、張樹枬、熊克武、周來蘇、但懋辛、朱大符、吳崑、胡英、康寶忠、吳鼎昌、于德坤、王琦。此部以各議員先後歸國者衆，一年後漸同虛設。

此外留東各省會員亦各就本省會員中舉出一人爲本省分會長，專司本省留學界之入會主盟事務。茲錄各省分會長前後姓名如左：

直隸省：張繼，繼他適，杜義繼。

河南省：杜潛，繼曾昭文。

湖北省：時功玖，繼張昉，繼陳鎮藩。

湖南省：仇式匡，繼黃興，繼劉揆一。

廣東：何天瀚，繼天炯。

四川：丁厚扶，繼張治祥，繼黃樹中。

陝西：康寶忠，繼趙世鈺。

廣西：劉峴，繼盧汝翼，繼曾彥。

山西：王蔭藩，繼榮福桐，繼榮炳。

江蘇：高劍公，繼章梓，繼陳劍虹，繼張魯。

山東：徐鏡心，繼丁惟汾。

安徽：吳春暘，繼高蔭藻。

上海：蔡元培。

江西：鍾振川，繼張世膺。

福建：林時埭。

貴州：平剛。

雲南：呂志伊。

浙江：秋瑾，繼陶成章。

同盟會之國內外分會

同盟會既成立，孫總理於是年八月十日首派馮自由、李自重至香港，組織香港澳門及廣州各地分會。次依吳春暘之推薦，派蔡元培任上海分會長。其他各省區，亦先後派員組織分會或相當機關。國外分會成立者，以歐洲比、法、德、英四國留學界爲最早，蓋當是年春總理遊歐時，先已成立革命黨團，僅名稱未定耳。越南各埠分會，成立於乙巳年冬，以河內爲總匯。南洋英、荷兩屬各分會，最先成立爲新加坡，以總理居其地久，且屬交通孔道，各埠分會均附屬之。至戊申年（一九〇八）秋，更擴充爲南洋支部，以胡漢民任支部長。暹羅分會，在南洋組織最晚，至戊申年冬孫總理親往聯絡，始告成立。香港分會，責任最重，自馮自由任分會長後，丁未年四月潮州黃岡及惠州七女湖之發難，五月劉思復在廣州謀炸李準之經營，九月惠州汕尾運械之佈置，皆香港分會直接指揮之。及己酉年（一九〇九）冬，胡漢民自南洋蒞港，始別組南方支部，將軍務、黨務劃分爲二，以後軍務及南方各省黨務由南方支部主持之，香港分會則專任香港黨務，故庚戌新正廣州新軍之役，乃發動於南方支部，香港分會不與焉。美國分會，成立於庚戌正月初，由香港分會派李是男至舊金山負責籌備，至孫總理親遊北美，始舉行開幕式。加拿大分會，亦成立於庚戌年（一九一〇）冬，蓋是年夏，馮自由應雲高華埠大漢日報之聘，乃着手組織；辛亥三月廿九日黃花岡之役，以加拿大黨人捐款爲最鉅，此舉大有力焉。菲律賓分會，成立於辛亥（一九一一）春夏間，是爲香港會員李其至小呂宋號召該處同志組織者。其他澳洲及南美、中美各國華僑有志者，雖與國內同盟會員時通消息，助餉不少；然以乏人主持之故，至辛亥革命以前，仍未有分會之組織也。及辛亥春，黃興自香港派譚人鳳至滬，與宋教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八四

仁、陳其美等組織中部同盟會，策動長江沿岸諸省革命工作，是年八月，遂有武昌義師之崛起。

同盟會機關之民報

同盟會初擬發刊一機關雜誌，爲宣傳主義之本鐸，宋教仁、田桐、白逾桓等願取消所辦「二十世紀之支那」月刊，與新黨報合併，衆贊成之，並定名民報。其第一號於是年十月廿一日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出版。發刊辭由孫總理手撰，文中首揭藥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極爲透闢，是爲此三大主義名詞之新發見，蓋以前世人從未聞有民生主義之新名詞也。是報先後任撰述者，有陳天華、汪兆銘、胡衍鴻、朱大符、宋教仁、章炳麟、劉光漢、但懋、黃侃、湯增璧、汪東諸人。先後充庶務幹事者，有董修武、何天炯、黃樹中（復生）、鄧慕韓、吳崑、魯魚、張我華諸人。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大憤激，陳天華於十一月十二日憤投大森海灣自殺，以是同盟會員中亦分歸國辦學及忍辱留學之二派，結果卒爲後說所勝。民報因學潮延期一月。第二號至十二月廿五日始繼續出版。

同盟會成立後之經過

同盟會成立後一年，孫總理、黃興、章炳麟等更編制革命方略，由本部頒布各省實行員，使於義師發動時有所準繩。由是國內各省及國外各埠機關林立，人心歸附，如水之就下，黨勢日見發展。清廷大爲恐慌，乃令駐日公使楊樞，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驅逐孫總理出境。日政府爲取媚清酋計，卒密令總理離日，並餽總理以鹽儀數千元，藉示好感。總理不得已從之，遂於丁未正月二十日赴南洋籌劃兩粵軍事。詎離日未久，會員章炳麟、張繼、宋教仁、譚人鳳、田桐、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對於總理未經衆議而遽受日人賄金事大起非議。及潮惠、欽廉軍事相繼失利，反對者益衆。濁庶務幹事劉揆一顧全大局，力排衆議，嘗因此事與張繼互相毆打。其後劉光漢復提議改組本部案，且援引日本社會黨員北輝次郎、和田三郎二人充任本部幹事，亦以劉揆一反對而止。時揆一以黨內糾紛日甚，乃移書香港馮自由、胡漢民、請勸告總理，使向東京本部引咎謝罪，以平衆憤；且引萬方有罪罪在一人之古語爲譬。馮、胡亦爲所動，因聯名函請總理採納是議。詎總理得書後，謂諸同志皆熱血青年，在無事時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種黨內糾紛，惟事實足以解決，絕無引咎之理由可言。未幾鎮南關、河口相繼發難，留東黨員紛紛歸國，反對

之聲，始漸沈寂。蓋是時同盟本部之職權，事實上實隨總理之所在地而轉移，而總理之所在地，即為革命軍大本營之所在地。總理於丁未春至戊申春，駐節河內，及戊申、己酉兩年駐節新加坡，此兩地即無異革命軍大本營之所在地也。己酉秋，總理由新加坡遷居檳榔嶼，旋赴美國。庚戌正月在舊金山成立駐美同盟會，始將入會誓辭改作：「驅除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三民主義」之十八字。然此項新誓詞，僅于美國一隅用之，國內外各地黨部固始終未接得修改誓詞之通告也。是歲春，總理自美抵日本，為清代理公使吳振麟所知，因請日政府拒絕總理入境。故總理到東未久，日政府即下逐客令。總理不得已，仍渡南洋。旋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諸人至檳榔嶼，規畫廣州大舉。定策後，總理乃再遊美國及加拿大，與馮自由、李是男等籌集餉糈，是為辛亥三月黃花岡之役。是役失敗後，總理復至舊金山，召集致公黨職員及同盟會會員，合組洪門籌餉局，以為籌集義款之總樞紐，此舉於辛亥各省義師之發動，及廣州轟炸事件之迭起，至有力焉。在庚戌、辛亥之二年間，東京同盟本部之重要職員，仍為劉揆一、何天炯諸人。及武昌革命軍起，各省踵之，留東黨人乃紛紛內渡，參加實行工作，而民國遂以告成。於是乎同盟會黨綱之三民主義，形式上乃畢其二焉。獨惜附義諸人於開國後，多未能克踐同盟誓言，漸濡染官邪，惟權利享樂是務，卒致內亂紛乘，外患迭見，殊不足以對孫總理及殉義諸先烈耳。

三、田桐：同盟會成立記（註三）

乙巳年夏，孫公將來日本，同人歡動。抵橫濱後，復由程家樸傳告。東京學生往來京濱之間者甚夥，孫公禮賢下士，復留餐宿，自捧面盆盥客。東京留學生復開歡迎會於富士見樓，到者甚衆。席中演說共和政體，吳崑筆述，留學生受大感動，掌聲如雷。旋開同盟會預備會於飯田町程家樸寓宅，到八九人，商量各事及會名。孫公主張定名「中國革命黨」。黃公以此名一出，黨員行動不便。討論後，定名為「中國同盟會」。誓約格式如下：

立誓約人某某省某某府某某縣某某某，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失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

中國同盟會會員 某某某

介紹人 某某某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八六

天運 年 月 日

次日開成立會於赤坂區檜町內田良平之宅，門首懸有黑龍會事務所，到會者四十餘人，公衆皆歡舞。忽有湘人張明夷以定名不當，謂既抱傾覆滿廷之志，當爲對象立名。孫曰：「不必也，滿州政府腐敗，我輩所以革命，卽令滿人同情於我，亦可許其入黨。」曹亞伯起曰：「今日大家主張革命，始來此間，如有異議，何必來？兄弟憑良心首先簽名。」衆皆和之，各書誓約一紙。是日天氣炎熱，爲舊曆六月二十四日，新曆七月下旬也。內田僕婦持涼糕進，同人飽啖之。歡笑之中，草席枕木折其一焉，杯盤爲傾，同人有倒臥者。孫公曰：「此爲傾覆滿州政府之朕兆也。」衆顧樂。推黃興、蔣尊簋、汪兆銘、陳天華、程家樞、馬君武六人爲起草員，孫公當然參與之。章程大旨，取三權分立；一、執行部，由總理統率治事，內分庶務部、書記部、內務部、外務部、會計部、經理部。二、評議部，由議員互選議長，由議長指定一人爲書記。三、司法部，總長一人，判事二人，檢事一人。四、各省分會，置分會長一人。越數日，在靈南販子爵坂本金堀宅，開幹部選舉會，黃公提議察同人之意，總理一席，屬意孫公，可省手續，不必投票。衆如議，孫公爲總理，黃公爲庶務，其餘執行部人員，乃次第成立，有經選舉者，有未經選舉者。評議部議員一次全部選出，司法部及各省分會會長亦先後選出焉。各事分敘如下：

（執行部）總理孫文。庶務部黃興，黃公他適，朱炳麟代理之；又他適，由蔣尊簋代理之，尊簋答以現爲求學時代，非作事時代，乃薦張繼代理之；繼他適，孫毓筠繼之；最後爲劉揆一。庶務實居協理之職，總理不在，有全權主持。書記部首定馬君武，君武以入京都工科大學，未就職，黃公薦調田桐自評議部以繼之，孫公自調胡衍鴻。當時實際桐主黨中書記，衍鴻主總理書記。俟後孫公又增派但懋、李肇甫二人，書記凡四人。同盟會書記，乃獨立之部，爲保持祕密特殊制度也。內務部朱炳麟、匡一。外務部程家樞、廖仲愷。會計部劉維憲，維憲未就職入聯隊謝延譽繼之，延譽赴南洋，何天炯繼之。經理部谷思慎、程克。

（評議部）議長汪兆銘，議員董修武、熊克武、于德坤、王琦、吳鼎昌、張樹楠、馮自由、梁慕光、胡衍鴻、田桐、吳崑、但懋辛、周來蘇、胡瑛、朱大符、范治煥、吳永珊、康寶忠、書記朱大符兼。

（司法部）總長鄧家彥，判事張繼、何天瀚、檢事宋教仁。

(分會長)直隸張繼。河南曾昭文，繼劉積學；內地分會長杜潛。山東徐鏡心，繼丁惟汾。山西王蔭藩，繼榮福桐，繼榮炳。江蘇高劍公，繼章梓，繼陳劍虹，繼張魯。安徽吳春暘，繼高蔭漢。湖北時功玖，繼張昉，繼陳鎮藩。湖南仇式匡，式匡入聯隊，因有爭論，黃興兼之。廣西劉峴，繼盧汝翼。江西張世膺，繼鍾震川。雲南呂志伊。貴州平剛。四川黃樹中，繼丁厚扶，繼張治祥。陝西康寶忠。福建林時壘。浙江秋瑾。廣東未設分會，其餘以人少未成立。此外吳春暘回滬後，主張於江蘇之外上海設分會，以蔡元培為分會長，本部允之。

(主盟人)凡三部職員及分會長，當然為主盟人，其餘經本部認定或分會認定者，亦得為主盟人。主盟人之任務，乃監督新黨員入黨，宣讀誓約，履行儀式也。

(民報)民報為同盟會之機關報，而同盟會別無事務所，即以民報社為事務所。民報發行所招牌懸於宮崎寅藏之家，編輯部在牛込區小川町，所有黨事皆在編輯部治理，所謂民報社者，即編輯部也。專任主持者，先後有鄧慕韓、董修武、黃樹中、何天炯、魯魚、吳崑等。次年章太炎將出獄，會中特派仇式匡、龔鍊百、時功玖往上海歡迎，入社長駐之。

(三部聯合會)同盟會成立，仿三權分立制，置執行、司法、評議三部。惟當時以秘密社結，最忌手續繁複，稽考時日，司法評議二部，尤難實行。同人提議開三部聯合會。遇有重要之事，將三部人員結合，一次議決實行。自此制行後，司法、評議二部未曾獨立行使職權矣。開會時總理在部，則總理主席；總理離部，庶務主席。聯合會之妙用甚大，其信用效力亦著，可知近代各國制度其與事勢不孚者，事勢之力，有轉移制度之力，自然而然者也。

四、居正修紀錄：訪問鄧家彥先生第一講（卅一年五月廿一）（註四）

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正是革命風潮非常高漲的時候，各省留學生所辦的報紙雜誌很多，都是鼓吹革命，如浙江潮，湖北學生界，江蘇雜誌等等，一般留學青年都傾向革命。至於我對於革命思想的發生，還在國內時候，那時看了「揚州十日」、「嘉定屠城」這些書籍，就覺得非常憤慨，不過這時候知識很幼稚，革命的意志也還不堅決，在書籍中影響比較大的是雜誌，尤其是新民叢報給我的影響更大，新民叢報雖然是梁啟超編的，但裏面主張並不一致，所以受他影響最大，至於有些書像革命軍，已是在同盟會成立以後我才看到，對我也沒有多大影響，這本書是大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八八

家感到沒有宣傳的書，才印出來的。

我未來四川讀書的時候，那時候在桂林體用學堂，看了王船山先生的「黃書」、「噩夢」，和譚嗣同的「仁學」等書，很受刺激，但那個時候，說不出什麼是革命，也不知道三民主義，祇曉得無政府主義是至高無上的，這種書籍我也最愛看，所以最早我祇知道無政府主義虛無黨等名稱。

認識黃復生先生，是在東京時由一位四川人介紹的，他讀了克魯泡特金的書，所以思想很新，那時候我們祇要聽到某人是講革命的，往往連飯也不吃去看他，和他來往，一見就知己得不得了。

除了黃復生外，吳鼎昌、康寶忠（字心孚）林啓一、劉鼎彝、吳錫三、陳道循、劉潔初等，都是很好的朋友，後來就商議組織一個團體，當時沒有甚麼名稱，祇叫革命團體，也沒有首領，因為大家說是講平等，不應該有首領，這時候見解是非常幼稚的，組織了團體以後，每星期大家會會面，凡是留學界裏談革命，講道德，有犧牲精神的人，就和他團結，不過許多人雖然說是患難與共，我們總覺口頭說說，不能作憑，所以非常謹慎，我們這個組織，始終祇有十多個人，因為這十多個人，都是性情相投，意氣相合的。

在日本的留學生，官費的固有，自費的也不少，所以很多人都感到經濟困難，我和黃復生都是自費的，不過黃復生比我更苦得多，康寶忠、吳鼎昌家裏比較好，有時朋友中互相幫忙，我比黃復生好一點的原因，是我的日本話講得很好，如果遇到國內有人來考察，可以給他們當翻譯，他們送我一筆錢，這種招待費的收入，還有譯書賣文等等收入，也減少了我很多困難。黃復生常常苦得很，好在小團體裏的人大家都能患難相共，如果那個稍苦，都肯幫忙接濟。

在日本時，還有一位同鄉，就是馬君武先生，他當時曾在新民叢報做文章，名聲很大，他和我是總角交，這時候我和康寶忠是住在東京神田區錦町一個旅館中，名叫「明光館」，他也住在那裏約有兩個星期，一天他告訴我，你知道有位革命大家要來嗎？我說不知道，是誰啊！他說是孫逸仙先生，我們聽了非常高興，馬君武不是我們小團體裏的人，但小團體的人都很願意見見總理，所以要馬君武給我們介紹，因為我們組織了小團體，總覺得沒有人指導，如果總理來了，我們想從此可以上軌道，不會走錯路了。過了兩天，總理到了日本，並沒有多少人知道，有一

天馬君武和他來到了明光館，來了以後，馬君武給我們介紹，當天晚上，總理住在明光館和我們談革命，說革命要推翻滿清，建設共和，更說不僅建設共和，社會革命也非常重要，還對我們講平均地權，這時候，總理講平均地權能領略的人還很少，這晚大家聽了總理的話，都很高興，也就在這次認識了總理。第□天朱執信、胡毅生來看總理，我們也認識了，記得這次見朱執信樣子很腐敗，頭髮散亂，頭屑滿身，指甲也不修，不過那時候我們不管這些，祇要他是講革命，表面上腐敗與否，就不問了。馬君武、胡毅生等，先認識總理，那時稱為孫派，因為還有康派的保皇黨之故，馬君武本來是康有為的學生，後來反康，便和總理認識。張溥泉先生也很早就認識總理，但這時我還不認識張先生。我們知道總理在歐洲，是因有個四川高等學堂同學叫孔慶叡的，在比國留學，他來信說我現在已「名落孫山」這句話，我們便知道他已投入總理那裡去了。

總理到日本不久，主張在日本應該有個組織，因為總理從歐洲回來，歐洲已經組織有中國革命同盟會，東京同盟會組織以後，我們小組織的人，一起都加盟，從此以後，我們小團體的進行，也就跟着總理走，而從前沒有首領，這時候大不相同了。

黑龍會開會我是參加的，那次開會是在內田良平家中，我們小團體中，除了我以外，吳鼎昌、康寶忠、黃復生、劉鼎彝（四川彭縣人）等，都參加，成城學校，也有不少參加，就是我認識的，便有一、二十餘人，（以後我被舉為司法部長，票數很多，原因也就在此。此外有位李肇甫（字伯中）也參加，他是年齡很輕的，比我們還小幾歲，這天我印象很深的是認識了汪精衛，他帶一付藍眼鏡，頭髮梳得很光。戴藍眼鏡大概是有眼病，我只見他常常拿下眼鏡點眼藥。胡展堂先生這次似乎也來的，個子很小，瘦瘦的很精幹。黑龍會開會，本來定名是中國革命同盟會，後來因為革命兩字，在中國內地不很通行，所以簡稱中國同盟會了。

胡展堂先生最出風頭是在一次紀念會中大罵保皇黨，罵得很利害，那時宋漁父、田桐正在那裏辦二十世紀之交那，講時是在同盟會之前，我們慫恿他登載出來，記得就刊登在民報上，二十世紀之交那出版幾期已記不清了，至多不過二三期，後來因為經費關係，併入民報。

同盟會成立的誓詞是：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九〇

「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從處罰。」

成立以後，總理又規定會員彼此招呼的方法；一是互以手指相拉的握手式，和三句問答話，因握手有時不是會員也會偶然如此的，所以用幾句問答話來招呼，這三句話是問「什麼事」答「天下事」問「什麼人」，答「漢人」，問「什麼東西」，答「中國東西」。如果同一屋子有人不知他是否會員，便問一句「什麼事」如果他答「天下事」，那便是會員了。

總理向來很會講話，而且很能感動人，平時很少談閒話，這次同盟會成立時的演講很長，可惜那時沒有速記，連筆記也沒有記下來，現在無從考據了。

同盟會成立後，就推馬君武做祕書長，程家樞在這時已有三十歲左右，在帝國大學讀書，和戴元丞、楊篤生是一起的，大家對於黃克強不太熟，不過知道除了總理就是他了。而且那時他頂服從總理，總理也很器重他，在赤阪區、靈南阪，阪本金彌宅開成立大會就討論章程，這次還有一個提議，是服從首領，我記得李肇甫先生起來說，如果首領死了怎麼樣？當時會場上大家嘯嘯反對他，所以結果仍是通過了的。後來選舉職員，方法是記名投票，並且各部長分三次選，結果執行部長黃克強，評議部長汪兆銘，司法部長是我擔任，此外各職員因為太多的緣故，祇由總理和各部長商定名單，沒有票選。

同盟會成立不久我就回國到四川來，當時四川同志說，我們要以四川為革命根據地，廣東同志說要以廣東為革命根據地，但是廣東交通太發達，不像四川這樣，關起門來可以成個獨立國，所以四川朋友以為我回來了很好，因為這時態克武，但懋辛已到上海創辦中國公學，幾位四川人叫我教書，陳道循說隆昌有個中小學，可以到那裏去教書，我說我的學問不夠，怎麼可以教書，他說不是要你教書，我們是借做革命運動，這樣我才答應了，本來黃克強約我到鎮南關的，也因我已答應了四川同志回四川來，所以沒有去。

五、鄧慕韓：中國同盟會成立時日考（註五）

總理年譜長編初稿載：中國同盟會組織時，謂乙巳七月三十日在日本東京赤坂區檜町黑龍會內之會為籌備會；

八月二十日在赤坂區霞關阪本金彌邸之會爲成立會。編輯科意見，以大綱應標名霞關阪本金彌邸之成立大會是也，但時日則有商榷。查當日親豫其事而見諸記載者，有宋教仁、馮自由、田桐諸人，經數次之會，然後通過章程，選舉總理等職，所載均同，不過時日、地點，不無互異耳。田桐謂選舉日係陽曆七月下旬，陰曆六月廿四日（見太平雜誌）；宋教仁謂在八月二十日（見漁父日記）；馮自由所撰關於開會時日，均未有記，只於留學界在富士見樓歡迎大會，則云在七月十三日，即陽曆八月十三日，而選舉日在歡迎會之後；然則宋云八月二十日近是。因宋之著，係當時日記，自無錯誤；田之著，則相去二十餘年，追憶較難得確，當從宋說。但宋之日記，係用陽曆；然吾國於民國前向用陰曆，自應以陰曆紀事，如七月三十日在黑龍會所開之會，當如高宗彝所云，應爲陰曆六月廿八日；則八月二十日之成立會，自應改爲陰曆七月二十日。（馮自由云七月十三日即陽曆八月十三。以此推算，七月二十即陽曆八月二十也。）成立會前，馮自由、曹亞伯均云在赤坂黑龍會內曾開會；田桐則云在飯田町程家樓寓開會；宋教仁所撰日記及程家樓事略，二處均有。大抵當未成立時，總理隨時隨地均有開會加盟，不止上云二處；即慕韓當日入會，又另在一處也。至成立會之地點，田桐太平雜誌、宋教仁撰程家樓事略，均云在赤坂區檜町；而馮自由及宋教仁日記，則云在霞關阪本金彌邸，所言各異，當從後說。因宋撰程氏事略，係在民元，相隔已逾八載，自不如日記之確。（即宋撰程氏事略，云成立會期在陽曆八月十六，蓋事距數年，記憶亦有差異。）當日慕韓亦曾參加，係在阪本金彌邸；所云檜町者，錯也。

六、蔣永敬：從「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探討幾個問題（註六）

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初期（乙巳、丙午兩年）之會員名冊（以下簡稱名冊），是中國同盟會自民前七年（一九〇五）六月到民國前六年（一九〇六）底所登記的加盟會員。這是黨史會所藏的同盟會早期的重要文獻之一，庫藏號碼爲三三五／三三。原名冊係用一西式練習簿，以鋼筆從上到下直書，凡三十八頁，計錄會員九百五十六人。記載項目爲會員姓名、年齡、籍貫、加盟年月日及主盟人、介紹人等。惟少數會員僅記有姓名、籍貫兩項，多數會員亦缺年齡記載。此外尚有部份會員記有家鄉住址及肄業學校，名冊記載的會員，非以加盟的先後爲順序。按其筆跡，似爲一人一次根據盟書所抄錄。會員的排列，先爲國內的十七省，再爲海外各埠。國內十七省的順序爲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九二

徽、貴州、浙江、陝西、河南、江西、廣西、江蘇、湖北、湖南、雲南、福建、山東、直隸、廣東、山西、四川。海外各埠會員亦分省排列，吉隆坡分廣東、福建二省，河內有雲南、湖南、貴州、廣東四省，新加坡有廣東、福建、浙江等省，歐洲爲湖北一省，香港爲廣東一省。另有兩人加盟地區不明，由作者列爲「其他」。

根據黨史會的記載，此一名冊原爲同盟會東京本部庶務劉揆一所保管。辛亥武昌起義，劉歸國，交由本部會計何天炯保管。未幾，何亦返國，將此名冊攜歸廣東興寧故居。天炯於民國十四年病歿。民國十九年黨史會成立後，其弟天瑞曾將此名冊抄送一份給黨史會，但未抄錄會員加盟年月日及主盟人，故略而不詳。民國二十八年秋，天炯之子承天乃將此一原始名冊由興寧攜往戰時首都之重慶，送交黨史會收藏。民國四十二年七月，黨史會將此名冊在「革命文獻」第二輯照原文發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委員會於五十二年十一月編印其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之「革命之倡導與發展（三）」——中國同盟會（以下簡稱開國文獻一之十一），亦將此名冊列入。

名冊所列之會員除在海外各埠入會者外，其國內十七省之會員，大多數是在東京加盟，少數是在國內入會。但這一名冊顯然不能包含民前七年至民前六年同盟會的全部會員。蓋當時國內各省及海外各埠加盟者，因遞寄不便，致本部未能收到盟書者。同時在東京加盟的會員，亦有少數不在名冊之內。加以部份會員無加盟年月日的記載，或所記加盟年月日有用陽曆者，亦有用陰曆者；其主盟人及介紹人有記有不記者。因此，欲利用此一名冊以研究同盟會的早期情況，不免有若干困難。但如與其他有關資料對比，卻可發現一些極有意義的問題；同時亦可補正一般記述的不足或錯誤。

按照名冊所錄國內各省及海外各埠的會員人數及其入會年代，可以統計如下：

省（埠）別		會員數	民前七年（乙巳）入會者		民前六年（丙午）入會者		未記入會年代者
安徽		五九	三一		一二		六
貴州		八	三		五		
浙江		二〇	一二		八		
陝西		四	二		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河	江	廣	江	湖	湖	雲	福	山	直	廣	山	四	在吉隆坡入會	廣	福	在河內入會	雲	湖	貴	廣
南	西	西	蘇	北	南	南	建	東	隸	東	西	川		東	建		南	南	州	東
九	八	四	三	六	一〇	一五	二	一〇	五	三	一	二	二	八	三		六	一	一	二

一 四 三 〇 一 六 七 八 四 九 一 五 七 一 六 四 四

八 四 一 三 九 一 五 〇 七 三 六 四 九 三 八 一 二 三 六 一 一 二 五 九 三

二 一 一 四 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九四

在新加坡入會

廣東

一九

福建

一一

浙江

二

在歐洲入會

湖北

一八

在香港入會

廣東

八

其他

八

江蘇

一

廣東

一

合計

九五六

四七三

四五〇

三三

根據以上的統計，國內各省會員的人數以湖南爲第一，四川爲第二，廣東爲第三，湖北爲第四，均在一百人以上。其次較多者爲安徽、山西、山東及廣西，在五十人左右。二十至三十人之間者爲江蘇、直隸、雲南、浙江四省。人數較少者爲陝西、江西、貴州、河南及福建五省，均在十人以內。在海外各埠入會的會員除歐洲爲湖北省的留學生外，其他各埠以華僑爲主，而以廣東、福建籍者爲多。河內因接近雲南，故雲南籍的會員亦較多。如就自然地區而言，兩湖、兩粵及四川的會員數，有突出的現象，這五省的會員幾佔全部的三分之二。原因何在？是否與各該省留學生之多寡有關？在無統計資料之前，尙難斷定；又是否與過去革命風氣有關？亦難斷定，兩湖、兩粵在同盟會成立以前，固然不斷發生革命風潮，但四川情形則非如此。惟較更顯著的現象，即同盟會成立後的革命風潮，以兩湖、兩粵及四川較爲熱烈，這與會員人數的較多顯有密切的關係。

就會員之加盟年代而言，民前七年加盟的會員，多數爲同盟會的中堅份子或知名之士。且其加盟的日期，也多



集中在幾個日期。以乙巳年（民前七年）爲例，同一天加盟在十名以上者，有下列幾個日期：

乙巳六月二十八日	一六人	八月十九日	一七人
七月十三日	一五人	八月二十一日	一〇人
七月十四日	一九人	九月二十四日	一〇人
七月二十七日	一〇人	九月二十五日	一五人
七月三十日	四七人	九月二十六日	一〇人
八月六日	一四人	十月一日	二〇人
八月十八日	一〇人	十月十六日	一〇人

上列乙巳年加盟會員在十人以上的日期，以七月三十日的四十七人最爲突出，而以六月二十八日爲最早的日期。這兩個日期在同盟會早期的活動究竟有何特殊意義？按乙巳年陰曆六月二十八日即西曆一九〇五年七月三十日，這天正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番地黑龍會召開同盟會籌備會。據宋教仁「我之歷史」（日記，以下簡稱宋記）記載這天到會者七十餘人，惜僅舉出少數人的姓名，幸而記有「各人自書書誓」一語，可知這天到會者均曾寫了入會的盟書。這天到會的七十餘人，如按名冊所記會員的加盟日期，不難列出一項較爲完整的名單。

名冊中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之會員加盟的日期，應爲陰曆，因爲中山先生到東京開始籌備同盟會，是在乙巳年陰曆六月十七日（陽曆七月十九日）以後的事，故不可能在陽曆六月二十八日（即陰曆五月二十六日）有會員在東京加盟。而名冊中乙巳年七月三十日之會員加盟的日期，必爲陽曆，因爲這年陰曆七月小，沒有陰曆七月三十日。同理，名冊中乙巳年七月十三日及十四日之會員加盟的日期，亦應是陰曆，因爲中山先生在陽曆七月十九日以後到東京，也不可能在此之前有會員在東京加盟。名冊中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加盟的十六人與七月三十日加盟的四十七人，計爲六十三人，如果是同盟會籌備會的出席人，與宋記到會者七十餘人尚差十餘人。這十餘人是誰？今按馮自由「記中國同盟會」（以下簡稱馮記）及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以下簡稱鄒記）等有關資料，可加探索及對比。

今將名冊中的六十三人和馮記所列之四十二人姓名對比的結果，馮記中有二十四人在名冊中爲七月三十日（陰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五九六

曆六月二十八日) 加盟者。鄉記所列之三十四人姓名，在名冊中有二十人爲七月三十日(陰曆六月二十八日) 加盟者。至馮記尙有十八名及鄉記尙有十四名，合爲三十二名，除兩記相同十名外，實際尙有二十名與名冊對比結果，有下列三種情況：

(一) 在名冊中未錄加盟日期者五人，即程家樞、田桐、吳春暘、但燾、康寶忠(康在名冊加盟日期爲「乙巳六月」)。

(二) 在名冊中加盟日期爲八月以後的七人，即梁慕光、董修武、魯魚、權道涵、于德坤、居正、黃復生(樹中)。

(三) 在名冊中未列者十人，即中山先生、朱炳麟、孫元、姚禮修、張樹棠、張我華、姚粟若，及日人宮崎寅藏、內田良平、末永節。

名冊中未錄加盟日期的會員除海外各埠不計外，計爲十五人，雖不能斷定這十五人都曾出席同盟會籌備會，但馮及鄉記五人在名冊中無加盟日期者，均爲同盟會重要會員，其出席籌備會，極爲可能。此外名冊中之吳鼎昌亦無加盟日期，但有記爲出席籌備會者。馮及鄉記之十人在名冊中未列者，其中朱炳麟、孫元、姚禮修、張樹棠、張我華、姚粟若等六人可能在名冊中另有別名或漏列，有待考證外，其餘四人如中山先生及宮崎寅藏等之出席籌備會，均無疑義。至馮及鄉記之七人在名冊中爲八月以後加盟者，似無出席七月三十日籌備會的可能。

茲根據名冊及馮、鄉、宋等所記，試列民前七年(一九〇五)七月三十日(陰曆乙巳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國同盟會籌備會出席人員的名單如下：

安徽：程家樞 吳春暘

貴州：

浙江：蔣尊簋

陝西：康忠寶

河南：

江西：陳榮恪 張華飛

廣西：譚鸞翰 馬君武 盧汝翼 朱金鍾 藍德中 曾龍章 鄧家彥

江蘇：

湖北：時功玖、耿觀文、涂宗武、金仲勉、曹亞伯、周斌、陶鳳集、葉佩薰、蔣作賓、李仲達、劉通

李叶乾、范熙績、許緯、劉樹湘、匡一、田桐、但燾。

湖南：陳天華、曾繼梧、余範傳、郭先本、黃興、姚越、張夷、劉道一、陶鎔、李峻、宋教仁、周詠曾、鄒毓奇、高兆奎、柳揚谷、柳剛、宋式善、范治煥、林鳳遊、郭家偉。

雲南：

福建：王孝縝

山東：

直隸：張繼

廣東：黎勇、朱少穆、謝延譽、黃超如、馮自由、姚東若、金章、汪兆銘、古應芬、杜之杖、李文範

胡毅、朱大符、張樹楠、何天炯。

山西：

四川：吳鼎昌。

孫中山、宮崎寅藏、內田良平、宋永節。

以上合計七十三人，應即出席民前七年七月三十日（陰曆六月二十八日）同盟會籌備會的名單。這次出席的人員應為十一省，不僅缺甘肅一省，即貴州、河南、江蘇、雲南、山東、山西等六省，亦可能沒有人參加。名冊中唯一特殊現象，即山東徐鏡心之加盟日期為「乙巳六月七日」，此日縱為陰曆，亦不可能，顯為原名冊登錄之誤。

名冊中之會員加盟集中日期，與同盟會之活動有關，通常是在星期日或星期一，如民前七年七月三十日（陰曆六月二十八日）為同盟會籌備會召開之日，八月十三日（陰曆七月十三日，為東京留學界歡迎中山先生演講之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八月二十日（陰曆七月二十日）爲同盟會舉行成立大會之日，均逢星期日。顯爲留學生利用星期假日參加集會活動，集中在星期一加盟者，似以軍警學校的學生爲多。依此規律推測，則名冊中之乙巳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十七日及八月十九日的幾個集中加盟日期，應爲陰曆的日期；而八月六日、二十一日等加盟的集中日期，又應爲陽曆的日期了。餘類推。如判斷或估計屆至同盟會在民前七年八月二十日（陰曆七月二十日）成立之日止，究竟有多少會員已在東京加盟？應注意以下三種情況：

（一）名冊中乙巳七月三十日加盟日期已確定爲陽曆外，其餘凡在乙巳七月二十日以前加盟者，無論其爲陰曆或陽曆的日期，都可確定在同盟會成立前已經加盟。

（二）名冊中乙巳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加盟及未記加盟日期者，除確有根據以判定陰曆或陽曆日期者外，其餘則難以確定在同盟會成立前是否加盟。

（三）名冊中八月二十一日以後加盟者，無論其爲陽曆或陰曆，均不應認爲在同盟會成立前已經加盟。

依前列（一）（二）兩項情況，屆至同盟會成立之日止，其會員加盟的情況在名冊中顯示如下：

省別	同盟會成立前可 確定加盟人數	同盟會成立前難 以確定加盟人數	未記加盟 日期人數
安徽	二	五	四
貴州	二	一	
浙江	一		
陝西	一		
河南	二	一	
江西	七	三	
廣西	二	三	
江蘇	七	五	一
湖北	二七	一三	二

湖南	二三	一〇	
雲南	一		
福建	一		
山東	一	四	
直隸	二		
廣東	二四	二二	一
山西	一	一	
四川	一一	一六	一
合計	一〇四	八三	九

故在同盟會正式成立前已能確定加盟之會員數，在名冊中可考者爲一〇四人，另八十三人的加盟日期雖在乙巳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二十日之間，以及未記加盟日期的九人，是否在同盟會成立前已經加盟，難以確定。最高的估計，也只能認爲其中一部份人在同盟會成立前可能已加盟。故宋記同盟會在開成立會時出席者約百人，當爲事實。至謂同盟會開成立大會時，加盟者數百人，籍貫包括全國十有七省，惟甘肅一省闕焉，似非嚴格之論。今按名冊所示，最高估計不致超過二百人。且貴州、雲南二省在同盟會成立前，尙無會員加盟。如貴州會員于德坤、平剛之加盟日期爲乙巳年八月二十一日，縱屬陽曆，亦在同盟會成立後的一天。又貴州會員朱沛霖加盟日期雖爲乙巳年八月十六日，其主盟人爲平剛，而朱之加盟日期不可能在主盟人之前。因此朱之八月十六日加盟日期，當爲陰曆（即陽曆九月十四日）。雲南會員加盟最早者爲呂志伊，在乙巳年九月九日，至遲亦在同盟會成立後的十九天。故所謂加盟者數百人，十七省之人皆與焉，當指乙巳年底以前東京同盟會的情況而言。

名冊中海外各埠會員的加盟日期，其集中的趨勢，益爲顯著。如吉隆坡三十一名會員中，丙午年六月十八日加盟者有十六人，二十一日加盟者十一人，新加坡三十二名會員中，丙午年三月十三日加盟者十五人，十八日加盟者五人；香港會員八名，七名爲乙巳年九月十八日加盟。從這些加盟的集中日期，可以判定若干爭執的問題。例如新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日

六〇〇

加坡同盟分會成立的日期及其成立時的加盟人，頗多不同記述，有謂在乙巳年冬成立者，有謂在乙巳年七月中旬成立者。其加盟人亦多有出入。今據名冊，新加坡同盟分會成立的日期實為丙午年三月十三日（西曆一九〇六年四月六日），這天加盟的會員亦最多，並記有姓名、籍貫等。至吉隆坡、香港等埠加盟會員最多的那天，都是各該會成立的日期。

從名冊中觀察各個會員的加盟情況，也可發現一些極有意義的問題。例如張人傑（靜江）與國父中山先生初次會晤問題，各種記載均無確切的日期。張之加入同盟會，據馮自由在「新世紀主人張靜江」文中謂在民前五年（丁未年，一九〇七）六月十九日自歐洲到達香港以後的事。今據名冊，張早在丙午年（民前六年）三月三十日即與褚明遺（民誼）在新加坡入會；而且張在丙午年八月初八日還介紹李煜瀛（石曾）加入同盟會。因此馮之記述即有疑問了。至中山先生在丙午年春的行程，與張之加盟日期，似有關連。這年二月初十日（陽曆三月四日）中山先生自法國馬賽啓程東來，三月十三日（四月六日）到新加坡成立同盟分會。三月二十三日（四月十六日）經香港，次日由港赴日本。如果張之丙午三月三十日的加盟日期為陽曆的話，這天可能就是張與中山先生在法國輪船上會晤的日期。吳相湘在其「民國百人傳」中「對比有關資料與事實及張（人傑）孫（中山先生）兩人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間行蹤，推定張、孫的初次會晤在一九〇六年（丙午）春張東歸在香港、新加坡購買印刷器材之際」。吳之推定，雖未指出與張之加入同盟會的時日有關，頗亦見其獨到之處。

中國同盟會成立初期之會員名冊雖不完整，但其資料比較接近原始性，對於同盟會初期的情況及其若干人物探索，確可提供一些有力的證據以衡量一般記述的可靠程度。本文根據名冊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如各省會員多寡懸殊之現象，會員加盟日期集中之趨勢，同盟會籌備會出席人的名單，同盟會正式成立時已加盟的會員數及其代表之省區等問題，只是就名冊所顯示的部份情況，以探討部份的問題；有的問題，尚難獲致圓滿的結論。但由於這一名冊的運用，足以顯示一些頗有意義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清廷在韓國鎮南浦、木浦、羣山、釜山四處，設置領事。

清廷近議，於韓國之木浦、釜山、羣山、鎮南浦四港，各設領事一員，業由駐韓使臣曾廣銓照會該國外部，轉飭各港監理，凡遇中韓兩國交涉，即由該監理與領事就近辦理。（註七）

註一：宋教仁：「我之歷史」，頁七五。

註二：「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五一—一七。

註三：「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二—五。

註四：「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三四二—三四六。

註五：「革命文獻」，第二輯，頁一〇六—一〇七。

註六：「新知雜誌」，第一年，第四期，頁三一—四一，民國六十年八月一日出版。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外交，頁一一〇。

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一日） 清廷諭令各督撫，中美工約已允公平辦理，著勸諭商

民，勿再抵制美貨，滋生事端。

清廷諭云：

「御史王步瀛奏，各省工商抵制美約風潮過激，請飭加意防範，以維大局一摺。前據外務部王大臣面奏，美國工約一事，迭經出使大臣梁誠及外務部先後與美政府商議，美政府已允優待華商及教習、學生、游歷人等，並允於議院開時盡力公平妥辦各在案。昨據該御史奏稱，公憤既興，人衆言靡，難保無宵小生心乘機竊發，恐誤大局等語。亟應明白宣示，以免誤會，而釋羣疑。中美兩國睦誼素敦，從無彼此牴牾之事，所有從前工約，業經美政府允爲和平商議，自應靜候外務部切實商改，持平辦理，不應以禁用美貨輒思抵制，既屬有礙邦交，且於華民商務亦大有損失，迭經外務部電行各該省督撫，曉諭商民，剴切開導，務令照常貿易，共保安全，再責成該督撫等認真勸諭，隨時稽查，總期安居樂業，毋負朝廷諄諄誥誡之意。倘有無知之徒，從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從嚴查究，以弭隱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一日

六〇二

患，將此通諭知之。七月二十一日。」（註一）

清兩廣總督岑春煊覆照美領事，告以華商激於公憤而抵拒苛約，不能強禁。

岑春煊致美領事照會云：

「爲照覆事，接貴總領事官七月初九、十六等日兩次來文，又十七日來函一件，言華商抵拒美約事，本部堂均已閱悉。查抵拒美約之議，實因激於義憤而起，中外同心，不獨粵東一省爲然，而旅美華工尤以粵人爲多，故衆情更爲迫切，在各商民自結團體謀保公益，與一切排外仇教之舉動迥不相同，若以壓力強加禁止，不特抵抗愈堅，轉恐激而生事。迭接貴總領事官照會，以現奉本國大總統諭札，已認從前以苛酷手段而行禁工之律者爲不公，惟本國議院須俟西歷十二月方能實議改革等因。是前例禁工之事，並非出於貴國政府之本意，本部堂實爲忻悅，特恐商民未及盡知，是以先經剴切宣示，茲又出示勸諭粵省商民，西歷十二月以前應將拒約會先行停罷，任便商民照常自由貿易，一切聚議演說之舉，併即停止。想貴國文明素著，大總統名譽優隆，必能實踐斯言，以鑒中外商民之心，而保兩國和平之局。貴總領事官爲彼此有益起見，如能婉達貴國政府，將此事提前特別開議，俾苛行禁工之約早日改革宣布，尤所深盼。至商民購用美貨與否，必須出於自由，本部堂祇能飭屬解勸，不能強加禁勒，且係民間貿易之事，與國際無干，來文乃遽指稱背約，並以美約不能將貨出售，藉端索償，試問環球各國有無此等公理，本部堂意所未喻，願貴總領事官一細思之，爲此照覆，順頌日祺。七月二十一日。」（註二）

廣東學界發行「拒約報」，抵制美國華工苛約。

廣東拒約特色之一是發行「拒約報」。該報由河南南武學堂、西關進取學堂教員黃晦聞（節）、王君衍、胡子晉等所發起，經費由兩校同人籌募，總編輯設於南武學堂，總發行所在進取學堂，除總編輯、督印由黃、胡二人分任外，有撰述員謝伯英、陳樹人等十人，幹事夏重民及黃展素、羅夢覺女士等三十餘人。版面分社論、短評、要聞、專件、調查、輿論、雜文、歌謠、彙記等欄，連廣告在內

，所載均屬拒約之事。該報原爲週刊，後改爲旬刊，七月二十一日初刊，其祝詞曰：

「偉哉此報，命名拒約，輿論轟轟，民氣磅礴。天演界中，嶄然頭角，同胞警鐘，社會木鐸。不有苛例，此報奚作，苛例不刪，永不殂落。一般華工，救生聖藥，文字收功，衆生極樂。視彼前途，聲揚萬國，汚污國恥，從茲一濯。薰沐歡迎，寸衷躍躍，偉哉此報，偉哉拒約。」

第一期報出後，登時搶購一空，第二期須預約方能買到，其宣傳力深入人心，甚至城西義育學堂之伙夫也購買一份，津津讀之，共鳴共憤。該報出至第九期，于十一月間廣州府應美領事之要求，下令封禁。

除文字外，報章尙刊登漫畫以爲宣傳、報紙之所以發揮力量，不僅由於其內容動人，而與其發行也有關係。有些報紙根本不收費，全屬贈送。往來珠江的船隻義務代運，所以傳播甚遠，在西江上流距廣州一百哩之遙的平南縣，甚至僻在一百五十哩外的連州均有流傳。兩廣報界的貢獻之大，可自美國駐廣州總領事的話中見之。他說，如不准廣州的七家報紙刊登煽動性的文章，抵制運動將自行消沉。（註三）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函復外務部，力言日僧傳教之害。

中國歷來宗教，宗派相傳，類皆恪守清規，不與外事。今日僧若來華傳教，則因經典不同，師法互異，勢將有門戶畛域之分，且設堂傳教，勢必良莠不一，流品混淆，宵小潛踪，支離蔓衍，人民必形成仇教心理，多一教民，即地方多一教案。清署兩江總督周馥因此主張，日僧若要來華傳教，需待中國收回治外法權後，方能聽其徧游內地傳教。周馥因日僧傳教事復清外務部函曰：

「敬復者：接奉鈞函，日僧傳教一事，飭令體察地方情形，商酌辦法，從速妥議見復等因。查江南等處，寺僧向來安分守法，有僧綱司爲之約束，有方丈爲之主持，其收徒給牒，則呈報於有司，其創修廟宇，則取決於紳士，其

徒衆宗派相傳，類皆恪守清規，不與外事，偶犯戒律，小者懲責戒尺，大者革出山門，故能奉法維謹。其田地廟產，皆由官紳商民布施，爲之護法。間有詞訟，由地方官一體傳訊，聽候判斷，毋敢抗違。其平日誦經功課，則祝釐祈禱，惟願民安國泰，萬壽無疆。其建設齋醮，則藉念經功德，自食其力，完糧交租，迎神賽會，與平民無異，江淮南北，大概略同。今日僧傳教，能悉如上所言乎？若不能，是歧佛教而二之也。歧而二之則經典不同，師法互異，各有門戶，顯分畛域，將來必有中佛教，有日佛教，如天主、耶穌之分兩派，兩教相爭相軋，樂禍好事之徒，再構煽其間，禍且無已，此必然之勢，非好爲危言也。原佛教始入中國，本由天竺而來，其地卽今之印度，然二千年歷久相安，教從外國來，從無仗外國保護之事，今若准日僧設堂傳教，僧侶及皈依之人一體歸其保護，其愚昧者，恃保護而輕犯法，其凶狡者，藉保護而思抗官，此譬如無疾之人呻吟求醫，妄服藥劑，非特無效，必致生疾。僧徒異服異教，本與平民迥然不同，其能永久相安者，平民信僧徒無倚勢作威之心，僧徒亦知平民無彼此異同之見，故論宗教則各行其是，論情誼則各安其常也。今日人傳佛教，顧引耶穌爲比，查耶穌在中國，何嘗不傳布宏誓，何嘗不勸人行善，何嘗不分財施衆，何嘗不贈醫給藥，然民人言及教民，無不痛心疾首者何也？教民之良善者，誠不乏人，其黠桀者，率皆恃教爲護符，魚肉鄉里，不服傳喚，偶有細故，教士袒護，挺身插訟，地方官不能盡明立約傳教之本意，深懼別啓釁端，每有抑勒平民，隱忍公事。教民訟勝，則氣餒愈張，百姓蓄憤愈深，則禍機驟發愈烈，拳匪之亂，推原禍始，未必非教民所釀成，雖以八國聯軍之勢，萬民荼毒之慘，朝廷屢下哀痛之詔旨，百官有司宣布三令五申之文告，然民皆面從，其私心隱微，仍有積不能平之處，如電光石火，一觸卽發，此皆日本官商所共見共聞者也。泰西以新舊教相爭之故，用兵百年，殺人至百萬，後始幡然覺悟，不復強民從教，禍根方絕於西方，曩端又萌於東亞，立約傳教以來五十餘年矣，始則教與民仇，民與教仇，繼則教與教仇，紛紜繚繞，不可究詰，此又環球人士所共見共聞者也。民教成仇，致乖睦誼，各國之通人志士，方且引爲殷鑒，亟思變計著書立說，謂傳教不無弊端，日國通儒亦多持此論，今不引以爲戒，反從而效之曰：「耶穌未可歧視，吾欲仿西人傳教。毋乃時勢大相背謬乎？」商約二十五款利益均霑之說，爲通商行船言之，今欲強引爲傳教之比例，夫傳教有何利益，歷稽成案，祇有德教士被殺，遂據膠灣爲利益之最大，然此豈文明之通例，萬國之公法乎。中國教門向來不一，佛教之外復有道教、回教，道教寢衰，回教之民在西北者且千數百萬，若謾罕默德之教援日僧爲例，又將何以拒之。各國基督教最盛

，此外之婆羅門教、波斯教、摩門教，宗教不同者尚以十數，若皆援日僧例，則偏地皆教民，教禍更無底止矣。比年以來，學堂諸生願師日本，游學諸生願留日本兵操，則思效日本語言，則樂效日本，皆因日本同文同洲，相親相睦，嚮而就之。若一設堂傳教，勢必良莠不一，流品混淆，宵小潛蹤，支離蔓衍，恐今日仇耶教者，將來且轉而仇佛教，不特仇佛教，且轉而仇開堂傳教之人也。佛教入震旦以不爭競為宗旨，士大夫信從綿延不絕，印度之教日就衰滅，而宗派轉盛於東方。耶教倚仗外勢，動挾兵威，然各教會竭盡能力，合中國天主、耶穌兩教徒衆計之，曾不及佛教十之一二。論者為中國人有特別之性質，與各國之民殊，而不知傳教本論理，非論勢挾勢傳教，人已知其理之不勝矣。設體察情形，知江南斷不可開堂傳教，傳教斷無利益，非特無益，且有大損，不必論將來虧損如何，即以佛教比耶教，中國人謂日國有教士，有教民，殆與各國之教士教民無異，則日國名譽已大損矣。設服官北洋三十餘年，辦理教案以千百計，庚子之亂，辛丑之和，亦與教案相終始，知之最深者言之尤切。近日江西棠浦地方，因龔姓不願村中傳教，殺死教民六人，開胸破腹，備極慘忍，教士噤噤至今不已，教民無辜，良可哀憫，殺人者死，又須抵償，嗟彼愚民，遭此殘害，此又目前近事，言之而痛心者也。務乞鈞署主持至計，將開堂設教有損無益之處，切言於日使，言之而信，此兩國之福也，若其不信，諺有曰：欲知來者視往昔，試觀從前各國傳教，是何情狀，則可知後來日本傳教作何結果矣。中國聽民從教與各國同，然無治外法權與各國異，如日人固爭不已，必欲傳教，則請與日人約，一如日人與泰西訂約故事，以若干年為期，中國將律例參仿東西各國修改妥善，收回治外法權，彼時日僧如來，當聽其徧游內地傳教，斷不稍加裁制，若無治外之權，則皈依多一教民，即地方多一教案，游歷多一教士，即政府多一交涉。三十年之賠款，九萬萬之膏腴取之於民，至為慘酷，實不忍一誤再誤，復貽患於將來，此誠椎心泣血之言，非第取益防損之說也。區區愚見，是否有當，伏乞訓示祇遵。」（註四）

附錄：書江督阻日僧傳教函後（註五）

吾讀江督覆外務部阻止日僧傳教一函，危詞正論，極力爭執，而知中國近日辦理交涉，一變從前服從之宗旨。中國向遇外人要挾，僅顧目前之無事，而不計及後日之如何困難，如何危險，但求得過而已，即有明知後日至如何困難之地位，處如何危險之境界，而迫於國力不振，國勢不敵，國權不張之故，往往略一爭執，而外人不允，政府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一日

六〇六

諸公，卽一律允諾，雖萬不可許者，亦一律允諾。夫辦理交涉，千端百緒，而扼要之處，不過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百折不同二語盡之。蓋無挾而求者，彼此交換利益，遇事皆可通融，有挾而求者，允諾必有虧損，絲毫不容假借，故辦理交涉，於國體無傷，國權無礙之事，未始不可允許，然此猶不免起失權受損釀禍構患種種之交涉，至萬不可允者而昧焉允之，則失權受損，釀禍構患之交涉，吾知異日必有應接不暇之苦，而中國必處於萬無幸免之界。自去年日僧有要求在江浙傳教之信，本報獲此消息，深懼政府諸公，泥於同文之說，不知立國大計，一味遷就，而遺中國將來以不測之禍亂，又傷兩國素日輯睦之感情。本報一再論說，其所以不憚煩瀆者，一則迫於救中國之心，一則迫於愛日本之心，夫使日僧傳教，與中國有利無損，本報亦樂贊成，借此以聯兩國人民情誼。然中國今日，處此困苦，其原因日人想亦知之，若再以日本釋教，流入中國，是直爲中國添無數之糾葛，爲中國增無窮之隱害也。記者忠告政府，於日僧傳教一事，萬不可允許，此記者救中國之苦心，迫於不得已而發之，日人當曲爲體諒矣。中日兩國，同處一洲，關切之處，比他國尤爲重大，若使日僧傳教中國，是直使中日兩國因此而起齟齬使中日兩國因此而生嫌隙也，於亞東大局，更有非常之關係。記者婉勸日本政府，在中國流傳釋教一事，尤萬不可實行，此亦記者愛日本之苦心，迫於不得已而發之，日人更當曲爲體諒矣。夫中日交情，近者頗篤，在政府已盡捐甲午之嫌，在人民又漸忘庚子之事，故於日俄開戰之初，華人頗表同情於日本，然自日本開戰勝利以後，在遼東半島一切舉動，證以中西報章，采諸近來輿論，未有不爲中國政府危者，未有不爲中國人民懼者，若再以釋教推行內地，斤斤爭執，求達目的，更不能測日本政府存心之所在，更不能解日本人民用意之何屬。日本如眞爲維持中國也，則不妨以他項教育輸入中國，日本如僞維持中國也，則必堅執以釋教輸入中國，日本釋教，不輸入中國則已，不幸而輸入中國也，不出十年，始則華民與日僧不相安，繼則日僧與他教不相安，小則釀成膠州之覆轍，大則激成拳教之相關，東西交責，中國尙能支乎。

清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奏陳萍醴鐵路竣工情形。

清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以鐵路總公司推展吳淞軌道，並建造萍醴鐵路竣工，呈請將收支官款列作

第三起接續造銷。奏云：

「竊臣於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奏報，動用官款建造淞滬鐵路收支經費，截至二十七年十二月止，分繕單冊，列作總公司第二起銷案摺內，曾聲明預備推展蘊藻浜北至吳淞礮臺灣止，一切架橋過河接展軌道所用經費，自應另案附銷，以清起訖。經外務部核准覆奏，奉旨依議，欽此。又光緒二十四年三月，臣與湖廣督臣張之洞會奏漢陽鐵廠商辦情形，派員開辦萍鄉煤礦濟益，銘鍊該處運道艱阻，請築造萍鄉鐵路展至長沙，以利轉輸各情。欽奉諭旨照准，並蒙飭下江西、湖南各撫臣一體照料，均先後欽遵有案。以上兩路概係動用蘊藻鐵路所撥之官款，吳淞展路工竣後，業照英商銀公司借款合同第二十三款，於上年九月初一日收還，工價歸併滬甯一律管理，萍鄉展路因經費不足，改至湘潭縣屬之洙州水口爲止，是爲萍潭鐵路逐節籌款，逐節趨修，本年冬間工可全竣，其萍鄉至醴陵一節，先已通車，即應併案造銷，藉清款目。經臣檄飭承辦工員會同總公司造冊處委員接續第二起銷案，分造四柱收支總細各冊，詳候覆核奏咨去後。茲據各該員開單齊冊呈請核奏前來，臣詳加覆核前案，淞滬造銷工程係至蘊藻浜南岸爲止，自建橋過浜以通吳淞礮臺灣，築路鋪軌補發地價，又附路應設分機岔道，共積長五華里有半，車站、道房、橋梁、涵洞一切具備。又前報淞滬養路經費係至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止，現自二十八年正月起到三十年九月歸併滬甯之日止，員司、工匠、站長、道夫按月應給薪費、煤炭、材料、馬路、駁岸等項，隨時支給修費，均應接續前案作正開銷。其上屆奏銷以後行車所進腳價，歸併滬甯之前照約收還，工價另列收款項下，以備核總，此截清淞滬鐵路之大概情形也。至萍潭鐵路自萍鄉煤礦之安源地方起，經萍鄉縣峽山口老關迤邐至湖南醴陵縣陽三石止，鋪設軌路連同分機岔道，共積長華里一百四里有奇，湘贛錯壤，山嶺崎嶇，沅澧分流，汨港遼闊，內造鋼橋木橋三十四座，圓拱橋三十四座，涵洞水溝二百七十七處，所鑿山地居百分之六分，此外車站、道房、轉盤、水櫃、材料廠、火車頭以及搭客運煤各種車輛，購地填土各種經費，悉由承辦之員及洋工程司隨時核實，樽節動用，仍由臣逐批派員覆核明確，方准在總公司撥款內支給，此另案建造萍潭鐵路之大概情形也。綜計上屆奏銷舊管項下結存庫平銀二百九十九萬四千七百五十四兩一錢五釐，新收項下湖南撥款淞滬車脚連同銀公司撥還淞滬造價共庫平銀一百九萬四千一百九十一兩九錢八分七釐六毫，管收兩項，實合庫平銀四百八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兩九分二釐六毫，開除項下，淞滬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一日

六〇八

冊購地展路並養修經費附銷鐵路學堂二項，實支庫平銀二十三萬九千五百七十六兩六錢八分六釐六毫，萍醴一冊購地造路造車經費，實支庫平銀一百四十八萬九千二百五十四兩三錢七分一釐四毫，二共合支庫平銀一百七十二萬八千八百三十一兩五分八釐，餘存二百三十六萬一百十五兩三分四釐六毫，內先經奏准預支漢廠軌價，藉杜洋軌漏卮，計存庫平銀一百二十萬四千六十一兩四錢七釐八毫。又湖南巡撫在解款內扣支粵漢勘路彈壓各經費，及總公司派洋員赴粵勘地，赴美川費，停工後開發各項經費，計墊支庫平銀五萬七千六百三十一兩八分八釐，應俟粵漢鐵路歸結辦理，方能索還歸墊。其餘接續支應醴陵迤下至湘潭縣洙州鐵路工款，應俟全路辦結另案造銷。以上收支各款，均經商部派員在滬調查合符前數，先行開列清單奏報在案，至萍醴開車後逐月收進運煤腳價，隨時支出養修經費，並安源礦山依煤線之遠近添設各項枝路，統俟下次銷案彙核造報。據總辦淞滬鐵路道員陳善言，總辦萍潭鐵路道員薛鴻年等詳請奏咨前來，謹照前案繕具清單恭呈御覽，仰懇天恩飭下外務部、商部、戶部查核准銷。所有總公司推展吳淞軌道並建造萍醴鐵路工竣作為第三起造銷緣由，除咨部外，謹會同署兩江總督臣周馥，湖廣總督臣張之洞，江蘇巡撫臣陸元鼎，江西巡撫臣胡廷幹，護理湖南撫臣龐鴻書，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本月二十一日奉硃批該部知道，單併發欽此。」（註六）

清戶部尚書張百熙派陳宗嫻調查各省銀銅元局利弊。（註七）

清廷依吉林將軍富順奏請，諭令奉天、吉林兩省當局妥為賑撫因日俄戰爭而流離失所之人民。

清署吉林將軍富順奏：「日俄戰爭，逼近吉林，凡有外兵經過占駐之處，民不聊生，顛沛流離，哀鴻遍野，擬即派員設局妥籌賑濟，以資撫恤。」清廷乃據以諭曰：「覽奏益深軫念，著即妥為賑撫，毋任失所。」（註八）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二三。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二二。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四—一五。

註四：沈桐生：「光緒政要」，卷三一，頁四七—四九。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三日「新聞報」。

註六：「愚齋存稿」，上冊，卷十一，頁三四—三七。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七。

註八：「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一。

二十二日（八月二十二日） 清財政處、戶部會銜奏呈「整頓圓法，改歸一律，酌

定各省通行章程」十條，請求設置天津銀錢總廠，嚴禁私銷私鑄。

「圓法」，即錢幣之制。本日，清財政處與戶部會奏：籌擬「整頓圓法改歸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十條」，「天津銀錢總廠開鑄，酌擬簡明章程八條」，暨嚴禁私銷私鑄之弊，以維圓法。清廷從之。（註一）財政處與戶部兩項奏摺原文如下：

一、財政處戶部會奏整頓圓法改歸一律酌定各省通行章程摺。

「竊臣等於上年（甲辰）四月間欽奉諭旨，建設銀錢總廠，整頓圓法，當即在天津度地建廠，購定機器，現在機器安設完竣，開機試鑄銅幣，所有開辦情形，業經另摺奏報。惟總廠既經開鑄，即應妥籌鑄幣，劃一章程，通行各省，以期仰副朝廷整頓圓法，裕國便民之至意。查中國鑄造銀圓，始於廣東，意在抵制洋圓，兼以補制錢之不足，嗣後湖北、江南、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省，亦陸續購機鑄造。惟以所鑄銀圓規模絕異，成色分量又未免各有參差，以致民間顯分畛域，此省所鑄往往不能行於彼省，仍不如墨西哥銀圓之南北通行。近年以來，添鑄銅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六〇九

圓因制錢短絀，民間樂於行用，而鑄造之餘利又復甚鉅，是以各省爭先請鑄，紛紛不已，然以自相爭競之故，近來機器銅鉛價值業經見漲，銅圓價值亦經見落，若仍復自鑄自用，各立門戶，恐銅價益漲，錢價益賤，數年之後，新幣充滿，行銷不易，必至漸虧成本，且與各國新定商約已有立定一律國幣之條，若任各省自爲風氣，恐於劃一幣制之意法之愈遠。查各國金銀銅三種制幣，多歸一廠鑄造，其權操之政府，考察市面，流通幣數不足則增鑄，有餘則暫停，故能維持價值，不致隨時漲落。中國地廣人多，似非一廠所能敷用，擬於財政處總廠之外，再擇鑄造銀圓署有成效者，酌留南北洋、湖北、廣東四處，作爲分廠鑄造銀幣。至銅幣一項，現在各省尚未充足，所有已設之廠，不妨暫仍其舊，惟照戶部前奏，不准再有增添，仍由臣等考查成色分量，均令一律發行，價值不得參差，如有不遵此次奏章辦理者，一面飭令停鑄，一面將經手人員奏參。至各省鑄幣，必須隨時斟酌損益，俟所鑄足數應用，由臣部體察情形飭令暫停，各該省卽應照辦，不得以尙須籌款藉口，如此則鑄造不致過多，聲氣可期聯絡，仍與一廠無異。茲謹就臣等擬議所及，酌定章程十條，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等行知各該省遵照辦理，謹奏。奉旨依議，欽此。

謹將籌擬整頓圖法酌定章程十條，恭呈御覽。

一、現欲整頓圖法，統歸一律，擬請銀幣一項，俟定準分量成色，專由總廠鑄造，仍留南北洋、廣東、湖北四局作爲分廠，由總廠發給模樣、成色、分量、花紋，均須一律，每批鑄出銀幣，抽出數圓彙解財政處，戶部派精通化學人鑄化，考驗成色之參差，分兩之輕重，均不得逾百分之一，如有不符，卽將所鑄銀幣重行鑄化改鑄，仍將經手之員分別參辦。除總廠係財政處辦理外，其南北洋粵鄂各局，並由財政處戶部遴派廉幹委員前往稽查，以昭鄭重。

二、銅幣較銀幣稍可從寬，擬將各省現在業經開辦之局暫行留辦，但准就現在所有機器鑄造，不准添機增鑄，其未經奏准者，均不得再請設局鑄造。銅幣成色用九五紫銅，五釐白鉛，願用點銅錫一釐者，聽分量定準，當二十者重庫平四錢，當十者重庫平二錢，當五者重庫平一錢，當二者重庫平四分，由戶部頒發祖模，均與總廠所鑄一律，惟於正面加鑄省名一字，以便查考。每次鑄出，均須呈送財政處戶部化驗，並由財政處戶部隨時遴派委員前往稽

查，如有不遵奏定章程者，即時令其停鑄，並限令將發出各圓收回銷燬。

三、鑄幣所以便民，若多鑄當十當二十兩種，民間購買零星物件不能分析，殊爲不便，是以戶部總廠所定章程，有當五、當二兩種銅幣，以資補助。今擬定立限制，各省局每日所鑄銅圓以十成計算，約鑄當十者五成，當五、當二者各二成，當二十者一成，其當二以下，則以舊有制錢搭配應用。

四、鑄幣之數必須酌劑盈虛，以民間需用之數核計，方能保其價值。若鑄造日多，價值日落，商民藏儲必多虧折，是便民者轉而厲民，嗣後各省所鑄銅幣，應令該省所設官錢公估等局酌量市面情形定價，隨發隨收，持之以信，按照所鑄當制錢數目，與制錢一律行用，不准市僧把持，出入減折，亦不准鑄局爭利減價發行，至市面銅幣有餘，即應遵照部議停鑄。

五、各省所鑄銅幣，應令先儘本省制錢短少之處發行，不得大宗販運出省，致令他省有充斥之患。若各省需用銅幣，則可備價至總廠領取，其邊遠省分，准交鄰省局廠代爲鑄造，運回本省應用。

六、各省已設之銀銅圓局，即由該督撫將原購某國機器件數內有印花機器若干部，共需價值若干，建造廠房價值若干，以及現在共用員司若干，每日工作若干時，共出銀銅幣數目若干，限三箇月咨報財政處戶部一次，嗣後應將購買銅鉛等料價，並一切局中經費各款若干，除淨實有贏餘若干，按年詳細造報一次，以憑比較考核。

七、總廠將來鑄造銀幣，需用銀兩甚多，若皆由部庫請領，往返運解，腳價過鉅，擬請俟銀幣酌定鑄造之時，由戶部於解部京餉內擇其銀兩成色素足者，派定數省行令，嗣後京餉徑解天津，交造幣總廠責成該廠提調等員兌收清楚，即日備文報知戶部，由戶部限期印發批迴，仍寄本廠發交委員。至戶科江南道本有稽查京餉之責，此數省餉銀，既改由天津兌收，應將舊例量予變通，核實辦理，以後戶科江南道毋庸由解員隨時呈驗迴批，以免守候，而昭簡捷。惟稽查京餉關係甚重，每屆半年應由戶部將造幣總廠兌收各省餉銀數目，行知戶科江南道，各該省督撫亦每屆半年咨報一次，以便彼此核對，庶稽考愈昭嚴密，而舊例亦不致紊亂矣。

八、鑄幣乃國家特有之權，中外古今均不准商民隨便鑄造，今商人見銅圓利鉅，多生覬覦，往往請集商款鑄造，名爲報效銀若干萬兩，實欲侵奪國家固有之利，而分其少數以爲報效，其心惟在牟利，何能顧及大局，若准其鑄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二日

六二二

造，必至爭競攙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各省官局既不准添設分廠，更無轉准商辦之理，擬請飭下京外各衙門，凡有商民請鑄銅圓者，一律議駁，並由臣等隨時查訪，如有銀銅圓局暗攙商民股本者，雖業經奏准之局，亦飭令登時停辦，以保利權。

九、戶部總廠鑄出各圓，各省均應通用，俟戶部銀行開辦以後，所有總廠鑄出銀銅幣，除戶部提用外，所餘均交銀行承領，擇各省制錢短絀之處，可以隨時運往定價發行。

十、各省銅圓局創設之初，鑄造不及，往往購買日本鑄就銅餅，一經印花便可行使，看似便利，然外洋人工費用皆貴於我，而造成銅餅運來，價值尙不甚昂貴，則其成色分量之不盡如法可知，況洋商販運之時，不免夾帶多枚出售圖利，易啓奸人私鑄之端，現既擬將成色分量劃定一律，且各省設局已久，不至有趕造不及之虞，總以自行鑄銅鑄造爲是，是以臣等前經咨行各省禁止購買，擬再請飭下各省督撫禁止購買此項銅餅，並由外務部轉飭稅務司，凡有販運造成銅餅，一律嚴禁入口，以防流弊。」（註二）

二、財政處戶部會奏遵旨設立天津銀錢總廠酌擬開鑄簡明章程摺

「竊臣等欽奉諭旨，設立鑄造銀錢總廠，業將建設天津緣由，並勘定地勢籌商建造情形，隨時奏報在案。查鑄造銀銅各幣，必須購置合宜機器，當經督飭該提調等，向天津瑞記洋行定購美國常生廠新式鑄造銀銅圓通用機器全份，訂立合同，限期運津，並由該提調等會同升任天津道王仁寶，將全廠工程催遣建造。嗣於本年春間，工程修造報竣，該洋行所定各項機器，亦已催令陸續運齊，督飭華洋工匠隨到即行安設，現亦安配完竣，當即遴派員司招集工匠，於本年（乙巳）五月初八日開機，先行試鑄銅幣。臣那桐、臣張百熙，於本月先後前往天津，覆加察勘，各項機器尙屬靈便堪用，廠房建造亦均如式，惟機器原定每日可出大小銀銅各圓共六十餘萬枚，現時甫經試鑄，機器未免生澀，人手亦未熟諳，出數尙少，將來運用純熟，自當日見增加，除將全廠房屋機器照成圖樣二分，並鑄成銅幣四種，已先行呈進外，茲謹將酌擬簡明章程八條，繕單進呈御覽，嗣後仍當由臣等督飭該提調各員，加意經營，因時籌畫，一俟辦理稍有把握，即當鑄造銀幣，並添購機器，逐漸推廣，以期仰副朝廷整齊圖法，通變宜民之至意。再此摺係財政處主稿，會同戶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謹將酌擬天津銀錢總廠簡明章程恭呈御覽。

一、本廠係奉特旨設立，與各直省所設不同，惟因運煤運料之便，是以前經臣等奏定，在天津設廠，現在廠屋業經造齊，宜定名稱，臣等公同商酌，擬命名曰戶部造幣總廠，所造三品之幣，即文曰大清金幣、大清銀幣、大清銅幣，通行天下，以歸一律。

二、本廠之設，原以整齊圖法，本須鑄造金銀銅三品之幣，惟圖法關係重要，不厭詳求，金銀兩種分兩成色，尚須通籌定議，而近年以來制錢短少，京師嘗十大錢亦苦不敷行用，是以擬先鑄銅幣。現定銅幣計分四種，大者重四錢，值制錢二十文，次重二錢，值制錢十文，又次重一錢，值制錢五文，最小者重四分，值制錢二文，成色均定為紫銅九十五，分配白鉛五分，以上銅鉛成色，均須配足，鑄成之後，仍隨時提出化驗，設有不符，則應回爐重鑄，俾免參差。

三、前奉旨由戶部撥給銀四百萬兩，作為開鑄成本，現在購地建廠工料各費，並購備機器銅鉛雜料，即係由戶部隨時商撥，其創辦員司匠役薪水工食，係由財政處生息項下暫行撥用，銅幣開鑄之後，所獲餘利，除本廠開支各項，並留公積及花紅各一成外，其餘全數提存戶部，嗣後擴充鑄務，增廠添機，及籌備鑄造金銀幣成本，屆時需用款項，仍由戶部照數撥給。

四、本廠鑄出銅幣，自應先儘京師行用，有餘再發行各省，無論是否通行銅圓地方，均可將本廠所鑄銅幣運往發行，該地方官均應隨時保護，飭令市面商民流通行用，一切公款並須與制錢一律照收，不得稍分畛域，如有阻撓挑剔者，即由財政處戶部查明參辦。

五、本廠鑄於戶部，部庫調取銅幣，搭放俸餉，本應照成本核算，惟本廠與各省不同，各省不過戶部偶然調取，本廠須供戶部常年之用，若均照成本核算，則局用薪紅將無所出，且本廠除成本外，餘利本係全歸戶部，自無庸沾沾於此，擬嗣後鑄成銅幣解交戶部搭放俸餉者，即照戶部搭放扣回銀數作價，以保餘利。

六、本廠事務重要，必須在事各員實心實力，方能日起有功，勸懲之方，不可不設。查廣東、吉林兩省，因鑄造銀銅各圓獲有餘利，業經該將軍督撫將出力各員擇尤保獎，況本廠事屬創辦，頗費經營，尤應酌定功過規條，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六一四

昭懲勸，擬請俟開辦二三年後，著有成效，即將實在出力各員，由臣等擇尤酌保，其在廠不及二年者，不得列入，其有不甚得力之員，則當隨時撤換，儼查有舞弊營私劣迹，即行據實糾參。

七、各省鑄造銀銅各圓，所得餘利，除近年有認解練兵經費並浦江工程外，其餘多稱留辦地方新政之用，作為本省外銷，經戶部催令將詳細章程報部，至今多未開報，今本廠辦理各事，出入均係部款，經臣等飭令實用實銷，自未便以歷來各省造冊報銷之成例相繩，嗣後每屆年終，應令該提調等督飭員司，將該廠一年出入款項據實開具，簡明清單報知財政處戶部，由臣等覆核具奏，以歸簡易而昭核實。

八、本廠每屆年終，將鑄出銅幣收回款項，除銅鉛煤炭各項價值以及添修工程薪水局用各項支款外，合計淨利若干，分作十成，提一成作為本廠公積，一成作為花紅，下餘儘數撥交戶部，其所提一成花紅，參酌各省章程，以十之三分給提調各員，以十之五分給全廠員司匠役。

以十之二分解財政處戶部作為飯食銀兩，至公積一成，仍按年列入公款，作正開銷。以上各條係體察現在情形，分別酌擬，其餘未盡事宜，或有應行增改之處，當隨時斟酌損益，奏明辦理，俾臻妥協。」（註三）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建議倡築由張家口以達庫倫之鐵路。

張家口至庫倫一帶，為西北邊疆重地，防務最關緊要，而地方遼闊，策應難周，直督袁世凱因擬由張家口接修鐵軌，直達庫倫，選派精兵嚴行防守，並將張、庫開為商埠，平時則轉輸商貨，振興商業，以實邊疆，有事則運載兵餉，以利軍旅，當與政府切實籌商，均甚許可，約俟京張路工告竣時，即可籌款接造。（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八——一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五——八。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三期，交通，頁八八。

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三日）清外務部電咨駐美使臣梁誠通告美國政府，聲言業已示諭商民停止禁購美貨之事，請速妥訂工約。（註一）

清外務部照會駐華各使，九月北洋練軍大操時，准各國派員前往閱看。（註二）
清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請裁撤河北礦務總局。

河南巡撫陳夔龍以河南地方礦地，業經定界，發給憑單，此後礦務交涉事件，可責成該管地方官就近經理，奏請裁撤河北礦務總局。（註三）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九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八。

註三：「礦務檔」，(三)，頁一七〇三。

二十四日（八月二十四日）清廷以阿勒楚喀副都統達桂署吉林將軍。（註一）

清政務處議准四事：一、京内外文武各員缺，不分滿漢，一律簡用；二、州縣等官不准內調；三、用人因才器使，不拘資格；四、掃除官場繁文縟節。

（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八。

二十五日（八月二十五日）清廷以榮慶、鐵良監督崇文門稅務。

清廷以戶部尚書榮慶爲崇文門正監督；署兵部尚書戶部右侍郎鐵良爲副監督。（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

二十六日（八月二十六日） 清廷命署兵部尚書鐵良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註一）
清廷賞前署兩淮鹽運使湯壽潛四品卿銜，總理浙江全省鐵路。

清商部奏：浙江紳士籌辦全省鐵路，公舉在籍前署兩淮鹽運使湯壽潛為總理，請賞卿銜，以崇體制。得旨。湯壽潛著賞給四品卿銜。（註二）

內蒙古北部各酋長聯名稟請集股自築鐵路，自庫倫以達恰克圖。（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四。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九期，中國事紀，頁六八。

二十七日（八月二十七日） 廣西彭穀孫為美華工苛約事，發表「代廣西士商致商會書」。

廣西桂林方面對抵制美約的反應，可由本日新聞報刊出的「廣西彭穀孫觀察代廣西士商致商會書」看出。彭氏曾任光緒三十年中國參加美國博覽會監督的隨員，見聞最切，感憤特深。該函節略如下：

「……曩時嘗聞人言美國待我華人苛虐，不能無疑；以為法律之嚴，章程之密或有之。及去年遊歷美國，東至桑港（舊金山），西至紐約，北至坎（加拿大）界，南至散普伊（聖路易），其間經歷大小諸埠，所見所聞，心焉傷之。美用華人修造鐵路而有今日；美之鐵路，華之血也，好則招之惟恐不來，惡則麾之惟恐不去。於紅人、黑人、日本人、高麗人及歐洲人無不一一容納，如西加古（芝加哥）一隅直德國人租界，而獨於華人深惡而痛疾之。此其間本無公私國際法之可言，真是無意識之舉動，其理甚明，不過以華人太多，源源而來，涓滴不已，恐成江河，故為是私心之競爭耳。而官紳之曲徇乃無微不至，恨不攜其土屋一具歸，以與我同胞共觀之。……今之停購美貨，業已同心同德見諸實行，於政府初無干涉，而兩國商務似不能長此終古。華人不購美貨，尚有各國貨可購；美貨不

清廷諭派鐵良充政務處大臣。(註二)

入中國，其工廠又不便停機，則華人以逸待勞，美國已落後著。況因禁工而波及工外之人，顯背條約，……自貴處疊次開議，各埠函電紛馳，桂林僻居山澤，又值軍書旁午，未之餘暇稍以壤流，俾助高深，實爲愧愧。所銷美貨幸皆零星小販轉輸而來，非與美商有定貨直接之權，惟有依附末光，謬居同志，想亦大君子所不棄也。」(註一)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一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四。

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 日本政府禁止「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發行。

中國同盟會前於本月二十日議決接受宋教仁等所創辦之「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作爲同盟會機關報。

是日中國同盟會本部在東京議決「二十世紀之支那」交接事項，並推宋教仁爲移交者，黃興代表同盟會爲接收者。但由於該刊第三期掲載「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一文，觸怒日本政府，竟於二十八日下令禁止發行，並將已印就之雜誌悉行沒收，且派警吏至該社追問辦事人員，程家樞、田桐、宋教仁等幾遭逮捕，不得已乃決定暫停發行，至移交工作亦延至八月五日(九月三日)辦理，由宋教仁至黃興寓，親將「二十世紀之支那」社一切簿記、款項、圖書、器具、印信等盡行移交，由黃興點收，時孫先生文亦在座，對會務進行傾談頗久。

附錄：宋教仁關於「二十世紀之支那」之日記(註一)

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七日)，晴。已正至程潤生寓，談良久。午初至魯文卿寓，留午餐，未初至江戶川亭，赴□□會議二十世紀之支那交代事，議決兩方各舉一人爲代表，一移交，一接收，免致分歧云。即舉得黃慶午爲接收者，余爲移交者，訖遂散會。申初至黃慶午寓，談良久，尋回。酉初至秀光舍，該店言二十世紀之支那已印刷

裝製成，即可送交云。余遂至臥龍館待之，酉正秀光舍將書送來，交余清點。正交代間，忽有警吏數人至，向余言，此書須押收，不能發賣，余不解其由來，與之辯，彼等不聽，只云須押收警署去，並邀余去質問。余遂任其將書押去，而余亦隨後行。既到神田警署，該警吏乃向余言：「此雜誌有害公安，須押收也。」余曰：「出版自由，非貴國憲法所許乎？」彼曰：「然，但只指不害公安者。」余曰：「此書害貴國之公安乎？抑敵國之公安乎？」曰：「自然爲日本之公安。」余曰：「害日本如何之公安乎？何篇文章犯公安乎？」彼停半晌不言，良久，乃以筆書曰：「不說明。」余曰：「我實不知，請說明以教我。」彼復停半晌，乃曰：「此依內務大臣之命令，余輩實不知。」余曰：「本雜誌五月已出，何內務大臣不知，而至今乃始禁止耶？得毋清公使之運動耶？」彼曰：「此事與警察無關與也。」彼復問：「幹事爲誰？」余曰：「程家樞與黃華盛，」彼曰：「發起何人？」余曰：「我一人發起人也，尚有數人，已回國矣。」復與詰辯良久，至亥初始回。

七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八日），陰。辰正，程潤生來，奔向余索報看，彼猶以爲在余處也。余乃告以昨夜警吏押收之事，彼亦大驚，乃相與商議辦法。潤生言，須同至警署詰問，並言余妻兄某爲萬朝報記者，熟悉報律，可往問之，余以爲然。已初遂同至神田警署，晤警吏二人，彼先以日本官報示余，見載有內務大臣告示，稱二十世紀之支那第二號，妨害安寧秩序，禁止頒布發賣，並差押印本之處分云云。該警吏，彼問本社發行者何人？余答以無人，皆係社員公任。又問掌會計者何人？余答以「已歸國矣。」又問募集經費者何人？余答以「我一人而已。」又問：「第一篇文稿從何至此？」余始知報內第一篇日本政客之經營中國談，所謂妨害公安者，即指此也，乃漫應曰：「此香港友人投來者，不知何姓名也，現在香港出版矣。」潤生復言：「貴國政府，何甚愚也！吾等非日本國法下人民也，何處不可出版。吾等即刻送到支那歐米各國出版，其奈我何！適足見日本政府之野蠻而已。吾並將此文譯爲英佛露獨各文，送各國新聞登之，益發日本經營支那之政策，於日本之外交上，亦不無影響也。且本報原無甚價值，今與大日本帝國政府作對待，本報榮譽多矣。」有難御座イマズ談既竟，遂出，乃至二六新聞社。潤生有一友人爲該社記者，將訪之而不遇，乃同至讀賣新聞社，訪其記者，亦不遇。卒乃至萬朝報社訪潤生之內兄，其門番云：「尙在家未來也。」余乃與潤生乘電車至本鄉造其家，訪之，則適又出門，往社去矣。余與潤生皆悵悵，時已午

正也，遂至一牛島內屋購午餐食之。訖。復乘電車往京橋萬朝報社，既至，晤其人焉。潤生乃告以情形，並問其有何辦法。彼言此係省令，無可挽回，且內務省並可控君等於裁判所以取罰焉，君等只期繼續出報而已。潤生並託其將此事登報，彼領之，遂辭去。未初復至讀實新聞社及二六新聞社，皆晤其記者。其與潤生所言，俱與萬朝報社所言同。申初回，西初至程潤生家，見有警吏二人在焉。余坐談良久而去，至黃慶午寓不遇而回。戊初一警吏來，問余二十世紀之支那社姓名冊，余答以幹事黃盛，已攜往他處去，君可自訪之，余不知也，彼復問報中之主義，余曰：「革命而已！」彼曰：「支那革命之派多乎？」余曰：「甚多。」彼曰：「除孫逸仙外尚有何人？」余曰：「此不關君事，君何必問？余亦不能告也。」彼遂去。

清學務處奏准在京師設立法律學堂，並各省設立仕學速成科。

清廷爲儲備人材，分在各省佐理新政，分治地方，故准學務處奏，在京師設立法律學堂，並在各省設立仕學速成科，考選各部司員肄習派用。附學務大臣孫家鼐奏：

「本年三月二十日，軍機處片交法律大臣奏，請專設法律學堂一摺。又奏請在各省課吏館內添設仕學速成科，講習法律片。均奉旨，學務大臣議奏，欽此。原奏內稱：新律修定，亟應儲備裁判人材，宜在京師設一法律學堂，考取各部屬員，入堂肄習，畢業後派往各省，爲佐理新政，分治地方之用。課程比照大學堂奏定學科，酌量損益。常年經費，每年約銀四萬兩，由各省分籌撥濟。開辦經費約需銀三萬兩，請歸戶部籌撥。各員畢業後，請簡派大臣詳加考驗，分別等差，交部帶領引見，按照原官品級，以道、府、直隸州、州、縣等官請旨錄用各等語。臣等查奏定章程，大學堂政治專科法律學門所列科目，備詳中西法制，原係儲備佐理新政之用，惟須俟豫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學生升入。現在預備甫設，專科尚未有人，伍廷芳等所請專設法律學堂，實爲當務之急，自應准如所請，即由該大臣等詳議章程，奏明辦理。學員就部屬考取，是照仕學館辦法，多加授課鐘點，縮減畢業年限，是照速成科辦法，畢業後，應請簡派大臣，會同學務大臣，詳加考驗，列定第等，分別年限，比照仕學館獎勵章程，酌量辦理。開辦及常年經費，應請飭下戶部及各省酌量籌撥。惟此項學員，原爲大學堂政法專科未備，急需用人而設，將來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六二〇

專科畢業，人才日出，屆時酌議歸併，以節經費而符定章。又原片內稱，請在各省已辦之課吏館內，添造講堂，專設仕學速成科，自候補道府以至佐雜，年在四十以內者，均令入學肄業，本地紳士，亦准附學聽講，課程參照大學堂法律學門所列科目，及日本現設之政法速成科，以六箇月爲一期，三學期畢業。每一學期後，由督撫率同教習面試一次，畢業後，由督撫將學員職名，考試分數，造冊咨送京師政務處、學務處、吏部、刑部，以備察核各等語。查各省課吏館業經編設，尙無專治法律一門，近日直隸議設法政學堂，所列科目頗爲詳備，與該大臣等所擬辦法相合，於造就已仕人才，佐理地方政治，深有裨益，擬請飭下政務處通行各省，並查取直隸法政學堂章程，參酌地方情形，認真辦理，隨時咨報政務處、學務大臣、吏部、刑部存案備核。得旨，如所議行。」（註二）

四川開辦實官捐，以濟鑪邊軍需。

清川督錫良因巴塘用兵需款甚急，奏援奉天、廣西例，請開實官捐七成上兌。部議核准一年爲限。（註三）

註一：宋教仁：「我之歷史」，頁七七—七九。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六—五三六六。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二六。

二十九日（八月二十九日）清廷以江蘇補用道徐紹楨補授蘇松鎮總兵。（註一） 中美贖回粵漢鐵路合同在美京簽押。

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三月，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與美國合興公司訂立合同十五條，規定粵漢鐵路由後者承造。二十六年六月，盛氏又與合興公司續訂合同二十六條，把原議四百萬鎊的造路借款改爲四千萬英元。美方於合同簽訂後，即在粵漢鐵路南段開工建造，先把最南端的枝線廣三鐵路（自廣州珠江對岸的石圍塘至三水，長九十九里）築好通車。可是到了光緒三十年，合興公司三分之二

的股票都由比利時人收購了，此後公司的董事便大半由比人充任，鐵路的北段都由比人建築。對這條鐵路特別關心的湖廣總督張之洞及其他官員曾經考慮到「比用法款，權即屬法，蘆漢鐵路即已如此，若此路再歸比、法，法助俄合力侵佔路權，其害不可思議。」

由於張之洞等的倡導，再加上鐵路所經過的湖北、湖南及廣東三省輿論的贊同，清廷決定向合興公司贖回自辦。（註二）

商議贖回鐵路事宜先後由張之洞（湖廣總督）、岑春煊（粵督）、梁誠（駐美使臣）妥籌辦理，幾經交涉。本日，由梁誠代表清廷在美京華盛頓簽押贖回粵漢鐵路合同。

約中規定，贖路合同償費美金六百七十五萬元，聲明將合興在中國已成鐵路及鐵路材料、測繪圖表、開礦特權以及在中國所有應得權利，無論明指暗包，一概全行收管。七月二十九日簽字立書，索於七日內交第一期款美金二百零九萬八百六元。

時籌款未集，借款未定，愆期一日，此局全翻，張之洞遂集司道會商，由官錢局擔保，先向匯豐銀行息借三百萬兩，官錢局湊二十萬兩，如期匯到，一面招英領事商訂借約。英領事見我能如期應付，不復以廣九事相脅，而要求我此路如借洋款，須先向英國詢商。因議定如利息抵押等項，較他處相宜，先儘英國承辦，用料除華產外，先儘英商開價擇便宜者訂購。借款既定，粵漢鐵路遂能如期贖回。（註三）

附錄：清鄂督張之洞奏陳收回粵漢鐵路辦理情形摺（註四）

竊臣於上年二月間訪聞承辦粵漢鐵路之美國合興公司，並未知會中國，私將公司底股三分之二售與比國公司，董事亦大半易置比人。查比與法通，法又與俄合，京漢鐵路已由比法兩國合辦，若粵漢鐵路再入其手，則中國南北幹路地權全歸比法等國掌握之中，與俄人所造東三省鐵路鉤連一氣，既扼我之吭背，復貫我之心腹，而借款本息太鉅，年期過久，限滿後斷無贖回之望，其為中國大患，殆有不忍言者。臣探詢既確，焦灼萬分，立即電致湘省官紳，並電致督辦鐵路總公司大臣盛宣懷，痛言利害，竭力爭持，以合興無端違背合同，亟應據理責言廢棄前約。自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六二三

臣倡此議後，鄂湘粵三省紳民漸次傳播，始知有粵漢路約不善之說，議論推敲，羣思補救，無如合興公司既異常狡執，美國富商復遭合興之黨柏士來華運動，自稱係華豐公司，願借給中國鉅資，助我與合興廢約，而另訂合同，將此路歸其承辦。其實華豐無異合興，然而術詭言甘，於是被其煽惑者忽倡以美接美之說，衆議紛紜，大爲所動。臣以合興公司違約失信，覆轍在前，若仍聽以美接美，是直以移花接木之計愚弄中國，一切權利仍落他人之手，中國絲毫不能收回，與所以籌議廢約之意自相矛盾，遂電滬力阻其議，柏士因親至京師，介其公使向外務部要求，外務部函令來鄂就臣商辦，其駐漢美領事復多方爲之游說，臣面告以此約必廢無可商議，柏士到滬後復三次來函攪辦路款，均經臣嚴詞峻拒，堅不允行，由是祖美者咸嗒然失望，而怨謗紛來，阻撓百出，籌議廢約之事益形棘手矣。迨上年十一月初三日，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奉上諭，御使黃昌年請挽回路政一摺，粵漢鐵路關繫緊要，現在合興公司正議廢約，應卽另籌接辦，著張之洞悉心核議，妥籌辦理，以挽利權，原摺著鈔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臣自奉明旨責有專歸，乃益抱定宗旨，不敢爲異說所搖，然爲難之處不一其端，臣初意以盛宣懷爲與合興公司訂約原議之人，繫鈴解鈴貴資一手，故開誠布公往復電商，深冀其相助爲理，不意籌商累月，盛宣懷因宿疾纏綿困臥不能辦事，正當喫緊之際，臣去電兼旬查不得復，偶有病間答復，而精神未能貫注，終不得此事要領。此時盛宣懷病勢甚劇，屢瀕危殆，無怪其然，而湘中官紳之派赴上海者，一則主張訂借美款，幾爲柏士所愚，一則徑自聘用律師，直令赴美與合興涉訟，經臣飛電力阻追回，其事乃已，羣議紛歧，輕舉妄動，幾誤大局，此其爲難者一也。臣以事機危迫，稍縱卽逝，不得已始徑電出使美國大臣梁誠，密商辦法。該大臣復稱，中國廢約之說，喧騰報紙，美公司已豫爲之地，由彼富商摩根將比國股票重價收回一千二百分，以爲事權仍在美人之手，卽與合同不悖，不能再言廢約，美政府極力袒護，屢飭其駐京使臣柔克義向外務部干涉，聲言美政府斷不允廢此約，合興總辦惠惕爾因出使大臣梁誠持正力爭，辯詰甚緊，遂擬撤開梁誠自行來滬設法把持此事。經臣聞知，切電上海總公司轉告惠惕爾，彼卽來華，無論改何辦法，臣斷不承認，囑其飛電阻回，此其爲難者二也。臣往復與駐美使臣梁誠電商，直言廢約或致有礙國家交涉，改爲贖約，則僅係商務往來，事出和平，彼政府自無從干涉。該大臣因就此意與合興公司反覆磋商，彼延前美國兵部大臣路提、前美國按察司英格蘭爲主謀，梁誠乃延聘前美國外部大臣福

士達、鐵路專門律師良信等與之抗議，路提等以美國國體、東方商務、種種關係爲詞，語意堅決，福士達等再三辨詰，始認原定合同之疏漏，合與辦事之含混，允聽中國政府修改合同，收回權柄，由美國政府擔保永不轉替，而贖約則堅不允許。經出使大臣梁誠痛切開導，力陳三省之輿情，中朝之意旨，微臣之定見，大局之利害，路提等甫允開議售讓辦法，而合興索價浮冒，初開七百萬元，繼又索公司酬勞二十五萬元，借票餘利四十餘萬元，利息在外，經與駁減，彼即以股東未曾議定，經月遷延，不允遽決，比主復遣其親信至紐約，極力阻止，事幾中變，此其爲難者三也。迨後議定贖路全價六百七十五萬元，另給利息，甫將草約彼此簽字，而比政府竟電美外部強行干涉，比主復面晤摩根，唆使侮議，並介美總統之友美國上議紳比洛遲轉告美總統，力翻此案。美總統適接其駐華使臣柔克義電，誤會我政府無意廢約，且疑臣與出使美國大臣梁誠均非我政府授權經理之人，遂欲挑剔廢約兩字，借端以廢草約，危機頓逼，幾幾功敗垂成，臣於七月十三日電奏內，已詳晰陳明，此其爲難者四也。幸荷聖明昭鑒，俯准施行，外務部亦悉力主持，一再照會美使，聲明臣與梁誠實有辦理此事之權，美總統尙知慎重邦交，轉囑允許，其事乃定，而鄂湘粵三省紳民驟欲籌此六七百萬金元，約合華銀千餘萬兩，斷斷無此力量，假使款不應手，非但立誤事機，抑且貽羞中外，此其爲難者五也。臣自奉旨籌議粵漢鐵路事，即屢次分電湘粵官紳，公議切實籌款之法，嗣准兩廣督臣岑春煊十二月十一日來電云，此事必須備有贖路的款，方能爭論，而粵紳渙散，倡提者無錢，有錢者不管，紳力斷不足恃，官力則艱窘已極，更無擔任如此大宗之力，且果使廢約立須鉅款應付，即有別項籌款之策，亦緩不濟急。愚以爲宜由鄂湘粵三省合借洋款若干萬，分年勻攤認還，此款借成約廢，即以贖路不廢，立時付還虛糜，利息亦尙有限等語。而湘紳函電，亦無立籌鉅款之策。臣體察湘鄂粵三省情形既屬相同，不得已始定借款之議，一面電南湖南撫臣，轉詢湘省各紳，湖南撫臣復電云與諸紳熟商，均應遵辦，徧加詢訪，惟英領事所開利息較輕，借款交付實鑄，不須折扣，惟於粵省別有要索利益之事，臣婉辭推謝，致借款之議久懸不定。迨本年八月初二日，猝然接到出使美國大臣梁誠電，合興股東已將草約批准，第一期款美金二百九萬八百六元零，應於西九月七號即八月初九日在紐約交兌，計期已近，務請合三省全力迅即籌足，於西元九月七號以前電匯到美，免致變局等語。臣電致梁誠懇其展期十日，以便趕籌，覆電云第一期款商緩十日，福士達謂前遵尊電將贖款備齊，悔約索償各節，警告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六二四

摩根正約，六號簽押與否，視此期交款爲從違，若再生變，萬無挽回，務祈如期電匯等語。蓋合與之意，料知中國貧窘，斷不能於旬日間猝籌數百萬巨款，故其總股東於草約定後已將三箇月，多方推宕，延不批准，此事成否未定，以致籌不能籌，借不敢借，直至屆期前七日，始電告中國批准，立索交款，若款不能集，則此約全翻，轉將譏我無款自誤，此謀至狡至毒，蔑以加矣。其時英領事先期赴廬山避暑，臣逆料急而相求，要求必甚，且議訂合同亦需兼旬以外，而應付合與之款若愆期一日，全局俱翻，當此之時，既不能乞緩於外洋，復不能求助於他省，以關繫中國南疆全局之大舉，特旨飭辦之要政議論兩年，全球皆知，若徒以無款之故，竟致不能收回，自棄草約，不惟利權永棄，而且將令各國譏笑中國辦事者皆空言無實之人，以後一切邦交種種窒礙，此七日之中，臣憂煎萬狀，繞室徬徨，此事結局如何竟不敢預料，此其爲難者六也。幸湖北官錢局信義素著，尙爲各國銀行所信，臣召集司道剴切籌商，均以大局利害所關，同心擔任，立即一面飭官錢局設法擔保，先向匯豐銀行息借銀三百萬兩，官錢局湊集銀三十餘萬兩，竟如期電匯，已到美國，實非臣意料所及，當即將贖路正合同電由軍機大臣代奏，請旨畫押，欽奉俞允，一面電招英領事回漢商訂借約。英領事見臣處第一期付款已能暫行自借應付，而贖路事關繫大局，亦願意助成盛舉，於是前所要求者不再提及，合同條款悉照光緒二十六年八月湖北因保護長江籌備餉需向匯豐銀行息借五十萬兩成案辦理，業經將合同咨明外務部在案，此項借款於鐵路權利固絲毫未嘗有所假借也。借款既定，應付合與第二期款遂於中歷九月十二日全數交清，合與卽於是日分電滬粵兩處公司洋人，將在滬存儲之圖表冊籍，在粵已修之鐵路及機車房棧，一切備用材料，悉數點交中國委員接收，經臣派員分別接收清楚。查此次合與所訂售路合同，載明中國政府可將合與公司在中國所有產業、已成鐵路、材料、測量圖表、開礦特權、以及在中國所有權利，無論明指暗包，一概全行收管等語。玩開礦特權及明指暗包之言，可見從前所失權利之大，實無窮盡，今幸得全數贖回，從此永斷葛藤，消弭鉅患，此皆仰賴朝廷威德，暨樞部諸臣同心匡助，三省紳民協力圖維，出使大臣梁誠才識兼優，忠實爲國，規畫辯論，妙協機宜，故此事克底於成。現已議定修路之款由三省官紳合力籌集，決不再借洋款，惟款由本省紳民集股，止能各籌各款，各修各路，大綱必歸畫一，而辦法不能盡同，與他處鐵路之借款與辦者迥不相侔，紳民辦事全賴地方官相助爲理，似須責成本省督撫督飭司道及地方官吏暨紳士商民，因地制宜，設法籌辦，庶情形

不致隔膜，工程亦免延擱，是否有當，伏候聖裁。茲准出使美國大臣梁誠將合興公司所訂售讓合同暨收回未售金元小票，已付息票，並派員在粵在滬接收各件，先後郵寄冊報到臣，謹繕具清單會同署兩廣督臣岑春煊、湖南撫臣龐鴻書合詞恭摺具陳，伏祈聖鑒。奉硃批：外務部、商部知道，單併發，欽此。

清雲貴總督丁振鐸奏請興築滇蜀鐵路。

滇蜀鐵路，自昆明經滇、黔境，達四川之瀘州、敘州等地。仿川漢鐵路章程，專集華商股本，設立公司。附丁振鐸原奏：

「滇省南通閩境，北達黔蜀，崇山峻嶺，舟楫不通，而自來五金礦產，蘊藏甚富，近以民間生計極難，公家度支竭絀，外省富商大賈，畏道途險遠，轉運艱難，商務日形疲滯。居今日而講求財政，固非鐵路不爲功，況滇處極邊，尤非興辦鐵路，不足以自保利權而固封守。查滇越鐵路，由法訂約修築，現正逐段趕辦，尅限程功，商務之暢興，計日可待。前據滇紳在籍翰林院編修陳榮昌等請在雲南省城自開商埠，經臣奏明在案，竊念由滇至越，路遠外洋，由滇至蜀，縣屬腹地，滇越既通鐵軌，川漢亦已籌修，中間相隔僅一千餘里。揆情審勢，斷難任其間隔不通，亦斷無出境之鐵路已通，而內地轉終於隔閡之理，且及此不辦，又將坐失先幾。臣與司道等再四商酌，意見相同，正欲陳請籌辦，適據雲南在籍紳士翰林院編修陳榮昌、庶吉士羅瑞圖、李坤、主事倪惟誠、張忠、胡壽榮、道員徐秉和、李光翰、王鴻圖、馬啓祥、湯曜、知府何紹堂等稟稱：鐵路之利，中外所爭，然自辦則利歸諸己，人辦則利屬諸人，滇越路其往事矣，一旦告成，自滇通蜀之路，勢將接踵而來，若不及早籌維，自行開辦，必貽後悔，即湖南、廣東等省，亦屬前車。伏思川漢鐵路，曾經四川總督奏准開辦，滇省事同一律，該紳等查得雲南省城，達四川之瀘州、敘州等處，計程皆千餘里。修築之費，約需一千數百餘萬兩，且路達川、黔，三省官民，合力集股，衆擎易舉，當不甚難，擬請興築滇蜀鐵路，設立公司，尅期開辦。仍照川漢鐵路章程，專集華商股本，期與川漢、滇越兩路，首尾銜接，脈絡貫通，商務必日臻起色，利權亦不致外溢等情，請予核奪前來。臣查該紳等所擬，興辦滇蜀鐵路，實於商務交涉，兩有裨益，明知款鉅工艱，而衆議僉同，勢不可緩，惟當竭蹶籌維，官商通力合作，以保利權而興商務。如蒙俞允，再由臣分咨川、黔督撫臣，督飭官紳，設立公司，妥定章程，合詞奏明辦理。下所司知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七月二十九日

。」（註五）

清署江督周馥奏請自辦江西、江蘇、安徽三省礦務，並請派員督辦。

署江督周馥以商民私賣礦產，流弊滋多，特奏請將三江礦務局所查各礦，概歸中國官民自辦，不准奸商私賣，以杜弊端。

計蘇省江甯府上元縣之銀夾山、棲霞山、龍潭銅煤各礦，江甯縣之金斗山銅礦，句容縣之銅冶山、手巾山銀銅各礦，六合縣之冶山銀銅礦，徐州府銅山縣之利國驛、賈家灣等處煤鐵各礦，皖省安慶府太湖縣之夾塆山煤礦，宿松縣之傅家壠、汪家灣煤礦，潛山縣之西北鄉各山產鐵砂礦，池州府貴池縣之荷嶺猪形洞煤礦，銅陵縣之銅官山銅礦，廣德州之牛頭山翎猪陰梁家山煤礦，鳳陽府宿州之烈山煤礦，懷遠縣之塗山銀礦，廬州府巢縣之淨土菴官煤礦，甯國府宣城縣之狗毛山、犬形山、簾箕山煤礦，涇縣之搖頭山煤礦，太平府繁昌縣之五華山、銅山煤礦，贛省贛州府贛縣之壠下銅礦，九江府德化縣之馬祖山煤礦，饒州府樂平縣之上碼頭牛頭山煤礦，餘干縣之程山煤礦，袁州府萍鄉縣之劉公廟上珠嶺鐵礦，天安嶺金沙礦，臨汪府清江縣之鐵山鐵礦，廣信府鉛山縣之佛母嶺煤礦，共計三十八處。（註六）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七，頁一四。

註二：吳相湘：「中國現代史叢刊」，第一冊，頁二一二。

註三：「張文襄公年譜」，卷五，頁一七。

註四：「張文襄公全集」，（一），卷六五，頁二一二九。

註五：「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〇—五三七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二期，實業，頁五六—五七。

八月

初一日（八月三十日） 清戶部鑄成新幣，分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四等。

清戶部爲維持財政，整齊圖法，流通銀銅幣，乃設立天津銀錢總廠，原擬鑄造金銀銅三品之幣，惟圖法關係重要，不厭詳求金銀兩種分兩成色，且近年來制錢短少，京師當十大錢亦苦不敷行用，是以先鑄銅幣，計分四種，大者重四錢值制錢二十文，次重二錢值制錢十文，又次重一錢值制錢五文，最小者重四分值制錢二文，成色均定爲紫銅九十五分配白鉛五分，銅鉛成色均須配足，以後隨時提出化驗，設有不符則應回爐重鑄，俾免參差。（註一）

廈門發生搗毀海關事件，福建日日新報被封禁。

是日，廈門商人因稅司苛虐，聚衆滋事，響應抵制美約運動，海關美籍防禦人員竟槍斃華人七名。（註二）福建日日新報素同情抵制運動，此案發生後，該報對海關美籍人員頗事攻擊，又刊登反帝國主義之文章，且鼓勵人民驅殺美孚石油公司某些內地中國代理商，於是公司聘請律師控訴該報，海關美人也控其誹謗，請求查封。廈門道乃於八月十六日（九月十四日）照辦，並將編輯驅離廈門。（註三）

南京下關舉行開埠典禮，由兩江總督周馥主持。（註四）

山東登、萊、青三府倡辦漁業公司。

山東登、萊、青三府爲自保利權，保護漁民生計，使漁業日臻興盛，遂興辦漁業公司，於本日訂定招股辦事簡明章程。內容如下：

（一）興辦漁業公司係爲東三府自保利權起見，於沿海漁民之生計不敢稍有妨礙，且擬隨時保護漁民爲之興利除害，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一日

六二八

務使漁船不受侵凌，漁業日臻興盛，是爲公司一定之宗旨。

(一) 設立公司除由商務局發給官股銀一萬兩外，謹遵商務局擬定辦法，招集股本銀十萬兩，以庫平銀百兩爲一股，共計一千股。

(二) 股本長年共六釐行息，已入股者，以本年二月起息，續招之股以支銀之日起息。

(三) 每股給與股票一紙，息摺一扣爲憑，以便每屆一年期滿持摺取息。

(四) 公司開辦後每年小結一次，每屆三年期滿總結一次，除官利開支外，所得餘利按十二成合計，以一成作爲報効，以一成作爲公積，以二成作爲總辦，及在局出力諸人之酬勞紅獎，其餘八成，歸各股東均分。

(五) 擬股份招足之時，先雇募漁船一百十號，參用泰西捕魚之法，得魚後善加醃製，分別運往遠近地方銷售，如一年之後得利較豐，再行購置輪船，用銅網及照海電燈，以期利源日大。

(六) 擬購地數畝，建築總公司一所，分住辦事諸人，以便辦公而專責守，於公司之旁，築立圍牆圈圍空地，以便曬晾鮮鱗，藉防霉爛。其旁并築棧房一所，收放乾魚，以便捆賣。

(七) 擬租用小輪船一隻，酌仿南洋漁業公司辦法，請官發給槍礮刀械，在東海出魚各地方來往梭巡，保護大小漁船，以免盜賊劫奪之患。

(八) 擬由公司刊印護照、旗圖，所有東三府大小漁船，有願歸公司所租兵輪保護者，均須至本公司報名掛號，領去圖照，自按圖式製旗，懸掛船頭，以便兵輪認旗保護，免遭劫掠之虞。

(九) 得魚後，除酌賣鮮鱗外，以醃魚捆賣爲大宗，擬於出魚較多之口岸，分設棧房，各築醃魚之池，工料務期堅固，精講醃製之法，以期貨美易售。醃就後，核准斤兩，裝運至遠近各處銷售，每包之上，均印明本公司印碼，無論運至何處，均有本公司印碼爲記，貨價誠實，五尺不欺。

(十) 所得之魚，除出賣鮮鱗外，其餘均須上緊曬晾，擬購風乾機器數套，除晴霽之時，照常曬魚外，如遇天陰之時，不能曬魚，即用風機吹乾，以免腐爛。

(十一) 除本公司自行捕取之魚，如法醃製外，所有民間各漁戶網得之魚，其數必多，本公司中，如何酌量收買之處，

容俟與各漁戶詳細商酌，和平辦理，以期各有裨益，兩無損傷。一俟擬定辦法，再行咨明商務局，詳請撫院核奪。

(四) 下網之後，除捕得各種海魚分別醃製外，其餘隨網獲取之介族海物等件，亦均有可用之材，堪備人生之用，擬在煙臺設立海錯局一所，并在閩、廣兩省內，延請精於辨認水族動物工匠數名，分往海口各分局內，將所得海錯等物，辨明應如何製用，分別標記彙運至海錯局中，以便分別醃製售賣，庶網得之物，並無棄材。

(五) 網得之魚，除在本省擇地運售外，其餘遠省地方，如香港、汕頭、廈門等處，俱係易銷鹹魚之地，亦均運往銷售。現在公司甫經開辦，事務尙簡，所用執事之人不能甚多，以期撙節經費，自總辦之外，擬酌用總董事一人，幫董事一人，收發一人，辦理帳目一人，幫管帳目一人，辦理文案及書寫各口岸信札一人，走街一人，工役雜項人等六名，每人所得薪水，概從儉約，俟後事務漸多，利益漸大，再行酌議擴充。

(六) 東西股應有餘利，須三年屆滿，始行分給，不可任意支取，致啓長支之弊。至各股東入股之後，不得中途抽回，如欲轉售他人，須預期報明本公司更正股東姓名，方能承認，但不准售與外國人，致違股章，倘有遺失股票等事，應速報明本公司，請股實舖戶作保取具切結，再由本公司補刊發給。(註五)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六九。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八九。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六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實業，頁一九三——一九五。

初二日（八月三十一日） 清廷命各省督撫曉諭工商，勿再抵制美貨。

清廷是日頒諭各省督撫，令曉諭商民，勿因抵制美約事，持論過激，以免無知之徒、從中煽惑，滋生事端。諭文曰：

「御史王步瀛奏，各省工商抵制美約，風潮過激，請飭加意防範，以維大局一摺。前據外務部王大臣面奏美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二、三日

六三〇

工約一事，迭經出使大臣梁誠，及外務部先後與美政府商議，美政府已允優待華商，及教習、學生、游歷人等，並允於議院開時，盡力公平妥辦各在案。昨據該御史奏稱，公憤既興，人衆言厲，難保無宵小生心，乘機竊發，恐誤大局等語。亟應明白宣示，以免誤會，而釋羣疑。中、美兩國，睦誼素敦，從無彼此抵牾之事，所有從前工約業經美國政府允爲和平商議，自應靜候外務部切實商改，持平辦理，不應以禁用美貨，輒思抵制。既屬有礙邦交，且於華民商務，亦大有損失。迭經外務部電行該省督撫，曉諭商民，剴切開導，務令照常貿易，共保安全。著再責成該督撫等，認真勸諭，隨時稽查，總期安居樂業，毋負朝廷諄諄誥誡之意。倘有無知之徒，從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從嚴查究，以弭隱患，將此通諭知之。」（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七三一。

初三日（九月一日） 胡漢民、廖仲愷在東京加入同盟會。

是年，胡漢民在法政大學速成科就讀，暑期與廖仲愷同行返粵，挈夫人陳淑子、妹寧媛往留學，仲愷則攜其女夢醒往，途次聞孫先生文已至日本組織革命黨，乃與仲愷急返東京。至則同盟會已成立十數日矣。漢民返東京後，方與仲愷夫婦同住，及夜適孫先生至寓，此爲漢民第一次得謁孫先生之豐采言論。是夜，孫先生爲漢民等講解中國革命之必要與三民主義之大略；漢民初對民生主義有所質疑，復經孫先生詳爲分析與辨正，乃徹悟。本日，遂與廖仲愷及夫人陳淑子，妹寧媛同受盟。

胡漢民加盟後，初任同盟會本部評議部議員，嗣因書記部馬君武入京都工科大學就讀，未能就職，黃克強荐田桐（梓琴）接替，孫先生改以漢民任之，以掌理機要文書。漢民日與孫先生接近，因親受其指導，且時爲執筆，故對孫先生思想瞭解益深，對其主義信仰亦益堅。（註一）

附錄：胡漢民：初見總理與參加同盟會（註二）

其時破保皇而主張革命排滿者，以章炳麟、鄒容、陳天華爲最有功。章炳麟「駁康有爲書」，使康氏結舌，實

影響於知識界，有民族思想。鄒容著「革命軍」，更爽直痛快，無有倫比，一時暢行於長江流域。以其書易讀，中下層社會皆歡迎之。陳天華之「警世鐘」、「猛回頭」，亦其次也。惟鄒、章祇言破壞，不言建設，祇爲單純的排滿主張，而政治思想殊形薄弱，猶未能征服留學界「半知識階級」之思想也。余與汪、朱既研求政治法律之學，則頗有志於此。其時學生全體內容至爲複雜，有純爲利祿而來者，有懷抱非常之志願者，有勤於學校功課而不願一問外事者（此類以學自然科學者爲多），有好爲交遊議論而不悅學者（此類以學社會科學者爲多），有迷信日本一切以爲中國未來之正鵠者，有不滿意日本而更言歐美之政制文化者。其原來之資格年齡，亦甚參差，有年已四五十以上者，有纔十六七歲者，有爲貴族富豪之子弟者，有出身貧寒來自田間者，有爲祕密會黨之領袖以亡命來者，有已備有官紳之資格來此爲仕進之捷徑者（法政學校更有爲新進士所設之特班，殆如散館之入翰林院，功令使然）。雜糅以上種種分子，而其政治思想則可大別之爲「革命」與「保皇立憲」兩派，而其時猶以傾向「保皇立憲」者爲多（立憲保皇相表裏，其名不同，其實一也）。亦有初至日本倡言革命，迨將畢業則亟言保皇或立憲者。故日本留學界雖大有生氣，然此二萬餘人者，乃複雜混亂，無所不有。

一九〇五年，余以暑假與廖仲愷同行返粵，挈婦淑子、妹寧媛往留學；仲愷則攜其女夢醒往。途次聞孫先生已至日本，組織革命黨，余與仲愷乃急返東京。至則中國同盟會已成立，蓋先生以一九〇四年多重至歐洲，揭三民主義，號召同志，首開會於北京，次在柏林，次在巴黎，然後更至日本。東京留學中覺悟分子歡迎先生於富士見樓，復於內田良平私宅開籌備委員會，於坂本金彌別莊開成立大會，即日加盟者數百人，除甘肅無留日學生外，十七省之人皆與焉。入會者必使書誓約，其詞曰：「當天發誓，同心協力，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衆處罰！」余既略聞其情，時方與仲愷夫婦同居，乃夜延先生至寓，是爲生平第一次得接先生之豐采言論。先生爲余等言中國革命之必要，與三民主義之大略，余等皆俯首稱善。先生曰：「皆已決心無疑義耶？」余與仲愷同詞對曰：「革命本素志，民族主義、民權主義俱絲毫無疑義矣；惟平均地權、民生主義，猶有未達之點。」蓋是時法政學校所講授之經濟學，實爲資本主義學說，即所得參考書，亦不過至社會改良而止，因舉所疑爲問。先生乃更詳析，辨正余等之見解，且言：「中國此時似尙未發生問題，而將來乃爲必至之趨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三日

六三二

向，吾輩爲人民之痛苦，而有革命。設革命成功，而猶襲歐美日本之故轍，最大多數人仍受痛苦，非吾人革命之目的也。」余曰：「言至此，則無復疑問矣。」先生復言革命黨之性質作用，黨員對黨之義務與犧牲服從之要求，則俱應曰：「唯。」於是余與仲愷、淑子、寧媛，皆受盟；同居之江譽聰、鄭拜言亦使受盟。（江、鄭皆幼稚，爾時惟爲防其洩漏祕密，黨律嚴無敢犯者。）先生縱談革命進行事宜，至於達旦。此爲余投身革命黨，從事實行之始。

孫先生爲全黨總理，置黨本部於東京，以黃興爲庶務部長，其次則宋教仁、張繼諸人也。任余爲祕書，掌祕密文件，何天炯爲會計，精衛爲評議部長，復有執法部，專司糾察黨員；而黨中大事，悉秉承於總理。各省黨員以省分，自舉分部長，內地各設黨部，皆用民主選舉制。余與精衛以職責所在，日與先生親，亦日與各幹部同志計劃革命一切問題。每有會議，先生常聽取衆見，而後以己意折衷處理之。遇非常問題，則先生先發表其主張之要點，使人得涉從之津涯。余等未見先生時，幾疑先生爲漢高、明太一流；及親聞先生之議論，與見其處事接物之態度，不涉矜持，而自然崇高博大，乃歎其素養爲不可及。先生於人，從不作一寒暄敷衍語，而涉於革命各種問題，則教人不倦，輒忘寢食。人或疑先生不解中國禮法人情者，余知先生於乙未舉事之前後，實親與各種社會周旋；社會情偽，殆無人如先生知之深者。知之而若是，蓋欲矯正中國社會虛偽之弱點也。故先生對羣衆演說，博辨詳明，遇同志質疑解答之，至其人澈悟而後已，而尋常晤對，乃似不能言者。余一日見有日本某名士，攜犬養毅之介紹書求謁。既進則極道其崇拜英雄之意，而語涉諛頌至數十分鐘。先生僅微頷之，其人不能更有言，先生亦默然相對。久之，其人遽巡辭去。余詢先生，先生曰：「余不解其何目的而來，余又不能僞與爲無謂之周旋也。」余等常見先生於謠然可親之中，有凜然難犯之節。余等真正認識革命之意義，實由先生之指導。先生爲同志言一問題，必就實際上求其原因結果之關係，必言其所以然，而不僅言其當然。常謂：「解決社會問題，要用事實做基礎，不能專用學理的推論做方法。」人有疑先生爲空想家者，實則適得其反，先生蓋眞科學的也。先生惟以如是之認識力、批判力，更自強不息，故無時不立於羣衆之先頭，而爲之領導者，而其沈毅果決，百折不撓之勇敢，亦爲其所固有。先生自爲醫，於省澳之間，已以能惠恤貧人苦力稱。其第一日語余等，即曰：「革命爲大多人之痛苦」；其出發點於此，洵爲中國有史以來所未有。上之所述，雖尙不足以盡先生生平之偉大，然余是時常從先生治革命工作，已得若干之

印象感想矣。

清廷令各省多派學生游學歐美，並令出使大臣監督考查。

清廷諭文曰：

「前經降旨，諭令各省選派學生出洋游學，該督撫已陸續遵照辦理，惟所有派出之學生，皆應講求實學專科，以期致用，毋得避難就易，徒託空言。著各視其性之所近，責令分門肄習，殫心研究，務底專精，畢業回華考試合格，優予出身，用備器使。現在留學東洋者，已不乏人，著再多派學生，分赴歐美，俾宏造就。各該學生遠涉重瀛，將為國家効用，朝廷深為嘉許，各出使大臣皆有監督之責，當視學生如子弟，隨時考查，無論官費自費，如能堅苦嚮學，志正品端，應一體認真愛護。其資斧不繼，染患疾病者，即酌量情形，分別體恤。如有不守範圍之生，亦即嚴加約束，冀廣成才，毋稍漠視，用副朝廷培植人才，實事求是之至意。」（註三）

註一：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九六。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六八三——六八四。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五三七二。

初四日（九月二日） 清廷詔廢科舉制度。

本年七月，袁世凱、張之洞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咸趨實學，清廷於是日下詔准自丙午（一九〇六）科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改以學堂為獎勵出身之途，並令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科教科書，以定指歸，而造宏就。又責成各督撫實力通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城鄉各處，遍設啟蒙小學堂。（註一）於是相沿數千年之久的科舉制度，遂告廢除，實為中國近代教育制度之一大改革。清諭全文如下：

「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籌辦法一摺，三代以前選士皆由學校，而得人極盛，實我中國興賢育才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三、四日

隆軌，即東西洋各國富強之效，亦無不本於學堂。方今時局多艱，儲才爲急，朝廷以近日科舉，每習空文，屢降明詔，飭令各省督撫廣設學堂，將俾全國之人，咸趨實學，以便任使，用意至爲深厚。前因管學大臣等議奏，已准將鄉會試中額，分三科遞減。茲據該督等奏稱，科舉不停，民間相率觀望，欲推廣學堂，必先停科舉等語。所陳不爲無見，著即自丙午科爲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其以前之舉貢生員，分別量予出路，及其餘各條均著照所請辦理。總之，學堂本古學校之制，其獎勵出身，又與科舉無異，歷次定章，原以修身讀經爲本，各門科學，尤皆切於實用，是在官紳申明宗旨，聞風興起，多建學堂，普及教育。國家既獲樹人之益，即地方亦與有光榮。經此次諭旨後，著學務大臣迅速頒發各種教科書，以定指歸，而宏造就。並著責成各該督撫，實力通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城鄉各處。遍設蒙小學堂，慎擇師資，廣開民智，其各認真舉辦，隨時考查，不得敷衍瞻徇，致滋流弊。務期進德修業，體用兼賅，共副朝廷勸學作人之至意。」（註二）

附錄：

一、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兩湖總督張之洞、署兩江總督周馥、署兩廣總督岑春煊、湖南巡撫端方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摺。（註三）

奏爲時艱日迫，亟圖補救，擬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並妥籌辦法，以期有利無弊，恭摺會陳，仰祈聖鑒事。竊維科舉之弊，古今人言之綦詳，而科舉之阻礙學堂，妨誤人才，臣世凱、臣之洞等亦疊經奏陳，久在聖明昭鑒之中，無煩縷述，以瀆宸聽。是以前奉諭旨，遞減科舉中額，期以三科減盡，十年之後，取士概歸學堂，固已明示天下以作新之基，而徐俟夫時機之至，所以爲興學育才計者，用意至爲深遠。臣等默觀大局，熟察時趨，覺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竭力振作，實同一刻千金，而科舉一日不停，士人皆有僥倖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礪實修之志。民間更相率觀望，私立學堂者絕少，又斷非公家財力所能普及，學堂決無大興之望；就目前而論，縱使科舉立停，學堂遍設，亦必須十數年後人才始盛，如再遲至十年甫停科舉，學堂有遷延之勢，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須二十餘年後，始得多士之用；強鄰環伺，詎能我待？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羣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羣疑而消積侮。科舉夙爲外人詬病，學堂

最爲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羣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而中國士子之留學外洋者亦知進身之路，歸重學堂一途，益將勵志潛修，不爲邪說浮言所惑，顯收有用之才俊，隱戢不虞之詭謀，所關甚宏，收效甚鉅。且設立學堂者，並非專爲儲才，乃以開通民智爲主，使人人獲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於國，下得自謀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爲合格之國民。兵農工商，各完其義務，而分任其事業；婦人孺子亦不使佚處而興教於家庭。無地無學，無人不學，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圖強，奚不強？故不獨普之勝法，日之勝俄，識者皆歸其功於小學校教師，即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而我國獨相形見絀者，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士心既莫能堅定，民智復無由大開，求其進化日新也難矣！故欲補救時艱，必自推廣學校始，而欲推廣學校，必自先停科舉始。擬請宸衷獨斷，雷厲風行，立沛綸音，停罷科舉，庶幾廣學育才，化民成俗，內定國是，外服強鄰，轉危爲安，胥基於此。雖然科舉停矣，尙有切要之辦法數端，而學堂乃可相維於不敝。一、在於尊經學也，或慮科舉一停將至荒經，不知習舉業者，未必皆湛深經術，但因科場題目所在，不得不記誦經文，又因詞章敷佐之需，不得不撿拾經字，故自四書五經而外，他經多束置不觀，即五經亦不皆全讀，讀者亦不盡能解，是何與於傳經。今學堂奏定章程，首以經學根柢爲重，小學中學均限定讀經、講經、溫經，晷刻不准減少，計中學畢業共需讀過十經，並通大義。而大學堂，通儒院更設有經學專科，餘如史學、文學、理學諸門，凡舊學所有者，皆包括無遺，且較爲詳備，蓋於保存國粹尤爲兢兢，所慮辦學之人，喜新厭故，不知尊經，則雖諸生備誦各種科學，亦僅造成一汎濫無本之人才，何濟於用，應請飭下各省督撫學政，責成辦理學務人員，注意經學暨國文、國史，則舊學非但不虞荒廢，抑且日見昌明。一、在於崇品行也。查科場試士，但憑文字之短長，不問人品之賢否？是以暗中摸索，最足爲世詬譏。今學堂定章，於各科學外，另立品行一門，亦用積分法與各門科學一體考核，同記分數，共分言語、容止、行禮、作事、交際、出游六項，隨處稽察，第其等差。至考試時，亦以該生平日品行分數，併計合算，亟應申明定章，請飭各省認真遵辦，則人人可期達材成德，自不至於越矩逾規。一、師範宜速造就也。各省學堂之不多，患不在無款無地，而在無師，應請旨切飭各省，多派中學已通之士，出洋就學，分習速成師範及完全師範兩種；尤以多派舉貢生員爲善，並於各省會多設師範傳習所，師資既富，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四日

六三六

學自易興，此爲辦學入手第一要義，不可稍涉遲緩。一、未畢業之學生暫勿率取也。各省設立學堂，遲早不一，程度不齊，或卒業有期或畢課尙早，若不待畢業，驟加考試，則苟且速化，弊將日滋，若必待全行畢業，則各省之辦學較遲者，必至缺其選舉，士林又將失望。今籌一通融辦法，既不同科舉之敷衍故事，亦不向學堂而遷就濫登，要使取士仍歸學堂之中，學堂不蹈科舉之弊，擬請此數年內，除學堂實係畢業者屆期奏請考試外，其餘則專取已經畢業之簡易科師範生，予以舉人進士出身，既可以勸教育之員，擴興學之基，並隱以勵績學而杜倖進，外國無速成小中高等各學，而有速成師範學，具有深意，至五年以後，完全師範生畢業者已多，更足以應選舉而有餘，此等師範生，類皆國文已優，學術純謹，斷無流弊，且多係舉貢生員爲之，本可以得科第之人，亦非僥倖；迨十年以後，各省學堂逐漸畢業，人才濟濟，更可不窮於用。一、舊學應舉之寒儒宜籌出路也。文士失職，生計頓蹙，除年壯才敏者入師範學堂外，其不能爲師範生者賢而安分，則因窮可憫，不肖而無賴，或至爲非生事，亦甚可憂。擬請十年三科之內，各省優貢照舊舉行，已酉科拔貢亦照舊辦理，皆仍於舊學生員中考取，其已入學堂者照章不准應考，惟優貢之額過少，擬請按省分之大小，酌量增加，分別錄取。

朝考後用爲京官、知縣等項，三科後即行請旨停止，其已中舉人、五貢者，此三科內擬令各省督撫學政，每三年一次保送舉貢若干名，略照會試中額加兩三倍，送京考試，凡算學、地理、財政、兵事、交涉、鐵路、礦務、警察、外國政法等事；但有一長皆可保送，俟考試時，分別去取，試以經義史論一場，專門學一場，共兩場，其取定者，酌量用爲主事、中書、學正、知縣等官，如此則鄉試雖停而生員可以得優拔貢；會試雖停，而舉貢可以考官職正科舉之名，專歸於急需之學堂，廣登進之途，藉恤夫舊學之寒士，庶乎平允易行，各得其所，少長同臻於有用，新舊遞嬗於無形矣！以上五條皆停科舉後最爲切要之端，而行之可期無弊，應請一併飭下各省督撫學政，切實遵辦。至各省學堂，未辦者宜從速提倡，已辦者宜極力擴充，以及各堂學生之良莠，與夫辦理學務人員之功過，均應隨時認真考察，分別勸懲，亦皆各省督撫學政所不得稍辭其責者也。其一切學堂畢業考試暨簡放考官等事，自應悉遵奏定章程辦理，臣等爲補救時艱，妥籌辦法起見往復商榷，意見相同，是否有當，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廢科舉設學堂之策，清議持之者二十年矣。而今果見諸施行，不得不謂爲朝廷之聖明，國家之厚幸也。雖然此等之事關係於社會者至深，社會行科舉之法千有餘年，其他之事無不與科舉相連，今一日舉而廢之，則社會必有大不便之緣。今卽就論中安頓諸生，多設小學二義釋之，覺其事有至難言者，今述之如下：

國家功令，歲有小試，縣有縣學生，其數自數人至數十人；府有府學生，率數十人。倘從至少之數計之，每府縣以十人計，則通國一千數百府州縣，當歲進一萬數千人，而由進士而得官者，每三年裁三百人。然則停滯於考試中者，通國當不下數十萬人矣！此數十萬人大都進不能得官，退不能選業，以微俸妄想終其身，誠可爲天下之至苦。而究其原，則非其人作奸犯科，自致於此，國家之所以誘致者使然也。以微俸之法誘人，人道既苦而人材亦弊，此亦可謂之作法於涼矣。然而足以相安千餘年，而不見其不可終日者，則以若輩雖多終身不得之人，而要無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絕，卽此希望之心，彼乃藉此以養生盡年，而得以優游卒歲矣。今一旦廢科舉，則彼之希望絕，絕則不可以久，雖曰國家爲其妥籌出路，然所謂出路者，必不能敵其所希望之物，而不足以寬其生也。夫天然淘汰者造化之公例，此輩之歸於淘汰更何待言，然獨至國家之政教萬不能以此念置之胸中，當軸者固宜有策以處之。

中國之民素貧，而其識字之人所以尙不至絕無僅有者，則以讀書之值之廉也。考試之法，人蓄四書合講詩韻并房行墨卷等數種，卽可終身以之，由是而作狀元宰相不難，計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數而挾至奢之望，故讀書者多也。然識字之人，尙居各國之至少數，今一旦廢科舉而興學校，其所學者必科學也，一器之費千萬金，一師之俸數千金，此斷非數家之力所能及（此從鄉曲多數立論，非指少數之人與地也），不能不合一縣之力成之，而今之縣稍有餘力均已盡於賠款，蓋有欲興一小學堂而不可得者，況卽興一小學堂，而其力亦不足以養多人（所收學費不能不十倍於平時鄉塾之費），卽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幾？是一廢科舉設學堂之後，恐中國識字之人必至銳減，而其效果，將使鄉曲之中，並稍識高頭講章之理之人而亦無之，遂使風俗更加敗壞，而吏治亦愈不易言，則於立憲之途，更背馳矣，此又急宜加意者也。

然則將存科舉而不廢乎？是畏藥之苦口，而不治其疾也，天下斷無是理。而廢之則又爲難如是，由今思之必當有一調停之法，庶可安穩而度此過渡時代。其法惟何？本報以爲莫如卽以私塾之改良，爲考生之出路矣。何以爲以

私塾之改良，爲考生之出路也？考中國之人口，大縣數十萬人，小縣亦必數萬人，如準此以設學堂，則大縣之學堂，當有數百，而小縣之學堂，亦當有數十。如此，則識字之人，或不至銳減於科舉未廢之先。而今度官私之力，恐不足以舉此，則惟有以私塾補學堂之不足而已。竊謂每縣之中，官紳當先合力以辦學堂，至力所不及而止。而紳民宜先設一私塾改良會，討論其鄉之私塾，平時之利弊若何？以後之變通若何？大約各縣之中，民智雖不同，而必有一二人，稍能通知外事者，研究不患其無方，及研究既明，條理粗定，則其中所授之業，所用之書，亦必有一目的。以吾人今日略計之，大約於向時鄉塾所授識字與粗淺文理之外，不能不增入算學、歷史、輿地諸科之至淺略者，此等之事，或非平時塾師之所習，則當勸其先自購書數種，自行學習。此等淺理，文理既通之人，不難一目了然。數月之後，以之授徒，亦非難事。私塾隨鄉而設，學額不能一定，惟教科與學費及學年，則必當有一定限，不能聽其隨意高下。大約教科必極淺，學費必極廉，學年必極短，而後可期其普及。以其極淺極廉極短之故，人人之力，可以及之，而後識字之人大進。（傳音快字宜於私塾授之否？此近日教育界之一問題也。）必使田家子姓，無論男女，皆略辨之無而後已，其有父兄之意，不僅希望其略識數字者，則於私塾讀書之後，然後送入學堂，此即爲入官之路，其不願子弟大成者，可不必入學堂矣。夫如此爲之所需私塾數必極多，而適有此無數不能應考之考生，得以彌補其缺，既省經費又廣教育，且養寒士，豈非事之一舉三善備者哉。此以私塾代學堂之法，雖云爲過渡時代之事，然計中國之局，方百廢待舉，養兵造路，所在需財，如至力能廣設學堂，恐必在數十年之後，此數十年中，皆當藉私塾以識字，私塾愈多，則識字之人愈出，而所能安插之諸生亦愈多，故官紳必宜設法，使之廣設，私塾經費極省，廣設易易，其某鄉某甲，敢藉口於不設者，可以用強迫教育之法也；不然，必大其規模，始爲學堂，則所設能有幾何，遂致失職之士，欲餬口而未由，鄉曲之民，求識字而不得，非兩失之道哉。

國子監南學添設法律等科。

清國子監曾於辛丑（一九〇一）年間奏定南學章程，設經史、掌故、文詞、時務四門，惟科學尚缺，今特奏請添設輿地、圖畫、政治、外史、法律、方言、體操等科，以期完備。（註五）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札飭各屬推廣師範學堂。

是日，湖廣總督張之洞札飭所屬，推廣師範學堂，並計劃在湖北支郡（即各府）開設師範學堂六所，茲已派定監督，迅商妥辦。（註六）

清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廣州知府與南海、番禺兩縣令，誘捕拒約會會員馬達臣、潘明信及夏重民三人。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旬，美國羅斯福女公子艾麗斯（Alice Roosevelt）及兵部大臣塔夫妥（William Howard Taft），自菲律賓濱來中國游歷，同行者尚有國會議員二十餘人，及新聞記者等。他們踏入中國的第一站就是抵制美貨最力的廣州，官方自然整飭市容以接待貴賓，但人民則在街上張貼不歡迎的標語。內有一張烏龜抬美人圖，四隻烏龜抬着一轎，內座一美婦人，這是向轎夫宣傳，要他們不要抬美國人。粵督岑春煊爲此出示嚴禁，令將張貼一律撕去，查訪張貼之人，嚴行拿辦，並要人民禮遇貴賓。八月一日美總領事照會岑氏，說自拒約會某負責人得知，該會馬達臣，潘明信爲鼓勵人民勿停止抵制之人。

是日晚間，也就是上諭勸禁抵制的第三天，岑春煊令廣州知府與南海、番禺兩縣令往廣濟醫院，乘拒約會開會之際誘捕馬、潘二人，及另一會員夏重民，送兩縣收押。

會衆得知三人被捕後，乃會議保釋，但江孔殷反對，說他們三人恐有案外牽涉，宜細查明，且恐保出後別生事故；同時嶺海報及商報則說他們爲「孫黨」——革命黨，這頂帽子在當時就是要命的罪名，當時報導：「外人用很多金錢運動某人破壞拒約會，某報主筆分得二百元，以言論助其成，語非無因也。」似即指江孔殷與嶺海報而言。會衆再次決定蓋章聯保，於八月九日（九月七日）分呈一府

兩縣。而三方面的批文均謂，三人之被捕係由醫院善堂公函府縣督府檢舉查辦，怎麼忽然又「羣情疑阻，代爲辨訴？殊不可解。」至此羣衆才完全明白事件的底蘊，於是潔身自好和怕事的人，相率疏遠拒約組織。吳介銘因爲潘、夏之被捕爲人詬罵，辭退董事職務，會中另舉時已退居澳門的鄭觀應爲會長，負責繼續抵制之事。（註七）

按：馬達臣，廣東人，耶穌教倫敦會教徒，曾習西醫而未畢業，後在河南海幢寺倡辦工藝學堂，任改良工藝專員。拒約事起，遂入會辦事。潘明信與夏重民當時均以學生身份參加抵制，夏爲拒約報幹事，他們年輕熱心，辦事認真，每日到會。其中馬達臣尤爲重要，嘗親到街坊各店中請簽名不買賣美貨，又擔任美貨調查員。當時保皇黨到處活動，翰林江孔殷即側身拒約陣中，因某次選舉問題，與馬等不歡。又因華僑捐助經費有數萬之多，廣濟醫院董事吳介銘及總商會長潘全性等頗思把持，於是聯絡一致，以公所董事的地位，用公款公函稟陳總督藩司，並親往督府檢舉他們「私布傳單，刊刻揭帖（按即上述圖畫）」，江孔殷且向美國總領事署通情，因之造成此獄。（註八）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二——五三七五。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四——五三七五。

註三：「袁世凱奏摺專集」(七)，頁一九九一——一九九四。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二日「中外日報」。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教育，頁二八七。

註六：丁致聘：「中國近七十年教育記事」，頁一五。

註七：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一七——二一九。

註八：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一八。

初五日（九月三日） 清署理兩江總督周馥奏准緝捕江北重要事件時，由江北提督知

會各省撫臣統籌辦理。

周馥等奏，新設江北提督奉旨節制江北文武，整飭地方一切事宜；查江北幅員遼闊，素爲鹽梟盜匪出沒之區，向來山東、安徽兩省捕務不相關照，以致匪類此拿彼竄；擬請嗣後凡兩省邊界相連江北各州縣緝捕重要事件，由江北提督就近一面逕飭該州縣文武迅速辦理，一面知會各省撫臣，通飭嚴拿，倘或玩誤不力，仍分畛域，卽由提督知會各撫臣參辦，以期迅捷而靖地方。（註一）

浙江京官學生等在京師集議，主張廢杭甬鐵路草約，招股自辦。（註二）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〇。

初六日（九月四日） 留日學生會館幹事會開會，議商對付日政府取締留學生及查禁「二十世紀之支那」。

本年六、七月間，風聞日本政府卽將發佈取締清韓學生規則，留學生卽已議論紛紛。及「二十世紀之支那」被查禁，取締風說隨之又起。留學生會館幹事會因於是日集會議商應付方法。黃興本日面告宋教仁，囑調出「二十世紀之支那」原稿，由評議員會議決定辦法。教仁卽至程家樞寓取得原稿，當晚送交幹事會處理。（註一）

清廷派劉式訓、周榮曜、黃浩分任駐法、比、義三國使臣。

清駐法使臣孫寶琦、駐義使臣許珏、駐比使臣楊兆璽均屆期滿。是日清廷命分省補用知府劉式訓以四五品京堂候補充出使法國兼使日國（西班牙）大臣，賞江蘇候補道黃誥四品卿銜充出使義國大

臣，命候補三品京堂周榮曜充出使比國大臣。（註二）

清廷裁撤奉天府尹兼巡撫缺，以盛京將軍兼理。

是日，清廷諭內閣，奉天府府尹兼巡撫一缺，著即裁撤，所有府尹原管事務，均著責成盛京將軍趙爾巽悉心經理。（註三）清廷此諭，乃徇盛京將軍趙爾巽之奏請也。茲將趙爾巽原奏錄下：

「竊奴才迭經欽奉諭旨，令將奉天應辦各事認真整頓，破除成例，並令兼管五部事務等因，仰見朝廷顧念根本，力圖振興至意。伏念奉省局勢艱危，自非改絃更張，無以圖補救於萬一。歷來論奉治者皆以軍府事權不一，為叢弊之源，致弱之本。恭查乾隆年間諭旨即謂將軍府尹過分畛域，於是有府尹歸將軍節制之命，旋以府尹不便節制，又改於五部侍郎內特簡一員兼管府尹事務。光緒元年又改令將軍兼管，是奉省軍府事權動多窒礙，屢煩朝廷為之更改，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刻下情形，尤非昔比，與其襲舊而多礙，不如因時而制宜；且上年因督撫同城事權不一，已奉諭旨將湖北雲南巡撫裁撤，奉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行巡撫事，與湖北等省巡撫事同，一律署府尹，驛巡道增軀亦以裁撤府尹為請，已於奏陳東省事宜摺內披瀝言之，此奉天府府尹亟宜裁缺之實在情形也。至裁缺以後應如何設官分職，凡廟堂之籌度、臣工之論列、鄉校之擬議，綜其大要，莫不謂當務久遠之制，而不當為補苴之謀，宜參列國富強之成規，而不宜拘內地行省之陳迹，蓋中國政制治民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名臣大儒言之詳矣。今欲因利乘便，掃除更張，務宜審慎從容，斷不可張皇苟且，應請特旨即將奉天府府尹裁撤，所有原管之田賦鹽法以及旗民戶口冊籍或暫行選員試辦，或歸併各局經理，仰懇朝廷寬假時日，責成奴才切實籌度，一俟東事大定，再行彙采中外政制，察酌地方情形，詳擬改革，請旨辦理，以仰副朝廷鄭重根本之圖，謹奏。」（註四）

清廷命各省學堂事務均歸學政專司；並裁奉天府府丞，改為東三省學政。

清廷已頒諭停止歲科考試，專辦學堂；是日，清廷復諭令所有各省學政均著專司考校學堂事務，會同督撫辦理；所有奉天府府丞兼學政著改為東三省學政，命翰林院編修李家駒任之，奉天府府丞一

缺，著即裁撤，原任奉天府府丞裴維倌改任湖北學政。（註五）清廷此舉，亦徇趙爾巽之奏也。趙爾巽奏文如下：

「竊奴才欽奉諭旨，令將奉天應辦各事，因時制宜，悉心體察等因，遵將擬裁府尹一切情形專摺奏陳在案。現在奉省新政百端待舉，培厥根本，興學爲先。查新定學務章程內開：日本各處皆有視學官，正與學政名義相合，各省學政即令會同督撫考察整頓全省學課，是振興學務尤以學政爲綱領。奉省在國初時設立州縣無多，府丞因沿順天府丞辦理童試之規，兼司學務。嘉慶六年本擬改設學政，旋經奉旨以奉天僅有二府，不必設立學政，仍以府丞兼管，是奉省不設學政原因，郡縣太少。自光緒初年奉省增設民官，州縣迭有增添，現有六府、二直隸廳、二廳、三十餘縣，合吉林現有十二府廳州縣，黑龍江現有十府廳州縣，計之三省，共有六十餘州縣，視嘉慶以前增至五倍，此後須添設者甚多，自未便令府丞兼攝，致事權過輕，責成不重，此應改設專官者其一。奉省中小學堂前此建立未多，有亟待興學者、有尙屬虛文者，必須提挈，有人隨時考督，於敷衍者整理之、玩忽者懲創之、偏僻者補救之，乃可日起有功，不致名存實隳。奴才身膺重寄，興學一端，尤所殷慮，深冀視學有人與爲籌畫，易收振起之效，又吉林、江兩省，近年戶口蕃盛，人才衆多，徒以視學無人，雖有美材，無由陶植。如奉天改設學政專缺，責令就近兼管，俊乂蔚起，自在意中，此應另設專官者又其一。又奉天府丞舊皆不治府事，今府尹請裁，猶留府丞執掌，既若未核名實亦屬不符，擬請特旨將奉天府丞一缺即行裁撤，另設奉天學政一員，兼管吉、江兩省學務，令將學堂一應事宜會同三省將軍切實興辦，以符名實而重責成，必於學務大有裨益。謹奏。」（註六）

盛京將軍趙爾巽奏請裁併陪都五部衙門。

盛京將軍趙爾巽奏稱：陪都五部日久生弊，不予革除，難言整頓，現飭歸併五部事務，以便裁撤，一俟清理就緒，即將衙門員缺，分別留撤，純用行省制度，以一事權，當經清廷諭令允准。趙爾巽又奏：奉省財政太紛，積弊太久，非設一總匯，不能收綱舉目張之效，現將糧餉稅務兩局處，先行歸併，改爲財政總局，以便逐項清查；清廷亦允之。（註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六日

六四四

附錄：盛京將軍趙爾巽奏請歸併五部事務摺（註八）

竊奴才奉命兼管五部事務，當將接管之期先後奏報在案。伏查五部體制所以隆重，陪都今昔異，宜道窮則變，主裁之議，衆論若一，朝廷折衷至當，因時制宜。上年奴才入覲天顏，即奉裁撤五部之諭，到任以後悉心考察，愈服聖斷之明。蓋自光緒初年前將軍崇實奏定將軍一缺，兼管兵刑兩部，並管帶金銀庫印鑄稽核戶部，其餘各部事務，均令與將軍商辦。事權已屬將軍，徒以名目尚在，界限顯分，歷任將軍部臣雖亦力圖維挽，無如積重難返，事權不專，百弊叢生，胥根於此。若仍循舊辦理，則奴才今日之兼管與往年崇實之兼管無殊，不予革除，難言整頓，此中利弊，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固無俟奴才多瀆。惟其中有關係重要者，如禮、工兩部所管典禮工程等事，自應敬謹妥籌，有頭緒紛繁者，如戶、兵兩部所管租稅驛站等事，自應詳細稽考，其餘部務紊亂居多，則欲裁撤非先行歸併不可。奴才現飭文案處人員按照部務分股辦事，選五部諳悉公事，明白大義之司員數人，檢齊則例檔案來轅，以備顧問而資接洽；奴才躬親督飭，逐項清釐，當裁者裁、當改者改、當併者併，擬定辦法分別具奏，請旨施行，一俟諸務清理就緒，即將五部衙門員缺分別留撤改用，以副朝廷整飭官常實事求是之至意。謹奏。

按：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片併發。」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〇。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七。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六。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內務，頁二二七——二二八。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六。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內務，頁二二八——二二九。

註七：「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七。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內務，頁二二五——二二六。

初七日（九月五日） 日俄兩國代表在美國樸資茅斯正式簽訂和約。

日俄戰起，日以大山巖爲滿洲軍總司令，兒玉源太郎爲總參謀長，東鄉平八郎爲聯合艦隊司令，發動海陸攻擊，封鎖旅順，擊潰俄太平洋艦隊。光緒三十年八月，俄皇命波羅的海艦隊組成第二太平洋艦隊東援。及旅順失守，俄將波羅的海餘艦組成第三太平洋艦隊。英國以中立爲由，不允俄艦通過蘇彝士運河，俄艦遂繞道好望角東上，光緒三十一年四月六日（一九〇五年五月九日），俄艦隊會合於越南海面，繼續北上。四月二十四日（五月二十七日），經對馬海峽，日艦集中全力，以逸待勞，迎頭痛擊，俄艦慘敗，計戰鬥艦八，沉六俘二；巡洋艦九，沉四逃五；海防艦三，沉一俘二；驅逐艦九，沉五俘一逃三，俄艦隊司令羅施戴斯特文斯基（Roshdestvenski）投降。陸戰方面：日軍三十萬分四路猛攻，第一軍黑木爲楨統率，由義州渡鴨綠江西趨瀋陽；第二軍奧保鞏統率，由貔子窩登陸，北攻遼陽；第三軍乃木希典統率，進攻旅順；第四軍野津道貫統率，與第一軍配合，進攻瀋陽。俄大軍四十萬，節節敗退，遼陽、撫順、瀋陽、開原、鐵嶺皆陷。俄既海陸慘敗，日亦疲憊，在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斡旋之下，舉行談判。日以外相小村壽太郎爲全權，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副之。俄以總理大臣德微爲全權，駐美公使羅善（Rosen）副之，幾經交涉，終於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七日（一九〇五年五月九日），在美國樸資茅斯（Portsmouth）簽訂和約十五條及附款二條，其要點如下：

- 一、俄國承認日本對韓國有政治上、軍事上及經濟上之卓越利益。
- 二、遼東半島租借權效力以外之滿洲地域，同時全行撤兵。
- 三、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口、大連灣並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及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
- 四、俄國允將由長春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路及附屬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無條件讓與日本。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六四六

五、俄國允將庫頁島北緯五十度以南之半部，及其附近一切島嶼，永遠讓與日本。

六、俄國許日本臣民於日本海、鄂霍次克海、白令海之俄領沿岸，有漁業權。

七、彼此交還俘虜。

約成，日輿論極表不滿，外相小村謂，日雖勝俄，但報酬不必直接取自俄國，可向中國索取更多的權利。（註一）

附錄：

一、日俄樸資茅斯和約（並附約）全文（註二）

日本國皇帝陛下及全俄國皇帝陛下欲使兩國之人民回復平和之幸福，決定訂立媾和條約，是以日本國皇帝陛下特派外務部大臣從三位勳一等男爵小村壽太郎及駐紮美國特命全權公使從三位勳一等高平小五郎，全俄國皇帝陛下特派大學士內閣總理大臣威特及駐紮美國特命全權大使俄國御前大臣洛專爲全權委員，各將所奉全權文憑校閱證明，俱屬妥善，會商訂立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條 日本國皇帝陛下與全俄國皇帝陛下間及兩國並兩國臣民間當平和親睦。

第二條 俄國政府承認日本於韓國之政事、軍事、經濟上均有特別之利益，如指導、保護、監理等事，日本政府視爲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礙干涉。在韓國之俄國臣民，均應按照相待最優之他國臣民一律看待，不得歧視。訂約兩國爲避一切誤解之原因起見，彼此商允於俄、韓兩國交界間，不得執軍事上之措置，致侵迫俄、韓兩國領土之安全。

第三條 日俄兩國互相約定各事如左：

一、除租界之遼東半島地域不計外，所有在滿洲之兵，當按本條約附約第一款所定，由兩國同時全數撤退。

二、現被日、俄兩國軍隊佔領及管理之滿洲，全部交還清國接收，施行政務，然遼東半島地域不在此限。

三、俄國政府聲明在滿洲之領土上利益，或優先的讓與、或專屬的讓與；有侵害清國主權，非一律均認者，一概無之。

第四條 日、俄兩國彼此約定，凡清國在滿洲爲發達商務、工業起見，所有一切辦法，列國視爲當然者，不得阻礙。

第五條 俄國政府以清國政府之允許，將旅順口，大連灣並其附近領土、領水之租借權內一部分之一切權利，及所讓與者轉移與日本政府，俄國政府又將該租界疆域內所造有一切公共及財產均移讓於日本政府。兩締約國互約：前條所定者，須商請清國政府允諾，日本政府允將居住前開各地內之俄國臣民之財產權，當完全尊重。

（按中、俄旅大租地條約，因本條之協定，即變爲中日旅大租地條約矣。）

第六條 俄國政府允將由長春寬城子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路，並在該地方鐵道內所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以及在該處鐵道內附屬之一切煤礦，或爲鐵道利益起見所經營之一切煤礦，不受補償，且以清國政府允許者，均移讓於日本政府。

兩締約國互約前條所定者，須商請清國政府承諾。

（按東省鐵道之南滿枝路，自長春以南，因本約之協定，即變爲日本經營之南滿洲鐵道矣。）

第七條 日、俄兩國約在滿洲地方各自經營專以商工業爲目的之鐵道，決不經營以軍事爲目的之鐵道。但遼東半島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鐵道不在此限。

第八條 日、俄兩國政府爲圖來往輸運均臻便捷起見，妥訂滿洲接續鐵道營業章程，務須從速另訂別約。

第九條 俄國政府允將薩哈連島南部及其附近一切島嶼並各該處之一切公共營造物及財產之主權，永遠讓與日本政府。其讓與之境界北以北緯五十度爲起點，至該處確界，須按照本條約附約第二條所載爲准。

日、俄兩國彼此商允在薩哈連島及其附近島嶼之各自所屬領地內，不築造堡壘及類於堡壘之軍事上工作物。又兩國約定凡軍事上之措置，有礙於宗谷海峽及海峽航海自由，不得施設。

第十條 居住於讓與日本國地域內之俄國人民，可出賣財產，退還本國，若仍欲留住該地域時，當服從日本國之法律及管轄權。至該住民經營業，行使財產，當由日本完全保護，其有不安本分者，日本國亦當撤回其居住權並放逐之，但該住民之財產當完全尊重。

第十一條 俄國與日本國商量，允准日本國臣民在日本海、阿科枯海、佩林枯海之俄國所屬沿岸一帶，有經營漁業之權。以上約款經兩面商允，不得於俄國及外國在彼處應有之權，有所妨礙。

第十二條 日、俄通商航海條約，因此次戰爭作廢。現在日本國政府及我國政府允諾以開戰前所施行之條約爲本，另訂通商航海新約。其未定以前，所有進口稅、出口稅、關章、子口稅、船鈔並代表臣民船舶，由此國進彼國領土，或由彼國進此國領土時之許可及待遇，均照相待最優之國辦理。

第十三條 本條約一經施行，速將一切俘虜彼此交還，由日、俄兩國政府各派接收俘虜之特別委員一名，專司其事。彼此送還時，應由交犯國將在該國某處口岸可交還人數若干，預先知照收犯國，即由兩國專派員或該員所派之有權代表員照以前通知之口岸人數，彼此交收。

日、俄兩國一俟交還俘虜完畢後，將虜犯自被擄或投降之日起至死亡或交還之日止，所有因照管及留養該犯之一切費用細賬，互相交換後，俄國政府應將日本實用數目中除去俄國實用數目，尙差若干，當由俄國從速償還日本。

第十四條 本條約當由日本國皇帝陛下及全俄國皇帝陛下批准，從速在華盛頓交換。自蓋印之日起，無論如何，當於五十日內由駐紮日本之法國公使及駐紮俄國之美國大使，各通知所駐國之政府宣布之後，本條約內載各款一律實行。

第十五條 本條約繕就英文、法文各兩本，分別蓋印，其中詞意雖均符合，然有誤解之時，以法文爲憑。

本條約由兩國全權委員在約內簽名蓋印。
(明治三十八年九月五日，俄曆一千九百零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俄兩國按照本日所訂講和條約第三條及第九條所載，由兩國全權委員另立附約如左：

第一條

此條應於正約第三條，日、俄兩國政府彼此商允一俟媾和條約施行後，即將滿洲地域內軍隊同時開始撤退。自媾和條約施行之日起，以十八個月爲限，所有兩國在滿洲之軍隊，除遼東半島租借地外，一律撤退。兩國佔領陣地之前敵軍隊，當先行撤退。

訂約兩國可留置守備兵，保護滿洲各自之鐵道線路，至守備兵人數，每一基羅米突不過十五名之數，由此數內日、俄兩國軍司令官可因時酌減以至少足用之數爲率。滿洲之日本國及俄國軍司令官可遵照以上所定協商撤兵細目，並設必要之方法，從速實行撤兵，無論如何，不得踰十八個月之限。

第二條

此條應附正約第九條，訂約兩國一俟本約施行後，須從速各派數目相等之劃界委員，將薩哈連島之俄、日兩國所屬確界劃清，以垂久遠。劃界委員應酌核地勢之自然，順北緯五十度平線直劃，倘遇有不能直劃必須偏出緯線以外時，則偏出緯線外若干度當另在他處偏入緯線內若干度以補償之。至讓界附近之島嶼，該委員等應備表及詳細書並將所劃讓地界線繪圖簽名，呈由訂約兩國批准。

以上所增條款，係媾和正約之附件，一俟正約批准，此附件亦應作爲批准。
(明治三十九年九月五日，俄曆一千九百零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即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九日。)

按：明治三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駐俄日使提出中、韓兩國特殊利益，希望劃清，旋提協定草案五條。十月三日，駐日俄使提出對案，關於中國所規定之一切條項，悉數刪除。嗣談判數次，彼此固執。三十七年二月六日，駐俄日使提出斷絕國交文書，八日襲擊旅順之俄艦，九日擊破仁川之俄艦，十日(即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俄宣戰。三十八年六月，各依美國大總統勸告媾和，兩國全權會晤於美國軍港樸資茅斯。九月一日訂休戰條約，五日訂媾和條約，並追加附約兩款，日俄戰爭遂告終結。

二、飲冰：日俄和議紀事本末(註三)

美國大總統領作調人 日俄戰局，破裂於彼明治三十七年二月十日，越十有六月，即彼明治三十八年六月九日，美國大總統盧斯福發議勸媾和，其日以正式公文貽兩國政府，翌十日，兩國皆諾，和議自茲發端。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六五〇

談判地 俄人初提議欲以法都巴黎爲談判地，日本不可，卒乃定美都華盛頓爲會場。既又主祕密，以華盛頓太屬耳目，乃改其附近之坡的馬士島焉。

兩全權 日本初議以侯爵伊藤博文爲全權，既而中變，改派現任外務大臣男爵小村壽太郎氏，以駐美公使高平氏副焉。或曰，伊藤取巧，自辭也。俄國初派駐法公使尼里德夫氏，既而改派駐羅馬公使伯爵謨拉比夫氏，旋以謨氏遘疾，卒派內務大臣域提氏，亦以駐美公使羅善氏副焉。

日本軍占領樺太 兩全權方在途，日軍忽突進占領樺太島，樺太者，我國官書所稱庫頁，俄國所稱薩哈連，日本當三十年前割諸俄國以交換千島者也。當交戰伊始，日人恢復樺太之論，久囂然於國中。今茲占領，凡以爲和議時正式割讓預占地步，實外交上一要著也。

兩全權抵美及俄全權之大言 日本全權以七月二十八日至華盛頓，俄全權以八月二日至焉。有質意見於域提者，域曰：今茲之戰，我國苦不能覺日本有何等之大勝利，蓋吾俄國民皆視此役爲羈縻遠地之擾亂，於國家之安危，曾不足以動其豪末，日本當知我之言和，非有不得已者存，彼提出之條件，苟有損於吾俄自尊之面目者，吾知其無能圖成也，蓋戰敗國全權之氣餒既有俯視餘子之概矣。

第一次會合 八月八日兩全權同抵談判地，翌九日。遂爲第一次會合。互換全權文據，及議定英法語並用以法語爲主等項。

第二次會合及日本要求條件 翌十日，遂爲第二次會合，正式之交涉自茲始。日本首提出要求條件十二事：

(一) 賠償戰費（但其額未明言）。

(二) 割讓樺太。

(三) 承襲旅順大連灣之租借權。

(四) 俄日各撤退滿洲軍。

(五) 保全支那領土且開放其門戶。

(六) 韓國之宗主權。

(六)割讓哈爾濱以南之鐵路。

(九)烏港幹線之非軍事鐵路仍歸俄國。

(十)俄國軍艦竄入於中立港者悉歸日本。

(十一)制限俄國東方海軍力。

(十二)烏港以北之漁業權歸日本。

第三次會合 則八月十二日也。俄全權於割地償金兩問題，一意峻拒，其他條件，亦多反對，辨爭歷數小時，幾有破裂之勢，於是乃將其條件之次第變更，先其易者而後其難者，於是議第一款爲韓國主權問題，俄全權雖認日本在韓國有優越權，然於俄韓境上日人築寨防守之事，大加反對，其於日全權所提出對韓之諸條項亦多不肯畫諾，是日無議決之事，而俄全權又提議欲將和議記事公之於世，蓋欲示諸國以日本要求之過大，和議苟有破裂，其責任則歸諸日本也，日全權不允，是以中止，其日俄都輿論沸騰，咸責日本不情之請，主戰論復占勢力。

第四第五次會合 翌十三日爲來復日，停議。十四日第四次會合，韓國主權問題遂決定。次及第二、第三款，言日俄兩國各撤退滿洲兵。十五日第五次會合，議第四款，言保全中國領土，開放中國門戶以上之條款，兩全權皆無異議，遂決定。次及第五款，則由烏港至白令海峽間西伯利亞沿岸一帶漁業權讓與日本之事，辯爭不相下，僅記其議事錄，以俟次日之決定。次則第六款，即旅順大連及其附近地之租借權讓與日本，當下定議。

第六第七次會合 十六日第六次會合，討議及於第七款，則哈爾濱以南鐵路之讓與是也。俄全權初以此鐵路爲私人所有權，以反對日本之要求，旋亦遂互讓決定。次及第八款，則言烏港幹線鐵路不得充軍用，亦小有爭論，旋歸妥協。翌十七日爲第七次會合，始議及第九、第十、第十一、三款。第九款即戰費賠償問題，第十款即竄逃艦隊問題，第十一款即限制海軍力問題，此三款即會合以來彼此相持不下辯爭最劇者也。故俟他款決定，最後乃提議焉，是日彼此仍堅持，不讓一步，談判殆復破裂。

第八次會合乃談判中止 翌十八日爲第八次會合，提議第十二款即樺太割讓問題，終不決，而前此所議第五款，即西伯利海岸漁業權問題，以是日決定。其餘最重要之四款，終不相下，乃定延期至二十二日再議。屆日兩全權

會合，俄全權又請延期至二十六日。屆日又請延期至二十九日，二十九日爲最後之談判和約遂定。

和議之成立及條約之內容 一年有半之戰雲至是遂解。其講和條約草案今已成立，不日署印，據各報館電達內

容如下：

第一條 日俄兩國之主權者及兩國之臣民，自今以往再諦親交。

第二條 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境內一切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皆占優越之利益，凡日本對於朝鮮所有施設

保護監督之手段，俄國概不反對，惟俄國臣民在朝鮮者，應與他國臣民之在朝鮮者，一體優待。

第三條 日俄兩國軍隊在滿洲境內者同時撤退，惟私人及私立會社（公司）原得之利益依然存在。

第四條 旅順口青泥窪一帶俄國所有之權利及其附近之土地海面，皆轉爲日本所有，但俄國臣民之財產及權

利，仍尊重保護之。

第五條 日俄兩國政府在滿洲地方所有經營工商業之手段（但其手段限於與各國同樣者），彼此不相妨障。

第六條 滿洲鐵道以寬城子（即長春）驛站爲界，其北屬俄，其南屬日，俄國於其所有之部分，凡前此與清

國所結條約應得之權利一切保存之，惟鐵路只許供商工業之用。

長春以南鐵路支線附近之煤礦悉歸日本。

日俄兩國於其鐵路所通行之地，一切施設有完全之自由。

第七條 日俄兩國鐵路相接續，以寬城子爲連絡點。

第八條 此兩枝線以保障兩國商業運輸爲目的，彼此車輛來往，互不相妨障。

第九條 俄國將樺太島南部正北緯五十度止及其附近之島嶼讓與日本，宗谷海峽及韃靼灣，彼此有自由通航權。

第十條 居於樺太南部之俄國臣民，其變更國籍與否，聽其自由，其不變更者，仍一體優待，又俄國罪囚在此地者應交還。

第十一條 日本海、阿哥士克海、白令海一帶，凡俄國領海內之漁業權讓與日本。

第十二條 日俄兩國戰前之通商條約，自今復認為有效，彼此皆照最優待之國相待。

第十三條 俘虜互相交換，彼此各將其給養費實額開列，清算互償。

第十四條 條約用英法文各一本，或解釋時生異議，以法文本爲正。

第十五條 本條約署印後五十日內，經兩國主權者批准實行。

日本國民之憤激及其暴動 日本國民方日願願焉，企踵以望平和，及和約之內容一播，全國失望，舉三島悉爲悲慘之氣所充塞，今略紀之。

憤激之原因 日本人自以戰勝國，凡日本所提議，俄國悉當屈服。今見讓步太甚，失望之極，殆至發狂，其所最不滿者：

(一) 初時有償金之提議，其額雖未明言，民間盛傳有五十億或二十億之說，其後雖經俄國拒絕，猶有改換名目作爲補償給養捕虜費若干億之說，及見其結果一文俱無，人民大怨，且生出經濟界之恐慌。

(二) 樺太島本日本地，今次復以兵力占領，舉國皆謂從此恢復，其後聞日俄中分之議，咸已不快，猶風傳俄人許以若干億贖回該島北部，及最後發布約文，並無贖金而割還其半，人民更觸起歷史土舊怨滋益激昂。

(三) 朝鮮主權一款，初時各報館電告約文，甚爲簡略，只言俄人在朝鮮得有最惠國條款，日本人因疑上國之權不確實。

(四) 滿洲地方兩國同時撤兵，日人謂如此則日本在滿洲不能占優越之地位，此次戰爭之目的遂不得達，撤兵之後，俄人在界外仍駐兵，與滿洲比鄰，易生再次之騷擾，日本於形勢上反不能及俄國。

(五) 宗谷海峽，初時傳兩國艦隊皆止通行，人民以爲損國家之光榮，深爲感慨，其後知約文實爲兩國艦隊皆許通航，仍不能銷其惡感。

(六) 其他諸款，如竄逃艦隊問題，限制海軍問題等，凡日本要求條件之重要者悉皆放棄，咸以爲大損戰勝國之面目，故憤心隨恥心而生。

(七) 總以上諸原因，復有政黨之與現政府反對者，欲利用此時機，煽一國輿論以倒政府，故其餒益張。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六五四

暴動之情狀及政府彈壓之手段 憤激之情，如風如電，橫掃直閃，倏忽遍於全國，而東京首善之區，尤爲其熾點，旬日之間，全都騷然，演出三十年來未有之慘劇，今略紀其實：

國民大會 九月五日，東京市民倡所謂國民大會者於日比谷公園，露地演說，反對和款，政府命警察彈壓之，守公園門，禁止來者，卒由其代表人勿勿登高卓演說數語，宣讀提議：(一)伏闕上書，請天皇勿批准條約。(二)發電滿洲軍令其勿停戰。羣衆鼓掌如雷，咸表同情，既而來者愈衆，警察干涉愈嚴，拔刀相嚇，致傷多人，民衆與警察奮鬥，互有死傷。

火內務大臣官舍 其夕，民衆愈集愈多，警察之力不足鎮之，乃命憲兵相助，憲兵傷人民數十人，衆益激昂，內務大臣官舍與日比谷公園毗鄰，而內務大臣者又警吏之所屬也，衆乃以此遷怒，火其邸。

破壞半官報 和議之成也，全國報館皆攻擊政府不遺餘力，惟國民新聞獨爲政府辯護。國民新聞者，前此專提倡平民主義與藩閥爲敵者也，兩年來見賣於政府，爲之喉舌，故有半官報之目焉。人民怨毒之甚，乃相率闖入，毀其機器及其廬屋，以警兵嚴護，損傷不多。

仇警察 其後官民之衝突愈益劇烈，人民皆與警察爲仇，六日、七日、八日凡三日間，全東京市之警察署被燬者三十餘所，市內之警察出張所(街中小屋警察休憩之地)悉爲灰燼，無一存者，警吏蟄伏不敢出，全市殆如無政府然。鬧教案 連日俄國教堂在東京者被燬，又以美國爲調人，故遷怒及之，美教會數所亦燬焉。其餘他國教會被害者尙不少，又有以禍端之起，由我中國者，欲火我留學生會館以洩憤，公使請彼政府保護，僅乃無事。

各地之舉動 東京以外，全國各地，皆如沸如狂，舉動亦略相等，今不備記。

戒嚴令之發布 九月七日，政府乃施行戒嚴令於東京市及其附近，又增調憲兵以資防壓，令警視總監及東京郵便局，皆歸衛戍總督轄下，每一警察出執役，以四憲兵夾持之。人心皇皇，如臨大敵。

言論自由之抑壓 同日頒行新聞紙雜誌取締規則(取締者管理之意)，翌日，都新聞、二六新聞、萬朝報、報知新聞，被命停止發行，其他日本新聞、朝日新聞、人民新聞等陸續停止，或科罰金。

政府之辯明 政府一面施鎮壓手段，一面欲宣導民氣，乃於九月八日開宴會於首相邸。遍請上下兩議院議員之有力

者（兩大政黨首領等）及報館主筆集焉，首相桂太郎氏宣告此次議和之不得已。其大意：（一）經濟力不能持久。（二）兵力今後益薄弱，戰員恐不充。（三）此後續戰勝負未可必，以此理由，不能不稍遷以求平和云云。衆人未能心折也。

政黨之決議 九月九日，憲政本黨開會議於本部，宣布決議案兩條：（一）講和條件乖戾宣戰之本意，消失戰捷的權利，違背國民之意思，爲千載之大屈辱，政府不能辭其責。（二）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憲法之所保障也。政府濫用警察權，殺傷無辜之人民，致帝都陷於無政府之狀態，遂布戒嚴令，爲憲政創始以來第一大失政，政府不能辭其責云云。

內務大臣警視總監之辭職 九月十二日，內務大臣芳川顯正氏，警視總監安立綱之氏，引責辭職，民氣稍平，將來結局，恐非至內閣更迭而不止也。

和約平議 此次日本之外交，總不能不謂之失敗，蓋其所獲者，如韓國宗主權、滿洲鐵路等，皆戰爭中已獲之結果，此次外交，惟有所損，絕無所加也，其所以失敗之由：（一）或言美大統領之調停，出於日本政府之授意，果爾，則日先立於乞和之地位，其過大之要求，自難如意，此其信否，今未可斷。（二）聞英美兩國，皆有挾迫日本速就平和之意，其所挾者則外債也，日本如不讓步，則將失與國之同情。（三）當第三次會合時，域提忽提議變更條款之次第，將最難決之四問題，移諸最後，實爲制勝之一原因，蓋十二款中俄徇日請者既有八焉，餘四而日本猶堅持不相讓，則和議之破裂，其責任將不在俄而在日，俄人有詞矣。而彼八則兩造之所輕，而此四乃兩造之所重也，爲日本計，宜先其所重而後其所輕，毋使俄人得先發以博世界之同情，此之不圖，則小村手段非域提敵也。和款一播，各國皆驚日本之寬仁，且云此次爲道德上之大勝利云。（俱見東京各新聞之電報）言外殆含嘲諷焉，而域提電奏俄皇，謂日本政府已全應我皇之所要求，宛如戰勝國口吻，日本人認此役爲大屈辱，誠非無故。雖然以日本現在實力論之，其所徵發，已及國民第二軍，戰員漸告缺乏，而戰爭之起一年有半，日本支出軍事費既十七億有奇，若繼續，其財力實有不堪，現在全國經濟界窘迫之情狀，章章不可掩也，此就日本一方面言之也。若夫俄國誠有如域提所云，羈縻屬地之戰爭，於其本國曾不足以損毫末，俄國者非積極的戰敗，而消極的戰敗也，既非城下盟而欲得償金，

在旁觀者固知其不能，故償金問題，實日本人虛榮之夢想而已。至於樺太之中分，誠難憐然，然國際法上戰時占領地，本非可稱權利之占領，雖還其半，而於日本之面目尚非大損，抑樺太非此次交戰之目的也，此次之目的在朝鮮問題、滿洲問題，若樺太則其附屬之枝葉而已，此役既已定朝鮮之宗主權，又俄國在滿洲及遼東半島之力既已殺，則其最高之目的實已達其七八，此亦不可掩之事實也。顧所憾者，此皆戰爭上之所獲，而非外交上之所獲，更質言之，則皆軍人之賜，而非政治家之賜，彼政治家實未嘗有絲毫之力能爲軍人之後援也，此其國民所以深憾而不可解也。或曰彼將於甲方面有所讓，而於乙方面取償焉，所謂以屈爲申也，吾見彼半官報（國民新聞）評大隈氏之演說有云：「外交之成功，不徒在區區和約。更有他途焉，請大隈徐以觀其後。」果爾，則此言信矣，所謂他途者安在？舍中國其有他哉！先以極讓步之和款博世界列強之矜憐，後此與中國之交涉，無論要求若何，而第三國將諒之，而不輕容喙也，此亦一妙用也。嗚呼！我國甯有如域提其人者哉？

日俄和約與中國 和約第六條云：「日俄兩國於其鐵路所通行之地，一切施設有完全之自由」，此係據電報，譯文簡略，未知其內容實際如何？九月九日時事新報解釋之云：鐵路問題，最初俄國欲以現在占領區域爲界，日本欲以松花江爲界，其後協議交讓，卒定以長春爲界，長春以南之鐵路及其附屬撫順烟臺之煤礦，皆屬俄國權利者，悉讓與日本。又長春、吉林間之鐵路敷設權歸日本，我國不阻撓之，其結果則長春、吉林線以南之滿洲爲日本勢力範圍，其北則俄國勢力範圍也云云。由此言之，則日俄實瓜分滿洲也，約文中所謂一切施設者，其範圍不知何如，大約不離委任統治者近是。嗚呼！當局者其慎毋以兩國撤兵遽爾自安也。

三、中外日報：志日俄和議事（註四）

八月初七日倫敦電言，日俄兩國業於初六日午後兩點鐘在拍斯謀失，將和約簽押，按此約於七月初九日開議，至八月初六日議定，將及一月，嘗因意見齟齬，幾於決裂，後卒言歸於好，和局以成。綜事之前後觀之，則兩國因應之情狀，列雄左右之意見，亦可以窺知一二，本館於七月十八日，曾將日俄和款，彙錄報端，茲和議既成，爰撮敘其顛末如下：

按日本交出之和款計共十二條：一、日人在高麗得有最大之權。二、彼此撤退在滿洲之兵。三、將滿洲交回中

國。四、開放滿洲門戶。五、割讓庫頁島。六、交出遼地租契。七、割讓哈爾濱以南鐵路。八、俄國可以經過滿洲之鐵路改爲商路。九、賠償軍費。十、交出監禁各艦。十一、限制俄國遠東海軍之軍力。十二、在海濱業魚之權利。惟割讓庫頁島，賠償軍費，交出監禁各艦，限制俄國遠東海軍軍力四款，迄無成議，餘則大致已定。（又東清鐵路若何分界，亦未大定。）

至七月十八日，忽傳有時局甚險，二十一日重議時，恐將決裂之謠，其後又改於二十二日集議，維時聞者大震，異說蜂起，或言和議恐將不成，或言和議尙有可望，或言俄皇決不允退步，或言日本政府亦然，人心惶惶之象，可以想見。幾若以日俄和議之成否？爲世界禍福之關鍵。美總統既於十九日接見日俄兩使，二十二日又遣代表人，與日俄兩使商議良久，美總統既以調人自任又請英德法三國出而相助，亦可以見其危乎微乎，間不容髮之景象也。

其所以兩不相下者，何也？夫就日本言，既爲戰勝之國，因徇友邦之請而相與議和，則若割要地、索賠款、沒收敵國軍艦、限制敵人軍力固爲題中必有之義，然而俄固專制之國也，自古專制之國，實以力爭體面爲第一要義，苟敵兵未臨於城下，皇威猶擅於國中，師徒撓敗之象，百姓既未嘗親見國威損失之辱，君臣若相與忘之，而惟體面所在則不能不力爭，今以地跨兩洲，雄視環球之國，若遽將關於體面之諸款一例承認，則既以招此日之羞辱，復以塞後來之希望，內顧國民既難強辭以自解，外對友邦更覺羞顏之難文，其必斷斷相爭，不肯遷就，固亦理勢之自然者也。

其後直至二十九日會議後，情形乃遽改。日允將交出監禁各艦，及限制俄國遠東海軍軍力兩款，作爲罷論。庫頁島各得一半。惟兩國均不能建立砲臺，又不能用之爲行軍之地。賠款之議亦允收回，而由俄國將供養俄俘之費，計日金一百五十兆元，給與日本，以代賠償軍費。（或言日本不取兵費，實另訂有密約、實係謠傳。）是說一傳，紐約及倫敦人人咸以爲異，即俄使亦若出於意外。各國報章既贊嘆日本之能退讓，又贊嘆美國之善於調停，而德國報章贊美日本尤至，英德兩邦咸發電以賀美總統，法國亦發電爲俄皇賀，而俄使電告俄皇，且有俄尙可爲遠東大國之語，此以知各國之人咸注意於是約，其深願日本退讓，俄國不因戰敗而致國內受虧之意，固彰彰不可掩也。

日本報章，其於是役，蓋頗有不滿意者，顧吾聞日本某君之言曰：此不足爲歉也。假使求無不遂，賠款如願，

庫頁全得，復能限制俄國海軍，沒收俄國戰艦，則志得意滿之餘，國民驕於內，強鄰忌於外，非得計也。今惟善留餘地，既不拂美總統出爲調處之盛意，而他國亦不能藉兵連禍結，戰事無已爲詞，出而干涉，以袒俄而咎日，並足使國民咸因此故，欲然於國力之不足，而由憤思奮，則吾國前途猶有冀也。嗚呼！日本戰勝強俄之國也，而猶思慮周密戰兢惕厲，不自滿假如此，有國家思想者可以鑒矣。

雖然日俄和議成矣，而俄之所許，日本之所得諸款，除韓國政權，沿海漁利外，其餘率與吾國有關，固吾國切己之事也，未知朝廷何以處之，政府及疆臣又將何以處之。

四、時報：論日俄議和後之中國外交（註五）

中國之外交向爲被動者，而非主動者，本報論之夙矣。自日俄開戰後，中國宣告中立倫敦者年餘，日俄兩國之決死奮心，歐美列強之布置運動，吾國均若執視無覩，一不爲之研究預備，及和議告成，東三省問題，赫然而起，而日俄兩國補牢之策，善後之方，又無不視中國爲樞紐，而列強之沈幾觀變者，亦乘此機會，驟然並興，故此數月中交涉之繁，較之數月以前逾越數倍，此其勢所必至，昔日早已知之，特悠忽者不察耳。外交之趨勢既已如此，既往不咎，此後之事，全賴主持外交者，因應咸宜，尚可補救萬一，不知樞府諸公，其果胸有成竹否耶？竊謂欲求目下因應之方，當先明晰列強外交之策，中國今日所處之地位，實足使全世界外交之策，視之爲轉移，當日俄未議和以前，終局之勝負未決也，然列強之意已知結局，必日勝而俄負，故各就其在東方之地位，以定後此政策之最宜，而一面籌備將來之事，故自開戰迄今，一年有餘，除英入藏地外，餘皆不動聲色，蓋將有待而後發也。逮日俄議和之始，列強布置早定，復本其所執之政策，陰以操縱其間，雖以日勢之張，而和約未能滿意，蓋未嘗不稍受列強之阻抑，然則列強之爲此，果何意耶？蓋不外爲己之地步而已，故和議定後，列強對於中國交涉，遂以日多。今就其大者而言，法之謀廣西路礦也，英之築九廣鐵路也，德之持津鎮鐵路也，美之擴東三省商務也。皆近日所發見之事，其必非適然相遇可知，然則一年來列強所經營籌畫，皆將於此實行，我國將何以待之耶？比來英俄、俄德、英法聯盟之說，紛騰於世，無論果確與否，而英日同盟業已發表，列強軍事外交之處置，亦大有改移，揆其目的，非爲我中國而何？人方一心併力以圖我，而我乃冥然罔覺；人之勢衆，我之勢孤；人之力雄，我之力弱；人之謀深，我之

謀淺；人籌之久遠，我應之倉猝；人考之透澈，我知之模糊；其險象詎可思議。今日之局能藉列強牽制之勢，自爲主動以保和平者上也，因應有方，不致啓人效尤，遂人狡謀者次也；若束手無策，仍前者敷衍搪塞之故智，列強將直情徑行，不復能顧其後則下之下者矣。吾不知吾國果將出於何策，竊敢就列國對於中國之政策，推測言之，以爲辦外交者之資料焉。

一日本 中國今日最要之交涉，惟日俄而已。蓋日俄爲中國而戰，戰事既畢，孰勝孰負，皆必有與中國交涉之事，此無可逃者。今日日本勝矣，和約之文，半有關於中國。最大者如東清鐵路，撤兵日期，旅大租借，皆非一時可以決定者，此猶就事實言之也。若按情勢而言，則其間恐尙有他國指揮，巧施掉闖之術，使中國與日本互啓猜忌。日本既不得悉償所願，而中國亦無所利於其間，爲中國計，殊爲不值。夫今日中日之交涉，在東三省而已，彼既以名義歸之中國，則我惟有從速練兵，整頓內治，以期回復實權；若旅大之租借著於約文，我已無可却之，則宜依俄約之式，再行轉租，俟約期滿後預備收回。又撤兵之期，彼既已允減十八閱月爲十二閱月，如能再減，則計之上也，如不能再減，我惟有與之堅約，勿食前言；至東清鐵路，若欲贖還亦未始非計，惟其事不應聽他人之指使，且東清鐵道，本道勝銀行所經營，該行名爲華俄合開，將來贖同時，難保不再生軋轢，故今日此路贖亦可，不贖亦可，我欲贖，日又允贖，則籌款可耳，無關外交要著也。是知所陳三事，處置尙非甚難，惟恐政府未能堅持定見，以生心害政耳。

一俄 俄之交涉則比日爲難，俄敗於日，其欲取償於我者勢也。故當俄之屢戰屢敗，已有意窺伺蒙古，及和約開議，而恰克圖以北已駐重兵；復力謀京張鐵路之敷設權，而要求於恰克圖至庫倫一帶之特別利益；西北之地，如伊犁如塔爾巴哈臺，又復遣兵游弋，且藉口於匪亂，逼近邊疆。夫中國之鄰邦交界以俄爲最長，外交以俄爲最詭，前事已矣，此後折衝之計，端賴羣賢。但傳聞宮廷之間與俄誼仍頗親，夫今之駐使維志之徒也，維志素持和平併吞之策，謂可以賄賂而得人國，我國前此與俄密誼，外人頗多疑詞，比者目覩東三省之釁端，創鉅痛深，應不至再蹈前轍。惟俄人工於行術或巧構形似，以博信倚，亦未可知。然則東隅之收，俄之奢望，固未有已也。且俄於東三省，仍得以兵保護鐵路，將來伸其權力，以達蒙古，固意中事，是俄不得於東北，則得於西北，必有一當而後已。我

政府稍一不慎，必墮其術中，且窺近日情形，德與法頗有助俄之意，雖其事不外自利，然俄人借此，又可壯其聲援，連雞並棲，困獸猶鬥，甚可慮也。今日與俄交涉，第一當明其利害，然後可籌應付之法，其強硬不必懼，其陰柔所宜防，如界約、如礦務，皆表面之事也；如經商、如布教，皆潛植勢力之事也。吾當先圖其表面之事，然後徐及其他，此殆非有實力以盾其後不可，是在當軸之善於處置矣。

一英 英藏交涉，磋商年餘，仍無要領，觀英人堅持之狀，恐未必能就範圍，且英日同盟之約，於保全印度不遺餘力，則爲印度屏蔽之西藏，又豈肯遽爾放手？此中英交涉之一也。其次爲鐵路問題，九廣鐵路堅欲歸英承辦，法人又起而爭之，現聞香港政府，已籌定的款三百萬元，以供築路之用，而岑雲帥（岑春煊）力持未許；粵漢鐵路經張香帥（張之洞）借英款以贖路，遂訂借款，先儘英人，工程師用借款國人過半之約，而湘粵人士，方在力爭；杭甬鐵路，因浙人主持自辦，又將次廢約；寧滬鐵路又有減輕借款之議，此數者皆鐵路之交涉也。英人就軍事上計畫，頗有舍去威海衛之說，中國久欲得回該地，以備重興海軍，前者因英未允從，故遂擱置，茲者不久恐將提議矣。以上數者，或正在交涉，或事尚未來，然皆非輕率所能從事，中英近日，本無芥蒂，然窺英人意，頗不以前者之遠東政策爲然，欲易慎重而爲勇進，故經營各事，有著著爭先之概，且前此英德之於中部，英法之於南方，英俄之於西域，皆頗有互相掣縛之患。頃者德已宣言揚子江流域爲英人勢力範圍，英法親交，又迴逾恆，兩粵雲南固已默認疆界，而俄人又以甘言餌英，謂亞洲地方甚大，足容兩國同旋，其於藏事，大約亦無異說，然則今日英之於我，正縱轡乘風之日，其外交之優勝，當無待言，而自中國觀之，則交涉之繁難，必百倍於往昔，斯又當軸所爲之肝食而不遑者也。

一美 美自麥荊來後，由孟祿主義一變而爲帝國主義，其對於遠東也，一面厚集軍備，一面擴張商場，魯司華爾又日詔其民，謂太平洋之霸權應歸合衆國掌握，勉以拓殖威力爲務，故中國之事，美之向寂然冷然者，今亦插足其間，且常爲先登之幟，前者以開通東三省商業爲俄所阻，乃魯司華爾（羅斯福）堅忍不懈，乘日俄之欲罷戰，身自出爲調人，而乘機冀償所願，日人以勸和之誼，蓋已默許之矣。而美人方擬練五十萬之常備兵，增五萬噸之戰艦，而闢北美之奧林比亞爲軍港，其志向果何在？故後起之雄，而與英俄德法日並驅中國者，必此十三州之衆也。今者雖未有何交涉條件，然華工禁約一事，實爲吾人生命財產所關，我全國上下，同心抵制，而彼初未爲之稍動。頃

者魯司華爾方謂我之不用美貨，決不足以挾制，其輕視我爲何如者，乃風傳改約之事，我政府初未嘗向彼提議，夫以我政府尙且如此，獨何怪夫美人，然則所謂外交者，必他人有事要求，我從而應之，否則默不一動耶，亦太可怪也已。

一法 法德與中國之交涉，可謂鳴鉦建鼓，爲天下先矣，以是與中國感情亦殊薄。法之大交涉，自甲申越南之失，以迄丙申之租廣州灣，其間權力擴張，亦已不鮮。蓋自與德意志干涉還遼，藉以示德於中國，而要求之事，乃疊起矣。然其勢力固於一隅，且其根據越南，軍備尙薄弱，自日勝俄後，深懼日人攻襲其地，故汲汲增植其勢力，一欲由廣州灣，以暨瓊雷；一欲由越南，以控廣西、雲南；前者已要求駐兵龍州，設民政廳於雲南矣。又謀建廣州灣達廣州鐵道矣。頃又要求中法合辦廣西全省路礦。謠言風聽，日必多端，法其果有是歟？以意測之，法既與英親，南方可無顧慮，則乘此機會，出其全力爲得寸進尺之謀，亦意中事耳。至於內地之事，則有謀攬內河航路權者，謀投資本以辦礦者，謀以國力干涉教會學堂者，莫非其政策所見端，所恨中國既未能先事預防，又未能力圖抵制，政府毫無宗旨，無從辨別，遂幾聽客所爲，又安怪人之要挾我乎。

一德 德於中國，其根據似足與英日抗。（英之香港日之東三省南部）而商力兵力增進之速，則又勝之。新造之邦，誠不可與爭鋒，然發軔之初，則在還遼一役耳。茲者，聞又有運動中國，處置東三省之事，恐前此政策不免復見於今。夫德乘日俄相爭，汲汲在山東樹其威權，其成效業已大著。頃若又示德於我，則中國之地，有幾山東可以報酬？比者津鎮鐵路之約，方在固爭，若其事得成，則南北之血脈，尙未能十分聯貫，否則縱橫馳驟，燕吳不足當其一呷也。德近頗與俄親，雖屬舊交，然其事似宜注意，蓋俄有席捲蒙古，以逼燕都之意。而德之地位，亦恰足以制燕，兵法攻心，不無可慮。一俄已足以制我死命，又況增以一德？倘俄德相提攜，則燕都逼於釜底矣。竊願當軸者，謹其消息，勿受甘言，一舉一動皆宜詳慎。至津鎮路約，則必以廢去爲止，庶先阻其南下之勢，中日之交涉亦由中日自定之，勿藉寇兵以剗心腹，則失著猶不至太甚矣。

以上六國，舉其關涉重要者而言，蓋中國之運命，幾操於六國之手，而今日之交涉，又爲六國向背之機，興廢存亡，間不容髮，不得不鄭重詳晰言之也。近來百廢更新，似乎皆有進步，惟外交政策，與其方法，尙茫昧如故，因循如故。機關既不整理，條款亦少更張，而外交之人才，尤形缺乏，如此而欲爭勝於繁會之衝，自存於競爭之際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六六二

，亦安可得？此則涉筆冥想，輒覺倥傯者也。數月來所辦交涉，惟粵漢鐵路事，差強人意；京張鐵路事，亦差強人意，其他則無可言。吾嘗細測之，知當軸諸公，於一事之來，未嘗不定一宗旨，而從無能達此宗旨之辦法，此非特才力有以限之，亦其辦事之方向多謬誤，故牽連相引，而不能改也。觀本報前者論內政外交失敗之原因，可以明其故矣。

五、時報：論日俄戰局結後中國之危險（註六）

嗚呼！吾國上下之無遠謀也。自俄據東省之問題起，我國瑟縮退讓，置之不論不議之間，於是日本獨力奮興，以局外之國，起而宣戰，勞師糜餉，以與強俄爭一日之短長。而我國反布告中立，以地主而自安局外，放棄東三省於版圖之外。一聽交戰國之蹂躪，絕無措置，以爲保存主權之方法。識者早歎其先事之失策，而後患之勃發，爲不可測矣。然則今日關係全局之安危，而事之至重且大者，孰有甚於日俄戰事結後，中國外交界之一大變動乎。夫日俄之戰，爲爭東三省起也，俄之據東三省，自中俄密約起也。我國政府及早不自保全，事至又不能聯日拒俄，奪回其已失之土地，致令日人以全力備戰，賭全國安危於孤注一擲，至今有所藉口，而我無詞以相詰問，此我國之失著也。今者俄已戰敗，固決其無吞併之虞，而日人以獨起抗爭，勞民傷財，亦豈真肯拱手而讓？迨其後或至主權盡失，形式徒存，此亦事之非必無者。然此局若成，實關係中國全國之存喪。何者？各國經略遼東，如持滿之待發，而莫不視日俄戰事之結束，以定施行。一旦與日本交涉而處置不當，則各國主見既定，如義交生，羣以保全均勢爲名，競起爲越俎代庖之舉。要索之事愈繁，侵略之機益逼，權利之攘奪，政治之干預，勢力必加膨脹，行見和約一定，列強相因而起，必將舉其視線所注，輿論所陳，及其夙昔所研求而籌畫者，一以見諸實行。禹域四百州之版輿，不足供其借箸，而滅國新法，實已寓瓜分於保護之中，中國之患，將有不可思議之虞，此事勢之可慮者一也。又若俄人抱敗兵之忿，西方雄國之望，一旦墜地，必不甘蟄伏一方，以失其平日之威名，而侵吞中國之野心，必將益熾，則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既見敗於日，必尋覈於我，不得志於東，將窺伺於西，而西北邊陲與兵據地之事，又勢所必至。蓋俄人素侮中國之弱，而知改道西侵之別無阻力也，是以遼東之兵事未了，而西域之警報迭來。今者又公然進兵蒙古，侵犯伊犁，以爲先發制人之計矣。向令淹積旬日，逐加整備，如東三省之事，以預扼險要，厚蓄兵力

，及至東事既罷，引兵西行，北收蒙古，以西取新疆，兵鋒所及，易如拾芥，然後乘勢東出，以爭黃河方向之領土。吾知日人和議已成，未必重整師旅以迫彼於危。英雖顧全印度，而事非切己，豈能隄天山度沙漠以禦俄之鋒銳？斯時爲中國計，欲戰則已落人後，不戰則立致危亡；而思乞援鄰國，據理與爭，而猛虎貪狼，非口舌所能爲力。吾知俄計既售，而一國得地，各國效尤，不獨素主侵略之法（國），立必規佔雲南，襲據兩粵，以握南部形勢之雄；即號稱保全之英，亦將先併西藏，進取四川，以規長江流域之利。其他德意等國雖立足未廣，亦皆眈眈思逞，捷足爭先，不得已嘗鼎一臠，視向隅爲稍勝，如是則瓜分之勢成，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此時勢可慮者二也。且夫日俄戰役之關繫中國存亡也，雖至愚莫不知之，今其端倪已露，以天傾地陷之時，死生呼吸之際，直如救火追亡，不容稍緩，此正我國人所當合羣同仇以爲預備者也。而乃上下昏迷，各執其得過且過之謬想，如夢如癡，懵不知大禍之將臨，漠然無所動於其心，以徼倖人之不吾吞噬，抑可謂無腦筋無生氣，而不知死所者矣。今者事已急矣！所望我政府、我國民，大夢速醒，各謀自保之策，以對付他人之舉動。勿待事之既發，張皇失措，自蹈於危敗之地，或者猶有一線之救；不然，事機已迫，抵制無及，外人執其鐵血主義以見施行，迅雷疾電，同罹傾陷，九幽沉淪，萬劫不復，我世世子孫，亦長受牛馬奴隸之辱已耳！方輿雖大，必無視息之地，芸芸黃種，甯有幸耶？竊不能忍，敢告斯言。若夫處置之方，其事重大，則非著者此論一二語所能盡矣。

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見慶親王，告以日俄和議成，又傳述日本對於滿洲善後問題之意見。（註七）

註一：「中國近代史」，幼獅書店，民國六十三年版，頁二九二—二九四。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一，頁一四—一八。

註三：「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十一號，頁八〇—九四。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九日「中外日報」。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七、八、九日

六六四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八日上海「時報」。

註六：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八日上海「時報」。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〇。

初八日（九月六日） 清廷諭令會議藏約大臣唐紹儀回京。

先是，光緒三十年六月間，英兵行抵拉薩，達賴潛逃出境，七月二十八日清外務部接駐藏大臣有泰電奏，稱英員榮赫鵬與藏人訂約十條；清廷以西藏爲我屬地，應由中國督同藏人與英立約，不應由英與藏人逕行立約，且約內尚有應行商改之處。乃諭令該大臣切勿畫押，並派令唐紹儀爲議約全權大臣，於三十一年正月馳抵印度與該外部專使費利夏迭次會議，該使須我承認印藏新約，方允改訂約款，商討不果。（註一）

八月，日俄休戰，日本遣小村壽太郎來華議藩約，清廷急於應付，乃於本日電召唐紹儀回國，留張蔭棠（憩伯）參贊於印度接議。唐使於九月回京。（註二）

清外務部照會駐華各使，內地電話外人不准擅設。（註三）

註一：「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一)，頁八一四。

註二：岑學呂：「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上)，頁四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〇。

初九日（九月七日） 清吏部奏准停選復設教職各缺，並令學習師範，派充教員。

清吏部上奏略謂：各省府廳州縣每學有經制教職一員，又復設教職一員，共有二員，間有簡僻縣學鄉學，祇有一員者，每省不過三四處，上年迭經直隸總督袁世凱、安徽巡撫誠勳、河南巡撫陳夔龍

等奏請裁撤該三省教職，去半留半，復經御史夏敦復奏直隸教職請免裁併，各摺經政務處會同吏部議奏稱，現在各省府廳州縣均應設立蒙小學堂，及各省所取之初級師範生，由學務大臣考驗合格保送教職歸部銓選，將來各省學官即可兼充各該處學堂教員，允爲名實相符，請毋庸裁撤教職，使所有教職兼充教員，俾免曠職。又以各省教職通計不下三千餘員，驟行裁半，則失職過多，殊非體卹寒儒之道。惟武科已停，生員去其半，文科議減學事，更簡原有教職，每學二員實形冗贅。若待保送師範，一時斷難得如許合格之員，吏部乃商酌逐漸裁減辦法，清廷准之，決定嗣後遇有復設教職缺出，即行停選，若遇經制教職缺出，即以本學復設教職移補，仍照原銜升轉，如此逐漸停選，約計三年即可裁半。至各府教職，其原係單缺雙缺者，應請仍舊，並通飭各學教職講求師範，即以派充教員。如有不勝教員之任者，由各省督撫隨時甄別開缺，即以各省師範學堂保送之員，覆加考核酌量分別銓選，既可使各教職講求教育，又可使現任各員不至遽行失職，庶於整頓學務、體卹寒儒二者兼盡，並通行各省傳知候選教職均各就本省學務處學習師範一切教法，將來銓選得缺，派充教員更資得力。至保送師範人員與原有候選各員，應如何定章分別銓選之處，由吏部另行擬議。（註一）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向各國聲明張家口至庫倫鐵路由中國自辦，以杜俄人覬覦。（註二）

庫倫大臣廷杜奏請添練軍隊防守要隘。

蒙古一帶，警報時聞，非得忠勇知兵大員分派勁旅駐紮，不足以資鎮懾，現已會商練兵處電調楊玉書軍門迅速統所帶六營移駐蒙古各要隘，實力防守。（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內務，頁二〇——二二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九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初九、十、十一日

六六六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軍事，頁四〇三。

初十日（九月八日） 中國同盟會總理孫先生文委馮自由等為香港、廣州、澳門主

盟人。

同盟會既成立，先生首派馮自由、李自重至香港組織香港、澳門及廣州各地分會。並為港、粵、澳主盟人，通知書云：

「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特委託本會會員馮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粵城、澳門等地聯絡同志。二君熱心愛國，誠實待人，足堪本會委託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為荷。中國革命同盟會總理孫文押印。天運歲次乙巳年八月十日發。」

馮自由等至香港，即與陳少白籌商改組興中會為同盟會，興中會會員亦須一律填寫誓書。香港分會於九月十八日成立，衆舉少白為會長，鄭貫一為庶務，馮自由為書記。加盟者，少白、貫公之外，有李柏（紀堂）、容開、鄧警亞、陳樹仁、黃世仲等。

孫先生復依吳春暘之推薦，派蔡元培任上海分會長。其他各省區，亦先後派員組織分會或相當機關。直隸為張繼，河南為曾昭文，山東為徐鏡心（丁惟汾繼任），此外山西王蔭藩，安徽吳春暘，湖北時功玖，湖南黃興兼任，廣西劉峴，江西張世膺，雲南呂志伊，貴州平剛，四川黃復生，福建林文，浙江秋瑾等。（註一）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二〇一。

十一日（九月九日） 清廷與英香港政府訂立粵漢鐵路借款合同。

清廷令湖廣總督張之洞籌辦收回粵漢鐵路事宜，因需款項以贖回前給美國合興公司代爲修造之權利，張之洞乃商請英國借助其款，發給該美國公司買回股份，以完成職責，英政府乃託令香港總督允許照籌借所需之款。

本日，粵漢鐵路借款合同訂立，凡十條，款額一百一十萬金鎊，作爲收回粵漢鐵路基金，定期十年還清，由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分派攤認，詳細辦法見於合同十條，如下：

借款金額

一、香港政府，應允借與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共一百一十萬金鎊，其交給辦法，聲明於下第七條，至三省如何分派攤認其確數，俟議定再行知會。

拔還借款期限及每期所還金額

二、此項借款以十年爲期，自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初八日起算。此項借款本銀分作十期歸還，每一年一期，每期一十一萬金鎊，以第一年尾卽丙午年八月十九日爲第一期，但自第五期本分還清之後，如三省欲將下餘未還本銀一時全還，只須六個月之先，豫爲知會方可，將該本及至還日之應給利銀，同時交清，而自其本利全還之日後，此合同則作爲廢紙。

借款利息之算法

三、此項借款利息，係按每年每百金鎊四鎊半合算，每半年按照隨時下餘未還本銀核算利息一次。

歸還本利辦法

四、所有歸還本利數目日期，均照本合同附開清單，隨時在香港交其度支院使，金鎊卽照兌票若干鎊數查收，或聽香港政府，於各期照當時鎊價折合現銀收兌其項。

借款之抵押品

五、此項借款以湖北、湖南、廣東三省煙土之稅捐作保，作爲抵押，此項煙土稅捐，總以此次借款本利儘先償還，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一日

六六八

此款或全未還清，均不得再有用此項稅捐借抵他款，用付本利一切事宜。將來若再有訂立或專或兼抵三省煙土之稅捐之借款，總不得訂明在此次借款之前，亦不得訂明與此次借款平行辦理，務必於合同內載明，所有付還本利等事，俱在此次借款之後辦理。倘將來三省煙土之稅捐，不敷應付，湖廣督部堂可商明湖南、廣東核明係何省還款不敷，即由何省添撥他項稅厘歸還。此款倘仍不能應付各期本利，英國國家可請湖廣督部堂商明湘粵核明係何省還款不敷，即由何省另撥他項妥當稅厘歸海關管理，以保此次借款。

借款以金鎊厘金票作保

金鎊厘金票之蓋印簽字及用途

六、此項借款，尚須交存漢口英總領事處金鎊厘金票作保。此票銀數合與此項借款本利總數相同，其上蓋用湖廣總督部堂關防，漢口稅務司簽字，倘每期應還借款本利，屆時在香港不交香港度支院使，即可將此票在於湖北、湖南、廣東境內作為完厘之用，所有三省官員有關此事者，即須一體飭知遵照。

借款交付地點及用款憑證

七、此項借款，訂明由香港政府於西歷本年十月六號，一面將英金四十萬鎊，寄至漢口匯豐轉交張宮保（之洞）名下收用，一面將英金七十萬鎊匯至紐約，交中國駐美欽差梁大臣（誠）查收，香港政府仍可託駐漢口英總領事隨時請張宮保給予憑據，以見此次借款確係為以上所議諸事之用，即係為買回粵漢鐵路權利之用。

合同奉上諭允准并照會駐京英使

八、此次本合同畫押之前，已由張宮保奏明，欽奉上諭允准。此次借款合同，應即由外務部備文照會英國駐京大臣。

廣東煙土稅作保已經兩廣總督允准

九、本合同內既提及廣東煙土之稅捐兼作保抵，此次借款，經張宮保電商廣東，已經兩廣總督復允情願將該煙土之稅捐作保，暨本合同干涉廣東各條，將來必無異辭。

合同之分執以英文為正

十、此合同用華文、英文繕成六分，一交湖廣總督衙門，一交兩廣總督衙門，一交湖南巡撫衙門，一交香港總督，一交駐京薩大臣，一交漢口英總領事存案，此合同將來倘有疑義，卽以英文爲正。（註一）

附錄：

大英國借與湖廣總督之款本利撥還年期清單（註二）

計開

一千九百零六年四月初六日 丙午年三月十三日	還利息英鎊二萬四千七百五十鎊
一千九百零六年十月初六日 丙午年八月十九日	還利息英鎊二萬四千七百五十鎊 還本一十萬一英鎊
一千九百零七年四月初六日 丁未年二月二十四日	還利息英鎊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五鎊
一千九百零七年十月初六日 丁未年八月二十九日	還利息英鎊二萬二千二百七十五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一千九百零八年四月初六日 戊申年三月初六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九千八百鎊
一千九百零八年十月初六日 戊申年九月十二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九千八百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一千九百零九年四月初六日 己酉年閏二月十六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五鎊
一千九百零九年十月初六日 己酉年八月二十三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七千三百二十五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一千九百一十年四月初六日 庚戌年二月二十七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四千八百五十鎊
一千九百一十年十月初六日 庚戌年九月初四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四千八百五十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一日

六六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一日

六七〇

一千九百十一年四月初六日
辛亥年三月初八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鎊

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初六日
辛亥年八月十五日

還利息英鎊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一千九百十二年四月初六日
壬子年二月十九日

還利息英鎊九千九百鎊

一千九百十二年十月初六日
壬子年八月二十六日

還利息英鎊九千九百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初六日
癸丑年二月三十日

還利息英鎊七千四百二十五鎊

一千九百十三年十月初六日
癸丑年九月初七日

還利息英鎊七千四百二十五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一千九百十四年四月初六日
甲寅年三月十一日

還利息英鎊四千九百五十鎊

一千九百十四年十月初十日
甲寅年八月十七日

還利息英鎊四千九百五十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一千九百十五年四月初六日
乙卯年二月二十二日

還利息英鎊二千四百七十五鎊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乙卯年八月二十八日

還利息英鎊二千四百七十五鎊
還本一十一萬英鎊

共計利息二十七萬二千二百五十英鎊

共計本一百一十萬英鎊

總共本利一百三十七萬二千二百五十英鎊

清廷諭頒帑銀三萬兩，賑濟川沙、寶山、南匯、崇明等處被水災民。



署兩江總督周馥、陸元鼎電奏清廷稱本月初三、四兩日風潮猛湧，川沙、寶山、南匯、崇明等屬沙居多被災，淹斃人口至數千之多，情形甚慘，清廷深爲憫惻，著賞銀三萬兩，由周馥等迅派委員，先放急賑，盡心撫恤，毋任流離失所。（註三）

江蘇上海縣士紳第一次集議，選舉董事創辦地方自治，為全國首次舉辦地方自治之創例。（註五）

註一：「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全集」(一)，頁一—四。

註二：「中國鐵路借款合同全集」(一)，頁五—六。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九。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中國事紀，頁七一。

十二日（九月十日） 公忠演說會開「敬釋諭旨大會」。

八月初二日清廷命各省督撫曉諭工商，勿再抵制美貨，此舉予抵制美約、美貨運動巨大打擊，但並非宣佈其死刑。諭旨重點仍在開導商民勿乘機生事，抵制者依然積極活動，並抗議政府的干涉。公忠演說會刊登廣告，斥責奸商欲假政府之力，強人買美貨。

是日，公忠演說會特開「敬釋諭旨大會」，戈忠宣稱朝廷斷無不愛其子民，並能鑒及子民公忠體國之苦心。杭州拒約社員武仲英、蘇州拒約會員王小徐等復報告各處抵制情況。（註一）

按：戈忠曾受過美國教育，是銀爐業董事，但對自己的生意遠不如對抵制運動熱心；他是公忠演說會的領袖，經常舉行羣衆演說大會，並發動醫生不用西洋藥，促成醫藥界的抵制活動。（註二）

清財政處奏定整頓國法章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一、十二日

財政處戶部會奏整頓國法改歸一律並酌定各省通行章程，奏稱：

「中國鑄造銀圓始於廣東，意在抵制洋圓兼以補制錢之不足。嗣後湖北、江南、直隸、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省，亦陸續購機鑄造，惟以所鑄銀圓規模絕異，成色分量又不免各有參差，以致民間顯分畛域，此省所鑄往往不能行於彼省。近年以來添鑄銅圓，因制錢短絀，民間樂於行用而鑄造之餘利又復甚鉅，是以各省爭先請鑄，以自相爭競之故，近來機器銅鉛價值業經見漲，銅圓價值亦經見落；若仍復自鑄自用，各立門戶，恐銅價益漲，錢價益賤，數年之後，新幣充滿，行銷不易，必至漸虧成本，且與各國新定商約已有立定一律國幣之條，若任各省自爲風氣，恐於劃一幣制之意去之愈遠；查各國金銀銅三種幣制多歸一廠鑄造，其權操之政府，考察市面流通幣數不足則增鑄，有餘則暫停，故能維持價值，不致隨時漲落，中國地廣人多，似非一廠所能敷用，擬於財政處總廠之外，再擇鑄造銀圓，著有成效者酌留南北洋、湖北、廣東四處，作爲分廠鑄造銀幣。至銅幣一項，現在各省尚未充足，所有已設之廠不妨暫仍其舊；惟照戶部前奏不准再有增添，考查成色分量後，均令一律發行，價值不得參差，如有不遵者，一面飭令停鑄，一面將經手人員奏參。至各省鑄幣必須隨時斟酌損益，俟所鑄足數應用，由戶部體察情形，飭令暫停，各該省即應照辦，不得以尙須籌款藉口，如此則鑄造不致過多，聲氣可期聯絡，仍與一廠無異。茲就已擬整頓國法章程十條奏呈，如蒙允准，即行通知各該省遵照辦理。」（註三）

附錄：整頓國法章程十條（註四）

- (一) 現欲整頓國法，統歸一律，擬請銀幣一項，俟定準分量成色，專由總廠鑄造，仍留南北洋、廣東、湖北四局作爲分廠，由總廠發給模樣，成色分量花紋均須一律。每批鑄出銀幣，抽出數圓，彙解財政處、戶部，派精通化學人鎔化考驗，成色之參差、分兩之輕重，均不得逾百分之一，如有不符，即將所鑄銀幣重行鎔化改鑄，仍將經手之員，分別參辦。除總廠係財政處辦理外，其南北洋、粵、鄂各局並由財政處、戶部遴派廉幹委員前往稽查，以昭鄭重。

- (二) 銅幣較銀幣稍可從寬，擬將各省現在業經開辦之局暫行留辦，但准就現在所有機器鑄造，不准添機增鑄，其未

經奏准者，均不得再請設局鑄造，銅幣成色用九五紫銅，五釐白鉛，願用點銅錫一釐者聽。分量定準，當二十者重庫平四錢，當十者重庫平二錢，當五者重庫平一錢，當二者重庫平四分，由戶部頒發祖模，均與總廠所鑄一律，惟於正面加鑄省名一字，以便查考，每次鑄出均須呈送財政處、戶部化驗，並由財政處、戶部隨時遴派委員前往稽查，如有不遵奏定章程者，即時令其停鑄，並限令將發出各圓收回銷燬。

(二) 鑄幣所以便民，若多鑄當十、當二十兩種，民間購買零星物件，不能分析，殊為不便，是以戶部總廠所定章程，有當五、當二兩種銅幣以資補助，今擬定立限制各省局每日所鑄銅圓，以十成計算，約鑄當十者五成，當五當二者各二成，當二十者一成，其當二以下則以舊有制錢搭配應用。

(四) 鑄幣之數，必須酌劑盈虛，以民間需用之數核計，方能保其價值，若鑄造日多，價值日落，商民藏儲，必多虧折，是便民者轉而厲民。嗣後各省所鑄銅幣應令該省所設官錢公估等局酌量市面情形定價，隨發隨收，持之以信，按照所鑄當制錢數目與制錢一律行用，不准市僧把持出入減折，亦不准鑄局爭利減價發行，至市面銅幣有餘，即應遵照部議停鑄。

(五) 各省所鑄銅幣應令先儘本省制錢短少之處發行，不得大宗販運出省，致令他省有充斥之患。若各省需用銅幣，則可備價至總廠領取，其邊遠省分，准交鄰省局廠代為鑄造，運回本省應用。

(六) 各省已設之銀銅圓局，即由該督撫將原購某國機器件數內，有印花機器若干部、共需價值若干、建造廠房價值若干、以及現在共用員司若干、每日作工若干時、共出銀銅幣數目若干，限三箇月咨報財政處、戶部一次，嗣後應將購買銅鉛等料價，並一切局中經費各款若干、除淨實有贏餘若干，按年詳細造報一次，以憑比較考核。

(七) 總廠將來鑄造銀幣需用銀兩甚多，若皆由部庫請領，往返運解，腳價過鉅，擬請俟銀幣酌定鑄造之時，由戶部於解部京餉內擇其銀兩成色素足者，派定數省行令。嗣後京餉逕解天津，交造幣總廠，責成該廠提調等員兌收清楚，即日備文報知戶部，由戶部限期印發批迴，仍寄本廠發交委員，至戶科江南道本有稽查京餉之責，此數省餉銀既改由天津兌收，應將舊例量予變通，核實辦理。以後戶科江南道毋庸由解員隨時呈驗迴批，以免守候而昭簡捷，惟稽查京餉關係甚重，每屆半年應由戶部將造幣總廠兌收，各省餉銀數目行知戶科江南道，各該省

督撫亦每屆半年咨報一次，以便彼此核對，庶稽考愈昭嚴密，而舊例亦不致紊亂矣。

(六) 鑄幣乃國家特有之權，中外古今均不准商民隨便鑄造。今商人見銅圓利鉅，多生覬覦，往往請集商款鑄造，名爲報效銀若干萬兩，實欲侵奪國家固有之利，而分其少數以爲報效，其心惟在牟利，何能顧及大局。若准其鑄造必至爭競攪雜，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各省官局既不准添設分廠，更無轉准商辦之理，擬請飭下京外各衙門，凡有商民請鑄銅圓者，一律議駁，並由臣等隨時查訪，如有銀銅圓局暗攬商民股本者，雖業經奏准之局，亦飭令登時停辦，以保利權。

(七) 戶部總廠鑄出各圓，各省均應通用，俟戶部銀行開辦以後，所有總廠鑄出銀銅幣，除戶部提用外，所餘均交銀行承領，擇各省制錢短絀之處，可以隨時運往定價發行。

(八) 各省銅圓局創設之初，鑄造不及，往往購買日本鑄就銅餅，一經印花便可行使，看似便利，然外洋人工費用皆貴於我，而造成銅餅運來，價值尙不甚昂貴，則其成色分量之不盡如法可知。況洋商販運之時，不免夾帶多枚出售圖利，易啓奸人私鑄之端。現既擬將成色分量劃定一律，且各省設局已久，不至有趕造不及之虞，總以自行鑄銅鑄造爲是，是以臣等前經咨行各省禁止購買，擬再請飭下各省督撫，禁止購買此項銅餅，並由外務部轉飭稅務司，凡有販運造成銅餅，一律嚴禁入口，以防流弊。

清外務部照會英使，反駁英使所稱惠工公司初由義人代表，現由英人代表之不實。

浙礦案發生後，八月初七日，英使薩道義照會慶親王說明依德承辦浙礦實爲順理，並稱惠工公司初由義人代表，現由英人代表，清外務部於是日針對此說，加以反駁，其致英使照會中說：

「查各省華洋商人合辦礦務，照章以奉旨批准之合同爲據，倘批准以後，改換商人承辦，應將改換商人呈明，聽候核准，方能接辦。如係私相授受，致與原案不符，本部概不承認。浙省礦務原案批准之合同，本係義商，並無英商字樣，本部自應按照原訂合同，祇能承認義商，因已逾限不辦，是以將原案撤銷。至惠工公司歸英商經理，並

未稟明浙撫，該撫亦未咨報本部，即係私相授受，本部斷難允認」。（註五）

兩江總督周馥奏請調查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礦產，陸續招商試辦，以保利源。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等奏，中國礦產之富，甲於五洲，擬先將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礦產逐一查驗，列表繕冊，報部存案，請派大員督率查驗，陸續招商試辦，以保利源而規久遠，下部議，尋奏，請由商部酌派礦務議員，以符奏案，所請特簡大員之處，應毋庸議，從之。（註六）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〇五。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〇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八一—一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一〇—一三。

註五：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一三五—一三七。

註六：「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九。

十三日（九月十一日） 清廷令各省學政均歸學務大臣考核，勿庸再隸禮部。

清廷諭文稱：前已有旨停止科舉及歲科考試，飭令各省學政專司考校學堂事務，嗣後各該學政事宜，著即歸學務大臣考核，毋庸再隸禮部，以昭畫一。（註一）

清廷前駐美公使鄭藻如在蕪湖抵制美約二次大會中演說。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三、十四日

六七六

安徽省安慶的抵制美約、美貨運動興起後，皖南之蕪湖亦有舉動。

是日，清廷前駐美公使鄭藻如在蕪湖二次大會中的演說最引人注目。他於述說他本人在美時身受的屈辱及耳聞目睹華人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後，並謂：「爲你們的權利而戰，不要爲美國將在日俄和會中促使列強傷害中國的恐嚇而懼……堅持下去，你們將達到目的。」（註二）

山西京官議自辦大同蒲州間鐵路，擬舉前甘肅布政使何福堃為總辦。（註三）

美總統狄奧多·羅斯福之女艾麗斯抵北京

美國總統狄奧多·羅斯福女公子艾麗斯（Alice Roosevelt）近偕其陸軍省大臣塔孚（William Howard Taft）及隨員等來游東亞，先至日本小作勾留，復由橫濱乘船抵小呂宋，由小呂宋至滬，其將至也，則有江督所特派之接待員羅忠堯等妥爲照料，居一二日即起程北上，各埠歡迎一如上海。是日艾麗斯抵京，即由駐華美使陪同觀見兩宮，當由外務部奏明待以公主之禮，前後凡賜宴二次，游園一週，及去，復蒙賞賜珍貴物件甚夥，其隨員等則多寡有差，塔孚抵京後因國事匆促即行取道橫濱乘船返國，故並未入覲。（註四）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七。

註二：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二五——一二六。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一——七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外交，頁一一二。

十四日（九月十二日）

清廷任命原江蘇按察使恩銘為江寧布政使；原安徽按察使

濮子潼為江蘇布政使；原直隸通永道陳啓泰為安徽按察使；原江蘇蘇松太道袁樹勛為江蘇按察使；（註一）趙瀆彥為兩淮鹽運使。（註二）

清廷令盛宣懷赴上海幫訂中德商約。

清商約大臣呂海寰准德國要求，電請清廷特派盛宣懷赴上海，幫訂中德商約。（註三）清廷乃諭令盛宣懷迅即回滬，會同呂海寰將商約事宜妥籌辦理。（註四）

清廷照副都統例優卹前駐藏大臣鳳全。（註五）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二。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〇。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二。

十五日（九月十三日） 上海復旦公學正式開學。

是年二月初二日，震旦學院校長馬相伯因病入院療養，法籍教士干涉校務，強迫學生接受宗教課程，因而發生學潮。馬氏為避免師生衝突計，乃率學生離校，另覓新校舍，侯官嚴復氏（又陵），南昌熊季廉氏（師復），寶山袁觀瀾氏（希濤）聞其事，咸來相會，維時校址未定，而報端忽發現徐家匯震旦學院招生廣告，馬氏因與嚴、熊、袁三氏聯合啓事，更名為復旦公學，此復旦二字與社會相見之初一次也。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日

六七八

上海縉紳，如張謇（季直），曾少卿諸氏亦助之甚力。馬氏則請於兩江總督周馥撥吳淞營地七十餘畝備建校舍，同時發開辦費一萬元，又撥借吳淞提督行轅爲臨時校舍，於本日正式開學。

復旦公學既成立，馬氏被公推爲校長，以李登輝氏主教務，而行政則由葉學裕、于右任，邵力子諸氏分任之，時經費絀，教員束脩不繼，馬氏乃自授法文班各課，至是年冬，馬氏復請於江督，月撥經常費二千元，於是復旦公學之基礎始固。（註一）

按：該校創立至今七十載，上海校址歷經三遷；抗戰起後，由滬經廬山而終止於重慶，抗戰勝利，由重慶遷回上海江灣。其發展，約可分以下五期：

（一）吳淞時期：自清光緒乙巳年（光緒三十一年）起至宣統三年辛亥革命時止，時歷七載，先後校長爲馬相伯、嚴復，後改校長爲監督，先後以夏敬觀、高鳳謙、馬相伯就任。

（二）徐家匯時期：自民國元年至民國十二年止，先後校長爲馬相伯、李登輝。

（三）江灣時期：自民國十二年大學部由徐家匯遷入江灣校本部，至民國二十五年李登輝校長因年高引退，由董事會董事長錢永銘代理校長，嗣以吳南軒爲校長，此期凡十四年。

（四）對日抗戰時期：民國二十六年八一三戰事，上海淪陷，該校乃與大夏大學商定聯合內遷，分別設立兩個聯合大學於江西廬山及貴州貴陽，未久戰事擴大，首都南京於二十六年冬棄守，廬山聯大決定再西遷，乃與貴陽聯大合併遷於重慶，直至抗戰勝利。此期內，人事迭有改變，先是二十九年春代理校長錢永銘因公滯留香港，不能兼顧重慶校務，乃辭代理校長職，校董會改聘副校長吳南軒爲代理校長，並加聘校董江一平爲副校長。民國二十九年冬，江一平辭去副校長職。學校於二十九年冬因經濟困難，幾陷停頓，不得已由駐渝校董于右任等籌商決定——事後並徵得留滬李老校長和校董同意——呈請教育部改爲國立，民國三十年一月國立復旦大學正式成立，國府任命吳南軒爲校長，三十二年由章益繼任。

（五）勝利復員至大陸撤守：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抗戰勝利，奉令復員返滬，三十八年共匪叛國，未久時局轉劣，學

校師生星散。(註二)

附錄：

一、程滄波：國立復旦大學（註三）

——復旦復旦且復旦，巍巍學府文章煥；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無羈絆，前程遠，向前向前向前進展；復旦復旦且復旦，日月光華同燦爛。——

這是復旦大學的校歌。四十年來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實驗中學、及附屬小學，千百成羣的男女學生口中高唱或低吟過。這一首校歌，在上海徐家匯、江灣的會堂中、在長江到廬山的水程中、在湘黔公路到四川的長征中；在貴陽、在重慶、在抗戰遷校的過程中，曾經千百成羣的復旦同學引吭高歌。這一首校歌，在全國各地復旦同學會，在全世界各大城市復旦同學會集會時，更是年年節節在多少復旦男女同學口中高唱着。這首校歌對復旦學生是含有偉大的感召力量。復旦大學的性質，復旦大學的精神，在這首校歌中，完全可以表達出來。從這首校歌的歌詞中，我們可以認識復旦不是近代中國的所謂「洋學堂」，而是一座東方古代學府的復興。更可以體會復旦也不是竺舊復古的「書院」，而是富具西方近代文明的一座嶄新學府。在復旦遷校到重慶第一次舉行畢業典禮中，勝利後在江灣復校，我曾將校歌中，「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這三句話，反覆講述。復旦五十年的歷史，建築在這三個特點。這三個特點，就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精華。也就是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的分水嶺。五十年來受過復旦教育的人，都會唱這首校歌，也都能尊重校歌中這三句歌詞的意義。我們今天向社會介紹復旦大學，只須提出這首校歌，對復旦的精神形骸，不難窺見全貌。

復旦的創立，在前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年）。復旦創立的前二年，上海震旦學院因宗教課程發生學潮，當時震旦學院的創辦人兼校長為馬相伯先生，震旦的校地，完全由馬先生捐助。當時馬先生雖已脫離做神父，然與天主教關係甚深。宗教課程是當時法國教士與學生間爭執的一個焦點，因為一部份學生不滿強迫接受宗教課程，因而發生學潮，至於散學。馬相伯先生雖為震旦的校長，但他是同情學生，並且極力維護學生。一部份學生因學潮而散學，馬先生也同時脫離震旦。震旦退學的學生，在馬先生領導勉勵之下，決定籌組一相等的學校。公推于右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日

六八〇

任、葉仲裕、沈步洲、張軼歐、王公俠等七人爲籌備委員，但諸籌備委員中，不久沈步洲去歐洲、張軼歐去美、王公俠去比。實際負責的籌備人，只餘于右任、葉仲裕兩先生。一切就商於馬先生，中間奔走經營，達兩年之久，始於乙巳年八月開學。據于右任先生的回憶，復旦開辦時，葉仲裕先生奔走最力，因爲葉先生是浙江望族，他的父親是當時河南省鄭州道。因爲他的家世與社會關係，所以能在兩年中得着各方的助力，尤其得着當時兩江總督周馥准撥上海吳淞鎮提督行署爲校址。使學校得以創設。乙巳年開學以前，當時震旦退學同學回想退學時的痛苦，大家集議學校命名，于右任先生建議用「復旦」兩字，表示不忘「震旦」之舊，更含復興中華的意義。這一個建議，立時爲全體同學所接受。校長馬相伯先生也是當時同學所推舉。當時學校編制，依照前清高等學堂規則，定名爲復旦公學。設文理二科，初期全體學生，共有一百餘人。由這一段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復旦的產生，是由於反抗——反抗學術的不獨立，與反抗思想的不自由。學術獨立與思想自由，是復旦先天的精神，爲了脫離政治與宗教的羈絆而奮鬥，這又是先天的特性，此其一。復旦的創立，主體是學生；領導學生維護復旦學生爲自由而奮鬥的是自己老學校裏的校長，此其二。復旦第一任校長是學生推舉的，復旦初期創立，一切動力全在學生方面，復旦是革命的，復旦也是建設的。復旦的學生最富具反抗精神，也最富具服從精神。反抗強權的壓迫，服從真理的指導。此其三。這三種精神，五十年來始終貫注着每一個復旦學生，也構成今日在復旦同學方面流行的所謂「復旦精神」。

馬相伯先生從乙巳年任校長到丁未年（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因事出國辭職，嚴復先生（又陵）繼任校長。時兩江總督端方奏准月撥二千元爲經常費，改校長爲監督。後張人駿任江督，復撥吳淞炮台灣官地七十餘畝爲校基，改任夏敬觀先生（劍丞）爲監督。己酉（一九〇九年），夏氏任江蘇提學使，由高鳳謙（夢旦）先生繼任監督，翌年庚戌（一九一〇年）高氏去職，馬相伯先生復任監督。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因全校師生參加革命甚多，學校一度停頓。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馬先生任南京政府府尹（即今日之首都市長）。民國元年學校恢復，呈准南京臨時政府，撥補助金萬元，並由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先生批准立案，撥上海徐家匯李公祠爲校舍，仍公推馬先生爲校長。旋馬先生因事出國，乃公推教務長李登輝先生繼任校長，並敦請王寵惠諸先生籌組校董會。六年，復旦公學改爲大學，是時大學與附中學生共六百餘人。民國七年，設立復旦義務小學，李校長赴南洋募捐，在江灣購地預備築

新校舍，九年十二月，江灣新校舍興工建築。越二年，十一年春，新校舍漸次落成，大學部遷入新校舍上課，李公祠留作附中校舍。十三年李校長再度赴南洋募捐，逾年歸國，設復旦實驗中學。十六年，實行男女同學，十八年依教育部大學規程，分設文、理、法、商四院。二十六年，文、理、法、商四院大學全體學生共二千餘人，校中建築計有課室、科學館、圖書館、體育館、衛生處及男女宿舍共計十餘處。八月抗戰軍興，學校移遷廬山，繼遷貴陽，最後到重慶。留滬一部份教職員學生被迫遷入舊公共租界赫德路租屋上課，李校長以老病留滬。二十八年馬相伯先生百齡大慶，馬先生留居越南諒山，同學會在重慶舉行盛大祝典。同年冬，馬先生在諒山病逝。三十一年，改爲國立，共設文、理、法、商、農五個學院，北碚夏壩新校舍落成，李校長七十壽，同學會在新校舍慶祝。三十五年，復員回滬，夏季招生投考學生及六千餘人，錄取者僅十分之一，是爲復旦投考學生最高的紀錄。三十六年十一月，李校長登輝先生病逝上海，享壽七十五歲。江灣復旦大學登輝堂舉行追悼會，各地同學來弔者逾千餘人。復旦大學前後畢業學生約在二萬餘人。同學會組織遍全國各大都市。倫敦、巴黎、舊金山、檀香山、紐約、芝加哥、星加坡、香港等地均有分會。

由上面所述的復旦校史，我們可以知道復旦大學在民國十年以前，是精神優於物質，也可說是精神氣氛比較物質設備高強得多。因爲復旦直待抗戰中期，纔改爲國立。在復旦歷史上，幾乎有三十年的時間，是純粹一個私立學校。而且這一個私立學校，最初差不多是學生自己創辦。在政治及社會方面，極少有力的背景。在南京臨時政府一段極短的時期中，復旦稍爲得着政府一點助力。其後二十餘年的生存發展，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因爲經濟背景的薄弱，所以學校中的設備，始終簡陋。在上海徐家匯李公祠時代，那一座古老的祠堂，根本不適合做現代的大學校舍。在上海到過李公祠的人，大家都看見有一座戲台，戲台下面有一間較寬的場子，這是當時舊式建築中最講究的部份。復旦大學在這座戲台與戲場的廳堂中，十餘年間，做飯廳，做禮堂。圖書儀器更是缺乏。但當時教員都是國內第一流的學者，如嚴又陵先生、王亮疇先生、李登輝先生、薛仙舟先生等，在民元到民十的一段期間中，都認真在學校教書。李登輝先生在大學中學教英文及邏輯，與哲學等，有三十年沒有間斷。薛仙舟先生在復旦任課，直到民國十三年，合作運動的學說與實行，由復旦傳播到全國，完全是薛先生的力量。民元以後，二次革命失敗，國民黨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日

六八二

黨內許多名流，常常到校中講演，有一個時期，胡展堂先生，戴季陶先生還擔任了特約講座的名義。上海是東南各省通海最早的海岸商埠。論全中國租界的勢力，當然無過於上海。可是上海雖然在經濟上佔着全國的領導地位，而在文化上却始終是相當落後。因為租界的文化是買辦的文化。上海的學校固然甚多，中國人自己辦的，最高的學校，自推南洋公學。但在前清末年，南洋公學便偏向實科發展。其隸屬系統，從郵傳部到交通部，始終是一個技術性專門學校。其餘的大學，多半是教會方面的。教會大學歷史最長者自推聖約翰大學。當時上海的大學，不是官立，便是教會學校，這兩種學校，其實力背景，都可以辦成很好的大學。復旦在它創立後三十年中，既不是官立，又不是教會學校。這一段的奮鬥，是不容易的。租界時期上海有兩個大學，似乎是聲勢頹頹的，一個是南洋公學，一個便是聖約翰大學。這在當時風靡東南的足球比賽，便可想見其盛況。復旦在性質方面是較近於聖約翰，因為南洋公學後來完全是一個技術工程的專門學校，而聖約翰是以文科著名的。復旦最初只有文理科，後來方加設商科。在民國十三年前，在上海認真讀文科的學生，其選擇只有聖約翰或復旦。這兩個學校平時互相轉學的學生尤多，本人也是從聖約翰轉到復旦的一個。從自身的親歷，覺得聖約翰讀書實在認真，圖書儀器實在完備。而復旦的學生的活動精神與能力，確是驚人。復旦師生間的政治意識，實在開朗而發達，當時頗有識力過人的家長，曾經說過：最好送子弟先在聖約翰讀兩年或三年，再到復旦讀一年或兩年，然後到外國去留學。這種情形，復旦在抗戰中期漸漸改正過來，就是保持原有的學生活動與自動能力，而加緊功課。抗戰勝利後，幾乎已達到這一個目標。民國十三年以後，復旦在理科方面有長足的進展，尤其在生物物理方面的進步，其標準超出同等的國內大學。而商學院與文學院新開學系畢業學生之多，密布全國工商界各階層，或為外間不大注意的一個事實。

復旦學生的活動，應該對學生自治會簡單一述。復旦學生會在南北各大學校中，真是一個大觀。學生會分評議部與執行部，分別由各級學生選出。兩個部分，儼然如政府的立法與行政兩大壁壘。學生會中有黨派，大會開會頻繁，開會時恰為議會，雙方的辯論甚為激烈，有時鬧到投信任票。也有時執行部因政策不行，全體總辭職。民國十三年時，學生會開會時，每次的爭辯，是共產黨與非共產黨雙方的鬥爭。學生會開會時的場面，並不比今天的立法院減色，我初從聖約翰轉到復旦，看見此種場面，真為之瞠目結舌。因為聖約翰開級會或開學生自治會，參加的

人，全操英語，既少辯論，爭執亦不多。比起復旦學生會開會時，真刀真槍，一方如幼稚院，一方真是一個政治實驗所。五四運動時，北京學生被捕消息傳到上海，復旦學生會在晚間鳴鐘開緊急大會，其後五卅運動，及九一八後的學生請願運動，復旦都是主要動力。上海當時的學生運動中心，無疑在復旦。上海學聯會首任會長，就是復旦的學生。從那時起，復旦開始有壁報、有合作社、有銀行；復旦學生的宿舍、膳食、運動等，始終是學生自己管理，學校很少來過問。後來學校中自己出版報紙，自己組織劇團，校報發行到各地，劇團到外埠去演劇，都是學生自己搞的。

抗戰開始後，江灣在火線中，「八一三」後便不能開學，當時校長李登輝先生已老病，副校長吳南軒率領大部學生，先到廬山，後來由廬山下來經湘西到貴陽，由貴陽再到重慶。這一段艱辛的經過，是復旦校史上光榮的一頁。因為復旦當時還是一個私立學校，名義上有一個校董會，實際上經費籌措，大計決策，都靠幾個學校負責人。復旦初到重慶，在菜園壩幾間破屋，後遷到北碚，在一座破廟中足足住了三年。那一座破廟，同樣有一座戲台，戲台下面有一個場子，學校的禮堂飯廳，又是在戲台下面活動，恢復李公祠時代的情景。復旦在抗戰中期改為國立，主要的原因是爲着經費，當時許多校友對此改革頗表懷疑，即在政府中，亦有人不主張把大學全歸國立。但當時的社會經濟，那有餘力維持一個大學，不得已而改爲國立，主因是爲經費，這是一個事實。復旦改爲國立後，學校氣質，是沒有改變，復旦學生依舊保持着獨立自由的傳統。復旦學生的獨立自由性格，是與學校的先天性有關係。復旦學生有其成敗觀念，復旦學生不看做大官，發大財爲成功。在每個復旦學生內心深處，都有一種討厭做官的觀念。記得做學生時，有一次畢業典禮，學校請一位滬海道尹來講演，曾引起學生的大不滿，而幾致質問學校當局。有一次同學會中有人介紹同學，先介紹官銜，全場嗤之以鼻。當時學生的心理，不是嫌道尹官小，而根本上討厭做官的人。復旦學生頭強的獨立自由觀念，正與他們自己亂闖亂做同樣地蔚成風氣，復旦是在反抗意識中產生。復旦學生保持自己不同意的權利，似乎特別堅強。復旦大學在五十年中，是不是有意製造許多「不合時宜」的人，這是不易解答的問題。在復旦前後十年擔任講席中，我始終強調獨立自由的學校傳統精神。復旦精神的發揚光大，也許能爲國家多造就幾個瑰璋宏毅，特立獨行的人，爲社會消除閹然媚世的風氣。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日

「中華大學誌」編者，在徵稿時預囑本誌各篇作者，少涉人的方面。我想制度不能脫離人的因素。我寫復旦大學，因遵編者的約束，極力避免人的評述，但寫復旦不能不寫與復旦有關的三個人。這三個人，對復旦的產生與光大，有莫大的關係，沒有那三位先生，可以說沒有復旦，所以我最後要簡單寫幾句關於這三位先生。這三位先生，第一位是馬相伯先生，第二位是于右任先生，第三位是李登輝先生。馬相伯先生是近代中國一位偉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位大學者及大演說家，他是清末思想最前進的人，也是最具熱情與信仰的人，同時更是一位富具改造與反抗性的人物。這位先生人格內容的豐富美麗，近代人中實為少見。他是近代中國的杜林白 Doellinger。他希望他的學生都做到阿克敦 Lord Acton，我們更希望復旦學生能產生幾個阿克敦。他一生事業甚多，而復旦大學是他事業最後的結晶。馬先生對復旦學生講故事：講他在上海泥城橋做義勇軍防衛租界，抵禦洪楊侵入租界，講他在拿破崙第三時代到法國留學，講他在李鴻章幕府中辦洋務，講他在民元時南京府尹時代的種種。種種引人入勝，而歸結到自強獨立。「九一八」事變後幾次到同學會，大聲疾呼，大家想不到他是一位九十歲的老人。其次，于右任先生對復旦，可謂五十年中精神貫注着，同學會老同學中有一句笑話，說于先生是復旦的孝子，于先生聽了掀髯不以為忤，五十年來，從復旦創立到勝利復員，學校到了任何危難關頭，于先生無不挺身而出。復旦五十年歷史中，只有民五、六到民十四、五年的十年中，于先生因為遠離上海，對復旦稍為疎遠，其餘四十年中，他的精神實無時離開復旦，他偉大的革命人格，籠罩貫注五十年的復旦大學，復旦每一個學生，都受着他的影響。第三位，李登輝先生，他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歸國，適值復旦初期，由于先生介紹入校任文科英文系主任，三十年中為學校教書，管理行政，募捐建設。終身做一件事，終身做一個學校的教授，終身做一個大學的校長。李先生對英文文學的造詣，不是一般留學生所可比擬，其執教時的嚴格訓練，在國內外大學中也不多見。抗戰勝利後，許多及門學生都回到上海。我們在華懋飯店請他吃飯，曾經舉行過兩次討論班，由他老先生主講問難，重溫三十年前的舊夢，可惜舉行兩次就沒有繼續。馬、于、李三位先生是復旦大學的功臣，是復旦精神的源泉。復旦大學之有今日，多半靠三位先生，復旦未來的發揚光大，也就是三位先生偉大人格力量的發揮感召。

二、蠟頤：復旦捫校紀（註四）

復旦建校迄今，屈指七十週年，世變滄桑，當年締造的艱難史實，今天可考的，唯有求諸復旦創始人馬相伯先生，以及贊襄創校諸賢的生平事蹟。當前有關馬先生的史料，我見到國史館珍藏張若谷所編「馬相伯（良）先生年譜」，其中多採各方人士所撰有關馬先生的行述，並實以錢智修所撰「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為印證，應是一件比較可信的紀錄。大家都知道復旦是由震旦學院發生學潮後，由馬先生另行創立而來，故窮源溯本，不能不自震旦談始：

據馬氏年譜，震旦創立於民國前九年，即光緒二十九年癸卯，西元一九〇三年，先生年六十四歲，創辦震旦學院於上海徐家匯天文臺內。依年譜引馬先生國難言論集所紀：「想當年創辦震旦，我因遊歷歐美返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和歐美教育並駕齊驅，這是理想。事實是這樣開始的：蔡子民先生介紹了二十四名青年，從這第一班學生，逐漸增加，形成學院。」又年譜引馬先生一日一談文記稱：「我教了二十四個學生稍稍有點成績，於是風聲所播，各省有志之士，遠之如雲南、四川、陝西、山西的，皆不遠數千里間關跋涉而來，這些來學的當中，有八個少壯的翰林，二十幾個孝廉公，這樣一來，我們就覺得有把組織擴大之的必要，於是我們就辦了一個學校，實具有西歐Akademic的性質，名之曰震旦學院。」年譜又附記「震旦大學一覽」云：「公元一九〇三年（光緒癸卯）為本校始創之年，時相伯先生方寓居士山灣，子民先生則掌教於徐家匯之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相距咫尺，過從甚密，得間聯合南洋師生數人建議先生，設校招生，教授所謂西學，先生允之，並約定耶穌會士偕來贊助，至二月杪新校成立，定名震旦學院，蓋取東方光明及前途無量之意焉。」

震旦創立開始，就由馬先生自任院長，手訂章程，行學生自治制，並提出三項信條：「一、崇尚科學。二、注重文藝。三、不談教理。」

震旦立校後一年，于右任先生來入學。依馬先生年譜紀載：

「民國前八年，光緒三十年甲辰（一九〇四）先生年六十五歲。于右任化名劉學裕入震旦學院肄業。」又錢智修所撰寫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記云：「關中于右任先生以作詩譏時政，被清廷緝捕，避難走上海，先生聞之，招之入院，併免其學膳費，曰：吾以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也。于先生原名伯循，右任其字，以避清吏耳目，乃以劉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日

六八六

學裕之名著學籍。」

按「于右任先生六十歲年譜」記：「民國前八年甲辰，先生年二十六歲。是年先生應禮部試於汴梁，初，先生嘗印行半哭半笑樓詩，譏切時政，三原令德銳楊白、陝西巡撫升允指爲革命黨，升允遂奏請革去舉人，嚴緝，有『無論行抵何處拿獲即行正法』之語。電旨到陝，升允即派員赴汴辦理，鄉人李雨田先生洞知之，密遣人間道告先生，遂間關南下，至上海，肄業於震旦學院馬相伯先生之門。」

由於馬先生辦學，倡導學生自治，在當時是別具風格，開風氣之先，震旦校務行政有若干一開始，就分由學生擔任。到次年，就是民國前七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一九〇五）因主其事者，忽改規章，致招學生不滿，引發學潮，馬先生乃別竄立復旦公學於吳淞，自任校長，同學于右任、葉仲裕受馬先生之命，贊襄共事。

據馬先生九十八歲年譜所記：「震旦學院之創立也，外籍傳教士，擔任義務講座，學校行政則學生任之，養成自治之風。是年（乙巳）春，先生微疾養病，外籍教員改革校政，別定規制，違創辦時初意，先生爲避免師生衝突計，乃率全體師生離徐家匯舊址，謀另覓新校舍。侯官嚴又陵先生復，南昌熊季廉先生師復，寶山袁觀瀾先生希濤聞其事，咸來相會。維時校址未定，而報端忽發現徐家匯震旦學院招生廣告，先生因與嚴、熊、袁三先生聯名啓事，更名爲復旦公學，此復旦二字與社會相見之初一次也。海上縉紳，如張季直、曾少卿諸先生亦助之甚力，先生則請於兩江總督周玉山護，撥吳淞營地七十餘畝，備建校舍，同時發開辦費一萬元，又撥借吳淞提督行轅爲臨時校舍，於是年中秋節正式開學，此先生創辦復旦公學之經過也。復旦既成立，先生被公推爲校長，以李登輝先生主教務，而行政則由先生派同學葉仲裕、于右任、邵力子諸先生分任之。時經費絀，教員束脩且不繼，先生乃自授法文班各課，以望七之高齡，終日高坐講臺，口講指畫，不以爲苦。是年多，先生復請於江督，月撥經常費二千元，於是復旦公學之基礎始固。」

足徵馬先生創立復旦之初，原是赤手空拳，全賴一股毅力，贏得社會的同情，而當時海內外名流如嚴又陵、熊季廉、袁觀瀾、張季直、曾少卿及江督周玉山諸氏的大力贊助，都是功不可沒。其次是創校開學日期，確是乙巳年（一九〇五）中秋節，而實際主持教務的，就是後來出任校長的李登輝先生。

關於復旦公學的誕生，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也有一段，記載馬先生創立震旦學院的第二年，就是「一千九百零四年歲首，相伯先生請耶穌會盡力相助，安徽傳教司鐸南從周被召至滬，而爲震旦之教務長，南公盡改舊章，學生抗不從命，相伯先生恐以己故，阻南公之設施，辭職而去。學生大譁，相率離校，震旦遂暫行停辦，而離校學生於吳淞復創一校曰復旦。」又于右任先生六十歲年譜載：「民國前七年乙巳，震旦學院以外籍教士干涉校事散學，先生奉馬先生命，與同學葉仲裕先生等，別組復旦公學於吳淞，海內名流羣相贊助，遂爲後來東南學府之重鎮。」

一說復旦進行創校時，曾公推七人爲籌備委員，其中于、葉兩氏之外，還有沈步洲、張軼歐、王公俠等，後來王張兩人出國留學，當時實際負責創校的，仍是于先生與葉先生。而復旦開學後，葉先生接于先生繼任神州日報總經理，不久因經濟來源斷絕，離去神州日報，至鄭州省親，行至鎮江焦山下投江以殉，爲復旦與神州日報，留一慘痛紀念。（見五十四年五月復旦通訊第二十期，趙聚鈺學長「與于右老談復旦」一文）

唯據「卅年的復旦」特刊所載校史資料，有關創立初期及民國元年以後的進展情形，其中諸如先後任校長及江督撥給經費，以及民之設置董事會各節與馬先生年譜所記，或有出入，或又爲年譜所未錄。

依「卅年的復旦」所述校史：復旦創立「後二年丁未，嚴復繼任校長，由江督端方奏准月撥官費二千圓爲經常費，改校長爲監督。嗣張人駿爲江督，復撥吳淞砲臺灣官地七十餘畝爲校基，以夏敬觀爲監督。己酉，夏去署江蘇提學使，高鳳謙繼任。庚戌，高去職，馬良復爲監督。……」如準上記載，則馬先生年譜所云，復旦於創辦之初，就是乙巳（一九〇五）年，由先生請於江督周馥，撥吳淞營地七千餘畝，並於是多復請於江督月撥經常費貳仟元，都不是馬先生初任校長時的事。然照張若谷所編馬先生年譜附錄「苦鬥了一百年的馬相伯先生」一文中，却寫得很明白：「馬先生離開了徐家匯後，他把校具圖書，先寄頓在租界愛文義路和新開路間的某宅中，後來在吳淞看好了的一座房子，是吳淞鎮臺的舊衙門。他便打電報給他的舊交兩江總督周玉山（馥）圈撥下了七十多畝營地，備建校舍，同時還授給開辦費一千多兩，又指定借撥吳淞提鎮行轅爲臨時校舍。等到臨時校舍修葺既竣，規模粗具，恰巧顏惠慶先生介紹李登輝先生去見馬老先生，便禮聘他擔任總教務，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的中秋正式開課。」是則所謂由江督端方月撥經常費二千圓，及由江督張人駿撥吳淞營地七十餘畝的事，都有待考正。至所云馬先生到庚戌年復任復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日

六八八

且監督，則與年譜記載也有出入。按馬先生年譜記：「民國前三年，宣統元年己酉（一九〇九）先生七十歲之多，先生復任復旦公學校長。」證以馬先生九十八歲年譜，亦云：「嚴又陵先生長復旦公學未一年即辭去，繼之者爲夏劍丞先生敬觀，高夢旦先生鳳謙。至是年多，高先生復力辭，乃由衆請先生復任，延于右任先生授國文，師生切劘。民族革命思想，日益滂沛，清吏爲之側目，先生不顧也。」年譜又云：「民國前二年庚戌，各省設諮議局，以先生爲江蘇省諮議局議員，仍領復旦公學事。」可見馬先生復任校長時間，應該是己酉年冬天，不是庚戌年。」

至民國前一年，宣統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八月，武昌革命起事。依馬先生年譜記：「秋，復旦公學由吳淞遷無錫，復遷上海。」並附證其九十八歲年譜，及王瑞霖所撰馬先生口述「一日一談」所記云：「革命軍興，復旦公學吳淞校舍充光復軍司令部，校事停逾一年。」「復旦開學未幾，便遇着辛亥革命，上海經過了一次光復。復旦學校被軍隊佔據，大家就帶着全校學生跑到無錫，暫借李鴻章的祠堂爲校址。我們在無錫住了一個月光景，革命後，我們又把學校搬回上海。」但，「到了上海沒有校址，他寫呈文給江蘇都督莊蘊寬，把海格路李文忠公祠撥給復旦做校址。」這就是「卅年的復旦」一文所稱民國肇建後在徐家匯的進行階段，此時還是馬先生擔任校長，並已由教育總長蔡元培批准立案。

不久，馬先生先後出任南京府尹，南京都督府外交司長，並代理都督，一度因公出國，乃推李登輝先生繼任復旦校長。以後就由李校長邀集名流組織校董會，王寵惠、唐紹儀，相繼爲董事長，並於民國六年，將復旦公學改爲復旦大學。李校長又於七年親赴南洋向僑胞募得鉅款，在江灣陸續購地七十畝，到民國九年底開始興建校舍，復旦便進入以後的發展與擴充階段。回顧復校初期的筚路藍縷，不能不敬佩馬先生與當時社會賢達，以及贊襄復校的于右任、葉仲裕諸先生排除萬難，特立獨行的奮鬥勇氣，而李校長鏗而不捨，衝破艱阻，創造光明的力量，終於凝成「從無到有」的復旦傳統精神，在此復旦創校七十週年紀念之辰，實在給予我們師生無限的鼓舞。

註一：劉鳳翰：「于右任先生年譜」，頁二。

註二：「復旦大學創校七十週年特刊」。

註三：「中華民國大學誌」，頁五五—五八。

註四：「復旦大學創校七十週年特刊」，頁一四一—一六。

十七日（九月十五日） 清廷諭令開放東三省

清廷於是日諭內閣：商部奏，振興東三省商務，請飭妥籌辦法一摺，東三省地大物博，風氣未開，亟應指定地界，多開場埠，推廣通商，期與有約各國，公共利益，並飭地方官舉辦各項實業，以興商務，著外務部、商部會同北洋大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統籌辦法，妥議章程具奏候旨施行。

（註一）

附錄：論東三省終宜開放錄乙巳五月二十九日時報（註二）

保全東三省之法，自來無上策可言，而以開放其地，貿易無禁之說，爲僅得其次策。此固日俄未戰之前，有識者之所主持也。今者兩強之競爭略定，則東三省問題之究竟，亦將以此時判之，夫東三省之地之在今日，不慮其不還，而竊恐其所謂還者，於名實之間，未必相副，則其主權亦終非我有，此殆必至之勢。必欲斬免於此，則仍視我之實力爲衡，蓋使土地得還，而我之兵力財力足以自守，則其主權亦自非他人所能侵奪。若其反是，則他人雖盡奉其主權還我，而我之力既不足以舉此主權，亦終必至於放棄。故爲東三省異日之計，宜簡練軍實，首以徵兵之制行之，務使數年之後，三省之間人盡皆兵，如此，然後足以自守，而主權之實可言，此實不易之理。雖然，理論則然，而揆諸事實，則此說過高，其能否辦到非記者所敢預斷。且卽如所言，然練兵之事，至速非五年不能成軍，而此五年之間，俄人之捲土重來，時時可慮，則不得不別求一策，於此五年之中，可以爲抵制俄人之計者，如此則捨開放之說無從矣。且也東三省固要，而他方亦未嘗不要，今者俄見挫於日，未必不求償於我，而其謀我之道，則自東三省以外，如南北回疆，如內外蒙部，如藏衛一帶，在在皆可以進兵。中國之所以應之者，左支右吾，乃於是大困，不獨東北可危，而西北蔓延數千里，亦無一不當戒嚴者。在彼可以處處侵入，在我卽不能不面面設防，此在兵力方張之國，猶且病之，矧以中國處此，而欲應敵不懈者，無是理也。如此，則非開放東三省之門戶，隱藉列國以牽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五、十七日

制俄人，使東北之患略紓，而得以其全力備俄於西北不可矣。而或者乃以開放東三省，未必爲日本所許爲疑，此蓋以日本在韓國之行事爲例，以爲日本之於韓國，得之甚易，而其壟斷實權已如此，則於東三省之百戰而得之者，其必把持權利，而不肯公之於衆可知。夫爲此言者，是猶未察乎日本之內情者也，以日本國小而人衆，其亟欲得地以殖民也固然，其於孱弱之韓國實已久抱此想，然其通國民數不逾五千萬人，既得韓國八道之土以供其拓殖利權，似已足給，故其在韓之壟斷也，誠然，然不必於全韓之外更有他求，以蹈務多而荒之弊也。至其所以爲東三省而戰者，誠有忱於存亡之慮，非驅俄於東三省之外，則不可以有韓，且亦不足以自保，而又加以歷史之感慨（遠則樺太千島之交換，近則三國之干與遼遼），故其所以爭之者若是其烈，然固非有殖民之見存，得之雖難，而其所以視東三省之初意，固與其視韓國迥殊，必謂欲以如此遼闊之幅員，據爲私有，屏他人於門外，坐令地有遺利，是亦斷非日本之用心矣。且以往日俄人之恣肆，然於開放東三省之說，猶不敢顯有違言，且一再宣言於列國，謂開通政策之當遵，而俄國並無阻列國通商滿洲之意，蓋俄人當日不過刻持中國，使不敢行其開放之策，而固未嘗自拒列國之來，今中國若以開放之說宣言，而謂以日本之文明，於此反加阻撓，此亦情理之所必無也。故爲今日計，欲保全東三省，則開放之說，終宜必行。而誠欲行之，則自不能不通告日本，使知中國之真意，仍在防俄而免其誤會。至於開放之可否，則似不必質諸他人也。惟開放之說，與作爲公地異，不可不辨，此則詳悉之條例，當俟諸異日實行之時矣。使果能及此，則東三省之以開放而保全者，亦何異比利時、瑞士之永遠中立，而蘇彝士河之列國公用乎。

清廷命各省督撫清查礦產，切實探勘。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商部奏請飭清查礦產，以保利權一摺。中國地大物博，礦產之富，甲於全球，祇以研究無人，遂致利源未闢，又或奸徒勾結，設謀售賣，輾轉影射，流弊滋多，亟應徹底清查，認真整頓。茲據商部奏稱，周馥所陳委查三江礦產，並集股試辦，禁止私售各節，有裨要政，請飭各省一律援照辦理等語，著各省將軍督撫，即行遴派諳練廉正之員，酌帶工師周歷各屬，切實探勘，按照商部所發表式，將已開未開各礦，逐一詳晰註明，隨時咨報，並按照兩江辦法，迅即籌辦，毋稍延

緩。其各省所派專員，均准作爲商部礦務議員，並由該部悉心稽察，嚴定考成，隨時請旨辦理，以示勸懲，總期權自我操，利不外溢，是爲至要。（註三）

附錄：商部奏請清查礦產文（註四）

商部奏，臣部於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准軍機處鈔交兩江總督周馥奏，查明三江礦產所在，擬招商試辦，並出示禁止私售一片，奉硃批，商部知道，欽此，欽遵鈔交到部。查原奏內稱，前准商部咨，商民私賣礦產，流弊滋多，請嚴密查禁，奏奉諭旨依議，欽此。咨行欽遵在案。茲據查勘三江礦務補用道陳際唐稟稱，奉委查勘礦務，經委員帶同礦師歷抵各處，詳細詣勘，現將江、皖、贛三省著名礦產，逐一開呈，計所產銀銅煤鐵各礦，苗實甚旺，且係官山居多，現擬招商集股試辦，飭地方官查照前案，欽遵諭旨，出示諭禁私賣，明定限制，庶幾弊端可清，免滋後來糾葛等語。臣等查卅人之利，載在古經，徒以研究無人，以致千百年來，菁華未洩，若不早爲整理，則富藏於地而不自知，殊爲可惜。今兩江督臣首先遵旨派令專員將江甯江蘇、江西、安徽等省產礦之區，一一勘明，以期招商試辦，洵屬挈領提綱，有裨要政，除由臣部咨行該督臣將詳細辦理章程送部核訂通行，並派員再加探勘詳細里數外，其餘各省，不乏著名礦產，自應一律援照辦理，相應請旨通飭各直省將軍督撫，迅即籌設礦政調查局，專選諳練廉正之員，咨由臣部加札，作爲礦務議員，令其酌帶熟識礦產之工師，周歷各府廳州縣，詳爲探勘，凡礦地坐落官民界址，礦質苗線隱顯短長，均一一記載明晰，隨時報部，並由臣部擬刊各省礦產表，令按表填送，與臣部前飭各省填送已開各礦之礦務總表，相輔而行，庶各省寶藏，瞭然心目之間，而每歲辦礦情形，有無起色，臣部即可藉以稽核，夫辦事之要，在專其責任，尤必嚴其考成，否則各省多設一局，多委一差，循名而未嘗核實，其於商政仍無裨補，擬請自此次奉飭辦理後，由臣部咨行各將軍督撫，嚴飭所屬，除將已開各礦照前給之表式填送外，其未開之礦，即按照兩江總督所奏辦法迅速籌辦，統計三年之內，如查有切實探勘，力事提倡，確著成效之員，准由臣部擇尤獎勵，其敷衍塞責，探勘未能確鑿，致民間仍私相售賣者，應請與該管地方州縣一併懲處，如此懲勸兼施，或於整頓礦務不無裨益。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七日

清廷飭令各省設置礦政調查局。

是日，商部奏奉諭旨，飭令各省設置礦政調查局，「遴派專員妥爲辦理，並將派往查礦之員，開具履歷，咨部酌量加筭，作爲礦務議員，以符奏案」。（註五）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八期，社說，頁一六〇—一六二。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九。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七九—五三八〇。

註五：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九〇。

十八日（九月十六日） 清新疆巡撫潘效蘇以侵挪巨款被革職。

前陝甘總督崧蕃奏參侵冒餉糈各員，將李滋森等一併革職，歸案審辦。經陝甘總督升允查明，潘效蘇等冒銷分用款項至二十三萬兩之多，雖經照數歸款，究屬通同舞弊，該撫身爲疆臣，宜如何清白乃心，整躬率屬，乃竟侵挪鉅款，實屬辜恩溺職。

是日，清廷諭令革職潘效蘇，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已革鎮迪道李滋森、吐魯番同知張樹猷，候補通判周開曙扶同捏飾，朋比分肥，仍均著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以示懲儆；已革候補通判余協中，既據奏稱未曾分款，業經革職，即著毋庸置議，此項追出銀兩，著該督等飭令另款存儲，聽候提撥。（註一）

清廷任命原安徽布政使聯魁爲甘肅新疆巡撫，未到任前以該省布使吳引孫署理；原四川按察使馮煦爲安徽布政使，原甘肅新疆鎮迪道和爾賡額爲四川按

察使，原山西河東道吳匡為山西按察使。（註二）

清廷命歸化城副都統樸壽來京當差，遺缺以文哲暉補授。（註三）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八〇。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二。

十九日（九月十七日）清廷派遣出洋考察憲政之五大臣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紹英陛辭請訓。

自梁啟超等在東京創辦「新民叢報」，鼓吹立憲，清駐外使臣如駐法公使孫寶琦、地方大員如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兩廣總督岑春煊等，亦均以更革政體，實行立憲為請。直隸總督袁世凱，則建議清廷先派親貴出洋考察，以為改革政治張本。清廷從之，乃特命鎮國公載澤、戶部侍郎戴鴻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撫端方、商部右丞紹英等五人，出洋考察東西洋各國政治。並令載澤、徐世昌、紹英三人考察日本及英、法、比等國；戴鴻慈、端方赴美、德、義、奧等國，分途前往，冀省時日，載澤等已定期起程，特於是日陛辭請訓。（註一）

清廷命陳璧署理戶部右侍郎，唐文治署理商部左侍郎。

清廷調商部左侍郎陳璧署戶部右侍郎，以商部左丞唐文治署商部左侍郎。（註二）

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派皖臬陳啓泰赴日本考察。（註三）

清廷開放熱河園場等地供移民屯墾，命袁世凱專轄其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十九、二十日

六九四

清廷諭軍機大臣等，練兵處奏請開辦團場屯墾事宜以拓利源而裕兵食一摺，開墾團場各地，藉籌軍食，實爲寓兵於農之善策，著派袁世凱認真督辦，所有該處地方事務，並歸該督專轄，以一事權。

(註四)

註一：張朋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頁三—四。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二。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四。

二十日（九月十八日）

清廷命出使各國大臣會同考察政治大臣載澤等，博採各國

政情，以資詳密。

清廷諭令軍機大臣等電寄出使各國大臣，前有旨特派載澤等分赴各國考察政治，該大臣等每至一國著各該駐使大臣會同博採，悉心考證，以資詳密。（註一）

清廷命壽勳暫署兵部左侍郎。（註二）

清駐美使臣梁誠，謁見美總統，商談美國排華法案所引起之中國抵制美貨

風潮。

在海外的華僑稟陳外務部，報告抵制美貨在美國所發生的效果，請趁此時機商議改良工約，勿爲美外交官之恫嚇強硬手段所愚。梁誠與抵制運動團體有密切聯繫，他們不斷從他那裏得到間接的指示，七月下旬他得知柔克義的停議及革懲照會後，電外務部說：「商民不用美貨無關國際，政府不便干涉，亦不能代爲任咎，前經向美政府聲明。至革懲會董，更無此理。修訂工約非我所急，焉能要挾！」

是日，梁誠謁見美總統談及抵制事時，美總統表示將於冬間國會開會時促請修改禁例，不過「華商禁貨若仍過於激迫，深慮勢成騎虎，議紳有所藉口。如能稍緩實行，尤覺易於轉圜。」他便電函外部，請令商民勿過激切，暫緩議改工約的談判。不管梁氏暫緩談判的理由正確與否，此舉使外務部不急急於修約談判，對於柔克義停止談判的要脅，自然減輕其重視了。（註三）

英駐華公使薩道義照會外務部，請飭令平定州煤井停工。

是日，清外務部收英國公使薩道義照會，文稱：

「接准福公司總董喬美森稟稱，晉省平定州平潭地方，距州城西北二十華里左右，有孫汝陽暨正太鐵路朱委員並該處不知姓名紳士等現開煤，煤礦井已挖深四丈，工作正殷，此事有違本公司合同明文，請為核辦前來。本大臣查按照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畫定之合同章程，第一條允福公司專辦平定等府煤礦，而十六條所准，惟指當時民人已開之礦而已，是以孫汝陽暨朱委員等所為，明與該合同相悖。合請貴政府轉咨晉撫飭即停工，並將此等違背合同之舉，一律禁止，是為切要。」（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二。

註三：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〇九。

註四：「礦務檔」，(三)，頁一四六三。

二十二日（九月二十日） 清廷任命原外務部左參議汪大燮為出使英國大臣，原四

品卿銜山東候補楊晟為出使德國大臣，原候補三品京堂李經邁為出使奧國大臣。
。（註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二日

六九六

清外務部電致駐俄使臣胡惟德，俄日新約有滿洲鐵路一帶駐兵，與約不符，請俄廷熟籌。

該項電文曰：

茲有聲明要件，其文曰：「閱西九月六號路透電：『俄、日新訂條約內有兩國駐滿洲軍隊，在十八個月內一律撤退，惟鐵路一帶，每一千米突仍留保護兵十五名』等因。查此約尚未宣布，姑不敢信爲實有其事，然此節有妨東方大局平安暨中國地方治理，不得不先爲聲明。查中、俄議訂交還東三省條約第二條載簽押後按六個月一期撤退駐滿洲軍隊，共三期，計十八個月撤完。俄國一再申請延期，本政府迄未許；至第二、第三兩期未能踐約，因釀此次大變。不但俄、日勞師糜餉，生靈塗炭，極可惋惜，而中國民商蹂躪，地方糜爛，暨友邦商務阻滯，皆由駐兵過久之故。今俄、日棄嫌修好，本政府甚盼東方大局從此永遠平安，中國地方亦可早爲治理，乃仍久駐軍隊，計期至十八個月之久，實與東方大局、中國地方極有關繫，倘軍隊一日不撤，即不免一日之危險，本政府決不願聞。又查東省鐵路公司合同第五條載，該鐵路及鐵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國設法保護；又交還東三省條約第五條亦載，該鐵路由中國承認竭力保護等語，是中國既任保護之責，即應有保護之權。俄、日新約每一千米達仍留保護兵十五名，不但與中國責任權限大有損礙，並與原約不符；且節節駐兵，交錯相望，最易釀變，尤覺危險，又決非本政府所願聞。此次俄、日訂約，本政府深信貴政府必盼東方和局永遠平安，中國地方早爲治理，斷不願致生事故，擾害治安，定與本政府均表同情，相應聲明，請俄政府留意熟籌，東方大局幸甚，中國地方幸甚。」等語，除電駐日楊使轉達日政府外，希即照會外部。（註二）

清廷派候補四品京堂李經方隨同呂海寰、盛宣懷辦理對德商約事宜。（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五。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一，頁二二——二三。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五。

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一日） 清外務部照會英駐華使臣薩道義，稱平定州開挖煤井

，斷難禁止。

先是，本月二十日英使薩道義照會外務部稱福公司於平定州的煤礦持有專辦權，請飭令平定州煤井停工。

是日，清外務部乃照會薩道義稱平定州開挖煤井斷難禁止。照復稱：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日接准照稱，准福公司總董哲美森稟稱，晉省平定州平潭地方，距州城西北二十華里左右，有孫汝陽暨正太鐵路朱委員，並該處不知姓名紳士等，現開煤礦，煤井已挖深四丈，工作正殷，此事有違本公司合同明文，請為核辦。本大臣查按照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畫定之合同章程，第一條允福公司專辦平定等府州煤礦，而十六條所准，惟指當時民人已開之礦而已，是以孫汝陽暨朱委員等所為，明與該合同相悖，合請貴政府轉咨晉撫飭即停工，並將此等違背合同之舉，一律禁止等因前來。查山西商務局與福公司所訂礦務章程內，第十六條載明，凡於所准礦地，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等語。按照此條語意，本係指所准福公司礦地內，如公司未經開辦之先，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自不得侵佔，現福公司前往該處查勘礦產，尚未稟准地方官指給礦地，孫汝陽等於福公司未經開辦之先，集款自辦，並非違背合同，斷難禁止，相應照復貴大臣查照可也。」（註一）

清戶部奏准裁撤工部寶源局。（註二）

註一：「礦務檔」(三)，頁一四六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三。

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二日） 盛京將軍趙爾巽奏於札薩克鎮國公旗荒地，建安廣縣，隸洮南府，以轄新移墾戶，清廷從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四日

六九八

趙爾巽奏稱：札薩克鎮國公旗荒地，將次丈竣，民蒙墾戶，聚成村落，擬於該荒段適中地方，建爲縣治，名曰安廣縣，設知縣一員，巡檢兼典史事一員，隸洮南府知府管轄。並請飭部鑄頒印信，以昭信守，清廷允之。（註一）

清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請添練軍樂隊。

陳夔龍奏曰：

「行軍之要，號令爲先，各國陸軍於步馬礮工輜外，莫不設立軍樂隊，用以振發士氣，鼓舞軍心，使人之精神固結有由然也。臣於上年冬間即檄飭前常備軍翼長袁世廉選募樂兵三十名，兩分一等樂兵二名，二等樂兵二名，三等樂兵二名，學習樂兵二十四名，伙夫三名，並派教習一員管帶教練，於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六日點驗成隊，月共支薪餉柴草銀二百一十四兩。現在教練已逾半年，大致漸臻嫺熟，擬編作陸軍軍樂隊以歸畫一，其常年應支薪餉及購辦樂器操衣各項，統由糧餉局列入常備軍用款案內，據實造報，作正開銷，據藩臬兩司兵備處會同糧餉局詳請奏咨立案前來，除分咨查照外，謹附片陳明，伏乞聖鑒飭部立案施行，謹奏。」（註二）

浙江安吉縣教案議結。

安吉縣屬遞浦鎮、多寧紹台等處，客民麇聚耕種，七月中旬，因天時旱曠，爰循俗例舉迎龍神祈雨，路經天主教堂門首，因該處設有祭壇，暫將神輿歇息堂中，教民堅不允許，彼此口角，教民等遂將龍神推仆，並毀其輿，於是鄉民愈聚愈衆，羣向各教民爲難，盡將堂中門窗等物擣毀，該縣聞信立往查勘，見鄉民勢猶洶洶，乃勸其散去，並令轉致各教民勿再出頭多事，其爲首滋事之人，仍密行查訪，務獲訊辦。（註三）

此教案於本日議結，計五款如下：

- 一、撥兵三百人輪流保護教堂，事平陸續撤回。
- 二、共賠房屋并所有物件錢洋等洋銀一千五百圓。
- 三、查明犯事首人，送辦即辦，三五日內到案。
- 四、出示曉諭各處，保護民教相安。
- 五、曉諭紳董互相保護。（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六。

註二：陳夔龍：「庸菴尚書奏議」，卷六，頁一五。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期，宗教，頁五七。

註四：「外交報彙編」，第二十二冊，頁五六。

二十五日（九月二十三日） 革命黨人徐錫麟創立之紹興大通學堂開學。

徐錫麟，號伯蓀，浙江紹興人，志切革命，爲光復會員。本年正月，錫麟由上海歸紹興，和弟子數人，出游諸暨、嵊縣、義烏、東陽各縣，一意結交奇士。回後告人說：「游歷數縣，得俊民數十，中國尚有可爲。」於是本着他一貫的軍國民主義，就地倡一體育會，月聚諸校弟子數百人，學習射擊。同時又因浙省會黨中不乏奇才力士，可惜智識淺陋，組織散漫，不能爲革命用，想法訓練。忽（蔡元培）族弟元康從上海來，告同志劫錢莊助軍需的計劃。他聽了，便暗記在心，逕向同志許仲卿借銀五千元，往上海購買後膛九響槍五十枚，子彈二十萬顆，事先向知府領取憑照，托詞將爲各學校體操實習之用，所以運過省城時，未受警吏的干涉。抵紹後，將槍彈寄存於府學校，自己便赴嵊縣晤竺紹康，選黨中強有力的二十人，每人發銀二十元，約期到紹候命。接着又返東浦，和陳志軍商議立一學校，爲容置二十人和儲藏軍需的地方，親自向東浦大通橋旁的大通寺方丈商賃數屋爲校舍。事給（徐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五日

七〇〇

（鳳鳴先生知道，便力向方丈阻止。他正苦無計可施，恰巧（陶）成章、（龔）寶銓、呂熊祥相繼來訪，告他敖嘉熊因家財中落，所辦的溫臺處會館已無形解散，此來是爲磋商發展會務。他聽了大爲興奮。隨將設校之謀告成章等，衆人都表贊成，就由成章和他同赴府城，謁豫倉董事徐詒蓀，商借倉屋。詒蓀一口答允，乃將寄存於府學校的槍彈，悉數移倉。鳳鳴先生無可如何，只有聽他。不久，竺紹康和其徒二十人都到。於是着手籌備，定校名曰大通。於八月二十五日正式開學，除紹康生徒二十人爲基本學生外，會稽人陳伯平，慕錫麟名，也來入學。

錫麟創設是校的動機，原爲做劫錢莊助軍需匿伏藏儲之所。後因同志中沒有一人長於此道，就改計謀於開學日邀集紹城大小清吏，一網打盡，隨時起義，請成章預約各府黨人同時響應。但成章却以爲浙江地勢，不利於守，如欲在浙起事，非先上通安徽，並暗殺擾亂南京不可，勸錫麟息謀。他認爲不無理由，便改變原計，和成章專意辦學，積極規劃校務，改校名曰大通師範學校。內設體操專修科，廣招各府縣有志之士來學，並稟請杭州學校處轉達三司備案。文中有云：「東西各國，盡徵民兵，號曰國民軍。其人皆中學或高小卒業，在校時習兵式體操有素，故一日有事，號召即能成軍。我國欲與列強並存，不能不行徵兵之制。然市民村夫，罔識步伐，遑言其他？若不及早訓練，無以爲他日實施徵兵制張本。今特設大通師範學校，內設體操專修科，六個月畢業，學成分發各鄉，先事創辦團練。如是漸次推廣，徵兵可立基礎。」這冠冕堂皇的陳詞，說服了學務司，便准其所請，那知骨子裏還含有重大的作用呢！學校基礎既穩固了，錫麟便在校主持校務。成章和寶銓等却遍游各縣，邀集金、處、紹三府會黨頭目來校入學，使受革命洗禮。凡入學的，都是光復會會員，畢業後須受節制。爲挾制官紳計，畢業文憑，由紹興府發給，正面加官印，後面則誌暗號。開學卒業，必邀請本城官吏士紳蒞校主持，共同攝影。後來學校雖然偶有風潮，沒有人敢道短長，都是錫麟事先周旋，佯爲親善的效

滿奴，名則以瑪志尼、加富爾自居，實則吳三桂、洪承疇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利心，甘作同胞之公敵。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則彼積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強詞以奪理，昌言曰：「國朝之制，滿漢平等」，又曰：「滿洲之政治，爲大地萬國所未有」，又曰：「今皇仁聖，不惜犧牲己位以立憲政。」此等云云，蓋欲斷送漢族於無自立之一日，而爲滿洲謀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予於是念及欲殺盡此輩，然此輩皆漢人也，皆漢人而爲滿酋之奴隸也。滿酋之使此輩爲奴爲隸，甘害同胞，以利異族。則滿酋之手段，不亦甚毒矣！雖然，此輩爲奴隸者也，滿酋造奴隸者也，不清其源而絕其流，又烏乎可？予於是念念在排滿。夫排滿之道有二：一曰：暗殺，一曰：革命。暗殺爲因，革命爲果。暗殺雖個人而可爲，革命非羣力即不效。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予遍求滿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則奴漢族者；一則亡漢族者。奴漢族者在今日；亡漢族者在將來。奴漢者非那拉淫婦而何？亡漢族者非鐵良逆賊而何？殺那拉淫婦難；殺鐵良逆賊易。殺那拉淫婦其利在今日；殺鐵良逆賊其利在將來；殺那拉淫婦去其主動力；殺鐵良逆賊去其助動力。主動力無盡，而助動力有盡。予於是念念在殺鐵良。然此念雖立，其如徒手無具何？勢不得不稍俟時日。逾時，有萬福華刺王之春案出。

又逾時，忽有刺客某刺鐵良逆賊未成而遁；並有王漢謀鐵良逆賊未遂而先自盡。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風可慕。然予不能不爲之抱憾者，蓋以萬子之刺術固疏，而所指之事，亦不過曰聯俄之主義而已。夫以聯俄之主義爲非，則所是者，必在聯日。聯俄主之滿洲，滿洲既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試問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隸之籍，則已，苟欲去之，則必先事排滿；而排外非所計也。若刺客某，則又免失之於怯，雖其目的較萬爲善，而於生死關頭，又不若萬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則心有餘而智不足，雖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然於事實上不免失之一籌，便於順德失望時，即起身來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即不遇，亦可將鐵良同類之人，一刺之以爲代價，則王子不虛死矣！雖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免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數月（此志偶於友人某君前言之，計在萬福華事前數月），王子復先我而行之，雖其不成，亦足見王子之志與我同也。王子有靈，當不使我復蹈萬子之轍。今者，予之槍具，已自日本購來，其遲遲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務未清，二因人受再次之驚，家居多所防備，擬緩數月，觀其動靜，然後就道。斯時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勸予筆之於書，以遺後世，以釋人惑。予自惟素不能文，即強爲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七〇六

，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動人觀聽。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實事而不在虛文，使來者皆事虛文，恐實事終無可成之日。予願予死後，化一我而爲千萬我。前者仆，後者起，不殺不休，不盡不止。則予之死爲有濟也。然一念萬、王二子之後，竟未聞有接踵而興者，則予當此發軔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觀感於同胞矣。今卽邇來之所見並信札之有關於此者，亦連類及之，綴爲若干篇，名曰「暗殺時代」。是爲序。

暗殺時代

昔法人盧索有言曰：「弱爲強制，亦出於不得已耳。苟一旦脫其鉗制，不得不謂之盛業也。」明矣。夫然，我同志諸君欲驅除強胡，不得不革命；欲保存種族，不得不革命；欲去奴隸之籍，而爲漢土之主人翁，不得不革命。革命！革命！予耳聞之，而不禁口流涎沫矣！然徒聆此革命之空言，而不見彼革命之實行，此何爲者？何以時而封報館，時而禁新書，時而殺學生，時而拿黨人；初不聞一與問罪之師。而號召革命者，夫亦曰人類之不齊，人心之不一，一言革命，則畏首畏尾，顧身命而不前，未足與有爲也。予於是西驗歐洲，東觀日本，而見其革命之先，未有不由於暗殺，以布其種子者。俄之虛無黨，其近事矣。今日大地之上，轟轟烈烈，仰人耳目者，莫若虛無黨之名，夫亦知虛無黨之於今日，爲何時代乎？於昔日又爲何時代乎？吾敢斷言曰：十九世紀下半期，爲虛無黨之暗殺時代，二十世紀上半期，則爲虛無黨之革命時代，不有昔日之因，焉得今日之果，我漢族何爲乎？我同志諸君何爲乎？吾又敢斷言曰：今日爲我同志諸君之暗殺時代，他年則爲我漢族之革命時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種今日之因。我同志諸君勿趨前，勿步後，勿涉獵，勿趨超，時哉不可失！時乎不再來！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此日正其時矣！吾願爲同志諸君之先鞭，吾更願同志諸君之日繼我後。同志諸君，其從我願乎！

(2) 暗殺主義

譚嗣同有言曰：「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矣。若其機無可乘，則莫若爲任俠，亦足以伸民氣，倡勇敢之風，亦是撥亂之具也。」又曰：「因於君權之世，非此益無以自振拔，民乃益愚弱而窳敗；」至哉言乎！可謂明於時事者矣！夫今日之漢族民氣，其渙散不伸，至於此極，觀其所以對付異族政府而可知矣。割地也、賠款也、攤捐也、加稅也、借民債也，又有甚者，礦務權、鐵路權、航路權、關稅權、教育權、用人

權，率所有保滿洲而制漢人之權，皆送之強鄰而不惜。我同胞雖愚弱，而利害亦明；我同胞雖竄敗，而心灰未死，未有見此而不恨入骨髓者。然徒恨之，而不敢有所反對焉，亦足徵民氣之渙散不伸矣！今欲伸民氣，莫若行此暗殺主義。夫人孰不欲生而惡死，棄危而就安。若滿酋之於生死安危，自較他人視之爲尤重，亦以彼等向居長林豐草之中，毛衣肉食，射獵爲生，一旦闖入中原，奪其子女玉帛而有之。於是欲生惡死，棄危就安之念，自往來於腹中，以爲生則有此樂，而死則無之。安則有此樂，而危則無之。人將有以死之，將有以危之者，則彼未嘗不懼也，懼則不敢妄有所爲矣。我同胞之爲滿權者，其情當亦不外此。故其封報館以味我同胞，禁新書以愚我同胞，殺學生以威我同胞，拿黨人以弱我同胞，蓋亦恐我同胞將有革命之思想，排滿之舉動，而於彼有不利焉，遂直行此而無所顧忌者，非深知我同胞之無能死之無能危之乎？既無能死之無能危之，則彼之生如故也，安亦如故也。生如故，安亦如故，則彼又何樂而不爲此味我同胞，愚我同胞，威我同胞，弱我同胞，以斷我同胞之革命思想，絕我同胞之排滿舉動之行哉？同胞乎！其甘爲人味，甘爲人愚，甘爲人威，甘爲人弱乎？抑將有以死之且有以危之也？觀夫前日景廷賓之舉，及今日廣西之亂，其名皆曰滅清興漢，亦可見我同胞中，固非無人焉！欲起而死之，欲起而危之者，特其功卒難成，夫豈無故哉！夫豈無故哉！蓋亦以革命之思想，未盡發達，而排滿之舉動勢難發起耳。雖然，今日之事，固責無旁貸，嗾我同胞，今其已矣！勉之來日，其庶幾乎！此吾所以舉萬鈞之任，而加我同志諸君之身而不顧也。我同志諸君，苟持此暗殺主義以實行之，吾恐滿酋雖衆，而殺那拉、鐵良、載沅，奕劻諸人，亦足以儆其餘。滿奴雖多，而殺張之洞、岑春煊諸人，亦足以懼其後。殺一儆百，殺十儆千，殺百殺千殺萬，其所儆者，自可作比例觀。殺之無已，儆之亦無已。安知東胡羣獸，有不見死見危而思出關走避乎？又安知夫皇皇漢族，無繼起之人，而吾黨之不日增月盛乎？我同志諸君亦可以行矣！

(3) 復仇主義

孤軍深入，將士寒心，此行軍之忌也。善用兵者，必分軍爲二隊：一曰戰兵，一曰援兵。戰兵在前，援兵在後。戰兵爲前敵，援兵爲後助。有戰兵而無援兵固不可；戰兵爲數多，而援兵爲數少亦不可。二者必輕重不偏，然後驅戰兵入與交鋒，勝則得援兵之助，而追亡逐北，自無道窮矢竭之憂；敗則得援兵之助，而退身轉鬥，外無蹂躪潰

敗之危，此戰兵與援兵皆互相爲力，互相爲助也。吾黨之行事亦當如是。暗殺者，吾黨之戰兵也。復仇者，吾黨之援兵也。有暗殺之戰兵在前，勢不得不有復仇之援兵在後。蓋以暗殺之戰兵，此一時期則殺人，彼一時人將殺我。甚至此一時期我不得人而殺之，彼一時人反得我而殺之。此際賴以報復於人，而轉敗爲功者，則非此復仇之援兵而何？有援兵則戰兵爲有用，有復仇則暗殺爲有濟，以復仇爲援兵，則愈殺愈仇，愈仇愈殺；仇殺相尋，勢不至革命不已。欲言革命者，不得不前以暗殺，後以復仇。此暗殺與復仇，亦互相爲力，互相爲功也。非然者，則子之殺甲，丑之殺乙，寅卯之殺丙丁，子、丑、寅、卯，其必爲戊己庚辛所殺無疑，使於此任戊己庚辛殺子丑寅卯，而不爲之復仇，則戊、己、庚、辛必將盡辰巳午未而殺之以施其威，使申酉戌亥知所畏懼，而不敢再爲子、丑、寅、卯之所爲矣。於此而子、丑、寅、卯之死，爲有濟乎？爲無濟乎？甲乙丙丁之殺，爲有用乎？爲無用乎？不待智者而後知矣。此復仇主義之所必有而不可無者，固如是也。我同志諸君，苟持此復仇主義以實行之，吾知今日虛無黨之名，不十年而出現於我皇皇漢土。昔日歐洲大革命之事業，不二十年而成立於我皇皇漢族矣！我同志諸君其勉旃！

(4) 革命主義

我同胞之稍具知識者，見外人之據我土地，奪我利權，奴我子女，莫不曰排外排外。夫然，不排外則不得復我土地，不排外則不得還我利權，不排外則不得歸我子女。國不可無，則排外不可不有，排外之係於國，不如此其重且大乎？子亦同胞中之一分子耳，又焉能外我同胞之所見也。今試執予而問之曰：我何國之人也，曰：我中國之人也。又問之曰：我中國之人，與滿洲之人爲同族乎？曰否。中國乃漢族也，滿洲則通古斯族耳。又問之曰：滿洲人之爲我中國之君主，既二百有六十餘年；則我土地之爲滿洲所據，我利權之爲滿洲所奪，我之子女爲滿洲所奴，不亦二百有六十餘年乎？今外人之據我土地，奪我利權，奴我子女，乃據之滿洲，奪之滿洲，奴之滿洲，非據之我也，奪之我也，奴之我也。我欲土地復自外人，利權還自外人，子女歸自外人，外人受乎不受也？曰然則將奈何？曰不排滿則不得復我土地，不排滿則不得還我利權，不排滿則不得我子女，滿之排則排外爲益乎？爲無益乎？排外爲益，則滿洲利之，排外爲有益，則滿洲亦利之，利其土地復自外人，而據之仍在我，利權還自外人，而奪之仍在我。子女歸自外人，而奴之仍在我。觀於庚子義和拳之事，而可知矣。今人之於其家也，賊處於內，而盜迫於外，賊

則爲內憂，盜則爲外患，外患爲有形，而內憂爲無形，若急其有形，而忘其無形，以爲賊與我處此久矣。今當外盜之來，彼實與我同受其患，彼卽不我助，必不至忘恩負義，而甘棄其安樂以爲外盜之內應也。然而賊豈計及此乎？彼方藉外盜之援，以制我死命，亦以我今日之能起而與盜爲敵，則異日必將爲彼敵無疑，與其異日我爲彼敵，則彼無唯類，不如今日彼爲我敵，則我無生機，異日之事我爲政，今日之事彼爲政，思之又思，莫若先發制人之爲得策。於是賊則爲內應，盜則爲外援，外患內憂，一時並起，家焉有不亡者乎？其於國也，亦然。彼滿洲入關之時，殺我同胞之若祖若宗，淫我同胞若祖若宗之妻妾姊妹，迨至今日，割我土地於外人，送我權利於外人，鬻我子女於外人，不殺盡我漢族之同胞而不已，此賊也，此仇也，其能與之處此二百有六十餘年之久而遂忘之乎？若其忘之，是忘其殺我同胞若祖若宗之仇也；是忘其淫我同胞若祖若宗之妻妾姊妹之仇也；是忘其割我土地，送我權利，鬻我子女，以忘我漢族同胞之仇也。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願我同胞一思之。同胞乎！居今日而不思排外則已，欲思排外則不得不先排滿，欲先排滿，則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我同胞今日之事業，孰有大於此乎？願我同胞一行之！

(5) 揭鐵良之罪狀

有有名之英雄，有無名之英雄，有名之英雄，其功成於我，而名亦歸於我，則人之知也易。無名之英雄，其功成於己，而名乃歸於人，則人之知也難。其於人之善惡也亦然，如逆賊鐵良之居心行事，在他人之可否，吾不得而知焉。特自予觀之，竟無一非欲制我漢人而亡我漢人者，其居心如是，其行事亦復如是，故不惜處一己於隱微，而藉他人爲傀儡。其下江南也，名則曰審察官庫，清查陋規，竟與庚子之剛毅無殊。而究其目的，則不在是。雖其時海內志士有起而疑忌者，或書其罪狀於報端，或憤其罪狀而行刺，然亦不過曰，斂東南之物財，以供彼族之揮霍而已。噫！此特彼逆賊罪狀之一端耳。予今欲言其餘，其如聞者之視爲不足重輕何？乃思之又思，覺其餘之罪狀，實有殺之不足以盡其事者。予欲不言，予焉得而不言，今請卽其罪狀之可者言之：

一、斂民財之宗旨：蓋經此次之搜刮，則東南各省脂膏罄（在上海製造局提款八十萬，海關道庫提款七十八萬，其餘各處提去百數十萬不等）。而學務必不能興，軍務必不能整，餉項必不能裕，游學必不能遣派，此秦始皇禁詩書、銷兵器之故智也。過此以往，東南之民智日塞，東南之兵備日疏，外侮之來益難抵禦，此其大有所關係於吾漢

族之生死存亡者也！此其罪狀一。

一、練旗兵之作用：（名爲京旗常備軍，係鐵良所練）以漢兵殺漢人，其收效已非一日，然一旦有狡桀者出，則相率而反戈爲鬥，其禍患將不可測，此練旗兵之視練漢兵，不爲有利而無弊乎？漢人若無事，則入此爲禁兵，以成內重外輕之勢（滿酋回京時由袁世凱派武衛右軍入衛，至鐵良練成京旗常備軍後，則不動聲色而易之，竟無人知其意者）。漢人一有事則先以漢兵，不利則繼以旗兵，此英人之與印度戰，印兵在前，英兵在後之故智也。此練兵之所以防家賊，非所以禦強鄰也！此其罪狀二。

一、解民黨之機關：（「警鐘報」固以民黨之機關自命者）逆賊前在江南，其一言一動，莫不爲「警鐘報」所揭出，故其恨「警鐘報」也爲甚，然究無日不閱此，以求其疑案，以興大獄，而藉以去漢人之耳目焉。卒至今日而始假手於德領事，此亦以此報館之在租界，非用外人之力，將不足以致伊等於死命，故今日封此報館之情，實則在來稿之言彼南下斂財之事，特恐此不足以服人心，則正其罪曰：言罵皆太后皇上，有辱國體，此雖爲外人之口實，而要皆出於彼逆賊之所嗾使也，此昔日呂海寰之封蘇報館，而監鄒容、章炳麟以洩己忿之故智也。此罪狀三。

一、偵疆吏之從違：蓋以我國士氣之盛，未有能出於兩湖之右者。至彼革命之徒，又未有不聚於長江之流域者也。今欲滅此士氣而制彼革命者，則惟疆吏是賴。兩湖有張之洞之善爲走狗，可以安枕無憂矣。安徽有誠勳，乃家奴耳。所可慮者，江蘇之端方，親等誠勳，而從命反不如之洞；且多方興學以智漢人（鐵良在蘇因提款事與端方意見不合，鐵以練兵爲言，端以興學拒之），誠非彼族利，乃四顧彼族中，實難得其人，得之其在漢族矣。噫，此何人哉？蓋即前日之在湖南殺學生之陸元鼎其人也。於是密語北京政府而對調之，則漢族中之昌言革命者，從此可以絕迹於東南矣！此外人之利用滿政府，而奴我人民之故智也。此其罪狀四。

一、爲警察之預備：前年滿政府與日政府立漢人不許學警察之約，遂單派滿學生四十餘人留東學生，從鐵良、載振之請也。然鐵良、載振之所請，又出於良弼之泣求，無良弼，是無滿洲矣。無鐵良、載振，是無良弼矣。鐵良之下江南也，良弼從之，遇所有關係漢族強弱安危之事，良弼爲之畫策，鐵良爲之上聞。鐵良之回京也，則薦良弼於奕劻，凡練兵處加賦練兵錄用留學生之政策，即良弼強滿排漢之政策也。吾知今日鐵良與良弼之所冀望者，惟在

留東學警察之滿學生，畢業回國耳。滿學生既畢業回國，則各省之警察權，皆將入其掌握，彼時言論之不能自由，出版之不能自由，思想之不能自由，勢必更甚於今日。雖欲有秘密之會，暴動之爭，亦必將爲彼警察部所偵發。此俄政府專以警察，爲防制虛無黨之故智也。此其罪狀五。

以上五者，皆其有名之罪狀也，若其無名之罪狀，雖不可見，而要皆不外此制我漢人亡我漢人之政策；逆賊鐵良，今日不去，吾知那拉在時，彼固不得不用良弼一人，他日載活復政，彼必利用康、梁輩，以爲之保大清，而除革命黨，有斷然也。後之覽者，有同情乎？夫亦可信予言之不誣矣！抑亦可識予見之先人矣！

(6) 殺鐵良之原因

逆賊鐵良之將爲我漢族之大患，有心人皆知之。雖然，殺逆賊鐵良一人，而滿洲全部，遂無爲我患者乎？曰：否，滿洲五百萬，雖不人盡鐵良，而究其以強滿排漢爲宗旨，殆不乏其人。夫然，殺一鐵良逆賊易，而殺百千萬千逆賊鐵良難，逆賊鐵良固可殺，如逆賊鐵良者，亦何不可殺。予之念念在殺一逆賊鐵良，而不於萬千百千逆賊鐵良手求之，豈逆賊鐵良一人之於予有私怨乎？曰：否否，然則予之所以殺逆賊鐵良之故，其終始不渝者，不得不表明之。蓋其原因有二：

一、原於同胞之觀念：夫逆賊之罪狀與予殺念之所以生，前篇言之詳矣，特恐後世有不知予之初心者，則以予之此行爲，未必爲同胞起見也。今予若棄此而就彼，不更與人以口實乎？故予決意爲之，不特以成前日之志，抑亦以白予之初心焉耳！

一、原於同志之感情：蓋以王漢之刺逆未成，遂自盡以明志，其心亦良苦矣！乃彼逆賊自受此次之驚後，乃適加防備，每出必用兵以護其左右，每見漢官，必查明來歷，然後接會，其防備漢人也爲甚，其仇漢人也亦爲甚。今予而不成王子之志，則王子前日之行，不特無益，而且有害，誠以己未殺人，而授人以殺人之名，危乎殆哉！我漢族之前途，其有不堪設想矣！

有此二因，予之志遂定而不易，覺逆賊之與予，有不共戴天之仇焉；而生忿恨之心；又恐一己之轉念，而畏死偷生也，則鼓以名譽心。於是一往無前，不達予之目的而不已。乃自進一言曰，放而死者，吾其不英雄！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7) 殺鐵良之效果

天下未有無原動力，而有反動力者，亦未有無原動力之原動力，而有原動力者。蓋反動力爲果，原動力爲因，而原動力之原動力，又其因也。不觀俄政府之於虛無黨乎？彼之專制，達於極點，而此之反抗，亦達於極點。人第知今日之虛無黨，其神妙不可言，夫亦知制之適所以成之者，乃在數世以來之皇帝與貴族乎！果爾，則虛無黨之反對，爲其反動力，而俄政府之專制，乃爲其原動力；反動力之所以起，原動力生也。若究其原動力之所以生，則又有原動力之原動力在。予於是不以我漢族之無反動力爲憂，而以滿政府之無原動力爲憂矣。亦不以滿政府之無原動力爲大憂，而以滿政府之無原動力之原動力爲大憂矣！何者？蓋以滿政府之專制尙不達於極點，故我漢族之反對，亦不達於極點。使其自入關以來，亦如秦皇之所爲，吾知此二百六十餘年之中，未必能如是之晏然無事也。惜乎秦皇未識此陰鋤之術，乃大加壓力以成其欲，故陳涉、吳廣輩之反動力，亦大起於民間；不數十年而秦之天下，落於他人之手矣！秦皇真一癡漢耳！彼愛親覺羅氏深懲其弊，故決意行陰鋤之術，而使我漢族之反動力自消亡於不知不覺之中，則彼外可取仁聖之名，內可得久安之實，而漢族乃長此終古矣！然天不厭漢，每以外界之風潮，醒大千之甜夢；遂使滿政府之制我漢人之好手段毒手段，一一揭於我同志之心目中，而反對之心，遂萌於內覺；有不得不出以反動力，以脫其羈絆者，然以事理考之，誠如重學家所言，原動力大者，其反動力必大，而原動力之原動力，自可作比例觀。爲今日之漢族計，欲生滿政府之原動力，則莫若行暗殺主義，欲生滿政府之原動力之原動力，莫若先殺逆賊鐵良一人。吾固知夫逆賊鐵良一殺，而載振、良弼輩，必起而大行壓制之手段，將不盡滅我漢族而不甘心焉。噫！此其幸事乎？抑其不幸事乎？吾敢斷言曰：幸事！幸事！

(8) 敬告我同志

某嘗自以主義之不破壞，手段之不激烈爲深戒，故每觀虛無黨之行事，而羨其同志者之多能實行此主義，實行此手段也。誠以無破壞則無建設，無激烈則無平和，若一於破壞，一於激烈，匪特建設之不可期，平和之無由致，而破壞爲無用，激烈爲無益矣！若求其建設而不先經以破壞，則建設直無從建設，若求其平和而不先出以激烈，則平和亦無可平和。不觀夫醫者之治熱病乎？先之以苦寒之劑，俾祛其邪，然後補以參苓，以復其元氣。若先以補劑

，則熱邪在中而不出，其爲患必至於不可藥，此醫者之切戒也。吾黨之行事，亦復如此，蓋以我同志久伏於異族專制之下，其受患較熱病爲重且大，若不先之以破壞主義，行之以激烈手段，而驟以建設爲宜，平和爲主，則鮮有不失其利而得其害者。夫至今日而言建設言平和，殆亦畏死之美名詞耳！某嘗見夫言建設言平和者，則曰破壞爲不可恃，激烈爲不可恃，而吾以建設爲破壞，平和爲激烈，則所謂共和之天下，民族之帝國，將不血刃而成立之。噫！豈知其所言之建設，所言之平和，皆由一念畏死之心，期以建設而免破壞，以平和而免激烈，非真以破壞爲不可恃，激烈爲不可恃也。而特爲是建設平和諸名詞以飾其畏死之行爲耳。予敢斷言曰：誤盡我漢族者必此輩也。我同志諸君既非此輩之居心，則不可不效虛無黨之行事，當亦知欲恢復大漢江山，必先傾覆異族政府；欲傾覆異族政府，尤必先實行鐵血強權。傾覆異族政府，實行鐵血強權破壞主義也，激烈手段也。我同志諸君，既認定此主義此手段而不移，則其畏死之美名詞，萬不至出於我同志諸君之口矣。我同志諸君有不以主義之非破壞，手段之不激烈，爲深戒者乎？請覽此而熟思之！

(9) 敬告我同胞

頌吾同胞者，則曰華胄。詈吾同胞者，則曰賤種。吾親吾同胞，吾愛吾同胞，則曰此二者，皆吾同胞應有之名稱也。誠以賤種之名稱在今日，而華胄之名稱在將來。使吾同胞聞賤種之名稱，而思有以雪之。聞華胄之名稱，而思有以副之。此固我同志諸君所日夜呼號，犧牲性命，以求遂此區區之希望者。然吾同胞夢夢如故，昧昧如故，而歌舞太平亦如故。於是詈之者日惟肆其賤種題中應有之文言，匪曰奴隸成性，則曰無愛國心，甚至舉數千年之歷史而聲其罪曰納租服役，乃爲盡爾分內事。若政府之爲本族爲異族，皆在所不計。焉有如是之華胄而甘棄主人翁而爲人牛馬者！此賤種之名詞，不誠爲吾同胞應有之名稱乎？彼頌之者，則曰：誠如是言，斯不失其爲華胄矣。不觀聯軍之入北京乎？稱英、法、德、美之順民。夫亦可見我同胞之不以滿洲爲存亡與俱之政府矣。蓋前此之爲滿洲順民者，乃屈於滿洲之權力而不勝；今滿洲將爲英、法、德、美所傾，則稱爲英、法、德、美之順民者，亦屈於英、法、德、美之權力而不勝。若後此滿洲之爲革命軍所驅除，吾知吾同胞其必稱爲革命軍之順民可深信者也。又焉有如是之賤種，而不爲異族之君主死奴隸之節者，其謂爲華胄也固宜。吾最親之同胞！吾最愛之同胞！其甘爲人畜而自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七二四

居賤種乎？抑甘爲人頌而自居華胄乎！吾知吾最親愛之同胞，必本乎人情以爲情，而甘爲人頌，而不甘爲人罵也。若甘爲人頌，則必有以副華胄之榮而後可；若不甘爲人罵，則必有以雪賤種之恥而後可。然欲副華胄之榮，又莫先於雪賤種之恥；欲雪賤種之恥，又不得不出以革命。革命！革命！世界上最大之事業，孰有過於此哉！若謂吾同胞今日文明之程度差之尙遠，然則吾欲吾同胞此日有何所爲乎？曰：知之而已。舉凡爲仕、爲農、爲工、爲商、爲學生、爲吏卒、爲游民、爲婦女者，皆須知滿洲之爲異族。異族入主我土地，則我爲奴隸。爲奴隸斯爲賤種矣！今同胞中之有志驅除異族，而雪我賤種之恥者，則我等當奉之而勿背。其有甘爲異族間諜，願爲異族盡忠者，則我等當仇之而弗釋。夫如是吾同胞亦足以此盡一己之義務矣！夫如是吾同胞亦足以雪賤種之恥，而副華胄之榮矣！夫如是吾雖爲吾同胞百死而亦甘心矣！吾最親之同胞，曷其念諸！

(10) 復 妻 書

來書情詞密切，尙有未了之語，今特申前意，使子盡曉無餘。吾所謂復仇者，非私子於我，而爲我復仇也。吾之意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耳！愛子之甚，故願子棄死而就生，以爲同胞復九世之仇焉！若云報吾之恩，吾何恩之有？子又何報之有？吾期望於子者，思想日見發達，智力日漸進步，而導以民族之主義，愛國之精神者，亦爲同胞起見也。子若志不在此，則人間之富貴安樂，自可操券而得之，亦以子之年華才貌足以相當也。如曰：拙鈍無能爲力，是真不自尊不自愛之代名詞耳！天下事人能爲者，我亦能爲之。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子不見夫法國之羅蘭夫人，以區區一弱女子，而造此驚天動地之革命事業，彼豈有異於人哉？無異也！其所以至此者，亦由於平日明於自由之不可失，雖此身可亡，而此名不可沒。故宗旨一定，方法隨之，直至達其目的而後已。今日大地之上，人莫不曰：產歐洲各國之革命者，法國也；產法國之革命者，羅蘭夫人也。何不一思享富貴安樂身歿，而名不稱者之爲得乎？抑生則辱，死則榮，不惜一己之犧牲，而爲同胞請命者之爲得也。孰得孰失，子自裁之可耳！「身不屬己」一語，猶覺太不自尊，太不自愛。夫自尊者未有不能自立。自愛者未有不能自治。以自立自治之身，而猶曰此身之主權不屬我，則未之聞。夫人至一身而不得有主權，必其不能自立自治，而具有倚賴性者也。我國人此性深，自不當獨怪子。吾於是益恨異族專制之流毒，而使我同胞幾無一人能自由矣！子前日不云乎？「我自幼至

長。未食我父一粒粟，未衣我父一縷布，實少依賴性者。」今出此言，將以拒我乎？抑未知其誤也？子無事時，可捫心自問，叩此身之果具於一己與否？若既具於一己，則此身之主權，當在一己矣。彼自甘奴隸者，不足語此。譬如人有奪己之錢財者，己必奪而還之，方安也。錢財之爲身外物，己尙不忍棄之，而觀此身之主權，乃不錢財若乎？噫！異矣！至謂「前此之光陰虛度，罔生於世，無味之至，」是有進步之言也。夫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欲求生不虛生，請自今始。以上云云，度未必能適子之聽，亦以子在今日，尙不過爲文明之起點耳，請將此書留之異日，以證將來之進退何如！某頓首。

(1) 與妻書

人之死生亦大矣哉！蓋生必有勝於死，然後可生。死必有勝於生，然後可死。可以生則生，可以死則死，此之謂知命，此之謂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爲生則有生人之樂，而死則無之，故欲生惡死之情，自日來於胸中而不去，則此輩之生如秋蟬，死若朝菌者可無足怪矣！若夫號稱知命之英雄，向人則曰：我不流血誰流血，此即我不死誰死之代名詞耳。及至可以流血之日，而彼則曰：我留此身，將有所待，待之又久，而此身或病死，或他故而死，吾知其將死之際，未有不心灰意冷，勃發天良，直悔前言之不踐。與其今日死，不如昔日之不生也。然悔之何及，徒益悲傷耳！此吾之所爲有鑒於此，而不敢不從速自圖焉！亦以內顧藐躬，素非強壯，且多愁善病，焉能久活人間。與其悔之他時，不如圖之此日。抑或者蒼天有報，償我以名譽於千秋，則我身之可以腐滅者，自歸於腐滅；而不可以腐滅者，自不腐滅耳！夫可以腐滅者體質，而不可以腐滅者精靈，體質爲小我，精靈爲大我。吾非昧昧者比，能不權其大小之輕重以從事乎？而況奴隸以生，何如不奴隸而死。以吾一身而爲我漢族倡不奴隸之首，其功不亦偉耶！此吾爲一己計，固不得不出此；卽爲吾漢族計，亦不得不不出此。吾決矣，子將何矣？古人有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子卽不爲漢族計，亦獨不爲一己計乎？子自思身材之短小，體氣之柔弱，精神之欠乏，飲食之減少；且衛生之不講，心境之不寬，勞苦之不耐，疾病之時至，非較吾爲尤甚乎？吾竊不遜，若子能壽年一百，吾卽能壽年一百一十。吾今自思，不過可得壽四五十年，子當可作比例觀。子且多壽有何所用？雖如彭祖，亦不過飲食衣服之較多於人，而況子非其比，勢不得不爲一己計，則當捐現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七一六

在之有限歲月，而求將來之無限尊榮。且也，以個人性命之犧牲，而爲鐵血強權之首倡，此爲一己計者之卽所以爲漢族計也。非一舉而兩得乎？子其三覆思之！如以吾言爲然，則請爲子畫善死之策。如以爲否，則請留此書於臨死之日，再一閱之，以證吾之見地如何？某白。

(12) 與章太炎書

太炎先生執事：某聞先生之行事，閱先生之著作，雖未見先生之面貌，而先生之心志，早爲某所洞悉而頂禮膜拜之矣！然此頂禮膜拜之誠出自我，若先生之心目中，又焉知四萬萬內有某之一人也？故每恨相見之無緣，而通函之無自，意者俟之他年，而相聚首於獨立廳上，以話此日之幽情，亦未始不可。而今已矣！亦以某之志已決，勢必九死一生，以實行此區區之主義。本擬暑假中有友人南旋，託其袖函一通姓氏，並呈拙作以求文匠於先生，則某之願於此了矣！今同志某君新自南來，語中問渠與先生並鄒子威丹相識否？某君應予曰：鄒子固相識，至與先生未相見之恨，亦與某同。並云此次過申，當往一見。正語間，有同學某君至，乃向某曰：頃閱時報，有鄒子威丹病死之傳焉！某等耳聞之下，皆相對失色。遂不禁悲從中來，蓋非僅爲鄒子悲；而爲我同志諸君悲耳！亦非僅爲我同志諸君悲，而爲我漢族同胞悲也。夫鄒子之名固已成立；而此後之事業，正未可知？亦以生死關頭，最難打破。若以餘生而辦餘事，直此身之利息也，成敗可不必計也。惜哉鄒子！危乎先生！計先生出獄之期在邇，飲食起居，不可不防他人之隱害。某於鄒子之死，有深疑焉！疑西人之必爲滿政府所嗾使，而毒殺之以去後患。先生身與同居，當必有所聞見也。先生爲某貧鄒子之靈，而告之曰：「吾子之死於非命與否？可不必權其輕重；病死亦死也，非命之死亦死也，然總歸於不自由而死。則逆胡之罪，豈容追哉！某亦不自由中之一分子耳。異日能死此不自由，當必有以慰吾子之萬一於泉下也。吾子有靈，其使某毋蹈定言也可！」至某所作之「暗殺時代」一書，今僅成其半，此中之大意，問之同志某君便知。他時告成，當繕呈改正爲荷！刻因倉卒不能暢情欲言。聊作此以爲先容。伏惟愛照不宣！某頓首。

(13) 與同志某君書

前在獸居村，聚首一日夜，彼此各抒所見，無不志合道同。生平快心之事，未有過於此也！及至臨別之際，執

手無言；面面相視者久之。此時某乃逆想將來之幻境，異日提大軍北上，而爲某興問罪之師者，必吾子也！故明知此別爲永訣之期，而不爲之悲傷流涕矣！君本多情，辭色間尚不免此。乃火車一發，彼此天涯，至今寤寐思之，猶竟在想像中也！某同堂後三日，即得由津寄來之信，內有贈某詩四首，刻已誦熟。惟於後二首，每一誦之，則心爲之一酸，淚爲之一出。豈某之傷懷後事而出以兒女之情乎？抑詩意之感人深也！今者某爲其易，君爲其難。某之念念固在君，君請勿以某爲念。蓋易者不過頃刻之苦，此日尚可盡樂於餘生；而難者艱險爲備，責任爲鉅，一日不達其目的，即一日不得辭其難。友誼爲私，羣情爲公。某爲其易，故雖出於私，尚不爲大失。君爲其難，若出於私而忘其公，則非某所望也。刻下想已抵省，機遇如何？能償所欲否？念念！同志某並同學某友人某，皆盼執事早日如願以償，則相率入麾下，以盡義務，以供驅策。如事已揭曉，即速函知，以便令三子束裝就道。時勢已亟，其速圖之可也！某近閱「京話日報」，屢見彼族之富貴者來稿，皆明白過我漢人，真令某畏而生羨。畏者何？畏彼族將日形明白，則我漢人將日形愚弱；且不特行政上生種種之壓力，而於軍事上生種種之阻力矣！羨者何？羨其不愧自居貴族，真能臥薪嘗膽，以防我漢人之傾覆之也。危乎殆哉！漢族之存亡在此矣！茲奉上「京話日報」二張；非特以證某言之不僞，且以表彼族之能力焉！某白。

二、烈士吳樾君意見書（註三）

本社記者按，北京車站爆炸九，轟於舊曆九月二十六日，其時莫知烈士爲誰何也。既閱月，而後有知桐城吳君樾孟俠者，又近始輾轉得其遺書，則其意志盡具是焉。自秦、漢降，吾族不武，荊軻、聶政之事，幾於絕跡。而吳君獨能爲民族流血以死，嗚呼！其壯烈不可及也。虜廷無識，以謂吳君爲革命黨使之，吳君則既實行革命矣，觀其書，知其舉動，一支配於所素志之民族主義，而又誰使者？吳君死，媚虜者猶肆口爲桀犬，詆毀不遺餘力，不知其得見此書，尚作何語。吾人以爲吳君未死，反對者，雖訟其邪說，亦不能死吳君。惟吾漢族四百兆人，奄然不與寇競，叛吳君之志，則吳乃真死矣。錄吳君書以質讀者。

……立憲之聲，囂然遍天下，以誑誤國民者，實保皇會人爲之倡。宗旨曖昧，手段卑劣，進則不能爲祖國洗濯仇恥，退亦不克得滿洲信任。講張爲幻，迷亂後生。彼族黠者，遂因以欲增重於漢人奴隸之義務，以鞏固其萬世不

替之皇基。於是考求政治，欽定憲法之謬說，僣僂於朝野間，哀哉！我四萬萬同胞，稍有知識者，相與俯首仰目，懷此無絲毫利益我漢族之要求，謬說流傳，爲患益劇。擬生平既自認爲中華革命男子，決不甘爲拜服異種非驢非馬之立憲國民也。故寧犧牲一己肉體，以剪除此考求憲政之五大臣，其所以不得不出此之理由，敬爲我漢族諸父老昆季陳之：

(一)唯一原理，民族建國主義 世界既不能立躋大同之域，民族間之利害衝突，勢所不免。惟勢力平均者，始有和協提攜之希望。若凍餒其身家，而膏梁文繡其里隣者，人無智愚，均不爲也。漢之不能容滿，亦猶夫滿之不能資漢，故我輩欲滅漢以榮滿也，斯已矣；如有良知，思恢復我族之權利，斷不得不顛覆漢視漢人勢不兩立之滿洲政府，而建立皇漢民族新國家，以自行意志，以自衛同胞。夫偷生苟活於異族主權之下，已失世界之名譽，歷史之光榮；而況乎其將隨腐朽異族之腐朽而同仆耶？我簡言之，建立漢族新國家，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天職，傾覆異族寄生之舊政府，爲吾四萬萬同胞唯一之手段。

(二)扶滿不足以救亡 吾國今日之行政、軍事、教育、實業，一切國家社會之事，必經非常之改革，始克有眞進步；決非補苴罅漏，半新半舊之變法，足以挽此呼吸間之危亡也。以滿族而宰制中國，無論專制立憲，決不能有非常之改革，而且阻遏之。何則？專制立憲，乃形式上之變更，至根本問題，滿人抱持唯一排漢主義，甯死毋言，即能立憲，亦必巧立名目，仍用其愚弄漢人之故技。甚且假文明之名，行野蠻之實，軍事界之猜疑，教界之束縛，實業界之阻抑，必不能去；而我漢人思想能力，終無自由伸張之一日，仍復因循固陋，桎梏於其胯下，如是而欲救亡，豈可得耶？且也，凡同居一域之內，無親切之感情者，必不得有固團結之力。在滿洲政府之方面言，其視漢土，本屬僊來之物。割棄土地，喪失主權，原無顧惜；人民疾苦，更不相關。在漢人之方面言，無歷史遺傳之感情，而欲官吏效忠政府，無民族團結一致之感情，而欲軍士捨身報國，此皆必不可得之數也。滿洲政府，實中國富強第一大障礙，欲救亡而思扶滿，直颺湯止沸，抱薪救火。

(三)滿洲皇室無立憲資格 言立憲者，非奉載活爲聖主，即奉那拉氏爲傀儡。彼滿族自彼祖遺傳奴僕漢人之

政策，不肯拱手放棄權利。且不論載滉者童叟昏弱，生死於那拉諸權貴之手，自救不暇，遑恤其他。至那拉氏者，縱情肆欲，日剝漢民膏血，以供宮室車服之淫樂，恃此人爲中國憲政之元首，豈不遺笑全球！至其親信之臣如端方者，政治思想極淺陋不足道，鐵良亦不過稍有軍事之知識，且持極端排漢族，非文教主義，與故剛毅同。等而下之，如奕劻、載振、溥倫、那桐、榮慶、耆善輩，殖財自封，但知居積，媚優狗馬，亡國賤奴，以如是人格，處如是世界，詎有組織政府之資格也耶？且滿洲部民，對於愛新覺羅，素抱隱恨，推之蒙藏，更屬秦越。以彼而擬大不列顛之於愛爾蘭，與地利之於匈牙利，尤不倫矣。

(四) 滿政府對待漢人之政策 我國聖聖相承，凡數千年，不待他族之鞭策，而固有獨立之資格，歷史事實，當不誣妄。彼族乘機竊取，戰爭之殘殺無論矣，薙髮之役，文字之禍，我祖被殺害者，其子孫惡得而忘之？此猶云過去之冤仇也，且論近政。其對官吏也，漢士碩大，奴雜漢人，乃其不得已也。但漢滿人數，與官缺之比例，漢員升轉，與滿員升轉之遲速，果平均耶？其對士人也，奴叱娼裔，果無意耶？其對工商也，釐金賠款，誅求顧不虐耶？其對農民也，重征浮收，且歲征糴米，養彼旗下，果國民應盡之義務耶？其對軍民也，濫刑苛法，不許越訴，視彼黃紅帶子，作奸犯科，而不受漢官懲治者，果平等耶？其對軍士也，招之則來，任其鞭朴；揮之則散，且乘其飢寒而以游勇之罪戮之。南方要塞，悉設駐防。嗚呼！其所駐者何地？而所防者果何人耶？此猶內政也。今日列強並立，國之存亡，每視外交爲轉移，吾族對於列強，不能有獨立之外交權，固已蒙政治上之奇辱。論及滿洲之代表吾族外交也，獨有割讓土地，委棄利權，條約之簽押，爲其成績，至海外商民，坐視其塗炭；內地商業，設重出口稅以困之，路礦條約，貪外賄以贈敵，非其外部王大臣視爲奇貨者耶？庚子之役，乃彼婦一念之私，蹂躪數省，我十八省之漢人，擔任數十年數百兆之賠款，敲脂吸髓，十室九空，來日方長，其曷堪此！數其失政，更僕難終，皆其祖傳奴僕漢人之政策使然也。

(五) 立憲決不利於漢人 滿政府負於漢人之罪惡如是矣，而彼主張立憲者，猶曰是固專制政體之罪惡，但能立憲，必得剷除，而使漢人享滿足之自由幸福也。惡！是何言？立憲政治，焉得如此之神聖！以日本萬世

一系之立憲，奧匈雙立政府之立憲，尚有無限之缺憾，況彼奴視漢民之滿政府耶？計彼族據我華夏以來，人無賢否，罔不抱守其抑壓漢人主義，彼爲貴種漢乃賤奴之說，身至北京，即入於耳。若鐵良（鐵爲排漢巨魁，彼祖述剛毅「人才六等」之說，以不識字之旗人爲一等，讀書之旗人爲二等，讀西書之旗人爲三等，以不識字之漢人爲四等，讀書之漢人爲五等，讀西書之漢人爲最下。鐵方以練兵制家奴爲急務，他種教育，均不贊成）、榮慶（榮專持漢人學堂日少，旗人學堂日多之政策）其代表也。彼以數百萬之蠻民，馭四萬萬之民族，反側之勢，毋怪其然。誠爲滿人計，決不可使漢人雄飛獸挺，以成尾大不掉之勢。而我漢人猶懵然曰：「滿廷立憲，必利於我。」滿之識者，能毋嗤乎？夫立憲之利於民者，莫過於集會、出版、言論、身體、財產諸自由權利。以彼那拉、奕劻、鐵良、榮慶諸野物，而甘心以是昇吾族也，誰其信之！謂余不信，請視其近年之新政，練兵之權，必操之奕劻、鐵良之手，袁世凱甘爲傀儡，且猜嫌備至。警察之權，滿學生獨攬之，駐防未撤，又練京旗，政府要津，罔非滿產；所用漢人，獨取夫耳聾目瞶，奴性深錮者，以充其數。至如外疆督撫岑、張二人，僅保殘喘，其目不識丁，貪鄙無能之滿員，動任封疆，罔以爲怪。且如斷髮改裝之嚴禁，出版言論之干涉，固司馬昭之心，人人所知矣。綜諸種之原因，可逆斷將來立憲之效果，地方自治，彼必不甘，三權分立，決不成就，滿漢權利，必不平等。如是立憲，於漢何利？且不徒無利，而又害之，假憲政名義，加重吾族納稅之義務，以供其奴隸陸軍，爪牙警察，爲鎮壓家賊之用耳。而彼族固自擁其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之權利矣。吾族仰望其立憲，利害如此。

（六）主張立憲者對於國民行爲之不忠 （甲）保皇派所藉口者，合滿、漢、蒙、藏爲一偉大民族，奉神聖之光緒皇帝爲立憲君主。載湉童蒙，海內所知。滿州已失，藏事已去，回部動搖，兩蒙外向，瓦解即在早夕，紙墨未乾，目的物業已消失。日日以要求立憲爲辭，蟄伏海外，膽小如鼷，希冀個人之富貴，拋棄民族之積恥，是爲不忠之尤。（乙）那拉氏黨，此黨皆乘時微利之小人數十輩，劣等根性之留學生，俯仰其間，搖尾鼓掌，餽取一月一二百金之身資，乞得不甚愛惜之學習主事，分發知縣，而其望已足。立憲二空字，不過變形一苞苴竿牘而已，其行爲不忠，明白易曉。

綜合以上之理由，立憲主義，徒墮落我皇漢民族之人格，污辱我皇漢民族之思想，吾輩今日，非極力排斥此等謬說，則吾族無良，死心踏地，歸附彼族者，必日加多。敢以區區之心，貢獻於我漢族四萬萬同胞，必能協心併力，抱持唯一排滿主義之圖，建立漢族新國，則某雖死猶生。（後略）

按：吳君名樾，字孟俠，爲桐城名家子。其個人歷史，他日自有人詳道之。吳君爲人慷慨義烈，根於天性，每與譚及國亡種削之勢，輒仰泣不止，及久歷關津，種族之感情益烈。時痛四方口舌排滿之輩，不得一人之實行爲恥。其犧牲身爲天下倡，而復活我祖國荊、聶壯美之歷史，使全世界異種人，均不敢玩弄吾族也久矣。聞其入夏以後，私毆滿種某巨公居處動作，將有所發，適立憲狂說日益流行，吳君益痛滿政府愚弄我民族之毒計，又深恨我民族中無恥之輩，死心踏地，爲滿族奴，益鼓吹其君民一體，滿漢一家之邪說，天下淺見之士，遂信夫上下相安，仰望仁政，苟且圖存，非復昔日激昂不平之見，而吾族永久沉淪，無復脫離滿族羈絆之一日，計非以身退之不可。遂以九月二十六日，攜所蓄利器，往前門車站，加害於考察憲法之五大臣。殉義之前十日，即以兩書郵寄於予，前書今姑祕之，茲所發佈者，其後書也。予於海外得是書，已去其殉義凡三十日矣。今特發布其殉義之意見，並述吳君平昔語諸同志之言曰：「我四萬萬同胞，人人實行與賊滿政府勢不兩立之行爲，乃得有生人之權利；不得權利，毋寧速死。」又曰：「我願四萬萬同胞，前仆後繼，請爲之先。」悲夫！此吳君所以捨身殉義而不惑也。吳君之身往矣，吳君之志猶未得達，吾願奉遺書主義，爲吳君繼，並以詔國人焉。吳君後死之友敬識。

三、佛哉：刺客吳樾傳略（註四）

沈沈兮長夜，渺渺兮國魂，淒惻慘黯兮老大之帝國！皇漢民族，奄息落魄，蕭條渙散兮，莫不與印度、波蘭、埃及、猶太之鬼而爲鄰！猛聽一聲，地坼天傾，如晴空霹靂，如黃河岸崩，如太平洋嘯，如火山飛騰，使同胞蒙發瞋振，使胡虜膽戰心驚，轟！轟！轟！火車場之爆彈，炸彼出洋考察政治之大臣，伊何人？伊何人？真不愧二十世紀之大雄、大關、大無畏、大俠客、大國民！

中國無人，何有俠客？彼俠客者，專制國之惡魔，文明世之引線也；政府之厲鬼，民族之精魂也。貴族之不祥物，世界之自由神也。人情莫不樂安逸，而俠客以勞動振其氣；人心莫不好依戀，而俠客以破壞驅其行；民氣抑塞

於壓制，民心灰死於怨恨；而俠客剪除人間世之不公不平事，使見者痛快，聞者歡欣，公道賴以常存，小弱因之立奮。而嘯死灰於復燃，撥雲霧而見日，固已靈天下之魂，而活萬世之人心，俠客！俠客！萬歲！萬歲！歐美之發達也以競爭，其實則在於激刺，而其最激人腦，無人魂、動人魄、而聳人膽者，靡不俠客乎是尚。七雄之分爭也以士氣，其機則司於報復，而約縱離橫，異同捭闔，乃至睚眦必報，敢死而不畏者，非俠客其孰與歸？中國之今日，清淨寂滅也久矣，甘爲奴隸牛馬，任人束縛剝削，而謂他人父，認賊爲子，其柔弱者則低眉如菩薩，無聲如反舌；其黠而強者，則殘骨肉以獻媚，仗外力以自戕，謂非喪心而何？而其喪心之原，則君主爲之俛也，以空虛錮其聰明，以繩墨制其手足，以利祿腐朽其腦筋，以殺戮褫奪其魂魄，遂使數千年來，君主之外無生人，一姓之外無民，而何有於俠客？然則今日之俠客，二十世紀中國之怪物也！我何言？

通海以來，西方東漸，輸入歐美之思潮，影響民族之主義，火重塞之劫灰，蘇千秋之秦牒，於是種界分明，政治改革之言論出；而撞自由之鐘，鳴獨立之鼓，提斬馬（滿人有馬形之諺）之劍，搗光復之旗，揚揚焉，皇皇焉，固宜有無滋他族滅此朝食之一日。而不幸珠沈壁碎，蘭折玉摧，嗚呼耗矣！雖然有虞必續，前仆後繼，明戰不成，暗殺斯起，於是而行刺，於是爆烈，於是而刺客吳樾其人者，出見於歷史。

行刺王之春，前有壽州萬福華，今桐城吳樾後其勁，安徽真多士哉！豈其山嶽之所鍾歟？吳樾字孟俠，皖北大族，而家寒。歲辛丑，北上請其叔某名先生作曹郎，爲謀生計，時值兩宮返蹕，其叔薦爲保陽辦皇差事，未半載而事敗，復賦閒。壬寅年，保陽興高等學堂，卽京畿學堂之舊，君考取肄業，品學思想冠其羣，旋被公舉爲班長。至甲辰年，君之學識思想日益進。又以江南游宦保陽者，其子弟多，不可無教育以謀自立，則集同志議，而兩江旅保小學成。當是時，滿政府之謀弱我漢人也日急，君歷京津久，睹異族之酷虐，手段之毒辣，而種族之感情益烈；又痛四方口舌排滿輩，不得一人實行爲恥，於是舍身之志決，暗殺之計成。

君之謀暗殺也，蓋已並此而三。去歲孟冬，滿侍郎鐵良南下，剗削我漢族之脂膏無算。君聞之，毗裂髮指，志欲行，而卒不果。今春，政府又命鐵良、那桐、徐世昌等，查察保陽學堂，君聞之，喜曰：「可矣！」悉典質所有，託日商購得手槍一，日夕練之以待，儻知鐵良已值得風影，辭不往，乃僅派那、徐二人行，重以兵衛，嚴於檢查，

雖入學堂，亦不懈，終以不得間而止。於是君之忿恨激烈鬱結深刻而不可解。不數月，朝命考察政治又下，特派五大臣出洋，以爲將來立憲之備。當是時也，天下嚮風，仰望仁政，感戴朝廷不已。而君之懼甚，而君之志決，而君之計變，而第三次之暗殺事又見告。

君之暗殺爲仇滿，非仇其人也。其人爲滿，則當其列。卽非滿則爲之與者，亦不容於死。況其爲立憲問題，有關於漢族之存亡者乎？或曰：「中國受異族之壓制，以有今日，而民智未開，共和又難驟致，則立憲爲必不可逃之階級，而何必殺？」或曰：「中國雖維新，而公德不信，私心特甚，若行民主，禍亂且未艾，誠能利用其立憲，不尤愈於徒手以呻吟乎？則立憲實有利於革命，而何必殺？」或曰：「漢滿終不並立，彼以立憲愚我民耳，則考察政治之命，實以試我人民之心，縱盡殺此五大臣，於彼何損？試問數千萬大臣如彼五人者，又安能聚而炸之乎？而何必殺？」衆議紛紛，莫衷一是，我請以大勢言之：

國之命脈在主權，猶夫人之心也。鐵道、郵政則腦筋也，礦產則脂也，教育則精神也，實業則肌肉也，民族則軀殼，軍備則手足也，形勢則衣服也。凡此種種，人身之本，缺則殘矣。今外人干涉我內政，則主權失，而人心無主宰矣！租界有治外法權，教堂已遍及內地，則軀殼多寄生物，而形體虧矣！鐵道、郵政，把持於外人，則脈絡不仁，腦筋失其知覺矣。實業不發達，則病在於枯瘠，礦產作抵押，則富源何所取？海軍廢而陸軍弛，則手足不得其用，教育荒而國粹漸，則精神何自而來？尤可嘆者，藩衛不自保，而去取任人；險要不知惜，而侵占莫問。今東南沿海，何地非外人之勢力範圍？海道往來，何處無他國之塔燈建置？此其一。西北邊疆，動失千里，法要兩廣，英據西藏，俄迫滿、蒙、升堂入室，莫敢誰何？向無均勢之約，我恐地圖之變色久矣！此其二。乃者美伺遼東，德據膠澳，日營福建，英握長江之全勢，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謂爲東亞大陸，不作西國掌握中物耶？此其三。由是觀之，不惟服體之無存，抑且腑臟之不具，凋零殘敗，儼然荒塚之枯骨耳！然則無形之瓜分，已臻實驗，試問何滿可排？何憲可立？彼政府者，不過他人之傀儡，而利用之以厲我民者也。我欲傾之，竊恐彼實扶之，則我又何命之可革耶？我傷現在，我恨既往；我想將來，我言之氣咽；我思之心怖，我忿之願獻身爲四萬萬同胞請命，不然則一死以爲之倡。又不然，則聚九州之鐵，鑄一利刃，洗盡此有氣無力之亡國奴隸標本，免爲租界十字巡捕之醜，以貽我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七二四

清白高尚大漢民族之羞。而孰知吳君捷足，竟身殉於火車場之爆裂彈。哀哉吳君！人皆懸一新黨之徽號，以爲藏身之固。假公濟私，欺世盜名；損人利己，朝三暮四，苟得朋黨之標榜，金錢之揮霍，翎頂之闊綽，當道之引用，不惜變其志士之面目，賣其祖國之名譽；傾軋同志，戕賊同胞以自快。若而人者，萬世唾罵，人皆欲殺，求其速死而不可得，而吳君竟能犧牲利益，拚棄生命，以爲前途萬世計，人之度量相越，顧不遠哉！惜哉吳君！值此殘局不可收拾之時，努力教育，以招國魂。振興實業，以充精血。提倡地方自治，以固其肌膚，改革社會風俗，以恢其元氣。然後自強兵力，發達商務，挽回利權，克復地土。當此之時，滿不排而滅，命不革而永新，用吳君之志，竭吳君之能，夫豈不可以有爲！奈何滿腔熱血噴甘露，一顆彈丸作警鐘，地老天荒，長此茫茫以終古耶？嗚呼！半生奮激，一事無成，火焰崑岡，玉石同燼。誠不如舍身一擊，落得眼前清淨。如吳君者，亦達士之所爲，足與三閭大夫爭烈，而俯仰自豪也。

抑我聞之，吳君之死，在今歲夏日，時既開命，卽往都門，至十月上旬，五大臣始起節，又懼其身之不易近也，則改服僕裝，混入車旁，而禍乃作。昊天不弔，陶朱厥凶，豈眞假手以喪我祖國耶？而吳君竟以身殉。嗟嗟！秦皇階下，博浪沙中，賊之幸，中國之崇也。軹深井里，襄子廁中，君之心，漢族之命也。我不於火車之炸彈而敬其人，而獨於吳君之身殉而有感於心；我非謂中國之無人而崇吳君，而獨謂無人能打破生死關，爲漢族計遠大，而馨香彼俠者之精心。向使盡人而俠，則吳君可以不專美矣！向使吳君不身殉，則俠士或者不難爲也。要之二十世紀之中國，其必以任俠爲開幕之英雄。

我又聞歐美之虛無黨，女子亦俠者也，隱娘、紅線，無不犧牲其身，而菩薩其世。讀俠義之歷史，而中外有同聲也。今俠者惟吳君一男子，我深爲中國恥！雖然，人才應運而生者也，二十世紀之中國，既爲任俠世界矣，則我烏知二萬萬純潔高尚之女子，不大俠勝於虛無黨者，而遑論吳君。彼吳君者，俠之發軔者耳，我輩筆述吳君，我目視漢族，我神馳虛無黨，不禁心血躍躍，生氣勃勃，狂熱蒸蒸，甚矣俠之活人於不覺也。如此則我安知未來之俠者，不又第二第三及至百千萬億之吳君哉！

吳君爲人，慷慨義烈，根於天性，每與人談及國亡種削之勢，輒仰泣不已。蓋其素所淬厲使然也。其排斥立憲

也，實隱痛滿政府愚弄我民族之計毒，又深恨我族貪民之輩，益得鼓吹其君民一體、滿漢一家之邪說，使天下淺見之士，遂信夫平權參政之利，轉而爲苟且圖存之計。不思正本清源，而受其牢籠，將使我族永淪苦海，長埋九幽。放失獨立之期，無復見天之日，則漢種之滅，可翹足而待矣。其平昔語同志之言曰：「四萬萬同胞，人人實行與滿政府勢不兩立之行爲，乃得有生人權利。不得權利，毋寧速死。」又曰：「我願四萬萬同胞，前仆後繼請爲之前！」嗚呼！此其所以舍身殉義而不惑也歟？所著意見兩書，陳立憲之害，決殉義之心，於死之前十日，寄其友某君處，茲不詳。

佛哉曰：慷慨就死易，從容赴義難。卓哉吳君！何其烈歟！彼世之口頭志士，筆底英雄，問其志則人人薪膽之句踐。讀其文則在痛哭之賈生。聞其言則語語湯火之鐵鉉。獨觀其居心行事，則不爲破釜沉舟之項羽，聞鷄起舞之祖逖，枕戈待旦之劉琨；而爲醇酒婦人之信陵君，金玉卿相之蘇季子，挾妓遨遊之謝東山矣！甚至昏暮乞憐，白晝驕人，借刀他人，操戈同種者，相比比。求其毅力於公益，實心於民族，稍稍可以濟前途而強人意者，則旣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而外人固已洞其癥結，漫爲笑罵。嗚呼慘矣！吳君者，等是官骸，獨能行所不能。豈天授哉？蓋亦由人。傳不云乎：「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故其聞信赴都，掉頭不顧；微服隱身，隨機應變；殺身成仁，爲國犧牲。向無智仁勇三者，我恐縮頸曳尾之不暇，烏睹一轟，奄爲焦鬼。倘所爲慷慨丈夫者非耶？觀其質諸所有，得「批斯叻爾」時，其決心已可褫胡虜之魄。而歌塞易水，氣化白虹，轉覺多此一舉耳！三次暗殺，兩番遺書，又何其從容不迫耶？諺曰：「視死如歸」，吳君有焉！可謂刺客之雄者矣。

佛哉又曰：我述刺客吳樾傳略，竟反復數過，氣湧神警，不知所云，而餘意旁皇，盤旋此一年間事。吳君而外，又得二人焉，抵制美約，殉我海外十餘萬同胞之慘虐者，則有馮君夏威之義。取締規則，殉我學生放縱卑劣團體薄弱之誦者，則有陳君天華之烈。益以吳君之俠，豈非二十世紀中國三傑乎？意大利得三傑而羅馬新。日本得三傑而國勢盛。嗚呼！中國之三傑，其幸也否耶？我得更進一言曰：三傑雖死，我人寧生，彼死者脫其皮囊，而不死者乃其精神。今四萬萬人，風流雲散，醉死夢生，直徒具形式之思耳！豈若彼獨醒之靈魂，凝而爲自由之神，既不受異種之束縛，又不任外人之譏評，更不容同胞之擠傾。與其奴而生，丁陽九之厄運；不如烈而死，享歷史之榮名。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六日

七二六

醒！醒！其速醒！不然，國破家亡，種族殄滅，使三傑之精神，百世之光芬，同歸於盡，則是我今四萬萬之同胞，實致死彼不朽者之苦心。我乃擲筆四顧，俯仰古今，血汗淋漓，涕淚縱橫，欲號呼而哽咽，思奔走而決脛，舉目不睹泰山之形，入耳惟聞雷鼓之聲。無言獨坐，慘目傷心，百感蟄集，五內烈焚。哀我生之不辰，莫可奈何？而爲無調之孤吟曰：「神州兮奔蕩，江山兮殫腥，世界兮生存競爭，祖國兮衰朽伶仃，歐雲美雨兮二十世紀之文明，四萬萬同胞兮飄飄風雨；蕭疏枝葉，殆瞬盡於凋零！造時勢之英雄兮流離顛沛，艱難困頓，不幸歷史之無名。魂兮魂兮！虛空遊行；磅礴氤氳，凝神萃精；毓秀鍾英，用綿我皇漢民族萬祀之雲祚！」

南京各界召開二次拒美約會議，決定處理違約辦法。

抵制美約，美貨運動波及南京，八月中發現順源、順昌兩行私定火油萬餘箱，在漢西門外卸貨，移置城內美孚油行，美領事且要求兩江總督周馥免釐，於是衆人在縣學明倫堂開會，到者兩千餘人，在羣衆盛怒之下，將兩家行主逐出會場。會後，下關報關行及扛幫駁船等成立下關文明拒約社，以四事相約：一、不用美貨；二、不代報進口美貨；三、扛幫公認自願不抬美貨；四、駁船公認自願不裝美貨。違者照貨值罰銅五分之一，充作公益之用。對移存城內的美油，由江南閱書社、江南拒約會致電外商兩部，謂南京商埠範圍限定下關，非在城區，美孚在城內設行爲違背條約，請依約辦理取締。並電東京留學生共同努力爭。

是日二次會議，決定：江寧人民勿再購買違規各號貨物；黜退各號商董資格；各號任職商董者加倍處罰，無任職者照規定辦理；在通衢立「遺臭萬年」碑，刻不認罰者之名字，並記其事；官私學堂不再收各號子弟入學；各錢莊與其斷絕往來。江南拒約會之報告書並大書「拒約會萬歲！中國前途萬歲！」（註五）

清廷改派李盛鐸為出使比國大臣。

八月初六日清廷命候補三品京堂周榮曜充出使比國大臣後，兩廣總督岑春煊查獲周氏侵蝕公帑，積資數百萬與官紳往還，並納賄京朝，廣通聲氣，得慶親王奕勳之援，簡任出使比國大臣，奏請革職查抄。（註六）是以清廷改派李盛鐸爲出使比國大臣。（註七）

清廷電諭署江督周馥、蘇撫陸元鼎設法贖回甯滬鐵路。（註八）

註一：張季直：「菴翁自訂年譜卷下，頁一八。

註二：「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六〇〇——六一一。

註三：「民報」，第三號。

註四：「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三冊，頁五九四——六〇〇。

註五：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一二三。

註六：岑春煊：「樂齋漫筆」，頁一三。

註七：「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七。

註八：「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三。

二十七日（九月二十五日） 清廷允商部顧問張謇、四品卿銜湯壽潛、候補道許鼎霖創設上海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

自中外互市以來，沿江、沿海口岸貿易，多爲東西洋商所占奪，華商除輪船招商一局外，未聞接續辦理，若不早圖擴充，恐利源外溢，思欲挽回，議集股本，創設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

附錄：商部轉奏設上海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摺。（註一）

臣等接據臣部頭等顧問官翰林院修撰張謇、開缺署兩淮鹽運使四品卿銜湯壽潛、安徽候補道許鼎霖等呈稱，竊職等於本年二月間呈請創設上海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當奉批示准辦在案。遵即公同議定，先就上海十六鋪最近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七二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七日

七二八

地方，購定地基，建築碼頭，次度船步所在，酌增造棧基地，起造棧房，再行接續訂造輪船，開辦行駛。原議招集股分規銀一萬兩，分作一萬股，每股一百兩，茲議分作十萬股，每股規銀一十兩，先儘創辦人暨認股各股東分認五萬股，共計規銀五十萬兩，其餘五萬股，另招股分，限期收足。所有認股附股，均於繳銀之日即行起息，統俟第一屆結帳時，照章如數核付，衆議允洽，訂立合同，簽字爲憑。今由張謇、湯壽潛、許鼎霖暨認股各股東，公舉候補五品京堂劉錦藻爲總辦，商部四等議員分部郎中李厚祐爲會辦，另舉經理兩人專司其事，即擬測定地段，開辦工程。除繕具集股辦事章程，創辦認股合同，遵章呈請註冊外，應懇核准具奏等情，臣等伏查中國幅員寥廓，海線延長，而揚子江流域，更且通貫數省，欲求商業之振興，端在交通之利便，則推廣航業，多設輪步，實爲目前要圖，溯自中外互市以來，航路交通，門戶盡開，所有沿江沿海各口岸貿易，多爲東西洋商所占奪，華商除輪船招商一局外，未聞接續辦理。若不早圖擴充，殊恐利權日失，該修撰等有鑒於利源外溢，思欲挽回，議集股本，創設大達輪步股份有限公司，先就上海十六鋪地方購地建築碼頭，起造棧房，以爲興業基礎，一俟股本招齊，即接續訂購輪船，增築船步，爲逐漸擴充之計，洵屬因時制宜，有裨商界。所擬集股辦事章程，創辦認股合同，臣等逐加詳核，亦均詳審周密，斟酌盡善，自應准予立案，俾資開辦。

清廷命前內閣學士陳寶琛總理福建鐵路事宜。

閩省向賴運輸之利，以發山澤所藏，補耕作之不足。近年外商圖謀專辦礦權，使民利日失，礦與路本相輔而行，欲杜賣礦陰謀，宜自行籌款築路，以謀國利。閩省京官光祿寺卿張亨嘉有鑒於此，乃呈請商部等籌款建築鐵路，並推陳寶琛爲統辦。

清廷覽奏後准之，派令陳寶琛總理該省鐵路事宜，所有專集華款及勘路購地事宜，均責成陳氏妥速籌辦。

附錄：商部奏請辦理福建建築路摺。（註二）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間接據福建通省京官光祿寺卿張亨嘉等呈稱，閩省地僻民稠，生產鬱積，全賴轉輸利便，以發山澤之所藏，以補耕作之不足。近年以來，奸商勾引外人，動指數府之礦地，歸其專辦，坐使利權日失。夫礦與路本相輔而行，欲杜賣礦之陰謀，莫若自行籌款建築鐵路，上爲國家挽久遠之利權，下爲紳民免身家之遺累。惟是籌辦伊始責重事繁，非有信望素孚鄉閭推重之員，不克勝任。查有降五級調用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陳寶琛，家世通顯，學粹品端，家居二十年，籌辦學務商務，具見成效，凡閩省之經商於東南洋各島坐擁厚貲者，平昔均服其爲人，若以該紳總理鐵路事宜，必能感奮輟誠，力顧梓桑之公益。其於籌集股款一事，決無阻礙。廈門爲通商口岸，擬先行籌築，爲幹路之首段，再行陸續建築，期與廣東、江西、浙江路線交通，以廣商利。現在各省先後公舉總理，自行籌築，均奉旨允准在案。今福建事同一律，應請據情代奏，請旨定奪各等語，臣等竊維福建一省，與各國通商最早，土產沃饒，外人垂涎尤甚。往昔風氣未開，士民惑於風水之說，恆不免跬步自封。今該省紳士張亨嘉等，眷顧鄉閭，力圖挽救，呈請自辦鐵路。臣等覆查該省路線，不特與江西、廣東、浙江等處壤地交接，商運必多裨益；且於該省礦產，亦可藉路線以謀自保，洵屬深有關係。其公舉降五級調用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陳寶琛總理該省鐵路，查該員歸田以後，頗能潛心實業，既據該省紳士等合同呈請前來，仰懇天恩俯念路政商權，事關緊要，准將降五級調用前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陳寶琛派令總理該省鐵路事宜，所有專集華款，及勘路購地興工各要端，均責成該紳等妥速籌辦，稟呈臣部詳核奏明，切實辦理，以一事權。並遵照臣部奏定章程辦理，三年後果有成效，仍援照江西等省奏案，奏明酌予獎勵。如曠久無功，亦即由臣部奏撤差使，以重路務。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八二。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八三。

二十八日（九月二十六日） 清廷諭令嚴拿拋擲炸彈行刺五大臣之革命黨人。

清廷是日閣諭云：載澤等奏，二十六日乘火車出京，正擬開行，陡聞轟震之聲，查係炸彈猝發，載澤、紹英均受微傷，除車旁傷斃三人外，其餘隨員僕從有被傷者，車內轟斃一人，驗有被炸毀裂痕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七三〇

跡等語；並據那桐等具奏前來，光天化日之下竟有匪徒如此橫行，實屬目無法紀，著責成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尹、工巡局、督辦鐵路大臣等嚴切查拏，徹底根究，從重懲辦，以儆兇頑。所有外城工巡局委員及南營參將，鐵路車站委員疏於防範，均著查取職名，交部議處。（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七。

二十九日（九月二十七日） 清廷諭令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廢蘇杭甬鐵路草約。

清廷此項諭文曰：

「御史朱錫恩等奏，浙省自辦鐵路，請將舊訂蘇杭甬草合同速與撤廢一摺。浙江全省鐵路，業經商部奏准，由紳自辦，所有前與英商訂立蘇杭甬草合同，著責成盛宣懷，趕緊磋商，務期收回自辦，毋得藉口延宕。著聶緝槩會同妥速籌辦，以重路政，原摺著抄給閱看，將此諭令知之。欽此」。（註一）

清外務部與各國公使改訂修濬上海黃浦河道條款十二條，設濬浦局於上海。

光緒二十七年，清廷與英、法、德、俄、日、美、義、奧等八國訂立辛丑和約，約中議設黃浦河道局，及該局應辦事務，並應收款項各節；前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均以其有礙主權宜商改辦法，外務部乃奏請修濬黃浦歸中國自辦改訂條款，由中國自承其工並認全費，經各國應允，本日在北京訂立修濬黃浦河道條款十二條，條列如左：（註二）

一、所有改善及保全黃浦河道，並吳淞內外沙灘各工，統由江海關道暨稅務司管理，其黃浦江面之巡逮及衛生驗疫燈塔浮標引水等事，仍照舊章辦理。

二、此項議定章程畫押後三箇月內，中國自行選擇熟悉河工之工程師，經辛丑公約畫押之各國公使大半以爲合式，

中國即可派委其承辦工程，倘開工後，工程師或因事故須另換人，如經各該國使臣大半以爲然者，則其選擇委派各節，仍照前法辦理。

三、凡立合同，全攬或分攬河工購買材料機器等事，均須招商公司招標，以最便宜者得售。

四、每三箇月，須將所辦工程及所用各款，詳細開送駐滬各國領事官備查。

五、凡新築泊岸碼頭，安設活碼頭，河面停泊躉船各事，須由江海關道暨稅務司允准方能舉辦。

六、凡已設泊船處所器具，江海關道暨稅務司均有取舍之權，並有權設立公共泊船之處。

七、濬河各工須由江海關道暨稅務司核准，方能開辦。

八、凡改善保全黃浦河道各工，所應用外國租界以外之地，江海關道暨稅務司有收買使用之權，凡有應改善河道之工，須買地段如係洋商之產，其價應由該地主之領事官及江海關道與稅務司並領銜領事官三處，各選擇一人，會同議定，如領銜領事官即係地主之領事官，則第三人應由亞於領銜之領事選擇。該三人如何公斷，該地主之領事官應即保其遵行。如係華人產業，即由海關比照酌定遵行。河岸地段，並如因改善河道之工，增加淤灘，應先儘該河岸之華洋地主買受承租，其價仍照前法分別會議酌定，或按情形由海關酌定。

九、河工全費，中國國家一律歸出，並不向沿江各地產及往來船貨徵收稅餉。

十、中國現指定四川省及江蘇省徐州府之土藥稅統數，以擔保河工之全費，仍照辛丑和約，每年支用關平銀四十六萬兩，以二十年爲限。如開辦後，無論何年，須購置材料機器等物，用款較鉅，中國可籌措若干款項，備具保票，即以上所指定之土藥稅爲抵押，每年付借款本息，及舉辦工程，養已竣之工，一切諸費，總以至少四十六萬兩關平銀籌備，由該省該管各官將此數按月均勻分開，交江海關道及稅務司手收，如以上所提之稅不敷，則由中國政府應用他項進款，以補足所定之數。

十一、如此項工程辦得有不見勤慎堅固之處，各國領事官大半可告知關道及稅務司，轉語工程師設法改良。或仍辦理不善，各國領事官亦可請關道及稅務司將該工程師撤退，另行選擇委派，仍照第二款所言辦理。如江海關道及稅務司不允照辦，各國領事官即可申詳以上所指之各國駐京大臣核奪。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九日

七三二

十二、此條議定畫押後、即將辛丑和約第十一款之第二段及附件第十七暫行停住，惟中國如不照此新章每年籌撥足用之款，以致有誤工程要需，或有遺漏不照本章他項要端，則辛丑和約條款及附件十七即復施行。

附錄：

一、辛丑條約第十一款如下：（註三）

大清國國家允定將通商行船各條約內諸國視為應行商改之處，及有關通商各他事宜均行議商，以期妥善簡易，現按照第六款賠償事宜約定中國國家應允襄辦改善北河黃浦兩水路，其襄辦各節如左：北河改善河道在一千八百九十八年會同中國國家所興各工，近由諸國派員重修，一俟治理天津事務交還之後，即可由中國國家派員與諸國所派之員會辦，中國國家應付海關銀，每年六萬兩以養其工。

現設立黃浦河道局，經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該局各員均代中國暨諸國保守在滬所有通商之利益，預估後二十年，該局各工及經管各費應每年支用海關銀四十六萬兩，此數平分半由中國國家付給，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該局員差並權責及進款之詳細各節，皆於後附文件內列明。

附件十七如下：

第一條 現於上海設立修治黃浦河道局。

第二條 該局責任有二：一係舉辦整理改善河道之工，一係經管河道。

第三條 該局管轄之境自江南製造總局之下界向港口，其名爲華湯，作一直線，自該線起至揚子江中紅色浮標處爲止。

第四條 該局應任之員開列於後：甲、上海道。乙、海關稅務司。丙、各國領事中公舉二員。丁、上海通商總局中由董事公舉二員。戊、由各行船公司及在上海吳淞或黃浦之各他口岸，所有每年進出口船隻噸數逾五萬之各行商，公舉二員以保行船行商利益。己、公共租界工部局一員。庚、法國租界工部局一員。辛、各國在滬及吳淞並黃浦之各他口岸，如每年進出船隻噸數逾二十萬噸者由該國國家特派一員。

第五條 所有因居官職應任之員，當按照居此官職之時即供該局之任。

第六條 各工部局及通商總局所舉之員，在局期限一年期滿者，亦可立即公舉續充按第四條辛字各該國所派之員，在局亦期限一年，其餘各員期限均係三年，限滿者亦可立即公舉續充。

第七條 期限之內如有開缺，接任者，即照其班供職一年或三年。

第八條 由該局員中公舉督辦一員，及幫辦一員，期限皆係一年。公舉督辦之時，如投名無較多之數，即請各國領事中之領銜者入名，以成較多之數。

第九條 凡督辦不在座，幫辦即代之，若均不在座，由各在座之員，公推一位作為此次督辦。

第十條 凡該局會議時，如值投名適均，則任由督辦列名以成其事。

第十一條 至少非有四員該局不能會議事件。

第十二條 該局應用之員差均可隨意聘請，以為修辦工築及施行一切章程，其薪水工資貼費，均由該局指定數目，由進款內給發章程及員差，一切事務均由該局自行辦理，員差亦由該局任便辭退。

第十三條 所有經理行船應置各節，由該局立定河內，所設停泊船隻器具，並整理停船在第三條所述限內，以及各水道如吳淞江，並過上海法國租界或公共租界或吳淞洋界各港，此外入河之各他港，自港口往上二英邁勒之遠，均在應置各節之內。

第十四條 凡入於河內所設停船器具，該局皆有取獲之權，另設公共停船器具之法。

第十五條 第十三條所述河內所有挖河修築馬頭等工，以及各浮馬頭浮房應由該局允准方能修建，該局亦可隨意不允。

第十六條 凡除去內河及以上所述各港阻隔之事，並去阻各費隨事向責成之人索取，該局皆有全權。

第十七條 第十三條所述之河港內所有浮燈、浮標、標記、標燈以及地上設立保護船隻安行河道之具，除燈樓之外，均由該局任便安置燈樓，仍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中英天津條約第三十二款辦理。

第十八條 所有改善及保全黃浦各工，統由該局工程司管理，如因其工應在轄界之外興作，亦一律辦理，惟應飭

行之處，當由中國官員轉布，所飭之事亦當由中國官員允准方可照辦。

第十九條 興工所籌之款全由該局出入追課，及施行章程各事，亦由該局會同應管之官設法辦理。

第二十條 海口理船長及其所用之人均由該局揀派，理船長事務於第十三條內所述之河亦在該局所有權柄之內舉辦。

第二十一條 該局有整頓巡查一切事務之權，以期確照章程及飭令而行。

第二十二條 上海引水一切事務（即在揚子江引水）由該局經營，前往上海船隻所用引水人之執照，祇能由該局任便發給。

第二十三條 凡違章者如係外國人民，該局即向該國領事或應管之律法官員控告，中國人民及無欽差領事駐中國之人在會審衙門控告審訊時，必須外國官員在旁觀審。

第二十四條 凡控該局者即向上海各國領事公堂投告，凡涉訟之事均係該局總辦代為就審。

第二十五條 該局各員及所用之人，因投名議定之事及所辦事件並已定合同或議定之出款等事，其係按照該局或所屬各司之權柄號令而行，及有關詳辦施行該局所發章程者，各該本人並不擔責。

第二十六條 除第十三條所述行船應置各節外，應定章程及違章罰款如在權力之內，均可由該局宣布。

第二十七條 第二十六條所述之章程，應呈請各國領事官允准，如章程稿底呈交兩個月後，各國領事並無阻止或擬改之處，其稿即當作准亦可照辦。

第二十八條 凡改善保全黃浦各工所應用之地，該局有取捨之權，如照此議酌，有地段益於採用，即照上海洋涇浜北公共租界地產章程第六條A字辦理，地價即由業主本國之官及該局並領銜領事各舉一人斷定。

第二十九條 河岸地段前如因改善河道之工增加淤灘，應先由各該地主願否買用，地價按第二十八條所述由舉派人斷定。

第三十條 該局進款開列於後：甲、法國租界及公共租界各地產，無論有無房間按估價每年值千抽一。乙、黃浦兩岸自江南製造總局之下界向港口（其名爲灘華港）作一直線，自該線起至黃浦入揚子江處爲止之各

地產亦按甲字征抽，此地估價亦按第二十八條所述由舉派人斷定。丙、非中國式樣船隻，數逾一百五十噸者進出上海吳淞及黃浦之各他口岸，均按每噸抽鈔銀五分；非中國式樣船隻自一百五十噸以下者，抽以上所言之鈔銀四分之一，每船無論進出若干次，均每四個月抽收一次，非中國式樣之船在揚子江中行駛專爲領取江照行至吳淞者免抽，以上所言之鈔課，惟來往之時，不得在吳淞有商賈之行，僅能取水購食而已。丁、凡在上海吳淞及黃浦之各他口岸，報海關之貨均按估價值千抽一。戊、中國國家每年津貼該局之款，應與外國干涉者每年所付該局各款總數相同。

第三十一條 第三十條所述之各鈔課應由後列之員轉征：甲字課由各該工部局征收。乙字課在中國駐有欽差領事之國民，由各該領事征收，中國人民及在中國無欽差領事之國民，由上海道征收。丙丁兩字鈔課由新海關征收。

第三十二條 該局每年進款總數付還興工借款本利及養已竣之工，並辦理一切事務，諸費有所不敷，則可將船鈔地產，無論有無房間及商貨各餉課一律均勻比增，以至足抵需用之數，其第三十條戊字中國國家津貼亦一律比增。

第三十三條 凡應按照第三十二條有加增之情，當由該局先行知照南洋大臣駐滬各國領事，此項加增應俟駐滬各國領事允准方能施行。

第三十四條 每年帳目算結後六個月內，應由該局將前十二個月內經管各事及進出各款詳細呈報南洋大臣，各國駐滬領事所報各節即應印發通行。

第三十五條 所印發詳算之帳，查如進款有逾出款，則將第三十條所述各鈔課，均由各國駐滬領事會同河道局均勻比減，其第三十條戊字中國國家津貼亦一律比減。

第三十六條 第一次三年期滿之後，各列名畫押之大臣即會查此附件內應行更改之處更改，將來每屆三年，仍可照此會查更改。

第三十七條 在第十三條所述各界限內該局所行之章，如各國駐滬領事允准則各國人民皆應遵行。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九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二十九日

七三六

二、外務部奏修濬黃浦歸中國自辦改定條款會同畫押摺（註四）

奏爲修濬黃浦河道議歸中國自辦改訂條款，與各使會同畫押，恭摺具陳仰祈聖鑒事。竊查辛丑和約第十一條款內載設立黃浦河道局，經管整理改善水道各工，所派該局各員均代中國暨諸國保守在滬所有通商之利益，預估後二十年該局各工及經管各費，應每年支用海關銀四十六萬兩，此數平分半由中國國家付給，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等語，並附件第十七開列詳細辦法三十七條，此事在當日雖明知於治理地方之主權不無侵損，惟和議關係全局安危，未便因此一端與各國斷斷爭論。嗣經各使迭催派員開辦，前兩江督臣劉坤一暨署督臣張之洞，均以此項條款有礙主權堅持不肯派員。惟既載公約勢難作廢，因建議不如由中國獨認全費，改歸自辦，至上年前督臣魏光燾復擬辦法五條電商臣部，事屬更改公約，磋商固匪易易，而熟權利害，關繫匪輕，臣等不敢不勉爲其難。遂照會各使請各國政府允中國獨認全費，自辦此項工程，即先據美使以美政府之意，中國已認全費，有無擔保之據來相詰問。臣等因轉商戶部指定四川省及江蘇徐州府之土藥稅作抵，以堅其信。嗣又據英使來照以所擬辦法五條尚未詳備，另擬十二條於責成認籌全費擔保工程各節諸多限制。臣等復就其所擬條款詳加察核，或照允或駁改，分別酌定仍爲十二條，一面與現署督臣周馥往返相商，一面與各使逐條辯論，必至無可再爭悉臻妥協，乃爲議定。計前後四年，爲此事內外協力，堅拒婉商，始克就範。在中國認出經費，雖歲增二十三萬兩，然原約所謂半由外國各干涉者出資，實係抽捐於沿江各地產及進出各船貨，仍是取諸華人者居多，故全費較半費其增減之數本非甚鉅，而藉此以收回管轄事權，保全長江門戶，於大局不無補救。茲已將改訂條款於八月二十九日由臣等會同各國使臣在部畫押，謹將條款恭繕清單進呈御覽，並咨行戶部暨兩江總督查照辦理。所有修濬黃浦河道議歸中國自辦，改訂條款與各使會同畫押各緣由理合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

北京戶部銀行開市。（註五）

鄂督張之洞息借英款一百萬兩興辦自來水。（註六）

註一：「江浙鐵路風潮」，頁八。

八月 清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奏設鐵路法文法政學堂。

盛宣懷奏稱：

- 註二：「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二），頁七八六——七八七。
註三：「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二），頁五三二——五三五。
註四：「清末對外交涉條約輯」，（二），頁七八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四。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中國事紀，頁七四。

「鐵路爲專門之學，臣前在上海奏辦南洋高等學堂，並選派學生出洋肄習，已爲預備工程司之用，惟所習皆係英文，亦非備行車任使；臣此次勘驗盧漢路工，沿途察看情形，備知行車在事人員職司雖微，關係甚重，誠以借款造路管理必需洋員，既用洋員則各員司必得諳曉語言文字之人，方免隔閡。查盧漢路員如站長票房車首等項，向用法文，現今官立民立各學堂法文尙少，路工未竣以前逐段行車，需人孔亟，遴選未能盡善，流品因以不齊，每至更換無人，輒起乏才之歎。茲值全路將次通行，欽奉諭旨，整頓路政，所有大綱細目均經臣督同該監督參贊等會商洋員迭次籌議，按照合同切實辦理。而各站員司與客商貨物，事事直接於全路利弊名譽尤爲密切相關，目前切要之舉，自宜先設鐵路法文速成學堂，凡盧漢、正太、汴洛各路需用車務人員，皆可取材於此。試辦之初，諸從樽節，即派行車正副監督就近督辦，並另派總辦一員駐堂經理。查有三品銜候選知府衡璋，通達時務，堪以派委，已由臣飭令妥擬章程，先於京城暫租民屋，剋日開辦。務使此項學生既嚴選擇於前，復沐陶鑄於後，庶幾學成任事，盡能束身自愛，裨益商民。洵於路政所關匪細，除將現擬試辦章程咨明商部北洋大臣查照外，謹附片具陳。謹奏。」（註一）

註一：「愚齋存稿」，卷一二，頁五——六。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

七三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八月

七三八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九月

初一日（九月二十九日）抵制美約運動團致書美公使，聲明如苛約不廢，即不用美貨。

傳說美國國會因中國抵制美貨，特將開會日期自西曆十二月提早到十月，即中曆九月。杭辛齋在北京聯合宗室、滿蒙漢軍及二十二省代表一千五百餘人，於本日致書美國公使，聲明「我國民全體意見，苛約一日不除，誓一日不用美貨」。同時並告南省同志竭力堅持，免致功虧一簣。

九月初，蘇州拒約會爲此召集大會，並飛電各埠說時機迫切，倘美議院開議之後將工約略加改動，舊約依然不動，清廷必致爲其所愚，貿然簽允，則數月抵制美約之功，一日冰消瓦解，十萬同胞仍未得些子之益，噬臍何及！爲今之計，急宜各處聯電梁公使，請將美議院所議新章必先布告全國，使國民全體公認，方可簽字，否則續約雖訂，吾國民決不承認，抵制團體誓不解散，於是各處抵制組織紛紛響應。（註一）

清廷駐俄使臣胡惟德電奏宜嚴防俄國侵略伊犁。

本日，胡惟德電奏清外務部，俄國將派大兵往剿穆蘭匪徒，恐俄乘機窺伺伊犁，擴展其侵略野心，請飭該將軍嚴加防戍。（註二）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〇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一日

初二日（九月三十日） 山西王用賓、榮炳加入同盟會。（註一）

王用賓，山西猗氏人，家世守舊德，目睹甲午戰敗之恥，知非推翻滿清，無以圖存，故雖入邑庠，食廩餼，非其志也。庚子變後，益致力於經世之學。甲辰，山西考選留日學生，以山西大學高材生入選東渡。次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親謁孫先生文，對革命思想瞭解益深。（註二）

本日，王用賓、榮炳由黃興主盟加入同盟會，此後山西留學生由王氏介紹先後加盟者百餘人，爲灌輸革命思想，遂編印「晉報」，由王氏等主其事，宣傳革命主義。（註三）

清刑部奏請變通婦女贖罪章程。

刑部奏請嗣後凡婦女犯罪，除笞杖照新章一律改爲罰金外，如犯該遣軍流徒係不孝及姦盜詐僞等項舊例應實發（遣）者，改爲留於本地習藝所一體工作，以十年爲限；應禁者，照原定年限亦收入本地習藝所工作。其尋常各案，准其贖罪，徒一年折銀二十兩，每五兩爲一等，五徒准此遞加；由徒入流，每一等加十兩，三流准此遞加；遣軍照流科罪，如無力完繳，將應罰之數，照新章按銀數折算時日，改習工藝；其犯該枷號，不論日數多寡，俱酌加五兩，以示區別。至老幼廢病，有犯流徒等罪，勢難使之工作，應仍照舊例贖銀數科斷，如蒙俞允，卽通行內外衙門一體遵照辦理。並請飭下各省督撫將軍都統府尹，將女犯習藝所作速推廣，以昭劃一，其尙未設立以前，所有女犯卽照應得工作期限，暫予監禁。得旨，如所議行。（註四）

清商部奏准閩省紳商議自辦鐵路，舉陳寶琛為總辦。

福建省紳商因外人有覬覦閩路之意，願合力籌集資本興築境內各處鐵路，一接江西，一接浙江，

一接廣東，擬援照江西成案公舉陳寶琛總辦其事，經同鄉京官郭曾忻等六十九員聯名具呈商部請爲奏明辦理。（註五）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〇。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九六二。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頁三八七。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八八——五三八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一〇二。

初三日（十月一日） 閻錫山、張瑜、喬煦、溫壽泉等四人加入同盟會。

閻錫山係山西人，曾由清廷選送日本學習陸軍，在日留學時期，正值孫先生文在日本倡導革命，閻氏深受感動，知非革命不足以圖存。（註一）

本日，閻氏由黃興主盟加入同盟會，張瑜、喬煦、溫壽泉亦一併加盟。（註二）

清外務部與日使商訂減縮東三省撤兵日期。

日俄和約議定撤兵之期，以十八個月爲限，盛京將軍趙爾巽恐爲期太緩，未免於我之統治主權有礙，電請外務部商諸駐華日使，縮短期限，嗣據日使覆稱：事關兩國，未敢擅改。是以撤兵之期，仍照原訂期限。（註三）

註一：「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〇七二。

註二：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〇。

註三：「外交報彙編」，二二冊，頁五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二、三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六日

七四二

初六日（十月四日）

候補京堂周榮曜為粵督岑春煊所劾，清廷令革職，查抄家產。

粵督岑春煊奏劾候補三品京堂周榮曜即周兆熊，稱其任粵海關庫書時，百計侵吞，虧款至二百數十萬兩之多。清廷諭令革職，交岑春煊嚴拏監追，並將所置產業查抄備抵，以重公款，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一體訪查拏解。（註一）

清外務部據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咨稱山西同濟公司勘定平定州礦地，並擬修

築河北運礦鐵路。

本日，外務部收北洋大臣袁世凱、山西巡撫張曾敷、鐵路大臣盛宣懷等文稱：山西紳商董崇仁、孫簡經、段振基、李慎修、梁善濟等合款設立同濟公司，擬開辦本省礦務，今同濟公司勘定平定州河北礦地界、河南礦地界，擬設總局在河北石岩溝並造河北運煤鐵路，稟請查核。原電曰：

「前據山西紳商直隸補用道董崇仁、軍機章京吏部郎中孫簡經、刑部郎中段振基、戶部主事李慎修、翰林院庶吉士梁善濟等聯名稟稱，竊職道等於本年正月間，集成鉅款公立同濟公司，擬開辦本省礦務，請咨明商部立案，外務部查核等情，業蒙批准在案。今同濟公司勘定平定州河北礦地界，由前莊廟至虎尾溝馬頭搖二里，馬頭搖至水泉溝姚家窰一里半，姚家窰至河沙堰廟三里，河沙堰廟至石圪疊一里七，石圪疊至漢河溝祥瑞窰一里半，祥瑞窰至山神廟三里，山神廟至馬玉溝何家窰一里七，何家窰至練家溝任家窰二里半，任家窰至西北大山三里，至劉備山廟四里，劉備山廟至前莊廟七里八，前莊廟至小南溝楊家窰三里，前莊廟至賽魚四里，賽魚至辛興灘八里，另由河沙堰廟至甘河溝土窰二里半，土窰至桃林溝史家窰二里。河南礦地界，由賽魚至小陽泉十里，小陽泉至神峪溝四里，神峪溝往西南一帶至西大山十六里，擬設總局在河北石岩溝。河北擬造運煤鐵路，由總局至隆鳳溝，隆鳳溝至紅城河

，紅城河至平潭塢，平潭塢至上五渡，上五渡至下五渡火車站。河南擬造運煤鐵路，由神峪溝至老窖，老窖至沙壩口火車站，畫定界線，測繪成圖，爲此稟呈圖說三幅，懇請俯准備案，并乞送圖說咨明商部立案，外務部查核，實爲公便等情，到本大臣，據此，除批示外，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核。」（註二）

英使薩道義請准英商立德樂展限一年開辦四川江北廳礦務。

是日，外務部收英國公使薩道義照會稱：

「英商立德樂議設華英公司，擬在四川江北廳開辦煤鐵礦務一事，曾於去年十一月初二日，在貴部將合同簽字蓋印在案，茲准本國外部大臣電，江北廳合同，立君深願續展一年期限，囑向中國政府請爲照允等因前來。查該合同第五款內載：自批准之日起，以十二月爲限，限滿不辦，合同作廢，永不再請展限云云。惟前在該省原訂合同，曾以三年爲限，嗣由貴部修改合同時始將期限減少，此合同蓋印後，除派礦師查勘外，該商即行歸國，創設公司，乃因路途遙遠，礦師四月底寄報之信，六月底始行接到，所餘時日，過於促迫，未遑辦理就緒。今本大臣查該省原允之限，本係三年，後經貴部更改期限，該商原擬勉爲照辦，奈距礦地甚遠，即以二年爲限，亦非甚寬，合行備文照請貴親王准照所請，加展一年，是爲切要。」（註三）

外務部接照會後，允展限半年。（註四）

英福公司總工程師立德再請辦河南懷慶府鐵礦。

外務部接河南巡撫陳夔龍函稱：

「頃據福公司礦師利德函稱，擬在懷慶府境內開辦鐵礦製鐵，請發憑單，並呈圖樣等情。查該公司合同第十七條，添造分支鐵道接至幹路或河口，以爲轉運該省煤鐵與各種礦產一節；係因內地不能設廠製造，故合同標目雖有開礦製鐵四字，不過揭明所開煤礦以爲製鐵之用，而合同條款內並無製鐵字樣，自應遵照辦理。今該公司請發開辦鐵礦憑單，實屬意存嘗試，業經飭由交涉局司道詳加查核，按照約章，並執定合同條款，切實駁復。」（註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六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六、八日

七四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四〇。

註二：「礦務檔」，(三)，頁一四六六——一四六七。

註三：「礦務檔」，(五)，頁二八六〇。

註四：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三五〇。

註五：「礦務檔」，(三)，頁一七〇四。

初八日(十月六日) 胡漢民在「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發表演說，指陳康有為與梁啟超言論之謬妄。

保皇派人因戊戌政變及庚子年自立軍起事中，譚嗣同、唐才常等殉難者甚多，此後每年照例舉行「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以為追悼，並用以吸收學界同情。是時，同盟會本部派胡漢民出席。會中胡氏登壇演說三小時，以康梁之同鄉地位，指斥康梁保皇及立憲派之謬惡，並將康有為之思想析為五級退化；指出康氏由思為教主退主共和，再由共和退主立憲，復遞退為變法、勤王、保皇，而有每下愈況之勢。胡氏在演說中，更斥康梁及不革命者不宜利用死人而欺騙生人，曾謂：

「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倘要為患，罵的生人，就是罵他將人愚弄。譚嗣同、唐才常已被他愚弄死了，我輩生人不要再被他愚弄，因譚嗣同、唐才常被他們愚弄死，所以更有得利用。難道我輩也甘心被他愚弄？被他利用麼？譚、唐死得可憐，所以要追悼他，如果諸君不自愛，不為祖國前途自愛，那就不勝追悼了！」

胡氏演說時，聽眾逾千人，拍掌狂呼者再，康梁之徒皆瑟縮不敢置辯，即席宣佈此後不再開會於東京。事後漢民追錄講稿於民報，另印小冊散佈，留學界漸以容保皇為恥辱矣。(註一)

附錄：民報：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說(註二)

諸君開追悼紀念會，兄弟今天是來遲了，剛纔經理人告佈紀念的意思，並還有那一位演說的主義，兄弟都不曉

得，只聽某君演說要完的時候，說要請廣東人來講這事情，兄弟看今天所紀念的死人，并那做紀念的生人，總要算外省人是多數，應該廣東人說不得什麼話。但是兄弟不是外省人，不認得什麼外省人不大曉得外省人做的事，却認得廣東人曉得廣東人做的事，更曉得廣東人的心事，既然某君要廣東人演說，兄弟自然樂得講，兄弟也不過說些廣東人的故事，并且所說的人，沒有在今天紀念的人的數內，兄弟說的話，豈不是毫不相關麼？然而諸君肯留心耐煩聽兄弟詳細的說去，自然明白。因為兄弟今天雖然來紀念會，却不敢便說與諸君表同情，實在妨着兄弟要追悼紀念這幾位死人的意思和諸君要紀念這幾位死人的意思，未必一個樣子。照兄弟的意思，這幾位死人是應該追悼，是應該紀念的，却不是爲他保皇，更不是爲他革命，祇是一心一意的可憐他。無論如何一個人，跟着自己的目的，拿着自己的主義，把自己的身命熱烘烘的送掉，那個人也就可憐，何況他們被人愚弄他於生前，又被人利用他於死後，他們死在九泉之下，實在不閉目的，我們還不該替他可憐，替他紀念麼？諸君不曉得真實，或是當這幾位死人都都是保皇的，有的更說他們革命，不過借用保皇手段的，這都是因爲不十分認得廣東人，所以不曉得廣東人幹的好事，兄弟現把這廣東人，替諸君詳細一講，那就諸位紀念的意思，都要變成兄弟的一樣，兄弟所說這廣東人，就是能穀愚弄他們於生前，利用他們於死後的便是。諸君雖然不認得他，總應該曉得他的名字，兄弟要說的廣東人，便是康有爲梁啟超兩箇，其間又分出一箇首從，自然是康有爲爲首無疑了。現在就請先講康有爲，康有爲三個字一提出來，便刺着諸君的腦筋，暗裏必說這個人了不得的，兄弟也說這個人從前是了不得的，但是現在不行了。康有爲最愛說的春秋張三世的話，是由據亂世進到昇平世，由昇平世進到太平世，這種道理，雖是因着公羊學派，不是康有爲創造的，但經康有爲說出來，頗暗暗的與近來進化論的道理有些彷彿，却不料康有爲爲口說進化，他自家倒成了退化，無論世上何人恐怕也未必有像康有爲退化得那樣利害的。要問康有爲初時是箇什麼腳色，說起來不但平常佩服瞻仰康有爲的，要加倍佩服瞻仰，就是兄弟極不佩服他的，照他從前那般主張，那般氣概，也不能不佩服幾分。康有爲初時，他說要創一個大教，他的志願，要做成世界古往今來的一個大教主，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中國人心晦塞，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免因着師傳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如果不然，中國是難得強盛的，中國的

人心依然是閉塞的，他的志願，初時便是如此。同時某某以舊學自命的人，一味的獨抱窮經，老死不化，見他口氣如此之大，無不罵他狂妄。他又與他的門人，互相標榜，爾說仲尼復生，我說顏回再世，那些經生家、道學家，那裏聽得慣。所以康有爲那時，幾乎有人皆欲殺的光景。但是經有見識的人平心論之，康有爲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要是他始終不變念頭，儘着本事做去，他既有聰明，讀書又多，交遊閱歷又廣，倘若更拿幾年工夫，學曉外國文字，兼采外國文明，參合變化，去求達他創造新教的目的，雖未必駕乎佛、老、耶、回之上，但學如今美洲的杜威，拿宗教自樹一幟，康有爲定做得到。卽如康有爲今日墮落不堪，然而從前跟他講學的人，尙死心塌地去跟隨他，因他有這些人出去鼓動鼓動，康有爲到今尙且死而不僵，他的魔力也就可以，這都是食的前十多二十年講學的效果。如果使他眞箇立心要創造新教，到而今有二十年，那怕他的學說不盛，他的教派不行，所以說兄弟那時不能不佩服他。那曉得康有爲時運不佳，忽然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他的凡心，從前不作人間世想，如今却要來變卦，他心裏一想未來的世界大教主，做了大清國的舉人，一箇是碩大無朋，一箇是渺乎其小，舉人教士四箇字是連串不成的，從前的念頭太大了，仔細想來不要辜負我的匡時好才調罷。一念之轉，便弄成第一級的退化，康有爲自此，不做大宗教家，要做大政治家，比前時志氣已差了好些。但諸位要想康有爲初時是箇什麼腳色，他要做大教主不成，他去講政治自然也一時說不出卑鄙惡劣的話，故此康有爲初做舉人，初講政治，也是志在民族，有保中國不保大清等話，滿洲後來拿做話柄，說他罪大惡極，亂臣賊子之徒，就是因他做舉人的時節，發出這議論。往後不及檢點，他的門人正如鸚鵡學語，調舌初似更收拾不來，而且康有爲取的是共和政體，不是遊美洲而夢俄羅斯，却是在滿洲而夢美利堅，他的門人如○○○○亦常說，他日大一統者斷是美國，便是拾康有爲的餘唾。此時就康有爲箇人而論，雖是退化的初階，惟是康有爲論政治的宗旨，尙不大謬，不過康有爲未嘗研究政治的學問，單就當時李提摩太、林樂知等所譯一二粗淺西籍，管窺蠡測，以爲民族是要分別的，民主政體是這樣的，實則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後來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於此。

講到這裏，兄弟要把話攔腰一停，且不講康有爲的事情下去，因爲有一個重大問題，是極要與諸君研究的。近來常聽得有人說立憲問題，立憲是件什麼事情，大家也不去研究研究，人家說來是與不是，便無從分曉。大抵立憲

的國家是拿總體的自由做根本，國權民權止可在憲法下頭來活動，他的政體必定有三個大機關，都有獨立的性質，不相侵犯的，這纔叫做立憲，並不是有幾篇成文憲法，便算立憲，也不是開了議院便算立憲。須知君主國有立憲，民主國也有立憲，英、德諸國是君主立憲國，法、美諸國是民主立憲，反面說來君主有專制，民權也有專制，今日的露西亞、土耳其是君主專制，從前的雅典是民權專制，因他祇有一機關用事的原故。如今說立憲的人却把來與共和政體並舉，好像立憲便不是共和，共和就非立憲，不曉得共和立憲也是立憲一種，就世界而論，這種政治尤為高尚，就中國而論尤為相宜，他不懂政治學的人，往往說我不主張共和，因共和不如立憲，或者又說我愛共和勝於立憲，此等語言，都係名學上說不去的。然而這千差萬錯便是康有為誤之於前，梁啟超誤之於後，梁啟超的話，暫且放在後頭，先講康有為的話。剛纔不是說康有為不懂政治學麼，他既不懂政治學，自然不識立憲，然而他偏偏要講立憲，這時候便是康有為第二級退化了。康有為不幸，中舉人後不兩科就中進士，進士中上，康有為的思想又變。他想我如今不比做舉人了，舉人的位置於民近些，於官遠些，進士的位置於民遠些，於官近些，我何苦尚守着中學人的話，說那遠於官的話，我如今不講民主了，不講民權了，民族主義我更不識了，中國不如立憲！不如立憲！他這話從民主變到立憲原是不能分出界說，惟是他心目中却自有界說，他也祇以為共和自有共和的好處，不是立憲，世界立憲惟有君主，更無共和，我前講的共和本非立憲，我今所說的立憲又非共和，講共和不過取悅民庶，我講立憲才不得罪滿洲，糊糊塗塗，純是由進士身分演成的學說，諸君試想康有為此時還不是第二級退化麼？

大凡一個人，沒有宗旨，惟利是視，必至弄到今日講這項，明日講那項，支離反覆，自生矛盾，人家問他，他反以為後來方見到真理。正如梁啟超所說，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人人罵梁起超反覆，實則他也是得的衣鉢真傳。康有為的自家挑戰，已不止一次兩次，實在是他在不惜以今日之我，欺昨日之我。兄弟改梁啟超這句話，諸君看對不對。究竟他們師徒，並沒有目的，弄著乖跟著好路走，還是強他的嘴，所以講高尚的時候，他要中舉人進士，便不高尚了。講良法美意的時候，他要做官顧不得良法美意了。他做進士，不肯講民主民權，恐怕於他進身有礙，故此中進士之後，他的上當今皇帝書，竟然有人為他懣懣，聖恩深重，屢蒙召見。康有為意見，更比前時活潑幾分，發議論上，就轉比從前退縮幾分。從前講立憲，就是君主立憲，也須得開箇議院，前時因為草茅新進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八日

七四八

，官職不高，或者立憲條陳，被一封勅旨，弄箇貴族院議員，豈不是非常榮耀？及至此番特旨召見，指日可以大用，何況變法之際，要用他多少條陳，他想他是箇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萬一他握政府的權柄，却被議院監督住他，豈不是好些不便？萬一朝家會錯了意，以爲康有爲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議員，那時豈不抱屈，豈不辜負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爲的議論又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爲實在連議院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一箇好皇上，但求講變法穀了。諸君，但試記憶康有爲駁建立議院的文章，係在中進士之後及屢蒙召見之後，便可知康有爲心事。前回不講民主，講立憲，雖不完全正當，還是有所依據，到此再變，就空無依據，止說變法，俯拾即是，毫無綱領，與根本的問題，全沒有關係，設今叫康有爲自問戊戌變法難道不從根本下手，祇要枝枝節節去維新麼？或者立箇憲法成箇政體似乎好看些，康有爲必定答不出那時却止爲自己一人之便，連議院制度不以爲然，如此立言，那裏還靠得住？所以康有爲第三級退化，自以爲弄得倒絕大的官階權柄到手上，那曉得一無功效，算來都是好扯謊的毛病，都是前言不對後語的毛病，那怕爾有彌天的本事，絕世的口才，要是愛扯謊，自然就得人怕。兄弟有箇朋友，他也認得康有爲的，他說過一句笑話，却甚的當，他說康有爲祇要說五分鐘的謊，只要五分鐘內傾聽不出他的破綻來被他蒙得過，他便去扯一箇謊，也不管五分鐘後被人看破，他扯謊的時候並不爲將來打算。這話雖然刻薄，但康有爲的謊，也就可怕得很，可怪得很的。

諸君如今試想康有爲既中進士，憑着他那種光棍運動的手段，又得屢次皇帝召見，他那抱負自然慢慢的施展出來，最要的位置，是要他當，最大權柄，是要他拿，更有何人比得上他。那知就事實上看來，偏是不對，人家做四品五品的京卿，却沒他的分子，人家當新參政，也沒他的位置，這爲甚緣故？就是兄弟才說他扯謊得人怕的緣故。當初康有爲在京城，使外間聞名的，就是公車上書一事。公車上書，原是做舉人的熟套，做舉人的坐在家裏，耳目不多，一旦北上來京，自然生許多智識，要發許多議論，所以那康有爲公車上書的時候，各省的舉人，原也各各想鬧這故事，却因康有爲口才采得，文章又做得快，又做得長，拿起他的書，運動各省舉人，那些舉人，講他不過，做他不過，無怪乎佩服箇了不得，都願附驥簽名，康有爲爲頭，聯合得各省舉人，他的名譽勢力，自不知不覺增長起來。然而當時湖南公車，頗藏着些有見識的人物，却早與康有爲不對，不肯隨聲附和他，所以公車上書，湖南獨

有好些不簽名字的。康有爲也沒奈何他。及至康有爲屢次召見之後，譚嗣同等四人，都說法是要變的，康梁是萬不能用的，我們斷斷不可與他共事。論起世情，北京的維新變法，差不多是康有爲講的話最先，到得變法，應該算康有爲是主動力，爲什麼用他的話，又不用他這個人，似乎有些不公平道。但論起道理，康有爲也不過趁着風潮，說那四不相的時務，其實沒有多大的心得，況且他這箇人毫無宗旨，專好扯謊，無論他發出什麼議論，也是能說不能行的。譚嗣同他們總算是忠厚人，要不忠厚，後來不至爲康有爲愚弄。兄弟雖不認得譚嗣同，却可信得過他的忠厚，既然是忠厚的人，自然不願與康有爲這鬼頭鬼腦的人共事，慢說是譚嗣同，就是在坐諸君，曉得康有爲之爲人，也未必願與他共事的，故此論當時的事體，兄弟不怪譚嗣同他們沒本心，祇怪康有爲有自取之道，但是譚嗣同與康有爲不對的話，康黨裏如梁啓超，他們不肯認的，他著的什麼六君子傳，差不多說康有爲與他們一氣呵成，何嘗不對，然而梁啓超的話是斷信不得的，他要利用人家於死後，他又何必說出這不對的話來，兼且於老師臉上不好看！又因爲後頭要續着架天的說話，這一段交際的歷史，自然要隱起來。兄弟也不與梁啓超爭的口頭辯論，兄弟祇把事實上說來，看列位的批評，那就可以見得兄弟講的話，比梁啓超做的文章，誰真誰假了。譬如我們留學生，箇箇自命不凡，但來此留學，手無斧柯，一肚子的學問，無可發洩，無可寄託，祇可作報，或是譯書，對着外面說來，自然不是無些子功效的。但就箇人論去，必定還有大過這兩項的事業，因爲沒有事業，才拿他來發揮。我們留學生，都要公認的，康有爲當戊戌變法的時候，既然他是功之首、罪之魁，他如何不能置身顯要，踞着譚嗣同劉光弟他們之上呢？就是梁啓超也不甘居人後的，爲什麼兩師徒，一箇只合去作報，一箇祇合去譯書，難道當時的事業都沒有比作報譯書還大的麼？康梁兩箇人除了報館譯書局之外，就沒地方安頓麼？要講十分認真的話。這兩件事體，康梁兩人，還也未必數得上。然而就那時候說，就那時候一般維新人物說，光論才情，康梁兩箇，拿去作報譯書，究竟抱屈，試問若不是譚嗣同等和康有爲不對，排他出去，他何至當人家非常鬧熱的時候，却獨自毫無意味，投閒置散呢？他們康黨還哄着人，說是光緒皇帝老早怕人家害他們兩箇，所以叫他出去，避風頭的，兄弟聽見，覺得尤其可笑。那時講維新的話，譚嗣同他們倒都彈冠相慶，有甚危害？其實後來若沒康有爲的譸張爲幻，原本沒有危害，而且光緒皇帝，祇要保全康有爲，餘外的譚嗣同劉光第等，便由他在京城聽人危害，不叫他避避風頭麼？他們師徒兩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〇

得的旨意，離政變的時候還遠，祇有光緒知機，康梁會意，其餘都儘着做官高興便都糊塗了麼，所以兄弟說康梁被譚嗣同等排斥他出去是真的。諸君合着前前後後看來，一發要相信了。

康有爲平生是個熱中不過的人，他如今犯下彌天大罪，他的作官思想還委放不下，何況當時眼看着人家得意，自己賦閑，那一番事業，又是自己從前主張過的，功尚未成，一身先退，那裏甘心？如今人都說康梁當戊戌政變以前是得意的時代，却不知此時正是康梁失意時代，且夢想不到絕大的失意，要是沒有道德，沒甚涵養的人，便大概禁受不起，何況康有爲的利己心是要比尋常人還大十倍的。他正合孔子所說的鄙夫患得患失，自然無所不至，他暗地裏想，對此寂寞，豈不叫伊呂笑人，我若是就是這樣走開，不但譚嗣同他們不曉得我南海康聖人的利害，就是我的門人故舊也同古時候跟叔孫通的人，看見我沒有本事都要埋怨着我或是叛了我，豈不嘔氣？憑着我的本領，儘管鬧他一箇亂子他也不算倒底自家的力量如何，能發能收，究竟做得來做不來，再者也不想自家爲着甚的天大問題要下這般辣手，要攪亂人家的大局，這就可見康有爲是極利害，是極沒良心的了。外間不知底細的人，只說戊戌政變是康有爲的反動力，要不是變法的事情，操之過激，就是皇太后皇帝母子異心，才弄出翻天覆地的大活劇。然而這都是被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騙了的。凡在戊戌政變記的話，都是康梁爲着自己地位，隨口捏造的，其中找不出幾句信史，如今且不暇細辨，但他的大綱領大主腦，是說的皇太后要害光緒皇帝，康有爲要保光緒皇帝，這兩句話最是要緊關目。惟是兄弟照着實際講來，卻恰恰的替戊戌政變記成箇反比例，那保着光緒皇帝的是皇太后，那要想光緒皇帝死的是康有爲，諸君驟然聽兄弟這句話，必定驚怪不肯便相信。兄弟的話却是明明白白，有證據的。諸君要問兄弟這話真假，兄弟却先問諸君，光緒皇帝的死話，諸君必定說光緒皇帝現時尚活在北京城裏，既然光緒皇帝尚活，那就兄弟的話是真，康梁的話是假，不消疑惑了。這箇是什麼緣故。因爲凡保人的，他那地位力量差不多總比被保的人高了許多，大了許多，現在比光緒皇帝地位高的力量大的，除却皇太后更有何人？光緒皇帝到今不死，要不是上帝耶穌保他，就是皇太后保他。康有爲說皇太后要害皇帝的性命，皇帝的性命却是無恙，但就康有爲講來，也只有皇太后的地位勢力配得害皇帝，那就自然配得保皇帝，皇帝如果是已經被他毒害了，自然就是有爲口靈，皇帝既不會死，戊戌以後七八年來都安然無恙，要說不是皇太后保皇，我就要替他喊冤，無論什麼人，都不好無中生

有，誣捏他的罪惡的，那康有爲合着梁啓超，却要說皇太后把皇帝放在瀛台，天天拿玻璃粉要他食來毒害他，這等說真要叫人笑死。我們如今試叫康梁二人嘗嘗玻璃粉滋味，看他管得住幾時不死。那光緒皇帝縱使神聖，也是人身皮骨血肉，不會怎樣，何以能穀食得玻璃粉七八年，這真是欺三歲孩子都欺不倒的，這如何見得皇太后要害皇帝呢？康梁此話真是連扯謊都不會，天分低得很。又且皇太后不特保全光緒的生命，他連光緒的帝位都是他保全，諸君如不明白，兄弟再找事實上的憑據。庚子年鬧團匪的時候，立了大阿哥，大阿哥的老子端王專權獨斷，他的勢力，橫絕一時，他更耐煩不得，要他的兒做皇帝，早日登基，糾合一班宗室，要把光緒來廢了。皇太后那時一個人，幾乎拗他們不過，逼着沒法，打箇電報去問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太后的主意，以爲他們疆臣，束髮入官，受恩深重，如今我拿這話問他，他斷不肯隨口附和的，那時他們有了回奏，我就可以拿着做話柄堵住端王們。却不曉得劉坤一、張之洞兩人。都不懂太后的主意，劉坤一忠厚，以爲是真話。他想古時唐宋的忠臣，一聞皇帝要廢皇后，尙且拚命的爭去，何況皇太后說要廢皇帝，我們做臣子的果不做聲，那時我劉某死去，真無面目見大清先皇帝於地下了，所以他趕緊緊抗詔，覆一箇電報。說的所不敢聞者此事，所不忍聞者此事，劉坤一的意思，以爲就使我逆着皇太后，我是不願廢立的，張之洞却不然，他弄着乖，猜不出太后的意思，以爲我若說廢的好，那時要受輿論的排擊，要說不好罷，又怕逆了皇太后的懿旨，擺布不下，不如不去覆電，外人不至罵我，太后不至罪我，豈非上策。論起滿洲的忠臣，張之洞自然不如劉坤一，但是太后祇要他們不附和，便有了話柄，何況兩人之中，一箇口氣像那般強硬，他就把這話告訴端王及餘外的宗室，說僞們要廢皇帝，兩江總督劉坤一有死不奉詔的光景，僞們有法子治他麼？他踞着金陵有許多糧子，再連合着東南的督撫，萬一造起反來，僞們有甚法子抵擋他？端王和一班宗室。都是胆如鼷鼠的，聽這些話，自然不敢再去開口，只等打服洋人，再同兩江總督算帳，却不知不覺的叫光緒安然無事，太后心裏倒甚歡喜劉坤一，憎忌張之洞，到後來召劉坤一上京，劉坤一以爲這番必大注犯着太后，硬着頭皮，再也不怕，及到入京，恩眷非常，快快的就送回他的任去，張之洞也奉召上京，自以爲得意，却被軟留許久，用盡多少錢，才得回任。祇看他後來兩箇人的遭遇就知太后當初的意思，太后爲着要不廢光緒費了如許功夫，故此我說康有爲不是保皇的，太后倒是保皇的，康有爲不但不是保皇，而且他狠願意光緒皇帝早早死去，這又因甚緣故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二

？因為他說自己保皇便要說太后害皇，皇如果不早早的死了，他的話不靈，要他的話靈，自然望光緒皇帝早死，這是一箇緣故。再者他說自己保皇，人問他皇要不要保？皇若是要保，自然與爾同心同德，沒有異論的了，爲甚爾在這裏天天說保皇，皇在那裏天天說拿爾，他只得又說，這罵我的不是皇帝，却是太后，太后在上頭，監着皇帝，叫他罵我拿我的。故此皇太后如果死了，光緒還是罵他拿他，他便再沒得說，惟有望皇帝早死，死在太后之前，他既可說太后到底害死皇帝，更不至皇帝獨自對付他，令他啞口無言，這是康有爲想皇帝死的第二箇緣故。如今外人還信說康有爲保皇，真是被他騙得利害，但是康有爲說他自己保皇，皇太后害皇，這兩句話從戊戌政變說起，戊戌政變的原因，現在却是無人曉得，兄弟且對諸君講講他那時其中的情節，益發證明康有爲不是保皇，皇太后却是保皇的。這件公案就是現在紀念的死人被康有爲愚弄到死的緣故，兄弟真不忍不講。

兄弟方纔不是說康有爲要鬧亂子，顯他南海聖人的手段麼？戊戌政變就是他鬧出來的，譚嗣同等就是他害死的，臨死還是糊塗，不得明白，確是受康有爲的愚弄。康梁愚弄了他們幾箇死人還不肯說句真話，裝出幌子，再來愚弄中國的人，所以兄弟要講這件公案，不得不先把康梁愚弄世人的話來駁一箇痛快。康有爲說戊戌政變都因皇太后不愛變法，惱着皇帝獨斷獨行，一般滿洲舊臣，更吵鬧着要殺皇帝，所以太后就借天津閱操爲名，要把光緒來殺，光緒自己知得大難臨頭，兼怕害着康有爲，所以寫封密詔叫劉光第拿去交康有爲，請他出外求救，事情未有弄好，康有爲自家剛逃得出京城，那裏已經鬧起來，把譚嗣同、劉光第六個人不加研審，就都押赴市曹，從此皇太后就把皇帝監在瀛台，天天要他食玻璃粉毒物了，梁啟超幫着他老師清議報上說了許多文章，大概情節也就不外於此。這些話說得實在沒道理，且不說光緒皇帝要維新變法，於太后身上沒有好大的妨礙，太后未必找他晦氣，找他晦氣未必就要他性命，就使眞箇要他性命，宮闈之內何事不可做，皇太后如果眞箇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斃了，再不然弄箇太監叫他把皇帝害了，然後再把這太監殺掉，歸罪於他，仿照那司馬昭成濟的故事，也得乾淨，他爲什麼要到閱操的時候，帶他到天津方去下手？他既知皇帝不是明明犯着死刑的罪犯，殺他時候是不能與衆共之的，左傳說得好，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皇太后要照康梁的話，當着六飛出狩的時節，千兵萬馬的場所，拿光緒皇帝殺了，這叫做什麼頑意？況且皇太后不是等閑的人，他曾見過世面的，他也曾殺過人，他殺肅順、端華的時候，年紀不

過三十歲左右，他却不動聲色，及至兩人死了，宣布他的罪名，外間的人，纔可以曉得，這就是他年輕的時候殺人的手段，要殺光緒皇帝，更要比殺肅順、端華的事體大幾百倍。皇太后年輕的時候到曉得秘密，活到六十多歲偏不老成，誰箇肯信這話？我們只把天津閱操皇太后要殺皇帝這話一想，便覺康有爲扯謊，露出老大的破綻，這句話既假，其餘都是假的了。所以康有爲前前後後說太后要害光緒的話都靠不住，然而他的話既靠不住，戊戌變政却是爲何而起？這件公案的真情究竟怎樣？難道是無緣無故就天翻地覆起來麼？兄弟此時既把康梁的話已經駁得清楚，他的事情也就可以說了。他見譚嗣同劉光第等擠他出去，想非得一件非常的大事，儼們不找我老康，我老康必定要找一件非常的大事，立些功勞，顯些威勢，方可以鎮壓他們。主意既定，眼看當時太后光緒兩人雖不是絕對的不相容，也不是沒些嫌隙，因爲光緒不是太后的親生兒子，自從游百川以來，那汪鳴鑾、志銳、文廷式這幾箇人，不是想離開宮廷，借此要寵的，就是看不得太后的那聲色自娛，要叫皇帝防閑他的，這種言論都叫太后聽着不安。幸而太后的權力，大過皇帝，他雖然歸政，皇帝得意的人，他要不喜歡，都可以趕逐貶斥的，故此汪鳴鑾、志銳、文廷式幾箇人，都遭貶斥。太后的意思，不過憎着這些人，皇帝的意思却因此怕着太后。康有爲趁這機會，那時文廷式剛因與珍妃、瑾妃私通關節，太后盛怒，叫皇帝將他趕去，康有爲更好用術離間，他就賄通了皇帝的太監，叫他哄着皇帝，說從太后宮裏太監洩漏出聲氣來，太后要假天津閱操便，殺害皇帝，說得很有影響，如果皇帝是天生聰明的，自然會慢慢的根究，不輕易上他的當，無如光緒的本事，據蔡元培、章炳麟幾位先生論起來，是極平庸的。從前粵督陶模，對幕友說，如今康梁之徒一味頌聖恭維這光緒皇帝，好像自堯舜以來未有聖於光緒的一般，但是光緒到底有多大學問，我看最多不過能數看得過一本京戲本，不至讀別字罷了。凡人當非常的利害切身關係的時候，即使甚有聰明的人，也要弄到驚惶失措，何況光緒他平日又聽過文廷式他們的議論，時時說的太后不是，他本有些多心，志銳、文廷式一眨，他以爲有心去他的心腹，如今聽着太監的謠言，他竟信以爲太后真個要暗算他，一時方寸已亂，想來只有與外臣商善法，便寫封密詔，交與劉光第他們，仿照漢獻帝故事，後來康有爲說他自己奉着密詔，便是由此而來。但康有爲的密詔却是杜撰了好幾處，光緒的密詔，是說但求保護朕躬，無傷慈意，是叫人保護着自家，却是不可傷犯太后，這是光緒一點良心，也是不敢干犯名義的緣故，康有爲却把它刪了。光緒當時祇叫譚嗣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四

、劉光第設法在京救護自家出險，他自家當是燃眉之急，斷用不着出外求救，康有爲却因他後來要奔走各處，故此加上出外求救四字。康有爲的密詔，實在同劉光第帶出的密詔大有分別。劉光第當時出來，與譚嗣同、楊銳、林旭幾個商量，都弄得箇箇驚慌，一籌莫展，壞的他們都有些關連的利害，也就未免得一箇箇當局者迷，大家沒有主意，那時想到老康，他這箇人最有機械的，天下到得多事的時候，就得使奸使詐，沒奈何且去找他，看他有甚法子，這也是譚嗣同他們膿包，沒有主意，却不料正上了老康的鈎。康有爲見光緒果然聽信太監的話，發出密詔，譚嗣同等又果然沒有擺佈，到來找他，他想這回真是解鈴還是繫鈴人了，我何不趁此做箇驚天動地的事業，像高歡沈元魏胡太后於河的故事。在譚嗣同他們以爲斬草除根，做得乾淨，光緒那時騎虎不下，那指使殺人的人，是我老康，人若殺了，不由得光緒不怕我，我有那扶危定傾的大功，殺其母而擁其子，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是拿穩的了。他便畫策說這事非找袁世凱不可，袁世凱此時原沒有什麼帝黨、后黨的宗旨，他只看風使帆，更且也是要借件事業來立功業、求勢位的人，如果康有爲不是那般狠心毒念，好殺貪功，做那畫蛇添足的政策，袁世凱也是惟令是聽的。無如康有爲太過狠毒，硬對袁世凱說光緒危在旦夕，與太后有不能兩立之勢，現在光緒叫我們找爾，用兵力來入清君側，弑却太后，保護皇帝，這事一髮千鈞，功成不止受萬戶侯賞，爾可幹得來麼？袁世凱這人他也有點見識，他聽康有爲所講，暗裏却想不要拿我來做成濟麼？我無憑無據，那時歸罪於我，真沒得說，不如趁此問他要個憑據。他就對康有爲說，要我殺太后，這事非得皇上御筆詔書，我是不敢違行的。這句話就弄得康有爲對付不來，本來要光緒寫着教袁世凱保薦的話是不難的，無如自家添上一層，要殺太后，這話不是光緒的詔旨，如何好對得光緒說，如果出過第二道旨意，對袁世凱，先前皇帝要爾殺太后，如今却叫爾保護聖躬，無傷慈意，那豈不是前後不對？況且那弑殺太后的話豈是當頭，可以亂講的麼，不拿詔書與袁世凱，就哄袁世凱要殺太后，到拿得詔書與袁世凱，又說不可傷犯太后，袁世凱如何肯依？當着袁世凱的面，他也只得說我去替爾問皇上，也要一封手書密詔。他其實到此，懊悔不迭，要說不必殺太后，這事已經成了，自己偏又多事，畫蛇添足，倒弄壞了事體。世上惟有自作聰明的人好扯謊話，世上也惟有好扯謊的人動不動就要誤事，就要後悔。康有爲因扯謊誤事的，不知幾次，要算這回誤事的最利害，後悔得最長遠。康有爲見他辦事不妥，他也不算許多，當如自家所謀失敗，到底還要向上海一行，做那

開報的事業，他對譚嗣同、劉光第只說袁世凱靠不住，那件事體辦不成，他依舊走他的路出京。譚嗣同、劉光第等，以為是他不中用，聽憑他去，還是自家幾箇新參政，想箇善法，救出皇帝。豈知康有為當做安然無事的，譚嗣同等看不出利害的所在，就生出絕大的風潮。那袁世凱聽了康有為殺太后的話，再不見第二次回信，不覺心裏慌張，他猜着皇帝這一黨是靠不得，莫要將來鬧得不好，只因知情的緣故，就連累了我，這一帆船就望轉風頭來使，湊着榮祿是他老師，便將這話告訴榮祿，告訴皇太后。太后初時聽見皇帝合着臣子來謀害他，自然大發雷霆，要和皇帝不干休，及後問出事情底細，知是皇帝受人離間，皇帝也俯伏請罪，情願再請訓政，太后看着他是箇無用的人，也是可憐，況且他雖受人愚，還沒甚惡意，母子間縱然一時決裂，也不過嚴正的訓責一番，也就沒事。至於拿譚嗣同、劉光第六人，不加研審，火速押赴菜市行刑，這倒不是太后的野蠻刻毒，還是皇帝此時一面氣着譚嗣同等，弄這事不好，一面怕問出口供來，他們終究奉了一道保駕的聖旨，顯出皇帝疑心太后不免有不孝之名，所以急急要殺他們來滅口，太后既不願追究，也只得聽他。外間的人不知，還說是太后下的毒手。那知就使太后冤陷六人，隨意的鍛鍊周內，都可以成獄，況且他們明明的自去畫策保皇，康有為也公認這句話，那就是離間宮闈莫大之罪，為什麼怕去審問他，連譚嗣同、劉光第等臨死，還當着是死於太后之手，却不曉得皇帝悔用人離間的話，又惱恨他們，要逆着旨意，害及太后，此時實在是皇帝的旨意，要殺他們的。譚嗣同不但不曉得宮裏的話，連及康有為捏的太后要害皇上的話，他還信着是真的，他只憂着死後，皇帝不免於皇太后之手，他更不悔着前此要翦除皇太后之錯，他受的是皇上非常恩遇，為皇上死，死是忠臣本分，沒有不甘心，所以譚嗣同臨死的時候，講的激昂慷慨，覺得人誰不死，我以忠義成名，也就不辜負，同死的劉光第等都是是一樣意思，可憐他們還在桶子裏，不知道用計的是康有為，誤事的是康有為，他們雖自以為為皇上而死，皇上却是毫不感激，被人愚弄到此地步，諸君說可憐不可憐？當日臨刑的時候，譚嗣同五人都引頸受戮，沒有動容，康有為的老弟康廣仁，却不免悲哭，難道是廣東人愛哭的麼？斷然沒有此理。這是康廣仁的心裏，比譚嗣同、劉光第不同，譚嗣同等認定目的，却不知為人愚弄，故此死得甘心，康廣仁曉得這場亂子是他乃兄弄出來的，大家認錯題目，無緣無故的死，死得不值，所以外省人不哭，偏廣東人臨死要哭，并非無因的。康有為與梁啟超盡曉得這些情節，却不肯講，那戊戌政變記隨口捏造，虛謬處極多，然而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八日

七五六

可以從中看出破綻，反然露出真相的就莫如那康有爲的十不死記，別的書還可推說別人的手筆，不得真確，這十不死記，既然康有爲自述，其中情節，便可以做得憑據。這本書兄弟看過好幾年，後來曉得康梁的謬妄，他們的書就少腐目，但還記得十不死記，是康有爲顯他十番當死不死，將來不知幾大氣候，或者做箇真命天子，也未可知。惟是他自家說話太過，不覺露出真情，掩不住從前的假話，却也可怪。這十不死記是許多人看過的，如何沒有人指摘他，揭出他的心事，這是康有爲的僥倖了。他那十不死記，最要注目的，就是他到天津，他不知朝中有變，幾乎可以被捉，却又幸到烟台，上岸還去買石子玩玩弄弄，到得上海也還不知朝廷拿他，幸得英領事上船通知，又得不死，就他這幾箇不死看來，足見康有爲出外求救的話純然烏有子虛。要是果然這康有爲已曉得皇上危如累卵，且夕有性命之虞，自己奉着密詔的人，那有逍遙自得的。這明明顯出康有爲自己弄的手段，原想哄到光緒，他就趁機行事，及事不成，他只得罷休，然而他心裏是曉得太后殺光緒皇帝是沒這事的，既然沒有事，那保薦詔書就是無效；譚嗣同、劉光第在鼓裏，只好聽他着急，我老康却是無憂無慮。因為他算不到袁世凱竟會說穿了這事，故一路上行得安然泰然；不然，這烟台石子明是買來年底栽水仙花用的，與出外求救的事情有甚相關，這話問起來恐怕康有爲也要失笑的。兄弟嘗說康有爲最善扯謊，又最不善扯謊，最善扯謊，說他時時事事有這箇癖性，最不善扯謊，說他時時事事都弄出個破綻，就是從康有爲這等處下的批評。但譚嗣同等既然被他說謊送了性命，後來的人還信着康有爲的謊話，再不拿他這十不死記，駁他的謊話，敲問出戊戌的公案，替譚嗣同等雪冤，這真是大惑不解的事了。

康有爲的長處，是頗有野心，短處是沒有氣魄，欺人處是機詐百出，議論風生，欺不過人處是反覆無常，自相矛盾。論起戊戌公案，康有爲固然算不得個滿清忠臣，然而祇爲着一身的升沈，要希圖占此勢力，却弄出翻江倒海的事情，事雖不成，北京城已鬧出大亂子，各處都受了影響，若是被他殺得太后成，他怕要像曹操、司馬懿，他們握着廢王，死不肯放，這種野心，也就常人所少的。他若再有了氣魄，戊戌政變以後，竟直公認其事，不更推辭躲閃，只不把心事提出，硬說是爲的民族主義，就是我那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話，想要離開了他宮廷，鬧起大事來，我好從中用事，像這樣說，那講民族主義的人，自然沒命的歡迎，就不講民族主義的人也要驚服他的手段，而且前後事實沒有扯謊，就免得生出許多矛盾，現出許多馬脚。可笑康有爲沒有這箇氣魄，他幾乎傾覆了大清國的寶祚，偏說

我是大清的忠臣；他要害人家的老娘，他偏說我保人家的兒子。辛苦萬狀，把當時真事隱了，另外編這一大段的謊話去哄人，豈不是十二分失策麼？惟是康有爲編這謊話，是出在一時急智，不暇再思，走錯路頭，以後便不得不錯做到底。當初康有爲船到上海，京城英國教士，打電叫英領事保護他，英領事在上海，找得康有爲相片，纔上船找着康有爲說，爾爲着什麼出來？爾國政府正要拿爾，康有爲一時摸不着路，他就隨手做出一道上諭，是皇帝叫他出外求救，他後來說這密詔，是劉光第帶出來的，到處運動，都以密詔爲題，就是此時隨手做出的上諭發生無數事實，在他對付英國領事的時節，以爲不是如此說法，未必得他保護，却不曉得國際法上，英國的主義是向來保護國事犯的，就使他不扯這箇謊，英國領事也是要保護他的。誰知康有爲如蠶自縛，脫險之後，就去演他勤王的學說，做着什麼檄文，說的什麼僞臨朝葉赫那拉氏者。當時他的門人，有一二聰明些的，都勸他不要說勤王，他以爲這兩字正合海內外人程度，那時國內識民族主義的原本不多，康有爲那有氣魄做那造時勢的英雄，他只曉戊戌三箇月維新變法是絕無僅有的，內外的人不知要如何感戴，如今聽那變法的聖主身在牢籠，主張變法的國師奔走求救，倘若能數十分相信，不難起得義師，即使僅相信得三五分也可憐我這亡人不愁無噉飯處，思想醒醒如此，真是沒有氣魄的人，自從他講變法以後，到此要算第四級的退化。雖然中間經一次大風潮捲着他去，令他不能不變一個宗旨，但是他主張變法的時候，尚有實事，主張勤王的時候，純託空言，論變法問題，尙關於政治的得失，論勤王問題，不過是朝家的廢興，兩兩比較起來，又成了箇每下愈沉的頑意。如果康有爲專繼續他要變法的話，不參雜旁的問題，尙可做箇王安石的後輩，如今張起勤王旗子，要做帝黨，就使認真做得來，也不過剛毅、榮祿一派人物，后黨帝黨狐貉一邱，誰去分他的高下。那安石的新法也是被人家幕后拿來改變的，他却只主張新法，到底沒有講人家娘兒的話，這就是康有爲所不及。無奈康有爲他是惟利是視，沒有什麼一定目的，他自講宗教以來，已是幾番變遷，此時落魄窮途，更顧不得，也是不足深怪。

康有爲此時，不但不記憶悲痛着這些朋友兄弟，因爲自己的機謀，送了性命，他却以爲他們這樣死法正好利用。凡人變着慷慨就義的人，最是於腦筋有接觸的，康有爲說的光緒怎樣聖神文武，太后怎樣暴虐淫亂，如今太后要害着光緒，我們預備去設法勤王，然而都沒有明白的證據，令人難以感動，恰好譚嗣同等死於非命，他就利用

着來遊說外間的人。第一層說得死事慷慨激昂，人心要替他憤激，諸君看譚嗣同等死了七八年，還有來替他紀念的人，何況當時骨尚未寒，血尚未乾，聽的人如何忍得住；第二層康有爲把自家說在裏頭，怎麼主張他們變法，他是個功首罪魁，如今他們都死，我自家却是爲出外求救，仿着程嬰杵臼故事，保孤死節，我現在尙要勉爲其難。康有爲的議論風生，誇張起來，何止千言萬語，就是他弟子梁啓超做的六君子傳，也是隨口杜撰，說成他們都差不多是康有爲的門人，他們平日都是聽着康先生的話，他們死而不悔，就是爲着康有爲先生，天下的人如有不平他們死得無事的，就合跟着康先生去，就是梁啓超的初來日本的出國吟，也是說君恩友仇未報的話，人的心理又多半是不平的，爾說要報恩，只合自家報去，若是報仇或者倒激起好些熱血的人來，可憐康梁愚弄死了戊戌幾個人，還利用他再去愚弄第三者，千不幸萬不幸就有唐才常一班人又被他愚弄着，也送掉了性命，康梁的罪惡真是上通於天，說起來要令人髮指背裂的。

唐才常受康有爲的愚弄，以爲他真有君恩友仇要報，庚子起事，就同他聯絡，被他在外頭借此爲名，去哄騙人家的錢財，說做接濟。到事情來了，他却不知所謂。唐才常死了，他還報銷了幾十萬巨款，其實唐才常一幫人，用不到三四萬銀子，就是邱菽園一筆，也就敷做十倍八倍，所以後來邱菽園登報攻康有爲，康有爲不敢駁論。他的門生黨人，也沒有駁論，因爲邱菽園詰問他是兩件事，一件問他密詔何以總不拿來與人看，第二件就說的庚子的事，這都是打着痛處最難堪的。兄弟本應再記唐才常等如何受康有爲愚弄，詳細講講，却因庚子公案，不比戊戌公案，外間的人知的不少，中外各處報館，也曾錄過許多，似乎不煩兄弟再去講講。但只有一層，唐才常等兄弟相識的很少，正是兄弟開頭講的，不能曉得外省人的心事，惟有就事論事，若不是受了康梁的愚弄，那義旗所指，號召同盟，何必混着勤王，弄上康梁的黨派，故此兄弟現在不敢說的唐才常憤然不知民族主義，就只曉得跟着康梁，然而康梁出他那利用譚嗣同等的陳套，要來利用唐才常等，必定說他這勤王，就是我的發踪指示。康有爲出去幾年，雖然說着勤王，就虧得唐才常同他應故事，設使唐才常不爲康有爲愚弄，曉得勤王二字是康有爲的學說，天下的事祇是有志者自爲之，心內既然無所障礙，無所牽礙，名義上自然不至夾雜不清，就死也死得光明磊落，這是就根本上說唐才常等被康有爲愚弄得最不值的，其餘到辦事上種種愚弄，也就不必說了。

自從戊戌庚子兩番死了兩起的人，窮究起來，都是受的康有爲愚弄，他却毫不悼惜，只有添着許多話柄，愚弄那不甚知他底細的人，世界上偏又有那甘受人愚的人，還要跟着他保皇，那曉他這保皇是沒有事體的。他初講的勤王後來却變做保皇，勤王保王本來應該沒有分別，然而解釋起來却很覺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駕，入清君側的，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說着勤王就該馬上去做，若是皇上沒有十分危險了，這也不必人去勸他；保皇却不然，不必與兵動衆，只須集些錢財，不論何時何地，皇上沒有危難，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難，我也是這樣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這裏，天涯地角，兩不相謀，也是一樣保法，就論起最大舉動來，也不過打幾個保皇的電報，去問問聖安，這就是保皇的事業。照兄弟看來，或者像康梁所說光緒是天天食着太后給他的玻璃粉的，然而七八年活得不死，要算是康梁保皇的功効，除此以外，真不見保皇的有些影響達到皇上身分去，保皇的話，真是最巧不過的，康有爲變到這個主義，要算他目前歸宿所在，却比起說勤王的時節，又是第五級退化了。這想康有爲未中舉人以前是簡想創立新教的康有爲，中了舉人的時代變作民族民權的康有爲，中了進士的時代變作君主立憲的康有爲，及至特旨召見條陳奏功，又變作祇講變法的康有爲，戊戌政變初逃出京又變作勤王的康有爲，出外既久，勤王不成，到底還變作保皇的康有爲，變之不已，每下愈況。如果叫兄弟執筆要做一本康南海，這前後五箇退化也就說，祇是中間兩箇主義，誤了許多好人性命，最是出名。實在要按起他退化階級看來，他年紀活得愈大，思想愈低，這毫無宗旨的人，大家都不要爲他所騙，兄弟說到這話，却深感着譚嗣同、唐才常都冤枉死了，不會聽得那愚弄他的這箇廣東人的歷史，可憐可憐！

以上我兄弟把說康有爲的話，說得也算淋漓盡致，還剩着梁啓超的話沒有說。論起道理，康梁二人狼狽爲奸，情同一體，說的康有爲就有梁啓超在內，不須分別。但因梁啓超由戊戌那時就逃到日本，他在近處放的毒氣，留學生頗有人受他蠱惑，論他個人的性質，也和康有爲有點不同。兄弟現在拿很簡單的話來續說一段梁啓超是最沒有獨立性質的人，實在比康有爲不上。康有爲任從怎樣退化，他是拿着自己的聰明行着自己的政見，自信極厚，再不聽用人言的。梁啓超却不然，雖然也小有聰明，却是更無主見，終日隨人脚跟，弄到自家日日挑戰不能休兵，他做文字也是東鈔西襲，隨手拉雜，全沒心得，最可恨的，是他既造一個叢報，對於中國將來的政見，是不能沒有一箇主

義的。他要說保皇罷，他的老師只做得一篇政見書，就被人駁得落花流水似的，況他要期期出報，都拿保皇爲名，豈不要體無完膚麼？算來保皇的話是不便講的；他要說革命罷，開手幾期新民叢報，本來有些意思却被老師曉得，就寫着信大罵，說君等要講革命，置老夫於何地？梁啓超那敢違拗，他的鬼聰明想出其間的拆法，他也不去講革命，也不去講保皇，就新新鮮鮮的講個立憲。他講立憲和康有爲中進士的時候不同，他善鈔日本人的書，更慣於不認帳的，他自然說出許多話頭，他只說國家必要立憲，歐美日本立憲便強，中國將來祇須立憲，什麼雙方合意的君主立憲，什麼中央集權的立憲，什麼聯邦帝國的立憲，他既不說君主立憲好，或是民主立憲好，也不說保皇才去立憲好，或是革命才去立憲好。他既不敢反背師言，又恐怕挑翻輿論，他就做起了兩大股的文字，說講革命的不可以無立憲，立憲是如何有益於革命的，又說講立憲的不可以非革命，革命是如何有益於立憲的，然則要歸納到先革命後立憲來了，他又說如今辯爭種族的人，都是意氣用事，他的說話教人弄得頭腦不清，只聽見立憲立憲兩個名詞。梁啓超要他報有銷路，也就不管許多。據兄弟看來，近日那不講民族主義，專講立憲的，要叫做作官思想最發達的人，他要上不得罪朝廷，下不得罪輿論，對上面說我祇求政體修明，朝家鞏固，對下面說我要改良政界，爲民造福，他要拿招牌回去，還要比保皇二字穩當了幾倍，程度也低幾級。因爲保皇就要反對皇太后，立憲便連太后的意思也不會傷着，皇上可以立憲的，太后也未嘗不可以立憲的，只要我能做官，把我的政治、法律在東洋學的學問施演出來，就可以立憲，聽說有什麼人，自相聯絡，叫做立憲團，這團裏的人已經得了翰林進士舉人，要變作做官團了。近日見日本報紙載的北京派五大臣出遊各國，考求憲法，又派八十個御史來學速成政法，回去就開學堂，看將來就是這樣立憲，諸君心裏大約是無不暗笑的。惟是現在專講立憲的人，他的收功也未必遠勝於此，然而那不清不楚的立憲問題，就是梁啓超想拿來愚人的了。

總而言之，康梁兩個都是急功近利，毫無宗旨的人。康有爲在外洋，週着三點會、三合會的人，與他這保皇是不能融合的，他要去愚弄人，就生出一個解釋來。說我的保皇，外面是保光緒皇，裏面却是保着黃帝的黃，這是康有爲生平的慣技，辦個商報在香港，報上沒講什麼商界學問事情，他自下注腳，說他這商報，不是商工的商，是商量的商，這些處所，都不待深辨，只是外間不知康有爲、梁啓超根底的人，有時說康梁是個革命的，康梁固然暗笑，有時說他是保皇的，康梁也是暗笑，笑的他只知金錢主義，這些不過拿作題目，暫時愚弄着人，那裏知道被他愚

弄的竟會白送了性命，康樂真忍心了。

兄弟的話已經說完，話裏罵的却是生人不是死鬼，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尙要爲患，罵的生人就是罵他將人愚弄譚嗣同、唐才常已被他愚弄死了，我輩生人不要再被他愚弄，因譚嗣同、唐才常被愚弄死，所以更有得利用，難道我輩也甘心被他愚弄，被他利用麼？譚唐死得可憐，所以要追悼他，如果諸君不自愛，不爲祖國前途自愛，那就不勝追悼了。

按：本文係胡漢民演說詞，胡漢民自傳：「及見余在保皇派所開追悼戊戌庚子烈士會之演說：余旋追錄演稿於民報，」（註三）

江蘇、直隸、山東三省京官會議，請廢津鎮鐵路豫約。

津鎮鐵路前由英德商人承辦訂有豫約，近英、德兩使將草案送外務部催訂正約，外務部因直、魯、蘇三省官紳議約自辦，當與英使交涉，英使答以此路係英德合辦，德若首肯，英無不從，故三省官紳合力協商務達目的，至由天津至濟南一段計程七百餘里，已由天津、濟南兩處商會公同集股開辦，計經費需銀六百萬兩，直省約認三百萬餘，由東省籌備並聞直督袁世凱亦允助廢約且撥款若干，以爲之倡。（註四）

清安徽巡撫誠勳奏請鹽斤加價及辦米捐彩票等項，以充皖省鐵路經費。

誠勳奏稱：清廷曾准商部咨呈安徽紳士籌辦全省鐵路，並請派員總辦，應懇先予立案等因；茲據安徽省京官函稱，鐵路體大物博，皖省財政支絀，不得不就地籌款，先造一路，以爲權輿，擬仿照贛省鹽斤加價及各省開辦彩票，並加抽米捐，爲各項經費，此外一切可籌之款，但求無礙民生，隨時公同查議，另函商辦，請據情奏咨前來；查皖紳自辦鐵路，洵爲振興商業之要舉，惟興造必先籌款，而籌款之法，尤貴合宜，所稱酌加鹽價、米捐及設立彩票三宗，他省或已奏准，或經舉行，皖省仿照而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八、九日

七六二

行之，既係紳籌紳辦，自不至有所擾累，但米鹽兩項，曩因認解賠款，節經加捐，奏明在案；今皖省以本省之財，興本省之利，與前事兩不相涉，且不經胥吏之手，亦無流弊，除囑各紳詳訂章程另行呈明辦理，並咨商部查照外，謹會同署兩江督臣周馥附片陳明。

清廷允之，並下令商部知之。（註五）

註一：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稿」，頁九六—九七。

註二：「民報」，第一號，頁七六—一〇一。

註三：「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六八五。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交通，頁三四。

註五：「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八九—五三九〇。

初九日（十月七日） 中國同盟會總理孫先生文自日本赴西貢籌款，經長崎時，與俄國革命黨人會晤；過吳淞時，天津法國駐軍參謀長布加卑來見；經香港，陳少白等來會。

孫先生文因赴南洋籌畫革命經費，乃向留學界商措旅資，得何斌兄弟及謝良牧、朱少穆等資助，偕胡毅生、鄧慕韓、黎仲實（勇錫）啓行。初，同盟會成立，胡毅生被任爲廣東主盟人，旋赴大阪應考高工入學試，已入學矣，忽接同志函，謂孫先生將有遠行，囑速返東京，有事相屬。毅生遂匆匆趕回東京晉謁。時孫先生已摒擋一切，待法郵船啓碇卽行。見毅生至，邀與共載。毅生問行程，答以赴西貢，將有最大之冀圖，並囑物色一人偕往。毅生出晤胡漢民，始知孫先生初約馬君武，已諾而中變，故函促之歸。毅生與黎仲實商決同行，並電告大阪同學，代辦退學手續。鄧慕韓亦願偕行，並願自備資斧，孫先生亦允之，乃將同盟會務交由黃興代理。遂相偕乘法郵船自橫濱啓程。途經長崎，時因

日人金子克己（黑龍會會員）之安排，與俄國革命黨人尼古拉、拉塞爾會晤。此爲中、俄革命黨人發生連繫之始。舟抵上海，泊吳淞口，有法國軍官布加卑少校者，登輪求見，孫先生之與法國當道發生關係，由來已久；是年春至巴黎時，韜美（前法安南總督）、杜郎輩得握政權，往還頗密。及孫先生赴日，法政府派員接洽，電安南總督妥爲辦理其事，向孫先生鄭重介紹。越督以布加卑與孫先生素不相識，如此重要任務洽商，非尋常可比，倘有差誤，關係極大。乃約河內黨人兼幫長楊壽彭來商，密告以此事。即將本人名刺，裂而爲二，一交布加卑，一交楊轉寄孫先生，俾會面時以此爲符信。及布氏登輪謁見，彼此持半刺相證符合，乃進行會談。布加卑首言係奉陸軍大臣之命來見，傳達法政府贊助中國革命事業之意。叩問「革命之勢力如何」？孫先生略告以實情。又詢「各省軍隊之聯絡如何」？若已成熟，法國政府立可相助。「孫先生答以未有把握，遂請彼派員相助，協辦調查聯絡之事。毅生、慕韓等同立門外守候，孫先生尋啓門，招之入，介紹與布加卑相見，布遂出英文報一紙，令毅生讀其中一段記事，讀畢，布云：「甚佳，貴國人英語發音，較法人清晰也。」毅生目之，不解其旨；孫先生乃以粵語謂毅生曰：「此爲法國在天津駐屯軍之參謀長，奉政府命，與吾黨聯絡，彼欲派員赴各省調查吾黨實力，如確有實力，則法國將願助吾黨獨立建國。余已允派人隨之同行，惟天津法軍營中，須得嫻英文者一人長駐，翻譯文件，東京本部不知有何人願往而能勝任者？」毅生以廖仲愷對，孫先生以爲可。遂命作書告之，書交布帶至滬付郵寄去。孫先生赴西貢，船經香港，陳少白、李紀堂、容星橋等上船晉謁孫先生。翌日，啓航去西貢。

抵西貢，法政府派一參贊里安尼來接。孫先生等隨之登陸，省却一切入境苛例。旋晤同志曾錫周（中法銀行副買辦）、李卓峯（商人）等，知已在隄岸賃屋相候。遂住堤岸宏泰街（廣東橫街）二十九號。該地與門至衆，堂號分立，常相爭鬥。孫先生出而挽救，命鄧慕韓、黎仲實加入洪門義羣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九、十日

七六四

胡毅生在橫濱早已加入。自是洪門之深明大義者，咸加入同盟會，各派無形解散，爭鬥消除。孫先生此次來西貢任務，擬籌款二百萬爲革命軍需。孫先生於致陳楚楠函述其計劃曰：「弟於西十月七號由此發程去西貢，與彼中大商，商辦舉行債券籌款一事，擬籌足二百萬，以爲革命之資。由南洋各埠當商認借，每券千元，實收二百五十元，大事成功，還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內還清。」此項債券發行，爲避免當地政府干涉，乃用「廣東募債總局」及「中華民務興利公司」等名義發行。債券正面書有「公債本利一千圓券」字樣，由孫先生親筆署名；券之背面全文如下：「中華民務興利公司令議立新章，興創大利，以期利益均沾，特向外募集公債二百萬元，以充資本。自公司開辦生意之日始，每年清還本利五份之一，限期五年之內本利清還。如到五年期滿有不願收回本利者，以後則照本利之數每年算回週息五釐，每年派息一次。特立此券收執爲憑。廣東募債總局立約。」是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至債券一百三十五號。孫先生住堤岸時，並往美荻、沙訥。（註一）

法使要求清廷合辦廣西路礦，允每年遞減庚子賠款十分之三，以爲報酬。（註二）

註一：「國父年譜」，頁二〇四—二〇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六。

初十日（十月八日） 清廷令設巡警部，以徐世昌爲尚書，毓朗補左侍郎，趙秉鈞署右侍郎，宋教仁爲文牒掣。

清廷是日諭稱：

「巡警關係緊要，疊經諭令京師及各省一體舉辦，自應專設衙門，俾資統率，著即設立巡警部，署兵部左侍郎徐世昌著補授該部尚書，內閣學士毓朗（原工巡局總監）著補授該部左侍郎，賞直隸候補道趙秉鈞（原主辦北洋警

政）三品京堂，署理該部右侍郎，所有京城內外工巡事務均歸管理，以專責成；各省巡警著該部督飭辦理，該尚書等務即悉心通籌，力任勞怨，嚴定章程，隨時切實稽覈，期於內外清謐，黎民乂安，用副委任，一切未盡事宜，即由該部妥議具奏。」（註一）

清廷此項措施，革命黨人首起反對，蓋巡警部設立的目的，實在偵緝革命黨人之活動也。中國同盟會會員宋教仁即以「剪齋」筆名，發表「既設警部復置巡警道果何爲耶」一文，予以抨擊。其全文如下：

「清政府因北京炸裂彈之發也，君臣上下，魂飛膽裂，口噤心悸，茫茫然無所爲計，乃急設警部，將大整頓警察之政，以防輦轂之安全。近日則又有議推行各省，每省巡道除鹽糧外皆改爲巡警道，以廣興所屬地方之警察。噫！清政府伺察漢人之手段乃愈出愈工矣！」

蓋凡革命運動之起也，不外中央與地方之二方面，巴黎市民之流血、莫斯科地下之炸彈，此中央之革命也。北美十三州之羣起，全俄虛無黨之蔓延，此地方之革命也。而其方法亦可括之爲二，一爲暴動、一爲暗殺。暗殺爲秘密之行爲不待言矣，暴動必先有種種之陰行，種種之預備，亦不外乎秘密運動，而政府之防制之也，即按其方面，分其手段以應付之，其整軍隊以撲暴動者無論矣，而伺察秘密之運動尤爲切要之政策，左思右索，舍神出鬼沒之警察之外，固無有良於此者矣。故整頓警察者，專制民賊最陰險毒狠之手段也，清政府而欲伺察漢人也，則不爲西施之學步將何爲耶。

嗚乎！今而後吾漢人一言一笑，一行一動，無論何地何時皆將入其干涉之中，歸其鑒察之列矣。嗚乎，今而後吾漢人其休矣乎，吾漢人其休矣乎。」（註二）

清廷諭停萬壽筵宴。

十月初十日，爲清慈禧太后七秩晉一誕辰，亦即所謂萬壽節，清廷特於是日頒諭，謂太后在皇極殿受賀，惟停止筵讌。其在外之公主福晉命婦，則著照例行禮。（註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十、十一日

七六六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七。

註二：「民報」，第二號，時評，頁一四—一五。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七。

十一日（十月九日） 抵制美約運動團電外務部及駐美使臣梁誠，堅決要求廢除苛例，並勉抵制以雪國恥。

抵制美約運動風起雲湧，是日分電外務部及梁誠，堅決要求廢除苛例；文明拒約社在米業公所嘉穀堂開第七次會議，主席馮仰山勉大家加厲抵制，以雪國恥，並決議如本月十二日美議會不議改良，當再開大會，以謀對付之策。（註一）

清廷調貴州巡撫林紹年為廣西巡撫，湖北按察使岑春煊為貴州巡撫，奉天驛巡道增韞為湖北按察使。（註二）

清廷以鑲紅旗漢軍副都統壽勳署兵部左侍郎（註三）
清廷以唐紹儀之參贊張蔭棠接辦藏約。

中英互商藏約尚未定議，商約大臣唐紹儀已奉旨回國，未竟事宜，改由參贊張蔭棠接辦，而駐華英使告知外務部謂印度新總督摩登將於華歷十月二十一日接任印事，請飭會議藏約專使速將藏約應商要款開出妥議，若再遲延，當移至倫敦辦理。又云：約內所有賠款須由中國交付，蓋英人既認西藏為中國之領地，中國允為代償英國軍費數百萬兩，十月為付款第一期，應交銀一百二十萬兩。（註四）

清奉天將軍趙爾巽奏稱日本在奉天施行軍政，有礙中國統治主權。

奉天將軍趙爾巽，電奏稱：日本在奉天施行軍政，有礙我國統治主權，又金州、復州、海城、蓋平、撫順等處，可照俄國租借三十年期限，轉租與日本，但財政及緊要事件，宜盡分權限。清廷令直督袁世凱與之妥議辦法。（註五）

清外務部尚書管理工巡局事務那桐奏定京城巡警章服禮節，並請修築外城馬路酌收鋪捐、車捐、娼捐，以充經費，當經清廷諭准。（註六）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〇八—二〇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七十八。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七。

註四：「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五五。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六。

註六：「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六。

十二日（十月十日） 清廷接收粵漢鐵路修築權。

先是，本年八月初八日，清廷駐美使臣梁誠與美政府簽訂贖回粵漢鐵路合同，規定清廷應於九月初八日交清第二期應付全款，以取得粵漢鐵路權。

本日，第二期續款付訖，清廷即日派員於滬粵兩處分別接收產業文卷，至此，接收粵漢鐵路工作告成。（註一）

清浙江巡撫聶緝縈等被劾開缺。

御史姚舒密奏劾浙撫聶緝縈、藩司翁曾桂貪黷不職，清廷令署閩浙總督崇善確查此案，崇善乃查明據實覆奏。清廷據奏後遂准將聶緝縈、翁曾桂開缺；朱熹、文錦等著行革職，以示懲儆。本日，清廷頒諭如下：

「崇善奏，查明浙江省大員被參各款據實覆陳一摺，前據御史姚舒密奏參浙江巡撫聶緝縈、藩司翁曾桂貪黷不職各節，當經諭令崇善確查。茲據查明覆稱：聶緝縈、翁曾桂雖無貪黷實據，然以封疆大吏，不避嫌疑，偏信屬吏且於吏治新政，均不講求，以致紳民嘖有煩言，翁曾桂遇事圓融，於屬員賢否，漠不加查等語。浙江巡撫聶緝縈、布政使翁曾桂均著開缺。候補道朱熹專事逢迎，居心險詐，候補知府文錦嗜利攬權，行止乖謬。伍元芝性情浮妄，不恤人言；候補知縣陳廷澍鑽營生事，性情貪鄙；候補遊擊吳家正捕務廢弛，縱匪橫行，均著一併革職，永不敘用。候補同知陳祖蔭惟利是圖，不知自愛，著即行革職。降補同知許貞幹不知斂跡，頗招物議，著以府經歷縣丞降補。撫幕徐在箴、糧幕廣堃專事應酬，聲名惡劣，著即驅逐回籍，毋許逗遛，以示懲儆。其餘各員，或任事未久，或查無劣跡，均著免其置議。」（註二）

清廷調山西巡撫張曾敫為浙江巡撫，未到任前由杭州將軍瑞興暫署；廣東巡撫張人駿因裁缺，調任山西巡撫；調湖南布政使龐鴻書署理湖南巡撫；直隸按察使寶棻為浙江布政使；署湖北按察使增韞為直隸按察使。（註三）

註一：胡鈞：「張文襄公年譜」，頁二三九。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九—五三九三。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八十九。

十三日（十月十一日） 清刑部議定私鑄銀銅元偽鈔票律。

戶部、財政處以圖法之害莫甚於私銷私鑄，自銀元、銅元創行以來，私鑄之弊防不勝防；蓋所值既多，罔利更易，奸民藐法，紙幣尤易作偽，國鈔爲圖法根本，斷不容作奸漁利，致妨要政，非繩以峻法不足以懲奸宄而便民生，乃奏請定專條以杜絕私鑄銀元、偽造紙幣。清廷覽奏後令刑部議定專條。

本日，刑部議定私鑄銀、銅元偽鈔票治罪律，奏覆清廷，清廷准之。刑部奏文如下：

「據辦理財政事宜王大臣咨會同戶部附奏私鑄銀元偽造紙幣飭議專條一片，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奉旨：依議，欽此。抄錄原奏知照到部，查原奏內稱：圖法之害莫甚於私銷私鑄，故例禁綦嚴，自銀元、銅元創行以來，稍算較精配合有度，私銷無利，其弊自絕，而私鑄之弊，則防不勝防，蓋所值既多，罔利更易，奸民藐法，往往而有至於通行，紙幣尤易作偽，國鈔爲圖法根本，斷不容作奸漁利，致妨要政，自非繩以峻法不足以懲奸宄而便民生。惟查銀元、銅元、紙幣三項花紋精細，頗難朦混，一經贗造，則子母相生層出不已。凡敢於犯法作偽者，其機詐必深，其窟穴必密，較之尋常私鑄其情罪似加一等；擬請嗣後拿獲私鑄銀銅元偽造紙幣之犯，如其數在十千以上或數雖不及而私鑄不止一次者，均比照私鑄制錢例加等治罪，以昭炯戒。請飭下刑部另議專條，著爲定例等因，咨行前來。查例載各省拿獲私鑄之案，不論砂殼銅錢，核其所鑄，數至十千以上，或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爲首及匠人俱擬斬候；爲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又受些微雇值挑水打炭及停工散局之後貪其賤價偶爲買使者，照爲從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鑄錢不及十千者，首犯匠人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爲從及知情買使並受雇之犯各照鑄錢十千以上從犯之罪遞減一等；其房主鄰右總甲十家長知而不拿獲舉首者，杖一百徒三年；不知情但失於查察者，杖一百等語。又光緒二十二年臣部議覆署兩江總督張之洞奏廣東等省次第開鑄銀錢，請飭議私鑄罪名摺，內奏准嗣後私鑄銀錢之案以制錢一千合銀一兩，核其所鑄之數至十兩以上或雖不及十兩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爲首及匠人俱擬斬監候；爲從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如受些微雇值在局傭工者照爲從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十三、十四日

七七〇

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其所鑄不及十千及知情買使者，俱照用銅、鐵、錫、鉛藥煮偽造假銀例治罪。又臣部議覆御史蔣式芬條陳偽造官票治罪摺，內奏准嗣後奸民、奸商偽造官錢局，蓋用印信錢票詎騙財物，數至十千以上，爲首者斬監候；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不及十千爲首雕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爲從及知情行用者，各減一等。各等因，先後通行各省遵照在案。臣等查匪徒私鑄偽造，罔民取利暨爲圖法之害，即使盡法懲治，原不足惜，第律內私鑄銅錢，爲首之犯及匠人，罪止絞首，現行例內加重；但私鑄數至十千以上或私鑄不止一次，即問擬斬誅，懲治已不爲不嚴，至歷次奏定章程私鑄銀錢比照私鑄制錢定罪，偽造官票比照偽造印信、詎騙財物定罪，數在十兩十千以上爲首，均問擬斬候，固已無虞輕縱。茲據財政處會同戶部奏請嗣後拿獲私鑄銀元、銅元偽造紙幣之犯，均比照私鑄制錢例加等治罪，自係爲維持圖法，嚴懲奸宄起見。惟查銀元、銅元、紙幣三項與制錢同爲國幣，私鑄偽造同一執法犯禁，情罪無甚區分，若將此項人犯比照私鑄制錢例上加等治罪，則爲首照例應擬斬候者，勢必加至立決，不特彼此參差，恐有畸重畸輕之弊，且現在欽奉諭旨，改定法律，俱係酌量從減，而此獨加重辦理，亦殊多窒礙，特是立法無妨變通，而防弊尤宜扼要，此等私鑄偽造之犯，類皆奸宄之尤，到案狡供避就是其慣技，或數至十兩十千以上應擬死罪者，乃供認不及十兩十千，或所犯已至多次應擬死罪者，乃供認僅止一次，設使案犯未能全獲，實證無憑，即不得不據供定擬照例監候待質，是死罪轉成虛設，而宵小反恃爲得計，實不可不杜其漸。原奏既請另議專條，自應不論銀數、錢數、次數，再行加嚴，以期辟以止辟。臣等公同商酌，擬請嗣後拿獲私鑄銀銅元偽造紙幣之犯，但經鑄成造就，無論銀數錢數次數多寡，爲首及鑄造雕刻之匠人，俱擬斬監候，仍照新章改爲絞監候，入於秋審情實案內；爲從俱發新疆給官兵爲奴；受雇之犯及知情買使行用者俱照爲從遣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若私鑄偽造未成，畏罪中止者，爲首及匠人俱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似此嚴定科條，永昭法守，庶匪徒咸知警懼，而圖法可期肅清矣。如蒙俞允，臣部即通行各省一體遵照辦理，謹奏。（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內務，頁三一六。

十四日（十月十二日）

戶部奏派張允言爲戶部銀行總辦，瑞豐爲戶部造幣局總辦

。(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七。

十五日（十月十三日） 清廷議准設立韓語學堂。

清駐韓使臣曾廣銓以中韓兩國交涉日繁，將來界務、商務等事必多討論，非有專嫻該國語言之才，不足以資應用，特奏請在該國使署附設韓語學堂，已由學務處議覆奏准。（註一）

清駐俄使臣胡惟德奏陳俄國改行立憲，我國亟宜仿行，講求自立之策。（註二）

奉天將軍趙爾巽奏設奉天財政總局，並定暫行試辦章程。（註三）

清政務大臣瞿鴻禨、徐世昌、外務部會辦那桐等，奏請降旨募集國債，贖回東清鐵路。（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教育，頁三五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七。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七。

十六日（十月十四日） 姚宏業、楊晁鯤加入同盟會。

姚宏業，號劍生，一號競生，湖南益陽人，爲明德學校學生，係黃興高足。黃興甲辰長沙起事之謀，宏業亦預其事。事洩，亡命東京，日夕奔走。是日與楊晁鯤君加入同盟會，由黃興主盟。宏業因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十四、十五、十六日

七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十六、十七日

七七二

組織路礦學校於日本神田之青年會內，以廣結同志。是年十一月，日本取締留學生事起，宏業憤而歸國，至滬，倡辦中國公學，旋即辭職。憤清政不綱，人心萎靡，竟於翌年四月十三日沉黃浦江而死。黃興聞耗，深感痛惜。（註一）

清商部、外務部會議收回庫倫喀什噶爾等處煤油利權。（註二）

直督袁世凱咨請清外務部轉商義使，撤換駐津義國領事。

直隸總督袁世凱因對駐天津義大利領事辦理各事頗不滿意，如強令居住義界華人盡行遷徙，及租庇義商在不通商口岸設立飯館，經華官力阻，始允飭該商回津，仍欲令華官償其搬運什物之費，又有某義人因犯案，判定監禁四十五日，尚未滿期，忽欲強行釋放等事，雖經華官力爭，逐案了結，而該領事剛愎自用，實屬有礙邦交，故已咨請外務部照會駐華義使將其撤換。（註三）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外交，頁一二九。

十七日（十月十五日） 修律大臣伍廷芳等奏請派刑部候補郎中董康、刑部候補主

事王守恂、麥秩嚴等前赴日本，調查法制刑政。

清修律大臣伍廷芳等，以日本改律之始，屢遣人分赴法、英、德諸邦，採取西歐法界精理；清廷亦應遴派專員前往調查，至訴訟裁判之法，必親赴其法衙獄舍，細心參考。因於是日奏請派遣董康、王守恂、麥秩嚴等前赴日本，調查法制刑政，並分赴各裁判所研究鞫審事宜，按月報告，以備採擇。

庶內外交資，於刑政不無裨益。清廷准之，伍廷芳奏文如下：

「臣等奉命修訂法律，固以明定法權推行無阻爲指歸，尤以參酌東西擇善而從爲目的。是以自上年四月開館以來，自德、法、日、俄各國刑律均經陸續譯齊，並以英、美兩國向無刑法專書，大半散見他籍，亦經依次搜討，編譯成書。惟立邦之法制，雖知其大凡，而刑政之執行，尤資於試驗，考查日本改律之始。屢遣人分赴法、英、德諸邦，採取西歐法界精理，輸入東瀛，然後薈萃衆長，編成全典。舉凡訴訟之法，裁判之方，與夫監獄之規則刑制，莫不燦然大備，用能使外國旅居之人，咸願受其約束，而法權得以獨伸，至推原致此之由，實得力於遣員調查居多。我國與日本相距甚近，同洲同文，取資尤易爲力，亟應遴派專員前往調查，藉得與彼都人士接洽研求。至訴訟裁判之法，必親赴其法衙獄舍，細心參考，方能窮其底蘊，將來新律告成，辦理乃有把握，然非得有學有識通達中外之員，不能勝任。茲查有刑部候補郎中董康、刑部候補主事王守恂、奏秩嚴通敏質實，平日嫻習中律，兼及外國政法之書，均能確有心得。擬請派令該員等前赴日本，調查法制刑政，並分赴各裁判所，研究鞫審事宜，按月報告，以備採擇，凡該國修訂之沿革，頒布之次第，以及民事刑事之所以分判，並他項規則之關於刑政爲譯書內所未載者，俱可得其要領。此外監獄制度，日本向分爲六，其中建築精密，勸懲得宜，久爲泰西所稱頌，非循歷周訪，繪圖貼說，不能一目瞭然，尤應詳細稽考。借助他山，事半功倍，庶內外交資，於刑政不無裨益。」（註一）

修律大臣伍廷芳等奏請飭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認真整頓上海會審公堂。

上海開埠以來，華洋雜處，同治年間設立會審公堂專理租界內詞訟，時聞有刑求杖責之事；伍廷芳等奉命修律，期以收回治外法權，已議廢身體之刑，該公堂應切實推行，然其積習未改。上海是我國之版圖，公堂是我國之官吏，凡領土之內，法權在所必行，伍廷芳因奏請飭令上海會審公堂，今後倘有陽奉陰違仍率用刑求、妄行責打者，令該管上司指名嚴參，毋許恟隱，並請飭下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將上海會審公堂一切審判事宜，認真整頓。伍廷芳奏文如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十七日

七七四

「臣等奉命修訂法律，本以收回治外法權爲宗旨，開館以來，綜核東西各國刑制，悉心參酌，務期中外從同，俾收統駁之效。是以本年三月二十日，議覆前兩江總督劉坤一等變法條奏，擬請變通笞杖辦法，改爲罰金，並請流徒以下不准刑訊等因，奉旨依議，欽此。又於二十一日復欽奉上諭，昨據伍廷芳、沈家本奏議覆恤刑獄各條，請飭禁止刑訊拖累，變通笞杖辦法，並請查監獄羈所等條，業經降旨依議。惟立法期於盡善，而徒法不能自行，全在大小各官任事實心，力除壅蔽，庶幾政平訟理，積習可回。頗聞各省州縣武健、嚴酷、任性，率用刑求，或一案動輒株連，傳到不即審訊，任聽丁差蒙蔽，擇肥而噬，拖累羈押，凌虐百端，種種情形，實堪痛恨。此次奏定章程，全行照准，原以軫恤庶獄，務公道而通民情，用特重申誥誡，著該督撫等嚴飭各屬，認真清理，實力遵行。仍隨時詳加考查，倘有陽奉陰違再蹈前項弊端者，卽行從嚴參辦，毋稍迴護瞻徇，其各勤求民瘼，盡心獄訟，用副朝廷恤下省刑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伏維聖訓煌煌，中外欣頌，朝廷設立刑章，凡屬問刑衙門，俱應遵守，乃以臣等所聞，各省州縣，實力奉行者固多，而陽奉陰違視爲具文者，仍屬不少；卽如上海會審公堂，時聞有刑求杖責之事，人言嘖嘖，必非無因。查上海自開闢商埠以來，華洋雜處，風氣開通，同治年間，設立會審公堂，專理租界內詞訟，凡會訊之員，於中外法律，理應諳熟，此次議廢身體之刑，合中外而相通，尤應切實推行，以一政令。該公堂何以仍蹈從前積習，沿用嚴刑，腐敗情形，於斯可見。臣等竊維立國之要領，存乎法權，而法權之推暨，在乎嚴守。夫上海我國之版圖也，公堂我國之官吏也，以我國之官吏行我國之法令，揆諸公理，孰敢踰越。且將來新律告成，範圍全國，凡領土之內，法權在所必行，正宜乘此時機，先於通商各口，試行裁判訴訟之法，以爲基礎。乃上海爲各埠之領袖，竟至首先梗阻，殊出情理之外，在該省大吏，諒不至有心視爲具文，第恐所委之員，昧於交涉，狃於故常，任情敲撲，視憲典如弁髦，是非從嚴參辦，不足以肅綱紀。惟此項弊端，現在各省俱未能盡絕，不獨上海一隅爲然，未便嚴於此而寬於彼，若飭令各省一律查參，勢必藉口省分遠近不同，奉文先後各異，以爲解脫，轉致諸多窒礙。今欲嚴其將來，須先寬其既往，相應請旨飭下各省督撫，督同臬司，嚴飭所屬州縣嗣後審理案件，凡罪在流徒以下者，照新章不准刑訊，舊例應笞杖者，照新章改爲罰金，欽遵前次諭旨，實力奉行，倘有陽奉陰違仍率用刑求、妄行責打者，卽令該管上司指名嚴參，毋許徇隱。並請飭下兩江總督，會同江蘇巡撫，將上海會審公堂

一切審判事宜，認真整頓，務須選擇品望素著兼通中外法律者，委充會審之員，方能勝任愉快，不得濫竽充數，以致弊竇叢生。上海通商最久，觀瞻所繫，總期行法得人，庶將來頒布新律，可以推行無阻，而收回治外法權，其端實基於此矣。」（註二）

清商部奏請隨時考核，獎懲辦理路礦各員，以收成效。

商部以路礦爲各國富強之根本，兩端事屬相因，政宜並重。近來各省次第奏請修築鐵路，督理路政之方，以用人爲要義，振興之法以賞罰爲初基，爲收除弊改良之效，擬請清廷令各該管鐵路大臣及地方督撫將現在各路供差各員，造具履歷清冊，出具切實考語，咨送商部，各省籌辦鐵路之總協理各員及華工程師由商部隨時核察，以便獎懲兼施。商部奏文如下：

「臣部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奉上諭，商部奏請飭清釐礦產，以保利權一摺，著各將軍督撫即行選派諳練廉正之員，酌帶工師，切實探勘，均准作爲商部礦務議員，並由該部悉心稽察，嚴定考成，隨時請旨辦理等因，欽此。仰見朝廷注重實業，及時整理之至意，臣等伏查路礦兩端，實爲各國富強之根本，事屬相因，政宜並重，所有各省礦產業由臣部酌定表示，並擬妥定章程，奏明請旨辦理。其各省鐵路。近來次第奏請修築，京張方籌款自辦，滬甯正逐段開工，滇蜀、川漢經該疆臣奏請於前贛院閩浙准各紳商籌辦於後，其他幹路，如關內外蘆漢枝路，如汴洛、道清、正太凡借款營業之路，嗣後拔本還息，關繫至重，即各省自行籌辦之路，所有購地估工，行車輸運，亦必須鉤稽參較，以冀挽回利權。臣部總持路政，竊維督理之方，以用人爲要義，振興之法，以賞罰爲初基，必須挈領提綱，乃克收除弊改良之效。擬請飭下各該管鐵路大臣及地方督撫將現在各路供差各員，造具履歷清冊，出具切實考語，咨送臣部，其各省自行籌辦鐵路之總協理各員，及著名之華工程師，統由臣部隨時核察，如有品學純正，才具優長，實能於路務足資整理者，即行加札作爲臣部路務議員，遇有公事，准照各省商務議員之例，逕行呈報臣部核辦。至臣部有應行差遣，應行調查各事件，除特別事宜由部遴派司員辦理外，其餘均由臣部逕札各該議員遵照，隨時核辦。藉資考察而一事權，惟既經臣部派充路務議員，即當循名責實，嚴其考成，統計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十七、十九日

七七六

年之內，如查有切實辦事，確遵臣部定章，於路務大有起色者，應准由臣部擇尤獎勵；其敷衍塞責，或始勤終怠之員，當隨時撤退，如有舞弊營私等事，一經發覺，應即由臣部奏明嚴加參處。庶幾懲勸兼施，於路政不無裨補，如蒙俞允，應由臣部妥訂議員辦事章程，通行遵照辦理。」（註三）

督辦廣西邊防事務鄭孝胥電外務部，請代奏飭廣西巡撫隔年巡邊一次，清廷允之。

本日，鄭孝胥電外務部稱：

「前接岑春煊、李經羲電稱，邊防事務已奏歸邊道接理等因，現奉署理太平恩順道莊蘊寬業已到任，自九月起邊防一切事務即歸督撫督率辦理。且下邊境安靖，田禾豐熟，堪紓宸廑，惟念前此邊亂蔓延全省，皆由貪吏驕將荼毒閭閻，驅民從匪所致。桂林距邊太遠，見聞不及，誠恐事平意弛，故習復萌，且各處舉辦統稅，頗形騷擾，亦非善後所宜，可否請旨飭令廣西巡撫，自此次改章以後，每隔一年巡邊一次，責成該撫考察交涉防剿及民間疾苦，隨時整頓，以銷隱患，邊事甚幸。孝胥受恩深重，得以回籍就醫，不勝感激屏營之至，請代奏。」

次日，外務部電廣西巡撫李經羲、廣西督辦邊防鄭孝胥稱：

「奉旨，鄭孝胥電奏悉。廣西邊防事務現歸太平恩順道辦理，著責成廣西巡撫每隔一年巡邊一次，考察交涉事宜及民間疾苦，隨時整頓，以固邊疆。」（註四）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九四——五三九五。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九五——五三九六。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九六——五三九七。

註四：「中法越南交涉檔」，（七），頁四五二六。

十九日（十月十七日） 日本開始自滿洲撤兵。（註一）

陝西士紳籌議自辦西安潼關間鐵路。

陝西省官紳以各省近來均自辦路礦以保利權，惟陝西尚未舉行，殊屬缺點，特擬先辦西安至潼關鐵路，公舉代表人，具稟商部暨陝督署存案。（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交通，頁三五。

二十日（十月十八日） 清廷令議辦藏約大臣張蔭棠仍爭主國二字。（註一）

清廷令歸國警察畢業生供巡警部差遣。（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八。

二十一日（十月十九日） 清廷以廣西全省股匪肅清，賞兩廣總督岑春煊太子少保銜，右江鎮總兵丁槐升為廣西提督。

此項諭文曰：

「岑春煊督辦廣西軍務，兩年以來，將各路游土各匪，次第盪平，全省一律肅清，辦理尚為順手，岑春煊實心任事，調度有方，允宜特膺懋賞，著加恩賞加太子少保銜。開缺巡撫李經羲著交部從優議敘。廣西右江鎮總兵丁槐，著補授廣西提督。」（註一）

清外務部、商部電駁新擬中德商約條款。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十九、二十、二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一日

七七八

中德商約由兩國大臣會議，其綱要有十四款：加稅裁釐、租界、關棧、礦務、存票、商會、合資事業、口岸通商、宜昌水道、內港行輪、國幣、米穀出口、優待利益、批准。（註二）兩國政府均不滿意，疊經磋商，終致齟齬停議。

中德商約輟轉之因，由外務部、商部所議駁者，如第二款於德人居住中國一事，太涉通融，若照其所擬，則將來自設之商部日多，必滋流弊，已電告商約大臣，令其堅持，並囑於原稿增入凡非通商口岸及向有外人居住地界不在此例二語；第三款屯積貨物句，貨物上須加合例二字，又因約內開礦一條，於外國出資本者不致有虧一句，字面似側重資本上說，與英約礦商二字專指承辦商人者有異，恐字面較寬，必致漫無限制，將來倘因開礦致耗，尤恐多滋糾葛，部意須仍照英美兩約，將外國資本四字改為礦商二字；第五款存票由海關抵用一語，部意應專指明本關（即存票之原關），不得統言海關，以致漫無稽查；第八款所言開辦商埠事宜，部意須先將第二款（即提出另議之德人居住中國一款）刪除，方可應允；第十款內河行輪一節，部意謂此係通行之件，應照英美等約辦法，不能再有更改，至議約德員所要請內河建設棧房碼頭，內河行船無論行至何處，准其停泊居住，所有內河輪船辦事人均用洋人等語，部意以為萬難應允，必須商改；第十一款部意應聲明凡用新幣投納關稅者，均以中國關平為准。此外，尚有議駁者數處：如德商入股於中國公司必須遵守中國律例，並按中國公堂解釋，部議以此數語尚無不合，惟須另款敘明華商入股於德國公司，其受保護之權利亦應相同，不得有所軒輊，始為公允。又所指中國公司律例及中國公堂解釋兩層，亦必預為妥籌防範，免使他日洋商藉端巧辨；約中另載長江行輪一部，所有一切利益幾被全佔，實於華民航業，大有損害，且此節有輪船常運機器一語，機器既非貨物，亦無常運之理，更難允從，必須刪去。倘訂約後，德國輪船偶有運載機器之時，不妨援照舊章商辦，可無庸另立新章。（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一二。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一六。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五三。

二十二日（十月二十日）

清練兵處、兵部奏呈貴胄學堂章程，清廷諭令王公大臣

遣子弟入學。

清練兵處及兵部奏呈籌辦貴胄學堂章程一種，請諭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堂。清廷允之，於是日頒諭如下：

「練兵處、兵部奏貴胄學堂章程一摺，自來習戎振武，實爲強國之基，方今軍制日新，尤應講求實學。茲據奏稱建立貴胄學堂，令王公大臣各遣子弟投考入學，親習士伍，洵屬振興武備之資，所定章程，亦尙周密。著卽貴成該王大臣切實舉辦，督飭認真講肄，力底精強，隨時考察，毋稍寬弛，各該王公大臣，務當交詔兄勉，激勵奮發，樹之風聲，俾壯干城而定磐石，庶共副國家培植世臣，崇簡俊傑之至意。」（註一）

附錄：練兵處、兵部會奏試辦貴胄學堂擬訂章程摺。（註二）

上年十二月間，出使大臣梁誠片奏請選王公子弟入陸軍學堂肄習，當經臣等議覆，以現在更新軍制講求肄習，允宜始自貴近，擬請設立貴胄學堂一所，專爲王公大臣子弟肄武之區，其開辦章程，俟擬定再行具奏等因，奏蒙俞允在案。臣等謹悉心擬訂，約分六大綱：曰總則、曰職掌、曰規條、曰課程、曰考試、曰經費，各依門類繫以子目，附列課程表，作爲試辦章程。暫擬就神機營舊署改建講堂學舍，俾得尅期舉辦，並懇恩賞宏敞官所，以爲逐漸擴充之地。現擬各條內如有應行變通修改之處，開辦後察看情形，隨時酌核具奏，抑臣等更有請者，講求兵學，乃圖強本務，四方觀聽，視貴族之趨嚮爲轉移。溯維開國之初，底定寰宇，總征討領禁衛者，皆諸王貝勒及勳戚大臣，偉烈豐功，光昭史冊。現在朝廷振興武備，特設貴胄學堂，此項籌議舉行，必須名實相符，方足以收明效。該王公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七七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七八〇

大臣等近撫時艱，遠懷先績，亟應各遣子弟，投考入學，勿懷觀望，並宜父詔兄勉，使其刻厲奮發，以紹礪山帶河之勩，而備折衝禦侮之資。擬請特降明綸，誠諭宣示，俾知勸勵，且令天下咸知勳華貴胄皆身入學堂，親習士伍，則風聲所播，薄海景從，振尚武之精神，儲干城之材俊，胥在是矣。謹將所擬章程，繕單呈覽，恭候欽定，奉旨後，即由臣等咨行宗人府、神機營及各部院衙門一體遵照。謹奏。

謹將擬訂陸軍貴胄學堂試辦章程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學堂總則

(一) 陸軍貴胄學堂設於京師，隸於練兵處，專招收王公世爵暨四品以上宗室、現任二品以上京、外、滿、漢、文、武大員之聰穎子弟，教以普通學術及陸軍初級軍事學，並入軍隊觀覽學習，統計學期以五年為畢業。

(二) 王公世爵等各將子弟於奉諭旨三箇月期限內，王公世爵用漢文，現任滿員用旗文，漢員用咨，並開具簡明履歷送呈練兵處註冊，聽候訂期遴選。

(三) 王公世爵等呈送子弟如逾三箇月期限或延至開學以後者概不錄取。

(四) 遴選學生以體質強健、文理通順並無暗疾嗜好，年歲在十八歲以上二十五歲以下者為合格。其王公世爵子弟中間有文理不能及格而體質尚與軍人格式相符，可酌量從寬錄取，令其補習漢文一年，然後隨班肄業，如資質過鈍與全無補習漢文之望者臨時剔退。

(五) 學堂額數遴選時權取一百六十名，俟入學三箇月後嚴行甄別一次，酌留一百二十名為定額。

(六) 權取之一百六十名學生，須遵照練兵處臨時頒訂之入學章程，同時會齊入學，不得參差到堂，致與教法有礙。

(七) 定額學生分為三班，每班四十名，各設講堂，一律講授功課，如名數不及定額，或須逾額溢收，均俟臨時酌量，再行覈議。

(八) 學生在堂內無論何項官職均須恪遵學堂隨時奏定堂規禮節，如有違背堂規及乖錯禮節等情，當按所犯重輕照章覈辦。

(4) 年長不合定格與充當差使之王公世爵，雖礙難入堂受學，而情殷尚武，志切從戎者，自應俟開學後體察情形，隨時另訂專章奏請入堂聽講，以示優遇之意。

(5) 學生入堂後應用筆墨、紙張、課本、軍衣、飲食等項經費，均由學堂一體支發。

(6) 學生五年畢業，大考考列優、上、中三等者，應分別發往新軍，學習初級軍官職務，四箇月期滿後由所隸新軍統將出具切實考語，送交練兵處考驗，分別等次，發給執照，並由練兵處開單奏請帶領引見，原有世爵官階者聽候簡用，無官級者分別優予出身，以示鼓勵；其有考列下等者，應選擇尚堪造就之員，酌留再習一年，餘均退學，酌留再習者，如來歲復考下等，亦即退學。

(7) 在學堂肄業已及二年，暨屢考優等並大考畢業各學生，如有願赴外洋學習陸軍與入陸軍別項專門學堂研究高等學問者，應由練兵處分別考驗遴選合格奏明咨送。

(8) 學堂開辦五年期滿後，如確辦有成效，凡在事出力人員應由練兵處擇尤請獎。

(9) 此項試辦章程，係按照現在情形變通酌訂，俟將來各等陸軍學堂一律開設完備後，應由練兵處隨時修改增訂奏明辦理。

官員職掌

(一) 此堂關係甚重，在事各員必須熟諳學務，明悉時事，忠誠練達者，方可派充。堂內應設總辦一員、監督一員、提調一員、普通學正副教員共六員，兵學教員三員等，三學期內臨時聘請正醫官一員、副醫官二員、教員兼繙譯三員、漢文正副教員各二員、齋長六員、學生一百二十名、文案一員、收支委員一員、友應司事二員、司書兼刷印五名、醫兵四名、號兵二名、差弁三名、門丁夫役約四十名，如招收學生不及一百二十名則教員以下人等均須酌減。

(二) 全堂事宜均歸練兵處王大臣督理。設總辦一員專司其事，凡經理學務、獎勵學生、管轄在堂人員皆其責任，俟現擬章程奉旨後即由練兵處開列素諳武學大員銜名，奏請簡派，以昭鄭重，仍由練兵處王大臣隨時考覈，其章程內遇有應行變通之處，並督同總辦等議奏明辦理。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七八二

(三)監督由資深學粹，確有閱歷之陸軍學生中選派專司，核定功課、考查學生及掛號請假等事，並教授功課以補教員之不足。

(四)提調由通曉兵學教育人員內，選派經理全堂庶務及約束夫役修造、購辦等事，凡用款較多者須估價開單，稟請總辦核奪辦理。

(五)教員專司教授功課，考查學生，普通學教員由優等師範學堂畢業生或有專門學業人員中選派，兵學教員暫時聘用外國品端學粹之員，正副醫官由北洋軍醫學堂精通中西醫學人員中選派，教員兼繙譯由出洋畢業生中選派。

(六)齋長擇宗室及旗漢人員老成練達明白教育派充，每員管學生二十名，除講堂操場外，凡學生在自習室、齋舍及疾病事故並請假出門，皆由該員監察隨時呈報監督，如遇緊要事件稟承監督辦理。

(七)文案專司往來文牘及會議時記錄等事。

(八)收支委員專管出入帳目及堂內人員薪公餉項，一切帳目均須按月、按年呈堂考覈，不准有借支拖欠等事。

(九)支應司專管購買物件、備辦火食並收發器具及操衣靴帽等件。

(十)司書歸文案管轄，專司鈔錄等事；印刷歸監督管轄，掌磨寫印刷之事。

學堂條規

(一)學生到堂後應歸堂內各員管轄，在講堂操場聽教員教授，在自習室、齋舍聽齋長督察，在飯廳隨同食各員出入。

(二)學生均應住堂，每週星期准其回府回宅一日，此外不得率行請假，惟兼有差使者臨時察看情形酌量辦理。

(三)堂內各生均宜以正大拘謹，互相勉勵，如有聽信異說，邪僻乖張，有違禮法聖教者立予退學。

(四)堂內辦事各員及中外教員皆應遵守總辦命令，如有違背章程或學不勝任者隨時撤退。

(五)總辦命令凡關於功課者交監督辦理，凡涉於雜項者交提調辦理，均由文案書於堂諭簿內傳知該管等員蓋章簽押，違即辦理，儻有貽誤即惟該管是問。

(六)凡堂內員生均著軍服，其便服等項一概不准攜用。

(d)入堂出操俱依號令，屆時各生攜帶應用之書籍、課本、器械等件依限前往，不得有逾定刻。

(e)學生除星期例假外不得無故請假，如有必須請假事故，稟呈總辦臨時查照定例變通辦理。

(f)各員生不得在堂內飲酒譁會並不得私相饋遺。

(g)堂內設講堂兩所，專備教授功課，操場一所專備教授操法，自習室兩所專備溫習功課，齋舍數所備各生住宿；總辦公房一所；各員辦公房各一所，醫室一所，養病室一所。

(h)堂內設會議廳一所，每屆星期六日，各員遵照臨時酌定時刻到廳會議，堂內應辦各事如有臨時會議應由總辦核定隨時傳集。

(i)堂內設值日廳一所，自提調以下除司事、司書外，各員均須輪流值日管理堂內一切事宜，當值者以二十四點鐘為定限。

(j)堂內設會客廳三所，總辦以下員生凡值辦公授課時，均不得會見賓客，如賓客有欲入堂觀覽者，勿論中外何項人等，均須於前一日知會值日員，以便從優接待，凡臨時申請者概不准行。

(k)堂內設飯廳一所，總辦以下各員生除因操或因公外出不計外，餘均同到飯廳共餐膳食。

(l)早午晚三餐俱有定時，各員生除因操或因公外出不計外，餘均按時赴餐，不得擅逾晷刻。

(m)堂內設行禮廳一所，每屆元旦、開學、放學、皇太后萬壽、皇上萬壽、孔子誕日，由總辦帶領各員生詣廳行禮，以明尊君尊師之義。

(n)堂內齋室依次編號，每齋門首釘木牌一方，載明本齋諸生姓名。

(o)堂內各屋所用器具按數編號登記冊內，每屋貼單註明器具數目，每月由提調督同收支委員查驗一次。

(p)堂內夫役按地派定，各執其事，發給號衣，以憑識別，每星期六日由提調派弁點驗一次，以免紊亂。

(q)辦事各員在堂祇准帶跟丁一名，各發腰牌一面，以便查考。儻有過犯，即照堂內夫役懲辦，學生備有齋夫，伺候周到，不得自帶跟僕入堂。

(r)每年各季學生起居飲食等項，由學堂隨時酌訂時刻，飭令在堂各生一律遵守。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七八四

(四)堂門啓閉宜有定時，查齋之後大門上鎖，鑰匙交值日員收管，非因事不得啓門。

(五)管理員均宜隨時隨處飭令夫役掃除房屋院宅以避疫癘。

(六)每逢星期日及端午、中秋、冬至各節，皇太后萬壽，皇上萬壽，孔子誕日各放假一日，年假約二十二日以內，暑假約二十一日以內。

(七)學生有病應由學堂所設醫官診驗，分別留堂療治，如時久不能應課、應操者，酌送回府同宅以資調養。

(八)藏書樓、軍械庫、馬廄等項開辦之初暫不建設，嗣後察酌情形次第創舉，惟教育人員應用參考中西圖書典籍與授課相關之器械品物擇要購備。

(九)學生記功條目略舉如左：一、恪守堂規始終如一者記大功。二、服從命令誠實不欺者記大功。三、學業優異品行端正者記大功。四、見理真確不惑異說者記大功。五、束身自好屏絕浮囂者記大功。六、勸善規過協和同學者記大功。七、勤謹向學精進不已者記功。八、緘默寡言實心任事者記功。九、趨向正大不偏不倚者記功。十、顧惜身名率履謹飭者記功。如有與以上各條相反者，應酌量分別記過，其屢記大過與記過多次而學業無精進之望者立即退學。

(十)其餘管理細目應照學務處奏定學堂章程內管理通則變通辦理。

功課程限

(一)本堂功課程限總計五年，彙分四期，習普通學三年爲第一期，入軍隊歷練專科兩箇月爲第二期，習軍事學一年半爲第三期，入軍隊歷練各科軍官職責爲第四期。第一、第三兩期功課程限分別列表臚記概要，按期授課，以培其體。第二、第四兩期入軍隊歷練所有功課程限臨時另訂專章，頒給施行以致其用。

(二)每年自開學後至暑假前爲前期，自暑假後至年假前爲後期，每七日爲一星期，按課目之緩急訂授受之先後，普通學第一年，每日平均授課五鐘點，第二年每日平均授課六點鐘，第三年每日平均授課七點鐘，是雖逐年遞加亦可隨時酌改，以臻美備。

(三)第一、第三兩期功課表內所訂鐘次均指在講堂暨操場而言，其餘均在自習室服習，在講堂所授功課自習鐘次

隨時釐定頒示遵行。

(四)各項功課每學期所授次數及每期所習次數原可彼此增減，前後挪移，惟至畢業時須符所限程度為準。

考試規則

(一)考試共分四等，一曰月考，二曰期考，三曰年終考，四曰畢業考，每月由各教員自行考試所授功課爲月考，每屆暑假前由監督歷試所學功課爲期考，每年假前由總辦歷試所學功課爲年終考；每屆畢業由總辦稟請練兵處奏明派員考試爲畢業考。

(二)考法分爲三種：一問答，二筆述並作文，三操作。問答評其口才，筆述評其試卷，操作評其演習。

(三)評定功課按北宋國學積分法，每題以二十分爲度，匯其總分數取平均分數以定等第。

(四)分數共分三種：一功課分數，二技術分數，三品格分數。功課及技術分數爲承考各員歷次所定，品格分數爲監督同各教員、齋長平日所定，每屆期考年終考、畢業考必合臨場及平日各項分數一併核算，以定高下。惟平日分數不得多於臨場分數，以酌度適宜爲要。

(五)各項分數平均計算，每課目得十七至二十分爲優等，十三至十六分爲上等，九至十二分爲中等，五至八分爲下等，一至四分爲不及等。

(六)月考覈定分數後，須將本月內品格分數一同加入爲總分數，由各教員呈送監督訂定等第榜示。

(七)每屆期考核定分數後，須將前屆期考分數或年終考分數及本期內若干次月考分數各取十分之一，並本月品格分數，一同加入爲總分數，彙呈總辦訂定等第榜示。

(八)每屆年終考核定分數後，將前次期考分數及本期各月考分數各取十分之一，並本月品格分數一同加入爲年終考總分數，訂定等第，凡列優上中等者酌給獎稿。

(九)每屆畢業考先期牌示停課十五日，溫習舊課及考竣覈定分數後，須將前次期考分數，本期各月考分數各取十分之一，並本月品格分數一同加入，爲畢業考總分數。並由總辦督同堂內有訓教育之員，公同會議，各生品學才識志趣及平日功過列爲詳表與總分數參合酌定等第，由練兵處奏明照章辦理。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二日

七八六

(1) 每屆考期如實因疾病及重要事故，不能與試者，准於半月內補考。
經費約計

(一) 經費分額支、活支兩項，薪公餉項，火食雜費等項爲額支，修造房屋、購辦器皿、增加薪水、置備圖書儀器、製辦操衣靴帽、儲備藥品等項爲活支，均由練兵處商同戶部籌定的數。

(二) 額支、活支各項開學後估定歲用大數由練兵處奏咨立案，由總辦按季支領，週閱照加。

(三) 額支、活支各項每屆年終由總辦督同提調，收支各員，造具清冊呈請練兵處奏咨覈銷。

(四) 堂內各員支領薪水以每月二十日爲定期，由收支委員照數分送。

(五) 茲將開辦、額支、活支三宗經費約佔未估各項開單如左：開辦經費項下——建造堂舍經費、購置木器一應傢具經費、購備應用書籍圖畫及一切學用品經費、購辦學生軍衣靴帽經費、購備體操場全份器具經費，以上均須隨時另行按款估核。常年額支項下——總辦一員，每月薪公銀四百兩、監督一員每月薪公銀三百兩、提調一員每月薪公銀一百五十兩、普通學正教員三員每月每員薪水銀一百五十兩、普通學副教員三員每月每員薪水銀一百兩、正醫官一員每月薪水銀一百兩、副醫官二員每月每員薪水銀六十兩、漢文正教員二員每月每員薪水銀一百二十兩、漢文副教員二員每月每員薪水銀八十兩、齋長六員每月每員薪水銀二十兩、文案一員每月薪水銀三十兩、收支委員一員每月薪水銀三十兩、支應司事二員每月每員薪水銀二十兩、學生一百二十名每月每名火食茶水銀約八兩，筆墨紙張燈油銀約四兩、司書兼刷印共五名每月每名薪水銀十二兩、差弁三名每月每名餉銀八兩、醫兵四名每月每名餉銀四兩五錢、號兵二名每月每名餉銀四兩五錢、夫役四十名每月每名餉銀三兩六錢、雜費銀每月約一百兩，以上係第一期每年常支經費每月約用銀四千零八十七兩，每年約用銀四萬九千零四十四兩，週閱照加，其第二、三、四等期所用經費應俟臨時由總辦督同堂內各員詳晰覈算，呈請練兵處辦理。常年活支項下，擬發聘用外國武官充兵作教員及繙譯薪水房租各經費、修理堂舍經費、添置圖書儀器形模標本經費、購用格物理化學消耗物品經費、換置操衣靴帽經費、購買外國兵學報經費、儲備藥品經費、添置器具經費、冬夏煤火涼棚經費，以上各項皆係活支，無從預算，應俟開學後由總辦督同提調支應委員核實估計，以定常年活支概數。

清廷以陳名侃為外務部左丞，汪大燮為外務部右丞，雷補同為外務部左參議，鄒嘉來為外務部右參議。（註三）

清廷修改新律成，頒行各省一律遵照，（註四）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〇三。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教育三二一—三三二。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〇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八。

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一日） 清廷命唐紹儀會同盛宣懷驗收蘆漢鐵路黃河橋工。

清廷以蘆漢鐵路黃河橋工告竣，命候補三品京堂唐紹儀會同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驗收。（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十四。

二十四日（十月二十二日） 清廷再開御前會議，討論三事：一、遼東半島租借事

；二、減縮撤兵日期事；三、東清鐵路權限事。（註一）

清北洋陸軍舉行秋操大行軍。

北洋秋後大操行軍已由練兵處議定，以本日為合操正期，各鎮已於九月十五日視地之遠近先後一律開拔前赴陣地，復經練兵處議以操演行軍無異交戰，而交戰勝負必視布置之優劣、進退之得失；至切實勝利，則全視乎士卒之傷亡及軍械之損失以裁判之。然操演行軍既不能毀滅村林橋壘，又不能真放

槍礮，則勝負之數從何解決，必仿照東西洋行軍之法，預備三種特別之旗幟，以爲優勝劣敗之標準：

(一)須備有假設旗。假設者，假無以爲有，假有以爲無也。譬如：某地應設礮臺幾座，某地應埋地雷幾處，即插假設旗於某地，而敵軍即應視爲礮臺、地雷，不得復由此經過。

(二)須備有毀滅旗。毀滅者毀去而滅其跡也。譬如：某處有廟宇一座或村莊樹林可以遮蔽甲軍，則乙軍宜將是處之村莊樹林毀滅之，倘甲軍不先派兵保護，則乙軍即可先懸毀滅旗於該處，甲軍即不得復恃以遮蔽礮火，依爲形勢。其他如某處有橋樑，某處有溝壘，便於甲軍而不便於乙軍，則乙軍亦可設法毀滅，即豎此旗於其上，甲軍至時雖有橋樑、溝壘與無橋樑溝壘同等，其餘可以類推。

(三)須備有損傷旗。如某軍布置未能合格，按戰法必傷損若干，由審判員公議判定，即插損傷旗於該軍戰地。又或孤軍前進，未能如志而四面受敵，或退無節度爲敵所乘，而截斷歸路勢必全軍顛覆，則亦豎損傷旗以裁決之。

以上三旗，如假設、毀滅兩旗則由兩軍元帥主持，而損傷旗則獨掌之於總監部，總監部專爲評騭兩軍之優劣，而設該部長官一員以練兵處大臣充之，所屬有一二三等，審判員再次則有審員，某軍勝、某軍負均由審判員按照戰學公同裁判，再呈請總監部長核准，然後發出損傷旗並判定數目，豎於某軍之前，作爲勝負之比例。(註二)

湖廣總督張之洞查覆江南參案，清廷分別勸懲。

御史黃昌年於上年奏參江南周馥等各案，清廷令張之洞確查。

是日，清廷據查明覆奏，諭令署兩江總督周馥辦理內政外交，尙無不合，即著毋庸置議。江蘇候補直隸州知州王世綬膽大妄爲，有虧職守，著即行革職永不敘用。補用直隸州直隸候補知縣洪壽彭勾串招搖，釀命生事，著交部嚴加議處。江蘇補用道羅長禱委辦陸師學堂，徒事敷衍，激生事端，著交部議處。江蘇候補道李光業派充學堂總辦，物望難孚，著撤去差使。調補江寧縣知縣葉保慶、署山陽

縣知縣單琳頗滋物議，均著交周馥隨時察看，該署督務當振刷精神，破除成見，於一切用人行政，悉心整頓，秉公考覈，毋負委任，伊子江蘇候補道周學海迴避改省，仍留署中，致滋謠諑，著迅速赴部改掣省分，領照到省，毋任逗遛。（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軍事，頁三六二。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一五。

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三日）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利用關內外鐵路盈餘，自建京

張鐵路。

袁世凱以北京至張家口一段鐵路，爲南北互市通衢，每年運輸貨物鉅數，然運道艱阻，致商務未能暢旺，經派候選道詹天佑前往查勘估修，並公同籌商，以關內外鐵路盈餘，酌量提撥，開辦京張鐵路，該路關係緊要，亟宜即時開辦，若從速動工，四年可成，此路不用外債，亦不用洋工程師經理，皆與他國無涉，且可爲中國自建鐵路之楷模。因奏請利用關內外鐵路盈餘，自行興建。其奏文如下：

「自北京至張家口一路爲南北互市通衢，每年運輸貨物，如蒙古一帶所產之皮毛駝絨販運出洋，與南省運銷蒙古各處之茶葉、紙張、糖線、煤油等雜貨，均爲大宗，計其價值，頗稱鉅數。第以運道艱阻，致商務未能暢旺，前議設京張鐵路，輒因工鉅款繁，未易興辦。臣等查京張一路爲北方商務攸關，經派候選道詹天佑前往查勘估修，並公同籌商，以關內外鐵路進款，目前頗有盈餘，擬就此項餘款，酌量提撥，開辦京張鐵路，當飭關內外鐵路局道員梁如浩等，與中英公司商辦。該公司代理英人顧樸，以按照合同，各路進款應存天津匯豐銀行，作爲借款之保，所有經理養路各費，開支餘賸，備還借款本息，原約均已載明，須彼此商議妥善，方可提用。經梁如浩等酌擬辦法，函致倫敦中英公司，由該路進款餘利項下，除劃存備付六箇月借款本息外，其餘應聽該路任便提撥，作爲開辦京張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七八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五日

七九〇

路工之需。復由臣等函准英國使臣薩道義稱，此事已准本國外部電稱，中英公司現以鐵路進款餘利，中國鐵路局可任便使用，該公司已函致倫敦公司，宜俟該函覆到等語。該局旋據顧樸函稱，接倫敦來電，應備存一年本息，續經梁如浩等駁令仍照原議商辦。現據顧樸函稱，倫敦公司已允除將餘款劃存六箇月借款本息，餘可動用，請照辦等情。伏查京張一路，約長三百七十餘里，其第一車站應設豐臺，沿途地多平坦，中有數十里山路崎嶇，尚須開整，綜核全路工程，通盤約估，如買地填道，購料設軌，鑿山建橋，共約需銀五百萬兩左右，若從速動工，四年可成。擬即就關內外路進款餘利項下，每年酌提銀一百萬兩，四年以內，可得銀四百萬兩。又查庚子年後，關內鐵路因亂被毀，曾於進款項下墊撥修路之款，暨收路後墊還各項帳款，應在大賠款內撥還者，約有八十餘萬兩可提，統計約可敷京張全路工程之用。據關內外鐵路局道員梁如浩、陳昭常詳請前來，臣等查京張鐵路關係緊要，亟宜即時開辦，正慮籌款維艱，現在關內外鐵路餘利既多，且經商允中英公司，但須備付六箇月借款本息，餘可任便提用，自應將此項餘款分撥，修造京張鐵路，以濟要工，此路即作為中國籌款自造之路，亦不用洋工程師經理，自與他國不相干涉。仍飭將全路工程測勘完竣，繪具圖說，另行核辦。」（註一）

袁世凱並擬訂興建京張路辦法如左：

- 一、本鐵路由北京發輟直達張家口，名曰京張鐵路。
- 二、本鐵路造成藉以輸出蒙古一帶產物如皮毛駝絨之類，輸入茶紙砂糖煤油等貨，以圖運輸之便而謀國益。
- 三、本鐵路已派詹道天佑確實查勘。
- 四、本鐵路估須資本五百萬兩，暫向關內外鐵路借撥已與在英國之中英公司議妥。
- 五、本鐵路歸中國人自辦，一切工程轉運皆不准外人干涉。
- 六、本鐵路期於四年完成，每年由關內外鐵路公司餘利項下支撥一百萬兩，餘一百萬兩則由該公司庚子事變之際所收償款項下借用。

七、本鐵路計長三百七十餘里，第一車站設於豐臺，當即興工趕速建築。

商部以關內外鐵路總局既決議自辦京張鐵路，擬請并將門頭溝至蘆溝橋之鐵路興修，以免外人覬覦。計該路共長四十華里，約需費四十萬金左右。（註二）

清廷令停鑄當十大錢。

天津造幣總廠已將銅幣開鑄，分爲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四等，戶部以此項銅幣與向時所鑄當十大錢價值迥殊，名稱互異，不宜並用，應請即行停鑄，惟京中制錢素缺，民間零用補助之貨必須預爲籌備，即擬於寶泉局酌留二廠改鑄一文制錢，業已奏准。（註三）

清政務處外務部會議，擬開放庫倫、恰克圖、伊犁等處為商埠。（註四）

德駐華使臣穆默屢與清外務部商議津鎮條約，冀在山東設支路，外務部力拒之。（註五）

撫順、遼陽附近煤礦均被日軍佔用。

是日，外務部收奉天將軍趙爾巽電稱：鐵路附近已開煤礦有俄股者，係撫順千山台、遼陽茨兒山二處，均經咨報有案，現爲日軍佔用。（註六）

清川督錫良奏請改巴塘為縣治，置巴安縣設地方官以代土司。（註七）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〇三—五四〇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一〇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二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五、二十六日

七九二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九。

註六：「礦務檔」，(六)，頁三六四四。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九。

二十六日（十月二十四日） 清廷決定於江蘇海州自開商埠。

先是，兩江總督周馥以海州地瀕大海，商務漸興，乃於上月十三日奏請自開商埠，豫籌布置，以便中外而濬利源，清廷覽奏後於同月二十四日令外務部、戶部議行。（註一）

本日外務部奏稱：現當振興商務風氣日開，各省內地亟思自開商埠，海州為沿海要區，其形勢既宜設埠，近年土貨出產亦多，自應及時布置，俾擴商業而保利權，此開埠事，既出自商紳籲請，又經派員查勘，請准如所擬辦理。清廷允之。（註二）

附錄：外務部等議覆署兩江總督周馥奏請海州開埠摺文。

竊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准軍機處抄交署兩江總督周馥等奏：海州商務漸興，擬請自開商埠一摺，又海州紳商請行駛小輪一片，本日奉硃批外務部、戶部議奏片併發，欽此，欽遵到部。查原奏內稱江蘇海州、直隸州地瀕大海，界連山東，民風勤樸素務農業，近年紳士翰林院編修沈雲沛、道員許鼎霖等設立豆餅、麵粉、墾牧三公司，生產漸多，風氣較從前開闢。現擬清查蕩地勸立商會，凡有益農商各事，皆應擴充辦理，實力振興。據該紳等來省面稱，海州臨洪口，本為行海船停泊之所，其海州所屬贛榆縣之青口碼頭亦為停船集鎮。近年土貨日多，因無輪船，販運不大暢銷，應請開作通商埠，以利中外商業，且賦稅所入，不無裨補等語。訪察輿論，疊經派員詣勘，大致相同，因函商總稅務司赫德遴派善於測勘海道之理船廳戴理爾前往，會同官紳查勘，旋據戴理爾回稱，臨洪口開設商埠最為相宜，其口內數十里喫水深八尺之船可以停泊，北距臨洪口數十里有青口地方，口內河水較淺，應作為分

卡，將青口之河，擇其路近處所開通，併歸臨洪一口，則於河道商務均有大益，每年土貨出口可值銀五六百萬兩，洋貨進口尙難預計。惟該處淤灘寬遠，應建碼頭、棧房、駁船、築路等工尙須籌畫，至口外十餘里，海中有數島，可以泊船，不能避風，若欲加築隄岸，費工太鉅，不如逕用淺水船運貨較爲合算等語。接晤官紳證以圖說，所言亦均符合，既衆議僉同，應請將海州臨洪口作爲自開通商口岸，青口及其餘各口可以設卡收稅之處均作爲該關分口，懇飭下外務部戶部議准施行。至航路沙線輪船停泊處所，仍應派理船廳詳細測量應建碼頭各項工程，俟測量後再行派員勘估，該關應否即名爲海州關，併由外務部一併議復。又片稱海州居膠州、上海之中，爲航路往來必經之道，該州紳商疊來陳請，擬自雇小輪裝運貨物來往行駛，查與內港行輪章程相符，自應照准。該紳商等並稱近年各處開立新關所需各費，皆由本關籌墊，俟稅收有成數再行歸還。現在雇輪試運徵稅無多，請即以輪船所納稅釐留作建築碼頭等事之用，如將來尙虞缺乏，紳商願息借銀兩湊用，隨後由官歸還，以期早日辦成。查所稱各節均係遵照向章，應俟接准部覆一併詳敘奏明辦理各等語。臣等竊維現當振興商務風氣日開，各省內地當亟思自開商埠，海州爲沿海要區，其形勢既宜設埠，近年土貨出產亦多，自應及時布置，俾擴商業而保利權，該督等擬將海州臨洪口作爲自開通商口岸，既出自紳商籲請，又經派員查勘，衆議僉同，應請准如所擬辦理，即名該關爲海州關，由該督等查照各處自開口岸辦法，妥擬章程，開辦其贛榆縣之青口及其餘各口，可以作爲分卡之處，亦應一併設立。惟分口恐收稅無多，如開濬淤灘，加築隄岸等事，工費過鉅則又當分別緩急，酌量施行，以免得不償失。至行輪與開埠事實相需而成，該處既開爲通商口岸，該州紳商請自雇小輪運貨，應令遵守內港行輪章程，由該口或駛往他口或駛往內地，均可准行。又該紳商等請以行輪所納稅項留作建築碼頭等費，及自行息借銀兩湊用，隨後由官歸還各節。查各處開埠設關所需經費由本省籌墊，俟關稅收有成數，陸續歸還，歷經辦有成案。今擬以小輪所納稅項，興築各工，即以本關之款供本關之用，由紳商息借銀兩湊用，亦係該省自行籌款之法，均應照准。惟行輪開埠原爲自保利權，不可借用洋款，致滋膠轕，所有該紳商等自行息借銀兩，仍應由該督等將如何息借、如何歸還之處，先行分別報部立案，以備查核。謹奏。奉硃批依議。（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八，頁一六。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

七九四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〇六。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三期，商務，頁一一三。

二十七日（十月二十五日） 鄂督張之洞電外部，川漢鐵路款鉅工艱必須借款。

張之洞以川漢鐵路穿連川、鄂兩省，山路多，工程艱鉅，所需款項龐大，非兩省能力所及，故此路非借款萬不能成；乃電致外部，文曰：

「川漢鐵路在川境者二千餘里，半係大山，工費必需數千萬，集款甚非易易，其於鄂境之路，川省更無能爲力矣。在鄂境者一千二百餘里亦有山路，需費亦復不貲，鄂省民力困竭，萬萬無從籌此鉅款。鄂路不成則川無出路，無利可獲，川民豈肯輸資集股，一兩年後即籌定各款，亦必觀望不繼矣。然則鄂路不修，勢必牽連川路亦不能開工，川路久不開工，不惟川民失望，川股難籌，恐各國亦將生心，故川漢路工鄂不能不急籌開辦，以通川路而維大局。然鄂既分認粵漢贛路修路之款，再欲另籌川路之款，斷無此力，故此路非借款，萬不能成。前承電示，貴部曾允英美借款修此路。今若商借英款，英與美自能聯合，至他國本無干涉，自不致有異議。且雖借英款，仍歸自辦，照會內預先議明一切用人、擇地、管路、行車及開鑿利權借款國之工程師，絲毫不得干預等語，似無流弊，斷不致將路權放失。此路成後車利極優，分二十年攤還本息，所差當亦無幾。見利之後招股較易，鄂省仍須多方設法隨時募股集捐，湊還借款，本息所差當需數清償。總之川漢一路款鉅工艱，萬分難辦，特以西南上游大局所關，鄂省地方職守所在，不敢不勉爲其難，籌思經年，舍此實無辦法。謹此剴切縷晰密陳，務懇貴部統籌詳酌，速賜指示，川楚兩省幸甚。祈電覆。」（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二，頁二五—二六。

二十八日（十月二十六日） 徐世昌、紹英出洋考查政治，因事中止，清廷派順天

府丞李盛鐸、山東布政使尚其亨代之。

先是，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上月二十六日從北京乘火車出發時，吳樾執彈爆炸，襲擊五大臣之計劃未成，惟載澤、紹英受傷，紹英因此不果行。另徐世昌已於本月十日授官巡警部尚書，亦不果行。（註一）

清廷乃於是日改派尙其亨、李盛鐸會同載澤、戴鴻慈、端方前往各國考察政治。（註二）

德人允將膠州灣稅關歸還中國，惟每歲以所入二成酬之，且要求關員須用德人。（註三）

法領事電請保護新昌教堂。

江西新昌棠浦會匪煽惑鄉民鬧教一案，其要犯久未弋獲，清廷令許寶蓮及楊國璋並舒少尹會同汪培協力拿獲爲首之龔紳，詳稟省憲，請示遵辦。（註四）

註一：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九〇五。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一七。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九。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宗教，頁六八。

二十九日（十月二十七日） 財政處奏請禁購外洋鑄成銅餅，嗣後購買銅斤，務先

經戶部核准。

財政處爲杜弊防私，奏請飭下各將軍督撫，轉飭銅元局，不准購買外洋鑄成銅餅，如有陽奉陰違私向洋商訂購，定將承辦之員嚴行參辦；嗣後購買銅斤，務先將數目價值電報戶部核准後，方可訂立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七九五

合同，俟銅斤進口時，由海關隨時將某省所購銅斤數目月日，呈報外務部，轉行戶部互相考核，並令各省將辦理銅元局員司銜名，造冊咨送，以憑查核。其奏文如下：

「准河南巡撫陳夔龍咨，銅元局司道詳稱，本年正月初五日，准財政處咨行無庸購買鑄成銅餅，當因未經奉文之先，於上年十一月已向日商小栗洋行訂購銅餅二千萬枚，運到時，仍請銀貨互交，此後不再購買，詳請咨明。繼於二月二十四日又准外務部咨，准出使日本楊大臣咨稱，遵照部咨，嗣後各省遇有訂購日本貨幣材料，必先咨明外務部或出使大臣，以憑照會日外務省，轉飭所屬查驗放行，如無照會，即屬私運等因，奉此。以爲前之財政處飭禁，係防私鑄，以僞亂真，後之外務部飭遵，係准官購，以杜私運。統歸前後咨文，無非爲杜弊防私起見，若由官與訂購，當無不合。適四五月間，新機甫設，運轉未靈，每日鑄造，所出無多，故又向日商小栗洋行商購四千萬枚，六月初一日訂立合同，六月十九日奉准財政處咨覆，仍照前咨，無庸購買。當即派員赴津，與該洋行議退礙商，除已有二千萬枚造成，陸續運津，援案稟請海關驗明接收運汴外，其未經造成之二千萬枚，議令退回，改爲購銅，原立合同，批明完結。惟職局爲急公起見，辦理不免有誤會之處，責不敢辭等情，業經本部院將承辦之員，嚴行申飭，應請免其置議等因前來。臣等伏查近年各省銅元局購用外洋鑄成銅餅，流弊滋多，前經臣處會同戶部議令嗣後無庸購買，通咨各省查照，嗣以河南銅元局於咨文未到之先，訂購銅餅二千萬枚，並聲明此後不再購買，是以通融照准。乃續又據該省以安設機器需時，請再購銅餅四千萬枚，臣處以該局既購新機，應即鑄銅自鑄，若仍購買銅餅，不獨與前咨有礙，即與該省前咨亦不相符，咨覆查照，而該省銅元局竟未候咨覆，已經向洋行訂立合同，殊屬不合，應迅即責成該局設法速行完結聲覆，並將承辦之員職名查送等因各在案。今據咨稱，該局續購銅餅，係誤會外務部咨文，現已與該洋行商定，將鑄運之二千萬枚接收，餘已悉數退回，改爲購銅，承辦之員，業經嚴行申飭，請免置議等語。以通行飭遵之案，該省承辦之員，竟不遵照辦理，本應予以懲處，以儆將來，姑念事屬誤會，且已將未鑄運之二千萬枚議定退回，擬從寬免其議處。惟各省銅元局既設多處，難保承辦各員無效尤情事，相應請旨飭下各將軍督撫轉飭銅元局，不准購買外洋鑄成銅餅，如有陽奉陰違，私向洋商訂購，定將承辦之員嚴行參辦。嗣後購買銅斤，務先將數目價值，電報臣處戶部核准後，方可訂立合同。俟銅斤進口時，由海關隨時將某省所購銅斤數目月

日，呈報外務部，轉行臣處戶部互相考核，並令各省將辦理銅元局員司銜名，造冊咨送，以憑查核。」（註一）

日本內閣會議商對華交涉東三省事宜，決派小村壽太郎為全權代表，來華

磋商。（註二）

中國郵政擬與德國聯合，德人允將山東鐵路附近郵局，交還中國管理。（註三）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〇八—五四〇九。

註二：郭廷以：「中國近代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四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九。

三十日（十月二十八日）

中國同盟會總理孫先生文復函陳楚楠，告以創辦民報，

並囑籌款。

本日，孫先生文復函南洋革命同志陳楚楠，告以爲宣揚革命主義，於日本東京創辦的民報雜誌將行出版。

復以革命大業，所費不貲，已於本月九日西貢之行大量籌款，然尚不足用，請陳氏協力籌款，並希望星洲同志常與東京留學界團體通消息，以聯兩地之誼。孫先生原函全文如下：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來示敬悉。弟現與同志在東京創辦一雜誌，名曰民報，不日可以出版，自當請足下爲星洲之總理也。近日吾黨在學界中已聯絡成就一極有精彩之團體，以實力行革命之事。現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學問充實、志氣堅銳、魄力雄厚之輩，文武才技俱有之。現在各人分門認墮一事，有立即起程赴內地各省，以聯絡同志及考察各情者。現在同志已有十七省之人，惟甘肅省無之，蓋該省無人在此留學也。各省中以廣東、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二十九、三十日

七九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三十日

七九八

湖南、湖北、四川人爲最多，其次則廣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蘇，再次則江西、雲、貴、山、陝、河南、直隸等省。此團體爲祕密之團體，所知者尙少，如能來投者陸續加多，將來總可得學界之大半。有此等飽學人才，中國前途誠爲有望矣。在吾黨之留學生，有比寧、陞華等地之富家子弟者，今有數人，不日擬回南洋商之其父兄，請出大資財，以助革命者，此事亦甚有望。如此，則革命之舉，不日可再起矣。弟於西十月七號由此發程去西貢，與彼中大商辦舉行債券籌款一事，擬籌足二百萬，以爲革命之資。由南洋各埠富商認借，每券千元，實收二百五十元，大事成功，還本利千元，由起事之日始，限五年內還清。西貢、陞華、比寧已有富商之子弟認股，將來再請其父兄，倘能答應，則二百萬之款，不日可以籌足。未知貴埠有無富商認借，此亦寬大利之一道也，望足下圖之。欲知詳細，請來西貢面商可也。東京留學界團體，不日必有公函前來，星洲同志自後望常與通消息，以聯兩地之誼爲幸。近有冒充革命者□□□，在東京爲衆所不容，遁回香港，又被人所棄，今聞已去南洋，未知是否去貴埠？如此人到來，務要力爲拒絕，不然則將來爲害不淺。彼原長於文字，惟行爲極壞。往年在香港、澳門二地教館，俱犯出口口之案，爲學戶所斥逐。彼本爲康之學生，初爲康黨所不容而充革命，大攻保皇，今因所求不遂，又大攻革命，此眞人面獸心，只知爲利，稍爲不遂，又立刻反噬。如有到來，切不可以其能文而招惹之也，至緊。此致。弟文啓、九月三十日。」（註一）

註一：「國父全集」，第三冊，頁三五—三六。

十月

初一日（十月廿八日） 清督辦墾務綏遠將軍貽穀奏准清丈察哈爾左翼地。

督辦墾務綏遠將軍貽穀等奏：「察哈爾左翼毗連羣臺，私墾地畝，一律勘明丈放，分清地址。其已經墾局丈放者，不准再有牽涉翻騰，致令民蒙受累；其未經丈放者，亦不准再有侵墾私賣，致與牧政有妨。」清帝諭令：「戶部知之」。（註五）

廣東連州村民舉行賽會，美國教士干涉其事，激動衆怒，鄉人乃焚毀教堂醫院，槍擊教士。

廣東連州城西對河菜園壩地方有醫院兩所，附近山巔名河村背，有洋樓一所，河村背西北之鵝公塘有教堂一所，皆美國教會於十餘年前所設。本日爲醫院附近村民建醮之期，聚飲者約數百人，美教士麻義士不許其放礮，竟將小礮三尊取去，因之激動衆怒，聞聲而聚者二千餘人。初僅擲石滋鬧，後更闖入醫院，尋獲研究醫學之孩屍二具，誤疑該教會有謀害人命等事，衆情益形憤激，遂將醫院及洋樓焚燒，并欲得洋人而甘心。麻義士等男女七人逃往距城八里之龍潭寺洞中藏匿，鄉民追至，即搜獲丕爾教士夫婦及麻義士之一妻一女並女醫生車司納等五人，當即將其斫傷並褫其衣投入潭中而斃，麻義士及女僕帕德孫以該州官聞警馳至，竭力保護，幸得不死，後爲連陽營守備援救至省，送交美領事館收納。（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宗教，頁六九。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一日

初三日（十月三十日） 清商部奏准以各省商董作為商部顧問議員。（註一）
德國議請各國撤退直隸戍兵。

駐華德使穆默前與各國駐華公使會議撤退直隸戍兵一事，各使雖願贊成，然皆以撤兵尚早為答。

（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十二冊，頁五一。

初四日（十月三十一日） 清廷准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等奏請添設哈爾濱道員一缺。

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署吉林將軍達桂等以時事日艱，亟宜併力抵制，奏請於吉林、哈爾濱添設道員，專辦吉江兩省鐵路交涉並督徵關稅，以期聯絡而維利權。奏曰：

「竊維內政外交實相維繫，交涉不合機宜，即政事亦多牽掣，故內政可以劃疆分治，而外交則須協力相持，其勢然也。東三省自興修鐵路以來，俄則設立公司，所有三省鐵路交涉，悉惟公司總其成，而我則分省立局，各辦各事，非特難聯一氣，即遇事亦不相謀，往往同屬一事，此方磋商，彼已許諾，彼方阻駁，此已允行，於是人得施其比例要求之術，我則動輒掣肘莫能抵制，此皆由於交涉不能劃一，無提綱挈領之員為之周旋其間故也。況鐵路交涉各局經費不行自籌，悉仰給於公司，三省皆同，已屬有損國體，而俄人以撥款之故，竟視該局為伊辦事而設，藉為口實，在局員之自好者尚不能不委曲周全，設派員不得其人，轉不免為彼所用，尤為非計。且下兩鄰和議已成，聞有長春以南鐵路歸日，以北鐵路歸俄之約，是三省鐵路已分界限，吉江兩省盡在俄之勢力圈中，彼所失利於南，將必取償於北。近日所索之事，非佔我土地，即奪我利權，並我之內政亦思干預，臣等雖堅詞拒絕，然和議甫定即已

明露其機，將來之肆意要求更恐無所底止。吉江兩省輻輳相依，此或失於轉圖，彼亦受其連累，自宜不分畛域，兩相聯絡，使外人無隙可乘，方足以固吾圉，矧約定以後，軌道亦通，轉瞬中外商賈輻輳。所有設關徵稅之事，早經載在條約，前將軍長（順）本有請設關道之奏，此時即宜趕緊籌辦，不可再遲，臣等共事江省時，每念交涉多歧，關稅外漏，亟思改絃更張。旋以兩強爭戰方殷，欲言又止。今達（桂）蒙恩署理吉林將軍，適聞和議有成，駐哈奉局又將裁撤，復將前意與德往返函商，意見相同，擬請將吉林黑龍江兩省鐵路交涉局一併裁撤，仍於哈爾濱地方添設道員一缺，專辦兩省交涉事宜，並設關徵稅，而免利源外溢，所徵稅款先收常稅，暫濟餉需，一面俟洋稅議定章程再行逐漸徵收。惟事變之來，間不容髮，稍一遲回，即難挽救，用敢不避冒瀆，迫切上陳。如蒙俞允，即擬請以現辦哈爾濱吉省鐵路交涉吉林候補知府杜學瀛試署斯缺。該員心術純正，才識閎通，沈毅有爲，剛柔互濟，當時勢萬難之會，辦理交涉各事尙能力持大體，不失邦交，臣等知之最深，又可藉資熟手。雖該員係候補知府，資格稍輕，然爲地擇人，又何敢過拘成例，坐誤事機。臣等爲合力維持，急圖共濟起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時局維艱，立准照辦，以便迅飭該員部署一切，俟試署一年期滿，果能稱職，再請實授。其駐紮哈爾濱吉林地方，將來兩省各屬何處應歸管轄以一事權，再由臣等察酌情形，另行奏明辦理。……所有請裁哈爾濱吉江鐵路兩交涉局，添設道員辦理兩省交涉並徵關稅緣由，是否有當，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恐往返多延時日，由達擬稿，寄由德繕發，合併聲明，謹奏。」（註一）

戶部銀行上海分行開市。

戶部於去年三月間奏請設立戶部銀行，以爲流通貨幣，綜理財政之機關，本年由戶部銀庫撥銀五十萬兩先行開辦，以後再隨時籌濟。京師設立總行，天津、上海設立分行，於本年秋季間擇吉開辦，並期逐漸推廣分行至各省各埠，以維權利而使商民。上海分行於本日開市。（註二）

上海會審公堂首廢刑責。（註三）

英兵五十名到後藏扎什倫布，迫班禪赴印度。

英提督臥克納率兵逕至後藏見班禪額爾德尼，聲稱印度有一大會，專研究各國宗教，英太子屆時亦至，亟欲一見以光盛典，堅請束裝偕行。班禪以須由駐藏大臣奏明方可答之，而英提督多方威嚇，且以兵力脅迫，班禪大懼，乃請駐藏大臣有泰，電知外務部。旋得復電，令駐藏大臣向之阻止。而英提督已以飲宴誘令班禪出寺，即用兵力迫令起程，追阻無及。（註四）

附錄：

一、後藏糧務范啓榮都司馬友龍稟藏臣英員臥克納強請班禪赴印度（註五）

敬稟者：竊英員臥克納來招日期，卑職啓榮曾經稟報在案。頃聞班禪額爾德尼令商上傳號及倉儲巴來署面稱：九月二十九英員臥克納謁見班禪，聲稱該國今年印度有一大會，該國王太子均往，欲一見班禪，請班禪於十月束裝往印。班禪當即回稱：我往印不難，但須稟陳欽憲，奏知大皇帝硃批照准，方可起程，否則難以從命。該英員即稱該國有信，不去不行，請細思之等語。我班禪無奈，只得懇求稟陳欽憲作主等因前來。正擬肅稟，適扎薩克喇嘛又令倉儲巴前來，據稱頃率領番官等婉求該英員聲色俱厲等語。卑職等伏查英員臥克納來招已久，陸續添調洋兵，知其心懷不測，此番要班禪赴印決無好心，若其不行，勢必以兵威搶劫；若冒昧前往，則已墮其術中，將來趙王留秦，又將何以善後？卑職等躊躇再四，應計克施，面晤該英員，苦口婉陳，亦不見聽，惟有據情稟陳憲台，懇求一面電達外務部，一面飛咨駐印星使唐大臣阻不軌之心，以遂番民之願，則造福實無窮既矣。不然者一生兵衅，後事爲艱，且漢邊戍卒，不過百餘人，其勢不能相敵，卑職等惟有敬謹保護我高宗純皇帝聖容，以期上慰忠廬。所有英員臥克納強請班禪赴印緣由，合肅寸稟由五百里插翼飛呈，伏乞批示祇遵，須至稟者。

二、班禪函藏臣詳述英員逼迫情形並請設法維持俾免前往（註六）

班禪額爾德尼具信字在欽差總理西藏事務大人有台前：竊因駐江果洛薩海現住後藏，一切前經具文聲明。茲於本月二十九日前來面見，據云去歲英國與藏國稍微不和，經甲噶爾國王替身派令總管薩海隨帶護衛兵丁赴藏後，甚

屬和好。本年十月內國王太子要到噶里噶達，彼時班禪佛爺，若往見面，與後藏睦誼更好，甲噶爾國王替身會商各大臣，已致迎請信函，不日可到等語，與我先行告知，以便束裝等語。回云此件國王替身，顧念邦交，甚屬欣美，但我歷輩疊蒙頒賞勅印，鴻恩優渥，行止一切必須恪遵大皇帝聖意，並無任意妄行之事；且甲噶爾地方遙遠，兼之炎熱，實屬心中難擔，此事難從國王替身之意，無論如何，實不能前往。此事務請薩海設法得以允准免其前往，再會商。伊復引前言議論，且云國王替身信函到日，即速呈遞，請再熟思爲要，似有不悅之意，不談言語而去。當由本寺四處喇嘛及隨侍人等會商，飭令商卓特巴札薩克喇嘛及派替身等按照前言，即往伊處開導。據云：明日十點鐘前來，今日身體不安等語。並未會面，至明日按照前言，善爲開導。旋云若不按照甲噶爾國王替身來函理事，恐致藏英失和，爾等隨侍人衆，須詳細籌議等語，並未應允。除俟甲噶爾國王替身信函到日，再竭力開導，如何情形，續行陳明，此次先行具文，並與專差詳囑訖懇請大人免其前往之處，應如何設法訓示，並懇垂念維持，速辦理施行。

註一：程德全：「程將軍（雪樓）守江奏稿」，卷六，頁三七—四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四。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

註四：「外交報彙編」，第二十二冊，頁五五。

註五：吳豐培：「清代西藏史料叢刊」，班禪赴印記略，頁二。

註六：吳豐培：「清代西藏史料叢刊」，班禪赴印記略，頁六。

初五日（十一月一日）清廷詔獎秋操將士。

閱兵大臣袁世凱、鐵良奏遵旨校閱陸軍會操情形後，清廷詔獎之。諭曰：「袁世凱、鐵良督率將士，簡練有方，深堪嘉許。所有該鎮協官佐目兵，步伐整齊，一切指揮籌辦，尙能合法，大改舊觀。仍當督飭認真訓練，協力同心，精益求精，毋忘申儆。並著各省將軍督撫按照定章，共圖振厲，講求

兵學，力底精強，務期有勇知方，規模日臻美備，俾堅衆志而壯干城，用副朝廷整軍經武，實事求是之至意。」（註一）

清河南巡撫陳夔龍奏請設立尊經學堂及師範傳習所，以保國粹而廣師資。

豫撫陳夔龍以科舉既停，奏請將河南省城大梁校士館改設尊經學堂，以保存國粹，並請改明道書院爲師範傳習所，以造就師資。奏曰：

「奏爲科舉已停，謹遵旨會同籌議，擬設尊經學堂及師範傳習所以保國粹而廣師資，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恭讀本年八月初四日上諭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以廣學校並妥籌辦法一摺：著即自丙午科爲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並著責成各該督撫實力通籌，嚴飭府廳州縣趕緊於城鄉各處偏設蒙小學堂等因，欽此。又恭讀八月初六日上諭：昨已有旨停止歲科考試，專辦學堂，所有各省學政均著專司考校，學堂事務會同督撫經理等因，欽此。仰見皇太后、皇上興學育才殷殷求治之至意，欽佩莫名。臣等竊維孔孟之教，炳如日星，千古不易，後世強分之曰經學、理學、經濟、文章，而其根柢無不本於經學。我朝表章經術，超越前古，聖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欽定書經、詩經、春秋彙纂，廣厲學官，迨乾隆朝欽定三禮義疏、詩義折中，復風示海內，立之標準，語其精粹則歐西哲學家皆自以爲弗如遠甚。夫經學者朝廷教化之原，而國運所視以爲盛衰者也。今者疊奉明詔飭各省建立學堂，固已樹教迪之先聲，得育才之要道矣。然學堂分設科目力求通達時務，究未能專心經學，是以奏定學堂章程京師大學堂內設立經學專門暨政法文學各分科，並特設通儒院以示優崇，而此次督臣袁世凱等原奏內之切要辦法即首在尊經學，又請飭下各省督撫學政責成辦理，學務人員注意經學暨國文國史，是雖奏請停止科舉而於中學固尤加之意也。惟是經義奧博，卷軸浩繁，而學堂畧刻有限，僅能通習大義而已，若欲博綜精研，必入大學專門，然後得從事於此。通儒院規模雖闊，勢不能舉海內嚮學之士悉容納於其中，儼非各省廣爲搜羅，多方提倡，坐令四方老宿皓首窮經而不能證明心得，以爲國家致用，良足惜也。況當此振興學務之際，設積學老成之士因不合時宜廢然自棄，人皆目經學爲迂疏，不復專心致志以漸窺作述之精意，第恐舍本逐末，不數年而國粹蕩然矣。然則爲今之計

，尤以培植窮經之士以保存國粹爲先務，應略仿通儒院之意，於省會設立尊經學堂以爲通儒院之基礎。查河南省城舊有大梁書院，臣夔龍於上年改爲大梁校士館，曾經咨明學務處戶部禮部查照在案。今科舉既停，諸生應歸師範學堂肄業，而督臣袁世凱等原奏內又有擬令各督撫學政每三年一次保送舉貢入京考試之語，擬即改大梁校士館爲尊經學堂，專考取通省舉貢入學肄業，暫以百人爲額，俟籌有餘款再行擴充。此項舉貢畢業時擇其最優者咨送學務大臣考驗合格，量予獎勵，並升入大學堂各分科爲日後遞升通儒院地步，仍由臣等隨時考察，習知其學問品行，將來三年保送時亦有所選擇，不致濫舉。又念教育之方，期於普及，此後各屬學堂日益加多，其取資於師範者甚衆，不爲預備於平日，必至闕乏於臨時。現在省城初級師範學堂雖經開辦，各屬尙待推行，誠恐需以歲時，緩不濟急，應即遵照原奏設立師範傳習所以造就之。查省城有明道書院一區，原係前任學臣邵松年奏設，向由學臣調取各府州縣高材生前來肄業，每年用款僅二千金，半係由各屬捐助者。臣埏到任後即欲改爲師範學堂，以款無可籌，旋議旋止。今既停止科舉，而以前生員仍奉旨量予出路，擬即改明道書院爲師範傳習所，專調各縣積學生員考取肄業，暫習簡易科，先以百人爲額，其考取名次在額外者，以次傳補，俟款裕再行推廣。一切辦法即遵照師範學堂簡易科章程，由臣等隨時考核，總期師資日廣以儲真才而收實效。以上二端，臣等再四晤商，意見相同。豫省近年籌款固已羅掘一空，然樹人至計，桑土遠謀，無論如何拮据，不得不先其所急。伏查科舉既停，所有科場經費除例銷外，均係出自各屬攤捐，擬即酌撥備用，如有不敷，仍飭司道竭力籌措，期以明年正月開學，一面嚴飭各府廳州縣速行設法多立蒙小學堂，並將河南高等學堂額數力求擴充，以慰多士向學之懷而彰列朝敦澤之盛。行見達材成德，體用兼賅，於學術人心均有裨益，且於學堂奏定章程及此次督臣袁世凱等所擬切要辦法，首以經學爲根柢亦相脗合。如蒙俞允，遵即切實舉辦，期收成效而杜流弊。臣等千慮一得之見，是否有當，除咨學務大臣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清外務部以辜鴻銘為開濟黃浦局總辦。

辜鴻銘，名湯生，以字行，福建廈門人。少時留學英、法、德等國，光緒間入粵督鄂督張之洞幕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五、六日

八〇六

，主辦外交，爲外務部調任開濬黃浦局總辦。張之洞致外務部文曰：

「查三品頂戴員外郎職銜辜鴻生，號鴻銘，兼通英法德三國語言文字，得有英國大學羅馬希臘經科博士文憑，足比中國進士，並德國國家工程學堂修業文憑。該員志趣端正，學問優長，各國皆知，久充敝處洋務委員，相隨粵鄂已二十年，深資得力，本難暫離。茲承派充浦局坐辦，事體重要，籌計再三，不敢不勉應鈞命。」（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五。

註二：陳夔龍：「庸菴尚書奏議」，卷六，頁二二—二五。

註三：「張文襄公全集」，卷一九五，頁五。

初六日（十一月二日） 日本文部省公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

中國學生留學日本，開始於甲午戰後，而留學日本風氣之盛，是以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爲關鍵。是年六月，清廷令各省督撫學政，將張之洞所著「勸學篇」廣爲刊布。此書的遊學篇中，以日本有路近、費省、同文同種之便，力主留學日本，更鑑於日本維新有成，國勢蒸蒸日上，爲政者與學生一致認爲日本爲理想的留學國家，因此，負笈東渡者與年俱增。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由十三名留日學生，至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增加爲八千人以上，以當時中國民氣錮蔽，而留學日本人數增加率如此驚人，實由客觀與主觀的因素所促成。

當時，日本「學店」林立，專以牟利爲目的，廣收中國學生，無人管束，教育制度因而呈現混亂，受到各界嚴厲的指責。中國政府鑑於留日學生的所作所爲，雖曾制定種種章程加以管束，效果甚微。日政府亦因各界反應，爲獎掖留學生，整頓學校起見，乃於本日以「文部省令第十九號」頒佈「取締規則」，留日學生却以此藉題發揮，掀起一場大風潮，一時震動日本全國。

此項規則，原稱爲「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當時留日學生，因認此項規程之

頒佈，目的不外干涉其行動，乃簡稱爲「取締規則」，其中實有提醒留日學界一致反抗之意。（註一）

附錄：

一、黃福慶：「取締規則」的頒佈及其原因（註二）

日政府對於外國留學生，最初並未留意制定關於管理留學生的規程。及至人數增多，始感有予以相當管理的必要，乃於一九〇〇年七月間，以文部省令第十一號頒佈「關於文部省直轄學校外國委託生之規程」七條，旋於次年十一月廢止，另制定「文部省直轄學校外國人特別入學規程」。此兩項章程，僅指欲入文部省直轄學校（即官立學校）作選科學生者，必須取得駐日公使、領事或受委託者的保證，正規學生則不受此規程限制，至於有關肄業私立學校學生的種種規程，隻字未提，停留在無人管束狀態。一九〇五年突然頒佈取締規則，頗使日人感到意外。該項規則名爲取締公私立學校，實則以對私立學校爲主，且明言取締對象爲「清國人」，實爲掀起風潮的主要原因。

一九〇五年六、七月間，留日學界之間，即風聞日本政府即將發佈取締清韓學生規則之說，留學生議論紛紛，咸認爲韓國現爲日本保護國，如儕我與韓伍，是爲日本蔑視我國國權，已有不平之鳴。此年六月二日，發生日本警察擅入宏文學院搜查中國學生行李事件，更加深留日學生的疑慮，似有不利情事發生，主張採取行動，乃議決於次日罷課，因范源廉居中勸說而止，蓋當時尙不明內情，不敢輕舉妄動。

取締規則公佈之前，駐日公使楊樞亦有所悉，對於此項規則公佈前之情形，有如下報告：

「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國學生來者日衆，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復徧設不完全之學校，交相引誘，實於教育名譽有礙，因擬訂一規程以整齊之，其用意雖極美善，而其內蘊非可揣測。奴才即親詣文部省，告以整頓學校，固所願聞，但於我國學生必有關係，請於未公佈前鈔稿示商，嗣准文部省將所擬章程十五條鈔稿送來，尋譯全文，有爲整頓學校者，亦有間接管理學生者，實無苛待之意，旋即公佈」。

楊樞與日本文部當局，咸以該規則極爲平凡，公佈後能施行無阻，及至十一月二日公佈，即掀起軒然大波，實

非楊樞等始料所及。茲誌取締規則十五條譯文如下：

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

- 第一條：公立或私立學校，將許可清國人入學之時，於其入學願書中，必令附加在本邦清國公使館之介紹書。
- 第二條：公立或私立學校，對於清國學生，於該學校所定學科中，得依本人志望闕習一科或數科。
- 第三條：令清國人入學之公立或私立學校，須備有關係教育之職員名簿、清國學生之學籍簿、出席簿及往復綴書。

前項之學籍簿，須記載學生之姓名、原籍、年齡、住所、入學前之經歷、介紹入學之官廳名稱、官費私費之區別、賞罰、入學轉學退學之年月日及其學年、畢業之年月日、轉學退學之事由等。

- 第四條：公立或私立學校如欲許可清國學生轉學或退學時，其願書，必令附加清國公使館之承認書。

- 第五條：令清國人入學之公立或私立學校，應於每年一月及七月兩次，將其前六個月間許可清國學生入學之員數，報告文部大臣。

關於清國學生之轉學者、退學者及畢業者，則準用前項之規定。

- 第六條：公立或私立學校，若有清國學生畢業或被退學時，須於一個月內，將其姓名及被退學之事由，報告介紹本人入學之清國公使館。

- 第七條：令清國人入學之公立或私立學校中，經文部大臣認為適當者，特將之選定，並通告清國政府。

- 第八條：公立或私立學校，欲受前條之選定時，管理者或設立者，須具左列事項，向文部大臣申請。

但依特別規定，既已申請或經認可之事項，得可省略之。

- 一、關於教育清國人之沿革。
- 二、學則中關於教育清國人之規定。
- 三、學校長或學校代表者之經歷。
- 四、教員之姓名、資格、學業經歷及分擔學科科目。

五、清國學生定額及學年學級現在人數。

六、清國學生校外之監督方法。

七、清國人畢業者人數及畢業後之情況。

八、充清國學生之校地校舍及寄宿舍之藍圖。

九、經費及維持之方法。

十、教科書、教授用器具器械及標本之目錄。

前項第二號及第八號，如有變更，須經文部大臣之許可。

第九條：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其令清國人學生宿泊之寄宿舍或屬於學校監督之旅館，須行校外之取締。

第十條：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遇有清國人曾在他校以品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學者，不得復令入學。

第十一條：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當考試時，文部大臣如認為必要，得派吏員臨視或查閱其試卷及答案。

在前項情形，該吏員如認為其試題或方法，有不適當者，得命其變更。

試題答案成績表，最少須保存五年。

第十二條：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於每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須將清國人學生教育上之經過，報告於文部大臣。

第十三條：受選定之公立或私立學校，如有違背此規定或其成績不良者，文部大臣得取消其選定。

第十四條：依本令規定，提出於文部臣之案牘，須經由地方長官。

第十五條：本令之規定，亦適用於小學校及類於小學校之各種學校。

附則：本令自明治三十九年一月一日起施行。

此項規則的主旨，外表似極平凡，不外善導激增的留日學生，整頓以牟利為主的學商學店，使收容中國學生的公私立學校，納入文部省的監督統制下，以期透過文化外交，促進中日間的友好。即如日本文部省對於省令的解釋稱：「『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其精神，並非欲拘束清國留學生之自由，不過監督此類學校，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六日

八一〇

而以謀留學生之利益爲目的」。新民叢報特別論說，亦提及「日本政府之頒佈此規則，果挾惡意與否，其內容不可知，若語其表面，則對於日本人所立學校之規則，而非對於我國留學生之規則也」。由此觀之，此項規則，表面上美其名爲善導留學生，係監督以營利爲主之學校，實質上的作用，並不止此。

此項規則的頒佈，與留日學生的激增，教育環境的欠佳，學生的言論，實大有關係。緣自各省獎勵留學日本以後，負笈東渡者與日俱增，不到幾年時間，已逾萬人，東京各處學校已漸呈「無收容之餘地，此來漸告狹隘，間或有婉謝其入學者，聞日本文部省現正悉心籌畫，務其莫負留學之志」。「支那留學生之東渡者，今在學外閒遊不得入堂者有三千餘人焉，以此三千餘人之衆，欲進校而不能，欲歸國而不可，東奔西走，遑無所之，是非急謀位置，不足以鑒衆留學生之心」。此種記載，難免誇大其詞，危言聳聽，却顯示出日本各級學校收容能力的狹隘化與其體制的不完備。再者由於量的激增，所謂「良莠問題」，也緊跟而來。

駐日公使楊樞在談及留學生時曾謂：「現在中國留學生在東京者，約一萬餘名，併各地方學校留學生共計一萬三、四千名左右，爲數甚多……此皆所以貢獻中國異日之文明，抱負極重，希望甚雄，尤不宜沉湎酒色，致荒怠之遺誚也。奈何東從西走，徒與無賴爲伍，時或即政治暨外交等問題，私意捏造電報以藉抒本國要路人士之憤怨，並或貽累節署之保護者，近日漸致有三千餘名焉」。當時留日學生雖逾萬人，然其中「素行不修，恬然無恥之徒，實爲不少，此輩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誘引善良，陷於卑苟污賤，或亦反爲無賴，致爲日人所乘，倘聽其逞性妄爲，不惟兩國留學生自相勾串，而就其不義之行爲，實有使日本少年染習爲惡之虞」。留日學生雖不盡如此，但由於少數學生的腐化，足以影響留學界全體的聲譽。

留日學生的素行所以腐化，與其經費的充裕有關。就以官費生而言，學習普通學科及肄業私立高等專門學校與私立大學者，每年支給學費四百日圓，肄業官立高等專門學校者爲四百五十圓，升入官立大學者則爲五百圓，另外尚酌給實驗旅行等費，陸軍學生則每年除支給學費三百兩外，每月尚給雜費銀五元，以當時日本的物價及生活水準而言，實有餘裕可供揮霍。自費留學者，以富家子弟居多，奢侈程度更甚於官生，實爲日本學生所未曾夢睹者。不論官生或自費生，學資既如此充裕，則「常川出入於酒樓奴館，恣意遊蕩，樂而忘返，多有荒棄學業，相率而墮落

者不可勝計，先來者既作俑於前，而續到者更尤而效之」。其腐敗情形如此，清廷或日本文部當局絕不能置之不理。

當時，輿論對留日學生有所指責，對象多為自費生。自費生的身份既與官生有異，不僅鮮受監督處約束，更膽大妄為。駐日公使楊樞所指「挾制祿功名之見而來，務為苟且，取一知半解之學而去，無補文明」，「日本普通學堂專為中國留學生設者，如成城學校等三、四處尚稱完備，然不完備者則不下十餘處，有以三個月畢業者，有以六個月畢業者，甚至學科有由留學生自定者，迎合學生之意，學生即喜入之而不能禁」。此等有名無實的留學生，幾盡為自費生。事實俱在，日本文部省對於此種學生與學校，不能不加以取締。

頹廢與革命化，為清末留日學界的兩種特殊現象。前者已略述於上。後者則自一九〇二年「成城學校入學事件」發生以後，清廷已漸次注意留日學生的言論。一九〇三年留日學生激於義憤，組織「拒俄義勇隊」以禦外侮，清廷則視為「名為拒俄，實則革命」，授意日政府加以干涉解散，並命沿海各省戒備，對留日學生的行動，已作高度的警惕。成立留日學生監督處並制定管理章程，說明了清廷對於留日學生的態度，已由自由放任，轉為積極管制。在管理的體制上，基於政治的作用，重於純然的教育管理原則。如一九〇三年，張之洞制定的「約束游學生章程」與「自行酌辦立案章程」，一再強調懲辦「品行不端」與「不安份」的學生，並禁止妄發議論，刊布干預政治之報章，不准刊刷翻印「矯激之說」與「紊綱紀害治安」之字句的著作，可為佐證。張的「約束游學生」等章程與「取締規則」，其公佈時間與公佈者，雖然不同，但前者的制定曾與駐華公使內田康哉酌商，故兩者在精神上不無一致之處。

「取締規則」寓意於取締留學生的政治活動，從其頒佈的時間加以推論，可得一點端倪。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發行民報，公開鼓吹革命，與新民叢報展開激烈論戰，革命的風潮一日千里，革命事業大有可為之際，日本文部省却於十一月二日頒佈了「取締規則」，其別有目的，從文部次官木場所作「留學生之中，屬於革命派者甚多，他們經此次省令，蒙受一大打擊，殆無疑間」的談話中，不難窺見。

在革命運動風起雲湧之際，日本政府常採取兩面手法，一面支持清政府，一面又表同情於革命運動，此在其對

留日學生的態度上，可得極佳旁證。日俄戰前與戰爭期間，對於留日學生極力拉攏，中國學生也確曾對日本寄予同情；及至日俄戰爭結束，即轉變態度，與清廷聲氣相通，壓制留日學生的革命活動。

二、獨立蒼茫子：東京學界公憤始末告鄉人父老與學書（註三）

乙巳之多，取縮事起，風潮所被，不三日而波及全學界。當時學界中分激烈和平二派，激烈之言曰，吾國人自覺心薄弱，非以巨霆急雷之手段，不能使團體一致，以底於成。和平者之言曰，爭而不得，繼以停課，而退學，而歸國，舉事之次第如是，是進戰退守之良策。余亦和平派中之一分子也，兩派之說，各有見地，其是其非，不得而斷。洎大局既廢，十校九空，余所處之學校之位置，雖似立身事外者，而亦不得不對於八千同胞表同情，一以行其心之所安，一以洗放縱卑劣團結薄弱之恥也。吁！諸兄父老，余輩何所見而來，何所聞而去。以云受辱外人，以云毀傷國體，實不自今日始。一向含垢忍辱，墊居異邦，不過欲探得驪珠，歸貽祖國耳。今日者忍無可忍，一發難遏，萬里裹糧，一朝失學，藉非萬難，誰實甘此，可爲痛哭，可爲流涕。

諸兄父老知當時之光景乎，死者蹈海湖南陳君，生者病狂四川周某，愁雲匝地，憤氣填胸，百鬼環伺，羣魔擲掄，外人之冷嘲熱罵，幾於不可以人，而各方面之刺擊，更非筆所殫述。此間不可一朝居，令諸兄父老處之，不徒手奮呼，亦吞氣而去耳。噫！是何局機，迫人若此！諸兄父老，疑吾言乎？余輩亦莫知其爲何而然，然令余輩處諸兄父老之地位，亦不能無疑。

聯合會成，新總會立，布告自治規則，回復秩序條文，如此師出以律，持之以久，而外人對我之方針，遂潛移默運而漸趨於好運，此當日之事實不可誣也。諸兄父老，如吾言者，何一變而爲今日之不名譽不光榮之厚顏留學耶？噫！諸兄父老，蓋不知我留學界中有熱心向學，欲補苴大局，而誤用其手段之最少數同胞，起而組織維持學界會，差以毫釐，謬以千里，造因不良，惡果是生；一簣之虧，遂鑄九州之錯，令東方一縷曙光，復變而爲黑暗世界。

諸兄父老！日人前之詆我爲放縱卑劣團結薄弱者，斯言其中乎，余以爲似中而實非也。人誰不愛其國，安有以毀傷國體爲快者。不過着手之初，認題少差，進行之際，手段亦左；遂間接直接，破壞大局而有餘。余終不敢謂此

最少數之同胞，別有肺腸。

方事之殷也，有一小冊子，遍布於全學界，血性人見之，則皆裂；沉深者見之，惟嘆息；是何著作，而魔力若此。余取而讀之，則梁啓超氏之意見書也，閱之終篇，雖多外行語，而對於學界公憤事件，不無可採之處。或謂梁氏別有他意，披瑕指摘，不遺餘力；據東報所載，且有欲撲殺此獠，以爲快者。嘻！梁氏一種依鬱無聊之議論，何事勞君等筆舌，污君等匕首也。然吾特不能已於言者，則以梁氏新民叢報某期中，論民氣一篇，其小註中，有信口雌黃之一小段文字，詆留學界之事，（原文略）彼直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無復公道，且喪人心，是直與朝鮮之趙秉世、閔泳煥諸臣之憤死，而東報詆之爲病狂懼罪者同科。特彼之蜚語誹謗者爲敵人，而此之深文巧詆者爲同國，爲可怪耳。梁氏休矣！君欲爲新聞記者，則嚴守新聞記者之正義；君欲爲教育家，則速成君之德育鑑、中國武士道續篇諸書；君所節之明儒學案，余亦愛讀，君盍沉靜從事；毋徒爲無謂聒耳之言，自敗君前途事。謂余不信，余輩見君之徒苦耳；而尤慮君之曲說，浸淫於內地，將來於道德上生莫大影響。

諸兄父老，今回之事，無徒怪日人，亦吾人有以取之。何者，吾人爲四千年之文明華胄，開化最先之國；吾人之聰明材力，不居於世界之第二等。諸兄父老亦思古者匈奴遣子，日僧來朝，我國盛時爲東亞文明之母，學術與世運並進，推演至今，何復東奔西馳，寄人籬下，拾得其竹頭木屑，以爲活者。雖然，非吾人之罪，吾人生不辰，夫復何言，然竊不願長此終古，令吾國學問淵源，必仰給於扶桑三島。是無他奇，是惟有擴張內地之教育範圍，養成我國學問獨立之基礎，而不然者，殆矣。諸兄父老！以爲畏途耶？余謂今日之事，雖持和氏之璧，步於左擔道，猛虎在側，豺狼在後；計惟有一往直前，或有生理，稍一遲迴，害也如何。而況乎履鐵索之橋，不習者一步不可行，得其道者，履康莊不啻也。諸兄父老！疑吾言乎？余非畫一空中樓閣，徒眩諸兄父老之目而已。

吾友某君等，因今回之風潮，亟思爲將來計，苦心孤詣，撥萬忙而成一書，一以釋諸兄父老對於今回之事之疑團，一以謀將來遠大之設計，剴切詳明。其所言者，皆吾心中一日九迴思貢獻於內地諸兄父老者；而用意之周密，持論之平和，則又余之所不能及也。諸兄父老，疑吾言者，讀之一過，當點首稱是矣。嗟乎！蜀江水碧蜀山青，俟幾何時，而得親炙我諸兄父老說盡胸中無限事耶？不得已而擲如金如玉之歲月，草成一篇陳情書，又得朋輩集樽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六日

八一四

旅囊，勦成斯舉，是皆余有願而未逮者之事也。諸君子授爾許之代價，何所爲而爲耶。諸兄父老！當不以爲聒耳否。請共諒此苦衷，而一讀之；請共奮此熱心，而實圖利之。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九日五木紱於東京旅舍。

歐雨西來，亞雲東渡。俯仰乾坤，惟洲同、種同、文學同，風俗習慣亦略相彷彿之邦，尙堪託足。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三神山有不死藥，承學之士，聞風聲而響應，希日光而景赴。一時嗷肯來遊者，如火燎原，如水歸壑。其意以爲入虎穴而得子，泳驪淵而探珠，可以赴前途救祖國也。憶某初來時，學界之發達，乃至媿項氏渡江子弟之數有奇，相率而來者，且日加而未有已。同學諸君，雖學課匆忙，亦莫不割其千金一刻之光陰，出頭招待，拍手歡迎，高唱吾祖國萬歲，留學界萬歲，吁其盛已！

夫與人者驕人，受人與者畏人。況以去國之民，棲息他人宇下，內又不能自強，而或受其侮辱，被其愚弄，亦固其所。所特不堪激刺之來，其足以眩眼廉、印腦筋、不知其具何魔力，而震撼人使心緒不寧，橫生惡感，如環無端，週而復始，蓋一日不知其幾千萬度也。無何而秦令逐客矣，無何而魯連蹈海矣。舉八千子弟，胥陷身潮流漩渦中，波濤雲興，風流星散。前此之聯袂而來者，今乃成絕袂而去矣；前此之歡聲如雷者，今亦作新亭對泣矣。噫嘻！此哭聲也，胡爲乎來？此卽高唱萬歲之返響，而我全學界萬規不可磨之大奇辱也。某思之，某重思之，某欲緘默，無以慰故鄉父老責望之心，風潮所播，其留其去，家莫聞知。且一事之起，言人人殊，內地傳聞異辭，是非自難一定。若不縷陳始末，則學界苦心，終不白於海內外，勢必不能忍而終古。

某請嘔心瀝血，飲苦含酸而告我同鄉父老曰：今有貧窶人聚而語，欲向富者告貸，以己有不足故，始轉而求人，及富者不以禮遇矣，而仍不能不忝顏相求，非某今日之謂乎。蓋欲言而不成聲矣。語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甲午之役，庚子之戰，日人與我外交之斷絕，已非一次。彼特鑒於吾祖國民氣，尙未瓜熟，始一變方針。以強取之不如吸收也，始託於唇齒輔車之雅，並越教育之俎而代庖焉，以收拾我人心，而轉換我輿論。我國士夫，習焉不察，遂墜其術中而不自覺，以爲搏搏大地，唯日人可與爲援，而不可互相攜貳也。於是忍恥忘仇，而一切依賴之，甚至於日露之戰，有捐貲助餉之謬舉。而一般維新志士，除扶桑三島外，幾若無地爲容，於是相摩相盪，愈推愈演，而致有今日。

我有土地，日人爲我爭之；我有子弟，日人爲我誨之。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使其中無大欲在，何始亂暴而後文明亦至於此。況戶水氏之著書，大隈伯之演說，其並吞之野心，已如匣劍樟燈，不復能自掩。向之所謂吸收主義者，浸假變而用強硬手段矣。所謂東亞平和也，熱心教育也，不過戴假面具以欺人，其居心乃不可究詰。然此猶可曰私人一家之議論，不會作國際上之實行，乃無何而有朝鮮滅亡之事，以爲之證據。

朝鮮本中朝藩屬，甲午之役，日人固嘗宣言於各國，而認其獨立者也。講和談判之終結，日人乃以失敗於北美者，而取償於東亞。使箕子之裔，不祀忽諸，大臣名族，束手而莫可如何。間有一門盡節，如閔泳煥者，日人報章，復詆爲愚忠，訾其晚死，顛倒是非，破壞名節，世界黑暗，莫此爲甚。其對於一般國民志士及新聞記者之欲謀舉義圖恢復者，則又束縛之，禁錮之，甚或折辱殘賊之，以至於死。雖暗流潛伏，累蹶累憤，終不免與宗社共淪胥。嗚呼！昔日戲言，今朝到眼，滅國新法，如是我聞。國交不道德，強權無公理，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古已然，固不至今日始。

夫冤死狐悲者，物惡傷其類也；而燕安耽毒者，災未及其身也。乃伊藤之使節，朝發於東京；而小村之軺車，夕指我北極。挾其失東隅收桑榆之盛氣，以不近人情之條件，要挾我政府，不鑒所欲，勢將以兵相見。東京學界，以日人之將朝鮮我也，於是奔走叫號，互相告語，出其省衣縮食之餘錢，以電告我政府，請但堅持勿懈，彼將索然氣盡也。夫狐死首邱，桀犬吠堯，誰無心肝，安有不愛其祖國，而聽人之硬取軟索者。不圖我全體同胞，更以此深中彼之疑忌，而彼乃日夜謀所以箝制我，範圍我，使我一毫不敢動作。於是有取締清韓學生規則之出，而我浪靜波平之全學界，乃一旦如決流倒海，而不可復靜。

某且勿言取締規則之內容，請先言取締規則之名義。以日本法學士上野氏之法律辭典考之，取締規則云者，對於安寧秩序以豫防排除危害爲目的，而制定之，謂之警察法規。例如石油取締規則，銃砲火藥取締規則等類是，以學生去桑梓，別家庭，朝上課，暮止宿，於日本社會之安寧，不知有何妨害。何至與石油銃砲火藥並等，而需用此取締規則爲？況六七月之間，日本報章，揭載文部省將宣布清韓學生取締規則者，屢見不鮮。此安知非日人指鹿爲馬之心，內以不情之條件，要挾我政府；外以特別之規程，嘗試我學界；使堂堂祖國，下而與彼保護國伍，以覘我

人心之向背何如而後出此者。及全體學生，要求公使向外外部質問，外部答以無之。至十一月二日，乃有關於許清國學生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之發布。學界公論，以爲朝三暮四，僅去其名，而存其實。蓋其條件中，明明有取締字樣，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也。全體同胞，由悶損而激昂，乃相率而出於停課退學之一途，以爲力爭取消地步。

夫每舉一事，必統籌全局，先爲規畫，我之所以辦事之手續，其次第當何如，與彼之所以應我之請求者，其界限當何如。措置既定，而後挾全力以爭之，則我可以自立於不敗，而彼亦得以背於公理，逆於衆情之故，而徐圖所以轉圜。外交上方法，固應爾爾。此次學界諸君，激於愛國之熱誠，不先辦交涉而後停課，停課不行而後歸國，而遽自處於損失之地位，以向彼力爭，誠不免操之過蹙，而一誤於前。事之初起，某卽如臨深履薄，而未敢以停課退學爲然。然難端既發，對於外宜虛聲相恫喝；對於內宜協同爲一致。某雖不表滿腔之同情，而既不能潛消默運於機先；亦只可沉機觀變於事後，而停課、而退學，以靜俟日人之轉圜而已。故此大發難，雖自普通，而大學高等專門諸君，亦以爲此國際問題，同舟共濟，非對岸火災可比。且多數人失學業，而少數人漠不相關，返之於心而不安也。乃相率停課，不數日而遍東西京市內外。

某嘗深察吾國留學界之氣風矣，大都長於獨立之精神，而短於服從之習慣。而獨於此次之抗爭，合八千人而爲一氣，而又嚴行自治，條理井然，絕無一毫亂暴情形，紀律之師，雖日人亦爲之氣懾。蓋自有學界以來，團體之碩大整齊，未有如今日者也。推其原理，蓋由於與外人心戰，題目正大，心理所趨，自不敢瞻顧私利，而公誼所在，反退縮不前。卽主持其事者，亦不過順其自然。若必加一毫意力於其間，恐其破壞決裂，將不可終日，能歷浹旬之久，而尚無破綻乎。而或以爲各校之停課，由於游說以大義，或脅迫以武力所致。夫以留學界之舌鋒與骨鯁，吾恐雖以蘇張之辯，賁育之勇，亦不能奏此全功。而謂此主動諸人，能以其私人意志，煽動一般學生，起爾許大風潮，吾不敢謂爲此言者之厚誣一般學生，而過譽此主動諸人也。但驚此主動諸人，其神力真不可思議，而舌擗不下者累日。

交涉尙無頭緒，有湖南新化縣人陳君天華者，內愴懷於祖國之孱弱，外不堪日人之狎侮，而又恐我國學生，團結力之薄弱，只此暫時之泡影，而不能持久也。乃不惜遺書數萬言以貽學界，慷慨就日本海之大森灣而以身殉之，

用以堅固人心，而保全國體。其書中有「可了則了，萬勿固執」之一語，誠恐事故久則變態多，我學界團結之不堅，或於中途有不思議之解散，我所要求，卒不可得，反使外人獲最後之勝利，則我以爭國體之故，而適以失國體者更多。其語重憂深，而用心亦已苦矣。而或者違執此以爲陳君反對停課之據，並以此問題爲不當爭，而憤激而拚此一死，效古直者之以尸諫也。嗚呼！陳君非大愚病狂，何至爲此爲大多數人而輕生若此。卽不忍見此劇烈之舉動，或深居簡出，或旅行各地，亦無不可。乃憑一簣之感情而憤不顧身，陳君亦死非其所矣。何者？以不值一死而竟死，則不過一剎那頃，而此事將不足掛人齒頰。

嗟乎！所貴乎學界中人者，將以秉公道、持清議、明辯是非，而闡發幽隱者也。爲此說者，既不肯同德一心，以成人之美，使生者竟此外交之緒，則亦已矣。乃以強人就我之故，又復鹵莽滅裂，並此死者之名譽而亦剝奪之，曾不少惜，陳君之骨未寒，恐死不瞑目於地下矣。雖然，吾爲死者悲，吾又不能不爲辦事諸公咎也。自來積誠方能感人，大事不容輕舉。中包胥秦庭之哭，七日不食，而所求卒遂。況公使同國人，留學生之總監督，而團體賴以維持者也。

一言之不入，再哀之，再哀之不入，或多方百計以求之，總必達目的而後已。果將伯頻呼，而轉圜無望，而後宣布於衆，再作歸計，所謂萬不得已而後出此也。一言不中，遽退而言旋，明知全體歸國之必難辦到，而故張其說，姑爲此孤注之一擲，內以要挾公使之盡力，外以逼迫日人之轉圜，用意良深，而設計不無少左。迨至勢成騎虎，不能不希望多人履行此策，以爲對外挾持之具。其有力行反對，及面從而心違者，又復無一語以安之，或暗中派人，喻以此舉不過爲對付外人計，非必欲舉全學界而強迫之使歸國也。於是辦事者猛進於前，而不知人心之動搖，已不無竊議於其後。

雖然，當時辦事之方法雖差，而究不能謂其全歸無效也。竊以其時之事實考之，停課之始，日人報章之詆毀我者，無所不至。及見我自治之整嚴也，而議論一變，歸國者之實行也，而議論又一變。始也罵爲放縱卑劣，後乃譽爲團結堅固，始猶自護其政府之短，後且直攻政府之非。一時如法律新聞之紀載，與中村進午之論說，及其他不知名之隱君子者流，莫不對學生表同情焉。彼非有甚愛於留學生也，蓋因一般社會經濟界上之恐慌，與將來清日國際

上之不無影響。始發其隱憂，著之論說，以勸其政府之撤廢停止。而政友會首領，如犬養氏、長岡氏諸人，且出頭面以任調停，先請延期而後徐圖取消。夫取消之能否不可知，但得中止與延期，亦不取消之取消也。不謂外人尚無著落，而遽有新會梁氏意見書出，而大局遂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

自梁氏之書出，學界之輿論乃不滿於梁氏，有謂其爲外人游說者；有謂其承公使意旨者；有謂其受舊幹事某君囑托者。或並舉其終身而評之，謂其亂天下有餘，治天下不足者也；從旁觀肆笑罵，絕不諒局中之苦心者也；爲他人逞意氣，絕無一定之宗旨者也。當感情激烈議論沸騰之際，或不免故甚其辭。然以某窺梁氏之用心，蓋有見於總會之報告，皆屬歸國以後之事，恐東京學界，果將移植於內地，而欲歸不歸者之必待保全，翻然歸去者之必無良結果也。而後乃不惜受衆人之唾罵，發布此文，以折歸國者之盛氣，使轉而求學，其用意未嘗不是。但當時會館報告，皆爲日人抄去，外交機關，間不容髮，我退一寸，彼進一尺，明知團結不一致，而不能不勉強支持，以圖最後之效果。而暗中交涉，實已許日人挽留，不過待確實之消息，而後可爲全體同胞，稍作障面之具。而惜乎此意既不能明以示人，又不知任公懷此意見，先遣一祕密使者以相告也。於是心理所趨，由隔閡而歧異，由歧異而決裂，而此文之發布，遂加萬丈潮頭，從天而下，雖石城砥柱，亦爲所捲去而不能自存。

且夫是非無定論者也，美惡無定形者也。苟無事實與道理以爲據依，則是非美惡，不過表示心理之代名詞，而有時亦可與社會習慣爲轉移矣。竊謂此次之抗爭，原屬非常變故，而有可爲比例差者，莫如帝國大學山川總長及各科學長謀獨立一事。大學何以謀獨立，則以七博士上書，戶水罷職，爲失其言論自由權故，於是相率辭職，而學生亦爲之休課。此舉實與學界之反抗力同時。大學諸氏，雖有左右一國輿論之勢力，而當時報章，亦有謂其相率辭職，類於同盟罷工，實屬不穩當之舉動者。若以議論同人之眼觀之，抗爭爲暴動，則彼教授諸氏，爲大逆不道矣。而大學諸氏，竟能以學者資格，與政府反抗，不受文部之干涉，而文部亦因之辭職，戶水氏復於今日復官。而大學獨立之謀，卒能如願，全校學生皆呼萬歲者，則以教授諸氏所著之論說，載在國家學會雜誌中者，其光芒萬丈，咄咄逼人，亦有以動政府之觀聽，而壓服一切之謫言，其得力爲不少也。梁氏亦一世文豪，而新聞家之有勢力者也。語有之：君子內其國。使其心理所至，稍以對外爲方針，則爲全體作一聲援，吾知日人外交上之讓步，或有更出於意

料外者。乃戚戚焉憂進攻之將挫敗，而亟亟焉謀退守之可以保全。以政策上撤回之未嘗不能者，料日本未必肯出此，而遂爲之同護。且謂此爭毫無輕重，立論之本意不惡，而詞鋒所指，未免稍走極端矣。以走極端之議論，而尙有人震於盛名之下，拾其此語隻詞，演作連篇累牘。不數日而有所謂維持會出，較之梁氏持論，更進一步，甚至以歸者爲盲從，留者之並不爲忍辱也。是恐又非梁氏之志已。

或謂維持會與梁氏，互相表裏，而爲此因果也。試以梁氏意見書與維持會意見書互相比較，梁氏謂此規則非辱國，維持會亦謂非國際問題。梁氏以爲不能取消，維持會亦謂取消反增留學生虛矯氣。梁氏謂少數之維持派，爲輿論所箝制，始失集會言論之自由，而維持會始大張旗鼓，自由集合，不復顧大局之潰敗糜爛如何，於年假前即發布論文，鼓吹上課，並但書附則而亦迫不及待。不知其暗中結如何條約，而後梁氏達衆而樹一幟，維持會乃有所障庇，且從而推波助瀾也。然爲此議論者，似近於揭人陰私而暴其隱惡，可不必過於推求。平心論之，維持會首領諸人，皆老於留東，而梁氏所謂有學識、有經驗者也。學識如何不必問，如此類事之經驗有幾亦不必問，但早來東數年或一二年，則對於此大多數人，皆前輩也。前輩不動，而後進紛如，且從而支配之，則於其求學之安寧，不無妨害。於是出其回復秩序之心，並流於顯樹黨援，互相軋轢而不自覺，噫嘻！誤矣。

夫秩序云者，乃社會共同生活中，合個人之意志，與團體之生存，必調和而使其雙方發達有適合之狀態可指者，而後謂之有秩序。非謂我之名位在衆人上，遂可獨標己見，一意孤行，有不附和者，即可指爲紊亂秩序也。且微聞此次維持會中多法學家，個人對個人，雖自由無責任，平等無服從。然既成一社會，則不可無私法以整齊之。故聯合會初成立時，人心洶洶，騷然不靖，有志者乃起而組織新總會以調劑之。聯合會主激烈，總會常主平和。他會主破壞，總會常主保全。故雖有一二受死刑宣告，而竟無一人飲血者，寧得謂非中心強制之力。不圖此大多數血氣用事者，尙可情感而理喻，而有學識經驗者，反離此中心點而自外法團也。法學家日日言法理，日日言法權，議論在法之中，而行爲出法之外。豈皆自然法學派歟？吾不知所謂秩序者安在也！使此舉而在內地，則一國之中，不能無黨派。發起者出於異人以自高，附和者乃隨風而披靡。雖紜紜紛紛，莫衷一是，而一邱之貉，終不免同歸於盡，原亦無大妨礙。乃在與外人交涉時，成敗利鈍，尙未逆睹，而標一幟以相矜異。在諸君未見絲毫之益，在全體遂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六日

八二〇

受莫大之損。且使外人乘間而入，而團體亦從此而破碎。以公理斷之，此會蓋真可莫須有。

至是而外人對我學界之手腕，又一變矣。前是低眉，後成德色。停課退學之際，各校長挽留解說者，不一而足。及大勢已潰，而日人報章乃云不念舊惡，仍爲我開學，而自以爲豁達大度也。變主體爲客體，轉上風爲下風，誰屬之階，亦至此極，則莫不曰非梁氏與維持會諸人之大力不及此。凡我海內外同胞，此無量之功德，雖沒齒不可忘也。職是之故，學界中有孤直厭世，不忍以七尺之軀隨時俯仰，聽轉移於風氣也。於是頗有以徘徊觀望之心，激而爲決然舍去之舉者，往往而是，誠不忍此蚌鷸之爭，使外人得漁人之利也。而從前之歸國而尙有再來之希望者，今亦途窮望絕，而無面再來矣。每一念至，百感愴然，而不自知其涕淚之何從也。嗟呼！使歸國諸君，忍辱數年，卒業後之位置，終不在人下。乃甘犧牲其個人之私利，而激切而有此舉者，毋亦此邦之人，不我肯穀，其中有大不可忍者在乎。某等雖愚昧，固不敢謂歸國諸君之盡爲盲從與情學，及身家思想發達，而利有此機會，亦得側身於志士之林也。夫人即下愚，然爲一人身世計，則未有不工者，而乃甘爲此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曰志士云志士云之美名，而又上不見信任於國家，下不得歡迎於社會，亦不惜舉身世而俱殉之。我輩方將表章之、崇拜之，尙不足以彌此憾而安厥心也。顧以蕘土之言加之，不惜盡破其名譽而後快。爲此言者，毋亦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而不自知其言之過當矣。

雖然某不能不爲歸國諸君一進披肝瀝膽之言也。今日之世，何世乎？羣魔瞰我室，百鬼伺我傍，視眈眈而欲逐逐者，尙有歐美列強。倘或不慎，則將以速瓜分之禍，而自取滅亡。使中國今日，果實力充足，全國一致，可以獨立而毋待外求，則雖不顧一切，舉全球萬國而皆決裂之、凌轢之，亦無不可。無如外觀諸人，而勢力之範圍，其澎漲既如彼；內顧諸己，而上下之不克一心，彼此之各執一是，其互相猜忌，互相衝突又如此。而欲立於天演競爭之世界，前途茫茫，真不知其危險奚似。今日中日之關係，親之固不可，排之亦不可。以某等淺見測之，譬之吳蜀，有殺羽取荊之仇，而不能不利用外交，以爲犄角之勢。故劉氏以不忍而有秭歸之蹉跌，越勾踐以能忍而遂沼吳，以古鏡今，似不如稍平發揚蹈厲之風儀，進取堅忍沉深之態度。對於日人，但於表面維繫之，而內求自強之術。但使此心不死，雖日暮途遠，總不得謂以吾國之地大物博而終無盛強之一時。

夫國何以強，強於人也。人何以能強，強於學也。況諸君皆知今日爲學戰之世界，無學不足以立國。日人特爲我設之公私立普通各學校，其不免含商賈性質，抱金錢主義者，或不足以鑒諸君求學之心，而滿足其最高慾望。若其高等專門大學諸部，雖曰取法泰西，而僅得其中，而轉輸於今日之中國，則未見其不足也。故當其始有謂高等專門大學諸君，宜先去以爲民望，而卒無起而應者，非諸君之果瞻顧私利而見義不爲也，毋亦其中有不可割去者在。爲學問計，爲國家計，堅忍之者不過須臾，而發揮之者，將愈光大。而後乃停課以表同情，而歸國則有所不可，所謂忍辱負重以求有濟也。若我輩之留，則譬如行兵沙漠，水草俱絕，但非飲酖止渴，卽牛溲馬勃，亦急不暇擇。蓋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欲浩然歸來，而國中尙無相當之學校，可以相抵。欲去而之他，而財力之經營，與學術之預備，又不知曠廢若干時日。個人身世不足惜，而祖國前途，其變態未知何似。千金學屠龍，倘技藝成時，而國家已龍化，則是愛國之目的，終不可達，而國民之負疚愈深。於是千回百折，仍不能不含垢忍恥，而厚顏爲此一留。在留諸君，不得謂歸國者爲人脅迫而後去，歸國諸君，亦慎毋謂在留者之爲人席捲而後留也。

嗚呼！外寇方張，國仇未報，居者行者，各具苦心。不有歸國諸君，無人爲喚起同胞之先導，而學不能興。不有在留諸君，無人爲講求實際之後援，而學亦不能興也。使不化其偏私，平其意氣，相與各行其是，注重實行。徒挾一時客氣，發爲虛誣剽悍之言，以互相詆譏，居者謂行者爲荒唐，將以故鄉爲菟裘樂土。行者謂居者爲懸棧，將以東洋爲終南捷徑。相優相謗，勢必至於兩敗俱傷，而於彼此前途，及安危大局，必有多少障礙。而敗壞債事，亦因此而生。是亦不可以已乎。禦侮無方，而鬩牆有警，傷心慘目，輒用滋然。在留諸君乎！其亦念及行者之經風濤、冒雨雪，本爲要求我輩求學之自由，而卷舌息聲乎。歸國諸君乎！尙其諒居者之苦心，小不忍則亂大謀。且省令之解釋，與公文之發布，其效力已全消，諸君如辦學有障礙，或籌款甚艱難，尙其爲國家前途計，而掩面重來乎。至於局外中立者流，則春風吹水，干卿底事。卽欲於旁觀加考語，則願執中持正，毋以睚於所親，而抹殺衆人；毋因有一不合而統概全體，則出言有價值，而於事實亦無流弊。不然，我身既一誤於前，而更以植黨營私之學術，簒竊一般學生而再誤後生於後。恐黨禍相尋，而國亡無日矣。握月旦之筆者，幸一垂聽此不偏不倚，自然流露之言也。嗟乎！前車既覆，後軫方逼，逝者如斯，來日大難。學界經此創鉅痛深之後，雖曰如夢幻、如空花，而痕迹所留

遣，天可旋、地可轉、海可枯、石可爛，而恥終不可雪。到此而猶不思所以善其後，則踵至者麇集，而外人之待我，將尙有不堪設想者。則安得不爲內地同胞，一陳忠告，免至到東時，而始悔噬臍也。此次學界抗爭之日，我國政府，與彼全權委員小村交涉，囑其向彼政府調停。小村氏但云，以後中國再派學生，可習普通後始派游東。我政府答以中國現無完全普通，故不能不借重貴國云云。而如何調停卒無效果。

留學而習普通，習普通而至數千人，此全球萬國所無，而吾國獨有之怪歷史也。凡物希則珍，多則厭，人情類然。況我同胞之留此地者，不無一二蕩檢踰閑之舉，而日人報章，刻薄尖酸，復因少數，而訾及全體。取締規則之出，蓋亦有自來矣。嗟乎！往者不可諫矣，來者猶可追也。敬告我內地同胞，如有中學優資望重，才堪辦事，而志在速成者，仍不妨來游。其有年富力強，而質性聰明，尙可期遠到，而不能不從普通下手者，則與其進也，不如其退也，與其行也，不如其止也。蓋所費不貲，而所得有限，吾國外國語文，及淺級普通諸學，未見不如此地。何如在內地學普通，到他國入專門，漏卮無多，而取徑甚捷之爲得也。

或者難之曰，子之爲此言也，固甚善，其如內地普通學尙未遍設何？卽或設矣，而教科不完善；或教科完善矣，而管理不得法，背公非理之舉，不免時有所聞，亦將限定青年，而使勿來乎？此亦最大之問題也。竊謂學不自興，而徒求於人，今日之事，可爲殷鑒。且卽使無此舉，而合我中國四萬萬同胞，俱就學於日本，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而高等，以至大學。其弊也，將造成完全日本國民，與之同化，而不復表感情於祖國，亦大可危之事也。故父老如不興學則已，如爲子弟計而欲興學也，則此次歸國諸君，教高等程度或不足，而授淺級普通則有餘。使罄其所有，轉餉國民，或監督外人，以臨壇坫，並以國恥觀念，印入腦筋，吾知身經三島，必較之茫昧從事，如盲人騎瞎馬，半夜臨深池者，更有把握。而於吾國前途，亦不無影響，是不能不望諸內地之熱心父老，速出大力，以扶持此萌芽，而轉移此風氣也。

且夫內地學堂之不多，學風之不盛，蓋亦有由矣。夫辦學必需人，尤必需款。內地情形，或欲辦而無人，或有人而無款，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因是而延擱者不知凡幾。然內地辦學之不無糜費，其弊在於鋪張一切，而於所重要者，或反缺如。有如事員盛於教員，齋舍多於講堂，食費浮於一切書籍儀器，此內地辦學之所以虛糜多而成立少也。

。不知國家設學而教養兼施，且爲位置閒人計，此不特日本無之，卽全球萬國，亦罕見聞。爲今日計，不如變住宿爲通學，以齊舍改講堂，裁事員而添聘教員，不籌食費而但多購書籍儀器。則用款不多，而學堂可林立，人材可輩出，此變通之辦法，抑亦世界之公例也。不然，科舉停矣，向學之思潮起矣，而每府州縣一學堂，或收數十人，以至百人，修業者無多，而向隅者必衆，是興學以謀普及而反有缺陷矣。

若夫內地辦學之不無徬徨中夜者，則吾不能不爲諸公一進逆耳之言。他人興學以強國，吾國興學以救亡，此從時勢觀察之點也。太平之世尚從容，多事之秋崇氣節，此望將來結收之果也。故今日設學，與其過於謹嚴，毋寧流於活潑。以日本教育法制考之，大小高等學堂皆主放任，而唯中學取整嚴。然其管理人與學生，或遊戲旅行，或懇親會話，有若慈父母，只大節不差，並不注意於細微之點。所以聯絡感情，提倡精神者，至備且盡。其教育時論有云，吾人之思想，與其精密而死，毋寧粗雜而活。故其國民能活潑粗豪，一躍而爲第一等強國。我內地辦學諸公，尙念及國步艱難，造人才將爲大局，毋徒以科舉既停，學堂只爲出身之地。欲使我前途最有希望之青年，必相率爲優柔卑近，奄奄無一毫生氣，屏息以待，重足而立，而盡伏於我之肘下，爲諸公張氣焰、布網羅，計則得矣，其如吾國前途，尙有所責任於後起者何。東人有言，國民元氣之消長，學理研究之盛衰，國家人材之輩出，一以一國學生之精神之活動如何爲據。而學生精神之活動如何，又視辦事人之所以提掇而長養之者如何爲據。此中操縱之術，願與內地辦學諸公細商之。

然吾欲責辦學諸公，吾又不能不爲我內地青年但睹從前報章之學說，而不明人已之權限，但明於責人暗於自治，長於決裂而短於服從者，一貢其界說也。以法理論，學堂如國家然，亦有機體之一小部分也。國無法不立，學堂無法不存，而法之所以行，又必有中央集體權以爲之據依，而後條理秩然，而學堂可自立於不敗。所謂權者，卽從法定上所公共認□有效，而非辦事人所得上下其手，而畸輕畸重於其間也。故諸君不服從腕力可也，不服從權力不可也。今日磨礪學風，他日馳驅國事，離法律之觀念，卽寸步不可行。願諸君□□於平等自由一面方，而唯以衝決爲豪舉。蓋法律中卽含有平等自由權力服從雙□□質，專重一邊，則不無流弊也。故必有權力以維持此法。使無強凌弱、衆暴寡，由不平等而□於平等，極不自由而極自由，是之謂眞平等，是之謂眞自由。而要非我最可敬愛

之□□相切磋，以養成此自治之習慣不可。故吾願爲辦事諸公贈一言曰：長養精神，爲力學諸君贈一言曰：服從規律。必上下有交讓之精神，而後國家可得最良之效果。唯力學諸君，善□事員，唯辦事諸公，善處後進。

三、梁啓超：記東京學界公憤事並述余之意見（註四）

最初之風說 初日本政府有發布清韓留學生取締規則之說，其內容若何，未能知也，而學界聞之，乃大悲惋。僉謂今韓國者，日本之保護國也，儕我與韓伍，是日本蔑視我國權也，此規則若布，無論內容若何，我輩義不可更託足於日本，此六七月間之風說也。

規則之發布（略）

此規則對於我學界之利害如何 此規則之間接關係於我學生者，惟第一、第四、第九、第十之四條，其餘則皆彼文部省直接監督彼國人所設立之學校者也。當其未發布時，鄙人聞有特別取締之說，心竊憤悶，與留學諸君同；及見此規則，而反釋然，誠以其利多而害少也。請略學之：

(一)日本人近來爲中國學生特設之學校，如弘文、同文、經緯、東斌等，日見繁夥。雖非無稍臻完善者，但其間亦多有託教育之美名，行營利之目的，教科混雜，教授非人，講義則因陋就簡，試驗則奉行故事；我青年最可貴重之時日，被其就誤者不知凡幾。此規則之大部分專在監督此等學校，其第八條、第十一條、第十三條，尤爲嚴重。此規則既頒，此等學校，其前此混雜之常態，必不能久存。

(二)此等學校，其於宿舍衛生上，多不注意，管理法亦不能與普通之日本學校盡同一之義，乃至有月徵收二十五元並校醫而不設者，其他缺點不可枚舉。此規則第九條，使辦學校者任校外取締之責，以後不能不趨於整肅。

(三)中國人入日本原有之學校，與日本人同學者，其間學科多有爲我國人所不需要，勉強學之徒費日力，如彼之所謂國文及日本地理、日本歷史之類是也，我學生之入其中學及高等師範學校者，多以此爲苦，此規則之第二條，實爲我學生開一方便。

(四)規則之第一、第四條，於我入學轉學之自由稍加制限，此爲不便之點。然前此學界實有以轉學退學太自由之

故，甚有一月而所入之校更迭再三者，其於進學之道所障殊多，加此限制，抑利害參半耳。

此鄙人最初對於此規則之意見也，故竊以爲此規則發布，其最感不便者當爲日本人中專辦營利學校之輩，而我國學生雖稍有不便，顧其利益足以償其損害而有餘也，乃萬不料有今日之事。

留學生總會館之提議 規則布後逾旬日，留學生總會館經評議員之議決，有所提議，大略認第九條爲侵害我居住自由，第十條性行不良一語，意義漠然，失諸廣泛，慮生誣陷啓爭論，請公使照會文部省改正或加解釋，似此辦法，尙慎重而有秩序，鄙人所極表同情也，乃更不料交涉未了而遽有今日之事。

學界大多數憤慨之原因 今次之決裂，其原因決非徒在此規則問題也。蓋蓄憤甚久，而借此一洩也。(一)以近今日本對韓政策，在在痛心怵目，學界稍有血性者無不表哀憐於韓，及聞有清韓取締之風說益挑撥其惡感。(二)日本戰勝後，其對於中國之政策似有變動，輿論多持威逼主義，而現在方在北京會議滿洲事件相持未決，學界以愛國之故，對於日本多感不快。(三)在東習普通者於其所入之學校，覺其教科之不完備，管理法之混亂，平昔已不勝感慨，特以求學之故，舍此無途，含辱忍垢以就之。(四)日本報紙對於我學生常有漫罵之批評，使我不堪。以此諸原因，故其惡感情磅礴鬱積於胸中者既久，如炸藥遍地待熱度而爆發，此規則之發布，則無端而忽予之以導火線耳。

學界大多數對於此規則之批評 兩旬以來，學界中積熱成狂，其關於此規則之批評繁多不可悉紀，以鄙人所聞者：

一 此規則之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也，故無論其內容若何，吾輩義不可忍受，何以故？以損辱我國權故。日本人留學於歐美各國者甯乏人，何以不聞某國有取締日本學生之規則，即我國人留學他國者甯止一日本，何以不聞某國開日本之先例，別爲規則以取締我也，若是夫彼日本明蔑視我國權也。

二 此規則之名，原清韓留學生取締規則也，不過恐我國不認，姑爲朝三暮四之計，去韓留清云爾，夫其儕我使與受彼保護之韓爲伍，是可忍孰不可忍？

三 規則第一、第四條言入學轉學必經公使之介紹承認，明侵害我入學自由。

四 規則中有侵害我書信秘密自由之件。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六日

八二六

五 規則中有學生卒業後將姓名通告於我國政府請其登用之語，是日本人欲結好我政府愚弄我學生以握我教育權，且漸干預我用人行政之權。

六 規則第九條剝奪我居住自由權，查日本惟待娼妓乃有勒令居住於指定地所之制，是娼妓我也。

七 規則第十條性行不良一語，不知以何者爲不良之標準，廣義狹義之解釋界說漠然，萬一我輩有持革命主義爲北京政府所忌者，可以授意日本，竟誣指爲性行不良，絕我入學之路，其設計之狠毒，不可思議。

以上皆鄙人日來所習聞一般之輿論也，其尙有他論與否，未及悉知，但大概所以煽動一般學生起爾許大風潮者，皆此等議論激成之，至其是否辨於下方。

全體休課及要求取消 此等議論既播，一般之學生大受刺激，於是路礦速成學堂首倡休課之議。翌日而弘文一部分繼之，翌日而女學生全部繼之，翌日而各學校全體之學生繼之，其間有一二校反對者，則或游說以大義，或脅逼以威力，不及三四日，而全體停課矣。

學生當停課前後，並未嘗以正式提出意見書，不知其所要求者如何，然輿論大指所歸，則曰非日本文部省取消此規則，義不可復履日本之土也。

日本報界之反撥 我學界公憤正熾之時，而日本各報復冷笑熱罵以反撥之。或曰支那人放縱卑劣，或曰支那人稱游學彼誠學而游者也，或曰彼烏合之衆耳，行見其鳥獸散也。凡此種種虐謔，皆予我以極不堪，而其尤甚者，爲朝日新聞所載青柳薦恆「對於清國學生意見」一篇，誣詆我學界，無所不至，而謂經此次風潮後，將淘汰其輕躁者，而留其善良者。又讀實新聞載有「某政客與清國留學生問題」一篇，言此事件之起，原因日本政府受北京政府之囑託。初，張之洞在都，已與日本公使內田康哉提此議，內田不允，後經再三諄囑，直至今日磋磨數次，然後發表。凡此諸論，皆與我以絕大之刺激，而使全學界增數倍之熱度者也。

聯合會之成立及自治制之發布 此次團體之大之堅，實中國前此所未曾有也。初停課說之倡始，原因不滿於總會館幹事之所爲，故發起此議者，不經總會館，並不經各同鄉會，其原動力則各校之同窗會也。課既停之第一日，人心洶洶，幾陷於無政府之狀態，於是有識者亟圖整齊之，乃組織一聯合會，頃刻而就。聯合會劈頭第一著手，曰

發布自治規則，其大略則相戒不許上課以外，尙不許入飲食店，不許入公園，不許入勸工場等，置糾察員若干人，分布各區，以糾其違犯。此規則者，大有整齊嚴肅之觀，雖日人亦爲之起敬。

陳天華之蹈海 問題尙未著落，忽有陳君天華自湛之慘耗。陳君湖南新化縣人，血誠男子也，其志節、其行誼、其言論，久爲學界所崇拜，及此問題起，忽以身殉之，遺書萬餘言以貽學界。內所言者凡四大端：一曰關於此次問題者，二曰關於政治上革命排滿之必要者，三曰關於路礦等項利權收回者，四曰關於將來對待日本之方針者。自君之死，而全學界熱度復陡增數倍，蓋君深憤日本報紙上「放縱卑劣」之辱罵，乃以身殉之，而勸告後死者以團體之不可不堅也。顧所最奇者，君遺書中自言最初卽爲反對停課之人，又有「取締問題可了則了萬勿固執」之語，而君之既死乃反以增固執者之熱狂，是恐又非君之志已。

文部省之拒絕及全體歸國之決議 聯合會意見，由公使與日本政府交涉，公使自言交涉數次，不允取消，且有指定日期卽上課之語。於是人心益加激昂，舍相率歸國外，無他計矣。未幾總會館新職員之組織成，而所計畫者，皆屬於歸國以後之事。

以上略記此事始末大概情形。其他不關大節目者，闕不記。今更以鄙見私評之，且及於善後問題。

取消規則之能否 大多數之意見要求規則之取消，然此規則之取消，屬於可能的否乎？此最當研究也。此規則非他，彼之省令，而法家所稱獨立命令者也。此種命令本有絕對的效力，而省令尤爲最高，官廳所發，無論從何種方面，不可得而取消之。何以故？以取消者高級官廳對於下級官廳所用之名詞，故下級官廳所發命令，其權力之源雖亦根於彼憲法之第九條，但高級官廳本有監督下級官廳之權，故對於所發之命令，得以取消之，廢止之，停止之。若夫內閣之各省爲最高級官廳，則監督之者惟有天皇及議會耳，此外無他種權力可以及之。若欲撤回省令，其道何由？則彼之內閣官制第三條云：「內閣總理大臣（須要）認ムルトキハ行政各部處分又ハ命令ヲ中止セシメ勅裁ヲ待ツコトヲ得」今此規則既以省令布之，苟欲撤回，則非履行此手續（日語「手續」之義，言辦事照例循行之規矩也。）不可，日政府果肯爾爾乎？則非吾之所敢言也。抑頗聞此議發起，由路礦速成學校發傳單，謂經與日本某法學士商，據言今將屆開議會之時，提出議會，可以取消云云，此亦非確論也。查日本憲法，惟緊急勅令須經

次期議會承諾，乃向於將來而有效力，何以故？以緊急勅令乃議會閉會中所發布以之代法律者，而法律必須經議會之協贊也。彼之所以必經議會通過而始有效力者，全以其有代法律之性質，故若尋常命令則行動於法律範圍之內，故無待議會之左右，抑亦非議會所得左右也。議會所以監督國務大臣者，或以質問，或以彈劾，其範圍頗廣。若關於命令方面，則質問者，對於其命令之意味而質詰之，求其說明，國務大臣有必須說明之責，然非可遽因其質問而遂取消也；彈劾者，則議會認其命令屬於違憲違法者，乃上奏彈劾之，令該大臣負其責任。然彈劾之後，彼天皇又非能自進而廢止此命令也，何以故？以法條上無此明文故。故欲經議會以廢止此規則，當如何而始能辦到乎？則必先有議員中五人以上之人建議，將此事件作為彈劾案，經第一讀會、第二讀會。第二讀會通過，列之於議案之中，然後開議，議時得多數可決，上奏彈劾，而內閣總理大臣見此事之重大不得已而中止此命令以待勅裁，其天皇命廢止則廢止之。夫如是然後能成功，此則就政治上方面言之。苟議會大多數人利用此為攻擊政府之好材料，或認為政策上之大失計，而以加入於內閣責任問題，未始不可。若以法律論，謂提出議會可以消，直夢囈之言耳。雖然更就他方面論之，日本民法第二條云：「外國人ハ法令又ハ條約ニ禁止アル場合ヲ除ク外私權ヲ享有ス」此言外國人與本國之區別，外國人享有私權之範圍，得以法令以條約三者限制之。法謂法律也，令謂命令也，然則彼無論以何種之命令限制外國人之自由，亦唯所欲為，外國人所享有權，不過在法令條約所不禁止之範圍內，與日本人民平等，而以外國人要求其廢止命令，實屬不可能之事也。故近者日本報紙屢言，謂若容認我之要求取消，是失其國家及政府之威信，夫此規則之頒行，有損於我國權與否尙俟論定，此規則之取消有損於彼之國權，則章章明甚也，我不甘受而謂彼甘乎？是直強以所不能而迫談判之破裂而已，吾所以斷斷論此者，非為日本辯護，實則深察此目的之難達，堅持不下，無可轉圜，則真舍歸國外無他術，是不可以不熟計也。

此規則之必不可不取消其理由安在 雖然能取消與否，是就彼之法律上言之也，我輩非日本人，豈必永局促於日本法律之下？寢假而彼果發一命令，果我萬不能受，則我亦裹裳去之可耳。故取消之能不能，且暫勿論，顧吾所最欲研究者，則此規則之必不可不取消，其理由果何在也？前舉學界大多數對於此規則之批評，其重要者凡七端，今以鄙見解釋之：

一 認此規則之名爲「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謂予我以特別之待遇，侵辱我國權，此不可不取消之最大論據也。夫果有取締清國留學生字樣，則我輩雖一刻不能受宜也，而此規則之名稱，實爲「清國人ヲ入學セシムル公私立學校ニ關スル規程」，而非如我輩所傳說云云也。夫日本政府之頒此規則，果挾惡意與否。其內容不可知，若語其表面，則對於日本人所立學校之規則，而非對於我國留學生之規則也。以日本國之文部省對於日本人所立之學校而特設規程，而我必曰不許汝爾爾，是得爲有理由矣乎？彼最有力之論據，則引日本人留學他國者，及我國人留學於日本以外之他國者，以爲反比例也。曾亦思日本人留學歐美者雖多，問某國有如弘文同文經緯等學校，專爲日本學生而設者乎？我國人留學歐美者雖多，問某國有如弘文同文經緯等學校，專爲我學生而設者乎？既無此等學校，則其無此等規則宜也。今日日本忽有此等學校紛紛繼起，其現象實爲各國前此之所無，今必曰汝雖有此等學校而必不許汝管理之，恐無以服其心也。難者曰：雖有此種之學校，而彼日本普通諸學校現行規則儘可適用，何必別立？雖然，以鄙見論之，則如弘文同文經緯等學校，其性質實與諸學校殊別，將適用小學校令乎？不可，將適用中學校令乎？不可，將適用高等學校及大學校令乎？皆不可。前此此等學校所以雜亂無章腐敗日甚者，則皆由無一定之規程以約束之也，故此規程之設立，實不容已也；且彼文部省之特立規程以約束此等學校，亦限制彼校長與教師等之自由耳，於我何與，而出死力以代之爭，豈以彼學校之腐敗未極，而更思助之饒乎？難者曰：彼關於彼之學校之規定，吾勿問也，獨奈何其條文中涉及學生者數條也？應之曰：如是則吾於條文中涉及我者，吾爭之，或請彼增加「附則」，增加「但書」，變其解釋，以消其原文之効力。我斯理直也，若必曰全取消之，則彼有詞也，且謂其條文不應以不正當之法侵學生自由可也。謂條文中不應涉及學生不可也，何也？學生者組成學校之一要素，言學校則必言及學生，試審法規大全一讀，其關於教育之法律命令以百計，曾有一焉不言及學生者乎？故謂言及學生即侵我國權，是強詞耳。

二 曰儕我與韓爲伍，此最刺戟感情之一種論據也。然謂此規則本取締清韓學生，後以權術之作用，乃去韓留清，其真相果如此與否？吾不敢知，但法律上之公例，只論行爲，不論意志，卽有此意志而無此行爲，不

能認之爲有罪也。故即使日本政府最初而果有此議也。及其省令之發布而既不爾，則吾亦安能責之？

三 規則第一條、第四條所言添附之介紹書承認書，誠使我稍感不便，吾所謂宜要求增加附則、但書以變更解釋者，此其一也。雖然謂此即爲侵害我求學自由，則亦不可，論者亦知日本無論何種學校，其入學必須保證人乎？其退學轉學必須保證人之承認乎？我學界新來諸君，經會館幹事直接保送入校者，或不知此，若乃數年前，則私費生欲入彼校，即覓保證人一項。已不知經幾許周折，今來者日多，安能人人乞日本人爲之保證？勢固不得不取諸我國人，而我國人必取諸公館，又自然之勢也。此之紹介人即與彼之保證人同一位置，若必曰此即爲制限我之自由也，則日本學生之必覓保證人，亦可曰限制彼之自由乎？又查日本明治三十三年七月文部省令第十一號「文部省直轄學校外國委託生ニ關スル規程」第二條云：「外國人欲入學者，須添附本邦駐在之公使或領事之委託書，而願出於帝國大學總長或學校長。」此規程乃爲一般之外國人而設，非限於我也，而此次規則第一條正與之同類，如以此而認爲特別待遇也，則所謂別者，亦日本人與外國人之別耳，而我甯能憾焉。且論者所持最大之目的，豈不曰爭國權也？苟爭國權則公使之介紹承認，於我國權無傷也，我若爲此目的而爭，則亦宜以學生全體之意見要求公使訂定契約，令此後關於介紹與承認不得加限制耳，而何必借他人法律之力以削我公使之權也。雖然，以事實論，若必需公使之介紹承認，其不便者甚多，此亦不可諱也。而文部省續布之說明書。則既言所謂公館者，非必公使領事之直接，即留學生會館幹事等亦可。其爲飾詞強解與否不可知，就令果爲飾詞強解，但使此說明書所言變爲正式之條文，則原文第一第四兩條制限之効力已消失矣，則此點之爭，其亦可以已也。

四 謂規則中有侵害我書信祕密自由者。爲此言者，必其未嘗見規則原文，或見之而不通東文，不能了解其意義者也，彼文部省說明書，辨之甚明。

五 謂規則中有學生卒業後將姓名通告於我國政府請其登用云云。初聞此語，實不知其何所指，及細校原文，大約因第七條之末，有「特選定之通告於清國政府」一語，未嘗通閱全條，而以訛傳訛也。又第六條有將姓名報告於介紹之公館一語，然實無求我登用之明文。若謂言外即含此意，未免近於深文，凡解法律之文，

六

不應如是；且日本學校於學生卒業時，亦必通告其原保證人。使其臨席，今此文之介紹人，既與彼之保證人相當，介紹人勢不能於所介紹者卒業之時，而一一臨之，則一箇月內，報告於彼，似亦情理之所宜有也。謂第九條剝奪我居住自由權，此全條文中最動公憤之點也。然以鄙人之淺學，細讀該條至十數次，實不見其含有勒令我學生居住於指定地所之意味。前所列原文及譯文，可覆按比較也。(一)其條文發端有「受選定之公私立學校」字樣，所謂受選定之公私立學校，其界說見第七條，即專指弘文經緯等也。然則其入他種之官立公立私立學校與日本人同學者及入中國人所設學校者，不在此條範圍之內甚明。(二)即在弘文經緯等學校，據條文解釋，亦不過彼校爲我國人所設之寄宿舍及爲我國人所別賃之旅館，其校外取締之責，校主必須任之云耳。夫寄宿舍之必須由學校取締，此則一般學校所同，日本凡關於公私立學校之法令。皆有此條，不俟贅論。若夫屬於學校監督之下宿等，則惟弘文等校乃有之，此種事項實日本前此之所無。日本學校其不住舍之學生，則任意自居耳，而我國學生或以新來不解語言，索居不便，苟寄宿舍人滿則舍館一事甚以爲苦，而彼等學校其來學者之數以可驚之速率而增加，不及擴充寄宿舍以容之，乃因陋就簡，別以學校之名義賃旅館於附近爲假設寄宿舍，而與住舍者徵同額之費，此實一奇異之現象也。文部省如誠欲整頓之，則宜令彼必擴充其正式之寄宿舍，務盡容志願住舍之學生，而此種似是而非之寄宿舍，一概禁絕。雖然萬一土木工程之速率與學生增加之速率不能相應，則暫時假設似亦屬一方便，既假設矣則必令其與寄宿舍爲同一之取締，庶免如今者各外塾之混雜腐敗，此對於我學生實有益而無損者也。若夫不住寄宿舍，不住學校監督之旅館者，其取締如何，本條無明文也，無明文則必與日本學生之自居者同，可無疑矣。而說者必強解釋之，謂此條爲勒令我學生必居於指定地點。試熟察原文，果有此意味乎？竊計爲此說者，殆見其條文中有「シメ」字樣。知其含「使令」之意，又見其條文有「ベシ」字樣，知其含「必要」之意，因誤讀以爲必要使清國人生徒宿泊於某某地也，殊不知日文之「シメ」並不含有強迫之意，即如本規則之題目「清國人ヲ入學セシム」一語，甯得解爲強迫清國人入學乎？而條末「校外ノ取締ヲナスヘシ」一語，不過謂該校對於此等宿舍要爲取締而已，而於不住舍之生何與也？竟以此生爾許大風潮，是真不可解也。

雖然，法文之解釋往往有爭點，吾所解釋，固確見其無限制我居住自由之惡意矣，或有就他方面解釋，可指爲有此惡意，亦未可知。就令爾爾，而彼文部省續布之說明書，內有「文部省ハ自炊其他ノ方法ニ依ル共同宿所ノ如キハ實ニ適當ト認ム」之語，其言寧認爲適當謂比較的適當也，然則即使本文有此惡意，得此說明書而効力亦已消滅矣。

又全條文中取締二字，僅此處一見，而必強命其名曰取締規則，豈不異哉？

七 第十條性行不良一語，其意義誠失於廣泛，但彼文部省說明書，引「中學校令施行規則」第五十一條爲證，吾覆查其原文，確爲「性行不良」四字，然則此亦彼中一般中學校規則通用語。非特爲我學生而設也。但彼說明書中，又有「案品行觸刑律等不良之行」云云，則亦已下解釋矣，限於觸刑律則範圍甚狹矣。又云「性行之良不良，由學校審定，清國公使及文部省非所與聞。」則亦無慮牽及政治問題矣。誠如是，則此爭點毋亦可以已耶。其與日本通例異者，則彼中規程無甲校認爲不良，乙校不得收容之語，就此點論之，可謂之特別待遇，可謂之稍侵求學自由。然使「性行不良」一語，從狹義之解釋，以條文確定之則所謂不良者，必觸刑律者也，如此之人則學界方且當以公意逐之歸國，而此條所規定抑非苛遇耳。

（附）文部省說明書 以上七條。鄙人當此問題初起時，所懷抱之意見，即如此，後見文部省所頒布於各學校之說明書，正相發明，今譯錄之。

一、文部省令第十九號「關於令清國人入學公私立學校規程」，其精神並非欲拘束清國留學生之自由，不過監督此種類之學校，而以圖留學生之利益耳。此規程中，有關係於留學生者，實與明治三十四年文部省令第三號（中學校令施行規則）及同三十六年同省令第三十四號（私立學校認定規則）中關於日本學生者正同。日清人之間，毫無差別，不啻惟是，且其中尚有特別便宜，爲日本學生所不能得，而特許諸清國留學生者。外間或稱此規程爲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實由誤解而生耳。

一、同省令第一條，言明入學者須添附清國公館之紹介書，雖然，非必公使館及領事館之直接紹介書也。凡清國公使所認爲確實之清國人（如留學生會館幹事等）之紹介書，在文部省皆認爲有同一之効力，故此規定

對於留學生，無毫絲之不便。

一、該省令第三條有「往復書類綴」一語，學生或以爲侵害書信之祕密，此大誤也。據條文所明示。則凡關於學校校務上之往復書類須保存之，與學生之私信一毫無涉。

一、該省令自第一條至第六條，爲一切有中國學生之學校而言，其第七條以下則專以監督彼特別之學校，專爲中國人而設，經文部省認可者，故此種特別學校以外之學校毫無關。

一、第七條以下。有關係於留學生者，不過第九、第十、第十一、三條，而此三條，實非有妨於學生之自治，今逐條說明之。

一、第九條專爲欲使留學生得安全勉學，故使學校取締下宿屋，此規定之適用，不過就於衛生風紀之點，而監督下宿耳，即學生自行開鑿及用他種方法共同住宿者，文部省亦認爲適當，故留學生依於此規定，未嘗有何種之不自由。

一、第十條之目的，原因恐有素品行、觸刑律等不良之行爲，或致有不良之感化及於他學生，故不許入學，即對於日本學生亦有此種規定，（中學校令施行規則第五十一條第一項）而所謂性行之良不良，由學校所審定，清國公使及文部非所與聞。

一、第十一條之規定，與專收日本學生之私立學校認定規則第三條同一旨趣，亦非於日清人之間故設差別也。右說明書其中容有一二屬於強詞之解釋者，然即強詞而已，可因其解釋以爲我權利之保障，竊以爲苟如是，是亦足也。

日本人皆言此次風潮全由我學生誤解省令，吾以爲誤解誠所不能免，而所以誤解之遠因，則尙有焉。平心論之，日本所以布此規則，其內情實有費人嫌猜之點。蓋兩年前張之洞曾有與日使商約束留學生之事，此盡人所曾聞也。及今年六七月間，外間忽有布取締中國學生之風說，日本各報紙言之鑿鑿，使果絕無影響，則此風說從何而來？風說既播，我留學生會館總幹事乃質問於公使，公使質問於彼外部，外部覆答謂絕無其事，公使復以告於會館，人心乃定，此過去關係於此事件之歷史，人人共知者也。曾幾何時，而此規則忽發布，然則我政府我公使似嘗與聞此

事，實有蛛絲馬跡之可尋，而日本政府此舉似出於一種陰謀政略，亦有不能掩者，故學生一見規則而憤怒遂起，亦有以召之者矣。及此規則之布，其名稱如此，其內容如此，吾意其與北京政府囑託之原意，必有許多不相應者。但其名稱既如此，其內容既如此，則我學生對之，亦宜只認其行為，不認其意志，彼其發機果含何等惡意與否不必問，但於彼中營利的學校嚴行監督。既有利於我，復未嘗有他種特別侵我自由之處，然則聽之可耳。即恐其條文因廣義狹義之解釋而生弊端，則亦要求說明，要求增加附則或「但書」，斯亦足矣。而今乃至是，推原其故，殆由學界中，其實親見此規則原文者十不得一；又或見矣而粗心讀之，於其文法有不甚了解之處，不復措意；其他則或僅見譯本，或並譯本而未見之，積平居種種不快之感情，加以前此極可憐恨之風說，橫亘梗胸中，故一見規則，不問名稱如何，內容如何，輒相驚以伯有，旬日之間，演成此驚天動地之大活劇，真不可思議也。吾對於此事既大驚喜，復大驚懼。曷為喜？喜吾國民果有此偉大之團結力，八千子弟心惟一焉，甯犧牲其所最愛慕之學業而不忍國家蒙毫髮之辱，夫此規則非真辱國也，然以吾心理所認為辱者則以死抗之，此即所以措吾國於無辱之道也，可喜者一；又當此感情沸亂熱度如狂之際，乃能從容布嚴重自治令，而全學界皆遵守之，毫無放縱卑劣之狀態，以增人口實，是其主動者非徒有破壞力，且有建設力，而大多數之人既有服從輿論服從法律之習慣也，可喜者二；曷為懼？懼吾國民常識之幼稚，斷事之輕躁，遇一問題之起，不肯虛心研究其真相。不慮其結果如何，而惟憑一瞥之感情以為標準，其異己者則惟挾意氣以排之，頗聞此次有少數之維持派，並其集會言論之自由，亦為聯合會所箝制。而囑昔在學界最決興望之人，其受敢死隊之死刑宣告者不知凡幾，若此者吾聞諸道路未敢信也。使其有之，則是法國大革命之小影也，山嶽黨所以涸飲巴黎之血，而羅蘭夫人之所以上斷頭臺也，以大多數血氣用事之人而支配少數之有學識有經驗者，且摧殘之，此社會秩序所以一破而不可回復也，夫安得以不懼也？嗚呼！全國國民乎！學界諸君乎！儻肯假一剎那頃稍平其盛氣，以垂聽鄙人嘔心瀝血之言也。

善後策如何 鄙人今發布此論，實無異與全學界數千人宣戰。當大眾熱度如狂之餘，以一人孤立於輿論極端反對之地位，其危險甯可思議。雖然，吾為學界前途計不忍不言，吾為國家前途計不忍不言。雖論文朝布而夕剗於吾腹，吾猶言之。吾將述善後策，吾懼人之不吾聽也。吾先為一誓言於此曰：吾之此論出於吾一人自由意志，非

絲毫有所受於人也。吾自此問題發生以後，苟曾與一日本人交談，曾見一留學生總會館之舊幹事等，天其殛之。諸君如肯垂信此誓之不虛也，則吾可以言乎。吾以爲今後對此問題，當敬遵陳君天華之遺囑曰：可了則了，萬勿固執而已。使果能如諸君所希望竟獲取消，則如天之福，何以加之；若其不能，則要求文部省將其說明書所解釋變爲正式之公文，就原章追加「但書」，予我權利以確實之保障，斯亦可以已矣。今略擬應加之「但書」如下：

(一)第一條附加云「但留學生會館幹事之介紹書有同一之効力」。

(二)第九條附加云「但住宿舍若學校監督之下宿等與否聽學生之自由。」

(三)第十條附加云「但性行不良限於刑法上之常事犯罪行爲。」

竊聞現今學界所標二大旗幟：一曰不受特別待遇，一曰要求求學自由。夫所謂特別待遇者，謂取締清國留學生之一名號也，然此名號全然謬傳，既屬不可爭之事實，則此外雖有特別其亦僅矣。第一條之特別，則凡外國人所皆同也；第二條之特別，則我所最利也；第九條吾認爲特別，實非特別也；第十條所爭四字之字面，又彼中學規通用名詞也，如是則何不嫌之與有。所謂求學不自由者，則第一、第四、第十之三條稍見之耳，若能加此「但書」，則原文即使有限制我自由之惡意，而効力亦已消滅也。以鄙見料之，彼文部省對於我學界此舉，深有所感動，其交讓之精神既已微露，若更爲懇切之交涉，其必應此要求無疑矣。記曰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自問題發生以來，數千人頓失學業，犧牲其無價之光陰於虛牝者，倏已兩旬，更能消幾番風雨也。

談判破裂之結果如何 或者曰：丈夫行事，當貫始終，箇人且然，況在團體。彼日人方笑我爲烏合，今若變初論，是適令彼言中也，於是乎有持「一錯便錯到底」之說者。雖然，鄙人竊以爲誤矣。孟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諸君如不認前此之爲過舉也，則請取鄙言，再平心觀之，即極惡鄙人者，其勿遽以人廢言，若有質詰，鄙人願悉應答不敢辭；若誠覺其過舉矣，則當思此過舉非他，實由愛國熱誠過度而生，光明磊落。無足爲諱，知過而改，是益發揚其光明磊落之本相也。若曰既錯甯錯到底耳，則此後舉動不過要實其前言，純屬意氣用事。豈惟意氣用事，抑此心先已穢垢不淨，非復前此愛國熱誠之本相矣。陽明先生之教曰：不欺良知，諸君前此之良知，確見如彼，毅然行之，此鄙人所爲五體投地也，假使今後之良知，而確見爲如此，則

亦宜毅然改之，此乃真不自欺之學也。且諸君或未深慮其後耳。諸君堅持取消說，萬一果能達其目的，則鄙人以失言之故，雖永受唾罵於社會，猶將歡欣鼓舞，日高唱學界萬歲，不敢有懟，萬一而日本政府始終以強硬之態度相持也，則我最後惟一之武器，只有全體歸國，是即諸君所現行之戰略也。抑諸君倡歸國論，而必期以全體也，毋亦示日人以我團體之大且堅，以一雪彼報紙中烏合卑劣之誚，淘汰留良之辱也。審如是也，則必八千人者無復一人苟留，然後我之對於日本，乃完全足以自豪。若歸者逾七千，而留者千數百焉，而此恥終不可雪。何也？彼對於歸去之各箇人固不得不表敬意，而對於學界團體終不能免狎侮之情也。審如是也，則今所亟當研究者，爲全體歸國能否實行之一問題，鄙人有以知其必不能也。即今晝諸君紛紛，諸君能保其問必無面從心違者乎？況未晝諸君尙不知凡幾也，而諸君豈能揮其神力一一桿而出之？藉曰：吾動之以熱誠，脅之以武力，大勢既成，少數者不患不相就。則試問今有卒業士官志願入陸軍大學者，諸君其忍使之歸乎？今方在聯隊在振武者，諸君其忍使之歸乎？海軍之就學，經爾許曲折之交涉今始就緒，其有新派來者，諸君忍使之歸乎？今在兩京帝國大學者，諸君忍使之歸乎？今在高等師範高等工業者，皆以三四百人之入學試驗，而得入者不過十數，而諸君忍使之歸乎？即今在早稻田大學部法政本科及其他公私立之大學專門學者，而諸君忍使之歸乎？以鄙人之頑愚，則謂就使此規則果爲取締字樣，果辱國體，而彼輩義不可以不留，即其憤而欲歸，而同人猶當以忍辱負重之大義相責備，傳有之：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句踐之爲甌養於吳，甯得曰有奴隸性也？雖然，吾知諸君之斥我者必有詞矣，曰：句踐所忍者一身之辱也，吾輩所不忍者一國之辱也，求學欲以振國恥耳，恥而不恤，則其所以活用此學之精神已先失，實此死學何爲也？此其義之不合於論理，姑勿論；以此義適用於此事件，爲文不對題，又勿論。藉曰：果如諸君所希望八千人皆歸矣，無一留者矣，則非特使日本人咋舌，即世界萬國猶將動色而相視矣。然此等舉動細剖分之，果含有何種之性質乎？曰：中國國民與日本國民絕交之性質是也。此性質何以可貴，即兩國國民爲權利上之抗爭，而我甯犧牲一切而不肯屈辱，故可貴也。既以不肯屈辱而絕交，則既絕後而以客位之資格先溫交情者即爲繼續其屈辱，此論理之所明示也，而此次之絕交，非箇人而國民也。使國民中而有一人焉，先就彼而溫交情者，是即國民全體之屈辱，而前此之名譽，經此污點而不復保其價值也，則試問此次全體歸國後，諸君敢保北京政府及各省疆吏永不復送學生乎？且科舉既廢，學生

廷試既行，認島國爲終南捷徑者不可悉數，諸君又敢保今後私費生永無一來者乎？吾恐今雖全體歸國，迫明年今日而八千之數又盈矣，否亦逮其半矣。於彼時也，彼日人將冷笑於旁曰：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吾固早料支那人終必屈於我，而我固爲最後之戰勝也。果爾，則今茲之運動，直謂之毫無效果之運動而已。更充類以至於盡，而曰吾八千人者，歸而以其雄辯折服當道，以其熱誠感動社會，安見不能使自今以往官私費之學生悉絕跡於日本。信如是也，則此次倡歸國論者之目的可謂完全貫徹而無遺憾也。然信如是也，則爲中國前途之福乎？抑非中國前途之福乎？此又不可不審也。夫數年以來，國內所以有多少動力者，何一非日本學界之反響？即諸君所以能有今度偉大之精神者，亦豈非學界刺激磨礪所養成也？以三四年間所造之因，而今者所收之果如是，比例推之，更閱三四年因愈深厚而果愈光大，從可知也；若反於此現象，此三四年間無日本學界，則其能逾於三四年前者幾何？比例推之，則學界從今中絕。更閱三四年後，其能逾於今日者幾何，又從可知也。夫甯得曰：今者學界所嚮歸之學識已足供給吾國之需要而無俟外求也，吾有以信其必不能也。不能而曰：日本學界可廢絕，吾不知其所持論理果何在也。爲負氣之言，則曰：吾甯國亡耳，而不肯忍吾所辱以求學。此種思想吾無以名之，強取譬焉，則猶與庖人賭氣，而曰我不食也，何損於庖人？徒自取餓孀耳。論者或曰：吾之歸國非消極的政策而積極的政策也，必歸國然後取消之目的可望達也。況歸國猶非我最後之手段，吾尚有一武器焉，抵制美約前事之師也。雖然，吾以爲日政府而肯屈讓者，則旬日之間當決矣。旬日而不決，則必其取消之不可能也。彼文部當局澤柳政太郎氏不嘗宣言曰：雖八千學生一人不留，日本決不以爲意乎？然則謂必能以歸國易取消，吾所不敢言也。夫取消之難，吾既詳言之矣，使其終不取消，則我所謂積極的政策全屬無效，有盡歸於消極的而已。若夫抵制日貨，則誠足以制日之死命，雖然抵制日貨之實行有視美貨更難辦到者，吾恐亦成理想上之一佳話而已。且此規則之解釋，既如吾前此所云云，今以區區小故而濫用此最後之武器，毋乃蹊牛於田而奪之牛乎？漢臣曰脫有盜長陵一坏土何以待之，吾以爲此武器當有適用之時，而以此問題爲動機，恐牛刀割雞喪其効力而已。而論者固又曰：求學豈必日本，彼歐美其又日本之本師也，吾將謀學界之大移植，誰能禦我？雖然吾以爲此強詞耳。夫預備留學歐美之財力與豫備留學歐美之學力，其所需皆倍蓰於日本，此論者所能知也。今學於日本者十人中能有一人學於歐美，斯云幸也，而安見移植之足云也？且問以何因緣而必須移

植，則曰以相驚以取締之嫌疑故。率此以往，苟真能移植而以八千人任聚於何國之一都會，吾恐此發嫌疑之嘗試我者，則日相接也。吾又相驚而又移植焉，幾何其不爲宋人之苗矣。嗚呼！吾所以不憚以一身爲數千學生之矢的而噴音瘡口以作此最逆耳之言者無他焉，誠不忍見東京學界之解散而已。東京學界之社會雖不無缺點，然在中國現在種種社會中，吾敢言其爲最良之社會無疑也。且勿論其將來所收之果何如，即以現在論，而監督當局指揮輿論已隱隱共認其潛勢力，此潛勢力非一日所致，積四五年之時日，刻刻爲有機體之發達，及於今而進化階級適至是也。如箇人然，今方在成童之期，前途希望如海如潮，而忍以薄物細故自經於溝瀆也。頗聞主破壞者之說曰：吾將挾此社會超東海而更建設之於上海，嘻！此又空花之夢也。竊計此次歸國團體中，盲從者居若干焉，脅從者居若干焉，其真出於國恥觀念者得半已云幸矣，而此半數中往歐美者將若干焉，歸鄉里謀於地方上有所建樹者又將若干焉，又去三之二矣，若是乎其能居上海以繼續此社會之遺產者，十人中最多得一二耳，以一有機體之社會，而驟減去其員數十之八九，且移根以植他地而謂其能成立乎？吾知難矣，即使成立，則亦別添附些少之原子於上海之學界社會，而必不能指爲東京學界社會之相續者，章章明甚也。然則最良最有力之東京學界社會竟因此區區意氣而漸滅也。夫使其事件果屬於國權的關係，則犧牲小羣以保全大羣，猶可言也。而所爭者毫無輕重，則若彼，而乃以前途最有希望之團體殉之，雖右手提吾胸，左手捫吾舌，吾猶曰期期以爲不可也。

嗚呼！往者不可追矣，自問題之發生僅逾旬日，而歸去者既數百，其他則以汽船人滿不能飛渡耳。吾每見一歸者，未嘗不爲之痛心，未嘗不嘆音瘡口以挽留之，而往往盛氣相凌，曾不肯一舉聽吾言，吾望其歸帆而不知淚之承睫也。其間如川陝雲貴甘肅諸省經半歲跋涉始達此地，初志未遂勉賦歸歟。又有一二省前此絕未嘗一度派學生，今僅有來者，方共希望之爲輸入文明一樞紐，業未竟而遂破壞之。言念及此，眞可爲仰天長慟也。其有志欲留者，又爲威力所迫，不得不曠課，彼特爲中國人而設之學校，一停俱停，所損失尙不甚大；其與日本人同學者，坐犧牲數句之功課，他日補習，何等困難。嗚呼！此次主動諸君，其寧不憐念乎？前此以愛國之故致生誤解，熱誠成狂，不遑計此，固無足怪，自今以往，若猶以鄙人之言爲足採也，則鄙人望諸君之有以善補過也。抑諸君此舉，其足以增我學界之光榮，保我學界之權利者亦既多矣！何也？法文解釋，本有異同，廣義狹義，效力全異，若無諸君此舉，

則文部省未必發此說明書，即欲其迫加但書，或亦甚難。今有此說明，則如第九條既從狹義解釋，第一第四條既從廣義解釋，彼即有陰謀欲束縛我，而既已無效，此皆諸君之賜也。以團體如此之龐大，如此之整齊，如此之決心，使日本人乃至世界人自今以往，咸知我學生之果不可侮，我中國之果不可侮，此又諸君之賜也。然則此次所收之果亦已豐矣，過此以往則亢龍有悔之時也。鄙人不敏，深望主動諸君，推其光明磊落之本懷，一轉方針，爲東京學界謀善後之策，豈惟東京學界賴之，抑中國前途實將賴之！

清政務處議覆緩裁禮部及太常、光祿、鴻臚三寺。

政務處以禮部爲國家典禮事宜，不宜裁併。至太常、光祿、鴻臚三寺雖係閒曹，然該寺執事最多，礙難裁併，故擬請暫緩二年後，再行奏請裁撤。惟各該衙門各項開冗之缺過多，應請酌量裁減，并請將各該衙門書吏革除，化私爲公，酌給司員津貼以示鼓勵。（註五）奉旨允准。

註一：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取締規則風潮個案初探」，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

，頁一二六—一二七。

註二：同註一，頁一二七—一三五。

註三：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獨立蒼茫子：「東京學界公憤始末告鄉人父老與學書」，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三四七—三六二。

註四：「新民叢報」，第三年，第二十三號，頁一—四〇。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順天時報」。

初七日（十一月三日） 清法律館派員赴日本調查法律。（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六、七日

初八日（十一月四日） 日本派小村壽太郎為全權大使來京，偕全權公使內田康哉議滿洲條約。清廷諭派奕劻、瞿鴻禨、袁世凱為全權大臣與議。

日俄樸資茅斯和約告成後，日政府特派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和駐華公使內田康哉為全權大臣，與中國商議善後事宜。內田照會清外務部，謂本國政府特派小村壽太郎來華，為議訂東三省善後條約專使，貴國應特派大臣會議。清廷乃簡慶親王奕劻、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北洋大臣袁世凱為全權大臣。

（註一）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開辦川漢、粵漢鐵路局。（註二）

德國津貼德商，推廣海州航業。

青島德商喀布淺公司自本年九月五日起以輪船煙台號在青島海州間開始航業，定于每星期間往返一次，以便商旅。由青島搭載之貨物為綿、絲、大麥粉等項，由海州歸航時裝載貨物稀疏，即搭客亦不過十人左右，故於該航路不獨不能支辦，且生異常欠款，然該公司所以不顧其虧損而仍繼續該航路者，實賴有德國政府之保護也，遂未以虧損細故而休止該航路。（註三）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五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

註三：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初九日（十一月五日） 清政府認可德國駐濟南辦事員改為領事。

駐華德使近以山東之濟南，濰縣等處均已闢為商埠，將來商務殷繁，必須設立領事，以資辦理，

特報告本國派員前往，並照會外務部查照。（註一）清政府即認可德國將駐濟南辦事員改爲領事。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一期，外交，頁一二二。

初十日（十一月六日）

清商部奏准署江督周馥所請簡派專員督查蘇皖贛三省礦務

本年春，署兩江總督周馥商准皖贛兩省設立兩江礦務調查局，委派補用道陳際唐率領所聘日本礦師二人，分赴蘇、皖、贛三省境內勘礦，擬以三年爲期，俾將三省著名之礦產清查竣事。經其初步勘明之礦區，共達三十八處。八月，周馥奏請欽派大員督辦三省查礦事宜，商部認爲無此必要，故未表贊同。（註一）商部奏云：

「爲遵旨會議具奏，仰祈聖鑒事。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廿日軍機處抄出兩江總督周馥等奏三省查礦事宜，擬請特簡大員督查總商試採一摺，奉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交到部。查原奏內稱：中國礦產之富甲于五洲，歷年華商辦理未見明效，亦因查礦未確，地方官紳，未能切實辦理。各國辦礦首重查礦，次重採礦。查礦之權操之國家，其費出自公款，或准商人墊用，由採礦公司歸還，未有不行查實而貿然下手者，擬仿照各國辦法，先延鑛師將江蘇、安徽、江西三省逐一查驗，凡有鑛處，先勘地面鑛苗如何，如果苗旺質佳，再行鑛穴探驗地下鑛產如何，鑛產如厚再驗來脈遠近，鋪地寬狹，運道難易，一一詳查估算，分別上中下三等，列表繕冊通報戶部商部等衙門存案。凡官山自應申禁，不准私賣；如係民產，彼此轉售亦應稟明官署，買主確是土著，方准過割，並曉諭地方官紳先將近鑛山場田地設法購買若干以爲基礎。此項查鑛經費，現經臣馥飭由寧蘇西皖四藩司各于銅元餘利項下暫撥銀二萬五千兩，擬于三年之內將三省有名鑛產查辦就緒。惟茲事體大，擬援照從前三品京堂李徵庸辦理四川礦務成案，請欽派大員督辦三省查礦事宜，遇有要事會同督撫商辦，至三年查礦期內，必有陸續試辦者，無論官股商股概照公司章程辦理。華商風氣未開，招股不易，議者皆謂宜提銅元餘利二三成，早開銅礦，以固根本，惟現在各省銅元局提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初十、十一日

八四二

款太多，殊難多撥，應俟隨後體察會商酌提全利附充股本等語。臣等伏查中國固有之利源要在振興礦政，各省急起自辦，自以首先設局調查爲權輿，商部前准兩江總督臣來咨，擬以江皖贛三省之財力派員查鑛，設三省查鑛公所等語。當于本年八月間具奏擬仿照兩江督臣等所擬辦法，請旨通飭各直省將軍督撫，迅即籌設鑛政調查局，專選諳練廉正之員，咨由商部加札作爲礦務議員，令其酌帶礦師，詳加探勘，除已開之礦仍按前頒礦務總表填註外，未開之礦即遵此次刊宣表示隨時填明具報，如有切實探勘確著成效者，准由商部擇優獎勵等因。業奉諭旨允准通飭各省督撫核其材能委用。及時，又由商部課其殷最，所有該省礦政自不難責成經理，以竟厥功。茲兩江總督周馥等請照四川辦鑛前案，督以大員，轉慮體制較崇，未必躬親履勘，仍須派員前往稟伏核轉，會同奏咨，徒增耗費，轉多周折，擬請仍照商部前奏各節妥籌辦理，該督等前設查鑛公所即改爲鑛政調查局，並將該省派往查鑛之員開具履歷，咨由商部酌量加札，作爲礦務議員，以符奏案，所請特簡大員督查之處，應毋庸議。」（註二）

註一：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一六——一七。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十月「順天時報」附張，諭摺錄要，頁二二——二三。

十一日（十一月七日）

清修律大臣伍廷芳等奏准，飭刑部通咨各省實行禁刑訊，

廢笞杖新章。

修律大臣伍廷芳、沈家本以笞杖改爲罰金，輕罪禁用刑訊新章，業經諭飭各省一律遵辦，而仍有陽奉陰違者，特行奏請再飭各省督撫臬司嚴飭各屬州縣，嗣後審理案件，凡罪在徒流以下者照新章，不准刑訊舊例；罪應笞杖者照新章改爲罰金。欽遵前次諭旨，實力奉行，儻有陽奉陰違，仍率用刑求妄行責打者，即令該管上司指名嚴參，不准徇隱。（註一）

日使照會清外務部，滿州日兵可於六閱月內撤退，惟俄兵亦須如期照辦，方能

允准。(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內務，頁二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二。

十二日(十一月八日) 清督辦廣西邊防鄭孝胥奏准，此後廣西邊防歸太平思順道辦理。(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二。

十三日(十一月九日) 清廷以大學士裕德管禮部事務，以肅親王善耆管理藩院事務。(註一)

俄人分設道勝銀行支店於新疆伊犁等處，並經營居留地。

出使俄國大臣胡維德曾電告外務部，謂俄國政府於伊犁附近，增加兵數，恐肆侵略，請速籌防。又於新疆伊犁等大城設立道勝銀行支行，並欲設立租界，推廣商務。(註二)

美使為連州教案要索賠償，並請撤換粵督及連州牧。

本月一日，廣東連州人民舉行賽會，美國醫院教堂干涉其事，致激華人之怒，釀成教案。外務部照會駐華美使柔克義，陳述歉意，並允懲辦保護不力之官員、嚴拏凶手治罪、賠償教堂失物，重建醫院；而美使覆文則謂此案實由粵吏縱容百姓遍地抵制工約所致，旋又行文索賠，以撫卹被殺之美人，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三、十四日

八四四

並請斥革粵督及地方官。(註三) 本案於十一月十二日議結，由粵督岑春煊將議定賠償教堂及教士教民等損失銀六萬兩交由廣州美領事收領，移交長老會。(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三。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十二冊，頁六一。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十二冊，頁六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七期，宗教，頁三七。

十四日(十一月十日) 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准，改廣東武備學堂為兩廣陸軍中學堂。

練兵處奏定陸軍學堂辦法，京師行省並各駐防均設陸軍小學堂一所。署兩廣總督岑春煊以廣東武備學堂之章程係參仿日本中央幼年學校及士官學校辦法，即具有陸軍中學堂之程度，應遵照練兵處奏定各省本有中學堂者，仍准照舊設立一節，奏准改廣東武備學堂為兩廣陸軍中學堂，並附設陸軍小學堂。奏云：

「竊廣東武備學堂係於光緒二十八年設立，經前督臣陶模會同前撫臣德壽奏明在案。其時因陸軍學堂事屬創辦，階級未分，所有課程均參合日本幼年士官兩種學校而定。現准練兵處來咨，經奏定陸軍學堂辦法，京師行省並各駐防均設陸軍小學堂一所，在直隸、湖北、陝西、江蘇分設由第一至第四陸軍中學堂四所。如各省本有中學堂，仍准照舊設立，並將奏定陸軍小學堂章程先後咨送到粵，自應遵照辦理，期與京師各省一律，以副朝廷經武培才之至意。惟查廣東武備學堂現行章程既係參仿日本中央幼年學校及士官學校辦法，實具有陸軍中學堂之程度。夫已具有中學之程度而令學生改習小學之課程，無論遏其進取之機，而前此之虛糜經費，後此之拋棄時間，誠為可惜。臣再三斟酌，應即遵照練兵處奏定各省本有中學堂仍准照舊設立一節，將廣東武備學堂改為兩廣陸軍中學堂，專收廣

東、廣西兩省暨廣東駐防各陸軍小學堂畢業生，並於堂內附設廣東陸軍小學堂一所。該武備學堂現時肄業各生，即作爲陸軍中學堂學生，課程年限仍照現行辦理，俟新章頒到，再行查酌改訂。其小學堂學生額數年齡選驗格式，一切按照練兵處章程辦理，俟小學畢業即升入本省中學堂，此現辦之大略情形也。至武備學堂原領經現改爲中學堂並附設小學堂支用，不免更繁，自應量准加增，由臣隨時核定，飭令善後局按數照撥作正報銷，謹奏。」（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教育，頁三三二—三三三。

十五日（十一月十一日） 清練兵處奏定續擬陸軍人員任職等級及補官體制。

練兵處、兵部爲矯正人情輕武之習，挽救營員越次之風，奏定續擬陸軍人員任職等級及補官體制摘要章程，奉准依議。奏曰：

「竊臣等前擬定新軍官制一摺，於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十四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欽遵在案。伏思此次更定官制，其宗旨要有二端：一以矯人情積輕之習，使文武漸定同科；一以挽營員越次之風，使名實不甚相遠。故職秩視前較異，而限制亦視前較嚴。古人設官分職，本屬相聯，各國軍隊章程官與職亦分爲二，大率以實授之官任相當之職，中國自軍興以來，保舉冗濫，或以記名提鎮降充未弁，以候補千把驟膺統將，官職既太懸殊，名器不無淆雜。今方整飭營伍，宜以官配職，俾無參差，明定等級，以舉其綱，簡訂章程，以張其目，庶寓鼓舞變通之意於整齊畫一之中。計軍官自正都統以下九級各任其職，以類相從，非由陸軍學成及曾帶新軍資及三年通曉兵事者不得與於斯選，除授補署各有限制，既不令以闕冗充數，亦不使以猥濫見輕。至軍官之外，經理饌械醫務法律等員，是曰軍佐，所司事務重要且繁，必各有專門之學，始能勝任，與軍官事同一體，其品秩官階亦應相似。惟於官名之首冠以同字，以示區別，擬按現設軍職之大小，分別授以同正參領以下各官，惟不得管帶營隊，界限既清，庶可各專職業。謹參酌中外陸軍官制章程，訂爲陸軍軍官軍佐任職等級暨補官體制摘要章程，分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處臣部分行各省軍一律遵照。其陸軍各官補選詳細章程，仍由臣等依次續擬，奏請欽定，謹奏。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具奏，奉旨依議。欽此。」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四、十五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五日

八四六

謹將擬訂陸軍軍官軍佐任職等級繕單恭呈御覽。

上等第一級陸軍正都統職任總統官；上等第二級陸軍副都統職任統制官；上等第三級陸軍協都統職任統領官、總參謀官、礮隊協領官；

中等第一級陸軍正參領職任統□官、正參謀官、工隊參領官、總軍械官、護軍官，陸軍同正參領職任總軍需官、總理醫官、總執法官；中等第二級陸軍副參領職任教練官，一等參謀官、正軍械官、中軍官，陸軍同副參領職任正軍需官、正軍醫官、正執法官、總馬醫官、一等書記官；中等第三級陸軍協參領職任管帶官、二等參謀官、副軍械官、參軍官；陸軍同協參領職任副軍需官、副軍醫、正馬醫官、二等書記官；

下等第一級陸軍正軍校職任督隊官、隊官，三等參謀官、查馬長、軍械長、執事官，陸軍同正軍校職任軍需長、軍醫長、稽察官、軍樂隊官、副馬醫官、三等書記官；下等第二級陸軍副軍校職任排長、掌旗官，陸軍同副軍校職任司事生、醫生、司書生、司號官、軍樂排長、馬醫長、書記長；下等第三級陸軍協軍校職任司務長，陸軍同協軍校職任司號長、醫生、司書生。

以上所列係專按軍隊現設軍職擬定，軍官軍佐職任係以相當之官任相當之職，如實無相當之官亦可按授職章程變通辦理。至練兵處各司科，及各省應設之督練處，暨陸軍各等學堂軍械、製造、糧餉、軍醫、馬醫等局所川人員，皆屬軍職。至升目一項，上承軍官指揮，下爲兵丁領袖，亦應分別階次，附於軍官之後，應俟此單奉旨後，再行續擬具奏，請旨辦理。

謹將陸軍人員補官體制摘要章程繕單恭呈御覽。

一、新設陸軍三等實官，必須由陸軍學堂出身，暨曾帶新練隊伍資及三年諳習訓練通解兵學人員，方准補授。

二、現在陸軍供職人員，或由陸軍學堂出身久帶新練隊伍之文官，或久帶新隊粗通文理之武官，品學閱歷均能及格者，准其按現充軍職，授以新制相當之官，次者遞降補授，以二級爲止；再次者祇給相當或降級之官銜，如久帶新隊識字無多之武官，只可給予官銜，不得授以實官，若能補習文字，俟經考驗方准補實。如在陣前異常出力，亦准破格請補實官。

三、現在陸軍供職人員，原有文武官階崇於現充軍職，不欲改補新官者，均仍其舊。

四、新設此項官階，永無候補名目，或帶領軍隊或辦理各項兵事，一經奏准補授，均爲實任官。按其官階給以官俸，按其軍職給予薪公，除因案革斥不計外，其供職年久例應退休人員，亦得食減成俸餉。至俸餉章程，容另專案奏定。

五、立功出力人員有應按新制保獎者，尋常勞績准保以應升之級，記名遇有應升官階軍職，儘先補署。

六、正參領以上各官，由練兵處會同兵部查取應補應升人員品學勞績，擇尤開單，奏請簡放；副參領協參領正軍校等官，由督練各督撫擬補具奏，俟練兵處會同兵部復核奏定後，再給咨赴練兵處報到考驗，轉咨兵部帶領引見，請旨補授；副軍校協軍校等官由督練各督撫咨明練兵處會同兵部彙案奏補。

七、上等第一級第二級軍職，均由練兵處會同兵部請旨簡派；自上等第三級至中細第二級各軍職，由督練各督撫具奏，暫行委充，俟練兵處考核相符，再行覆奏，准其充補；中等第三級以下各軍職，由督練各督撫，咨明練兵處委充，由練兵處彙案具奏，咨報兵部。

八、各項軍職均應以相當之實官充補充署；無相當之實官，准以大於軍職一級之實官借充；如再無人，始准以小於軍職一級之實官及有應升記名加銜相當者充補充署。俟陸軍學堂開辦既久，畢業學生迭補實官已敷新軍之用，其祇有職銜無實官者，即不准補署軍職。如現在照新章編制新隊，或照新章改編舊隊而各項軍職無新軍合格之員可選者，暫准以舊制官員充補充署。

九、協都統以上各官如獨當一面專任征討，均准專摺奏事；實授正參領以上各官，均准仿城守尉以上例宮門請安，呈遞例摺，正參領銜者不得援引。

十、應行引見人員如遇操防緊要軍務吃緊准其奏請展緩，以重戎行，事定仍補行赴部，俟引見實授後，再行給簡，俾符定例。

十一、實授協都統以上各官，如有職任既久，才識超越，勳望卓著，且諳治理者，准由督練各督撫臚列事實，專摺奏陳，請飭練兵處兵部會同復核相符者，開單請旨，飭下軍機處另單存記，遇有京外對品文職缺出，與應升人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五日

八四八

員，一併開單呈進，候旨簡用。

十二、實授正參領以下各在營供職，計足十五年後，倘筋力漸差不便行伍，而學術優裕，通達治理，其精神尚能任事者，准由督練各督撫咨明練兵處兵部會同考驗，如堪任使，准以對品文職分別奏請簡用選用，俟奉旨後，由軍機處吏部查照辦理，祇有職銜者不得援引。

十三、此項軍官無論實授署任，實有統轄之權者，照堂屬禮節接待，其餘文武對品者，均屬平行。

十四、實授軍校各官，在營啓稟公事照軍禮立白，凡見文武各大員均照文官公見燕見禮節，所有舊營披執唱銜跪謁之儀，一律刪除。

十五、軍佐中等各官，由督練各督撫擬補具奏，俟練兵處會同兵部復核奏准後，給咨赴練兵處報到考驗，轉咨兵部帶領引見請旨補授；下等各官由督練各督撫咨明練兵處會同兵部彙案具奏，惟同正參領不得仿城守尉例跪安遞摺。

十六、同正參領以下各官由學堂出身暨文職改用者，准補實官此外祇准加銜，其餘體制一切與軍官相仿，如在營年久積有資勞者，可酌增俸餉以資鼓勵。

以上各條爲現行章程，如有應行損益變通之處，仍由臣處隨時考核，會同兵部具奏，請旨遵行。」（註一）

清練兵處奏定陸軍畢業學生考試授官章程。

練兵處奏請將出洋學生在奏定遊學章程以前及各省武備學堂學生在政務處具奏，文武學生送考以前畢業已充軍職者，應於現訂章程內，另設專條，分別辦理，其在前次定章以後畢業各學生，均照現擬章程內所開各項，一律考試，以示限制，奉准依議。奏曰：

「竊照臣處前准政務處咨開具奏，嗣後出洋畢業學生均令咨送來京，各項專門之學由學務大臣考驗，武備一門由練兵處王大臣考驗，如果確有心得，再行擬定等第，交部帶領引見，請旨錄用，各省武備學堂畢業學生應照此辦理等因。又上年十一月間臣等會同擬訂新軍官制，聲明嗣後凡學堂出身或遊學畢業，均以此三等九級軍官分別除授

等因。奏蒙俞允欽遵在案。此次出洋畢業學生金邦平等業經學務處考驗，奉旨予以出身分別錄用。旁求之盛，中外同欽。至於武備一門，與文學並重，自陸軍改定官制，薄海觀聽，耳目一新。尙武之風，捷於影響，有志之士，或赴各國就學，或入學堂肄業，咸能刻勵勤劬，力求深造，他日干城之選，無不由此取材。應如何分級考試按等授官，亟宜明定章程，以廣登進而資遵守。惟出洋學生在臣處上年奏定遊學章程以前及各省武備學堂學生在政務處具奏文武學生送考以前畢業，已充軍職者，均經効職多年，閱歷有素，但核其辦事之成績，即可定其所造之學程，應於現訂章程內，另設專條分別辦理；其在前次定章以後畢業各學生，均照現擬章程內所開各項一律考試，以示限制。謹將章程十條，繕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等通飭遵照。再此次所擬係暫行章程，其餘未盡事宜，容隨時察看情形，續擬具奏。謹奏。

謹將擬訂陸軍學生考試授官暫行章程敬繕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陸軍畢業學生宜分三等。

在各國兵官學堂畢業充學習官，期滿復入陸軍大學堂或入陸軍別項專門學堂照章畢業者爲一等，畢業生在各國兵官學堂畢業充學習官期滿未入陸軍大學堂及陸軍別項專門學堂者爲二等，畢業生在各國兵官學堂畢業未充學習官及在各省所設之陸軍學堂畢業者爲三等畢業生。

查奏定，應設之陸軍中學、大學、兵官等學堂舉辦尙須時日，現在各省陸軍小學堂亦尙未一律開辦，故此所擬章程，暫以就學各國學生程度相符者列爲第一、第二等，俟中國各項學堂一律開辦學期屆滿後，其正課學生應如何分等考試授官任職，尙須詳訂章程，續行具奏。

第二條

凡就學各國學生在練兵處奏定遊學章程以前，及各省武備學堂學生在政務處具奏文武學生送考以前畢業已委充各項軍職尙未補有實官者，由該管大臣開具出身、履歷、學業、年分、任差、資勞，取具畢業文憑咨送練兵處考驗，觀其議論才識，查其辦事成績，核定等第，並按所充軍職復加核訂，分別奏准充補後，再各按軍職等級查照陸軍補官章程，會同兵部奏明辦理。

第三條

各項學生在定章以後畢業者，必須經練兵處分別考試，方准照新制請補官階。一等畢業生分考其平時著作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五日

八五〇

及論說報告試充軍職四項，考列上等等者，准補正軍校，次等者酌量遞補，二等畢業生各按所習專科，分考其學科術科試充軍職三項。考列上等等者准補副軍校，中等者准補協軍校，次等者予限學習，下屆再考，酌量差委，不補官階。

第四條

各項畢業生應由各省將軍督撫或出使大臣察其操履謹飭，志慮純誠，合武官資格者開具切實考語及平時考課品格表、三代履歷清冊，咨送練兵處考試。

第五條

各國遊學自費學生畢業回國，由出使大臣給咨或到籍後，由該省將軍督撫給咨，均令該生實赴練兵處，呈遞履歷及各項憑照，依期報到，聽候考試。

第六條

投考各學生均按春秋兩季分考，春季限二月中旬，秋季限八月中旬報到，逾限者歸入下屆考試。

第七條

應考學科術科各項細目：普通學科分漢文、歷史、格致、算學、地輿、畫圖、外國語言文字等七項；軍事學科分戰術、軍器、地形、工程、馬學、衛生、測繪等七項；軍事術科分使用軍器、各級教練、指揮隊伍、各式體操、馬術等五項。以上所列各項課目，必須所學程度均及七成以上者方准應考。

第八條

畢業生試充軍職應各按正軍校等試以相當職任，惟一等畢業生程度較優，試充之職，准其越應補之官一級，其二等三等畢業生仍各按應補官階試充，不得超越，期限以三箇月至六箇月爲度，將來任職必須逐級遞升，初授之職不得崇於試充之職。

第九條

各項畢業生考驗科學以考試官所定分數爲準，試充軍職以各長官所出考語爲準。

第十條

現習陸軍之文武學員畢業後，與各項畢業生一體應考，按照考定等第，分別改授陸軍官階。一等畢業學員原有實任官階考列上等等者，照原官升一級改補，中等者照原官調補，次等者酌量減級改補；原有記名候補候選等官考列上等等者，照原官改補，中等者減一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二等畢業學員有實任官階考列上等等者，照原官調補，中等者減一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原有記名候補候選等官考列上等等者，減一級改補，中等者減二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三等畢業學員原有實任官階考列上等等者，減一級改補，中等者減二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原有記名候補候選等官考列上等等者，減二級改補，中

等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凡記名候補候選學員均按實官核改，如保有補缺後升用選用者不得以升階抵作實官；又各學員既按畢業程度照學生區分三等，如該員調補遞補之官卑於學生按等應授之官者，仍照學生應補之官請補。原有舉人進士出身之一等畢業學員考列上等等者，均准以應授之官升一級請補，此外一等畢業學員考列次等及二三等畢業學員考列上等等者，雖有出身，仍照定章以應授之官請補。

以上各項學生學員或察其辦事成績或考其畢業程度，均俟核定後由練兵處會同兵部照章分擬陸軍官階，奏請欽定。其正軍校以上奏准後各送兵部帶領引見，請旨補授；至副軍校以下等官，奏明奉旨後，即由臣處臣部欽遵註冊。至定章以前各項官費自費生及定章以後各項自費生，原有文武官階不在陸軍供職者，准其仍就原官，在陸軍供職者，必須照章改爲陸軍官階；定章以後各項官費生除不勝陸軍職任外，其餘各生不論有無原官，均須照章補陸軍官階，充陸軍職任。」（註二）

陝西巡撫曹鴻勛奏請試辦延長石油。

陝西延長縣境之石油礦，經前撫升允與德人力爭，改歸自辦。近陝西巡撫曹鴻勛已聘日本礦師阿部至陝，驗得該礦油質甚佳，來源亦旺，且澄清潔白，能敵美產。並查得附近一帶，如膚施、延川、宜君等縣，產油甚多，將來延油辦成，自可漸次推廣。曹鴻勛因即札飭司局籌款試辦，並修築北山車路一條，俾利轉輸，具摺奏聞。奏曰：

「陝西北山延長縣產有石油，經督臣升允撫陝時，與德商力爭，定歸陝省自辦，因礦師難得，考驗未真，是以久未舉辦。臣到任後，體查情形，非即時開辦，無以振陝人因循之習，並無以絕外人覬覦之心，前已派員攜帶油質赴漢口，選聘日本礦師阿部正治郎來秦考驗。今據驗得該處油質甚佳，來源亦旺，所煉之油，經臣親驗，湛清潔白，然之異常光明，該礦師謂其勝於東洋，能敵美產，信非虛言。並查得延長附近一帶，產油之地極多，如膚施、延川、宜君等縣，與延長連山接脈，油質如出一源，將來延油辦成，自可漸次推廣，利源所在，莫大於斯，此考驗油質之實在情形也。至需用經費，關係尤重，臣督同司局與該礦師核實估計，據云開辦油礦，與五金各礦不同，各礦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五日

八五二

需款浩繁，非合衆人之力不能成一廠之功，一有舛錯，虧折動數百萬。獨油礦不然，以質本計之，購機居十之七，開井居十之三，機備井成，此後款無須鉅，工無須多。以井成後計之，每成油百斤，所用工食器械煤藥箱桶等費，照北山物價，約需制錢一千五六百文，總計款項，少或十萬，多或二三十萬，均可開辦。大辦大效，小辦小效，斷不至勞費無功，此估計經費之大概情形也。該礦師阿部正治郎之師日本化學博士稻並幸吉現在湖北，原議即聘稻並來陝，因事不暇，以阿部代。今阿部已考驗明確，令其帶油赴鄂，與稻並商購機器，仍限阿部於五十日內回陝，監修廠屋井基，一面即籌修北山車路，以便運機入山，運油出山，一舉而兩得。蓋延長以南，山路崎嶇，若築小鐵路以達黃河，上策也。然不能急就，惟先從省北開通車路，尚不爲難。查省北車路，數年前已開至同官，由同官至延長，六百里中祇金鎖關一處，頗形艱阻，其餘石少土多，開通較易，已飭司局迅速委員前往，會同地方官按段估勘，隨撥營勇二三旗，前赴各州縣，輔以民夫，尅日舉工，分段合作，以期速成。如能於機器到陝之日，適爲路工告竣，廠工落成之日，則轉運便而興利更速，此開辦以前籌辦運路之情形也。以上各節，由礦務局司道具詳請奏前來，臣再四考核，見該礦師等驗質估費，頗有把握，將來如辦有成效，則寶山之源，必不止延長一處，臣所以急急於開車路者，亦正爲此。至開辦以後之辦法，與一切詳細章程，容俟隨時奏咨，以期仰副朝廷振興工商之至意。」（註三）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議開辦鄂省自來水公司。

湖廣總督張之洞以武漢爲水陸輻輳之區，商務繁盛，學堂林立，軍營棋布，局廠星羅，人烟稠密，甲於他省，將來粵漢川漢鐵路告成，更將百倍興旺。惟省城漢口形勢，俱係一面臨江，離江面近者，自晨至晚挑水不絕，恆苦潮濕，日日須着釘靴。離江面遠者，又苦汲水爲難，賣水者往往以澹水放和黃泥，冒充江水。且漢口火災疊見，一燒恆數十百家，固由於街道狹隘，亦由於取水不便。衛生之道，防火之患，實未完備。是以前委洋務局委員黃顯章赴滬考查自來水章程，旋飭武漢警察各局查明

戶口人口各若干，造冊呈覽，以便核訂定價，並飭駐漢英領事代訂自來水工程師一名來鄂當差。（註四）又飭令善後局先撥款一百萬兩購機開辦，所有官署、學堂、營房一律首先安設水管，以爲民倡。（註五）

清奉天將軍趙爾巽擬行鹽斤專賣之政，並請清廷照會日使，勿將軍隊用鹽輸入東三省。（註六）

湖北黃陂縣教民構訟案和平了結。

湖北黃陂縣天主、耶穌兩教民因爭塘水構訟一案，久懸未決，鄂督張之洞乃札飭江漢關道委派夏口廳同知、會審公所委員會同兩主教磋商，和平了結。（註七）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軍事，頁二一—一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教育，頁三一—八。

註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一—五四—二。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二。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宗教，頁六八。

十六日（十一月十二日） 清巡警部尚書徐世昌等議定巡警部官制。

巡警部尚書徐世昌與侍郎毓朗、趙秉鈞等議商該部官制，擬設左右丞、左右參議各一員，並就當前需要，設立五司十六科。又奏擬變通工巡局舊章，改設官制，將原設內外城之兩總局改爲內、外城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六日

八五四

巡警總廳，內城設分廳五，外城設分廳四，奉准依議。奏云：

「竊維各國警政精密整齊，所以保全國之治安，定人民之秩序，臣部奉旨設立，統率各省警務，自應通籌全局，先求合於現在中國政俗之宜，以漸臻夫東西各邦公安之治。今當創建伊始，設官分職，最爲至要，必使大小相維，事權相屬，適能各專責成，徐圖美備。臣等參酌外商兩部官制章程，並考求各國警察規則，挈綱要以綜其成，析科目以副其實，擬設左右丞各一員，左右參議各一員，分設五司十六科隸焉，以期統屬定而各有等差，任使專而無由譴卸。且京師地方遼闊，從前工巡局辦事人員皆係兼差，心力既分，職非專界，故數年以來一切規模尚未完密，茲既設立專部，且將整頓各省之警制，京師爲首善之區，自應先定額缺，俾昭久遠。擬請變通舊章，改設額缺，內外城各設廳丞一員，參事知事各官分隸焉，廳丞爲地方表率，與各省警務同轄於臣部，以一事權。所有臣部司員及廳員額缺臣等公同商酌，擬就官制章程，謹分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欽定。再臣部設立伊始，事同草創，如嗣有應行增減變通之處，及部廳各員升轉廉俸一切詳細章程，隨時由臣部酌量情形，奏請辦理。至警務事繁責重，各國郡縣村町均設有警務專官，自應酌擬各省巡警官制，以期與部廳內外相通，考驗實績，即由臣等續擬詳細規制，另行奏陳，謹奏。

謹將臣部酌擬官制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一、臣部擬設左右丞各一員，位正三品，統率各司佐臣等，整理全國警政，籌議警察制度。設左右參議各一員，位正四品，分判各司事務，稽核司員以下功過，所有京外警章均歸丞參詳審覆核，呈由臣等奏咨。

一、歷考中外官制，皆謂宜多設專理之官，不宜多設總轄之官。臣等詳加酌度，丞參職掌頗皆近於總轄，宜令各分責任；而郎中員外郎品秩略等，同辦一事，亦恐互相牽掣，難於整理。查日本各省所轄分局分署之長，品秩皆略如京堂，是以職業易舉。臣部甫經設立，自未便於一司設一京堂，除左右丞已酌定職掌外，左右參議擬仿舊以侍郎判分曹辦法，酌按擬設五司，一切職業以類相從，分令左右參議管理，以專責成。凡所管之司，一切稿件暨司員書記功過，均由該參議核定考察，呈由臣等辦理，以重事權而杜牽礙。嗣後警章陸續擬定，部務日繁，仍當添設參議以資分理，統俟屆時由臣等察酌情形，奏明辦理。

一、臣部擬設五司曰警政司、曰警法司、曰警保司、曰警學司、曰警務司。司中應設各科，分列於下：

警政司：行政科，掌凡關於警衛保安風俗變通及一切行政警察事項，須飭傳內外各廳及各省遵辦者，均歸該科辦理，并會同編輯科商訂一切行政警察章程。考績科，掌考核各省警官之能否及舉劾之事，並各省警官選用記名及奏補事項，又管理部廳各員一切升轉事宜。統計科，掌各省警務之款項考核部廳各處支發俸餉購辦物件及豫算決算列表之事，其各司各科所辦警政分類統計，每年編成總冊刊布。戶籍科，掌審定稽查戶口章程，管理各省地方戶籍報告戶口，計凡各省寺院僧道人數教民人數外國人入國籍皆隸之。

警法司：司法科，掌審定司法警察辦事章程，凡司法警察官之配置及考核成績與調查罪犯種類等事，均歸核辦。國際科，掌審定國際警察事務規則，調查各省租界警政情形與一切交涉及繙譯事件。檢閱科，掌查閱報章書籍，如有違報律出版者，隨時檢舉，并管京外各報館書坊一切事宜，會同商部學部分別辦理。調查科，掌調查各省政法民情及地方習慣風尚，會同各司各科審定一切警章。

警保司：保安科，掌凡豫防危害保持公安宣布應行告誡禁止之一切命令，併查禁奸民棍徒結會拜盟扶乩等事。衛生科，掌考核醫學堂之設置醫生之考驗給憑並清道檢疫計畫及審定一切衛生保健章程。工築科，掌京城內外道路工程均歸計畫，調查各省都會及商埠修路工程，並審訂京外各警廳房屋式樣與工廠戲館建築之檢查，凡公私營造皆隸之。營業科，掌市中一切營業開張申報存案並審定鋪捐車捐各項捐章及市場紳董公所辦事章程，將來京城內外所設電燈自來水市街鐵路，均歸核准保護。

警學司：課程科，掌審定各省巡警學堂章程，考核警官學業之成績及給憑註冊等事。編輯科，掌編譯各國警察法規及各種警學專書。

警務司：文牘科，掌辦緊要奏稿及關涉全部事體之文件並電報電話及報告機要事項，其各司專件仍歸各該司辦理。庶務科，掌理部中一切雜項事務，稽核部員廳員功過簿冊，並考查司書生勤惰及約束夫役人等，以時報告，藉憑考核。

以上各科皆就目前擇要設立，嗣後如有增減改置之處，當隨時奏明辦理。一、擬每司設郎中一員，總理司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六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六日

八五六

每科設員外郎一員，主事一員，辦理科務。主事以下擬比照筆帖式設一、二、三等書記官，位七、八、九品，按司之繁簡酌設不定額缺。臣部不用書吏，更擬設司書生若干員，分別等次，隨時酌派，不定額數，其額外候補主事，繁司不得過四員，簡司不得過三員。一、擬設機務所，凡開用印信、收發文件、接給電話、值日值宿、遞摺等事皆隸之。擬設七品小京官四員，輪流管理。一、擬比照商部顧問官之例，設一、二、三、四等採訪官，如各省各埠有深通警務之員，灼知其品行端謹，辦事認真及著有成績者，無論官紳由臣部分別派爲一、二、三、四等採訪官，以便偵訪要務，俾消息靈通，且可隨時考校各省警務，以時報告。一、擬內外城各設一豫審廳歸臣部直轄，除犯尋常違警罪，可由各分廳訊結外，其刑事訴訟之案，皆歸訊斷。如遇徒流以上重大之件，須先由豫審廳訊明情由，再分別奏咨送交刑部，擬每廳各設正審官一員，位正五品，視郎中，總理廳務；陪審官一員，陪聽訟獄；檢察官一員，檢查證據，協同審訊，更附設民事審判官，每廳各一員，專理錢債案件，位皆從五品，視員外郎；記事官每廳各三員，臨時聽審繕稿，位正六品，視主事；再每廳置譯員三人，須法英日三國文字；醫官二員。其司法警察巡長巡捕等員弁，隨時酌定人數，至地方裁判，本應歸刑部辦理，惟現在新律未頒，裁判章程未定，內城工巡局向設有發審處辦理詞訟，外城係沿五城理訟之例亦辦審判，且詞訟關係民事最重之件，勢須隨到隨結，不容稽緩，擬暫由臣部設立豫審廳，俾案犯便於識訊。將來新律頒行應如何變通之處，屆時奏明請旨。一、路工局仍擬照舊辦理，逕歸臣部管轄，不設專官，俟將來路工告成，應即酌量歸併。一、巡警學堂習藝所教養局消防隊等應統令逕歸臣部管轄，惟如何派員經理及詳細章程，再由臣部妥議，具奏請旨。一、無論部員廳員補缺後，皆不得兼充各衙門差使，以專責成。一、現擬設各司郎中及內外城巡警廳丞均止一員，責任較重，設遇該郎中等請假及出事，故恐致候員接署貽誤要公，擬責成每司首科員外郎每廳首處參事官平時隨事參理一切，遇該郎中及廳丞有請假等事即暫行代辦，再候派員接署以重職務。

謹將酌擬變通工巡局舊章改設官制章程繕具清單，恭呈御覽。計開：

一、原設內外城之兩總局擬俱改爲巡警廳，曰內城巡警總廳，外城巡警總廳，總理內外城一切警務。一、原設之內外城各分局擬俱改爲分廳。內城擬設五廳：曰內城中分廳、內城東分廳、內城南分廳、內城西分廳、內城北分

廳；外城擬設四廳：曰外城東分廳、外城南分廳、外城西分廳、外城北分廳，各歸內外城巡警廳直轄。

一、原設之內外城監督擬俱改設廳丞、位正四品，視府丞。

一、廳丞以下擬每廳設參事官三員，承廳丞指揮分理一切事務：曰總務處參事官，位正五品，視郎中；曰警務處參事官，曰衛生處參事官，位從五品，視員外郎。以下擬設六七品警官若干員，分理庶務臨時酌定。

一、每分廳擬設廳知事一員，位正五品，視郎中，總理分廳地面事務；知事以下擬設六七品警官若干員，臨時酌定。

一、分廳以下各按照地圖劃分區域，每區擬設區長，皆以八九品警官充之，員數臨時酌定。一、內外城巡警廳丞以下衙署公所，擬酌定名稱：內外城廳丞曰巡警總廳知事，曰分廳各項警官，曰巡警所各巡長，曰巡警公所，以示區別。

一、參事官應管各股分列於下：

總務處：警事股，掌酌定所屬分廳及區所應設各項警官之額缺暨辦事細則，並巡長巡捕之賞罰進退及考核訓練稽查之事。機要股，掌管理印信電報電話各廳機要事之報告及廳員升退派差請假事項。文牘股，掌各項公牘審議繕寫收發編存事項。支應股，掌收發一切款項及新餉物件修築房屋置辦器具管束服役人等。統計股，掌分類統計巡警廳所各項事件年終報部刊布全國以考成績。

警務處：護衛股，掌管理警衛鑾輿出入及恭備蹕道差並中外大員來往之須保護者，所有臨時一切添設巡捕等事，均歸辦理。治安股，掌督察街市站店大眾集會並新聞紙出版暨商民刊布傳單告白等事，所有一切保持治安預防危險潛察奸宄諸務皆隸之。交涉股，掌調查公使館員役及寓居內外城之各國官商教士等戶口並一切交涉繙譯。刑事股，掌督捕追賊搜查護送罪人司法警察服役事務及遺失物件之檢查。戶籍股，掌考查保護一切市政及稽核路燈電線電話等事。正俗股，掌稽查廟宇市場客店戲茶煙酒等館並娼優聚住處所一切實技彈唱妨害風俗等事。交通股，掌車馬通行之督察道路橋梁危險之預防鐵路車站之檢查。建築股，掌調查衙署公所及民間建造之應准應駁並測繪警察分一區地圖。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六日

八五八

衛生處：清道股，掌督察掃除道路通洩溝渠整理廁所會同路工局辦理。防疫股，掌檢查種痘預防獸疫並考查市肺飲食用具及瘞埋等事。醫學股，掌查核病院並檢查各種病情及死生人數之統計。醫務股，掌考驗巡長巡捕及消防隊之體格檢查，路途病倒及鬥殺傷者之急治藥物並消毒法，稽察工場衛生兼辦化分事務。

以上每股設長一員，爲正六品警官，視主事；副二人，爲七八品警官，視小京官及各部司務。其工醫等股自須擇其專門之學者調充，俾收實效。一、分廳職掌可因各地面事之繁簡，按照總廳職掌之分類，酌量增減。一、不論警官巡捕等，凡在外場執事者，均須一律服制定衣服，在廳內則聽便。一、分廳署屋宜在通衢必須軒敞，並應限定辦公一準時刻，以振精神而昭勤恪。（註一）

福建士紳議廢與法人所訂之延、邵、建三府礦約。

福建延平、邵武、建寧三府屬礦約，前與法人訂至本年十月二十三日止，如不開辦，即行廢約。閩省士紳因法人尚未開辦而礦約將滿限，恐法人再要求展限，故本日議請外務部、商部聲明該約作廢，並電北京懇爲力爭，以保閩省利權。（註二）

察木多藏番變，清駐藏大臣有泰急電至川請兵彈壓。

西藏察木多匪徒滋事，抗拒官軍，駐藏大臣有泰急稟川督錫良，請速添兵馳往彈壓，錫良即派續備左右兩營馳赴察木多防剿。（註三）

清外務部與德使議廢津鎮鐵路約。

外務部因直隸、山東、江蘇京官各具公呈請廢津鎮鐵路草約，迭與英德二國交涉。其先，英推於德，謂此路雖係關於英德二國合辦之事，然此路以山東爲中心點，於德國實有關係，請先向德使磋商

。迨與德使交涉，德又推英，於是往返照會已經三次。日前外務部因德國允撤山東膠高等處兵隊之事，又與德使提議廢約。德使答云：

「津鎮鐵路前經貴政府允准奏明在案，是乃關於國際交涉而非商約，況係英德兩國會辦之事，業已籌集股本，勢難半途而廢。又云：貴國對於各省路礦曾經奏訂章程，原准外人承辦，乃近來各省紳民動輒爭執廢約，不識貴國所訂章程究竟可憑與否。」（註四）

外務部會辦大臣那桐謂津鎮路約早逾限期，且係草定合同，迥非條約可比，自應作廢，德使遂無辭而去。（註五）

海參崴俄兵譁亂，華人受損甚鉅。

海參崴所駐俄兵，因日俄戰事既罷，不得歸國，且受士官苛待，給養菲薄，遂於本日相率作亂。官署民舍，焚燬大半，俄將校被殺者數十人，外人及華人遇害者約千人，居民貲財喪失無算，華人受損尤鉅。（註六）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期，內務，頁四二——四九。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順天時報」。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軍事，頁五二。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順天時報」。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三期，交通，頁八六。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一期，軍事，頁二五。

十七日（十一月十三日） 唐紹儀會同盛宣懷驗收京漢鐵路全路工程，並舉行黃河

、武陟、滎澤鐵橋工程落成典禮。

黃河兩岸由武陟至滎澤間之鐵橋工程告竣，擇定本日開車過橋，爲京漢鐵路行車之始，盛宣懷等已會奏請派大臣赴河南驗收。本日，比使、法使、比董等皆往看視橋工，直督袁世凱、鄂督張之洞、豫撫陳夔龍亦至。盛宣懷奏陳驗收情形云：

「奏爲遵旨會同驗收黃河橋工事竣，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臣宣懷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會同直隸督臣袁世凱、湖廣督臣張之洞奏報京漢鐵路黃河大橋工竣，請旨欽派大臣驗收，於九月二十二日欽奉硃批：著派唐紹儀會同盛宣懷驗收，欽此。臣紹儀由印度回滬，將京漢全路通車後應辦事宜，先行會商一切；臣宣懷在上海會議德國商約，因該國總領事克納貝回國，暫作停頓，即於十一日由上海啓程，十七日同抵滎澤；河南撫臣陳夔龍責任地方河工，亦親至河干會同閱視。臣等即督率工程司勘驗，該橋工程，計自北岸武陟縣之姚期營起，直抵南岸滎澤縣之廣武山麓爲止，計長九百九十餘丈，合華里六里許，統計橋門一百零二，橋墩一百零三。南北五十三墩以八鋼柱六鋼柱爲一墩，中流五十墩以四鋼柱爲一墩，兩柱相間之處四圍各用鋼條斜互鉤貫，柱腳鑲入沙底，仍一面相度水勢漲落，逐層加埽，拋置巨石，務使墩基益固而河流亦暢。刻值水落之時，平水測量橋身至河面計高二丈五尺，橋脚至沙底計深四丈八尺，橋面寬一丈五尺，安置單軌。臣等乘坐輪車拖帶二十輛往返過河各兩次，每次駛行四五刻，均甚平穩，並無震動，惟橋工甫成，尚未經歷大汛，當仍派洋工程司常駐工次，隨時備料加埽，以資防護。驗收事畢，即於是日午刻在橋邊搭篷設宴，各國公使或親自京來，或派參贊隨員同來觀禮，外務部左侍郎臣聯芳亦自京來，湖廣督臣派委湖北鹽法道馮汝驥，常備軍協統黎元洪等隨同閱看，中外歡會，僉稱黃河大橋爲中國歷史向未經見之事，卽外國亦不多覩。從此同軌風行，南北中央之地產、礦產、工藝製造暨一切因路所生之利，皆可以次發達，上衛京畿，下鞏江防，富國裕民，此爲起點。屈指開辦，至今已逾七年，中更拳亂，仰荷朝廷主持維護於上，督撫臣及在事華洋工員辛苦經營於下，得以歲此鉅工，一新觀聽，臣等惟有考覈養修，早圖收路，冀以仰副聖明垂注。……臣等遵旨驗收京漢鐵路黃河橋工並舉行落成典禮緣由，謹合詞恭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

(註一)

清工部代奏主事陳令呈請在浙江南田建礮臺、開礦產、興學校，以安內靖外。

三門灣爲南田一隅，南田環象山半面，地居南五省樞紐，外人皆欲得之以制五省，工部代奏主事陳畚爲象山人，備稽成案，參證圖說，呈請建礮臺、開礦產、興學務，以安內靖外。奏曰：

「三門灣爲南田一隅，南田環象山半面，地爲南五省樞紐，由此東則浙，南則閩。所謂灣者，以橢圓計之，殆如旅順、膠州。外人之意，欲得南田之全，分象山之半，以制五省之命也。方今時事孔亟，外人要求需索，兵艦商輪，時來遊弋測量，盛稱一絕好停船塢殖民地，南田各島，皆以紛圈爲標記，意喻英旨，法瞰日利，船來更多。巨籍隸象山，見聞較確，備稽成案，參證圖說，謹爲縷晰陳之。查南田向有居民，自古隸象山，向未著名，與漢書所稱天門山祇隔五海里，唐小說家類稱十洲福地之一，說本荒唐，至明初始著名。明臣湯和以與日本毗連，趙宋遺族聚居，方氏伏莽未淨，徙其民至十萬戶而空之，與今定海同爲禁地。其著名者，莫如大佛頭山，日本取道，向由於此。查距長崎祇一千二百餘海里，及明嘉靖時備倭，始置守各門，職鄉人俞士吉，永樂時，奉使取道亦由此，明王士性、茅元儀、國朝陳倫炯、顧祖禹始稍稍以此爲形勝。西人地學較精，金約翰海道圖說，言三門灣口北面大佛島有獨峯，見此卽識認灣口，蓋進此卽珠門也。要知南田有六門，外則下灣門，與林門斜對，金齒門卽金漆門，與八排門相對，天然形勝，內則東門與甌瓦門相對，祇關入浙一路。三門有門而不言灣，言灣，則以影射愚我，盡各門而欲有之，是其故智。明嘉靖時之倭患，國初時，唐、魯二王之餘燼，皆據此一隅，幾擾東南全局，延之數十年，以全力之盛，始克平定，其險可知。矧今日要策，莫如恢復海軍。各處口要，既多爲租借，萬一外人復先著及此，則東南又何堪立足。職愚以爲欲靖外必先安內，妄議更張，虛糜款項，職所不敢請。謹就管見所及，急切易行者有二則：一、宜興租爲科。查乾隆十七年，閩浙督臣喀爾吉善議覆御史歐陽正煥一摺，聲稱地勢潮溼沙衝，該地賦稅，不及餉糈雜費之一二，並引前督臣李衛奏開玉環、定海而不及南田爲證，自此遂爲禁地，而客民貪利竊往私墾者不免。臺屬向苦人滿，犯者尤多，道光二十一年，徐、金兩匪霸租戕弁，迭相盤踞，至同治三年，以湘勇偕西人兵船夾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七日

八六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七日

八六二

攻始靖，乃自光緒元年撫臣梅啓照請開禁，委員監督，迄今反無事，是則開墾較便，其明證矣。計今已開報熟者萬七千畝零，養淡報升者歲有所增，合一百八塢計之，每歲每畝折收租稅錢二三百不等，是此一宗折半計之，已萬兩有餘，與其委員設局，種種作正開銷，曷若定爲科則，以昭畫一。如今圩有董，糧有長，錯雜紛歧，弊端百出，一遇有重要事件，仍移歸象山縣辦理。睽隔二百餘里，水陸周折，而一切詞訟細故，教民入居者，既近而便，反出而把持之，種種爲難，詢之居民，致有日夕禱祝以求升科者。查道光三年，浙撫帥承瀛委臬司朱桂楨親詣細查，復稱開墾之利益有四：一、石浦爲入南田之門戶，應即歸南田管轄，設同知一員，即爲南田海疆直隸同知。一、嚴拿霸租之游棍。一、地畝應行文量報部升科。一、舊有私煎，宜歸官收。當時言已有三萬餘畝已墾之田，六千四百餘戶口，現已明許開禁，加倍可知。朱桂楨旋升粵撫以去，帥撫則仍持其議，僅移甯波內港大嵩之同知、象邑竹山之巡檢於石浦，撥協標守備把總各一員，兵一百名同駐，爲遙相控制之計。職愚以爲既移駐於石浦，胡不徑移於南田，在石則簡，在田則要，凡丈量升科緝捕詞訟，一以委之，事半功倍，名實較副。且如朱桂楨所言，各澳皆有私煎形跡，臺州鹽商以運腳較近，乞於南田收買就地完課，應飭交運司妥議化私爲公辦法。職愚亦以爲象山玉泉場大使所收沙引，儘敷土用，一無轉運，公事本簡，升科以後，不如竟以畀之，移近駐紮，或仍歸同知兼管，於鹽法似更有裨益。當時既興屯租，未議及此，亦所未喻。一、宜改巡爲汛。查朱桂楨原議，以金漆門爲北面門戶，移駐都司一員，水師兵百名，長山嘴對下灣門海口，駐千總一員，水師兵百十名。林門大灣則各設汛弁有差，而帥撫反定爲更番巡哨之制，每年春，飭甯紹臺道及定、黃兩鎮巡哨一次，夏則象山協同甯波府周巡一次，一季中或由藩司派委搜查一次，仍飭每月石浦同知與象山縣分巡一次，又按月由兩鎮委營弁偕昌石、健跳兩營分巡一次，年底總兵參將各員，又各按水路各汛地搜巡一次，定爲成例，無論以一歲之中，以一隅之地，牽涉文武各員奔走，迭次供億浩繁，無此政體，即行之而輾轉周折，日久成爲具文，勢必廢弛。職愚以爲象山所屬之協，既爲海疆而設，營弁可移駐於石浦，協標胡不竟移駐於南田，合象山、昌石水陸戰守兵計之，從前額二千有奇，除節次裁撥右營已歸併外，現尙存七百餘名，誠協標移駐南田則向以防象者防南，常苦不及，今以防南者防象，自覺有餘。康熙時耿逆之變，係由南田入口，以掣浙之後路，南田無失，則府有提標，定有鎮標，內港一水可達，象又奚憂，僅留原設都司兵一

百名，分發各營汛足矣。當時爲防內起見，故扼要於金漆門及長山嘴，職並爲防外起見，故扼重於八排門及三門，東路金漆門擬請設明礮臺一，轄以原設水師都司一員，兵百名，下灣門隸之。西路大佛頭建明礮臺一，轄以昌石守備一員，兵百名，長山嘴隸之。八排門正當壇頭大洋，地名大南田，卽令副將協同同知駐守，隸兵兩百名。其自林門、珠門等內港，以水師兵五十名分汛駐紮，而於佛頭下突起之花澳，似宜建暗礮臺兩，雖敵兵入港，可以橫衝堵擊。三門港中之未知名一小山中，適分閩、臺、溫三路而扼其衝，亦建暗礮臺兩，分撥海門鎮及健跳水師各弁兵二百名守之。近聞擬以健跳爲海軍將來停船塢，似不如其地之險要，且兵則仍舊額，而營造亦不過費南田三年之租稅，合兩地而養一處之兵，駐一地而得數省之用，一切防哨設局之省費無論矣，若此者名雖二事，實則一端，伏見新章以墾荒併官，裁冗汰弱爲首務，故上年鄂督於施南，豫撫於繁城，盛京之洮南，新疆之通克，皆不惜經營，以因時制宜。四川於瞻對，一或遲誤，至生枝節，況此則一興改間，而安內靖外諸政畢舉乎。事固有古戾而今宜者，玉環、定海兩廳，固昔之南田也，顧祖禹言南田地皆膏腴，宜耕稼，爲南路要衝。魏源至議欲棄定海而移其兵於南田，以免外人要挾，在當日已然，況在今日。卽如帥撫當時覆奏，島嶼叢雜，無險可守，職嘗親履數四，似異所聞。以職所見者，浙之蛟門，所聞者，粵南澳，閩金門江，江陰各地圖說，竊以爲其勢殆尤過之，至外人盛稱其地有美礦，比衆更勝，前二年有美國礦師至石浦招股，應如何先行開採以保利權。既有丁糧，建治後應如何振興學務，石浦應否如朱桂楨所言，卽歸南田統轄，統俟請旨飭交督撫查覆後奉行。」（註二）

東三省郵政局照舊設立。

海關總稅務司赫德（Robert Hart）與清廷磋商，擬推廣郵政於東三省。俟日本裁撤郵局一所，中國卽添設郵局一所，隨撤隨設，以便交通，並請咨行東三省將軍飭令信局將其信件由郵局代遞，以一事權。（註三）

清川督錫良特設銀行於成都。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七、十八日

八六四

四川總督錫良，奏准創設銀行，行使鈔票，以便商民，已飭官局印造，丁糧釐稅，均許通用。

（註四）

清廷命西藏對英賠款，由國家代償。

英國政府對於藏英交涉事件，因承認中國政府有統轄西藏地方完全之主權，遂要求代償英軍兵費；外務部因英國已認中國為西藏主國，理應賠款，乃允其請求，並知照戶部迅速籌款。（註五）清廷即電寄駐藏大臣有泰云：

「前因英兵入藏，議由藏分款，分三年交付；現在藏中番情困苦，財力維艱，朝廷實深軫念。所有此次賠款，共計銀一百二十餘萬兩，著由國家代付，以示體卹。」（註六）

註一：盛宣懷：「愚齋存稿」，卷一二，頁一〇——一二。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五四—一五。

註三：光緒三十一年十月十九日「順天時報」。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財政，頁二六。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順天時報」。

註六：「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三。

十八日（十一月十四日） 清廷判處炸五大臣被捕之革命黨人張榕，永久監禁。

清廷以謀炸出洋考察政治大臣之吳樾業已當場轟斃，免予追究，對因本案誤捕之張榕本擬處以重刑，旋由巡警部侍郎趙秉鈞查得張榕所擬之保衛公所章程，於警務尚為有益，故請將其罪名改輕，乃定以永遠監禁之罪。（註一）

附錄：張榕傳（註二）

張榕，字蔭華，號遼鶴，山東歷城人。以王父官於遼，遂寄籍撫順。幼穎慧絕倫，長而好讀，淹貫中外，博洽教乘，善騎射，精劍術，有古俠風。未弱冠，即著名縉紳間。二十二歲入京師大學。日俄戰時，棄學回遼，毀家募兵，謀倡滿洲獨立，附者數萬人。旋事洩逃去，與吳樾共事。值清廷出洋考察政治大臣首途謀炸之事敗，榕毀機遺物，易姓名爲余木強，卒爲清偵者探得，發所有緘件，獲保衛章程及照會布告書，與他證狀，皆墨跡，擬死之。先是清偵探楊以德爲天津無賴子，得榕居處，於更闌時潛入縛之。榕曰：吾大丈夫也，勿以鼠竊狗偷爲，挺身赴之。有山東道黃某素器榕，欲以身家保之未果。有某國公使亦重其才，欲出干涉，以意達榕。榕曰：康梁竄逸，賣籍偷生，國人羞之，殷鑒在邇，吾尙踐其跡耶？卒不允。後爲清慈禧后所聞，憫其幼，乃處永禁於津沽，居獄中四年，吏卒囚徒交相感戴。有教師張芝庭者，遇榕甚厚，日常與論宗教與人生之關係，益親愛如手足，自是榕遂蘊爲宗教之人物。未幾芝庭以癆瘵卒，榕大悲痛，爲文萬餘言挽之，並爲之傳。暇時於獄中蒔花木，蓬勃有生氣，蓋榕素善於培植也。後與獄卒王喜璋善，喜璋感俠義，謀偕脫之，榕初以爲不可。喜璋曰：此非如康梁藉勢外人以求生也，願君三思。商數晨夕，乃允。遂與喜璋偕亡，買輪東渡。及清吏察覺，已遯不知其去向矣。方未去時，榕題詩壁上，有「一聲霹靂困龍起，震滅人天諸不平」之句。留東未久，扶桑名士卽器之。時有某武士與榕較劍，爲榕擊敗，名益大噪。未幾歸大連謀恢復，得同志甚衆。武漢事起，乃於遼陽組織急進黨，舉爲魁首，舊部多來歸，有綠林紅鬚鄉團巡防陸軍約三萬數千人。同時有王小堂者擬暴動，榕力阻之，事乃寢。自後榕益擴張黨力，四出聯絡。聞瀋城兵敗，乃集議謀進行，榕猶欲稍待，奈主急者衆，見不可強，乃步庭擊劍，持短入長，縱橫中節。復口吟武士曲，慷慨激昂，劍影眩目，歌聲悅耳，舉座鼓掌，咸爲奮感。翌日，得悉柳大年、張涵初被捕，心殊悵悵。會有來告袁世凱欲交爲心腹者，榕未應，顧益鬱鬱。民國元年一月二十三日遽爲人槍斃。聞其事者，無論識與弗識，咸爲憤慨不平。

京師學務處咨行各省學堂增設品行科。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八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十八、十九日

八六六

學務處以科舉停止，肄業學堂者日衆，特行知各省將來畢業考試於注重科學分數外，尤當詳核平日品行，以定等差，務使德育智育兩無缺陷，以端趨嚮而養通才。乃咨行各省學堂增設品行科一門，分言語、容止、行禮、作事、交際、出遊六項，亦用積分法，與各門學科同記分數之條。（註三）

清廷准達賴喇嘛在喀爾喀過冬。

清廷電諭庫倫辦事大臣延祉云：

「現在天氣已寒，達賴喇嘛著准其在喀爾喀暫住過冬，一俟春融，仍著前往西寧，並著該將軍大臣等妥爲羈縻，毋令他往。」（註四）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期，內務，頁七九。

註二：「革命人物誌」，第四集，頁四一〇—四一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教育，頁二二。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四。

十九日（十一月十五日） 清商部奏准釐定各省鐵路軌道。

本月八日，商部奏請釐定各省鐵軌定式，以利路政。得旨，如所議行。奏曰：

「三代之隆，車制盛稱同軌；一統之治，路政宜定成規。我國家自建設鐵路以來，至近今乃漸見發達，凡未經修築各省，均先後奏明，籌款自辦，倘使日新月異，路線交錯於途，卒以軌轍不一，未能推行盡利，實於路政大有窒礙。查各省現有之鐵路工程形勢，均由各工程師隨時酌定，如關內外、京漢兩路，均軌寬英尺四尺八寸有奇，而正太已微有參差，若不亟爲釐正，爰定擬若畫一之規，恐有此難達彼之慮。泰西原始亦坐此弊，迨至大功全竣，而後徐議改圖，糜金實多，前鑒不遠，亟宜統籌全局，早著定程。其他如鋼軌距離之尺寸，橋梁承受之壓力，開鑿山洞之大小，造作車輛之高寬，以至車底掛鉤之形式，與離軌之高低，均宜各路一律，無爽毫釐，而後國境以內凡有

軌道之處，均能一氣銜接。臣等詳考上項各節，實爲路政要鍵，應請飭下各該鐵路大臣，轉飭各工程師，將現在已成各路，查明詳細規制，繪具圖式，迅速咨送臣部，擇其程度最良者，由臣等公同妥酌，擬定畫一章程，再行奏請頒行，俾資遵守。」（註一）

清外務部照請英使，擇期會議蘇杭甬鐵路廢約事。

蘇杭甬鐵路係光緒二十四年津海關道督辦鐵路公司事務盛宣懷與英商銀公司代理人怡和洋行訂立草約。本月，經浙籍京官疏請飭盛宣懷速與撤廢，旋奉廷寄，即著責成盛趕緊磋商，務期收回，並由浙撫張曾敳會同籌辦，而盛意以爲草約訂定已逾七年，英商尚未集股勘路，是已不廢而廢，祇須電致英使，囑其向該商聲明，即可辦結。外務部即照請英使轉飭英商與盛宣懷商議。英使又復移牒，執定前案，請訂正約，並聲稱不願與盛相商，盛又咨呈外務部，轉催英使電飭英商來滬，會議廢約事宜。

（註二）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一〇。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六四。

二十日（十一月十六日）

清廷以出使俄國參贊陸徵祥充出使荷蘭國大臣，兼辦海

牙保和公會事宜。

先是，出使美墨祕古國大臣梁誠奏：「荷蘭公斷，關係重要，請飭外務部將荷蘭國設館遣使，迅速覆議施行，以資聯絡而重交涉。」本日，乃有賞分省補用知府陸徵祥四品卿銜，充出使荷蘭國大臣，兼辦保合公會事宜之命。（註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八六八

清戶部尚書鐵良奏准選派八旗子弟赴日本學習陸軍。(註二)
清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被參，革職發遣。

本年六、七月間回京之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以縱容從役人等沿途需索，被察哈爾都統溥頤等糾參革職。諭曰：

「溥頤等奏邊臣回京隨從人等索擾台站據實糾參一摺，據稱前科布多參贊大臣瑞洵行李過境，需用駝馬至一二百隻，毡房至數十架之多，所帶巡捕家丁並有折價索銀情事等語。現在蒙情困苦，朝廷方時深軫念，出差人員自應深明大體，格外體恤，乃該大臣竟敢肆意擾累，縱令從役人等沿途需索，實屬荒謬。瑞洵着即行革職，發往軍台効力贖罪，並將巡捕谷金保、家丁德化一併交出，嚴行懲辦，所有索取銀兩，着溥頤按數追出，發還各台站，以示懲儆。欽此。」(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四一—一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三。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四。

二十一日(十一月十七日) 中日談判滿洲善後問題開議。

本年五月，日俄締結樸資茅斯條約，其第五條，規定「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旅順、大連及附近領地、領水之租借權，與關聯租借權及組成一部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讓與，又租借權效力所及地域之一切公共房屋財產，均讓與日本。但在該地域內俄國臣民之財產權，受安全之尊重。」又第六條規定：「俄國以中國政府之承認，將長春旅順間之鐵路，及其一切支線，並同地方附屬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與其所經營之一切炭坑，無條件讓與日本。」是俄國已將旅順大連之租借權與南滿鐵路

之管理權與礦權，完全讓與日本。（註一）日本政府乃以此項條文爲根據，派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來華，與清廷所派代表議商有關中日間在滿關係問題，亦即欲取得清廷對其承襲俄國權利之承認也。是日北京會議開始。中國全權代表爲慶親王奕劻、北洋大臣袁世凱、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參贊爲署理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署理外務部右丞鄒嘉來、商部右參議楊士琦、翰林院檢討金邦平、商部主事曹汝霖。日本全權大臣爲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駐華公使內田康哉，參贊爲外務省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公使館書記官落合謙太郎、公使館書記官鄭永邦、外務書記生高尾生。

日本全權大臣將關於東三省事宜應由中日兩國彼此會商者，提出大綱十一款如下：

第一款 按照日、俄和約第三款，一俟日、俄兩國軍隊由東三省撤退後，中國政府應立即在該地方布置行政機關，以期維持地方治理靜謐。

第二款 中國政府務須以在東三省地方確切施行良政，並妥實保護外國僑寓商民之命產爲宗旨，應將東三省向來所施治政，即行從事改善。

第三款 中國政府爲妥行保全東三省各地方陣亡之日本軍隊將士墳塋，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務須竭力設法辦理。

第四款 中國政府無論如何措詞，非經日本國應允，不得將東三省地土讓給別國，或允其佔領。

第五款 中國政府按照中國已開商埠辦法，應在東三省將下開各地方作爲各外國人貿易工作以及僑寓之地。

奉天省內之鳳凰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吉林省內之長春、吉林省城、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黑龍江省內之齊齊哈爾、海拉爾、瑯琿、滿洲里。

第六款 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和約第五款及第六款業經向日本國允讓之一切，概行允諾。

第七款 中國政府允將由安東縣至奉天省城，以及由奉天省城至新民屯所築造之鐵路，仍由日本國政府接續經營。由長春至旅順口之鐵路，將來展至吉林省城一事，中國政府應不駁阻。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一日

八七〇

第八款 在鴨綠江沿岸之地，由韓國交界劃分界限。其在劃界以內之木植採伐權，中國政府允讓給日本國。

第九款 中國政府允各國船隻在遼河、鴨綠江、松花江以及各該支流任便駛行。

第十款 中國政府允將奉天省沿海漁業權讓日本臣民。

第十一款 滿韓交界陸路通商，彼此應按照待最優國之例辦理。（註二）

清廷以唐紹儀署外務部右侍郎，伍廷芳調署刑部右侍郎，胡燏棻調署工部

右侍郎。（註三）

清廷命署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會同商議東三省事宜。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正想將其在日俄和約中從俄國方面所奪得的在東三省南部的權利，要求清廷追認，遣其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來華談判，唐紹儀在北洋大臣袁世凱的大力推薦下，遂於本日奉旨兼任會辦東三省事宜大臣的職位。（註四）

清廷改派唐紹儀督辦甯滬鐵路。

甯滬鐵路因盛宣懷辦理不善，江浙士紳請求撤換，清廷乃於是日諭令改派唐紹儀妥籌辦理。（註五）

日本特派大使伊藤博文及駐韓公使林權助等威逼朝鮮國王，與訂立日韓保護協約，朝鮮至此名存實亡。

本月十三日，日本以伊藤博文爲特派大使前往韓國。十九日，再謁韓皇，要求締結日韓保護協約

，強迫韓皇承諾。本日，林權助公使又邀請韓之大臣協議，至午後三時尚未獲得一致意見，於是韓國各大臣乃集會宮中，召開內閣會議，結果決定拒絕日方所提之協約案。伊藤獲報後，即率同長谷川大將，在憲兵護衛下，趕往內閣會議，親自向每位閣僚詢問贊否之意見。參政大臣（首相）韓圭高、度支部大臣閔泳綺、農商工部大臣權重顯等皆表反對，外部大臣朴齊純答以雖不同意，但若皇帝有所命令只好從命，學部大臣李完用則以日韓兩國之實力懸殊，在尚未破壞感情，時機未至於迫切之今日，應圓滿達成妥協，表明積極贊成態度，於是其他未發言之大臣皆和李完用採取同一見解。本日深夜，伊藤強迫韓外部大臣簽字捺印，此即所謂「第二次日韓協約」，又稱「乙巳保護條約」。（註六）條款如下：

第一條 日本國政府依在東京外務省監理指導今後韓國對於外國之關係及事務，日本國之外交代表者及領事均可保護在外國之韓國臣民及利益。

第二條 日本國政府當完全實行韓國與他國間現存之條約之任，韓國政府今後不得未經由日本政府之介紹而自行訂結有國際性質之何等之條約及約文。

第三條 日本國政府置統監一名於韓國皇帝陛下之闕下爲其代表人，因統監乃專監理關於外交之事項者，故有駐在漢城親自進謁韓國皇帝陛下之權利。日本國政府又於韓國各通商口岸及其他日本國政府認爲必要之地置理事官，理事官屬於統監指揮之下，執行向歸駐韓日本領事之一切職權，并處理關於完全實行本條約必要之一切事務。

第四條 日本國與韓國之間現存之條約及約文以不與本約相抵觸爲限，均仍繼續其效力。

第五條 日本國政府當保證維持韓國皇室之安甯與尊嚴，下列員名乃各從其本國政府受相當之委任而記名蓋印於本約。（註七）

附錄：松宮村一郎稿，胡漢民譯：日韓保護條約之顛末。（註八）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一日

八七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一日

八七二

(一) 伊藤大使之渡韓

樞密院長伊藤侯爵奉命以十一月九日(一九〇五年)至漢城，從人皆乘特別汽車，午後六時三十分，自停車場以馬車擁日韓兵仗由大安門入於順路貞洞之大使館，十日偕值員謁見韓皇於漱玉軒，林公使及使館員等參焉。大使與韓皇爲握手禮，奉呈御書。御書以遣伊藤大使報平和克復，並陳將來之希望。據所傳聞略謂：日、韓兩國之關係，此後宜更親密，爲韓國國防未備，不得保東亞之平和，故日本爲韓防衛。今值平和克復，而維持永久，杜東亞將來之爭端，堅兩國之結納，其切要方法，命於政府使確立之；且云當盡力維繫韓室之安寧與其尊嚴，而願賜容納。韓皇引大使與義陽君於別室，密議久之。

(二) 一進會之宣言

伊藤大使渡韓之報至，韓國政界駭然。惟一進會唱獨立保護之說，宣言外交之事當委任日本政府，韓廷以其言狂悖，非人民所宜言，使漢城府及觀察府尹示禁之。一進會舉代表人面質在廷大臣，而一般輿論對於一進會宣言，非難之者不尠，大韓每日申報(英人某爲主幹者)之論議尤銳利。

(三) 四時間之陳奏

十四日大使遊仁川，宿領事館。十五日還漢城，午後三時半謁韓皇，至七時二十分出。是日大使僅隨通譯一人，會談祕密，外間無由知其詳。大阪「每日新聞」記其事曰：十五日，伊藤大使晉謁韓皇，就新條約種種說明，求皇速決。皇答以朕不能獨裁，當使外部大臣議之。大使乃儼然奏曰：陛下有獨攬萬機之權，將又舉此權而委託於外部大臣耶？皇乃曰：否，大權朕所素握也。大使曰：然，則以陛下大權而決其可否，一度決意，則外部大臣唯勅命之可耳。皇至是不能復措詞，既乃謂朕於大體無異議矣，惟責使政府妥議之。大計遂定。大使後語人曰：

日俄媾和條約之結果，關於清國者，須清國政府之承諾，關於韓國者，須韓國政府之承諾。余此次奉勅命，致我天皇陛下至誠之忠言於韓國皇帝陛下，使韓國皇帝陛下實行我陛下之勅算，不過盡微力之所及，而披瀝赤誠，與韓國政府當局者談判。而締結條約，則以駐韓公使當其任。夫韓國人者，決非非洲黑人，米洲土人等人種之比，三千年來蒙周之文化，文學上造詣不少，對此國民，而使讓與外交權及國防權，使其獨立爲有名無

實，則余不能無同情之念，故余一面實施我陛下之睿算，一面慰撫獎勵韓國當局者，勗其施政改良，他日，日、韓兩國艦隊翻兩國國旗，相駢而航之時，余始敢告勞耳。

是日，大使既知韓皇決從，乃更奏請由林公使開正式之交涉，是夜韓皇召各大臣爲御前會議。

(四) 大使館召見及林朴之會見

十六日，大使召見韓廷諸大臣於大使館，申明新提案之趣旨，有所協議。同時林公使招外務大臣朴齊純於公使館，面交協約條文及提議之理由書。書意謂：自有歷史以來，日、韓兩國間，即有共通之利害關係，助長此關係而永遠使兩國享共通之利者，日韓議定書及協約書之趣意也。熟審貴國政府所爲，殆缺外交之機能，因是而常案東洋之平和，投國家於危難，是固圖東洋之平和維持兩國共通利害關係之帝國政府，所不能忍也。前本公使爲杜絕此禍因，固保東洋之平和，奉帝國政府之訓令，提議本約云云。朴外部大臣惟言難爲同意而去。是夜，政府會議，各大臣更至御前會議。

(五) 宮廷會議及調印

十七日，譙於我公使館，韓廷大臣皆集，我代表者以日、韓之歷史關係及現時之國狀，申言韓國舉外交而委任日本，爲非得已，引證古今東西之事例，求各大臣三思。然以席間造次，各大臣不遽決。宴後入朝，韓皇、林公使、荻原書記官訪問伊藤大使定議，伊藤大使察形勢之可虞，欲親謁韓皇。午後五時，令置議使兵，至七時五十五分，帶同長谷川大將入謁。

當伊藤大使入謁之先，韓廷皆奏日本之要求不可應，而又言絕對拒否之難。韓皇亦以有慨諾於伊藤大使之言，躊躇未決。於是學部大臣李完用先奏曰：「對於日本代表者絕對拒之，非難事也。然若陛下寬弘之量，不得已而至於容許，則奈何者，是不可不豫計之。」韓皇不答，大臣皆默然。李完用又奏曰：「不得已而至應日本之要請，當增有利於韓國之條件。」韓皇可之，許與日本代表者爲協商。伊藤大使請見，韓皇以疾辭，乃與各大臣爲談判。其事詳「五大臣辯明疏」，揭其全文於左：

伏以臣等負累聖朝，恭俟天討者，蓋亦有日矣。而皇上特加寬貸，姑緩雷霆之威者，誠以河海之量，有所

包荒而然也。臣等之僣然盤踞於廟堂之上者，非無恥也，竊觀時局亦有所不得不爾者也。臣等取見近日章疏，其所彈劾論列，大與臣等之所自貶者不同，何也？彼等則認以爲國家已亡，宗社無存，人民爲奴隸，疆土爲領地，凡此等非理之言，不一而足，彼輩果能解得新約之歸趣否，臣等以爲是皆愚癡之人，糊塗之說，有不足相較。然云國家已亡，宗社無存，則不得不到底力辨矣。以言乎新約旨，則獨立之稱不改，帝國之名依舊，宗社安寧尊嚴，但以外交一事，暫寄於鄰邦，而待我富強，索還有日，況此非今日歿成之約也，其原因則在於昨年所成之議定書及協定書，而今番則特成就之結果云而已也。假使國內苟有忠肝義膽如彼輩者，則當於其時，爭執之不足，騷擾之不足，死亡之云，而曾未見一個人作此義舉者，何乃今日猛然省悟於大事已去之後，自以爲新約可以破裂，而舊權可以挽回歟？事之不濟，猶不足暇論，而其終也，在國交上不能無憾情之惹動，豈不可念乎？若以締約之顛末言之，則日本國大使伊藤博文之來京也，兒童走卒，皆知其必有一大問題矣。果於十一月十五日再次陛見之後，提出非常事案，陛下不即裁斷，委之於政府。翌十六日參政大臣韓圭高、度支大臣閔泳綺、法部大臣李夏榮及臣址鎔、臣重顯、臣完用、臣根澤，因大使函請往會於該寓館，而經理院卿臣沈相薰亦在座焉；齊純則因駐使林權助函請獨往駐館，俱以昨日提出之件反復問答，臣等畢竟示之以斷不可許意。侵夜罷歸，承召進對，詳奏問答之辭，乃奏曰：「明日又往會於日館，若其所求繼續今日之談，則臣等亦當如今日之所答而却之而已。」遂退出。翌十七日上午，臣等八人齊會於日館，果以該案件爭論不一，而臣重顯以爲此事雖有大使之奏，稟於天陛，乃公使之照會於外部，然吾儕則尚未接外部之提議於政府者，今不必直行議決，且樞院新規已頒，必廣收物議始可取決也。日使厲聲曰：「貴國是專制政治也，何乃模倣立憲之規，而收議大衆歟，吾則謂大皇帝陛下君權無限，當一言而親裁，不必用許多推過法，我已電通宮內大臣，直詣陛下，諸大臣偕進宮中可也。」臣等萬計力拒，終始不從，故不得已先期來待於政府內直所，日使率館員踵後來待於休憩所，少焉臣等入對，各陳所經。於斯時也，宸襟煩惱，以向後措處屢勤詢問，臣等但以斷不可許等語仰答，已而聖教若曰：「雖然，不必拒絕，姑且緩之也。」於是臣完用奏曰：「此事有關國體，凡北面於陛下之廷者，孰敢曰可許乎，第惟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苟有所懷，當陳無隱，今大使之來聘全爲是也，公

使之來待，亦爲是也，此案發落，迫在眉睫，而君臣之間，上下問對，但以『不可』二字一言教之，以事體論之，則非不曰當，是亦免不得形式上做去也。臣等八個人之自下防塞，果係容易之事；然見今日使因請進見，若聖心廓斷無二，則爲國家誠是萬幸，若或以寬弘之量不得已而至於容許，則奈之何哉，此等處不得不預先講究也。』是時陛下無所下教，諸大臣亦含默無言。臣完用又奏曰：『臣所謂預先講究者，非他，若不得已至於容許，則就後約款中亦有可以增刪改正者，莫非大關係之事項，最宜趁早商量，不可臨場苟且也。』聖教若曰：『伊藤大使亦言今此約款，若欲添改句語，則當有協商之道，而如欲全然拒絕，則隣誼恐不可保。』以此推之，則條款之內，句語變通，似有其望。學部大臣亦曰：『必欲許之而後已也，要不過作一設問之辭，準備餘而已也。』聖教若曰：『是皆議事之規，無所拘礙也。』於是諸大臣所奏，皆與重顯所奏略彷彿。聖教若曰：『然則該約草稿在何處，就中何者可改者乎？』李夏榮自懷中探出日使所授之約草奉進于筵中，臣完用進奏曰：『以臣愚見，該約第三條統監之下，不明言『外交』二字，是爲後日無窮之慮，且外交權之索還，在於我國實力之有無早晚也，則今不可強定年限，然亦不當模糊過去矣。』聖教若曰：『然矣，朕亦有可改處，乃第一條中『全然自行』四個字，此句宜抹去也。』臣重顯奏曰：『臣在外部，得見日本皇帝親書，則副本有曰『毫無損於皇室之安寧尊嚴』，今此約款大關國體而曾無一句及此，臣以爲不得已而若至添改，則此亦當另作一條也。』聖教若曰：『是果然也，農部大臣之言誠好矣。』於是諸大臣中或有以聖教爲至當者，或有贊成完用之議，或有贊成重顯之議，又或有一併贊成者，而及筵奏曰：『以上所奏，實不過講究準備而已，然臣等退對日使當以不可二字却之矣。』聖教若曰：『雖然，俄者已識朕志，不必牢推也。』臣韓圭高、臣齊純兩人奏曰：『臣等一是首席，一是主任，不敢奉導聖教矣。』臣等八人一齊退出，韓圭高及臣朴齊純即承命還入，有所秘密奉勅者，而須臾復出，俱會于休憩所。日使問御前會議何以歸決，韓圭高答曰：『我皇上陛下以協商妥辦之意有教，而我等八個人，則皆以不可之意覆奏矣。』公使曰：『貴國是專制國也，以皇上陛下大權，有協商妥辦之教，則吾知此約之順成，而諸大臣全昧政府之責任，一以逆君命爲主何也？此等大臣決不可置之於廟堂之上，而參政與外部大臣，尤宜褫任。』韓圭高起身曰：『公使既出此言，吾不可得安然參席也。』諸大臣挽解曰：

：「以公使之一言，而參政避席，則其在事體萬萬未穩也。」韓圭高仍復就座。有頃，伊藤大使與長谷川軍司令官馳到，而憲兵司令官及軍令部副官從之。日使對大使詳說前後事狀，大使要宮內府大臣李載克轉奏，請陛見數次不已。李載克回傳聖旨曰：「朕已許各大臣協商妥辦，且朕方患咽喉，不可接見，須好樣協商也。」李載克又商參政以下各大臣傳佈聖旨，大使仍請參政開議。韓圭高對諸大臣請各述己意，大使先向參政曰：「各大臣但述御前會議之景況可也，我願一聞也，參政則有何所奏？」韓圭高曰：「我但以否字上奏也。」大使問曰：「何故言否？不可無說明。」韓圭高曰：「無可說明，而只是不可而已。」次問外部大臣之意何如，臣齊純言曰：「此非命令也，乃是交涉，則不可無可否，而我見帶外交之任，外交之移去，豈敢曰可。」大使曰：「既有協商妥辦之聖勅，則豈非命令乎？外部大臣則可是也。」次問閔泳綺，答曰：「我則否也。」問曰：「絕對否耶？」然也。曰：「然則度支大臣否是也。」次問李夏榮，答曰：「現今宇內大勢，東洋形便，及夫大使之此次來意，非不知也，我國不能善於外交，故貴國有此千求，是乃我國之所自取；然而既有昨年所成之議定書，協定書，今何必更欲移去外交之權哉？在我國體大有關係，不可以承諾也。」大使曰：「雖然既知形便則是亦可可是也。」次問臣完用，臣暗自思量曰：「協商妥辦之聖教，已有參政之聲明，則此案之頭腦已判矣。」乃答曰：「我則俄於筵中有所奏達，如是而已，終不言可矣。」大使曰：「可改處，改之則已矣，是可也。」次問重顯，答曰：「吾則於筵時略與學部大臣同意，又有一端另議者，乃『皇室尊嚴安寧』句語也，然而『可否』二字之間，忠逆之判，故參政收議之場，但以一否字斷之也。」大使曰：「『皇室尊嚴安寧』等字，果係當添之句語，是亦所是也。」次問臣根澤，答曰：「我亦於筵中學部大臣同意，而及其收議之場，則以忠逆之分爲言，一如農商大臣之意也。」大使曰：「然則是亦可可是也。」次問李址鎔，答曰：「我亦於筵中學部大臣同意也，且我曾於昨春與林公使締結議定書，而該條款中載有『獨立之鞏固，皇室安寧，疆土保全』等明文，則其不必對此案問可否也。」大使曰：「是亦可也。」仍要李載克轉奏曰：「既伏奉協商妥辦之聖勅，故取議于各大臣。則其所言論不一，而究其實際，則不可以否字斷之，就中純言否字，惟參政大臣及度支大臣二人，而乞降聖旨于主務大臣作速調印焉。」是時，韓圭高坐在椅子，雙手掩面，作啼號之狀，大使止之曰：

「安用泣爲哉？」良久，李載克面傳聖勅曰：「既係協商，則依爲之可也。」仍又傳勅于李夏榮曰：「約款中增刪，外、法部大臣須與大使交涉歸正可也。」於是各大臣中惟韓圭高及臣齊純二人緘默不言，臣址鎔、臣重顯、臣完用、臣根澤及閔泳綺、李夏榮俱有所辨論于字句增刪之場。而是時韓圭高欲爲避身，頭不及冠，躍入于至密之地，爲外人所覺，復還入。適其時彼我兩邊，紛議稍定，大使躬自執筆依臣等所言，改正約稿，使李載克進呈乙覽，並蒙印可。且本國富強之後，此約定當歸無效，不可不以此意另添句語事，更傳聖勅，大使又自執筆添記，再經乙覽，竟至調印矣，當場事實此而已。

則臣等職居政府，同念國體之損失，不能以死力爭，揆以臣分，豈敢有所自解乎，然而彈壓之人，不問該約之裏許，不識當夜之事狀，輒稱爲五人曰：「賣國賊」。曰「誤國賊」。是未免大誤也。若以該約歸罪於政府，則八人當俱有其責，何必五人專擔之哉？韓圭高言之，則身處首任，苟有砥柱之儀望，補天之手段，則雖自家一人挺身獨當，終夜堅執，百般沮獻，不患無術，而言對之時，專請上裁，外使問答之席，以「協商妥辦」四個字，成述聖意，以致藉口於專制，而諸大臣之千言萬語，於無力之地，空言稱否，欲泣欲逃，無非釣名之計，而及其大議之已決，不能扯碎約稿，叱退印信，則與臣等五個人初無同異之可言。且於外使罷歸之後，退坐於政府，不遵成規，獨自草奏，委罪臣等，虛實相蒙，究其本心，直不過自圖免罪。試論韓圭高之所失，不當居臣等五個人之下，其外言否之大臣，始雖言否，終乃盡力於改正之事，則亦與臣等五人同一苦心，別無輕重之區別，緣何以動舉五人加之以無實之罪名，使臣等無所容措於覆載之間乎？縱臣等五人一身之身命不遑自恤，而堂堂帝國，許多民衆，曾無一人悟解分析者，一犬吠影，萬犬吠聲，擾擾底定無是，豈非寒心者乎？且彈壓之章，必須證據確鑿，方可登報，彼輩果有所執證者？搆人死罪，自有反律，實祖宗舊典也。

凡上項事由，陛下之所深燭，故曲加寬大，不忍加罪于臣等。有所辭免，則勉之以勿辭；有所自引，則論之以勿引，此誠臣等涓埃圖報之秋也。而彼輩則不知聖意之攸在，日益喧聒，不顧治安之妨害，政令之壅滯，是誠何心，伏願陛下深軫國體，亟下嚴令於司法之臣，遇有此等亂類羣起而搆陷者，一併分輕重按律懲勵，以明臣等之無實犯，是豈獨臣等五人之幸，臣等無任憤恨抑塞瞻祈恨之至！

其夜十二時，韓廷大臣皆承諾調印，惟參政韓圭高聲明最後反對無所讓，而終以舉措失當，免本官，流三年。韓參政上疏辭如左：

以今日締約事，臣與諸大臣連日會席，詢謀僉曰不可，且於大使會見及公使會見之時，亦無異論矣。及當席議決，度支大臣閔泳綺、法部大臣李夏榮曰否，其餘諸大臣以爲改正本文則當從可議，遂至改正而可決。外都大臣朴齊純身爲主務大臣，前後曰否，竟因言辭之錯，以至調印，憤悞國事。又以他大臣言之，其所謂改正者。臣於其時爲彼人所執，拘在他所，終未得見，揆諸國體，萬萬駭然，外都大臣朴齊純爲先免本官，交法部照律懲辦，其餘散論改正之諸大臣，亦不能彈壓，致此無前之舉，泥首待罪之意，敢奏。

條約書以外都大臣朴齊純自署名，且捺印，印日宮中後二時間持出，伊藤大使先退。雖云保護條約，然以政府之名，爲協約之形式，前之議定書及協約書所無也。

此夜漢城內殺氣慘然，儒生一流，爲排日之運動，學部大臣首表同意之事，洩於宮外，有火其私宅者，唱說反對保護條約之成立，「皇城新聞」記協約締結之顛末，以非難我官府之處置。

條約調印後，日兵撤歸，長谷川、林諸氏各歸，時十八日午前二時也。以日兵三十名擁護各大臣之私宅，蓋日條約調印之說傳播，搢紳人民，男女老稚，皆奮忿激昂，以四千年之國家，五百年之宗社，一朝忽然亡於賣國賊之手，流涕太息，盈於道路，或且自慰，而冀幸條約之無效云。

此後有閔、趙二大臣自殺之哀史，條約破棄百官庭清之悲劇，韓國人民之觀感，統監府之設置，其事皆俟他日更記。

註一：柳克述：「近百年世界外交史」，頁一七四。

註二：「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頁六一七二。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五。

註四：李恩涵：「唐紹儀與晚清外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上册，頁八一。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五。

註六：陳水逢：「日本合併朝鮮史略」，頁一七八—一八〇。

註七：「東方雜誌」，卷三，一期，外交，頁一二—一三。

註八：「民報」，第三號，譯叢，頁一一—一五。

二十二日（十一月十八日） 清廷諭政務處籌定立憲大綱。（註一）

甯滬鐵路自上海至南翔段，舉行通車典禮。

本日，寧滬鐵路行通車典禮，路局特開專車，東請中外來賓試車，由上海直至南翔爲止，中國官員於此設宴款待，共祝成功。寧滬鐵路者，爲中國向英國中英公司借款興築，借款總額爲鐵路借款三百廿五萬鎊，機廠借款六十五萬鎊，即以鐵路及機廠作抵，設立委員五人，英二、中二，及英國總工程師一人，辦理築路及行車等事；後復以銀一百萬兩收買淞滬鐵路，改爲滬寧路一支線，滬寧全線於光緒三十四年完工。（註二）

註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一二四二。

註二：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頁二二四。

二十三日（十一月十九日） 清廷明定一兩重銀幣爲國幣。

清廷准財政處奏酌擬鑄造銀幣分兩成色，並行用章程，明定鑄造重庫平一兩銀幣爲本位，更鑄五錢、二錢、一錢三種銀幣，與銅元、制錢相輔而行，以整齊國法。財政處奏曰：

「臣等於奏報天津銀錢總廠開鑄，酌擬章程內，聲明國法關係重要，不厭詳求，金銀兩種分兩成色，尚須統籌定議，奏准在案。伏查幣制有本位貨，有補助貨，本位貨幣其中所含之數，必須與其幣之價值相符，而鑄造授受，不厭其多，不必加以限制。至補助貨幣，所以補本位之不足，即依本位之價值爲其價值，故內含之數不妨減，而鑄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

八七九

造授受，必以限制之法行之，此其大較也。現在總廠開鑄銅幣，特係補助之一種，既欲整齊圖法，則本位之幣，不可不早爲籌定。中國積金未富，官私交易，向係銀銅並用，則用金之制，尙難驟議。從前各省所鑄銀元，成色分量均仿墨西哥，係屬一時權宜，未可垂爲定制，詳考各國國幣，如英之先零，俄之盧布、德之馬克，法之佛郎，以及美、日之金元，皆各行其國之所宜，彼此未嘗沿襲。中國丁漕租稅，徵收多用庫平，民間銀兩往來，亦均以兩、錢、分、釐核算，竊以爲欲定國幣之制，似可即照庫平一兩，精其鑄造，足其成色，尤要在戶部京餉，首先收受，部庫既收，各省藩庫，卽無不收，部庫、藩庫既收，則州縣徵收錢糧，及一切公款，自無不收之理。商民知公款皆能通用，又可免補平補色之繁，更無不樂於行用，酌古今之制，通民俗之宜，爲今日之計，莫便於此。是以上年八月，湖廣督臣張之洞，曾有在湖北試行庫平一兩銀幣之奏，而本年臣那桐等先後前往天津，與直隸督臣袁世凱商權幣制，該督亦力持鑄造庫平一兩銀幣，具徵謀議僉同。臣等公同商酌，擬請鑄造重庫平一兩之銀幣，與現鑄之銅幣，舊有之制錢，以爲補助。謹擬章程十條，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等飭知戶部造幣總廠，並咨行南北洋、湖北、廣東各省趕爲鑄造，俟此項銀幣積有成數，同時發出，嗣後公私收發款項，均限令搭用銀幣若干成，仍源源鑄造，俟所造銀幣，漸足敷通國之用，然後遞減別項搭用之數，務期通國授受專用銀幣，以垂定制而昭大信，銀幣試行有效，再議收積金款，鑄造金幣，使三品之制，皆能同條共貫，整齊畫一，庶幣制於以大定矣。一切未盡事宜，容臣等隨時體察情形，奏明辦理。」

本日，清廷諭曰：

「整齊圖法爲當今財政要圖，著戶部造幣總廠按照所擬章程行知直隸、江蘇、湖北、廣東各分廠，趕緊鑄造。嗣後公司收發款項，均應行用銀幣，以垂定制而昭大信。一切未盡事宜，著該王大臣等體察情形，隨時奏明辦理。」

（註一）

清戶部、財政處奏准鑄幣設廠事宜。

戶部、財政處以各省鑄造銅元，毫無限制，爲免因銅元充斥而致錢價愈賤，物價愈增，影響國計

民生，故議定各省設廠鑄幣事宜，酌予限制，以重國法而顧大局，清廷諭准如所議行。戶部、財政處奏云：

「各國鑄造金銀銅各種幣數，無不隨時酌定限制，不敷則增鑄，有餘則暫停，故能價值整齊，流通無弊。臣等前於奏請整頓國法酌定章程摺內，聲明各省鑄幣，必須隨時斟酌損益，俟所鑄足數應用，由臣部體察情形，飭令暫停各等語。奉旨依議，欽此，欽遵通行遵照在案。現查各省鑄造銅元，毫無限制，雖經戶部奏定，業經開辦之局，不准增機，未經設局之處，不准添設，惟各省銅元局已設多處，且有一省數局者，在各省督撫無非以籌款維艱，而銅元餘利甚饒，亟思推廣運銷，藉資挹注，故現在鑄數日增，此省競運出口，彼省嚴禁入口，則是銅元充斥，民用足敷，情形已可概見。若徒以籌款之故，圖目前之利，必欲於此取盈，勢必至紛紛趕鑄，減價發行，銅鉛愈多購而價愈增，銅元愈多鑄而價愈落，戶工兩部所鑄當十大錢，僅抵制錢二文，可爲前鑒，更恐將來餘利漸少，不特鑄局成本，虧折堪虞，且錢價愈賤，物價必增，小民生計維艱，地方收款亦暗受虧折，竊恐國法紊亂，市面動搖，公家賠累於上，商民交困於下，貽患後來，關係匪淺。查近與各國新定商約，曾有立定一律國幣之條，若不於此時亟圖補救，迨至不堪收拾，貽笑外人，更將何以自解？臣等公同商酌，現在各省銅元，均已不虞缺乏，非趕爲酌定限制，未易施補救之方，擬令江蘇、湖北、廣東等大省每月造數不得逾百萬，直隸、四川兩省每月造數不得逾六十萬，其餘各省每月造數不得逾三十萬，成色分兩，均須遵照財政處戶部奏定等程，不得稍有歧異，並由臣等隨時派員稽查，如不遵照奏章，將承辦人員嚴行參辦。現未設廠省分，應照前奏毋庸另設，如山西、陝西等省可由戶部總廠撥給，貴州等省尙未開鑄，如有需用，可由四川等省協撥。至各省鑄局購買外洋銅餅，前經臣等奏明禁止進口，現查有在奏定章程之先，已向洋商訂購者，自應查明訂立合同日期，如係訂購在先，自應仍准其購運，惟此項銅餅，係由各國分購，成色分兩，斷不能一律，且購來數目極多，若仍即印花行使，殊慮攙雜日甚，應令運收後，重行照章配合鑄鑄，鑄出之錢，如查成色分兩不合定章，即照章一律嚴參，即購買銅斤亦須電知財政處戶部核准，轉行飭知海關，方准進口，各省現有之廠不得沿用舊名，應統名戶部造幣分廠，冠以某省字樣，以資識別。至各該局所用鑄模，參差不一，前已奏定，均須由戶部頒領祖模，所有現用各種舊模，應一律即行停廢，擬令各省局於未經頒到祖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三日

八八二

模之先，一律暫行停鑄，趕將各該省歷年鑄造銅元數目查明，自開鑄起，共鑄出若干，現積若干，民間需用數目約計若干，並已經行銷州縣若干處，其購定物料銅斤未經鑄造者尚存若干，限三箇月內，先行據實報知財政處戶部，以憑考察多寡盈虛之數，即由戶部造幣總廠迅速刊造祖模，分別頒發，應俟領到新模，再行開鑄。如此酌盈濟虛，酌定限制，再按照臣等奏定章程，令各省設立官錢公估等局，與戶部銀行聯絡一氣，將銀銅各幣，定准價值，一律行用，庶銅元無充斥之患，價值亦無漲落之虞。臣等綜核財政，利害相權，不得不如此辦理，各疆臣自當公忠體國，協力維持，以重國法而顧大局。如蒙俞允，即由臣等通行遵照辦理，再各省銅元現雖酌定限制仍准鑄造，究竟暫時辦法，他日充斥過甚，終不免有停鑄之時，此項餘利，萬不可恃，應並請飭下各該省預鑄他項的款抵補，免誤練兵新政等項要需。」（註二）

在上海被扣之俄國艦艇船隻十二艘，全部釋還。

清外務部以日俄和議既成，所有各處扣留俄艦應即釋放，電告南北洋大臣轉飭各關道遵辦，惟須收回修理及起運器械等費。江海關道袁樹勛奉文後，即照會水師提督薩鎮冰，會同稅務司至滬南製造局，起出所存軍械，發交留滬俄少將艾爾沙甫收領。嗣經艾查得槍械機簧若干件稍有損鏽，正擬照會華官辦理，適滬道開列駁棧所墊及逐日派員督匠揩擦軍械經費清單，向之索償，艾即行轉詰，略謂所有存留軍械既係逐日派員督匠揩擦，墊用經費，何至仍有鏽損，以致不堪再用等語。袁樹勛接得照會，即會同薩鎮冰商諸稅司，以前項用款為數無幾，矧華俄素敦睦誼，不宜吝惜區區，致損和氣，特會電稟明江督，請為轉達外務部，免予索償，准將此款於公項內造銷，以昭輯睦而固邦交。（註三）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一六——五四一七。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一八——五四二〇。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十二冊，頁四七。

二十四日（十一月二十日）

粵漢鐵路廢約自辦後，湖廣總督張之洞議定由湘鄂粵

三省分辦。（註一）

清廷以駐義使臣黃誥兼充秘拉諾賽會監督。

出使義國大臣許珏咨外務部，謂義國密拉諾地方因新潑龍山洞鐵路告成，舉行賽會，聞於路政多所考求，即運載、漁業兩端，亦可研究，宜由商部派員調查各省飭商赴賽，外務部已如咨辦理。惟此次義國賽會不派專使，而許珏受代在卽，諭飭新簡出使比國之黃誥兼充監督。（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四期，交通，頁一八。

註二：「外交報彙編」，第二十二冊，頁五九。

二十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清東閣大學士裕德卒。

裕德，字壽田，號少雲，滿洲正白旗人，鄂撫崇綸之子。曾任兵部尚書、禮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東閣大學士。本日卒，清廷旋諭賜諡文愼，入祀賢良祠。諭曰：

「大學士裕德持躬恪慎，學問優長，由翰林院薦陟正卿兼翰林院掌院學士，迭司文柄，晉贊綸扉，並總理部旗事務，宣力有年，克盡厥職。前因患病，屢經賞假，方冀調理就痊，長資倚任，遽聞溘逝，軫惜殊深。著賞給陀羅經被，派貝勒載濤帶領侍衛十員，卽日前往奠醊，加恩予諡，入祀賢良祠，照大學士例賜卹。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查例具奏。伊子熙鑫著賞給員外郎，俟及歲時，分部行走，以示篤念儒臣至意。欽此。」

（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諭旨，頁一。

二十七日（十一月二十三日）

清戶部招考司員五十人，派赴日本學習財政法律各

學門。（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三期，頁五七。

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四日）

清廷命肅親王善耆，馳往蒙古視察。

肅親王奉朝命前往蒙古視察，其注意之端有四：一、詳查各部有無售地於俄或被俄侵佔情事；二、商同各蒙王用新法教練編制蒙兵軍隊；三、振興學務，開化蒙民，使知時勢之可危，外人之難恃；四、勘察邊利有無可興，以拓蒙民生計，以廣漢民利源。此外並擬察核情勢，開濬河套，以通舟楫而免水患。（註一）

南方報「論今日宜明定統治蒙古之法」云：

「自日俄戰後，研求時局者，因東三省之影響而及蒙古，於是衆論紛起，然卒不能見諸實行。日俄戰終，俄果有於蒙古擴張權力之事，中朝始忱其害，亟議改良統理之法，派某道員前往考察，日者又特命肅邸管理理藩院事。夫今日而始議整頓蒙古，其事已遲，然終勝於毫無舉動，況蒙古與中國之關係在今日日益緊要，欲籌補救，尤不可不先事預圖。惟今日之籌蒙古，既以對外爲先，則其所以爲對外之方者，必須先具成規，求執行一切，毫無扞格，然後折衝之略，乃有所施。且中國與蒙古之間，其統治之權，尤必詳爲規定，而一切應行之事，應立之職，亦必有條不紊，然後可有據依，斯皆下手之方，所宜速爲處理者也。按蒙古地形，錯處中俄之間，爲全國北方之屏蔽，我朝屢次勘定，非盡爲武功之赫奕，與西南之窮兵拓地者不同，故其撫綏而駛馭之也，立法詳明而情意周摯，復立專部以理其事（理藩院大半理蒙古事）。雖大致與統治青海、西藏相類，然青海、西藏當時未明與外國有何等重要關係，故統治之法近於放任者多，而蒙古則不然。蓋當時以蒙古逼近京畿，而外鄰俄族，且與東三省素相聯屬，故處理更加審慎，而事之干涉者以多，且疆域雖寬，而內地之交通尙夥，故情俗易曉，制御易得其宜。自丕治中衰，聲

靈不振，以屬地之事，置之度外，一切法度，乃蕩然無所守，而成今日悉行放任之局。夫所謂屬地者，謂其可行使一切軍事、外交、財政之特權於其區域之內也。方今列國莫不本此原則，以爲措置之方。我國前此之對蒙古，一切權限，頗不甚明，然關於特權，頗有可以尋究者，各外交其最顯者也。在當日未悉屬地之義，處理稍有失當，亦自其宜。今日與列國立於競爭之場，權限稍有未明，勢必即滋藉口，即使當日所行之例如故，尙當詳加更革，以期完備，況前此之所行者，今已廢墜不可收拾而猶欲本空虛無薄之法以當內外艱棘之衝，雖不世之才，必難有濟。竊謂今日宜將統治蒙古之法速行制定，宣示內外，使外人知蒙古爲中國屬地，塙無疑義，以杜前此西藏之弊，而中國應享之權利亦即隨之而明。假遇外交我可執應有之權與之從事，而一切欺誘私約之事可以漸絕。蒙古之衆亦可知對於中國之分應需何等，不至如前之專主自裁，而中國主理此事之官，更藉此以組織其機關，各明其職任，不至茫無頭緒。夫列國之於屬地，未有不明定統治之法者，我國雖有理藩院以統治屬地，然相沿廣敗，無一人能舉其職，此時若欲整頓，應先將理藩院對於屬地之權利義務詳爲制定，俾執事者知所率從，然後對於屬地，對於外人，皆可切實施行，而不至有所退縮，此實包括凡百之根本，非此則支支節節，慮必不周，不特對外之事多所支梧，即以辦事言，亦難得要領也。夫西藏詎非我之屬土，徒以置之度外，遂爲英所覬覦，至今上國主國之稱，尙懸而無定。蒙古之要，又非藏比，懲前毖後，能勿早爲明定哉。自古通西域以制匈奴，今西域已置郡縣，如內地東三省又爲我有，蒙古全屬，久應改爲行省，我國曠其責任，遂至今日益迫貼危，此事已非倉卒所能行，無庸追論。頃有欲以蒙古爲聯邦者，有欲改爲屬國者，鄙意蒙古民族尙無此資格，果欲爲此，恐益動他人之狡，啓利用其扶助獨立之策，使我不得執名義以相爭，非策之上者。無甯改良其統治之法，申明爲屬地之爲愈也。今日統治之法，一宜修明祖制，二宜參準列國新例，三宜詳察蒙古情形，四宜審度我國勢力。本此飭爲原則而融會貫通之，務求今日所能行而弗過求高遠，則補牢之策其猶將有所施也矣。肅邸親賢，雅稱明達，屏翰之任，允協其宜，願以此開宗明義藉慰天下之望焉。」（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期，內務，頁八〇。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內務，頁一——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八日

八八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二十九日

八八六

二十九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清廷諭令各省嚴拿革命黨。

清廷以近年來各地革命排滿之說日盛，懼人心動搖，地方不安，而危及政權，遂命各省督撫將軍查禁排滿之說，嚴拿革命黨人。諭曰：

「我朝自開國以來，政尚寬大，朝野上下，相與乂安。近復舉行新政，力圖富強，乃竟有不逞之徒，造爲革命排滿之說，煽惑遠近，淆亂是非，察其心迹，實爲假借黨派，陰行其叛逆之謀。若不剴切宣示，嚴行查禁，恐譁張日久，愚民無知，被其蒙惑，必至人心不靖，異說紛歧，不特於地方有害治安，且於新政大有阻礙。著各將軍督撫，督飭地方該管文武官吏，明白曉諭，認真嚴禁。自此次宣諭之後，儻再有怙惡不悛，造言惑衆者，即重懸賞，隨時嚴密訪拏，詳細訊究。除無知被誘，不預逆謀，准其量予末減，及改過投首，並能指拏魁黨者，不惟免罪，並予酌賞外，其首從各犯，應按照謀逆定例，盡法懲治。如有拏獲首要出力之員弁，准擇尤優獎，惟不得株連無辜，致滋擾累。儻該文武瞻徇顧忌，緝訪不力，由該將軍督撫，據實嚴參，以期杜絕亂萌而維大局。」（註一）

清廷諭設考察政治館。

日俄戰後，清廷不得不徇官場中與輿論界陳請立憲的要求，而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政治、命政務處王大臣籌定立憲大綱等預備立憲之舉。本日，又諭設考察政治館，以資改革政治之參考。諭曰：

「前經特簡載澤等出洋考察各國政治，著即派政務處王大臣，設立考察政治館，延攬通才，悉心研究，擇各國政治之與中國政體相宜者，斟酌損益，纂訂成書，隨時進呈，候旨裁定。所有開館一切事宜，著該王大臣妥議具奏。」（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六——一七。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〇，頁一七。

三十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國革命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發刊，孫先生文為撰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

中國同盟會既成立，東京本部為加強宣傳力量，特創辦民報，以張繼為編輯人兼發行人，至是正式發刊，以闡揚革命理論。由孫先生親撰發刊詞云：

「近時雜誌之作者亦夥矣。誇詞以為美，囂聽而無所終，摘埴索塗，不獲，則反覆其詞而自惑，求其斟時弊以立言，如古人所謂對症發藥者，已不可見；而況夫孤懷宏識，遠矚將來者乎？夫繕羣之道，與羣俱進，而擇別取舍，惟其最宜。此羣之歷史既與彼羣殊，則所以掖而進之之階級，不無後先進止之別。由之不貳，此所以為輿論之母也。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民，遞嬗變易，而歐美之人種胥治化焉。其他旋維於小已大羣之間而成為故說者，皆此三者之充滿發揮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羣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嗟夫！所涉卑者，其所視不遠；遊五都之市，見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稱也。又但以當前者為至美。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美於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軌者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鑒我祖國，以最大之民族，聰明強力，超絕等倫，而沈夢不起，萬事墮壞，幸為風潮所激，醒其渴睡，且夕之間，奮發振強，勵精不已，則半事倍功，良非誇謾。惟夫一羣之中，有少數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羣而進之，使最宜之治法，適應於吾羣；吾羣之進步，適應於世界。此先知先覺之天職，而吾民報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八八八

爲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學說，其理想輸灌於人心而化爲常識，則其去實行也近，吾於民報之出世覘之。」（註二）

此發刊詞，正式揭出民族、民權、民生主義，爲三民主義見於文字之始。孫先生並口授大意，由胡漢民執筆寫成「民報之六大主義一文」，（發表於民報第三期），列述民報之六大宗旨：

-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 二、建設共和政體；
- 三、維持世界真正和平；
- 四、土地國有；
- 五、主張中日兩國國民之聯合；
- 六、要求世界列強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民報編輯所設於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磨郡內藤新宿字番集町三十四番地。由張繼擔任發行人兼編輯人。係月刊性質，每月五日爲發刊期。先後司筆政者有陳天華、胡漢民、汪精衛、章炳麟、朱執信、宋教仁、但懋、汪東、黃侃、劉光漢等。至一九〇八年停刊，共出刊二十六期，爲同盟會時期最具影響力之革命宣傳刊物。紀年用中國開國紀元，標爲「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〇三年」，以示不承認清朝正統，惟亦將西元、日本紀元及清曆附列，藉資對照。

關於民報宗旨及出刊始末之介紹，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及曼華（湯增璧）「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言之最詳，茲附錄於後。

附錄：

一、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註二）

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此造國之事業也。以吾多數優美之民族，箝制於少數惡劣民族之下，彼不爲我同化，而強我同化於彼，以言其理則不順，以言其勢則不久，是故排滿者，爲獨立計，爲救亡計也。以滿清創漢之深，

故兩皆稱界，必不能平。而論者以爲我可與同化，引夫氐、羌、鮮卑入主中夏，而旋即折入同化與我者爲比，其不
等倫，姑置不論。然問氐、羌、鮮卑之同化於漢，爲當其僭主猾夏之日而許之乎？抑俟我漢族復振，被我摧夷，散
伏在下之日而後許之乎？故以滿政府不傾，而遂許其同化者，以狐媚爲虎俛無恥之大者也。

二、建設共和政體，有破壞而無建設，曰無意識之破壞，此吾人所知也。然所謂建設者，決不可以後時，故先
有建設之預備而後動，抑吾人之所以異於無政府黨也。吾人信今日支那國民之程度，不可以無政府，惟舊日之爲異
族所有者，固當傾覆之，而數千年君主專制之政府，亦必同時改造，而後可以保種而競存，夫君主專制政體之不適
宜於今世，無待辨者，而覬國者且問其政體之尙含有專制性質與否，以爲其文明程度之高下，然則二十世紀苟創新
政體，必思滌除專制，惟恐不盡。中國前此屢起革命，而率無大良果，則以政體之不能改造，故有明之勝元，不滿
三百年而漢族復衰，異族政府之去矣，而代之者雖爲同種人，而專制如舊，則必非國民心理之所欲也。普通政治之
論，反乎君主制者，爲共和，故共和政體廣義有三，曰貴族政體，曰民權政體，曰民權立憲政體。蓋民權立憲之政
，非獨不同於貴族，抑與民權專制者，亦大有別也。今之僉人動言我民族歷史無有民權之習慣，以是而摧傷愛國志
士之氣。嗚呼！是非惟不知政治學也，又不足與言歷史。夫各國立憲之難，未有難於以平民而戰勝君主、貴族之兩
階級者也。故美洲獨立惟有平民，其立憲乃獨易，而民權亦最伸，吾國之貴族階級，自秦漢而來，久已絕滅，此成
政治史上一大特色。（其元胡、滿清，以異種爲制，行貴族階級者不足算。）今惟撲滿，而一切之階級無不平。（
美國猶有經濟階級，而中國亦無之。）其立憲也，視之各國，有其易耳，無難焉也。且吾人聞最新法學者之言，謂
立憲之先，必有開明專制時代。所謂開明專制時代，其君以植民權爲目的，而用民權爲手段，訓練其民，使有立憲
國民之資格者，如拿破崙之法是也。以言中國，則漢唐盛時，亦爲開明專制時代，（此說本日本法學博士寬克彥。）
準是以言，則中國之爲開明專制已久，雖早經異族之亂，然而株不盡斷喪，今日徵以歷史，而斷言我民族不可以爲
共和立憲，不知何據。嗟乎！此輩即薄志弱行，亦惟緘口待盡可耳，何取爲邪說以誣毀我先民也。斯賓塞爾以生物
之幹局已成，難與改組者，比國家成制改革之難，惟吾人之意亦然。故必革命而後可言立憲，而一度革命，更不可
不求至公至良之政體而留改革之遺憾，故言專制，則無論其爲君權專制，民權專制，皆無道不平之政體也。而言立

憲，則君主立憲，其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等差釐然，各殊其愛情，亦從而生階級；民權立憲，則並此無之，而壹是平等。惟我漢族民族思想，與民權思想發達充滿，故能排滿，能立國，而既已能排滿立國，則探乎一般社會之心理，必無有舍至平等之制不用，而猶留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階級也。若慮夫革命之際，兵權與民權相抵觸，而無以定之，則孫逸仙先生之言約法精矣。

三、土地國有，近世文明國家所病者，非政治的階級，而經濟的階級也，於是而發生社會主義，其學說雖繁，而皆以平經濟的階級爲主。言其大別，則分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而土地國有，又集產主義之一部也。世界惟民權立憲國，可行集產主義，蓋其統治權在國家，其國家總攬之機關，爲人民代表之議會。則社會心理反映於上，而國家以之爲國民謀其幸福，無所不平，非稍有政治階級者所能比也。然一切集產主義，按以今茲吾國程度，猶未能行者，惟土地國有，則三代井田之制，已見其規模，以吾擇昔所固有者行之於改革政治之時代，必所不難。原夫土地國有之論，以反對私有者而起，以言其理由，則土地爲生產要素，而非人爲造成，同於日光空氣，本不當私有者，至由種種原因而生地主制度，其始猶或有以勞動儲蓄得之爲資本，以使生產之用者，其繼則封殖日盛，地利爲所專有，資本勞動者，皆不能不依賴之，而所得爲所先取焉。蓋勞動者每困於資本家，而資本家之所以能困勞動者，又以勞動者不能有土地故。且土地價值，因時代而異，社會文明，則其進率益大。此進率者，非地主毫末之功，而獨坐收其利，是又不啻驅社會之人，而悉爲之僕也。至論其流弊，則可使地主有絕對之強權，於社會，可使爲吸收並吞之原因，可使農民廢業，可使食艱而仰給於外，可使全國困窮，而資本富厚悉歸於地主，例如愛爾蘭自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二年間，方饑饉大起，而前後二十餘萬農民，被遣逐於地主；又蘇格蘭之大地主，有計其收入之利，而變耕地爲牧場、獵場者。於英國屢起國有問題，然已積重難返。今中國土地，以通商海岸衡之，則其值有閱十年而不止十倍於其舊者，革命以後，文明驟進，則內地之趨勢，亦可復知。倘復行私有專制，則經濟階級，將其政治階級代興，而及其始爲之備，則害未見而易圖者，吾人用國有主義，其爲施行政策不一，然其目的，則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權，惟得有其他權。（如地土權，永小作權，地役權等。）但是諸權必得國家許可，無私備，亦無永貸，如是則地主強權，得絕迹於支那大陸。國家之課於土地上者，必經國會之承認，亦必無私有營利之弊，以重徵而病

農。地利既厚，而非躬耕，無緣得授諸國，則民日趨業，而無曠土。地主夙昔坐而分利，今亦與平民比，而轉爲生利之企業，此於一國經濟，已著莫大之良果，而以吾國已爲民權立憲政體之故，則地利所入雖豐，仍以爲民政種種設施之用，其爲益愈大。蓋專制政府之富，民之賊也；而民權立憲國家之富，猶共產也，夫均地之政，至平等耳，文明各國，其社會志士，竭誠捐己，以聚謀於下，其政府亦時時利用其政策。然或在立憲而未忘專制之國，則國家之利不盡利民，甚有假之而陰絕社會革命之根據，以保其階級之制度者。其政治上勢力既不爲助矣，而社會上勢力，抑未易變，則持之數十年，而成效絕鮮。若中國者，僅一撲滅異族政府之勞，而國中一切階級，無復存遺。社會主義乃順於國民心理，而又擇其易者以從事，其成功非獨所期，殆可預必也。

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平和爲人類之福，猶一國之安寧秩序。是故擾世界之平和者，爲人道之賊，而今日文明諸邦，其所持以通國際之情宜，謀一國之利益者，皆曰維持平和也。自世界不知夫革命家之真相者，概推定以爲含破壞爆裂之性質而遠之。夫革命家因其所遭值橫逆，激憤而莫收者，亦有之矣。然其初志，固未有不求平和爲目的者也。若夫吾黨之革命，則所謂破壞爆裂者，不過對於區區之一滿洲政府，然至彼政權盡滅，而退就被征服者之地位，則吾漢族且將無仇於其醜類，而況與我爲鄰，平等爲國者耶？且吾人之傾覆惡劣政府，直接爲中國國民之幸福，間接爲世界之平和也。何者？今各國鷹瞵鶚視，競逐於世界之舞台，相憚莫敢後，相顧莫敢先者，何爲也？曰爲均勢問題也。均勢問題，不在弱小之邦，而在強國。若英、法、俄、德、美、日本，皆其倚着之重點也。然尙有中國以其位置資格，決然不當後於六強而萎靡不振，幾共他人鼎俎之資。此遠東問題，所以極促世界之注目，而終以均勢之難而不解決也。日俄之戰爭，其劇烈殆前古無有，直接於本國之利害，猝未易見，而以謂爲均勢問題而起，則兩國人民當公認之。其幸今日復底於平和，兩國國民乃得以稍稍息肩。然經年之苦鬥所換，不爲不多，其後此之不更衝突與否，尤不可知耳，然而各國則仍不知求解決，遠東問題之根本，則所謂真正之平和，不能遇也。欲求真正平和當始於中國爲獨立強國之日，中國爲獨立強國，則遠東問題解決，均勢問題亦解決也。夫惟大陸無垠，不能自守，而後導衆強以侵入，而是國之政府，又爲縱橫捭闔之術，陰有所視，而坐至其衝突，以致戰爭。日俄之外交破裂，清政府之外交實使然。且自詡能顛倒人國也。今日各國所要求至切要者，不過放開通商之事，而軼此

範圍，至爲衝突戰爭之原因。宜不足以相償，則爲深遠計慮。苟能得真正之平和，必其所不貪矣。然是固非可望於一國之讓步者，而又難於衆強之同意，此英、日同盟所以深致躊躇也。且豈英、日已哉？各國有志平和者，莫不以保存支那領土爲言，然使中國自強，無待他人之保佑，其難易必有能辨之者；而各國獨無觀於此，則由其未知中國民族之歷史，與吾國今日坐斃之大原因也。夫以惡劣政府爲制於上，而一大民族壓伏於下，舍其防家賊之政策外無他事焉，而是大民族者，固斷斷其不能同化以忠事之也，則政府與國民爲公敵，夫政府與國民爲公敵，而能振其國力者，未之聞也。是故滿洲去，則中國強，中國強則遠東問題解決，遠東問題解決，則世界真正之平和可觀，而滿洲今日實爲之梗也。故曰吾人所以傾覆政府者，直接爲國民幸福，間接爲世界平和也。若既革命之後，建新政府以與列強交，則孫逸仙先生亦言之曰：「支那人爲最平和、最勤勉、最守法律之民族，非慍悍好侵略之民族也。其征伐戰爭，亦止自衛。使外人果在始終去其機械之心，則吾敢謂世界民族未有能及支那人之平和者也。更由經濟上觀之，支那建設文明政府，其利益不僅在本邦，時旁及各國」云云。其言可深味也。（見所著「支那問題真解」）。其言支那革命，關於世界平和，最爲透闢，此文實本其意。日本大隈伯謂中國政府偷安，惟企革命之不起，利用列國之衝突及其嫉妬心，而無信義，故英、日同盟，實行均勢主義，然戰國派之外交，嘗有內部之變動。「支那問題真解」事云，滿洲政府所爲，足擾世界平均之局，然大隈欲以日本威壓爲決，「支那問題真解」以革命爲解決。一則由不知支那之歷史，一精熟之也。「民報」第一冊時評，有所未盡，特誌於此。吾於是更有爲吾黨申明之者，曰革命家之破壞，非得已也，其目的物，至單純者也。苟有觸而輒發，非特衷情偏激，亦徒擾人國之平和，無所取也，以爲利用民氣，則尤不可試也。我不能教國民以真正之獨立，而教以無理之排外，是無意使留爲意識之破壞也。而以其大目的之達，不亦遠乎？今使人一度爲一度無理之排外，而外人且從而疑我，然我之敵方持兩端，不遽亦惡意於國際上，或且媚人，人忘遠慮，姑喜其目前之尙可近也。則彼合而我攜矣。拘方之士，未觀其通，輒曰革命者，召外患而爲瓜分之由，爲不可爲，此其理論實謬，然所慮亦未始無據也。吾人平居所以訓誡國民者，即當使知革命排滿，所以求獨立，非決心於破壞。至於排外，爲鎖國時代之思想，今無所用。革命之後，我中國與日本、歐、美之交際，乃始益密，即革命之際，亦不可有妨害外國人之舉動，是不惟政策之宜，人道當如是也。嗚呼！吾黨

其當守此主義勿替也。

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此論前條之意義，而特揭之者，以中日兩國國際問題，猶未解決也。日本所籌以對待中國者，其全體之意思，不可具曉，而以吾人所知，則有二派：其一曰侵略主義，二曰吸收主義。第一派主之者無幾人，其政策亦過於武斷，且貽外交之憎忌，無勢力也。故二派中，以吸收派爲占優勢。然曰吸收，則顯非平等相交之道。以支那四百兆之大民族，其間豈無自覺者，觀此主義之不誠，必須其不顧下人者，而深懷猜忌。如是兩國國民，將不可合。蓋凡兩國交際，智取術馭，不可長也。中國人士對待日本者，亦向分排日、親日兩派。排日非大勢所宜，我之不能排日，猶日之不能排我，而親日者徒企人之保我，而無實力以盾其後，亦非吾人所取也。吾人所謂兩國國民的結合，則爲兩方之交誼，爲中國者，講求實力，以保其對等之資格，使交際間，自無所屈辱。而日民亦當泯厥雄心，推誠相與，蓋非如我國親日者之言，而日本吸收派之論，亦無所用之耳。於此有當注意者，則中國國民非滿洲也，如大隈之論，滿洲政府既不可信，而日本亦不樂爲以狐媚手段爲目前之外交。然則舍政府而結國民，又豈獨日本爲有利耶！至有謂日本文明，曠昔悉取悉中國，故今日以得諸歐美之文明爲報酬，此則客觀之問題，不待吾人之研究矣。

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由上言之，則吾中國將來革新之事可知矣。其對於世界各國之利害，亦可知矣。如大隈之論滿政府之無信義，豈獨日本能與親，卽世界各國，亦鮮能與親者。徒以其心算據中國政府之上，乃不得不虛與之委蛇已耳。有新政府代之以興，以一大民族爲一強國，親仁善鄰，以與各國交際，其孰不樂就之。然當革命軍初起，其成功未著，而能各國贊成其事者，又在革命者之舉動，能合於國際法與其勢力之如何。考之歷史，革命團體，離其母國獨立，戰爭相持，而友邦率先承認之者，由母國視之，非所好也。而承認之國，則不以其是而却顧，遵人道，表公理，明實益也，如美國之獨立，英國猶繼續戰爭，而法先承認之，先例之最大者也。亦有未承認爲國家，而先認爲交際團體者，認其與本國有戰爭之能力，比與國際上之交戰，而承認之國，宣告中立於兩間者，如一七七六年前，法未承認美爲獨立國，而各國之認爲交戰團體，日本維新前，幕府與朝廷抗，外國亦視爲交戰團體，宣告中立，我漢族奮起革滿政府之命，以光復故物，視他團體之脫離母國者，尤合於人道公理。而義

旗所指，爲有規律之戰爭，而不悖於今日，所謂戰時法規所慣例者，則始而認爲交戰團體，繼而爲獨立國，其理勢有必然自至者。或曰，希臘之獨立，英助之，意大利之獨立，法助之，皆前世紀事也。中國之形勢便利，非意、希之比，列強之挾野心而或爲我助，其事已可畏，或且藉以爲干涉之口實，而召瓜分，斯時非革命者負其責任乎？應之曰：吾人所以贊成者，非必求臂助於外人也。不爲吾阻力，依於國際法之行動，而宣告中立，則吾人之受賜已多也。夫不謀自力之發舒，而企仰他人之扞衛，未有幸者，是不當問彼強者之野心如何也。夫若慮列國干涉瓜分之漸，則爲是說者，其殆已忘庚子之役也；彼強國已大有藉手之時機，而不實行瓜分之策，則首以均勢問題爲難解決，而其次亦以中國民族之大，未可猝言兼併也。故各國苟可以瓜分中國者，不必其有所藉口，而況其爲藉口者，不必遇革命軍之起也耶！或又曰，凡言要求，必有實力，革命軍之對於各國，疑其托空言也。則應之曰，吾人革命以維持世界平和爲義務，此主義者，列強所不能反對也。革命事業已成，鄰之我附，固在意計之內，即當始事，而於外人物業無擾，則彼列強者，無難使之守局外中立。蓋干涉爲均勢之不利，既如曩言，則中立爲所最利，以如是而後可使革命軍負損害賠償之責也。故非贊成中國革命之事業，則無以保世界之平和，猶其間接之利益，由後言之，而有交戰團體承認，則直而先享中立國之權利。凡此皆以事實爲後盾，故在我之要求，不得謂徒有空言也。或又曰，中國方今爲各國之債務者，其關稅鐵路等，多使債務之擔保。一旦革命軍起，則債務者幾同破產，各國債款，將何從出？故各國務求滿政府得以支持現狀，而未敢遽贊成革新事業也。則應之曰：洵如是言，則各國之過慮也，於國際法舊政府雖傾覆，而其外交所訂之條約，則當承認於新政府，而不失其效力，新政府當繼續其債務，其一切之義務。蓋外交上條約，非舊政府之私，以國家之名義爲之也，其債務亦國家負之，故新政府不能弛此負擔者也。吾人革命軍起，必恪守國際法而行，滿政府已逐，則新立政府必承認其條約，即分割數省而宣告獨立，於各國之債權，亦斷許其無損失也。要之吾人所企望者，察於內外之情勢，皆至易達，且至安全者也。

以上六主義，得分之爲二，曰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曰建設共和政體，曰土地國有，所以對內也；曰維持世界之真正平和，曰主張中國、日本之國民連合，曰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所以對外也。而又得合爲一大主義，則革命也。

二、曼華：同盟會時代民報始末記（註三）

民報緣起

中國同盟會雖先後開會於歐洲大陸，而總部成立，則在日本東京。蓋西歷一九零五年秋季，孫總理由歐洲抵日京，乃召集同志，會議革命進行方略，並定黨名為中國同盟會，總部成立，肇端於茲。旋八月二十日復集會員於赤阪阪本金彌爵邸，始決議創立民報，以振揚革命理論，闡明三民主義為宗旨。於時立憲黨魁梁啟超正在橫濱，設新民叢報，鼓吹立憲，其思想文章，數與革命黨人相反。民報之出，殆首在廓清反動言論，抽繭剝蕉，而後革命理論之真諦以明，三島留學之士，多傾心革命而蓬勃不可遏抑者，實民報之功也。

報字曰民，所以者何？原孫總理數十年舟車栖皇，顛播海外，其孳孳不倦所提倡革命者，厥為三民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茲三大主義胥基於民，故民報之稱，於焉以定。

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並行

世之論者咸以民報之立言，多偏於民族革命；實則不然。夫自滿人入主中原，漢臘不祀，政綱傾圮，國勢頹靡，揆之革命之程序，自當先以推翻滿清政府為事，俾樹民族獨立與平等之基。惟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結癥之所在，不僅政治之改革，而以社會問題為尤。孫總理博覽東西史實，遠矚人類將來，故不能不兼籌並顧，防禍未萌。有民報序詞云：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

觀此則知，總理革命之抱負，不僅拯華漢齊民於羶裘異族之手；且欲由斯漸進，以躋世界於大同。蓋以歐美現時勞資階級之對立，顯為積重難返之病態；而中國工商凋敝，受病弗深，「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庶幾二次之喋血，無由再現矣。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八九六

民報最初之撰稿者，如胡（展堂）、汪（季新）、朱（執信）、宋（遯初）諸氏，爲文立論，探奧擷微，莫不以闡發此三大主義爲任。胡展堂於民報第三期纂民報之六大主義一文，足爲是報詳確之宣言，其綱目爲：（一）傾覆滿清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體；（三）土地國有。之三者爲對內之主張，概括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之要領。（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之三者爲對外之主張。它如縣解（朱執信）之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諸論，胥足以爲民報時代革命理論之重要文獻。

厥後章枚叔氏出獄東渡，主纂民報，而民報之文章風尚，爲之稍變。論者以民報偏重民族革命之宣揚，殆眩於章氏之文所由誤也。惟以革命之實際工作，着着失敗，環境關涉，民報之態度，遂不能不因之以轉移，此□□□氏主纂時所以「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爲旨也。特吾人今日馨香誦讀民報全帙，往復繹思，覺諸賢文字，擷新除舊，理論精湛，謂其於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或有次列之後先，而並非權衡其輕重，斯則可已。

日本文部省之取締規則

同盟會既定民報爲革命之喉舌，乃於西歷一九零五年（乙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版於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撰稿者爲陳星臺、胡展堂、汪季新、朱執信、汪旭初諸人，而以張溥泉爲編輯。第一期方出，值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留學生規則，一時留學界頗爲憤懣，罷課者八千餘人，以與日政府抗。東京新聞紙竟詆留學生爲放縱卑劣，尤足激怒。陳星臺因是極憤，突於十一月十二日（陽曆十二月十七日）自蹈大森海灣而死，橫流怒嘯，賁志以殉，遺絕命書一，有勸留日同學「堅忍奉公，力學愛國」之語。時同盟會員對取締規則，顯分兩派，各執一端。一則主張全體留學生遣返祖國，創學滬濱，秋瑾、田桐輩主之；一則反是，以求學異邦，宜忍辱負重，未可輕率歸國，胡展堂、汪季新等主之。爭論局終，卒以後者居勝。嗣秋瑾女俠，竟因是謫返國門，越年竟殉難於杭州（弔者按：秋瑾女士係民元前五年——公元一九〇七年殉難於紹興）。而民報第二期，以陳星臺蹈海事，致延期始得出版。

章炳麟之出獄東渡

西歷一九零六年，民報出版至第五期，而章太炎前因蘇報案被錮於上海西牢，至是期滿出獄，東京同盟會本部即派會員龔鍊百、時功玖、仇式匡等至滬迎章氏赴日，留學界爲開歡迎會於錦輝館，日本宮崎寅藏（白浪滔天，著三十三年落花夢）亦與斯會。章氏講演，載民報第六期，其革命思想爲：（一）提倡佛教，以充實革命之道德；（二）提倡國粹，以保持漢族之歷史；末復引戴東原「法律殺人，猶爲可救；禮教殺人，便無可救」之語，以證滿清君主常用宋儒理學，虐殺華漢人民。凡此皆章氏援引國學鼓吹革命之意也。要之立說雖異，而陳義甚精，其與三民主義之理論，固殊途而同歸也。

章炳麟主編時之民報

民報自六期始，歸章枚叔主編。章氏以經學大家，懷民族思想，兼通內典，旁治訓詁，因之文章別具一體，殆所謂中國古文之殿將者也。彼常潛心於中國歷代之文字語言、典章制度，故發爲議論，多能闡揚民族主義，黃胄擅畫，畛域分明。而其旁涉佛家法相，以挹注革命者，則取其「依自不依它」之德教（見章太炎答鐵錚書，民報第十四期）。余常謂民報諸賢文章，汲引新流，滌除陳舊，以法理之言勝者，則爲胡展堂、朱執信、汪季新、宋遜初諸先生。若夫博徵經史，評隲政教，以國學言勝者，則以章枚叔先生爲最。但專以學術論，劉申叔固亦不惡，乃未幾而遽變節，則可惜矣。

民報紀元節慶祝大會

一九零六年十二月二日，民報社舉行紀元節慶祝會於神田錦輝館，與會者六七千人，黃廬午主席，章枚叔讀祝詞。（編者按：祝詞文字與本輯馮著「記中國同盟會」篇內所引相同，見總第一五五頁，爲避免重複，茲從略。）

孫總理登壇演講三民主義及五權憲法之概要，聽衆爲之動容。時日本革命評論社員如宮崎寅藏、平山周輩，亦相繼登講壇爲民報祝語，並述革命之必要。餘如黃廬午、章枚叔、田梓琴、喬宜齋輩，前後發言，胥極激昂，掌聲雷動，從八時至二時，會始散。會衆咸出資，以助民報經費。與會者人餽「天討」券一枚，藉作紀念。「天討」者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八九八

，民報週年紀念之特刊也，迄民報第十二期始出版，中爲各省同志討滿檄文。書面「天討」，爲林文所署，是書亦爲黨史之重要文獻。

孫總理離日時之黨潮

自民報週年紀念會後，清吏以革命風聲振撼中外，甚爲悚懼。一九〇七年民報出版至第十一期，日本政府徇清駐日公使楊樞之請，驅逐總理。但諱驅逐之名，以盛筵款待之，勸其出境，並餽程儀三千元。總理即攜款赴南洋羣島，籌劃起義，胡展堂、汪季新、黃廬午，亦先後往贊軍事。同盟會有一部份人因之頗致疑於總理。說者謂當時同盟會員有肆力於極端無政府主義者（如天義報等）。於茲事不爲無因也。未幾潮惠、欽廉事起，相繼失敗，東京黨員尤爲寡然。及鎮南關、河口諸役發難，黨員紛紛歸國，參與運動，黨內暗潮乃息。

民報自第十二期後，因胡、汪離日，遂由章枚叔、宋遯初、汪旭初、劉申叔、黃季剛輩任撰著。至第十八期，章氏以腦病辭職就醫，仍由張溥泉繼任編輯。後以張氏擬往巴黎，故第二十期改由陶煥卿編輯。民報之所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爲事者，蓋自□氏編輯時始，實則章氏仍撰文如故也。

民報提倡俠風與其封禁

及民報出版至二十三期，主編人又歸章枚叔，而以湯公介副之。公介爲早稻田大學生，因片馬問題及河內事，與呂志伊（天民）、趙仲（直齋）、楊振鴻（秋帆）四人被清廷開除官費，下令通緝，一九零八年入民報社爲編輯。於時黃廬午因鎮南、河口諸役之敗，抑鬱來日，與章、湯同居。湯氏鑒於革命工作，進行困難，復傾慕一九零五年以來俄國革命黨人之事業，撰論文章如「崇俠篇」（第二十三期）、「革命之心理」（第二十四期），咸激勵俠風，以暗殺爲急務，其言曰：

「吾所取鑒於印度，爲其俠也，其虛無黨人一爾。夫吾激揚俠風，何哉？欲以陳師鞠旅，化而爲潛屠暗刺，並以組合蒞盟，轉而爲徑情孤往，旨同則曰黨，行事則無羣，蓋亦創始之局也。」

又曰：「與其陰柔操縱，固不如狙擊特權，懲創富惡。」

又曰：「夫今之世，脂韋成習，狂狷爲難，得一英雄，誠不如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眞，烈士不可以僞也；

「以權謀勝，一以氣骨勝。」（俱見民報第二十四期「革命之心理」。）

凡此足見作者欲以吳樾炸擊清五大臣之暗殺，砥礪同志，故以爲與其陳師鞠旅，耗時費財而不能濟，不若徑情孤往，潛屠暗殺，更使敵虜怯心褫魄也。

惟民報掲載「革命之心理」一文，遂爲未運。緣當時清廷遣唐某爲中美聯盟專使，道經日本，民報章枚叔爲作「清美同盟之利病」短評，微露抨擊意。唐某覺之，嗾清使與日政府交涉，求封禁民報。日政府懼中美同盟，弗利於己，亦准清使請，以見好清廷；故藉口民報所載「革命之心理」，有激揚暗殺，破壞治安之嫌，卽行封禁，不准發行。於時黃廬午、宋遯初等主張延聘律師，向日本法庭控訴日政府之違法。彼國民黨宮崎氏且將「革命之心理」譯成日文，以爲法庭辯論資料。惟結局民報社敗訴，故出版至第二十四期，卽以中止。

汪季新秘密出版之民報

民報既被封禁於東京矣，黃廬午、章枚叔、宋遯初共議以民報移美國出版，章氏並邀湯公介等結伴西遊，其護照且已辦妥；會因它故不果行，議遂寢。

一九零九年，汪季新由南洋羣島至日京，復於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秘密刊行民報第二十五期，標稱法國巴黎漢侶街四號出版，實則仍在日本印刷。至第二十六期，則截然止矣。

章枚叔聞汪季新繼刊民報，意頗不懌。蓋汪氏之續出民報也，以巴黎新世紀報社同人兼任印刷發行之事，實則僅假名義耳。章氏夙反對新世紀報，其數與吳稚暉書及所著臺灣人與新世紀記者諸文，胥足以見其意。至是乃致美洲南洋各處之函，斥第二十五期以後之民報爲僞，其函揭之於日華新報。說者謂枚叔夙病神經，易於譏惑，而季新則冥心孤往，致有以誤會之也。

汪季新之著「革命之決心」一文也，蓋承民報激揚俠風之遺韻而來，其論旨以爲卓犖之士，其義理之勇，可見者有二：一曰不畏死，二曰不憚煩。結論有云：「是故不畏死之勇，德之烈者也；不憚煩之勇，德之貞者也。二者之用，各有所宜，譬之炊米爲飯，盛之以釜，爇之以薪，薪之始燃，其光熊熊，轉瞬之間，卽成煨燼，然體質雖滅，而熱力漲發，成飯之要素也。釜之爲用，水不能蝕，火不能鎔，水火交逼，曾不少變其質，以至於成飯，其熬煎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〇〇

之苦至矣，斯亦成飯之要素也。嗚呼！革命黨人將以身爲薪乎？抑以身爲釜乎？亦各就其性之所近者，以各盡所能而已。革命之效果，譬則飯也，待革命以蘇其困之四萬萬人，譬則啼饑而待哺者也。革命黨人以身爲薪，或以身爲釜，合而炊飯，俟飯之熟，請四萬萬人共饗之。」汪氏屬文之後，殆欲以己爲薪，促成革命之效果，故遺書胡展堂，則比之爲釜，於是毅然渡海北上，才身入燕都，深探虎窟，晝伏夜出，謀炸攝政王，事既不成，而慷慨不屈，羈縲獄中者十數閱月。

民報社之毒茶案及變節黨員

一九〇八年，民報既遭封禁，章枚叔、湯公介及黃復生（四川人）仍同居民報社。枚叔日至國學振起社講學，而公介任大成中學附設中國留學生講習所國文教師。時章枚叔與劉申叔、何振夫婦，以事不睦，乃至絕交。申叔之戚有汪公權者，亦黨中人，時或來社，瞰枚叔不在，便攀公介雜談。一日，公介課畢歸，渴甚，方就茶壺飲，覺其味異，頭目暈眩，急入隣近某醫院請診。幸未入口，毒不得中，經醫士檢驗茶水，知爲人混摻猛性毒物。醫士蓋警署之警官也，急爲報署，一時民報社之毒茶案，轟傳東京（時湯公介在警署所報假名爲鄧誠意君，故日本新聞紙所載民報毒茶受害人爲鄧誠意君）。經日本警署祕密偵察，半月有餘，迄無要領；留學界稍有嫌疑，而被拘訊者十數人。惟是案出後，不數日，汪公權忽以往滬聞，始知毒茶一案，汪氏實爲主犯。蓋汪氏放毒之意，或不專在公介、枚叔，惟以曾受清使之賄而爲耳目，非此不足以堅信用。後聞卽此一案，汪氏竟得使館五千元云。

汪公權既履滬濱，自以爲逍遙法外，無以患也。閱日不久，乃蹀躞於四馬路，途遇黨中俠士王金發其人，憤汪賣黨求榮，遂以手鎗擊殺之。劉申叔夫婦以居東京備受黨人冷淡，亦相偕過返國門，投效於滿吏端方。申叔抵滬時，且遺書黃廬午、林廣塵、湯公介等，詆章枚叔曾致函端方，由劉妻何振轉交，要挾巨款二萬，卽舍革命而不言，往印度爲僧，以終其身云。內並附章氏關於此事之手書真蹟照片，廬午等一笑置之。迄辛亥光復之際，端方被戕於貴州，章枚叔乃不念舊惡，徵訪劉申叔之蹤跡，以爲申叔乃讀書種子，未可妄殺，憐才之心，盎然言表。厥後申叔殊感枚叔厚誼，復言歸於好云。

民報撰著人署名索隱一覽表

署名	作者	別號	籍貫	重	要	撰	著
漢民	亦名衍鴻	胡漢民	廣東	排外與國際法、民報之六大主義、述侯官嚴氏最近政見、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國軍人等。			
思過	黃庭	陳天華	湖南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中國革命史論、獅子吼（殘編）、周君辛鐸事略等。			
（二）縣	解伸	朱大符	廣東	論滿政府雖欲立憲而不能、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並行、就論理學駁新民叢報論革命之謬、土地國有與財政、心理學的國家主義、德意志社會革命小傳等。			
（二）精	衛約	汪兆銘	廣東	民族的國民、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滿州立憲與國民革命、論革命之趨勢、革命之決心等。			
君武	馬君武		廣西	帝民說、法蘭西共和國建造者甘必大傳（未完）。			
寄生	汪東	旭初	江蘇	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復仇論、正明夷（明夷，即康有為之化名）、法國革命史論、劉道一碑文、鷄窗話曠等。			
勢齋	宋教仁	後號漁父初	湖南	一九零五年露國之革命、萬國社會黨大會略史等。			
太炎	章炳麟	枚叔	浙江	俱分進化論、無神論、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論、策新黨論、人無我論、社會通銓商充、官制索隱、中華民國解、五無論、定復仇之是非、國家論、大乘佛緣起說、排端平議、駁神、我憲政論、五朝法律索隱、代議然否論等。			
韋裔	劉光漢	申叔	江蘇	利害平等論、清儒得失論、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悲佃篇等。			
運甓	黃侃	季剛	湖北	專一之驅滿主義、哀貧民、釋俠等。			
（二）伯	鄭夢	湯增璧	江西	人世之悲觀、崇俠篇、革命之心理、哀政團社員、康梁之今昔、劉道一傳記（未完）。			
漢思	陶成章	煥卿	浙江	桑海遺徵。			
（二）有偽血胤	陳去病	佩忍	江蘇	明清最初之交涉、清初赫圖阿喇四祖考、南關北關考、明清遞嬗之往蹟、虎帳遺恨、永明皇帝殉國定記、徐錫麟傳。			
義皇正胤	易本義		湖南	南洋華僑史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〇二

屠富	石碩	〇〇〇 愁漢 予血	樸滿	餘波	明民	夢蝶生	去非	自由	民意	辨姦	仲密	公俠	恨海	鐵錚	爐魂	南國行人
廖仲愷				湯增璧	周仲良	葉夏聲	胡漢民	馮自由	汪同用	胡漢民	周作人	呂復	田桐	雷昭性	劉崧衡	曼殊大師 蘇元英
				公介								劍秋	梓琴	鐵崖		子穀
				江西	貴州	廣東		廣東			浙江	河北	湖北	四川	湖南	廣東
進步與貧乏（時評）。	清政府又將興獄耶、異哉清政府之所謂改正法律者如此等時評。	合著崖山哀。	革命橫議。	湖廣總督之滑稽（時評）。	涓涓談。	無政府黨與革命黨之說明。	俄國立憲後之情形、考察政治五清臣之怪狀等時評。	轉載中國日報「民生主義與中國政治革命之前途」。	告非難民生主義者、紀七月十五日歡迎章枚叔先生事、紀十二月二日本報紀元節慶祝大會及演說、土耳其革命、波斯革命。	斥新民叢報之謬妄、俄國革命黨之日報等。	西伯利亞紀行（俄國克魯泡特金原著）。	雜譯印度自由報文字。	有來書罵梁飲冰一件。	政府論。	南洋華僑史略序。	沙羅海濱遯跡記、嶺海幽錄。

思古	尊周	信川	七曲山民	定思	不佞	大邱	无首	伯揚	無俚	病已	浴日生	夢生	孤鴻	淵實	枝頭抱香者	壘仇
					黃侃									廖仲愷		
論滿州當明末時代於中國爲敵國。	大同報滿清問題駁論。	哀太平天國。	虎口餘生記（譯品）。	雙梧軒偶記。	論立憲黨與中國國民道德前途之關係。	斥新民叢報土地國有之謬等。	帝王暗殺之時代、蘇非亞傳、巴枯寧傳。	人權宣言論。	禹之謨被殺、孔子非滿州之護符等時評。	敢死論。	海國英雄記（小說）。	革命軍與戰時國際法。	剛德之學說。	社會主義四大綱、無政府主義之二派、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虛無黨小史。	新民叢報之怪狀。	清政府決定賣遼漢人礦產（時評）。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〇四

稼軒	臺山羅某	三葉	血淚	江海	虬髯客
明清戰談。	印度自由報、電光(小說)。	一文錢(小說)。	旅俄日記(譯品)。	漢逸史談屑。	嘉應黨獄感言。

表中有未克註明姓名者，深爲抱歉，本人肯來函指示，彌爲厚幸。

民報各期出版發行的年月一覽表

期數	西歷紀元	年	月	日	編輯人
第一期	一九〇五年	乙巳	十一月	二十六日	張繼
第二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一月	二十二日	張繼
第三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四月	五日	張繼
第四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五月	一日	張繼
第五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六月	二十六日	張繼
第六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七月	二十五日	章炳麟
第七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九月	五日	章炳麟
第八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十月	八日	章炳麟
第九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十一月	十五日	章炳麟
第十期	一九〇六年	丙午	十二月	二十日	章炳麟

第十一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一月	二十五日	章炳麟
第十二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三月	六日	章炳麟
第十三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五月	五日	章炳麟
第十四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六月	八日	章炳麟
第十五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七月	五日	章炳麟
第十六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九月	二十五日	章炳麟
第十七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十月	二十五日	章炳麟
第十八期	一九〇七年	丁未	十二月	二十五日	章炳麟
第十九期	一九〇八年	戊申	二月	二十五日	張繼
第二十期	一九〇八年	戊申	四月	二十五日	陶成章
第二十一期	一九〇八年	戊申	六月	十日	陶成章
第二十二期	一九〇八年	戊申	七月	十日	陶成章
第二十三期	一九〇八年	戊申	八月	十日	章炳麟
第二十四期	一九〇八年	戊申	十月	十日	章炳麟
第二十五期	一九一〇年	庚戌	一月	一日	汪精衛
第二十六期	一九一〇年	庚戌	二月	一日	汪精衛

民報各期圖畫的一覽

第一期

- 一、世界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中華民族開國的始祖）。
- 二、世界第一之民權主義大家盧梭。
- 三、世界第一之共和國建設者華盛頓。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〇六

四、世界第一之平等博愛主義大家墨翟。

第二期

一、法蘭西第一次大革命之真景（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清晨巴黎市民之奪取軍庫）

二、虛無黨女傑蘇非亞（Sophie Perovskaia）肖像。

三、陳星臺先生肖像（附小傳）。

第三期

一、無政府黨首創者巴枯寧（Michael Bacunin）。

二、炸清廷五大臣者吳樾烈士。

第四期

一、太平天國戰勝清兵之真景。

二、露國拔苦（Baku）總督拉加希芝（Nakashitucz）被炸之真景。

第五期

一、法路易十六上斷頭台之真景。

二、中國大民族革命偉人肖像：（A）朱元璋；（B）洪秀全；（C）孫逸仙。

第六期

一、章炳麟先生肖像。

二、鄭容先生肖像。

三、史堅如烈士肖像。

第七期

一九〇五年比國京城行建國七十五年獨立紀念會，學生遊城之真影（共三幅）。

第八期



一、巴黎凱旋門之正面圖。

二、法國舊都非而塞（Versailles）之噴泉。

三、西班牙王遭難之眞影。

第九期

一、菲律賓大統領雅圭拿度君之眞像。

二、中國助菲律賓戰勝美國者侯寶華將軍之眞像。

三、一九〇六年俄國虛無黨轟炸首相（司多呂平）之眞像。

第十期

一、一七八九年六月十七日法國人民宣布革命條理之圖。

二、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法國人民攻破巴士的獄之圖。

第十一期

一、杜蘭斯哇共和國大統領古魯加肖像。

二、俄國之新聖杜爾斯兌（Tolstoi）肖像。

第十二期

一、皮拉爾（Pilar）將軍之軍隊。

二、侯寶華將軍之軍隊。

三、阿圭拿度大統領之親兵士官。

四、加爾夏（Garcia）將軍之軍隊。

第十三期

一、印度西婆耆王（是期有太炎先生所作的「記印度西婆耆王紀念會事」的時評）。

二、滿洲馬傑之活動。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〇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三、滿洲馬傑戰敗清軍之實況。

第十四期

一、西北利亞阿喀兌獄中之俄國革命黨員。

二、阿喀兌獄中女革命黨員。

第十五期

一、俄國暗殺團首領該魯尼獄中之肖像。

二、法國鼓吹革命之少年新聞記者德謨那肖像。

第十六期

一、徐錫麟烈士之肖像。

二、秋瑾女士和裝之肖像。

第十七期

一、陳伯平先生之肖像。

二、馬宗漢先生之肖像。

第十八期

一、法國革命之氣象（雕塑圖）。

二、法國革命時代少年護國軍之出征圖。

第十九期

一九〇八年俄國虛無黨女子謀擊莫斯科總督之圖。（內有運甓題詞曰：「無政府黨有恆言曰，能界我儕以自由者，唯鉛丸與爆藥耳，我亡所鑒，鑒於斯圖。」）

第二十期

被殺五分鐘前之葡萄牙王及其太子之圖（共五幅）。



第二十一期

- 一、爆烈後之吳樾烈士。
- 二、在南京爲端方所害之楊卓林烈士。

第二十二期

- 一、俄國革命黨祕密會議之圖。
- 二、哥薩克兵追殺俄國市民之圖。

第二十三期

- 一、一九〇六年刺殺他美坡省總督之女傑馬里納 (Maria Cunpugonba.) 肖像。
- 二、俄國立憲後殺人暴屍之慘景 (圖中被殺黨人，都赤體暴露於小山崗上)。

第二十四期

- 一、明孝陵石象之圖 (題詞爲：「嗟爾石象，亦蘊荊棘」)。
- 二、明孝陵翁仲之圖 (題詞爲：「神若有知，不來血食」)。
- 三、南京城內之圖 (題詞爲：「昔是帝王都，今爲狐狸窟」)。

第二十五期

- 一、劉道一烈士肖像 (內有黃侃所題烈士劉君像贊)。
- 二、秋瑾女俠之墓。

第二十六期

- 一、韓人刺殺伊藤博文於哈爾濱之景。
 - 二、印度革命黨丁格勞鎗斃英將惠禮氏後，在倫敦高等刑事裁判院受死刑之宣告圖。
- 按：本文係同盟會會員湯增璧先生口授其子湯鍾瑤所撰，用曼華筆名在建國月刊第七卷第七期發表 (民國廿一年六月在南京出版)；出版後，復經湯先生親自訂正達十五處。今依訂正本刊印。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三、汪精衛：民族的國民（註四）

嗚呼！滿洲入寇中國二百餘年，與我民族，界限分明，未少淆也，近者同化問題，日益發生，此真我民族禍福所關，不容默爾，故先述民族同化之公例（凡文字必嚴著述之辨，著者自發其思，成一家言，故有所徵引，必詳所出；述者本諸舊聞，連綴成辭，大概分譯述、講述二種，未嘗自居己作，故所徵引，可略所出，亦以難於毛舉也，於此不辨，而崇勦說，則是以士君子而爲盜賊之行，故附識於此。），次論滿族之果能與吾同化否，以告我民族。

民族云者，人種學上之用語也，其定義甚繁，今舉所信者曰：「民族者，同氣類之繼續的人類團體也。」茲析其義於左：

一、同氣類之人類團體也。茲所云氣類，其條件有六：一同血系（此最要件，然因移住婚姻，略減其例。），二同語言文字，三同住所（自然之地域），四同習慣，五同宗教（近世宗教信仰自由，略減其例），六同精神體質，此六者皆民族之要素也。

二、繼續的人類團體也。民族之結合，必非偶然，其歷史上有相沿之共通關係，因而成不可破之共同團體，故能爲永久的結合；偶然之聚散，非民族也。

國民云者，法學上之用語也，自事實論以言，則國民者構成國家之分子也。蓋國家者團體也，而國民爲其團體之單位。故曰國家之構成分子，自法理論言，則國民者有國法上之人格者也，自其個人的方面觀之，則獨立自由，無所服從；自其對於國家的方面觀之，則以一部對於全部，而有權利義務，此國民之真諦也，此惟立憲國之國民惟然；專制國則其國民奴隸而已，以其無國法上之人格也。

準是，則民族者自族類的方面言，國民者自政治的方面言，二者非同物也。而有一共通之問題焉，則同一之民族，果必爲同一之國民否，同一之國民，果必爲同一之民族否是也。

解決此問題有二大例：

一、以一民族爲一國民。凡民族必被同一之感，蒙具同一之知覺，既相親比以謀生活矣。其生活之最大者，爲

政治上之生活，故富於政治能力之民族，莫不守形造民族的國家之主義，此之主義，名民族主義。蓋民族的國家，其特質有二，一曰平等，自有人類，即有戰爭，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牛馬畜之，不齒人類，古之希臘，所征服者，悉以爲奴隸，是其例也。若一民族則所比肩者皆兄弟也，是爲天然之平等。二曰自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必束縛壓抑之，不聊其生而死其心，以求必逞。若一民族，則艱難締造，同瘁心力，故自由之分配必均，以是之故，民族主義爲人性所固有。即或民族中更變亂，爲強所弱，四五分裂，不能自存，而民族主義淬而愈厲，困苦百折，卒達其目的而後已。舉例以言，羅馬帝國瓦解後，民族主義代世界主義而興，英吉利之亨利八世，及大僧正威爾些之事業，法蘭西之路易十一世之事業，大僧正里些流之事業，及亨利四世之事業，皆貫徹此主義者也。十九世紀之初，日耳曼民族分屬聯邦，無統一之觀念，遭法蘭西蹂躪，憬然思變，實行民族主義，卒合二十五聯邦而成德意志帝國。意大利民族自帝國破滅後，邦分離析，受軛制於奧太利，惟能實行民族主義，卒合十一邦而成意大利帝國，此其犖犖大者也。其他諸國受此思潮，理想不變，此主義遂磅礴全歐，其結果也進步而爲民族帝國主義。

二、民族不同。同爲國民，其類至繁，先大別爲二種。

(甲) 以不同一之民族不加以變化而爲同一之國民者，其中復有二小別。(一) 諸民族之語言習慣，各仍其舊，惟求政治上之一統，如瑞西是。此必諸民族勢力同等然後可行，否則一有跳梁，全體立散矣；(二) 征服民族對於被征服民族，既以威力抑勒之，使不得脫國權之範圍。又予以劣等生活，俾不得與己族伍，如古者埃及之於猶太，今者俄之於芬蘭、波蘭是也。然使被征服民族而有能力，必能奮而獨立，以張民族主義，如比利時之離荷蘭，希臘之離土耳其是。

(乙) 合不同一之民族使同化爲一民族以爲一國民者。今欲問此爲民族之善現象乎？抑惡現象乎？社會學者，嘗言凡民族必嚴種界，使常清而不雜者，其種將日弱而馴致於不足自存；廣進異種者，其社會將日即於盛強，而種界因之日泯。希臘邑社之制，即以嚴種界而衰微，羅馬肇立，亦以嚴種界而幾淪亡，其顯例也，是故民族之同化也，極遷變翕闢之一致，而其所由之軌，有可尋者歸納得同化公例凡四：

第一例，以勢力同等之諸民族融化而成一新民族；

第二例，多數征服者吸收少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三例，少數征服者以非常勢力吸收多數被征服者而使之同化；

第四例，少數征服者爲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

以上四例，通於今古。至於同化之方法，不外使生共通之關係，社會的生活之共通，政治社會的生活之共通，或由於誘引，或由於強迫，皆足納之於同化之域者也。

上之所述，皆政治學者、社會學者所標之公例也，以下將涉於鄙論。

吾今爲一言以告我民族曰，凡關於民族上之研究，第一，宜求諸公例。公例者演繹、歸納，以獲原理，立之標準，以告往知來者也，爲變雖繁，必由其軌者也；第二，宜知我民族在公例上之位置。

嗚呼！吾言及此而不能不有憾於嚴幾道也。夫幾道明哲之士也，其所譯「社會通詮」有云：「宗法社會，始以屬族爲厲禁，若今日之社會，則以廣土衆民爲鵠，而種界則視爲無足致嚴。」此其言誠當也。然幾道案語言外之意，則有至可詫者，觀其言曰：「中國社會，宗法而兼軍國者也，故其言治也，亦以種不以國。（中略）是以今日黨派雖有新舊之殊，至於民族主義，則不謀而合，今日言合羣，明日言排外，甚或言排滿。（中略）雖然，民族主義，將遂足以強吾種乎？愚有以決其必不能矣。」幾道此言，遂若民族主義爲不必重，而滿爲不必排者，此可云信公例矣，而未可云能審我民族公例上之位置也。以上同化四公例言之，其第一例重勢力同等，是故彼之合同，平等之合同也，自由之合同也。盎格魯撒遜民族、俄特民族、條特列民族，羣居美洲，以共同生活之既久，遂成爲亞美利加民族，是其例也。蓋其合同也諸民族，實皆居主人之地位以相交互，故能相安而無尤。其他三例，則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關係也，此其合同，非出於雙方之自由意思甚明。夫兩者相持，勢力優者，權必獨伸，而政治上之勢力、軍事上之勢力，其最者也。是之勢力，必握於征服者之手，由是挾其雷霆萬鈞之力，所當必碎，被征服者乃不得不戰戰然歸化之，是其一立於征服者之地位，一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釐然分明也。更端言之，則一立於主人之地位，一立於奴隸之地位也。夫民誰其堪奴隸者，果其能力萎弱，則不聊其生而漸歸於盡，而非然者則將百折不撓，

以求遂民族主義之目的。而方其未遂也，叩心飲泣，視然以爲人奴，而彼之征服者狎之既久，則食其毛、踐其土，薰其文化，樂而忘其故，自形式觀之，固同化矣，自精神觀之，則不共天日之仇讐，而強相安於衽席之上也。於是而指摘被征服者曰：「汝其與之同化，汝胡不安？汝胡不安？」嗚呼！是真欲其長處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已！嗚呼！是曰知公例而不知公例上之位置。

今欲知吾民族於同化公例上之位置，則請言自黃帝以來，以至有明之末，民族變化之歷史，然欲語其詳，有專史者，今述其概略而已。

黃帝時代與苗族競，九黎之君曰蚩尤，苗族之至強者也。黃帝破而滅之，遷其類之善者於鄒屠之鄉，其不善者以木械之，命之曰民，己之族則曰百姓。三代以來，百姓與民之別泯矣，是爲彼折而同化於我。

觀夫春秋有荊越、山戎、諸戎、北狄、長狄、鮮虞諸族，或猾諸夏，以主齊盟，然至於秦，則凡此名詞，僅留於歷史上而已，是亦折而同化於我。

漢初患匈奴，逮乎孝武，以兵攘之，命張騫通西域，命唐蒙通西南夷，其卒閩、粵、滇、黔皆折而同化於我。降乎典午，吾族不武，五胡亂華，前趙則匈奴也，成則巴氐也，後趙則羯也，前燕、後燕、南燕、西秦、南涼皆鮮卑也，前秦、後涼皆氐也，後秦羌也，北涼、大夏亦匈奴也，以次夷滅天下。中分南北，北朝始於拓跋氏，其後高氏、宇文氏復中分，自晉至隋，我民族之陵遲極矣。諸虜得志，多效漢俗，幾如第四例所云，少數征服者爲多數被征服者所同化。然劉裕創之於前，隋文帝獲之於後，諸族中更屠殺，其子遺者悉折而同化於我，我民族雖暫屈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終復居征服者之地位。

唐初突厥肆虐，太宗滅之。其後回紇、吐蕃，雖屢爲梗，無大患也。五季沙陀、契丹相繼猖獗，至于有宋，我民族復寧焉，宋末距於女真，亡於蒙古，元胡之辱我民族也尤酷，謂契丹爲漢人，謂我民族爲南人，階級至卑，此大詬也，有明奮興，北虜窮遯，歸其巢穴，未同化於我，而我民族光復故物，復居於征服者之地位。

是則四千年來我民族實如第二例所云，多數民族，吸收少數民族而使之同化。我民族初本單純，後乃繁雜，然實以吾族，處主人之位，殊方異類，悉被羽翼，相安既久，遂同化爲一而成四萬萬之大民族。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一四

嗚呼！今竟何如？自明亡以來，我民族已失第二例之位置，而至於今則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

滿洲與我，族類不同，此我民族所咸知者也，即彼滿人，亦不靦然自附。觀其開國方略云：「長白山（在吉林烏拉城東南）之東，有布庫哩山，山下有池，曰布勒瑚里，相傳有天女三，浴于池，有神鵲銜朱果置季女衣。取而吞之，遂有身，生一男。及長，命以愛新覺羅爲姓，名曰布庫哩雅順」云云。是則滿族與我，眞若風馬牛之不相及，無他之問題，可以發生。彼其長白山下，寧古塔邊，長林豐草，禽獸所居，孳乳蕃庶，乃奮其牙角，奔蹕噬嗑，先取金遼部落，繼兼有元裔之蒙古，又繼兼有朝鮮，又繼兼有明之關外。金遼語言相同之國也。蒙古語言居處不同而衣冠騎射同之國也，朝鮮及明則語言衣冠皆不同，故用兵次第，亦因之爲先後（語本魏源聖武記）。然金之與彼，實同族類，開國方略，曾詳言之。天女之說，其神話耳，彼其東胡賤族（西方謂之通古斯種），方以類聚，故所合至易；遼及蒙古，視之有間矣。至於朝鮮，則尤疎遠，然彼未嘗誕之，特以近在肘腋，矧以威力，使勿生變耳。「天命」以來，所處心積慮以圖之者，厥惟中國。終乃乘明之亡，疾驅入關，遂盜九鼎，自是而後，與我民族相接近益密。夫以滿族與我民族相比較，以云土地，彼所據者長白山麓之片壤，而我則神州。以云人口，彼所擁者叢爾之羣衆，而我則神明之胄。以云文化，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而我則四千年之文教，相去天壤，不待言也。彼既薦食不仰給於我，且無以爲生，使其絕對的不同化於我，必不足以營衛明矣。使其絕對的同化於我，則一二世後將如螟蛉失其故形而別有所天，是自殲其族也。彼中梟酋，處此問題，苦心焦慮，匪伊朝夕，卒乃得之所以自保而制人者，爲術有二：一曰勿爲我民族所同化；二曰欲使我民族與之同化，如是則彼族可以長處主人之位，以宰制萬類。其計彌工，其心彌毒，順、康、雍、乾以來，妙用此術，未嘗少變，今鈎考歷史，刺取其眞證實據，類列于左，以供參考。

一、欲不爲我民族所同化。夫兩民族相遇，其性格相近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速；其性格相異而優劣之差少者，其同化作用遲；其優劣之差遠者，其同化作用速，此通例也（語本日本小野塚博士政治學）。滿族與我，文野相殊，不能以道理計，蓋適合乎第三例者。當同化進行時滔滔然莫之能禦，勢將舉其語言、文字、居處、飲食，而一同于我，此固當日之所不能免者也。彼大酋思障其流，首嚴通婚之禁。（多爾袞入關，下令滿漢得通婚姻，

其後撤回此令，通婚者罪不赦，見蔣良騏東華錄。）夫滿之與我，不同血族，復絕婚姻，故二百年來精神體質未嘗少淆，彼族所恃以自存者在此；不然，以五百萬之民族與四萬萬之民族相伴合，在我民族固蒙其惡質，而不及百年彼族將無一存者，可決言也。彼既自閑其族系，乃復保守其所固有者以自別于我，利用其所擅長者以凌制我，其手段可別爲二種：

（甲）保守其習慣，習慣爲民族之一要素，習慣存則民族之精神存，其顯然表見者，常有以自異於他民族，滿人而知葆此，其計之巧者也。雖然，若語滿人之習慣必將有狂笑絕氣者，微特吾人不知所云，即彼族亦赧言之。舉其二例，生而以石壓首，作圓扁形，彼懸諸太廟之太祖、太宗，圖形於紫光閣之世臣，皆作此狀，即最誇能保守滿洲舊族之弘曆，亦言之若有餘羞者也，此其習慣之一；崇奉堂子，凡有戰役必先祭之，其神何名，無知之者。其祭獻之禮絕詭祕，或曰其大酋自裸以爲犧牲，然無信據也，此其習慣之二；自作文字，先以蒙古字合滿語，聯綴成句，尋復以十二字頭無圈點，上下字雷同無別，因加圈點以分析之，其拙劣僂野，不足以載道甚明（如譯王成爲黑狗之類）。此其習慣之三，夫其習慣之不足言如此，而彼兢兢然保持之者，非以爲美也，以之自別于我民族，而使其族人毋忘固有之觀念也，此其心事彼固明言之。王先謙東華錄內載：「乾隆十七年三月辛巳諭，閱太宗實錄內載崇德元年，讀金世祖本紀衆云，熙宗合喇及完顏亮，效漢人之陋習，世宗即位，惟恐子孫仍效漢俗，豫爲禁約，衣服語言，悉遵舊制，時時練習騎射，以備武功。先時儒臣巴克什達海庫肅經，屢勸朕改滿洲衣冠，效漢人服飾制度，朕不從，正爲萬世子孫計也云云（以上太宗語，乾隆引之）。我滿洲先正遺風，自當永遠遵守，循而弗替，是以朕常躬率八旗臣僕，行圍較獵，時以學習國語，練習騎射，操練技勇，諄切訓誨，此欲率由舊章，以傳奕禩，永祿福祚。」嗚呼！此語情見乎辭矣，其爲萬世子孫計，真不可謂不周矣！彼既累世相傳，堅守此旨，故於滿洲舊俗，雖至微細必監督之。乾隆八年，歎滿洲舊俗日即廢弛，責宗室子弟食肉不能自割，行走不佩箭袋，有失舊俗，十五年六月癸未諭：「前因宗室等，及滿洲部院大臣，俱各偷安坐轎，竟不騎馬，曾降諭禁止。此欲令伊等勤習武藝，不至有失滿洲舊規令聞；有坐車者，與坐轎何異？嗣後祇准王等與滿洲一品大臣坐轎，其餘概令騎馬。」二十年五月諭：「滿洲本性樸實，不務虛名，近日薰染漢習，每思以文墨見長，並有與漢人較論同年行輩者，尤屬惡習。」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一六

不知其所學者，未造漢人之堂奧，反爲漢人所竊笑，此等習氣不可不痛加懲戒。嗣後八旗，總以清語、騎射爲務，即翰林等有與漢人互相唱和較論同年行輩者，一經發覺，決不寬貸。」其謹小慎微，思患豫防，至於如此。然其中尙有宜注意之點，彼一則曰：「學習國語」，再則曰：「以清語、騎射爲務」。夫以滿洲人操滿洲語，此真天然之事，何待強迫督率之爲者？則以彼虜自入關以來，悉操北京語，久已忘其固有之語言故也。彼知語言文字爲民族之要素，故汲汲欲保守之，且令翰林院必考試滿洲文。然醜劣寡用，微特漢人唾棄之，即滿人亦不以爲愛，特爲威力所怵，聊事率循而已。至於騎射，則關係重要，後將論之，其他習慣，亦多關於強悍之俗，彼之主張保守非無故也。夫北魏孝文帝，自惡虜俗，刻意模範漢人風化，遷都洛陽粉飾漢制，其結果胡虜悉同化於我民族。迨乎隋唐，珍畦悉泯，無他，忘故我之觀念而與他族相混於無形也。滿人之保守其習慣也，是欲永保其固有之民族，以翹乎我民族之上不可忽也。

(乙)發皇其所長。滿俗無所長，其所長惟騎射，彼之得志，皆由狂噬死咋而來，故曰謀寶有而精進之，觀上所述諸論可證也。而彼惟利用所長，故得鉗制我民族，使無生氣，因之於吾歷史上留萬年之大紀念，曰滿洲自入寇以來，凡兵權悉萃於彼族，而我民族無與焉，嗚呼！吾不能不歎滿人設計之工也，夫以兵權悉操於彼族之手，則生殺屠醢一惟其命，故以少數之民族制多數民族而有餘。彼於一方，則利我民族之文弱，務求柔其骨而爾其神者，既以科學愚之矣；又開博學鴻詞科，求天下圖書，儲之四庫，使儒臣從事校勘，使之益近於文柔。至於武事，則不復齒之，乾隆之於漢臣，口吻尤刻，於陳宏謀之轉糧不力也，則曰彼係漢人，不必責以有勇知方。於陳世倌之言兵事也，則曰彼漢文臣，乃敢言兵事，其志可嘉（皆見東華錄），其侮弄如此。於一方則重滿人之兵權，凡國家之軍政組織全部屬之，其用意所在，固至易明。蓋兩民族相遇，一尙文柔，一尙強武，此其格格不相入，而必不能同化，無待言者，而強者摧柔，又其必然之理。故彼族首重此，以爲如是，則不獨有以自異於我民族，且足以凌制馴伏我民族而有餘也。故其兵制，則重駐防，重禁旅，而不重綠營。魏源聖武記有云：「八旗有禁旅，有駐防。禁旅八旗，滿洲兵六萬，並蒙古、漢軍共十萬，其人則皆東海扈倫諸部落，無在黑龍江北，甯古塔東者，其漢軍亦無遠在山海關以內者。若夫駐防之兵，則即八旗佐領中之餘丁，佐領外之新附，隨時編籍，人無定額，散處遼河東西諸城。

無事射獵耕屯，有事馳驅甲冑。故天命十一年，攻甯遠時兵已十三萬，崇德中遠蹙燕薊，近摧甯錦，旁撻朝鮮、蒙古，用兵常十餘萬。而入關以後，以之內衛京師，外馭九服四夷。」觀此其兵制可略見矣。是以入關以來，凡有戰役，皆以禁旅、駐防任之，彼其心不第不望綠營之強也，實且利綠營之弱。即間有一二征伐資綠營之力者，然終不以爲正師也；惟康熙三藩之役，有小例外。蓋其時爲滿族與我民族交戰，彼滿人者既深忌我，復深畏我，懼其悉趨於三藩而並力以敵己也，故謀有以離間而利用之，爲手諭以詔綠營典將曰：「從古漢人叛亂，祇用漢兵勦平，豈有滿兵助戰？」於是一時趙良棟、施琅、李之芳、傅宏烈諸民賊，爭刈同種以媚異族，而三藩遂戢，此其間出之政策也。至於典兵之臣，則幾滿族所專有，其初皆以親王爲統帥，睿禮鄭豫肅勤等是也。康熙時尙仍此制，三藩之役，則安康簡等也，西北用兵，亦屢以皇子將之，至雍正而後，始不盡然。漢人之司軍柄者惟年羹堯、岳鍾琪二人，然年旋被戮，岳亦謫書盈篋，以其手繫曾靜以興大獄，始幸而苟全。其他如康熙準噶爾之役，則費揚古也；雍正西南夷之役，則鄂爾泰也；乾隆準部之役，則班第、永常、兆惠等也；回疆之役，則兆惠等也；大金川之役，則傅恆也；小金川之役，則阿桂也；緬甸之役，則傅恆也；廓爾喀之役，則福康安也；嘉慶川湖陝之役，則額勒登保德楞泰也，此犖犖之大役，皆以滿人掌兵，而漢人則不欲其與聞軍事，卽爲偏裨，亦欲限制之。雍正六年，滿珠等奏：「京營武弁等員參將以下，不宜用漢人爲之。」得旨：「朕滿漢一體，從無岐視。」（中略）滿洲人數本少，今止將中外緊要之缺補用已足，若參將以下之員弁，悉將滿洲補用，則人數不敷，勢必員缺。」（見蔣氏東華錄）夫於「滿漢一體」之下，忽著此語，一何可笑至此，亦可云情見乎辭矣。總之，專制國以政府有非常之兵力爲第一要義，使爲異族政府，則更所急，察滿洲軍事的組織，乃欲以一民族爲一軍隊，營衛京師，而駐防各省，長駕遠馭，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至於其不予我民族以兵權，則戰勝民族對於戰敗民族所應有之手段，英之於印度，法之於安南亦猶是也。彼之不願與我民族同化者在此，彼之遂能不與我民族同化者亦在此。

二、欲迫我民族爲所同化。彼之不欲爲我民族所同化，既如上述，然不同民族而同爲國民，慮我民族之不安其生，而將有變也。則求所以同化我者，其目的在使我民族剷除民族思想，而爲馴伏之奴隸。彼之又慮欲達此目的，非用威逼之手段不可，故不以柔道行之，而惟以蠻力行之，其手段可分二種：

(甲)關於物質上者。其最重要者，莫如薙髮、易服一事，而薙髮尤切膚之痛也。夫民族之表見于外者，爲特有之徽識，圖騰社會（此從嚴譯社會通詮日本譯爲徽章社會）視此最重，至於今世，亦莫能廢。民族之徽識，常與民族之精神相維繫，望之而民族觀念油然而生。彼滿族之與我民族徽識大殊，使各仍其俗歟，則民族觀念，永無能合也；使其悉效我民族之所爲歟，是使人滅絕滿洲民族之觀念也；使其強我民族，悉效彼之所爲歟？是使人滅絕我民族之觀念也。故彼旁皇久之，卒厲行此政策。蔣氏東華錄順治五年諭禮部：「向來薙髮之制，姑聽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也。此事朕籌之至熟，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以後，京城內外直隸各省，限旬日內盡行薙完，若巧避惜髮，藉詞爭辯，決不寬貸。該地方官，若有爲此事瀆上奏章，欲將朕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殺無赦。」嗚乎！此一紙之薙髮令，彼實掬其野心以示天下者也，悍然曰：「若不歸一，不幾爲異國之人」質直自白，無遁辭焉。猶復飾言明制，彼寧不知此非有明一代之制，而我民族相沿之制耶？不過欲我民族，變形龍豕，喪盡種族觀念，戢戢然歸化之而已。然我民族，一息尚存，此心不死。自薙髮令宣告後，吳楚江浙，接踵起義，伏尸百億，流血萬里以殉其節。遺臣逸老，爭祝髮爲僧，或著道士服；而王夫之氏且竄身猿峒，終其身不復出，此猶曰忠節之士也。一般國民屈于毒綵，不得自由，然風氣所成，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之說。女子之不易服，猶曰非其所嚴禁，至于殞殲死者，以本族之衣冠，使不至于不瞑，而有以見先人于地下，其節彌苦，其情尤慘矣！此猶曰普通之人心也。污賤如陳同夏，猶知昌言於朝，謂蓄髮正衣冠，然後天下太平；毒戾如吳三桂，猶知以薙髮、易服爲恥，號召天下，以謀一洗之。此輩狗彘不若，而贊同輿論猶若此，此猶曰爲時尚邇也。洪楊崛起，兵力所及，漢官威儀，一復其舊，東南羣省，翕然應之，幾覆滿祚。嗚呼！怨氣所聚，鬱而必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處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乙)關於精神上者。我民族有自尊之性質，自以神明之胄，不當與夷狄齒，故對於他民族，無平等之觀念；至于用夏變夷，尤非所堪。此種思想爲滿人所大不利，彼以犬羊賤種，入據九鼎，假使我民族日懷猾夏之痛，死灰必燃，終爲彼患。蓋社會心理，常爲事實之母，果其民族精神，團結不解，則雖隸於威力，爲形式上之服從，一旦暴發，若潰江河，決非彼所能禦也。彼故日謀所以使我族死心盡氣者，日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飾之以淫辭，行

之以威力，莊廷鑑之獄、戴南山之獄、查嗣庭之獄、陸生梅之獄、曾靜、呂留良之獄、錢名世之獄、胡中藻之獄，皆以一二私人，痛心種淪，時發微歎，遂被踪跡，而及於難，直接使一二人受其痛苦，而間接使我民族箝口結舌，胥相忘於公義。由是視異類若兄弟，戴仇讎爲父母，剝喪廉恥，世爲人奴。嗚呼！賤胡操術若是工耶？今舉當時詔書，其心事之最明白顯露者如下，雍正七年九月癸未諭有云：「我朝既仰承天命，爲中外生民之主，則所以蒙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而有殊視？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爲君，則所以歸誠效順，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而有異心。」又云：「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詩言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以其僭王猾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文之，非以其爲夷狄而外之也。」其所根據者，爲以君臣之大義，破種族之思想，以爲既成君臣，不當復問種族也。而當時有排滿思想者，亦實不免以政治上之革命，與種族上之革命混而同觀，故彼所持之說，轉若鑑然有聲。至今日則知以一王室什一王室謂之易姓，以一國家路一國家謂之亡國，以一種族尅一種族謂之滅種，彼滿洲者，對於明朝，則爲易姓，而對於中國對於我民族，則實爲亡國滅種之寇讎，誓當枕戈泣血，以求一洗，而奚君臣之與有？噫嘻！五洲之族類繁矣，苟其不問種姓，惟強是從，前則生番，野獠、黑蠻、紅夷皆將可爲吾君，而奚止汝滿奴者？彼利用儒術，撫拾一二尊君親上之語，欲以摧陷廓清華夷之大防，以斬我民族死心歸化，罔敢有越志，故雖一字之微，亦所不忽。觀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諭：「朕覽本朝刊寫書籍，凡遇夷狄胡虜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爲彝，以虜爲鹵之類，揣其意蓋爲本朝忌諱而避之，不知此固悖理犯義不敬之甚。此後臨文作字，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見東華錄雍正八）夫爾然民族，屢遭淫威，防觸忌諱，百方避之，彼以爲此之避我，乃遠我也，使不我遠，而反我親，然後相安馴致相忘，故其監諉之法，細微不至。嗚呼！斧鑕所及，不止形體，而深入於心術不其酷哉？賊智相傳，其子弘曆乃復跨竈，取我四千年歷史而點竄之，凡夷夏之閑，悉被掃抹，夫歷史爲民族精神所寄，我民族於此有深自表見者，司馬光之作通鑑也，晉亡之後，繼以宋、齊、梁、陳，未嘗使索虜篡統也，王世貞之作綱鑑也，宋帝昴飄零海上，猶不著其失位；明祖義師一起，即以紀元，所以惡元之篡我也，凡此皆民族精義所存。彼纂「御批通鑑輯覽」，概刪改之，且齟齬致辨焉，凡此皆謬託學術，以行其鬼蜮之技，狐蟲之智，

欲我民族帖然歸化，自安順民而已。然民族大義，中更磨礱，益發光瑩，今日吾民族思想更進一步，不復如前者之自尊而卑人，而知以保種競存爲無上義。自今以往，我知彼族，終無倖存之理也，彼雖處心積慮以謀同化我，其安能？其安能？

準是以言，彼之不欲同化於我也若此，而強我民族使歸化於彼而卒無效也又若彼，是以三百年滿漢之界，照然分明。他日我民族崛起奮飛，舉彼賤胡，悉莫能逃吾斧鑕，芟蕪所餘，僅存遺孽。以公理論，固宜以人類視之，而以政策論，則狼性難馴，野心叵測，宜使受特別之法律，若國籍法之於外人之歸化者可也。如此則彼有能力，自當同化於我，否則與美洲之紅夷同歸於盡而已。如此則其民族自被征服者之地位，一躍而立於征服者之地位，復民族同化公例上第二例之位置。

然則吾前言我民族之在今日，將降而列第三例之位置者何也？則以滿人自咸同以來，其狀況已大異曠昔，故以云保有習慣，則賤胡忘本已自失其故吾，迄今日關內滿人能爲滿洲語言文字者已無多人，他可知矣，以云專擅武事，則八旗腐朽，自嘉慶川湖陝之役，已情見勢絀；道光鴉片煙之役，林則徐守兩廣，邊防屹然，其憤事者，皆滿洲渠帥也；英法聯軍之役，僧格林沁率滿蒙精騎，以爲洋槍隊之的，其軍遂殲，而天津條約以成；洪楊之役，賽尚阿輩工于潰敗，官文則直會胡之傀儡耳。人才既衰，軍制尤腐壞不可方物，胡林翼疏論兵事謂：「凡與賊遇，宜使兵勇臨前敵，而吉林精騎尾其後；如勝可使逐利，即敗亦不至多所損失。」（見胡文忠遺集）。其輕侮之若此。是故湘淮諸軍，勢力瀾滿天下，而捻回諸役，皆以漢人專征。逮乎今日，各省練兵以防家賊，不復恃禁旅駐防，雖近者練兵處側重滿人，已有顧象，要之其不能回復已失之勢力可決也。是其昔之所汲汲自保，不欲同化於我者，已無復存。而庚子之役，俄軍藉口以占奉天，彼曹失其首邱，益有孤立之懼，屈意交驩於我，下滿漢通婚之詔，以冀同化，凡此皆與嘉道以前成一反比例者也。雖然，使若是則是少數征服者同化於多數被征服者，同化公例之第四者耳，何至如第三例所云耶？即應之曰，滿舊之在今日又別有新術在。

大抵民族不同，而同爲國民者，其所爭者，莫大於政治上之勢力，政治上之勢力優，則其民族之勢力亦獨優。滿洲自入關以來，一切程度，悉劣於我萬倍，而能久榮者，以獨占政治上之勢力故也。今者欲鞏固其民族，仍不外

乎鞏固其政治上之勢力，由是而立憲之說。

夫立憲一般志士所鼓吹者也，一般國民所希望者也，使吾遽狀其醜惡，則必有悻然不欲聞者，吾今先想像一至美盡善之憲法，而語其效果曰，此之憲法，於民族上之運動有二效果：一曰使滿漢平等，曩者雖同爲國民，而權利義務，各不平等，今則自由之分配已均；二曰使滿漢和睦，曩者陰實相仇，怨莫能釋，今則同棲息於一國法之下，可以耦俱無猜，如是當亦一般志士、一般國民所喜出望外而心滿意足者也。雖然，吾敢下一斷語曰：從此滿族遂永立於征服者之地位，我民族遂永立於被征服者之地位，而同化之第三例，乃爲我民族特設之位置也。請不復語深遠，爲設淺近之喻以明之，今有大盜入主人家，據其室廬，繫其人口，而盡奪其所有，既乃自居戶主，釋所繫俘，稍予恩賜，使同德壹衷，以奉事己，如是則故主人者，遂欣然願事之乎？抑引爲不共天日之仇讎乎？我民族之願奉滿洲政府以立憲也，胡不思此，況乎憲法者，國民之公意也，決非政府所能代定。蓋憲法之本旨，在伸張國民之權利，以監督政府之行爲。彼政府烏有立法以自縛者。卽在立憲君主國，其憲法或由政府所規定，然實際仍受國民之指揮，今國民已有指揮政府之權力乎？而敢靦然言立憲？況今之政府，異族之政府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彼懼其族之孤，而虞吾之逼，乃爲是以牢籠我，乃遽信之乎？希臘之受制於土耳其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土耳其政府之立憲也；比利時之受制於荷蘭也，知求獨立而已，不知求荷蘭政府之立憲也。匈牙利之受制於奧大利也，知求獨立而已，而奧大利卒與之立憲爲雙立君主國，匈雖結於力，誓屈從之，然至於今日猶謀反動。蓋民族不同，而因征服之關係同爲國民者，征服者則恆居於優勢之地位，而牽制被征服者，俾不得脫其羈絆，而被征服者即甚無恥，亦未有乞丐其沾溉者；非惟勢所不能爲，亦義所不當爲也。則知滿洲政府之立憲說，乃使我民族誠心歸化之一妙用，而勿墮其術中也。

深觀乎國民之所以歡迎立憲說者，其原因甚繁，而其最大者，則國民主義與民族主義，皆幼稚而交相錯也。夫國民主義，從政治上之觀念而發生，民族主義，從種族上之觀念而發生，二者固相密接，而決非同物。設如今之政府，爲同族之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對之祇有唯一之國民主義，暗厥政體，而目的達矣；然今之政府爲異族政府，而行專制政體，則驅除異族，民族主義之目的也，顛覆專制，國民主義之目的也，民族主義之目的達，則國民主

義之目的亦必達，否則終無能達。乃國民夢不之覺，日言排滿，一聞滿政府欲立憲，則驟然喜，是以政治思想剋滅種族思想也。豈知其究竟政治之望，亦不可得償，而徒以種族供人魚肉耶？嗚呼！種此禍者誰乎？吾不能不痛恨康有爲、梁啓超之妖言惑衆也。

康有爲之辯革命書，一生抱公，在滿漢不分，君民同體，以爲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而種族之別則尤無須乎爾，此其巨謬極矣，餘杭章君始麟已辭而闢之。公理顯然，無待贅矣。然康之所說，其根據全在雍正關於曾靜、呂留良之獄，所著之「大義覺迷錄」，不爲揭而出之，恐天下猶有不知其心，而誤信其言者。茲刺取「大義覺迷錄」中，康氏原書抄襲之語，比較互列於下。大義覺迷錄有云：「本朝之爲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康氏原書亦云：「舜爲東夷之人，文王爲西夷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又云：「所謂滿漢，不過如土籍客籍，籍貫之異耳。」此其抄襲者一。「大義覺迷錄」有云：「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也，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也，則中國之。」康氏原書有云：「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爲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其抄襲者二（康氏平日治春秋，主公羊斥左傳爲僞傳今爲辨護滿洲計，則并引其語矣。）」「大義覺迷錄」有云：「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爲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卽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而目爲夷狄可乎？至於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爲邊患，從未能臣服而有其地，自我朝入主中土，並蒙古極邊諸部，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尙有華夷之分論乎？」康氏原書亦云：「中國昔經晉時，氐、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孫徧布中土，多以千億。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賂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又云：「國朝之開滿洲、蒙古、回疆、青海、藏衛萬里之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漢唐，而軼宋明。」其抄襲三。嗚呼！彼其心豈不以爲此我世宗憲皇帝之聖著，爲小臣者所宜稱述弗衰者耶？尤其甚者，彼雍正僅云，「我朝既爲中外臣民之主，不當以華夷而有殊視」而已，未嘗自認與吾同種族也。康氏原書，乃引史記稱匈奴爲禹後，遂倡言曰：「滿洲種族出于夏禹。」嗚呼！非有腦病，誰爲斯言？夫匈奴卽與我同所自出，然民族要素，非第血系而已，無社會的共同生活，卽不能自附同族。至於滿洲，則更與匈奴不同族類，匈奴爲北狄，而彼爲東胡，彼之「蒙古源流

「已詳言之。大抵華人、蒙古人、滿洲人皆無不能知之而能言之者，今康有爲竟以無端之牽合，而造出滿洲種族出于夏禹一語，非有腦病，誰能爲此言？至於稱頌滿政府聖德，謂爲「唐虞至明之所無，大地萬國所未有。」此雖在滿洲人，猶將愧駭流汗，掩耳走避，而彼公然筆之於書以告天下。嗚呼！彼眞人妖，願我民族共祓除之，毋爲戾氣所染。

梁啓超更不足道矣，彼其著「中國魂」也，中有句云：「張之洞非漢人耶？吾恨之若仇讎也，今上非滿人耶？吾尊之若帝天也。」其頭腦可想，本此思想以爲伯倫知理之學說（見壬寅新民叢報三十八、三十九號），於民族主義，極力排斥，其第一疑問謂：「漢人果已有新立國之資格否？」夫梁氏之意，豈不以我民族歷史上未嘗有民權之習慣，故必無實行之之能力乎？其所譯伯氏、波氏最得意之辭即在此也。然歷史者進步的也，改良的也，國民於一方保歷史之舊習慣，於一方受世界之新思潮，兩相衝突，必相調和，故其進也以漸而不以驟，烏有專恃歷史以爲國基者。至於所云：「愛國志士之所志，果以排滿爲究竟之目的耶，抑以立國爲究竟目的？毋亦曰目的在彼，直借此爲過渡之一手段云耳。」噫！此眞我所謂種族思想與政治思想，混而爲一者也。則請語之曰，以排滿爲達民族主義之目的，以立國爲達民族主義之目的，此兩目的誓以死達，無所謂以此爲目的，而以彼爲手段也。其第二問曰：「排滿者以其爲滿人而排之乎，抑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乎？」則請語之曰，以其爲滿人而排之，由民族主義故，以其爲惡政府而排之，由國民主義故，兩者俱達者也？夫使爲國民者，對於政府，但有政治觀念，而無種族觀念，而有異種侵入，略施仁政，便可戴以爲君，此眞賤種之所爲也。滿洲未入關以前，與我國不同，種不同猶今日之鄰國也。乘亂入寇，二百餘年，使我民族忘心事仇，而猶不以爲非，則聯軍入京，比戶皆樹順民旗，亦將推爲達時勢之君子乎？其第三問曰：「必離滿族，然後可以建國乎，抑融滿洲民族，乃至蒙、苗、回、藏諸民族，而亦可以建國乎？」則請語之曰，若云同化，必以我民族居主人之位而吸收之，若明以前之於他族可也，不辨地位，而但云並包兼容，則必非我民族所當出也；彼之言曰：「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此其言有類夢囈。夫國內他族同化於我久矣，尙何本部、屬部之與有？今當執民族主義以對滿洲，滿洲既夷，蒙古隨而傾服，以同化力

吸收之，至易易也。若如梁氏所云「謂滿人已化成於漢民俗。」而不悟滿之對我，其陰謀詭計爲何如，容可謂之知言乎？故吾之言排滿也，非「狹隘的民族復仇主義」也。勸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也，梁氏而無以難也，則請塞爾口，無取乎取民族主義，而譏毀之也。（尤可笑者，不敢言民族主義，乃至不敢言共和，鼠目寸光，一讀波倫哈克之國家論，即顛聲長號曰：「共和，共和，吾與汝長別矣！」嘻！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梁氏其有此景象乎？請語之曰：子毋恐，子欲知國法學，宜先知家數。日本有賀長雄氏言英國憲法學者，探求王權割讓之事實；法國憲法學者，講究國家新造之理論；德國憲法學者，用力於成文憲法之解釋，皆非偶然，誠通論也。故德國學者什九排斥共和政體，而美國學者巴爾斯且斥曰：「歐洲公法學者，無知國家與政府之別者。」梁氏見之又當震驚如何，學不知家數，而但震於一二人之私說，以自驚自怪徒自苦耳。）

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一民族爲一國民。嗚呼！吾願我民族自審民族同化公例上之位置，以求自處。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吾前著論民族的國民，其所言者，種族之方面爲多，於政治之方面，未及詳也。今茲就於政治方面，而欲一言。考之吾國之歷史，六千年來之政治，可名曰君權專制政治。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名曰貴族政治。

請先言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

貴族政治，世界各國必歷之階級也。觀乎歐洲，貴族政治，縣互千年，至十七八世紀以來，摧陷震盪，靡有孑遺。其國法上皆以國民平等爲原則，其中雖猶有留貴族之位置者，然特歷史上未削除之餘孽耳。反觀吾國，三代以前猶有貴族之性質，至戰國則已破之。炎宋既踏，元胡篡統，而貴族政治遂興，以蒙古人爲第一級，以契丹人爲第二級，而我民族乃居第三級。嗚呼！此有史以來未有之奇辱也。三代以上之貴族政治，於同民族中分階級，若元胡時代之貴族政治，則因民族不同，而戰勝民族鄙夷戰敗民族，斥爲賤種，不與爲伍，此其慘戾寧有人道。有明奮興，蕩此惡垢？復吾舊觀，而何意僅三百餘年，我民族再降列賤種，與元代若同一轍耶。

夫貴族政治，不平等之政治也。自來學者，有辨護專制政治者，而決無辨護貴族政治者。蓋人類當一切平等，乃於其中橫生階級，貴者不得降躋，賤者不得仰趾，權利義務相去懸絕，此其逆天理，悖人道，而不容有於人間世

，凡有血氣，疇不同認。故國法學者，論次國家，於貴族國體，多鄙不欲道，以爲是已絕迹於十九世紀之天壤也。乃不謂二十世紀中四萬萬之民族，二百萬方里之領土，巍然爲東亞一大國者，其政治猶爲貴族之政治。

嗚呼！吾今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若鯁在喉，慘不欲吐，然有脅我，害我，使我不能不言者。則以世之論者，有曰清之待我，視元爲寬。噫！是狗彘不食之言也。夫欲斷吾國之爲貴族政治與否，祇當論其有無，不能辨其程度。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可與元代爲比例，而決不能與漢、唐、宋、明爲比例，然則吾國民以何理由而敢覲然曰今非貴族政治。且卽以程度之深淺而論，清之肆虐，遜於元胡者，非其政之果寬，乃其力之未逮也。惟時與勢，固有陰驅潛率，使彼不得不交驩於我者，而其政治，則固純然貴族之政治，而不能誣者也。嗚呼！我國民而安於貴族政治乎，則吾寧蹈東海而死，不敢爲一言，如其否也，則將述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

滿洲之入寇也，首嚴旗人、漢人之別，而旗人之中，以滿洲人爲第一級，以蒙古人爲第二級，以漢軍爲第三級，於是則我民族乃在第四級，此名義上則然也。至其實際，則蒙古職爲外藩，非其所親，漢軍本爲降卒，非其所貴，其所嚴者，厥惟滿漢。試舉大清會典，其中舉凡禮、樂、兵、刑、典章、文物、滿人、漢人之地位莫不釐然各殊焉。其賤視漢人列爲最下級者，觀乾隆三十一年之詔可恍然矣，詔云：「向來八旗有流徙罪名，均以枷責發落，嗣因旗人有染漢習，竟有不顧顏面，甘爲敗類者，曾降旨令將旗人流徙案件，滿洲則案其情罪輕重，分別問遣折抵，漢軍則均斥爲民，照所犯定例發遣。（中略）至包衣漢軍，則皆係內務府世僕，向無貶斥出旗爲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下略）」（見皇朝通典卷四）噫！我民族尙自詡神明之胄耶，試觀人之待我者何如，其在滿洲人，雖犯重罪，終不與我等夷也。其在漢軍則犯罪之後貶斥爲民，始與吾曹爲耦矣。是其視我民族，直與臺、皂隸之不若。蓋兩族相戰，其敗北者，悉爲俘虜，命曰罪囚，是固當，是固不能責其不怨。第願我民族自思之耳，彼滿人者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而我黃帝之苗裔，乃爲奴虜供役使耶。嗟夫！嗟夫！吾儕亡國賤種耳，奚曉曉爲。

滿洲之辨貴賤明等威也既若此，故首清種界。順治二年，嚴漢人雜處旗下之禁，三年，嚴漢人濫投旗下之禁，又嚴民人犯罪投旗之禁，嚴旗人收容漢人投充爲奴之禁，（皆見皇朝通典卷八十）蓋如是則貴者自貴，賤者自賤，等級劃然，永不少淆。其所謂「雜處」「濫投」者，範圍尤廣，作用尤大，世界各國，凡欲舉行貴族政治之實者，

罔不由此道也。今欲述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則將舉滿族、漢族其權利義務之不相同者，類次而論之。強分二項：一、公權之平等；二、私權之平等。公權云者，以構成國家機關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私權云者，以箇人之資格而獲之權利也。人民於一方為構成國家之分子，於他方有自由獨立之人格，其權利義務，悉規定於國法，以公理言，宜皆平等，無參歧也。然中遭同種相戕，或異種相競，優勝劣敗之結果，而疆界分，一切生活，異其程度，而於公權，尤側重焉。蓋非是則終於相闕，而優勝之地位，不可永保。彼滿族者，既薦食上國，其大願在以其本族，全握政權，然以蕞爾羣衆，而欲星羅棋布於禹域，固有限之使不能者，於是遂不能不分其權於漢人，而又慮其啓戎心也。故權之不可分者，則全握之，權之不能不分者，則務占優勢，且於其間行鈐制之術焉，行偵覷之術焉，故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幾無一非貴族政治，其機關之組織與構成機關之分子，顯有軒輊使之然也。至於私權，其重要遜於公權遠甚，第以已為貴族，宜享高等生活，而劣等生活，則以予戰敗民族而已。今將先述公權之平等。

一、公權之平等復別為二種：

(甲) 政權之平等。政權為國家之大元素，在民族的國家，政治之權，常分配於國民，若異族羈處，則互相傾軋，必不能無所偏頗。其結果恆戰勝民族常占優勢，而程度之深淺，則隨其所演而異。使戰勝民族，其政治組織廣大完備，足以含孕被征服者而有餘，則對於被征服者，直如主人之家新獲奴婢，使之戢戢服家範而已，無取乎使之與聞家事也。若英之待印度，法之待安南，俄之待芬蘭、猶太，日本之待臺灣是也，蓋其文化遠超乎所征服者，而無取乎效法。其顛愚者，則可決其不能窺我堂奧也，其聰睿者，則恐其實逼處此也，故參政之權，決無可以予之之理。若夫戰勝民族，顯豪華昧其固有之文化，不足以涵濡被征服者，則不能不師資被征服者之文化以自治而治人，蓋不如是，則其政治組織，必無絲完美，豈惟不能長駕遠馭，且己之所蟠踞，亦將不能安也。故遂不能不師其習，因師其習，遂不能不用其人，然則其肯以參政之權，分諸他族者，非其本願，度德量力，不能不若是也。然使遽與平等，則將失戰勝民族特別之位置，而不能銜勒被征服者，使就我範圍，故其結果，政權所在，不能不畸輕畸重，而貴族政治以成。觀夫晉末，五胡僭竊，其國政一師漢制，其參政者胡漢人雜用，其先例矣。然五胡之臣服於中國也已久，其後乘間竊發，所割據者中國之片土，所役治者中國之臣民，其政治組織，折衷于我，勢使然也。至若金

元，則皆各以本族建成國家，而後並吞中國，其固有之政治組織既具，特並吞之後，窮於治術，不能不用漢人治漢土，爲治漢土之故，而不能用漢人，爲用漢人之故，而不能不駕馭漢人，於是遂以本族居最上級，握最大權，故金元時代，實爲以貴族政治行於中國，蓋爲壓制亡國賤種計，不得不如是也。今舉元史以爲例，鐵木眞起自朔上，統有其衆，部落野處，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爲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閣赤，掌兵柄則左右萬戶而已，後以西域漸定，始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達魯花赤，華言掌印官也。及取中原，窩闊臺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忽必烈即位，命劉秉忠、許衡定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爲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所謂漢人，契丹人也，所謂南人，宋人也，以此爲蒙古人之貳，則可由草昧以導之於文明，而以蒙古人爲之長，則足以鈐制而監督之，無憂其反側，此元代之政權不平等也。滿清之崛起也，與五胡殊，而適與金元爲正比例，而其爲政治組織，則有大同小異，此有二原因焉。一曰文化之度視之爲劣；二曰駕馭之術視之爲精。元之爲治，官府之文書，專用蒙古文字，不用漢文，蓋其文字尙足以達意也。若滿州文，竊效蒙古，而劣陋倍蓰之，不能以登於公牘，非不欲也，勢不可也。卽此一端，其文化已遠劣於蒙古，故倚賴漢人，不能不視蒙古爲尤。篤皇太極之獲洪承疇也，待以殊禮，諸虜咸慍，皇太極曰：吾欲取中原，然如瞽者之不識途，今得承疇，猶水母之有蝦也。此其實情矣，故其未入關以前，所持以爲政治組織者，范文程也。既入關之初，所持以爲政治組織者，金之俊也。漢人之得政權，非偶然矣，迨諸虜漸習漢事，乃謀駕馭之術，釐定官制，首分滿缺、漢缺，滿漢並用缺，滿缺專以處滿蒙人者也，漢缺專以處漢人者也。至漢軍，國初定制，皆用漢缺，惟六部司員，則自有專缺。雍正中，盡汰其額，併入漢缺中。乾隆時，漢軍有破格用滿缺者，後以爲例。（見嘯亭雜錄卷七）其所以爲此區分者何也？以彼爲貴族，當享政治上之優先權故也。且彼以少數人而欲臨馭大多數人，尤不能不用此術，況諸缺之中，有宜專用滿人者，有宜與漢人分權者，其他無此關係者，則滿漢並用。是故滿洲人數，得漢族八十分之一，而其官缺，則占三分之二，政權之不平等，未有過此者也。今先論其與漢人分權者，京官則大學士、尙書、侍郎滿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二八

漢二缺平列；內閣學士，則滿缺六，漢缺四；侍讀學士，滿缺六，漢缺二；侍讀滿缺十二，漢缺二；中書滿缺九十四，漢缺三十；六部則郎中、員外、主事滿缺四百名，漢缺一百六十二名；他若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國子監等，滿漢缺數，皆不相等。（詳見大清會典）若是者何也，蓋京官執天下之政樞，宰制各省，以其權重，故以滿人處優勢，以其政繁，故不能不用許衡、劉秉忠之流，以資贊助。然魁柄所在，終爲滿人，若漢人不過供趨走被役使而已。由崇德以至順治，范文程、金之俊輩雖得志，然皆依託滿王大臣，以爲城社。康熙時，握權者鼉拜、明珠、索額圖等，若李光地輩，一弄臣耳。雍正時，握權者鄂爾泰，張廷玉一弄臣耳。乾隆時，握權者阿桂、傅恆、和珅，若陳世倌、汪由敦輩，一弄臣耳。嘉慶以降，權雖漸移，然所移者，主眷而已，官制如故也。二百六十年來，漢人政治上之生活，憔悴困窘，豈偶然耶。次論其專用滿人者，則關於軍事外交之要職是也，軍事後將論之，今專言外交。大抵政府苟欲馴柔其民，莫善於遏絕其外交思想，而異族政府，則尤所急懼其聯與國之歡，而嘗以謀我一也。慮其以交通之故，而相形見絀二也。是故國初之制，理藩院用蒙古尙書一人，漢院判，滿蒙郎中員外主事，漢知事，至康熙中，而盡裁漢缺，（見懋亭雜錄）則以漢人與蒙古人漸相親故也。滿之初得志也，忌漢人兼忌蒙古，既用全力以撲滅之矣，復變其宗教，以柔其志，而尤慮漢人與之相習。同爲亡國之民，相與感觸憤慨，非彼之利也，故理藩院之裁漢缺也，卽由滿人所建議，肺腑如見矣。餘若回疆之辦事大臣，西藏之駐藏大臣，皆以滿人爲之。康熙時，與俄羅斯盟聘，其使爲索額圖，亦滿人也。咸同以後，與歐美交際，乃滿漢雜用，而總理衙門，猶必以親王領班，以握全權，蓋其時兵權適由滿人之手而移之漢人，同時而外交權亦然，滿奴之狼狽失計，雖欲不如是而不能也。次論其滿漢並用者，督撫其最重要者也，順康之間，皆以滿人爲之，漢人寥若晨星，滿漢並用，虛有其名而已。道咸以降，其比例亦猶兵權之漸移也，至親民之官，其制有至不平等者，滿人可爲漢族之親民官，而漢人不能爲滿族之親民官，各省駐防旗民，別設理事府以聽民事，不受轄於府縣也，理事廳同知爲滿缺，而府縣缺則滿漢並用。嘻！彼設駐防以制家賊，其必不肯使之受制於家賊，誠當也。不知吾民觀此怪現象，其亦有惡感情否，尤甚者，滿酋狼子野心，嘗欲盡裁天下府縣之漢缺，而專任滿人，以死吾民。弘曆嘗與劉統勳謀，謂州縣漢缺，皆宜盡廢，而以筆帖式外放，統勳未敢猝答，次日進言曰，州縣親民之官也，宜以民自爲之，事

乃寢。（見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未詳其所本也）夫弘曆之獨居深念，而忽爲此謀也，以親民之官，與民有直接之關係，欲蒙其民，宜先從此着手也，而其計之不果也，懼以扞格而激變，非有所愛於民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羯胡無賴，一至於此。嗚呼！觀上所述，滿清一代之官制，其駕馭之術，遠過元胡，貴族政治，較之遠且長，曷足怪耶。

（乙）兵權之不平等 滿洲自入關以來，兵權悉萃於彼族，前論已詳之矣，然尙有宜注意者。滿之於我，兵權之不平等，以視政權，蓋爲尤甚。何則，政治必淵源於文化，彼不能不與我共之者也。兵權則彼族所自矜擅長，而務獨攬之者。吐棄所餘，有若雞肋，始以之處綠營，故其軍事組織，未嘗有所恃於綠營，且謀所以制其死命焉。其毒謀狡計，舍前論所述外，尙有至不平等者，八旗將弁可任綠營之缺，而綠營將弁必不能補八旗之缺，此在國初，尙分涇渭，滿洲人員，不必簡放綠營將佐，（見皇朝通典卷二十一）其後乃汰斯制。康熙八年，兵部奏各省提鎮所關甚重，以後提鎮缺出，應將八旗佐領先行補用，（見同上）雖至不足輕重之綠營，猶蹂躪之若此，我民族尙得謂有兵事的生活耶。咸同之際，湘軍淮軍，號爲恢復兵缺，然此乃我民族所當深自悲自悔而不當以之自豪者。蓋二百六十年來，犖犖諸大戰役，舍康熙三藩、嘉慶川湖陝之役外，皆與異種相戰，如與蒙古戰，（康熙之親征準噶爾，雍正兩征厄魯特，乾隆蕩平準部皆是。）與回回戰，（乾隆回疆之戰，道光重定回疆之役皆是。）與苗搖戰，（雍正西南夷改土爲流之役，乾隆大金川、小金川及湖貴征苗諸役，嘉慶湖貴征苗之役，道光湖粵平搖之役是。）與緬甸安南戰，（皆在乾隆時）皆以武功震鐸國外，此歷史上之光榮也，而諸役皆滿人專任之。至於洪楊之役，則爲同種相戰，其始也，我民族崛起以謀恢復，彼滿族力不能勝，則指麾我民族，使自相戕，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皆我民族自相殺而已，於滿人無與也。悲夫！悲夫！吾嘗謂咸同之役，視揚州十日，嘉定屠城爲尤慘，何則，彼爲異族入寇，吾族不武，爲其所弱，有憤恥而已，至於湘淮諸軍與太平天國戰，則自相戕殺，尤可哀痛，其結果固滿人之地位，而予四鄰以間隙，神州陸沈，實由於此。乃觀近人有著中國祕史者，於湘淮諸軍之得志，沾沾自喜，以爲此乃我民族恢復兵缺之機運。噫！何來此鴉聲耶？

（丙）爵賞刑威之不平等 爵賞由政事軍事之建樹而來，政權、兵權既不平等等矣，則爵賞亦烏得而平等。「嘯

亭雜錄」卷六云：「八旗定制，凡從軍有功者，視其功之優次，與之功牌，分三等級，凱旋日，兵部計其敘功，與之世職。綠營則有功加之目，凡臨陣奮勇者，與之功加一次。然核計功加二十四次，始敘一雲騎尉，較之八旗功牌，相去天壤矣。」觀彼滿人之自言，厚自欣幸之餘，對於漢人，猶含愧意，情見乎辭矣。尤甚者，嘉慶川湖陝之役，專恃鄉兵以集事，然功成之後，棄置不復道，稍怨望反側，即草薶禽獮之。無他，方事之殷，則倚以爲重，事定，虞其逼處，則去之耳。湘軍解散之後，而哥老會熾，其原因亦猶是也，此爵賞之不公平也。至於刑律之不公平，則尤令人髮指。夫清律之不進化，源於漢律、唐律、明律，非其專咎也。然清律中，凡酷刑苛律，皆專爲我民族而設，而五刑之中，其不適用於滿人者凡四，無他，以我爲賤族，當待以殊刑，而彼族雖身犯不韙，猶不與我同其制裁，以示等威也。試觀大清律例名例律上五刑，一曰笞刑，二曰杖刑，三曰徒刑，（註云：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四曰流刑，五曰死刑。凡旗人犯罪，笞杖各照數鞭責，軍流徒免發遣，分別枷號。徒一年者，枷號二十日，每等遞加五日，總徒准徒亦遞加五日。流二千里者，枷號五十日，每等亦遞加五日。充軍附近者，枷號七十日，近邊者七十五日，邊遠沿海邊外者八十日，極邊煙瘴者九十日。噫！一部大清律例，僅死刑爲滿漢所同適用，而復多設條例，於漢人特爲寬假，其他四刑，則皆於滿人無與者也。同犯一罪，漢人充軍於極邊煙瘴者，滿人枷號九十日而已，然則滿人何所憚而不蹂躪漢人，漢人何所恃而敢對抗滿人，彼不過失旬日之自由，而此則亡身破家以殉之。觀夫各省駐防，仇視我族，備加凌折，而莫敢與校，二百六十年如一日，何怪其然也。尤可恨者，乾隆以前，旗人犯盜劫案者，刑部於題奏時，夾籤聲明，情有可原者，輒減免之，至於乾隆，則故斬而不與，然其所據之理由則曰，「民人犯法，可云愚氓無知，若我滿洲，身居貴顯，素風淳樸，忽視此等下流敗類，實爲愧憤難釋，不可不痛加懲創，以息澆風。」（見東華錄）其賤視我民族若此。悲夫！刑罰之不公平，其原因全生於貴族政治，此眞清律之特色。而我民族自有刑法史以來，未蒙之奇辱也。

二、私權之不平等等 私人之生活，無與國事，此與民族勢力消長之大源，無關係者。然彼滿人既行貴族政治矣，則自必爲其本族謀特別之位置，於是私權遂有種種之不公平。其最大者，爲強佔土地所有權。「皇朝通典」卷二云：「國初以近京各州縣無主荒田，及百姓帶地投充之田，設立莊屯，自王以下，及官員兵丁，皆授以上田，俾世

爲恆產，嗣後生齒日繁，凡盛京古北口外新闢之壤咸隸焉。其官莊有三：一宗室莊田，一八旗官兵莊田，一駐防官兵莊田」。夫所謂「無主荒田」，蓋藉口於亂後離散，不可稽考。然稽諸稗史，則強奪力佔之慘象，蓋不忍言。滿奴入關以後，人爲刀俎，我爲魚肉，雖在民人，尙有被逼脅投充爲奴者，況乎莊田。謂曰：無主誠無主矣，人且爲奴，田安有主。試稽戶部簿籍，官莊之在近京各州縣者，凡數百萬頃，此皆吸人之血，敲人之骨，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而以之自肥其族者也。至於各省駐防莊田，則尤類肆劫，卷三云：「直隸、江蘇、浙江、陝西、山西、河南所設駐防官兵，均量給莊地。」「順治四年，給江寧、西安駐防旗員園地，江甯，人六十畝至百八十畝不等，西安，人二百十有五畝至二百四十畝不等。」「六年，外省駐防官員初任未經撥給園地者，撥給，應給地六十畝以下，戶部撥給，六十畝以上者，奏請撥給。」此其爲虐，且肆於各行省。譬若大盜，入主人家，飽掠贓物，則分諸僮僕，所謂富貴毋相忘者也。然滿奴不肖，拙於營生，曾不數年，典賣殆盡，於是又剝掠漢人所有以肥之。「東華錄」乾隆五年詔：「我朝定鼎之初，將近京地畝圈給旗人，在當日爲八旗生計，有不得不然之勢。其時旗人所得地畝，原足以資養贍，嗣因生齒日繁，恆產漸少，又或因事急需，將地畝漸次典與民家爲業，閱年久遠，輾轉相授，已成民產，今須將從典出旗地，陸續贖回。」「於是定民典旗地減價取贖之令，凡地不論契載年限，以十年爲率，在十年之內者，照原價，十年以外，減價十分之一，每十年以次遞減，至五十年外者，半價取贖。」夫以國帑爲旗人贖地，此國帑何自來，仍取諸吾民而已。且典賣之初，出於雙方之契約，今則挾國力以臨之，強其必從，又定爲減價取贖，以重苦吾民，瘠漢以肥滿，莫此爲甚，凡此皆所以裕八旗之生計也。然飽食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況彼本獸種耶。百年以來，養生無術，日以憔悴，有由然矣，至其禁旗人不得爲商業，本出於貴農賤商之意，以爲貴族不當親賤業也。且彼之深意，固尙有在彼欲其族專從事於政事上、軍事上之生活，而不以他業分其心理，故科舉亦非所重，不獨商業爲然矣。要而論之，彼於旗人之私權，獨優予之，以爲所以肥之也，不悟其流極因坐食而致貧乏，至今日尙爲一難解決之問題，美疾之喻其信然乎。

如上所述，滿清之貴族政治，可見一斑矣。今欲破此貴族政治，別無他道，唯恃「民族主義」而已，夫民族主義，由種族觀念而生者也。設有他族來盜吾國，而殘吾種，則必達驅除之目的而後已。即使其屈意交驩，博施仁政

，亦決不恕。必如是然後不爲才義煦仁所浸淫，而搖惑失志。是故我民族在今日，當困心橫慮，以求民族主義之能達，民族主義充達之日，即貴族政治顛覆之日。蓋民族主義之目的，不僅在於顛覆貴族政治，然本實既撥，枝葉必盡，我民族而能實行此主義乎，可以決胡運之終窮也。

若夫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則我民族之自演，而非由外鑠者，雖二百六十年來專制政治，益以進化，此由演而愈進，非演人之專咎也。故建民族主義，可以顛覆貴族政治，而決不能顛覆君權專制政治。使我民族而僅知民族主義也，即目的既達，而君權專制政治，曾不足損其毫末。亦猶明之取元而代之，於種族界生變動，而未於政治界生變動也。蓋二百六十年來之政治，實承六千年君權專制政治之舊，而於其中更加以貴族政治，譬如因人之平地，而建樓臺於其上，以峻崇其階級，民族主義，平此階級者也。若夫基址，則非民族主義所能動搖，是故「欲顛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當建民族主義，欲顛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當建國民主義」。國民者何，構成國家之分子也。以自由平等博愛相結合，本此精神，以爲國法。法者，國民之總意也，政府者，國法所委任者也，故曰法治國，故曰立憲政體。由之而政治根本與專制大異，自國家機關觀之，專制則以一機關用事，而無他之機關與之分權，立憲則其機關爲統一的分科，立於分功之地位，而非立於越俎之地位者也。立於關係之地位，而非立於鈐制之地位者也。自箇人權利觀之，專制必不認人民之自由，故國家對於箇人，祇有權利而無義務，箇人對於國家，祇有義務而無權利。若立憲，則國家與箇人皆有其權利，有其義務者也，此其相去，何啻逕庭。而立憲政體，有君權立憲、民權立憲二種，語君權立憲之由來，大抵其政體本爲君權專制，迨國民主義日發達，政府、人民互相反抗，而求相調和，乃立憲法，是故立憲君權國之憲法，其中根據事實而不合法理之污點，皆國民所未嘗以血濺而去之者也。我民族而持民族主義與國民主義以向於吾國之前途也，則其結果，必爲民權立憲政體，可預決也。

雖然，有至難解之問題焉。民權非能驟然發生者也，其發生也有由來，而其進也以漸。觀乎歐洲，古代爲國家專制時代，（古代非無主張民權者，然與近世民權學說，不可謂同，日本法學博士寬克彥所著「法學發達史」云：「古代個人主義之發達，雖有遙勝於近世之初期、中期者，然其箇人主義，非能如近世之伴自覺之人格之觀念，此其根本的之相異。」此最精語。）降乎中世，則爲寺院專制時代，迨近世，因古文復興、宗教改革之結果，而個人

之自由發達，趨於積極，至十八世紀而奏革命之功，至十九世紀而食民權之果，其間遞演遞進，皆有階級途徑之可尋。今吾中國以六千年之慣習，而欲其於旦暮之間，遽翻前轍，而別開一新紀元，毋乃求治太急，而不慮其躐等而驟乎？雖然，爲斯論者，慮則甚遠，而見有未至也。夫國民所恃以爲國者有二：一曰歷史，二曰愛情。因歷史而生愛情，復以愛情而造歷史，蓋國民固有歷史的遺傳性，然必其所際遇，與古人同，然後樂於因循，若其遭值者，世局人心，均開前古所未有，而外緣之感觸，有以濬發其愛情，則因比較心而生取舍心，因取舍心而生模倣心，其變至繁，其進必烈。中國與西洋相交際，視日本爲先，而其革新後於日本，坐地廣人衆，未易普及耳。循是以往，危亡則已，否則必變，無可疑也。是惟當濬國民之愛情，以新國民之歷史，求所以濬其愛情者，自心理以言，則爲教育，自事實以言，則爲革命。顧教育爲衆所咸聽，而革命則有遲疑不敢領者，以謂革命之際，國民心理，自由觸發，不成則爲恐怖時代，即成矣，而其結果，奚啻不如所漸，且有與所漸相違者，求共和而復歸專制，何樂而爲此耶，此其言誠當於理勢。下流者有見於此，則姑求一日之富貴，有志者有見於此，則旁皇憂慮，而無復之，民氣之不振，此說爲之也。顧以余所聞諸孫逸仙先生者，則足以破此疑問，請以轉語我民族，（先生今去東京，文成不獲往質，有誤會否，不敢知也。）先生之言曰：革命以民權爲目的。而其結果，不逮所漸者非必本願，勢使然也。革命之志在獲民權，而革命之際必重兵權，二者常相牴牾者也，使其抑兵權歟，則脆弱而不足以集事，使其抑民權歟，則正軍政府所優爲者。宰制一切，無所掣肘，於軍事甚便，而民權爲所掩抑，不可復伸。天下大定，欲軍政府解兵權以讓民權，不可能之事也，是故華盛頓與拿破崙易地則皆然。美之獨立，華盛頓被命專征，而民政府輒持短長，不能行其志。其後民政府爲英軍所掃蕩，華盛頓乃得發舒，及乎功成，一軍皆思擁戴，華盛頓持不可。蓋民權之國，必不容有帝制，非惟心所不欲，而亦勢所不許也。拿破崙生大革命之後，寧不知民權之大義？然不掌兵權，不能秉政權，不秉政權，不能伸民權，彼既藉兵權之力，取政府之權力以爲己有矣，則其不能解之於民者騎虎之勢也，而當其將即位也，下令國中，民主與帝制惟所擇，主張帝制者十人而九。是故使華盛頓處法蘭西，則不能不爲拿破崙，使拿破崙處美利堅，則不能不爲華盛頓，君權政權之消長，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一二人所能爲也。中國革命成功之英雄，若漢高祖、唐太宗、宋藝祖、明太祖之流，一邱之貉，不尋其所以致此之由，而徒斥一二人之專制，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三四

後之革命者，雖有高尙之目的，而其結果將不免仍蹈前轍，此宜早爲計者也。察君權、民權之轉捩，其樞機所在，爲革命之際，先定兵權與民權之關係，蓋其時用兵貴有專權，而民權諸事草創，資格未粹，使不相侵，而務相維，兵權漲一度，則民權亦漲一度，逮乎事定，解兵權以授民權，天下晏如矣。定此關係厥爲約法，革命之始，必立軍政府，此軍政府既有兵事專權，復秉政權，譬如既定一縣，則軍政府與人民相約，凡軍政府對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人民對於軍政府之權利義務，其犖犖大者悉規定之。軍政府發命令組織地方行政官廳，遣吏治之，而人民組織地方議會，其議會非遽若今共和國之議會也，第監視軍政府之果循約法與否，是其重職。他日既定乙縣，則甲縣與之相聯，而共守約法，復定丙縣，則甲乙縣又與丙縣相聯，而共守約法，推之各省各府亦如是。使國民而背約法，則軍政府可以強制，使軍政府而背約法，則所得之地咸相聯合，不負當履行之義務，而不認軍政府所有之權利，如是則革命之始根本未定，寇氛至強，雖至愚者，不內自戕也。洎乎功成，則十八省之議會，盾乎其後，軍政府即欲專擅其道無繇，而發難以來，國民瘁力於地方自治，其趨性操心之日已久，有以陶冶其成共和國民之資格。一旦根本約法，以爲憲法，民權立憲政體，有磐石之安，無漂搖之慮矣。先生之言，大略如是，嗟夫！自今以往，無其正之革命軍則已，苟其有之，其必由斯道，以達國民主義之目的，我國民當沈毅用壯以向於將來，毋自餒也。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民族主義以顛覆二百六十年來之貴族政治。嗚呼！吾願我民族實行國民主義以顛覆六千年來之君權專制政治。

日本准中國遣派七十名學生往日學習海軍，清練兵處咨請各省選派。

清駐日公使楊樞與日本外務省一再商議中國學生赴日本學習海軍之法，按照日本海軍省之意，須先送到遞信省所管之商船學校內，先教以海軍所必需之一切教育，然後再入海軍所管相當之練習所，專教以將校駕駛管輪等必須之武科、機器科等項。至於入學者之資格及試驗並修業年限等類，分列於後：

一、入學資格：通日本語，能爲筆記及算術等，須尋常中學畢業程度之學力。

二、入學試驗：1. 日本語會話。2. 日本文筆記。3. 數學、算術、代數、幾何、三角術。

三、修業年限：1. 席上學科一年半。2. 實地演習二年。

備考：1. 於實地演習兩年之間，教以適當必要之海軍武科。

2. 學生之年齡雖毋須嚴定限制，惟我海軍學生率用足十六歲以上至二十歲以下，假令相去過甚，則於教授之間殊多不便。

楊樞又以學期、學費、學齡、學額四端詢問，得覆如後：

一、學期：凡入學校預備須在商船學校所定係該校所監督之學校內修學，如商船學校可得附學之時或令附在本校之內肄習，此項預備修業以兩年爲限，商船學校修業則分席上學科兩年，實地演習兩年，統計共爲四年。第實地演習二年之中，擬海軍練習亦包括在內。

二、學費：凡預科修學之中，學生一名每月日金二十七圓。自入商船學校本科後，不論席上學科及實地演習，每學生一名每月需日金二十五圓。入學時須預交三個月，嗣後每月定期按月交納。

三、學年：凡入預備學校時，學生年齡率以十六歲以上至二十五歲以內爲準。

四、學額：凡人數約以五十名畢業生爲度，然須預計中途退學等項，初次宜先令七十名入學，至第二次以後人數，應俟開辦後體察情形若何，再行厘定。所有肄業學生只以大清國政府之官學生爲限。

楊樞即電請練兵處速咨各督撫選派學生赴日留學，練兵處乃咨各省按派定人數，慎加遴選，以期學必有成。（註五）

北洋陸軍於多倫諾爾新聞養馬廠。

北洋陸軍已有六鎮零一協，照章應用戰馬一萬三千餘匹，每年損傷添換之數以三成購補，應添馬四千餘匹，須年年向口外採買。惟地方寫遠，所購之馬未經休養即趕令上路，故途中不免多數之損傷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三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月三十日

九三六

。前經練兵大臣會議必在口外開一養馬廠，既可隨時購買，且可就地喂養，誠屬一舉兩得。直隸總督袁世凱特派委員在多倫一帶購買草地五萬餘頃，周圍約一百餘里，設立養馬廠，專備各鎮馬匹放青之用。因購馬委員補用參將陳永祿歷年採辦軍馬於口外，情形熟悉，特委以多倫養馬廠委員，專管馬政。又以該參將爲候補人員，毫無實權，遇有地方公事不免掣肘，特委署多倫協副將，藉收因地擇人之效。（註六）

註一：「民報」，第一號，頁一—三。

註二：「民報」，第三號，頁一—二二。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頁六一九—六三七。

註四：「民報」，第一、二號。

註五：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日「順天時報」。

註六：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順天時報」。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十一月

初一日（十一月二十七日）

英國駐華公使薩道義照會清外務部，為英商福公司辯

爭山西平定州礦權。

先是，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山西當局與英商福公司訂立辦理晉礦合同，允許福公司開採晉省煤礦。

本年三月，福公司總董哲美森派遣礦師薩福禮、蕭密德前往山西平定州孟縣勘察，並經由英使照會外務部咨告山西巡撫，妥予保護。福公司礦師進入晉境後，在距離平定州二十里的平潭村地方，發現當地紳商孫汝陽等在開挖煤井，深及四丈，認為有侵該公司辦礦的地界。福公司礦路總工程師利德因即據以向山西商務局詰問，認為平定州「本地人打井挖煤，該井工務須立即止住」，復根據福公司原訂辦理晉礦的合同，聲明「光緒二十四年福公司蒙准專辦煤鐵礦，惟伊時所開之礦，准其照舊興工，此外無論洋人或本地人，概不准在平定州境內及蒙古批准章程內所載他處開礦之地，再開新鑿」，即福公司要求中國承認其在原訂合同所載明的平孟路及平陽府屬境內，有著獨辦礦務的權利。山西商務局加以拒絕，「專辦權」的爭執，演為晉省官民的收回礦權運動。（註一）

本日，山西商務局總辦劉篤敬、會辦馬觀辰等在與哲美森的會談中，當面聲明：

「按（原訂）合同第一條，專辦二字，係山西撫台准商務局專辦。本局又查合同第十九條，該礦為中國自主之產，礦既為中國自主之礦，權即為中國自主之權，除本局專辦外，概不能與別國人專辦」。又說：

「商務局請福公司，是商務局為主，專權不能歸福公司。……事與權，迥不相同，轉請公司，是辦事的，並未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一日

九三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一日

九三八

給權」。(註二)

平定州官民爲維護礦權，特組成礦產公會，訂立章程十條，以「聯羣情而保利源」爲宗旨。英人則指其有阻礙福公司權利之處，並有仇視西人之意，駐華英使薩道義因於本日照會清外務部，力予辯爭。其照會文曰：

「晉省平定州近立礦產公會，查其章程，頗有阻礙福公司享受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二日合同利益之處，此外，本大臣聞知晉豫兩省，均有藉端抵制福公司情事，與他省阻礙西人通商開辦鐵路等事，情形相同。此等運動，非由官場縱容，何能肆行，現將平定礦產公會章程十條抄送查閱，其第二、五、七、十等條，尤關緊要，因其大旨，確有仇視西人之概，本大臣先應聲明，此公會舉動倘將來釀成巨測，凡致損英人財產性命，貴國政府擔承其責，難逃本國政府轉向責問也。」(註三)

山西紳民學生則羣起反對福公司開採晉礦，主張將各種新舊合同作廢，要求晉撫轉呈清商部核辦。商部乃於是日咨告外務部曰：

「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接准山西巡撫電稱：福公司哲董到晉商辦鐵礦，據合省士紳各學生稟請將新舊合同作廢，堅求代奏。除開導約束不令多事外，應如何分別應付，乞裁復遵行等因。查晉撫此電業已分電貴部立案，相應咨呈貴部查照，貴部如已電復，希即鈔送過部，以憑查核可也。」(註四)

附錄：平定礦產公會章程十條。(註五)

一、宗旨：本會之設，所以聯羣情而保利源，一遵太原公會章程辦理。凡煤鐵兩項爲吾州天生之寶，無論已開，各自報入公會，官兵合力，共籌保守。

二、團體：前撫憲胡與英商福公司訂立合同，議開平孟潞澤等處煤鐵各礦，西洋財力富厚，倘一旦盡發所藏，吾州遂無資生之路，不得不力籌抵制之。何則，惟有先自開採，預杜私售，使彼無隙可乘，無利可得，則思過半矣。

。然必須羣力，方能及此，譬如熾炭，一星一點，四散分布，一童子蹴之而滅矣，若聚無數烈炭於一爐，則炎
炎之勢，不可嚮邇，此理甚明，宜自固結。

三、定點：凡已開未開之鑛，或以山名，或以地名，即以該山該地爲定點，查明產主人等姓名，登入冊內。已開者
照常開作，未開者速行籌款自辦，或公司設法開辦均可。

四、界線：有點即有線，凡一點之四址，必須查明礦脈起迄，繪具東西南北四至圖說，各自呈報公會，登入冊內，
公認保護。此礦與彼礦相連者，務須相接。（此以礦產爲四至，並非以業戶之產爲四至。）以免遺漏。

五、義務：查太原公會章程內開，凡屬會中公產，永遠不准私售外人，此爲保全礦產之義務，必須合立同心，謹守
遵辦，以盡義務。如查有私賣私租，並暗引外股或華人包庇者，除查出撤銷歸官外，仍將業戶人等嚴行懲辦。

六、分支：州城既設總會，各都宜更設支會，以便分稽而聯指臂。

七、防偽：查福公司合同，有先將勘定何鄉何山，何種礦產，繪圖貼說，稟請撫憲飭查與地方無礙，發給憑單，方
准開採等。（無礙二字，允宜華洋共守。）但人類不齊，或華人假冒公司，或州人圖利私售，情偽難測，必要

預防，此後如有華洋工師來勘，即由各村保甲、地方人等，速報公會，公會即行報官，詰問來歷驗實核辦。

八、用人：本會現已設立固本公司，所有公會辦事之人，即由公司兼理，以節用度，蓋公會與公司本二而一者也。

九、分利：本會不另集股，亦不開支，其購地購礦銀股地股一切有關度支之事，均歸公司經理。將來公司得有餘利
，總理蔡蓉田、李毓蕙、張誠等，亦應按照公司章程第四條，分給花紅，臨時酌酬。

十、息爭：查福公司合同載明，遇有民人先經開採者，不得侵佔等語。本州各村多半有礦，開取者固多，封禁者亦
不少，貨惡棄地，今昔殊情，極應由各村呈報開禁，首先自辦，未開禁以前，不許外村人擅開，以便稽查而杜
爭端，亦以防勾串外人等弊。其餘已載太原公會章程內者不贅，不盡者隨時公議。

清廷議准改進士館、仕學館為政法大學。

北京進士館、仕學館學員潘鴻鼎、文琦等呈請學務大臣榮慶、張百熙，擬請將該館改爲政法大學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朔一日

九四〇

，經學務處議妥，奏明請旨將二館改爲政法院，以符名實。（註六）本日，奉旨允准。

清廷核准商部奏擬各省礦政調查局章程二十四條。

商部於八月十七日奉清廷令籌設各省礦政調查局，遴派專員妥爲辦理，並派礦務議員查礦。至於詳細章程卽由商部訂定奏明各行遵照，並通行各省照辦，以歸劃一。本日，商部以所擬訂之各省礦政調查局章程二十四條——分別辦事之法十五條，勘礦之法九條奏請清廷核准，以資實驗，清廷准之。商部奏文及章程全文如下：

竊臣部於光緒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會同外務部戶部覆奏兩江總督周馥等擬請特簡大員，督查三省礦產，招商試探摺內聲明，仍照商部八月十七日奏，奉諭旨：各省籌設礦政調查局，遴派專員，妥爲辦理，並將派往查礦之員，開具履歷，咨部酌量加銜作爲礦務議員，以符奏案；至詳細章程，自應由商部訂定奏明各行遵照並通行各省照辦，以歸劃一各等語，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行知在案。查各省風氣通塞不同，而於調查礦產一事，雖風氣較開之省，其程度亦尙與歐洲各國相去懸殊，若不妥訂專章，遴選熟諳礦產之工師，則各省委派辦理之員，勢必茫無措手，所勘礦質不過憑土人之舊說，所填表冊亦僅成紙上之空譚，其於礦政，安有裨益？臣等熟思深念，竊謂此項勘礦章程，必須迅速訂定頒行，庶足以一事權而開風氣，謹公同商酌擬定章程二十四條，分列辦事之法凡十五條，勘礦之法凡九條，提綱挈領，大致粗具，苟能循章妥辦，似尙足以資實驗，而核與臣部奏定礦務章程亦屬相輔而行，謹具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應由臣部通咨各直省將軍督撫一體遵照辦理。謹奏。

謹擬礦政調查局章程二十四條繕具清單，恭呈御覽：

第一條 現在欽奉諭旨，飭各省將礦政調查局迅卽籌辦，毋稍延緩，各省將軍督撫自應一體欽遵辦理，儻各該省如有前經設立之礦務總局及查礦公所等，卽應一律改作礦政調查局，以歸劃一。

第二條 調查礦政得人爲先，應由各該省將軍督撫遴選諳練廉正之員，足以勝該局總協理及礦師之任者，開具

第三條

詳細履歷，加具切實考語，咨由商部酌量加節，作為商部礦務議員，以符奏案。

各省礦政既已派有各該礦務議員認真經理，亟應欽遵諭旨，迅即酌帶礦師周歷各屬，切實探勘，按照商部所頒表式，將已開未開各礦，逐一詳晰註明，隨時咨報，如果能於該省舊有礦場處所設法改良，而又逐漸勘得新礦，招徠開採，使礦廠日見其多，裕課利民，卓著成效，三年考績應由商部分別奏請獎勵；儻或敷衍塞責，致民間仍多隱匿偷挖及為奸徒勾結設謀售賣輾轉影射者，一經覺察，亦由商部據實參辦，以示勸懲。

第四條

調查已開之礦，無論官辦民辦及華洋商承辦，均應檢取案據圖冊逐細詳查，除遵照部頒表式，按年詳填，暨將礦質案據等隨表送部外，其尤要者，一應稽查按年礦稅若何抽取，及歷年比較各若干；二應分別官荒地各占若干方畝，儻有外人已開之礦或租定之礦，其所占地址，更應查照章程合同，予以限制，并一律繪圖貼說，送部備查，其餘苟有可以剔除弊竇，收回利權，裨益稅課之處，該員皆應隨時設法整頓，并具報商部及本省督撫互相維持，期收逐漸改良之效。

第五條

凡各省未開之礦及開而已廢之礦，除由該局自行查獲外，必須有人呈報，始能知悉，知其詳者，莫如該處土人，應由各省將軍督撫飭下各府廳州縣，剴切曉諭所屬紳耆，如有深知某處有礦，與得有礦苗者，應報由該府廳州縣迅即申送該局或由本人自送到局，均宜聲明該苗得自何處，該處係何地名，以便查勘，設礦產處所現有土人私挖地方官不加查禁，或業經紳商稟知地方官，而地方官匿不查明，或延玩不報，該局即應分別稟知商部，察核辦理。

第六條

凡有礦產處所，一經各地方官及各紳民呈報到局，或由該局自行查獲，應先覓取礦苗，如法化驗。屬實後，迅即帶同工師訪查履勘，除按照部頒礦產表式填明外，並應按照下開勘礦各章程，逐一登記清冊繪圖貼說連同所得各種礦質裝封標識，一併呈送商部考驗。

第七條

凡勘有礦產處所，查係官山，該局即應查照兩江總督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奏案，會同地方官出示曉諭，不准民間私賣，即民間礦產祇准賣與本地居戶須憑中證報官查無頂冒諸弊，始准立契過割，

此外尚有未查各礦，自應照此一體辦理，倘有朦混私賣情事，惟該管地方官是問，該局如扶同徇隱，應由商部按照此次奏案，一併奏參懲處。

第八條

凡有偷挖礦產，私售礦地，或已領有礦照，擅自轉售他人，及刁生棍徒託言風水龍脈等說，故意阻撓辦礦者，一經查出，應由該局迅速稟報商部，一面逕稟該省將軍督撫轉飭地方官從嚴懲辦，毋稍寬貸。

第九條

該局如延請外洋礦師，務須嚴定權限與訂合同，並先將尚未簽字之合同呈由商部查核無礙，方可簽字准行。該礦師如入內地勘礦，應由本省將軍督撫飭屬曉諭妥爲保護，以免滋生事端，惟該礦師亦應自守禮法，認真從事，儻不知檢束，一經發覺，該局即應撤退，至勘礦時，一切川資費用，均由該局發給，不准要索地方官供應，並不准絲毫擾累商民，亦不得任意逗留，致生事端。

第十條

凡商民有稟開礦產，無從僱覓礦師，呈請該局派員帶同礦師前往探勘者，所有一切旅費，應酌量道里遠近，時日多寡，定一酌中數目，由該商民備辦，惟勘畢後，須將詳細情形一一記載，分別存局報部

第十一條

各省礦政調查局辦公經費，或在礦稅項下提用，或另行籌撥，均由各該省將軍督撫酌量情形籌款支撥，惟不得過事鋪張，致多糜費，其每年撥定的款，每月動支經費及該局辦事員司名目，均應由該局於年終造具清冊，詳由本省將軍督撫咨報商部備核。

第十二條

礦務議員專司一省礦政，而與商部有直接之關係。凡各該將軍督撫奉准部咨，飭查一切礦務，或由部逕札該議員調查之件，視路之遠近，限定期日，迅速查明報部，自文到之日起，至遲不得逾三個月。

第十三條

各省礦政調查局內均應設立化驗處，一爲分析室，一爲分析爐及附屬器具，凡遇礦苗化驗必須詳細分析清楚，再往查勘，庶免往返徒勞。

第十四條

調查礦產時，須隨處測勘試挖，地面僅係民地，必須通知地主，其地主即不得拒絕，設有損失該地所產物件，由該局照數補償，毋得苛刻，所帶丁役，尤當嚴禁騷擾。

第十五條 各省紳商士民遵照商部奏定礦章赴局呈請辦礦，該局即應派員會同地方官查勘明確具報商部，一面仍詳由本省將軍督撫咨部酌核辦理；儼爲官辦之礦，亦須將圖說案據及辦理情形，詳細報部備核，不得漏略。

右十五條爲辦事章程。

第十六條 凡勘礦時，先須取具該廳州縣地圖查明礦山距離城邑及附近之鎮市各若干里，礦界所占之地爲若干方里，其中官荒若干、民業若干，民間有無影射侵佔情事，如係民業，應會同地方官驗明圖契糧串以徵信實，更應分別記註繪圖貼說，存案備查。

第十七條 凡勘礦時，須分別高山、平壤、地基高過水面若干尺，地內附近苗脈之處有無泉水，挖至若干尺方見泉水，泉水出有多少，勘畢均應詳載報部。

第十八條 凡勘礦時，須詳細審察苗脈入地深淺係何種類，或團脈，或聚脈，或絡脈，或散苗，更須驗明其苗脈來自何方，去向何處，苗脈共有若干條，各條相距若干尺寸，或遠或近，或深或淺，及其長寬厚各若干尺寸，均應詳細記載報部。

第十九條 凡苗脈有入地淺者，有入地深者，有鑽過數層山石始發見者，均應審察苗脈之上下係何種礦石，何種山石土石，分若干層，每種每層有若干尺寸，均須按其層次，繪圖備載報部，儼礦石名目爲中國文字所無，准以外國文字記寫。

第二十條 凡勘礦時探得礦苗礦石，仍須詳細化驗，分別其實質，有百分之若干分，若含有雜質，其種類若干，每種爲百分之幾分，均應詳細記載報部。

第二十一條 凡礦務發達，全恃運道通暢，故勘礦時，凡水路運道皆應詳查。旱路之道或平坦或崎嶇，水路或上水或下水，其距銷售處所各若干里，運費各約需若干，附近有無大江大河，應否修築小枝鐵路，以資運轉，或預備小輪，均須通盤核計，詳細備載報部。

第二十二條 凡勘礦時應分別上中下三等，如脈旺質佳，運道近便，銷售暢旺，提鍊所用之煤或柴炭易於購辦，並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一日

九四四

可在山場設立鍋鑪，就近提鍊者爲上等；運道不便，煤炭難購者次之；苗脈不旺，入地太深，雜質太多者又次之，並須估計某礦需款較鉅，某礦需款較廉，其應需資本各約若干，均應詳核備載，並於圖說內載明某礦應速辦，某礦暫應緩辦，一併呈報商部，由部核定，分別次第飭開。

第二十三條

凡勘礦時應分別查明某礦只需土法，某礦宜用機器。其用土法者必苗脈不深，山石不堅，地中泉水不多，土工不貴，資本不大，礦沙易於淘洗，礦苗無甚雜質；其宜用機器者，必礦苗太深，山石堅硬，非鑽過數層硬石不能得礦苗之所，僅開至深處，非用懸機不便上下，非用機器不得空氣呼吸，地中泉水太多，非用機器車未能抽盡，礦苗雜質太多，非用機器鍋爐不能提鍊成質，皆應詳細審查，備載報部。

第二十四條

凡勘礦時遇有民間業經私挖之礦，及曾經開採中止之礦，應詳查舊峒，共有若干處，每峒有若干深，是否因泉水過多或資本不足，或因別生事端，或因辦不得法，以致中止，均應考察情形，查取案據，繪圖貼說詳細記載報部。

右九條爲勘礦章程。

以上各條係斟酌大概情形訂定，應由各省將軍督撫轉飭各該局員及地方官一體遵照辦理，如有未盡事宜，仍應查照本部奏定礦務章程辦理。（註七）

清廣州將軍壽蔭奏准駐防滿兵，改用新械。（註八）

註一：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二三五—二三六。

註二：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二四一—二四二。

註三：「礦務檔」，(三)，頁一四七六。

註四：「礦務檔」，(三)，頁一四七五。

註五：「礦務檔」，(三)，頁一四七六—一四七八。

註六：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順天時報」。

註七：「東方雜誌」，卷二，二期，實業，頁一〇——一一。

註八：「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四。

初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 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成立，德國允將光緒二十六

年派駐膠州、高密之軍隊，撤回青島。

光緒二十五年夏，德人在山東省修造膠濟鐵路，因高密鄉民聚眾阻工，先後由青島派兵赴膠州、高密兩處駐紮，自行保護鐵路；及袁世凱署理山東巡撫，派員查辦議結，駐膠德兵旋即撤回青島。二十六年拳匪滋事，德人又派兵隊分駐膠州，並於城北車站旁價購民地十四畝修造兵房，其後又於兵房附近之沈家河續租民地七畝，安設水管以便取汲，並經山東巡撫周馥商允照辦。至高密所駐兵隊先在城內書院佔住，二十七年秋又在城外古城地方議租民地九十餘畝，修造兵房，曾經議定租地合同，以六個月為限，並由袁世凱疊次函電德都督沛祿切實聲明限滿即須撤兵退租。然限期未滿，袁世凱即奉命署理直隸總督，遂將全案移交前護山東巡撫胡廷幹酌核辦理。迨至二十八年夏間高密兵房修成，德兵始由城內移駐，旋又商由古城至小王莊火車站修築馬路一道，惟時六個月限期久已屆滿，疊經歷任巡撫商令撤退，德人均藉詞展緩延宕。

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山東巡撫楊士驤過天津時晤商袁世凱，以德兵久駐環界，與議租膠澳專約不符，亟須商令撤退，惟必須籌辦鐵路巡警自行保護之責。

楊士驤乃於察看東路情形後，晤商德督師孟，促其從速撤退兵隊，並商由袁世凱派北洋巡警官劉全富來東挑練巡警，行之數月，沿路安靜無事，中外稱便，行旅相安。楊士驤復商令撤退膠高兵隊，師孟亦允轉商。迨後正值京津商撤各國駐兵，膠高所駐德兵亦同時擬撤，師孟旋派德員馮克來省議訂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二日

九四六

撤兵善後事宜，楊士驥面與會議，馮克以所議條款商議之處太多未敢作主，折回青島再商，楊於十月十五日飭派調東之直隸候補道徐撫辰、留東補用知府李德順、膠州直隸州知州余則達等馳赴青島，仍遵照楊士驥上次改訂條款草稿，與德員磋商，共議訂撤兵善後事宜五款。

本日，中德膠高撤兵善後條款簽押，條款如下：

第一款 膠州德國兵隊於此件畫押之後，即時全行撤退。

第二款 高密德國兵隊於此件畫押之後，即先撤退四分之一，於兩個月內再撤退四分之一，其餘兵隊再限兩個月內，以全力在青島趕造兵房馬棚，以便限內全行撤退，愈速愈妙，如兩個月內不能造竣，屆時亦須全行撤退，不再展限。

第三款 自此件畫押之日起，勿論膠高德兵撤盡與否，即將環界內鐵路全歸中國地方官暨巡警官巡防保護，並由巡警官酌派巡隊至多二百四十名分站勻駐，一切事宜均照環界外鐵路巡警章程辦理。又於膠州城附近地方設立巡警辦事公所一處，派駐巡隊至多一百名，以便輪流替換，為保護鐵路彈壓地方之用，中國如在該地內派駐兵營籌辦兵法等事，仍照膠澳條約辦理。

第四款 德國在膠高地方所修各項工程，如兵房、馬棚、操場、馬路、水管等暨以上各處所佔地基所造房屋內外應附各件，共計原價銀圓四十九萬六千三百八十八元四角八分，內除撥還中國代付地租五千元，又將歲修等項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元四角八分作為分年遞減，又格外通融議減七萬元外，即以實價四十萬銀圓全行售歸中國自行管業另立契約，所有房價自交膠州兵房之日起，兩年內分四批交清，再此項房屋由中國買回後，留為地方公用，並添設學堂等用。

第五款 如遇德國照約派調兵隊道經膠高暫住數日，當於兩禮拜前預先知會，俾將餘閒之處借住，並不取值。

以上條款照繕校對華德文各四分，彼此語意相符簽定後，以華德文各兩分交大清山東巡撫部衙門存案，華德文各兩分交大德總督膠澳文武事宜大臣衙門存案，以便查核，分別轉行遵照辦理。（註一）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一三一—一八。

初三日（十一月二十九日） 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准設哈爾濱關道。

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以時事日艱，亟宜併力抵制，奏請設哈爾濱關道，專辦吉林黑龍江兩省鐵路交涉，並督徵關稅，以期聯絡而維利權。奏曰：

「竊維內政外交實相維繫，交涉不合機宜，即政事亦多牽掣，故內政可以劃疆分治，而外交則須協力相持，其勢然也。東三省自興修鐵路以來，俄則設立公司，所有三省鐵路交涉悉惟公司總其成，而我則分省立局，各辦各事，非特難聯一氣，即遇事亦不相謀，往往同屬一事，此方磋商，彼已許諾，彼方阻駁，此已允行，於是人得施其比例要求之術，我則動輒掣肘，莫能抵制，此皆由於交涉不能劃一，無提綱挈領之員爲之周旋其間故也。況鐵路交涉各局經費，不行自籌，悉仰給於公司，三省皆同已屬，有損國體，而俄人以撥款之故，竟視該局爲伊辦事而設，藉爲口實，在局員之自好者，尙不能不委曲周全，設派員不得其人，轉不免爲彼所用，尤爲非計。目下兩鄰和議已成，聞有長春以南鐵路歸日，以北鐵路歸俄之約，是三省鐵路已分界限，吉林兩省盡在俄之勢力圈中，彼所失利於南，將必取償於北，近日所索之事，非佔我土地，即奪我利權，並我之內政亦思干預。臣等雖堅詞拒絕，然和議甫定，即已明露其機，將來之肆意要求，更恐無所底止。吉江兩省輔車相依，此或失於轉圜，彼亦受其連累，自宜不分畛域，兩相聯絡，使外人無隙可乘，方足以固吾圉，矧約定以後，軌道亦通，轉瞬中外，商賈輻輳，所有設關徵稅之事，早經載在條約。前將軍長本有請設關道之奏，此時即宜趕緊籌辦，不可再遲。臣等共事江省時，每念交涉多歧，關稅外漏，亟思改絃更張，旋以兩強爭戰方殷，欲言又止，今達蒙恩署理吉林將軍，適聞和議有成，駐哈奉局又將裁撤，復將前意與德往返函商，意見相同，擬請將吉林黑龍江兩省鐵路交涉局一併裁撤，仍於哈爾濱地方添設道員一缺，專辦兩省交涉事宜，並設關徵稅而免利源外溢。所徵稅款先收常稅，暫濟餉需，一面俟洋稅議定章程，再行逐漸徵收，惟事變之來，間不容髮，稍一遲回，即難挽救，用敢不避冒瀆，迫切上陳。如蒙俞允，即擬請以現辦哈爾濱吉省鐵路交涉吉林候補知府杜學瀛試署斯缺。該員心術純正，才識閎通，沈毅有爲，剛柔互濟，當時勢萬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二、三日

難之會，辦理交涉各事，尙能力持大體，不失邦交。臣等知之最深，又可藉資熟手，雖該員係候補知府，資格稍輕，然爲地擇人，又何敢過拘成例，坐誤事機。臣等爲合力維持，急圖共濟起見，合無仰懇天恩，俯念時局維艱，立准照辦，以便迅飭該員部署一切，俟試署一年期滿，果能稱職，再請實授其駐紮。哈埠係吉林地方，將來兩省各屬何處應歸管轄以一事權，再由臣等察酌情形，另行奏明辦理。抑臣等更有請者，兩鄰和約雖定，尙未宣布，其於我疆土主權，能否無礙，尙難豫料，但聞其撤兵一節，尙須年半爲期，該公司乘此要挾多端，亦屬意計中事，實覺岌岌可危。臣等受恩深重，敢不殫竭血誠，勉圖報稱，才雖不足，而心實難安，但求克濟夫艱難，斷不計及於利害。且臣等同心戮力，早在聖明洞鑒之中，將來兩省之事，亦當彼此匡救，以期相與有成。但蘇人權詐異常，慣用牽制之法，彼見外之意堅，必將謀及於內應，請飭下外務部遇有吉江交涉事件，先行推宕，即可允者亦不遽允，俾臣等得以設法抵制，地方幸甚！大局幸甚！所有請裁哈爾濱吉江鐵路兩交涉局，添設道員辦理兩省交涉，並征關稅緣由，是否有當，除咨部查照外，謹合詞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再此摺恐往返多延時日，由達擬稿，寄由德籍發，合併聲明，謹奏。」旋奉清帝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註一）

清廷諭令提科場款項，充學務經費。

是日，清廷諭軍機大臣等：

「孫家鼐等奏，學務緊要，請提科場款項一摺。現在科舉停止，專辦學堂，京師爲總匯之區，需款尤鉅，所有各省科場款項，自應提充經費，著各省督撫，將關於科舉各項用款，無論報部外銷，儘數解京，專備學務經費，至各省認解大學堂協濟各款，仍當源源照解，以應要需。」（註二）

清戶部請改江甯銀行爲戶部銀行。

江寧設立銀行，業經兩江總督周馥奏由戶部議准，並作爲該部分行，一切仿照奏定銀行章程辦理，由戶部頒發庫平砵碼，以歸一律。（註三）

註一：「程將軍（雪樓）守江奏稿」，卷六，頁三七—四一。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一，頁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四期，財政，頁六一。

初六日（十二月二日） 清直督袁世凱奏准由退伍之京旗常備軍屯墾熱河圍場。

熱河圍場周圍數百里，向以備秋狩而禁止樵採。袁世凱派員查勘，知此中大木有二百萬株之多，以貨棄於地爲可惜，屢檄採伐以濟公用，皆爲熱河都統所阻，現復以京旗常備軍退伍以後，無歸耕之地，乃奏請開弛舊禁，爲常備軍退伍後屯墾之地，即砍伐森林，以木價爲開墾經費。奉旨允准，並令將圍場地劃出，歸直隸總督直轄。（註一）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順天時報」。

初七日（十二月三日） 清廷撤回駐韓使臣曾廣銓，改置總領事。

清駐韓使臣曾廣銓電外務部，略謂：日前韓國外部與日本專使伊藤訂結日韓條約，已經批准互換，故泰西各國爭先裁撤使署，改設總領事，其所有交涉事宜與日本外部直接交涉。請外務部宜倣各國，從速照會日本政府裁撤使署，改仁川領事署爲總領事署，管理所有一切通商事宜。（註一）本日，清廷令撤回駐韓使臣，改置總領事。（註二）

註一：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順天時報」。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二五。

初八日（十二月四日） 留日宏文學院學生爲反對日本「取締規則」停課，並函勸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三、六、七、八日

九四九

各校響應。

「取締規則」頒佈之初，留日學生羣起力爭，決定力爭不得，即行罷課與東裝返國。首先罷課者爲宏文學院。本日，宏文學院忽寄郵片至各校，謂該校不論本校分校皆已停課，爲免行動不一，於事無濟，力勸各校繼起，於是經緯學堂、早稻田大學、大成學校、法政大學等校相繼響應。爲顧及學生過於激動，有損中國體面，並免觸犯日本刑章，予日人以口實起見，乃制定「自治規則」四條，共同遵守：

- 一、對於日本之個人，不宜有惡感情。
- 二、在旅館及寄宿舍或下宿屋宜安靜。
- 三、不宜於停課期內游公園，上料理館飲食，並不宜入各勸業場各商店購買物件。
- 四、因要事出外，宜自愛重，勿致爲警察干涉。

罷課之議唱出，不及三、四日，各校即行全面罷課，原因實由部份好參加活動以抵抗強權或因好奇心所驅使的學生居中煽動，他們或游說以大義，或脅迫以威力，使人俯從。當時留日學生之間，有一種將錯就錯，錯須共錯，須錯到底的共同心理。故罷課風潮，如燎原之火，很快就波及整個留日學界。

十日上午，各校門口即有糾察員或持手槍或持短刀阻擋留學生上學，數日後，發表「糾察學生自治規約」：

- 一、不論開會議事或普通談論，不得喧嚷。
- 二、每日派員前往各寄宿舍各旅館糾察。
- 三、各處設置秘密探察員，如經探察員發覺違規時，輕者示以忠告，重者則將其姓名報知同鄉會或總會館。

糾察員或敢死隊多爲私費學生，罷課學生亦以私立學校爲主，多數官費生或因種種顧忌，對罷課似不太積極，但身受威脅，不得不隨聲附和。也有至鄉間暫避風聲，以免被捲入漩渦者。如振武學校爲培養軍事幹部機關，平時管理頗嚴，風潮發生，該校曾加強戒備，所受影響不大，參與罷課者亦不多，外校學生則以振武學生不服從團體，恐嚇與辱罵之郵片紛紛寄達。茲列舉一、二如下：

「汝等不停課則如娘臥於日人之身下」。

「振武人皆有奴隸性，破我團體阻我公憤」。

「振武人喪國權阻士氣，破壞公共團體，公等其危乎險乎矣。有一班倡斬姦者，數週之內，有短刀短槍與諸公爲難」。

在罷課風潮中，女子留學生也一致響應。如實踐女學校的秋瑾，言論最爲激烈，每次演說，皆痛哭流涕，至爲感人。但其中亦有頗感矛盾者。如肄業於東洋女藝學校的女學生表示，身爲女子參與罷課，或者過份一點，但由於本國同胞的大團結，且有以夫婿參與其中，雖在本意與情誼上，不忍離開學校，祇因國人決議，不得不服從。由此可反映女子留學生在心理上微妙之處。他們雖然響應罷課，仍不忘在寄宿舍研習功課。實踐女學校約三十名學生，則早將行李捆包完妥，準備隨時返國。其中如秋瑾、姚甯生、黃輝等在風潮發生之初，即退學搬出寄宿舍，候船返國，此種表現，實不讓鬚眉。

（註一）

清廷諭令慶親王奕劻選派宗室子弟出洋學習武備。（註二）

俄使璞科第請展限辦理吉林礦務，清外務部覆以該案應由夾皮溝公司與吉林將軍辯論。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八、九日

九五二

俄使璞科第以吉林夾皮溝礦務公司探礦執照於本年十月十九日限期已滿，然因日俄戰爭之延誤，未能如期查勘礦苗，吉林將軍不願發給新執照，故請外務部核准該公司在夾皮溝開採礦苗之執照限期推展。外務部以俄商開採夾皮溝礦務，曾否訂立合同，於何時發給該公司勘苗執照，均未准吉林將軍咨報有案，即該省發給勘苗執照已屆期滿，亦應作廢，實礙難展限。俄使一再請求展限，本日，外務部復函俄使云：

「查夾皮溝礦務，業經華人宋春鰲辦理有年，斷不能復准他人承辦。今既據再三聲請，應仍由該公司自與吉林將軍辯論，惟應聲明本部並未允許該公司與吉林將軍議辦此礦。」（註三）

清廷派員密查張家口監督虐商情弊。

清廷以現任張家口監督貪墨成性，百般苛擾商民，又據由該口來京商人稱，稍有不遂其私欲，則必任情凌虐責打，即於本日派員密查嚴參。（註四）

註一：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頁一四〇—一四二。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一四二五。

註三：「礦務檔」，（七），頁四〇八五—四〇八七。

註四：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順天時報」。

初九日（十二月五日） 中英議訂藏約擬續增四款，以力保中國主權。

英國政府對於藏英交涉事件，已承認中國政府有統轄西藏地方完全之主權，所訂條約又由中國新增四款，茲錄如下：

一、西藏永為中國屬土，一切事件，均由中國擔任

二、英國可有西藏通商之利，惟行政一切事宜，英國不得與聞。

三、西藏地方，英國不得駐兵，且無論何國，均皆一律。

四、此次英國在藏所用兵費，均由中國代償。

惟英國於此四款尚未一律簽允。（註一）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三冊，頁六一—六二。

初十日（十二月六日）

清廷諭設學部，以榮慶為尚書，熙瑛為左侍郎，嚴修為署

理右侍郎；並令國子監并學部。

清代在科舉制度廢除以前，中央教育行政係由禮部主持。自同治元年同文館設立後，新式學校逐漸增加，但是各校之管理分屬各機關，沒有總管的行政組織。光緒二十四年清帝下詔變法，開辦京師大學堂，規定以大學堂管轄各省學堂，是為中國新教育行政之始。其後政變發生，新政被推翻，京師大學堂雖得保存，自無若何進展。庚子事件後，清廷決意重興新學，教育行政事務日繁，決非禮部所能兼顧，遂於二十七年設「管學大臣」一職，責成經理學堂一切事宜。二十九年張之洞奏請專設「總理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京師大學堂另設總監督，專管大學堂事務，而受總理學務大臣之節制；學務大臣之下分專門、普通、實業、審訂、游學、會計六處，此種組織雖未見諸實行，然實為清末學部成立之先導。（註一）

清廷以科舉停止，學制變更，各省紛設學堂，必須有總匯之區，遂從山西學政寶熙之議，設立學部，以統籌學務；又因國子監所管事務較前為簡，即令併入新設之學部。茲錄政務處奏遵議設立學部摺於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十日

九五四

「本年九月初十日准軍機處鈔交山西學政寶熙奏擬請設立學部摺片各一件，奉硃批政務處學務大臣議奏片併發欽此，原摺內稱學制變更伊始，必須有總匯之區，請速設學部，科舉既停，禮部、國子監公事愈形清簡，似宜統行裁撤，歸併學部；禮部應辦典禮，即責成太常寺鴻臚寺慎重將事等語。現在停止科舉，專重學堂，整理一切學務，不可無總匯之區自應特設學部，以資管轄。查國子監現管事務較簡，擬請即將該衙門歸併學部，其詳定員缺核支經費及應辦事宜，均俟奉旨後，由該部妥籌詳酌奏明，請旨施行。國子監祭酒司業擬即裁撤，另以相當之缺補用，未經補缺以前，資俸一切均照裁缺通政使司堂官之例，監丞以下人員不乏可用之才，如何分別改用留用，及原有監內肄業各生，並所設學堂，均由學部酌核辦理。至禮部、太常寺、鴻臚寺，典禮攸關，應請歸入議覆載振摺內，再行詳議具奏。原奏又稱學堂教員宜列作職官，編定課本宜變通辦法，學生冠服宜定制度等三條，學務大臣查教員關係學生功課至為重要，近日京師各學堂教員即有視作兼差每致曠課之弊，如不定為實官，辦法誠多窒礙，應俟設部後會同政務處吏部詳定品秩，奏明請旨施行，學堂課本採用各省官局及私家所編教科書，與現在編書局辦法相同，業於議覆出使大臣孫寶琦摺內奏明在案。學生冠服近准湖廣督臣張之洞咨送試辦章程及製就成式正與各學堂監督悉心考究，應由學部詳加酌定，奏請通行。再寶熙附片奏稱如禮部未便裁撤，將翰林院歸併學部，並疏通讀講以下等官出路等語。臣等現擬以國子監歸併學部，原奏請以翰林院歸併之處，亦毋庸議。惟翰林各員學問素優，升途轉隘，誠如原奏所稱，未免向隅，應如何量予疏通之處，應由掌院學士酌核奏明，請旨辦理，正在核議間，復准軍機處先後鈔交翰林院代遞修尹銘綬等條陳改立學部，將翰林院衙門歸併摺單各一件，順天學政陸寶忠奏請立文部條陳學務一摺，江蘇學政唐景崇奏專辦學堂敬陳管見一摺，均奉旨政務處學務大臣議奏欽此。查陸寶忠請立文部一節，已於寶熙奏內議准，唐景崇請定地方官賞罰一節，應俟學部設立妥定章程後，再由政務處學部會同吏部詳酌辦理，其關繫學務變通整頓各條，學務大臣查原奏所陳，或為定章所未備，或已渾括於定章之中，而辦法須求詳盡，統俟學部設立，會同政務處隨時奏明，請旨辦理。至尹銘綬等所請翰林院歸併學部，及疏通翰林院各官出路之處，均於寶熙奏內詳細核覆，應毋庸重議。謹奏」。(註二)

本日清廷頒諭，准設立學部。諭曰：

「諭內閣：本日政務處學務大臣會奏，議覆寶熙等條陳一摺。前經降旨，停止科舉，亟應振興學務，廣育人才，現在各省學堂已次第興辦，必須有總匯之區，以資董率而專責成，著即設立學部。榮慶著調補學部尚書；學部左侍郎著熙瑛補授；翰林院編修嚴修，著以三品京堂候補，署理學部右侍郎。國子監即古之成均，本係大學，所有該監事務，著即歸并學部，其餘未盡事宜，著該尚書等即行妥議具奏。該部創設伊始，興學育才，責任綦重，務當悉心考覈，加意培養，期於敦崇正學，造就通才，用副朝廷建學明倫，化民成俗之至意。」（註三）

附錄：南方報：論設學部辦法（註四）

我國之有學堂垂十年，迄今無成效可觀。其原因雖多而學制無統一之機關，亦其一也。自癸卯年始設學務大臣，於是漸有統一之基，甲辰年始頒學堂章程，於是漸有統一之法，然學務大臣之權，不能行之於各省，而各省學堂之糅雜也如故，管理之敷衍也如故，或暴徒之攻擊，或官紳之阻撓，學務大臣得而詰問之查詢之，而初未聞有懲責之舉，強迫之法，是學務大臣不能舉其職也。朝野上下，因以窺測朝廷意旨，謂實不欲興學，近者民智漸開，公立私立之學堂愈衆，而朝廷適特下明詔，廢科舉，其重視學堂之意，溢於言表，論者謂上下之情漸通，教育之途漸一，其於前事，可稍稍雪矣，而又設文部之議。夫文部之設，誠不可緩，然茲事體大，殊未易言。使其設而當耶，則成效日彰，中國之前途固將惟此是賴；使設而不當則運命所係夫復奚言。然則關係愈深，愈不能不慎之於始，天下事有起於秒忽，無足經心，及流弊昭然，累時拔之而不能去，衆人救之而不能正者，況教育之細微曲折，無不始簡而終鉅者哉。是則立官之初，固不容不再三審慎，況今日情勢，如治屋然，非集工師治棟樑桌椅，即可以經營也，必先求良材？又必先求治此材者之良工，立法縱善，尙恐難得其人，況定制之未盡合耶。故本館之對於此事，不免喜懼交并，誠以文部設後，不能有所興革，則設此何爲？有所興革，而不能得宜，則流弊極烈，所望乎設文部者，爲其能統一之效也。使其統一矣，而舉措失當，則始之一時一地，受盲動之害者，今將徧天下受其害，豈若始之獨一時一地者，反可望他地他時有以補救乎？教育之效，深入人心，轉移風氣，斯所望也，設問所爲不當，其關係若何？且中國於組織官制，核定職守，向不講求，故舊設之官，半應釐定，即新設如外務部商部等，亦多可議，今設文部，其不致蹈彼覆轍否耶？記者不敏，竊謬擬學部應行之法若干條，分官制、學章、經費三者言之，以備採擇，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十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十日

九五六

或者不龜之藥，效等千金而蠱測管窺，猶賢於已耳。

其一爲定官制

甲、學部之官制 學部應設尙書一人，侍郎二人，不拘滿漢，不設管部，其下應立專門普通實業審訂游學會計六司，與奏定學務綱要相同，以丞參相當官領之，承尙書侍郎之命，分筦六司之事，其下各置寮屬若干人，與部屬司員等，又承司長之命，分理各務，此外應設參議四員六員不等，專備堂官顧問，其職應與各部丞參同，而隸於堂官。視學官二十餘人，每一行省各派一人，仍以六人或四人留京辦事，亦直隸於堂官。此外考校衛生官一人或二人，考查工程官四人或六人，職與部屬司員同，總隸六司之下。如此則頭緒較清，事權較一，情懷較通，內部情形，已可無阻隔廢弛之患矣。

乙、學堂之職員 學堂人員，應作爲職官，已見奏定章程，惟迄今仍未實行。現既設學部，應一律飭令照辦，今擬將學堂職員，分爲數等，最高者爲大學堂監督，其職應與丞參同，其餘以次遞減，至與訓導相同爲止。其升降黜陟，應視其學堂之是否直隸文部，或隸於地方官。如直隸學部者，統歸學部，如隸地方官者，凡有黜陟，五品以上應由學部議准，六品以下由地方官專斷之，而仍應與各省之視學官及學務委員協議，得其贊同，方可施行（此地方官指知府以上而言，以目下情形而論，知縣以下不可令其有黜陟學務人員之權也）其組織之法，則一堂中以監督爲最高，教務長庶務長等次之，教員監學又次之，會計雜務文案各官又次之。會計等官，除屬於監督外，尙屬於教務長庶務長等，其餘不相統攝。至俸給之法，此時教員未備，延覓爲難，且各省情形不同，只可始從緩議，聽各省自便。一二年後，師範生漸多即可實定俸額年限，其任免懲戒之法，亦宜統歸一律。

丙、學部與各地方聯屬之官制 考日本文部省之制，凡州縣府町村之知事，皆受其節制，而承辦學務。今若用其法，令府廳州縣，皆直接與學部聯屬，其勢有所不能，且地方官未必盡明學務。學部亦不能事事干涉，宜每省各由部中派視學官一人，不拘本省人與否，其職權應與今之學政相等。各府廳州縣則由視學官選派本地士紳之明於教育者爲學務委員，凡關於學務之事，由學務委員會商地方官辦理，如地方官不能協力，可由學務委員稟之視學官，派員詳查，視學官可商之督撫，分別黜撤；而名義上，各地方官仍分隸於學部，則各地方官視學官不啻上司之與

僚屬，呼應自不至不靈，而一面制定地方公立學校籌款之制，諸事由地方紳董主持，地方官亦不至挾私舞弊。其統轄之法，地方官與學務委員同隸於視學官，視學官又隸於學部，而各省督撫，似宜均加學部尚書侍郎銜，與加兵部尚書侍郎銜以筦軍政者一例。於是學務之事，可由各督撫徑接各地方官，於統轄稽查，更爲靈便，而立法改制，仍應由學部專任，各督撫不得有其權，亦無虞雜亂紛煩之弊，如是則職分分明而責效易矣。

以上三節，係指其要者而言，至臨事組織，尚應與所有各職融會貫通，然後可無遺憾，此不具論。

其二爲定學章

甲、核定功課 前此所頒奏定章程，其各學堂功課，頗爲完密，惟其中有一大問題尙待研究者，即經學課程是也。計初等高等小學堂經學，每星期至十二句鐘，實居全星期鐘點三分之一，中學堂經學，每星期八句鐘，實居全星期鐘點四分之一。夫經學誠爲國粹，然於應用之技能智識無甚相關，竊謂經學之用在養成人之道德心，則其效力與修身倫理課程無異，似宜將經書擇要編輯，作爲課本，於教修身時，即以此切實講授，而騰出鐘點，另授他科，一則免諸生視經書爲無用，二則免諸生誦讀之勞，三則免虛糜日力，四則免另覓修身課本，有此四善，何憚不爲，此經學鐘點之宜改定者也。教育以蒙養爲首基，故幼稚園及女學，所關尤重，定章謂目下不能驟與女學，應以育嬰堂之乳媼及敬節堂之養婦，令教幼兒，此事之不可行，無待贅論，今欲廣興蒙學，必宜先開女學，應廢去此條，另詳定女學及幼稚園之規則，此蒙學之宜改定者也。

乙、審訂圖書 今日既立學部，自以定畫一之教科書爲第一義，惟教科書多未完備，官編之本，又未盡合宜，祇可採用民間編譯之本，其間糅雜淺陋，訛誤偏頗，一有未瑩，流毒靡盡，審訂之際，自不容不詳加抉擇，惟充斯任者，於各種科學未必瞭如，能如雌黃而別黑白，且以書賈趨利之故，請託營謀，在所難免，是宜一面獎勵著書之人，一面嚴定懲戒之令，而別設編書局若干處，將中小學校應用書籍選行編輯完備，頒行各省一律選用，自後有擅用未經學部審訂之書者，查出嚴罰，庶學風不至歧異，流弊可以漸除矣。

丙、學校分布 學校以中小蒙養爲最要，自高等小學以下，外國名之爲強迫教育，無人不應就學，有八歲以上而不就學者罰其父母，今縱未能辦到，應約計地方大小，定爲每若干方里應有蒙學初等小學各若干，自某時起限令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十日

九五八

至某時一律開設，由學務委員一面勸導地方官，一面籌辦其內地荒遠之區，或限時稍久，或限數稍少，以次再行推廣。其建築管理教授等，並由學務委員隨時考查，如不合法，即應勒令改正。次則中學堂，應定為每府一所，而高等學堂則不拘地方，擇繁盛之區，酌量開設。如京津魯豫湘鄂蘇皖浙閩廣等處，皆為應設高等學堂之地，其餘逐漸再辦，亦尚未遲。師範為今日教育之命脈，學堂愈多愈妙，惟今日從速興辦，尚恐不敷應用，宜頒行嚴令各省城及大都會皆應設優級師範學堂，各府皆應設尋常師範學堂，每處至少一所，其餘講習所等，從宜開設，其學額應預計幾年卒業之後，屆時所須教員幾何為定，如預計屆時須教員百人，則學額至少應定為百二十名，此在視學官臨時斟酌行之，如地方僻遠，民風固陋，不易開學，或先選其俊秀之士，就學別府，或留學他省均無不可，惟應由地方官擔任學費，學成之後，歸本籍盡其義務。

丁、職員任免 今日管理教授各員，因學堂尚少，不能盡用學堂出身人員，然亦宜慎擇其人，並定一任免之法，如監督、監學、齋務長、庶務長等，各省有以官任之者，有以紳任之者，或倉猝而離堂，或盤踞而不去，其間易一人即易一辦法，諸生幾無所適從，至教員亦然，其來也不必確有長於某科之據，其去也不必適滿卒業之期，有敷衍累年而不能驟去者矣，有勉就旬月而忽然遠離者矣。夫一堂之中，不外管理教授二者，其不整無法若此，誤事何可勝言？今宜將各學堂職員，定為至少兩學期一任（其數月卒業者則以卒業為限），其授事之始，宜擇人地相宜，熱心任事者付之，如其不然，不必勉強，此兩學期之內，如有差失，可由地方官及視學官等辭退，本人則非有大故，不得輒辭，至兩學期滿後，應再聯續兩學期，辦法如前，不願連續者聽。（惟師範生之盡義務者，不在此例）如此庶條理漸覺清晰，責任亦有攸歸矣。（此條奏定學務綱要言之，今宜切實施行）數年之後，學堂辦法漸歸盡一，應嚴定職員授任之法，非由學校出身得有文憑者不能濫入。

其三為經費

甲、分別名目 今日官立學堂，幾無不糜費鉅萬者，究其費之所由出，則莫不出於雜捐。其實此項雜捐，皆外國所謂附加稅，正地方所取以為公立學校經費者，是名為官立，實公立也。公立之費，輕而易舉，故列國高等小學以下，幾無不為公立者，至高等小學以上，如專門實業各學校，則出自官立者多。今宜將現有學堂，孰為官立孰為

公立私立，劃分界限，以便上下有所依據。

乙、預爲統計 列國文部無不有統計之法，將通國全年所用學費若干，預爲算出，其不足者補助之。今中國學校用款，勢如亂絲，非切實考查，不能得其實際，宜先命各學堂自行呈報，雖非實際，大致當可不差，然後由視學官學務委員會同地方官，隨時驗其用款諦當與否，每年抄由視學官學務委員會同地方官，詳議擴充改良各項，預計第二年入款敷用與否，如不敷用，或設法籌措，或請求官款補助，由各省學官申報學部，學部又總匯而統計之，則通國之學費瞭然，得以預爲消息矣。

丙、詳定辦法 中國前此辦理學堂，因風氣未開，格外優待學生。故從無收取學費、膳宿費、試驗費、書籍儀器費之事，故用度極繁。今宜劃定辦法，無論官立公立學堂，一律收取學費（包諸項言之）以補用度之不足。如此，則前此開兩學堂之經費，今則至少可開三學堂，然高等小學以下則應不取學費，即取學費，每人每月至多亦不得過某數，蓋普及教育之義應爾也。至所稱爲官學堂者，其費應純從地方正款提用，其用地方雜捐辦理者，應改稱爲公立學堂，凡公立學堂，除學費常年經費外，如有不足，應由國家酌量補助，要以能扶助公用，推廣教育爲主，至私立之學堂，其經費應由個人擔任，有時亦可由國家補助，以上所言補助之制，皆應明定條例，以如何爲合格。

丁、預籌的款 學部設後，除直隸學部諸學堂經費仍舊外，內則應籌各職官之俸給，外則應籌各學堂之補助，其數亦必不貲，今日國庫奇窮，恐無餘力及此，然此問題亦易解決。蓋直轄各學堂，暫時可不增添，其各學堂之補助費，可咨行各省，以省出之費（即收學費後所省之費也）充用，高等小學以下之普及教育，則可全責之地方官及學務委員，計地方雜稅，當可敷用，學部所須，不過各職官之俸給耳。朝廷誠重視學務，應不靳區區之數，以振新猷。惟學部設後，一切規模皆將大加式廓，非籌有的款，則掣肘拘足，舉動必不能自如，此在當事者自有以處耳。以上三綱，不過就事實上言之，於精神上初無影響也。

茲更就各端共同之原則，而表明其下手之方法如下：

一曰定宗旨 教育不可無宗旨，教育之理一，而宗旨萬殊，惟有宗旨，斯成教育。故英吉利教育之宗旨不必同於法蘭西，而其收效則一。中國興數十年，而迄無少效者，正由不知定宗旨耳。今當設部之始，若再遊移恍惚，則

方針一誤，愈走愈歧，其弊更不可收拾，今敢爲當軸正告曰：今日之教育，當爲中國之教育，而非他人之教育，當教育以成國民，而非教育以成官吏。蓋一國之政教習慣範圍社會者輒數千年，其中相引彌深，必有特殊而不可解者，人心團結之力，亦即藉此而存，固無論其爲利爲弊也。設救其弊則當蕩滌其瑕穢，而搜取其精華，別以利用之物補之，使之融和一氣，然後能表其特色，而不致轉喪其真，否則隨波逐流，飾觀炫衆而已，舊既不存，新將焉附，中國開化最早，其聲名文物炫耀環球，今雖已衰歇矣，然擷其精英，初未嘗枵然而無有。論教育者，正宜會通今古，合諸社會之情勢，以定其趨，然後施之社會，不致有格格不入之虞。語夫學規，不致有佞佞何之之患，方可以企成功而期實效也。又中國數千年之教育，大半在養成官吏爲國家任使，羣言山積，所爭辯者皆不出此範圍，不知教育之用，在使人人有普通之知識技能，以高尚其人格而充國家之實力，非必望人人登仕版也。故高等小學以下稱之爲強迫教育，視之重於高等學堂。今日官吏誠乏材，然養之者當有特別之機關，與普及之教育並行不悖，不可竟以此爲教育宗旨。中國民智蒙昧，而人數衆多，今日要著在使四萬萬人一人有一人之用，譬之百骸舒適，其人自屬健全，若教育宗旨注於一偏，微特少數之官吏未必盡成人才，藉曰能之，天下大事由少數官吏張空拳當之，而人民毫不能助，以今日民族主義充溢之世界，中國能有幸乎，各省之設學堂，紛紛以畢業獎勵爲言，竟以此爲誘導學生之具，是使學生永無自立之性，且與教育原理大相反背也。今學部既立，宜一意以國民教育爲主，凡所施設，必本於茲則表立景從矣。

一曰多調查 今日中國學務，幾於人自爲政，家自爲教矣。欲立統一之規模，必先有統一之辦法。然立制之始，欲求網羅一切，詳悉無遺，必不可得，且天下事圖始最難，苟有蹉虞，輒生阻力，敕諭意建部伊始，不可不行調查之法，一爲內部調查，將中國歷來教育宗旨方法，及目下所有各學堂教授管理建築經費等，詳加考察，列之於書，以爲參考推斷之用，俟學部成立，諸事即可實行。二爲外部調查，博考列國教育之原，教授管理之法，設官籌款之道，得其良法美意所在，復詳稽其設施之次序，以備擇善而從，宜不避重複，不憚煩瑣。二者行而諸事可有把握矣。

清廷任候補侍郎廷杰為熱河都統。

熱河都統松壽爲兵部尙書；督辦土藥統稅大臣柯逢時爲戶部右侍郎，戶部右侍郎鐵良爲戶部尙書。

（註五）

註一：王鳳喈：「中國教育史」，頁三二三——三二四。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三期，頁四一——四三。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一，頁四。

註四：「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教育，頁三〇九——三一九。

註五：「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一，頁四五。

十一日（十二月七日） 考察政治大臣端方、載澤自京啓程。

端方、載澤商定分途出洋，於本日啓程出京，取道天津，沿途經袁世凱密爲布置，極其周妥，於本月二十日行抵上海，購定美國公司西伯利亞輪船船票，於二十二日放洋，先赴美洲考察一切，再分赴德、俄、意、奧等國（註一）

清廷允准修築廣廈鐵路及開黃埔為商埠。

閩廣農工路礦大臣張振勳呈請商部轉奏，請修築廣東至廈門鐵路以保路權，先築由粵省城至黃埔一段，並請將黃埔開為商埠，以分香港屯運之利權。本日，均經允准。商部奏云：

「臣部於光緒三十一年七月間，接據考察商務大臣張振勳呈稱。欽奉簡命考察外埠商務，兼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業在廣州省城設立總公司，咨明在案，惟事不一端，力難並舉，先其所急，首重路權，而路權之介於閩、廣者，則自廣州以達廈門，實為通陸之要道。查南洋華僑，多籍隸閩、廣，今就其桑梓之區，為闢其利源，便其行旅，集款圖成，計必易於激勸。振勳一再籌維，竊謂修築廣廈鐵路，實足以上佐國家要政，下俯順閩、廣商情，其路線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初十、十一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一、十二日

九六二

所經，大概自廣州東門外起，造至黃埔，由黃埔經增城、東莞、石龍鎮、惠州府博羅、海豐、陸豐縣境，以至潮州，而徑達福建之廈門，是為幹路。現在擬先以廣州之黃埔鎮為首段，業於本年二月間派員帶同洋工程師前往履勘，地勢宏敞，且濱海水深數十尺，為香港輪艘往來必經之途，安設車站而外，並擬援照山東等處自開商埠成案，將黃埔一隅闢作商場，建築碼頭貨倉，無論何國載貨海輪，均可停泊卸貨，藉以稍分香港屯運之利權。至該處民居廬墓，悉可改線越避，軌道約計長三十里，地價工料等項估銀八十萬兩，擬分作八千股，每股科銀一百兩，專集華股，開辦伊始，恐信從不廣，即由振勳先行籌墊，以為商股之先聲。擬具黃埔鐵路大概章程二十一條，咨呈鑒核，懇請奏明立案等因前來。查臣部於上年八月間，奏請特派該大臣張振勳考察外埠商務，兼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原奏內曾聲明先令專集華股，認真提倡，擇選要地，築路一段為程式等情，業蒙允准飭遵在案。茲該大臣先請籌墊鉅款，築造黃埔一段鐵路，基礎既立，再行續招商股，展造廣廈全股，誠得提倡要領。時值臣部再右丞王清穆行抵廣州，遂電囑詳細查勘，修築該路，能否合宜。旋據電稱：該大臣注意廣廈，為維繫南洋閩廣僑商起見，其以黃埔為首段，意在振興商埠，亦屬兼籌並進之謀，亟應妥速籌辦，以符奏案等語。臣等復與兩廣督臣岑春煊電牘互商，茲據函稱：鐵路商場，均目前要政，粵省為商務競爭之區，辦理尤不容緩，惟嗣後關稅如何徵收，路線如何取道，至於廣廈鐵路跨連閩、粵兩省，亦應統籌全局，詳核咨送各等語。臣等伏查興辦鐵路，實與地方有密切之關繫，岑春煊函稱各節，洵屬動中竅要。擬令該大臣張振勳，一面迅速招商集款，一面迅將勘路收稅各節，與岑春煊詳細咨商，仍隨時咨報臣部核定，以期妥洽。至該大臣原送章程二十一條，臣等詳加酌核，與歷辦各省鐵路章程尚屬相符，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先行立案，以重路務。如蒙俞允，當由臣部分別咨行遵照辦理。」（註二）

註一：「端忠敏公奏稿」，頁六六。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二七——五四二八。

十二日（十二月八日） 同盟會會員，留日學生陳天華，因反對日本取締留學生，憤而投海自殺。

陳天華，字星台，湖南新化縣人。少負才華，長，負笈東瀛，與黃興、宋教仁交最篤。同盟會成立後，天華被任爲書記。及民報創刊，復被推爲撰述員。所著猛回頭、警世鐘等，發揚種族觀念，感人至深。蓋其著作咸用白話文或通俗文，務使輿夫走卒皆能誦讀，故能風行於世，可與鄒容革命軍媲美。（註一）

日本政府文部省於本年十月六日頒佈「關於許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之規程」一種，意在取締中國留學生之政治活動，故簡稱之爲「取締規則」。公告之初，尚未引起學生注意。及十月三十日，收容中國學生各校張貼佈告，限中國學生於三天內，將原籍及現在地址、年齡、學籍、經歷一律具報，逾期將有不利。佈告一出，學生大譁。除由留學生總會幹事及各省職員長聯名致書駐日公使楊樞要求與日政府交涉取消外，留日八校（宏文學院、經緯學堂、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大成學校、成城學校、振武學校、東斌學堂、東亞實業學校）學生代表，於是日集會於留學生會館，商討對策。十一月九日，三百名留學生再集會於富士見樓，討論辦法。程家樞並發表「反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程之理由」一文於東京朝日新聞，明示反對。各校學生亦相繼罷課，風潮愈熾。日政府對中國留學生之請求，非惟置之不理，其報紙「朝日新聞」且爲污蔑嘲諷之詞。陳天華憤不能平，作絕命書萬言後，竟赴橫濱自投大森海灣自殺，年僅三十一歲，尙未娶，同志聞耗，哀悼無已。（註二）

附錄：

一、陳天華事略（註三）

陳天華，字星台，別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性敦篤，善屬文。少時卽以光復漢族爲念，遇鄉人之稱頌胡、曾、左、彭功業者，輒啞棄不顧，而有愧色。居常不事家人生產，雖簞瓢屢空，處之怡然；日惟從事著述，專以鼓吹民族主義爲務，所著咸用白話文或通俗文，務使輿夫走卒皆能讀之了解。故其文字小冊散播於長江沿岸各省，最爲

盛行，較之章太炎駁康有爲政見書及鄒容革命軍有過之無不及。年三十一，尙未娶，或勸之娶，輒泣然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每讀中西史志，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泗橫流，其愛國之忱，發於天性如此。歲癸卯（一九〇三年）留學日本，時值俄兵入據東三省，瓜分之禍日迫，朝野皆束手無計，乃大悲慟，齧指血，成書數十幅，備陳滅亡之慘，郵寄內地各學校，讀者莫不感動！是歲夏，黃克強，劉揆一等組織華興會，謀起義於湖南，聯絡粵、鄂、皖、浙諸省黨人，以傾覆政府，天華與焉。甲辰（一九〇四年）秋，黃、劉與馬福益等運動漸臻成熟，天華聞之。星夜附輪歸長沙，籌畫布置，晝夜不稍輟，計以十月十日清太后六十壽辰，全省官吏在萬壽宮行禮時，預埋炸藥。其下以炸斃之；同時分在長沙、岳州、衡州、寶慶、常德五路起事。詎期前不幸事洩，黃、劉、馬諸人先後出走，天華問道走江西至上海，與黃克強，楊守仁、張繼、仇亮等重集會於公共租界新聞路餘慶里謀再舉，會皖人萬福華憤前桂撫王之春主張聯俄，槍擊之於福州路金谷香西菜館而未中，西捕探索至餘慶里機關部，黨人以嫌疑被逮者數人，天華不得已重遊日本避之。乙巳（一九〇五年）春，天華憂傷過甚，忽發奇想，建議於東京駿河台我國留學生會館，主張用全體留學生名義，向清廷請願實行立憲政治，蓋有感於庚子，甲辰二役倡義之失敗，企圖別出途徑，潛佈黨人勢力於政界，期有所活動也。留學生會館幹事乃取決於各省同鄉會，黃克強、宋教仁、馮自由等均不以爲然，各同鄉會亦表示異議，事遂無成。是歲秋，孫總理自歐洲蒞日本，集合各省革命黨人組織中國同盟會，天華亦爲發起人之一，被推爲會章起草員，民報成立，復被推爲撰述員。嘗在民報發揮革命時代宜行開明專制之說，與同盟會頒布革命方略之軍政時期相同，此開明專制四字，卽梁啟超利用以反駁民報所主張民權主義之論據也。又其所著獅子吼小說，發揚種族觀念，尤感人至深。民報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異常憤激，同盟會對於此事亦分爲兩派：一派主張歸國，另在上海辦學，以洗日人取締之恥辱，天華與易本義、秋瑾、田桐等主之；一派主張求學宜忍辱負重，胡漢民、朱執信、汪精衛等主之。兩派互相駁論，爭之至熱。秋瑾、易本義等以是歸國，天華憤不能平，乃作絕命書累萬言，竟於十一月十二日投大森海灣自殺。孫總理時在南洋，聞之哀悼不已；香港同志鄭貫公等旋開追悼會於杏花樓，各界臨弔者千餘人，馮自由作聯輓之曰：「生平得愛友二人，星台殉國，近午何之？」（黃克強原字近午。時已赴廣西，久未得消息。）可嘆吾黨英才，又弱一個；靈

爽憑健兒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信暗號，稱孫總理原名爲公武。）鳴鐘，自界不死，誓覆虜酋政府，實踐三民。『天華死時三十有一，遺稿已出版者有猛回頭，警世鐘，最近政見之評決，國民必讀，最近之方針，中國革命論等八種，皆風行於世。就中以猛回頭，警世鐘二種爲效力至偉。丙午（一九〇六年）秋七月，有浙江人曹阿狗，因演講猛回頭爲金華縣令嵩連所殺，天華逝後六載，即辛亥六月，楊守仁（篤生）在英國聞黃克強在三月二十九日廣州黃花岡一役敗訊。亦憤而自投於倫敦海濱，陳、楊皆湘人。亦憂國傷時之文人，豈同受汨羅江屈大夫之召耶？不然，何三湘文人投水之多也。』

二、陳天華（星台）先生絕命書 附跋（註四）

嗚呼！我同胞其亦知今日之中國乎？今日之中國，主權失矣，利權去矣，無在而不是悲觀，未見有樂觀者存，其有一線之希望者，則在於近來留學生日多，風氣漸開也。使由是而日進不已，人皆以愛國爲念，刻苦求學，以救祖國，即十年二十年之後，未始不可轉危爲安。乃進觀吾國同學者，有爲之士固多，可疵可指之處亦不少。以東瀛爲終南捷徑者，目的在於求利祿，而不在於居責任。其尤不肖者，則學問未事，私德先壞，其被舉於彼國報章者，不可縷數。近該國文部省有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侵我主權，固不待言。鄙人內顧團體之實情，不敢輕於發難。繼同學諸君倡爲停課，鄙人聞之，恐事體愈致重大，頗不贊成，然既已如此矣，則宜全體一致，始終貫徹，萬不可互相參差，貽日以口實。幸而各校同心，八千餘人，不謀而合，此誠出於鄙人豫料想之外，且驚且懼。驚者何？驚吾同人果有此團體也；懼者何？懼不能待久也。然而日本各報，則詆爲烏合之斥，或嘲或諷，不可言喻。如朝日新聞等，則直詆爲放縱卑劣，其輕我不遺餘地矣。夫使此四字加諸我而不當也，斯亦不足與之計較；若或有萬一之似焉，則真不可磨之玷也。近來每週一問題發生，則羣起譁之曰：此中國存亡問題也。顧問題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學而皆放縱卑劣，則中國真亡矣，豈特亡國而已。二十世紀之後有放縱卑劣之人種，能存於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堅忍奉公，力學愛國。恐同胞之不見聽，而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諸君而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謂鄙人爲取締規則而死，而更有意外之舉動。須知鄙人原自重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後，取締規

則問題可了則了，切勿固執；惟須亟講善後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報章所言，舉行救國之實，鄙人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諸君更勿爲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爲，將來自處，惟有兩途：其一則作書報以警世；其二則遇有可死之機會而死之。夫空談救國，人皆厭聞，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幾，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至於待至事無可爲，始從容就死，其於鄙人誠得矣，其於事何補耶。今朝鮮非無死者，而朝鮮終亡。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於今日死之，使諸君有所警動，去絕非行，共講愛國，更臥薪嘗膽，刻苦求學，徐以養成實力，丕興國家，則中國或可以不亡，此鄙人今日之希望也。然而必如鄙人之無才無學無氣者而後可，使稍勝於鄙人者，則萬不可學鄙人也。與鄙人相親厚之友朋，勿以鄙人之故而悲痛失其故常，亦勿爲輿論所動而易其素志。鄙人以救國爲前提，苟可以達救國之目的者，其行事不必與鄙人合也。今將與諸君長別矣，當世之問題，亦不得不略與諸君言之。近今革命之論，囂囂起矣，鄙人亦此中之一人也。而革命之中，有置重於民族主義者，有置重於政治問題者；鄙人所主張，固重政治而輕民族，觀於鄙人所著各書自明。去歲以前，亦嘗渴望滿洲變法，融和種界，以禦外侮；然至近則主張民族者，則以滿漢終不並立，我排彼以言，彼排我以實，我之排彼自近年始，彼之排我二百年如一日，我退則彼進，豈能望彼消釋嫌疑，而甘心願與我共事乎？欲使中國不亡，惟有一刀兩斷，代滿洲執政柄而卵育之；彼若果知天命者，則待之以德川氏可也。滿洲民族許爲同等之國民，以現世之文明，斷無有仇殺之事，故鄙人之排滿也，非如倡復仇論者所云，仍爲政治問題也。蓋政治公例，以多數優等之族統治少數之劣等族者爲順，以少數之劣等族統治多數之優等族者爲逆故也。鄙人之於革命如此。然鄙人之於革命，有與人異其趣者，則鄙人之於革命，必出之以極迂拙之手段，不可有一毫取巧之心。蓋革命有出於功名心者，有出於責任心者。出於責任心，必事至萬不得已而後爲之，無所利焉；出於功名心者，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內用會黨，則外恃外資。會黨可以偏用，而不可恃爲本營。日俄不能用馬賊交戰，光武不能用銅馬赤眉平定天下，況欲用今日之會黨以成大事乎？至於外資，則尤危險，非律賓覆轍，可爲前鑒。夫以鄙人之迂遠如此，或至無實行之期，亦不可知。然而舉中國皆漢人也，使漢人皆認革命爲必要，則或如瑞典、諾威之分離，以一紙書通過，而無須流血焉可也。故今日惟有使中等社會皆知革命主義，漸普及下等社會，斯時也一夫發難，萬衆響應，其於事何

難焉。若多數猶未明此義，而即實行，恐未足以救中國，而轉以亂中國也。此鄙人對於革命問題之意見也。近今盛倡利權回收，不可謂非民族之進步也。然於利權回收之後，無所設施，則與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何異？夫前此之持鎖國主義者，不可謂所慮之不是也，徒用消極方法而無積極方法，故國終不鎖，而前此之紛紛擾擾者，皆爲無效。今之倡利權回收者，何以異茲？故苟能善用之，於此數年之間，改變國政，開通民智，整理財政，養成實業人才，十年之後經理有人，主權還復，吸收外國資本，以開發中國文明，如日本今日之輸進外資可也。否則爭之甲者，仍以與乙，或遂不辨，外人有所藉口，羣以強力相壓迫，則十年之後，亦如潰堤之水，滔滔而入，利權終不保也。此對於利權回收問題之意見也。近人有主張親日者，有主張排日者，鄙人以爲二者皆非也。彼以日本爲可親，則請觀朝鮮。然遂謂日人將不利於我，必排之而後可者，則愚亦不知其說之所在也。夫日人之隱謀，所謂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即彼之書報，亦倡言無忌，固不慮吾之知也。而吾謂其不可排者何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吾古聖之明訓也。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吾無可亡之道，彼能亡我乎？朝鮮之亡也，亦朝鮮自亡之耳，非日本能亡之也。吾不禁彼之不亡我，彼亦不能禁我之自強。使吾亦如彼之所以治其國者，則彼將親我之不暇，遑敢亡我乎？否則即排之有何實力耶？平心而論，日本此次之戰，不可謂於東亞全無功也。倘無日本一戰，則中國已瓜分亦不可知。因有日本一戰，而中國得保殘喘。雖以堂堂中國，被保護於日本，言之可羞，然事實已如此，無可諱也。如恥之，莫如自強，利用外交，更新政體，於十年之間，練常備軍五十萬，增海軍二十萬噸，修鐵路十萬里，則彼必與我同盟。夫同盟與保護，不可同日語也。保護者自己無實力，而惟受人擁蔽，朝鮮是也，同盟者勢力相等，互相救援，日英是也。同盟爲利害關係相同之故，而不由於同文同種，英不與歐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日本同盟，日本不與亞洲同文同種之國同盟，而與不同文同種之英國同盟；無他，利害相衝突，則雖同文同種亦相仇讐；利害關係相同，則雖不同文同種而亦相同盟。中國之與日本，利害關係可謂同矣，然而實力苟不相等，是同盟其名，保護其實也。故居今日而欲與日本同盟，是欲作朝鮮也。居今日而欲與日本相離，是欲亡東亞也。惟能分擔保全東亞之義務，則彼不能專握東亞之權利，可斷言也。此鄙人對於日本之意見也。凡作一事，須遠矚百年，不可徒任一時感觸，而一切不顧，一闕之政策，此後再不宜於中國矣。如有問題發生，須計全局，勿輕於發難，此

固鄙人有謂而發，然亦切要之言也。鄙人於宗教觀念，素來薄弱，然如謂宗教必不可無，則無寧仍尊孔教，以重於違俗之故，則並奉佛教亦可。至於耶教，除好之者可自由奉之外，欲據以改易國教，則可不必。或有本非迷信，欲利用之而有所運動者，其謬於鄙人所著之最後之方針，言之已詳，茲不贅及。近來青年誤解自由，以不服從規則，違抗尊長爲能，以愛國自飾，而先犧牲一切私德，此之結果，不言可想，其於鄙人所欲言者多，今不及言矣，散見於鄙人所著各書者，願諸君取而觀之，擇其是者而從之，幸甚。語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又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則鄙人今日之言，或亦不無可取乎。

幹事諸君鑒：聞諸君有欲辭職者，不解所謂。事實已如此，諸君不力爲維持，保全國體，不重辱留學界耶？如日俄交戰，倘日本政府因國民之暴動，而即解散機關，坐視國家之滅，可乎否乎？今之問題，何以異是，願諸君思之。

此吾友陳君星台絕命書，弘齋每一思君，輒一環誦之。蓋未嘗不心惻惻然悲而淚潸潸然下也。曰：嗚乎若君者，殆所謂愛國想於天性之人非耶。當去歲秋，湖南事敗，君與勢等先後走日本，憂憤益大過量，時時相與過從，談天下事，未嘗不哽咽涕泣而道也。今歲春，東報與瓜分論，君愈憤，欲北上，冀以死要滿廷救亡。殆固知無裨益，而思以一身嘗試，絕世人扶滿之望也。既而友人沮之，不遂行。然其嘗言曰：吾實不願久俟此人間世也。蓋其苟死之目的以俟久矣。居無何，留學界以日人定學則，議羣起力爭，始撓浼君曰：君能文，盡有所作以表意見乎？君曰否，廷以空言騙人發難，吾豈爲耶？越數日，學界則大憤，均休校議事。君猶無動。迄月之十一日，其同死者則見君握管作文字，至夜分不輟。其十三日晨起食戰，自友某君貸金二圓出門去。同死者意其以所作付剗劑也，聽焉，入夜未歸，始寢疑。良久有留學生會館閤者踵門語曰：使署來電話稱，大森警吏發電至署，告有一支那男子死於海，陳其姓，名天華，尻神田東新社者云。嗚呼，於是知君乃死矣，痛哉。天未明，踴偕友人某氏，某氏赴大森視之，大森町長乃語曰：昨日六時當地海岸東濱距離六十間處，發見一屍，即撈獲之。九時乃檢查身畔，得銅貨數枚與書留（寄信保險證），餘無他物。今既已殮矣，則率引我輩觀之，一櫬悽然，倭式也，君則在焉。復索視書留，爲以君氏名自芝區御門前郵達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者。當是時君邑人已有往橫濱藉棺衾僱厝於華人墓地，乃倩二

人送君屍於濱。勢與某等乃返抵會館，索其郵物獲之，則萬言之長函，即此絕命書也。一人宣讀之，聽者數千百人，皆泣下不能仰。夫以君之所志，使其所懷抱得畢展於世，無少殘留，則吾民族受其福祚，其所造於中國前途者豈有涯耶，而乃竟如是已焉，吾人得毋有爲之悼惜不置者乎。雖然，吾觀君之言曰：以救國爲前提。又曰：欲我同胞時時勿忘此語，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恐同胞不見聽或忘之，故以身投東海爲諸君之紀念。又曰：中國去亡之期，極少須有十年，與其死於十年之後，曷若死於今日，使諸君有所警動。蓋君之竟自以爲留此身以有所竣，孰與死之影響強，吾寧取夫死覺吾同胞，使共登於救國之一途，則其所成就較以吾一身之所爲孰多耶。噫，此則君之所以死歟，君之心則苦矣。吾人讀君之書，想見君之爲人。不廷悼愴夫君之死，惟勉有以副乎君死時之所言焉，斯君爲不死也已。乙巳十一月晦，勢齋謹泣跋。

三、景梅九：取締留學生與陳天華自殺（註五）

我歸國後，孫中山先生曾到東京，大家在富士山軒開了一個歡迎會，孫先生演說革命主義很中肯要，惜乎，自己沒趕得上；又打聽得先生已經離了東京，正不知幾時才得相逢的機會！又聽見宋鈍初諸君組織雜誌，名曰二十世紀的新支那，出了一期，被日本政府干涉停刊，說是革命機關報。有人說他們不久還要和那日本政府交涉，另辦一份雜誌，鼓吹三民主義，就叫民報，我十分注意，但尙不曉得有團體沒有？暗地探聽月餘，才有了門徑。

不到一月，民報果然出版，革命精神披露紙上，精衛漢民兩君文章較多。還有署思黃的一位先生是湖南新化人，姓陳名天華，曾用通俗文著警世鐘一書，鼓吹民權主義，語語動聽，散布到中國內地，大生效果。他底價值，真不在鄭容君革命軍以下。先生又在報上，發表他底中國革命史，和那獅子吼的小說，是一般人最愛讀的，不料日本政府，因爲中國留學底人數，驟然增加起來，幾乎過了八千名，便從文務省發出取締中國留學生的規則來。這取締本是日本名詞，在中國可以譯作約束或禁管，居然用待朝鮮學生的法子待我國學生，種種限制禁令教人受不了。於是乎中國留學生召集全體大會籌商辦法，派代表見我國公使，求他向日本政府交涉，把這項取締規則取消；但終沒有效果。大家憤激起來，又開大會商議全體回國。這時思黃先生忽觸起無限的悲觀來便作了一篇絕命書，自己蹈海而死！大家即時開了個追悼會，有幾個曉得先生事跡的，痛哭流涕演說了一場，人人悲恨填胸，有願和先生同死的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七〇

景象，風潮又洶湧起來。大家要求各校留學生全體罷課，有不從的，用蠻力對待。由北京派來的同學，怕受干涉，乘機出遊京外。我這時加入罷課團體，一來是好動的心理，覺得合羣抵抗強權，有些活氣；二來是好奇的心理，覺得這鬧風潮的，都是些血性男子，好乘這個空兒，認識幾個英雄豪傑，將來好共舉革命軍。雖說我是妄想，到底也得了幾位知己。別人暫不發表，那甯調元字仙霞號太一的，便是這時認識的。甯君和陳君漢援擔任歸葬思黃的義務。尙記陳君追悼思黃七律中有一聯道：「人有八千思項羽，士無五百殉田橫。」羣籍絕構。這時我和陳君尙未定交，但已把他底名字印在腦海裏面了。

這取締規則，經大家反對了一場，算沒施行；然而陸續回國的人也不少，上海的中國公學，便是這時回國的學生創辦的。我擔任歡送大家的責任，勞勞新橋車站上，也不記得多少次了。但是送人回國，自己到底沒得回國，心裏老過意不去。記得有一天開會，議和平了結辦法，鑑湖女俠便道：「中國人辦事總是虎頭蛇尾，從此後，不和留學生共事了！」大家聽這幾句譏諷話，有些感動，但不再進一步去作，也有原因，一來陸軍學生大家不願教加入回國的團體；二來民黨方組織起來，趁勢聯合大部分，計劃革命事業，暗裏把大家攔住不教回國的也多；三來日本政客從中調停，這問題漸漸緩和下來。有這三大理由，所以大家有些懈怠，這是實在情形，不是我爲不回國的人作辯護。鑑湖女俠總是不同，便負氣回國去了，到底轟轟烈烈作出一番事業來，教世間男女愧死！暫且擱下不表，我經友人介紹，入了同盟會，從此天下多事矣。

四、陳天華：警世鐘（註六）

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腥風血雨難爲我，好個江山忍送人！

萬丈風潮逼人，腥羶滿地血如糜；一腔無限同舟痛，獻與同胞側耳聽。

噯呀！噯呀！來了！來了！甚麼來了？洋人來了！洋人來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貴的、賤的、富的、貧的、做官的、讀書的、做買賣的、做手藝的，各項人等，從今以後，都是那洋人畜圈裏的牛羊，鍋子裏的魚肉，由他要殺就殺，要煮就煮，不能走動半分。唉！這是我們大家的死日到了！

苦呀！苦呀！苦呀！我們同胞辛苦所積的銀錢產業，一齊要被洋人奪去；我們同胞恩愛的妻兒老小，活活要被

洋人拆散；男男女女們，父子兄弟們，夫妻兒女們，都要受那洋人的斬殺奸淫。我們同胞的生路，將從此停止；我們同胞的後代，將永遠斷絕，槍林砲雨，是我們同胞的送終場；黑牢暗獄，是我們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變做了犬羊的世界；神明貴種，淪落爲最下的奴才。唉！好不傷心呀！

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滿洲政府，不早變法。你看洋人這麼樣強，這麼樣富，難道生來是這麼樣嗎？他們都是從近二百年來做出來的。莫講歐美各國，於今單說那日本國，三十年前，沒一事不和中國一樣。自從明治初年變法以來，那國勢就蒸蒸日上起來了；到了於今，不但沒有瓜分之禍，並且還要來瓜分我中國哩！論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國十分之一，他因爲能够變法，尙能如此強雄。倘若中國也和日本一樣變起法來，莫說是小小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國恐怕也要推中國做盟主了。可恨滿洲政府抱定一個漢人強滿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變法，到了戊戌年，纔有新機，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維新的志士殺的殺，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滿人的勢力，全不管漢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鬧出了彌天的大禍，纔曉得一味守舊萬萬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實何曾行過，不過借此掩飾掩飾國民的耳目，討討洋人的喜歡罷了；不但沒有放了一線光明，那黑闇反倒加了幾倍。到了今日，中國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漢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勢力，活活被滿洲殘害，弄到這步田地，亡國滅種，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曾國藩，只曉得替滿人殺同胞，不曉得替中國爭權利，當初曾國藩做翰林的時候，曾上過摺子，說把詩賦小楷取士不合道理，到了後來出將入相的時候，倒一句都不敢說了。若說他不知道這些事體，緣何却把他的兒子曾紀澤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却不敢把朝廷的弊政更改些兒呢？無非怕招滿政府的忌諱，所以閉口不說，保全自己的祿位，却把那天下後世長治久安的政策，丟了不提，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前次公使隨員、出洋學生，不把外洋學說輸進祖國。內地的人爲從前的學說所誤，入股以外沒有事業，五經以外沒有文章，這一種可鄙可厭的情態，極頑極固的說話，也不用怪。我怪那公使隨員、出洋學生，親到外洋，見那外洋富強的原由，盧騷的民約論，美國的獨立史，也曾看過，也曾讀過，回國後，應當大聲疾呼，喊醒祖國同胞的迷夢。那知這些人空染了一股洋派，發了一些洋財，外洋的文明，一點全沒帶進來。縱有幾個人著了幾部書，都是些不關痛癢的話，那外洋立國的根本，富強的原因，沒有說及一句。這是甚麼緣故哩？恐怕言語不慎，招了不測之禍，所以情願瞞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七二

着良心，做一個混沌漢。同時日本國的出洋人員回了國後，就把國政大變的變起來，西洋大儒的學說大倡的倡起來，朝廷若不依他們，他們就倡起革命來，所以能把日本國弄到這個地步。若是中國出洋的人，回國後也和日本一樣，逼朝廷變法，不變法就大家革起命來，那時各國的勢力範圍，尚沒有如今的廣大，中國早已組織了一個完完全全的政府了，何至有今日萬事都措手不及哩！唉！這些出洋的人，只怕自己招罪，遂不怕同胞永墮苦海，你道可恨不可恨呢？恨的是頑固黨遇事阻撓，以私害公，我不曉得頑固黨是何居心？明明足以利國利民的政事，他偏偏要出來阻撓。我以為他不講洋務一定是很恨洋人的，那裏曉得他見了洋人，猶如鼠見了貓一般，骨都軟了，洋人說一句，他就依一句。平日口口聲聲說製造不要設。輪船鐵路不要修，洋人所造的洋貨，他倒喜歡用；洋人所修的輪船火車，他倒偏要坐。到了於今他寧可把理財權、練兵權、教育權拱手讓把洋人，開辦學堂、派遣留學生，他倒斷斷不可。這個道理，那一個能猜得透哩！呵呵！我知道了。他以為變了舊政，他們的衣食飯碗，就不穩了；高官厚爵，也做不成了；所以無論什麼與國家有益的事，只要與他不便，總要出來做反對，保他目前的利權。滅國滅種的話全然不知，就有幾個知道，也如大風過耳，置之不理。現在已到了滅亡時候，他還要想出多少法兒，束縛學生的言論思想行為自由，好像恐怕中國有翻身的一日，你道可恨不可恨呢？這四種人到今日恨也枉然了。但是使我們四萬萬人，做牛做馬，永世不得翻身，以後還有滅種的日子，都是被這四種人害了，我們死也不能和他甘休的！

真呀！真呀！中國要瓜分了！瓜分的話，不從今日纔有的。康熙年間，俄羅斯已侵入黑龍江的邊界；道光十八年，英吉利領兵三千六百人侵犯沿海七省，破了許多城池，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纔講和，准他在沿海五口通商，割去香港島（屬廣東省），又前後賠他銀子二千一百萬兩。從此那傳教的禁條也解了，鴉片烟也任他賣了。照萬國公法，外國人在此國，必依此國的法律。那時中國和英國所訂的條約，英國人在中國犯了罪，中國官員不能懲辦他；就是中國人在租界，也不歸中國管束，名為租界，其實是英國的地方了。又各國於外國進口的貨物，抽稅極重，極少值百抽二十，極多值百抽二百，抽多抽少，只由本國做主，外國不能阻他。獨有英國在中國通商，值百抽五，訂明在條約上面，如要加改，不由英國允許了不可。並且條約中還有益各國均沾的話，所以源源而來的，共有十六國，都照英國的辦法。從此中國交涉的事，日難一日，一切利權都任洋人奪去。亡國滅種的禍根，早已埋伏在

這個條約裏了，可憐中國人好像死人一般，分毫不知。到了咸豐六年，英、法兩國破了廣東省城，把兩廣總督葉名琛活活捉去，後來死在印度。咸豐十年，英、美、俄、法四國聯兵，把北京打破，咸豐帝逃往熱河，叫恭親王和四國講和，賠銀八百萬兩，五口之外，及加了長江三口。以後到了光緒十年，法國佔了越南國，後一年英國及佔了緬甸國，那中國的勢力，越發弱下去了。光緒二十年，日本國想佔高麗國，中國發兵往救，連打敗仗，牛莊、威海衛，接連失守；遂命李鴻章做全權大臣，在日本馬關，和日本宰相伊藤博文訂立和約，賠日本銀二萬萬兩，另割遼東（即盛京省）七城，臺灣一省，後來俄國出來說日本不應得遼東，叫中國再加銀三千萬兩，贖還七城，日本勉強聽從。俄國因此向中國索討謝敬，滿洲遂把盛京的旅順、大連灣，奉送俄國。各國執了利益各國均沾那句話，所以英國就乘勢佔了威海衛，德國在先佔了膠州灣，法國照樣佔了廣州灣。（旅順在盛京省。威海、膠州俱屬山東省。以上三處，俱是北洋第一重門戶。廣州灣屬廣東省）那時已大信瓜分之說，把一個瓜分圖送到總理衙門（就是於今的外務部），當時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但不信的人多得很。到了庚子年，義和團起事，八國聯兵打破北京，這時大家以為各國必要實行瓜分中國了。不料各國按兵不動，仍許中國講和，但要中國出賠款四百五十兆（每兆一百萬）兩，把沿海沿江的砲臺拆毀，京師駐紮洋兵，各國得了以上各項利益，遂把兵退了。於是人人都說分瓜是一句假話，乃是維新黨捏造出來的，大家不要信他的胡說。不知各國不是不瓜分中國，因為國數多了，一時難得均分，並且中國地方寬得很，各國勢力也有不及的地方，不如留住這滿洲政府，代他管領，他再管領滿洲政府，豈不比瓜分便宜得多嗎？瓜分慢一年，各國的勢力，越穩一年，等到要實行瓜分的時候，只要把滿洲政府去了，全不要費絲毫之力。中國有些人，瓜分的利害全然不知，一絲兒不怕；有些人知道瓜分的利害，天天怕各國瓜分中國。我只怕各國不實行瓜分，倘若實行瓜分了，中國或者倒能有望。這暗行瓜分的利害，真真了不得。果然俄國到今年四月，東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時候，也不肯照約撤兵，（庚子年俄國用兵把東三省盡行佔了，各國定約叫俄國把東三省退回中國，分做三期撤兵。吉林、黑龍江、盛京叫做東三省，又叫做滿洲，是清朝的老家。）提出新要求七款，老老實實，把東三省就算做自己的了。那時中國的學生志士，奔走叫號，以為瓜分時候又到了。後來英、美、日本三國的公使，不准中國答應俄國七款的要求，俄國藉口中國不答應他的要求，就不肯退兵，彼此拖了許多日子。那中國的人，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七四

見俄國按兵不動，又歌舞太平起來，越發說瓜分的話是假的了。那知俄國暗地裏增兵，並且還放一個極東大總督駐紮在東三省，他的權柄，幾乎同俄皇一樣大小。俄皇又親到德國，與德皇聯盟，法國也和俄國聯盟，彼此相約瓜分中國。英、美兩國看見德、法都從了俄國，也就不和日本聯盟，都想學俄國的樣兒。日本勢孤無助，不得不與俄國協商，滿洲歸俄國，高麗歸日本，各行各事，兩不相管。俄國到此沒有別國掣他的肘了，就大搖大擺起來。到了八月二十八，第一撤兵的期，又違約不退。兵丁從俄國調來的，前後共有十餘萬，在九月中旬，派兵一千名，把盛京省奉天府佔了，把盛京將軍增祺囚了，各項衙門及電報局盡派俄兵駐守，東三省大小官員限一月內出境，每人止給洋銀一百圓。逐家挨戶都要掛俄國的旗，各處的團練都要把軍器繳出，大車裝運的俄兵，每日有數千。於是俄國第一個倡瓜分中國，各國都畫了押，只有美國沒畫押。近來美國也畫了押，只有各國的皇帝、大統領，尙沒蓋印，極遲不過數月的事了。這個消息，日本報章也不肯載，是從日本外務省的官吏，政黨的大員，學堂的教習，私自探聽得的，極真極確，並不是誑話，留學生也有不信的，私向日本某輿地學家問他瓜分的事真不真。他答道：「你但問俄國佔東三省的事真不真，不要問瓜分的事真不真。俄國佔東三省的事倘若不虛，這瓜分的事一定是實了。你看德國佔了膠州海口，俄國、英國、法國，也就照德國的樣兒，各佔了一個海口。於今俄國佔了東三省，請問中國有幾塊與東三省一樣寬的地方？將來時候，恐怕還不敷分哩！於今還來問真問假，真真不知時務了！」列位，他所說的不是正當不移的道理嗎？近來各報章載道，俄國把全國的海軍四分之一，調到東方。英國照會兩江總督魏光燾說，伊國也要照俄國派一個極東大總督駐紮江寧，長江七省重要的地方，都要修築砲臺，駐紮重兵，限四日內回信。又稱英國已派兵到西藏，由西藏取四川，做首尾並舉之計。德國在膠州的工廠，晝夜加工，預備開戰。日本把兵盡調到臺灣，法國把在越南的兵，盡調到廣西邊界。於今好比火線相連，只要一處放火，就四處響應，遍中國二十二行省，都如天崩地坼一般，沒有一塊乾淨土了。好險呀！好怕呀！火燒到眉毛邊了，還不知痛，真真是無知覺的蠢東西，連禽獸還不如哩！

痛呀！痛呀！痛呀！你看中國地方這麼樣大，可算是世界有一無二的國度了，那裏曉得自古至今，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的，斷沒有中國人殺外國人的，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中國人不曉得有本國的分別，外國人來了，只有稍

爲比我強些，遂拱手投降，倒幫着外國人殺本國人，全不要外國人費力。當初金韃子，元韃子，在中國橫行直走，沒有一個敢擋住他。若問他國實在的人數，總計不及中國一縣的人，百個捉他一個，也就捉完他了。卽如清朝在滿洲的時候，那八旗兵總共止有六萬，若沒有那吳三桂、孔有德、洪承疇一班狗奴才，帶領數百萬漢軍，替他平定中國，那六萬人中國把他當飯吃，恐怕連一餐都少哩！到後來太平天國有天下三分之二，將要成功，又有湘軍三十萬人，替滿洲死死把太平天國打滅，雙手仍把江山送還滿洲，真個好蠢的東西呀！可恨外洋各國，也學那滿洲以中國人殺中國人的奸計，屢次犯中國，都有中國人當他的兵，替他死戰。庚子年八國聯兵，我以爲這次洋兵沒有百萬，也應該有幾十萬，誰知統共只有二萬，其餘的都是中國人。打起仗來，把中國人排在前頭，各國洋兵奸淫擄掠，中國人替他引導。和局定了，各國在中國佔領的地方，所練的兵丁，大半是中國人，只有將領是洋人。東三省的馬賊很多，俄國盡數招撫，已有一萬二三千人。這些馬賊，殺人比俄兵還要兇悍些。俄國又在東三省、北京一帶，招那中國讀書人做他的顧問官，不要通洋文，只要漢文做得好，已有許多無恥的人去了，巴望做洪承疇一流的人物。將來英國在長江，德國在山東，日本在福建，法國在兩廣，一定要照俄國的樣兒來辦。各省的會黨、兵勇盡是各國的兵丁，各省的假志士，假國民，盡是各國的顧問官；其餘的狗奴才，如庚子北直的人，一齊插順民旗，更不消說了，各國不要調一兵，折一矢，中國人可以自己殺盡。天呀！地呀！同胞呀！世間萬國，都沒有這樣的賤種！有了這樣的賤種，這種怎麼會不滅呢？不知我中國人的心肝五臟是什麼做成的，爲何這樣殘忍，唉！真好痛心呀！

恥！恥！恥！你看堂堂中國，豈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國所稱爲天朝大國嗎？爲甚麼到於今，由頭等國降爲第四等國呀？外洋人不罵爲東方病夫，就罵爲野蠻賤種，中國人到了外洋，連牛馬也比不上。美國多年禁止華工上岸，今年有一個譚隨員，無故被美國差役打死，無處伸冤。又梁欽差的兄弟，也被美國巡捕凌辱一番，不敢作聲。中國學生到美國，客店不肯收留。有一個姓孫的留學生，和美國一個學生相好，一日美國學生對孫某說道：「我和你雖然相好，但是到了外面，你不可招呼我。」孫某驚問道：「這話怎講？」美國學生道：「你們漢人是滿洲的奴隸，滿洲又是我們的奴隸，倘是我國的人知道我和做兩層奴隸的人結交，我國的人一定不以人齒我了。」孫某聽了這話，遂活活氣死了。美國是外洋極講公理的國，尙且如此；其餘的國，更可想了。歐美各國，與我不同洲的國，也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七六

不怪他。那日本不是我的同洲的國嗎？甲午年以前，他待中國人，和待西洋人一樣。甲午年以後，就隔得遠了，中國人在日本的，受他的欺侮，一言難盡哩！單講今年日本秋季大操，各國派來看操的，就是極小的官員，也有坐位，日本將官十分恭敬。中國派來看操的，就是極大的官員，也沒有坐位，日本將官全不理會。有某總兵受氣不過，還轉客棧，放聲大哭。唉！列位！你看日本還把中國當個國嗎？外國人待中國人，雖是如此無禮，中國的官府仍舊絲毫不恨他，撞着外國人，倒反恭恭敬敬，猶如屬員見了上司一般，唯唯聽命，這不是奇事麼？租界雖是租了，仍是中國的地方，那知一入租界，猶如入了地獄一般，沒有一點兒自由。站街的印度巡捕，好比閻羅殿前的夜叉，洋行的通事西仔，好比判官手下的小鬼，叫人通身不冷，也要毛髮直豎。上海有一個外國公園，門首貼一張字道：「狗和華人不准入內。」中國人比狗還要次一等哩！中國如今尚有一個國號，他們待中國已是這樣；等到他瓜分中國之後，還可想得嗎？各國的人也是一個人，中國的人也是一個人，為何中國人要受各國人這樣欺侮呢？若說各國的人聰明些，中國的人愚蠢些，現在中國的留學生在各國留學的，他們本國人要十餘年學得成的，中國學生三四年就够了，各國的學者莫不拜服中國學生的能幹。若說各國的人多些，中國的人少些，各國的人極多的不過中國三分之一，少的沒有中國十分之一。若說各國的地方大些，中國的地方小些，除了俄羅斯以外，大的不過如中國的二三省，小的不過如中國一省。若說各國富些，中國窮些，各國地面地內的物件，差不多就要用盡了，中國的金金各礦，不計其數，大半沒開，並且地方很肥，出產很多。這樣講來，就應該中國居上，各國居下，只有各國怕中國的，斷沒有中國怕各國的。那知把中國比各國，倒相差百餘級，做了他們的奴隸還不算，還要使他們的牛馬；做了他們的牛馬還不算，還要滅種，連牛馬都做不着。世間可恥可羞的事，那有比這個還重些的嗎！我們於這等事，還不知恥，也就無可恥的事了。唉！傷心呀！

殺呀！殺呀！殺呀！於今的人，都說中國此時貧弱極了，鎗砲也少得很，怎麼能和外國開戰呢？這話我也曉得，但是各國不來瓜分我中國，斷不能無故自己挑釁，學那義和團的舉動。於今各國不由我分說，硬要瓜分我了，橫也是瓜分，豎也是瓜分，與其不知不覺被他瓜分了，不如殺他幾個，就是瓜分了也值得些兒。俗語說的，「趕狗逼到牆，總要回轉頭來咬他幾口」，難道四萬萬人，連狗都不如嗎！洋兵不來便罷，洋兵若來，奉勸各人把膽子放大

，全不要怕他。讀書的放了筆，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職事，做手藝的放了器具，齊把刀子磨快，子藥上足，同飲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萬眾直前，殺那洋鬼子，殺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滿人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滿人殺盡；那些賊官若是幫助洋人殺我們，便先把賊官殺盡，「手執鋼刀九十九，殺盡仇人方罷手！」我所最親愛的同胞，我所最親愛的同胞，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向前去，殺！殺我累世的國仇，殺我新來的大敵，殺我媚外的漢奸。殺！殺！殺！

奮呀！奮呀！奮呀！於今的中國人，怕洋人怕到了極步，其實洋人也是一個人，我也是一個人，我怎麼要怕他？有人說洋人在中國的勢力大得很，無處不有洋兵，我一起事，他便制住我了。不知我是主，他是客，他雖然來得多，總難得及我。在他以為深入我的腹地，我說他深入死地亦可以的。只要我全國皆兵，他就四面受敵，即有槍砲，也是寡不敵衆。古昔夏朝有一個少康皇帝，他的天下都失了，兄剩得五百人，終把天下恢復轉來。又戰國的時候，燕國把齊國破了，齊國的七十餘城，都已降了燕國，只有田單守住即墨一城，到後來終把燕國打退，七十餘城又被齊國奪回。何況於今十八省，完完全全，怎麼就說不能敵洋人呢！就是只剩得幾府幾縣，也是能够獨立的。阿非利加洲，有一個杜蘭斯哇國，他的面積只有中國一府的大，他的人口，只有中國一縣的多，和世界第一個大國英吉利連戰三年，英國調了大兵三十萬，死了一半，終不能把杜國做個怎麼樣。這是眼前的事，人人曉得的，難道我連杜國都不能做得嗎？杜國的人，敢把這樣小的國，和這樣大的國打仗，這是何故呢？因為杜國的人，人人都存個百折不回的氣概，人人都願戰死疆場，不願做別人的奴隸，所以能打三年的仗。中國的人，沒有堅忍的志氣，一處敗了，各處就如鳥獸散了，須知各國在中國已經數十年了，中國從前一點預備都沒有，槍砲又不完全，這起頭幾陣，一定是要敗的，但敗得多，閱歷也多，對付各國的手段，也就精了。漢高祖和楚霸王連戰七十二陣，陣陣皆敗，最後一勝就得天下。湘軍打長毛，當初也是連打敗仗，後來纔轉敗爲勝。大家都曉得這個道理，都把精神提起，勇氣鼓足，任他前頭打了千個敗仗，總要再接再厲。那美國獨立，也是苦戰了八年，纔能够獨立的。我如今就是要苦戰八十年，也應該要支持下去，怎麼要膽小！怎麼要害怕！這個道理，我實在想他不透。俗語說，「一人捨得死，萬夫不敢擋。」一十八省，四萬萬人，都捨得死，各國縱有精兵百萬，也不足畏了。各國的兵很貴重的，倘若死

了幾十萬，他就要怕中國，不敢來了。就是他再要來，漢人多得很，死去幾百萬，幾千萬，也是無妨的。若是把國救住了，不上幾十年，這人口又圓滿了。只要我人心不死，這中國萬無可亡的理。諸君！諸君！聽者！聽者！捨死向前去，莫愁敵不住，千斤擔子肩上擔，打救同胞出水火，這方算大英雄，大豪傑，怎麼同胞不想做呢？

快呀！快呀！快呀！我這人人笑罵個個欺凌將要亡的中國，一朝把國勢弄得蒸蒸日上起來，使他一班勢利鬼，不敢輕視，倒要恭維起來。見了中國的國旗，莫不肅然起敬，中國講一句話，各國就奉爲金科玉律。無論什麼國，都要贊歎我中國，畏服我中國，豈非可快到極處嗎？我這全無知識全無氣力要死不死的人，一朝把體操操得好好兒的，身子活活潑潑，路也跑得，馬也騎得，槍也打得，同着無數萬相親相愛的同胞，到了兩軍陣前，一字兒排開，砲聲隆隆，角聲鳴鳴，旌旗飄揚，鼓聲雷動，一聲喊起，如山崩潮湧一般，衝入敵陣，把敵人亂殺亂砍，割了頭顱，回轉營來，沽酒痛飲，豈非可快到極處嗎？就是不幸受傷身死，衆口交傳，全國哀痛，還要鑄幾個銅像，立幾個石碑，萬古流芳，永垂不朽，豈非可快到極處嗎？世間萬事，惟有從軍最好，我勸有血性的男兒，不可錯過這個時代。照以上所說的，列位一定疑我是瘋了，又一定疑我是義和團一流人物了，不是！不是！我生平是最恨義和團的。洋人也見過好多，洋國也走過幾國，平日極要人學習洋務，洋人的學問，我常常稱道的，但是我見那洋人心腸很毒，中國若是被洋人瓜分了，我漢人一定不得了，所以敢說這些激烈的話，提醒大家，救我中國，但是要達這個目的，又有十個須知。

第一、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中國從前的亡國，算不得亡國，只算得換朝，（夏、商、周、秦、唐、宋、明都是朝號，不是國號，因爲是中國的人。）自己爭鬥。只有元朝由蒙古（就是古時的匈奴國，清朝由滿洲，就是宋朝時候的金國）打進中國，這中國就算亡過二次。但是蒙古、滿洲的人數少得很，只有武力，勝過漢人，其餘一概當不得漢人；過了幾代，連武力都沒有了，沒有一事不將就漢人。名爲他做國主，其實已被漢人所化了。所以中國國雖亡了，中國人種的膨脹力，仍舊大得很。近來洋人因爲人數太多，無地安插，四處找尋地方，得了一國，不把敵國的人殺盡死盡，他總不肯停手。前日本人某，考察東三省的事情，回來向我說道，那處的漢人，受俄人的殘虐，慘不可言。一日在火車上，看見車站傍邊，立著個中國人，一個俄人用鞭抽他，他又

不敢哭，只用兩手擦淚。再一鞭，就倒在鐵路上了。却巧有一火車過來，把這人截爲兩段，火車上的人，毫不在意。我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呢？一個中國人在傍答道，沒有什麼緣故，因爲俄人醉了。到後來也沒人根究這事，這中國人就算白死了。一路上中國的人被俄人打的半死半生的，不計其數，雖是疼痛，也不敢哭；倘若哭了，不但是俄國人要打他，旁邊立的中國人，也都替俄國人代打。倘若打死了，死者家裏也不敢哭；倘若哭了，地方官員，就要當最重的罪辦他，討俄人的好。路上不許中國人兩人相連而行，若有兩個人連行，俄國的警察兵，必先行打死一個，恐怕一個俄國人，撞着兩個中國人，要遭中國人的報復，所以預先提防，俄兵到一處，就把那處的房屋燒了，好淫擄掠，更不消講。界外頭的漢人，不准進界；界裏的漢人，不准出界。不出三年，東三省的漢人，（東三省的人口共有一千六百萬，有漢人十分之七。）一定是沒有了。將來中國瓜分之後，你們中國人真不堪設想了。照他所說，這等境遇，不是可怕到極處嗎？試看英、法、德、美、日本各國，那一國不像俄羅斯，各國瓜分中國之後，又不能相安無事，彼此又要相爭，都要中國人做他的兵了。各國的競爭沒有了時，中國人的死期，也沒有了時。或者各國用那溫和手段，假仁假義，不學俄國的殘暴，那就更毒了。這是何故呢？因爲各國若和俄國一樣，殺人如麻，人人害怕，互相團結，拚命死戰起來，也就不怕了。只有外面和平，內裏暗殺，使人不知不覺，甘心做他的順民，這種就一定免不了。他不要殺你，只要把各人的生路絕了，使人不能婚娶，不能讀書，由半文半野的種族，變爲極野蠻的種族，再由野蠻種族，變爲最下的動物。日本週報所說的中國十年滅國，百年滅種的話，不要十年，國已滅了，不要百年，這種一定要滅。列位若還不信，睜眼看看從通商以來，只有五十年，已弄得一個民窮財盡；若是各國瓜分了中國，一切礦山、鐵路、輪船、電線以及種種製造，都是洋人的，中國人的家財，中國人的職業；一齊失了，還可想得嗎！最上的做一個買辦、通事，極下的連那粗重的工程都當不得，一年辛苦所得的工資，納各國的稅還不够，那裏還養身家。中國的人日少一日，各國的人日多一日；各國的人日多一日，中國人口全滅了，中國的地方他全得了。不在這時拚命，捨死保住幾塊地方，世界雖然廣大，只怕沒有中國人住的地方了；不但中國人沒有地方可以住，恐怕到後來世界上，連中國人種的影子都沒有了！

第二、須知各國就是瓜分了中國之後，必定仍舊留着滿洲政府，壓制漢人。列位，你道今日中國還是滿洲政府

的嗎？早已是各國的了。那些財政權、鐵道權、用人權、一概拱手送與洋人，洋人全不要費力，要怎麼樣，只要下一個號令，滿洲政府遂立刻奉行。中國雖說未曾瓜分，其實已經瓜分數十年了。從前不過是暗中瓜分，於今却是實行瓜分。不過在滿洲政府的上，建設各國的政府；在各省督撫的上，建設各國的督撫。到那時我們要想一舉一動，各國政府就要下一個令把滿洲政府，滿洲政府下一道電諭把各省督撫，各省督撫下一道公文把各府州縣，立刻就代各國剷除得乾乾淨淨了。「爾等食毛踐土，具有天良，當此時勢艱難，輕舉妄動，上貽君父之憂，殊堪痛恨」的話，又要說了。我們漢人死到盡頭，那滿洲政府對於漢人的勢力，依然還在；漢人死完了，滿洲政府也就沒有了。故我們要想拒洋人，只有講革命獨立，不能講勤王，因他不要你勤王，你從何處勤哩？有人說道：「中國於今不可自生內亂，使洋人得間。」這話我亦深以為然。倘若滿洲政府從此勵精求治，維新變法，破除滿漢的意見，一切奸臣，盡行革去，一切忠賢，盡行登用，決意和各國捨死一戰，我也很願把從前的意見丟了，身家性命都不要了，同政府抗那各國。怎奈他拿定「寧以天下送之朋友，不以天下送之奴隸」的主見，任你口說出血來，他總是不理。自從俄國復佔了東三省之後，瓜分的話，日甚一日，外國的人，都替中國害怕，人人都說中國滅種的日子到了；那裏曉得自皇太后以至大小官員，日日在頤和園看戲作樂，全不動心。今年謁西陵，用銀三百萬，皇太后的生日，各官的貢獻，比上年還多十倍，明年皇太后七旬萬壽，預備一千五百萬銀子做慶典，北京不破，斷不肯停的。馬玉崑在某洋行買洋槍三千桿，要銀數萬兩，戶部不肯出；皇太后修某宮殿，八十萬銀子又有了。你看這等情形，還可扶助嗎？中國自古以來，被那君臣大義的邪說所誤，任憑什麼昏君，把百姓害到盡頭，做百姓的，總不能出來說句話。不知孟夫子說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若是不好，百姓儘可另立一個。何況滿洲原是外國的韃子，盜佔中國，殺去中國的人民無數，是我祖宗的大仇。於今他又將我四萬萬漢人，盡送入枉死城中，永做無頭之鬼，尚不想個法子，脫了他的羅網，還要依他的言語，做他的死奴隸，豈是情願絕子絕孫絕後代麼？印度亡了，印度王的王位還在；越南亡了，越南王的王位還在；只可憐印度、越南的百姓，於今好似牛馬一般。那滿洲政府，明知天下不是他自己的，把四萬萬個人，做四萬萬隻羊，每日送幾千，也做得數十年的人情。人情是滿洲得了，只可憐宰殺割烹的苦楚，都是漢人受了。那些迂腐小儒，至今還說，忠君，忠君，遵旨，遵旨，不知和他有甚麼冤孽，總要把

漢人害得沒有種子方休！天！天！天！那項得罪了他，爲何忍下這段毒手呀？

第三、須知事到今日，斷不能再講預備救中國了，只有死死苦戰，纔能救得中國。中國的毛病，平時沒有說預備，到了臨危，方說預備，及事過了，又忘記了。自道光以來，每次講和，都因從前毫無預備，措手不及，不如暫時受些委屈，等到後來預備好了，再和各國打仗。那知到了後來，另是一樣的話。所以受的委屈，一次重過一次，等到今日各國要實行瓜分了，那預備仍是一點兒沒有。如今還說後來再預備，不過是說說說話罷了；就是想預備，也無從預備了！試看俄人在東三省，把中國兵勇的槍砲，盡行追繳，不許民間設立團練，兩人並行，都要治罪。還有預備可說嗎？要瓜分中國，豈容你預備！你預備一分，他的勢力增進一丈，我的國勢墮落十丈。比如一爐火，千個人添柴添炭，一個人慢慢運水，那火能打滅嗎？兵臨境上，你方纔講學問，講教育，講開通風氣，猶如得了急症，打發人往千萬里之外，買滋補的藥，直等到病人的屍首都爛了，買藥的人還沒有回來，怎麼能救急呢？爲今之計，唯有不顧成敗，節節打去，得寸是寸，得尺是尺，等到有了基礎，再講立國的道理。此時不把中國救住，以後莫想恢復了。滿洲以五百萬的野蠻種族，尙能佔中國二百六十年；各國以七八萬萬的文明種族，分佔中國，怎麼能恢復呢？我聽過多少人說，國已亡了，惟有預備瓜分以後的事。我不知他說預備何事，大約是預備做奴隸吧！此時中國雖說危急，洋兵還沒深入，還沒實行瓜分，等到四處有了洋兵，和俄國在東三省一般，一言一語，都不能自由，縱你有天大的本領，怎麼用得出呢？那就不到滅種不休了。所以要保皇的，這時候可以保了，過這時沒有皇了。要革命的，這時可以革了，過了這時沒有命了！一刻千金，時乎時乎不再來，我親愛的同胞，快醒！快醒！不要再睡了！

第四、須知這時多死幾人，以後方能多救幾人。於今的人，多說國勢已不可救了，徒然多害生靈，也犯不着，不如大家就降了各國爲兵。唉！照這樣辦法，各國一定把中國人看得極輕，以爲這等賤種，任憑我如何殘暴，他總不敢出來做聲，一切無情無理的毒手段，都要做了出來，中國人種那就亡得成了。此時大家都死得轟轟烈烈，各國都知道中國人不可輕視，也就不敢十分野蠻待中國人了。凡事易得到手的，決不愛惜，難得到手的，方能愛惜，這是的確的道理。你看金國把宋朝徽宗、欽宗兩個皇帝捉去，宋朝的百姓，不戰自降，後來元世祖滅宋了朝，看見中

國人容易做別人的奴隸，從沒報過金國的仇，遂想把中國的人殺盡，把中國做爲牧牛馬的草場，耶律楚材說道：「不如留了他們，以納糧餉。」後來纔免。雖因此中國人僥倖得生，但是待漢人殘酷的了不得。明末的時候，各處起義兵拒滿洲的，不計其數，那殉節錄所載拒滿的忠臣，共有三千六百個，所以清朝待漢人，比元朝好得多了。到了乾隆年間，修纂國史，把投降他的官員，如洪承疇等，盡列在貳臣傳中，不放在人數上算賬；明朝死難的人，都加謚號，建立祠堂，錄用他的後裔，譬如強盜強姦人的婦女，一個是寧死不從，被他殺了，一個是甘心從他，到了後日，那強盜一定稱獎那不從他的是貞節，罵那從他的是淫婦。那淫婦雖忍辱想從強盜終身，這強盜一定不答應，所受的磨折，比那貞節女當日被強盜一刀兩段的，其苦更加萬倍。那貪生怕死的人，他的下場一定和這淫婦一樣，故我勸列位撞着可死的機會，這死一定不要怕，我雖死了，我的子孫，還有些利益，比那受盡無窮的恥辱，到頭終不能免一死，死了更無後望的，不好得多嗎？泰西的大儒，有兩句格言：「犧牲個人，（指把一個人的利益不要）以爲社會；（指爲公衆謀利益）犧牲現在，（指把現在的眷戀丟了）以爲將來。（指替後人造福）」這兩句話，我願大家常常諷誦。

第五、須知種族二字，最要認得明白，分得清楚。世界有五個大洲；一個名叫亞細亞洲，（又稱亞洲，中國、日本、高麗、印度都在這洲。）一個名叫歐羅巴洲，（又稱歐洲，俄、英、德、法等國都在這洲。）一個名叫阿非利加洲，（又稱非洲，從前有數十國，現在都被歐洲各國滅了。）一個名叫澳非利加洲，（又稱澳洲，被英國佔領。）以上四洲，共在東半球，（地形如球，在東的稱東半球，在西的稱西半球。）一個名叫阿美利加洲，（又稱美洲，美利堅、墨西哥都在這洲。）獨在西半球。住在五洲的人，也有五種：一、黃色種，（又稱黃種）亞洲的國。除了五印度的人，（印度人也是歐洲的白色種，但年數好久了，所以面上變爲黑色。）皆是黃種人。二、白色種，（又稱白種，歐洲各國的人，及現在美洲各國人，都是這種。）三、紅色種，（美洲的土人。）四、黑色種，（非洲的人。）五、褐色種。（南洋羣島的人）單就黃種而論，又分漢種，（始祖黃帝於四千三百餘年前，自中國的西北來，戰勝了蚩尤，把從前在中國的老族苗族趕走，在黃河兩岸，建立國家。現在中國內部十八省的四萬萬人，皆是黃帝公公的子孫，號稱漢種。）二、苗種，（從前遍中國皆是這種人，於今只有雲、貴、兩廣稍爲有些。）三、東胡

種，（就是從前的金國，現在的滿洲，人口五百萬。）四、蒙古種，（就是從前的元朝，現在的內外蒙古，人口有二百萬。）其餘的種族，不必細講。合黃種、白種、黑種、紅種、褐色種的人口算起來，有一十六萬萬，黃種五萬萬餘，（百年前有八萬萬，現在減了三萬萬。）白種人八萬萬，（百年前只五萬萬，現在多三萬萬。）黑種不足二萬萬，（百年前多一倍）紅種數百萬，（百年前多十倍）褐色種二千餘萬。（百年前多兩倍）五種人中，只有白種年年加多，其餘四種，都年年減少。這是何故呢？因為世界萬國，都被白種人滅了。（亞洲百餘國，美洲數十國，非洲數十國，澳洲南洋羣島各國，都是那白色種的俄羅斯、英吉利、德意志、法蘭西、奧大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美利堅、墨西哥、巴西、祕魯各國的屬國。只有中國和日本等數國沒滅，中國若亡了，日本等國也不可保了。）這四種人不曉得把自己祖傳的地方守住，甘心讓與外種人，那種怎能不少呢！這種族的感情，是從胎裏帶來的，對於自己種族的人，一定是相親相愛；對於以外種族的人，一定是相殘相殺。自己沒有父，認別人做父，一定沒有像親父的恩愛；自己沒有兄弟，認別人做兄弟，一定沒有像親兄弟的和睦。譬如一份家產，自己不要，送把別人，倒向別人求衣食，這可靠得住嗎？這四種人，不曉得這個道理，以為別人佔了我國，也是無妨的，誰知後來就要滅種哩！所以文明各國，如有外種人要佔他的國度，他寧可全種戰死，決不做外種的奴隸。（西洋各國，沒有一國不是這樣，所以極小的國，不及中國一縣，各大國都不敢滅他。日本的國民，現在力逼政府和俄國開戰，那國民說道，就是戰了不勝，日本人都死了，也留得一個大日本的國魂在世；不然，這時候不戰，中國亡了，日本也要亡的。早遲總是一死，不如在今日死了。日本是一個很強的國，他的人民顧及後來，還如此激昂，怎麼我中國人身當滅亡地步的，倒一毫不動哩！唉，可嘆！）只有中國從來不知有種族的分別，蒙古、滿洲來了，照例當兵納糧，西洋人來了，也照例當兵納糧，不要外種人動手，自己可以殺盡。禽獸也知各顧自己的同種，中國人真是連禽獸都不如了。俗話說得好，人不親外姓，兩姓相爭，一定是幫同姓，斷沒有幫外姓的。但是平常的姓，都是從一姓分出來的，漢種是一個大姓，黃帝是一個大始祖，凡不同漢種，不是黃帝的子孫的，統統都是外姓，斷不可幫他的，若幫了他，是不要祖宗的人，就是畜生。

第六、須知國家是人人有份的，萬不可絲毫不管，隨他怎樣的。中國的人，最可恥的，是不曉得國家與身家有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八四

密接的關係，以爲國是國，我是我，國家有難，與我何干；只要我的身家可保，管什麼國家好不好。不知身家都在國家之內，國家不保，身家怎麼能保呢？國家譬如一隻船，皇帝是一個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資本的東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東家越加要着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辦事，東家一定要把這些舵工水手換了，另用一班人，纔是道理，斷沒有袖手旁觀，不管那船的好壞，任那舵工水手胡亂行駛的道理。既我是這個國的國民，怎麼可以不管國家的好歹，任那皇帝官府胡行亂爲呢？皇帝官府盡心爲國，我一定要幫他的忙，皇帝官府敗壞國家，我一定不答應他，這方算做東家的職分。古來的陋儒，不說忠國，只說忠君，那做皇帝的，也就把國度據爲他一人的私產，逼那人民忠他一人。倘若國家當真是他一家的，我自可不必管他，但是只因爲這國家，斷斷是公共的產業，斷斷不是他做皇帝的一家的產業。有人侵佔我的國家，即是侵佔我的產業，有人盜賣我的國家，即是盜賣我的產業。人來侵佔我的產業，盜賣我的產業，大家都不出來拚命，這也不算是一個人了。

第七、須知要拒外人，須要先學外人的長處。於今的人，都說西洋各國，富強得很，却不知道他怎樣富強的，所以雖是恨他，他的長處，倒不可以不去學他。譬如與我有仇的人家，他辦的事體很好，却因爲有仇，不肯學他，這仇怎麼能報呢？他若是好，我要比他更好，然後纔可以報得仇呢。日本國從前很恨西洋人，見了西洋人，就要殺他，有藏一部洋書的，就把他全家殺盡。到了明治初年，曉得空恨洋人不行，就變了從前的主意，一切都學西洋，連那衣服頭髮，都學了洋人的裝束。（日本從前用中國古時的裝束）從外面看起來，好像是變了洋人了，却不知他恨洋人的心，比從前還要增長幾倍。所有用洋人的地方，一概改用日本人，洋人從前所得日本人的權利，一概爭回來，洋人到了日本國，一點不能無禮亂爲，不比在中國，可以任意胡行。這是何故呢？因爲洋人的長處，日本都學到了手，國勢也和洋人一樣，所以不怕洋人，洋人也奈何他不得。中國和日本，正是反比例，洋人的長處一點不肯學，有說洋人學問好的，便罵他想做洋鬼子；洋人的洋烟，（日本一切洋人的東西都有，只有洋烟沒有。）及一切沒有用的東西，倒是沒有不喜歡的。更有一稀奇的事，各國都只用本國的銀圓鈔票，不用外國的銀圓鈔票，就是用他的，亦只做得七折八折。只有中國倒要用外國的銀圓鈔票，（日本一圓的銀圓，本國不用，通行中國。）自己的銀圓鈔票，倒難通行，這也可算保守國粹嗎？平日所吃所穿所用的東西，無一不是從洋人來的，只不肯學他的製造

，這等思想，眞眞不可思議了。有人口口說打洋人，却不講洋人怎麼打法，只想拿空拳打他。一經事到臨危，空拳也要打他幾下，平時却不可預存這個心。即如他的槍能打三、四里，一分時能發十餘響，鳥槍只能打十餘丈，數分時只能發一響，不學他的槍砲，能打得他倒嗎？其餘洋人的長處，數不勝數。他們最大的長處，大約是人人有學問，（把沒有學問的不當人）有公德，（待同種却有公德，待外種却全無公德。）知愛國，（愛自己的國，決不愛他人的國。）一切陸軍、海軍，（各國的將官，都在學堂讀書二三十年，天文地理兵法武藝無一不精，軍人亦很有學問。）政治、工藝，無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這些事體，中國那一項不應該學呢？俗語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若有心肯學，也很容易的。越恨他，越要學他；越學他，越能報他，不學斷不能報。就是這時不能學得完備，粗淺也要學他幾分，形式或者可以慢些，精神一定要學。（精神指愛國，有公德，不做外種的奴隸。）要想學他，一定要開學堂，派送留學生。於今的人，多有仇恨留學生的，以爲留學生多半染了洋派，喜歡說排滿革命，一定是要扶助洋人的。不知外面的洋派，不甚要緊，且看他心內如何。（於日本可知）他說排滿革命，也有不得已之苦衷，（前已說過。不是故意要說這些奇話。）想得利益。（留學生若是貪圖利益，明明翰林進士的出身不要，倒要做斷頭的事，沒有這樣蠢了。至於忍恥含羞，就學仇人的國，原想習點本領，返救祖國，豈有爲洋人用的理。即有此等人，也只有待他敗露，任憑同胞將他捉來，千刀萬剮，比常人加十倍治罪，此時却難一筆抹殺。）同胞！同胞！現在固然不是爲學的時候，但這等頑固心思，到了這時候，尙不化去，也就不好說了。

第八、須知要想自強，當先去掉自己的短處。中國的人，常常自誇爲文明種族，禮義之邦。從前我祖宗的時候原是不錯。但到了今日，奸盜詐僞，無所不爲，一點古風也沒有了。做官的只曉得貪財愛寶，帶兵的只曉得貪生怕死，讀書的只曉得想科名，其餘一切的事都不管。上中下三等的人，天良喪盡，廉恥全無，一點知識沒開，一點學問沒有，迂腐固陋，信鬼信怪，男吸洋烟，女纏雙足，遊民成羣，盜賊遍野，居處好似畜圈，行爲猶如蠻人，言語無信，愛錢如命。所到的國，都罵爲野蠻賤種，不准上岸，不准停留。國家被外國欺凌到極處，還是不知不覺，不知恥辱，只知自私自利。瓜分到了目前，依然歡喜歌舞，做農、做工、做商的，只死守着那古法，不知自出新奇，與外國競爭。無恥的人，倒要借外國人的勢力，欺壓本國，隨便什麼國來，都可做他的奴隸，一國的人，都把武藝

看得極輕，（俗話好鐵不打釘，好漢不當兵。）全不以兵事爲意，外兵來了，只有束手待斃。其餘各項的醜處，一言難盡，醜不可言。大家若不從此另換心腸，痛加改悔，恐怕不要洋人來滅，也要自己滅種了。

第九、須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蠻排外。文明排外的辦法，平日待各國的人，外面極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盡要保護，內裏却刻刻提防他，如他要佔我的權利，一絲兒不能；（如他要在我的地方修鐵路，買礦山，及駐紮洋兵，設立洋官等事，要侵我的權利的，都不許可。）與他開起戰來，他用千萬黃金請我，我決不去，他要買我糧餉食物，我決不賣；（俄國在東三省出重價向日本商民買煤，日本商民硬不賣與他。）他要我探消息，我決不肯。在兩軍陣前，有進無退，巴不得把他殺盡。洋兵以外的洋人，一概不傷他。洋兵若是降了擒了，也不殺害。（萬國公法都是這樣，所以使敵人離心，不至死戰。若一概殺了，他必定死戰起來，沒有人降了。）這是文明排外的辦法。（現在排外，只能自己保住本國足了，不能滅洋人的國，日後仍舊要和，故必定要用文明排外。）野蠻排外的辦法，全沒有規矩宗旨，忽然聚集數千百人，焚燬幾座教堂，殺幾個教士教民，以及遊歷的洋員、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盡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賠款，一概不管，這是野蠻排外的辦法。這兩種辦法，那樁好，那樁歹，不用講了。列位若是單逞着意氣，野蠻排外，也可使得。若是有愛國的心腸，這野蠻排外，斷斷不可行的。

第十、須知這排外事業，無有了時。各國若想瓜分我國，二十歲以上的人不死盡，斷不任他瓜分。萬一被他瓜分了，以後的人，滿了二十歲，即當起來驅逐各國。一代不能，接及十代；十代不能，接及百代；百代不能，接及千代。漢人若不建設國家，把中國全國恢復轉來，這排外的事永沒有了期。有甘心做各國的奴隸，不替祖宗報仇的，生不准進祖祠，死不准進祖山；族中有權力的，可以隨便將他處死。海石可枯，此心不枯，天地有盡，此恨不盡，我後輩千萬不可忘了，這二句話。十個須知講完了，又有十條奉勸。

第一、奉勸做官的人，要盡忠報國。我這報國二字，不是要諸君替滿洲殺害同胞，乃是要諸君替漢人保守疆土。因爲國家是漢人的國家，滿洲不過偶然替漢人代理，諸君所吃的俸祿，都是漢人的，自應當替漢人辦事。有利於漢人的，必要盡心去辦，漢人強了，滿洲也無憂了；（漢洲寧以天下送之外國，只恐怕漢人得勢，實在糊塗極了。因爲各國與滿洲有甚麼恩愛，各國斷不肯保全滿洲。）漢人不存，滿洲一定要先滅。爲漢人就是爲滿洲，專爲滿洲

，就害了滿洲。（張之洞所以是滿洲的罪人）至於愛財利己，害國傷民的事，一概做不得，更不消說。我看近日做官的，又把趨奉滿洲的心腸，趨奉洋人，應承洋人的意旨，比聖旨還要重些。洋人沒來，已先預備做洋人的順官，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我以為諸君的計太左了！諸君的主意，不過想做官罷了，不知各國那裏有官來把你們做！他得了中國，一定先從諸君殺起。諸君不信，你看奉天將軍增祺，從前誠心歸服俄人，俄人講一句，他就依一句，那知俄人今年再佔奉天，遂把他囚了，如今生死還不能定。東三省的官員，平日趨奉俄人，無所不至，都被俄人趕逐出境，利益一點沒得，徒遭千人的唾罵，有什麼益處呢？我勸諸君切不可學，官大的倡獨立，官小的與城共存亡，寧為種族死，不做無義生，這方算諸君的天職。

第二、奉勸當兵的人，要捨生取義。列位！這當兵二字，是人生第一要盡的義務，國家既是人人有份，自應該人人保守國家的權利；要想保守國家的權利，自應該人人皆兵。所以各國都把當兵看得極重，王子他要當兵三年，其餘的人更可想了。平日紀律極嚴，操練極勤，和外國開起戰來，有進無退；就是戰死了，那家也不悲傷，以為享了國家的利益，就應當擔任國家的義務。至於賣國投降的人，實在少得很。不比中國把兵看得極輕，一點操練沒有，替滿洲殺同胞，倒能殺得幾個；替同胞殺洋兵，就沒有用了。聽說洋人口糧多些，那心中躍躍欲動，就想吃洋人的糧；甘心為國捐軀的，很少很少，於今中國的兵都是這樣，怎麼不亡呢！漢種的存亡，都在諸君身上。諸君死一個，漢人就救得千個，諸君怎麼惜一人的命，置千個同胞不救呢！人生終有一死，只要死得磊落光明，救同胞而死，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千古莫不敬重大宋的岳爺，無非因他能替同胞殺韃子，諸君若能替同胞殺鬼子，就是死了，後人也是一樣敬重，怎的不好呢？

第三、奉勸世家貴族，毀家紓難。世家貴族，受國家的利益，較常人多些，國家亡了，所受的慘，也要較常人重些。明朝李闖王將到北京的時候，崇禎皇帝叫那世家貴族，各拿家財出來助餉，各人都吝嗇不肯。及李闖王破了北京，世家貴族，都受了炮烙之刑，活活拷死，家財抄沒。當時若肯把少半家財拿出來助餉，北京又怎麼能破。北京沒破之前，武昌有一個楚王，家貲百萬，張獻忠、李闖王兵馬將到，大學士賀逢聖告老在家，親見楚王道：「人馬儘有，只要大王拿出家財充餉」，楚王一金不出。張獻忠到了，先把楚王一家，放在一個大竹籃內，投到江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八八

張兩面長圍，盡把武漢的人驅入大江，打入楚王府中，金銀堆積如山。獻忠歎道：「有如此的財，不把來招兵，朱鬍子真庸人了！」又有一個福王，富堪敵國，也不肯把家財助餉，被賊捉去，殺一隻鹿，和福王的肉，（福王極肥胖）一同吃了，名叫福祿酒。後來滿洲到了南京，各世爵都投降了，只想爵位依然尚在，那知滿洲把各人的家財，一概查抄充公。有一個徐青山，係魏國公徐達的後代，後來流落討飯，當了一個打板的板子手，辱沒祖宗到了極處了，明末最難的是餉，倘若各世家貴族，都肯把家財拿出來，莫說一個流寇，十個流寇也不足平哩。先前以為國家壞了，家財仍舊可以保得住，誰知家財與國一齊去了，性命都是難保，雖要懊悔，也懊悔不及，真真好蠢呀！波蘭國被俄、奧、德三國瓜分，俄國把波蘭的貴族，盡數送_送至常年有雪的西伯利亞，老少共三萬餘口，在路死了一半。既到那處，滿目荒涼，比死去的更慘萬倍。庚子年聯軍進京，王爺、尙書，被洋人捉去當奴隸拉車子，受苦不過的，往往自盡。瓜分之後，那慘酷更要再加百倍了！我看現在的家世貴族實在快活得狠，不知別人或者還有生路，只這世家貴族，一定是有死無生；外國人即或不殺，本國的兵民斷難饒恕你，況且外國人也是不放手的。近看庚子年，遠看波蘭，就可曉得了。只有把架子放下來，每年要用一萬的，止用一千，所餘的九千，來辦公事。降心下氣，和那平民黨，維新黨，同心合德，不分畛域，共圖抵制外國，一切大禍可免，還有保國的功勞，人人還要愛戴，沒有比這計更上的了。如若不然，我也不能替諸君設想了。

第四、奉勸讀書士子，明是會說，必要會行。我看近來的言論，發達到了極處，民權革命，平等自由，幾成了口頭禪。又有甚麼民族主義，保皇主義，立憲主義，無不各抒偉議，都有理信可執，但總沒有人實行過。自瓜分的信確了之後，連那議論都沒有發了，所謂愛國黨，留學生，影子都不見了，從偏僻之處，尋出一二個，問他何不奔赴內地，實行平日所抱的主義，答道：我現在沒有學問，沒有資格，回去不能辦一點事。問他這學問、資格何時有呢？答道：最遲十年，早則五六年。問這瓜分之期何日到？答道：遠則一年，近則一月。呵呵！當他高談闊論的時候，怎麼不計及沒有學問，沒有資格？到了要實行的時節，就說沒有學問，沒有資格。等到你有了學問、資格的時候，中國早已亡了，難道要你回去開追悼會不成！這學問、資格，非是生來就有的，歷練得多，也可長進。試看日本當年傾慕的志士，有什麼學問、資格只憑熱心去做；若沒有這等熱心，中國從前也曾有有學問，有資格的人，

可曾辦出什麼事來！所謂瓜分之後，也要講學問，是爲瓜分以後的人說話，不是爲現在的人說話。若現在的人，不多流些血，力救中國不瓜分，只空口說說白話，要使後來的人，在數百年之後，講民族，講恢復，那個肯信。只有現在捨死做幾次，實在無可如何了，那後輩或者體諒前輩的心事，接踵繼起，斷沒有自己不肯死，能使人死的。那諸葛武侯出師表上，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漢不伐賊，王業亦亡；與其坐以待亡，不如伐之。又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逆睹」的話，我們應該常常誦誦。有人謂大家都死了，這國一亡之後，遂沒有人布文明種子了。這話我也以爲然。但總要有一半開通人先死，倘若大家都想布文明種子，一個不肯死，這便不是文明種子，乃是奴隸種子了！布文明種子的人，自有人做，人所不爲的，我便當先做，這方算是真讀書人。

第五、勸富的捨錢。世間之上，最能做事業，最能得名譽的，莫過於家富的人。蓋沒有資本的人，隨便做什麼事，都是力不從心。譬如現在要拒洋人，槍砲少得很，如能獨捐巨款，買槍砲千枝萬枝，或因軍餉不足，助軍餉捐，那功勞比什麼人都大幾倍。其餘開辦學堂，印送新書，以及演說會、體育會、禁煙足會、戒洋煙會、警察團練等事，都是沒錢不辦，有能出錢辦的，其功德大得很。更有不要助捐，於自己有重息，於國家有大利的一樁事，如集資設立公司，修設輪船、鐵路、電線，及各種機器局、製造局、採鍊各礦，這些事體，多有利可得，爲何不辦呢？把銀錢坐收在家，真是可惜。把這錢會用了，就能取名得譽；不會用了，就能招災惹禍。你看自古換朝的時候，受盡苦楚的，不是那富戶嗎？揚州十日記上所載，滿兵將到揚州，那些富戶一文錢不肯出，及城破了，爭出錢買命。一隊去了，一隊又來，有出過萬金，終不免於死的。我鄉父老，相傳明末的富戶，被滿兵捉去，把竹絲所做的大籃槃，中穿一心，戴在頸上，周圍點火，要他說出金銀埋在哪處。盡行說出，仍舊以爲不止有此數，就活活燒死。又某小說書所載，有一富翁，積金百萬，不肯亂用一文，恐怕人偷去金銀，四布鐵菱角，因此人喊他做鐵菱角，滿兵一到，把騾馬裝運金銀，不上半天，就乾乾淨淨。那人見一世辛苦所積，一朝去了，遂立時氣死。滿洲入關的時候有什麼餉？偏偏有人替他積着，早若是拿出來打滿洲，滿洲那裏還有今日呢？猶太人會積財，只因沒有國，所有的都被別人得去。英國佔印度，所有富戶的田租，一概充公，於今印度每年有賦稅二萬八千萬兩，（中國只有賦稅

八千萬兩。三份之一，是從前富戶的田租。日本佔臺灣，有一個姓林的紳士，有數千萬的家貲，用他一家，也可敵住日本。私地向日本投降，獻銀數百萬，日本一入臺灣，他在臺灣的產業，日本一概查抄。現在臺灣的富戶，盡變了窮民，新出的財主，皆是日本人了。諸君當知國保了，家財自在，國若不保，家財斷不能保住的。列位此刻尚見不透，沒有日子了。

第六、勸窮的捨命。中國的窮民，最佔多數，於是他們常常想天下亂，以為天下亂了，這些富戶，與他一樣的受苦。更有不肖之輩，存一個乘濁水捉魚的心事。不知天下亂了，富戶固然吃虧，窮民也沒有便宜可佔。平時尚能用力掙幾個錢，刀兵四起，那一個請你來做工。況且洋人佔了天下，愈加了不得，他最重的是富戶，最賤的是窮民。他本國的窮民，不把在人內算數，何況於所征服的敵國，一定見富者窮，窮者變牛馬。我聽見多少人說，洋人也要抬轎擔擔，那怕沒有工做，要擔什麼心，不爭主權，只要有奴隸做，我也沒有話和他說了。但是洋人一切都用機器，人工一定不要，一般窮民怎麼得了。他因為本國人多，無地安插，所以遠遠搶佔別人的土地。中國人，住得無處安針，最多的又是窮民，不把你們害盡，叫他到那裏去住。我曉得洋人初到，一定用巧言哄誘，還要施一點小恩惠，但是到了後來，方曉得他狠。試問他費了許多的金銀，用了許多的心力，不是謀害你們，他為別的什麼呢？他有恩惠，怎麼不施在本國，來施你們？把餌釣魚，不是把餌給魚吃，乃是要魚上釣；你吃了他的餌，他一定吃你的肉。今日沒有別法，洋兵若來，只有大家拚命死打。洋人打退了，再迫官府把各人的生計，想一個好法子，必要人足衣足食，這方是列位的道理。

第七、勸新舊兩黨，各除意見。於今的時候，有甚麼新舊。新的也要愛國，舊的也要愛國，同是愛國，就沒有不同之處。至於應用的方法，總以合時宜為主，萬不能執拗。即有不合，彼此都要和平相商，不可挾持私見。詩經上說得好：「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現在甚麼時候，還可做那鬩牆之事麼？我有新舊之分，在洋人看起來，就沒有新舊，只要是漢人，一樣的下毒手。故我剖心泣血，勸列位總要把從前的意見捐除，纔是好哩。

第八、勸江湖朋友，改變方針。那些走江湖的，種類很多。就中哥老會、三合會、各省游勇，最佔多數。想做大事，也有不少。沒有志氣，只想尋幾個錢度日的，也有好多。這等人就是起事，也沒有什麼思想，不過圖奸淫擄

掠四字。或者借個名目，說是復明滅清，或者是扶清滅洋。一點團體沒有，上的上山，下的下水，一切事做不出來。窮而無計的時候，喪滅天良的，也就降了洋人，替洋人殺起同胞來，和東三省的馬賊一樣。我不怕洋人，就怕這等不知祖國只圖一己的人，我實在要吃他的肉。但江湖的豪傑，一定是愛國的男兒，平生憤恨外族侵凌中國，所以結集黨羽，無非是想爲漢種出力，打救同胞；決不是爲一人的富貴，做洋人的內應。須知做事以得人心爲主，若是紀律不嚴，人人怨恨，這怎麼能行得去呢？我起初恨各處鄉團，不應該違拒太平王，後來曉得也難怪他。太平王的部下，不免騷擾民間，人心都不順他，因此生出反對來。若太平王當日，秋毫不犯，這鄉團也就不反抗他了。所以我勸列位起事，這人民一定不可得罪的。又現在各種會黨，彼此都不通。不知蚊子最小，因爲多了，那聲音如雷一般。獅子最大，單獨一個，也顯不出威風來。各做各的，怎麼行呢？一定是要互相聯絡，此發彼應纔行。我更有一句話奉勸，我們內裏的事情沒有辦好，輕舉妄動，或燒教堂，或鬧租界，好像請洋人來干涉，這也是犯不着。暗地組織，等到洋人實在想侵奪中國了，大家一齊俱起，照着文明排外的辦法，使他無理可講，我有理可說，不使他佔半點便宜。生爲漢種人，死爲漢種鬼，弄到水盡山窮，終不拜那洋人的下風，這方算是大豪傑、大國民。我所望於列位的，如此如此。不知列位都以爲是否？

第九、勸教民當以愛國爲主，教與國不同，教可以自由奉教，國是斷斷不能容別人侵奪的。歐洲各國，一國之中有數教，毫不禁制，無論何教的人都愛自己生長的國，譬如天主教皇在羅馬，倘若羅馬人要侵奪各國，這各國的天主教人，一定要替本國抵拒羅馬人，就是教皇親來，也是不答應的。日本國從前信奉儒教，有一個道學先生，門徒很多，一日有個門徒問先生道：「我們最尊敬孔子，倘若孔子現在沒死，中國把他做爲大將，征討我國，我們怎麼做法呢？」先生答道：「孔子是主張愛國的，我們若降了孔子，便是孔子的罪人了。只有齊心死拒，把孔子擒來，這方算得行了孔子的道。」各國的人，不阻止行外國的教，所以別人的好處，能够取得到手，沒有自尊自大的弊習。但是只容他行教，却不容他佔本國的土地，所以國國都強盛得很。中國人有些拚命要與洋教爲仇，有些一入了教，就好像變了外國人，忘記自己是中國人，反要仗着教的勢力，欺侮我們中國人。不知這中國是自從祖宗以來，生長在此的，丟了祖宗，怎麼可以算人呢！一入了教，還有些人平素相愛的朋友親戚，都不要了，只認得洋人。洋

人要他的國，他也允許，洋人要殺他的朋友親戚，他也允許。唉！世間之上，那有這樣的教呢！各教的書，我也讀過看過，無一不說國當愛的。倘若信耶穌的道，人不要愛本國的，這真是耶穌的罪人了。我也曉得各位有因為被官府欺侮不過，所以如此的。但是中國人極多，少數人得罪了你，祖宗也沒有虧負你，怎麼受了小氣，遂連祖宗都不要了。好人家請先生，不論何國都可請得的，這先生一定要敬重他。但是我這父母兄弟也是不可丟的，先生若是謀害我的家起來，我也可答應他嗎？教士好比是一個先生，中國好比是我的家，教士滅我的國，怎麼可應允他呢！況併不是教士，不過教士國的人呢。（各國教士不管國政。）我勸列位信教是可以信的，這國是一定要愛的。

第十、勸婦女必定也要想救國。中國人四萬萬，婦女居了一半，亡國的慘禍，女子和男子一樣，一齊都要受的。那救國的責任，也應和男子一樣，一定要擔任的。中國素來重男卑女，婦女都纏了雙足，死處閨中，一點學問沒有，那裏曉得救國。但是現在是擴張女權的時候，女學堂也開了，不纏足會也立了。凡我的女同胞，急急應該把腳放了，入了女學堂，講些學問，把救國的擔子，也擔在肩上，替數千年的婦女吐氣。你看法蘭西革命，不有那位羅蘭夫人嗎？俄羅斯虛無黨的女傑，不是那位蘇菲尼亞嗎？就是中國從前，也有那木蘭從軍，秦良玉殺賊，都是女人所幹的事業，為何今日女子就不能這樣呢？我看婦女們的勢力，比男子還要大些，男子一舉一動，大半都受女子的牽制，女子若是想救國，只要日夜聳動男子去做，男子沒有不從命的。況且演壇演說，軍中看病，更要女子方好。婦女救國的責任，這樣兒大，我女同胞們，怎麼都拋棄了責任不問呢！我的話講到這裏也講完了，我願我同胞呀！

醒來！醒來！快快醒來！快快醒來！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我知道我所最親最愛的同胞，不過從前深處黑閨，沒有聞過這等道理。一經聞過，這愛國的心，一定要發達了，這救國的事，一定就要勇任了。前死後繼，百折不回，我漢種一定能够建立個極完全的國家，橫絕五大洲，我敢為同胞祝曰，漢種萬歲！中國萬歲！

五、陳天華：猛回頭（註七）

猛回頭序

俺也曾，灑了幾點國民淚；俺也曾，受了幾日文明氣；俺也曾，撥了一段殺人機；代同胞願把頭顱碎。俺本是

如來座下現身說法的金光遊戲，爲甚麼有這兒女妻奴迷？俺真三昧，到於今始悟通靈地。走遍天涯，哭徧天涯，願尋著一個同聲氣。拿鼓板兒，絃索兒，在亞洲大陸清涼山下，唱幾曲文明戲。

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

羣學會主人書

猛回頭黃帝肖像後題

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想當初大刀闊斧，奠定中原，好不威風。到於今，口飄殘了好似那雨打梨花，風吹萍葉，莫定西東，受過了多少壓制，做過了數朝奴隸，轉瞬間，又要爲牛爲馬，斷送軀躬。怕的是刀聲霍霍，礮聲隆隆，萬馬奔騰，齊到此中。磨牙吮血，橫吞大嚼，你的子孫，就此告終。哭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叫一聲我的始祖公公！在天有靈，能不憂恫！望皇祖告訴蒼穹，爲漢種速降下英雄。

哭一聲我的同胞弟兄！叫一聲我的同胞弟兄！我和你都是一家骨肉，爲甚麼不相認？忘著所生，替他人殘同種，忍心害理，少不得自己們也要受烹。那異族非常兇狠，把漢族當做犧牲，任憑你順從他，總是難免四萬萬共入了枉死城，俺同胞，到此尙不覺醒，把仇讎，認做父，好不分明。想始祖，在當日，何等威武。都只緣，這些不肖子孫，敗倒聲名。哭一聲我的同胞弟兄！叫一聲我的同胞弟兄！又是恨卿，又是想卿。棄邪歸正，共結同盟，驅除外族，復我漢京。崑崙高高兮，江水清清，乃我始祖所建國兮，造作五兵。我飲我食兮，無非始祖之所經營，誓死以守之兮，決不令他族之我爭。子子孫孫兮。同此血誠。

大地沈淪幾百秋， 烽煙滾滾血橫流。

傷心細數當時事， 同種何人雪恥仇？

我家中華滅後二百餘年，一個亡國民是也。幼年也曾習得一點奴隸學問，想望做一個奴隸官兒，不料海禁大開，風雲益急，來了什麼英吉利、法蘭西、俄羅斯、德意志，到我們中國通商，不上五十年，弄得中國民窮財盡。這還罷了，他們又時時的興兵動馬，來犯我邦。他們連戰連勝，我國屢戰屢敗，日本佔了臺灣，俄國佔了旅順，英國佔了威海衛，法國佔了廣州灣，德國佔了膠州灣，把我們十八省都盡在那各國的勢力圈內，絲毫也不准我們自由。中國的官府好像他的奴隸一般，中國的百姓，好像他的牛馬一樣。又有那一班傳教的教士，如狼似虎，一點兒待他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九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九四

不好，便辦起教案來，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中國雖說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那時我們漢人中有一班志士，看見時勢不好，熱心的變法，只想把這國勢救轉來。那裏曉得這滿洲政府，說出什麼「漢人強，滿人亡」的話兒，不要我們漢人自己變法，把轟轟烈烈爲國流血的大豪傑譚嗣同六個人一齊斬了，其餘殺的殺，走的走。弄得乾乾淨淨，只有那滿人的勢力。不上兩年工夫，出了一個義和團。這義和團心思是很好的，却有幾件大大的不好處，不操切實本領，靠著那邪術。這邪術乃是小說中一段假故事，那裏靠得住。所以撞著洋人，白白的送了性命。兼且不分別好醜，把各國一齊都得罪了。不知各國內也有與我們有仇的，也有與我們無仇的，不分別出來，我們一國那裏敵得許多國住。我們雖然恨洋人得很，也只好做應敵的兵，斷不能無故挑釁。說到那團攻公使館，燒燬天主堂，尤爲無識。自古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我無故殺他的使臣，這是使他有話說了。我們要殺洋人，當殺那千軍萬馬的洋人，不要殺那一二無用的洋人。若他們的軍馬來，你就怕他，他們的商人教士，你就要殺害他，這是俗話所謂謀孤客，怎麼算得威武呢！義和團不懂這個道理，所以弄出天大的禍來，把我們中國害得上不上，下不下，義和團真是我們中國的罪人了。當時那一班頑固的大臣，滿懷私意，利用這義和團。等到八國興兵問罪，束手無策，棄了北京，逃往陝西，不顧百姓的死活。可憐北京一帶，被八國殺得屍體遍野，血流成河，足足殺了數百萬。俄國乘勢佔了東三省，無故的把六千人趕入黑龍江。列位！你道好慘不好慘！可惜我們這無恥無能的中國人，大家扯了八國順民旗，迎接八國的兵馬進城。還有那喪盡天良的，引着八國的人奸淫擄掠，無所不至。咱家說到此處，喉嚨也硬了，說也說不出來。只恨我無權無力，不能將這等自殘同種的混帳忘八蛋千刀萬段，這真是我的恨事啊！列位！你道各國佔了北京，怎麼不就把這中國實行瓜分呢？原來各國像貌不同，言語不通，兼且離我中國很遠，那裏有許多人鎮服我們。不如留著這滿洲的政府代他管領，他們又管領這滿洲的政府。漢人做滿人的奴隸，是做慣了的，自然安然無事。我們是奴隸的奴隸，各國是主人家的主人家，何等便當。豈不比這實行瓜分，要自己費力的好得多嗎？果然這滿洲的政府感激各國了不得，從前賠款數次，差不多上十萬萬了，此次賠各國的款連本帶息，又是十萬萬。我們就是賣兒賣女也是出不起來的！又自己把沿海的礮臺削了，本國的軍營，請各國來練；本國的礦產，讓各國來開；本國的鐵路，聽各國來修。還有那生殺用人的權柄，都聽各國指揮。列位！你看滿洲的政府，只

圖苟全一己，不顧漢人永世翻不得身，件件依了洋人的，你道可恨不可恨？我們若不依他的，他就加以違旨的罪，興兵剿洗，比草芥也比不上。十八省中愁雲黯黯，怨氣騰霄，賽過十八層地獄。他又見從前守舊的惹出禍來，纔敷衍行了一切新政，不過是掩飾人的耳目。他且莫講，京城修一個大學堂，要費三十萬銀子，政府說費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復修頤和園數千萬銀子也辦出來了。每年辦陵差動輒數百萬，亦是有的。獨有這三十萬難道說尋不出呢？我們百姓家裏要一個錢買水吃也沒有，去年榮祿嫁女，他的門房得門包三十二萬。這銀子是那裏來的？都是那貪官剝削我們的脂膏，獻與榮祿的。榮祿之外，還有那太監李連英，皇太后最信用他，最相好的，他的家財比榮祿多了十倍。當今的官府，多半是他的門生小門生。列位！你看這個情形，中國還保得住呢！到了今年，俄國就要把東三省實歸他有了，法國也要這廣西省，中國若准了他兩國，這英國少不得就要長江七省，德國少不得就要山東、河南，日本少不得就要福建、浙江，還有那一塊是我們的？我想這政府是送土地送熟了的，不久就是拱手奉納。我們到了那個時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還有什麼好處呢！咱家想到此際，把做官的念頭丟了，只想把我們的同種救出苦海。無奈我們的同胞沈迷不醒，依然歌舞太平，大家自私自利，全無一點團結力，真是火燒到眉毛尖子！尚不知痛。好歎呀！咱家閒下無事，編成了幾句粗話，叫做猛回頭。列位若不厭煩，聽咱家唱來消消閒好麼？

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

尊一聲，衆同胞，細聽端詳：

我中華，原是個，有名大國，

不比那，彈丸地，僻處偏方。

論方里，四千萬，五洲無比；

論人口，四萬萬，世界誰當；

論物產，真是個，取之不盡；

論才智，也不讓，東西兩洋。

看起來，那一件，比人不上，

照常理，就應該，獨稱霸王。

爲什麼，到今日，奄奄將絕，

割了地，賠了款，就要滅亡？

這原因，真是，一言難盡，

待咱們，細細數，共做商量。

五千年，我漢人，開基始祖，

名黃帝，自西北，一統中央，

夏商周，和秦漢，一姓傳下，

並沒有，異種人，來做帝皇。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九六

這是我，祖宗們，傳留家法，
可惜的，骨肉間，自相殘殺，
到晉朝，那五胡，異常猖獗，
自從此，分南北，神州擾亂，
到五季，又是個，外強中弱，
宋太祖，坐中原，無才無德，
難怪他，子孫們，懦弱不振，
那徽宗，和欽宗，爲金捉去，
朱仙鎮，殺得金，片甲不返，
自此後，我漢人，別無健將，
元韃子，比金賊，更加兇狠，
殺漢人，不計數，好比瓜果，
攻常州，將人膏，燃做燈亮，
豈非是，異種人，原無惻隱，
想當日，那金元，人數極少，
俺漢人，百敵一，都還有剩，
只緣我，不曉得，種族主義，
他們來，全不要，自己費力，
這滿洲，滅我國，就是此策，
那清初，所殺的，何止千萬，
那一個，不是我，自倒門牆！

俺子孫，自應該，永遠不忘。
惹進了，外邦人，雪上加霜。
無非是，俺同種，引虎進狼。
到唐朝，裁平定，暫息刀鎗。
俺同胞，遭殺戮，好不心傷。
復燕雲，這小事，尙說不遑。
稱臣姪，納貢品，習以爲常。
只岳飛，打死仗，敵住虎狼。
可恨那，秦檜賊，暗地中傷。
任憑他，屠割我，如豕如羊。
先滅金，後滅宋，鋒不可當。
有一件，俺說起，就要斷腸。
這殘忍，想一想，好不淒涼。
俺同胞，把仇讎，認做君王。
合計算，數十萬，有甚高強！
爲什麼，寡勝衆，反易天常？
爲他人，殺同胞，喪盡天良。
只要我，中國人，自相殘傷。
吳三桂，孔有德，爲虎作倀。

列位！你看中國數千年來，只有外國人殺中國人，斷沒有中國人殺外國人的，只有外國人到中國做皇帝，斷沒



有中國人往外國做皇帝的，這是什麼緣故？因中國地方大得很，人口多得很，大了就不相往來，多了就難於親熱。又不曉得是一個祖宗發出來的，把做別人相看。太平久了，沒有禍患來逼迫他，自然是游手好閒，不習武藝。外國地方既小，人口又少，所以最相親愛，合數十萬人爲一個人。他們又沒有別項出息，全靠著遊獵擄掠爲生，把武藝敬性命，人人都操得好，一可敵十，以攻我這一人，是一個全無氣力的中國人，怎麼不有勝無敗！況且又有我這忘著自己本族的人，替他盡死，怎麼不就做了中國的皇帝呢？從前做中國皇帝的，雖然朝代屢易，總是我漢人，總是我皇帝的子孫，只可稱之爲換朝，算不得滅國。惟有元韃子滅了中國，後來賴有朱太祖恢復轉來了。於今這滿洲滅了我中國，難道說我們這些人就不想恢復了嗎？

俺漢人，想興復，倒說造反，便有這，無恥的，替他勤王！

列位！你道這造反二字，怎麼樣講的？他強佔了我們的國，我們自己想恢復起來，是正堂堂的道理，有什麼造反！好比那人家有一份產業，被強盜霸去了，到後來這人家的子孫長大了，想要報這個仇，把從前的產業爭轉來，也可說他是不應該的嗎？那人家的子孫，若是有一半倒要幫這個強盜，把自己的親兄弟殺害了，到那強盜處討功，這還算得一個人呢？列位！你看這勤王黨，豈不是與這個人殺害自己親兄弟，到那強盜處討功的一樣嗎？列位！列位！這都忍得，還有那一件忍不得的呢！

還有那，讀書人，勳言忠孝，全不曉，忠孝字，真理大綱。是聖賢，應忠國，怎忠外姓？分明是，殘同種，滅喪綱常。

轉瞬間，西洋人，來做皇帝，這班人，少不得，又喊聖皇。想起來，好傷心，有淚莫灑，這奴種，到何日，始能盡亡。還有那，假維新，主張立憲，略畛域，講服重，胡漢一堂。這議論，都是箇，隔靴搔癢，當時事，全不懂，好像癲狂。儼若是，現政府，勵精圖治，保得住，俺漢種，不遭凶殃；俺漢人，就吞聲，隸他宇下，納血稅，做奴僕，也自無妨。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九九八

怎奈他，把國事，全然不理，

俺漢人，再靠他，真不得了！

俄羅斯，自北方，包我三面；

法蘭西，佔廣州，窺伺黔桂；

新日本，取臺灣，再圖福建；

這中國，那一點，我還有分！

替洋人，做一個，守土官長，

列位！你道現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嗎？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還不信，請看近來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

不是奉洋人的號令？我們分明是拒洋人，他不說我們與洋人做對，反說與現在的朝廷做對，要把我們當做謀反叛逆的殺了。列位！我們尚不把這個道理想清，事事依朝廷的，恐怕口雖說不甘做洋人的百姓，多久做了，尚不知信。

朝廷固然是不可違拒，難道說這洋人的朝廷，也不該違拒麼？

俺漢人，自應該，想個計策，

痛只痛，甲午年，打下敗陣；

痛只痛，割去地，萬古不返；

痛只痛，東三省，又將割獻；

痛只痛，因通商，民窮財盡；

痛只痛，辦教案，人命如草；

痛只痛，在租界，時遭凌踐；

列位！你看洋人到了中國，任是什麼下等人，我們官府都要把做上司相看。租界雖然租了，仍是我的地方，那

裏曉得到了租界內，中國人比禽獸也比不上。一點兒不到，任是什麼大官，都要送到工部局治罪。守街的巡捕，比那虎狼還兇些。中國人打死外國人，一個人要完十個人的命，還要革許多的官員，才能結案。外國人打死中國人，

他就送往本國去了，中國的官府，半句話也講不得。上海的西洋人，有一個花園上貼一張字，只有狗與支那人，不准進入，中國人當狗都當不得了！南洋羣島一帶，以及美洲、澳洲，中國有二、三百萬人，在那裏做苦工營生，那洋人異常妒忌，每人上岸就要抽五十圓的稅，每年還有種種的稅，少不如他們的意，他就任意打死。有一個地方，號做檀香山，有中國萬多人的街，病死一個婦人，也是常事，那洋人說是疫死的，怕傳染他們外國人，就放火把這街全行燒了。這街的人不敢做聲，大家都到那河邊樹下居住。列位！你道傷心不傷心，那洋人看見中國的人，仍來他國不止，又想一個法子，上岸的時候，不能寫五十個洋字的，不准上岸；把五十圓的身稅，加至五百圓。其餘的辣手段，都高漲了，差不多中國人不能有一個配出洋的。這一條苦生路，都將沒有，還有別項生路嗎？中國尚未為洋人所瓜分，已到這個情形，等到他們瓜分中國之後，他還准我們有一碗飯吃嗎？

怕只怕，做印度，廣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興無望。

列位！你道印度這大的地方，怎麼滅的？說來真是好笑。三百年前，英國有幾個商人，集十二萬小小的公司，到印度通商，不上百年，這公司的資本就大了。到乾隆年間，這公司的一個書記，叫做克雷飛的，生得有文武全才，他就招印度人為兵，就印度地方籌餉，把印度各國全行滅了，歸他公司管轄。列位！你道希罕得很罷；這印度是出佛菩薩的國，其地方比中國小不得幾多，其人口也有中國四分之三，為什麼被英國一公司所滅的？不曉得是印度人自己滅的，全不要英國費力，怎麼怪得英國！我們中國人，和這印度人，好像是一槽水衝出來的。英國在我國的勢力，比當初在印度大得多。列位；試想一想，我們今日罵印度人，恐怕印度人就要罵我了。安南的越南國，從前是進貢我中國的，和雲南、廣西隔界，有中國三省地方之大，光緒十年，為法國所滅。這安南國王仍有個皇帝空號，只沒有權柄，受氣不過，悔恨而死。臨死的時候，叫道：「歐洲人惹不得」。嗚乎？晚了！

怕只怕，做波蘭，飄零異域，怕只怕，做猶太，沒有家鄉！

列位！道這波蘭是一個什麼國？數百年前，他也是歐洲一個最著名的大國，後來內政不修，貴族當權，上下隔絕，遂為那俄羅斯、德意志，奧大利三國瓜分了，俄羅斯所得的地方更大，那暴虐的政府，真是筆不能述。波蘭的人民，受虐不過，共起義兵，恰好有了基礎，那貪生怕死的貴族，甘心做外族的奴隸，替俄人殺戮同胞。正如我國

太平王起義兵，偏偏有這湘軍替滿洲平定禍亂。那俄人得此勢力，遂乘勢把波蘭人殺死大半，其餘殺不盡的，不准用波蘭語言，波蘭的文字；波蘭的教門，一切都要用俄羅斯的。四處有俄羅斯的警察兵，波蘭人一言一動，都不能自由。又把這貴族、富戶以及讀書的人，都用囚籠囚了，送往那常年有雪的西伯利亞，共數三萬，每一隊有兵一隊押送。起程之際，各人都捨不得自己的安樂家鄉，抱頭大哭，天昏地暗，就使鐵石人聽了，也應弔下淚來。獨有這如狼似虎的兵卒，不管你捨得捨不得，不行的用鞭子抽。頃刻間，血肉橫飛，死了無數，有一個婦人抱著孩子啼哭，那兵卒從懷中搶去，擲出數丈之外，那孩子口含饅頭，遂跌死了。那婦人心如刀割，亦就搶死在地。一路之上，風餐露宿，忍飢受打，足足行了數月，方到彼處，已只救得三分之一。滿目荒涼，悽慘萬狀，迴想前日的繁華，真如隔世，都是夢也做不到的。那波蘭人到此地步，思想早知如此，何不同那國民軍共殺異族，縱然戰死疆場，也落得乾乾淨淨，何至如此受苦，真個悔之無及。列位！這豈非是波蘭人自作自受嗎！至若猶太國更與波蘭不同，是數千年前一個名國，那耶穌卽生在這個地方。其人最是聰明，文章技藝，件件俱精。尤善行商，只因行爲卑鄙，沒有政治思想，張三來也奉他做皇帝，李四來也奉他做君王，誰曉得各國只要土地，不要人口，把猶太人逐出在外，不准在本地居留。可憐猶太人東奔西竄，無家可歸，縱有萬貫家財，也是別人的。卽具絕頂才學，也無用處。各國都見他是一個無國的人，不把做個人相看，任意欺凌。今年俄羅斯有一個地方，住有數千猶太人，素安本分，近日俄人失掉了一個小孩子，哄傳是猶太人殺了祭神，聚集多人，把猶太人的房屋放火燒了，猶太人也有自投河的，也有自弔梁的，其餘的被俄人或砍其手，或斷其足，或把身體支分節剖，又將小兒擲在空中，用刀承接，種種殘虐，慘無天日。那俄國官府，不但禁，反贊道應該如此；俄國的紳士以及傳教士，都坐馬車往觀，以爲笑樂。列位！試想一想，人到沒有國的田地，就是這個模樣，那一國不是俄羅斯？那一個不是猶太人？好嘆呀！好怕呀！

怕只怕，做非洲，永爲牛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

列位呵！莫道中國地是很大，人是很多，任從洋人怎麼狠，終不能瓜分中國。這非洲也就不小了，天下五大洲，亞細亞洲最大，第二就是非洲，人口也有二萬萬，只蠢如鹿豕，全不講求學問，歐洲各國，遂漸漸把他的地方瓜分了，又將人口擄回，叫他做最粗的工，好比牛馬一樣。西洋人看待此處的人，如莫芥一般，享福的是西洋人，受

苦的是此處人。這是何故？都緣其人概不讀書，愚蠢極了，所以受制於人。你看中國的人，有本領有知識的有幾個，就是號稱讀書的人，除了且大若曰幾個字外，還曉得什麼？那歐美各國以及日本，每人到了六歲，無論男女都要進學堂，所學的無非是天文、輿地、倫理、物理、算學、圖畫、音樂，一切有用的學問，習了十餘年。還有那陸軍、海軍、文科、農科、醫科、師範各種專門學問。他的極下等人，其學問勝過我國的翰林進士，所以他造一個輪船，我只能當他的水手。他立一個機器廠，我只能當他的粗工。他們安坐而得大利，我們勞動而難餬口。此時大家尚不送子弟講求切實學問，等到洋人瓜分了中國，一定是不要我們學他的，恐怕是求爲牛馬都不可得了！

怕只怕，做澳洲，要把種滅；怕只怕，做苗僑，日見消亡。

列位！你道於今滅國，乃是從前一樣嗎？從前滅國，不過是把那國的帝王換了坐位，於民間仍是無損。於今就大大的不相同了，滅國的名詞叫做民族帝國主義。這民族帝國怎麼講的？因其國的人數太多，本地不能安插，撞著某國的人民本領抵當他不住的，他就乘勢佔了。久而久之，必將其人滅盡，他方可全得一塊地方，非是歸服於他，就可無事，這一國的人種不滅盡，總不放手。那滅種的法子，也是不一，或先假通商，把你國的財源如海關等一手攬住，這國的人，漸漸窮了，不能娶妻生子，其種自然是要滅；或先將利債借與你國，子息積多，其國永遠不能還清，拱手歸其掌握；或修鐵路於你國中，全國死命皆制在他手；或將你國的礦產盡行霸佔，本國的人倒沒有份。且西洋人凡滅了一國，不准你的國人學習政治、法律、軍事，只准學些最粗淺的工藝，初則以爲牛馬，終則草芥不如。其尤毒者，則使其國的人自相殘殺，那澳洲的土人兇悍不過，英國雖佔領此處，也無法可治，最後乃想一個絕好的妙計，土人之中，有自將同類殺害來獻者，每一頭賞銀五角。那土人爲著五角銀子，紛紛相殺，這人殺了那人，其頭又被他人取去，不上幾十年的工夫，其人遂沒有種了，銀子絲毫仍歸英人。列位！你看我們中國的人，爲著每月一二兩餉銀，便甘心爲異族殺害同種，豈不與這澳洲的土人一樣嗎？那西洋人滅人國的法子，那一條沒有向中國用過呢？就使不瓜分我們中國，但如此行去，不上百年，我們中國也沒有種了。這是何故？你看自通商以來，我們中國的人，不是日窮一日麼？每年因通商要送他四五千萬銀子，洋煙一項，又要送他無數萬，中國就是金山也要用盡。況且近來又添出五六千萬兩的賠款，那裏有這項大款呢？記得我前年在本省省城居住，市上生意尙爲繁盛，新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一〇〇二

年度歲，熱鬧非常，到了去年因要出這項賠款，倒了多少錢號，及至今年新正冷淡多了。僅只一年，已是如此，再過二三十年後，可想得嗎？洋人在中國的輪船、鐵路，日多一日，那靠着攬船、挑擔爲生者，再有路嗎？洋人在中國的機器織布等局，愈推愈廣，那靠著手藝紡織爲生者，再用得著嗎？這輪船、鐵路、機器織布，最能富國，無奈中國的人，自己不做，甘心送與洋人做，豈非是自尋死路嗎？中國的鑛產，隨便一省，足敵歐洲一國，也都送與洋人，還有那裏可生活呢？洋人得了中國的錢，就來制中國的命，英國施於澳洲的手段，又施之於中國。俄國在東三省，英國在威海衛，德國在膠州，法國在廣州灣，即招中國人爲兵，與中國開起戰來，把此等的兵當做先鋒。將來各國瓜分中國之後，又不能相安無事，彼此仍要相爭，此國驅這省的人，彼國驅那省的人，彼此死的都是中國的人，洋人不過在後做一個指揮官，勝了敗了，都與他無涉。各國戰爭沒有休止，中國人的死期，也沒有休止。等到中國人殺完了，其實洋人終未動手，仍是中國人殺中國人。人數雖多，不過比澳洲多殺得幾年，那裏還有種呢！列位不要錯認蒙古、滿洲滅了中國，中國人種雖當時殺了十分之九，不久又復了原；將來洋人分了中國，也不過是一例。須曉得蒙古、滿洲，本國人數很少，中國人數很多，沒有中國人，他得一塊荒地，有何用處。兼且他是野蠻，我是文明，無一件不將就中國的人，這非他有愛於我，爲勢所迫，不得不然。那蒙古初得中國的時候，本意要將漢人殺盡，把其地做爲牧場，以便畜養牛馬。耶律楚材說：不如留之以出租稅，是以得免。漢種之不滅，豈不倖倖得很嗎？洋人的文明，比中國強得遠，他得了中國，除充下等的奴隸，那一項要你這個無用的東西。文明當他不住，他就不殺，也是要滅的。

左一思，右一想，真正危險，

說起來，不由人，膽戰心惶。

俺同胞，除非是，死中求活，

再無有，好妙計，堪做主張。

第一要，除黨見，同心同德。

列位！我們四萬萬人都是同胞，有什麼黨見呢？常言道得好，兄弟在家不和，對了外仇，一根喉嚨出氣。我看近來也有守舊的，也有求新的，遂鬧出多少的意見，其實真守舊是很好的，他的意思，總要守著那祖宗相傳的習慣，恐怕講習時務，就變了外國的模樣，我實在佩服得很。但可惜沒有到實事上用心去想，不曉得這時務是萬要講的

，比如冬天有冬天的事情，夏天有夏天的事情，一點兒都要守那冬天的樣子可行得去嗎？我們從前用弓箭交戰，他於今變了洋槍，我還可拿弓箭與他交戰嗎？我們用手織布，一人可抵得千人，我又不能不禁人穿洋布，還可不學他的機器嗎？凡他種種強過我們的事件，我那一件不要學他的呢？不把他們好處學到手，可抵得他住嗎？猶如鄰家恃著他的讀書人多，武藝高強，銀錢廣有，欺凌我到極步，我恨他是不消說得的。但任你如何恨他，也是奈他不得，少不得也要送子弟讀書、習武，將他發財的道理，一切學習，等到件件與他一樣，才可報他的仇。這樣看來，不想守舊則罷，要想守舊，斷斷不能不求新了。那真求新的，這守舊的念頭也就很重，祖宗舊日的土地失了數百年，仍想爭轉來，一草一木，都不容外族佔去，豈不較那徒守舊的勝得多嗎？至若專習幾句洋話，到那洋人處當個二毛子，遂自號求新黨，這是漢種的敗類，怎麼說得是求新呢？那守著八股、八韻只想僥倖得一個功名，以外一概不管，這是全無人心的人，怎麼說得是守舊！這兩種人都可不講，只要這真守舊、真求新的會合起來，這利益就很大了。從前只有守舊、求新二黨，到了晚近，即求新一黨，又分出許多黨來。有主張革命的，有主張勤王的，有主張急進的，有主張和平的，有主張陸軍的，有主張科學的，比那從前兩大黨的爭競還激烈一些。不曉得都沒有平心去想，革命固是要緊，但那勤王的只是一時見不到，久後一定要變。除非是兩軍陣前，總不可挾持意氣，只可將真理慢慢與他講明。今日的時勢，急進是萬不可無，然沒有和平一派，一敗之後，遂沒有人繼起了。要把現在的江山，從那虎狼口中搶轉來，怎麼不要陸軍呢？但江山搶轉來了，沒有科學，又怎麼行得去呢？外國人的黨派雖多，然大宗旨都是與他國他族做對，全是為公，並沒為私，撞著他族的事件來了，他一國一族的人同是一個心，並沒有兩個心。故我等但求莫失這與外族做對的大宗旨，其餘下手的方法，也就聽各人自便，毫不能相強的。此外又有私立的黨會，算來不下數千百起，都不相連絡，此處起事，彼處旁觀，甚或彼此相仇也是有的。列位呵！昔日有一個番王，他有十九個兒子，到了臨死的時候，把十九個兒子都喊到面前，每人賜一枝箭，叫把一枝箭折斷就折斷了，又叫把十九枝箭札合起來，就不能折斷半毫。那番王言道：「孩兒呵！你們須曉得分開易斷，合聚難折，你們兄弟假若一人是一人，別人就不難把你們滅了；你們若是合聚起來，如一個人一般，那一個能滅得你們！」這十九人聽了他父親的言語，果然國富兵強，沒有一國敢小視他。今日無數的外族，都要滅我們這一族，我們四萬萬人就合做一個，尚

恐怕敵他不住，怎麼一起是一起的，全不相關！等到各起都滅完了，難道你這一起保得住麼？依了鄙人的愚見，不如大家合做一個大黨，凡是我漢族的人，無論是爲士、爲農、爲工、爲商，都不可絲毫擾害，都要極力保護，不使一個受外族的欺凌，方可對得祖宗住，豈不是大豪傑所做的事嗎？

第二要，講公德，有條有綱。

列位！你看我們中國到這個地步，豈不是大家都不講公德只圖自利嗎？你不管別人，別人也就不管你，你一個人怎麼做得去呢！若是大家都講公德，凡公共的事件，盡心去做，別人固然有益，你也是有益。比如當他人窮困的時候，我救了他，我到了窮困的時候，他又來救我，豈不是自救嗎？我一個物件，因不是我的，不甚愛惜，順便破壞，到我要用那物件的時候，又沒有了，豈不是自害嗎？我看外國的人，沒有一個不講公德的，所以強盛得很。即如商業一項，誠實無欺，人人信得過他，不比中國人做生意，奸盜詐偽齊生，沒有人敢照顧，這商務難道不讓他佔先呢？列位！爲人即是爲己，爲己斷不能有益於己的。若還不體公德，只講自私，不要他人來滅，恐怕自己也是要滅的。

第三要，重武備，能戰能守。

列位！今日的世界，什麼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世界。你看於今各國，那國不重武備，每人到了二十歲，就是王子也要當兵三年。不當兵的任是什麼貴族，也沒有個出身。這兵的貴重，比中國人的舉人、秀才還貴重一些，兵丁的禮信，中國的道學先生多當他不得。平日的操練如臨戰一般，到了兩軍陣前，有進無退。若是戰死了，都到死者家裏慶賀，這家也就不勝榮寵，全無哀戚的心思。假若臨陣脫逃，父遂不以爲子，妻遂不以爲夫。所以極小的國，都有數十萬精兵，任憑何等強國都是不怕，不比中國好兒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把兵看得極賤，平時操練一點沒有，到開差的時候，婦啼子哭，恐怕就不生還。一路奸淫擄掠，聞風就跑。列位！你看外國的兵是那個樣子，中國的兵是這個樣子，怎麼不有敗無勝！若不做照外國的法子，人人當兵，把積弊一切掃除，眞眞不可設想了！

第四要，務實業，可富可強。

列位！中國從前把工藝做下等人物看待，那裏曉得各國的富強都從工藝來的，於今中國窮弱極了，若沒有人做

鎗礮，何能與外國開戰；沒有人做一切的機器，何能把通商所失的利權爭轉來。鐵路、礦務都可以富國，若沒有人學習此等的專門，又何以辦得呢？列位！你們有子弟的，何不趕緊送出外洋學習實業，不過費一、二千金，立刻可以大富，並且有大利於國，何苦而不爲呢。

第五要，興學堂，教育普及。

列位！各國的教育，前已講明過了，中國此時倘不廣興學堂，真是無從救了。

第六要，立演說，思想偏揚。

列位！演說是開通風氣第一要著，外國有了三四個人，就要演說一番，要想救國，這是萬不可不立的。

第七要，興女學，培植根本。

列位呵！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謬說，真正害人得很。外國女子的學問與男子一樣，所以能相夫教子。中國的女子一點知識沒有，丈夫、兒子不但不能得他的益，且被他阻撓不少，往往有大志的人，竟消磨於愛妻、慈母。男子半生都在女子手裏，女子無學問，根本壞了，那裏有好枝葉呢！

第八要，禁纏足，敵俗矯匡。

纏足的危害，已經多人說了，不消重述。但大難臨頭，尚不趕緊放足，豈不是甘心尋死嗎！

第九要，把洋煙，一點不吃。

洋人害中國的事，沒有毒於洋煙的。然而洋人自己不吃，這是怪得洋人嗎？吃煙明明有損無益，都不能戒，也就沒有話說了。

第十要，凡社會，概爲改良。

列位！我們若不把社會一切不好的處大加改變，無論敵不住外族，就是沒有外族，又怎麼自立呢？外國人好，非是幾個人好，乃是全國的人都好。比如一家，只有一兩個好人，其餘都是無惡不做的，那家怎麼能興呢？列位！照現在的人心風俗，恐怕是萬事俱休的景況，可痛呀！

這十要，無一件，不是切緊，勸同胞，再不可，互相觀望。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一〇〇六

還須要，把生死，十分看透，殺國仇，保同族，効命疆場。

杜蘭斯，不及我，一府之大，與英國，戰三年，未折鋒銳。

何況我，四萬萬，齊心決死，任憑他，什麼國，也不敢當。

看近來，西洋人，到了極步，這是我，毫未曾，較短比長。

天下事，怕的是，不肯去做，斷沒有，做不到，有志莫償。

這杜國，豈非是，確憑確證，難道我，不如他，甘做庸常。

列位呵！你看從前聽得洋人二字，心中便焦，恨不將空拳打死他。全不曉得他人怎樣強，只恃著我一肚子血氣。俺家曾勸道，不要無理取鬧，恐怕惹出禍來沒有人擔任。不意近來一變而為怕洋人的世界，見了洋人，就稱洋大人、洋老爺，豫先存一個順民的意思。列位呵！從前的行為，雖然有一些野蠻，尚有一點勇敢之概。照現在的情形，是做了一次的奴隸不足，又要做第二次的奴隸，真個好哭呀！這也無非因打下幾個敗陣，遂把洋人看得極重。其實洋人也不過是一個人，非有三頭六臂，怎麼就說不能敵他！近數年有一段故事，列位聽了就不要懼怕那洋人。南阿非利加洲，有一個小小的民主國，名叫杜蘭斯。那國的地方，也有中國數府大，只是人口僅有四五十萬，不及中國一縣。這國的金礦很多，世界第一個強國英吉利，憤滅人國的，怎麼不起了貪心，想要把這國歸他管轄。那裏曉得杜國人人都是頂天立地的大國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隸，遂與英國開戰。這英國滅過多少的大國，那裏有杜國在眼裏，不意杜國越戰越猛，鋒不可當。英國大驚，調各屬地的大兵三十萬，浩浩蕩蕩，向杜國進發。可憐杜國通國可當兵的不過四五萬，盡數調集，分頭迎敵，足足戰了三年，絲毫沒有退讓。英國曉得萬不能滅他，遂與杜國講和退兵。列位呵！那英國的屬地，比杜國大七十六倍，個個是杜蘭斯，英國能佔得他人一寸地嗎？中國的人比杜國多一千倍，英國要滅我中國，照杜國的比例算起來，英國須調兵三萬萬，相戰至三千年，才可與他言和。杜國既然如此，難道我就當不得杜國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兩句話，難道列位未曾聽過嗎？

現學那法蘭西，改革弊政。

列位！你看於今那個不贊道法蘭西的人民，享自由的福。誰曉得他當二百年以前，受那昏君賊官的壓制，也與

我現在一樣。法蘭西通國只有中國一、二省大，却有十三萬家的貴族，都與那國王狼狽爲奸，把百姓如泥似土的任意凌踐。當明朝年間，法國出了一個大儒，名號盧騷，是天生下來救度普世界的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強的志氣。及長，著了一書，叫做民約論。說道這國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請一個人做國王，替人民辦事，這人民就是國的主人，這國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隸；國王若有負人民的委任，這人民可任意掉換。法國的人，先前把國認做是國王的，自己當做奴隸看待，任憑國王殘虐也不敢怨。聞了盧騷這一番言語，如夢初醒，遂與國王爭起政來，國王極力鎮壓，把民黨殺了無數，誰知越殺越多，一連革了七、八次命，前後數十年，終把那害民的國王貴族，除得乾乾淨淨，建設共和政府，公舉一人當大統領，七年一換。又把那立法的權柄歸到衆議院來了。議員都從民間公舉，從前種種虐民的弊政，一點沒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到。這法蘭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樂嗎。人人追想盧騷的功勞，在法國京城巴黎爲盧騷鑄一個大大的銅像，萬民瞻仰，真可羨呀！

要學那德意志，報復凶狂。

列位呵！「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爲人。」這兩句話豈不是我們常常講的嗎？試看我們的仇，一點報了沒有？不獨沒報，有這個報仇的心思沒有？這德意志就與我們不同。法國的皇帝名叫拿破崙第一，恃著他的英雄，把德國破殘到極步。那德國的皇帝威廉第一，與宰相俾士麥，想報法國的仇，用全國皆兵的制度，人民到了二十歲，即當正兵，三年退爲豫備兵，到了五十歲，方可免役。不上幾十年，人人都是精兵。到了咸豐年間，把法國打得大敗，拿破崙第一的姪兒拿破崙第三，扯下白旗，向德國投降。又割了七城，及五千兆法蘭格與德國講和息兵。德國遂做了第一等的強國，豈不真可佩服嗎？

要學那美利堅，離英自立。

列位！你看五洲萬國最平等最自由稱爲極樂世界者，豈不是美利堅嗎？列位！須曉得這個世界，也不是容易做得來的。這美利堅原是北美洲一塊荒土，自前明年間英國有數人前往開荒，自後越來越多，到乾隆時候，有了三百萬人。時英國與法國連年開戰，兵餉不足，把美利堅的地稅加了又加，百姓實在出不得了，向那官府面前求減輕一些，但不准，反治了多少人的罪。人人憤怒，共約離英自立，公舉華盛頓掛帥，與英國一連戰了八年。英國奈何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一〇〇八

不何，只好聽其自立一國，公舉華盛頓爲王。華盛頓堅不允從，說道豈可以衆人辛苦成立的國家，做一人的私產，因定了民主國的制度，把全國分爲十三邦，由十三邦公舉一人做大統領，四年一任，退任後與平民一樣。其人若好，再可留任四年，八年後任憑如何不能留任。衆人公舉了華盛頓爲大統領，後又做過一任，卽住家中爲農，終身未嘗言功。列位！這豈非是大豪傑，大聖賢的行徑嗎？美利堅至今仍守此制，人口已有了七千餘萬，荒地尚有五分之四未開，全國的鐵路一十六萬里，學堂的费用每年八千餘萬，其國的人民好像在天堂一般。列位！這美利堅若不是八年苦戰，怎麼有了今日呢？

要學那意大利，獨自稱王。

列位！這意大利從前是一統的大國，後來爲奧大利佔領，分做無數的小邦，都受奧大利的節制，有多少志士思想恢復，終是不成。前數十年有一個志士，名叫瑪志尼，因國爲人所滅，終生穿着喪服，著書立說，鼓動全國的人民報仇復國，人人都爲他所感動。又有一個深明韜略的加波里，智勝人人的加富耳，輔著那撒爾丁王，一統意大利，脫了奧大利的羈絆。於今意大利有人口三千萬，海、陸精兵五十餘萬，在歐洲算一個頭等的國，豈不是那三傑的功勞嗎？

莫學那張弘範，引元入宋。

列位！你看好好一個中國，被那最醜最賤的元韃子所滅，誰不痛心切齒。那曉得就是梟獍爲心的張弘範，帶領元兵滅的。這張弘範雖把他千刀萬割，也不足以償其罪。但恐怕於今要做張弘範的正是很多，何苦以一時的富貴，受萬古的罵名，也很犯不著。就是要傾倒那滿洲，只可由我所爲，斷不可借外洋的兵，那引虎進狼的下策，勸列位萬萬莫做。

莫學那洪承疇，狼心毒腸。

列位呵！奸淫的人見了美貌女子，莫不甘言哄誘。及到了手，又嫌他是不貞的婦女，常存鄙薄的心思。那強盜取人的國，就是這個情形。要他人投降，便以高官厚爵相哄，降了之後，又要說他不忠。比如洪承疇，是明朝一個大學士，督統天下的兵馬，征討滿洲，戰得大敗，滿洲把他捉去，其初也有不降的心思，滿洲苦苦相勸，他遂變了

初節，又做了滿洲的閣老，捉拿殘明的福王，都是他的頭功。那裏曉得滿洲的統帥，個個封王賜爵，獨有洪承疇白白亡了明朝的江山，一爵俱無。到了乾隆年間，修纂國史，把他放在貳臣傳第一。列位！那洪承疇死後有知，豈不埋怨當初嗎？

莫學那曾國藩，爲仇盡力。

列位呵！當道光、同治年間，我們漢人有絕好自立的機會，被那全無心肝的人，苦爲滿洲出力，以致功敗垂成，豈不是那湘軍大都督曾國藩嗎？俺想曾國藩爲人也很誠實，只是爲數千年的腐敗學說所誤，不曉得有本族、異族之分，也怪他不得。但可憐曾國藩辛苦十餘年，殺了數百萬同胞，僅得一個侯爵，八旗的人，絕不費力，不是親王，就是郡王。而且大功纔立，就把他兵權削了，終身未嘗立朝，僅做個兩江總督，處處受人的挾制，晦氣不晦氣。若是當日曉得我的世仇萬不可不滅的，順便下手，那天下多久是我漢人的，曾國藩的子孫，於今尙是皇帝，湘軍的統領，都是元勳，豈不好得多嗎？列位！你道可惜不可惜呢！

莫學那葉志超，棄甲丟鎗。

列位！對於自己不可爲滿洲殺同胞，對於他人又不可不爲同種殺外種。日本與我國在朝鮮國開戰，淮軍統領葉志超，帶領數十個營頭，不戰而退，以致朝鮮盡失，又賠日本的款二萬萬兩，臺灣割送。中國自此一敗，遂跌落到這一個地步，豈不是葉志超的罪魁嗎？

或排外，或革命，捨死做去，孫而子，子而孫，永遠不忘。

這目的，總有時，自然達到；縱不成，也落得，萬古流芳。

文天祥，史可法，爲國死節，到於今，都個個，頂祝馨香。

越怕死，越要死，死終不免。捨得家，保得家，家國兩昌。

那元朝，殺中國，千八百萬；那清朝，殺戮我，四十星霜。

洗揚州，屠嘉定，天昏地暗；束著手，跪著膝，枉作天殃。

閩典史，據江陰，當場鏖戰；八十日，城乃破，清兵半傷。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1010

苟當日，千餘縣，皆打死仗，這滿洲，縱然狠，也不殺亡。
無如人，都貪生，望風逃散，遇著敵，好像那，雪見太陽。
或懸樑，或投井，填街塞巷，婦女們，被擄去，拆散鴛鴦。
那丁壯，編旗下，充當苦役，任世世，不自由，賽過牛羊；
那田地，被圈出，八旗享受：那房屋，入了官，變做旗莊。
還要我，十八省，完納糧餉，養給他，五百萬，踴躍輸將。
看起來，留得命，有何好處，倒不如，做雄鬼，爲國之光。

列位呵！你看元朝入中國以來，前後共殺人一千八百萬，這是有冊可考。那未入冊的，又不知有幾多。假若這一千八百萬人，豫先曉得這一死是不能免的，皆起來與他做敵，這元朝總共只有數十萬人，就是十個拚一個，不過死數百萬人，他也沒有種了，又怎能滅中國呢？就是清朝自明萬曆以來，日在遼東一帶草間有數十年之久，所殺的人已不知多少了，自順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二年，共四十年，無一時一刻不是殺漢人。揚州一城，已是八十餘萬，天下一千六百餘城，照此算來，可以想了。現在人口四萬萬，明朝休養三百年，亦必有了此數。康熙年間查點天下的人口僅二千餘萬，是二十個只救得一個，其餘的小半，是張、李二賊所殺，大半是滿洲所殺。列位！你道可慘得很嗎。這被殺的人，都不是在陣前殺的，人人都想逃死，各人只顧各人，那滿洲殺了一方，又殺那一方，全沒有人抗拒。僅只江陰縣有一個閻典史，名叫應元，糾集民兵數百，死守縣城。那滿洲提大兵二十五萬，日夜攻打，應元臨機應變，滿洲死了無數，直攻打八十日，其城乃破。應元手執大刀，等在巷口血戰，所殺的韃子數百餘個，始爲滿洲所捉。滿洲的頭目，苦勸其投降，許以王侯之貴，那位閻典史，只是罵不絕口，仍不敢殺他，幽在一寺，半夜間自行死了。一城的男女，都皆戰死，無一個降的。滿洲自犯中國以來，從未損兵折將，這回死了一王、二貝勒，及兵將十餘萬。列位！假若人人都是應元，縣縣都是江陰，那滿洲怎能入中國呢？可惜人皆怕死，這一死萬不能免的！殺不盡的婦女，被滿洲擄去，任意奸淫，有錢可以贖回，無錢永不相見；丁壯趕往北方，交八旗人爲奴，牛馬也比不上；如有私逃的人，匿留一晚，就要全家誅戮。往往因一人株連數千家，離北京橫直五百里，都圈做八旗的

地。從前的業主，趕出本境，房屋一概入官，做爲旗莊，此外又要十八省的人，公養他五百萬，至今不農不工，只是坐食漢人。列位！這豈非是可恨之極嗎？

這些事，雖過了，難以深講，

怎奈人，把生死，仍看不透，

任同胞，都殺盡，只圖獨免，

也有道，是氣數，不關人事；

這些話，好一比，猶如說夢，

那滿人，到今日，勢消力小，

那列強，縱然是，富強無敵，

只要我，衆同胞，認清種族；

只要我，衆同胞，不幫別個；

列位呵！那滿洲只有我百分之一，怎麼能壓制漢人？都因不知漢人是同祖的骨肉，滿洲是異種的深仇，倒行逆

施，替仇人殘害同種，所以滿人就能安然坐了二百餘年的天下，豈是滿人的才能，乃是我漢人愚蠱極了，試問那一

處的禍亂，不是漢人代他平息的；假若漢人都曉得種族，把天良拿出來，不幫他了，只要喊一聲，那滿人就坐不穩

了。列位！你們也曉得家有家幫，族有族幫，縣有縣幫，府有府幫，難道說對了外國異族，就沒有幫口嗎？有人叫

列位把自己的兄弟殺死，雖有多少銀錢，列位諒不願的，怎麼爲著數兩銀子，就甘心替仇人殺同胞！列位！試自問

有良心沒有，他要殺人的時候，就叫列位來；他沒有人殺，就不要列位了；列位有半點不是，他又叫人來殺列位，

列位所吃的糧，雖說是滿洲所出，其實他吃的，都是漢人的，那裏有糧與你吃！吃漢人的糧，仍殺漢人，列位可想

得去嗎！列位！若是替同種殺了異種，那個不報你的功勞呢。列位！前此錯了，於今可以轉來了。至若替那數萬里

外的西洋人殺害同胞，不消說得，這是萬不可行的。

那怕他，鎗如林，礮如雨下；

那怕他，將又廣，兵又精強；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日

一〇二二

那怕他，專制政，層層束縛；
猛睡獅，夢中醒，向天一吼。
改條約，復政權，完全獨立；
到那時，齊叫道，中華萬歲，
俺小子，無好言，無以奉勸，
瓜分豆剖逼人來，
太息神州今去矣！
匈奴未滅，
何以家爲！
那怕他，天羅網，處處高張。
百獸驚，龍蛇走，魑魅逃藏。
雪仇恥，驅外族，復我冠裳。
才是我，大國民，氣吐眉揚。
這篇話，願大家，細細思量。
同種沈淪劇可哀，
勸君猛省莫徘徊。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電示湖北留日學生，勿以日本文部省命令隨衆生事作亂。

本日，張之洞致東京留學生監督李寶巽轉交湖北衆學生電稱：

「聞各報所載，日本文部命令，中國學生有誤會處，遂有忿激之舉，鄙懷實深懸念。鄂省雖不得其詳，總之，當以和平商辦爲是，方不失儒者氣象，且與兩國邦交將來游學事體有益，萬不可鹵莽從事。即使他省生事，湖北學生素明禮義，能知大體，名譽最佳，向來中外同聲佩服，斷不必隨衆作鬧如此，則東人敬重中國學生，尤敬重湖北學生矣。儻實有萬難忍受情形，可詳晰電告鄂省，以便設法維持，特此竭誠勸誡，千萬勿生事端，致礙游學大局。」

（註八）

清學務處飭停各學堂考課獎賞移為擴充學務之用。

學務大臣孫相國等以京外各學堂開辦之初，多有月考獎賞一項，原爲體恤寒畯起見，而相沿成例，有增無減，遂爲學堂出款大宗，今欲普及教育，必先整頓財政，特咨行各省督撫飭屬將各學堂所有考獎一律裁節，移作擴充學務之經費。（註九）

英使薩道義照會清外務部，福公司炸藥廠被毀案，請飭豫撫嚴緝匪犯。

英國福公司存炸藥廠於本月初四日夜內，被人全行毀壞，薩道義曾於初六日函清外務部請飭豫撫嚴行查辦。本日，薩道義復函外務部請飭豫撫嚴行查辦此案。原函稱：

「福公司炸藥廠被人搶毀一事。茲據駐清化鎮總工程師李將詳細情形稟報，據稱該廠坐落鹽河鎮（譯音）附近之山，在礦場之北四五華里，此廠係於山面，鑿成深洞，裏壁砌以石條，洞口安設鐵門，加以洋鎖。本月初四日晚間，有人來報山上忽現火光，當即派人往探，據報炸藥廠外有人種火，現已消滅，嗣於夜間十一點鐘，忽聞轟擊巨聲，經本場各洋工程司咸往查視，查得該廠全行被毀；次日天明，又查得山洞鐵門有用鐵器撬開之迹；山坡上遺有盛藥空箱數件，並無火焚之痕；距洞較遠之處，尋得原封未動炸藥筒數個，意為匪徒倉卒竊取時遺落者，竊以為此事必係匪徒盡力撬開鐵門，偷竊炸藥數箱，其餘未克攜走之件，放火焚毀，修武縣令亦有同心。查本公司在豫開礦，至今尚有本地官民阻撓之情，羣謂該井終難見煤，乃竟於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公司工程司挖獲最佳煤線，自爾日起，日有意外之災，所用機器時有損壞，井內撐撐木柱，亦被偷移，致屢延要工，炸藥廠終被搶竊轟毀。合觀以上各災，皆為相因而至，且均由本省官紳商民阻撓本公司承辦礦事而起各等情前來，本大臣查李君所稟，如果屬實，情殊可虞，合行備函請貴王大臣電咨豫撫，於該公司所報之案，竭力轉飭嚴查，務期水落石出，以便緝拏匪犯，盡法懲辦，以儆將來，是為切盼。」（註一〇）

註一：「國父年譜」，上冊，頁二〇八。

註二：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二—九三。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三七六—三七八。

註四：「民報」，第二號。

註五：「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頁三六三—三六四。

註六：「陳天華集」，頁一—二—一四三。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二、十三日

一〇一四

註七：「陳天華集」，頁一四四—一七〇。

註八：「張文襄公全集」，(四)，頁三五九六。

註九：「東方雜誌」，卷三，一期，教育，頁二三。

註一〇：「礦務檔」，(白)，頁一七一—一七一九。

十三日(十二月九日) 日本文部省發表聲明，解釋「取締規則」第九、十兩條。

日本文部省得悉留日學生羣起反對其「取締規則」，乃於本日發表聲明，將第九第十兩條作如下解釋：

一、第九條所定，係令學校爲留學生校外之約束，以免爲不良之徒所引誘，於其品行、經濟、衛生等項各有裨益，並爲鄰邦留學諸生謀教育功效起見，如與以上各項無礙，或居親友端人之家，由此通學，或自行賃屋居住，自成一戶，固非本條之所禁止也。如學生稟中所舉各項，自無此種不利之累，據該生等所稟請之事，究係該生等未明本條旨趣，遂致轉生疑慮也。

二、第十條所定，專爲性行不良，如紊品行，害秩序，罹刑律等類，竟致斥退者而設，並爲防範未然起見。如係學生實情，且於必要之事項攸關，靜穩陳述其冀望之處，此等自不在性行不良之列，如係學生稟請之言，是誤會本條意義之所致也。

最初，留日學界爭議之點，僅在第九條與第十條，此後言論漸趨激烈，要求取消全部規程。首倡此議者爲路礦學堂，十一月初，該校突然向各校留學生散發印刷物，略言此章程有辱國體，當力爭，必盡廢而止。宏文學院學生首先響應，並相次誘脅各校。有持駁論者，輒以威，如尙不爲所動，則於其講堂及集會所喧擾以亂其秩序，使其相繼輟學。既輟學，各校即成立聯合會，舉總代表胡瑛、韓汝庚等脅迫總會執行部幹事，罷前取消第九第十兩條之議，更求取消全部規程。(註一)

清商部奏派江海關道袁樹勛為沿海漁業監督，並充商部頭等顧問官。

本年九月間，有美國漁船駛赴南洋開網，請購水手食米三百石，江海關道袁樹勛答以：南洋為中國領海，美國漁艇不得開網，且購米三百石照約亦難允准，美領事即聲明該漁艇係駛往舊金山開網，無礙中國漁利，改減購米為五十石，袁始知照稅司允准。商部因袁表明海權，婉拒美艇，頗合機宜，故有派袁為沿海漁業監督並充商部頭等顧問之奏。（註二）

英使薩道義照會清外務部，福公司開礦製鐵，請飭豫撫發給憑單。

薩道義以福公司在豫省開礦合同中載明開礦製鐵事宜，該公司請領開辦鐵礦製鐵憑單事為合理，於本月照會清外部請飭豫撫發給憑單。照會稱：

「案查福公司在豫省開礦合同，首段載明開礦製鐵以及轉運各色礦產云云，今該公司請領開辦鐵礦製鐵憑單，經豫省洋務局以此事與前案不符，且洋商照約不准在內地製造等語駁復，旋經該公司總工程師復行聲明，此次請領開辦鐵礦製鐵憑單，與開辦煤礦之前案，事屬兩起，合同內既經載明製鐵，即係中國國家允准福公司在條約外特別之利益，乃洋務局固執不可，經福公司稟請核奪前來，本大臣查如承貴親王查閱豫省合同原文，便知該公司所請各節，殊為合理，蓋合同第一款載明准專辦懷慶左右黃河以北諸山各礦云云，其首段亦有開礦製鐵之語，此合同華英兩文並無軒輊，此語意義明晰，豫撫扶同該洋務局藐視合同，殊不可解，合行照請貴親王查照轉咨豫撫，即將所請憑單，速行發給，是為切要。」（註三）

註一：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頁一三六。

註二：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四日「順天時報」。

註三：「礦務檔」，(二)，頁一七一—一七二〇。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三日

十四日（十二月十日） 留日畢業學生程家樑於東京朝日新聞發表「反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程之理由」一文，要求日本政府收回成命。

本日，程家樑發表「反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程之理由」一文於東京朝日新聞，表明態度稱：中國學生既在日本受教育，應與日本學生一視同仁，受同等待遇，今制定一特別規則專為取締中國學生，則絕無理由接受。昔日，日本政府亦有禁止華商與日人雜居之議，因華商羣起反對而作罷。在中國國內華商多屬中流以下之人，而留學生則多中流以上子弟，前者不受取締，偏要後者受管束，實不能忍受。況世界各國尚無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之例，獨日本有此舉，不能不拒絕。目前中國學生留學於日本者，有九千之數，平日雖有溫和激烈之分，宗旨莫衷一是，但對於取締規則咸以為有辱國體，九千學生已成一體，倡議集體罷課，如不能貫徹初衷，不惜返國。程還滿懷感慨表示，天地悠悠，世界何處無可任吾人翱翔，既深惡祖國專制，志於推翻，又何苦鬱鬱受異國專制壓迫？程以為此項規則，徒傷留學生感情，有害而無益，籲請文部省早日收回成命，並希望世上有識之士講求事實，作適當解釋，並揚言留學生定以士君子態度與此事相始終，斷不作粗暴舉止。

程家樑的聲明，雖以私人名義發表，但在附記中他稱：「余居住日本八年，去年畢業於農科大學，目前已非學生身份，因此次事件頗為重大，故代表留學生剖明真相，以博識者一粲」，他以留日學生長輩身份發表此文，足以反映當時留日學界對此事的見解。

朝日新聞認為此次風潮，係因「清國學生過於狹義解釋省令之結果與清國人特有之放縱卑劣意志而發，其團結亦頗為薄弱」；程家樑對朝日新聞上述言論，加以嚴厲反駁，於十五日「反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程之理由」中說：

「縱然中國留學生皆屬放縱卑劣之流，與集體罷課毫不相干，何至出言於此。如以團結薄弱嘲笑吾人，則更可激起反抗程度，對事件之收拾有害無益。或謂清國留學生中因常有醜聞故有取締必要，吾亦曾聞留學生中確有醜漢，然有良亦有莠，況九千學生中豈無多少惡劣書生之例。蓋徵之日本，徵之歐美，亦所難免，此實不足構成發佈省令之理由」。

註一：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頁一三七—一三八。

十五日（十二月十一日） 同盟會印行革命軍債券。

本日，同盟會發行中華民務興利公司債券，正面刊「公債本利一千圓券，第一回黃字第壹百卅五號。廣東募債總局五年內清還。總理經手收銀人孫文印。天運歲次乙巳十一月十五日發」字樣。除由總理親筆署名外，券號及年月日概由總理自行填寫。券之背面刊有「中華民務興利公司今議立新章，興創大利，以期利益均沾，特向外募集公債二百萬圓，以充資本。自公司開辦生意之日始，每年清還本利五份之一，限期五年之內本利清還。如到五年期滿，有不願收回本利者，以後則照本利之數，每年算回週息五釐，每年派息一次。特立此券收執為憑，廣東募債總局立約」等語。按乙巳年十一月即中國同盟會東京本部成立後之第四月，是年十月總理偕同志黎仲實、胡毅生、鄧慕韓三人由日本赴越南西貢，瀕行尙向留學界同志籌措旅費，故行囊殊不充裕。嗣抵西貢堤岸，始向越南華僑募集軍餉，因慮易招當地政府干涉，故用廣東募債總局及中華民務興利公司等名義發行，此券係在日本橫濱印刷，旅日黨員多未知之，即在西貢堤岸等處亦發出極少。從民元至今，僅發見數紙而已。（註一）

清軍機處令外務部，對給事中熙麟奏山西礦務將悉為福公司侵佔一事，飭即商辦。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五、十六日

一〇一八

熙麟奏稱：

「爲晉省礦務將悉爲福公司侵佔，民情洶洶，勢甚危迫，擬請飭下外務部竭力磋商，勿稍遷就，以順輿情而維大局，恭摺仰祈聖鑒事。竊自光緒二十四年福公司與山西商務局訂立合同，辦理盩厔等處煤鐵各礦，章程具在，乃福公司不守契約，要禁止地方紳民自行開採，經撫臣張人駿飭局照約指駁，該公司要挾不遂，間已來京懇遞英公使向外務部一再聲請，有止准晉民用土法開掘，不准兼用機器之語。此直以機器敏速，土法遲滯，速則費省而價廉。遲則費鉅而價昂，不數年中，民礦必悉閉歇，而後彼得悉以賤價購去而有之，則晉省之利權奪，晉民之生計絕矣。伏念山西一省，拱衛京師，昔爲肩背，今爲腹心，丁戊大侵之際。皇太后垂簾聽政，減御膳，頒內帑，籌賑籌餉，不遺餘力，晉民感戴淪浹肌髓。光緒二十七年鑾輿西幸，父老兒童伏道恭迎，忠愛之情，出於天性，今該公司不過一商務交涉，晉撫既能峻拒於前，外務部自能婉商於後，諒不致勉強曲從，而使二百年固結不解之民心，一朝盡失。惟是身家念切，公憤難平，萬一委曲遷就，勢將釀成大釁，則敷衍了事者，必激成異日不了之局也。應請飭下外務部查照山西巡撫前後文電及晉紳商司，竭力磋商，無論土法機器，應聽晉民自行擇用開採，該公司不得顯違初約，強用壓力，俾留晉民一線生機，庶輿情順而交涉不致迭起矣。至該公司資本甚大，晉民財力甚微，即用機器，勢不足與之對抗，何至犯其所忌，或者平定州地方與正太鐵路毗連，該公司慮鐵路洋商隱與晉民聯絡，亦未可知，應由山西巡撫派員與該公司訂明，永遠不再集洋股，再借洋款，以堅其信，而釋其終。奴才爲維持大局防患未然起見，是否有當，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註二）

註一：馮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頁二五四—二五六。

註二：「礦務檔」，(三)，頁一四九〇—一四九一。

十六日（十二月十二日）

清廷以署戶部右侍郎紹英，副都御史張仁黼管理考察政

治館。（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六。

十七日（十二月十三日） 留日學生近三百人為抗議日本政府頒布之「取締規則」，集體退學返國。

日本文部省宣佈取締中國留學生之後，中國留日學生除議決罷課外，亦有返國之議。且與罷課同時，即有學生陸續返國，及後所以有集體返國之舉，推原其故，實受陳天華蹈海身死的刺激為主因。根據李宗棠的記載，本日留日學生集體第一批返國，茲誌二、三有關留學生集體返國的報導如下：

「十三日，安徽出帆，同學之歸國者近三百人。十六日，法公司輪船出口，其數亦如之。明今日，鎮安出帆，尤形擁擠，約計不下三百五十人之多。現調查各省之先期寫票者恐後爭先，東京迴漕各店都有應接不下之勢，大概已歸國者，已寫票者，實逾二千人外矣」。

「八千二百餘名留學生，終於斷然決議返國，且不屑搭乘日本輪船，已電洽上海招商局輪船接連，至目前為止，離京者已逾二千餘名，前往橫濱神戶者固占多數，其中亦不少為避免受返國者煽動脅迫，而至東北地方或箱根等地旅行者。連日以來，他們為整裝返國，三崎町附近之貨車，絡繹不絕」。

「肄業早稻田大學、法政大學、成城學校學生二百二十人，於十七日下午十二時搭法國郵輪返國，合曩昔搭安徽號返國之留學生，計四百人，且拒搭日英任何輪船」。

返國學生人數，各種記載不一，不能得到確數，約在二千人左右。這些返國學生，皆能遵守團體規則，秩序井然，無不快事情發生。議決集體返國時，即訂有「歸國辦法」六條。

- 一、全體學生隨時準備一律返國。
- 二、輪船每開航一次，即行返國一批。每批派招待員二人經理船票行裝事宜。
- 三、每批返國之學生中，推代表一人經理一切。每二十人以上，推糾察員一人維持秩序。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六、十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七日

1010

四、每次返國，購買船票時，由招待員明記姓名，報告總會。

五、每次返國之留學生，由代表人登記姓名及通信地址交給上海之總會臨時事務所。

六、在上海設置留學生臨時事務所。

罷課與返國風潮高漲聲中，日本上下幾一致表示去就聽其自然，主張最力者，首推青柳篤恆。朝日新聞批評返國學生稱：「支那官民爭論之餘，目標轉向文部省，不知用意何在……與支那公使館齟齬不已，進而與日本衙門衝突，亦無濟於事，欲返國者，須令其去之，不准讓其作無謂之騷擾，此類學生雖加以教育，亦徒費心機。如校方讓步，吾人將攻擊學校。日本並無不需保證人而准予入學之學校」。類似的言論，散見於當時報章者甚夥。

官方如文部次官木場與普通學務局長澤柳亦認為決不取消「省令」，如因此事而八千留學生悉行返國，亦不足惜，所希望於他們者，為日後能冰釋誤解，並冀以後前來留學者皆為諄良學生。

收容留學生各校，會商決議，盡力疏導留學生冰釋誤解，對於執迷不悟聲言返國者，雖然頗感遺憾，惟有聽便，至於願留下繼續肄業者，則予與照常教學。（註一）

附錄：胡漢民：對由日退學歸國問題之意見（註二）

余既以黨中秘書兼任民報撰述，又為留學生總會評議部秘書，幸余精力甚強，於法政學校功課，仍無曠廢，蓋深知修學即為行事之預備，黨未有動員命令，則吾人當兩者兼顧。當一九〇五年冬，日本文部省忽頒取締中國留學生所入學校及宿舍之規則，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以當時人數過多，有不自整飭其行為者，俾日人有所藉口；日人亦有以販文憑為利之私校，其寄宿舍更不堪言。其二、革命黨之組織成立，清公使館當有所聞，則與日本交涉，日政府乃使文部省為此以敷衍之。留學界聞此則大譁，有徑行歸國者，同志陳天華（星臺）至發憤投海死。同盟會黨員對此，分為兩派意見：宋教仁、胡瑛等主張學生全體退學歸國，謂即可從事革命。余與精衛、執信、伯翹、湘芹、君佩則反對之，以為此事縱出於最惡之動機，吾人自可運動打消之，退學歸國為下策；且本黨新成立黨機關報（民報），始發刊第二期，若一閱歸國，無異為根本之搖動，使仇外者快意。至謂相率歸國即行革命，尤屬幼稚

之見。惟是時孫先生方離日至美，黃克強則潛入內地，余等不及以黨議決定此問題，且黨中驟受刺激，傾於未遑初（按即宋教仁）、胡經武（按即胡瑛）之主張者乃多數。胡經武被舉為學生聯合會長，開學生大會時，兩派辯爭甚烈，不決而散。然各校已次第罷課，余乃與精衛及士官學校同志蔣尊簋、張孝準結江庸、蹇念益、何矯時、陳槐靈等為學生維持會，以諸人方在專門學校以上，將畢業，不願歸國，且能與各大學校校長交涉，其實乃同床異夢也。余與精衛日為文關主張退學歸國者之非是，而說明學界對此問題所宜取之步驟；江庸等之交涉，亦得相當解決，取締規則遂無形打消，學界以安。方聯合會勢最張時，竟宣佈余與精衛之死罪於全體留學生俱樂部，女同志秋瑾尤激烈，范源濂避匿病院，亦為所毀擊。一日，秋偕各省分部部長要約余與精衛談話，二人方在維持會治事，精衛不往，余獨見秋等，具言為本黨立場，故吾人當置重革命之利益，其他非所計。秋與諸人皆折服，乃言當在黨中更為一致之決議，庶不致因此而生分裂。余亦甚然其說。閱數日，黨部開各省代表會，余首發言，說明本黨對此問題之關係，不當以尋常學生之意氣而犧牲革命之利益。眾皆唯余言。胡瑛言其本意亦以為革命之發展，今黨議如此，亦無反對；惟以聯合會長之立場，則進退維谷，陳星臺已以鬱鬱投海死，同志何苦相逼無已。將端方奉命來日本，或乞調解其事，則諸方面俱到。余憤然斥之曰：「革命黨員當知以求要挾其同志為可恥，至為個人體面而不顧服從黨議，又欲乞憐於滿州官吏，此皆非革命黨員所應有之意識，吾不料於革命黨中尚聞此種言語。」胡瑛慚窘欲哭。是日遂通過余與精衛之主張，而使胡瑛等解散所謂「聯合會」。余於是役頗察知留學界一般之心理，其青年富有革命性則幼稚粗疏無復條理；其學業將成而自命前輩者，輒畏言革命，且信仰至日本維新立憲而止，遂挾其政治法律之知識，以為干祿之具，純以個人利益為出發點，則借功利強權之說以自文。幸其不能當吾黨之一擊，故大多數青年不為所欺。然若輩方沾沾自喜。蹇念益嘗從容說精衛，謂革命不適於生存。金邦平於支那亡國紀念會時最激昂，以章宗祥之苦勸而改，自比於章。精衛亦方利用蹇為學生維持會交涉，祇答以士各有志，不能強同，且詢其何不以此為余道？蹇謂余閱世比較深，不易轉移。精衛他日以告余，且曰：「蹇輩始以為未諳世故者易欺也。」同在維持會時，楊度已以畏學生詬罵，避匿他處，忽有書來，且附梁啟超書，隱然有利用維持會之意。余與精衛見之，大怒，精衛擲書於地，蹇等急取書焚之，且復書言維持會不能涉黨派事，戒梁、楊後勿爾。蹇等自是亦知余與精衛俱不易與矣。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十七、十九、二十日

一〇三三

。入同盟會以來，余與精衛共事至多，相親逾於骨肉。

清代理駐俄使臣陸徵祥電告外務部，俄政府不允賠償海參崴華商損失。

海參崴俄兵暴動，損壞華人財產甚鉅，外務部因向駐華俄使索賠，俄使不允，故又電駐俄代理公使陸徵祥向俄外部直接交涉，俄外部業已照覆略謂：俄國南境黑海各埠亂事接踵，各國商民損失甚多，俄均未允賠償，海參崴事同一律，未便獨允中國，且此係亂兵無意識之舉動，遭此不幸者與天災流行無異，政府不能擔此責任。

外務部接陸使電後，以俄政府此等辦法不獨存膜視且與駐華俄使前言不符，蓋俄使前雖不允賠償，而已允給撫卹也，故擬仍照會該使力爭。（註三）

註一：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頁一四三—一四四。

註二：「革命文獻」，第三輯，頁八一—二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外交，頁一三一—一四。

十九日（十二月十五日） 山東高密德兵撤退，清廷以銀三十二萬兩購取其兵房。

山東巡撫楊士驤與膠州德官磋商高密撤兵條約業有成議，茲決定由清廷償補德國款項三十二萬兩，以便接收德人在高密一切建築物，已由楊士驤應允籌撥。（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外交，頁一四。

二十日（十二月十六日） 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陳東省中俄交涉善後情形，請飭

核議釐訂。

程德全以東三省興修鐵路，凡路線所經之地皆華俄雜處之區，爲近世互市一大變局；鐵路畫歸日、俄兩國經理，則舊約必多變更，恐東三省地面仍交還中國之言毫無實際，故奏陳東省中俄交涉善後情形，並陳明籌擬鐵路全局大概情形，其辦法有十：一、設總辦大臣，二、稽查修路本利，三、商訂關口捐稅，四、商派俄國領事，五、限定佔用地畝，六、約定護路俄兵，七、禁止俄商佔地，八、另訂行船約章，九、盤查俄國匪類，十、索還備戰。奏曰：

「署理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爲瀝陳東省中俄交涉善後情形，請旨飭部及時核議釐訂，藉圖補救事。竊維東三省興修鐵路後，凡路線所經之地，皆華俄雜處之區，爲近世互市一大變局，其情形本與通商口岸不同。迨庚子俄軍入境，益復喧賓奪主，退兵之議未決，俄日之斡旋生，混混棼棼，以至今日。現在兩鄰和成，長春府南至旅順之鐵路歸日經理，府以北鐵路歸俄經理，東三省地面仍交還中國，俄報刊布，中外咸知。信如斯說，鐵路劃分界限，舊約必多變更，所謂交還地面之言，亦恐毫無實際，故臣等前將籌擬鐵路全局大概情形附片陳明，蓋非此不能伸自立之權而挽積重之勢也。茲再謹爲我皇太后皇上縷晰陳之：

一、請設總辦大臣。查東三省鐵路原約係中俄合股，由道勝銀行承修，本名爲東清鐵路，朝廷未嘗以地假俄，俄亦未嘗假地於我也，是以特派大臣爲總辦，凡關涉鐵路事宜該公司稟承總辦核定，公司所有圖戳則標用漢文，旗幟亦繪龍形，深得春秋實與而不與之義。自庚子亂後，鐵路歸俄武營經理，公司悉聽營中指揮，竟置中國於局外，幾於名實俱去矣。臣等前奏請於哈爾濱專設道員一缺，固爲挽回利權，然不過辦理吉江兩省交涉，而於公司仍難事事干預，且於日本經理之鐵路不能過問，應請簡派總辦東三省鐵路大臣一員，總攬鐵路全局，遇事由其主持，以專責成。

一、稽查修路本利。原定鐵路合同第十二條內載，自路成開車之日起，三十六年後中國政府可以按計所用本銀，並因此路所欠債項及利息照數償還，其公司所賺之利，除分給各股人外，如有贏餘，應作爲已歸之本，在收回路價內扣除等語。鐵路用款浩繁，本多弊混，若遲以歲月，愈多葛藤，恐三十六年後，中國雖欲取贖無從著手，

應請自開工之日起至修路六年限滿之日止，所有路工用過銀錢數目由總辦大臣飭令銀行造具銷冊存查，其限滿以後，公司所得贏餘由銀行按年冊報總辦，以爲將來扣算歸本地步。

一、商訂關口捐稅。原定鐵路合同雖有運貨應照各國通商稅則分別交納進口、出口正稅則減三分之一交納一條，而俄商則以未奉彼國示諭爲詞，不服查驗，華商則又以俄人爲護符隱漏稅款。將來如何分別洋商、華商徵收出口、進口各稅之處，應請查照原訂合同，參酌各國通商辦法，重訂專約，藉塞漏卮。至鐵路界內華人商務悉由中國主持，仍按華例完納捐稅，俄人不得干預阻撓，以維利權。

一、商派俄國領事。公司係屬商務不應管理詞訟。前總辦鐵路公司大臣許景澄因俄無交涉專員，是以許給總監工代辦詞訟職權，前吉林將軍長順、前署黑龍江將軍薩保更訂鐵路交涉局章程，遂亦因之，皆係一時權宜之計，應商請俄國政府特派領事官一員駐紮哈爾濱，會同關道專辦華俄交涉詞訟，公司一概不得干預，並參酌各國領事官辦法，另定約章，即將前定章程聲明作廢，以免公司爭執。

一、限定佔用地畝。鐵路歷年展佔吉江兩省地畝，每一火車站多者數萬畝，少亦數千畝，皆非公司勢所必需，不過以鐵路爲名，設肆招商，坐收地租之利，計自哈爾濱南抵長春，各車站塵開墾地已成確不可拔之基，中國之力既不能墾其成功。而俄又以壓力行之，有不得不勉從其發價之請者，蓋時勢使之然也。此外自哈爾濱東至綏芬河，北至滿洲里，雖已埋樁指界，尙未一律修齊，曾經歷任將軍及臣等迭次力爭，公司置若罔聞，惟地價尙未交由華官發給，猶可設法挽回，應由總辦大臣核定。除各站經官發價之地毋庸置議外，其東路、北路按照現有各車站大小酌定佔地多寡，祇須鐵路敷用，作爲公司租界，其溢於定數以外之地，商定退還，並訂明嗣後無論何時，永遠不再展佔。

一、約定護路俄兵。俄國護守鐵路之兵，勢不能責令與前敵一律撤退，惟兵數須有限制，界限尤貴分明。先行明定章程，凡每車站護兵若干不妨報知總辦大臣稽覈，如鐵路界內潛藏華犯由華官知會俄官協拿，其路外界警察緝捕乃係中國專責，俄兵不得越俎，以免騷擾。

一、禁止俄商佔地。光緒二十七年鐵路公司三次展拓哈爾濱總車站界，佔地過多，經長順爭之逾年，始將沿江傳家

甸一帶索還，而在先已有俄商蓋房生理者，阻固無及，逐又未能，從而置之，非得已也。雖曰事出權宜，難保俄不援以爲例，更難保各國商人不援俄以爲例，將來換定新約時，應將嗣後俄人不得越鐵路界外租佔華地，違者有罰，特別聲明，以免再生枝節。

一、另訂行船約章。原約本有黑龍江、烏蘇里河只准中國、俄國行船，各別外國不准由此江河行走一條，此指兩國交界處共管之江河而言。今則商務開通，俄人更以鐵路運料爲名，凡中國界內江道彼亦任意駛輪，無從阻遏，而原約又未議及收稅，遂得藉口不服關卡盤查，應詳細商訂黑龍江、松花江行船約章，俾俄商咸就範圍，而課稅無虞隱漏。

一、盤查俄國匪類。鐵路成後四通八達，俄人出入於東三省無異戶庭，而其國之無業游民，因遂瀝入華地，勾結不肖通事，偷竊搶掠，無所不爲，實爲地方之害，應商明嗣後俄人來華，須有俄官發給憑照，於入中國第一關卡聽候華官查驗放行，倘不服盤查或無憑照者，准華官拿交俄邊界官或領事官，嚴究懲辦，以遏亂萌。

一、索還備戰。各地日俄開釁之時，俄人每於扼要地方節節挖壕溝、砌礮臺、添築馬路車路，任意佔毀民地，戰事方殷，雖阻之不顧也。目下和局已定，所佔曠野之地，尙無慮久假不歸，所慮車站附近各區，昔日欲佔而無詞者，今必將據爲己有，應先與訂明，凡因戰事佔用之地，仍應歸還地主，公司不得藉此接佔，以恤民艱。以上各節，均係吉江兩省中俄交涉必不可緩之圖。其奉省鐵路既歸日本管理交涉一切，當亦亟宜釐訂。誠能乘此大局甫定斟酌變通與之更始，雖痛深創鉅，往者已不可追，而亡羊補牢，及今猶未爲晚，救敝起衰，繫此一舉。合無仰懇天恩，飭下外務部通籌全局，照會日俄政府及駐京公使換訂新約，庶幾遇事得所遵循，主權利益，不至盡爲所持，則臣等幸甚！大局幸甚！謹奏」。（註一）

清兵部奏定整頓武備章程。

兵部奏請變通八旗、綠營之制，本日奉旨允准。其要點爲：一、王公大臣子弟入貴胄學堂，肄習兵學。王公世爵情殷尙武者，於學堂內設貴胄講習所，供其進修。二、八旗，綠營皆改習槍砲。三、

護扈時，應佩弓矢屬橐鞬者，一律改爲佩刀，另以宿衛陸軍，執新式鎗械護衛之。四、守衛宮禁軍改由御前大臣管轄，裁親軍前鋒護軍等營。五、逐漸裁廢旗兵，揀其勇健者入陸軍。（註二）茲將兵部遵旨籌設變通武備章程奏文錄後，藉資參證：

「一、東西各國自貴族以至國民皆有當兵年限，今王公大臣子弟肄習兵學，業經練兵處奏准開辦貴胄學堂，並於章程內聲明，其年長不合定格與充當差使之王公大臣世爵，雖礙難入堂受學，而情殷尙武者，俟開學後，另訂專章奏請入堂聽講，以示優遇等語。應即照章於學堂內設一貴胄講習所，以便王公世爵隨時到堂研究兵學，所有詳細章程仍由練兵處續擬具奏。

一、綠營引見人員，前經兵部奏准一律改習槍礮，赴部時分期考驗，惟京外各旗及東三省旗員王公門上護衛各項仍考驗騎射，隨時帶領。今奉明諭，所有引見人員，著毋庸執弓，擬請嗣後京外各旗及東三省旗員赴引均照綠營成案，一律辦理。倘考驗時施放不能如法發回原處，勒限一年學習，限滿仍不如法者革職。至王公門上護衛等項，即由各王公揀選合例人員，徑行咨送該旗帶領引見，毋庸考驗，其各旗營比較箭技挑補官兵等事，應即停罷。又定例點驗旗員及兵丁軍械久成具文，亦請一併停止。

一、恭遇聖駕出入扈從各官，應佩弓矢屬橐鞬者，一律改爲佩刀，前引之先，後扈之次，請以宿衛禁廷之陸軍，各執新式槍械，由統領統帶等官，恭率翌衛。京城以內，應酌派步隊兩隊分列前後護衛；京城以外應酌派步隊一營馬隊兩隊分列前後左右護衛。遇有謁陵行圍差使，屆時奏添隊數，此外一切儀制仍照舊章，敬謹預備，其舊設之十五善射等員與各處弓箭匠役以及採取弓斡矢箭置備畫角海螺等項，均即裁撤。

一、守衛宮禁爲親軍營、別鋒營、護軍營專責，乃歷年既久，積習太深，非改弦更張，竊恐任情廢弛，斷無起色。恭溯國初定制，上三旗皆天子所自將，出任征討，入供宿衛，勛勤特隆，漢之羽林、攸飛，唐之龍武、神策，未能比擬萬一。今欲名稱其實，宜按新軍章程另行設立扈衛軍，於京外各旗及各省已編成鎮諸軍內慎擇品學兼優之官員，操法純熟之兵丁，調撥編練，出則扈從，入則守衛，歸御前大臣管轄。此制既行，天下材武之士，皆知得與榮選，益將爭自濯磨，於軍隊觀感，尤有裨益。其一切編制，應以練兵處會同臣等詳細籌議，續行具

奏。

一、親軍前鋒護軍等官兵，擬請特派大臣分別考驗，其年力富強之官員撥入陸軍學堂肄習，仍給原俸，體質精壯之兵丁分送各鎮陸軍挑選教練，仍給原餉。三年後或撥歸扈衛軍，或回旗以應補缺分錢糧升補改補，屆時核其程度分別辦理。此外不合格者，官員對品以旗員改補，兵丁撥旗以馬甲坐補，分年遞裁，期以十年裁盡，逐年騰出底餉，由戶部節存，以備編練扈衛軍之需。舊設之撒袋弓箭，應即裁撤。

一、親軍前鋒護軍等營遞裁以後，扈衛軍未經編設以前，凡例載守衛禁門傳籌啓閉稽察出入各差使，應酌調現經編練之陸軍官兵與未經裁撤之親軍等營官兵，一併輪值，分定章程，各專其責，俾資遵守，以免互相諉卸之弊。仍由各該管大臣隨時認真稽察，以昭慎重。惟此項兵丁宿衛禁廷，關係綦重，現仍用北洋留駐之陸軍，一俟京旗陸軍調撥來京，如何分派更換，屆時再行奏明請旨。

一、侍衛爲近御差使，品秩清嚴，自開國以來，以宿衛材官出爲名將者，指不勝屈。現值振興武備，尤宜特重其選。擬請嗣後挑取侍衛，擇陸軍各鎮著有成績之軍官，及至陸軍學堂優等畢業之滿漢世爵世職人員，一體與選，由各管大臣出具切實考語，咨送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公同考驗，相符者帶領引見，請旨補放，仍仿古者番上宿衛之意，以二年爲一班，班滿之日，軍官發回本鎮，以應升之缺補用，世爵世職發往練兵處，以應升應補之軍職酌量補用。頭班期滿咨取二班，以次更代，如有才猷出衆，勞績卓著者，准由御前大臣等奏留，恭候特恩擢升禁衛較秩，俾昭激勵。現在當差之侍衛，除貴胄已另設學堂，應照章分別入堂及隨時講習外，其餘均由該管大臣擇年力富強資質聰敏者，咨送陸軍學堂肄習。凡侍衛及親軍等營課程，應由學堂將會典所載宿衛事宜及日本等國衛兵諸制擇要編輯，作爲一科，與各項科學並授，肄習三年期滿回京當差升等補用，其年齒已長，不能受學之員，仍令照舊供職，惟不得挑升等第，以示限制。

一、挑選旗兵，擬一律改用槍枝，並試以文字，惟快槍係屬利器，初習者稍有不慎，恐致失誤，且平日演習子彈所費尤屬不貲，近來中國工匠類能仿造洋式氣槍，瞄準命中與各式槍枝無異，擬暫令各旗營就近購備，在原設箭坊演習，遇挑補缺分時，兵丁以發槍中數及識字多少爲比較，均責成該管大臣秉公校閱，按格挑補。自奉旨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日

一〇二八

日起，即將所出缺分扣留，凡例應挑補各兵丁，勒限三個月演習氣槍，限滿即行考驗，各省駐防一律辦理。嗣後擬由臣部參仿各國教練新兵及體操快槍章程，另定簡易妥善辦法，咨令各旗營駐防遵行，以收實效。至各項漢兵擬暫照現行章制按格挑選，惟募補係權宜之計，往往有籍貫不清及逃亡之弊，應請飭下練兵處妥議徵兵辦法奏明施行，於軍事方有裨益。

一、定制旗員揀選月缺，每年扣副將一缺，參將二缺，遊擊一缺，都司三缺，爲大揀補缺。此外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川松潘一鎮遇有副參遊都守應用旗員缺出亦扣歸揀補爲小揀補缺。均由兵部行文八旗侍衛處及鑾儀衛內務府步軍營等處咨取合例人員，於次年二月內奏請簡派大臣，會同兵部公同揀選，取其騎射優嫻讀例明晰者，帶領引見，請旨補授。今既一律改習槍枝，若仍舊舉行，殊非畫一戎備之道。擬請嗣後小揀補缺即行停止，將直隸等省向歸旗員揀補各缺，均改爲題補之缺；其大揀補事例臣部無庸先期扣缺，暫歸外補，其例應咨取人員由部發給執照送陸軍學堂肄習三年期滿，由學堂將該員功課分數造具清冊，分別等第咨回。其程度合格者由部註冊，遇有各省部推缺出，屆時當釐定輪缺章程，將此項人員擬選，帶領引見，請旨補授。惟各處咨取人員，向以五十五歲爲限，今擬改爲四十歲爲限，倘所學程度未能合格，任缺勿濫。此係暫行辦法，俟綠營遞減官缺遞減後，即分別停止。

一、各項滿漢世爵世職奏准承襲後，無論已否赴部帶引，均應入陸軍學堂肄習兵學，仿照侍衛及親軍等營咨送學堂章程辦理，三年期滿，擇其列入優等膺宿衛之選者，咨送考驗，倘學課精進，能與陸軍學堂同班畢業，即照學員授職章程另行辦理。凡未入學堂者，雖已襲職，祇以減半給俸，不准補官，以示區別，如係世職佐領，應於出缺時由本旗揀員暫署，仍將應襲之員送學堂肄習年滿同旗，再行請襲。

以上各條，係就暫行之法及經久之規，統計兼籌約舉綱要。惟政關沿革，事鉅且繁，必須逐細研求，庶可推行盡善，應俟命下之日，由臣部通咨各該管大臣遵照辦理，如有未盡事宜，仍由臣等分別妥議，隨時具奏，以期詳妥。謹奏。」（註三）

北京郵政總局試辦專差投遞書信法。

北京郵政總局爲便商起見，特於是日起試辦專差投遞書信法，每信分量可重至七錢五分，一律收寄費洋一角。用三聯郵票，一交寄信人作爲郵局收據，一由寄信人黏貼信面，一作郵局存根，頗爲便捷，天津、上海兩處亦同時舉辦。（註四）

清練兵處奏定陸軍標旗及閱兵旗式。

練兵處參考中外之例，擬就陸軍標旗以肅觀瞻而別等威，制定閱兵大臣旗，以振軍氣而壯國威。

奏云：

「竊臣等上年（甲辰）奏定新軍章制標旗制略，內載步馬各隊每標應有標旗一面，平時設專弁奉持之，戰時標統擁以偕行，進退攻守，視爲標準。各國標旗向由國主頒發，將士見之，儀如謁君，我亦宜略仿其意，由練兵處擬定式樣，請旨頒發，旗到軍中，統將以下列隊虔迎，敬謹供奉等語。現在各省軍隊已按照奏定新章以次改編，所有此項步馬隊標旗，自應由臣處擬就式樣，恭候欽定，以備頒發。又臣等恭閱大清會典內所載武備各圖，如八旗自都統以至護軍校，綠營自督撫以至什長，莫不定有旗幟之制，繪列簡編，凡所以肅觀瞻而別等威者，鉅典鴻規，至爲詳備，方今各省所練新軍，一經編定，均應奏請簡員校閱，所有派出之大臣，體制較崇，責任較重，亦應請旨頒發旗幟，如古者大臣假節之例，方足以振軍氣而壯國威。臣等謹查照皇朝禮器圖式內所載旗綠各營幟制，參互考訂，分別擬就陸軍標旗及閱兵大臣旗等項旗式繪具圖說，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處恭照製備，敬謹存儲。其標旗一項，俟各省步馬標考驗合格，編定號數後，隨時請旨頒發。一面札知該鎮派令各標掌旗官前來恭迓，俟命下之日，由練兵處堂官將該標標旗親授該員，並授以軍中訓誡各辭，令爲傳述，旗到軍中，該鎮應如何領受，及平時應如何保存各事宜，並由臣處按照奏定章程，另擬詳細節目，札飭遵照辦理。至此項標旗係屬綢質，將來行用年久，如須更換，卽由該鎮申報臣處，隨時奏明請旨從新換給，該鎮不得擅自更製，以昭鄭重。又標旗內空白之處，係留備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

一〇三〇

記載將來該標所得戰功，惟無論何項戰功均應由臣等考核詳實，奏明註冊，行知該鎮，方准於旗面註載。其開兵大臣旗俟每屆欽派大員閱兵時，再由臣處咨送該大臣，祇領行用，一經差竣，仍繳由臣處收藏，以慎名器。至各鎮標所隸各營，其旗式亦應分別釐定，俾各省不致紛歧，容由臣酌擬定式，咨行各該督撫查照辦理。再此摺係練兵處主稿，會同兵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註五）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一一四。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二九—五四三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軍事，頁四五—五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三期，交通，頁八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軍事，頁三二—三三。

二十一日（十二月十七日）

清廷調特圖慎為吏部左侍郎，薩廉為禮部左侍郎。

（註一）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二。

二十二日（十二月十八日）

清侍講學士達壽奏請變通旗營舊制。

達壽以旗營積弊太深，生計艱迫，擬請變通舊制，統籌教養之方，其要點有四：除積弊、改兵制、謀生計、籌經費。清廷令練兵處戶部議覆。

本日清廷諭曰：

「旗營各兵歸練兵處巡警部挑選訓練一節，著巡警部多選旗員入堂肄習，其餘軍屯工藝等事，請從緩議，改兵制一條請毋庸議。」（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一，頁七。

二十三日（十二月十九日）

駐華德使穆默函致清外務部鈔送北京使館界內章程。

原文如下：

「逕啓者：近來本大臣屢次聞得人言，使館東界內有華人違各國巡警章程，譬如華兵在界內馳馬甚速，及華車人力車等日落後行走，均不點燈燭等事，本大臣因恐界外華人不知界內巡警章程，今特將各國在使館界章程一分函送貴部，請轉飭一體遵照，以免將來再有錯誤爲荷，除將此章程一分，已送巡警部外相應函達即請查照。」（註一）

附錄：北京使館洋界巡捕章程（註二）

- 一、各國衛隊統帶日後互商分定區域若干段，每段由本國巡捕兵稽查一切。
- 二、各國衛隊統帶應遵規定章程，各在本段設立保安局。
- 三、每三個月由衛隊兵官輪派一人辦理巡捕事宜。（此項差使於第五、第六、第九節內詳明。）
- 四、巡捕兵之右膊上帶有紅色布圈，上寫P字，值日之時，祇許用木棍步行，不許持鎗。設該衛隊統帶因夜內有緝查責任，須令巡捕兵攜帶手鎗，亦可照辦，巡捕兵巡夜時兩人爲一排。
- 五、巡捕兵查訪犯罪之人暨違犯規條之人，屆時須先查其人爲如何人，或中或外，先將姓名履歷問清，然後拿獲，再行申報。

六、設所拿之人爲各國兵營中人，即交該本國軍官核辦，倘係別項外人，即送至各本國使館；設爲華人，即交值班之巡捕官，當速設法轉交中國巡捕局辦理。

七、巡捕兵使用軍械須遵各本國軍律，不得隨便佩帶，凡巡捕兵除因自衛外，不准擅自毆人。

八、衛隊統帶須將二十四點鐘之內本段所出之事報告巡捕官，每月底彙報辦事處。

北京使館內巡捕道路規章

- 第一條 道路上凡一切有違號令風化以及有害公眾平安之舉動，一律禁止。放煙火爆竹，尤爲禁止。
- 第二條 使館界內禁止開設賭局、鴉片煙館、妓館。又除各兵營內之酒館外，不准開設酒舖，如遇此等情形，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〇三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〇三二

由辦事處飭令封閉，店主絕不得索賠，該管各員應恪守辦事處所定各章行事。

第三條 使館界內禁止乞丐。

第四條 辛丑和約因保護使館所許城牆一段，不准華人經過其上。中國兵丁非經中國官預先知會辦事處者，雖不帶軍器，亦不准經過使館界內，惟遇中國官員赴各使館拜往者，其隨帶之人以及護送貨幣赴銀行之兵丁，不在此例。

第五條 使館界內道路一經修整後，凡中國車輪上帶釘刺者，不准在界內行駛重載大車，除所運物件爲界內住戶之用者外，均不准入界。

第六條 凡乘車乘馬者，應各循左手徐行，並不得在太近便道旁溝邊行走。日落時凡轎車人力車，均須點燈，乘馬者務須緩行。

第七條 使館界內不准溜走成羣騾馬，凡經過界內應由馬夫或牽或騎，至多以兩馬並行爲率，並不准在沿街房屋之旁繫留牲口，更不准留至數鐘之久。

第八條 一切碎磁玻璃有傷行人者，均不准拋置路上明溝內，無論堅實流質之物足以發穢氣有礙衛生者，均不准拋入。

第九條 一切穢物不准置於專爲拋置穢物地方以外，由四月一號至十月一號早在七鐘，由十月一號至四月一號早在八鐘，一切污穢泥土由打掃夫運走。

各住戶應將掃除之物裝入木箱鐵桶，置於街旁，以待打掃夫領取，但不得放在便道以及明溝之上。

第十條 凡擔糞除穢之人，切須小心傾運，以防有害衛生，故其擔運夏日不得於晚間九鐘以前，早晨七鐘以後，冬日晨不得在八鐘以後。

第十一條 一切貨物材料非經辦事處特許，無論久暫，均不准放置街上，凡經特許亦必無礙車行，夜間應點燈火。凡有開溝挖坑之處，日則安設標記，夜則燃燈。

第十二條 一、禁止在街上挖地。二、禁止傷毀便道、溝渠、路燈、電桿以及公用之物。三、禁止蓋造廊石護欄侵

估官道以及各種有礙行車之建築。

第十三條 現定之章由警察員弁監視奉行，有違抗者，移送各該國文武官。

第十四條 凡有違犯本章文武人員應按法律或照各國所定章程罰款，凡有弁兵違犯者，應送交該國武官按照本國軍法國法懲辦。

清豫撫陳夔龍函外務部，說明英福公司炸藥廠被毀案辦理情形。

英福公司河南修武縣炸藥廠被毀案，陳夔龍以炸藥爲至危險物，各國懸有厲禁，按照條約本不准許商販運進口，福公司竟鑿山存儲，於法不容，該公司請求嚴緝匪犯，致修武縣函詞多要挾，中國權利所在，宜據理力爭，除嚴催營縣勒緝此案逸匪，務獲究辦，並派員前往彈壓外，宜相機抵制，以防別生枝節。

陳夔龍致外務部原函如下：

「月之十四，接奉十三日電示。隨將福公司炸藥廠被燬獲犯大概情形，先行馳電奉覆，諒荷垂鑒。查此案前據該公司來電並修武縣稟報，當經分飭營縣緝匪防護，一面委員馳往查明，存藥處所在修武縣境焦作澤煤盛礦廠迤北五里許，係屬山頂，就山鑿洞，四無人居，察看山洞炸亂石分雜，洞外小屋，亦被轟燬，又山坡下遺有擱損藥箱板片一小堆，並整散炸藥十三包，似係被竊遺火焚燬所致。據該公司工程師利德聲稱，洞內約存炸藥噸半，洞外雖原建小屋一間，却無派人看守，本月初四日晚六點鐘時，遙見該處火起，遣人查探，報係屋被火焚，現經熄焰，至十一點鐘，該炸藥洞陡然轟炸，聲震數里，火光四射，顯係被竊擾害，懇請緝究等語。旋據派出防營稟獲形跡可疑一犯名張三者，前曾在廠傭工，隨即批交該縣研訊確情，並飭加緊查緝逸匪，務獲質審究辦，因恐日久各犯聞風遠颺，現復派員赴縣幫同催緝，總期有犯必獲，以杜藉口。惟炸藥爲至危至險之物，各國懸有厲禁，按照條約本不准洋商販運進口，該公司究於何時運至，並如何鑿山存儲，均未據知會有案。且存藥荒山，既自不僱人看守，又並不聲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一〇三四

地方官派兵防護，猝然失事，縱由於匪徒竊發，而事前疎忽，咎將誰歸。幸所燬尙僅一藥洞，倘或貽禍地方，損傷民命，尤爲妨害治安，衡以公法亦萬國所不許。今豫省因輯睦邦交，格外優待，不加駁詰，復爲緝匪嚴究，辦理不謂不力，乃閱該公司致修武縣函，詞多要挾。并因廠中工匠損壞機器，自不咎其用人不當，反疑爲官民阻撓辦礦，甚有此次須索償之語，尤爲非理狡辯。推原其故，蓋以前次索地製鐵，不允所請，擅運炸料，又經查議，慾壑未遂，故爾喋喋。然中國權利所在，不得不據理力爭，此中委曲情形，當邀盡察。現在礦廠業經挖井得煤，公家正可藉取報效，其保護一應事宜，自無不竭力爲之。第該公司得寸望尺，難保不再慫恿英使復來饒舌，除仍嚴催營縣勒緝此案逸匪，務獲究辦，並派員前往彈壓外。用特詳陳顛末，敬祈大力維持，相機抵制。以免別生枝節。是所叩禱。

「（註三）」

註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五。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六一—七。

註三：「礦務檔」，(三)，頁一七二〇——一七二一。

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日） 山西全省學生稟請外務部將晉礦贖回自辦。

自光緒二十四年山西省與英商福公司訂辦礦合同以來，晉省礦務諸多窒礙，近復續訂設鑄化廠並合辦鐵礦合同，該公司欲得專辦主權，遂有種種無理要挾。山西省學生咸憤懼交集，認爲富強之基，首在興礦，礦權操於己則興之，號爲正礦，權操於外人則興之，號爲負礦，今福公司慾壑難平，爲保全山西命脈及中國大局計，且同籌控制之策，山西大學堂、武備、商礦、警務等學堂學生一千零三十四名乃聯名公稟，請贖回福公司山西礦權。晉省學生稟曰：

「敬稟者：竊維富強之基，首在興礦，礦權操於己則興之，號爲正礦，權操於人則興之，號爲負礦。考英、美、德、日之隆盛，特蘭士、法、印度、夏威夷之凋謝，可以鏡已。山西礦產甲於全球，西報云果能開辦得法，可供

地球各國數千百年之用，乃因循坐誤。光緒二十四年，前撫憲胡創立商務局，與英商福公司訂辦礦合同，諸多窒礙，今復聞盛大臣續與福公司定設鑄化廠並合辦鐵礦合同，而商務局前接福公司來函，稱該公司專辦山西礦務，且令封禁民窰。前月該公司總董哲美森來晉，聲言必欲得專辦主權，無理要挾，違背合同。查合同第一款載，山西商務局稟奉山西巡撫批准。專辦孟縣、平定州、潞安、澤州與平陽府屬煤鐵以及他處煤油各礦，今將批准各事，轉請福公司辦理，限六十年為期云云。此專辦主權明屬於商務局，不屬於福公司，又查續訂合辦鐵礦合同第一款載，商務局將批准煤鐵各礦，二十四年與福公司訂立合同，轉請福公司辦理，現經議定，中國願與福公司合辦云云，語意含渾並其他各條，均未商之山西士紳，種種放棄主權，實為可恨。福公司後來之恫喝，未始不由盛大臣續訂合同召之。牽人之牛，蹊我晉田，噬臍之痛，庸及治乎。生等憤懼交集，共籌抵制之策。爰於福公司與商務局議事之日，聯名稟懇新任撫憲張議廢原續兩合同。……惟現在晉省人士力量薄弱，得中堂、王爺、大人協力設法，與議賠款，減輕重負，如操左券。況此事自彼啓隙，我實有言，川漢、粵漢、九南、浙贛諸鐵路，費盡瘠瘠，均已贖回，斷無山西礦產最盛之區，並令利權外操之理。着着落後，今日猶不爭之，何以爲山西人地，更何以爲封疆斯土者地乎？我國近來所擔之外債賠款鉅虧各項極巨，民窮財盡，廓清無日，茫茫後顧，何以爲計。故贖回晉礦自辦，得失極巨，似宜由政府及各省協力籌款應付，必不得已，亦宜由山西辦理，萬無福公司已有索賠款之言，而我國仍與議辦礦之理。查合同第六款，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歸中國國家，餘歸公司自行分給云云，又第九款公司所開之礦，以六十年爲限，一經限滿，公司所辦各礦，無論新舊，不問盈虧如何，即以全礦機器及該公司所有料件，並房屋基地河橋鐵路，凡係在該礦成本項下置辦之業，全行報效中國國家，不求給價云云。福公司既以二十五分利息歸中國國家，復願以巨金購用之機器，修蓋之屋房橋路等物，送與中國，則其中利源之巨，不言可知。伏乞中堂、王爺、大人、爲保全山西命脈計，並爲保全中國大局計，力執該公司總董索賠款之言，與之磋商賠款，決廢原續合同，並咨明山西巡撫，迅速召集全省紳商，勤籌款項，除應付賠款外，陸續興辦全省礦務。查晉省有常年款捐，……亦不憂無着，則贖回自辦，保全全省生命財產，皆視中堂、王爺、大人今日之設施矣。事機迫切，無任屏營，所有請議賠款贖回自辦情形，除電稟外，謹合辭稟懇，並附呈福公司與商務局往還函稿一紙，敬乞訓示，恭叩崇安，伏希垂鑒。」（註一）

註一：「礦務檔」，(三)，頁一四九二——一四九三。

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清學部擇定得勝門外黃寺地址，建築分科大學。

學務大臣前經奏准建置法科、文科、理科、工科大學四所，並將得勝門外左近各地圈購，即日興築，其農科大學亦已勘定新儀門外瓦窖地方前往估修。(註一)

清廷諭蒙古親王，理藩院及各將軍、都統、督、撫等妥籌辦理蒙古各盟事務。

本日，清廷諭軍機大臣等稱：

「程德全奏時機危迫亟宜開通各蒙一摺，據稱蒙古各盟，世爲北邊屏蔽，承平日久，習於便安，比年時局變遷，亟宜設法經營，以資控制。所陳總務各節，不爲無見，著該親王，理藩院及各將軍、都統、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妥籌辦理。」(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三期，教育，頁五二。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一，頁九。

二十六日(十二月二十二日) 中日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在北京簽字。

日俄樸資茅斯和約中，俄將旅大租借權及長春至旅大南滿支路移轉讓於日本，約內聲明須商請清廷允諾；日本乃派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內田康哉等，清廷則派全權大臣瞿鴻禨、奕劻、袁世凱等；雙方代表自本年十月二十一起會議於北京，雙方會議磋商，前後會議達二十二次。經達成處理東三省善後事宜之協定，於本日正式簽字。該項協定，包括正約三款、附約十二條，依據此項協定，中國

除承認俄國在東北之權利轉讓於日本外，復喪失更多利權於日本。（註一）其主要者：

- (一) 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本和約第五條及第六條允讓日本國之一切，概行允諾（第五條係讓與旅順、大連，第六條係讓與長春至旅順之鐵路）。
- (二) 中國政府應允，俟日俄兩國軍隊撤退後，從速將下開各地方，中國自行開埠通商：奉天省內之鳳凰城、瀋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吉林省之長春、吉林、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黑龍江省內之齊齊哈爾、海拉爾、瑯琿、滿洲里。
- (三) 俄國允將護路兵撤退時，日本國政府允即一律照辦。
- (四) 日本政府滿洲地方佔領或佔用之中國公私產業，在撤兵時，悉還中國官民接受。
- (五) 中國政府允將由安東至奉天省城所築造之行軍鐵路，仍由日本國政府接續經營，改爲轉運各國工商貨物。自此路改良竣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爲限，屆期估價售與中國。
- (六) 在安東、奉天省城、營口，中國允劃定日本租界。
- (七) 中國政府允設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鴨綠江右岸地方，採伐木植。
- (八) 滿韓交界陸路通商，彼此應按照相待最優國之例辦理。（註二）

依此協定，日本在中國東北於獲得俄國原有利權外，一方面強迫東三省開商埠十餘處，以爲日後向東北發展經濟侵略及移民之張本，同時又規定滿韓間陸路通商之最惠待遇，以取得無稅貿易及減稅貿易之特權，更攫得接續經營安奉鐵路之權利，貽東北以無窮之後患。關於此次締約之失策及日人侵我之野心，時報當時即曾以「論我國與日俄兩國之交涉」爲題，發表評論於下：

「日俄和議既終，日本特派小村壽太郎爲專使，提議滿洲事宜，俄使亦議改恰克圖條約，要求四事。蓋日俄之役兩戰國皆蒙不貲之損失，俄不能取償於日，日亦不能責償於俄也，於是急起直追，皆求償於居間之中立國。

日本戰勝之國也，燬俄人東來之艦隊，屢戰屢捷，大蹶俄師。俄人一敗塗地，俯首受成，日挾戰勝之威，宜若

無求不得，然卒忍氣吞聲，盡失戰勝者之權利，而訂此屈辱條約，何哉？日雖屢勝，挫俄人東出之勢力，然未足制俄人之死命也。且日俄一役，實爲黃白人種之戰爭，白人動於同種之感情，側目而視，俄師一蹶，而黃禍之聲，已囂然於歐人之口。日本新造之國，氣懾中倭，威第復以引起鵲落之勢，揮其雄敏之外交手腕，和議甫開，日本遂知難而退，至使舉國譁駭，引爲彌天之恥辱。拍司謀夫之條約，俄人固不啻反敗爲勝矣，然日人挾十年之積忿爲孤注之一擲，累歲苦戰甯肯垂棄而歸哉？日人之意以爲我所爭者東方之權利耳，俄人雖敗，國力尙強，與其責賠償於尙強之俄人，曷若取權利於積弱之中國，且日俄之戰起於滿洲撤兵之問題。滿洲撤兵固中國之事也，我既代中國任其戰爭，中國自當酬我以相當之權利，藉仗義爲口實，挾戰勝之餘威，以要積弱之中國，亦復何求不得？向雖失之於俄，今可取償於中，此日人議和之頃，計已先定者也。小村之來，固將求所大欲，以償前辱之責，以自解於國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又我國人所見，而不能少諱者也。且夫事變之來也，固非一朝突起倉卒，而迫吾前也。其事之見端，肇於數年或數十年之先，蜿蜒起伏，而後形成事變。外交之能者高瞻遠矚，先事代謀，方其肇端之初，即爲曲備周防以待事機之至，必待事迫眉睫，始倉黃強起而應之，雖竭力抗爭，而補救亦寡，日俄之觀我滿洲久矣。甲午而後我政府誤於親俄主義，引虎自衛，任俄人之驅奪滿洲，而付之不觀不聞，此著一誤大錯已成。日人與俄勢不並立，且憤且妬，警我防俄，彼其時日人尙出於忠告，非必有野心也，乃勸我拒俄而不能從，聳我戰俄而我不敢動，日人乃亟自爲計，而我尙安坐無動，聽日人之越俎代庖，是再誤也。事機屢誤，即使能於日俄方戰之時，亟籌滿洲善後之計，固已未必果能得當，乃尙袖手安待，日作還地之夢想，夫旅順陷落以來，彼國人士日謀處分滿洲之策，明目張膽昌言而曾不少諱，其視滿洲直不啻囊中之物矣。乃我坐待日使之來，始謀應付之策，肉入虎口而思奪之，安見其能挽回於萬一也。雖然往事已矣，乃者日使既來，吾豈更能坐任其求索。且彼既與我爲名義之交涉，吾當預籌補救之良謀，補救奈何？曰日人前有不土地之宣言，今復與我開正式之談判，日人之政策固一陽還陰取之政策也，彼之奪我滿洲也，固將棄名而取實，我之對彼抗爭也，必當後名而先實。夫日人糜億兆之金錢，擲千萬之生命，將以求此實權，甯肯奉以還我，且外交之術固有避重就輕以退爲進者矣。彼之提議者不一事，彼之要求者不一端，我擇其利益之較輕損害之較小者，亟允數端以餌之，然後注集全力抵死抗拒，以力爭重大之主權。日俄和議威第

固循用此術，以訂優勝之條約矣，俄人一蹶不振，幾如城下之盟，猶能以靈敏之外交，力保權利，豈我中立之國，反不能之。外交之道，機詐百出，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此則視當局之相機應變，而非局外者所能橫參未議者也。

俄人之觀我滿洲也十數年於茲矣，藉還遼之德，而租我旅順大連，乘庚子之亂，而踞我滿洲全部。置戍設官，視爲己有，汲汲經營不遺餘力，不及十年，遂舉萬里之膏腴，悉置之勢力範圍之下，屯十數萬之重兵，築數千里之鐵路，俄人之心，自以爲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不拔之基也。然而一戰敗績，日人盡拔其數十年深植之勢力，摧陷而廓清之，俄人南下之勢爲之一挫，然斯拉夫民族堅悍之性質，因非一挫而遂沮者也。彼奉遺傳之祖訓，以侵略爲惟一之國是，在歐既扼於英，折而求出於亞，今滿洲之路，又爲日人所斷絕矣。東不得逞，又欲肆其西封，無端而議改恰克圖舊約，無端而以四事要求。夫彼所要求者，曰重劃地界也，讓與路礦專權也，許其置兵屯戍也，允其商隊通行也。昔崇厚以非才奉使，受俄人之給，不崇朝而劃數千里之地以與俄，今俄人復爲劃界之請，固將藉此以肆其攘奪。然吾西北邊界，久已曖昧模糊，與其隱爲他人所侵攘，積久愈不可究詰，孰與及今釐正，猶得劃疆爲守，以爲自固吾圉之謀。故苟妙選諳熟邊界之人，審慎從事，則劃界固非必不可行之事，若夫專於路權，置兵屯守，商隊通行，則固曩者俄人侵略滿洲之政策也，一用之滿洲而滿洲已矣。今又師其故技，求再用之蒙古，是直以蒙古爲第二之滿洲也。俄人以十餘年經營之力，一旦盡爲日人所奪，不亟取之於我，又將何所取償，然吾向者墮俄術中，隱忍將就，以徇俄人之請，遂釀成十年來險亂之交涉，而東三省卒非我有。今俄人復以此術進矣，我不嚴詞拒絕，峻却其請，是不特蒙古全部將爲哥薩克兵牧馬之場也。極東大陸久爲列強競爭之劇場，日言平權，日言均勢，一人染指萬手交攪，故日縣琉球，而安南緬甸朝鮮相繼淪逝；德據膠州而旅順、大連、威海、廣州灣相繼租借；英窺西藏而俄師至；俄入滿洲而日釐開，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俄人之要求苟遂，吾恐列強之競爭而來者，我政府無以偏鑒其欲也。夫俄人突然爲此無理之要求，吾不思無詞以拒其請，俄人新敗之後，內亂方熾，亦未必遽以向者要踞滿洲之舉動爲強硬之要求，然俄人之外交，行以強橫之手段，而又濟以和柔之政策者也。彼方爲無理之強求，苟能嚴拒而堅持之，彼知計不得行，則不憚斂手退讓而別爲他種之運動，利啗計誘易一途以申前請，人進彼退，人退彼進，堅忍不舍，積數年乃至數十年，必求達其目的，滿洲之已事亦既大略可觀矣。今我即能堅却其請，然苟非亟圖振興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〇四〇

善其後，吾恐俄人不能豪奪者將爲巧取，不及五稔，靈鷲之旗將仍飛揚於蒙古也，吾不慮諸公受俄人之脅，吾深慮他日受俄人之給也。

嗚呼！日人之要求，將以償失於俄者也；俄人之要求，則又以償失之於日者也。日失則取償於我，俄失又取償於我，我國雖大，權地有幾，而能爲他國償無窮之損失哉。雖然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我不自有其土地而後人乃覬吾土地；我不自有其利權而後人乃侵吾利權，我既自放棄之矣，則無主之物，人人皆得而取攜，甯必尙待吾之允諾。吾不及今修廢起墜，修明內政，將一日俄去，一日俄來，吾方爭之於紙舌之間，而人已置之囊橐之內矣。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滿洲之事，一摘再摘矣，誦黃臺種瓜之辭，我政府其勿三摘四摘也。」（註三）

附錄：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註四）

正約

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均願妥定，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七日，即明治三十八年九月初五日，日、俄兩國簽定和約內所列共同關涉各項事宜，茲照上開宗旨，訂立條約，爲此大清國大皇帝陛下簡授欽差全權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和碩慶親王、簡授欽差全權大臣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瞿鴻禨、簡授欽差全權大臣北洋大臣太子少保直隸總督袁世凱，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簡授特派全權大使外務大臣從三位勳一等男爵小村壽太郎、特命全權公使從四位勳二等內田康哉爲全權大臣，各將所奉全權文憑校閱，認明俱屬妥善，會商訂定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將俄國按照日俄和約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讓日本國之一切概行允諾。

第二款 日本國政府承允按照中、俄兩國所訂借地及造路原約，實力遵行。嗣後遇事，隨時與中國政府妥商釐定。

第三款 本條約由簽字蓋印之日起，即當施行，並由大清國大皇帝陛下、大日本國大皇帝陛下御筆批准。由本約蓋印之日起，兩個月以內，應從速將批准約本在北京互換。

爲此兩國全權大臣繕備漢文、日本文各二本，即於此約內簽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慶親王押、欽差全權大臣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瞿鴻禨押、欽差全權大臣北洋大臣太子少保直隸總督袁世凱押。大日本國特派全權大使外務大臣從三位勳一等男爵小村壽太郎押、特命全權公使從四位勳二等內田康哉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於北京。

附約

大清國大日本國政府爲在東三省地方彼此另有關涉事宜，應行定明以便遵守起見，商訂各條款開列於左：

第一款 中國政府應允俟日、俄兩國軍隊撤退後，從速將下開各地方中國自行開埠通商。

奉天省內之鳳凰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法庫門，吉林省內之長春（即寬城子）、吉林省城、哈爾濱、寧古塔、琿春、三姓，黑龍江省內之齊齊哈爾、海拉爾、瑯琿、滿洲里。

第二款 因中國政府聲明極盼日、俄兩國將駐紮東三省軍隊暨護路兵隊，從速撤退，日本國政府願副中國期望。

如俄國允將護路兵撤退或中、俄兩國另有商訂妥善辦法，日本政府允即一律照辦。又如滿洲地方平靖，外國人命產業，中國均能保護周密，日本國亦可與俄國將護路兵同時撤退。

第三款 日本國軍隊一經由東三省某地方撤退，日本國政府應隨即將該地名知會中國政府，雖在日俄和約續加條款所訂之撤兵限期以內，即如上段所開，一准知會日本軍隊撤畢，則中國政府可得在各該地方，酌派軍隊，以維地方治安。日本軍隊未撤地方，倘有土匪擾害閭閻，中國地方官亦得以派相當兵隊，前往勦捕，但不得進距日本駐兵界限二十華里以內。

第四款 日本國政府允因軍務上所必需，曾經在滿洲地方佔領或佔用之中國公私各產業，在撤兵時，悉還中國官民接受。其屬無須備用者，即在撤兵以前，亦可交還。

第五款 中國政府爲妥行保全東三省各地方陣亡之日本軍隊將兵墳塋，以及立有忠魂碑之地，務須竭力設法辦理。

第六款 中國政府允將由安東縣至奉天省城所築造之行軍鐵路，仍由日本國政府接續經營，改爲轉運各國工商貨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

一〇四二

物，自此路改良竣工之日起（除因運兵回國延十二箇月不計外，限以二年爲改良竣工之期），以十五年爲限，卽至光緒四十九年止，屆期彼此公請一他國公估人，按該路建置各物件估價，售與中國。未售以前，准由中國政府運送兵丁餉械，可按東省鐵路章程辦理。至該路改良辦法，應由日本承辦人員與中國特派人員妥實商議。所有辦理該路事務，中國政府援照東省鐵路合同派員查察經理，至該路轉運中國官商貨物價值，應另訂詳章。

第七款 中、日兩國政府爲圖來往輸運，均臻興旺便捷起見，妥訂南滿洲鐵路與中國各鐵路接聯營業章程，務須從速另訂別約。

第八款 中國政府允南滿洲鐵路所需各項材料，應豁免一切稅捐釐金。

第九款 所有奉省已開辦商埠之營口，開埠尚未暨開辦雖允辦之安東縣、奉天府各地方，其劃定日本租界之辦法，應由中、日兩國官員另行妥商釐定。

第十款 中國政府允許設一中日木植公司，在鴨綠江右岸地方採伐木植。至該地段廣狹，年限多寡，暨公司如何設立，並一切合辦章程，應另訂詳細合同，總期中日股東利權均難。

第十一款 滿、韓交界陸路通商，彼此應按照相待最優國之例辦理。

第十二款 中、日兩國政府允凡本日簽名蓋印之正約，暨附約所載各款，遇事均以彼此相待最優之處施行。

本約由本日簽名蓋印之日起，卽當施行，並本日簽定之正約一經批准，本約亦視同一律批准。爲此兩國全權大臣各奉本國政府合宜委任繕備漢文、日文各二本，卽於此約內簽名蓋印，以昭信守。

大清國欽差全權大臣軍機大臣總理外務部事務慶親王押、欽差全權大臣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會辦大臣瞿鴻禨押、欽差大臣北洋大臣太子少保直隸總督袁世凱押。大日本國特派全權大使外務大臣從三位勳一等男爵小村壽太郎印、特命全權公使從四位勳二等內田康哉印。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立於北京。

註一：李振華：「中外條約彙編」，頁一六七。

註二：傅啓學：「中國外交史」，頁一七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外交，頁一二三——一二七。

註四：「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八一——一二。

二十八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清外務部因會審公廨衝突事，照催英使速辦，英使

允提全案至京核辦。

庚子拳亂後，外人之視中人，每不能以平等相待，而時有輕侮之事，遂激國人排外之心。上海近因華人忿恨會審公堂違背成例，拘禁婦女，而引暴亂。

本月十二日，四川官眷粵婦黎黃氏攜帶僕婢多人過滬，被捕房以誘拐控諸會審公廨，英副領事德爲門（Twyman）強奪華官管押權，命將黎黃氏等押至西牢。駐京使團據外務部之要求，命駐滬各領事即將黎黃氏釋放，是時會審公廨早已奉江海關道袁樹勛諭令停訊，而領事團諉過巡捕，令黎黃氏交五百兩，滬人聞而大憤，二十二日，遂有圍攻老開捕房之事，滬埠商店亦爲亂民脅迫，一律罷市。（註一）清廷乃於二十三日電令署江督周馥等嚴辦，諭曰：

「據稱上海會審公堂，因黎黃氏眷屬回粵，誣指誘拐，逼押西牢，西捕逞橫激動民憤一案，外務部已與駐京公使正在磋商秉公查辦，乃有無知之徒藉端罷市，焚毀捕房，致有傷人情事。上海爲通商口岸，關係緊要，竟出此等重案，該地方官等所司何事？著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迅速嚴拏此次滋事首要各犯，訊究懲辦，並將疏防之地方文武各官分別奏參，著周馥即日前往上海，確切查明情形，妥籌辦理，並一面嚴切曉諭，以靖地方。」（註二）

周馥於二十五日奉旨抵滬，即飭解員開審，查開罷市後中西受傷人數及毀壞物業清單，拿究滋事亂民，懲處迫脅罷市莠民監禁十年以下有差。至交涉之事，則由外務部照催英使速辦，本（二十八）日，英使允提全案至京核辦。

茲錄外交報敘述本案始末於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六、二十八日

「上海捕房與會審公廨近者時有齟齬，派捕監守公廨，一也；婦女發押捕房自造之女監，不許羈押本廨之女監，二也；發落之犯必帶回捕房而後釋放，三也。華官忍無可忍，乃亦派差役巡察捕房，以爲施報，積釁既久，遂有十一月十二日廨差被毆受傷并及廨員之事。初，粵人黎黃氏向隨其夫宦蜀，夫歿，全眷回粵，隨帶婢女多名，方抵滬，捕房指爲誘拐，拘解公廨，廨員關炯、知縣金紹城與英副領事德爲門會審。廨員以未有誘拐實據，請押本解女監，再候覆訊，德爲門必欲改押西牢，爭辯良久，德爲門喝令帶回，捕頭卽率衆劫奪，廨差意欲爭持，卽羣起毆擊，致傷廨差二人。知縣下令喝阻，西捕持棍欲毆，正擾攘間，捕頭率黎黃氏而去，送押捕房女監，廨員乃稟知江海關道袁樹勛。袁遂札飭公廨停審，一面電請外務部照會各使，力爭商辦，一面照會領袖領事等秉公辦理。嗣由在滬官紳會議數條：一、租界華人產業甚多，華人應入工部局充當公董，會議要事。二、德爲門性情執拗，只知爭權，應請撤換。三、斥革擾亂公堂西捕頭。四、查明幫凶西捕，分別懲儆。五、嗣後會審事宜，須照定章，華人控案歸華官辦理，並將女西牢裁撤。六、未詳。議既定，由袁電稟江督周馥及外務部，牒請各使照辦。袁又照會英副領事，將黎黃氏送廨開釋。旋由外務部電致袁，謂英使已允釋放黎黃氏。（十八日由捕房逕自開釋，未送公廨）公廨先須開審，再商撤換英副領事懲革捕頭二事。惟自事發以後，靜候一句，尙無切實辦法，至二十一日，忽有罷市傳單，商會聞之，亟發傳單勸止。翌晨，英美租界店鋪仍行開市，忽爲亂民逼脅，一律罷市，煽成暴動，新捕房（在福州路）門首擁擠多人，未幾火自內發，燬其一隅。時德、比總領事及德繙譯，行經是處，幾被衆辱，西人有被毆受傷者，而華人爲西人傷斃者幾三十人，領事遂派西兵巡街，英、美、德、法、奧、義、日本均有兵艦駛至，袁亦派滬軍營管帶等會同廨員督率差役，與英國練兵中西巡捕，策騎查夜，人心稍定。江督旋奉清廷飭令赴滬查辦，妥爲解散調停，遂於二十五日抵滬，乃飭廨員照常開審。（二十七日開審）查開罷市後中西受傷人數及毀壞物業清單，拿究滋事亂民。至交涉之事，一面由袁與領事商辦，一面由外務部與各使商辦。」（註三）

註一：岑德彰：「上海租界略史」，頁二一八—二二〇。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一，頁七一八。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六五—六六。

二十九日（十二月二十五日）

清鄂督張之洞電請川督錫良、豫撫陳夔龍、魯撫楊士驤、貴撫林紹年，勸導留日學生勿聚眾退學。

日本文部省令十五條公布後，中國留日學生紛紛聚眾退學回國，清廷駐日使臣楊樞、兩江總督周馥皆電張之洞，以學生風潮係革命黨孫文煽動，藉抵抗文部命令為名，實行革命，聚眾滋事；鄂省現已派委員及在日本畢業之端正學生多人往東京撫慰學生，相機料理妥籌解散之法。本日，張之洞電請川督錫良、豫撫陳夔龍、魯撫楊士驤、貴撫林紹年迅速派員各就本省學生開導解散會商辦法，以弭巨患。原電曰：

「承電詢留東學生聚眾退學一事均悉，敝處接楊欽使刪電云：密探學生風潮為孫文逆黨煽動，藉抵抗文部命令為名，現結死黨三四百人，各攜凶器脅眾回滬，以租界為護符，實行革命聚眾起事，滬上有人接應，長江一帶會匪亦被運動聯合，乞密查嚴備等語。又接周玉帥養電云：昨有廷姓等六人自東歸來滬，道傳見詳細實情，亦謂學生中有為孫文煽惑者，日以排滿革命之說游說於諸學生間，得同黨五百人為糾察，有不從者以強力脅之，冀借亂殺欽使，使全國八千餘學生皆陷於大逆，不得歸國，終為彼用。於是東京大譁，楊欽使避亂於橫濱，而學生中之純謹者亦相率言歸等語。查此事一起，敵處疊電誡飭湖北學生靜聽處置，切勿鹵莽從事，并索得文部所訂規則及學生公啓多件，詳加閱看，乃知謀亂是實，其抵抗文部命令全係飾詞附會，不願受日人考察，不願受欽使進退，以便其悖妄之圖，一則謂取締二字即清韓並列之漸，二則謂住宿不准移轉即任意苛待之漸，三則謂不准退學即壓制學生之漸，哄然以為辱國體。然查日本文部省令十五條係整飭彼國公立私立各學校之濫收中國學生者加以查考，示以限制，於中國學生極為有益，其全文中並無取締字樣；即第九條所載各校所設寄宿舍及下宿等處，但云可令學生宿泊，並無不准移轉字樣；其第四條所載但云退學者必經公使承認，並無不准退學字樣；第十條所載凡此校退學者不准再入彼校，係專指品行不良者而言，亦非一概不准退學。且近接楊欽使電稱文部省已允將第九條第十條酌改，並聲明係整頓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〇四六

學校，并非約束中國學生，而學生堅執必欲將文部省所訂規則一律註銷，多方勸戒，勢更激烈等語。蓋此次中國學生八千餘人先後全行退學，實爲革命黨所煽惑威逼，其中苦從者十之九，倡首滋事者不過十之一，特以亂黨凶愎過甚，良善不能與抗，欽使監督避禍不遑，無從理諭。近日日本學生傳來藥水印革命大機會一紙，種種逆謀真情畢露，實堪髮指，尊處亦見之否？鄂省現派委員並舊在日本畢業之端正學生多人馳往東京撫慰安分學生，相機料理妥籌解散之法。大抵被脅學生未回國者，令其離開東京避居各處，靜候事平仍然入學，不令回國；其已回國者另派員駐滬照料，勸令迅速回籍，不准在滬逗遛。一面令學生之親族好友分發函電剴切勸導，一面切屬本省紳士，電致同鄉京官合力公請學部專派明白純正之員赴東，會商欽使監督自訂約束學生規則，與日文部和商轉圜之法，俾此事可以收束。但湖北委員只能勸導湖北學生，各省如能照辦最善，頃已分電兩江湖南仿照此法辦理。川省學生甚多聞倡首即有川生在內，道路雖遠，應請清師設法電派在東或在滬之川員川紳就近馳往料理，黔省似亦可仿辦，至河南山東皆有鐵路，派員甚易，務請筱帥蓮帥迅速照辦，各省均派委員各就本省學生開導解散會商辦法，立可孤亂黨而弭鉅患。卓見如何，祈電復。馳。」

註一：「張文襄公全集」，卷一九五，頁一七一—一九。

十一月 黃興離日去港，旋化名為「張守正」，取道入桂林郭人漳營，策劃起事。

黃興以同盟會既經成立，革命應即見諸行動，乃於是月中前赴香港，觀審形勢。同盟會本部庶務部長一職，則交由朱炳麟代理。黃至港後下榻中國日報社，與馮自由交換意見後，即化名「張守正」，號「愚臣」，潛赴桂林郭人漳營中，策劃起事。黃之所以選定廣西爲入手處者，蓋因：第一，廣西巡撫李經羲有意興辦新軍，頗願延攬湘人，郭人漳時任桂林巡防營統領，蔡鍔被聘爲隨營學堂監督，曾淑式亦主辦警察學校，三氏均湘人，湘中士子遂多趨赴；黃以湘人聯絡湘人，自稱方便；第二，黃

知老友革命黨人鈕永建（惕生）、秦毓鑒（效魯）亦均服務於廣西軍界，鈕任龍州將弁學堂監督，秦任龍州邊防法政學堂監督，其職位實爲進行革命之最好掩護；第三，廣西南出越泰，東控港澳，地勢險峻，位當要衝。且孫先生文已在南洋發展組織，聯絡籌款，均極順當。

黃興至桂林，首勸人漳以舉義事。詎人漳猶疑寡斷，心地狡詐，陽雖表示同情，陰則加意防範。黃力勸，乃答以與蔡鏐不睦，不敢貿然起事。蔡鏐亦湘人，且係舊識，黃居間調處，曲盡心機，而終不見效。隨營學堂教員雷颯曾在「蔡松坡先生生平事略」一文中，敘述郭、蔡糾葛及黃調解經過之情形曰：

「蔡公抵桂，時光緒三十年秋間，首晤郭人漳統領，兩人意氣傾倒異常，嗣同謁李撫（經羲），一見如故，官場習氣，悉爲一去。蔡公本不長於言語，誠樸磊落，令人可敬，李撫心性相孚，尤彌器重，接談數次，情更歡洽，卽任蔡爲新練軍總參謀長，兼創辦隨營學校、測繪學校。其辦隨營學校也，特爲郭部新練軍中下級幹部人員補充之用，其辦測繪學校也，特以廣西地處邊遠，情勢複雜，外有強鄰虎視其旁，內有土匪遊勇，時亂治安，卽用爲測量各重要地區，駐紮編練新軍，極重要而不可稍緩之工作也。於是派雷颯、馬孝篤、彭新民、易紹英、蘇國屏、何上林、肖錫贊及郭部之林蔭青、楊祖時等爲教官隊長，派岳森、周日旦、周南等赴南寧龍州察看地勢，預測略圖，派譚道源、何國球赴梧州，以上各縣局所，檢查儲存槍砲彈藥及各軍用品良窳多寡并保全方法如何。其隨營、測繪兩校招生，因風氣閉塞未開，應考者寥寥，暫不分畛域，頗易搜集，測繪學額僅數十名，因專門各員不易聘到，暫先教普通科學，隨營學校額約二百名，卽照陸軍速成章程辦法，晝夜趕辦，訓育教練，進步極速，李撫初次檢閱，極爲滿意……對蔡公尤嘉許不置，而郭不與焉，從此與蔡隙矣。而郭前日之假開通，假文明均一洩無餘。蔡公自若也……李撫忽又辭職去桂，張藩（鳴岐）代理，仍以假開通，假文明之手段，暢談新政新學，崇拜革命英雄，故黃克強、趙聲變姓名，易服色，入桂考察軍隊，並搜集黨徒，又欲爲郭蔡二人解調意見，和協辦事，蔡因毫無意氣可言，尤不甘巧滑以欺人；郭則鬼計多端，未采迷人，故黃趙二人，當時不深知其情性，猶有兩雄不並立之慨。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

一〇四八

。日後龍州邊境革命起事，均受其欺騙，且慘殺部下學生高謙，謀害友人曾淑式，以取高官厚祿，黃趙乃深悔而痛恨之也。」（註一）

黃與於桂林期間曾會晤齊白石先生，事後，齊追述其事曰：

「有一天在朋友那裏，遇到一位和尚，自稱姓張，名守正，人都稱他爲張和尚。我看他行動不甚正常，說話也多可疑，問他從那裏來，往何處去，他都閃爍其辭，沒曾說出一個準地方，只是吞吞吐吐的『唔』了幾聲，我也不便多問了。他還託我畫過四條屏，送了我二十塊銀元。我打算回家的時候，他知道了，特地跑來對我說：『你哪天走？我預備騎着馬，送你出城去！』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國初年，報紙上常有黃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問我：『你認識黃克强先生嗎？』我說：『不認識。』又問我：『你總見過他？』我說：『素昧平生。』朋友笑着說：『你在桂林遇到的張和尚，既不姓張，又不是和尚，就是黃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

和黃先生始終沒會再見過。」（註二）

註一：雷颯：「蔡松坡先生生平事略」手稿本，黨史會藏；李雲漢：「黃克强先生年譜」，頁九四——九五。
註二：齊璜：「白石老人自述」，頁七九。

十二月

初一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清廷為殉難駐藏幫辦大臣鳳全頒諡立傳。

清廷以駐藏幫辦大臣鳳全死事慘烈，遺愛在民，將其事蹟宣付史館立傳，並於四川省城建立專祠，諡曰威愍。（註一）

清學部通咨各省，籌辦勸學公所。（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八。

初二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清廷以俄約將次開議，飭唐紹儀勘察中、俄界址。

（註一）

清鄂督張之洞奏請改州縣賠款捐為學堂捐。

清鄂督張之洞以興學為當今急務，將賠款捐改為學堂捐徵收，興辦地方學務，經在鄂省試辦一年，情形良好，奏請立案正式辦理。張之洞奏文如下：

「竊照賠款一項，戶部行令各省攤籌，湖北省派至一百二十萬兩，臣當時會同前撫臣督同司道各府廳州縣籌議，傳集紳董分認足數，雖各屬辦法不同，大率出於丁漕串票等項，或兼資稅契，或取給鋪捐，計攤歸各廳州縣征解者，約共銀六十萬兩。羣知此款關係中國安危大局，不敢不強忍遵從，頻年以來，勉力輸將，民情極為困苦，漸有力不能支之勢。自上年臣回任後，正值明詔興學，頒定學章，亟應於各州縣偏設高等、初等小學堂，以普教育，而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初二、三日

一〇五〇

各屬紳民咸以籌繳賠款捐，已屬萬分竭蹶，更無餘力再籌興學之資。臣以興學爲當今急務，不容須臾或緩，此項賠款捐責諸民間，本多勉強，若將此款改留各州縣興辦學堂，則以本地之財興本地之學，父兄出資以培其子弟，子弟力學以答其父兄，一轉移間，名正言順，當足以化怨客爲絃誦，因與司道籌商定議，另就本省土膏捐、籤捐、銅幣盈餘等項，酌量加提，湊足每年賠款應解之數，依時解足，不誤償期，而各州縣之賠款捐，均改爲學堂捐。經於三十年八月起，札行各廳州縣令將賠款捐全數免解，留充本地辦理學堂之用，名曰賠款改學堂捐，令各廳州縣照原派之額另款收儲，與本地端正紳士公同辦理，專備各種學堂之需，不准挪作他項公用。因改辦之初，民力能否支持，民情是否允洽，未敢遽定，現已試辦一年，民間知所納之款卽爲培植本地人材之用，尙能遵章完繳，自應奏明立案。自有此項學堂捐，經費有著，各廳州縣均能遵照奏定學堂章程，將高等、初等小學及師範傳習所爭先舉辦，並選派學生資送省城及日本學習師範專科，以備各小學堂教員之用，一洗從前觀望遷延之習，此後漸次擴充，必當使民智日開，人材蔚起，以仰副朝廷興學培材之至意。」（註二）

江甯各學堂蘇籍學生議分省界事平，一律開課。（註三）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五。

註二：「張文襄公全集」，（一），卷六五，頁二〇一二。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八。

初三日（十二月二十八日） 清阿勒楚喀副都統達桂請增改三姓及吉、黑兩省郡縣。

清阿勒楚喀副都統署吉林將軍達桂奏請於三姓等屬及吉林、黑龍江兩省交界地方添設府縣，辦理地方錢糧、租賦、契尾、牲畜、雜稅事項，並改伯都訥廳爲府，凡旗民命盜、詞訟、課賦，均歸自理。其奏文內稱：

「三姓一城爲吉江門戶，又爲松花、牡丹兩江匯流東下之區，地多沃壤，戶口殷繁，擬於該城設知府一員，名

曰依蘭府，就近隸於哈爾濱江關道，凡旗民命盜、詞訟、錢糧、課賦均歸自理。姓城賓州適中之地，爲崇古爾庫站，於此處設知縣一員，名曰大通縣。富克錦東北之拉哈蘇蘇濱臨松花江南岸，北即黑河口，實爲扼要咽喉，擬於此處添設知州一員，名曰臨江州。江北吞河地方，已奏設湯源縣，應與此次添設之大通、臨江，併隸依蘭府管屬。各該縣旗民雜處，所設一州兩縣，均請加理事銜，滿漢並用，旗民兼理。所有副都統協佐防校等官，祇准管理旗務，緝捕盜賊，不得干預詞訟公事。三姓副都統衙門原有山海土稅，照舊徵收外，地方錢糧、租賦、契尾、牲畜、雜稅，專歸新設府州縣管理。修建城池、衙署、倉庫、監獄等項，擬由荒價動撥。各官廉俸役食，擬由徵存租稅動支。所有添設府州縣地方清丈事宜，即責令該員承辦，不另設局。又片稱伯都訥撫民同知一缺，光緒八年移駐孤榆樹，今請升爲府，設知府一員，仍駐伯都訥城，名曰新城府，凡旗民命盜、詞訟、課賦，均歸自理。於孤榆樹設知縣一員，名曰榆樹縣兼理事銜，隸新城府，與府畫疆而治，仍統屬於吉林分巡道，與新城府同城之副都統，祇管旗務緝捕，不得干預地方公事。原有山海土稅，仍由副都統派員抽收，旗民新舊錢糧、租賦、牲畜、田房各稅，悉歸府州縣經徵。每年向由廳署應撥旗署俸餉，照舊撥解，新城府廉俸、工食、辦公銀兩，應照奉天昌圖府例支給，榆樹縣廉俸一切，則照奉省前設各缺章程支領，由斗稅項下開支。各等語，均係爲慎重邊防，各專職守起見，自應准如所請，俟奉旨後，由臣等行知禮部鑄發印信，以資信守。其餘未盡事宜，仍由該署將軍等悉心籌畫，分別奏咨辦理。湯源縣地屬江省，崇古爾庫地方亦係吉林向黑龍江借以設站，今既以湯源、大通二縣歸吉林新設之依蘭府管轄，而湯源租賦課稅仍解江省，大通租賦課稅又兩省各半分解，辦理似不無歧異，惟該署將軍等身任地方，既據聲稱並無窒礙，應即准如所請先行試辦。原奏又請於依蘭府設府經歷兼司獄事一員，湯源、臨江二縣各設巡檢兼典史事一員，又片請於新城府設府經歷兼司獄事，升訓導爲教授，榆樹縣原有巡檢兼司獄事，則仍其舊，教職由府教授兼攝，各等語。查本年（乙巳）七月間，臣等議覆侍郎沈家本條陳東三省事宜摺內，聲明所請專設問刑官及鄉官，意在使下情上達。今州縣官膺民社之寄，幾舉一省大吏所應辦之事，皆備於一人之身，誠非有相助爲理之人不可，或變通原設之佐貳分任職司，或聘用公舉之士紳參預謀議，請由直隸先行試辦，以爲各省之倡。等因，奏奉諭旨允准在案。今吉林新設，各府州縣正當建置之初，自宜一切與民更始，若但因仍舊制例設經歷巡檢等官，殊不足以資治理。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初三、四日

一〇五二

現在直隸試辦章程未據奏到，臣等擬抄錄原奏先行咨照吉、江兩省，應請飭下該署將軍等查照原議辦法，參酌地方情形，詳酌妥籌奏明辦理。至所請新設府州縣由兩省人員遴請，試署一年後，辦理裕如再請實授，及請將新城府榆樹縣定爲繁疲難沿邊奏補要缺，俱准升補兼行，如無合例之員，准於候補揀發人員內，不論滿漢，揀員請補。三年俸滿，由將軍出具切實考語，保以升缺、升用各節，吏部查該署將軍等所奏，均係爲因地擇人起見，自應准如所請，俟命下之日，臣等即遵照辦理，謹奏。」（註一）

粵漢鐵路開始興建，設鐵路總局開辦於廣東。（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四期，內務，頁八九—九二。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六。

初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

清廷派戶部部分銀行總辦陳宗媯會同蘇松太道袁樹勛辦

理付還各國賠款本息事宜。

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年）所付各國庚子賠款，據最低之鎊價核算，則我國實多付銀十八萬兩有奇，清廷前曾牒告各使，嗣議定讓去一半，但須補付銀九萬有奇。至此項事宜，向由江海關道經理，陸續將銀撥付銀行，其鎊價即由銀行開報，往往付款屆期，鎊價驟漲，受虧甚鉅。嗣由各使議定，直由我國隨時買鎊付交銀行，以免虧耗。所訂條約，業於本年十一月在外務部簽押，並由戶部奏派陳宗媯駐滬，會同江海關道辦理此事。（註一）戶部奏文如下：

「洋款還金，以隨時市價爲準。上海係通商口岸，交易會萃之場，從前因還款尙少，即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札飭江海關道就近一手經理。自庚子以後，新舊洋款積至四千餘萬，幾居中國財賦之半，鎊價稍有低昂，出入即已不少。現在江海關道交涉日繁，此事尤關重要，必當力求審慎，期於得人共理。查有奏派總辦上海分行四五品京堂陳

宗婦，綜核精詳，究心財政，且還款買鎊一切事宜，亦國家銀行所應周知，擬即派令該京堂就近與該關道會同商酌辦理，並隨時稟報臣部稽核，庶昭縝密。」（註二）

清練兵處奏定留學日本陸軍卒業學生，經考驗後，始得派差列保。

清練兵處奏定，嗣後出洋畢業學生，無論官費、自費，均應經過專門之學與武備兩項考驗，始得授官任用。其奏文及所擬章程如下：

「竊照臣處前准政務處咨開，具奏嗣後出洋畢業學生，均令咨送來京，各項專門之學，由學務大臣考驗，武備一門，由練兵處王大臣考驗，如果確有心得，再行擬定等第，交部帶領引見，請旨錄用。各省武備學堂畢業學生，應照此辦理等因。又上年十一月間，臣等會同擬訂新軍官制，聲明嗣後凡學堂出身或游學畢業，均以此三等九級軍官分別除授等因。奏蒙俞允，欽遵在案。此次出洋畢業學生金邦平等，業經學務處考驗，奉旨予以出身，分別錄用，旁求之盛，中外同欽。至於武備一門，與文學並重，自陸軍改定官制，薄海觀聽，耳目一新，尙武之風捷於影響，有志之士，或赴各國就學，或入學堂肄業，咸能刻勵勤劬，力求深造，他日干城之選，無不由此取材，應如何分級考試，按等授官，亟宜明定章程，以廣登進而資遵守。惟出洋學生，在臣處上年奏定遊學章程以前，及各省武備學堂學生在政務處具奏文武學生送考以前畢業已充軍職者，均經効職多年，閱歷有素，但核其辦事之成績，即可定其所造之學程，應於現訂章程內另設專條分別辦理，其在前次定章以後畢業各學生，均照現擬章程內所開各項一律考試，以示限制。謹將章程十條繕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即由臣等通飭遵照。再此次所擬係暫行章程，其餘未盡事宜，容隨時察看情形續擬具奏，謹奏。」

陸軍學生考試授官暫行章程。

第一條 陸軍畢業學生宜分三等，在各國兵官學堂畢業，充學習官期滿，復入陸軍大學堂或入陸軍別項專門學堂照章畢業者，爲一等畢業生；在各國兵官學堂畢業，充學習官期滿，未入陸軍大學堂及陸軍別項專門學堂者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初四日

一〇五四

，爲二等畢業生；在各國兵官學堂畢業，未充學習官及在各省所設之陸軍學堂畢業者，爲三等畢業生。查奏定應設之陸軍中學、大學、兵官等學堂，舉辦尙須時日，現在各省陸軍小學堂亦尙未一律開辦，故此其所擬章程，暫以就學各國學生程度相符合者列爲第一、第二等，俟中國各項學堂一律開辦，學期屆滿後，其正課學生應如何分等考試，授官任職，尙須詳訂章程續行具奏。

第二條

凡就學各國學生，在練兵處奏定遊學章程以前，及各省武備學堂學生在政務處具奏文武學生送考以前畢業已委充各項軍職尙未補有實官者，由該管大臣開具出身履歷學業年分，任差資勞，取具畢業文憑，咨送練兵處考驗，觀其議論才識，查其辦事成績，核定等第，並按所充軍職復加核訂，分別奏准充補後，再各按軍職等級查照陸軍補官章程，會同兵部奏明辦理。

第三條

各項學生在定章以後畢業者，必須經練兵處分別考試，方准照新制請補官階。一等畢業生分考其平時著作及論說報告，試充軍職，四項考列上等、中等者，准補正軍校，次等者酌量遞補；二等畢業生各按所習專科分考其學科術科，試充軍職三項，考列上等者准補副軍校，中等者准補協軍校，次等者予限學習，下屆再考，酌量差委，不補官階。

第四條

各項畢業生，應由各省將軍督撫或出使大臣察其操履，謹飭志慮純誠，合武官資格者，開具切實考語及平時考課品格表，三代履歷清冊，咨送練兵處考試。

第五條

各國遊學自費學生畢業回國，由出使大臣給咨，或到籍後由該省將軍督撫給咨，均令該生資赴練兵處呈遞履歷，及各項憑照，依期報到聽候考試。

第六條

投考各學生，均按春秋兩季分考，春季限二月中旬，秋季限八月中旬報到，逾限者歸入下屆考試。

第七條

應考學科術科各項細目，普通學科分漢文、歷史、格致、算學、地輿、畫圖、外國語言文字等七項，軍事學科分戰術、軍器、地形、工程、馬學、衛生、測繪等七項，軍事術科分使用軍器、各級教練、指揮隊伍、各式體操、馬術等五項。以上所列各項課目，必須所學程度均及七成以上者方准應考。

第八條

畢業生試充軍職，應各按正軍校等試以相當職任，惟一等畢業生程度較優，試充之職准其越應補之官一級

，其二等、三等畢業生，仍各按應補官階試充，不得超越期限，以三個月至六個月爲度，將來任職必須逐級遞升，初授之職不得崇於試充之職。

第九條

各項畢業生考驗科學，以考試官所定分數爲準，試充軍職以各長官所出考語爲準。

第十條

現習陸軍之文武學員畢業後，與各項畢業生一體應考，按照考定等第分別改授陸軍官階。一等畢業學員原有實任官階考列上等等者，照原官升一級，改補中等者，照原官調補，次等者酌量減級改補，原有記名候補候選等官，考列上等等者照原官改補，中等者減一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二等畢業學員有實任官階考列上等等者，照原官調補，中等者減一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原有記名候補候選等官考列上等等者，減一級改補，中等者減二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三等畢業學員原有實任官階考列上等等者，減一級改補，中等者減二級改補，次等者酌量遞減改補，原有記名候補候選等官考列上等等者，減二級改補，中等者酌量遞減改補。凡記名候補候選學員，均按實官核改，如保有補缺後升用選用者，不得以升階抵作實官。又各學員既按畢業程度照學生區分三等，如該員調補減補之官卑於學生按等應授之官者，仍照學生應補之官請補。原有舉人進士出身之一等畢業學員，考列上等等者，均准以應授之官升一級請補，此外一等畢業學員考列次等及二三等畢業學員考列上等等、中等者，雖有出身，仍照定章以應授之官請補。

以上各項學生學員，或察其辦事成績，或考其畢業程度，均俟核定後由練兵處會同兵部照章分擬陸軍官階，奏請欽定。其正軍校以上，奏准後咨送兵部帶領引見，請旨補授，至副軍校以下等官，奏明奉旨後即由臣處臣部欽遵註冊，至定章以前各項官費、自費生，及定章以後，各項自費生，原有文武官階不在陸軍供職者，准其仍就原官；在陸軍供職者，必須照章改爲陸軍官階，定章以後各項官費生，除不勝陸軍職任外，其餘各生不論有無原官，均須照章補陸軍官階，充陸軍職任。（註三）

清外務部咨行各省，嗣後聘用外人，須照湖北所訂合同辦理。（註四）
清廷定期於津鄂試辦鴉片專賣。

壬寅年訂定中英商約，本有議禁嗎啡入口一條，滬道前經示禁，而英使堅請清外務部收回。巡警部擬特立條例，將各項毒藥一併檢查，若有必須應用之處，亦必經警吏許可始能購用。並議將嗎啡一項列入此中實行稽驗，務令不致害民。（註五）

駐華德使因德兵行路被執，照會清外務部請宣告警察章程。

駐京德兵三名，押送土車行經前門，揮鞭疾馳，不遵巡警定章，當經站崗警兵令其緩行，德兵不遵，反將警兵毆撲，旋為警兵招集巡警隊多名，將行凶德兵押送警署核辦。嗣為德使所聞，商諸清外務部，請將該兵釋放，並請將警章移送駐使公署，俾各兵知所遵守，不至再有違犯。（註六）

澳洲華人請求澳洲政府制定禁煙法律。

澳洲華民設法禁止鴉片，始於一千九百零五年四月，當時名譽西人咸甚贊成，不及三月，六省西人簽名附稟者共二十五萬人，至八月二十五日，各省華商公派代表人十六名，由議員章臣君引見聯邦首相地件君，稟求禁煙入口，首相謂澳洲六省，每年煙稅達英金六萬餘鎊，一旦禁止入口，則此款將從何取償，故此非經各省議院同心允准，則萬難施行云云。及至十月十八日，章臣君復於聯邦議院提議此事，議員中無一反對者，於是六省各分政府咸致書聯邦首相，均表同意，首相遂於本日開特別會議，宣言定例禁煙，為民除害，并定自一千九百零六年一月一日起，即禁止鴉片入口矣。人謂此事之成，雖半由西人之力，然非華人維新會之協助，則不足以致此云。茲錄澳洲六省政府新訂禁止鴉片規例如下：

(一) 凡運煙入澳洲者，只准作藥料用，不准吸食；(二) 凡作藥料之煙，必經考醫生及有執照之藥舖方可准運；(三) 凡領取牌照運煙作藥料者，其牌照以一年為限；(四) 凡領取牌照，均由稅關發給，惟必須查明合例與否，以便分別准駁

；(四)凡稅關給發之牌照，須有妥實保人方可領取，如已領牌照運煙賣煙者，均須設立一簿註明購運數目，限期呈繳稅關人員，並有隨時查閱之權。

又南省自訂禁煙新例如下：

(一)此例爲禁止鴉片而設，議成於一千九百零五年；(二)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所立禁煙之例，當與新例並行不悖；(三)凡諸色人等不准賣煙送煙或向人借換，如辦作藥料者，則必須經考醫生及有執照之藥舖方准買賣，否則以犯法論，初次罰銀五鎊至二十鎊，二次罰銀十鎊至五十鎊，或監禁三個月；(四)凡經考醫生或藥舖及製藥廠，不在第三條之例；(五)凡亞細亞及各國人如有犯第三條及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之例者，即將其人驅逐回國，不准逗留；(六)凡有製造鴉片可合吸食之用者，即作爲犯罪，罰銀十鎊至五十鎊；(七)凡諸色人等不准開設煙館，犯者無論司理雇工，一律認爲有罪，初犯罰銀十鎊至五十鎊，再犯則監禁十二個月；(八)此例既經議定，限六個月後實行。

以上南澳省禁煙新例，業經該省上下議院議妥簽押，一千九百零六年七月一日即爲實行之期，其餘各省新例，則尚未宣布。(註七)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六九。

註二：「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六。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教育，頁三一八。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八。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二期，內務，頁七九。

註六：「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六八。

註七：「東方雜誌」，卷三，四期，內務，頁一〇八一—一〇九。

初六日(十二月三十一日) 德人在山東青州、膠州、周村等處所設郵政局，本日停辦。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初六、初七日

一〇五八

中德兩國，近已訂立郵政聯合條約，故所有山東鐵路附近之德國書信館，應盡行撤除。此等郵局於本日起停止營業。（註一）

清廷准給事中劉學謙奏請，飭各省設立半日學堂。（註二）

直隸、山東、江蘇三省京官議定緩廢津鎮鐵路，先行籌款辦理德濟鐵路。

津鎮鐵路，前由英德商人承辦，訂有豫約。近英德兩使將草案送清外務部，催訂正約。外務部因直、魯、蘇三省官紳方議廢約自辦，當與英使交涉，英使答以此路係英德合辦，德若首肯，英無不從，故三省官紳近已合力協商，務達目的。至由天津至濟南一段，計程七百餘里，已由天津、濟南兩處商會，公同集股開辦。計需經費需銀六百萬兩，直省約認三百萬，餘由東省籌議。直督袁世凱亦允助廢約，且撥款若干以爲之倡。（註三）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交通，頁三七。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三。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交通，頁三四。

初七日（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 清盛京將軍趙爾巽設商務局，調查滿洲礦產。

清盛京將軍趙爾巽以滿洲地方襟山帶海，礦產豐富，若能充份開發，繁榮商務，必爲歐亞綽綽之區，經奏准設立商務局，以資開發。趙爾巽奏文全文如下：

「案照本軍督部堂於光緒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附奏，爲奉省設立商務局，并調查全省礦產，派員試辦，以期振興商業等因一片。茲於十一月初十日，奉到硃批，商部知道，欽此。除欽遵并分行外，相應抄奏，恭錄硃批，咨呈貴部，謹請欽遵鑒核施行。照錄奏片。再奉省襟山帶海，地脈膏腴，徒以商政不修，未收富強之效，自日美商約

指定開埠以後，頗有振興之望，中更戰事，商業燼焉，現在和議甫成，復奉明詔，整頓商務。關東數千里，實歐亞箱穀之區，必先聯絡商情，獎勵實業，方足以規久遠。已飭藩陽城關地方試辦商會，即於省城創設商務總局，委奏調廣西補用道彭穀孫總辦其事，以專責成，並飭將全省礦產及各項商業，切實調查，以資試辦。所需經費，暫由各省籌解開辦經費項下，掙節動用，一俟籌有的款，再行奏咨立案。所有奉省創設商務總局，並調查礦產各緣由，除分咨查照，理合附片奏陳，伏乞聖鑒，謹奏。」（註一）

清廷再命川督錫良通籌妥辦川邊事宜。

清廷諭川督錫良，以前於九月初一日發出廷寄一道，九月初八日電旨一道，諭令錫良保固川邊，通籌妥辦等語，日久尚未據覆奏，現在事機緊要，著該督迅速籌辦，並將布置情形，詳晰具奏。（註二）

日本派領事官駐廣州，並在領事署附設日本書信館。

廣州開埠後，各國多已設立領事，惟日本商人較少，向由駐港日領事兼管。近日政府以日商在廣州者日增，恐香港領事勢難兼顧，特於本日派員來粵充廣州領事官，並添派郵政人員，在領事署附設「日本書信館」，以擴張其利權。（註三）

閩浙總督崧藩卒，清廷令予祭葬，並贈太子太保銜。（註四）

清廷飭商部編纂全國鐵路礦產表。（註五）

註一：「礦務檔」，內，頁三四三四——三四三五。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四。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初七日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初七、八、九日

一〇六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外交，頁一三。

註四：「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四。

註五：「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六。

初八日（一月二日） 中英藏約會議，以英人增索礦權，暫行停議。（註一）
日人侵佔奉天千山台煤礦。

奉天千山台煤礦，係由華商王承堯承辦，因公司有華俄道勝銀行之股，日軍入境後，即引爲借口，強行阻止礦廠工作。王承堯特稟呈商部，請求保護。其原呈略謂：

「竊職商前稟華興利煤礦公司，查此項煤山，奉天將軍原奏以楊柏堡河分界，職商所領河西千山台等處礦廠，名華興利公司，翁壽廠在河東，名撫順公司，決不相涉。今春二月初旬，日軍入境，因公司有華俄道勝之股，稟請將軍照會日軍，復在日軍政署詳細聲明，迄今十閱月，竟未示復。由三月初七日起，不准公司工作，日人小山田淑助等，先後佔踞，又招集遊匪，任其包攬，致將煤洞燃燒數處，屢次分晰，不容理諭。職商雖有道勝之股，主權甚嚴，與河東撫順公司俄人經理者，毫無牽混，乃日人不分事理原委，強阻工作，十月之久，賠累萬分等情，並附鈔呈日軍政署原稿，稟懇設法保護。」（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八。

註二：「礦務檔」，（六），頁三六四六。

初九日（一月三日） 清廷派李有棻總辦江西全省鐵路事宜。

江西全省鐵路，決由該省紳商籌款自辦，由李有棻總辦其事，並經訂定籌款章程十六條，著手辦法十條，具呈商部，請求立案；商部據以轉奏，當蒙清廷允准。商部奏文如下：

「光緒三十年十月間，接據江西通省京官呈稱，江西全省鐵路，允宜早自籌築，業經京外各紳互商，合力協心，事在必舉，懇請奏派頭品頂戴前江甯布政使李紳有榮總辦路務等情。當由臣部據呈奏請，奉旨允准在案，嗣經臣部傳知該紳等，並令妥速擬訂章程去後。茲據呈稱，京外各紳往返函商，詳慎核議，現由李紳有榮暨在籍各紳士公同擬具詳細章程，實寄到京，由同鄉京官覆加酌核，計分爲定名辦法籌款分職四章，共三十七條，均係按照各處鐵路章程，繕具清摺，呈請查核奏明立案，俾得早日舉辦等因。臣等伏查江西全省鐵路，該省京外各紳均能統籌全局，力主自辦，洵屬挽回利權之盛舉，惟是軌長費鉅，自非多方籌措，未易圖成。查閱所訂籌款章程十六條，其鹽斤加價及招股購地各項，尙屬詳細妥協，惟務須辦理合宜，庶不致有所擾累。至辦法十條，先從幹路入手，自南昌至九江爲第一段，由南昌至吉安爲第二段，由吉安至贛南以備接續廣東鐵路爲第三段，然後再及枝路，亦屬條理秩然。其附設銀錢號，以資匯兌，附設學堂，以儲路材，尤關此路切要之圖，臣等覆加詳核，大致尙屬周妥，謹將該紳等原擬章程，敬繕清單，恭呈御覽，如蒙俞允，應由臣等傳知該紳，並咨行該省督撫欽遵辦理。」（註一）

清盛京將軍趙爾巽奏准設立奉天銀行。（註二）

清署兩江總督周馥，聘美人古納為開濬黃浦顧問官。（註三）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七。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四期，財政，頁六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九。

十一日（一月五日） 清廷任命湖南巡撫端方為閩浙總督，未到任前由福州將軍崇善兼署。（註一）

清廷任命湖南布政使龐鴻書為湖南巡撫，湖南按察使英瑞為湖南布政使，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一、十二、十三日

一〇六二

浙江糧儲道顏鍾驥為湖南按察使。（註二）

清雲貴總督丁振鐸允與英人合辦雲南騰越至緬甸之鐵路。

緬甸英殖民政府以中國既許法人築造由安南至雲南鐵路，則英國亦可照辦，擬由緬甸邊境之新萊府地方，築鐵路達騰越，派員赴滇測勘路線。清滇督丁振鐸以既已准法，即無辭拒英，因即派員與之會勘，並攤認經費。除緬屬之百里由英築造外，其騰越境內之三百里，則由中國自辦。（註三）

清廷令各省銅元局統歸戶部管轄。（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六。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六。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三期，交通，頁八八。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九。

十二日（一月六日） 清廷調工部尚書呂海寰為兵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陸潤庠為工部尚書，兵部右侍郎陸寶忠為都察院左都御史。（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八。

十三日（一月七日） 清廷令授協辦大學士外務部尚書那桐為大學士；命學部尚書榮慶為協辦大學士；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仁黼為兵部右侍郎；以戶部尚書張百熙兼管順天府府尹事。（註一）

清翰林院奏陳疏通官缺辦法。

清翰林院奏：議覆疏通翰林院辦法，擬讀講撰文編檢員，歷俸三年，准以知府保送，九年以道員保送，六年以知府截取，十二年以道員截取。（註二）

清署粵督岑春煊商准法領事撤退廣西駐兵。

清外務部前據署粵督岑春煊電請向駐華法使商撤桂省駐兵，旋奉旨飭令駐法使臣劉式訓就近與法外部提議。嗣由駐華法使轉告外務部，廣西兵隊先撤一半，退至中越交界處所，餘仍暫留，俟隨後察看情形，再行商辦。（註三）

清西藏議約大臣張蔭桓電請特簡貴胄，帶兵二萬，總制全藏，收掌治權。（註四）

清商部電告川督錫良，開成都為商埠。（註五）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九。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九。

註三：「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六八。

註四：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四六。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九。

十四日（一月八日） 清廷命大學士那桐仍充外務部會辦大臣，以光祿寺卿張亨嘉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註一）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四、十五日

一〇六四

日本展築東清鐵路穿入奉天府城。(註二)

清署江督周馥電請以米稅為修理上海會審公堂監獄費。(註三)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一一。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九。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一一。

十五日(一月九日) 清廷任命巡警部尚書徐世昌、戶部尚書鐵良為軍機大臣。

(註一)

奕劻等以「中日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呈奏，請求批准。

清總理外務部慶親王奕劻等，於是日以「中日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中、日文本各一份，奏請清廷批准並蓋用御印。奏文曰：

「為繕呈中日議訂條約，請旨批准用寶，以備互換事。竊臣等奉命派充全權大臣，與日本國全權大使小村壽太郎、駐京全權公使內田康哉會議東三省事宜，訂定正約三款，附約十二款，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彼此蓋印簽字，業經臣等繕具清單，恭呈御覽。查正約第三款內開，由本約蓋印之日起，兩個月以內，應從速將批准約本在北京互換。又附約十二款內開，本日簽定之正約一經批准，本約亦視同一律批准各等語。謹將正附約本照繕中文、東文，分訂二冊，恭呈御覽，並請將正約本批准，請用御寶，發交外務部祇領，俟日本批准約本寄到，即行互換，謹奏。」

(註二)

清巡警部呈奏該部官制。

清巡警部擬定該部官制一種，於是日奏請核准。依此項官制，設左右丞各一員，左右參議各一員，分設五司十六科，並變通工巡局舊章，改設內外城總廳，各設廳丞一員，下設參事、知事各官。（註三）其奏文如下：

「竊維各國警政，精密整齊，所以保全國之治安，定人民之秩序。臣部奉旨，設立統率各省警務，自應通籌全局，先求合於現在中國政俗之宜，以漸臻夫東西各邦公安之治。今當設官分職，最爲至要，必使大小相維，事權相屬，乃能各專責成，徐圖美備。臣等參酌外商兩部官制章程，並考求各國警察規則，掇綱要以總其成，析科目以副其實，擬設左右丞各一員，左右參議各一員，分設五司，曰警政司，曰警法司，曰警保司，曰警學司，曰警務司，司中分設十六科隸焉。警政司所屬，一曰行政科，掌凡關於警衛保安，風俗變通，及一切行政警察事項，須飭傳內外各廳及各省遵辦者，均歸該科辦理，并會同編輯科商訂一切行政警察章程。一曰考績科，掌考核各省警官之能否及舉劾之事，並各省警官選用記名及奏補事項，又管理部廳各員一切升轉事宜。一曰統計科，掌各省警務之款項，考核部廳各處支發俸餉購辦物件及豫算決算列表之事，其各司各科所辦警政，分類統計，每年編成總冊刊布。一曰戶籍科，掌審定稽查戶口章程，管理各省地方戶籍，報告戶口，暨各省寺院僧道人數，教民人數，外國人入國籍，皆隸之。其警法司所屬者，一曰司法科，掌審定司法警察辦事章程，凡司法警察官之配置，及考核成績與調查罪犯種類等事，均歸核辦。一曰國際科，掌審定國際警察事務規則，調查各省租界警政情形，與一切交涉及繙譯事件。一曰檢閱科，掌查閱報章書籍，如有違報律出版者，隨時檢舉，并管京外各報館書坊一切事宜，會同學部商部分別辦理。一曰調查科，掌調各省政法民情，及地方習慣風尚，會同各司各科，審定一切警章。其警保司所屬者，一曰保安科，掌凡豫防危害，保持公安，宣布應行告誡禁止之一切命令，併查奸民棍徒結會拜盟扶乩等事。一曰衛生科，掌考醫學堂之設置，醫生之考檢給憑，并清道檢疫計畫，及審定一切衛生保健章程。一曰工築科，掌京城內外道路工程，均歸計畫，調查各省都會，及商部脩路工程，並審訂京外各警廳房屋式樣，與工廠戲館建築之檢查，凡公私營造皆隸之。一曰營業科，掌市一切營業開張申報存案，並審定鋪捐車捐各項捐章，及市場紳董公所辦事章程，將來京城內外，所設電燈自來水，市街鐵路，均歸核准保護。其警學司所屬者，一曰課程科，掌審定各省巡警學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五、十六日

一〇六六

堂章程，考核警官學業之成績，及給憑註冊等事。一曰編輯科，掌編譯各國警察法規，及各種警學專書。警務司所屬者，一曰文牘科，掌辦理緊要奏稿，及關涉全部事體之文件，並電報電話及報告機要事項，其各司專件，仍歸各該司辦理。一曰庶務科，掌理部中一切雜項事務，稽核部員廳員功過簿冊，並考查司書生勤惰，及約束夫役人等，以時報告，藉憑考核。以上各科，皆就目前擇要設立，以期統屬定而各有等差，任使專而無由諉卸。且京師地方遼闊，從前工巡局辦事人員皆係兼差，心力既分，職非專界，故數年以來，一切規模尚未完密，茲既設立專部，且將整頓各省之警制，京師為首善之區，自應先定額缺，俾昭久遠，擬請變通舊章，改設額缺，內外城各設廳丞一員，參事知事分隸焉。廳丞為地方表率，與各省警務同轄於臣部，以一事權。再臣部設立伊始，事同草創，如嗣有應行增減變通之處，及部廳各員升練廉俸一切詳細章程，隨時由臣部酌量情形，奏請辦理。至警務事繁責重，各國郡縣村町，均設有警務專官，自應酌擬各省巡警官制，以期與部廳內外相通，考驗實績，即由臣等續擬詳細規則，另行奏陳。」（註四）

安徽因籌辦鐵路，於行銷境內食鹽一律加價。（註五）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一三。

註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一八。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二，頁一二。

註四：「光緒政要」，卷三一，頁九一—九二。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九。

十六日（一月十日） 清廷以世續為東閣大學士，那桐為體仁閣大學士。（註一）

清廷開復已革刑部主事張元濟原官，命分任纂編學校教科書。（註二）

清江蘇常鎮道郭道直因侵蝕揚州鈔關款項，被革職。（註三）

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請全力經營東三省。

日俄戰後，東三省被分爲南滿、北滿，俄國竊據北方，日人亦在南境擴張勢力。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請操練陸軍、修築鐵路、移民實邊、自開商埠等項，全力經營東北，以禦日俄。其奏文如下：

「爲東方時事日迫，亟宜全力經營，藉保危疆事。竊臣上年與署吉林將軍達桂會商，經畫吉江邊防，續又有聯絡蒙古之奏。彼時逆料俄人敗後，我國東北一帶，亟宜早籌布置，乃目前俄人雖敗，而滿洲全境南北剖分，自頃俄約遷延，絕不稍存退讓，比且遣人各處繪圖控井，狡謀可想。而日人乘戰勝餘威，急於南境擴張勢力，屢簡重臣及其國最有名譽之學士、博士羣來遼東，切實調查，以主張其殖民政策。竊料一二年後，日據其南，俄肆於北，主權所在，何堪設想。夫以俄人之事前規畫也，如彼日人之戰後經營也，如此而我以東三省一隅當之，微論其貧弱難恃也，即使不貧不弱，而以三省與兩國爭衡，雖至愚亦知其懸絕，況三省中尚有貧弱如吉江者乎。譬守禦然，俄日之爲守也，不惟局固，其城垣密布其間諜，而不必於所守之外謀所以通糧糧、張聲勢，而我乃困守中央，音息斷絕，城堞傾圮，戍兵寥落，以此禦敵，安得不敗。蓋俄欲伸國勢於遼東，日欲張權力於滿韓，眼光所注，胥以全國之力殉之，而不辭此，固列國併兼之長技也，我中國若誓以全力與之相搏，勿畏勿怯，傾各行省之力，以注重東方，我之權力日進，則彼之權力必退，雖不能遠攝威稜，而商埠既開，萬邦鱗萃，彼亦安能關吾口而掣吾肘也。其區畫整理之策，條理至繁，請先舉其要者。蓋欲藩籬鞏固，伏莽肅清，則每省非先練陸軍一二鎮，萬難撐拄危局，是練兵可或緩耶。又如工商發達，血脈貫通，則鐵路實爲樞紐。臣前奏蘭愛鐵路，原欲直達奉天新民府，逕接我國關外幹路，是修路可或緩耶。至人民太稀，墾闢不易，則遷民實邊宜急。牽制日俄，藉挽法權，則自開商埠宜急。他若慎固封守，經營邊事，則莫如辦理吉江邊防。密探隱謀，先發制人，則莫如多派日俄調查員。凡此數端，無一不待急籌，即無一不需鉅款，而邊陲坐困，仰屋嗟貧，苦籌焦思，實難爲計。奉天雖荒田盡闢，然出入仍慮不敷，吉林則又遜之，江省則草昧初開，百事待舉，雖臣到江後，籌集鉅款，然地方設治，及創辦新政，何一不資應用。目前統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

一〇六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六日

一〇六八

算出入，此後極難支持，若非各省盡力籌助，萬難濟事，況東三省爲國家根本，蒙古爲尾閭，根本動搖則全局瓦解，尾閭截斷，則諸部風靡，誠恐東方有事，燕京必危，燕京既危，中原隨之，此臣所爲撫膺悼歎，北望涕零者也。尤幸此時俄則銳氣方挫，內患未平，日則戰事初息，財力告匱；若英、美、德、法，又皆切望我之善自爲謀，此真天畀我以圖存之機會，若不及時急起直追，併力經營，以期保我疆圉，竊恐安危之機轉瞬即逝，噬臍之痛後悔何窮。論者謂各省賠款數鉅，期迫恐無餘力及此，不知師丹之役法人，捐及簪珥，俄日之戰，東人感及婦孺，方今世界各國，競以合羣愛國爲自存之謀，東省爲我國苞桑至計，曾謂堂堂中國，豈遂無公忠體國，保全大局者乎。伏懇密諭各省疆臣，曉以大義，綸音切摯，感動必多，其籌助之款，擬請專辦。所陳六事，核議既定，先由部庫墊辦，以資急用，如此則魄力既厚，百務自張，我東方政權、利權，日益發達，庶克鞏固基礎，奠定邊疆，東省幸甚，謹奏。」（註四）

西藏巴塘教案議結。

巴塘教案，自三月間藏匪戕害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始，已由清川督錫良派兵剿平，妥善安撫。錫良具奏議結巴塘教案經過情形如下：

「三月間，巴塘番匪滋事，戕害駐藏幫辦大臣鳳全，及隨員人等，並戕斃法教士牧守仁、蘇烈，焚燬教堂三處，殺傷教民多命，挖毀貝美兩教士墳墓，當奏派大員率兵前往剿辦，巴境旋即蕩定，首要各犯悉數拿懲，復經奏明在案。現在軍務已平，教案亟應議結，奴才前飭建昌道趙爾豐就便與駐藏法主教倪德隆在巴開議，其時先由已革廣西候補道錢錫寶周歷鹽井及川滇交界一帶，細查教堂被燬教民被劫情形，得其底蘊，遂經趙爾豐與倪主教先將教堂教民房產什物各項賠款定議，共賠給銀四萬四千五百兩，除長給與土藥糧食作銀一千五百兩，應給現銀四萬三千兩。惟教士命價固須與領事會議不在此內，嗣倪主教進省，奴才當復飭飭洋務局司道會同該主教及法署領事何始康在局續議，磋商累日，議給收蘇兩教士命價，並修墓碑，設立養濟院，一切在內，共銀七萬八千五百兩，二共十二萬一千五百兩，自光緒三十二年二月起至光緒三十四年二月止，按二十四月，分期由打箭爐茶關兌付，已於十二月

十五日訂立華洋合同，各主教畫押蓋印，分存備案。此次開議之時，預議之員俱諳交涉，辦理尙屬允當，惟查川省教案賠款，向章由土稅項下撥付，目今稅釐支絀，能否照舊動支，撥還茶關歸墊，或須另籌的款，容再督司籌議具奏辦理，謹奏。」（註五）

清廷開放山東濟南、周村、濰縣為商埠。

濟南商埠，在省城西關外，東起十王殿，西至南大槐樹，南沿長清大道，北抵膠濟鐵路，作為華洋公共通商之埠，已於本日行開埠禮。周村、濰縣均為膠濟鐵路之重鎮，工商業均甚發達。清廷開放為商埠，蓋亦徇外人之請也。（註六）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一。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一。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九。

註四：「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一九一—二〇。

註五：「外交報彙編」，第二五冊，頁三九七—三九八。

註六：「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四一；「東方雜誌」，卷三，三期，商務，頁三六。

十七日（一月十一日） 清湖廣總督張之洞擬訂中國礦務章程，呈奏清廷。（註一）

中國礦務礦章原由伍廷芳擬訂簡略之綱領，經英國礦師布盧特增訂，又參以日本礦章委員參校，最後由張之洞審核訂定，凡於中國情形稍有不宜者，必再三詳酌，冀免流弊。計正章七十四款，附章七十三條。（註二）於是日呈奏清廷，其奏文如下：

「竊照光緒二十八年七月欽奉上諭，鑛務為今之要政，昨經劉坤一、張之洞電奏，採取各國鑛章，詳加參酌。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六、十七日

妥議章程等語。所見甚是，即著該督等將各國辦理鑛務情形，悉心采擇，會同妥議章程奏明請旨，務期通行無弊，以保利權而昭慎重，欽此。嗣劉坤一因病出缺，經臣遴委華洋各員購取英、美、德、法、奧、比利時、西班牙等國鑛章，詳加譯錄，於二十九年冬咨送外務部，交待郎伍廷芳參酌編輯，三十年十一月由該侍郎將擬訂中國鑛章稿本郵寄來鄂，綱領具備，惟似覺近於簡略，其所定鑛地界限，不得過三十方里，亦覺限制太寬，復經臣交在滬之英國鑛師布盧特重加增訂，書成後又復委派多員暨遊學日本法政科畢業學生等並采取日本鑛章細心參校，臣覆加酌核，其中條款凡於中國情形稍有不宜者，必再三研求，詳審酌定，冀免流弊而保利權，謹纂成中國鑛務正章七十四款，中國鑛務附章七十三條，分訂兩冊。查各國通例，凡屬土地，分爲地面地腹兩層，民間產業止能管及地面，其地腹則概爲國家所有，故雖本國人民開鑛，其准駁之權威聽命於官，至五金之屬及寶石等貴重鑛質，更非官不得開采，至他國人民，斷不准承辦本國鑛務，或設立公司，間有外國人附股而事權仍是本國人爲主，股分仍是本國人爲多。日本律法尤嚴，開鑛公司直不准外人附股，惟中國於未定鑛章以前，已准洋商在內地開鑛，此時自未便概加拒絕，第從前所訂合同，每有損礙華民生計，及侵我主權妨我治理之處，現在中國與各國議訂商約，均有鑛務一條，其文云：中國政府允願招致華洋資本興辦鑛業，凡各國人民能遵守中國所定鑛務章程者，均准其在中國開采鑛產，惟須比較諸國通行章程，於鑛商亦不致有虧等語。是此次所訂鑛務章程，無論新舊鑛商，但使於洋商不致有虧，其於華民生計，中國主權，地方治理，必當設法保持，修改完善，用資補救，不宜過於遷就，坐棄遠大無窮之利權。查中國所富有者鑛地，所缺乏者資財，自無妨藉資於外國富商，要之必令其有利可圖，而不令外人獨專其利，斯爲最平最妥之方，故現訂鑛章，聲明各國人民必能遵守中國法律，乃准其承充鑛商，又洋商非與華商合股，斷不准其獨自開采。其合股之法，則無論官地、民地，華商、洋商，業主以鑛地作股，鑛商以銀作股，若係丙字類之鑛，其股分之數，有地之業主與出銀之鑛商各占其半，除用費歸鑛商自籌外，餘利均分。蓋大宗緊要之鑛全在丙字一類，至如乙字類鑛質較賤，得利較薄者，地股只作全股十成之三，以示區別，其作股一半之辦法，現有直隸臨城縣煤鑛成案可援，一切可資仿辦。其真正華商有資本者，儘可自充銀股之鑛商，與業主商允合辦，力不能獨任一鑛者，仍准其附入銀股之洋商，並設立專條，令洋商力加優待，具詳章程之內。誠以開鑛一事，資本甚鉅，學問甚深，專恃華商

之徵資，土法之淺嘗，斷無大效，惟以鑛地與洋商合股，則業主與出資本之人分享其利，最爲簡要公平，然必俟除盡用費得有餘利之後，以地作股者，方能分潤，則洋商自不致有虧。竊惟中國今日定章，明准外人在內地開鑛，比較各國通行章程，已屬處處從寬，加之於鑛界年租鑛產出井稅均予量從輕減，明示我重權輕利，庶洋商均願就我範圍，不撓法紀。且處處皆國家與人民共享其利，上等之鑛，其餘利國與民各得其半，中等之鑛其餘利全數推以予民，此固足見聖朝寬大惠民之政，超越環球諸邦，亦可藉以鼓舞愚民，不致狃於積習，沮撓大利。果能上下相信，中外相安，將來地利大興，窮民有養，百貨日通，農工商賈利益交資，此乃經國久大之遠謀，豈在目前區區之租稅。徵臣區區之意，實注於此，上年二月商部奏定鑛務暫行章程摺內，聲明仍俟臣處輯有專書歸併辦理，以免歧異等語，自應參互考訂，歸於畫一。茲謹將擬訂中國鑛務正章，鑛務附章各一冊，繕寫成帙，恭呈御覽，擬請敕下外務部、商部詳加覆核，俟核定後，其正章即作爲鑛律，附章即作爲詳細條目，請旨頒行，俾鑛業日興，利源日濬，實於國計民生均有裨益。」（註三）

清外務部允奧商之請，准設銀行於奉天。（註四）

清廷在江蘇創行徵兵。

蘇省創行徵兵，徵兵區現已畫定，以甯、鎮、揚、通、常五屬爲江南徵兵區；淮、徐、海三屬爲江北徵兵區；蘇、松、太三屬爲蘇協徵兵區。凡應徵之兵，皆先撥入第一、第二標，至杜觀察俞所統常備左軍駐紮永州者，江督周馥已派朱觀察恩綬前往遣撤。（註五）茲將「江蘇蘇松太三府屬徵兵章程」錄下：

一、徵兵視乎民之性質，故日本亦未布徵兵之令。查蘇松太武風未開，其性質與江北不同，不得不奏明變通辦理，先儘蘇松太三區域派員往徵，如不足額，以淮徐海之民補之。

一、各營管帶官爲徵兵正官，隊官排長爲徵兵副官。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七日

一、練兵處徵兵定章格式：一、年紀，限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二、身體，限官裁尺四尺六寸以上，其五官不全，體質羸弱，及有疾病者，不收；三、膂力，限平舉百斤以上；四、來歷，必須土著，均有家屬，應募時報明三代家口、住址、箕斗數目；五、品行，曾喫食洋煙及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不收。今蘇省實行徵兵之政策，自宜守此定格以爲方針。

一、徵兵必用良民，不准混入匪類遊勇，須取鄰里紳商保結，由董保送州縣官加具總印結彙，移徵兵處轉上督練公所。又由該州縣繕寫名簿四分，一分存州縣署，一分與徵兵官，一分送督練公所，一分送撫院，此名簿亦必註明該兵之年齡、籍貫、軀幹、家業以及保人姓名，不准舛漏。

一、近日各項保結，每有詭名之弊，今責成各州縣核實徵畢，於查明時彙齊保結，聲明各保人並無詭託，加具總印，結同兵丁名簿移送徵兵官轉上於督練所，以備調查，如有詭名，惟該州縣是問。

一、兵之身體膂力合格與否，徵兵官擔任其責。年紀來歷品行合格與否，州縣官擔任其責。

一、外國人有爲兵之思想，爲兵之資格，故徵集甚易，今蘇省創開風氣，自應由地方官設法善爲勸諭，以廣招徠，毋使良民有所疑畏。

一、徵兵總報名處設於各州縣大堂，如有自來報告，及由地保代報者，均任其便，生童如願入伍，可由廩生報名，惟必有切實保結，否則雖合格亦不收錄。

一、此項徵兵章程，地方官先期出示通諭，並令紳董遵章辦理，惟必須嚴禁胥吏地保等藉端需索，勒令應募，致有騷擾之弊，故此項定章特嚴，如有前項等弊，許人指控，重懲不貸，地方官知而不懲，以徇庇論。

一、徵定十人以內，准其旅居客店，十人以外，則州縣官爲假廟宇或公地居之。

一、所徵之兵，點驗合格，選留登簿後，每名每日給小口糧一角，徵齊後開差，首途時給一角五分。

一、徵兵官所至之地不止一處，自不能以甲處徵齊攜至乙處，今責成各地方官，於徵齊後分起備文遣派妥友，送至督練公所點驗，分別編伍。

一、徵兵正副官既用營隊等官爲之，本有薪公，因不另給，惟給川資旅費，每日洋一元二角。

一、司書生不支薪水，每日川資旅費約洋六角。

一、弁目不支薪水，每日川資旅費約洋五角。

一、護兵每日川資旅費約洋一角五分。

一、既徵之兵，每日所需小口糧及開差時所需川資口糧，有遲早，有遠近，斷難一律預計，須待臨時核實造冊報銷。

一、徵集來省後，每撮一影片，而於其片背註寫姓名、年歲、籍貫、軀幹、家業及保人姓名、撮影之年月日。

一、徵兵至省編伍後，即各給其家屬執據一紙，鈐用兵備處關防，訓練三月後，頭目扣銀一兩五錢，正兵扣銀一兩，由兵備處按六箇月一次，派員會同原籍地方官牌示，定期飭各該家屬持據親身赴領，該委員即當面發給，並於該執據註明何年何次領訖字樣，倘執據遺失，必於發餉前之數日，報明緣由，即由地方官及發餉委員查明實係遺失，再行補發餉銀，並補給執據，以免誤領。如有剋扣短少情弊，准由各該家屬函知各兵在營呈訴，定當盡法究治。

一、兵丁家屬人等，原籍地方官妥爲保護，並免其差徭，毋任土豪痞棍欺凌，該家屬遇有涉訟案件，按照生監一律遣抱，以示優異。其請長假或被革退者，由該營管帶按月呈報兵備處，行知該管地方官註冊，如有永革字樣，不准回營再補。即續有招募，承保人等亦不得再行舉送，凡永革及請長假兵丁，仍照舊徵派差徭，領餉執照由地方官追繳，其有在營拔升官長者，兵備處知會該地方官填註原冊，以便稽核。

一、兵丁始終無過者，退伍時由統領發給善行證書，並酌給六七品功牌，仍知照該兵原籍地方官，飭令董保鼓吹迎賀，隨時保護，以示朝廷優待軍士之至意，如以後兵丁不自愛惜，藉端滋事，隨時將善行證書追還，照法重懲。

一、地方官於徵兵諸事照料周妥，緝捕逃兵得法者，分別記功，如或辦理不善，及緝逃期滿不獲者，由兵備處詳請議處。

一、徵兵官所帶弁目人等，如有騷擾地方情弊，一經查明，即予嚴懲不貸。（註六）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七、十八日

一〇七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列於十七日；「張文襄公全集」列於二十八日。

註二：「張文襄公年譜」，頁二四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二。

註三：「張文襄公全集」，(二)，卷六五，頁一六—二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一期，軍事，頁二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四期，軍事，頁七二—七五。

十八日（一月十二日）

清廷以分省補用道馮國璋充貴胄學堂總辦，賞副都統銜；以張行志為陝甘固原總督。（註一）

清戶部奏准漢口開設戶部銀行分行，派黎大均為總辦。（註二）

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電參廣東粵漢鐵路代表內閣侍讀學士梁慶桂，拘候補道黎國廉，紳商大憤。

署粵督岑春煊因粵人所擬粵漢鐵路籌款辦法，不合己意，電參廣東粵漢鐵路代表人內閣侍讀梁慶桂，并拘福建候補道黎國廉，於是全省紳商聯名電稟政府抗議。（註三）

山西全省紳民代表請由地方紳民自辦晉礦。

山西全省紳民，為地方公益，請求令福公司照章退讓，由晉省紳民自辦礦務，以挽晉省利權。推由山西全省紳民吏部主事李廷颺、學堂舉人劉懋賞等以山西代表名義，致呈外務部曰：

「為地方遵章自辦礦務，呈請大部作主，飭令福公司照章退讓，以挽利權而伸公理事。竊職等考各國於路礦一

事，所採主義凡三，其一爲官廳特許，官廳特許之事，則在彼特許者，必有應享之特與同所負相當之義務。查原章程於辦礦，曰巡撫批准，於借債，曰巡撫批准，則即採地方官廳特許主義。批准爲商務局，其特權亦必歸商務局，商務局之特權，在得轉請福公司辦理，及由福公司借一千萬之洋債，而所負之義務，即不得再請他國人及另借他公司之洋債，違此定章，巡撫即有取消其特許之權。福公司與商務局，祇代理與貸借關係，實祇就一礦，有代商務局辦理並撥用資本之權，必不能涉及商務局採礦權之範圍，申言之，商局爲主體，公司爲客體，客體從主體爲存減，乃法律之公例。商局若失其採礦權，公司必同時失其代理與代借關係，是原章程，無論不得爲兩國家合意所訂之條約章者二。礦務爲國家公產，其與商務局以請求開採之權，非私該局也，爲地方公益也。爲地方公益，而反禁地方人自爲開採，非特原章中無此特權，亦且各國間無此公理，故第一款於巡撫給憑，必先查明果否於地方有礙。夫有礙莫大於有礙地方自辦，必地方不自辦，商務局始得請求開採，否則必不能稍侵地方之優先開採權也。地方優先權發生，商務局請求權即消滅，此原章所定爲明文者，非因解釋而故爲深義也。況十一條固言多用山西人，以開風氣，所謂風氣，即自辦風氣也，是商務局之請求，正所以提倡地方之自辦。近宋汝陽在平定開採一事，即佔地方地位，非惟福公司無禁止之權，即商務局且負有退讓之義務，今該公司屢函禁止，則是其違章者三。且不但地方而已，即以華紳富商論，山西爲中國一部分，晉礦亦宜爲中國人所同享之利益，但其與地方稍異者，地方與商局爲先後之關係，而獨立於該局之上級，必地方無礙者，該局始有開採之權。華紳富商乃與福公司爲內外之區別，而平列於商局之左旁，苟有自辦實力，亦得與商局同享內國人開礦之利益，但其對於商局，無借款轉請之特權，則與地方所負之義務一也。故第十五條華紳富商收回股票四分之三時，可由商務局查報收回股票四分，公司已開採者若此，則未開採前，紳商得以四分之股本，自請開採，固可推定無疑也。今同濟公司之設立，即屬此意，但商務局得調查其有無借洋債之事，有則不惟損該局之特權，亦且減爲其公益之義務。對於官廳要求停止，固其職也，但係紳商籌款自辦，則商局以借洋債之故，不但不得禁止，並且負移讓開採之義務。綜上所陳，地方與紳商出而自辦，則在我爲遵章，並非廢約，實可對抗一切關係人，而不容稍奪者也，而該公司乃欲禁我自辦，是在彼對商務局爲已背豫約，矧復違章。蓋特許與條例，皆國家爲公益所設，即商局遵章。苟於公益，國家尙得以主權所在，取消其特許，變更其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八、十九日

一〇七六

條例，而況背約違章，有害公益，若福公司所爲者乎。是以閭閻紳民，有犯萬死而不敢強以相從者，爲此籲懇王爺、中堂、大人，俯念大局攸關，生命所繫，保全地方自辦，飭令該公司照章退讓，以伸公理而挽利權，無任屏營迫切待命之至，謹呈。」（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三；「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四二。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〇。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〇。

註四：「礦務檔」，（白），頁一五一—一五一二。

十九日（一月十三日） 清廷飭奉天驛巡道陶大鈞籌辦奉天善後事宜。（註一）

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奏請裁撤黑龍江副都統四缺。

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以齊齊哈爾、呼蘭、通肯、布特哈四地之副都統，無再設之必要，奏請裁撤。程德全奏文如下：

「江省原設副都統七缺，曰齊齊哈爾，曰黑龍江，曰墨爾根，曰布特哈，曰呼蘭，曰呼倫貝爾，曰通肯。查黑龍江、呼倫貝爾兩城與俄接壤，地處極邊，人民稀少，暫時不設民官。墨爾根係由省赴黑龍江通途，帶水襟山，形勢與黑龍江城相接，同一扼要，爲省北屏蔽。該三城副都統，自應仍其舊制，惟須不拘資格，簡派洞達時務，熟悉交涉之員，從容布置，以固邊防。至齊齊哈爾副都統，與將軍同城，勢若枝指。而呼蘭城已改設府治，通肯亦設海倫直隸廳治理地面，不准旗員干預公事，業於添官摺內聲明在案。布特哈係打牲部落，去齊齊哈爾省城僅三百里，駐丁無多，以兩總管分駐東西布特哈，足資管束。以上四缺，揆之時勢，衡以現在情形，去留實無關輕重，惟係專城，大員體制較尊，應否撤裁，聖明自有權衡，非臣下所敢擅議，理合附片據實密陳，伏乞聖鑒訓示，謹奏。」（十二月十九日奉硃批：政務處議奏，欽此。）（註二）

清咸京將軍趙爾巽奏呈奉天墾務通籌辦法。

趙爾巽是日奏陳奉天墾務辦法一種，其要點：一、先辦錦屬官莊；二、大放錦屬海退河淤及各處滋生地畝；三、勘辦蒙荒；四、振興農政。（註三）其奏文全文如下：

「本年十一月二十日欽奉電傳諭旨，奉天墾務事宜著趙爾巽妥籌辦理等因。欽此，遵將接管墾務日期電奏在案。查振興地利，必以農墾爲大端，奉省近年，內則辦大凌河東西流水諸荒，外則辦科爾沁扎薩克圖鎮國公兩蒙荒，非特荒租等項，共救匱乏急需，且殖民實邊，尤固圉之長策。前墾務大臣廷杰，擬辦清理地畝，及丈放錦州河淤等地二十二處，均經先後會同奏遵聖鑒。奴才現將奉省墾務，通籌辦法：一曰先辦錦屬官莊。奉省現墾各項地畝，有隸圍牧者，有係王公勳舊莊廠者，有係八旗官地及民人產業者，國初撥放，多崇寬大，後來占闢，輾轉日多，現期一律清釐，斷非急切所能竣事。且官中文冊，前經廷杰調查京外各署地尚未齊全，民間契據文憑，更多散失迷幻，惟廷杰前奏戶部內務府莊頭等地，積弊日深，自應及早清釐，以裕經賦。現清釐各項地畝，即先從此入手，一切辦法，如有應按原奏酌量變通者，隨時奏咨辦理，俟該處官糧莊頭等地辦清，再推及他處。一曰丈放錦屬海退河淤及各處滋生地畝。奴才前已會同廷杰將該二十二處奏請全數丈放，以杜侵欺而恤兵艱，數月以來，各委員繩丈所報，尙不及十分之一，擬飭趕於明年春耕以前，逐一丈清，以正經界而濬餉源。此外如查有各處滋生荒熟之地，亦飭一律丈辦。一曰勘辦蒙荒。奉天蒙荒，除已放各旗外，未放之地，以科爾沁右翼圖什業圖旗爲最鉅。奴才於九月間，即飭前辦扎薩克圖等旗蒙荒之道員張心田，馳往該旗，妥爲勸辦。現據報，該旗親王業喜海順，協理印務臺吉德里尼克瑪，率同全旗官員等，願將東界閒荒放出，北自茂改吐等山，南至德勒四臺吉巴冷西拉等處，南北長三百六十里，東西寬一百四十里，計得毛荒六十四萬八千晌，現議富強蒙部，自必以放荒爲先，而各旗臺莊向食其利者，又多搖惑各王公以阻撓放荒爲得計，該蒙旗經奴才勸諭開導，即肯呈報大段閒荒，爲各旗提倡，允稱忠於爲國，奴才已札行嘉勉，擬另行具奏，請旨獎勵，併將丈放該荒詳細章程，分別奏咨。其自遼源州至新設洮南府界，中更科爾沁右翼達爾漢王旗地二百餘里，皆係荒地，並無旅店民戶，於接遞文報，查緝盜賊，惠恤商旅，均多阻礙，擬飭該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

一〇七八

旗將此段荒地報放，或酌放道旁站地，期以聯昌洮之形勢，收戢匪安民之效。扎薩克圖旗亦查有可續放荒段，他若博多勒噶臺各王旗。併飭查明，如有閒荒，分別勸墾，以濬利源。一曰振興農政。奉省天府上腴，內地北省多有不及，而治田無法，穰歉聽天，坐擁東西遼河、大凌河諸川，竟無涓滴水利。竊謂如採用各國機器治田，及內地引渠灌地諸法，相度土宜，加意經理，總可使收穫加豐，早荒有備，現已派委員隨同出洋考察政治大臣於赴歐之便，詳詢農功，考察機器，以資試驗，併飭各屬先就小河枝水試辦鑿渠諸法，統俟辦理有效，再行上陳。現在時局日艱，民生重困，圖富之計，切於圖強，就奉事論，農墾諸端，尤為當務之急，奴才惟有詳加體察，殫力經營，冀獲得尺得寸之功，上副朝廷重農利民之本意。」（註四）

清外務部照會俄使請撤帕爾羅克山駐兵。

伊犁所屬帕爾羅克山，前曾租與俄國，以十年為期。今已限滿，俄兵仍駐該處，業由清廷照會俄國，請其從速撤去。（註五）

清署黑龍江將軍程德全電請外務部，索還俄在黑龍江所開金礦。（註六）

註一：「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四二。

註二：「程將軍守江奏稿」，卷七，頁五三。

註三：「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四。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四三九—五四四〇。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三期，外交，頁二九。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〇。

二十日（一月十四日） 清外務部照會各使，嗣後所訂開礦合同，如已滿期不辦，

不得再請展限。

清商部以各省所定礦約，多有已逾限期，一再展緩，致成交涉者，特咨請外務部照會各國駐華公使，聲明嗣後無論何省礦約，如有期滿未辦者，即行註銷作廢，不准藉詞展限。（註一）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三期，實業，頁八七。

二十一日（一月十五日） 中國留日學生一律恢復上課。

本年九月，日本文部省以中韓學生日多，別立規則十五條，以取締之。學生大憤，以爲所在國有法律，學生即墮行犯法，同受治於其法律之下，何必立此特別之規則，因請清駐日使臣楊樞請日本外務省取消，而尤注意於第九、第十兩條，久不決，相率停課，有歸國者。事達清廷，乃由學部與駐華日使商辦，復經長岡、岡部兩子爵力任調停，初允暫緩實行，旋允將第九、第十兩條酌量修改，衆意始平，定於本日一律上課。（註一）此次風潮始末，黃福慶於「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一文中，曾有如下之說明：

「此次風潮，表面上似僅因反對『取締規則』而發，實際上並不如此單純。新民叢報對於此次風潮，有如下的分析：（一）當時日本對韓政策，使留日學生頗有警覺心，以爲日本必有野心將中國變爲第二朝鮮，公佈『取締規則』壓制留學生，僅爲實行其政策的第一步，益增留學生惡感。（二）日俄戰後，日本氣餒甚張，對中國輿論多持威逼主義，適當時在北京會議中的東三省事件未決，學生爲愛國之故，多感不快。（三）在日本習普通學（即中等教育），因其所入學校，教科不完備，管理法混亂，平昔已嘖有煩言，因以求學之故，惟有含辱忍垢以就之。（四）日本報紙，對留學生常有嫚辱批評，使留學生不堪。由於上述因素，留學生對日本的惡感磅礴，鬱積於胸中頗久，隨時可以爆發，『取締規則』，不過爲其導火線而已。」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十一日

日本人一致認為此次風潮，全由留學生誤會省令。平心而論，誤解或所不免，但其內情，有不足與外人道者。如每日新聞指評，清國留學生紛擾事件，表面上係因學生對文部省令發生誤解，實則其檄文常有『不斬滿奴楊樞不休』之語，可知留學生亦有藉此反滿之意。又程家樞、張繼等在記者談話會上表示：『專攻政治經濟法律者，動輒為本國政府所忌，視為革命份子。亦有部份留學生與革命派毫無淵源，惟因攻修政治法律之故，亦受嫌疑』，不難揣測風潮的另一真相。

留學生認為公佈『取締規則』，係出於日本的野心。又認為清廷與日政府交涉，使其為此約束留學生。日政府是否有此野心，清廷曾否與日政府交涉，就以整個規則觀之，雖無可指證之處，但公佈該規則的背後，不能忽略一九〇三年張之洞與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之間協議的『約束游學生』等章程，目的在於整頓學生，防範學生的政治活動。該項章程不但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留學生的言論反因清廷的腐化與國際情勢的發展，日益壯大。一九〇五年八月，同盟會成立於東京，會員多為留日學生，更使清廷感到阻遏留學生的革命運動，刻不容緩。適當時中日雙方正在北京議商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清廷難免要挾日本取締留學生作為談判條件，而日政府為示好於清廷，冀東三省問題早日解決，答應要求，亦不無可能。規則公佈之初，文部省態度強硬，並對居中斡旋的長岡護美明言『十二日以前，斷無廢止省令之意，目前必須勵行』，該項聲明，實有弦外之音。如徵之東三省善後事宜條約畫押日期（一九〇五、一二、二二），日本政府公佈『取締規則』，不能掩飾其陰謀政略。」（註二）

清廷廷議：凡留學日本在士官學校卒業者，無論官費私費，一律選用。（註三）

山西同濟礦務公司呈請立案。

山西同濟礦務公司，擬擴大開採晉省平、孟、澤、潞、平陽等處煤礦，擬定試辦章程，呈由山西巡撫轉函外務部，請准立案。晉撫原函及章程全文如下：

「案據山西同濟礦務公司紳商直隸補用道董崇仁，吏部郎中孫笥經，刑部郎中段振基，戶部主事李慎修，翰林

院庶吉士梁善濟等稟稱：爲擬定推廣開採章程，指定礦地肆至里數，公懇俯准立案，呈解部費，請咨商部註冊，頒發開礦執照，暨咨外務部查核事。竊職道等於本年正月間，公立山西同濟礦務公司，擬擴充開採本省平孟澤路平陽等處煤礦，先將勘定平定、平潭河南北各礦地，測繪成圖。呈請核准，並經商部批飭指定處所，訂期開辦。擬定章程，礦地肆至，呈部核定，以憑給照等因各在案。茲謹遵部章，將職道等公司指定第壹次開採河北礦地，東北至漢河溝，正東至石圪登，東南至甘河溝，正北至劉家莊村北，西北至後山村，正西至段家碑溝裏，西至段家碑溝中，正南至庄溝，共計三十方里。第二次開採河南礦地，東至小陽泉村，西至南溝，北至河堰，南至尖山，又連尖山並尖山之南椿樹樓溝，尖山之西南榮凹山、共山，共計三十方里。第三次開採河北礦地，北至蒙村溝，南至蘆地港，東至虎尾溝，西至前庄村之水清凹背坡，共計二十方里。第肆次開採河北礦地，北至火窰溝，南至馬王溝，西至西北大山，東至蔭營村東河堰，共計地三十方里。凡職道等公司指定礦地均有現開舊廢等窖，皆係毗連處所，曾經各村莊共立合同，作爲開礦公產，稟明在案，合並註冊稟呈。隨部費庫平銀壹千壹百兩，條規章程清摺，呈請鑒核立案，並請咨商部註冊，頒發開礦執照，暨咨外務部查核，實爲公便。至開礦日期，現擬土法開井試辦伍陸處，俟領到開礦執照推廣開採，再行稟報，合併聲明等情。並呈註冊稟呈摺二扣，條規章程摺二扣，隨解註冊部費庫平銀一千一百兩到院。據此，除註冊銀兩現由本部院填給解批交商號大德恆匯京，轉繳商部註冊局外，理合咨呈，爲此咨呈貴部，請煩查照核辦施行。」

山西同濟礦務公司擬土法試辦開採平孟澤路及平陽等處煤礦條規章程：

- 一、宗旨宜先聲明也。本公司係遵照商部奏定章程，稟請北洋大臣袁，山西撫院張，批准立案，鐵路大臣盛查核，並請咨商部立案，外務部查核，名曰同濟礦務公司，先行推廣開採煤炭，次第舉辦五金煤油各礦。
- 二、條規宜先立定也。本公司係山西紳商承辦本省礦務，先在山西、直隸、上海籌集股本銀三十萬兩，並無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員，事無大小，悉照生意規矩辦理，不得別開面目，所有官場習氣，一概刪除。
- 三、礦地宜先指明也。本公司以山西紳商，先開本省平孟澤路以及平陽等處煤礦，係將舊廢等窖毗連之處。推廣開採，每開一礦，縱橫三十方里之內，他人不得開採，以杜爭端。

四、厘稅宜遵部章也。本公司開礦之地，應納糧銀，均照賦則完納，至煤礦出井，應納厘稅，遵照商部定章，值百抽五，如礦產出口，仍照關稅章程辦理。

五、工程宜定辦法也。本公司現係創辦之初，擬先用土法開採，暫購抽水機器及活鐵路小鐵車等件，以應急需，並遵本章自造枝路，俟有成效，再用大機器開採。

六、餘利宜提報効也。本公司所集成本，並無利息，每年積帳盈餘，先提一分爲公積，逐年還本，俟成本還清，即停公積，此後所餘淨利，提二十五分報効國家，餘歸公司除再提紅股外，按股分利。

七、添股宜儘管人也。公司所集之股，係由山西、直隸、上海三處。各籌十萬，此後如山西紳商願添入股份者聽，但不得過原集股數。

八、帳簿宜遵定章也。出入銀錢，最關緊要，應立帳簿，遵照商部奏定章程，立流水簿照記每日出入各項收支，月記簿照記積日成月收支各項，總清簿照記全年出入之實在，以爲公司總冊，由總辦及股東所派查察人協同司事核算，算年清年款，登載函報，俾衆咸知。

九、司事宜分內外也。除總辦坐辦幫辦外，內司事有公事處，專管公文書信，收支處專管銀錢帳目，考工處專管工匠夫役勤惰，發給工食等事，機器房專管車路抽水等物，收管房專管出入煤炭，雜處專管火食雜用及牲口等事，並木植甄灰等件，外司事有監工、領班、管工、拋手工人，司册路工。

十、辦事宜求認真也。事無大小，各有專司，專司事件，按日清理，即與同事交涉，亦須和衷共濟，視局事如己，毋得推延，如生意規矩，互相照應，不得玩視膜置，倘有偷閒草率者，一經察覺，定必開除。

十一、工匠宜嚴挑選也。一切工程全憑此輩，做作得人，則工程加倍，不得人，則工程減半，故宜留心挑選，如有吸食洋煙，貪懶身弱，帶疾喜爭，不聽約束者，不用也。

十二、司事宜給力股也。公司一切規矩，既按生意辦理，凡總辦、坐辦、幫辦以及司事人等，或開辦基始，備極艱辛，實心任事，積勞有年，擬做照生意規矩，酌給人力股份，俾霑利益，以酬勞動而勵辛勤。至此等人力股份之司事，或因他故，或年老，不再入局，除薪水開除外，應酌給股利年限，以昭獎勵。

十三、用人須立限制也。跟人護兵夫役，在所必須，除總辦跟人酌用外，坐辦幫辦並大司事，各用人一名，食局飯，工錢司事自發，護兵夫役，應按公事多寡，隨時酌定。

十四、工人宜籌卹賞也。礦井之深，一二十丈，三四十丈，五六十丈不等。工人出入最爲危險，如有傾跌，或爲礦土坍塌壓傷，以致殞命等情事，應各安天命，惟工匠夫役，多係貧民，因公致傷，情殊可憫，自應由公司體察情形，分別給賞，以示體卹，並預請地方官立案。

以上各條，係本公司以土法開辦簡明規則，所有未盡事宜，以及機器開採礦廠辦事詳細章程，隨時議定，續行稟明。

該公司復呈由晉撫轉咨商部請准註冊，呈文如下：

「具呈山西省同濟礦務公司爲呈請註冊事。竊公司照章程內載所應聲明各款，呈請註冊，伏乞商部註冊局查核施行，須至呈者。計開，名號：山西同濟礦務公司；貿易：開辦煤礦以及五金各礦；有、無限：有限；設立年月：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初六日設立；營業年月日：無限期；總號設立地方如有分號，一並列入：總局現設山西省城，名曰山西同濟礦務總公司，分局兩處，一設平州，名曰同濟礦務公司平孟分局，一設澤州府，名曰同濟礦務公司澤潞分局，均有木質圖記，以昭信守。至平陽等處分局，俟擬立定，再行續報；股份總銀數：共集款銀三十萬兩；每股銀數：紅封平足寶銀一百兩；每股已交銀數：交到頭批股本銀三兩萬；創辦及查察人姓名住址：創辦，山西紳商直隸補用道董崇仁，忻州人。吏部郎中孫箴經，平定州人。刑部郎中段振基，臨汾縣人。戶部主事李慎修，介休縣人。翰林院庶吉士梁善濟，崞縣人。查察人：山西直隸上海各股東隨時派充；合同：無；規條章程：共七十四則，另摺附呈；布告：函告。」（註四）

註一：「外交報彙編」，第二二冊，頁六八。

註二：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的政治活動」，「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二輯，頁一四八—一四九。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〇。

註四：「礦務檔」，(白)，頁一五一—一五二。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一〇八三

二十二日（一月十六日） 清盛京將軍趙爾巽奏陳籌辦奉天墾務情形。

清盛京將軍趙爾巽是日奏陳籌辦奉天墾務情形，略謂：奉天善後，勢艱款絀，勉圖功，進行情形，可分三類：一、現計可冀成效者：稅務、荒政、學務、警務、緝捕；二、漸有端緒者：稽察吏治、整頓營勇；三、籌議整理擴充者：更定官制、振興實業。

清廷據奏後，諭命趙爾巽：「著即認真籌辦，切實經理，務收成效。」（註一）

清直督袁世凱奏陳將直隸現辦常賑等捐展限一年，移為奉天舉辦善後之用。

奉天一帶，經日俄戰爭兵燹後，加以連年災歉，民情困苦，工賑所需之款，由直隸撥解，清直督袁世凱奏請將直隸現辦常賑等捐展限一年，移為奉天工賑之用。袁世凱奏文如下：

「奏為順直工賑要需，請將現辦常賑等捐展限一年，以資接濟，恭摺仰祈聖鑒事。竊查光緒二十九年秋間，臣因順直各屬兵燹後元氣未復，加以連年災歉，民情困苦，工賑兼籌款無所措，當經會同順天府府尹奏請將部例常捐七項，暫由順直收捐一年，並將賑捐各項核減一成，按四成收捐，其推廣文武職銜頂戴，仍以五成核收，暨請准收翎枝捐項，並先由部監頒發空白執照，將十成貢監收款暫准截留濟用等因。奉旨允准，嗣因上年冬間限滿，經臣察看情形，礙難停止，奏請接辦一年，經部議准，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辦理在案。茲據賑撫局司道詳稱，此項捐輸自光緒三十年十月初一展限之日起，除去封印日期扣至本年十一月初一日，又屆一年限滿，本應依限停止，惟查直隸為缺額之區，向來籌辦工賑專賴勸捐，濟用賑捐不敷，尚須奏撥糧租挹注，自遭庚子兵劫，物力艱難，勸辦捐輸更成弩末。上年永定河決口，各屬境內被淹成災既重且廣，幸賴各省不分畛域墊款協濟，各省財力艱窘，祇能移緩就急，原擬捐款收有成數陸續歸還，一載以來竭力籌勸，所收捐款仍復寥寥，各省墊解之項尚難歸補，而本省新增出款，如救濟關外難民經費，永定河善後工需另案修費，以及教養局習藝所建造工廠收

養貧民等項，爲數甚鉅，皆取給於賑款，業已羅掘一空。本年直省秋收雖尙中稔，但津河各屬間有被旱成災之區，必須酌量撫恤，滄州青縣一帶，又因九月間海嘯爲災，小民蕩析離居，困苦萬狀，自多徂春，爲日方長，尤須寬籌接濟，方不致流離失所。而年例應辦工賑平糶米糧等事，在在需款，舍勸捐別無補救之方，擬將常賑等捐再展一年等情，詳請具奏前來。臣查順直兵荒以後，災歉頻仍，辦工辦賑並救濟關外難民，動需鉅款，本省創設教養局習藝所，皆關貧民生計，開辦經費並無他款可籌，不得不取資於賑款，而平糶一項，常年設局所費更屬不貲。此項常賑等捐，委實難以停止，合無仰懇天恩，俯准將常賑等捐再展一年，俾資補助，如蒙俞允，所有收捐成數核獎章程悉循其舊，仍由統捐局照案接辦，以免紛歧，理合會同兼管順天府府尹臣張百熙，順天府府尹臣李希杰，恭摺具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二）

清商部電告鄂督張之洞，希挽回癸卯年大冶鐵礦借日本款合同。（註三）

清署兩廣總督岑春煊奏准以查抄周榮曜家產為修造兩廣軍路費。（註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六。

註二：「袁世凱奏摺專輯」，（八），頁二一四七—二一四八。

註三：「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〇。

註四：「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〇。

二十三日（一月十七日） 清出使日本大臣楊樞奏陳留日學生罷學事件辦理情形。

留日學生因反對日本文部省於十月六日所訂「關於令清國人入學之公私立學校規程」，全體罷課，經清廷與日方交涉後，將爲首之學生胡瑛、韓汝庚、呂復、田桐、宋教仁等十九人革退。楊樞奏文如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一〇八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〇八六

「出使日本國大臣兼管游學生總監督奴才楊樞跪奏：爲學生罷學辦理情形，恭摺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自兼管游學生總監督以來，留東學生日增月盛，人數既多，品流易雜，其中固多勤苦嚮學之士，而不自閑檢者亦在所難免。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國學生來者日衆，良莠不齊，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復徧設不完全之學校，交相引誘，實於教育名譽有礙，因擬訂一規程以整齊之，其用意雖美善，而其內蘊非可揣測。奴才即親詣文部省，告以整頓學校固所願聞，但於我國學生必有關係，請於未公布前鈔稿示商，嗣准文部省將所擬章程十五條鈔稿送來，尋譯全文，有爲整頓學校者，亦有間接管理學生者，實無苛待之意，旋即公布。而學生羣以第九、第十兩條有所不便，公舉代表，具稟列陳，奴才察其所論，尙屬近情，即將原稟照會日本外務省轉商文部省。正在籌議之間，各校學生忽相率停課，此倡議停課之人，聯結成黨，分赴各學校，把持門外，不許他人上課，甚有用強威嚇者，遂至全體罷學，堅請與日本文部交涉，將規程全文取消，不能取消，即全體歸國。亦經奴才婉商日本外務省，據覆萬辦不到，詞意甚決，及外務省轉到文部覆文，允將第九、第十兩條通融辦理，並將規程意義銓說詳明，即日譯成漢文，曉示學生，冀可挽回大局。不意該黨愈形激烈，齊衆歸國，羣情洶洶，不受理喻，既非口舌所能力爭，又無權力足以解散。迨至大學高等各校留學生出而組織一維持學界會，專以勸人上課爲主義，一時入會者甚多，該黨之勢少殺，復經奴才宣諭諸生，曉以大義，漸就平靜，現已一律入學，照常開課。

惟此次茲事學生，苟不擇尤懲治，不足以儆浮薄，茲查有韓汝庚、胡瑛二名倡議停課，煽惑衆人，又呂復、樊紳、保衛、曾運檄、馮壯猷、馮國煌、馮國輝、王克家、向佐周、朱劍凌、盛儀、劉棟英、龍凌驤、田桐、宋敦仁、馮世驤、藍永藩等十七名性喜滋事，隨聲附和，業經奴才通知日本各學校，概不收容外，應請飭下學部，咨行各省督撫，通飭內地各學堂，不准收錄，絕其倖進之途。再查韓汝庚身爲職官，甘居禍首，尤屬咎有應得，應請旨將光祿寺署正韓汝庚即行革職。此外留學生之被脅附和，現已上學者，懇恩寬其既往，准予自新，仍由奴才隨時察看，儆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分別輕重，請旨懲治。除將韓汝庚、胡瑛等十九名姓名籍貫造具清冊咨呈學部外，所有學生罷學辦理緣由，理合恭摺奏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

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奉硃批：著照所請，該部知道。欽此。（註一）

清直隸總督袁世凱奏請開去兼差，清廷優詔慰留。

袁世凱除擔任北洋大臣及直隸總督之外，尙兼有訓練旗兵、會辦練兵、會議商約、督辦津鎮鐵路四職，此次奏請開去兼差，清廷諭以現在時事艱難，正資整頓，著仍統籌兼顧。（註二）袁世凱請辭兼差摺如下：

「奏爲微臣事繁任重，才力難勝，懇恩俯准酌量開去兼差，以免貽誤，恭摺瀝陳，仰祈聖鑒事。竊臣承乏畿輔五年於茲，渥荷聖恩，優加委任，本職之外疊兼各差，在朝廷推誠信用遠過尋常，在微臣自顧輜庸，時虞隕越，然初不敢固辭，或雖經奏辭未蒙允准，因之不敢再瀆者，誠以致身之義，盡瘁之思，本人臣分所當爲，尤愚性夙所自矢重，以微臣蒞直之始，適值國家多事之秋，其時兵燹甫平，大亂初定，凡百新政，胥待經營，仰體宵旰之憂勞，俯念時局之搶攘，倘能裨補於萬一，雖糜頂踵而弗辭，區區寸心，久荷聖明洞鑒。但臣才本驚下，體素羸弱，溯自捧檄海外，居留十年，變故頻經，心力交瘁，嗣是家艱國難更迭相尋，憂患餘生，疾病間作，腦力侵損，血氣耗虧，雖在壯年，鬢髮早白，構思稍過，輒至眩暈，常恐薄植厚軀，不復能勝艱鉅，聖主不棄，倚任愈隆，昇以兵權，授以疆寄，過多功寡，恩重報輕，移直以來，政務之殷，交涉之繁，甲乎各省，斯即循分供職，尙覺竭蹶不遑，況乎事變環生，盤錯疊出，日俄構釁迫近戰域，內籌防務，外固封守，無一日不在戰兢恐懼之中。臣夙夜憂危，至上年夏秋之交，眠食銳減，一病累月，才略之短，已可概見，疊蒙聖慈垂訊，諭以節勞保躬，臣何人斯，膺茲寵眷，聞命驚悚，至於涕零感激之餘，彌自策勵，苟利於國，何有於身，無如心雖有餘，力苦不足，既鮮過人之識，又乏兼人之能，加以近年更歷諸艱，智慮精神，俱駸駸乎日減一日，而身兼之差，計尙八九，就使勉强匪懈，詎能措注罄宜，設或過失出於無心，疏虞乘於弗覺，一身之嬰譴不足惜，國事之鑄錯何以堪。臣念此至深，慮此至熟，本應早日陳請，徒以遭時不靖，未敢上煩宸聽，今幸仰賴皇太后、皇上如天之福，西匪既清，東事亦定，日俄復尋盟好，各國相約撤兵，薄海內外乂安可卜。而臣獨負重投艱，憂惶待罪，將分營並驚，而力弗能給，將因循敷衍，而志非所安，與其貽誤於後來，曷若瀝情於此日，縱兼差未能悉數開去，而事權必求量爲減輕。敬舉數端，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〇八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一〇八八

一、訓練旗兵一差，應請開去也。查八旗兵丁，前因仿照北洋常備軍規制辦理，是以奉旨交臣訓練，臣比經奏稱事寄太繁，慮難兼顧，惟創辦伊始，不敢不勉任其勞，現在時逾三年，業經另立一鎮，各將士認真訓習，日新月異，已漸成精練之師，即將來就此擴充，亦屬有基可恃，而會辦該軍事宜尙書臣鐵良，威略才望均足以獨力領此，臣可無庸兼轄。一、會辦練兵一差應請開去也。查練兵爲強國至計，前經奉旨於京師特設總匯之處，原欲整飭各省軍政使之革弊而從善，殊塗而同歸，舉國強弱此爲樞紐，膺其任者必須全神貫注方能規畫靡遺，而臣忝爲外僚，既不獲居中策馭，疆事旁午，復不暇壹意圖維，是以前年多聞，臣曾據實疏辭，未遑俞允，現該處規模粗具，而事體宏大，責任繁難，臣欲盡其實則力絀，於兼營徒擁其名，則罪等於溺職，反覆審處，實不容玷此重寄。一、會議商約一差應請開去也。查各國商約業有尙書臣呂海寰、督臣張之洞、前侍郎臣盛宣懷等會同議訂，臣前以分任人多較可藏拙，辭不獲命，濫竽至今，現開議已歷數年，議定已有數國，一切宏綱細目，已不啻有塗轍之可循，縱續議者國勢不同，閒有出入，而柯則弗遠，但援引之有據，究應付之無難，該尙書等成竹在胸，情形貫徹，駕輕就熟，自優爲之，有臣不見其益，卽少臣亦未見爲損，臣可無須更參末議。一、督辦津鎮鐵路一差應請開去也。查津鎮鐵路案涉德英兩國，界連南北三省，事權利權關繫綦重，稍一疏忽後患滋多，必須專心致志從容計較，方足以免罅漏而裨大局，臣奉命之初，卽以勢難兼任，奏懇另簡大員議辦在案，現在此路合同迄無成議，而臣擔荷匪輕，於往日精力更遜於從前，設冒昧以相從，必叢脞之貽悔，亟宜重申前請避賢者路，庶於公有濟，而私心亦安。以上四端，或審時度勢，不妨稍卸仔肩，或顧分循涯，實難勝任愉快，臣初非敢避勞而就逸，更非敢矯讓以鳴謙，委因恩遇至深，任寄太重，才有所不逮，力有所難勝，大懼僨事而誤公，將益叢脞而長戾，萬不得已，謹就各項兼差之中擇其可不必兼與夫斷不能兼者，披瀝上聞，合無籲懇天恩，俯准悉予開去，庶俾微臣稍安，愚拙之分，不至懷汲深綆短之憂，並得勉爲職守之供，藉以圖墜露輕塵之報，感戴矜全，永無既極，所有請開兼差緣由，謹恭摺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註三）

清直督袁世凱奏請在秦王島口岸增設常關。

清直督袁世凱以秦王島口岸商務繁盛，時有奸商意存趨避繞越偷漏，於常稅釐捐均有虧損，增設常關，可杜繞越。其奏文如下：

「爲秦王島口岸商務繁盛，現擬增設常關，以杜繞越事。竊查直隸撫寧縣屬之秦王島口岸，自開埠以來，商務日繁，百貨齊集，該處隆冬不封，每年津河凍後，商船皆由此出入，而又近接津榆鐵路，轉輸便利，商旅皆出其途，實爲北洋要埠，惟該處僅設洋關，未設常關，以致奸商意存趨避，繞越偷漏，實於常稅釐捐均有虧損。茲據津海關道梁敦彥詳稱，轉據津海關副稅務司費妥瑪函稱，商人運進該口貨物，往往不到新關完納子口稅，即將貨物直達內地，希圖繞越，免納稅釐。查秦王島海關既爲津關之副關，該關即可兼管本口鈔關分卡之事，請查照出示曉諭秦王島華商，凡洋土各貨離埠入內地時，若非完納新關子口稅，即須照完鈔關稅項，不准繞越等情。具詳前來，臣查條約內載，凡有新關之地，不論設在何處，及沿海不論何處均可設立常關，係屬專條。秦王島地屬沿海，開埠有年，商務日臻進步，而新關之外未設常關，奸商任意避就，若非援約增設常關，實不足以重稽徵而杜弊混。至秦王島新關，本爲津海之副關，則該口常關自應作爲天津鈔關之分口，現屆封凍之際，正秦王島稅收暢旺之時，業經飭令津海關道會同稅務司，按照向章先行試辦，以重稅務。除咨外務部查照外，謹奏」。（註四）

清學部通咨各省，設立半日學堂。

清給事中劉學謙奏請敕下各省設立半日學堂，以期普及教育。清廷諭旨允准。學部因於是日通咨各省，一律舉辦。（註五）

清滇督丁振鐸電告商部，滇蜀鐵路准於丙午正月開工。（註六）
華法合辦閩省建、汀、邵礦務，展限開辦。

大東、華裕兩公司承辦閩省建、汀、邵三府礦務，因不肯呈繳照費事，未能開辦。現經交涉後，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一〇九〇

准予展限二十四箇月。茲將清外務部發商部華法合辦建邵汀礦務已允展限開辦一文錄下：

「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發商部文稱：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接准來咨，以閩督咨復建汀邵三屬礦務，以公司不允繳納照費，至今未能開辦，詳查所訂合同，現在已滿三年，所辦礦務，毫無頭緒，應否照約作廢之處，查核見復等因前來，查大東、華裕兩公司承辦閩省建汀邵三府礦務，前因該公司以新章與所訂合同無涉，不肯呈繳照費，迭經本部據閩督來咨照會法使去後，該使堅不肯飭令該公司遵辦，並向中索賠，復經本部嚴詞駁復，並面與磋商，該使始允照章納費，請予展限二十四箇月，凡以前互相爭執，概置不論。經本部以該公司將從前誤會之處概置不論，並允照章納費，祇因相持日久，距開辦之期已迫，應即准予展限二十四個月，如再逾限，將此合同作為廢紙，不得再請展限等情，照復法使暨咨行閩督查照各在案。相應抄錄往來照會文函等件，咨行貴部查照備案可也。」（註七）

註一：「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六九，頁二三——二四。

註二：「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六。

註三：「袁世凱奏摺專輯」，(v)，頁二一七——二一八〇。

註四：「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五，頁二一。

註五：「東方雜誌」，卷三，三期，教育，頁五一。

註六：「東方雜誌」，卷三，一期，中國事紀，頁一〇。

註七：「礦務檔」，(四)，頁三〇五四。

二十四日（一月十八日） 清練兵處製成全國陸軍標旗，札飭各鎮領受。

清練兵處是日奏定標旗及閱兵旗式，奏文如下：

「竊臣等上年（甲辰）奏定新軍章制標旗制略，內載步馬各隊，每標應有標旗一面，平時設專弁奉持之，戰時標統擁以偕行，進退攻守視為標準。各國標旗向由國主頒發，將士見之，儀如謁君，我亦宜略仿其意，由練兵處擬定

式樣，請旨頒發。旗到軍中，統將以下列隊虔迎，敬謹供奉，等語。現在各省軍隊，已按照奏定新章以次改編，所有此項步馬隊標旗，自應由臣處擬就式樣，恭候欽定，以備頒發。又臣等恭閱大清會典，內所載武備各圖，如八旗，自都統以至護軍校，綠營自督撫以至什長，莫不定有旗幟之制，繪列簡編，凡所以肅觀瞻而別等威者，鉅典鴻規，至爲詳備。方今各省所練新軍，一經編定，均應奏請簡員校閱，所有派出之大臣，體制較崇，責任較重，亦應請旨頒發旗幟，如古者大臣假節之例，方足以振軍氣而壯國威。臣等謹查照皇朝禮器圖式，內所載旗幟各營幟制，參互考訂，分別擬就陸軍標旗及閱兵大臣等項旗式，繪具圖說，恭呈御覽，如蒙俞允，卽由臣處恭照製備，敬謹存儲。其標旗一項，俟各省步馬標考驗合格，編定號數後，隨時請旨頒發，一面札知該鎮，派令各標掌旗官前來恭迓，俟命下之日，由練兵處堂官將該標標旗親授該員，並授以軍中訓誡各辭令爲傳述。旗到軍中，該鎮應如何領受，及平時應如何保存各事宜，並由臣處按照奏定章程，另擬詳細節目，札飭遵照辦理。至此項標旗係屬綱質，將來行用年久，如須更換，卽由該鎮申報臣處，隨時奏明請旨從新換給，該鎮不得擅自更製，以昭鄭重。又標旗內空白之處，係留備記載將來該標所得戰功，惟無論何項戰功，均應由臣等考核詳實，奏明註冊，行知該鎮，方准於旗面記載。其閱兵大臣旗，俟每屆欽派大員閱兵時，再由臣處咨送該大臣祇領行用，一經差竣，仍繳由臣處收藏，以慎名器。至各鎮標所隸各營，其旗式亦應分別釐定，俾各省不致紛歧，容由臣酌擬定式，咨行各該督撫查照辦理。再此摺係練兵處主稿，會同兵部辦理，合併聲明，謹奏。」（註一）

皖紳呂珮芬等呈請將銅官山礦合同作廢，由紳民自辦。

安徽銅官山礦務，前由清外務部與英商訂立合同，以十二箇月爲限，現已逾限未開，皖紳呂珮芬等，乃具呈外務部，請將英商合同作廢，由紳民集股自辦，並請轉咨商部發給自辦執照。呈文由呂珮芬領銜，連署人有編修李經畬、張啓藩、江志伊、方履中，檢討石長信、王蘭廷、金邦平、庶吉士、張啓俊、徐謙、馬振憲、龔元凱、王震昌，內閣中書孫書城、黎宗嶽、孫嵩齡、徐巽、殷良弼、彭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〇九二

文，吏部員外郎胡潛，主事汪述祖、袁祖光，前吏部主事王元慶，戶部郎中何雲翥、鄧慶禾、蘇文選，員外郎方藻林，主事王鴻燾、汪文、俞杜、潘承翰、徐紹熙、汪應焜、鄭祖康、賀廷桂、姚景崇，禮部主事范國良、胡位咸，兵部主事舒鴻儀、孫傳棻、孫際雲、潘肇翰、劉蔭章、方渠、何雲黼、龔慶雲、童挹芳、高慕舜，前兵部主事朱觀誠，刑部郎中汪惟翰、張福豫、劉朝望，員外郎石鏡漢，主事賀頤、黃斗元、汪時琛、吳亦旦、韓寶忠、吳繼盛、許世英、蕭文華、鮑潑、汪守珍、程繼元、劉家濟、黃昌煒，工部郎中汪廷浩、韓毓珍，主事賈裕師、吳和紳、張振培，都察院經歷洪吉琅、洪汝恂，大理寺寺丞潘光祖，太常寺寺丞吳際昌，光祿寺署正潘祿祖、徐履祥、汪寶恕、方光緒、黃昌璘、張銑，國子監學錄璩珩、汪馨，即選知縣左坊，候選知縣方家永，揀選知縣葉士芬、張延厚、張延奐，大學堂學生舉人方彥忱等，呈文如下：

「呈爲礦約逾限，懇請堅持作廢，以保利權事。竊安徽銅陵縣銅官山礦務，前經大部與英商改訂合同，以十二箇月爲限，嗣因逾限不開，疊經皖撫查照礦章，咨呈大部，並照會英領事，轉飭將合同作廢，旋由紳等呈請安徽商務局，轉詳安徽巡撫，請領執照，自行採辦，當蒙皖撫咨請商部給照具領。茲奉大部咨復商部，以現與英使正在磋商，所有該紳等請領探礦執照，未便遽爲發給等因。伏思此案合同應否作廢，當以是否已逾十二個月限期爲斷，而開辦之虛實，當以是否按照合同限期，已否備款購地，實在動工爲斷。查合同第四條載，開礦地段，應於未動工以前，詳備圖說，將開洞蓋廠挖溝處所，逐一註明，知照商務總局，派員查明，果無窒礙，即向民間議購或租，俟有成說，該公司即備款交商務局購租承受，或交地方官核實給發，不得私相授受。又第五條載，自奏准簽字之日起，限十二箇月，如逾限不開，即將合同作廢，報効銀兩亦不得索還等語。夫合同既云奏准之日起，奏者中國大部所奏也，准者中國國家所准也。既未註明以西歷計算，而特訂明以奏准之日起，則應用中歷，毫無疑義。自以光緒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止，爲十二個月限滿之期，今該公司於五月初二日，始由上海覓到地圖。送交商務局，當經商務局以違約逾限嚴詞駁阻，並發還地圖，該公司又藉西歷月日強詞混爭，即以西歷計算，此約自一千九百四年六月五號

起，即光緒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扣至一千九百五年六月四號止，即光緒三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已足西歷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數，當該商送圖之時，即西歷限滿之日，僅一紙空圖，能立刻舉辦乎，是無論中歷西歷，均不得不謂之逾限。且於第四條所載，應於未動工以前，知照商務局，派員查明，果無窒礙，始由該公司備款交商務局購地等事，於十二箇月限內，均未辦到，是該商自背合同，何得於限滿之後，空言強執，節經皖撫照復英領事，據約駁斥。英領事已理屈詞窮，若再任該公使藉詞延宕，在紳等所集股本，該山鄰近居民，增入甚多，深恐重戾輿情，釀成交涉重案。在國家與外人交涉，惟恃立有約章及合同，以爲依據，若合同又不遵辦，仍可任意取求，是我有理而甘於讓人，我有詞而安於緘默，必致他商欺我之弱。相率效尤，則外侮之來，益恐靡所底止。此礦實爲吾皖著名之區，若舍此他圖，則衆情渙散，此後自辦之事，更難著手，該商既屬自誤，據理以駁，不患無詞，若合同不廢，紳等決難承認，大部既改訂前撫之合同，爲皖民留富藏，決不肯容該商之違約，致皖民失利源。查合同第十六條載，一經逾限，即作廢紙無用，爲此合詞呈請大部，毅力堅持，照會英使，遵照第十六條，將合同執照作廢無用，一面咨行商部，查照皖撫咨文，給照具領，自行採辦，以順民情而符大信，實爲公便，謹呈。」（註二）

註一：「東方雜誌」，卷三，二期，軍事，頁三二——三三。

註二：「礦務檔」，四，頁二一三三——二一三五。

二十五日（正月十九日） 清廷電諭載澤等，分赴各國，除考察政治外，其關繫一

切權利及財政等項事宜，不准與議。（註一）

清廷置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廳，以榮勳、朱啓鈴為廳丞，罷工巡局。（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一〇。

註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第二冊，頁一二四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日

一〇九四

二十六日（一月二十日） 清廷命兵部尚書呂海寰留辦商約，以巡警部尚書徐世昌兼署兵部尚書，調兵部右侍郎張仁黼為學部左侍郎，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亨嘉為兵部右侍郎。（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一一。

二十七日（一月二十一日） 清廷以陳兆文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註一）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一二。

二十八日（一月二十二日） 民報第二號出版。

民報第一號於本年十月三十日（陽歷十一月念六日）在東京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頒佈取締留學生規則，留學界大為憤激，編輯陳天華於十一月十二日憤投大森海灣自殺，由於此一風潮，民報第二號延至本日出版。

本期首刊法蘭西大革命、俄國虛無黨女傑蘇菲亞、陳天華遺像等圖片三幀，及汪精衛「民族的國民」續稿，馬君武「帝民篇」等專論及時評十數篇，頗能轟動。（註一）

清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尚其亨、李盛鐸抵日本東京考察憲政。

清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尚其亨、李盛鐸於本日抵達日本東京，隨即進謁日本天皇，並與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詳詢日本維新，實行憲政情形。載澤等奏陳在日本考察大略情形如下：

「竊臣等到東遞陳國書，業經專摺呈報在案。查日本維新以來，一切政治，取法歐洲，復斟酌於本國人情風俗

之異同，以爲措施之本，而章程法律，時有更改，頭緒繁多，非目覩情形，不易得其要領。連日率同參隨各員，赴其上下議院，公私大小學校，及兵營、械廠、警察、裁判、通信諸局署，詳爲觀覽。以考其行政之機關，及監督管理之法，又與彼政府各大臣伊藤博文、大隈重信諸元老，及專門政法學問之博士，從容討論，以求立法之原理，與其沿革損益之宜。大抵日本立國之方，公議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無不通之隱，君有獨尊之權，其民俗有聰強勤樸之風，其治體有畫一整齊之象，其富強之効，雖得力於改良律法，精練海陸軍，獎勵農工商各業，而其根本則尤在教育普及。自維新之初，卽行強迫教育之制，國中男女皆入學校，人人皆知納稅充兵之義務，人人有尙武愛國之精神，法律以學而精，教育以學而備，道德以學而進，軍旅以學而強，貨產以學而富，工藝以學而巧，不朧效人，不難捨己。故能合歐化漢學，鎔鑄而成一日本之特色。雖其沿革諸政，未必全無流弊，然以三島之地，經營三十年，遂至抗衡列強，實亦未可輕量。至其法令條規，尤經彼國君臣屢脩屢改，幾費切磋而後漸臻完密。臣等於其現行條例，勒爲成書者，自當慎爲選譯，而諸人之論說，則隨時記錄，各署辦事現則，亦設法搜求，總期節取所長，以備將來之借鏡，此在東之考察大略情形也。茲定於光緒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由橫濱乘坐美公司篤克特號輪船，取道美洲，前往英國，理合恭摺具陳，謹奏。」（註二）

註一：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一冊，頁一九八。

註二：「光緒政要」，卷三一，頁九二。

二十九日（一月二十日） 清廷派瞿鴻禨為互換中日東三省事宜條約全權大臣。

（註一）

清署外務部右侍郎唐紹儀與俄使璞科第開議中俄新約。（註二）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五三，頁一五。

註二：「東方雜誌」，卷三，二期，中國事紀，頁一七。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一〇九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十二月三十日

一〇九六

三十日（一月二十一日） 清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戴鴻慈等奏陳在美考察情形。

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於本月十八日抵美，是日自華盛頓奏陳抵美京大概情形如下：

「竊臣等奉命出洋考察政治，於光緒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乘坐西伯里亞輪船放洋，曾經奏報在案。沿途風帆平順，經過日本長崎、神戶、橫濱及美屬檀香山埠等處，十二月十八日抵美屬舊金山埠，登岸兩日即行換坐火車，便道查看芝加哥各省工廠，二十九日抵美京華盛頓，先期電商駐美使臣，與該國外交部定於三十日覲見美總統。臣等於是日恭齋欽頒國書，率參贊等呈遞進謁如禮。此次臣等在金山登岸，即承美廷派員照料，接待甚優，所過各地方，均由該國紳商出資設饗，備極款洽，及抵美京，復承美總統格外優禮，覲見之日慰問殷勤，茗酒戲酬，坐譚移晷，爲從來所未見。臣等告以此次銜命西來專司考察，但求隨時導觀，藉資考鏡，他事概不與聞，美總統欣然樂允，現正分投閱看，排日咨詢，冀參觀憲法之源流，兼考立官之本末，雖覺事繁時迫，不敢畏難苟安。至中國旅外商民，自神戶、橫濱以至檀香山、舊金山兩埠，無不結隊歡迎，輪忱恐後，亦有寄居他埠電致悃誠者。該商民等夙有愛國之懷，因見朝廷銳意圖強，更覺人人感奮，臣等奉宣皇太后、皇上德意，悉加慰勞，該商民等備聞朝廷勤卹遠商，無微不至，衆情尤爲鼓舞，足以上慰宸廑。所有抵美後大概情形，理合恭摺具奏，伏祈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註一）

註一：「端忠敏公奏稿」，卷六，頁一四——一五。

革命黨人胡毅生偕法武官經南京、武昌、長沙、九江等地抵港。

孫先生文偕胡毅生、黎仲實等抵西貢後，得東京及香港來函，知前經吳淞與布加卑相約事，廖仲愷已允赴天津，布亦布置就緒。毅生及仲實遂離越返滬，按址訪布所派之軍官，知分兩人調查，毅生偕法武官某赴長江及川黔各省；仲實則偕法武官克勞德（Claude）赴兩廣。毅生復接東京本部函，囑訪蔡元培商略各事，由元培介紹孫毓筠（少侯）於毅生，孫再轉介趙聲。聲字伯先，丹徒人，時爲

三十三標二營管帶，駐南京，爲江南軍官之中心人物，毅生命同志楊希悅（潁州人，與聲同學）先赴南京，告以原委。毅生與法武官赴南京後，寓江南第一樓旅館，與聲約見，相談甚歡，並宴法武官於某酒樓，同席皆軍中同志，所談皆革命偉論，法武官大悅。歸告毅生曰：「吾居北京久，真不信貴國有此種軍人。吾祝君等不久必成功也。」毅生復與法武官離南京赴漢口，持本部介紹函訪孫武於武昌，因出差不遇，遂赴湘訪李樹藩，允任通訊調查之責。再至九江，晤蔡公時。再由南昌經贛州、曲江抵廣州，至香港，時值歲暮，毅生請留粵十日再赴桂。法武官亦以長途旅程困頓，留港休息，遂約期而別。時仲實已調查兩廣歲事，回滬已久。鄧慕韓亦已返廣州，調查滿清軍隊警察實況。（註一）

是年，臺灣名士連橫（雅堂）主持臺南新報，時為睽懷故國，反對滿清之論，與香港中國日報常通聲氣。

「台南新報」爲「台澎日報」與「新聞台灣」合併改組而成，於光緒二十六年（西一九〇〇年）成立，連雅堂即爲該報漢文部主筆。（註二）日俄戰爭起，連憤清政不修，攜眷赴廈門，創辦「福建日日新聞」，鼓吹排滿。

「福建日日新聞」，係連與蔡佩香等所合辦，連任主筆，旋以筆政煩劇，致書友人胡殿鵬，延爲該報編輯記者，殿鵬遂赴廈佐之。

「福建日日新聞」，以其排滿言論激烈，暢銷南洋華僑社會，深受同盟會同志喜愛，致遭清廷向駐廈日本領事館抗議，遂於光緒三十二年遭封閉。連於結束「福建日日新聞」後，攜眷離廈回台，仍入台南新報社。（註三）

新加坡南洋總匯報發刊，由陳楚楠、張永福主持。

圖南日報原爲陳楚楠、張永福二人合力創辦，乙巳年夏以資本不繼停刊。陳、張等乃聯絡許子麟、沈聯芳、陳雲秋等合資另設南洋總匯報，以爲之繼，仍宣傳革命如故。陳雲秋素主中立，畏登激烈文字，因與陳、張等大生意見。至次年丙午春，遂提出抽籤拆股之議，結果爲陳雲秋所得。陳後延徐勤、區槩甲、伍憲子爲主筆，此報遂爲保皇黨蟬據，與中興報大開筆戰。（註四）

註一、「國父年譜」，上册，頁二〇九——二一〇。

註二、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頁二四。

註三、鄭喜夫：「連雅堂先生年譜」，頁三二——三三。

註四、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第二冊，頁一二〇——一二一。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再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

定價：平裝 新臺幣六一〇元 美金一八元
精裝 新臺幣六六〇元 美金二〇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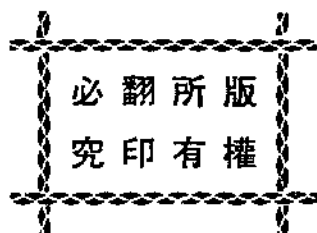
經銷處：中

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縣新店市北宜路二段四〇六號
電話：九一一一五六三・九一一一五六八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電話：三八一五五五〇

承印者：世偉打字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德昌街一八五巷八五號
電話：三〇一二七八六・三〇五六三九七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國史館

Academia Historica

